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四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B82/1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四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四〇冊目次

史部·別史類

明書一百七十一卷(三)

〔清〕傅維麟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四年本誠堂刻本

..... 一

廿二史紀事提要八卷

〔清〕吳綏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一年刻本

..... 五一三

明書一百七十一卷(三)

〔清〕傅維鱗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四年本誠

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書一百

七十一卷》提要

明書第一百三十二卷

史官傅維鱗集

列傳四 名臣傳 十七

陳其學傳

陳其學少聰慧博文強記嘉靖甲辰進士授行人沈靜自守丁未選御史彈緹帥陸炳擅作威縱諸校乘傳驛自立錢法禁切民間至于罷市又使私人徐某結京山侯崔元擅鹽利有詔下徐某獄責炳元各對狀事雖得釋而權奸凜然敬憚之戊申按兩淮鹽法增通泰之堰清過淮之稅減餘鹽價值効總兵及內臣容盜侵擾疏呂梁洪夫額之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濫及河漕大臣遷轉之非詔皆允之庚戌陞陝西僉事轉榆林叅議五載悉心兵防邊境以安備兵肅州時哈密諸夷爲亂出嘉峪關三百里直抵墩煌防其猖獗久之陞本省叅政守花馬池陞山西按察使晉僉都撫大同酋俺答兀慎入犯左衛督將軍劉漢等破走之癸亥進副都撫山西適大□入中部洛川等處率叅將孟鸞戰捷先是韓藩歲祿已六萬而宗室日繁漸增至十二萬歲額不及其半積逋且六十萬至是奉國將軍融濡等百四十人至會城大譟檄藩司借帑金四萬七千分給之又疏請留贓罰贖欽年例課稅諸銀以賑其急并列其狀得旨悉如議廢融

燭為庶人燭不受詔逐逮者且執平涼知府和天叙殿之百姓恒擾就言諸王子及徐戴定正法尋以本官總南京糧儲請本折兼收民尤稱便陞戶部侍郎改兵部左總陝西軍務考績陞右都總督如故敵大舉犯花馬池禦之斬獲頗多會別部有所亡失歸待勘事白即以原官總宣大逆人丘福等入犯弘賜堡趙總兵迎戰敗之斬首一百七十八召理戎政復陞南刑部尚書尋致仕久在邊習敵情偽戰守相資多所斬獲歸家鄉大忠祠以祀忠節為風屬市田以周學校屢薦加賜存問萬曆甲戌卒年八十餘謚恭靖子琛官生知府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十一

史官曰

劉自強傳

劉自強字體乾浙人中嘉靖甲辰進士授廣平推官陞吏部主事歷員外郎忤嚴世蕃已遷太僕少卿偕出為陝西叅議晉山西副使管卒王慶乘夜為變城中大駭知慶有嬖妾選勇士伏旁舍待詰旦慶來携孥輒斬其首以殉餘黨无解遷陝西叅政進按察使大旱一城亡所得水相廩舍旁鑿之泉源涌出居人神之名劉公泉進湖廣右布政轉左歲稔賑饑全活甚眾四十三年甲子遷應天府尹一尚書以事囑怒擊其隸人釋之尋進右副都御史撫四川寇黃中負險聚會湖湘兵討之時妖人蔡伯貫乘間煽聚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三

敵掠自強曰黃中穴鼠耳封而守之可立斃伯貫出押虎也可惡擊勿失輒移師攻伯貫一鼓殲之盡其向中所據牛欄坪險絕斬木為雲梯陽攻之而徹察山旁側有少鋒督甲士夜銜枚上鉦鼓并作呼聲震巖谷賊悉降捷聞賜金綺拜戶部侍郎總督倉場隆慶二年戊辰轉右都掌南院進南戶部尚書再敗南兵部叅留務與牛人為刑部尚書奉詔疏薦侍郎趙貞吉布政使曹金荊州知府趙賢郎中呂霍孫應元後皆為名卿萬曆初果疏乞歸許之自強內行甚備請均田議增城蠲重役定水禍為德於鄉甚多萬曆十年卒年七十五賜祭塋子懋武以廕為徽江知府

夏言字公謹號桂洲貴溪人性警敏能屬文尤長於筆札少奕奕有偶聲舉進士授行人擢給事中奉詔覈斥錦衣冒濫官屬三千二百出按皇莊侵占農地二萬餘頃糾中官趙彬建昌侯張延齡前後七疏皆報可轉右給事中疏請杜內臣傳乞赦知府郭九皋等緹逮及請慎出入以嚴政體及論邢福海等不當以傳奉陞皆謬謬爲人所傳誦內艱服除守故官尋轉左遂進兵科都給事中時山西劇盜陳卿糾衆據青羊山爲亂朝廷太發諸鎮兵討平之而所遣將臣以下久爭功不決且有因而爲利者言發其事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一

三

遂命往覆勘次第功罪皆當時兵部廷擢左都御史王憲出行邊禦敵憲有難色言劾罷之而上實心罷言會吏科都缺故事當以左序遷特旨移言長吏科言以是益自負時上方幸張孚敬等相與推明宗祀禮樂之事言謂農桑天下本今人主既親耕籍田而后不親蠶非所以昭陰教示婦職也因上皇后親蠶疏上大悅報旨稱美而南北郊之議起太祖初卽位爲國丘於南郊以祀天爲方澤於北郊以祀地行之未幾而合之恒以元正之後三日致祭因大享羣臣蓋頗用漢唐故事上與孚敬密議不以爲善孚敬微泄之言乃上疏謂當以冬至祭天於南郊之國丘以

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而引周禮及高皇帝初卽位詔
爲據而謂漢唐以爲不足法上益大悅下禮官會群臣議
有謂以高帝二百年之定制爲不當輕易者有謂工鉅而
財誦不當輕舉者有謂夏至前而冬至後於天尊地卑不
稱者上乃召言見便殿賜璽書褒獎與四品服欲以風厲
群臣而卒莫之應詹事霍韜辨論益切至貽書切責言指
以爲奸邪言恚繼其書上之因遂劾韜五罪上怒甚械韜
下臺獄上不欲太宗與太祖並配天與乎敬議以太祖配
天而太宗祀大享殿如古明堂以配上帝乎敬意難之下
群臣議亦莫之應而言復伸上指攷古禮以請上又益大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本

悅以祀典成特進翰林院侍讀學士仍兼都給事中侍經
筵日講賜金飾花犀帶視尚書言常薦左僉都御史李如
圭以右副都御史出賑濟陝西於是僉都缺廷推言與論
德彭澤上遲徊久之而御史熊爵謂言出如圭以爲已地
言亦辭上乃勉慰言俾食四品俸澤以乎敬力復超爲太
常卿言恨乎敬不已薦而右彭澤卿之且覘上意雅不欲
大臣太專乃露章論乎敬與吏部尚書方獻夫有所好惡
彭澤奸邪不當驟遷上雖爲兩解而乎敬與澤亦遂惡言
矣上以四時祀太廟奉太祖爲始祖居中而太宗下皆東
西相御至大裕則以太祖之四世祖德祖居中而懿熙仁

三世皆合而太祖屈居五至是欲舉禘祭大雩秋報之禮
下羣臣議言以爲禘者禘也謂禘其所自出之帝也德祖
旣爲太祖之始祖豈可復爲始祖所自出之帝乎請虛其
位而加隆稱焉仍以太祖配中允廖道南則謂朱氏爲顓
項裔宜禘顓頊輔臣乎敬會群僚議東閣倡言曰請虛位
者失之無尊顓頊者失之遠宜仍禘德祖便言復上書諍
之上雖意未決而心是言旋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
學士言眉目疎朗美鬚髯大音聲不操楚語上故已才言
至進講愈目屬之旣顯與乎敬異乎敬恨乃因行人司正
薛侃之疏用彭澤計而傾之卒不勝語見乎敬傳言出獄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七

月餘遂進禮部左侍郎學士如故掌院事未幾晉禮部尚
書與李時並召對所以褒勉獨有加時朝臣多與乎敬仇
謂言能抗之而言旣以開敘結上知又折節下士時有御
史喻希禮上疏謂祈求祀不在祠醮而在行仁政因請有
大禮大獄得罪諸臣御史石金亦言之且謂人才用舍政
事張弛一切付之廷論而陛下恭默凝神提挈綱領使其
真精內蘊根本固則蠡斯之慶自集上疑其有所譏諷大
怒下書數百言苛責之命言叅究毋得黨護言謂希禮金
所奏內稱宥罪可迓天休是但常情福利之說養心不貴
勤察則啟人君怠逸之漸論事迂疎罪實難追第原其本

意似亦無他乞優容上益怒切言位列大臣黨護逮希禮
金於詔獄請荒微及言謝罪弗罪也以是言益得公卿間
聲御史馮恩嘗有疏品第三公九卿長佐多所不滿而獨
稱言救時宰相上既以制作禮樂自任多所更易言爲禮
尚書所建白多當上意欲驟貴之其委寄與閣臣埒賜銀
記曰學博才優俾得密封言事未滿考以督南郊特加太
子太保尋加少保督建皇史宬加兼太子太傅重書寶訓
寶錄成進少傅再以監建宗廟工成加兼太子太師前後
錫賚御書繡蟒飛魚麒麟玉帶兼金尊珍饌時鮮之類無
虛月爲之釋先成籍有所陳乞亡不立得而是時霍韜起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本

家吏部左侍郎以舊郅中言莫能間也會順天尹劉淑相
與言之狎戚費完不相善坐奸人所中下獄疑言庇其客
而主之因上書許言罪上怒不聽言亦疑韜王之謂淑相
與韜謁陵歸縱飲九龍池爲不敬而韜時已轉爲南京禮
部尚書矣乃上書論言以朦朧爲故少師費宏請謚得文
憲且減繁闊情節當死言亦奸韜大罪十餘條幾於訟師
巷口上兩不問鐫韜俸一秩以謝言韜至南京復攻之上
亦不深責而言氣乃驕皇子生言入對上喜甚手簪花于
帽侑以白金文幣甚渥遂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是時
李時居首輔而上所以委寄之不能如言重一切禮文之

事皆以屬言賞亦稱是言氣益驕漸濡視八座嘗從上謁
陵駐沙河言庖中火延武定侯及大學士時行帳殿而上
別授言廷臣六疏亦從殿言與二臣合辭請罪上俱弗問
而獨責言當時疏而今者不特疏爲屬不敬言皇恐乞休
上勉留之時獻皇帝已崇爲皇考別廟矣通州同知豐坊
小人也上疏請復古禮建明堂加尊獻皇帝廟號稱宗以
配帝惟下禮部議尚書嵩議以功則太宗親則獻帝以配
帝惟上裁而不敢任稱宗上不悅令再議戶部左侍郎唐
胄爭之力禡其官於是嵩懼如上命獻帝遂稱睿宗入太
廟言亦莫能持也尋以滿六年考錄一子中書舍人李時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本

卒言居首尋以祗薦皇天上帝奉冊勞言加特進光祿大
夫上柱國少師餘如故上柱國於人臣未有加者加之自
言始時顧鼎臣亦加少保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鼎臣於言爲先達長且十歲言躡貴至師傳先大拜
踰二歲而鼎臣繼之意不肯相下事有所可否言內不能
善也尋上以章聖皇太皇附葬顯陵躬行謁視言與弼國
公勛俱扈從而鼎臣同留守其委寄特重因賜言勛鼎臣
蟒服玉帶白金綵幣部劄者改武定侯也喜乎敬乎敬左
右之得幸上至貴重封上公數上書論劾大臣無不立應
與言爭寵而茹上至承天謁陵畢嵩請率群臣賀表上問

之言謂宜俟回鑾至京而後舉上乃報罷殊不悅尚得其指乃固請賀上答詔以賀非卿等誠言所謂方是第禮樂自上出賀亦可言數與所親厚大臣宴遊竟日上間有宣諭獨助在賞賚稍厚於言以是益驕恣數侵言言亦強應之言既小失上指會上幸大峪山閱視永陵工言進居守勅遲上怒責言因勅令上其前後所賜銀記璽書手扎言懼謝罪固請上所賜不吐上愈疑其有所毀損落勲階少師以少保尚書大學士致仕言乃檢十年中璽書手扎四百餘通并銀記上之辭行上怒解遣中官止之復少傅太子太傅仍故官言入朝具疏謝上勉益勵初忠盡心匡輔

明書

一百三十二

秉公持正不惟副朕簡任亦免中怨後疏謝謂自處不敢後於他人唯一志孤立爲衆所忌上不悅詰責之乃一其疏中洗改字言皇恐引罪云何雷震奉先殿召言與大學士鼎臣往視震所不時至上復不悅命禮部糾之言等復請罪上曰朕所數寬言非爲言爲左右誼重也言乃滋情成性蔑不知懲何以表率百僚鼎臣亦相効尤耶念其知罪姑宥之尚書霍韜入掌詹事府數面詰言而郭勛喜其得助益橫時有訓導蕭時芳者疏言三臣皆中興元佐同功一體而外議沸騰心跡未白非國家福宜賜之坐以杯酒釋其心御史舒鵬翼亦有言上俱不聽而訓導罷爲民

御史坐謫言又上疏乞骸骨謂位高則怨尤易集官久則過失自多咎積而不悟則謗日聞身危而不避則過將大上勉曰勿負朕心還言所賜銀印及璽書手扎會陝西三邊大捷推功言復勲階及少師太子太師仍進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江淮寇平復推功言賜白金綵幣璽書褒獎明年以北邊謠再賜璽書褒獎時九廟灾言方以疾在告乞休不允霍韜死而言與郭勛爲仇益甚言既數以病請急然實不病而以無子故多擁諸姬妾爲寵慈壽皇太后崩上傳示太子服制謫言報疏有譏筆上遂切責令陳狀言引罪因乞休上怒盡削其勲階散官以尚書大學士

明書

一百三十三

致仕言始聞上怒乃上備啟事宜冀以解上曰若既盡忠謀何自愛而欲去朕耶姑不問是時上方治齋醮其爲青詞及他文獨言與尚書嵩稱旨而言且陸辭因詣西苑齋宮叩首上聞而憐之特賜酒饌俾還私第調理以俟後命而郭勛轉恣橫其於督工治兵括克盜歛以數十萬計上微覺其事前是春時給事御史請勲與提督大臣會派役卒勲弗便也內閣撰勅且數月而勲弗肯領尋與言俱引疾在告京山侯崔元宰勲罷久上以元薦景神殿新得獨對從容問言勲皆吾股肱也而相妬者何也元不敢對上復曰言疾欲歸果否歸當在何時元乃曰俟聖誕後始

敢請耳又問勛何病元曰勛實不病言歸卽出耳上首領久之而給事御史伺上有留言而惡勛意因勛故不領勅爲作奸植黨以讎國法勛奏辯語多不遜上大怒于是削同事者尚書王廷相官奪伯陳德俸而給事中高時者言所厚也因盡列勛貪縱不法數十條上下詔獄移三法司覆讞論斬奪封爵誥券獄成疏留中尋復言少傅太子少傅餘如故俾疾愈之任言雖以疾在外閣事多所取決而於窮治勛指授批根無所不極上猶心念勛疑其中害構也久之言一品滿九年考上遣中使賜金幣寶鈔肥瘠上尊盡復其階勛官職勛奏論錫宴禮部前是言與嚴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七

嵩同鄉稱晚進而言以議禮驟貴不爲下嵩事之甚謹言入內閣嵩遂越顧鼎臣爲禮部尚書言有力焉嵩奉行雖恐不當意言亦以門客畜之會坐失上旨當罷呼嵩與謀而嵩已造上所幸方士第謀摘言而代其位言覺之嵩既數爲給事御史所攻乃益爲恭謹以媚上上是時已心愛嵩甚於言言乃日喉所善給事御史益攻嵩上益憐之上居西苑齋宮許入直諸貴人得乘馬言獨製小腰輿以乘上聞之不善也人主故所御翼善冠上不御而御道士服因命尚方倣而雕沈水香爲五冠以賜言及成公希忠京山侯元大學士鑾尚書嵩言獨密疏謂非人臣法服不敢

當上大怒時詔聖章聖太后會前後崩郭勛請改其一官爲皇太子宮言與上意合不許而至是上卒問皇太子宮當何建言偶忘之念與作工役費重倉卒對曰令兩宮皆虛可改其一以居皇太子上愈怒令五臣皆出直尋召戚公等人對罷言不召尚書嵩乃故冠香冠而冒輕紗帽以至使上見之上果悅因令戚公等三人出獨留嵩慰諭甚至嵩頓首兩泣訴言陵陷上使悉言罪乃得甚口少頃上遂手勅都察院數言三罪又謂郭勛既以不領勅下獄矣猶復羅織不已與太監高交關共謀朕不早朝言亦不入內閣軍國重事私家裁之王言要密視等戲具且言官爲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七

朝廷耳目一犬不如專一聽受主使逆君沽譽傾入取位以奉所悅戕人一家以代報復卿等其布此論俾中外知之上益欲言官論劾言尚疑言且復用相顧莫敢發亦不敢請罪者十六日上忽宣言入拜皇考諱忌仍直西苑候聖誕禮成言乃謝恩因乞骸骨欲以常上疏上之八日而始奉御批令革職閑任時日食既上諭禮部以臣子欺逼君外陰侵犯內陽之咎言以臣欺君上作威作福不下郭勛念與卿等累年供事免死去之爲失刑於是給事御史乃敢合疏論言且請罪上益怒命部院盡覆核之謫降十餘人餘留者亦奪半歲俸亡何勛病死刑部獄上以恚用

他事奪尚書吳山職餘錯件有差還勛子孫侯爵言久貴用事家富厚高薨離題廣開曲池之勝勝侍便辟及音聲入部皆選服御膳羞如王公其始海內縉紳意其且復用間遺踵接後漸不召則漸亦希簡言居恒邑邑遇元正聖壽必上表賀稱草土臣上亦報聞而已久漸憐之復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仍致仕是時嵩最得上意獨相上徵聞其專特召言自家復任既陞見盡復其階勲職秩時嚴嵩已為少傅兼太子太師亦加言少師以示並重而言仍驕直陵之出其上凡有所擬直行意不復顧嵩嵩心恨之故事閣臣日給酒饌當會食言與嵩對案不食所給而自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古

携庖甚豐亦不以食嵩始嵩信其子世蕃贖賄報復賕賊海內咸恨之謂言能奪嵩而制其命深以為快未久言復忝吏部尚書開淵老臣也不能澳忍事言會其部左侍郎缺當以翰林臣補而禮部左侍郎許成名崔桐皆應得吏部初擬成名而桐有力遂推桐給事中彈之語連少詹事黃佐王用賓遂悉勒致仕奪淵作半年下文選郎中於獄抵罪淵氣奪不復敢抗都給事中厲汝進劾嵩子世蕃及王錫爵尚書王賄皆有請囑言欲借以搖嵩嵩辯疏上上即為杖汝進等幾死而免謫之職斥為民某坐成言不赦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論京山侯崔元都督同知陸炳言

擬旨令陳伏皆造言請死有所進彙朝至長跪而解以是皆與嵩比而謀構言言殊不悟上左右小璫求謁言者言奴視之其擬嵩嵩必執手延坐款款密持黃金置其袖以是爭好嵩而惡言言上或使夜職言嵩寓直何狀言時已耐就枕嵩知之故篝燈坐視言言初以是得幸老而倦思聽客具彙亦不復檢閱多舊所進者上每擲之地而棄之左右無為報言言亦不復顧嵩聞而益精專其事以是上益愛之未幾河套議起始言由書生以片言合上意驟貴欲建立奇功名以自顯固若恒謂太祖制文臣非出將入相不得封公侯非謂文臣不得封公侯也文臣不得為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主

三公也以故於議撫大同討安南平汝寇皆自顯露其災不復托之代言而猶未款其志曾銳者以御史平遼陽叛卒顯累官總督陝西三邊念河套肥饒地久棄之邊與敵共欲策復其地聞於言言見以為名美大悅而言之繼妻蘇有才色言嬖而畏之其父綱頗交通關節恣奸利銳故綱同鄉雅善之亦有所結約綱亟為言稱銳才言益自信以為功必可成亟下兵部會廷臣議銳請大司農金錢以數十萬計調山東河南民家丁不下十餘萬皆心知其難不敢決而言急亦小沮會銳復請給誓劍得專優節師以下上心惡之始下諭言等套口之車久矣今以征

逐爲名不知師出果有名否兵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言祗恐百姓受無辜之僇耳言懼不敢決請上乃以前諭下司禮監印發兵部及預議諸臣嚴嵩既以竄上指乃上疏及稱敵之不易勝河套之必不可役師既無名費復不淺而謂在廷之臣無不知其非者弟有所畏耳因引咎乞罷上始報嵩以言私薦魯銑任事之忠不顧國安危民生死唯徇銑饒欲耳而不允嵩辭言懼上疏謝罪且謂嵩於計議之際了無異詞而忽先臣臣其奏不過諉臣以自解上不悅責言之專徇私情強君脅衆下部院叅看嵩遂具疏力詆言之擅權謂機事大小毫髮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七

不復關同言亦力辯上怒甚罷河套之役遂逮捕銑而部院奏言事爲任意跡強君上因盡奪言餘官俾以尚書致仕言出國門而難作矣始咸寧侯仇鸞鎮甘肅貪侵桀驁數違總督進止銑論究其罪狀言擬旨令逮捕嚴嵩既得志與崔元陸炳謀欲深言罪乃代鸞具草謂嘗聞銑復套議故銳舉而中之又敵入延安殺掠吏民數萬輕出定邊營損卒役數千懼而遣其子曾澤以五千金賄蘇綱俾轉以二萬金賄言故爲之解而疏使役套以爲功時曾澤以胄子在太學上遂捕澤與蘇綱下詔獄陸炳極意煇燿崔元行金於諸中官實其事獄上論綱邊戍且追所受金

因逮言言始覩鸞辭謂彼方就逮發銑時上下論不兩日何以知上語而敷演爲文又何知嵩既而附麗若此蓋嵩與崔元革爲之也其辭甚明晰而上方怒甚弗省也銑就逮以小緩期罪縱騎長奪其官法司當銑比守邇將帥守備不設律斬上不許令更擬於是取嵩指以交結近侍官員紊亂朝政律斬妻子流二千里銑往果銳有機畧其死不當罪天下冤之尋言至時于車中聞銑所坐驚車曰嗟吾死矣復具疏辯其辭甚苦而刑部尚書喻茂堅等據錦律以請謂言實當八議所謂議貴議能者上怒切責茂堅等□□其語猶及言前不戴香冠事言妻蘇氏發廣西從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七

子禮部主事克承從孫尚寶司丞朝慶皆奪職爲編氓言至秋克承乘市年六十七言雖以驕蹇得上惡然亦頗能持爭上嘗諭之欲退處西內使太子監國言時年六十蒼論云臣全數已盡萬死不取奉詔上爲之止其後所深恨言者陸炳助與不肯致道士冠時天下方怨助之橫與嚴嵩之奸貪謂言能裁之以是多惜言者陸慶初其家上書白冤狀後吏部尚書已再盡復其官賜諡文愍予祭葬言始有妾孕七月而蘇氏如之嫁民間生一子後言死而蘇氏知之迎置家其親甚類言且得官矣卒病死言竟無後史官曰高位疾顛厚味腊毒寵利之際甚其難哉夏言以

更制變體驟結主知此洛陽少年所致恨于絳灌者也既
蹶蹶貴近志得意疎抵隙蹈瑕日在張旅屢虎中而不悟
方以爲君恩可恃而刃已在其頸矣夫愛憎變于前禍如
發矢說在彌子之駕車食桃也使言學道謙讓見微知止
何至與霍韜郭勛輩同類而並議之耶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一

七

鄭曉傳

鄭曉字室甫別號淡泉其先開封人祖徙鹽官爲鹽官人
曉少有異質年甫十歲通經傳子史嘉靖元年壬午舉
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高等執政甚愛之曉竟不一謁
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與
其士馬虛實強弱之數兵尚書金獻民屬撰次九邊圖誌
三十卷人爭借其草錄之甲申以議大禮杖闕下乙酉大
同卒殺巡撫都御史當事者請宥之曉抗疏以爲不可不
報內艱服除補武選又外艱去家君八年會朝廷特詔起
廢時許讚爲吏尚書調曉考功逾年始至至轉郎中遇按
御史有所論劾不當者曉勘得其實反謫御史憂言罷會
有詔考察臺諫嚴嵩意在去異已者曉更黜其所厚者
千人癸卯嚴世蕃以治中求爲尚寶丞曉爲非故事不聽
嵩益怒密疏曉抗上市恩貶判和州而世蕃遂遷尚寶丞
曉至和日夜治民事訪諸所歛惡次第罷行之民大悅未
幾遷太僕丞丙午遷南考功郎中尋遷南尚寶卿歷南太
僕少卿鴻臚光祿太常卿登世遷刑部右侍郎甲寅改兵
部兼僉都御史出撫鳳陽會倭奴入寇江之南北運道爲
梗上下憂之曉至鎮勵將士選民兵集鹽場之壯勇禦之
於通泰襲之於如皋擊之於海門搃之於呂泗圍之於狼

山斬首九百餘級賊震恐遁去東南之賦四百萬石歸於京師無後期者又築三里關以通清渠開湖糧以興水利淮以南迄今無水患嚴嵩故御曉僅擬加俸曉素以文學聞海內又癯然不勝衣而出撫以武功顯人多以爲不可測三十四年乙卯遷吏部左侍郎尋遷南京吏部尚書未行上以曉知兵特旨留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奏罷諸軍之役於工作者衆咸感奮戊午改刑部尚書會楊漣總督宣大曉兼掌兵部事時議謂宣大重鎮欲留潯人鎮守門曉上疏謂楊漣還本兵則九邊將帥咸得人而戰守之事咸飭所可恃以無恐寧獨宜大爾邪上雅重潯且重曉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一

主

詔令漣還本兵曉仍刑部奏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制既又謂王直於法必當誅都亂率漸不可長劾嚴嵩張璠董傳策兵時來不可罪諫立儲郭希賢不可殺劾嶺南廣提督憲臣王忬阮鶚慢事之失不必深求成與嵩議不合時御史鄭存仁者善揣時宰意妄以職掌奏曉曉具疏述故事甚悉嵩不能奪乃從中構之詔曉執法終是自尋乃奪職還家角巾布衣數攜一童子訪故所識輿論桑麻晴雨或時共飯山蔬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其爲名卿性儉樸尤審於辭受所居絕去粉華松憲竹几蒲茵練帳蕭然如山僧焉四十五年丙寅秋卒

子履淳等訟曉受誣事于朝詔復其官穆宗卽位賜祭塋贈太子少保謚端簡廕一子爲胃監淳舉嘉靖壬戌進士歷尚寶丞準以廢官南京都察院照磨曉爲學雖主用世而於性命之說義利之辨咸能剖析情微直覲堂與華亭徐階謂其持論正而不迂嚴而不刻剛而不激高而不亢與唐馬周陸贄抗衡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文集諸經解

史官曰鄭曉練達時務兼資文武經術經世卓然行其所是絕無阿格此賈陸以上人也兼有良史之才叙事曉事不夸質而不野是非必衷于道使後世據爲律史嗚呼若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主

曉之直諫多聞施于有政誠不愧尚友矣

呂本傳

呂本字汝立餘姚人生而端穎異凡兒稍長頗而白晢眉目秀朗父嘗携謁謝遷遷一見奇之撫而嘆曰異日名位差勝我屬其子學士不善誨之當是時有鄉紳諸燮者皆名士本與之下上其文遂灼然有聲不攝本至京師俾贊所業於費宏宏復奇之如遷俾與其子游尋歸就試於浙不利而其父客丕所以疾卒本千里奔扶柩歸除服薦於鄉明年游北雍祭酒魏校校許可獨稱為賢登進士高等改翰林庶吉士時大學士李時罷重本以為公輔罷世宗猝間時諸吉士誰可大用者時獨以本對授檢討克經筵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三

展書官校對列聖文集南京司業缺時翰林以南國子為外僚多不欲行而皆謂本欲得之時怪問本謝曰非敢欲之唯上命耳遂南時南祭酒歷馬汝驥鄒守益黃佐程文德四五人天下所稱賢者然緩急異用本劑而表之皆得其平至本所自立條教皆鑿鑿中窾大得士心守南司業可七載滯然安之始遷右春坊右中允掌南翰林院已遷左中允領佐春坊事上心不欲權下移而本試題用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其文又最精劉大得上意手以丹鉛標之中外藉藉傳本且大用明年遷南祭酒甫至召領國子祭酒本素以寬平得士心其任兩都國子士爭稱頌之時屢

嵩獨相久上謀置貳令廷臣群推吏尚書聞嵩南吏尚書張治吏侍郎徐階南兵尚書韓邦奇禮侍郎歐陽德未及本上得本名意若曰是故能導君者耶持之十日因密採國子諸生稱本若一口於是特簡本與張治而本為少詹事兼翰林學士疏辭不允當本少時謝遷引自擬而遷之大拜其廷推與李東陽同日亦以少詹事入而年亦相埒人始歸知人於遷時上居西苑齋宮獨嵩直侍機政咸趣之本日入文淵閣默默無所為則手錄國史之有關於備閣者凡十餘秩居久之上始召本與治治入直賜金帛酒饌甚備於是稍與機政尋續修明倫大典克總裁明年進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三

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嘉靖庚戌大敵闖入都門內外戒嚴時徐階為禮尚書而本與之偕嵩召對於永壽宮上顧本與階曰二卿久失相見禮階頓首謝因頗陳戰守之策而嵩請視朝本皆推言之上稱善敵退本上章請收瘞三輔暴骨而賑其生者嚴飭營兵以圖善後悉下所司行之上頗急邊事問本本言日風霾不已此兵象不可不預防而咸寧侯營方握兵柄挾上寵橫甚欲併都御史商大節兵大節疑其不軌不可上怒逮下獄欲坐以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策應失誤軍機律斬本謂大節事方在議非有所調遣也且無失誤不當坐之不納嵩又言敵入

犯請發構餉從軍又不給則民禾固冠食也聽卒自食之便本言業設督餉大臣所至有伏食而後載構於軍過費且古之善將者卒納取人一物即斬而故縱之食田禾非所敢聞也變又議開市於口和本又持不可驚以是卿之切骨數上密疏詆譏本上不爲動而鸞竟敗本前後所草疏或自上或借其僚長咸仇直無所依徇而其於裕邸事尤切始上以已酉春立莊敬皇太子既冠出閣亡何薨上疑之而二王生同歲次長在裕王禮臣請冊東宮上以問本對曰自古帝王莫不早建元良以正國本甲令皇太子年十五則選婚東宮與諸王禮異今二王皆長選婚讀書明書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書

心洵洵謂上有所適莫各欲自爲地者中允郭希顏上奏請景王之國以安裕王而它辭謬有建帝立儲語上怒甚促置之太辟本從容爲上言希顏狂悖死固當第所云出景王以安儲意大是果爾則東宮可無冊而物情自定覲覲亦息上大感悟卒如其言時創敵議築外城而燕之士庶財賄南關獨當其大半上欲盡城其四垂本請併力以城南關俟竣事有餘力而更三之報可光祿歲費至三十萬金上疑其有乾沒以問本等具陳光祿歲額二十四萬先年費省可十三四萬餘以資匪頒好用之需而令倍之而更不足者豈盡上所用也乃條上獎曰傳取錢糧之費明書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書

自爲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再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上特命本于吏部俾差次六卿以下堂上官有所登斥事竣稱旨進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傅再加少傅階光祿大夫勲柱國廕一子入冑監兩子拜中書舍人累賜麒麟飛魚蟒衣它金銀錢帛不可勝數賜俘奴如功臣而它若遣永明殿釋奠先師皆儒臣所希覩者本以爲恒本丰采如峙玉旣以盛年居大位出入朝行咸目屬之謂軒軒朝霞舉如會稽王撫接士大夫有情禮而性又至孝其居官母未常一日不在養母卒本已踰五十哀毀不廢上欲慰留不得遣行人護行給馳傳歸上書謝旣服除念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主

受上恩遇深不敢自同於去國者遇大慶則賀大工則助而上亦時時念之謂舊人惟本在輔職缺輒意屬之而饒聞其病乃寢本家餘姚餘姚之故城小在姚江北而江南多逼江而居者十倍于北本念島寇方訂請之督臣胡宗憲謀城江南本聚材以倡而其民憚興作且逼江慮有侵室也譁而夜焚其材本嘆曰吾出資以衛彼而彼乃仇我復令其子元與邑之士大夫疏請於朝下宗憲所官爲給直城之其偉亦數倍於北寇後至無所掠徒睥睨去民始大德本爲生祠祀之本歸以牢醴上壽與祀祠者踵相踵本自惟姚故饒邑也以賦役兩困其賦額輕於三吳而苦

奸胥黠豪之飛詭田與賦恒相失田去而賦留不得不取償於里甲白於邑丈而清之伏田出矣又力主均其賦則吏不得以下上其手而役之困則重於十年兩徭雖名爲逸四而勞一然當其勞則加派竭出力疲而不可支吾又邑多貴客科第優免過當於中產益束濕白於邑盡徭其民民歲出錢以予縣官官爲召傭又請以身先之不得名一畝徭士大夫信本不取遠者賦與徭俱不困民益德之而御史遂推行之全浙及它省皆稱便本家頗有池亭花竹之勝客至則留留必盡興本頽然其間竟夕不倦人以爲裴晉公白香山之在洛不是過也本居相位仍李姓自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主

號南渠人皆稱爲李南渠先生至是始疏復姓呂更其號曰期齋謂吾雖耄敢忘以聖賢自期天下乃亦更稱曰呂期齋先生年八十上命彩幣餽酒卽家存問命有司月給米四石歲給夫六人本頓首曰上不忘老臣老臣乃以丘壑之腹累縣官帑因上書謝辭不允錄一子中書舍人又四年卒上聞之爲咨嗟賜祭塋贈太傅謚文安仍予一子中書舍人所著有期齋集奏稿爲文典暢平直如其人史官曰呂本立朝與嚴嵩俱幾類挾兔之鵬才弱位逼鮮或免者卒能安坐政事堂躡躑公孤以功名終豈傳所謂得天者乎抑道固委蛇不來入宮之妬也他日太常議謚

郭正域毅然欲起而奪之斯其人可觀睹已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三

宋

明書第一百三十三卷

列傳四 名臣傳十八

史官傳雜錄 集

宋儀望傳

宋儀望字望之永豐人成嘉靖二十六年丁未進士爲吳縣令未幾卽擢監察御史移疾歸後爲御史未幾陞大理寺右丞緣事落職出知蕤陵州未任拜霸州兵備僉事尋陞大名兵備副使卽移監福建軍尋削二秩需次久之補四川按察僉事卽進副使移視福建學政以婦卒自歸道遷其省奏政卽入爲太僕少卿甫上遷大理左少卿遂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直隸提督軍務糧儲久之以功遷右副都御史改南京太僕寺卿已轉大理卿有所齟齬乞歸始令吳其邑人猶少之儀望不動聲色發摘奸弊如神胥吏洗手而治念諸區所苦者長賦而長賦所苦者長運往往破家儀望倡諸區各出公田以贖之所出田畝計本受田爲差次卽貴勢無得免者民以不困敵大入犯餉不給戶部計專官併責吳舊人洵洵且策儀望白郡榜慰之而條處其緩急寬者皆復乃與比邑合而置義塚於六門之郭禁毋得水火葬吳俗大變孔門賢言子墓吳人爲創文學書院以祠之與諸生講道肄業其中後

出爲名公卿儀望既精於法比時時艱情兩造數百人不論時解去爲御史時上書論大將軍仇鸞擁勁兵居肘腋間挾敵自重無人臣禮時鸞恃寵驕甚聞者爲縮舌上雖內私鸞而無以易其言寢不下未幾鸞敗復陳時務十二策上皆允行之按河東饑持法公所徇許離事簡乃劄河東書院與諸生講習多興起者移疾歸銓復爲御史因論邊事語及嵩子世蕃及胡宗憲淫侈撫臣阮某之婪覓請攝治之嵩等不說會議望督視三殿工中官議工直日一銀儀望不可又欲悉易殿趾石又不可第易其毀而弗壞者世蕃私賈人金屬工尚書歐陽必進者辟與工事又不

明書

卷一百二十三

工

可於是衆怨叢積工成叙遷大理丞世蕃自以爲功而儀望無所報謝急請歸適風霾變嵩欲有所廢樹乃考察諸司時必進爲吏尚書與世蕃比遂謫羹陵其兵備霸州日前是有西寧侯宋道其地盜夜迫之倉皇溺死盡剽其貲財詔捕之格甚峻儀望鈞得其巨魁悉置於理霸人憎其威神竟任無竊發者派爲都之南輔力請城之最爲堅完又疏謫洪武以來養馬通稅民大悅其自大各移閭閻軍於大帥戚繼光合英破倭寇斬無算會福建鄉試程式文出其手冠絕一時咸稱其有文武材而計吏之謫復下矣乃從容遊武夷賦詩歸而灌園意甚適也屬邊事棘廷薦

前後十八疏於是起止補四川僉事五遷歷撫南直隸九郡以其故令吳深曉民間疾苦與吏獎風俗至則一切務爲寬大而於松江金壇深陽豪貴人之匿賦而以重累軍赤者以所縱貸會郡邑水災乃上書減歲租發儲粟以賑是時海警稍解吏士諱言兵而儀望獨與兵備王叔果計修餘皇練卒伍飭戎器申嚴賞罰忽倭狎至乃遣舟師三覆之於外洋浮斬敵口奪仗器甚衆會有詔雪建文死事諸臣儀望謂金陵其死所也建表忠祠聚而祀之宋楊邦義以不屈敵死江寧有祠與墓而墓且湮儀望求得之爲置封樹因爲祀而屬有司歲饗之其敦勵節義如此大常

明書

卷一百二十三

三

卿袁洪愈國子祭酒姜寶皆里居向爲張居正所擯儀望力薦之意與居正左喉給事中劾之儀望不動坐與御史論鹽盜事相異同雖入爲大理卿猶用前隙皆毀解任去遂決意不復出萬曆六年戊寅卒年六十有五海內惜之儀望少磊落感慨有大人志一日讀宋史岳飛事掩卷而嘆父仇問之曰令兒生其時不飲血而碎檜首者有如日又讀唐史裴度傳所謂賊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大嗟泣曰壯哉男子當如此耳嘗從鄉先生聶豹游已又游歐陽德鄒守益門最後印證於羅洪先其誥益醇深服膺王守仁致良知之說時方議以守仁從祀孔廟人多

難之著或問一篇見者無不爽然後十餘年卒以守仁從祀儀望於學能識其大其爲人氣豪不帖帖細瑣而內行特純篤所著有陽山稿華陽館集

史官曰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三

忠

趙孔昭傳

趙孔昭字子潛別號玉泉那臺人生數歲動止卓犖不凡十九舉鄉薦二十六成進士授鄆陵令孔昭素精習法比便案牘大事斧斷小事理斷其與利去奸曉字單赤凡吏胥素舞文皆若負霜雪而大指寬間請學宮憫其傾圯曰非鼎新學宮誨惠生儒增脩邑城百雉必取寄堅謹所置不以煩民蓋前六十年爲故少保王憲爲令有善政鄆人思之至是爲之語曰前王後趙擢監察御史始按遼左風稜肅然大帥李鐸者故與戚寧侯仇鸞比而貴貪虐任情抗疏按核之就其職他債帥以大論奪母得免者再按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三

五

福建所操持如遼左於吏治加審時閭已中倭孔昭策戰守核功罪每奏牘上尚書無不噴噴賞服再按浙江是時島蕞江朝廷命工尚書趙文華視師文華貪鄙無恥恃上寵挾嚴嵩羽翼則又最橫文華以浙人持監軍節會都御史曹邦輔有戰功文華惡其不相推遜反欲劾其調度失策孔昭業爲救邦輔疏以示文華而語之曰年來遘賊至唯有鳥獸竄耳所見唯一曹中丞強人意而公摧折之何以厲天下文華語塞第曰任公救之上於吾兩人者孰重孔昭曰惡是何言也俱爲臣子仲所見何以能逆探人主意且公雖重安能越理而重於我文華度不可已又終以

桑梓故懼孔昭難之寢追其既以解孔昭會監臨浙關試
文華有一子應試乃謬題而要之曰老特祗讀奈何孔昭
陽為不悟入棘約束諸寮案曰司空謂我矣母得與寒士
爭進罷其卷不錄文華志甚然莫能報也文華具報續因
盡罷諸人功而歸諸已孔昭當會藁草盡削其張大誣罔
語奏疏大有異同文華雖蒙賞資卒以此敗陞南大理寺
丞進南右僉都御史督操江防外艱歸服闋召撫宜府宜
府故敵衝頻年土賊聚且盡孔昭撫循其瘡痍尋敵入犯
精騎突至紅山京師大震孔昭與總督江東犄而尾之走
論功賜金幣以不能事言者見苛摘解任需次於家將奏

明書

卷十 三十三

太

而吏以故事進贖銀數千金酒却之不顧尋內艱除而誣
盡白人皆交口譽以其所在著績而浙為最遂以故官巡
撫浙江提督軍務浙人謹呼曰是能折貴臣角者及至而
島警屬已緩則為汰冗兵節縮不切橫賜盜廩尚方織作
歲日益民不勝機杼疏請寬減之得報可又條奏地方便
宜數十款其要者如定屬郡之兼轄禁島土之開墾搜積
盜之窩蓄裁三司之繁禮又若議賑免停勾戊補鑄貨上
皆行之著為令奏後新建伯王守仁世爵召為戶部右待
郎尋轉左兼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兼撫江北時淮徐屢中
水飄溢廬舍民採芣芣編鮓蝦供朝夕猶不給孔昭於當

請獨賑外復移帑全招鹽商平糶值所全活不可勝計以
糧運阻免歸穆宗卽位言官薦起改兵部左侍郎兼官
故撫山西兼督雁門諸塞兵事孔昭行相迨徵要害棄高
為峻因早就深皆屹然天險敵騎至不敢入賜白金彩幣
無何大臣閭邊者以其績上賜如初孔昭於屬吏賢者加
賸而至破侵餉收伏贖若神一切以三尺繩之不敢用其
術支吾入協理京營尋病卒年六十五孔昭為人皙而秀
眉目朗洞葵坦不為崖谷孝友天性習為儉衣浣不至三
緝不至三不易也出入悅素徒從稀簡所買產多廢好吟
咏尤邃經術所著有文集若干卷七巡疏稿若干卷

明書

卷十 三十三

七

史官曰關

李世達傳

李世達字子成號漸菴晚更號廓菴涇陽人少穎異日
千言自髫年即具博大之器卓犖之識一時薦紳先生咸
器之年十二名噪甚為布政使楊守謙所知諸所崇禮儀
至西安知府胡敬見而奇之與為忘年之交當是時已整
精大道旁練經世業常費調太祖授明珠一命曰善自珍
之異日當為國寶也年十九登嘉靖壬子鄉試丙辰成進
士授戶部主事癸亥調吏部考功司主事已調文選以養
病歸隆慶元年起陞稽勲員外郎未幾調考功陞郎中朝
文選丁祖艱三年起陞右通政進南太僕卿神宗即位陞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三

人

右食都御史巡撫山東進副都總理河道六年戊寅以原
官巡撫浙江旋告病居八年復以原官起總督漕運兼巡
撫鳳陽甲申陞南京兵部右侍郎改戶部是歲陞吏部左
侍郎內戊陞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尚書泰贊機務召為
刑部尚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壬辰以六年滿加
太子少保癸巳乞歸許之二十七年己亥卒年六十有七
賜祭葬諡敏肅始世達在戶部監兌湖湘且暮竭心計佐
度支之乏前後入銓司佐黜陟品藻人羣百不失一會大
計當事拱手聽裁即見斥者無不心服以去時徐階在柄
地而秉銓者為嚴訥世達與陸光祖同為司屬得以接

側陋薦進之往往從田間躋華應列卿貳銓局之公泥鳳
牢內前後所未有也其開封山東議班保固積進咸馬價
著為累今時將大爵范備以明經舉安廷璞李遐齡以知
印糧楊果趙蛟以都吏進膠河議起世達身履其地相土
宜權經費所為條析利害甚具東上不至勞民傷財為大
役累撫浙不數月辭疾引退起督漕河念寶應湖陰惡歲
漂艘難無算為請開越河殺水勢刻五款以上綱領節目
犁然畢具其年而竣比原估料價省一萬有奇在南吏部
與海瑞意氣相期擔荷兩事所甄叙羣品如賜肩輿大衆
汰遣數百人下逮與臺無不悅服為刑尚書章數十上平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三

九

允詳慎務廣上好生之德時上惡邊臣偽增首功怒至不
可解世達劑於輕重之間以定厥罪而比附重辟執不奉
詔卒出其人于必死之地人稱為回天力會密遣厥校偵
部事世達慮焚寶不可長屢疏明其非體乞亟罷去上改
容謝乃已權璫憑藉威靈勢張甚在事諸臣莫敢誰何世
達具疏革其禁近供奉徐正罪以杜禍源每發官關所未
發之奸開廷臣所不敢開之口御史職雄峻所抨擊無與
抗者往臺長不甚有所甄別世達謂吏治日衰民生寡遂
皆此之由乃舉行回道考察劾斥韓介劉瑜黃正色輩數
人臺中悚然且申明憲典傳布天下俾撫巡無得以罔

相加遺所薦下吏亦無得執費及門違者論如法于時道
路風清也直弊絕世達正以提躬忠以徇國不難以一人
排羣議觸忌諱侃侃然真而不激通而不隨宏而不疏
而不挑獨斷于是非雜選之中抗色于傾側危疑之際國
事既濟身名亦全其經濟之業如此有奏議八卷

史官曰孔孟論學莫惡於知人蘇子瞻乃謂蕭何知韓信
非有術而可學何其謬也世達胸懷洞達無所不茹納卽
窮鄉下吏片長寸善或舉以試之無不知者此豈得之性
哉呂夷簡爲相於四方替罷謁見者必問地方人才客去
隨既於簾故朝廷索才如取之橐然譬之良工構室棟梁
明書
卷一 三十三
一
橫楠小大畢獲誠儲之素也相傳世達有數巨冊人才臧
否良桮種種皆具惜未大用而去然其及于世者不可沒
也

陸光祖傳

陸光祖字與純別號五臺平湖人性岐嶷不凡四歲讀毛
詩成誦八歲從其父遊道遇客語安南事從旁曰是必克
夫以聖天子聲罪討小彘如振槁然何煩兵甲客奇其言
嘉靖十六年丁酉年十七與其父同舉於鄉又十年丁未
成進士授知潯縣潯故領五十里邑疲耗不能役請裁其
十里以寬民力當路不可光祖持益力卒如所請秋潦傷
稼光祖涕泣呈兩臺皆以非時却其牘乃自爲疏上之辭
甚懇上爲惻然下部減稅之十三邑多輕俠爲盜豪光祖
把其宿負編之伍而討以軍令咸請盡力爲耳目盜發輒

明書

卷一 三十三

十一

得獨鉅盜李以平蓄異志不悛乘入覲嘯崔苻爲變覲歸
立擒之邑文士盧栢富而才先後令皆與相昵以得罪令
令恚中栢羅大辟坐繫十三年有司以時高貲莫敢釋尤
祖立出之御史故難之曰若不知栢富耶光祖正色曰獄
果當陳仲子無先理否則不討何避焉竟出之栢爲謝光
祖曰我仲三尺爾竟不與見陶仲文以方技得奇寵勢張
甚邑有李榮爲其私人橫行里中光祖捕置諸法仲文奉
命祠耶鄆故出勦効爲榮地光祖不爲移獄內卿王占長
垣氏田爲業民頌諸臺長諸令皆嘆喑不能制臺以屬光
祖勸果民產立歸長垣民庚戌入塞尚書趙錦議役

三輔民築塞光祖持不可錦劾其撓軍興上置不問及後
請出錢賤更三輔民賴以免役陞南禮部主事內製服
起禮部主事歷儀制郎中侃侃持正論守陵宦官張方進
耳露請恩光祖却之知縣吳府上方藥欲邀寵光祖召至
邸責曰若儒者而欲技幸耶官之以爲榮也進以技何榮
之有府梅稱疾去景寧王入京自陳設醴祝釐有司邊維
垣等毀牌位不道上大怒光祖言王擅離國違祖禁宜有
所懲艾他善非語不足聽上從之神宗生裕邸光祖請告
廟受百官賀跪入留中有頃賜聖母寶鑑中外翕然謂其
有卓識癸亥調驗封邸已轉文選光祖雅有人倫鑑如天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三

主

下士高下甚悉至是佐尚書語對如流黑白分明乙丑佐
計汰黜惟允不爲權勢假而又憐才持大體如蒲坂王崇
古仁和張濟嘉魚方逢時曲周一鶚肥鄉張學顏皆掛
人齒頰光祖力爭之謂此皆天下士可濟緩急奈何以蜚
語挫抑留諸人後皆躋九卿以邊疆績著淳安知縣海瑞
爲上官所排光祖力明志節奏授戶部主事侍郎朱衡以
智囊附擢幸士論薄之畏其奧援不敢動光祖推爲南工
尚書衡不勝憤懣御史論光祖恣橫時已遷太常少卿而
內璫王本仁申宿憾從中搆得旨罷免居數年神宗卽位
起太僕卿進南大理卿入爲工部侍郎居正方柄政橫尤

祖其同年生也以故事候朝房大僚皆屏息立語光祖
坐坐故久居正目攝之前後調護給事余慈學御史傅應
禎劉臺比部郎王用汲語剴切居正蓄怒久及爭改折遭
報大恚曰浙人難事如此光祖曰某忝九列顧不得使論
列天下之事哉公奈何以訕訕聲音拒人千里外移疾歸
居正敗起南兵部侍郎改吏部時改居正氣銳又力爲居
正解御史李植江東之丁此呂輩爭壽宮發科場諸不法
事語侵執政上心動光祖佐尚書楊巍上疏劾諸言事者
左遷各有差言益譁尋遷南工尚書謝病歸又二年起南
刑尚書公何入爲刑尚書改吏尚書改者斷斷未已矣光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三

主

祖不顧銳然以清議爲已任十年壬辰大計破情面拔孤
寒又嘗謂人才國之元氣尤當注意老成一時名碩在者
樂者皆惟起或問曰公之啓事洵善矣多要津所不予之
人何也光祖徐應曰操世柄者不宜予天下以好惡之陳
抑情而平之勢不得不矯情一切從其始先是富平孫丕
揚代爲刑尚書長安老諫說曰是故御史以專擅編氓公
者耶光祖問而笑曰御史被放謝恩歸而解御史於朝片
語相如今二十年矣趙用賢沈思孝寔自喜廷議數面
辱光祖光祖故折節而容之且力爲推轂用賢時語所
說曰吾乃爲士淵所容思孝處居久勿脫脫時政曰待公

議而不以愛憎奪者乎湖一人而已識者以此窺其權星而致獨恨次骨目不自意爲老禿翁所賣光祖謝曰祖書爲郎文貞知我我不敢稍更以徇文貞常爲士祖不可交貞雖楚口業已聞上矣奈何祖避席曰相公不以祖不肖備員銓司豈不放以所不信阿相公意以誤天下請從此辭文貞始不肆卒相信今老矣無以文貞報相公不意相公望之深也文貞者徐借也光祖在銓一行其意者大指以抑僥倖振淹滯爲意京師爲言曰近世之姚崇也尋以校下歸諫諍彈去之大學士王家屏亦已封還去數同出國門光祖歸杜門後進有知人叩者公祖曰凡入初以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三

四

負氣執拘迂濶見排卒多樹立或稱善處事識時務此其人非君子者疏即使任事亦無用人以爲知言

史官曰余雅聞薦紳間論近世有道之士必嘖嘖當湖云及光祖生平行事多矯矯孤立一意以別白黑辨流品爲已任意所獨是毀譽紛于前愛憎炎于中當之屹如也傳所稱仁者必勇歐大蘇之模稜廣之中庸其不得列于有道也久矣

嚴清傳

嚴清字直甫號寅所其先祖子敬自浙嘉興徙居漢父饒生四子清最少而咄咄奇悟鄉先達光祿施昱擇婿得之以女歸焉嘉靖癸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除富順尹富順故劇邑或以調清此未淬之劍而輕斬蛟斷犀耶清謹謝曰小子何敢抑余劍也乃方在治中惟公之所鑄而擇利可乎至則能聲大騰以救荒課爲天下最內艱再除耶耶治如富順尋入爲工部主事歷郎中督修外城及九陵皆斤斤謹出納侵牟吏膠手所省費以巨萬已工城富叙陞許不受受加俸外艱復除兵部郎出知保定府居保定三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三

五

年課復最歷陞易州兵備副使陝西參政四川按察使轉右布政使所至自撫按特舉及兩京臺諫會舉不下數十疏隆慶二年戊辰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尋改四川清故川吏知其民所疾苦乃具籍川課之當輸京者議割二十萬金就近改給陝西軍餉罷都縣卒之圖據成都擾民者貢番入邊則爲定限額數額外不得浮一人他約束一切以惠利爲本而痛持豪家悍吏以法以是士大夫譽誹常參半而趨貞吉獨深知之會有以流盜誣清當落職貞吉力爭得予告候調居五年起督屬門關不果改貴州入爲南大理寺卿尋改比歷刑部吏部右侍郎陞刑

部尚書上之知清自其在刑部能執法不縱權勢始能極用典銓則日夜討故事論官村丞核以下皆親為標署楊遵彥之默識黃次公之至精不能絕也上華草以太平屬清年未艾以病歸歸之日遣使慰老仍賜馳傳萬曆庚寅卒於家清性檢厲勤於事其操行嚴於趨舍辭受尤廉廉所居官身自與僮僕食粗衣敝然也囊中裝雖圖書與琴不敢取諸人蜀王募之使使致扇餌微餉不受初拜尚書貪不能具衣色束素犀帶以朝其輩或指戲之清釋褐時玳瑁七品帶故在耶清笑曰不然夫犀帶不裝金安知非玉吾顧恐難為上耳清燕然長者色溫氣和人無賢不肖明書

卷一百三十三

末

史官曰

程文德傳

程文德字舜敷永康人嘉靖乙丑進士方上臨軒策士星文德對嘉之御批擢第一甲第二人官翰林編脩已坐同官楊實卿封事下詔獄諸信友典史前後翰林三年餘所獻郊祀議選庶吉士既靈雪頌靈鵲詩親蠶行再進內訓講章及四詩上常開無逸殿宴近臣文德與上無逸講章乙未量移安福知縣丙申召為南京兵部主事轉員外郎丁外艱辛丑起復補兵部督郎中屢上禦口既甲辰擢廣東按察副使提督學校未上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庚戌擢禮部右侍郎以外警奉旨提調監督宣武門并相陸圻墳明書

卷一百三十三

七

壬子轉吏部左侍郎癸丑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教習庶吉士乙卯將擢南京吏部尚書忤旨改南京工部左侍郎辭謝有言獲職罷歸文德為人博厚坦蕩不設町畦聞并泉吏部尚書湛若水明道術走其門未有得其後激於人言卓立檢飭斷斷必為君子不忍以世俗終其身幡然變故態視舊所為如兩人嘗察長陵中道偶談孝宗事為淚下悲不自勝見實卿封事調停削名甚衆持掠無一語在廣中舉何王金許之學誨諸生遷信官學建麗澤書院至安福行鄉約處里役推強節用下士愛民建復古書院在兵曹嘗言車戰法多見采行臨南雍以體諸身者為

言用情尚質而謹服習俗事故事養尊望而遠外嫌文德
開兩直隸河南山東大饑朝議開納而澤不遠下爲計累
麥黍救可助食者稱其數請早入以期有濟上從之至以
得罪歸費無餘金
史官曰 閔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三

八

李遷傳

李遷字子升豫章人生而端重不妄言笑成進士肄業禮
部奉昭聖皇太后遣詔使蜀蜀王與其撫按藩臬守令饒
遺珍貨甚厚悉却之又使滇黔公而下餽之却之俱如蜀
授南兵部車駕主事司故積造舟資巨萬計前是司出納
者不能無染指僅半輿役卒尚書張邦奇一見器遷遽以
委之遷請邦奇會部官曹郎而下坐堂皇上集役卒授之
卒皆懽服邦奇勸其法爲繁令尋進員外郎後宋景爲尚
書事事倚任之其最巨者諸衛貢船責之衛卒之饒有力
者官給其直而中官監之直盡入中官橐而受責者挫其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三

五

產以償猶不給遷請母令中官監亦不以責衛卒而官董
之景如其議人大稱便景入爲左都御史公卿出祖龍江
景曰所與周旋士人多矣耿介者虞其才恢廓者虞其守
於李郎吾復何虞已獨留遷促膝論天下事久之乃別去
尋進武選郎中繼兵尚書爲韓邦奇遷引與吏部郎楊繼
盛輯定樂志擢山東濟南知府山東諸藩臬祿俸皆資之
泰山進香珍貝錦帛織作之類藩臬郡邑之長多私其重
者遷獨會諸寮儕等之使次第持去不以毫髮益守帑使
者聞之曰胡威之清不加於此諸長亦規如其指德王請
惠民藥局撫按業許之遷執弗可已復請織染局復持不

可於是改建祠祀先儒使諸生讀書其中計吏爲天下循良第一進湖廣按察副使進右叅政遷廣西按察使時靖江王與諸宗閥而各上章相訐下臺臺下藩臬以藩使之悞不任也使遷先遷以謁王王謝病不見乃奏記王曰大王以某之來爲宗人耶某非爲宗人也爲大王也某之來內之必欲拒遷者何也王乃許以翌日見見而蓄怒待之坐定王盛氣言曰不穀之先王奉高皇帝恩以有茲國嘗攝諸宗人諸宗人不愛攝而予大夫乃有之何也遷對曰大王室自責毋責諸宗人也王益怒曰何謂也遷曰大王能念高皇帝恩甚善先王者高皇帝從孫也以罪廢嗣子明書

卷一百三十三

三

悼僖王賢而高皇帝後王之名雖一郡其禮秩威命實大國也今嶺以南毋貴於大王者諸宗人之衆亦無如大王者乃大王挾貴以凌諸宗人諸宗人亦挾貴以抗大王夫有司者故出諸宗人下者也諸宗人其心有司之約束而褻足不入端禮門大王能忍之乎忍之是大王徒擁虛爵耳不忍之則王與諸宗人之計無已也且宗人之去職無幾罪易勝也其指逾萬數不易盡罪人有如天子一旦暴怒咫尺之詔下大王能儼然而已乎某等所以見者願大王之爲悼僖王不願如先王故曰非爲諸宗人也爲大王也王色動適前席曰先生何以幸教不穀遷遂說王曰大

王恐下教自責令諸宗人一切聽臺議某等請分諸宗人爲十餘房房擇一爲行長者長之其長得以慈訓不率重則付柱後惠文耳大王無與也月朔必朝見祭必從諸名諸昏必以屬大王則大王之貴長在而諸宗人亦服王曰善具如遷指臺爲跪上上從之靖江遂寧進湖廣左布政使富人觀宿郵中盜以左使當窺案夜窺之必所得得一稍重者踰垣而出之則古石研也東而去之課績後爲天下藩臬第一進右副都御史巡撫真定至卽脫請固關隘考軍實計儲餉行保甲定審編嚴高禁設險分壘以時哨警權屬焉保深州人有任當嫁有盜可五十人遁剽其資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三

三

莊其兄疑仇家爲之白州知州審其証縱之遂白遷謂守納盜賊遷曰守不受賊吾悉之復白之監司爲捕仇家銀鍊五毒強誣服引同盜者至百人獄上遷曰馮氏始訟牒五十人胡百耶悉得其誣服狀破械縱去保聞怒甚具既草以語公卿欲論守受賊而遷故庇之兵尚書楊博曰吾不知守知中丞毋太草草當以質中丞遂貽書問之遷報曰不佞以民命告奈山此官微能耳所能者爲貴人責捕盜不能爲貴人理私仇何真盜發州守得白敵大入銀自瑞子嶺關京師東北遷聞警使其將勒騎入勤王自以兵踵其後兵至都門敵漸歛已而諸鎮兵悉合蹙之境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三

主

破之所部斬敵甚多論功賜白金文綺等入爲工部右侍郎丁艱服除召補南京兵部右侍郎等進兵部左侍郎兼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諸軍兼理糧餉倭方大入倭掠廣東疾馳至端州督諸軍大破倭斬寇以千計俄詔兼巡撫廣東餘如故其時古田苗亂應請平之上便宜報可乃調張士良十三萬七千人分七哨進攻以大帥俞大猷統之而參政柴淦副使邵惟中等臨其軍檄湖廣將士固守東安黎平隘防奔逸身自移鎮梧州節制之申飭軍令嚴賞罰仍戒毋妄殺毋擄掠兵進蕩其寨棚六十五擒大酋苗銀豹苗黃朝猛戰死餘酋二十二以次就縛斬首萬餘降餘衆二萬進古田爲州使監司鎮之他增將卒置學宮選良吏矣上從之以功進右都御史賜白金文綺廣東蘇繼相世蟠據揭陽之黃寨僭稱王而其黨曾龍提石碇杜高山據大節相特角爲聲援流劫遠近郭成故以總督劉燾檄討破之且下矣而相繼通成之私人戈楠入賄於成以免選刺得其狀召成切責之曰左廣費大司農金錢歲可二十萬今三盜如故而汝若不聞也者日幸酒被已歌謠自誇快安乎且汝之人三盜助而繼之也吾非不知姑貸汝死責後汝能自勉勵否成惶恐叩頭曰蒙貸死死苟不摘三盜者必不敢復戴首而謁乃調兵二萬人使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三

主

成與諸將分將之成強自力戰戈楠以師遂破繼相衆追之獲於五房後破擒曹魁兵少倦杜高山乘間襲奪衆餉以去遷切責諸將蹶之破其大節寨窮追獲於古銅賊障石岩前後得聞三十六俘斬千餘人賊酋四百人自投歸者二百餘人投崖所自焚雖經死者不可勝計復進破海豐賊會朝元下村樹十一自斬五百餘朝元死復破繼相之黨楊仁寶於九重坑追至至鵝毛山而獲俱磔於市得賊田二十萬頃予民提聞上賜白金文綺時廟主許瑞者擁萬衆出沒近島諸帥私其賂而陰敵之時取瑞席而已會倭三百犯廣之大金門而許瑞相引伺喝爲重請將入問策遷笑曰吾已付倭許瑞矣以武往卽千人不必勝也第令裨將將卒二百人往俾諸市人立彈脫聞而使監司檄喻瑞若各事中國而不純今急取倭自効不者大將軍悉二廣兵殲爾非可賂免也瑞惶怖掩倭艘悉獲以獻前後所捕誅倭及剽盜凡十大勝不報捷或謂胡不報冀得一男爵以貽子孫選謝曰上威德與諸將士力我何功且家世業儒何可復倭弁士路耶會高拱爲首輔壽六袞諸侯之幣亡弗重者遷獨以尺書挾兩吳縮進乃寘之地唾口豈惟至是第用我賈名耳以故於功多所裁削是時清廷颶風作地震英德開建諸邑大水急發廩賑貧者

因上疏引罪且乞裁黃蠟芽茶鑄錫魚芽和茨銀珠烏梅
銅錫麻泉鐵線膠餉諸溢稅不報他疏若停通稅以安反
側查澄俸以省虛冒修水寨以資戰守嚴門禁以固重地
稽商稅以慰民望究武職以飭戎政祠名賢以崇正學得
報可兩廣賴之凡三上疏乞休不許又陳情乞歸養乃進
南京刑部尚書遷堅以骸骨請允之所積廩粟五千悉歸
之公帑諸從官曰例也笑曰我以不貪爲例歸無復世念
顏其堂曰止足間御筭輿或踣款段縱遊山水名勝與田
叟野父相同訊或臺使而下及故吏屏干施過之欣然具
鵝黍燒荀蕨清言竟日不倦不及仕宦語居正張故人也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三

言

有鄉人入都者乞書先容乃且草幾千言曰崇寬大以存
正體曰慎用人以肅官常曰宥直臣以開言路曰修職守
以重邊防其言剴至非人所堪其子請易之遷不可既而
曰上春秋鼎盛江陵猶推視之且汰極矣是安能久既而
果然以微疾卒所爲詩文清暢古雅有漢唐人風氣尤工
八法所著有詩文集十一卷遺集摘稿皇華錄京畿奏議
兩廣奏議濟南議稿鄂曲同聲楚越吟稿西報集祗役雜
言修邊雜考國朝典故皇華便省錄清音競秀錄星槎
里錄官中紀事

史官曰李遷清足以勵薄俗辨足以悍強藩勇足以激

遏天下才也而能知止不伐以功名終近代賢公卿鮮有
儗之者矣爵既不稱諡亦不及請問諸司勳者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三

言

申時行傳

申時行字汝默別號瑤泉吳人少卽能爲古文詞明經人稱爲經神下帷攻苦曰爲者常成行者常至作祛倦鬼文自勵其後傳播入禁中御筆改鬼爲魔命中書繕寫揭御屏外艱服闋提學御史吳遵選遺才第一時吳令某編卷于句容佛閣至時行卷忽有巨人從空冉冉下左右吏胥相顧錯愕識者曰此大魁祥也嘉靖四十年辛酉舉于鄉以尚書魁其經明年壬戌會試中式廷對爲第一人授翰林修撰一日代大學士袁煥草進白兔表及白兔瑞應詩大見稱賞於本朝典章多所熟悉癸亥憂歸服闋丁卯復用書
卷一百三十三
三
守故官尋晉中允克經筵日講無何晉諭德修世宗實錄充副總裁未幾穆宗崩凡詔詰勸進表皆出其手聞皇太后及神宗覽之爲之色動萬曆元年癸酉遷庶子克講官甲戌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翰林院丙子晉詹事克會典副總裁一切綱領義例悉苦心創定丁丑主會試尋晉禮右侍郎穆宗實錄成加太子賓客已改吏右侍郎是年張居正奪情事起一時廷杖五人時行不勝義憤請政府力解不可得丙夜密從緹帥楊俊卿謀調護之五人拜板出時時餽棗餽及出都門一一料理之扶維調護而自不任德戊寅以吏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參預機務

已卯春進禮部尚書是歲江南災時行奏謂今日據時急務要在休養生息之意多而鈎鈎搏拏之事少庶可保固根本振起凋疲上然之庚辰主會試廷試居正以其子鼎甲爲請且示以上意時行佯爲不省列二甲居正怒密從閣保處易置中外譁然而知非時行意八月皇長子生時行喜曰時哉不可失宜有大慶施天下張四維以爲然乃畫出諸司所擬寬恤條損益上之人謂此番詔書名爲寒陽春光先是加少保既辭不允癸未張四維以憂歸時行爲首輔疏請簡用閣臣乃薦新安許國上從之已議起廢吳中行趙用賢晉中允一時大小臣工以言得罪以寬見抑者次第登用盡洗舊習言路大闢已而止太和內監干預都司之勅減三吳織造之額寢戚曉李備國公之贈請潞邸之國之既止遼府爵土之復恤江陵老母之田上皆從之是歲以雲南隴川平晉少師中極殿力辭止予文應明閣臣自張治前凡有軍功無不磨錦衣者其有軍功無世祿自時行始嗣後遼左報捷慈寧工竣會典告成上咸特勅褒獎晉秩累疏辭不拜嘗語其子曰吾叨冒極矣深思難報厚福難消人以爲名言乙酉夏五月大旱時行引咎乞罷上慰留時行遂力請叙錄言官減上供袍服停造磁器蠲免天下災荒錢糧俱次第九行一品滿加特進光

祿大夫支正一品俸仍磨一子中書舍人一日上幸兵使局觀兵器或言先朝有內教場蓋指正德年間事也上欣然舉行乃起內豎二千餘人更班黑練每朝砲聲相聞外議洵洵時行深以為憂乃請司官具疏畧以為宸御清嚴宮庭遠密証宜有此及今停止一以安人心一以杜亂萌一以養君德一以省濫費不爾恐蹈正德年間覆轍不報時臺省及諸司官亦以為言如故時行曰此不可以口舌爭也乃語諸大璫曰此事屬在禁廷諸人撰甲荷戈未明入內設好徒窺入為害正深即有殺意外是不得聞宿衛不入吾輩大臣束手無計此皆公等剃膚之患也諸大璫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三

末

皆棟然變色乃乘間以閣臣言力奏上遂命罷其肅謙潛移類如此丙戌春正月皇長子五齡矣時行念上亦以五齡出閣講讀乃約同官於歲首題請冊立東宮以重國本畧曰國本係於元良王器莫若長子故漢臣有云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皇上德澤浹于寰區嘉祥鍾于胤嗣自萬曆十年元子誕生詔告天下五年于茲矣即今麟趾螽斯方興未艾正名定分宜在茲時查得祖宗故事宣宗以宣德三年立英宗為皇太子時年二歲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孝宗為皇太子時年六歲孝宗以弘治五年立武宗為皇太子尚未週歲蓋累嗣升儲所以明養器之

重冲年貽哲所以端蒙養之功成憲具存昭然可考今元子聰明克類岐嶷夙成中外臣民屬心已久伏望皇上深惟大計以今春吉旦勅下禮部早建儲以慰億兆人之望以固千萬世之基至于出閣講學及朝賀等儀不妨次第上請旨需後越一日後疏極言宜冊立報聞周府中尉勸倂越關懇免語倂撫按官上意欲罪撫按時行力救且云國家大紀綱有四親王轄宗儀將軍轄軍士有司轄百姓提學轄生員故大小相維而天下治若宗室事不同親王不下撫按此亂之道也上是之是歲竟奏倂廢儲德二倉餘米以克賑濟借支太僕馬價四十萬以資糴本而又以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三

末

四事成撫按令每月一奏報曰田禾有無播種日雨晴有無沾足日人民有無流亡日盜賊有無寧戢上稱善則行之丁亥時別立久稽里議漸起乃以建儲封王並舉入奏畧謂本朝故事成祖以永樂三年立仁宗為皇太子即封趙王莫崇以天順元年立憲宗為皇太子即封德崇等王臣恩列聖傳家世守之法仰體皇上愛子均一之情雖謂皇長子宜立東宮皇第三子宜即分封大國一時並舉尤為盛事雖入不報庚寅元日上御毓德宮煖閣召四輔臣入諭之曰朕是心先生是股朕心非股朕何以運動又曰朕既委任須代朕主張任勞任怨對曰敢不服膺因

上涵養聖德保養聖躬清心寡欲戒氣平情已又觀上時御朝日講以慈恭情瞻仰已又以建儲豫教上請上皆首肯之方與同官叩謝出上令內官授止之云俟宜長哥與先生每一見少遲皇長子皇三子俱至上于榻前手携皇長子向明正立時行等注視因奏曰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皇三子皆爾輩嫡方可愛仰見皇上昌後之仁齊天之福昔商山四皓一出而羽翼遂成臣等雖不及古人而幸遇聖明情鍾慈愛逆瞻之一見賢于苦口之萬言因懇請冊立封王又屢跪請豫教俱不報兩京九卿利道咸合辭跪請時行又特跪曰當今第一大計無如冊立元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三

三

子而臣等第一職業亦無如建儲一事夫祖宗家法傳昇萬世列聖相承儲位未有不歸元嗣者皇上纂祖宗之緒須守祖宗之法皇長子當正儲位萬萬不可遲疑一也臣等先年奉旨云立儲以長幼為序今年又奉旨云父子至親長幼有序元且之辰皇上親繫元子令臣等諦視又親諭臣等長幼自有定序今言猶在耳皇上豈得失信于天下失信于臣等二也向來道路訛傳皆謂皇貴妃獨蒙眷注屬意所生京師百萬軍民頗徇後議獨臣等不信以為元日親奉玉旨謂皇貴妃每觀冊立安得有此不根之言乃今鄭國泰之疏既上而不報已票而不行則外間又生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三

三

疑議以為皇貴妃姑令國泰塞責皇上姑為皇貴妃解紛使疑在官關憂在宗社何以杜百萬軍民之口嗣四海九州之心三也臣等竊謂祖宗一定之家法決不可不遵皇上已出之綸音決不可不信皇貴妃未白之心事決不可不明皇上何不早發德音定以明春冊立元子勅禮部具儀擇日立決大計盡釋羣疑使臣等得闕其忠無事曉曉強聒自外於心替股肱之托也臣等之言盡于今日臣等去就亦決于今日不報已而上特命中書傳諭之詞意甚厲時行知上督過之甚不得已復言此舉一日不定則泥言一日不息皇上心事一日不明如必欲暴白上意解釋羣疑莫若先令出閣讀書再議冊立大體上覽奏報可嘗疏言祖宗立法入皇城者不得持寸刃經斷罪者不得充宿衛向者內操人員持杖出入言者每有隱憂今內操久停而兵器猶藏謂當通行簡查申明禁制此又防之于漸者上覽奏曰元輔真可謂忠愛憂慮之至矣因屢請冊立上惡煩聒適工部郎張有德請上大怒時行等力救上不釋然因力辭乞骸骨上許之時行瀕出都以三事上陳一曰早立儲宮以安宗社二曰力持廟議以冀遷疆三曰獎錄逸才以充任使而後勸上慎起居之度平喜怒之情節用愛人財以不著為富親政與學治以無逸為勤兢兢敷

言及歸三年皇長子出閣至辛丑冊立皇太子初時行知之陳謝疏中猶諄諄然其上返初心修始政勿令已誤之汗反而復行不謂之絃更而復鼓上嘉納嗣後以皇孫重慶又以年及大耋屢存問上遣官賁勅方及門而時行車賻少保諡文定時行嘗語人曰天下事平心而揣則脉絡明平衡而治則差數均平氣而調則節奏和故其在事一切以持平行之不藏宿不枝慎過即釋然又曰吾受上恩寵無以報惟是不居功不弄權不市恩不微名以誠心直道處已待人可幸無罪陸樹聲嘗曰申理東正已以御物侃直以持國是苦心調劑于國體物情之間而進退從容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三

三

沉幾不露王錫爵曰泰合人情權衡國論聰明才辨者猶能之吾獨服公于中肯綮側衆咏紛擾之時不難不疎翕如廓如信口信筆之語有更數千言而不能盡數百歲而不易者所著有綸扉奏草四卷給扉簡草四卷給扉簡牘十卷賜閒堂集四十卷子用懋進士爲太僕卿用嘉舉人史官曰申文定當江陵專擅之後而能平心以御物退讓以自持盡反伎倆吐茹之習爲師師吉吉之風近世賢相無能掣其度量者武侯云我心如秤不能爲作輕重文定亦云平衡而揣則差數均平氣而調則節奏和斯言可謂端揆金鏡矣

劉景韶傳

劉景韶字子成崇陽人少家貧無書可讀往往從人所借鈔又不給則間行之市肆閱之歸而誦誦且釋其義至終夜不寢其所爲舉子文亦以臆摹時式然輟工始試爲諸生輒利諸生譁謂其詳所師授崇陽令沈碩曰是子天下才非而曹所知也無何遂舉於鄉時碩猶在說曰是子真神技也又三年成進士授潮陽知縣潮陽故遠而名爲饒俗以器勝景韶至首實其大滑於理乃次第問俗所利苦而平之除虛賦搜伏稅禁逸離導河利築海堤釐濬獄案郵皆凡十餘事次第就理誼誼載道逾四載入爲刑部主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三

三

事曹務閒偕其同舍郎李攀龍高岱魏震章相切劘爲詩有聲而間益習絮法所請謙以精明稱攀龍戲曰是日曠囑者何安所得司空城且言乎久之敵入犯都城景韶以選守安定門時出密畫佐其長敵退進署職方員外郎會築外城景韶得稍見長驥脫閒以功予實授而忌者用喜事孽之出爲貴州兵備食事局岫苗之界貴與蜀者閱議職與撫孰便景韶爲笑曰撫未易也職吾所不忍書不云乎分背三苗姑曉以禍福而分背之使貴者貴蜀者蜀苗帖然所全活無算總督馮岳甚器重之薦爲撫苗桑讓苗之擁國者三十六種八十三寨其魁跳梁錯發景韶

乃與岳合策捕誅其尤黠者既奏功景韶獨得大酋王觀
任宸等獲首寇二百餘詔賜白金加歲俸會江南北屢中
倭羽檄不時上進按察副使治兵備江北而李遂時為都
御史撫其地景韶念所治與遂皆創府而民久不習兵即
賊至而必所問弓矢弓矢具矣度不能出一鏃乃請於遂
以間行視要害外地自瓜儀內而如阜北抵掘港皆列水
陸戍其天長寶應則城之繕衛選鋒務為不可勝以待四
年倭果大至前鋒犯如阜景韶單騎赴之救吏士開門以
待不敢逼援兵亦至乃呼諸將歛盟誓其名和服曰是戰
也不利我必死之諸將咸奮會賊據白浦意欲西景韶計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三

書

給之東遣諸將據丁堰為羈自率兵持之景韶又築廟灣
重地請於遂以大軍軍焉而身尾賊賊其殿於潘庄賊驟
西與遇於余庄復敗之又敗賊于馬邏復尾賊於燕庄賊
犯泰興追之泰興民爭挽之謂急入保赤子景韶笑曰城
外非赤子耶且吾在何虞城麾兵前搥賊張宇庄走之乃
會兵於廟灣合戰凡四日大敗賊所攜獲無算諸將欲置
酒高會景韶不可曰三沙之賊勢且起我未幾三沙倭果
北渡徑趨如阜乃率諸將分道進掩之於仲家園蕪其衆
賊走鍋園與泰將丘陞追及之陞突前中伏死景韶併將
其兵力戰敗之已戰於小海灘已戰於劉家橋已戰於白

駒海沙各有斬獲賊窘悉衆趨劉庄食其粟當是時三沙
乏裨將劉顯以失律罰自劾景韶器其才悉中權之勦昇
之曰請以賊為若功顯奮而前景韶鼓之賊巢潰追蹙之
於白駒場殆盡零賊遁去景韶前後不解甲者三月餘生
獲數百斬首三千餘焚溺無算寇遺器輜重以萬計捷聞
上大悅進俸級二賜白金文綺遷浙江按察使治兵如故
再論功進俸級一賜白金綺帛如前尋進右僉都御史提
督軍務遷撫鳳陽諸郡當景王之國道淮揚中官責供張
驛驛甚景韶力持之民得無擾郡邑頌功德者屬至至為
六祠祀之尋內艱歸為御史誣彈予閒住服除杜口不言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三

書

寬與倭使時事穆宗卽位詔使其官卒年六十二所著
秋登燕臺戰餘漫稿太白原稿若干卷別號白馬世傳曰

白川先生

史官曰

明書第一百三十四

列傳四 各臣傳十九

史官傳維麟 纂

孫鑑傳

孫鑑字文仲燧之孫也父陸禮部尚書諡文恪嘉靖丙辰成進士除兵部主事迴翔兵部郎署數年世宗齋居久錮言事諸臣屢與大獄舉朝康康鑑上疏極諫借秦宋爲喻盡糾不恤事壅蔽者徐階咤曰懂也郎奈何輕批逆鱗也哉中官憚上英察秘不以聞遂移疾歸穆宗初起南文選歷尚寶鴻臚卿九年改太常少卿右通政進光祿卿時張明書

卷一百三十四

居正奪情鑑乞休家食十年獨居一小樓讀書嘯咏自如萬曆十四年丙戌以原官召進大理卿時吳時來爲都御史更律例多紕繆不可行下法司議鑑爭之強兩請上是其議進刑部侍郎改吏部與寅遷南吏部尚書改吏部是時事權劾歸銓部人情枳阻一切遷除大政不調內閣道遇閣臣亦不避於是閣部水火鑑感上知遇汲汲以人才爲已任時徵聘之典久廢鑑獨於一二篤行士於科目外不次優擢以維世風於是江西舉人鄧玄錫推翰林侍詔劉元卿推國子博士玄錫不赴如貢士王敬臣王升馮行可相繼進士論題焉癸巳春大計京朝官考功郎中趙南

星慷慨曰法之不行自親昵始首摘其姻戚都給事王三餘三餘少與南星爲齊名士趙郡人語人曰無書不讀王三餘天下奇才趙南星此察以示公實忌之也而鑑以棄其甥文選員外郎呂胤昌時胤昌爲時論所鄙人譽鑑曰以渭陽不庇其姊子公固無成心哉愀然曰言及渭陽此心苦矣自是部院臺省莫敢以意庇其私人者亡何給事中劉道隆糾鑑權黨無大臣度上亦以專權切責之已又以回奏不認罪奪俸鑄考功郎秩諸朝官相繼申抹上不省鑑去志決獨以權黨二字不可爲名上疑辯報聞乃堅卧乞骸上遣中官賜養羊上尊辭疏累十上許之歸踰年明書

卷一百三十四

二

卒贈少保諡清簡鑑純誠質行與人煦煦長者意所不可責有莫能奪時三王並封議起諸曹郎岳元聲等皆引祖訓上封事久不決鑑率九列廷爭之諸論始定

史官曰闕

林樹聲陸樹德傳

林樹聲字維吉別號平泉華亭人登嘉靖十九年庚子應天鄉試魁其經明年會試第一廷試御批第四乃置二甲第四選入翰林爲庶吉士疏歸省又三年入京故事無它授者以見嚴嵩無加禮見世蕃與講敵禮遂欲議它授張治故庚子南畿舉主夙器樹聲宜言曰林生顙與臺省則令之慙矣拜部郎無所容慙乃以公議不合授編修惟鍵關孤立一意謝絕諸賓客一日偕詞林八壽嵩衆服吉樹聲獨青衆問故曰不知嵩目屬之又嵩宅九月盆菊繽紛衆以事至爭相呈身取色笑樹聲從從謂諸人曰無壓倒用書

卷一百三十四

三

陶彭澤聞者解頤館師初入館閣大學士手卮酒其人跪飲樹聲怒誦誦不休高儀笑目之曰乃公性發耶肘而立出是時詞臣多攻青詞爲職業獨謝不爲嵩雖恚樹聲每心折之同館有爲家宰不禮者羣訴嵩所嵩曰公等如林子閉戶寡交彼橫逆者何施外艱歸六年起補南國子監辛酉晉左春坊諭德署南翰林院篆改侍讀不起乙丑起太常卿掌祭酒事貞教樹軌畧去繁瑣所著汲古叢語及諸訓條先定志歸於慎微國學奉以爲功令猶存獎惜愛人才凡人厲憂楚張劾願不能感人十一樹聲感人人多於精神矐矐中戊午晉吏部右侍郎以病請不起三年起

原職教習庶吉士者再又兩疏辭時高拱抗機務遇不如意事輒三嘆曰平泉鴻飛軒舉吾甚愧之而趙貞吉猶心嚮之以爲得此老成人左足入朝上亦爲感動神宗卽位晉禮部尚書疏辭不允姑勉赴計去國時二十年矣陞見早居正首謁六卿於居正多改客事之樹聲亦以先輩自處席必端言必盡居正滋不悅而所署部務絕諸請託會和敵議增歲幣樹聲曰敵欲無窮國財有限以有限填無窮涯壑恐不繼識者備之禮闈屆期詞知居正欲私其子而以其能塞羣望乃勃然欲歸時有進語者曰今非昔相公幸稍逶迤禮闈柄軸在晚夕間且江陵意固屬與同事用書

卷一百三十四

四

樹聲心惡其人而怒曰適翁二十年出山爲門牆鈞軸地耶行矣吾家蕭蕭無恙遂五跪乞歸許之乃條列十事奏上曰辨宮府抑戚倖斥貂璫皆觸時忌居正得之心動曰誰令乃公爲此者擬報聞歸卧雲間者三十餘年第都御史樹德請歸侍旣而子行人彥章上養上嘉其孝特與常俸士人高而榮之又從子考功郎請南侍芳晨良夕昇藍輿出遊丰神矯矯咸作天際真人思奉特恩加少保夫米又賜存問者三樹聲是然穆然時寓招提時棲名園冥心木榻類苦行陀頭一號無諍居士一號長水漁隱一號適園主人一號九山人一號大歌生所著有汲古叢語

適園雜著禪林餘藻清暑筆陸學士題跋老餘雜識長
水日抄病榻寢言善裕毗議公約家訓卒頭溫熱遍體柔
和作黃金色里人望巨星從田間及星角墜者二贈大保
謚文定

陸樹德字與成少貧贅于薛四十餘始成進士授嚴州府
推官在事精明雖耿介絕俗而不喜爲煩刻每勇往無所
避太守意忌之弗善守入覲署郡事而巡撫處有所妻非
屬調守何狀樹德力爲明其無他守得免亦不使守知奉
檄按武義令令夜行豪樹德叱之出盡法無貸御史龐尚
鵬於僚屬鮮當意者至樹德獨無間言曰廉士廉士陸刑

明書

卷一百三十四

五

部主事文法無害亡何改禮科給事中穆宗每視朝及經
筵然不發一語樹德謂易上下不交爲否非與公卿輔弼
相論難何以劄君德而酌萬幾上疏極言之不報又條諍
諸過計甚明督曆其科右左巡視內十庫乃擇諸中官之
謹愿者好語之曰輸戶以公等抑勒屢破家然非自公等
始也吾欲言則傷公等不言則不忍於破家者公等胡不
自謀之而令我曹得爲名諸中官喪然相戒弗留難矣遷
禮科都給事中皇太子將出閣樹德疏所以資廢學者而
末歸之身教語剴切詳至是時太學士高拱張居正讀其
疏歎曰向永流也穆宗頌倦政而日月交蝕旱魃爲災樹

德前後既皆危辭侃侃會上不豫乃疏請慎藥餌內言伐
陰之劑不可服又言仲夏九陽之月所宜謹慎其指益危
上意不懌留中獨下其所請召輔臣以資靜養疏諸閣積
謂輔臣曉賢耶必靜養而召輔臣如我曹何諸閣中復有
請開戒壇爲上造福者業得請矣復抗疏言佛法故非聖
世所有特其空寂澹泊稍有合於吾儒寡欲養心之旨故
其說久而不廢若乃戒壇度僧男女叢雜宜淫導侈固佛
之所深惡者奈何輕信左右之說而遽復之夫陛下不以
聖躬爲虞無所事佛陛下而以聖躬爲虞則大禹之惡旨
酒成湯之遠聲色萬全道也亦弗所契也上爲止之未幾

明書

卷一百三十四

六

穆宗崩時閹馮保橫甚高拱決策去之而樹德與言路各
有疏發其奸私不勝保遂逐拱併歸諸言者獨不能有所
加於樹德會當議祀廟樹德請毋祀宣宗而祀睿宗于嘉
靖初所建世室奉之議不行天下趨之神宗卽位遷尚寶
卿擢應天丞改太常寺少卿故事九列若四品持資簿待
遷亡滿考者乃前後七年以馮保在事故抑之已進南京
太僕卿入爲太僕卿甫上進右副都御史出撫山東會保
敗樹德益發舒且感上知恩有以稱塞入境問民疾苦罷
供張與使者約賄修不相入軍門遂以書僚屬相戒爲慎
絕優宴齋魯之詰盜者濫悉集成案覆之而出其寃者裁

募兵費蘇里甲戒苛罰東人大悅行部所給奉不過蔬粥一羹器而已垂井不妄施獨於食鹽吏無所縱舍時時一按核皆以爲神明德藩官後有曰雲湖故民田也奪於王業已歸民矣而宦者與中官代保者宏有連必欲復之執不聽是以多齟齬之者邑尊不得志上疏請告歸歸閨門謝客唯與兄少保尚書樹聲日尋山問水里中兇爭指日曰非兩疏也耶公踉蹌不敢當曰吾何敢望少傳爲人孝友忠信而砥節秉行有壁立萬仞之槩生平未常以私干人亦不受人私其於諫忤旨及犯權要人者數矣然而竟以其身免卒年六十六

明書

卷一百三十四

七

史官曰蓋雲間故有二陸云樹聲難進易退振衣千仞而能履虎不驚觸舟無怒所謂鳳凰芝草庸愚皆識爲美瑞者也樹德論難侃侃犯顏廟上一不得意則奉身而退爲時完人二公皆晚而進天壽平格同盛世之臣哉

陳洪濠傳

陳洪濠字元卿杭州人成嘉靖二十年壬辰進士與其兄某對大廷俱誓而胡髯被膚班行中爭日屬之曰彼髯者伯仲也而借國器授刑部主事歷郎中刑部號才藪其偶者往往習古文辭杯酒倡和洪濠長古文辭而不屑以是顯益精爲法比是時同舍郎吳維嶽杜拯盧夢陽王崇古翁大立王宗沐皆善刑名家顧獨推次其精六載擢知彰德府人意其自法曹出必斤斤三尺而殊不然務隱卹間左疾苦小民戴哺衽而治所幹飭田野闢橋梁固傳舍櫛剔彰德大治時郡所奉鄭王老儒慕危言以囚箴上觸世

明書

卷一百三十四

八

宗怒時有廢侯詞何指卽疏誣王罪惡至大辟以上上爲置獄使中官偕刑官緹帥往治之以屬洪濠力持之弗巧鍛上所得中官怖曰如非上指何洪濠曰吾知法如是耳獄上王僅坐長繫國無奪其後復爵如故入覲舉天下郡守第一遷江西按察副使飭九江兵備至則除戒器蒐卒補艘完城堞諸盜起必窮跡其窟而洗之長江偃然內艤歸服除仍得故治而益以楚之蘄黃其吏民鼓舞迎其入不待拮据而理進山西左叅政時伊王治河南以驕恣不道聞上使刑侍郎趙大佑偕中官緹帥往按如鄭故事大佑左右顧無可任者旣而曰吾得之矣故治鄭獄者陳守

今在晉移以往可也上疏請之即報許而其治伊獄捕逮其國臣翼虎者改訊不小借王坐長繫加等國除伊故寵王非鄭比洪濊不以指故小屈法天下快之還獲晉北口謀白蓮教大盜諭功賜帑金又常設法輸鹿數萬石救隣道饑擢湖廣按察使有二令坐法當減斤其墨者而寬其中微文者人服其明斷遷四川右布政使甫離境而見寬令竄金爲壽乃大怒罵曰吾嚮者誤寬之何所自得金耶令懼而去尋轉左時上方亟土木取材于蜀困且不支洪濊從容調訾費公私俱賴以濟上計復爲天下第一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督川東辰沅諸軍當是時

明書

卷一百三十四

九

施州蠻黃中叛跳川東支羅牛欄坪圍剽掠傍郡邑詔洪濊偕楚蜀二鎮合兵討之乃自川東率大軍入深箐多張疑兵誘其毒矢石殆盡而間道募死士繞出其後急擊大破殺敵千五百餘級焚洞砦百餘而蜀兵亦從西北躡之黃中迫乃挺身走入楚叩軍門請死時貴與蜀兩鎮有戰功而楚坐得首首蜀自以驅之故與楚爭功不能決洪濊第謂楚蜀勢異不有勦者誰與撫地不有撫者誰與勦屬且皆天威也三省安得微之疏上兵部倚以決更推其能讓而洪濊又與都督石邦憲合策破叛酋楊珂之六峒十二寨悉俘其父子兄弟餘黨歸農者以萬計前自計返聞

計過哀屬疾至是刺遂上疏請骸骨許之候代而鎮遠邛水巴根苗普面等叛率兵興疾剽平之歸而御史三上前後戰功被賜白金文綺加等性仇直不能懷藏過然亦不復留尤不好侈靡間挾二奚輦刀信步湖山間卒值之不知爲貴人也爲詩文援筆立就所著有五經輯畧性理彙要諸子粹言龍經講義督撫奏疏台屬吟稿歸時年方五十至萬曆九年辛巳卒年七十人相爲抑庵先生

明書

卷一百三十四

王錫爵傳

王錫爵字元馭別號荆石太倉州人嘉靖三十七年戊午舉於鄉魁其經壬戌舉禮部第一入對大廷成進士第二人授編修穆宗卽位卽經筵爲講官立褒其講書則爽切直已已陞南園子司業明年轉北尋陞右春坊右中允辛未陞右諭德掌南翰林院神宗卽位克穆宗實錄副總裁癸酉陞右庶子實錄成陞侍講學士尋陞祭酒條上監規欲行國初積分法重曹子之選申令公侯伯并應襲諸監習禮一時模範衆重中外改觀丙子陞少詹事改修世宗實錄克副總裁書成進詹事兼侍讀學士丁丑陞禮部右明書

卷一百三十四 士

侍郎足歲張居正父死奪情編修趙用賢簡討吳中行既幼之錫爵憂禍叵測約禮尚書而下數十人諸居並求解拒不見乃獨造喪次切責之居正不知所對泣且拜曰上強留我而諸子力逐我我何以處第有自到而已竟入不顧卒取中旨廷杖此兩人錫爵持之大痛且首倡贖贈皆人所縮朒不敢前者既而江陵事假歸三月俟者輒疏請卽召使吏邀錫爵署名叱之曰此何事而以流我爲竟投筆起乃上疏省親歸居正敗人爭排擊爲名高錫爵復持平其間日人人如此如國體何後張氏得解免壬午外艱歸服除進禮部尚書召入內閣預機務疏辭遣行人敦起

就道乙酉入朝上禁誦諛抑奔競戒虛浮節侈靡既又疏闢橫議止新工所裁省以百萬計錫爵旣在政地壹意佐上急民艱進貞良屏貪墨丰采踴絕丙戌克會誠主考官丁亥重修大明會典成加太子少傅先是入都首以朝廷裁恩澤士大夫重廉恥爲奏故几陵工河工邊工及玉牒加恩皆辭免之戊子江南歲大疫力請破格蠲賑貧民得以不流時國本未定巨閹張鯨潛蓄異意挾東廠勢張甚錫爵與同官決策除之御史馬象乾疏論且語侵輔臣上怒下詔獄給事中李沂繼疏復觸怒予廷杖錫爵皆力爭之得釋鯨亦敗是年加太子太保庚寅元日召四輔臣入明書

卷一百三十四 士

上手擁皇長子令就視輔臣趨拜已命皇三子繼出輔臣擬拜如前上握手止曰不可旋出評事雒于仁疏欲真之法而獨目屬錫爵曰卿意云何對曰於仁誠有罪若予以重法則于仁之罪人不知以爲誣上而以爲誦中皇上之法人不不知以爲治狂而以爲拒諫上意頓釋因以升儲視朝上首肯之明日忽奉御札冊立豫教分爲一事一可一否甚而疑羣臣之請爲離間乃上奏曰凡稱離間者本貴而間使賤之本親而間使疏之皇上手擁皇長子明示臣等以長幼之序臣第因而早勸冊立以成皇上之所欲貴因而進愛勞之說豫教之方以成皇上之所欲親何名爲

問也且道冊立與豫教皆不可緩既而御札連下冊立元子倫序已定朕豈有溺愛偏執之意待過十歲大典一並舉行錫爵因謂同官曰聖意無他止以冊立大事不宜自臣下發之吾輩但當默俟會礦議起上遣問閣臣錫爵陳其非便一防礦徒二費多得三官隸繹驛四示國體形令四疆得窺淺深非算事寢後去而採役興辛卯以母病數請歸省久之濱行疏乞上舉朝講召對之儀躬祀天享廟之禮除額進加進之例錄建言廢棄之臣皆一時至計歸七辭不允上趣之癸巳入朝上悅賜白金錦衣麒麟服居數日密以建儲請上諭援祖訓立嫡不立庶欲暫

卷一百三十四

七

將三子一併封王若中宮無子乃行冊禮錫爵制還力請上不聽又疏請先行豫教安人心皆不報復疏陳本意要務期以定國論一政體反覆數千言又請召對御門發露奏灑宸翰免口傳及擬定進講經書資政沃而殷殷于為君國者如此八月彗星入紫微垣錫爵奏言紫微垣王者之宮太子之象惟早行冊立可禳此變上需後又奏曰皇長子年十三矣復何需民間子弟無十三歲不讀書者况國元子乎上曰俟之乃連六疏上畧不為進上又申三王並封之說而錫爵極論當有差等上乃報可因請侍班講讀道詞林諸臣并擬閣臣侍從臣以上悉用東宮儀天子

始曉然知元良之位定矣而中官開買出閣之費至逾三十萬復具請減十之三甲午河南大饑人相食錫爵請東同官盡辭薪俸佐貧民而亦望皇上暨兩宮各量發內帑什一以賑上及中宮貴妃各有助發全活者不可勝數自念國本既定可了出山之局因密薦舊輔王家屏會病作上為之發建醮以祈安病甚辭疏允之特加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賜白金彩幣行人護送馳驛歸臨辭勅上戒盛怒親廟享勤視朝重詔令起廢臣核議論發章奏惜老成愼譴罰節財用飭邊備裕吏治抵家數月母卒上聞遣官賜札及賻祭又遣官視葬是冬皇上以冊立禮成上

卷一百三十四

七

聖母徽號推恩舊臣遣官賁勅存問曰冊立朕志已定但因激沮故從延緩知卿忠言至計尚鬱於懷今元子已冊立為皇太子冠婚並舉念卿家居係心良切特諭知之乙巳皇太后六袞皇孫誕生加上徽號推恩再被存問錫爵陳謝附以規諫丁未上思之不置復召入輔政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遣官敦趨適病卒家以遺表聞上震悼為輟朝凡祭葬皆加等贈太保錄其孫為尚寶司司丞謚文肅子衡舉順天鄉試第一成進士有文名

史官曰錫爵先後入相調護升儲之力為多然亦以此蒙詬處人骨肉之間宮府間絕昌言則內激入告則外疑蓋

其難哉需遊歷年更端納端主意漸移元良斯建而錫爵
身已遠矣神皇遣中使詔之於家若家人父子之告成事
者自朕之泰史冊青蒲之功何可沒也其語岳元聲曰古
人留侯和侯皆以權勝權則未也亦可謂迂其身以善其
君者矣

陳有年傳

陳有年字登之餘姚人嘉靖四十一年壬戌進士除刑部
主事丁卯調吏部驗封主事歷考功文選員外郎晉稽勲
驗封郎中會成國公希忠薨其弟挾閹馮保爲重張居正
陰主之以張懋例請贈王下部議皆唯唯有年按令甲持
之堅居正擬旨竟王之有年移病或曰不已急乎曰不然
郎官與宰相殊宰相或忍小就大有年職司封封外無職
矣不得其職吾直行吾硯硯耳竟歸萬曆十二年甲申起
稽勲歷考功文選郎居正敗有年及其餘孽彙征諸名流
海瑞家食十餘年久不召特起爲南吏侍郎上亦嚮用特
明書 卷一百三十四 十六

改左都御史乙酉擢太常少卿丙戌以僉都御史巡撫江
西懲墨吏絕餽遺簡樸爲諸司倡境內肅如戊子歲大侵
有年酌積儲盈縮量出入而均劑之心獨苦會方萬山爲
南御史有賈人子流言以過糴糴有年遂罷庚寅起原官
提督南京操江辛卯晉副都御史刑部侍郎改兵部壬辰
改吏部尋轉南京右都御史癸巳轉南京吏部尚書尋轉
北赴召日以二散麓隨郵吏指而嘆曰此亦太宰邪視事
止息公署於朝房見客中官人自失各肅門狀曰公洵潔
矣吾儕許以清白否謝曰老諺非敢爲名高第中外一心
令朝廷清如止水不大善乎皆佯應曰諾有年大要以核

名實崇退讓爲主且汲汲引用禁錮諸臣觸忌諱不顧未
幾刑部以中官獄廷上意盡謫一司官而中不與事不列
名者開臣以請上特宥之命如例許所司復請而故文選
郎王教削籍時亦未經列名因援例請上怒曰此新令也
安得竄前事耶姑不問有年引罪乞休不允以何會推開
臣忤旨盡謫迺司諸郎顧憲成章嘉禎等有差有年上疏
請宥諸臣不允再疏乞骸曰臣不能多記近年楊繼爲尚
書臣郎文選會推問臣六人今元輔王錫爵是也臣籍餘
姚前有兩閣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呂本皆由延推言止
四品而吏部尚書聞淵耿裕皆推首推今聖諭先名望繼
明書 卷一百三十四 七
不拘資品意甚盛矣臣敢不仰承臣擬王家屏等七人皆
時望所屬又謬以孫繼孫丕揚爲不拘資馮琦爲不拘品
及奉後旨通列各上讎丕揚削去矣李世達係二十年推
推臣安敢違詔詔下再譙讓臣深懼焉臣愚劣病憤以清
朝爰立盛事取自聖明督過大譴臣卽禠職且有餘愧皇
上獨舍臣而罪司臣臣能靦然已乎時谷之義自堯舜迄
昭代不廢卽先朝卜相不盡由會推未有以會推爲詬者
至臣以爲詬此不在法在臣匪人耳儻其說遂長使相臣
由他途達臣罪大矣上不允有年哀懇稱病篤上眷留遣
中官賜養羊上尊乃請益力疏十四上允之賜乘傳歸歸

至西湖其夫人遣人迓之索油蓋數百有年訝問故對曰
抗陞數椽何恃不爲暑雨計開者相顧嗟歎有年雅留
人材委曲保護不令人知孤標峻節岳峙淵渟卒謹恭介
史官曰闕

張佳胤傳

張佳胤字肖甫別號瀘山重慶人少穎敏秀俊七歲父舉古書傳語即能談質如素習者稍長知府劉某出行部得其文大奇之使與其子游劉固以古文詞名又好談兵多奇文籍盡以屬佳胤每其與子談英雄而嘆曰夫英雄者其吾家子房乎當其動以無之用當其靜以有之用卒遇之而若素忽歛也而叵測若趙文子之談笑于襄甲周條侯之安卧于攻壘斯其亞矣又益習先秦西京言下上十黃初大曆間多所厭咀二十三舉于鄉明年成進士授知滑縣時緹帥挾上寵張甚其所遣詞事官校與旨並重佳胤書一百三十四

左

胤一日宴坐有弁而急裝者一髻輔之至邑門門者戟之叱曰我官校也遂入佳胤下與語徑前曰縣官欲捕若邑耿氏豪亦與若有連胥吏以下皆辟易遂挾佳胤入別室出匕首交置于項佳胤心知所謂曰若何欲曰予我萬金陽驚曰我何所得萬金髯者曰某庫有萬金復陽驚曰庫金誠有之第上皆邑賦長名氏若出千里外必敗且今日予公庫金法必死不予亦死死等耳寧死國引其項曰七首胡不下髯者曰我何忍弟欲得金耳佳胤徐謂曰邑郭中多富人我出一紙授之即不得萬金可半致也呼一吏前命筆書紙應賦金者二十曹曰緹帥責金甚急何人

賦致二百金來予之時承簿踴躍儀門外尚謂果官校捕

胤書

一百三十四

二十

官既得其所賦金主名乃皆賊曹游徼驍武者也始知爲劫賊亟進此二十人者人奉二十金而袖鉄椎前謁之曰民貧所賦金止此矣陽怒曰賦汝人二百金胡二十何以解二公囊復令一人前忽躍而就之髯者出不意即自刎死羣縛弁者訊之名任敬髯者高章也使游徼四跡郊外有三四輕騎皆逸去拷問皆得其人磔于市佳胤見却時從容若無事者却既解解卧達旦人以是知其可大受居邑多暇乃益爲歌詩時李攀龍守順德爲比壤謁攀龍出其詩爲贊攀龍大善之與折節講鈞禮時歲大饑平價納諸倉爲粥食饑者所全活數萬計事聞特賜金幣擢戶部主事與徐中行梁有譽宗臣吳國倫相酌倡出權閩廣金帛毫髮無所私道改兵部職方主事外艱歸服闕補禮部郎故社中友皆徙謫無在者第與南海黎民表汝南張九一濮陽李先芳廬陵胡直多所倡和側目者譏之嚴世蕃曰故王李社中白眼而譏執政者此子尚無他于是假鳳龜變察諸官僚謫陳州同知遷知蒲州遷河南按察司僉事飭額上兵尋改雲南提學以經術文雅振諸生昆明騰蒼之勝皆以古文詞收之自是望益重遷廣西叅議陞太名兵備副使累陞分守甘肅右叅政山西按察使所至有

盤未幾超拜右僉都御史提督應天等處軍務兼巡撫至
九江而安慶以兵變聞道路洶洶為梗乃夜趨潯山屬九
江兵備使郵報安慶軍門旦夕至矣會叛卒前已就擒餘
黨謀外應者脅息不敢動佳胤自桐城走金陵任詞得其
實則安慶之衛體宿重與郡守抗而知府吳志隆以南兵
部出稍裁之又嚴核其占役指揮馬負圖等忿役其舍人
挑悍卒故常為盜江洋者吳錫等張旗幟犯志隆志隆跳
遂行剽居民財志隆乃與守衛設策平之佳胤上其事請
正法而留守中宮意惑之謂守實激變詔逮指揮等論死
以錫付其行法焉守卒得白時出履行諸郡縣務持大體

卷一百三十四

王

不屑屑期會務以民瘼更獎為急以母老上疏乞休而吏
尚書楊漣故蒲人其賢固留之所以褒揚甚至先是佳
胤為高拱取才而張居正亦從史之佳胤無所報謝皆疑
其偏有所厚拱去而居正怒之欲甘心焉蜚語中會前安
慶指揮王應桂為之于居正遂調川乃歸諸謂其寬而才
可大用者比比居正乃大悔曰吾幾失此人時居正雖校
而尚能為國家急才尋補南京鴻臚寺卿未幾遷南光祿
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直隸諸郡未任內艱服除召撫陝
西未上改宣府未幾而口別部長滿五擁鐵騎闖入獨石
時久已通互市乃伏兵邀之生獲其副八獲滿五使求之

辭甚哀佳胤思經之則見狎義之則見仇乃以屬大帥麻
錦俾建旗鼓縛八賴將斬而馳救之八賴叩頭流血曰彼
太師死矣佳胤諭以威德八賴誓不敢復擾遂然八賴馴
而滿五驕明年挾盜賞佳胤下令有俘予一餅一肉者斬
滿五乃構段素台吉銀定倘不浪數千騎闖入邊殺畧佳
胤移文順義王罰以茶吉馬駝牛羊以償然滿五銀定倘
不浪強僉答不能制于是廷議有少益賞以賜廉者佳胤
疏謂今日之勢與曩異曩者權在敵不得不中彼之欲以
全吾之體今者權在我顧乃屈吾之體以伸彼之欲哉即
欲有伸漸不可長彼苟叛而更大入臣自悉一鎮之力制
之不効則治臣之罪愆毋使敵輕我上曰善敵既聞其治

卷一百三十四

王

兵互相恐乃更還所掠人畜獻馬百六十四匹牛羊橐駝稱
之求無解互市上謂其處分能惜敵勞賜金帛過當是歲
所城省縣錢以數萬計城七堡一城又城獨石半壁猶兄
略三城修南山邊牆萬六千九百四十尺功倍而費省復
屢賜金帛入為兵部右侍郎是時浙江有驕卒之警浙督
撫吳善言常取中言城卒月餉辛訴之不聽遂噪而縛善
言車中冠履俱破至演武場羣眾欲殺之會工部郎謙與
二御史往解營然猶責狀復餉而以二千金謝過乃已善
言遂出避於湖州此時吳楚閩越卒皆驕而督撫多悸至

有穴垣以防不測者事間張居正口此事非佳亂治之不
可遂命兼右僉都御史出鎮浙許以便宜行事佳亂甫興
善言代而市民之亂起始杭城中諸棚俱有役夫司干陳
諸土著者某游手克之其後必取身役其人情多借貴勢
以免夫數益以狹役益迫而遊手無所得食僑客丁佐卿
假利便言之監司弗聽意忿忿曰謂吾曹無爪距耶遂謀
之市舟相搏祖為亂會佐卿坐他法郡囊三木以徇市猾
相與募奪之諸亡賴子益聚集行焚貴勢家謂庇其應役
者遂破撫按習門掠資諸官皆匿跡佛廬以免事聞佳
亂謂其人口營兵不與市民合耶曰未也喜曰吾知所以
靖此矣從吏端端無人色佳亂飲食談笑自若既抵鎮民
行剽愈甚盡毀諸寨以快意千餘人且抵臺門佳亂以輕
輿出諭之祇從材官劍客數十人皆蔽片挾鳥銃以從直
前臨橋而諭曰汝曹毋反反則以天下兵拏慘汝矣且汝
必有所苦曰苦役役為強有力役貴勢者以免免而官若
圖則曰易耳奈何以汝一情易汝族仰下令除役眾姑
首退退行剽如故火光旦天佳亂夜草檄質明使一校
諭之眾畏其儼乃大怒曰上命我速亂卒今乃見亂民而
摩耶召游擊將軍徐景昇使呼營長入勉之曰亂民如此
非爾曹比易剪也何不白以為功可贖罪乎咸踴躍聽命

又呼縣卒之首倡亂者馬文英劉廷用曰聞汝二人前自
縛請死汝死法胡不死義且必不死二人亦踴躍聽命佳
亂乃率討之四戰皆大敗之生擒二百餘人縛丁佐卿與
其豪五十人皆斬梟梟門餘悉下獄其從亂者咸惕伏鳥
獸散去乃具疏以聞且謂邇來有司奉行太過裁削太甚
徒務虛名不究實禍以至遠近離心乘機竊發始而兵變
繼而民變誠見人心不固戎首易生若非仰藉明威申飭
法度其接踵挾持不知所終上優詔褒答以其奮身犯難
定變俄頃賜飛魚服白金文綺是歲以追錄宣府功又以
考三載績錄一子予曹監乃私念事而倡亂者既平未伏
刑書

卷一百三十四

王

法乃召馬文英劉廷振曰爾罪可贖矣為之冠帶二人意
自得揚揚羣卒聞多所侵侮羣卒大怨恨謂倡亂若自為
功得官而使吾曹尚端端殊憤憤佳亂度二人與眾心左
無能為乃與兵備顧養謙彈發諸營卒哨海去遂密縛二
人軍門數而斬之餘皆赦弗治眾歡呼曰吾曹始能食寢
矣復具疏聞上大悅拜右僉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召入
理部事劉子問之曰子房之壽與趙文子條侯之膽少年
時所自許何若左券也道拜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尋又改
兼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三鎮兼理糧餉至則申約東蒐
卒乘信賞必罰大將偏裨以下凜若負霜雪又似得春陽

而衛之也時遼左大敵數犯遼遼左之大帥李成梁素負
勇畧麾下強兵佳胤虛心寄之共率精騎搗其營斬酋
四十五級甲首一千五百六十三級敵馬一千七十三匹
駝羊弓甲稱是捷聞告郊廟獻俘稱賀加太子少保錄一
子錦衣百戶世襲予誥命金幣土蠻三萬騎入寇復拒之
大有斬獲賜蟒錦衣白金文綺陞百戶爲副千戶敵又大
入復與成梁搗其營獲酋長十三級餘八百三十七級優
詔加太子太保進千戶得世襲當是時三海關外之屬彝
曰董狐狸部曲頗衆而桀黠多詐貪功者以遼兵方強與
蘇兵夾攻之可得志佳胤獨謂遼蒙不可開藩籬不可撤

明書

卷一百三十四

三十五

得弗行諸所陳邊備委曲數十事于當敵出入要害督築
墩百七十七座牆六萬五千七百尺營舍千八百楹屹然
金湯矣入爲兵部尚書中官驕故以兵部爲外府佳胤多
執不之應以是多怨臺諫乘輒之佳胤乃曰功成名遂身
退天之道也吾家子房非師哉三上書乞骸骨得歸卒有
崑崙先生集若干卷

史官曰佳胤度足以鎮猝權足以制變當生死呼吸之際
而能出奇無窮機警權畧亦張乖崖之亞也昔魏公謂成
事在膽未嘗以此許人佳胤談笑七首之間與魏公引頸
暮夜之刺客何異英惟有人不得不以此許之矣

余懋學沈思孝羅萬化傳

余懋學字行之婺源人生卓穎有奇氣九歲讀書邑中邑
有鐵神爲祟宵人形聲伺其卧將寤之遙巡視其神氣恬
如輒自失曰此貴人不可動吾謹避旁卧者皆聞之自是
祟匿不出人皆心儀其有大臣器隆慶二年戊辰成進士
授撫州推官推許訟蠲起至則按宿牘決若神時有所
縱舍以示寬貸閩郡肅然會剿巨寇有功賜帑金神宗卽
位拜南戶科給事中時張居正隸白燕蓮花頌于上懋學
以上方憂早下詔罪已與百官圖脩禳而以詳瑞進非大
臣諠抗疏論之又南京守備中官信橫甚省臺交章劾之

明書

卷一百三十四

三十五

不能動懋學盡列其罪狀得罷所以相及閹皆目攝之
居正挾上冲欲盡攬大柄銳意振刷而實行督責陰排異
己者懋學奮曰執政意所嚮一切以操切苛辦承之如屬
體何遂以五事上一存敦大二親謇諤三慎名器四戒紛
更五防諛佞言甚剴切居正啣之次骨其慎名器語獨指
中官請乞無度恩賚論等中官恚甚合謀于居正斥爲民
乃怡然卷衣出都人士聚觀嘖嘖歎息居正思中之未已
因下傳御史疏置獄訊其板引傳備五毒竟不忍誣伏
復以徵郡民爭緝絹賦而閹以激變歸之發書撫按坐之
罪撫按皆指天自誓不肯從而第咎程任卿江時二人以

解之獲免明年借京察削諸言事者籍而察各其中又明年居正死奸狀露其言大警起故官舉遺賢校圖籍釐典書無慮幾上尋晉南尚寶卿是時人人自喜爭以言爲快而廟議稍厭薄之懋學慮開之爲塞漸也且羣臣相忌交口諱語傷國體乃列爲十愆上之謂執事者得必居功而失則歸挽回之難曰誣上之愆受官公家而因以爲市曰招權之愆已不言而苛求于上曰諱疾之愆以窺覷爲常而弁髦公論曰承望之愆敢於拂天子而難于作異人曰雷同之愆逆距言者而銷其氣曰阻塞之愆倒置是非曰欺罔之愆好勝不已而忿爭忿爭不已而黨比曰爭勝之愆結歡要津媚悅近習曰諛佞之愆自負賤賤急于表異不觸而撻擊無疾而呻吟曰垂戾之愆後一一如其所指切留尚寶者二載晉太僕少卿司農請馬直支邊費懋學曰等無馬矣而又去其直一旦緩急何以應之持不與尋遷南光祿卿已丑晉南通政使尋轉北明年抵京會臨洮失事當事王和戎惡聞邊警遷吏持千金是間寄封事酒家爲謀懋學廉得狀立召而廷朴之亟以聞朝士多其不愧納言遷南刑侍郎改南戶部兼僉都御史總糧儲每取訖籍鈎考斟酌之勤爲成書曩以絲綉事坐程汪大辟每懷昭雪之不果至此歎曰沈寃未灑吾何以立於朝

乎乃上書白寃狀請解官贖二人罪上竟釋之攝工尚書事罷中貴無藝之供百千數以老罷歸奉贈工部尚書祭墓錄其子昌祚於太學懋學內行惇備里居自爲約非賓燕不四筵他酬應一以儉樸爲閭里先每衰衣緩帶延見儒生談雅古今無尊貴氣性嗜書饒著述明習國家典故議論娓娓而不詭於道所著有尚書折衷春秋彙測論讀勿藥閱史隨筆日札家語娶釋隨事排縉皇明大政類編嘉隆大政輯要疏草南垣論世考留儲志仁獄編凡十四種

沈思孝字純父號繼山嘉興人髫年英穎卓有巨志于隆慶元年丁卯舉于鄉戊辰成進士辛未授番禺知縣番禺爲金玉窟壘者相望思孝處之泊如時總制爲張居正私人以賄問一日檄諸富人之外國權子母錢爲幕府費思孝曰是罪富民引賊入室也不可又聽豪家說令縣開海口山可獲稅無算思孝復曰是必掘諸朽骨職死不爲如是類者甚衆會兵亂立撫定之總制不能難秩滿以卓異召同事有憾于思孝進屬總制曰一令偶強乃爾籍令高時名臺乃公得燕然乎總制密奏中之不得與省臺擢刑部主事尚書以其有文名欲屬起奏草謝不往萬曆五年丁丑與員外艾穆疏劾居正奪情事語極切直奉旨廷杖

八十請茂神電衛抱瘡赴謫十一年癸未賜環有說者曰
茂苑夙契大公在堂稍委蛇亦臣子天性思孝憤而起曰
乃公以一死博富貴耶入都會御史丁此呂發科場事楊
魏疏此呂妄言思孝與之爭而漸有波及者思孝私念曰
江陵雖往遺孤猶堪耶于是有擊之者遂由順天丞從南
太僕卿疏劾御史房寰不宜論海溝及三進士罷官事拂
當事意請歸歸數年起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調河南不赴
晉大理卿駁閣郝金獄事金司禮張誠變人誠惻喝不為
勸晉兵部侍郎陞右都御史協理戎政貶臧羊獄及止登
甲之請省金錢無算又廷爭日本封貢及與當事者左疏

明書

卷一百三十四

忠

乞歸歸十餘年杜門不出年七十卒總樞思孝仕所至輒
與人角陸光祖曰吾里操行清潔沈純父朱汝夢兩人獨
純父疾惡過嚴人以爲確評詩文爲王元美吳明卿諸人
所推重有集若干卷

羅萬化字一甫號康洲會稽人少凝重六歲就塾舍舍傍
屋忽圯衆孩奔散萬化端坐自若識者異之嘉靖甲子領
鄉薦隆慶二年戊辰舉於禮部廷對讀上穆宗有所更置
稽而探賸得之置第一及臘唱狀貌清整進止中度一廷
皆爲邑勳授翰林院修撰與修世宗實錄辛未分校禮闈
神宗卽位錄成陞侍讀堯理諸勅與修大明會典萬曆七

年巳卯出典應天鄉試明年復分校禮闈張居正柄國以
嚴峻爲治萬化意內不然之數形嘆論而居正亦以其仇
顧自遠欲羅之門下其幸客周生者生同邑私欲從中縫
合之每過邸舍數微譏動之萬化覺輒亂其緒或舉酒浮
之令不得竟居正寵奴尤七建三清殿於都市周生私爲
請記於萬化恚曰吾天子侍從臣而當爲奴作記耶是歲
復爲其子先期請試題萬化愈怒起曰吾晚裝兩篋書
出宣武門謂吾難去官乎何薄我以是愈失居正歡每
逢曹言令外補萬化或難之居正怒曰楊惟雄非狀元
嘗補外耶不果而終居正不遷官居正死始遷右春坊

明書

卷一百三十四

忠

論德克經遂講官明年陞國子監祭酒條教甚謹會有欲
代之者陰言於執政云羅君親老念之欲南萬化聞之曰
正吾懷也詰朝鞭馬詣朝房如其言請出爲南京禮部右
侍郎外艱歸居五歲不召朝賢或爲訟言十八年庚寅復
起南吏部右侍郎辛卯入爲吏部左侍郎無何奉命攝部
事肅銓體不假借或諸司有失闕請輒面詰責甚至遠舉
揀吏榜之銓事肅然壬辰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教
習庶吉士克正史副總裁是多同理部事先是儲位未定
廷臣交章請上以二十一年行至是期迫首輔王錫爵適
以召至深慮上意未可必得而元子漸長講讀失時欲

援嘉靖時封王例出閣讀書而陰系以立長之說欲以動上聽取萬全以語萬化萬化持謂不可明日三王並封之命下萬化率其佐詣朝房陳說時勢言甚剴至錫爵謂已苦心歷歷取一時宜適而公不已亮意頗拂萬化抗辯不已面頰俱赤明日繳劾論上疏曰祖訓立嫡不立庶蓋以有嫡有庶自不得舍嫡而立庶耳非嫡未出而必待嫡之謂也臣不暇遠引歷考本朝故事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因時豫建計不少待無他爲宗廟社稷立重也今皇后祿兆未彰皇長子睿齡日茂節奉明旨昭如日星而復援立嫡之經暫從封國之典將使親望靡定疑慮叢生臣等具

明書

卷一百三十四

七

員禮官深惟大計有死不敢奉命會諸司既日百數上事遂寢萬化復奏曰皇上聖度如天俯徇廷議臣等可勝慶忭惟於册立大典猶欲少俟歲時臣等反覆思惟此宗社大計皇上豈不心明之而未幾能斷行者豈猶有窒碍於中不能自決者耶夫上意之微渺或不可喻之於下下言之委曲容有不敬罪之於上此百言而百不中情宜有之竊念廷臣之最倚信於皇上者莫如大學士錫爵誠友及此時御便殿召而問之令之考證古今詳計審處一言而定大禮中央計在此舉矣疏凡十奏錫爵亦具揚爭之於是固本乃定朝鮮之役當事者力主封倭而難言者請助使

使封使並出萬化謂封議已堅助使祇假設耳卽令勅使果不肅出而以封命之重出而復返國體爲何乃奏以爲今日封倭之議督臣力任之於外樞臣堅主之於內則倭封已爲成事更復何說然舉朝爭之不遺餘力者何也蓋以倭本逆而誤以爲順本詐而誤以爲誠懼于卽倭計損國威爲天下萬世笑也而督臣不察至欲以封命與勅使同出夫我以封而賞寇倭以兵而邀封釜山非封命所出之途阻兵釜山亦非叩關乞封之禮此與城下之盟何以異豈可使西髮聞且見耶後封使竟出倭敗約使辱命返上震怒大出師逐倭倭乃遁竟如其言宗祿既告匱議者

明書

卷一百三十四

七

咸謂宜遵祖制之變今稍就四民業疎支得開科應舉而當事者惜慨持後慮積不敢決萬化毅然請施行之藩府踰制而封上意向予之堅不予至有詔切責執奏詞愈切而時枚卜開員或言中人須少貸之萬化歎曰吾山谷寒士彼遇至此於吾過矣此何官而可貸得耶會病作思母連蹇固請歸許之賜駢寶全所以寵行者甚渥既行病加遽至寶惠卒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諡文懿

史官曰思學居官嘗謂能持大體思孝所至枵腹不爲勸賜萬化特立輕去就終始不渝皆傳所謂剛者也當江陵嵩國身繞指者多矣三君子秉剛之志較然不惑然

以功名終就云太剛則折乎

明書第一百三十五卷

列傳四 名臣傳二十

史官傅維麟 纂

高拱傳

高拱字肅卿新鄉人嘉靖十九年庚子年十七魁其鄉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時嚴嵩徐階各以計相傾拱無所見厚薄時穆宗為裕王出閣講學居外府達為講官盡心開導穆宗日厲而心儀之時人情洵洵穆宗日懷恐側兩府錯雜謗言肆出拱竭力周旋其間王深倚重之陞侍讀尋陞侍講學士在府九年陞太常寺卿管祭酒事穆

明書

第一百三十四

卷

宗賜金緡其發哽咽不能別時雖在國子府中事必令中使往問穆宗思之切親書懷賢二字又書忠貞二字又書敬發弘多四字皆遣中使賜至第四十一年壬戌陞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癸亥改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事乙丑陞禮部尚書兼學士丙寅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未及召入直賜直房食用乘馬時分御膳賜之閣臣入直西苑自世宗中年始有事在閣世宗諭閣臣曰閣中政本可輪一人往徐階不往曰不能離陛下也袁煒亦不往曰不能離陛下也拱正色問階曰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與李郭兩公願日輪一人詣閣中習故事世宗消徐階

補出草認似以遺命盡反先政拱謂諸太僕與郭朴對奏
相向曰先帝英主四十五年所行非盡不善上親子非也
人也三十登庸非幼小也乃明於上前揚先帝之罪以示
天下如先帝何言不忍也相視淚下語稍聞外廷而足者
側目合朝宗臣皆憤憤實拱曰祖宗無此例自英宗即位
始先帝以親藩入繼時殷富途加倍今第如正統時則四
百萬中可省其半會科臣論劾大臣某其人實不當去而
諸輔重違言者意議以揭請上裁拱曰此端不可開先帝
歷年多通達國體諸事宜請上裁今上即位甫數日安得
遍知羣下賢否而使上自裁上或難于裁有所旁寄天下
明書 一百三十五

之某也德德何如某也才才何如書諸冊某也不德不
何如某也不才不才何如書諸冊某也所自見某也得之
何人書諸冊皆親封記之月終以復于予慎之哉予且以
此見諸君賢每歲所得凡八百十餘冊以為參驗以故賢
否不消黜陟允當齒類入犯中外以兵事為憂拱疏謂大
司馬安危所係至重也不得其人由諸之不豫少司馬止
二員此無事時耳閱邊事未免假於他官或遇總督乏人
未免移於他處假他官則非本職不使行事移他處則補
于東缺于西彼此候代動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誰禦請
于兵部增侍郎二員一遇巡閱即以一人往邊方員缺即
明書 一百三十五

以一人往凡邊方險隘商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
已曉暢方畧素定遇大司馬員缺即以補之如此而稱乏
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儲養本兵大臣當自司屬始
兵部司屬在軍旅而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為他
官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于
此不復他遷如他方兵備即以司屬往邊方撫臣即以兵
備往邊方總督即以撫臣往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
入以候尚書之缺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邊方之臣又
宜特示優厚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論年月
脫或不稱則律以法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如是而猶不盡

力必不然也邊關總督之臣在邊日久著有成績當令回署以休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上從之又上疏曰臣惟邊方有司有疆場之責才者儻懼不堪卽優禮而鼓譟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難施則遷謫待之既薄志意墜沮又何望其展布蓋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徒以邊方爲遠而不知遠安然後適安也請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兼通武事者調用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比內地超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惟以治效不以資格倘功名之後一開或有藉口邊方以圖幸進者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五

四

則爲一定之說以限之于是各邊各有分地而邊吏奮當霜降讞獄例吏尚書執筆乃秉燭視獄詞漏盡不休晝則集諸司議于朝房出寃獄一百三十九人時入覲乃集天下有司策之曰各地方有何賢才尚隱淪有何冤頑尚梗正有何利害與何所沮而弗與何害當革何所畏而弗革皆得盡言之令封識以告拱每取入奏故天下事如在目中時重制科輕科貢拱曰天下制科處其三科貢處其七是崇其三而棄其七也乃疏請性賢是視不計科貢故事推陞時皆主事揭授郎中呈于尚書拱令吏抱牘至後堂同堂屬揭之商可否而私不得行監馬官暨遠方知府率

薄視之以故乏善政奏請以賢者往不得復有低昂積弊遇貧薄之區錢糧當苦寒之地皆特寬其額則官不苦難往司教驛遞開闢諸官皆處以他省使有官者不能赴而去官者不得歸拱謂彼無民社責請得選本省人皆稱便它如開王親內轉之例覆一甲讀書之規正撫按舉劾之差覈京官考滿之實分進士講律之會定王官陞授之條議有司捕盜之格皆拱經如故黔公沐朝弼既謝事請入南京赴荃撫按奏曰沐昌祚政事清明以致歲豐朝弼遇走昌祚不知所往請將朝弼銅南京母令回鎮兵部入問計拱曰謬矣雲南守巡故以挫沐爲手采今又其故智耶書

卷一百三十五

五

耳黔鎮衆所寓目奚謂不知所往昌祚孺子耳安能動天地朝弼有罪朝廷以檻車逮之胡賺銅耶越數日昌祚奏請還其父且言撫按誣奏廷臣始服其明見其議處尚首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事詳四國體朝傳中至議封貢事時鹵哀求曰恨而中朝多疑畏羣議皆以宋人講和爲辭拱曰天下之事以已求人機在人以人求已機在己宋人求和于鹵機在鹵故曰講今鹵求貢于我機在我直許之而已彼曉曉者豈爲國籌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爲後言耳乃請封俺答爲順義王其餘都督指揮千百戶有差套鹵吉能等亦以爲請三邊總督難之拱擬旨切責

復賂之書曰三邊宜大似難異同異則宜大之方開闢而三邊之擾如故豈無俺答之人稱吉能而擾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答而市宜大者乎是宜大有市而又擾也三邊苦擾而實市也同則兩利異則兩壞總督者議協協於是俺答進馬謝吉能亦附焉而邊境大寧復上疏曰嘉靖十九年遣使求貢不過貪賞資與互市之利耳邊使倉卒失策當事憚于謨謀乃却其請斬使絕之以致黠酋怨憤擁衆大舉此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佑國家弭耳入貢息境土之蹂躪免生靈之荼毒省內帑之供億俾士馬之調遣乘此閒暇修我邊備若見寧息遂爾偷安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五

七

若從此懈弛卒然有變將何以應是臣等謀國之忠反成誤國之罪矣請每歲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閱視以今視昔錢穀藏幾何其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拓廣幾何果有成績論武功爵若襲故常罪如失機上嘉納之隆慶六年壬申上久不御殿忽且視朝鐘鼓嚴傳宣閣下急拱趨至則上已立于屏中執拱手北行至乾清宮拱下收入上顧曰送我拱承旨直至乾清宮上御榻坐手猶未辟連云有人欺我拱曰有國法在上色愠甚拱慰解之暫退上傳高閣老夜宿乾清宮門外拱謂張居正曰吾二人一夫一留足示人輕重也吾爲公奏得旨二

閣臣皆在乾清宮門外薄暮又奏曰禁地非人臣所宜宿願宿闕門陛下召可頃刻至上可之報御體漸復乃退且疏請上懲忿寡慾上覽甚喜至四月二十四日申刻宣內閣受顧命司禮監以二札一授皇太子一授拱蓋遺詔也拱泣奏曰受陛下厚恩誓以死報奏畢大哭兩宮亦哭二內臣扶拱長號以出神宗卽位拱上言五事一謂御門聽政王音親答以見政令出自主上二謂題奏繁大難以遍閱自有節要請先籤出以便省覽三謂事必兩奏乃得盡情四謂大小章奏俱發內閣看詳若或未經發擬徑自內批者容臣等執奏五謂官民章疏當行當止未有留中之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五

七

理得旨報可是時居正與閣臣比取中官旨逐拱拱卽日乘驟車去歸杜門謝客口不言時事後有三大臣之獄屢借危乏卒獲免萬曆六年卒祭葬半給又二十餘年始贈太師謚文襄錄一子尚寶司丞史官曰高拱以藩邸腹心得君行政慨然以綜核名實爲已任其所條奏銓政邊才鑿鑿可施之當今練達曉暢及時賢相也然昧于幾事輪誠同刻卒受傾危抑所謂不學無術者歟

郭正域傳

郭正域字美命江夏人生而卓犖籍甚膠庠都御史王其延爲子師陳其書篋庭檢之正域一宿輒稱病出武昌守徵爲古文詞遣吏督促乃故不應曰此誠士法也識者已知爲公輔器萬曆十一年癸未成進士選庶吉士自念北扉重地而奈何諸君子逸於外皆以作者自維矣謂登壇不由史館吾當有以振之博極羣書尤究心朝典文必西京詩必鄴下一洗臺閣體相沿之習至于河滑鹽屯兵食大計四方風土人物與利弊興革之宜嶽若懸河胸有成算丁憂服闋補編修大學士沈一貫初出山嶽嶽自負正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五

人

域獨不降一貫志正域侍東官讀講業四年例不當出出亦不當南而一貫以南祭酒遠之未幾還爲禮部侍郎則大學士沈鯉爲次相望實出首輔上勢相逼每引正域爲忘年交遂有南北黨之目而一貫更大志正域以謚法謚其甚者議奪次議改而故大學士徐姚李本在議中沈一貫王家屏聞之曰吾二人在誰敢改正域聞之曰吾敢改若以黃光昇當謚是海瑞當殺也若以許論當謚則沈鯉當殺也若以李本當謚則守禮諸人皆當鐫其秩沒其卹也奪之當疏上竟留中禮部所司藩封例藩由中尉進封者次子不得封郡王而秦王請次子爲世子堅執不與秦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五

九

王又奏既不得封世子請封郡王又爭不與巨闡魯保既竊兩淮離政又兼南京浙江織造請專勅與關防內閣業與勅正域獨不與關防爭之閣中不能得退而奏南京浙江各有內臣各有職司魯保欲任二職轄兩地偏諸閣效尤以請將海爭無已時非禮也關防竟得無給會有楚藩事益與一貫忤楚宗人華越奏謂楚王爲某氏子數郅戚鄺正域素聞諸宗口語不爲王嚮而諸宗嘖嘖謂郭侍郎爲王地欲須其歸以鐵錐錐其首發其廬正域詣一貫請行勘一貫以體訪拒之正域以楚王所遺金上聞有詔廷臣會議於是人持一牘正域恐大煩爲節畧以進而言者謂其惡議單不以實聞遂疏辯語侵執政一貫亦自理會楚王許正域歸聽勘正域行次楊村而妖書之事作妖書者爲東宮作危語而波一貫不知誰何筆也上見之震怒下詔大索時朝官引繩批根無所不至意常在鯉與正域至形之牘奏而正域兄正方友如刑部于王立禮部田大年布衣沈令譽僧達觀繫榜且死卒無狀又數有人恐喝勸其自裁正域弗爲勸同官華亭唐順之會稽陶望齡等以各義勸一貫而一貫曰此上意也我何與選者謂爲京諸生噉生光素險虐所引語畧相合宜坐罪主讞者恐生光自誣無從牽正域而御史牛應元沈裕刑部郎王術古

証成之生光死然亦不足爲生光筆也當其爲南祭酒有
王生者條上太學利弊諸生聞而謀將羣敵之正域陽治
輿查解譯者而陰廉其魁率罪之寧遠伯之孫婚于魏國
騎而過文廟門博士執而挾之頃定李家奴數百榻邸門
思逞而魏公亦至正域謂魏公曰今天子尚皮弁拜孔廟
奈何人臣騎過廟門乎已則廢禮令兩及門相謝而罷其
在禮部回襲以王市而不得直長跪泣道傍正域上其事
上遽命承運庫子之常熟諸生試於府羣以小忿辱常州
知府或謂人衆法所不及正域曰以衆廢法孰不與衆有
力者藉衆犯法而以寒峻抵罪長此安窮請勸停下縣諸
生不得試使相詬悔庶有懲艾其倡亂者以三尺從事報
可自是辭歸不出卒熹宗卽位奉光宗遺詔疏恩舊講贈
太子少保廕一子中書舍人謚文毅

史官曰郭正域與時相忤幾不脫虎口然所爭藩宗在禮
言禮皆守官正論也妖書事起張綱彌天小人之傾險至
是哉

李化龍傳

李化龍字子川號霖寰長垣人母吳妊時夢大雨中有玉
柱自天而下峙立庭中化爲龍所以命名少聰穎讀書五
行俱下爲文操觚立就一時稱爲聖童郡守王陽谷名士
也重之招之書院中每試輒冠軍萬曆二年甲戌進士授
嵩縣知縣纔二十歲吏胥見其少而秀羸署字故草草試
之化龍心度弘郭不問也其輩遂駭化龍忽攝以威嚴
實之法豪猾皆聳色大治遷南工部主事權稅蕪湖平稅
無所染尋調南吏部曹務閑時魏懋貞鄒爾瞻輩皆在而
都相與結期聯騎游采石雨花燕磯之間稱詩裁賦人傳

之爲金陵勝事久之擢僉事督學河南每試隨收隨校一
目十行下卽品題其所指文中利病甚詳核有是學而以
不遇者往往駭拔之人多鼓舞一時稱神已遷叅議復督
學山東當鄉試例考遺才有司以請化龍曰經我目無遺
才也既而曰有病及丁艱服闋者乎羣數百人試之校
其文曰有舉子六人幾失之皆獲雋已而攝河南叅政尋
入爲太僕少卿晉通政會遼東巡撫缺遼東於諸道稱廢
壞難其人京朝官僉曰李化龍督學時兼攝數道事至立
部如舊之泥輕塵此何所不可遂陞右僉都御史撫遼東
是冬敵東西合謀入犯化龍策曰西敵數萬其鋒不可犯

東敵僅少易與耳乃檄大師董一元仗兵鎮武堡空其營賊入率兵橫擊之斬敵首四百餘級幽遁去明日西敵至攻右屯乃檄將兵夜劫營敵覺引去上功晉兵部右侍郎詹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已而東敵以鎮武之忿數入犯化龍以精兵敗之於靖遠又敗之高平又率兵出塞搗渠大敗之於什方寺堡自是不敢內窺矣捷上賜金帛升俸二級因念兩親老且數病求歸許之時有播酋揚應龍之變先是守上者控馭無術或日沒重賂酋既驕矣而又治以漢法激之成叛扈乃請渠上仰家拜兵部尚書都御史總督川廣湖貴事賜尚方劍斬偏裨以下不用命者比

明書 一百三十五

卷

發家則酋已破綦江叅將房嘉龍遊擊張良賢戰死化龍往從容談笑將吏恃以無恐入綦江即爲文祭二將軍曰人誰無死以法死以貽死以寒疾不汗五日死以飲酒御婦人死等死耳易若死國之不朽也慷慨激烈以是人入自奮乃殫力經營間盡方畧破其壘詳具亂賊傳首投親死其妻妾子女皆就擒凡斬首二萬二千六百八十七級生擒一千二百二十四名俘獲五千五百三十九名播地悉平論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勲柱國又條上復郡縣等十二事爲善後之計皆報可適外艱疏求奔喪八上而後得歸服闕起故官總督河道先是治河者遷去或更易督

以所築隄大迫謂爲畏途化龍至則偏行淮徐鳳泗間歷覽周咨得溯河遺跡噴然曰是所以避黃河呂梁之險而措之衽席者也奈何既脫而復入手乃上疏言開河鳩工濟善渠八十七里開新渠八十二里諸隄障閘悉備於是歲運千艘無所礙昔稱過洪今稱過淮卽爲已至漕運賴之又見秋水漲溢不無衝輻方疏請爲分黃保漕一勞永逸計以內限歸德除起兵部尚書武弁之陞遷大都諸價於天市而取之於職方化龍揚其資爲之數於部堂有缺序轉而以功次參酌之俸繼賴息考察軍政諸特與援多羽翼者以爲萬不可動化龍檢其貪懦狀斥之時論壯之前後除議四十餘事皆精審可行卒年五十八賜少師子不矜爲錦衣指揮同知不盈爲錦衣指揮使其爲師文隨乎而成章卓然大雅少年通顯立致鼎足而親賢下士形骸都忘終日談笑情瀾靡竭而未嘗有漏言遇事敢爲計慮周密所著有奏議稿二十卷平播計十卷

明書

一百三十五

卷

魏允貞魏南星傳

魏允貞字懋忠別號見泉南樂人父怡以明經爲通判行廉而德厚趙魏間稱爲大人年九十六卒母楊生三子長允中萬曆八年庚辰進士官吏部主事次允孚三年甲戌進士官刑部郎中文章氣節並爲時論所推允貞兒時內類外方屹如成人比就外塾日惟讀書不知嬉戲四年丙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荊州府推官刑俗剴悍善訟多疑獄累年不決者允貞博律牘情悉斷遣之時張君正擅權作威福官其地者率畏事之柔繞求容惟允貞廉正自植民賴以安張氏奴有不逞者衆咋舌莫敢問獨繩以三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五

十五

尺居正不惠更重之壬午徵爲監察御史會居正卒遺表薦其私人禮尚書潘晟當入閣爲身後之利允貞上疏極言潘晟品下齒衰衆必不服不可相若不知止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其爲聖治之累甚大不報既而陳四事曰公文武之用嚴科舉之防慎臺諫之選務戰守之實諸多侵執政而居正諸子聯翩高第遂爲相庭故事駁及諸有力者肆無顧忌所謂嚴科舉之防尤執政所恨謫判許州戶部郎中李三才疏救之萬東昌推官尋陞南吏部主事南吏部事簡獨胥吏有貼班銀以佐司僕馬費允貞請革之南吏尚書自攝侍郎瀕端皆倚重許其有大臣器

是時鄒元標以言事調南刑部李化龍爲南工部相友善講道論文人目爲德星之聚云如是者二年念親老疏請致仕不允遷光祿丞奉命祭秦藩秦藩饋遺甚厚皆却之陞少卿請告歸三年卽家拜順天府丞陞右通政叅何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至則條上五事曰選授得宜則吏治修支放足數則軍情悅屯鹽不虛則國計實宗室不犯則國體尊禁林不伐則邊防固上皆報可文武吏奉教令兢兢飭簠簋無貪暴者平陽知府某歲所節數萬金以報允貞極其稱讚川克平陽歲租於是司條議裁革者衆或過於刻削還其贖曰非人情也以分州有二郡王宗人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五

十五

多軍民難處知州官卑不能制奏改爲府卜山西與隣自欽市之後邊備日弛乃親歷其地視要害嚴軍實建議整飭易忻州崞縣方山鎮城以斬石而黃龍池草梁山河會水泉石茆等處皆創爲堡詔官養兵屯守之發人徒修築偏關老營等處邊塘萬餘丈督造鎧甲戎器市買驛馬又脩文中子諸賢之祠及書院陶化人才凡皆取諸所節省無他科索值宮殿災有密以礦說進者武弁如仲春等爭言礦處允貞上疏言人主王食萬國何以開礦爲類年調運諸臣其中豈無忠臣義士有一人焉可抵萬貫金不此之寶而發天地之藏以求利諸臣之爲計亦左矣

入不報行抽稅法自是山西中使張忠孫朝及他省陳增
高淮魯保馬堂等益橫文武吏士人迯其意者每累繫於
千萬里之外候選臺省久留京邸不下允貞上疏言陛下
何重宦寺而輕言官也疏入不報而中使遂舉劾有司如
典史驛丞等官往往斃於凌虐允貞上疏自劾不能為吏
民延旦夕之命臣罪宜罷黜疏入又不報則遂挺身扞之
力摧其爪距其輩皆見允貞不能出一語允貞不少假
借其輩大窘遂奏允貞沮格驕視而誅以八年公費酒稅
等金數十萬皆入已上下其議部院諸大臣於是九卿合
詞上言允貞操節清苦天下莫不聞彼既參內臣內臣既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五

七

調相報天下共知其枉疏上不報山西吏民數千人叩闕
籲留事遂震中使之疏初上允貞所與建諸領其役者
支給之數摘記至是出以相質錙銖不爽自酒稅贖銀外
即原給乃其餐錢亦以為公用至家人往來皆自脩車馬
所過傳舍食餘計所費償之傳吏以報於是衆益驚服咸
知其清訓非有中使疏亦不知其至此撫晉九年求歸養
者二十餘疏不報至是乃下即日命駕軍民遮道號泣皆
為祠祀之允貞天性孝友而父子兄弟皆賢達人居則以
道德相敬愛出則以忠貞相勸勉允貞為國家生民計不
知有生正則害故能信心孤往無旁顧却慮萬曆二十四

年丙午正月卒于廣微萬曆甲辰進士官翰林仕至大學
士與閣忠賢聯宗比驅人以其有愧於父云

趙南星字夢白真定高邑人少聰慧個儻諸浪不可一世
萬曆甲戌二年成進士授汝寧推官稱廉平陞戶部主事
張居正卧病朝士偏走尋望南星與顧憲成姜士昌輩戒
弗往仍為紀事詩曰二豎能憂國下官為祝年傳播人口
是正歿以輿望入銓司改吏部吏尚書楊巍挾私意欲糾
御史丁此呂南星洩其謀於給事中王士性魏怒南星畏
禍遂引疾歸後起選司主事吏尚書陳有年一日問南星
曰不敏多過何以教之對曰人惟清靜安得有過有年曰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五

七

是謂我不任事也因起用幽廢如海瑞何以尚等以內
服除補陞稽勲員外郎調文選有直陳時務疏所抨擊多
人朝論閭然復引疾歸後吏尚書陸光祖將去國特起南
星田間與執政議相左二十一年癸巳廷臣當大計孫鑾
為吏尚書南星司考功先是政府三公各有所庇南星故
入察典皆不免閹銓相水火凡省臺之長應預事者南星
以非其同類恐撓其事不盡使之知奏上諸失職者又大
閱省臺臣皆恥不預聞首糾稽勲虞淳熙給事中劉道隆
疏劾其黨同伐異剛愎自用尚書鑑亮首聽從鑾奪俸南
星外謫南星當主計時靜坐簪燈宵心參酌有蟲集於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五

十八

薦成而不覺接筆註考於要津獨嚴遇一權勢姓名奮騰
乙之有疏救者旨批制南星籍二十八年熹宗即位即家
擢太常少卿左通政尋晉太常卿未赴明年改工部侍郎
旋晉左都御史掌都察院天啟三年癸亥主京察事吏尚
書多遲迴瞻顧南星作四凶議以堅其意所鋤去畧與癸
巳爲考功時等遇撫按報命自屬吏及鄉人才有濫薦積
者立糾彈之人多震悚亡何輔吏尚書奮力仔肩以澄叙
爲已往謂長安交際殷煩士大夫朝氣皆疲於應酬亭午
入署假憊不支矣請以全力盡職業率諸曹郎昧爽入署
以爲常又欲廉巡撫之賢者與郡邑循吏皆久任銓司如
考功文選亦不得皇皇弛担官評報部多循故事以畢及
及惟魯寡援者一二人塞自使貪暴漏網嘉與天下浣濯
此習往時八品官發封父母有例請下逮九品疏濬選法
幕官以下皆區畫鼓舞以盡其用謂蓋益濫則彈壓輕視
上官毋入守令貢獻又知從來典選者竿牘盈箱臺省至
惟貴遇銓郎多望塵聲折刺刺耳語嚴飭諸司毋徇一切
請托有挾而來者自其事奏上罪之人始吞脊稱厲所以
謗謠繁滋南星不恤也時鄒維漣由兵部郎調吏部江右
一銓部尚在事一省兩銓尤爲翔格又不與江右臺省就
獨二三同志決之又大則先是忠賢知南星爲人豪傾意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五

十九

販往嘗於上前亟稱其任事一日囑其甥傅應星事介一
中翰爲贊於南星南星麾去又嘗同坐弘政門選通泰南
星語忠賢曰主上冲年內外臣子各努力爲善忠賢默然
怒形於色南星遂杜門乞歸而魏廣微父允貞曾與南星
爲同好南星素以通家子畜之無少假廣微時在內關南
星畜之愈峻或上肆閱說執不可積恨入骨與閹比而謀
嘯之左都御史高攀龍發御史崔呈秀狼藉狀南星議戍
之呈秀倉皇走閹忠賢所請命言不去某某我兩人未知
死所適晉撫缺南星推謝應祥它重誕者不與而論者謂
謝爲吏掌垣師故南星奉之選郎與吏垣皆謫南星亦上
疏乞骸骨許之閹忠賢首用某御史言與詔獄周內鉗網
奏多賊証南星行撫按鞫訊當事者方藉事效首功辱之
訟庭子工部主事清衡遭痛極析楊于市觀者多憤泣坐
賊萬五千金追呼甚急六世之業一朝如洗親友故人皆
贖金爲助獄上南星謫戍代州清衡謫莊浪而其甥中書
王鐘龍亦遣戍南星坐短轅攜殘書一篋至代州僦居一
小樓顏曰吉祥又掃除土舍顏曰味藿齋日夕聞卷或美
筆爲適即有是然之音壁屏不敢應管絃遣使存問未敢
聞命年餘懷宗即位肆赦未及還卒于戍所其爲文抒寫
磊塊江江千頃激爲怒濤源本馬遷而取裁於韓蘇雅奇

之中刁斗秩如詩則淋漓沉痛語使人欲泣欲嘯有易水
擊筑之音有不得意及有所稱揚輒發爲詩歌以豁其
憤無所回護往往以此招怨尤所著有芳茹園文集數十
卷世稱倚鶴先生魏忠賢敗復其官贈太子太保諡忠毅
子祭祭如例子清衡甥鍾龍復故官

史官曰允貞南星生同地允貞作奸致府中消持立行一
意而無能中之者以其公廉盡節官下鮮伐異之謀也南
星獄獄人折其角意少激矣遂爲閹者南賢相得而虐
爽有子實戡真卿吟謂忠孝有世類乎悲夫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五

手

成基命傳

成基命字靖之別號步子避宣宗御諱以字行大名之元
城人少生有異質就外傳日誦數千言屬文輒工時鄉大
夫皆以稱龍稱之萬曆二十一年癸巳以特選入太學時
葉向高爲祭酒每語人曰成子公輔器也試輒高等雍事
竣不受銓家寒嗟益肆力學問至三十四年丙午舉於鄉
明年丁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乃取累朝舊典若方
輿利病皆條悉不遺餘力而於詩文獨進秦漢大曆以上
館閣師皆器重之庚戌外艱歸士子服闋守故官丙辰分
校禮闈所得多知名士皆蔚爲名臣戊午典江右試庚申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五

主

遷右中允尋改洗馬管司業事敦尚風節爲太學先諸生
多所成就熹宗卽位疏請視學不先闕白內閣閣臣恚以
原官回局於是請告歸癸亥預脩光宗實錄錄成遷右庶
子管詒勅詞獨雅重人爭求以爲榮補日講官每進講敷
析詳明寓以規諷上肅容傾聽其方音不合者輒論曰盍
取正成先生陞少詹事加太子賓客進禮部右侍郎時閣
忠賢初竊政附影觀風者每聚躋魏扶基命風簡澄峻每
正色講進獨弗推襟送抱修款謁每自矢曰無負細旃也
會楊漣左光斗諸獄與構者誣以爲漣等衿契以激怒閹
閹果恚及天啟四年甲子以講進叙遷獨基命守故官不

晉秩基命遂決意去或謂之曰執政有瓜葛可解也基命不答從容謂之曰講官皇上規繩也規繩自應安作皇上規繩乙丑註籍不獲歸遂拘例以原官掌南翰林院篆便道歸里再疏乞骸不允以他人疏內批開住遂歸集友人結春草社翩翩高邁快發高朗之音不復念墮羿之矢而顙凡口若將終身焉懷宗御極卽家拜吏部右侍郎克經進講官每進講披瀝忠愍如曩時與修神宗實錄基命每對上鶴立王表懷宗每目屬之尋回部管左侍郎事力任澄叙疏壅剔滯飭諸曹郎各舉其職乃奏議刻單發訪使京朝官各舉所知彙進上覽以叙推補仍先起廢懷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五

三

宗皆允行未幾邊警亟上御平臺集廷臣講求方畧基命念綸樞爲戎行根本無論籌畧出自帷幄卽文武大吏在用得其人而內爲應非綸樞所願多螻蛄焉綸樞非人安問大吏樞貳佐樞曾不關其說而悠悠置之不聞預儲事急則議多任少故條議萬舉非鑒鑒可行當盡度勿問至於大家傑抱兼資大畧急宜救廷臣署舉分曹諮試不至要人騰所躍以要當事違之途有煩言從之輒以應人當非常之變而驟乃應對條四事曰置輔弼簡樞貳采謨議廣招來懷宗嘉納之崇禎二年己巳特旨陞禮部尚書車閣大學士預機務一日台同官入對平臺懷宗方勅大學

士孫承宗督師關門乃一一詢方畧基命奏云願以戰守機宜付承宗俾盡其才勿掣肘承宗必有以仰副聖衷而他所敷陳于戎務獨切一時皆心服焉懷宗每拊髀思得士一當敵時庶吉士劉之綸薦蘇州僧申甫申甫凝而黠詭談兵事之綸當陞泣陳申甫有橫行之請曰募生兵置衝車懷宗壯之命基命詳閱極言此小技敵張甚非可嘗試第以甫爲駿骨之招可懷宗默然遂越格授兩人官而竟不效人皆服其先見會清兵逼都城旋歸東時紛召外兵基命以爲外兵已來未定方來當止七萃乘城之士宵旦不得下宣雲之勁卒入衛仍當額招備諸衝要調集費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五

三

繁額賦當急東糧當運明年領兌贖運之法當行新餉當增屯運當緊豆料之派當均行糧當覈而司空之屬收發辦造仰厯震怒給發收貯當漸內造外造當促其期目前見行當急來歲當預然笙簫之選或當箭括罐頭銷燬黃口又沓拖不可奈何兼以環衛區士不甘密蠶而四方選卒抵圻輒烏獸散至於六垣註銷不講六曹奏報省試不聞亦徵軍實緩仍支應卽錯立族談未有擘肌分理基命乃一一條畫諸輿革大計仍痛言所以籌邊之策謂不堪再上語嘉納命擬敕諭行懷宗重漕欲復勲臣董漕運而諸勲攻詰四騰基命極論勲臣削軍蠹漕諸弊事得寢冊

立東宮禮成加太子少保一日懷宗御文華殿謂輔臣曰近法紀廢弛宜大振刷基命對曰治道第宜去太甚譬理亂絲宜覓頭緒驟用紛更恐益擾亂懷宗曰慢則糾之以猛何如基命默然每以懷宗震怒不測時多所挽回人莫知也是時清兵尙據遵永而兵尙書廷棟患總理總兵馬世龍謀更置之先是世龍同廷棟分總文武世龍負氣岸不相下廷棟入本兵喉丘禾嘉劾世龍基命獨破羣忌力奏上乃勅世龍進取得弗更置後世龍統五將軍下西南兩壁於灤州未幾世龍又於寧夏三戰獲首敵七千有奇非基命力護不及此西敵乘機要挾薊督請增兵基命上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五

壬申

言西口忘我秦恩顯爲助逆應如聖諭逢賊卽殺不問種類其召募當令督撫挑練土著補足舊額不必屬鎮臣妨勦懷宗深然之宣督議圖棟以伐合謀基命謂東難方殷棟患再啓力不堪兩應但勿非其議而力爲持重從之至議固根本則請用通昌涿三鎮重臣治兵以壯聲援又念兵尙書調發不得專兵而四方倚兵爲驕幾如藩鎮因請一中樞大臣親提勁旅以彈壓驕悍懷宗悉嘉納焉上方銳意精嚴一時臣下兢兢自護不暇基命每遇所譴誅責按法原情反覆開陳不爲矯法以救時急多平氣而奏如尙書張鳳翔喬允升胡應台韓繼思皆與申理得從寬典

如副都御史楊應昌逮下詔獄力奏改刑部而御史李長春給事中杜齊芳以私書論斬基命獨疏救畧云恭誦嚴旨仰見皇上明作求治飭法整肅之意然併至決不待時法重無以復加二臣所犯積習固仍原非一日有此一番天威亦足使人警惕濯魄洗心祖宗法雖真正死罪無可矜疑猶必經幾番質再三覆奏總以事關重辟不嫌過慎因跪會極門自辰至酉上意解釋遣戍時御史劾州邑稽遲長吏朝廷欲以軍機論罪又以各鎮餉司收放任情致軍丁譁謔當遣官督察乃詳奏長吏稽遲之苦又奏餉司已飭撫按考核而將怯兵騷動以遲給爲譁罪不在餉司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五

壬申

也懷宗俱從之先是主事李逢申以擁戴爲驅除論基命基命再疏請告溫旨慰留尋逢申以炸燬神器同徐申懋擬遣懷宗怒欲殺之基命奏謂大辟下卽遣而永戍又遣之重者兩人文墨書生不諳練致違悞非有他也戍之外更無可加得戍人服其量以克復功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廕一千中書舍人尋奉旨參詳功罪乃奏謂叙功不宜併摘其罪似當於行賞後明諭前過庶人知功賞區分懷宗允行以偶病不入直上遣中官賜上尊白粳持機密卽榻前票擬時軍興大匱而戚畹乞填價數萬基命曰此不足濟軍餉乎戚臣詎當體國事乎補給寧晚也會病劇數

上疏乞骸骨允之賜白金綵幣遣官護乘傳歸具疏謝德
優詔答之既歸遂縶馬懸車作者英會為詩洒然時倦倦
以國事為念中外望其出以安天下前後論薦無虛日於
崇禎八年乙亥八月卒卒之夕猶俯冰草遺疏所云振國
紀肅吏治正士習魁民困戮其清餉妮妮數千言奏上懷
宗震悼予祭葬如例贈少保謚文穆基命長身王立端疑
峻朗居恒恂恂溫厚及遇事毅然沉力定確不可奪當
帝前每發所欲言折衷羣議諸練故典體合公心人咸心
折焉曾不作藩籬樹同異而賢者自親不肖者自遠至於

癸未進士官翰林

史官曰基命當關魏黨灼日去去昔免其時文人的士率
蠅逐影附以希盼昧況生同梓里獨弗窺鳩巢為借枝
吉連辭橫構而不為動可謂骨鐵錚錚者矣孫承宗謂其
立朝忠厚正直能見事於蚤定謀於猝眾默獨眾默獨
愚眾眺獨沉眾遲獨敏知言哉余謂非神識堅定不及此

明書第一百三十六卷

列傳五

史官傳雜錄

孝義傳一

史官論曰君子樂道人善至於孝子悌弟貞朋烈士之狀
往往播於街談巷說臣夫牧豎俱立而傾聽婦人孺子留
連而阻滯不必述者之為悖史與編說者之為君子也嗟
乎天性之事出於至誠入於無間理塞幽明而精通玄感
豈不信哉予考史傳必列孝義以其為王事所浹一代人
心風俗所著觀風者必採焉然吾觀王者有作禮備樂興
猶原稟不敢言符命而醴泉甘露時流荆蓼之庭優鹿馴
鳥每聚墓廬之側是匹士得天盛於王公大人而王公大
人或求一事之幾於匹士而不可得也嗚呼豈不偉哉
廖欽字敬先吉陽人自少強學明毛詩易書春秋洪武三
年設科取士與弟敬存同薦上有司不偶輒歸以事親請
學為務明年例取至京試才學優等授河內縣丞比至一
以忠信導民未幾化其俗河內西北要衝往來絡繹民疲
供給以祿入助民為費會稅務侵匿課錢事覺連及累年
取稅之人省臣督責甚急民逃匿太行山欽為言曰民窮
矣急之則不可得盡少緩焉與我以期不効併責我省臣

曰謀就以委欽欽求侵匪人姓名及錢數榜列於市且潛使人告其速來保無他民素信欽咸奔走而集惟恐後未及期錢足公私不擾欽言於省臣曰錢既足民得無罪乎曰然曰何不許其自首省臣從之民獲無事他郡械繫者不絕於道民曰微我公我其得免乎八年秋滿調吳江丞素繁劇難治抵任多惠政民信服之有隄護田數千頃久爲水所蓄田萊淤晦迷勢家相爭奪事聞於朝令官修築期迫甚同寮皆以他事避去欽獨怡然任詰隄估工費召民諭曰隄成爾享其利不成我受其禍於是民私相戒曰我曹當戮力成之毋俾我公蒙害至期隄成秩滿既去適

明書

卷一百三十六

七

河內舊虧課錢三千五百文典守者指以誣欽亦不辯遂受謫役作鳳陽河內吳江之民來助役者千百既而釋歸杜門誦讀鄉中無賴子構詞以誣欽兄弟俱逮下獄欽語弟曰我與君萬一有不幸其如老親何莫若我受辜爾得歸事親俱兩無益也弟曰我當受之留兄以事親欽曰兄可以蓋弟第不能掩兄乃相讓於訟庭主者惻然感動由是弟獲免欽竟滿戌富峪數年以老病還嘗經河內休於途民見之曰是我廖父也欽給曰我商人非廖於是聚老少爭識之乃羅拜欽不能隱就持酒殷相慰藉留信宿各持謙以遺之須臾哀數百疋欽辭不受民曰父有德於我

欲報無所今父幸涉我境持此以報父願卒受之欽曰我何德於汝縱汝德我何不愛我以德乎苟以所贖爲可則昔之所爲不過沽名以觀今日之利民益懇請欽揣知民意堅夕遁去

林馴字宗道以字行改字良御先莆人父寶字惟賢元末游漳因家焉讀書好古家貧爲吏不私人一錢民有冤者百計伸之後生馴少亦試爲吏太守胡宗華奇之勸令棄儒因究心得其旨要奉父隱程溪洪武五年十年再徵至京懇乞終養歸徧訪賢哲從趙彥進遊趙蓋宗程朱之學者依三年歸以教授爲業立法別男女黜不順之婦修

明書

卷一百三十六

七

冠婚喪祭禮非其義也一介不取父喜且曰吾爲吏三十年閱居官者始未嘗不皎皎著廉聲久之窺其微純白者鮮將如是與吾子大吾名矣十五年再徵辭不獲赴京同召者八千餘人對策第一上命學士詹徽廉德行科復居第一賜宴內殿與同賄趙肅中甫皆以布衣入侍尋拜監察都御史時有狂人入御座詔求直言陳格君心澤民物二十事言甚切直上嘉納之每侍食議大政因諭同列邵質慘刻乖政體上問釋不問質黨給事中董希摘疏中字激怒上徙滇南至蜀之瀘州會大赦當歸郡縣以未得旨留滯之上忽思之召人見使者挾案不得御史臺檄其時

詔朝令備竟至蜀蘭陵病卒上思益甚乃審像詔取縣屬
者旁求之給路原且而諭曰得宗道人賞千緡時門人陳
拯在道中遇顯於播州距父沒二年矣至渝州拯始以告
被髮號行奔走禮至武昌鳴誌父墓悲不自制赴水
死時洪武二十一年也學以禮為宗修於身故於家及於
鄉皆以禮教鄉人號為受禮先生其教人內謹心術外謹
威儀言詞日記功過歷相考驗及覆問論必使有所感悟
而後已最惡釋氏欲驅之使不立於中國陳北溪晦菴高
弟弟子也產於漳潮謂北溪之學皆自肅行肅言朴實頭
微去故其學一本於躬行趙彥進則謂顯少講明而多篤

明書

卷一百三十六

由

信輕體察而重力行林雍稱顯事親至孝扶植綱常陳真
辰稱其執禮化俗大有功於名教文集十卷行於世子嘉
趙府長史

陳雅言永豐人父立本興元路學正雅言生年十三祖可
權常閉戶校書偶至其傍祖探架上書與讀聲琅然無一
字訕齟數過即能背誦稍長授詩於傅翠微授書於徐江
東二人見其穎異咸歎賞之肆力古學經史子籍靡不蒐
究一夕夢人授以竹簡九葉唱之由是文思大進元末以
茂材薦弗就乃著潛人庵作閤已寒松二賦見志雖居亂
離不廢著述已而喪父捨展中殮葬必盡禮明初平江西

郡縣設官修舉廢墜以雅言典教永豐事屬創始戶口土
田失實供需百出縣官束手求雅言為規畫公私稱便建
廟學成祭器招致賢俊以就教育後皆成材收其族子之
孤寒者繼而訓之有貧者衣食之父母妻子物無以殮者
又具棺衾為葬之行數年無他民有負官租至三年不
能輸者通甚急窮其女為貸所迫女得歸改嫁士人郡
守屢薦輒以母老辭母年九十四乃終寢苦枕塊三年哀
毀喪明服闋日草便宜十五事欲一未行疾作洪武乙丑
卒年六十八

明書

卷一百三十六

五

劉學詩字重雅吉水人有孝行元季之亂寇至志殺掠母
劉老病不能行負之走避陞巷空舍中踰日寇窮索獲之
解所懷金得免繼復有獲者求金盡矣斬之已斃繼又有
寇至見老母哭傍甚哀憫之予善藥傳創又解衣覆之入
廬蘇起負母走避他處道遇渠寇詢知其儒者憫之予酒
肉又自為詩令和嘉之遣其下導出城使遠去少好學負
材具有用世之志明既定天下御史劉昭先知縣事以村
舉江西行省留為宣使慨然嘆曰士當局促效奔走人階
庭下哉謝病歸尋復舉於朝授西陵稅課使乃曰乘田委
吏可以行道廉介寬平商賈爭出其市所入貨羨舊額數
倍秩滿徙平陽持已愛民如固陵甫再歲目告致仕歸自

號疾退子耿介修潔氣岸軒豁不屑意生事爲文章長於詩蚤喪妻無子既罷官歸輒貧無侍養者是時里中故人親友往往慕其人與其學爭延致之則挾痴童日往來時爲歌詩以自適官司皆知而禮之數出直言以裨其政之闕人曰廢於官而其所適於中者猶不廢也歷三十餘年向之故人親友或死或遠出里後生雖以士名有不能寬知平生多悔之學詩不屑較也年八十餘氣力益衰貧益甚冠帶垢癯十數年不得易衣薄歛歎寒冬不得出門戶然其所操執益堅不屈人片語不合拂袖去不顧不肯一毫脂常澳忍狗人以求所欲建寧陳士希爲縣文學獨愛明書

卷一 第三十六

六

重之官滿將去念將無以爲終也爲備飲堊之具廼去自士希去知者加辭未幾卒有紫雲覆屍上閱旬日面如生人咸奇而堊之唐豫字用之南海人父奎字景文洪武初鄉貢授增城教諭博洽羣書鄉人號爲唐書匪湛策寇至被執不屈死有龜峯集傳於世豫生而穎悟少從翰林典籍孫黃遊作詩文有古風性剛介交友盡義痛父死非命作夢我亭寓感每日再至其中東望灑泣久之蓋其堊所也學者即其號稱爲樂濬先生與東臯周祖生南軒周祖念節菴劉子羽芸菴何淮素菴劉子高稱平步六逸皆德行醇謹衣冠嚴

偉爲人所欽酌定鄉約人皆信守行之輪公賦補尺籍必遣少壯當行之人禮遵文公必敬必戒子弟教以孝友睦於親族鄉黨讀書學文母令侈衣冠博奕飲酒鄉立爲甲議其出入與所行事即有奇妄聞之有司子壁有文行母贊不能自食璧晨夕飲食之徧求醫母目復明人謂孝感一時公卿莫不敬重參議陳贊待以賓禮及改太常執手別曰卿吾三益友也璧動循禮大暑未嘗去衣冠訓誘子弟端立正坐出入規矩然後授以句讀或見以爲迂濶曰文藝末事不收放心何以受教其敦行如此正統黃蕭養之亂避寇佛山畫策賊不能入皆有集藏於家

明書

卷一 第三十六

七

王順字性之義烏人幼嗜學嘗從許文懿受學讀書必見之躬行里有大鼓湖潯水灌田五千餘畝歲久益圯天稍不雨田咸作龜折民不得耕順卽倡典築之約田爲輪作有差而自出布錢鑿石作水門視時蓄洩民賴其利朝廷營建宮室徵木石工於郡縣縣行綠爲姦利卽老幼廢疾不任役者請悉籍甚者捕比都以代順白縣覆實而新其籍有徵發按籍輸役之村雖疾急不能致善藥順儲時以待其需鄉間有單窶者出粟賑貸沒給枵瘠瘞之通錢久不能償焚其券又以爲移風易俗必本於學乃建書塾招良師會鄉族俊秀俾子孫與其學月旦十五日具醵豆

父兄列坐左右立諸生堂下而自正衣冠於中以孝友睦
嫺之道誘掖傍導之官知其賢凡婚嫁貲產之訟往往下
順所調護之片言取決不復重有辭縣初定田賦科由之
籍請順鈎較諸宿弊盡制順欲進均賦役之策會病卒素
服而臨葬者千餘人大雨中皆爲嚴立縣官嗟異之順樂
易未嘗有憂色好賢樂善通周易鄉人飲酒奉律令每
爲人解釋之問居無事憂香最早以自樂云

潘樞字景猷鄱陽人元末吉安爲制盜李道明所據安福
州著掠尤甚明兵下江西李道明遁去以薦擢爲安福通
判署州事曾有俘畧男女數千官軍將奴之衆無敢言樞

明詩

卷一百三十八

八

聞曰此輩何罪王師如時雨將平天下而反累平民且及
其孥乎白於主帥鄧衛公請一切釋放衆皆憤憤鄧獨欣
然令騎兵大索曰敢匿者斬乃得出自設糜食之婦女稍
艷者俾以塵土浣面衆卒議乘夜來劫樞知之授以計曰
脫有宵儆當同聲大呼已而果然衛公驚起擒首惡者鞭
之乃已因度道里遠近次第放歸無家者與居傍縣者召
其戚屬辨讞而歸之大軍遠戍安福者僅五百而降卒居
半潛與李寇通夜抄畧爲姦利民訴於庭懼變作如所失
償之日撫循賑恤漸以完實而卒終不悛引寨丁二萬鼓
噪南下知不可守開城門縱百姓避寇詣府乞師與賊大

戰敗之州以復完已而徐達以大兵至走轅門獻計見用
進攻永新轉餉不乏戊申改州爲縣以爲主簿前後九年
治爲江西第一癸丑召起闕未及用卒年五十一父希古
有文學推善易數號東湖適士一日病疫將革妻胡氏援
鬢祝天期以身代翼日愈後五日胡氏果終東湖遭大亂
誓不受汙後遇寇將加害樞及弟槐楫柄爭代死賊憫而
釋之人作五義士傳云

朱煦仙居人世儒家母楊性嚴諸子稍不如指笞撻之煦
事之盡恭不致母怒父季用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詔
天下盡革今歲以上積歲官吏爲民害者輪作城役季用

明書

卷一百三十六

九

任僅五月亦以例逮日用錢僱役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
楚不能堪謂煦曰吾貴力豈足任此吾旦夕死已矣無爲
汝累汝弟負吾骸歸塋耳煦惶懼不敢頃刻離左右復戒
二弟熊羔共守視之時在役告枉令嚴甚而戌極邊者三
人抵極刑者四人矣煦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
死萬有一父緣訴獲免即戮死無恨父寮同役者交阻不
聽具告枉狀上上悲傷其意赦季用復官例復官者十四
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有孝子吾輩骨肉皆爲城下土矣
已而煦感疾死季用傷煦病亦死或者以煦冒死得免爲
幸又以父子俱死王叔英憐而傳之其時有陳叔弘黃嚴

人與鄉人讐讐人以賊告弘罪當死其子圭上狀通政司曰圭爲子不能諫父陷不義圭罪當死使父得自新誠不勝至願通政司以聞上大喜曰不意今日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俟天下百官朝覲將播告之爲天下勸刑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遂聽圭代而請其父隸兵雲南間者皆恨濟之酷王中母沒廬墓所哀毀致瑞泉之應李英力貧養母冬必溫衾席母患疽吮而愈母病帶下取糞嘗驗易劇母卒廬墓三年周炳事母焦至孝母病篤禱天求代而愈後復病思食瘠肉求不得忽一瘠人其家得以供復愈趙讓母沒廬於墓虎斧至讓不怛

明書

卷一百三十六

十

虎莫敢傷弭尾環繞而去盜六人夜入廬見其哀苦反遺之鈔即埋於地不用給事中魏敏以母病乞歸未至而母卒敏即走墓所哀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廬墓三年國子生張翼父母卒皆廬墓三年慈烏數百旦暮悲鳴墓樹亦三年鈞州人張宗魯少失明長遭元亂負母路逃難妻掖之以行歲饑賣卜以養妻采野蔬佐之天下定奉母還竭方爲供母卒仍求其前母三人遺骸合塋之父墓詔同表其門

錢瑛字可大吉水人祖本和號梧岡以篤行稱瑛生八月而孤稍長穎敏年十三中省試元亂奉其祖及母崎嶇遷

難最後自雷州奔廬陵之李坑路極險盜又迫及之梧岡被鎗不死縛之瑛聞即冒兵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繫之瑛訴不已梧岡亦哀告無子惟此一孫情極悲慘賊憐其義兩釋之瑛方脫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妻張暨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即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既解其姑復縛張既就擲所携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遠即罵賊不肯行賊持之急益大罵攢刃解之明兵定江西有司知其賢凡三薦以親老辭親既沒終身悲痛梧岡故所築樓瑛每一登輒流涕因名之曰思樓爲人豪健慨然以氣自

明書

卷一百三十六

十一

負有廟冠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瑛立擒殺之一子曰遂志中進士第官山東僉憲孫維中濰州人世爲農長身美髯朝耕暮讀善談古今事壺壺也愛古名臣言行錄能背誦之爲寧海州吏尋貢益都府會父琳卒皇皇不欲生既塋結廬其側苦塊曠野中深夜月冷哭聲依依悲風遠聞人多爲泣下日啜淖糜二盂而止晨起掬雪額而已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或勸其還哭不對聞之縣令戴友諒勿之信夜半榜二蒼頭往棄之壓廬而聽孝子蕭然塊處風雪中聞足音遙問曰暮夜欲何爲戴歎息上於部使者請旌妻劉

氏從惟中之化惟中居廬三年劉亦居聖室不近酒肉者
三年子尚志業儒爲禮部主事

祝大昌字公榮麗水人色養父母意所欲候知之不言而
事集一日不見皇皇如失得一味甘雖百里外必歸薦之
乃敢食母疾晝夜煉藥餌奉飲食衣久不解蟻蝨叢生其
間走禱羣祠且泣且禱語不成聲見者爲墮涕及母歿號
慟幾絕諸復裝襖綴殯莫利一衷於古禮會場人不戒
火起勢烈甚急莫能救大昌伏母棺號慟誓與柩俱焚火
忽自滅既葬乃肖二親像於堂祀之如生存事兄公亮如
父家事大小必關白而後行公亮出大昌不敢中席而坐

明書

卷之三十

三

第公直歿號哭頓仆久乃蘇孱孱以同憂爲念請於公亮
建家範數十則令子姪分任其事視勤惰而勸懲之莫敢
不率每旦序食堂上氣象雍睦不聞人聲三世一體怡怡
也或問之分財大昌撫膺長慟痛自責以爲吾不睦不友
之過故處人稱大昌孝友無間言大昌風儀岸持善談史
上下數千年治忽幾微如指掌尊賢重傅平心率物未嘗
以好惡有偏徇故舊貧窶者周之死給之棺歲餘輒出粟
平糶惠族鄉下及閭井鄉人咸德之以薦徵辭隱居而
瞿嗣與字華卿常熟人父達仕元爲蘇州提領嗣與生而
純慈事親至孝母患癰癰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爲湯湯

洗滌執扇驅蚊蚋晝夜不休既又罹積氣疾百藥不治乃

割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之氣疾如失一
日母思菱食時菱始花求之不獲凡川有菱者解衣入水
歷覓之腰脰赤腫號呼額神俄得三菱人以爲精誠所感
既而貧益甚歎曰事急矣株守不變如父母何移入蘇城
稱貸富貧貿遷分息悉籌計橐大裕凡父母所欲無不致
也宅心仁厚單窶者必思賑給而不欲其知有王姓者素
賢貧臥疾不能興鷄初鳴嗣與往以錢二十緡投窓隙而
去民有告糴者鵲衣百結知其貧而賢嗣與受其直五千
復伴問曰吾性多忘若欲糴十千耶遂如數與之有負販

明書

卷之三十

三

者至傾高下嗣與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怪之曰彼竭汗
血以逐什一之利寧能足吾用乎歲大儉來依者甚衆嗣
與擇旁近舍舍之會屬氣作病者相枕籍每晨躬携粥藥
撫視卒賴以全方寒朝出道中拾遺囊悉歸求者未幾又
有忘契券白金者見而覺額曰白金固易致質劑乃資業
所憑籍其必起爭端密偵而還之其人勢家奴因矢主物
畏幾欲死謝曰三尺微命皆公所賜也嗣與雖不諳書其
篤行有士大夫所不及者晚喜浮屠讀其書豁然有會復
閱北溪陳氏性理字義既解其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
戒其二子懋莊曰我少不學至老而始悔若等勉之乙卯

病恐馳慮畫圓揭昇間目之卒年八十四莊官至參

丘鐸字文振祥符人通儒兼習醫家言聲動一時至正末父誠爲湖廣儒學提舉鐸侍母馬留吳越欲御車往從江右兵大起路梗避地四明及歸職方復奉母至建康每向西泣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其父至鐸賣藥市中給供養驪然忘其貧未幾弟鈞爲上虞巡檢鐸與父母皆赴上虞母疾鐸晝夜泣禱及沒哀慟幾絕羣鳳鳴山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今逝矣可委吾母於無人之墟乎山當白馬上妃二湖間人跡罕到白晝虎狼旁午結廬側朝夕上食如生時寒夜月黑悲風蕭颯如臨

明書

卷一 三十一

十四

鬼神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虎交跡廬外聞哭聲輒避去會稽人異之稱爲真孝子云先是鐸在四明從祖父母居汙者八人貧不能自存咸迎養之死皆返塋先塋人以爲難其姑適河南匡氏者年十八夫亡誓不再適鐸養之終身凡二十年如一日其制行峻絕他皆類此

伍洪字伯宏安福人資稟清純爲人剛介幽居僧舍力學二十餘年慨然有志三代元屢聘不仕洪武三年庚戌定以經義試士慨然曰道可行矣以春秋舉省試明年登吳伯宗榜進士授臨清丞會有族以任憲司改績溪簿有惠

政奏最陞上元令上察其清將拔置要職適父性中總邑賦輸於應天病卒奉歸悉倣禮制既久或趣之仕辭曰烏有母老而養不顧者况吾志亦小試矣家富丁繁每欲效張公藝以齊之諸弟或有異同曰是吾德薄強之終不安且生他隙於是隱居梅溪養母至於舊積憑弟自擇惟拾一二朽敝之具庶弟仲舒甚穉母子子子無可依爲子視之及長割所有俾獲成立洪武丙寅異母弟伯讓得罪出下上遣官校擒之弗得趨所居執其母復命公哭求代母曰汝往必死莫若老婦當也親故諷之亦然曰母離步子即自死敢以弟故累老母全已身也官校頗難之奮然曰

明書

卷一 三十一

十五

罪固死矣以子代母以兄代弟何不可之有就繫而行竟死人皆悲之詩文溫雅見李忠文於童子時奇之勸必教以正逮別送者數百無不漸泣神色怡然進忠文等曰吾爲家也子異日爲國勉之勿自怠曾鼎字元友太和人祖懷可教授稱鷗江先生父思立篤學不仕稱竹間先生鼎性孝謹元末紅巾亂奉母走避寇追及執其母以去跪陳母老無供養者寇怒揮刀將殺其母號泣以身翼蔽寇益怒連砍其頂肩及足流血被地而按母不捨寇帥至憫之送其母子入營調而藥之得愈資遣送出江西行省全普菴撤理辟爲漁溪書院長迎母就

養全死奉母歸里經兵焚室盡皆燬縣尉楊爲構數椽居之榜曰曾孝子廬母沒哀盡力喪葬江西平辟典課稅人稱廉平洪武三年改州爲縣知縣劉昭以明經舉辭教授鄉里累官宇秀內諒白如玉儀度偉然博學通記專禮經工詩擅八分書範銅爲小印章渾然古雅精康節數占筮奇中人皆稱之二子迂頑

陳思禮字用和鄆人生七歲父德祥歿母石氏誓節自守督思禮學甚嚴雖大雪沒脛必使挾冊往或少懈泣對之曰爾父爲名儒惟汝一子吾所以忍死鞠育者賴汝有知取法成立也奈何背之思禮皇恐請罪肆力於學每夜分

明書

卷一百三十六

七

不休母卒思禮被髮狂號曰既不侍養又未見成立顯吾親何以生爲於是求死家人百方喻解者久之乃釋服闋入郡庠母先爲擇婚石氏至是年二十四不娶曰娶婦爲養姑也失母又焉用婦親友交責之急乃得成禮合卺後號泣凡七晝夜不絕婦亦化而隨之益勉學不廢洪武六年貢入太學以如在扁其堂劉基陶凱皆重之贈以詩文稱純孝焉

毛聚字德玄掖縣人幼事繼母秦盡孝冠至衆驚走秦老不良於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爾寧不畏死耶聚泣曰母老安敢自求活冠不忍犯後避地崑崙山會父病疫

夜渴求酒飲山深多狼虎弗可行聚徒跣足出山乞酒還飲父父愈與兄弟分財恣所取而受其棄遺者長兄壘方及曠訛言益至人皆懼奔匿聚曰兄樞在忍棄之乎卒掩曠而還再從母墳城隅遭世亂人取其磚殆盡聚買地瘞之族女六人貧不能嫁皆出資爲粧族中不克葬者十餘喪皆爲塋之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鄰里貧不償者焚其券有過宿者旦遺錢數百緡而去追還之隣人耕侵其畔或以告聚曰安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爲善士生二子蔚炳蔚生二孫絃經皆以道學名絃由國子生爲禮儀司序班

明書

卷一百三十六

七

吳宗元字長卿諸暨人宗元孕十四月而生幼穎發屹如成人蚤失父事母甚恭母病夢白衣人謂曰汝壽止此今以汝子孝特延一紀疾果廖以薦辟太息曰母老年得力田爲養足矣何以仕爲固辭母卒號慟幾絕久之每語及輒嗚咽流涕如新喪已念父母沒惟教子孫母析居乃可以繼先志詣浦陽鄭義門謁焉得其家範數千言以歸力遵行之庭無間言和氣所感家有犬病足子啣食哺之製家教書訓飭剴切洪纖無不及而惠利隣族之事居多性恬冲於物無忤訥淵澄山聳出言不繁咸中肯綮其與人熙然如春頤嗜音樂自造短簫長可六七寸遇風日清美

輒吹之聲振林木晚歲視聽行步如少壯歲時及辛菁功
總麻且千指就位而祭州里更相弔十數里哭聲不絕
朱環義烏人赤子時無兒啼聲仲父桂無子養爲子已桂
生子璧及宗周頗疎外環環事之彌謹服勞事不知有寒
暑也時境內多盜白晝攷人財桂有金數百兩與璧謀瘞
害中壁夜發之去復誣環桂怒禡環禡禡立之大雪中一
日夜環涕泣謝過終無一語辭其寃桂虐使日甚環五六
年間數瀕死恒順受無怨言桂見遇壁益厚璧子慶多暴
入獄環竭力營救卒免之環有子曰元女曰壽元字子初
盜起縉雲置砦峽源山將劫環及兄魁奉之爲帥環真知

明書

卷一 三十一

七

之也元聞遽歸走白二父當遽避環老憚奔走又謂非是
事不聽涕泣請又不聽罵之元度賊縛翁去誰爲白翁非
抗盜者必殺盜庶有名伏垣下賊偵騎至斫殺泉其首以
血手入示父負之去未幾台賊既獲環下奴素有怨在焉
誣以通賊遺之金逮下獄時所司方患盜凡盜獄所連多
論死會元病不能出辯壽已嫁適歸寧元視壽泣壽曰昔
緹縈能救父命我獨非人耶乃去告法曹樣馬聚賢曰妾
父無罪下奴欲誣以不道倘事不得直一家枉作泉下鬼
聞君素長者獨不能相活乎言訖淚如雨焉怒曰此事豈
汝女子所知壽哀祈益切焉爲惻然良久揮壽去曰爾但

歸吾知所處矣明日使吏椎碎奴口不果証環喜讀書嘗
舉元進士入明不受辟年八十六卒於家

危貞助字孟陽臨海人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坐法謫役
浦江貞助時爲諸生聞之奔訴郡守顧代之守以其名隸
儒學難之貞助號泣曰人孰無父奈何獨沮於我也得如
請即日上道詣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註吏議
輪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而大母范氏年九十
旦暮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終天憾或及其身臣犬馬兩方
殷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死無恨聖天子以孝治天下
惟哀矜焉上從之貞助乃欣然改服就役然體羸弱不勝

明書

卷一 三十一

九

負任苦越七月卒人皆憐之貞助通周易能詩性剛直讀
古忠孝事欽祗久之且曰使吾生其時亦當若是爾遇交
友患難蹈湯火不爲利害惑卒年二十八

姚珉八歲好讀書貧弗自給從里中大姓塾師就讀業成
元季亂奉母陳避於野遇河不得渡母泣曰吾聞古貞烈
以辱身爲死兵至吾誓不受辱不如死也遂自沉珉急挽
不及與俱溺頭之負母出而母子復生數遇盜中流矢倖
免伏屍間得脫去奉母過湖已爲淮兵所得疑從苗中來
縛送迎上軍辨得白符署爲部史朝夕思母不置泣以告
許之得上舟載母遁母病思魚食暮夜無所得有烏攫致

白魚登尺以爲供後兵息臺臣聞而辟之以親老辭不就人益高其節云

盧宗齊字思訓常熟人元時祖安澤爲德清令入明以鄉兵統諸閭長坐法當死縣錄其父德良與兄某宗齊私念時法嚴必死父老萬萬無就逮理兄冢詞且未子吾幸有子得代父兄死含笑入地矣即挺身詣吏曰宗齊精力強久任官中事父兄無所與吏不疑按訊一一引伏獄具洪武辛亥夏六月斬於市顏色不少變年二十二知者無不哀之爲具歛以屍歸其家

崔敏字好學襄陵人生四十日其父仕元爲綿竹尹父子不相知識踰三十年獨依母氏泊兄居幼勤學壯而彌篤

元末兵亂與母及兄皆相失子然獨居思其父母辭室家往徧求之入秦不遇乃入蜀抵綿竹其城邑數經兵亂莽爲荒落詢遺民求父丘隴無一知者乃獨彷徨叢棘間仰天號慟頓絕而蘇者數既無所見復歸秦行次鳳翔野遇其親戚處有知者訪得其祖父墓處即啓墳負其骸以歸塋人皆稱曰崔孝子

劉謹字惟勤山陰人洪武中父諱成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謹六歲輒知痛其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在吾越何方家人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之遙拜年十四鬻然曰

雲南雖號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治裝爲尋父計時滇爨初服道路荆楚衆勸勿行卒不能已歷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行道傷悲俄而父患瘋痺即欲以身代戍冀得歸父而國制戍邊者惟十六以上嫡長男始得更替於是復歸年十六往不能代於是又歸悉鬻其家貲以往會赦三往返卒歸其父父歸家貧甚謹力供菽水晨昏必極其歡督學廉使張倬聞於朝旌之後子孫相繼科第多貴顯者人稱天道云

楊敬歸德人父昱洪武間死於陣時敬十歲聞計哭踊每思求父遺骸不果乃取衣冠塋於先塋事母艾溫清以時

服食有節凡母意所向無敢少違暇則讀經史開家塾以授生徒每閱戰陣事輒流涕不已時人以王褒擬之後母卒敬哀毀踰方殯在堂而西降不戒於火將及樞敬仰天大哭俄風反火息鄉里異之事項詔旌其門子慈舉人任知州

顏琇字季栗吳人洪武初父成鳳翔以母韓行琇獨留久之聞母歿即奔赴負母骨歸行數千里未嘗釋於地寢則皮置之宿其下涉則戴之泳焉父旣放免奉事尤謹旦夕自洗厠喻其父勞苦之云幸不乏食又何以前爲令人趨代竟不肯父卒日夜號泣水漿不入口者五日不勝喪死

子呂亦有孝行

胡剛字惟輔新昌人生有至性洪武初其父蒭役泗上以逃役當死勒期馬都尉梅殷監刑時剛往省代役立河上求渡聞之遂裸跣泗河而至奔走哀訴請以身代言與淚俱情甚懇迫梅憐而奏宥其父同坐者八十二人俱免死淮人至今傳誦云

鄭氏金華浦江人出唐宰相榮陽浦江自縊之後於蔡爲山邑俗樸茂力田作梁貞明初縣人何千齡四世同居宋淳熙間鍾氏同居者三世至乾道間鄭氏有名淮者自蔡陽遷邑之感德鄉居焉去白麟十九世矣淮生照照主贊

明書

卷一百三十六

五

贊字宗文通春秋教梁學撰合經論數萬言事父母孝父非罪逮當死絢上書郡守錢瑞禮請代得白母張氏病風孿綺保護如嬰兒無適厠必抱負就之三十年不懈數薦辟不仕卒賜號冲素處士當處士世實始創家規勸子孫無異獎綺生間間生運運生政政生龍游永德珪青田尉德璋教睦瀾園爲仇家所傾兄弟相爭死德珪竟以計先死之子文嗣文泰家益昌蓋同居六世歷二百四十餘年元至大四年詔旌其門順帝至元二年復其家初文嗣既卒德璋子太和主家政方正端嚴而有恩家庭中索如公府子弟有過雖班白猶加鞭撻河遇歲時祭饗畢太和

堂上羣從子姓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序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見者嗟慕以爲有三代風吉甫之禮一遵古人所定有家範二卷使者余闕行縣書東浙第一家褒嘉之太子聞其事歎之曰此國家祥瑞也復親御翰墨畀以鳳麟二大字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爲之贊勒石子鉅字彥宏七世矣方諸父主家時日侍左右操其權度助大小之政益能以義亢其族與羣從傾誠有周旋畢得其權心比主家確守成法內外政益治鉅沒從兄鉅字景爨次當主家以母喪哀痛甚衆弗忍請至終喪羣從固請而銘先爲贊僭於蓮

明書

卷一百三十六

五

塘張氏盡籍所得張氏田廬歸之乃復還已自念居於外者久不親家事從子渭賢能負荷且宗子也遂告先祠讓之渭亦固辭因虛其席者久之銘受春秋學於吳萊大義畢通吳萊愛之與相親如父子然而銘與同門胡翰宋濂晝夜相摩切肆力古學早失父事母黃至孝黃素嗜鰥魚必徧求以悅其意會有疾舍卒不得魚力致之藁香粿以進疾遂瘳奉諸兄如父進退坐起禮甚恭面目嚴毅不妄言笑不妄與人交終日默坐或焚香以銷世慮臨事重然諾不苟取其文辭峻潔莊凝絕似其爲人卒年六十二從弟鉉字彥貞嗣主家政方嚴有禮度父病適喪妻不敢哭

強顏笑進湯藥後八日父卒一慟幾絕三日鬚髮盡白或勸再要謝曰鉉見後母戕骨肉者多矣忍令兒陷之耶年未四十竟不要家範益增演修明之家人翕然遵化一堂之上逾千百指愛無不均不知孰親而孰疎也有家務羣趨竝赴雖甚勞不懈不知其事非已出也義浹仁孚和氣充溢過其門者神暢心怡而鄙吝之萌銷沮無餘也凡食貨田賦各有司者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諸子弟晝趨功夜聚坐棣華軒講說古今論理道至更餘始休雖貴仕若無雜韋布色克然自得子孫從化孜孜執親喪輒不御酒肉三年即童幼不識慶市嬉戲事諸婦惟執女工守教

明書

卷一百三十六

王

不使與家政內外甚嚴僕使通命不敢越堂限家畜兩馬一馬出一爲之不食僕有施慶者父死行喪禮如其主蓋所感如此鉉持正尚風義善文辭而於人有恩出遊至燕謁文安公侯斯黃文獻公潛方以文學重當世皆折行輩與之交論詩文或達旦不休仲子泳與從子深同講授脫脫太師家鉉上書陳時政多採而行之一時士大夫無不敬信即酣飲聞公疑慢未嘗不歛容也故人子失官留武林貧不能自存延其家十口來浦江衣食且三十年里中孰獨廢疾者多養之終身每風興告饑者填門餉之不厭元末兵亂大將數統兵入境皆戒士卒無犯樞密判官阿

魯灰衆五萬驟至劫掠說以利害阿魯灰愕問計對曰浙東據山阻海其民柔順撫而有之使盜兵不敢東爲朝廷庫藏功莫大焉阿魯灰不覺屈膝致東帛爲謝天兵取婺州携家避入諸暨李左丞統兵至歎曰此義門也躬爲扇鑰事平遣兵護歸浦江甲辰年七十卒塋於諸暨州以派封從仕郎浙江行省左司都事渭字伯陽文嗣之孫也父鑑義門第八世主家政均平齊肅有益入林僅往禦爲所擊僮妻往護墜壑厄禁勿訟官自殮之人皆感化洪武十年卒年七十二繼者濂字仲德號采苓子美髯長身貌肅而氣和田賦推擇爲長入覲太祖識之旣與弟浦湜浦爭

明書

卷一百三十六

王

死得宥上問濂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對曰守祖宗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上大稱善手梨果賜之濂拜賜以手擎至額出殿門終不食懷之歸畢剖分其家人上遣人詞知之歎曰真家法也徵官之辭老不任上生辰捧香詣闕拜賀勞之時浙江巨室多以罪傾宗而鄭數千指獨完且食祿被賞人以爲忠信之報云上患俗習僞益尊顯鄭氏以風天下會御史嚴震直有疏薦詔拔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畢赴闕召見擢用其儀狀端正識明敏可用者官之當選宮寮濟爲春坊左庶子同時有王氏亦善家法上知之選一人曰慙爲春坊右庶子久之擢濟第沂爲禮部尚書

從子幹爲御史廉自成童至耄言信行謹事長撫孤待昆
弟接朋友竭盡誠心至家政十七年卒年八十四其王氏
兄弟曰子覺子麟黃氏兄弟曰逢吉逢昌皆聞鄭氏之風
而興起者從字仲持奇警有長才貌魁偉洪武十四年二
月有訴其家交通胡氏者吏捕之急謂兄弟六人爭欲行
從曰弟在其恐使諸兄受刑自請吏請行濂方以事至京
迎謂曰吾家長當認罪從曰兄年老吾自往辯爭入獄上
聞召至勉勞之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耶即宥之賜
酒食擢從爲參議上命舉有所知以同郡王應等五人對
詔皆授參議並能其官從抵官吏民熱家聲相誡勿犯豪
明書

卷一百三十六

將病民與爭可否帖帖畏服南靜縣民亂誣誤者數千百
人部曲多掠其婦女爲奴言於王將縱去兵不敢譁商有
二人遇盜殺其一而取其財其一人得脫訴於官捕盜在
獄驗屍有無公役取盜物訊因縛置於庭隱吏案下俾聽
其語夜半盜頭庭空無人果私語始知從是井中明日詰
之驚服人以爲神十五年入京卒年五十六洪字仲容明
初曹國公薛爲參謀軍事已而薦入朝爲引禮郎轉江西
行省照磨有能聲秩滿改藏庫提點未幾同官有坐法者
辭累洪累死獄中妻石氏悲慟不欲生吏議當配石氏俾
天歎曰生爲義民婦死則爲其鬼耳吾夫已下豈使汚其

身以玷旌門乎遂絕食而死事聞太祖悼之謂侍臣曰此
真義門婦故歸其喪治字仲宗好學爲義即平死入獄寢
卒太祖憐之歸其喪鄉人私謚曰貞義子栢淵字仲涵
從皆師宋濂習舉子業讀古文詞有志濂洛關閩之說濂
亟稱之謂其有聞於道文水潔而木茂進未有量也母病
逾年抱持終日不離側夜則泣禱於天請以身代忽覺患
疴不能坐跪進藥膳爲生砥母病革思食西氏既食而卒
終身不忍食斥居文喪絕而復蘇者數四杖而後起服雖
閔遇忌日哭奠如初喪元季諸暨益作孽從子弟避東陽
遇益資益沒淵在金華聞之泣盡持所服衣囊往分其身
明書

卷一百三十六

浹寒不恤也從弟澧與妻早天遺三女淵鞠育長教選名
曹貴嫁之家族屬衆即有疾不擇疎戚夜三四起視有死
喪卽伺身任斬春王烈家燬於紅巾與有族五十人流寓
浙右館之數月而後去同縣詞人貧不能養母淵聞之慨
然曰悲夫吾即欲養其可得耶厚周之諸解衣推食建渡
濟物甚衆淵爲人癯然不勝衣而矩度峻整神采卓然於
倫品則雖然如春氣流浹不知泰和之襲人也元季薦不
就明初聘以贖辭卒年四十八宋濂深痛曰其事我不以
師而執子之禮先子而逝引徐仲車事謚曰貞孝所著有
遂初稿十卷子指鄭氏既多賢子弟源字仲木剛介有志

節好施與壽字仲舒溫恭學多深造元季以文學有時名
入經筵爲檢討官危素稱南冠而北仕德行當推壽爲第
一皆與宋濂爲金石交漢字仲微王家建文四年詔旌其
門漢入謝陛辭日上御奉天門親書孝義家三大字題其
榜曰賜浦江鄭漢而識以精一執中之印燕兵旣入有告
建文匿其家者遣人索之先是廳事列十櫃五貯經史訓
子孫五貯兵器備不虞使者至所發皆史乃實其半不啓
而榜以鈎墜暫輟乃得無事浦江歎美以爲神實陰佑之
也

顧氏先金華人後徙台相傳以爲果顧歡之後南宋有知

明書

卷十 五十六

五

言者通黃帝內經治疾奇效歲大疫日夜囊書劑延里而
與之鄉人戴德焉生子曰商卿周卿商卿故篤行後以薦
爲郡學官明經講授出其門者皆鞠躬君子也鄉間質平
周卿舉進士爲奉國軍僉判娶施氏女裝甚設周卿夜讀
創而假寐施戲泚筆塗其面覺而怒旦即出再娶楊無子
會商卿卒子幼抱育之商卿孫曰玉文宋季亂父申爲盜
得抱父頸求代被創得免議婚應氏已納絲而女墮折其
脛或曰盍已諸曰婚有盟何可背也彼體雖虧行自若竟
娶之應盡婦道爲宗人女師玉文子銘少穎稱神童吳丞
相堅以女妻之大母葉與其母應皆春秋高銘事甚謹兄

鎮早世撫其孤有恩念族屬衆益潤疏正月吉與日長至

大合族行聚拜禮以親之近者旬月輒爲會飲酒哦詩情

文藹如疾必視喪必弔朝暮祇謁先祠大寒暑不問家畜

二借孕一既產出爲人所繫未產者往乳之及歸同棲

而抱子人以爲和氣所鍾鄉井孚化有赴愬不之公府之

其廬里有陽歸畝既田萬頃當農功作必繕築以利里民

造版籍嚴畝而穀具書之銘性端恪子性有不善面質責

不愆而律身尤嚴日暮輒篝燈書日所爲於籍不可書者

不爲也年九十二而卒蓋是時天台多賢儒自鄭氏外若

陳茂卿吳清之吳直溫與聞洛閩之學故人修士君子之

明書

卷十 五十六

五

行如此

何潤字子潤吳元年四月上海民饑餒舉時未定率鄉

民鼓譟入城執華亭知縣馮榮揚官李肅哀浦等將害之

潤挺身嬰其鋒曉以大義願舉家爲保榮等得免猶置獄

中知府苟玉珍逃之野復還遇害潤亟奔死所收其遺骸

函藏哭奠授其家還塋焉府及屬司八印皆散失不知所

在潤物色得之出私財購而納諸官方倉卒時老稚有不

能出城避難者無問識不識悉爲宣之縣後堂供其宿食

得免者甚衆及葛指揮率兵來誅克憐潤復具羊豕酒醴

迎犒於郊費皆自已出既又率父老詣徐達拜其殲巢脅

從周治之德一方以寧焉榮深德之將聞其事於上固辭乃止時咸稱何義士

王世名娶武義人也年十七時父良為族姪俊以爭屋毆死孝子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作聽其輸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餽亦作受之雖錙銖罔有不計值封識者私繪父像自像帶劍侍懸密室朝夕泣拜購利刃銘報二字母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不專事舉子業惟手書忠孝格言一編佩之已而生子甫數月撫之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也一日俊飲於其鄉醉歸孝子乃迎而揮其所購刃立碎其首以報讐故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七

三

號於衆歸以自其母遂出其所向封識和價餽值及宿購首狀赴邑請死邑令欲自於上曲宥以全孝子孝子曰此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為遂不食而死死之日雲霧昏慘烈風迅雷大雨如注迎屍歸始開霽焉遠近奔哭者載道

明書第一百三十七卷

列傳五

孝義傳二

史官傅集

張翼字飛卿無錫人大父存仁負氣不羈至元中江南省亂有賈降授官出入震耀夜遇之張曰叱曰斫頭賊斫頭賊既賣爾主尚敢作此態耶反足蹴破紗籠其人悲甚跪送縣令欲斃於獄縣令命吐詞狀驚曰此奇男子也釋之翼長七尺面如頰玉盤雙瞳炯炯照人鬚髯奮張見者為之改容然氣岸孤鶩雖當時貴人言不循迴必爾所不少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七

貸或譏疾惡太甚則曰天生吾口所以出言也嘗言而反訥惡用口為及張士誠據姑蘇無錫為莫天祐所據與士誠相左右號莫老虎其所部見賊盜賊之徒首纏絳帕手執矛巡門嘯呼民情洶洶恐旦暮有屠戮之慘或謂翼曰避寇路絕奈何提筆大書節義夫聽天吟於屏曰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聽於天有何不可隣曲來問計不答指以示之君子以為知命吳元年丁未大將軍達破姑蘇達遣別將闔無錫天祐猶欲聚亡孽固守魏公達兩命使者諭降俱被殺達怒傳令曰印不下可屠其城翼知事急率父老姓見天祐抗言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已越

縛縱負固自守將欲何爲况未必能守耶金陵兵有節制
擾之者無不蕞粉一城生死定在今夕願熟慮之天祐良
久擲帽於地曰誠如君言翼乃絕南城而下走謁軍中曰
無錫亦良民安敢自外聲教不幸居割據之中咫尺雖近
奚翅千里耳目壅塞若罔聞知明公奉揚天威孰敢不懼
今特爲生民請命惟公加察主將觀氣貌非常言復慷慨
喜曰君誠福人哉城不受兵宜也遂命還翼叩城門呼曰
亟開吾事齊矣聞吏啓關而入天祐出降所活數十萬人
主將去民爭聯帛爲賦詩詞餞之翼作行草書鳳舞鸞翔
人以爲不可及素有志事功當路忌其峭直不敢薦洪武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三

中卒年六十九嗜學不倦酷愛孟子養氣之說反覆爲諸
子誦之聲詩頌與成章皆可觀而未嘗存稿子等字惟中
博學攻古文元浙江鄉舉第一未仕洪武四年詹同薦授
禮部主事與尚書陶凱等據藩王善惡可法戒者爲昭鑒
錄五年凱出湖廣六年籌亦出廣西皆恭政九年陞禮部
尚書定喪服制十年罰輸作十二年起員外郎尋免歸
楊煥文鄱陽人生而精悍奇偉讀書尚氣義元末四方兵
起蔓及於鄱乃倡義旅結寨民賴以安或勸乘時樹功業
則俛首不答洪武初鄉里有剽寇匿山谷剽劫爲民害官
捕之久不獲縣重賞有能致者給之煥文糾膽勇數輩往

覘其巢寇覺鼓其黨鮮輒出拒煥文力戰却之寇蹙生縛
之械送有司上功幕府以前賞給却而不受議奏與爵酬
其勞辭曰特爲民除蠹耳豈希利祿耶竟拂衣歸同郡劉
某父爲寇害往拜之曰茲不共戴天之讐微公不能殄厥
白金爲壽煥文笑曰官賞且不受寧受私謝乎爲士者固
當除殘去暴况交遊之讐飲三日而別時議多之稱曰關
西義隱先時嘗涉海適遼遼邊域形勝扼塞及得敵入虛
實之情因慨然將圖上方畧或勸之曰計若遂恐公筋力
非少壯時幸審之乃撫膺嘆曰誠晚矣景在桑榆矣遂絕
口不復言每暇日登高指顧山川感劉豫州髀裏肉生之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三

歎因以杖擊石長嘯歌老驥伏櫪詩究五經河洛之書以
耕釣終焉
蕭翀字鵬舉西昌人早孤育於季父自成受學於劉尚書
松明初廣京師城賦郡縣民陶甄運上遣御史廉治奸者
自成長子戶翀往代役爲奸者所發被收自成詣御史言
縣實命非我侄也翀亦曰躬任役者我也叔固無與御史
驗籍名竟坐自成謫滁州翀號泣傾囊送之自成後亦得
還四明烏斯道爲作駢儼傳自成沒翀與弟鵬翔鵬漢鵬
蒼同居相親愛諸弟亦皆敬事之惟言是聽劉松爲作五
義傳美之洪武辛酉以賢良徵應制賦指佞草稱旨授蘇

州府同知盡力公務而自守甚嚴無敢干以私者居七月
坐泰府買民物不舉謫河南驛夫居河南十八年貧甚不
自給從者發地得金匿不告而求去甚力有以其故白紳
請詰問者腫口彼所自得與吾何預聽之去復起爲山東
巡副險索不變至沒齒禦寒一緇袍循河南時所製誠心
恤下歲課皆先期而集曰不可以累我公稍暇閉戶讀書
賦咏而已諸上官咸敬禮之長於詩有集若干卷歸終於
杜元字一元吉水人居金陵苦學有材氣能爲詩元張文
穆公起巖爲江南行臺中丞薦不起以布衣終少時父患
噩疾夜數驚冠帶伏榻旁父驚起輒抱持曰兒在斯待非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七

數月不寢至愈乃已責人賢士多樂與游未嘗以事干之
及有失心者則爲用力不怠趙弘中爲御史掾坐法罷徒
步與俱行百餘里僦屋居之教授張鉉被黜金帛資其行
其子四歲失母命婦鞠之不異已子兵部主事常允恭家
夜失火方醉臥衆怖散無賴子利其資將叔之則碎集壯
士爲出篋筒於外允恭泣謝曰微君吾其死矣鄰人陳鼎
舉室死於兵二兒匿舍側怨家復害其小者奮曰脫并殺
兒陳氏絕矣爲抱匿他所以免吉之部運吏輪糧金陵不
足者三千解吏受箚榜號泣莫爲計憫之爲貸於大賈以
贖吏以物來謝却之蔣山僧爲御史所誣夜竄求放赦之

故人家獲全宋楊忠襄邦父廟在城南公本吉人歲時率
本廟游寓具牲酒以祭次醫良於家治證疾病來造者不
問有無必予藥藥必擇精善者服必瘳歲大疫和藥走給
之不得食者以薪米餽由是人多稱其賢及兵亂相戒不
犯洪武壬子卒年七十子二曰瑛曰環環字叔循博通經
史長於翰墨其書法端妍至於行草亦各臻妙太學初建
環以儒士薦除學錄以其書法示六館之士皆倣而式之
尋入侍春坊大爲皇太子所眷時天下以工書名曰皆被
徵至麗華中罕見其比故環之書名大盛遷太常贊禮郎
終太常寺丞爲人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常允恭死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七

七

九江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
者憐其老告之曰安慶守談敬先而子友也盍往依之母
附舟詣談談不納母大困念子嘗仕金陵親友或有存者
庶萬一可冀復哀泣隨人至金陵因訪至杜元家母服破
衣兩行其時元死環故嘗識母是時對奕客滿座乍忘之
已忽省驚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
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
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
章環知故無在者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
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養乎且環父

與母之子善今母困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南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無所遇而返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私戒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病親爲烹藥進匕筋以母故家不敢大聲疾語越十年環以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奈何環促之終趁起未發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

明書

卷一 書主十七

大

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又三年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子孫世咸如杜君言終而絕環殯而葬之歲時常祭其墓

李疑字思問金陵人金陵俗以逆旅爲利一室月責錢數千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眊眊未瞑卽與棄之而敘其貨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合其少恩如此屬色尤甚獨疑以尚義聞訓閭巷子弟得粟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因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爲人

部掾得疾無他子弟人危之不肯舍扶杖踵疑門告困庭座就掃舍具床褥繼電使寢息其中徵醫躬糜藥旦莫執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既而疾滋甚漉汗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耶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他人得何益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携以歸面發囊籍其數封藏之數日景淳死出已財買棺殯於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至同發棺取囊按籍還之二子以米饋却弗受反贖以貨還歸平

明書

卷一 書主十七

七

陽耿子廉誠至京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且人命至重倘有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俾婦邀以歸獲男疑命婦善視之踰月辭去不取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交見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姚伯華杭人元末兵亂盜旁午肆剽掠至親避匿山澤不相顧時伯華二十未娶事父母極孝晨夕定省未嘗去左右父母年俱六十餘家頗溫度不能存奉二親匿闕原山挾貲行爲羣盜所迫艱難兼并間各散失盜過父不虞後盜

至出呼其子遂爲盜所得母聞賣所挾物往救盜併驅以去至一山路崎嶇甚夫婦老不能步盜怒並推崖下墜石死明日盜稍退伯華過野追求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皆死矣伯華計盜來未已用被二裹其父母以肩擔之乘夜由間道奔桐江時江無舟躊躇間俄漁人棹小舟來伯華出貲乞渡復肩二骸至祖墳採樹葉掩之徐用木錐挖土饑寒無力又慮他盜至晝伏夜作二晝夜穴成深丈餘以二親殯於穴仍負土築壘高三尺慟哭嘔血而出明既定天下民復業於是伯華歸卽舊居而屋之了然一身形影相弔久之聘錢塘楊氏爲

明書

卷一百一十七

人

婦生三子家漸饒伯華恨二親死非其所每一念至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在二月亡忌故每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茹暈不接賓客獨擁爐自泣手持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濕或問之故不答勸之益鳴咽弗已進飲食輒推去奉祭祀執爵哀哀呼父母如在膝下時聞者無不感動伯華記逃難日之草屨幾不免尋得之以着始獲濟遂終身手織草屨以施貧乏弗取直三子生八孫變吏部尚書龍河南左叅政子孫男女幾七百指伯華壽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伯華少忠厚嘗寄人物甚夥一夕火發家貲燬盡一不顧遷移所寄物或謂掩之可給

以火伯華皆檢籍各還之無一失者客有過其肆少憩遺一巨囊視之皆鈔悉追還之弗及逾年遇其人延至家詢之其人謂曾遺不自記憶其地出囊還之封識宛然客嘆謝而去兄伯榮洪武間任河南永城典史以事坐臺獄死其內弟火其骸携歸匿之給曰得錢事可解伯華鑒其所不足復鬻田付以去既而歸語曰幸弗累家矣不意病卒吾已收骨至黃山寺蓋往取之衆知爲所給欲暴其情伯華曰弟得兄骸歸葬足矣置勿問

明書

卷一百一十七

九

右改名元貴因得力學遂爲士官裔妻子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王入貢宣德中與使臣抵京上疏陳情臣風遭口抱憂痛心死生路梗流離困頓辛苦萬狀生還中國夫豈山人伏乞歸省侍上意在系遠不欲遲留之遣令還國許給驛暫詣金山獨其父存不識曰吾兒耳陰有赤痣驗之信然抱持慟哭悲動隣里未幾重遣上命別去祥至日本啓以聖意蕃王允之仍令入貢中前請詔許襲職歸養祥母母子相失二十載又有華髮之限得遂其養幾矣祥事母備極甘旨聞言及父事輒哽咽不已後母廢疾三載朝夕不離左右及卒哀毀骨立春塋皆以禮祥傳

經史通左氏春秋善吟咏年八十餘以壽終

洪祥字士高黃梅人德性渾成無疾言遽色事親孝養備至服勞不怠父友璋病癘延年餘起臥粥餌衣被垢穢必躬治之未嘗解帶妻完氏貴家女璋念兒卽孝而婦或少頃心終不安一日強坐謂祥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留一僕扶我足矣士高陽誥而陰伏父寢傍是夜父少起呼僕不寤力殆而仆忽一人參脇驚口爾爲誰士高曰兒也知父言所云非實特候於此則相持泣曰天乎孝兒至矣已而父疾良已祥與妻益竭力承事優游十餘年及父卒思慕無所不至見父形於薦薦鏡中人謂誠孝所感士高

明書

卷十書三十七

十

喜讀書明義理死生利害了無疑滯嘗值暴雨其急行笑曰緩惡等濕耳壽九十七終里間評祥行號曰隱德洪先生子六人俱賢曰亮者金華武義丞亦曲盡孝云虞謙字靜之明州人謹旬旬時卽依依戀父母父母行輒抱持不忍舍總髮就外傳讀詩至明發有懷蘇蘇隕涕見者異之既長承志唯謹成化甲子從兄謙以富民籍亡歸有司逮捕甚亟父憐其衰老命謙代之行謙曰父命也行無難色入吳謁陸績墓次彭城訪劉士雋遺事過沛拜王陵像皆有紀著抵安定毅然就役若忘其爲他人者尚書楊守陳爲之請得免歸弘治辛亥父遘痼疾醫藥罔效

極惻惻每夜稽顙北辰祝曰寧殤於余身久之類爲積赤

血縷縷見卒哭絕復甦殯殮率中度喪三日水漿不入口母勸之陽爲一舉母入復輒去坐臥苦塊袒髮面黑如囚垢嘗念其父好老氏日誦道經一遍畢乃哭哭至淚下浸磚磚爲毀裂喪畢懸像置器如所生時陳平生若所見又作哀文五篇以見志母病劇痛不欲生及逝哭殮哀莫一如其父至遠其內子非祭不相接非病不入問如此者十五年或勸之曰人孰無室家之養子何自苦謙惟拊心嘆哭謹體貌壯備至是骨立不復舊容守陳後見之憐其志爲詩歌里人稱曰虞孝先是月朔哭有白鵲鶴來巢寢室

明書

卷十書三十七

十

馴甚每聞哭聲嗚嗚若助之者楊旻字克彰淮安人然鄉族長老交游士夫未嘗名字之咸呼之曰楊孝子故名最著旻性端慤自幼事父母孝事兄恭父蚤世哀毀特甚母陸慰解之卽強顏以悅母心面哀不衰事母備極孝養家無厚資而甘脆無不如志母酷愛其孫時率平抱弄於前枚指之曰某可承家某可事生業某當作官顯門閭母聞之大悅門戶有憂戚不以告母嘗愉色在左右以安其心暇則坐塾中誨諸子及鄉隣之秀必以躬行孝悌爲先才質輕俊善文章者少忽於孝弟則懲謬論之弗改則厲聲斥絕之母嘗病醫藥罔效

未嘗安寢食母歿哀號頓仆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及葬廬於墓側衰絰不解晨奉櫛頽夕奉浣濯如生時不廢哀號之聲聞者感動鳥爲之翔羣爲之伏時蘭陽丘陵爲太守王竑爲都憲鎮淮聞其名奏旌其門後子理爲給事中封如子官東海張弼過淮聞其事爲之贊嘗曰予嘗過淮問楊給事則有知有不知者曰楊孝子則皆能道其行事指其里巷噫孝子之孝誠可謂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乎然彙考其事不過日用之常委曲致力耳蒙莊有言事親而能適不問所養矣然則世之立異爲高而未必能悅親者非真孝也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十一

劉和字元中吉水人喪母廬墓玉華山朝夕哭朔望令節有奠物不給則織屨易之明年夏風雹伐屋獨其廬不壞山多虎虎夜繞廬不相驚其始人以爲詐已而鄉之士人聞其果然多往慰問然不肖者惡所行異俗且不利已謀陰沮其事又明年聞知且滿喪乃結黨僞爲盜夜火其廬執而苦楚之久乃得脫抱水主徑山就道院中避焉時天苦寒道人遺以衣色不素者卻不受黎明乃歸納主於廟而終喪於外寢先是年十三時聞父理殞溺死池州慟哭嘔血以母周氏解臂得不死自後往來其處輒悲痛不食設酒殺江許號者累日聞者皆爲墮淚每食甘美必懷

奉母後客九江聞母喪棄貴而葬家益貧然遇忌日齋三日而後祭平居寡言笑事必效古遇人非笑而自信益堅不喜戲劇或強之卽擁戶不顧有欺侮者忍以待之故嘗自號耐辱居士既老而貧甚行愈高人皆以和入目之子天曙生五六月值和卒能茹素盡哀與之內食輒哭不食雖百試不改嗚呼將氣類之感耶亦天有以厚之也歸鉞字汝威早喪母父繼娶某氏繼有子鉞由是失愛父偶撻鉞繼母輒索大杖與之曰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膳每令羹食將熟輒逐去於是父子飽食鉞數困頓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耶輒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十一

復杖之屢瀕於死鉞依依戶外不敢入俯首竊淚下隣里莫不憐之父卒繼母與其子居鉞憤不見收因負販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狀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繼母不能自活鉞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無所資從之鉞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死繼母終身怡然諸與鉞游者皆曰未嘗見鉞言其母若何鉞少饑餓面黃而體羸小族人呼爲菜大人族子有歸繻字華伯亦以負販養母已乃至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繻友愛無間繻以不法坐繫繻力爲營救繻又不自檢犯者數四繻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餽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其母錢終始無愠容繻

妻朱與製衣必三襲今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
君獨被完絮耶叔之亡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里人稱爲
歸氏二孝子

何倫字宗道江山人天性至孝居父憂哀毀踰禮久之
日啖粥涕泣如初喪時見母毛尤謹溫清定省必如禮家
雖貧甘旨不缺衣服必備或營辦不足輒借貸於人曰不
若是何以慰吾母心及母亡殯殮一遵古禮三年蔬食如
一日喪畢不釋服不入內鄉飲亦不赴曰親在淺土吾其
忍乎守令皆高其行賻之對使者拜受終不造謝曰吾罪
人不致至公庭也倫貧失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初從

明書

卷一百一十七

七

陽明先生講學復從王心齋王龍溪游乃然有獨其處
說嘗發聖賢之與其邑令嘗欲見之倫不屈適族人有
役令曰孝子見我可免也族人向匪類倫薄其人竟不
族人晉之不顧也有醢酒者擠倫於溝同行者欲暖之倫
曰此飄瓦觸舟耳奚暇爲又夜盜入其室竊器物而出倫
覺識其人而不言將取釜始曰盍留此餽吾母晨炊盍
盡還其器物曰盍孝子者不祥自是不復爲盜
崔鑑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於市性嗜酒有魏娼者善
洛聲佑聞而悅之與之私焉遂留與居鑑母王嫌其非
所誦止之佑不聽娼恨每構譏佑每窘辱王鑒楚之

是益肆一日佑出娼以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王敗面王

明書

卷一百一十七

七

舍忿入室撫床泣鑑自學令歸詢其母王曰吾爲娼所
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爾善自愛鑑聞之泣怒曰母第安
志勿他也語畢即潛入學舍挾刃以歸歸娼所在娼適掃
於廳傍口且詈王鑑從傍拔刃刺其左脇深八寸許娼隨
斃鑑以刃置牖下亡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
不知必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
母抵罪哉因復歸未至佑果疑王已禁王將置諸理矣鑑
至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我也母何罪衆不信欲舍之鑑
曰若輩不吾信吾殺人之刃尚存牖下第視果然衆乃釋
王而獨以鑑馳報聞上詔下法司議於是刑尚書開淵等
會議曰可緩死故事減死者悉發伍淵輩以鑑幼且憤可
原議併釋之乃公上奏曰臣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
根於天性雖冒重罪志在全母司寇議是上曰崔鑑既爲
母冒辟情可矜卹其原之鑑得釋
劉閔字子賢莆田人幼有至性及長動循古禮造次不苟
家甚貧極力養母定省溫清疾不解帶母或怒則衣冠跪
床下竟夕不敢起以父與祖母二卷不克葬遂斷酒肉遠
房室訓徒薛邑朔望則號哭於殯所如是者三年隣族憐
之爲助其葬母歿哀毀骨立廬墓側哀經蔬食終其喪

視必齋沐率男婦奠獻一如家禮閨門嚴肅妻失愛於丹
出之終身不復娶少保林俊疏薦曰劉閔學行高古雖詞
藻不逮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宜徵侍青宮講讀不報御
史宗彞知府陳效又薦之詔授本縣儒學訓導前後按部
使者及守令率與鈞禮時致餽以酬其乏所著有家禮考
註昭穆圖宗子說五倫啓蒙考經川誤等書藏於家姪孫
自省鄉舉歷長沙府同知持身敦樸臨事周慎頗有風聞
樂析定海人性孝友家以亭戶籍官枌承其役弗替洪武
十二年春會稽錢清高氏許從兄弟歲輪鹽痛自縊迫小
民倍其輸以掩已之數事上聞上以浙河以東亭戶大家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七

六

皆岡上賊下如一律卽遣使編各倉覆鹽有損常數者悉
起赴京鞠訊咸承罪坐輪作枌亦在逮中其弟稅顧代建
枌曰吾之往也死生未可知吾有三子爾尚無後豈其可
稅又詣縣庭請代枌曰枌之名固不可易服力鹽事皆枌
也稅罔知使往而被鞫必失對縣囚不敢遣及枌行一舍
許悅追及之枌叱之去不聽卽乘堽垣以塊拋悅垣之塊
去者半稅度伯氏心不可回慟哭而返十三年夏枌果死
枌讀書窮理凡醫卜地理書無不習里之人聞其死莫不
哀之稅走召其骸歸葬焉

鄭士利字好義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元以儒

河南淮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利因告於師去傳
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
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
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
罔行省臣三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
杖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他罪可
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入言
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
旣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
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七

七

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山士利乃爲書數千言
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惡
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爲移文必先印
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
不足用况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
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違者
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
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
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
而後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千

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待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我疏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十九

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願吾書可用與否何如耳且吾業既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輪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兄士享弟士貞皆有文名

高瑾大梁人爲人孝弟儉直少事母歲時上壽自歌舞爲歡事其二兄旦趨侍食而退出則爲執鞭道傍伺顏色猶事父云喜誦讀每稱說先王不飲酒嘗歲暮取出通負見多窘乏輒割奉馳一空車歸里人望見盡笑之瑾不較也子珣爲東明丞強逆養瑾官邸輒蹙額曰吾往未嘗入府乃今公府居耶遂歸時舊令得代去往問瑾曰我孰與

新令賢瑾默然熟視久之曰君似弗如也人服其直於是鄉閭從化家居子弟見輒趨拜却立里中人假僮僕使不復闕白其主人鷄豚放猶一家過者咸歎異之斯益足爲淳風矣妻侯氏孝讓有幼子爲嫂子捉殺之侯泣謂瑾曰吾幸尚有珣奈何令伯氏無後卒出之獄嫂子以百金詣瑾謝瑾不受詣侯請侯不受曰吾利金而出汝耶

汪灌字慶衍金華人爲人廉直能忍人患難人有故叩之卽風雨寒暑不避也鄉里大事官皆倚之以辦一日念役不均而訟訐滋起也聚其鄉人謀之曰鄉之人非吾兄則屬吾子弟也顧廉恩地義而開於役者獨憚追胥科由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十九

驛屑之擾焉耳請率里正一歲所須錢長短相覆亡慮費三十萬吾鄉戶各自實其貲爲三等定著之差次於籍而衆寡金以昇降則告於衆而進退之如是則名雖值役者異時戶有升降則告於衆而進退之如是則名雖值役者聽事而實皆仰給於衆也公無廢事而私可無敗家尚何憚乎願與父兄慮之衆翕然稱善卽日立約束無違者旣又以衆金之難也衆割田百畝爲之約成登其書於縣而各藏其副於家竣於役而反則會衆擊豕醺酒舊里正以田授新里正成禮而退於是鄉之役訟遂絕行三十年守令大善之延灌等及他父老與爲禮而志其鄉以風歲

惡饑民羣起爲糧寇以救死守召灌爲責欲調兵灌曰無以爲也此血丐非斗救死耳下片符可致何俟兵乎脫兵出則挺而搏矣守乃悟然猶遣巡檢與俱灌止巡檢於家飲食之獨以數十輩持符逮至莫不畢集吏覲功悉論以死灌詣府伏庭下不起曰是曹束手隨微來未嘗枉法今逆論後復無凶哉乎且灌實召之灌不忍民聽灌就逮而死也守感悟激解散其獄

王芳字德遠太倉人幼業儒所交多名士家頗饒乘禮好施而自奉甚約晚喜閱聖書故殺之物不食卽遇一蠅亦存悲濟每舁施棺掩骼人呼爲佛子有長洲簿告悉倒明書

卷一百三十七

王

囊出百金畀之請益復以鄉人周氏所托金十錠貸焉簿尋獲職亡去遂委居弟償周氏金而草舍鸚鵡橋晏如也嘗訪舊小直沽適慈谿生費廷槐病滯旅舍與語歎曰奇士奇士乃困頓塵土邪移玉寓所共寢處時其饑飽寒煖而將護之唯謹明年春感異夢携至同舟南旋復夢墮橋下極之不得謂其非祥也晨輿輒焚香誦經爲之禳病病良已已而又病便溺須藉市充正躬爲滌除旁觀者率不堪無倦意生數感泣曰吾何以報先生哉諸所需藥餌藥物無一不備至潤州昇舫輕舸欲就姑蘇召醫調理次呂城生病革索筆作家書恨不及終養二親涕咽謂王君曰

生平心事百不一伸天平已矣備理道術乞書慈谿費廷槐不瞑目之概語脫口而逝雙眸炯然芳曰古今旦暮孰爲彭殤豈君達人而相化耶摩其軀猶不瞑乃舉其首枕之股撫之曰四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而命也何恫况有四弟兩兒親養有托母戚戚爾生喉間嚕然有聲目漸瞑匿尸三日舟人不知也抵虎丘緝貨營棺食手浴含殮權厝半塘僧舍計其父踰月而至舉其柩弗前遲明芳絮酒來哭送乃舉環寺門而觀者嘖嘖歎曰不意今人中得見古人有阻滯者

羅翰字宗器吉水人其先曰復仁明初以弘文館學士從

卷一百三十七

王

太祖定天下後辭封爵太祖嘉之賜歸田里其孫汝敬登永樂甲申進士歷官工部侍郎瑞其孫也幼能愛敬長善屬文以廢補太學生授四川布政司經歷屢遷常州府同和所至清慎有善政嘗居母喪廬墓螺子山下三年嘗隨一白犬主哀亦哀主息亦息山故無虎至是一虎渡江周旋坐犬狎犬爲侶瑞偶以疾臥其杖竹倚壁生枝葉一白鴉爲鳩鳴久而不去當是時墳生芝荷華生於原更五常內黃人父萱洪武中任廣東僉事卒於官五常始七歲母以幼子且無資不能歸葬遂卽和光寺僧地權厝之携五常北返嘗語之曰汝父棺中有大錢可驗待汝長

成時尋骨歸葬則汝可報父恩而我亦盡婦道矣後母更
五常年五十矣乃入廣求之既至不得旦夕泣告於天里
人哀之有爲進食者數日按察經歷張珪知之爲多方物
色土人識其處啓之遺骸大錢猶在五常以禮斂視官隸
賁爲給舟車費歸葬五常仍廬側居三年事聞詔旌其
何宇新字子完廣東博羅人幼失父事母至孝鄉人稱之
及母沒貧不能葬聞者爭贈比發引奠者七十餘筵遇積
雨不止及輻車備道隨在輒晴雨若爲之迂避者旣葬縛
草廬墓側夜有虎蹲其門宇新祝曰罪惡之人孤哀萬死
盡蝨食我毋徒相怖穴壁覘之二虎左右馴如也旣旦散
去夜輒復至每浹旬則易二新者猶瓜代然宇新忽得危
疾鄉人昇歸治之其家在市虎亦尾之去疾愈還墓側虎
又來送狎焉若素素者先是家畜一黃犬犬三五日輒候
墓所宇新欲有所需卽書片紙繫其頸家人見之具備繫
使負還人稱皆孝感云事聞詔旌其門後宇新舉鄉貢入
南太學人見其近體尚結褵絞帶牢不可解以示終身之
志云有羅瑞者監墓亦有馴虎之異
楊成章道州人父泰任浙江長亭巡檢嫡母何氏無子泰
娶杭州丁氏生成章甫四歲泰卒於官丁氏留杭州何氏
携成章扶輿歸成章長爲庠生初丁與子別剖銀錢爲記

及何氏臨沒出銀錢付成章且告之故成章持服闋出葬
華母不獲而歸意猶懇切後因鄉人李紹義爲東陽典史
知丁氏所在復往求之遂得母人以爲誠孝所感吏部侍
郎唐龍上其事授國子學錄以旌其孝
劉廷梅別號同野吳人少情學好遊父封跡而捷之長跪
曰兒以佚故傷大人罪甚大請自此改超遂折節強學
於屬文漸工其父以格言督之學乃懸之楹讀小倦仰視
楹間卽佔俾聲益厲父卒慟哭嘔血死復蘇水漿不入口
時祖父母猶無恙其祖禱更強謂之曰暨子爲而父死不
念而父之父母旦夕人乎且而母寡而弟弱而何以死也
母蕭謂之曰昔婦胡昔已委禽可從俗娶也廷梅謝不敢
母蕭曰吾病憊憊不能奉二尊人誰與代吾饋者卽吾饋
亦誰治胡之父聞而憫之歸女焉廷梅弗成也旣免喪
益貧其祖父母相繼卒廷梅哭請於母蕭曰天其遂死不
肖耶將困之極而玉於成也計窮矣有饋粥之產敢廢以
歸三衣於是殯葬皆不廢禮用過毀茲病益貧於屬文
若有神助下筆累數千言督學御史蘇祐復首以其經誼
行術超卓檄主同仁書院弟子蓋三百人弟廷楫於束修
之饒上以奉母蕭甘毳而餘資揖學母蕭不甚愛廷梅獨
愛楫當兄弟就試而楫病作偕行萬山中乃徒步慕二夫

俾與梅後一夫若作路廷梅匿跡從與後肩之揖不覺也
道遇識者咸目之而笑不顧及俱領鄉薦梅竟以疾不能
赴公車廷梅登第後念梅病無起時而虞母蕭憂亟假歸
楫死母蕭果痛不欲生廷梅百方解慰陰痛幾絕迄不令
母知筮選得歛令奉母蕭往歛人盛供帳修酒食以俟乃
亟揮之出曰是嘗我也自今卽束萊溢米不得闖入偶與
同年友汪伯玉戲邑無魚馮舍人可以彈餓矣伯玉領之
至明日得一大魚以饋欲辭不可割而五之以其一供母
蕭餘四以付市司使鬻之稍取其畸至隔月不盡蓋自母
蕭外居恒未嘗噉魚肉也嘗步行而一穗自鞞出以爲誤
明書 卷一 三十七

也引之愈長笑曰藁也吾以代綿爛伯玉見而笑之廷梅
亦笑曰吾昔讀書時嘗坐一木罍而積藁其中自腰以下
皆煖今僅藁吾足侈矣令歛多善政居四年以循吏徵乃
積車載母敝衣羸馬從之士民奉壺漿百里不絕得南兵
部主事母蕭卒廷梅蹕踊如少壯時強自力居喪無違禮
除服仍補南部累進郎中出守漢陽比至漢屬大饑以便
宜發倉粟賑之而收其暴骨歸之士設方畧誘縛盜魁之
漁於柳洲者境內稱治時楚國賜田在漢川者與民田相
錯而欲併得之楚人大譁督憲聞廷梅爲正經界樹標識
楚王不能難之擢廣東按察副使攝提學事兼管四道兵

符攝司事時寇大發修戰具而徵卒捕船盜七十且以其
賊仗實之覆按之則皆賈人悉與辯理得釋其署鹽筴吏
歲羨千金悉歸之庫克軍餉引年乞歸許之既歸筭其衣
冠杜門逍遙偶出則布帽練衫草屨居然一田父也問時
政則掩耳稱草莽臣不敢語及昔治狀則曰忘之矣凡利
益人者無不勉爲每望丘墓旣白髮顛顛哭每如初喪先
是居母喪時尚無嗣不知人者五日夜時以無子故羣晚
而欲瓜分其家忽夢黃冠羽衣人以帝命予之藥遂寤而
起晚者立解卒年八十一有子曰仕敬能文章

李德智號大痴武昌人生平有隱德得黃老養生之術母
明書 卷一 三十七

死隣家火起撫棺慟哭反風火竟不燃一日晨趨出門前
見丐者倚門而日遊之德智曰汝無乃丐而盜乎丐者繼
曰某非丐亦非盜也某名殷真銅鼓衛人本衛以墳房料
銀計千餘金來納于都司緣過黑舟渡舟覆文移溺水中
真以身免欲歸而請之某以孤身挾重貲泛巨浸恐不免
聞公好善君子願以相累侯請文而納焉計四十日往返
耳德智慨然愛之至八月不得報比其人歸去家一日而
病且死遇所知陳大通大通來哭謂曰我且死煩爲家人
言之來視喪然竟不言官錢事二人歸而告之家人至則
死矣後衛述其家人比勘官錢家人無以應則意前二人

來告娶或爲所匿告之竟文致之罪當死後德智意前再
者以四十日爲期而今三年矣事且有變遂封識前金詣
都司言都司受之爲文往勘會焉而陳大通大道在獄中
衛官見之大驚曰楚有大賢若此乎率大通等焚香額天
曰我拜前爾拜後其非常人也由二人獄問者莫不義之
德智後持清齋不茹葷遇異人授五靈神符治百病輒効
壽八十三無疾而終

朱仲福靈壽人世業農父生仲福早卒仲福孩提時即能
行喪禮人咸異之成童不爲娛戲出牧牛每於鄉塾聽讀
書輒曉大義從里人借書叩其音尋之乃識字長力農養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七

五

母每帶經鋤灌誦讀晝夜不輟貧不得書每從里中士借
得一覽輒返人問之曰閱乎曰頗聞人無知者母卒哀毀
盡禮三年不笑語鄉隣異之邑人給事中傅鳴會知之遣
廬與語大奇之遂與之遊蜚譽薦紳間人皆以得見爲慶
仲福常戴同族帽衣短布衣諸士大夫贈以巾仲福曰仲
福本小民所戴此同族帽者遵朝廷之制也一加以巾則
諸公又何必與仲福遊年四十歲卒便絕慾獨處草堂誦
讀積歲而諸士大夫家藏書皆徧深明律曆每元旦登其
鄉之阜日向臺望氣輒言一歲休咎無不奇驗人勸之著
書曰天地間道理聖賢已盡言之著書非復則偏何益况

人世書未見者儘多一落筆焉知非古人所已到者耶人
咸服其言子二力耕以養仲福之母庭前手植一栢仲福
終身不忍折一枝每教其子孫必以樹下鄉里化之無爭
鬪者曰恐朱老知也恭謹端方雖疾風暴雨無改步自鄉
至邑八里步屐安詳士大夫每使人尾之未嘗有情容嘗
與諸士大夫遊許由山其山視唐宋碑甚多衆誦碑文一
過數年後談及其碑佳惜遺忘仲福一一誦如流人始驚
以爲神出言簡而理甚透嘗有一偶儻士過其前過一車
至仲福曰君知車之所以載重而行遠乎其人因放輪數
千百言仲福曰不然彼體方而用圓是以如此其人嘆服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七

五

大畧與人談多如此一日忽語羣公曰明年某月某日某
長遠諸公乎衆驚曰先生康疆何言此有術乎何決如期
仲福曰吾無術第臥聽吾耳至每一伏時若干則一斷
一日則少若干以曆法計之明年某月某日數盡矣至先
三日徧辭鄉里親故坐一室人皆環視之談笑如常而逝
其子爲修墓人皆見仲福立墓上鄉人私稱殤曰孝德先
生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
得一小牛家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家婦泣曰馬則
乘牛則耕跟隨老僕乃費我蔡葵阿寄嘆曰噫主謂我加

不若牛馬耶乃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得耳之屬得銀十二兩界寄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歷二十年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子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子既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惟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一嫗一兒僅敝緼袍體而已

明書

卷一百三十八

史官

明書第一百三十八

史官傳維麟集

列傳六

循良傳一

史官論曰夫循良者抱道溫溫與民宜之一夫失情則有結于意千人緩帶則適忘于體誠因心賦政惻隱之至也然仁至則義盡而利必興害必除去甚去泰而不居其名里井用休傳稱國僑爲政老人作嬰兒啼蕭曹清靜民以寧一循吏以斯爲最潁川近名朝歌近衛風乃亞之夫率惟行部所至有赫赫聲或飾厨傳通環瑱溝過使客以賣

明書

卷一百三十八

一

高鑒于天下又其賢者內飭簠簋外長耳目亭檮爲兩察及細微以爲守令聰明周疾苦治如是是亦足矣而長者爲治不尚焉昔漢帝詔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惟良二千石乎又曰惻惻之吏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聖主在上良牧在下上之考績以實不以名下之報政以拙不以巧其治之本止于惻惻其治之效止于政平訟理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而已明太祖嘗諭廷臣曰今布政司官卽古方伯之職知府卽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撫安斯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病民多矣所以重考課之法嚴食墨之刑一有所

犯不爲少貸而良吏乃輩出厥後貪暴成風是非顛倒守令貪廉之目專以苞苴之多寡論事之分數執券而顧不寒亭末上鄙下偷無所底止以致民窮盜起國運崩摧守令之關豈其計哉今取其體仁長人化道蒸蒸者爲循良傳庸以風焉

魏觀字杞山蒲圻人父雲瑞有德觀讀書蒲首山中勤苦弗輟喜吟咏自怡感興陶寫性靈乃構亭曰梅初以寄志焉元末薦被徵辭不就明初觀與劉基宋濂俱受聘同謁太祖與語大奇之授平江州學正遷國子監助教陞浙江會事吳元年改兩淮運使入爲起居注洪武初建大本

明書 卷一百三十八

堂命觀侍皇太子說書及授秦晉諸王經二年十月甲寅膏露降乾清宮上問災祥觀曰帝王恩及于物順于天則甘露降十一月冬煖如春上召偕危素詹同吳琳宋濂遊觀內苑燕紫閣御製賜之曰卿等各賦一詩以述今日之樂觀奏詩上覽大喜三年轉太常卿七月命改定太廟禮文稱孝子皇帝某凡遣太子行禮稱長子某著爲令是月陞侍講學士十二月辛酉編集大明志成以觀爲國子祭酒宋濂爲司業四年廷試進士爲讀卷官得吳伯宗開科之始得人最盛九月坐考祀孔子禮不以時奏論知龍南縣濂知安遠縣未任卽召還爲禮部主事賜燕奉天門上

曰前日逐卿去今日與卿飲何其樂哉仍命各賦一詩五年上召至內庭論曰朕新得蘇州恐餘孽包弄朝夕在心今思其人惟卿公忠顯幹可爲朕一守觀頓首受命蒞事懲陳寧奇政勦禁樹良寬而且肅敬老恤民聞宣聖廟庭舉鄉飲酒禮聘鄧賢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教授貢穎之定儀節高啓王葵張羽闡文學邵多首蓋崑山周壽誼年百有十歲吳縣楊茂年九十三林文友年九十二皆延至之禮成彬彬可觀壽誼還躬餞諸郊再拜送之觀者如堵時戎事倥偬百物彫耗禮文衰落乃能力挽躬行風教勸興課爲天下最上嘉之陞四川叅政蘇父老願留仍命觀還郡七年觀以舊治爲士誠竊據且郡多水患仍修廢陞河以壯士觀資民利御史張慶誣其與既城之基而高觀爲上梁文俱獲罪見殺既而上悔之命所在致祭皇太子諸王哀賻有加歸瘞于蒲圻燈窩山觀高明端重學博詞贍與宋景濂蘇伯衡相上下其所履任率有成績事至不擇利害爲之所著蒲山校唱集人咸稱之

明書 卷一百三十八

王宗順烏江人少業儒博涉經史元季避亂僑居嚴州戊戌胡大海克嚴州得宗顯禮遇及大海克蘭谿進攻婺州不克回蘭谿築城守之留幕下是冬太祖親征婺召見上曰爾與我同鄉正濟所用命潛至婺城察聽事體其語甚

密至蔡察得城虛實歸以告上甚喜曰我得婺州令汝作知府進攻首敗石抹宜孫所遣援兵次日城猶未下樞密院同舍譚安撫守將帖木烈思不和果如宗顯所言夜遣部事李相繼城詰上請降開東門納兵如約入城遂克之置分省等衙門以婺州為寧越府以宗顯知府事於是郡學延儒士榮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原等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較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忻悅未幾卒上遣使祭之

王興宗者江浦隸也按知縣事李善長李文忠皆隸上曰興宗從我有日勤廉而斷能儒法吏莫或先也秩滿陞南

明書

卷一百一十八

四

昌府通判嵩州知州俞院任亮集民為軍興宗上為曰有元末世聚則兵散則民明興軍民兩分若皆為軍何所養賦上曰善陞懷慶知府朝京時上問養蠶種田官吏至興宗曰府主公勤不貪不煩問還郡中道使知蘇州三年有政民安誦之陞河南左布政請闕辭上曰久不見爾老矣我鬚亦白賜宴鈔撫遣之

方克勤字去矜寧海人學宗考亭研究至志寢食喟然曰為學必合天人而後可舍是非學也元季亂隱山谷中磨穀糗松栢以食明初被徵辭索之急起家為濟寧府知府錫冠帶寵行比至官首為書一通懸康衢諭天子愛養

元之意民即有不平聽詣府自言禁隸卒呵問引耆耄坐語訊得失郡學官缺聘賢者為師廟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有傾圯者撤浮屠氏或新或葺所在煥然學子繫籍者至千人始有詔民開廢閑田者聽闕三歲乃稅吏徵近功不俟期輒斂之復以田定科由民益脩且散克勤奉詔益勸課田以增闕與民約定簡書列丁產為上中下三等等

明書

卷一百一十八

五

事役兵築指揮使橫甚五六月間輒聚民萬餘人治之民不得田哀號往即工克勤奮曰民困不收烏用二千石為密聞之中書即日詔罷役先是不雨袒跣禱禱羣祠涕泣臥祠下詰朝大雨連二歲凡三禱皆應皆大熟五年鄰境蝗克勤聞即省愆輟食稽首額天迨夜聞空中轟轟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獄訟大者答治小事論遣不留案牘庶獄輟轉日省錄無久淹文未具時作糜適食之每秋成即與民期日輸倉粟聽民樂解不遣吏而稅常先登江浙二行省歲運糧百萬詣濟寧水陸千里撫如部民不令有纖毫怨對言之朝闕其耗每徵發下信得

我民民得并力耕桑極負來歸者相望初赴官戶僅三萬
稅七萬石餘三年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有奇二州二
十縣家給人足野無流殍羊牛雞犬散被郊坰如承平之
世諸壇壝修舉民不知勞郡故以葦園峙糧火屢爲災教
民爲陶瓦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爲什伍遞相救恤
遂不復火會大師十萬往填燕官吏索糧芻糞集于前依
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北征
水涸舟膠不可動勒民夫五千疏河以軍法申督克勤夜
泣禱于天天忽大雨水起數尺而去其爲政以風俗爲急
德化爲本郡最煩劇民乎化久益無事終日衣冠坐堂上

明書

卷一百三十八

六

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處正
威必害人吾不忍爲也府庭不陳桎械懸青鞵楹間示無
刑罰六歲績最錫燕賞還郡上召見獎諭曰政成當顯用
卿尋爲屬吏程貢所擯詔楊御史廉按楊與程有舊恐
程坐誣得罪以用倉中炭蓄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
里數千人子孝孺上書請以身贖父罪不報謫役江浦會
空印事起又就逮而沒年五十一克勤孝友與人交洞見
肺腑自奉簡素一布袍數十年不易日不再肉每行縣杯
湯不肯受兗州守因命子進二木瓜答而節之鄉人爲之
陽令者以爲節節書力部去而清人最有恩南冠遇

必米醪遺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同列以事奪祿旦夕
延共食會飲醉投案大詬去禮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陽
爲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何謝也晚益畏慎
晝所爲夜必白之天俯仰無愧忤人皆以爲古體道成德
之君子焉子孝孺在忠節傳

胡壽昌字子祺以字行吉水人幼而好學同郡吳華樂愛
重之妻以女明兵初下吉安新途寇倖至民陷于脅從者
千餘人寇去總戎者惠將盡殺之壽昌走謁言從寇非民
所欲殺之且失人心皆得免洪武三年應詔集京師尚書
考最上者十八人壽昌與焉是日太史奏文明之祥上喜

明書

卷一百三十八

七

曰唐太宗一世文學士十有八人豈若朕得于一日哉皆
以爲御史卽臺賜宴數陳時事嘗上言今國家宜徙都關
中累數千言未幾朝廷得廣西簡近臣往治上曰前上書
胡御史其人達大體可遣授廣西僉事問察民瘼遇罹法
者多爲哀矜時尋遣爲按察使持法嚴急壽昌獨曰法貴
持平卒不爲變每三四覆訊曰是欲其死無憾也融州石
刻有元祐黨人碑命碎之三年改知彭州益務修惠政利
民灌縣故有都江堰秦李冰所鑿兵興堰壞議修者衆謂
伐石錙鐵費多難成壽昌曰土木可固豈必鐵石哉請之
不得固請乃聞于朝從之卽以委焉初議用萬人曰得二

千人足矣悉疏決淤塞度所用伐竹爲籠實以沙土又伐木貫籠並緣壩岸江水乃復又修壩口諸壩成都各郡田悉資灌漑民大利之初壩廢井泉隨竭民出負汲十數里甚以爲苦壩成井飲亦復教民務學民益知其愛已也莫不聽服居三歲死亡盡歸視初至增數倍收瘞白骨是夕夢人羅列拜堂下者不可勝算庭有枯槐十株復榮三年陞廷平知府隱事劉有注祠教爲妖前知府徙舍避焉命毀祠更作室其上居之妖頓熄益修飭學較躬勵士子祭祠祀李先生侗期年百廢具舉民皆敬信忽得疾數日猶視事不輟先日有大星墜舍至是復然其日沒于官年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八

八

四十五郡人罷市奔哭如所親長子直次子廣大學士

王觀宇尚賓祥符人性耿介儀度英偉善譚辯長于應對明初鄉試中式入太學洪武十九年授蘇州知府爲政嚴整多所興建發奸摘伏民憚之如神有賜吏錢英累構陷長官莫敢誰何廉得實以計縛至庭立極殺之由是境內奸豪屏迹人皆稱快事聞上嘉歎遣行人白思中齎勅褒之勞以酒歲大稔民通無所出部使者督之甚急爲延諸富室集郡衙飲食之使各量出貲代貧困者之遺衆雖然如指通乃得完朝廷嘉其能榜諭天下勵怠政者姑蘇賢守前有李亨魏觀後有姚善况鍾皆惠政及民稱姑蘇五

太守迄今郡人思之並祀學宮

郎敏濟源人洪武七年以國子監生選入武英堂紀事授御史九年陞饒州知府爲治廉明有惠愛樂平縣民詣闕訴邑大姓五十餘家謀逆詔都指揮司潘率兵往捕兵至饒敏驚曰民素淳朴未必有此吾爲郡守不可使民死無辜請先往察之既至見民皆耕牧如常時廉得告者乃無賴子素以假貸不得怨諸大姓故重誣冀獲賞敏還白潘初不之信自往察視一如其言于是各以家長至京辯其誣詔釋諸大家誅妄言者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八

九

蘇恭讓玉田人洪武十三年舉聰明正直任漢陽知府恭

讓豈弟慎密爲治簡而明嚴而不苛刑而民不怨密近省司凡徭役科徵之事獨倍他郡故政繁而民困前守多阿奉取容無敢言者恭讓每遇重役必詣上官申理事多減省民賴以安先是有趙庭蘭者徐州人知漢陽縣愛民凡有不便者慨然以身自任朝廷嘗遣使下縣取陳氏散卒他縣率多以民丁應數規免已責庭蘭獨爲民辯明以故民得不擾十餘年間漢陽民言郡守則稱蘇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庭蘭云

羅性字子理泰和人少孤貧自奮于學博記精思元季兵亂走避巖谷崎嶇困窮未嘗廢書性耿介一言一行必端

不與俗人接雖至戚或涉邪行輒絕之然口未嘗言陳海桑先生嘗稱性有冰玉之操洪武初詔郡縣立學御史劉昭先聘性及楊子淵鄒彥高三人爲之師時號楊羅鄒四年中鄉試明年勅免會試授德安同知先有寇號精李萬戶者以衆入府治殺郡守劫庫藏官捕其衆悉就戮獨精李逸去久不獲詔捕益急踪跡逮繫數百人諸邑騷然性初下車民有負一囊詣府言精李實死此其遺骸也問死幾何時曰一歲曰始死時曷爲不言又驗其鬚髮皆在而皓然白也曰精李年未四十此安得是也笞而逐之悉出所繫論之與爲期十日得精李即釋爲良民衆叩頭願盡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八

十一

力乃悉縱之七日縛精李至庭下前繫者皆勞而遣之方賦民鐵造軍器時兵亂初定猝無所辦居第後治蔬圃鏗然有聲得窖鐵萬餘斤民爭趨求售曰固天以濟民豈爲我也悉以代民充賦餘者皆入官庫爲政以寬恕爲本惟賊吏無所假吏劉仁盜官麥逮治逃去誣訴於僉事朱逢吉將就鞠叅政陶凱吳雲曰十七府之賢守裁三人耳馬彭安可枉其事得白仁始正罪在郡四年闕知府皆性總之秩滿詣京師坐擅用棗木染軍衣爲陳寧所劾謫戍西安既至達官貴人皆敬禮之而安于處賤未嘗一毫干人諸生從之受經後多大成者是時四方老師碩儒在酉

安者數十人吳中鄒奕獨曰合吾輩所讀書庶幾羅先生之半文章切實深厚詩宗漢魏近體宗盛唐書法鍾元常年七十餘卒楊士奇少孤依以居受其教育焉

楊卓字自立一字子淵南昌人父親山篤行碩儒以書詩春秋教授學者卓傳家學博記精思于書無所不通洪武庚戌舉于鄉第七人明年會試第三廷對二甲第一授吏部主事踰年陞廣東行省員外郎坐累謫鳳陽屯種復起禮部主事數月改杭州府通判援例去官卓儀度魁偉整肅家貧清修苦志確不可拔而爲政行恕有豈弟君子之風在廣東時有周叅政者苛刻之不可近兵卒二十人入

明書

卷一百三十八

十一

山伐木兩卒山下邂逅婦人獨行曳入道旁林中欲亂之婦人怒罵即共殺之婦家蹤蹟得屍書疑二十人者所殺訴諸行省悉捕至周親鞠之竟夕拷掠皆引服屬卓署府閱案曰殺一婦人安用二十卒往白周周輒然曰員外欲縱殺人賊乎悉付鞠列庭下視其色聽其言指兩卒語曰殺人者汝也即吐實伏罪周始歎服餘杭民兄弟爭田各有私親持說主之累歲不決卓至悉屏私親獨召兄弟兩人曉譬深切皆感悟相讓卒歸於弟歷官皆繁劇躬蒞勤敏未嘗有滯事寅出酉歸輒閉戶秉燭讀書夜盡二鼓罷官家居號其室曰退庵杜門惟經籍研覃足蹟動決旬

不出戶嚴交友不苟許可獨與羅性鄧尚契合甚篤世稱楊羅仰應進士舉相與約曰有如吾徒繼今有一行非其學將何顏復見後羅爲德安府同知鄧爲四川鹽運經歷水蘗之操皆無敢犯者海桑陳先生嘗稱卓水清玉潔之行卒年四十九爲文章必欲繼古作者書法鍾王有集若干卷

吳履字德基蘭谿人父景奎業儒鄉人師尊之酷好爲詩游山澤間方苦吟而雨至濡其衣弗知也履少從聞人夢吉學春秋後邁磊落長通諸史文有奇氣最好書尤工行草元季教授鄉里明兵取婺李曹公爲浙東行省左丞聘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八

十一

主郡學數與語知其才辟爲掾稱疾辭有司舉于朝爲南康丞俗悍其民以爲丞儒者易之履默然自如數月皆周知其情僞有所發隨一縣驚伏乃更以寬化之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前與語弗加咄叱民或援丞裾相爾汝弗責也有徵調召其大姓坐廳下好言誘之聽人人自說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而吏卒不能爲奸民王璦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兄子王汝怒集少年千餘人圍王氏奪家人歸且縛璦輝連道至家復解衣撻之殆死乃釋去璦輝兄弟五人庭訴辭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履念成獄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璦輝語曰獨羅氏圖

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爾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法固止于敵不得過也倘不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正法汝悔何及璦輝久之曰吾恨羅氏欲快吾憤爾惟明公所命乃捕操筆者四人于璦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璦輝引罪拜之事遂止兩家叩頭曰公弭我事德甚弘咸願有所上獻皆卻去縣令周以中初至召民轉輸至郡不得躬至鄉召之一民逸去追及命卒笞不肯服走入山罵令曰官當至縣何至此爲令怒吏卒因以語動令欲誣一鄉民圖賄獲六七人下獄扁鑄甚嚴卒再往捕未返鄉民大駭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八

十一

侯吳良承詔求餘寇移檄旁縣丘且集召履計事履曰易氏未有反狀奈何激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反用兵未晚也侯曰令言是吾且從之履乃屏吏卒步至山谷中抵俊原家家空一老人出對客履曰易俊原出見江陰侯則無事矣今不出大兵且至一縣民皆爲齏粉是殺一縣父兄子弟者易俊原非縣令也老人曰俊原必出惟明府哀憐履得情故寬之曰俊原或未必肯來得其子及麾下三四人先往可免矣明日其子及麾下至如履言兵止不發既而盡致其麾下惟俊原一人度勢孤乃招之曰君侯願與俊原相見俊原喜詣軍門請見遂縛送京師事平

明書

卷一百一十八

七

民安堵無擾江陰侯檄取故兵之爲農者民咸自疑驚奔相告勢甚危乃屬耆老諭民曰侯所取者兵民無與也籍其願爲兵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造戎衣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思之且恐其叛去安可責以事功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其禍大郡從之凡有徵徭皆不使與越三歲遷知淮州民畜官驢葉守核其孳息狀與籍不合曰驢當歲產駒今幾歲宜得幾駒乃何少也欲責欺罔罪而徵其償諸縣皆已勒民買驢履獨戒民勿償守怒問狀曰民實不欺罔焉可責償國家富極海內爲吏者宜宣布德澤除民疾苦寧少數匹驢耶守語塞井上不

便者數事守不敢復言并請縣已償者皆罷之山東民願以羊牛代秋稅官從其言履與民計羊牛後有死瘠患不如納粟便獨收民粟他縣牛羊送陝西民驅走二千里皆破家雖獨得完他日受命役千人部送隣縣牛履列其不可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使人代之脫道中牛死誰當代償耶力爭不肯往上官怒居之自如久乃得解先後爲吏十五年不求威名以愛民爲先尤重獄事凡有訟面直之解釋其怒乃已不忍置民于獄獄爲之空凡上官教下所需于民不務速辦稍緩其期約故物價不踴民視他所費恒減十二三民樂其簡易更感激爭先居二年會改

明書

卷一百一十八

七

淮爲縣召還離民進門抱其足泣拜送之至京謝事歸前芳夏縣人側儻有節概讀書通古今重義氣洪武中學孝廉授刑部員外郎陞郎中太宗卽位陞吉安知府先是金華朱仲智知吉安寬厚廉潔剗革吏弊禮賢愛民民甚戴之已召改重慶民更思慕歎息曰賢侯去誰能繼者已而芳至持重得大體明習吏事間有告訐者數語立決吏無所容其姦宋季有妄言銀冶當開坐誣抵罪至是無賴子誦其說聞於朝遣官押其人覆視父老羣訴其罔芳惻然顧告者問之噤不能對父老又言其人罪惡積累皆應坐死益端端懼芳曰母恐罪皆赦前今獨問銀冶有無耳

告者卽吐實言素貧妄意禍鄉人爲此死罪死罪太守何以生之芳乃草奏大意謂告嘗聞故老言宋時說銀冶事而未及詳輒率意上陳今詢邑人長老皆云素未嘗有卽不實甘受鐵鎖言人人同謹以實聞同官或不肯署芳曰有罪請獨任卽自署奏同官不得已亦強署上得奏曰吾固意奸民之妄也遂罷其事然以告者出于率意亦不罪芳自奉儉約日常蔬食被服無綺綺事母極孝母亦善教凡芳日所行事父則命陳於前有未善必讓之芳謹受教不違後爲工部主事浚河南河渠凡所經郡縣民情吏治有未便者輒疏以聞陞本部侍郎疾卒吉安自芳去其民

明書

卷一百一十八

七

稱賢守必曰朱簡朱簡云

顧光遠嘉定人元末辟爲京口掾太祖下江南京口首顧欽光遠預有力從入金陵監大軍倉支納三年授江西行省理問從征陳友諒督饋運明年平陳氏擢知龍陽州招附懷來鉅卒富弊民賴以息越二年改知泰和州前守吳去疾有能名以民好訟告于光遠憮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爲之理民將安訴頃之訟者兩集乃自爲書榜懸紙長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者十二又俾凡訟者居聽門思三日然後來訴思不三日去者過半乃擢吏純識者一人真薄受詞訟而勾稽其始末民誠負冤也輒爲疏理

廟悔自止者聽未兩月民不復訟吏亦畏其精敏無敢肆文病民時禁民私畜兵器虎患不能制訴於光遠爲革機告之神虎一夕遁去州以大治祖母憂赴闕辭命留翰林議編大明律律成復命監造天下均工圖籍已而還服喪未幾起授廣東行省郎中二年召拜吳王府副相留京師註誤逮繫疾卒臨卒爲詩筆間道其生平有白髮歸朝之歎聞者悲之性澹泊不苟奢靡所居廨宇空無長物惟蔬蔬數畦衣食取具而已至于治民事無巨細必盡其心所至號令既明而賞罰必信遠邇翕然賦詩氣豪才曠而律調渾厚尤工七言晚自號蕉境翁詩數卷遂以題之

明書

卷一百一十八

七

歐陽銘字日新泰和人家貧力學嘗遊清節書院與諸儒講論切砥由是博通經史元末兵亂教授坐中太祖徵賢才薦赴京丙午授江都縣丞兵荒之餘民死徙十七八銘至移文旁近凡江都民轉徙者皆還本土勞來安集出于至誠流移四歸邑漸完復民有繼母告不孝者察其民不能養委曲開諭母子泣謝而去卒以慈孝稱嘗治廳後隙地得白金百兩曰此天欲以紓民力也會部符徵湊出以市之政暇卽進諸生講先王之道或行田間視耕獲實勸戒情一縣戴如父母甫二載陞臨淄知縣治一年民稱給足銘曰兵荒所以相仍者由民不知教神無所托也旣興

學校築山川社稷壇與民從事於詩書俎豆之間皆欣然
從之初來臨淄時常將軍過焉兵十餘人入民家取酒不
得相殺擊譴動一市銘呵止不服因笞而遣之卽往見將
軍白其事軍校有先告者且曰縣令大罵將軍既至詰曰
汝何敢爾銘曰軍固王師民亦王民也民被毆擊幾死軍
士顧不可笞耶某雖不賢亦知名分其敢他有言言常意
解責軍士而謝銘一境晏然無敢譁者未幾徐大將軍至
軍校有知銘者曰是敢抗常公之健吏也因相戒勿犯銘
迎送有禮自大將軍以下皆賢銘所爲臨淄古大縣俗喜
夸詐輕亂益難治銘廉靜平恕上下化服卽鄒縣亦聞以

明書

卷一 三十八

十一

濯濯東土之民無不樂業洪武四年入覲卒半儀秀整天
性寬厚樂易有仁人長者風平生不妄交遊非儒紳君子
不接其仕與處言行多可紀者
陳灌字同叔廬陵人幼孤事母孝讀書穎悟絕人元末素
書學兵法環所居皆良田改築塲圃樹木人莫測其意數
年樹成列盜大起募義勇屯其中部署精明人人效用一
鄉賴以保障陳友諒據江西其將熊天瑞來招俱至九江
知陳氏必敗去之太祖在武昌因羅復仁謁見陳定亂安
民之策悉見聽納擢湖廣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果還大都
督府經歷贊軍事從大將軍北征既克泰州留督築城旬

日工成賞勞總制真州軍事丙午除寧國知府灌凝峻清
介爲治務寬厚興教化是時習亂久不識俎豆首修先
聖廟建學立師推澤秀民教之問民所疾苦禁兼并嚴欺
隱所創戶帖命布之天下宣城田濱江者歲患水加築隄
防伐石作水門以時蓄洩諸邑率虛籍民租官廩慰馨人
有發其事者衆皆洵懼念此特循舊習耳非始作奸也
言當以某時行視邑廩俾得豫爲計及期公帑皆盈有劫
麥舟坐死者四十八人覆案曰此鄉民因舟漂抵岸挺引
取之非有謀心安得盡論死乃坐先取一人餘從減得代
去代者山東鞠勝霄素負才目無前人及觀灌設施不覺
歎曰第謹守當勿失耳其年奉命督軍餉詣北平撫恤有
方民皆趨事還朝辭歸省洪武四年復召至京未命卒
錢本中武進人讀書習法律洪武中以人才舉歷知故城
元城縣有聲改知吉水豪民宿吏素爲民患苦者捕其魁
徙遠方邑中肅然新壇壝學舍召諸生躬教之旌別勸率
政務清簡不任刑嘗有盜聚山谷間時出掠郡守欲以兵
殲之本中單騎詣賊壘諭禍福咸相率縛首賊自歸會赦
免本中勵清操門無私謁妻子布衣蔬食纔足朝夕以註
誤罷官父老奔走號泣留不獲郡人學士胡廣力保之得
復官民間本中且復來空閭并迎拜如見父母未幾以疾

明書

卷一 三十八

十一

卒民哀慕留葬吉水爭爲負土營墓云

丁積字彥誠閩西人成化中知廣東新會縣新會廣巨邑號難治聞邑中有理學陳真最者則大喜曰吾得師矣既至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爲脩給陳謝不受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其爲政以風化爲本而主於愛利始下車大閱第深長責民通過倍復訴之積廉得其情追其券焚之由是體察屏迹申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四禮儀爲書擇邑老成人主之月朔造問于庭優禮其能者嚴賭博竊盜之禁榜門示耻良家子游惰不作業者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講解黨變化其惰習春秋祠事肅然將事如神陟降明書

卷一百三十九

四

邑節義祠墓各置田立守祠祀焉異時戶賦均平錢悉貯官復令出私錢供用名當月錢歲單丁小戶亦不下五六千積苦意節省諸上下往來非經之餽一切杜絕甲首納均平錢畢自歸田弛然無復事陳真最爲賦樂歲詩曰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其實也歲大旱春盡種未入土積憂之曰此令責也於名山頂築壇以祈晨夕齋沐伏壇下禱因得疾疾既甚猶日究心民事遂卒官民相與弔哭于途歸德里有一嫗夜哭而哀或問之曰來年當甲首丁父死吾何以聊生其得民如此

明書第一百三十九卷

史官傅維麟纂

列傳六

循良傳二

徐咸字子正號東濱以尚書領制薦正德辛未登進士俊才穎發與人交不詭於俗居官不事儉察務持大體人樂其寬初守沔陽沔陽兵燹後且值陵谷懷襄民嗷嗷待辟咸務在撫輯惠養區畫中理民多全活初沔地宜黍鮮植嘉穀咸爲之陳厥疆畝引渠灌泉略倣吳地播種之法與民習之民享其利居三歲入覲屬吏託餽贖名盛貨帛以明書

卷一百三十九

一

進率謝却之廉譽益彰隨陟南兵部郎去民思之肖像爲生祠兵尚書喬宇雅知咸會武宗南巡咸凡事豫戒備無不周宇曰能助予者咸也銓曹問其賢擢守襄陽爲政一以平易近民爲本民以是益親附之歲旱躬率父老恪修雲間盛暑不輟而甘澍應妖民惑衆禍區測咸計磔渠魁脅從不問悉解散其牧養一如牧沔故襄人戴之猶沔人也東道南作楚紀列咸於登績傳其時以餘姚孫衍華亭張弘與咸先後同官均有懿政目爲三高嘉靖丙戌入覲忌者阻之罷歸日事綯綯有國朝名臣錄澤山野錄詩有東濱三稿平生天性孝友宅心坦蕸事親孝田宅不侈

祿之美悉畀仲兄節奉伯二親不制其出入無毫髮留爲
筐篋計後家事日落寒暑製衣及羹溫涼適體有疾奉美
飲食至老不衰以故稱孝友者無間言嘗築園城闔曰餘
春每遇勝日邀兄弟宗黨攜樽榼基杆于禪扉竹徑觴咏
陶然也卒年八十有八

徐九經貴溪人舉進士初爲句容令歷九載治行爲天下
第一其始至羸服坐一筇輿延見諸侯人恂恂無所詰難
諸侯入出相語輿中人誠長者第吾邑得無共黠豪而治
乎居三日一吏出空牒而用印內袖中九經接得之詰其
狀羣吏皆叩首曰爲一某親故某事補牒耳非有賄也九
明書

卷一百三十九

七

經曰吾不治賄治竊印者卒坐之法已曉戒寮佐毋得擅
攬訟及需賦民錢而捕按其用事胥吏於是人人惴恐於
法不敢有所舞每受訟謀必命其人與親識偕往從和處
其不卽和處面諭使之心服間一杖之數不過十母煩置
獄然至於武斷并奸輩不盡法不止也諸所催科受役預
爲期過期不至者俾里三老逮而笞責之終不遺一隸卒
下鄉落隸卒列庭下如木偶所資衣食其黠者多自引
去久之益習民貧富與道里近遠諸顧役之輕重必以資
其受顧而役者必以便卽田叟村稚得用身應毋使宿猾
奪之諸賦長收賦於各區故未有定額司算者得上下其

手悉覈之著畫一於冊以示各賦區邑故有賄賦米四百
石覈其欺隱者應之賦得所歸不爲累他運解費有輕重
官故量資之黠豪趨輕而資重不相當久矣九經已密得
其繁要諸豪詛之神而俾劑之既定爲圖使拈各以分去
毋恨色居恒謂卽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賜租蠲役第在
我曹酌緩急而已悉革一切浮浪費里正結籍邑耳足跡
不使至邑門亦不使至民門戶以爲恒邑最衝輪蹄輻輳
取資於民不可計九經減舊額夫三之二馬三之一無弗
給者士大夫過從所餽不過算器食不以貴重故加簋有
廢圃廣輪數十畝躬率吏卒治蕪穢藝蔬果鑿池種魚間
明書

卷一百三十九

七

養牧雞豕客過宴飲取而用之客更欣然爲醉飽去邑東
西車馬所踐塵土全積可三尺許遇雨雪泥濘至沒股顛
仆相尾乃積顧役之羨發石以道之行旅無所苦歲大稔
民至屑榆而食而上方祠釐行宮多遣中貴人方士醮神
三茅山三茅九經所治也歎詭曰吾民困至此而忍更驅
之役或謂應天屬邑八是不可分任乎哉曰救災恤隣古
道也隣民卽吾民吾何忍紆此而困彼搜故牘商引之金
宿於府者請之上司以供費躬爲經畫諸使者攝其清嚴
竟竣事不復有所干民忌其役然歲稔益其穀價踊貴丁
都御史發庾米數百石使平價而糶取於直於官九經曰

今泥草載道數百石幾何而徒以資糴者彼糴者皆豪也於是從時價糴其半還直於官而取餘米糴召三老受而分食其餓者餓者起輒按倉穀餘尚多使稱力分負以去其山谷間稍遠者則就傷富人穀而取償於倉君平持法寬而至是獨改峻有十七人繫貨而還穀者捕得立置之法曰是非饑民乃風盜以饑文其惡者威懾相戒道不拾遺九經於單赤無所不極意而取豪乃特嚴然不敢修怨視諸博士弟子猶子弟也歲時課經術論經文義體辨膏油之費不乏而其鄙無恥者懲之又方於事上幾用此得罪時應天尹汰邑吏故嘗有席富人謀之尹欲以席

明書

卷一百三十九

四

市謝曰賦長已儲之矣尹有所任直時胥下邑索吏賄不得醕而誦諸庭九經緯而笞之尹怒曰是不有我也他日又以永康侯之幣徵教讀呂某九經報謂呂某者蓋賈人子不習書不足以辱侯聘尹逾怒而會丁都御史又他有所下治荒者閭閻不甚稱九經以意格之且不平價糴也而諸生見懲者中以黃語丁恚甚見辭色三日父老數千人擁而廷見稱九經賢泣涕數行下曰微徐令吾曹有溝壑而已丁意稍動下堦令不宜若等故且為後之胡謬稱也衆遂大哭曰必發令請死於此因極叙九經救荒諸奇策與居恒善狀且詆無恥諸生謂彼不自知罪以小懲而

中民父母民誓不與俱生丁意大解入都以語尹尹曰此強項吏好以抗上自為名移之便會丁入內臺有所舉刺而九經在刺中營及操事下吏部尚書熊浹佛然曰吾故聞句容令賢不減古人今不以舉而刺耶考功郎邦彥具前後薦剡語報尚書乃論謫丁於外而特留九經時謂都御史力不能勝一縣令也九經既以廉儉著聲其下化之民有華冠侈服者出遇必責曰何以見令君為其稍過後必相戒令君知之得無不可乎積九載始遷工部主事將治行而民強留之彌月不得發爭延請通令治屬多兒稚挽衣而泣曰公母去我度不可留其長者曰公幸惠訓我

明書

卷一百三十九

五

使我奉之如奉公九經亦揮淚曰母以訓而曹唯儉與勤及忍耳儉則不費勤則不驕忍則不爭保身與家之道也生平不嗜肉食唯啜菜佐脫粟嘗園一菜於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至是父老刻九經所畫菜而書勤儉忍於上口徐公三字經也家肖像而尸祝之已又立祠祀祠四五所而其最者在茅山謂其息民于荒獨茅山之役巨也在縉都議當築外城而城址有犯陸炳圖者炳挾上寵橫其人謂避之便對曰強寇未滅何以家為孰謂陸將軍不如雷將軍乎陸噤不敢發圖分為三遷員外郎督清源神廟舟北者毋論勢人達官必使附阿之

曰此法也遷都水郎中治張秋諸漕河道故通漕者與通
鹽者近而不相接以故漕水溢則汎濫爲田患九經議築
減水橋於沙灣使相接漕水溢則有所通而不侵田少則
有所限而不至涸工成田漕賴焉時倖臣趙文華督大軍
平東南倭所過張甚河渠郎迺送恒出境外幣餼充溢猶
不得一款色而九經第遣一介齎謁之云郎有事沙灣
不敢離也文華嫚罵投牒於地而九經以資重得知高州
府或謂高雖遠雄郡也若公稱名令久獨不能名二千石
乎答曰吾老矣安能自苦以徼身外物陳牒於冢宰謝不
之任卧貴溪山中二十有二年非禮會不入官府守令以
明書

卷一百三十九

太

時問政言之無所諱於吏胥弊尤切聽者爲縮舌族貧立
義田周之立義學教之自奉儉不以老益益衣絕泉帛然
用施予故窘年八十五微恙拱手曰茅山來迎我家人馳
之茅山祠告於山之神而已瞑矣守祠道士夜夢九經朱
衣從數騎啓扉而入天性孝友重節義不侵然諸疆直自
遂家與少師夏言同里未曾造其門及夏言再相被逮九
經獨使一老蒼頭侍行唯謹言從檻車中問而得之爲感
泣故御史楊昌工部郎劉魁給事周怡沈束先後以直諫
下緹騎獄九經故不相往來捐月俸橐餗而致之其所爲
往往如此

程梯字文純建昌人舉于鄉授景州學正視身範士務
稱名節次及文藝當途引重命主瀛洲書院達十八庠弟
子員雋者從講習聘充浙江考官所錄稱得人尚書鄭曉
其首選也丁憂補曹州轉松江府教授松俗習靡梯力興
浮誕崇廉質謹條約上禮讓斥奔競貽履繩墨以身爲諸
士先直指使視學一生於講求後頗美蒙賞倍方罷嬾惡
其諛佞取賞散諸生斥責之士皆不變操知鹽城縣鹽城
海邑民竄賦徭多奸避嚴正之歲旱蝗民饑梯亟行賑助
有冤獄論死者十九人力申雪活之築堤捍決河創水次
倉便轉運凡與民興利去害竭誠悉力惟恐後轉上元縣
明書

卷一百三十九

七

在留犖下俗雜政殷勸闢越驚臺省牽制犖一意利民弗
趨避心誠孚感輿誦翕然內瑞以事過金陵所至饕虐大
靡外無備也瑞怒欲辱之梯抗陳民艱瑞爲改容民居近
孝陵者以誤殺范中樞入死獄莫爲直梯白司寇得末減
諸散覓錢平市餉酌公費後咸守以爲法蓋宰二邑三人
觀乘一馬以一馬負朋以一隸馭馬而已時尚書霍韜在
禮部風稜矯矯莫與匹民爲之語曰禮部霍韜天有日上
元程梯月無雲蓋以並也歷南刑主事郎中出守鎮遠鎮
遠聲方也犖勒撫其隱無鄙薄心屏私餽去煩苛寬糴市
公聽斷懲暴橫清驛傳時供億加意節損省浮費十五

屢次疑獄致淫祠建社學有黜卒妄奏辯其誣反坐之
豪民侵貧者訟地四十年未決斷還之戊戌有三十年
未支糧者多方給與印前叛豪賄與私通者痛鋤禁擒其
首黨不赦犯官九年轉陝西苑馬寺少卿馬政弊已久
解馬力振廢至下堂五日夜稽侵地復牧軍簿覈丁馬
除補疾作致仕去勸入官四十年初終一德廉勤端惠所
至祠風教自建節婦孝子忠烈祠毀妖廟以其址葬野死
者其折獄下務可訊要以理屈其心或書聯語韻語於牘
或訟者自愧退或相視泣解所去必有頌聲或勸思于碑
或尸祝于室或祀名宦祠歸家無餘貲自奉儉節既屬疾

明書 卷一百三十九

人

獨倡建宗祠定祭儀增墓田修譜乘諸先產盡讓其伯氏
居室與昆季共獨所宿樓兄子又舉其半幣之作籬自障
為詩有風雨半間樓蓋紀實云

唐侃丹徒人說說勵名檢平生以忠孝氣節自許為諸生
時父被獄上書請自代弗得乃藉草地寢夏不帷冬不被
夜不解衣竟受獄乃止及為州縣再轉官數千里未嘗一
日攜妻子獨與一二老蒼頭相朝夕飯羹豆藉茅以居初
令永豐繼知山東武定州皆悍訟侃豈弟務掩人疵取以
古教化先之不忍以獄料苛細為能始若甚迂闊久之吏
誠溢出吏民至不忍欺給念以為永豐健訟起於錐刀釐

利與靡倭不節相高於昝率以儉約進父老為陳務本
齋用周恤相保之義俗尚鬼有獸神祠居人奔走雜男女
香火無空日又喜為俳優使民淫於欲而置於財侃曰此
大蠹也痛革之立木牌二立于庭左曰從刑右曰從化令
曰從理者左徵和者右久之民多立于右以求解言或當
于理雖賤吏必改容謝為立行之無理雖貴人百方請
說終無所假借只是書評之俗為之一變在武定以鎮靜
撫綏受人時清軍伍一州當解者三十餘人并婦若解長
且萬二千人侃曰武定戶纔三萬人是空州半矣有議欲
濬州境徒駭河者又力言不宜浚民脂膏而填巨壑皆得

明書 卷一百三十九

吏

寢章聖皇太后梓宮葬承天道山東德州上官哀民間財
甚鉅以給行餽恐不給亂口以半往足矣至則昇一空棺
旁舍中諸內閣牌校奴叱諸大吏鞭撻州縣官宣言供張
不辦者死欲以恐嚇得賄同事者並逃去侃獨不去急乃
謂之曰吾與若輩銀所納焉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
吾已歸死矣賄不可得也於是諸閣愕眙相視莫能難
而事辦諸逃者皆被罪而侃乃受旌所居官室空索以歸
及觀考滿入京師又率空囊行以足著節亦以是庵于官
稍遷刑部主事以執法得情著稱病卒貧不能殮部尚書
而下及諸僚賻之錢乃倍而歸其家

龐嵩字振卿嘉靖甲辰由鄉舉授應天通判督治中先後凡八年府尹缺屢攝府事初至大旱嵩督賑委悉需洽公粟既竭貸之鄉先生富民誠意懇惻人多應者所全活六七萬人已而調其積逋予以勞來同循之所由以復業者十萬餘人所部民苦重役乃取公費議寬之令甲首輸錢免其置辦什之印簿以防侵漁清寄居客戶以助夫役移僻驛馬匹以慰商塗數目溫德免及詭稱官戶寄庄戶女戶神帛堂匪戶以實丁口八邑皆蒙惠焉時江寧葛仙永豐二鄉數有水患居民止餘七戶歲課不能辦嵩為築堤闢業得田三十六百畝立惠民庄四召貧民佃之流移盡

明書

卷一百三十九

還而全邑訖無代輸之苦百姓賴之折獄無細大必得其情有張元二者以追逃婦不反嵩躬至婦所見室畔縣廨轟立林木岷然心動行數十武而前伴執村老訶問之對曰我但見尸遂得元二被殺狀又高淳備人以其妻妻家以為死執之嵩偵知隣有畫工以其妻歸日逝也計致畫工奪還之間者以為神賊曉王湧舉人彭若龍占良人妻殺人并論死居間者萬方拒不聽嵩饒吏幹在事拮据百廢具舉尤加意造士暇則進諸生課之自捐俸以資賞給歷寒暑無倦淹通五經為諸生發疑抉異無不虛往實歸者故一時文行之士成就而起者為多天性嚴明嶄嶄不

可犯以是施政持身見義勇為獨信一力雖貧勇不能棄也單騎行縣所至肅然一蔬片楮不以煩民而惠愛百姓委曲周詳人目為龐青天云府在六年京察例而復與魏察嵩謂非禮上疏請止之至今著為功今晉南刑部郎中曲靖軍民府知府所在士民銜德既去而追思之為祠祀俎豆不絕

周思兼字叔夜華亭人生有異質其祖禪尉與國思兼方五歲從尉所視獄從旁輒能解曲直歲時知故有問遺尉者循故事或未卻乃抗言曰此不當受祖奇之孩提知學葩藻苑聞時人以爲機雲復出才氣橫溢下筆每千言不

明書

卷一百三十九

休為古詩歌詹事陸深見之謂其子曰吾年二十發解時不辨生此語爾善事之嘉靖癸卯舉于鄉明年成進士題知山東平度州州故剝疲歲屢侵守皆以不善去思兼至墜下令曰收荒莫若省事凡諸政令不便者悉蠲之而身自巡行阡陌不從輿隸屢縛一籃置飯一盂其上令其鄉民以次昇昇行民皆歡呼迎曰吾父來吾民更生矣晨一載州大治父雲鶴往廉思兼治狀獨潛行宿東萊民舍問守何狀曰往太守理一訟輒經歲月論枉直即理民亦坐困今守神明一食頃可立決迺吾民感德終不忍訟吾知如是而已晨起見其家一塑像民率妻子環拜而祝

之視則思兼像也藩府閣縱庄奴奪民產民訟之分廛金
事僉事捶庄奴斃之獄閣嘆王泰之下所司勒選懷吏楊
王威久不決竟擬當僉事大辟撫按疑其事檄思兼往王
召宴衆虞有它王日陪宴竟席王不敢吐一辭思兼出則
閣成案對衆歎曰是胡難決僉事以意殺人決仗不如法
當得杖耳今爲宗藩故加罪一等閣証告法當戍以宗藩
故末減足矣幸據以請於朝僉事竟得復故職劾郡饑民
掠食民間卒持之急且作亂幕府復檄思兼治之將加勳
焉曰此輩皆赤子饑求食耳奈何激之使爲變也作小木
牌數千爲招牌語散置四郊令饑民得執牌來就撫民得
明書

卷一百三十九

牌雲集城下吏恐不敢納乃大開城門召之入而諭之給
以銀穀皆復業爲良民兵罷不用幕府奇之所得月俸每
割以贍士之賢而貧者往往不能具朝夕餐忽有野鴿來
巢種類驟繁因取贍親州人以爲天所惠廉吏也庚戌入
覲時嚴嵩用事而墨計吏多有餽遺思兼僅持一銀瓊詩
而贊之嵩亦知其廉歸其璽而報以詩吏部考天下治行
第一當遷州父老伏閣下請復留遂還任辛亥擢工部員
外郎督賑臨清州人遮道哭送擁車不得行臨清去平度
不甚遠其人思之輒往訊候至則嗚咽不能返思兼人人
慰勞或曰賴公恩妻孥幸飽食乃爲邑喜或曰不幸受

虐使公在吾豈至此因大泣思兼亦爲泣同年生李姓者
貌相類使經平度州人爭傳呼周君至皆踴躍來奔比見
各歎息去李初不測所以已知之嘗爲人道其事密嚴故
多美利借民蠶食其中至則以常例獻怒卻之已摘其奸
狀尤著杖而吏之蠹蔽盡剔寂坐公堂時呼吏卒以水濯
階曰毋汚我階時河勢將決思兼爲禱於神募民囊土築
堤身立赤日中督之隄成三日而決漲大發民免於魚鼈
州人感之居臨清雖不治民其頌聲不減平度云晉郎中
出爲湖廣按察司僉事既夙著廉能辟至則臺使僚屬所
事受成墨吏豪民望風屏跡武岡州有宗庶將軍五人席

明書

卷一百三十九

藩封然爲奸利糾集以賴白日探九殺人莫敢譴何嘗特
刃入王宮王亟走匿所枉而出州倅以下悉奉其指使監
司爲不入境者垂二十年民積怨氣無所控訴思兼聞而
命駕之州民遮道迎訴者千餘人盡得諸奸狀使民捕其
黨惡五將軍者盛氣入爲構不動頃之羣姬戟手鳴噪於
門又不爲動已而民各縛其黨至悉置之獄五將軍無可
奈何則偕七首入思兼逆知之律爲揖而捫其臂曰毋妄
動吾爲足下百口計足廼爲此曹死耶五將軍計沮而退
廼密條其罪於院馳奏聞上詔即訊逮得旨竟械置高驛
所奪田宅子女悉還之民自是吏得爲治民得爲生皆焚

香牀舞為塑像立碑思兼拒不可則使人毀像仆碑民爭
昇碑藏之攝篆江防有巨盜劉某者其黨挾妖術積不能
擒度無可自容於思兼暮夜密投千金思兼怒廣設方畧
殲之威惠旁流聲稱甚初二親就養思兼雖在官舍朝
夕跪問起居孝謹備至二親欲歸乃送之過九江備兵使
者駭謂胡以至此思兼曰吾以送親得罪夫何憾使者退
而服其言未幾以二親連喪服除竟不復出逾七年足跡
不入官府屬歲饑食指不給閭閻食貧約不為人閭說一
事時或操小艇攜圖書數卷游吳越佳山以間嘯咏自得
終不令人知有故吏門生知迎候即趣掉歸其狷介如此

明書

卷一百一十九

古

居鄉和易慈愛藹然多隱德不可勝紀卽家起為湖西會
事堅卧不起未幾復起為廣西督學副使會病卒年四十
有七思兼少素於文駕軼蘇氏詩歌類太白已稍出入歐
曾傳綜王孟善行草兼工小畫評者謂得趙承旨米南宮
之趣晚年悉歛而焚化之凡世俗所慕宮室輿服聲技珍
玩之屬都無染著而一意靜修學道常聚宋儒理學諸書
及當代名儒口義辯析參互手綴口占略無停杜間與同
志往復質疑然終不集徒與標道學名所著有西齋日錄
道學紀言若干卷

樊王衡字玄之黃岡人王衡清瘦骨立幼不好弄事親極

孝恬淡寡欲聞人說海忠介事慨然曰我後當師法此人
生何用多取我意只結茅三間築塲數畝擁數千卷樂而
忘死矣自是口不言財利而讀書父母有所予或妻家資
資悉以市書湖廣布政使劉某好獎拔士類嘗曰樊生如
孤松亭亭獨秀前所有貴人女新寡姁而厚蓄欲屬之卽
托疾曰吾不堪也萬曆甲午舉于鄉明年成進士選知商
城縣還里覓一竹塲二奚奴從之竟寂然里中豪貴
其太杜綱笑曰是何卑污苟賤也王衡笑曰卑則卑矣不
污也賤則賤矣不苟也已之商城初下車文案山積執筆
不輟下商人疑其少年不諳也一月後察知吏事肯綮世

明書

卷一百一十九

古

視事無巨細斧斷犁然中情未明而輿日中而退吏民大
驚以為神明一切文移推算收貯出納皆身自籌量吏胥
司文書奉奔走而已商每微賦達民先集諸保伍家保伍
與吏胥比而為奸所費幾半公費王衡召其民與約曰今
知諸保伍為小民苦欲盡罷之而言不便者盈庭足為
余衷而與孤謀之也爾果能不保伍而辦乎民權應曰罷
已果先期罷遂盡罷諸保伍先是縣拘囚用馬兵兵奉檄
至人家室立破達首罷馬兵聽訟者自相拘于是民累一
日擲集公庭訟卽畢又為息訟歌悟因歌使木鐸巡于路
縣門號于里獄卒歌于獄時自起與訟者稱引孝弟慈

和睦之說獄因夜半聞聲無不流涕又簡其輕者遣之
其年而獄幾空有訟詞報付外議息不罰一錢有不肯息
愀然不悅曰有何大事而嗟嘆不休也少爲譬曲直去汝
賴燕趙間有豪黠民持官府長短及人家得失至衙案誅
其魁而豪猾股栗奸黨散落有聞更訴人盜園中茹曰夜
盜余安得知因私語之曰汝密以竹絲貫茹腹勿令人知
更去翌日縣市茹竹絲在焉汝何爲盜其更圍茹其人驚
服而邑之小盜屏跡以何聞其內臣至時內臣所驛驛各
縣哀金錢以結其驛趨謁滿庭下惟謹王衛後文內臣
具言商邑無礦狀以止其來不得則鳴騶列仗肩輿上堂

明書

卷一百三十九

七

商民從觀者千餘人中使氣奪竟成賓主禮明日沿酒
會中使執其手曰好手笑答曰此手不污金錢耳中使默
不應徐曰人生幾何自苦乃爾答曰我百姓苦耳中使謝
不敢已令人開鑛則導之險道攀藤捫蘿極而上岩巖
採者不卑勞鑛竟無有又趨而之全剛銀室兩山乃爲文
率內臣祭山神曰敬問山靈有鑛耶無鑛耶近民爲汝
遠民爲汝徙巨家爲汝破何不吐符陳寶以抒明主憂聖
天子視民如傷如令與內臣藉口括金以負聖天子願
奪其魄殛其命辭極酸楚商民感泣已而竟無所得中使
怏怏去欲中傷之乃先挾其所移檄文有歸過主上語曰

若訪詢朝廷我不奏聞而敢謀毒我乎欲草疏上中使
而寢遂亦毀前疏以安其心事定語人曰人不可無友至
于中使執前不撓光州正薛君勸吾一意行之他人勸我
如他邑下之此事豈一下所可了調崑山人咸爲商簡崑
煩不可以商治也王衛曰惟煩也故以簡諸凡勸農息訟
一如商崑俗好訟縣署前牙僧借獄爲市起高樓酒館及
爲治一年幾于無訟酒家徙去是秋雨傷稼率胥役駕小
艇勘視墟落與饑民相對噉菜粥時司農急積逋停邑長
倖崑逋至二十萬王衛曰小民逋賦時我甫十餘齡今其
人少者壯壯者老者死我奈何惜已月俸使萬口詎乎

明書

卷一百三十九

七

止不徵民亦輸負惟恐後吳諸生好與公府事督學爲設
門禁簿籍記之王衛曰吾方求士願聞令過何禁爲第署
簿上曰求澹臺生而挾私來干者皆反矣崑當編審賦四
十萬隱匿萬狀前令號開敏鉤校月餘始完王衛獨以三
日完不爽毫髮庚子大計無一錢通長安貴人卒舉卓異
擢兵部主事言不下旋復之崑時郡民以中使噪其門郡
縣欲相率往謝王衛曰彼自擾民賴郡邑庇之彼不我謝
反謝之耶吾即往下庭謁恐反敗君事郡縣以君不可遂
皆罷謝在崑前後六年嘗數擢吏部禮部戶部工部皆省
不下而父病乞歸上官及邑人士競留之度不可卒解以

印綬付學博士五鼓馳歸卒兩縣皆祀之學宮又特祀之
私謚曰孝介

歐陽東鳳號宜諸潛江人以進士歷郎署當萬曆辛丑守
常州故事新守至屬邑設供帳所值數千金東鳳至盡撤
還之自製布帷反器澹如也日費錢不滿百文積公用千
金復龍城書院故址為先賢祠一郡鄉賢自延陵季子
以下六十九人考其行事人皆為傳頒布士庶使知仰止
每以春秋集五色紳衿於祠中講學問政凡農桑水利人
才賦役無不查究而於激濁揚清抑強扶弱有惓惓焉每
受訟詞數百紙非係風俗利害者不行其不行者必破所

明書

卷一百三十九

太

以如見肺腑皆以崇朝布發民無守候之苦亦不敢易詞
再訟亦不敢至當道越訴訟以大簡地方大簡大簡悉撤
治之積年大盜賊贓追罪官府莫能詰皆延訪得實以他
事致法夙害悉祛嘗以聽訟時下縣解官銀至吏秤座右
公據案批牘目若秤畢即曰第幾包銀何得獨重銖銖
之果然立扶吏人以爲神朝廷忽下罷稅之旨邸報以已
刻刑府東鳳不白當路即以已刻撤所部關稅當路來請
何以不俟明交東鳳對曰大哉王言何明文如之救民水火
寧緩須臾即後肯不果行而常郡之稅獨得浹月之惠
東鳳喜讀書退食手不釋卷夜多不寐交後往來日至夕

發不滯信宿接續紳士人藹藹而正氣凜然人無敢干以
私者擢監司去民慕之爲祠祀

馬思理字達生閩之長樂人天啓壬戌進士筮仕爲烏程
令思理冷面古顏不苟言笑視之有不可犯之色而居心
甚慈接物甚和破服造次一塵儒而巳喜誦讀雖簿領雜
選公事如明席端管安一卷書小隙即潛玩如諸生自謂
心眼一日不接書本則鄙吝叢生應酬皆失蓋天性然也
縣賦重胥吏窟穴其中不能理思理躬立清單里甲自註
納數次第押完不施一鞭課無負者其法後人皆遵之邑
民省鼠爭往往往以人命相訐訟師傾人一檢驗而其家立

明書

卷一百三十九

太

碎思理約法不先檢必待審實誣者坐之訐風始戢民
完家思理愛民如子持身如處女出于至誠人不忍欺
者至庭望其愀然之容即相率罷去黠吏窺伺左右未嘗
見喜愠竟無以中之終其任無胥卒敢爲猾他人雖要囚
禁切之蔑如也喜與邑中士大夫游一見落落難合雖貴
不加熱雖卑不加倨久而意傾無不欽服尤加意造士出
謂子伶于藝文相質則禮之客館賞奇析義終日不厭聞
有所干請則正色謝口至公庭議之士面發頰而退且潛
心道業明鑒若神其技士有季課有月課皆手自點閱激
揚鈍慧益人匪智使物物怒生被其鎗錘無不成就遠方

之士日進幾半魯國其所拔士如變義渠溫璜皆以殉國
大節表天下至以登甲乙榜者不可枚數數十年菴中起
家之賢皆所拔識者也思理每遇水旱為民禱必焚香
去蓋躬踐塵泥或盛夏暴烈日中請祈請賑情見乎詞上
官亦鑒其誠口馬君所請何可同他令故在邑再罹饑歲
而不饑緩徵蠲羨輸額至七分以上即止不徵窮民無
吏呼于門者五年以考最內召鄉民扶老携稚擁車下自
郡治至吳江界七八十里間踵趾相接頂香奉袂環船而
泣爭以危酒為壽思理亦流勉為舉觴入京以上考權給
事中湖民士思之不已立社尸祝比于畏壘每邑人以運

明書

卷一百三十九

五

務上京望其署如歸走謁如家人有所便宜祈請屬之知
譽士以試事入都者復如是凡出入省掖十餘年而烏程
之利病凶穰無不聞父老子弟之所求無不得再贖再起
而民之思慕如一日其顧復亦如一日也思理在垣多建
白巡草場以忤閣下詔獄以救翰林黃道周再下獄垂老
以國難蹈海死

彭長宜字德符海鹽人崇禎癸未進士筮仕為上海令長
宜家本華胄而刻厲茹苦有喻寒暖置身高秋與物春煦
至清而能容物甲申夏間變以衰經莊任哭于邑署時人
情倉皇有倡亂海上者往往嘯聚而南臺新建徵發驛騷

仰屋莫應長宜楊諭遠近開陳大義內銷奸萌外供征繕
人情帖然長宜朴若無能才周四應邑故號劇一切錢穀
刑法書檄酬應之繁皆手自辦給不召幕客一人官署如
僧寮入其中蕩蕩無有寢戶皆塵封案上惟圖書數卷旁
列竹筭時公服角帶布衾在床奚奴一二頭在窗下自到
任至去官不蓋一物其甘節出于天性上海去家近凡衙
舍魚米皆取給家鄉用不足其妻至率婢指以紡績績之
嘗言值此季世身家俱空昔賢有毀家紓國者我縱不能
豈可食官下一錢乎邑民有擔水供官者長宜問其故曰
此總甲所派長宜曰汝能不飯而遠汲乎奈何以我渴貽

明書

卷一百三十九

五

汝饑遂計腳錢與之故事令坐公堂或遠出至家必備
棹核以從長宜謝絕日聽事啜茗一孟郊外迎送日晏不
歸則市胡餅療饑而已縣多逋負萬方督之不能楚長宜
至設期會與民約束不鞭一人盡革火耗兌頭若權後併
封有絲毫贏者杖之里民爭輸恐後至自相戒曰往時持
銀入官一比限而輸吏胥十二輪兌耗十三公今獨之以
此抵官過半矣有若如是忍負之非人也里有頑甲爭論
碎之數月中逋課盡完民小圖訟第開諭散遣亦不施箠
索琴堂間寂終日不聞竹肉聲隸胥垂手無事事歸戒其
妻子曰若曹必餓死即餓死不敢謂非好官也邑民嘗以

嘯語作偶聯粘縣署雙扉殆徧又爲太平譚徧揭街衢好事者錄之成帙皆耘夫野老所口占無一文士語元旦啟門父老望而再拜焚一瓣香歸媼亦過而膜拜如入廟禮佛者行春之日邑人執香而隨者填馬首家家榜其門曰官清民樂有大瑞以督餉行部所在苛索至海上卽促還轅曰此老不解事可亟去邑有重客長宜以一縑饋之曰物雖微非益泉可飲也客笑謝曰吾亦不敢食西山之薇相傳爲雅談長宜以至嚴律已以至蒸接物與人言惟恐傷之意所不可毅然難犯乙酉夏邑人攀衣留之長宜曰世蒙國恩留此必死遂聽之去去一日竟死可謂不食其言矣長宜大節未傳傳其循蹟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一

王

明書第一百四十卷

列傳七

史官傳維麟集

武臣傳

史官論曰武臣者何別於勳臣云爾人臣以德立宗廟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勳之勞之功之者是不可以已也舍是言而推武是觀是或可以已也古者擐甲執兵非倖僥也則以征無道也若墮人以自成亂人之家國以自爲名人之稱斯臣也則謂之何詩云殺商之族克威厥功美周公之有是功也既破我斧又缺我斨悲周公之有是武也且明非周公而爲是武者之尤可以已也斷自北平之師訖後之開邊興兵者爲武臣傳

明書

卷一百四十

一

張溫傳

張溫以指揮守蘭州洪武二年十二月元將王保保覲大將軍南還帥兵十萬奄至城下溫會諸將校曰彼悉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爲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虛實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不追則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保兵稍却遲明溫收兵入城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不與戰于光來援被執至城下大呼大將軍將至城中守益堅多方却敵保保引兵去方急時夜二鼓圍兵登城千戶郭佑被酒醉卧不覺巡城官軍擊却之圍既解溫執佑將斬之天策衛知事朱友聞爭曰當賊犯城時將軍斬佑以令衆所謂

開書

卷一百四十

七

入關彼遂斂兵遁去以此保障關中一方以安其功最大指揮人賞文綺帛十四疋千戶衛鎮撫十二疋百戶所鎮撫十疋圍城之日在內守禦軍士不論新舊總旗人賞銀十兩小旗九兩五錢軍人九兩其守鳳翔臨洮鞏昌綏德者皆賞次蘭州

史官曰蘭州關西塞重輕蘭州破則保保西連羌北連寇以數十萬窺關中天下半搖矣鳳翔臨洮之屏蔽壞卽守亦艱難耳溫以智勇撐半壁厥功偉哉事平不侯亦可惜爾于光列忠節而溫之功又先成之手

明書

卷一百四十

三

朱能徐忠李彬陳珪李濬孫巖徐祥陳志張興梁鈞

趙彞郭亮高士文傳

朱能字士弘懷遠人父亮開國功世燕山護衛正千戶能嗣官辦事燕府建文元年燕兵起能及張玉首議縛三司奪九門卽引兵東攻薊州敗都指揮馬宣兵拔薊州度石門又拔遵化襲破大寧還兵破雄縣薊州擒都督楊松長驅至真定敗長興耿炳文再戰滹沱河能躍馬大呼突陣敗炳文兵還鄭村壩破九門兵又敗平安兵白溝河二年攻濟南追戰敗鐔山下戰東昌盛庸鐵鉉力戰圍燕王數匝平安兵又至圍益急能率周長等兵合口騎奮戰燕

明書

卷一百一十

王

王潰圍東北角出還營能在諸將中年最少善戰張玉善謀戰沒東昌軍事一諒能是年歷陞都指揮同知三年收合諸軍將薛祿等進戰夾河擒都指揮張安夾河之戰譚淵死燕兵窘得能至再戰勝軍聲復振敗盛庸兵葉城三戰三敗之遂率王興陳亨諸將攻真定能先鋒衝庸中堅殺幾萬人擒都督顧成出奇兵截大兵哨騎連戰順德大名彰德衛輝皆有功戰西嘉山破定州十月戰蠡南兵大潰是年陞都督僉事四年克東阿進攻東平殺判官鄭華盡破汶上諸寨至小河王真戰死平安兵大捷燕諸將議旋師能獨按劍奮罵諸將曰漢高祖十戰九敗終有四海

今舉事連捷小挫輒歸更能北面事人耶諸將皆大不忠當斬衆遂定燕王引兵南下大戰大峪又戰小河橋又大

戰齊魯山連捷盛庸平安等合兵六十萬依潼山爲陣能率李達等設奇四面進攻大敗平安等銀牌軍都督陳暉來援安又敗暉擒平安等三十人降十萬衆六月渡江進屯金川門夜漏下五刻門開定京城建文四年封成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券永樂四年充征彝將軍率二十五將軍討安南加祿千石至龍州卒能身長八尺沉毅驍果善拊士卒被常服依儒生追封東平王謚武烈侑享太宗廟庭子勇嗣正統十四年扈駕北征寇卒至勇引兵五

明書

卷一百一十

王

萬迎擊冒入鶴兒嶺中寇伏戰殺隻騎不退子儀乞葬祭不許停襲景泰二年詔已巳諸將敗郕者皆受朝廷成算陣亡成國公修武伯與子襲爵贈勇平陰王謚武愍儀始得嗣守備南京三十餘年卒贈太師謚莊簡弘治九年子輔嗣守備南京卒贈太傅謚榮僖子麟嘉靖四年嗣卒八年弟鳳嗣卒子希忠累加太傅兼太子太師入直西苑卒子純臣嗣國變死難

徐忠字仲達合肥人父用開國功陞副千戶忠嗣官征寇功陞齊陽衛指揮僉事鎮開平燕兵起歸附立功燕趙齊楚間白溝之戰敵揮刃斷忠兩指未殊忠自斷指擲地裂

衣帛裂發憤進戰大捷歷陞都指揮僉事太宗卽位封
永康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仁宗監國留忠南京奉
政卒贈祭國公謚忠烈忠三庶子安敬職爭襲永樂十六
年上令長庶子安嗣卒子昌先卒昌子錡嗣卒子溥乞優
給月給米十石卒庶長子源嗣與優給長嗣侯

李彬定遠人父信權指揮僉事彬善騎射嗣父官從傳將
軍征朶顏經畧宣府與和雲州葉萬全懷來城從燕王率
騎兵攻薊州轉戰雄薊直定懷大寧慶鄭村白溝濟南滄
州掠彰德皆有功歷陞督府僉事建文四年護仁孝皇后
至京明年封豐城侯食祿千石與世券出鎮西陲六年以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一

李

交趾功加祿五百石永樂二年卒贈茂國公謚昭顯廟年
子賢嗣侯鎮守大同守備南京景泰二年卒贈豐國公謚
忠憲四年子勇嗣侯卒無子弟昇之子熙嗣無子姪孺嗣
無子從姪環嗣卒子弘濟嗣

陳珪泰州人開國功陞百戶調燕山護衛掄口乃兒不花
陞副千戶從燕奪九門雅功陞指揮又賜上立戰陞都
指揮大戰楊村陞都督僉事建文四年陞太寧侯食祿一
千二百石與世券卒贈靖國公謚忠襄子璽先以從燕功
爲指揮使璽子鍾已嗣珪次子倫遂得嗣侯二十年北征
失律下錦衣獄死鍾與倫子鏞爭嗣仁宗以鍾庶長孫二

十二年嗣卒子灝嗣卒無子弟灝乞嗣宣宗曰陳倫失律
念璽有功璽孫璘與嗣侯給半祿十年吏部言璽年十五
與全祿已已陣沒是年弟涇嗣成化元年失律坐斬赦還
侯停祿卒子恒八年嗣十年恒坐與僧倡飲酒淫醺奪俸
一年子璇嗣卒子儒嗣卒子璉嗣卒無子弟璉嗣卒子良
嗣

李濬和州人父旺開國功爲燕山護衛千戶濬嗣官燕兵
起從執謝貴張昂奪九門克居庸轉戰永平真定功陞指
揮僉事鄭村壩大捷陞都指揮僉事白溝濟南功陞同知
建文四年封襄城伯食祿一千石與世券永樂元年出鎮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一

李

江西召還三年卒子隆年十五嗣伯八年從上北征有功
十四年留守南京仁宗時出鎮山海未幾復守南京先後
凡十八年正統五年入總禁兵十一年巡邊明年卒隆有
才畧頗好文恭慎不敢驕守法度明年子珍嗣伯又明年
沒於土木無子弟璉病不能嗣璉弟璘景泰元年嗣伯成
化三年總兵與程信征川貴蠻大戰凌船舖擊其巢
賊退保大壩貴人箐之川人角之賊敗奔入洞壘而圍之
逾月皆死四年進流侯弘治二年卒贈南國公謚武莊子
璘嗣卒無子璉子鄭嗣伯正德四年卒子全禮嗣伯嘉靖
十八年卒明年子應臣嗣伯卒子守錡嗣卒子國棟嗣死

傳難

孫嚴鳳陽人開國功爲流百戶改護衛十三年從藩王之燕山久之致仕子亨嗣官陞正千戶建文元年歲以致仕官從燕兵守通州奪門力戰追奔至張家灣掠餉舟三百復還守城又敗遼東兵歷陞都指揮建文四年封應城伯食祿千石與世券永樂十六年卒贈翼城侯謚威武亨先以從燕兵立功薊州永平鄭村壩大同白溝河滄州彰德靈壁入金川歷陞河南都指揮嗣父伯卒子英嗣伯無子弟傑嗣伯正統元年坐不敬勒罷卒子繼先嗣伯卒子鉞嗣伯嘉靖十八年卒子爵嗣卒子文棟嗣

明書

卷一百四十

八

徐祥大冶人漢萬戶歸附從軍陞燕山護衛千戶燕兵起攻奪九門轉戰漁陽真定永平彰德白溝河滄州保定小河齊魯山渡淮河入金川門有功建文四年九月封伯十三年稍長及封益勤慎不敢驕息永樂二年卒子永未嗣卒永子亨嗣正統元年征湖功進流侯加祿百石卒謚武襄子賢嗣病歿年未及冠嗣請卒子盛優給十六年嗣卒無子從子良正德三年嗣卒勅嗣卒子夢賜優給嘉靖二十年嗣卒子

陳志已人開國功累陞燕山中護衛指揮僉事從燕兵

真定白溝河濟南再陞都指揮同知永樂元年封遂安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卒志二子長良坐法謫戍死次春立功爲指揮使先志卒春子瑛嗣指揮僉事矣至是良子瑄與瑛爭嗣伯吏部上請太宗曰瑄父洪武中獲罪無勞於國然志適孫也春有功陞指揮瑛已嗣父官今與瑛伯素適孫何瑛又不肯讓下廷臣議議上瑄適孫宜嗣上曰瑄與瑛令陞見朕二人者見上曰二人者皆可嗣朕與汝聞瑄得伯者嗣瑛得聞上笑曰乃汝瑛也竟得伯者瑛卒子瑄幼與半祿優給尋嗣正統十四年隨上北征陣沒無子瑄叔詔與瑄又爭嗣景帝曰先朝言二人者皆得嗣今國家

明書

卷一百四十

九

急人總兵石亨楊洪尚書于謙捧嗣一人必有功也與世嗣謙等上言瑄老詔壯景帝令詔嗣伯天順八年詔坐于撓軍政奪坐營成化三年又坐事謫立功遼東明年赦還七年乞恩與半祿朝請卒孫德嗣伯正德中爲薊州總兵朵顏入塞召還嘉靖中爲京營總兵子先早卒孫樹嗣卒子嗣

張興壽州人開國功歷陞燕山護衛指揮僉事從燕奪九門戰漁陽永平大寧廣昌白溝河濟南夾河西水寨功歷陞都指揮同知從子勇年壯有膂力從興行間先登與嘗單騎追敵被十餘創病勇領其兵嗣護衛指揮使戰淮泗

渡江入金川門陞都指揮同知太宗卽位封安鄉伯食祿
千石與世券五年卒贈侯七年勇嗣伯明年從征□失律
謫交趾總旗立功十年赦還復伯道病卒十五年子安嗣
伯正統十三年出鎮廣東十四年戰賊黃蕭養敗沒子鑄
優給卒無子安弟寧嗣伯卒子珣嗣伯卒子勳未嗣卒孫
坤嗣伯卒子鉉嗣

梁銘汝陽人洪武中嗣父燕山護衛百戶從燕兵起時南
兵攻北平又攻通州銘守戰甚力積功至督府僉事侍太
子監國坐事下獄永樂十九年赦令捕倭廣東仁宗卽位
進督府同知克恭將鎮寧夏上念銘舊有守城功封保定
明書

卷一百四十

十

伯食祿一千石與世券宣德初御史石璞劾銘守寧夏罪
狀上特原銘遣銘副柳升征交趾卒軍中銘坦夷寬簡敢
勇當敵能撫循士卒銘不死崔聚亦未至敗沒子珪宣德
十年嗣伯正統十四年坐失律謫從石亨立功尋與半祿
復其爵斬敵首復與全祿景泰元年充平蠻將軍代王驥
征貴州又征福建皆有功三年進流侯加祿五百石世伯
天順元年與世侯卒贈蠡國公謚襄靖子傳嗣伯坐不敬
逮獄習禮國子監卒子宗幼與祿歲百石優給卒次子任
嗣伯卒子永福嗣伯嘉靖中爲京營總兵卒子繼嗣
趙葵虹人洪武初虎賁百戶調燕山右衛從頽國公友德

征沙漠城宣府萬全懷來歷陞永平衛指揮僉事燕兵至
永平募以城降從徐忠等轉戰有功陞北平都指揮使太
宗卽位封忻城伯食祿一千石與世券永樂十三年鎮徐
州仁宗召還卒子榮嗣伯卒子溥嗣伯卒姪棧嗣伯卒子
武正德十三年嗣伯卒子祖徵嗣卒子龍嗣

郭亮合肥人父張開國功陞流百戶亮嗣官征□功歷陞
永平指揮從燕兵與都督耿璫戰又與都督楊文戰皆有
功當是時燕兵南下亮獨守永平與北平爲聲援建文四
年封成安流侯世伯食祿千二百石出守開平榮輝侯永
樂二十一年卒贈興國公謚忠壯庶長子晟嗣侯宣德五
明書

卷一百四十

十

年彪躋先入德勝門歸私第劾下錦衣獄天順二年卒
子弟昂乞嗣上曰如諸券與伯爵卒子鏐嗣伯卒子寧嗣
伯卒寧子璋早卒璋從弟璫嗣伯卒子寶嗣
高士文陝西咸寧人洪武中雲南塞北功陞燕山護衛百
戶從燕兵戰大寧廣昌白溝夾河東平汶上每出入陷陞
先登累陞都督僉事永樂四年征交趾五年交趾平餘寇
奔入七源諸川山中出沒寇掠張將軍遣士文捕賊賈
夜急攻賊突出走士文又進追賊中飛砲死部兵復追賊
賊又竄入七源川以士文力戰故賊竟潰亂張將軍繼遣
部指揮程錫平賊贈士文建平伯令子福嗣伯食祿千三

百石與世券卒子遠嗣伯宣德五年與成安侯扈驛不戰下獄得釋卒子震病不能嗣遠弟進嗣伯卒無子弟建之子僉嗣伯卒子繼宗嗣伯

史官曰昭余之奮虎而服江皋也策勳勘定稱奇傑皆彬彬一時之盛而獨葬之于武臣何哉南風自不競耳當時太宗以烏合之衆數戰數敗諸將固開國之遺也喜功之習決于胸臆遂爾鞭斷江淮殘宮闕方之魏郭賀魏虜揚京國久長蓋有天幸焉噫

明書

卷一百四十

七

丘福孟善火真李達王忠王聰張武徐理傳

丘福鳳陽人以小校事燕王藩邸積年勞授護衛千戶燕兵初起與朱能張王首建議奪九門轉戰真定夾河滄州靈壁先登有功累陞中軍都督建文四年封淇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券當是時錄功詔福第一福善高擢數勸上立高煦爲太子上不許福質直無文有勇力善戰見敵輒深入永樂七年爲征□大將軍總兵率武功侯王聰同安侯火真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達五將軍並出塞擊□上曰本雅失里逆天道聽信使命爾徂征自開平以北卽不見敵時時如對敵日夜嚴斥里遇敵設奇奮擊否則

明書

卷一百四十

七

審察事機便宜進止又密授方畧臨遣福出塞率千餘人先至臚胸河南遇敵遊兵與戰敗敵遂乘勝渡河又獲敵間我者尚書一人福顧飲□尚書酒問本雅失里今安在□尚書言本雅失里聞兵來北遁去此未遠可三十里福大喜曰當疾馳擒此敵時諸軍未集皆曰此敵誘我不可信俟諸軍畢集遣精騎四偵徐議進擊否且墮敵計福不信又命□尚書爲鄉導率衆直薄敵營與戰相持二日每戰敵輒佯敗引我兵深入福意銳欲乘敵遠力言敵示弱給我退則乘我進則伏我惟結營自固晝揚旗伐鼓出奇兵與挑戰夜多燃炬鳴砲以張軍聲勞困敵使敵莫測不

二日我軍畢至併力奮擊必大捷否亦可全師而還將軍
奈何不應此聰亦力阻福皆不從欲遣火真使詐□求和
解□謀率精騎劫□真猶豫未決福厲聲曰違命者斬即
上馬先馳麾士卒控馬者皆泣下諸將見元帥去不得已
從行不數里敵伏四起奄至台園遠聽率五百騎突出陣
斬敵數百人聰戰死達馬蹶與福真忠皆被執沒敵中太
宗聞敗大怒諭東宮明春朕且親征雪恥又遣使諭順寧
王馬哈木丘福敗績或本雅失里得福軍旗幟衣甲詐劫
攻爾慎防此敵以故福後不得嗣

孟善海豐人立功洪武初爲定遠百戶十九年從征雲南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一

七

又後征金山捕納哈出歷陞燕山護衛正千戶出塞取回
哈刺口獲多又以驍勇著名時召宿衛滿郎將兵起初攻
九門執薛叅議破松亭關進指揮僉事戰真定破齊尚書
兵陞北平都指揮僉事白溝濟南常山戰勝進同知夾河
藁城敗盛庸兵進使保定收官軍萬三千人陞督府僉事
進同知建文四年封保定侯食祿千二百石與世券卒贈
滕國公謚忠勇子瑛嗣侯洪熙元年瑛弟賢連坐奪爵毀
券謫雲南安置宣德十年赦與京衛指揮使卒子俊嗣官
天順元年詔與嗣伯爵卒子昂乞嗣伯吏部以詔無世襲
文執不許內批昂嗣伯卒子達成化八年乞伯優給不允

十一年又乞嗣仍與京衛指揮使弘治元年又乞嗣伯不
許

火真繼祖人名火里火真居開平紫乾嶺洪武初歸附爲
燕山護衛千戶從燕兵取大寧克真定戰白溝河馳馬突
陣手斬數十人長興侯兵敗走真領騎兵每出輒有斬獲
呼噪歸營敵皆憚其悍勇歷官督府僉事建文四年封同
安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永樂八年戰沒敵中

李達懷遠人父實開國功累陞蔚州衛指揮僉事達嗣官
燕兵起率所部及萬全衛兵從攻大同破涇州狗東平汶
上沛沙河渡斷南兵餉道累功陞都指揮建文四年封安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一

七

平侯食祿千石流侯世伯永樂七年出塞戰殺追封舊國
公謚忠壯達沉毅有膽力善騎射在諸將中言論侃侃自
許忠義子安嗣侯洪熙元年爲交趾叅將失律宣德二年
下錦衣獄奪券十年赦謫赤城備禦尋陞督府僉事征鎮
番阿古脫兒只伯功進同知克總兵征松番及木麓川又
失律正統七 years 下御史獄謫獨石立功贖罪卒子清十四
年請嗣吏部言安再失律立功病死清不得嗣天順元年
詔與都指揮同知

王忠孝感人建文時以指揮守蔚州強勇自負燕兵起與
李達歸欵北平戰白溝濟南滄州藁城率精騎爲奇兵多

斬獲累功陞督府僉事建文四年封靖安侯食祿千石與世券永樂七年戰沒塞北無子弟禮斌姪全累請嗣吏部言券文子孫世襲無弟姪斌文不允宣德十年忠妻援武城侯姪孫王玘例授斌京衛指揮僉事奉忠祀

王聰斬水人起燕山總旗陞百戶從燕兵取漁陽遵化狗涿州轉戰南皮平滑口獲馬千五百還守保定復南宮冀南狗淮泗首獲舟渡江累陞督府僉事封武城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永樂七年戰沒敵中追封漳國公謚武毅上以李遠及聰嘗諫福故得襲卹無子姪孫玘請嗣吏部言聰券許子孫襲姪孫不得嗣侯宜德十年特與玘京衛明書

卷一百四十

七

指揮僉事已而玘又累乞侯不許

張武瀏陽人豁達有勇力稍涉書史為燕護衛百戶從燕兵戰真定破耿炳文兵於漳沱河設伏戰勝夾河要敵西水寨累功陞都督同知建文四年封成陽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當時武功第三前二人丘福朱能封國公武侯第一卒太宗出內厰馬轉武贈諸國公謚忠毅無子婿臧子聚義兒張旺誥券天順二年奪入官

徐理西平人甲午從軍累戰功歷陞永清衛指揮僉事從燕兵敗都督劉貞兵於寬河再陞北平都指揮僉事又戰平安兵於白溝河斬先鋒哨騎追至惟轉戰濟南滄德間

至夾河戰敗盛庸兵西援水西寨陞督府僉事小河敗何都督兵克泗揚入金川門皆有功建文四年封武康伯食祿千石與世券永樂六年卒子禎嗣正統九年卒子勇嗣卒無子成化九年勇義兄嫂趙言勇從姪文英家西平吏部言勇沒且二十年文英不得嗣伯

史官曰諸起于北平者多釋纓奕奕令終太平而丘福等投隙龍驤雄畧懋著然或以歿死或至絕嗣不得與張輔等聯步螭頭永煌鐵券考古者為之慨然又為之快然

明書

卷一百四十

七

李震王信牟斌劉聖傳

李震南陽人父謙督府僉事震嗣指揮使正統中征兀良哈木麓川香爐山螃蟹寨功歷陞督府僉事天順四年克總兵官征武岡黎平賊五年進攻兩廣貴州蠻陞同知成化元年還兵湖廣征荆襄賊功歷陞左都督十一年清水江斬捕功多封興寧流伯食祿千石十四年華爵閑任震鎮湖廣時與參將吳經有隙經弟綬從汪直刺事欲甘心震適有道人以黃白術得罪即附會震嘗匿道人私習謀緯且有謀反遣人籍逮之途遇直震呼冤言一介武夫蒙恩僭爵父子富貴已極更欲何爲此營家經所爲震不聽

明書

卷一百四十

大

下震錦衣獄鞫問無驗得不死二十年復伯爵乞養卒許子昂不得嗣

王信字君實南鄭人正統中世官寬河千戶父忠征迤北戰沒母岳生信方半歲持節旌爲忠臣節婦旣長嗣官已已敵犯京師拒戰西直門功陞指揮僉事景泰六年從征五開諸蠻遷指揮同知天順五年破曹賊東市遷指揮使成化初守通州改守倒馬關移守荆襄二年石和尚劉千斤反荆襄信進據房陵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信主帥逗遛不援信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累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砲賊以爲援兵至驚走追斬

有功陞都指揮同知鎮臨清兼管倉糧後鎮湖廣條陳八事又條上慎專任實倉儲修兵衛禁科罰四事十七年疏言湖廣蠻彝雖腹中之蠹實無能爲但我軍奸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荆襄流逋本意逃避徭役長子老孫已成家業濫加誅殺恐傷和氣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收穫未竟餽糧已空機杼纔停布縷何在乞選公正仁惠守令大加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已所部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力薦於朝且云英傑之子處心剛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攬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沉匿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卽日上道常語人曰荷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腑少盡區區信沈毅簡重被服儒素出入省騎從歷鎮大邦不營私產平居閉門展玩經史寬袍緩帶攜飯蔬羹故人婚喪傾心賑恤出鎮三十年苟無華衣廐無肥馬鈴閣之下寂無人聲子繼善從善皆舉進士有名

明書

卷一百四十

五

牟斌字益之趙人正德初掌錦衣鎮撫關瑾竊政逐方正大臣言官劉范戴銑等凡數十人下詔獄斌輕刑緩械曲爲申救任御史者自翹諸僚上奏時置其名彼實他出斌

明書

卷一百四十

手

劉忠尚書傳珪及斌三人而已

劉璽字廷守南京龍驤衛人博雅閑將畧襲世職以才能遷遷撥船廠把總以清慎勤蒞之無不肅然南兵尚書喬宇薦陞南京旗手等衛把總運糧值武宗時江彬用事以勢迫璽索運船之利瀕死不從臺諫薦守備浙江溫州等處地方清宿弊訪民瘼郡人大悅兩越月總督漕運都御史陶琰特奏溫處一隅漕運重務必得璽乃可拯江西之弊陞都指揮僉事江西都司把總運糧溫處之人乞留不獲乃勒石建亭江西總運自宸濠之亂歲兇者越歲不克完璽盡心區畫本總自是獨盛科道撫按交章薦列推掌

明書

卷一百四十

主

江西都指揮使司事時巡撫都御史盛應期知璽公明每屬以疑獄多所平反璽乃請依期給糧以卹軍士清衙門宿弊以杜奸宄革吏民入司之公罰除衛所冊文之扛解請廢府之餘材以立官衙出城濠之租稅以歸公府善政美意不一而足時祿入薄自處有寒士所不堪者於是科道督撫按薦疏交馳士林有青萊劉及劉窮之號朝廷亦知之王守仁以總制經江西一見卽重之奏爲副總兵命未下而守仁卒尋克參將協同漕運兼守淮安銓注錦衣衛凡條議漕糧疏皆允行尋陞署都督僉事掛印克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奏增餘丁月糧以均勞逸定考課裨軍政明漕規以一衆心疏濬江南河道以濟糧運折兌山縣糧米以免稽遲凡三十餘疏後皆守爲漕政良規復患淮揚河道淤淺奏起四府丁夫開濬功成詔賜白金綵幣具疏乞休合屬狀留如去溫時撫按以聞不許再疏乞休改僉南京前府事尋改僉後軍都督府事歲餘又乞休不許尋克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再蒞淮安於勢要愈不假借又屢疏乞休得歸行李蕭然書數卷而已丁未詔復起已寢疾未幾卒璽平生志意恬退漕例總兵三年當晉級賜玉帶兵尚書張瓚毛伯溫先後欲爲之請皆力辭少事父疾極盡勞瘁遭喪哀毀至嘔血弟早喪撫其遺

孤愛踰已子官雖廢歲時必捐俸以周親黨至於却舊屬之金於暮夜之間還以友之寄於十年之後可謂盛德矣且問學該洽議論識見出人意表外嚴毅而內沉靜人不敢干以私平生無他嗜好不置侍妾雖燕居衣冠端坐無情容有恭讓數十卷

史官曰夫人之可傳不必聖哲卽一節著稱已有過人者李震克註誣出羅網必其行軍之際有五事之仁七德之安和也王信獎拔異材爲輔鈴之所難平斌典獄存大體不爲煥媚蓋君子之流歟劉聖功在清儲閣國命厯厚德公心超絕流輩洵可傳矣君子是以取其節也

賜書

卷一百四十一

三

明書第一百四十一卷

史官傳維麟纂

列傳七 武臣傳二

楊銳馬永梁震傳

楊銳字進之徐之肅縣人曾祖某正統間以功進南京羽林前衛指揮使父瑄嗣其官掌小軍營銳自兒時有機籌弘治庚申代父官羽林總神機營正德元年掌龍江衛事衛久彌敝至是一新二年督造漕糧於淮浦力餘事勢御史中丞總戎每議大事曰非銳不可四年總江西十二衛所儲運糧艘連屬比之陣法加嚴運無後期凡八年進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一

一

署都指揮僉事奉簡書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求余闕城守事曰今日當不足憂也九年盡獲江賊於蓮花洲事上聞銳曰江賊何足憂所虞者豫章耳意指寧藩也又謂九江爲鄱陽上流不可恃湖最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於湖口之高嶺可遠望有警可即達也乃繕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本呈南京機務司馬重臣及臺院司江防者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於江上尋與臺院密議兵食繕皖城周城中多浚井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宸濠反卽告變京師先引軍設鉤距於江側禁勿泄二十七

日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爲鉤距所破繼至者以千數銳

坐城上與衆誓勦逆當得大功告知府張文錦俾發府庫金懸以示賞有寇衣緋者輒凌十一先登銳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吭而死於是儒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勦逆賊以壯士氣有安慶人僉事潘鵬持黃紙衣緋擁騎至城橋後兵數十萬能以城降得不死銳語鵬曰汝死已後尚覩顏爲悖言乎吾刃至矣捕鵬家一人腰斬棄城下鵬遁去寇爲敵樓數仞向城有甲冑者出闌楯外持鉤距大呼銳發矢中左腋藥火齊發頃之樓燬死者不可計八日宸濠船泊南岸聞不克大怒率衆分攻五城各首舉木爲蔽甚急銳裂方布履紙裹藥火千數散投所蔽木上火發

明書

卷一百一十

十一

盡棄走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遁十二日寇於北隅結木爲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銳曰事急矣乃諭以大將軍火銳實不被緋金鼓置城上向寇兵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棧道出燒棧絕十六日寇衆解體且暑甚薄力倦夜舁輜鏡募善泅者數人於船中聞舁聲即斬首絕其輓放之江中又遣強卒突入岸上營與礮城上應之衆勝捕殺聲震數里是夜宸濠浩歎出渚舉帆順風而返奏捷武宗下聖旨褒之又賜忠勤報國戰守奇功二榜以旌實授都指揮僉事充叅將仍守安慶兼湖廣地方銳疏舉鄭岳胡世寧當大用益鄭嘗爲布政胡嘗爲副使以拒濠謹者

濠既平十六年兵部論功進都督僉事詹子平爲羽林千戶疏辭舉御史楊必進嘗與謀於未變時者廷臣多賢之安慶立生祠以祀嘉靖元年僉書左府事掌神威軍營未幾以三關弗靖移守保定諸郡投驃騎將軍四年詔還保定人亦立生祠生祠之至京掌立威營五年以母老乞歸改南京右府八年授總兵官鎮守遼東掛征口前將軍印至鎮秋毫無犯士卒思齊多著邊功明年改漕運總兵官掛漕運印兼鎮守淮安明年忌者有言罷歸又明年以疾卒銳自立官足不及權門請託身歿囊無餘錢諸子鬻衣爲塋天下惜之

明書

卷一百一十

十一

馬永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好讀左氏春秋及兵法警善射正德中安彬統宣府兵練西內即自稱表揚不繼彬後以叅將守太平口入塞再創去克總兵官治三屯衛簡諸軍散遣其老弱聽其農市取其備倍給諸健武者從武卒咸習武藝益精當是時漁陽一軍稱獨雄未幾武宗至喜峯口馳馬欲出塞永叩馬諫不可上注視久之顧內侍曰此馬永也笑而止永顏曾把兒孫結諸口要官賞不得輒入塞永迎擊再敗之自是效順保塞嘉靖初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錦等朝議且撫永力言不可恐他日九邊效尤將有河北潘鎮之禍乃敕永出居庸討賊以流

言而止永抗疏乞宥大禮言官上怒奪總兵寄祿南京十六年大同軍再亂召至業已撫復還南十七年遼東軍亂召總兵遼東十八年軍再亂以家兵捕斬軍遂定陞左都督卒於遼遼人為罷市哭喪過漁陽漁陽人亦哭罷市兩鎮皆祠祀言馬永為將善調敵情先知所從來及眾寡因勢設伏以故敵往往失利去善養士卒同甘苦又善知人所獎拔列校多至方鎮云

梁震新野人世翰林衛指揮使嘉靖七年陞署都指揮僉事協守寧夏敢戰先登進遊擊將軍益奮勵士卒練訓東西援應有斬寇功尋進副總兵延綏以斬寇首功陞都督

明書

卷一百一十一

四

同知十四年總兵鎮守陝西當是時關中少寇患大同宣府寇數入塞殺掠吏民十五年陞右都督改總兵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叅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鎮巡每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即反唇瞪目或飛章訛言以相撓懋震聞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明約束曰我母爾凌爾母我叛王法軍令俱在我不敢破紀綱誤國其家丁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殺主將者侍衆耳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用其衆耳自是鎮兵歛縮十六年春震率兵出玉林川斬寇首一百四十進左都督又出黑山門各斬首八十叙一子百戶十八年震鳩卒給餉修

五堡軍中不敢譁每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寇不敢近塞未幾卒以五堡功贈太子太保震沒五堡亦旋廢十九年二十年俺荅阿卜孩吉囊三入雲中塞直逾太原窺平陽震不死五堡不再廢寇亦不敢輒輕入自是鴈門河東雲中上谷巖破朝廷思震優與卹典贈太保謚武壯震在邊專練家丁時時出塞規寇營寇不敢輒近塞得寇營馬及財物盡與諸出塞規者以故人皆效死趨利寇以故益畏之或謂以出邊起釁者起釁律有之謂承平時寇牧獵為生不擾我邊而我邊將撲殺邀功也乃今寇數深入駐帳塞上官堡民堡十去七八何名起釁震卒家丁無所歸守臣以聞令入伍後邊將多得其力

明書

卷一百一十一

五

史官曰古具將帥之才而無先幾之見乏禦猝之智兵法云致人而不致于人果何指歟明中葉承平久人鮮壯武一任韜鈴輒縮胸臆天子福獲殄滅幸爾楊銳預策寧藩臨敵制變卒老山澤如素儒賢哉馬永繫武宗馬以廷臣之力爭不得而永立得之武宗其氣必有過人者果震定亂兵提勁旅獲宿寇五堡之立檣人成功者數年是三人者皆所謂仁智勇無慙者乎以方之東平何幸不幸之懸岐也

沈希儀俞大猷傳

沈希儀其先臨淮人也廣西馴象衛世指揮使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征永安益陷淖中騰而及於陸三酋前趨之希儀捩頸以過鏢飛右足讓刀顧射鏢者中央頃死又掣刀斫刀酋於燈間斷其頰車又射其弩酋竟却追兵而還遷都指揮僉事荔浦賊八人行剽歸倉卒部五百人往扼之蛟龍滑石兩灘相去數里希儀曰滑石灘狹難行引繩乃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闊衆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濶而致之狹伐岸竹揭岸上編筏以爲繚項刻成數百旗插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以疑賊賊果趨滑石

明書

卷一百一十一

本

且半渡發伏擊敗之遷都指揮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都御史姚燠奏行誅召與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當助猛奈何希儀能素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貌合耳是可使擒猛何謂助乎鎮復曰猛乘上流勢擁兵下如建瓴豈梧危矣奈何希儀曰是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爲叛者懼誅耳豈有遠志乎鎮又慮猛且走交南曰猛走交則閉不能歸彼豈無慮哉於是分五哨進師希儀將中哨當工堯工堯隘而糧盡乃潛渡江詣左哨將乞糧請弁兵攻工堯左哨以分地爲解希儀笑曰兵糧吾自足試君心耳還夜分軍三百人緣山上繞出工堯背

而煮餘糧爲稀糜食士合戰戰疾力而所遣軍則立幟工堯山頂矣賊大驚遂入隘得其積粟食軍乘勝攻田州初歸順岑璋素信希儀使圖猛則遣兵二千人陽助猛精卒千人名護女實爲間官軍得工堯則先置工堯破猛出走則擁入歸順左哨將知之壓歸順境索猛歸順斬他囚首以獻而先一日希儀已獻猛馘梟軍門矣鎮議設流官希儀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兩賊行合從且復起不見聽而田州果叛後竟復土官田州乃平擢右江叅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即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城中兵弱不足任前守劉璉璉於賊希儀至鼓士氣破

明書

卷一百一十一

本

賊訶者耳目徧官府即閨闔中稍動色賊在谿洞數百里外趣知希儀至願令熟徭恣出入嬉遊城中而求得與徭通商販者數十人撫厚之使爲詞於是賊動靜聲息顧徭徃爲我所先得所勦勦風雨來去每出勦即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立集聽令日出某門旗頭即引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自不知頃之劄營賊衆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爲神即官軍亦不知希儀何自得之也所勦勦必其劇巢縛管繩爲記無妄殺於劇賊巢得婦女牛畜果鄰巢者

悉遷之惟陰助賊者還軍立勳曰若奈何陰助賊戰或力
弩而門闕者曰罰若牛五若奈何力弩驅我師於是賊警
服無敢陰助賊及門闕者皆欲勦一巢乃佯臥病所部入
問病謝不見明日又問希儀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
從我賊乎即起出臘去賊一二里而止營軍中乃知非臘
也最後計擒其尤黠猾等數者支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
慄皆以其兩棲風天冥冥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入齋火
若砲衣囊刺草同色潛巢賊中夜砲舉賊大駭曰老沈
來矣挈妻子滿伏山頂兒啼女號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
死妻子相怨汝做賊何利至此明詞之則寂無人所散遣
明書

卷一百一十一

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聞愈益驚陰詞之則老沈
固在參府不出也自此賊膽落或易面為熟語而柳城旁
一童子牽牛行深山無敢調者矣後熟語既服其威信調
征他巢雖懼不敢不往甚而大雨霪懼失期汨溪水以
應要有溺死者論者以為自廣西為將韓觀山雲之倫能
使猶不為賊比希儀則能使猶人攻賊前此未有也思恩
奏設流官而州數反側不靖已聞藩有子曰金在鎮安益
洵洵會楊留者在賓州乃辭去曰留小王人在請往希儀
時方憂思恩聞留言則大駭以金去賓州近而留應之且
為賓州憂賓州危則廣右之咽喉立梗矣乃婉色好語謂

留曰是岑潯第九子耶我往往田時固問之因作自語狀
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已呼留入密室要賂即得賂
行為金復官留乃大信且出復呼入曰韋貴徐五今分將
思恩必營金善防之於是金果將五千人因留以見門者
懼走報請無納希儀罵曰金本土官子非賊奈何不納則
引人厚結之又引以請兵備隨盡散其五千人卒復金而
思恩復寧當是時非深計賓州幾失希儀在柳度十三年
移淑瀘後總兵貴州會北敵入犯詔屯宣大未幾署都督
總兵江淮已復調廣西貴州在江淮離販之警幾絕然天
雨輒苦創痛數在告已還廣西瓊南五指山熱黎本馴順
明書

卷一百一十一

九

畏知州邵濬者黠貨虐使之而黎叛兵八年不休希儀言
於督府曰法家斷獄必分首從今諸相煽從逆者如虎投
奔勢不得釋他諸疑而勦之則傷仁撫而勦之則墮信
莫若獨搗其首惡首惡平諸異志者說魄矣是公以生賜
萬州也都御史歐陽必進聽之而黎平進都督同知賜金
幣改貴州入銅平巢甚奇然秘不告人人亦莫知也希儀
膽勇機警善撫諸人為耳目賞不失頃刻嘗染危病所部
卒至自戒於神前以齋穿手刺股痛毒諸體者皆偏最後
者一人至以箭穿喉共得士如此唐順之言當世名將識
希儀及馬永永魁壞長偉見人頰首下視寡言笑希儀短

小精悍目炯炯獨人議論磊落激發皆所謂偉男子也

俞大猷其先鳳陽人世為泉百戶舊時輒側儼以豪傑自命家雖貧口不能再饗顧誦讀不輟銳意文事父卒襲官學騎射輒命中從李良欽學擊劍盡其術益悟常山蛇勢以為兵法數起五猶一身五體雖將百萬之兵固可使合為一人也嘉靖中登會舉高等以千戶守金門上書部使者言兵部使者呵辱之奪官大猷笑曰此豈吾自見地耶遂詣其家還京師以書干尚書毛伯溫侍郎翟鑾鑾得書驚歎禮之鶚一軍然終不盡用尋守汀漳遷廣東都司會安南叛人入欽廉為寇諸司議募陸兵大猷曰賊由

明書

卷五十四十一

十

海來獨當以海舟破之若專備於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僞賊不勝其擊彼逸我勞非計也乃集海舟以擊之連破之永安萬寧而安南兩賊首以獻倭難作大猷以南直隸副總兵戰賊平望王江涇六金壩皆連捷而提督尚書張經以視師趙文華言論死大猷坐落職奪祖官於是東南之禍日亟復浙直鎮守而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蓋倭奴長陸戰令樓船高大集萬鏡其上倭船遇之輒摧壓焦爛固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以多勝寡耳於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歲不除之賊皆勦盡

明書

卷五十四十一

十一

江直者徽人也以平命入游據烈港勾倭變質易為遁逃至天子以連歲倭變劇皆直故必得之至勤精廉責總督胡宗憲令必得自効大猷言直在海島能以緝物誘倭來在彼國則一通逃夫年倭之來不來非聞而誅不誅也若誘之來而殺之則失信且何以示後益請宗憲不聽誘以來天子聞得直則大喜詔殺直於是宗憲志失信快快曰吾為俞帥笑矣而早間殺直於舟除死戰大創人掠聞宗憲懼乃奏言大猷違節制不窮追以為解於是逮大猷詔獄謫戍澄饒平民張璉反號張流官指江陽諸州縣詔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而大猷還南嶺將時胡宗憲已奉詔兼督江廣矣聞璉出行剽下據言葉巢出此自投死其速擊大猷前以違節制見劾幾得罪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吾嘗以一身之禍忘國事哉乃具言璉巢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眾自救豈之虎力迷鹿熊窟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蹙之如拉朽矣日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大團尤哉於是引兵萬五千人疾走柘嶺賊賊巢果歸保巢而大猷出擊俘斬者千餘於是靜海說璉當就璉已為兩廣帥所奪或請訟之大猷曰賊惡其不滅豈必在已翌日璉帥不殺一人以示信陞副總兵賜

聖書加節紙命控制江湖間廣四道兵加和官一級會
而興化大猷自嶺南夜馳赴之駐秀山都督劉顯駐明山
而都督戚繼光提浙江兵未至上怒宗憲失泉城責戰急
而關上大夫劉洵急功大猷念賊日萬人能戰八死地官
軍數倍相當告進城而攻之彼實其虛彼飽其饑彼逸我
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大矣不若刻管以困之彼欲攻柵以
遁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而我師犄角取之可
使子無遺且連戰勝亦可遁負亦可遁此賊之利也遲戰
則我兵日多守益固而賊日益困故以戰爲守我以守爲
攻於是早布兵營盡地鑿溝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一

十一

戰不動關士夫訟其語病之已竟殲賊諸將各加秩而大
猷止賜金幣益關士夫業以爲流言間之朝矣倭三萬寇
潮州與益吳平相犄角爲廣惠詔移鎮潮廣羣盜悍大猷
名競出降吳平雖不能堅決然亦詭殺倭口効遂於倭人
絕於是大猷請於總督都御史吳桂芳曰倭寇以出邊爲
生路山賊以歸巢爲生路今潮兵驅賊入益深益深則益
以開耳是死路也當大集精兵十圍五攻無使片甲得遁
如兵力單若不勝又散之令得遁去則邊疆日久爲勞費
無已也於是將漳兵二萬以來果破平而御史以招吳平
爲大猷員坐免官吳桂芳爲抗言於朝乃得留二源山表

千里賊據洞如蜂房水窩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
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鸞者盛驕從克禪將爲
死間賊得鸞自安而大猷日發兵擊旁諸巢之未下者以
趣之諸巢果畢聚雲溪以緩討乃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
賊出牛酒犒兵須臾兵悉集擊破之於是賞先登酬死間
而東峒遂平桂芳上其功大猷爲將事必先周慮萬全既
事往往爲善後長久之畫爲人易簡無町畦而有容善忍
以忠厚自任重然諾功則稱人罪則稱己恭將楊克寬罪
抵死大猷力爲當道言克寬忠勇慣戰請保任不効甘同
罪詔獄時妻子寄食甚窘百戶鄧成亦就逮適有遺數百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一

十一

金者立與之諸推轂楊弘舉曾清之倫皆大聲疾呼期必
用後皆爲名將禮布衣士爲上賓平生蒞官誓衆陳師鞠
旅一決於理雖支下孤虛雲物氣祲堪輿奇遁兵家以爲
務者未嘗一詆焉侍郎譚綸與書言綸近對人言節制精
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
此謂小知試如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如文
文山毅如于肅愍可以託孤寄命則公之大受然也公精
誠當不以老衰不爲時變哉蓋信重如此而士大夫稱平
閩浙功最者往往但推戚繼光

史官曰唐順之之論沈希儀譚綸之遺俞大猷書不沒其

所長不諱其所短大是一將者平生功業恒赫故宜侯皆
弗候其功卒不可沒親功者多殺戮傾人以爲勝絕類以
爲雄而二將存心仁厚於戰伐之際率多生全古善用兵
者往往而終而二人者庶其爲君子歟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一

萬表威景通威繼光傳

萬表字民望別號鹿園居士寧波人表生有異相玉色方
顙額有三文丰神炯炯慷慨多大節相者奇之曰異日當
名高天下讀書一日數行十年十七築衛指揮僉事志在
薦起不事家人業書習騎射夜燒燭讀書揚孔明寧靜處
相四言座右曰大丈夫經營天下如武侯然何能顧首作
未田間合計于嘉靖庚辰武舉中式右堆閣表卷以爲奇
置第一衆以所對多作時語抑之寸授都指揮督全浙糧
運督視浙江間篆南都坐營錦衣已爲漕運系將者二漕
鎮總兵掛印者二及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皆以宿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一

望爲當軸所推轂表歷漕既久國計絀贏河溝通壅制
及時築當復當釐靡不明習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
阻議者謂黃河改流表著論折之力言黃河惟用洸汝游
泗諸泉足以濟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潰沙灣
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
徐入漕必疏濬而黃河始來稍稍與漕合至正德六年黃
河盛來衝決方黃河來衝時清河狹淺水固易盈沿河設
淺鋪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一洪萬堤宛然可見但向者黃
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然
實其故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坊原備

利不入爲濟寧公二河以下反川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
水不來至疏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業也渦河在淮之
南商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河六
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公議
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尚書宋禮
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爲費不貲以彼棄七十里之
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蓋鑿而通之則黃河
二水合二水合則衝決非常孰能障之此會通河之運誠
永利不可易也昔以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
陽諸郡之糧令由渦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輪於衛輝其勢
明書

卷一百一十一

七

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爲備變一策
運雖極險達第浙中海船於達番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
通泰州有沙船管山海至山東蓬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
若以松江太倉近海產糧厚而直量運三四萬石使糧
道漸諸爲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
升至樂運若輕齎之矣以還軍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
後官悉取之賸例四出民不聊生表憤然曰此其患不獨
在窮軍而且移之國計矣大者疏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
且極陳本折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
帶荒田重農溝賦爲漸減歲漕之地誠者遭之歲甲寅

上倭亂起表散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會以都督僉事南
京中府道經姑蘇與倭遇樓門楊涇橋表率所募及少林
僧躬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矢不爲止遺書與子曰我家
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今晚年
增一箭痕不亦笑乎時賊據七團八團爲巢我軍數戰不
利表謂巡撫都御史周琬曰賊據內地久近賊處民不得
力田通負日多催科致迫困幸而去爲賊是驅之以助其
勢也宜亟請蠲積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誘其黨兼下
募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即賊戕千也以鼓用他兵孰
利議行歸者安衆賊安衰乃進兵賊懼夜遁賊之海上焚
明書

卷一百一十一

七

餘艘若干內地稍甦因作海寇議所爲籌畫甚具賊方
屯諸島而欲王直者以號勇魁其曹表策其疎敵可誘而
縛也薦鄧人蔣洲張惟遠使爲間兩人雅善直其家坐
逮約獲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日強貼當路前未及行而
表卒後胡宗憲卒遣洲使豐後山口諸島渠魁立致東南
晏然一時謂爲奇功不知皆表本謀也表策彛情洞如指
掌而論北翟尤人所未發嘗曰古髮翟侵中國未有中國
人不爲之用而能笑人者夫華髮異俗居處寢食絕不相
同豈日心棄衣冠爲大軍役哉不得已也此年敵入太原
殺掠餘亦上座九重之憂中外章疏類多擊賊之計所

用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而於籌邊固本之道則置而勿論夫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截殺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所謂急治其標者也每督諸鎮之兵日幸一擊敗以為功而他不服顧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為其所傷乎古方制參蘇飲發表逐邪必用人參固本者深有為也且諸邊自將權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鹽法壞而邊儲日不充矣邊儲不充而士卒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益離矣日衆凡叛亡之卒徒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草息土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為鄉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一

十一

之強弱資才量虛人心離國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饑餒飢瘁之卒聞先叛亡者幸少須臾無死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同志是則深可憂耳夫敵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營營以目前為事何暇為邦本計乎此所謂決破以取魚圖一朝之利者也先是庚戌寇闌入塞內傳京都表聞之日夜束裝為行且計曰吾世受國恩今憂及君父豈臣子安臥時耶尋事定乃已表少嗜玄學已而閱內典獨契於心關西釋自然者以苦竹簪得悟絕學表與諸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披衲入臥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學貴真悟

語言真切不離見解又言世論克已淺之于其論顏子也夫視聽言動而溺焉已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已也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已也禮者中也即吾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絲毫容易於其間也是故無思無為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也一日與達夫論道於臨江達夫躍然而歸遺書云自聞教後舟中終日忻忻若出樊籠見大世界若入大海見龍宮藏舉手動脚無非道妙其相契如此表雖超詣獨往而詳詳導人以實行謂夫子教人文行忠信至命與仁則罕言吾曹抗首談性命而自愧於倫物得無為妬者嗤耶為文敏給疎暢直寫胸臆所著有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一

十一

學庸志畧論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贊言九沙雜言玩鹿亭稿及纂經濟文錄灼艾集玩錄亭詩抄濟世良方玄門入道資糧山中集諸書行於世表薄田僅供僮粥諸為德於鄉如建橋賑饑不可指數歷官四十年家無餘財餅鉢蕭疎與野衲偕遊見者不知其為名將也嘉靖丙辰正月無疾端坐而逝是夕大星殞於庭光射數十丈
戚景通字世顯定遠人其先百戶祥以畧地戰死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景通長幹修髯穎剛壯繆既世官踐東京師嘗席地讀書當暑不輟劉瑾結豪傑為逆陰遣人遺席帽約曰某日當發難著此者為劉景通旦日為黃冠遁去

將率六郡良家子赴不測瑾敗乃還青州賊李琪反據蒙陰山副使王良臣分部擊之弗克景通復得琪與姦民出入狀將數十騎往跡琪夜至伏姦民舍傍遂擒琪項之劉賊起河北橫行山東景通檄守鄒以七百人往入告母而遂行師出平度道中忽遇賊人曰賊衆我寡且成師以出義不避難陳以待賊擊却遂入鄒登陴誓衆嚴守備一日率輕騎過孟子座賊大至列陳如前邀賊遊騎擊殺之賊復遁先後累數十捷卒保境嘗六月過戰場僵屍枕藉衆皆掩鼻不欲近景通曰偉哉國士名與骨俱香吾誠得與同遊九原無憾矣爾曹顧病之耶騎過沮澤中率先下得

明書

卷一百一十一

七

休其餘力遇賊輒有功兵罷以軍政掌印部使者舉孝廉陞江南運糧把總至則祛積弊御美餘比輸太倉故有需籌之獎客以告作色曰景通自結髮事君壹勿欺吾寧受簿責毋寧自欺已輸倉不一計對簿度支當降級所部張千戶者懷贏金三百餽之景通笑曰吾以不欺受罪顧納贏金爲欺耶事白復官戚勲以總督備倭至欲引爲同宗景通謝曰先世故姓倪載在勲府即自附璽書之謂何卒却之陞山東都司僉書陞大寧都司掌印河間治河久未底績屬爲植不踰月告成火寧缺僉書一人部署匈奴內附者景通言安榮可榮奉百金爲壽目攝之曰吾薦賢故

薦君以此相加則吾薦非也榮慙而退奉詔坐神機營母聞貞節年老矣請終養從之仍支俸山東便奉給景通自首子舍每上食率諸子女弄雛前即不當母心蒲伏請受杖母有疾夜叩北辰請身代居喪毀斑白始有子曰繼光繼光褊褻過庭景通大誦曰童子何知褊褻必錦衣錦衣必食肉爾父清白必不爾饜爾他日將饗卒伍以自封既知爲外氏所遺卒列褊褻弗看居第垂二百年始改作命綺疏四戶列兩楹間工請益綺疏十二景通曰使吾無得罪於先世猶聚族於斯四戶足矣不然此且不保季年畫策備湖累數百牘其後趣繼光受職京師病革猶問吾所

明書

卷一百一十一

七

上傳湖封事上納之乎未耶垂絕舍人納褚幣袖中瞪目曰我平生不索人錢寔司必不受我錢悉出之乃瞑子繼光字元敬幼而捍鬪多權奇隆準方頤顴而鷹揚英氣勃勃旣舞象折節爲儒以經術著旣冠奉父命上勲府襲世官待次司馬門善相人者目逆之將軍春秋三十六秉鉞專征不五等則三孤矣庚戌待試武闈敵人犯部列城守簡村官戍九門繼光條上便宜部當其議山東歲遣治兵使者部六郡良家子春秋入戍繼光任中軍從務輯衆心一軍皆服使者推轂進都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書會倭難甚上練兵議其畧曰無兵而議戰亦猶無臂而

格干將乃今鳥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人其氣敵氣其習標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繼光亟募三千人假以節制則以什伍起於丘乘兵寓於農第西北地曩宜得地利南而走險不利拉驅乃間長短兵夾振而進隊立一人爲長偏則伍之兩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名驚驚陣居無何卒服習矣督府請補浙東叅將分部台州辛酉島曩入台州賭旌旗皆辟易所嚮以全取勝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西行旣捷露布以聞軍益振頃之閩寇張甚分壘爲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酋長壁莆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一

書

東南出沒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廣叛兵乘亂出入毗若無人繼光以督府命部兵八千往自橫嶼趨牛田俘賊立盡他曩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勤功平遠臺乃班師兵尚書趙錦代督府發浙餉屬繼光募精兵萬人閩望援兵如望時雨兵至寇相蹂躪而死屍以澤量當戰務釋俘四錫誘從首功居多隆慶初寇陷石州東薄昌黎用廷臣議召兵尚書譚綸及繼光入策備邊乃上書備陳七原六失四獎大較言兵制西北什倍東南寇馬積威劫邊人邊人望風而靡戰前率股軍費參外舍兒視寇飽歸尾而鵬勦掩老羸爲功級旣賁而賞有

差刻嶺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爲得計借曰當戰解不嚙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試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爲之連衝總衝折衝則主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北及三年堂堂乎可格敵矣長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還寧慮迨其非時大舉討賊之師遂北而虛大漠然後屯是偏罷戍銷兵坐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未決旣譚綸出就督府命繼光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英者謂太阿之柄不假武人第易總理於時諸主將不用命視總理猶寓公無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一

書

解字無人徒無供億督府言不便狀則又以總理專任門即不易衡而練兵之議寢矣又言薊當肩膺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言薊塞上周垣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瑕比年遍圯通修滋費無益請更版築諸戍士盡地受跨增爲臺畔脫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夫械器礮機其在敵至則當俾以守退則查休第力絀未能舉贏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水疆律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穀者一軍以倡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待命郊外是朝日雨甚至於日中軍容益壯總千由立邊將大將將軍令固如是乎即相要害程功能部

臺垣之役工力籍班軍則以南兵爲渠長薪木取諸塞外其餘則以益樵蘇繼光巡工介第爲樞少舍則課殿最實賞決罰有差黔督益以壯麗獻功不旬月告成事是役也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考工足當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戌之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鞬爲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敵乘陣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轅下鉅敵馬排擊之敵却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北累絙不宿飽復益輜重營以從有發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莢應主兵戌守踐更者在轉輸首分數次形名大技擊次步代次偵邏次鄉導次批擣次遮擊次追襲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一

書

次俘馘次首功軍政畢張無不以律比年東西寇謀入犯西酋得薊狀恐誣上不詳遂謝東湖款開入貢卻言敵數苦薊比修內備不戰而伐敵謀即軍政無所課功其功上上薊方不得入梁益且將求多總理故以參將入闕進副將再論功最進中軍署都督同知克總兵如薊擁總理虛名秩如故及張居正當國上遣兵侍郎出行邊於是大閱薊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營伍必整旌旗火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侍郎躬入諸營驗諸械器履諸關隘登諸臺垣歷諸亭障周覽諸閭閻比還報悉以狀聞既畢使謁居正上輔兵議居正則以征伐自天子出其如主切勿

既而以修薊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階特進光祿大夫及居正敗人言波及繼光西碑將起記室繼光卵翼而覓之乃陰布蜚語京師頃之而自代始移鎮南粵敵入黑峪關薊人願亟召還不得請則勒石頌功德尸祝之繼光度嶺南任疆事如二鎮踰年疾作得謝還登州歲散千金徇客急歸而暴折即延醫治病且無資卒先是任子思皆停僅襲祖職得指揮僉事所著有紀効新書兵制錄諸書

史官曰晉御穀善讀父書不善將君子譏之余謂正不善讀書者耳人謂不破萬卷不足爲儒余謂不破萬卷不足爲將夫爲將必通古今知往蹟之臧否究極性命然後戰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一

書

必勝攻必克即畫方畧成籌策皆彬彬可觀而不知詩書動中兵法此又應運之天授非其恒矣萬表具玄悟景通崇謙讓而明季語將帥具文武資多推南塘嗚呼可以爲儒將矣

明書第一百四十二卷

列傳八

隱逸傳

史官傅維麟 纂

史官論曰夫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夫通蹇殊方要歸一致亦云性分所樂而已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出金石豈必借適魚鳥放情林草哉負道而處克然有以自樂不以萬物取舍動其心故形稿而神無惡終身安焉而不知外之可慕也若疵暴以激其餓愁祿以焚其身以隱成義光範足垂至後世散髮林間箕踞轟飲恣禮敗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二

一

俗或身江湖而心魏闕指終南爲仕宦捷徑此作者所嗤豈哲人語默之道乎故曰心隱爲上身隱次之茲獨取國初諸人以其潔身自完附于賞井丹之義而所關者鉅矣至太宗卽位後忠義之士多遜荒野踪跡詭秘時露形屢市間不可究其人總謂之逸亦法孔子以夷齊爲逸民意也故並列是篇若夫遭世承平耕漁岸傲此乃自棄明時者矣奚足取哉

嚴明德吳人洪武拜左僉都御史掌院事以疾求歸上怒謫戍南丹刺字於面後遇赦還居於蘇州之樂橋布衣徒步如齊民人不知也宣德末年猶存有西軍以調征過吳

暴苦民家亦入明德室中問明德奮手毀之西軍訟於鄉史李頴立逮至官頴坐堂上明德跪陳云老子亦曾在幕勾當公事夫豈不曉三尺而悍若此是軍暴也頴問何年在臺明德曰老子於洪武時曾爲臺長今都察院堂榜所稱嚴德明是也頴大驚急持起延入後堂問舊事歷歷道之歎殆竟曰次日往訪則已先期歸一囊走遠村徒空居兩三間無可覓矣久之復歸樂橋同鄉御史糾讓延教授李新伙信明德賄明德賄賄甚頭戴小帽已焚用雜布補綴綺易之問曰老人家犯何法而面刺四字明德因述前事始大驚拜請罪因避下坐明德曰先時國法嚴仕者多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二

二

不得保首頴余回不食之碩果也此破帽豈易戴哉因北面拱手稱曰聖恩聖恩人漸知之有所愧遺皆不受以表卒年九十餘而視聽不衰人皆服其隱德云唐桂芳字仲實歙人少時博涉經史穎悟絕人益遊學廣所聞見客金陵以聘至明道書院再聘司訓于昇一時名碩皆重之商賄詩文莫不心服後至句容杜叔良家以薦爲崇安教諭再爲南雄路學正未上居嶽衡黃盜起孳家避亂陳友諒留軍中一夕脫去戍戍太祖下欽訪問者儒僉院鄒愈以朱升姚璉及桂芳薦召見上問曰喪亂以來民心望治吾深知對曰自大軍去後民獲所歸又問曰

劉愈築城怨乎曰願怨上曰必愈所為更促以失人心
命罷之又問開通必諸成敗若漢高祖唐太宗宋太
祖元世祖此數君者一天下其道何如對曰此數君者皆
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于一至公聖明神武兼數君之
長驅除禍亂未嘗憂役出民膏火措於和席之上開創之
功超於前代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上
是之曰我積少而費多所給於民甚非得已然皆以為軍
需以一毫奉已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養之易敢忘頓首
曰誠如是民生息可立待矣上曰有不便者盡盡言之皆
拜謝賜布帛鄧愈聘掌儒學事秋祀三獻未終知府魏均
明書

卷十 百四十二

李

祥飲福受胙而悍卒遂攫其肉以出桂芳惡其真狀
立殿階上朗讀糾劾之文左右莫不震攝為桂芳危而愈
尤加敬焉遂辭歸授徒為終老計學者稱白雲先生無有
駙馬都尉王克恭太守魏均祥偁攝紫陽書院山長阮有
二碑宋理宗賜紫陽書院四大字皆顏墮桂芳為堅鐵
之後表華自作贊曰兩袖清風千里白雲蕭然而適年七
十三桂芳長身美髯雙瞳如漆面如紅玉氣豪邁老而彌
壯對客議論風生莫不傾聽潛于利欲與人交洞見肺腑
孝友待至若居他郡也遇父母生辰節令必刻期而等文
章以氣為主辭嚴理正詩清新流麗而聲調格律鏗鏘

亮有武藝稿曰雲集四十卷

梁寅字孟敬新喻人家貧力學通六經累舉鄉不第
去遊金陵錢塘間一時名士多願與交聘為集慶路訓導
居二歲辭歸會兵起隱居教授及太祖定天下訪徵已大
十條矣時以禮律制諸分三府寅於禮府討論精審諸儒
皆推服書成賜金帛授以官以老病辭許之歸結居石門
山四方士多從學稱為梁五經或問曰吾輩免亂離之禍
享太平之福何以祝吾君公舉手加額曰願吾君恭已九
重存心四海廣天理而過人欲造君子而退小人愈于華
封三祝矣新昌有士人負氣自豪筮仕得巖邑比行來謁

明書

卷十 百四十二

四

請教應曰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子力行之得矣復何
言士子意未滿請天德王道之要微笑曰言忠信行篤敬
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其人退語人曰孟敬讓
平平耳越一年以不檢罷官歸隱且數日言不敢見石門
先生卒年八十二著有周易參義詩書演義周禮考註
春秋考義及漢唐以來君臣事畧宋元史節要及石門集于
世
吳海宇朝宗號魯齋閩人元末以學行著稱會時大亂
絕意仕進深自韜晦間與人說經磨詩一時名人如貢師
泰輩皆推重之明初部使者薦于朝力辭不就闢一室於

家園隙地日酣經史自娛適因採摭古人孝順節烈及友愛之事附以感應禍福各爲一卷以傳布閭巷令人誦習之名曰本命錄謂克培其本則司命者皆無權也又著書論楊墨佛老爲六經之賊管商中韓爲治道之賊遺事外傳爲史氏之賊支詞蔓說爲文章之賊上之人亟宜取其書禁絕之使天下曉然知正道之當趨岐徑之當塞名曰書禍平居虛心樂譴言或有因事規正者欣然立改因扁其齋曰聞過常慕鄒魯士風淳厚欲徙居不果因以魯齋自號志所願學也爲文嚴整雅奧咸有矩程而一歸諸理有聞過齋集行于世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二

七

黎貞字彥晦新會人性坦蕩不羈以酒自放故號陶陶生晚更號秫坡少岐嶷異羣兒七八歲時與弟浴於唐笏溺塘井中雙足猶漾漾未沒貞亟投水以手提其足登淺處鄉間異之曰此可持磚破甕者五年孫贊有美才爲文章立就不以死生榮辱得失介意貞從之遊故學所成就非一時流輩可及發爲詩文滔滔爲自胸中無斧鑿痕議論古今治亂興廢與世運汗隆人物賢否數出已意而多得之自然洪武初以學行聘署新會訓導辭去築釣魚臺於居室前自擬嚴子陵後以事受誣戍遼東者十八年艱危困阨中益肆力學向識趣愈高會故歸聲聞益著從者甚

衆詩評善誘隨淺深有所造就嘗自贊其像曰江湖勝覽渤海浪游飄飄一葉浩蕩沈浮惟酒是務陶陶忘憂譬彼力穡乃亦有秋不知老之將至樂夫天命既即休年五十九卒所著秫坡集古今一覽家禮舉要行于世初貞在遼孫黃以事見僂貞抱持其尸以衣屨之殯殮如塋安山之陽爲文祭之讀者莫不淚比白遼歸適已薄暮明月滿空呼舟中餘酒登所築釣臺吟嘯人疑以爲僂久之乃扣門還家其胸次脫落皆類此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二

六

李詞字孟言錢塘人少受學于楊鐵崖負氣尚節善爲詩實樂金陵名其室曰檣亭而自號爲檣散生市人病者趨其門買藥無不與所與必善人人談檣散生美不置口或問檣散生今人莫不願爲材有寸誇尺有尺誇尋惟恐人不知已才不即用既用又恐不得大任以爲戚今生乃以檣散自名檣不才木也生豈無才者耶何其嗜好與人不同也詞曰吾計之孰矣名之美者吾豈不欲居然苟無實以稱之則名祇足爲禍吾苟自以爲可用彼將以有用者求我我或不足如其所求則爲妄人矣吾今自以爲檣彼彼亦從而檣我不虞我是用而我足用固存損於我乎世之受禍深者求名太切也大名虛器得之未必有益於身而與我競者限斷然欲奪之不亦危乎吾是以安焉而不

敢務乎名也且吾之食者醫醫之書有至理醫之技足公
普吾誠盡吾心焉疑於心者不敢強施於人薄於用者不
敢厚責其報雖有不中庶可以無愧矣我誠肯自負吾才
而享釜庾之祿豈皆不若乎人然吏胥操法而迫吾側民
蔑持牒而貽吾前吾心欲平之而力不暇欲施吾才而勢
有不能則吾心之愧無時而釋矣豈若守一技居無用之
名以自適哉於是問者謝之咸稱樛散生為知道者

陶宗儀字九成黃巖人宗儀中襟粹質澹然不凡少舉進
士不第棄去好古學無所不窺出游浙東西師張翥朱喜
李孝光杜本問等肆力文章坐踞撰法度過人尤刻志字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一

七

學工舅氏集賢學士趙彥蒙家甚貧抵華亭教授遇人無
憂險倭直一接以誠平居寡言笑至論古今人物上下數
千年竟日不倦至正間浙師泰不華南臺御史一時文士
依以周旋者甚盛議署詔獨不往洪武辛亥詔取天下士
癸丑命守令舉人才推上皆以病不就或請讓之歎曰親
不逮養捧檄祇令人悲况今賢良輩出草莽之臣老死太
平幸矣踰分之榮其敢觀乎藝圃一區果疏度足給賓客
祭享餘悉種菊栽接漚壘皆身自為之間遇勝日引鴈獨
酌歌所自為詩撫掌大笑人莫測也崎嶇亂離幾二十年
喪塋祭禮備盡其力人以孝稱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共傳

說郭一百卷較前錄三十卷青史智要九卷四書傳遺二
卷第宗傳代縣令宗儒文選郎中

王景開中人少時牧牛每竊入學舍聽諸生讀書輒默記
漸學問克足父母亦不知也少多放言嘗入終南山數月
不出採薇蕨食探古洞深岩流連不歸其家尋之因求歸
乃出後父卒遂日侍其母不出過朝夕盡心力家貧出教
授以養母每過市中以白牛駕車中自被古冠服鄉里
小兒競遮道訕笑景亦笑有欲驚之為府史者罵曰若我
者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僅入
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二

武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懸扁舟入吳楚歷覽名山大川或
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慨慷悲吟人皆異
之北遊燕都去日此中狐兔遊矣人以爲狂既歸家居
桃數百株結蔕其間當天人聖獨上華嶽最高處四顧大
呼爲歌警振遠近景貌豐偉美鬚鬚皆戴大帽穿曳地衣
翩翩而行兩袂軒翥譁笑滿市中著書立說出人意外每
對人縱天下之務旁若無人人口之爲王景畧後生也聞
發爲給事自殊致每當風月佳時操觚賦詩千百言多性
語人不可解皆騁騷海怒讀既毛髮爲聳客至不爲賓主
禮高論竟日不倦食至輒食都不辭謝洪武中徵聘不起

入山不知所終

徐勣字方升，河東人。幼有俠氣，好馳馬，試劍兼攻毬鞠之戲。不屑視拘拘法度士，稍長，幡然悔曰：「此豈君子道哉！」即從師受章句，爲進士業。燭然成章，已而又悔曰：「是如蠶書，蟬出入故紙中，何有終期！」人生貴適意，習古歌詩吟咏性情，庶幾少遂其願耳。先是，韓愈詩人，唐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頎、施肩吾、宋有高師魯、陸元方，世號爲睦州詩。勣悉取諷詠，期于超邁，出遊江漢，淮浙間與名士相摩切，詩道益昌。江浙有言：徐政偉，天爵，聞其賢，欲薦之，避去築室江皋。日苦吟，儼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乃

明書

卷一百一十一

九

泛舟釣江中，終日戀戀見者，疑其非世間人。元季兵亂，益韜閉不出，易隱者服。人莫知其踪跡。庚子夏，太祖聘宋劉葉章諸人于金華，舟沂桐江，而西，舫載黃冠服白鹿裘，青繩綰腰，立於江濱，貌偉神疎，揖劉而笑，且以語侵之。急入舟中，葉章競來，誰誰各取冠服，服之，欲載解纜，舫不可。宋原不相識，問於劉，得之，故聞其名，亦起，鼓譟爲謹酌酒，而別。劉妬觴以隱，故自高，數言于太祖，招致之，愈自匿，不可得。卒年六十八，有孫林江。二集唐詩，通考，舫平居喜怒不形于色，罔測涯際，性尚氣義，宛陵羅氏率五百指來避，兵，示且食之。葉病瘥，死居久之，勿懈事，平具巨舟，載還家。

卒後宋爲立傳，而題曰詩人滄江徐方舟之墓。子膺亦有文。

倪瓚字元鎮，無錫人。父柎，勤治生，雄于資，生瓚，俊爽稍長，強學，好修性，雅潔敦行，孝弟輕財，田廬生產托于弟，各有程度，師事輩昌王仁輔。王老無子，養終其身，見義則爲於宗族，故舊煦煦有恩，喜周人急，神情朗朗如秋月之瑩，利靡豪習，談辯絕人，好客之名聞於四方。所居清閨閣幽迥絕塵，藏書甚富，悉手所校，定率多成，誦鼎鑒名琴，陳列左右，巧于位置，松桂竹梧之屬，敷紆繚繞，而其外則高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自號曰雲林。每雨止風收，杖履自隨，逍遙

明書

卷一百一十二

十

容與詠歌以娛望之者，識其爲世外人。客至輒笑語留連，竟夕平生無他好，惟嗜蓄古法書名畫，持以售者，歸其直累百金，無所靳，雅趣亦與無發揮於縑素間，蒼勁妍潤尤得清致，而絕不作人物，謂世可謂無人也。奉幣贊求之者無虛日，張士誠欲釣致之，避漁舟以免，遇者遇之，微聞飄香曰：「此必倪處士也。」跡得之，將縛以獻，以計給逸去。同時有張介福亦力拒不應，聘人並高之，晚益務恬退，棄散無所積，屏慮釋累，黃冠野服，浮游湖山間，半米愈高，足跡不涉貴人之門，與世浮沉，耻於銜累，清而不汙，混迹編氓，沈晦免禍，介特之操，皦然不渝。年既老，益聰明，飲啖步履不

異壯時氣貌兄然尚古雅理致冲澹所著有雲林集
武甲寅疾卒年七十四

王元吉字國祥金陵人幼奇偉喜兵家書年十四槩然處
等輩出其上歲候夷兄行釋勞縣道遇盜將劫之兄懼走
匿獨不為動徐詣罵曰庸縣官使吾運粟許遣夫防我而
不至若豈防大耶後有粟車數十輛可善防之不便失事
盜以為然散去幅脅金陵蓋陳也先語甲自稱元帥聲言
討賊軍食賊下大言擊大殺人守門不出問
計對曰此難與爭鋒益有前元帥公言開城門陳勢果車
若將備之者而陽以好言給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兩人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二

必相讓則王者當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彼一人易矣乘
其言潘甲果至執殺也先失勢亦自敗去絕不以語人又
去而之燕秦齊魯之間陰察諸藩知之不足與言復歸太
祖已都金陵鄉閭子弟多致大官因數曰王在吾鄉不之
識而棲棲求之天下吾之命薄明矣多談何為因噤不更
及世事隱隱肆中自給務為訥樸事父孝謹事兄友愛率
以布衣終為人敦風誼知好尚當世名士多喜與交父喪
致博十餘人

王顯字微仲號溪漁子元吉從子也士脫畧不與羣兒嬉
遊能定其什伍部署之無敢違者父素長者禁切使

書時時棄去不肯帖帖諸生問所業未久問過諸生生
倍其師奇之謝曰子非吾曹人也顯亦自雄其才志嘗往
來江淮結交大使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數息仰天
撫髀若有意于從之遊也與天台林右張毅最善右亦豪
上善學敏多智長于為文毅雖傲自放於歌詩二人皆自
負高一世顯在淮上嘗釣海濱望見二人踞坐大笑二人
者知其非庸人也即與之語大驚異引歸逆旅出酒相飲
搗衣跣行起舞為樂聲聲撼動鄰里上下古今事識者知
非狂生或不識則共嘲指笑之為真狂或又疑其為神仙
人云遇適意時鮮衣怒馬行衆人中見者爭觀之否則被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二

汚垢短衣蹣跚市人後市人吁之弗辭也後盡悔故所為
書鍵戶讀之好深湛之思為文章奇偉伉儷然耻以自名
常曰漢儒者惟賈生諸葛孔明耳唐陸贄粗有識然不足
望王道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不然多讀書何為
聞者以其論高愈疑之終莫能測其為何如士也入明不
應薦辟終其身

陳洞為傷人號竹溪逸民幼經長嗣自宋言文筆蔚茂喜
馳聘聲聞意功名可唾手致忽曰人生百歲能幾旦暮
難遂者適意耳乃戴古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事接
居近大溪篁竹脩脩然當月高風靜時洞輒携短簫乘小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一

七

紡蕩深空明中蕭聲扶瀾氣爲豪直入無際宛轉若龍鳴
鳴蕭已每叩扉而歌人見之曰是誠世外人也欲見且不
可得况狎而近之乎識者則曰是有志當世生非其時有
托而自放也性喜菊種之滿園黃花一開獨引觴對酌日
入不倦人或譏其留物終日牢世無知我知我惟此花耳
一息自怡尚可謂滯于物耶復愛荷初夢夢赤脚踏深
雪若溫見輒凝視或登白鶴山往數日不出洞年五十益
枯泊無所學問私謂其友曰吾于世味愈孤矣其友疑其
誣人以其有類於古隱者相與循其事林清閑人不仕
姓名匿居山寺會府公檢册寺中見清諱問且曰能詩乎
曰頗能即以册號入音命次之清應聲曰金紫何曾一
懷石田菲屋自天開絲竿釣月江頭往竹枝挑雲嶺上來
貌實晚收栽藥圃土花春長讀書華華除一點浮雲慮未
筆題詩酒數杯府公驚羨遂與爲友政暇輒携酒過飲倡
和移日一日忽論江濱人物因曰如林清者雄才碩德惜
未見其人清不覺有感府公曰公始是耶清曰若林君安
得見之此民所以有感也相與盡醉罷明日府公物色無
清蹟矣

陳亮長樂人字景明學無所不窺明興洪承問累詔郡縣
徵遺逸或推轂亮亮曰昔唐亮在上下有箕顛吾投迹明

時遊戲泉石于志操矣不願仕也作讀陳搏傳詩見志此
中爲小樓曰儲玉購四方名書藏之又作草屋曰滄洲因
以自號與名士王恭高棅爲文酒會日相過從暇則汎江
登山投上方蘭若尋僧問佛意豁如也以此自終詩中清
悠然有陶孟之風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二

七

趙興鄉平人故業儒讀書問學文名鵬起元末隨父官新
中值兵變避地哭怨貧困乃棄業積居展售以爲養大
裕母王病左右奉事不解母喪歸墓三年父亦不娶其養
父先意承志無所不備與乘舟遊江湖間蕭然物外洪永
間官踪跡爲微道去取玄真子漁古想古以自號曰漁樵
不著人閒蹤跡微者無從物色之乃已
鄉人和趙郡人少磊落不羈自負豪傑才耻同于衆居山
中意氣飄然周資憐寡物價平出納欲窮世之貪鄙者
凡遇生物無大小貴賤即蓄而放之如是者十餘年人不
能測咸呼曰顧公天和嘗假人三世田其價已盡後其子
賈乃召而告曰而父所蓄田若木盡而佃也給如之至其
孫賈復告曰而佃也給如故晚年每辟火食日醉醇酒數
勺微醺輒麻鞋散髮走道上暢歌恬原漁父篇以自况
武中以地方薦遺逸人勸之仕乃喟然沒答口而不見

廉氏馬乎其一朱鬣白毳龍腫鳳應終日不釋轡卒以熱
厄其一番頭昂尾駝頸駢膝踞醫善斲棄諸野終年而肥
古之達者固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以養精也終身不
楊恒字本初諸暨人風神峻爽稍事文墨輒明潔如洞珠
衆譁曰生賦資絕倫非積功所可及競邀爲師多不應居
白鹿山戴縵冠被羊裘帶經耕煙雨中暇則傲睨吟弄人
莫能測也高郵樂鳳來爲州牧獨造門拜請爲州學師力
辭鳳不得已令問右子弟即其家問道州政有關失必移
諮恒白以利病禪助恒多鳳爲謝再與所殺其妻以身翼
蔽亦死爲殮而送之後數年侍御史唐鐸出守越飲薦辟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二

主

力辭性醇篤無矯僞事乖名義峻言斥不少恕家貧臨財
甚介山氓誤坐法當死憫其愚諸鄉黨活之氓輟耕牛爲
謝曰東作方興非此何以集俟冬或可耳至期民復來請
反覆譬曉之乃已州人求連族持其成暨委禽致餼繼以
金幣笑曰孰謂君子而可以貨誘耶悉遣去人復譁曰是
可以義取者生尚堅執如此况其他乎鄉人因其所居稱
曰白鹿生與宋濂游濂復薦之竟不就
梁田玉定海人官郎中燕兵入金陵田玉髡髮爲僧避去
不知所終久之松陽人王詔遊治平寺觀轉藏聞藏上嘆
嘆有聲異之令人緣藏登絕頂無所見見書一卷載建文

時出亡臣僚二十餘人事紙毀祀宇多斷欄不讀可讀數
日稍稍可錄其可識者得田玉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
郭節何州梁良王何中凡九人人僅數言諸備其忠又得
之異各贊數語題曰忠賢奇秘錄贊良王曰行備名釋知
我者誰至寶論沒入而同輝

郭良不知何許人與梁中節同行京官爲道士去合贊曰
郭良導引喘傲林阜用以自默就此龍龜我虞日重明
麗霽頽波莫挽仰天以號口竟書見使我心勞

梁中節定海人未詳仕何官少好讀老子人言與郭良棄
官同走出京城爲道士入山去有道德經注釋行世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二

主

梁良王定海人仕中書舍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於朝金
川不守變姓名避去終不可踪跡其梁氏父子兄弟爲僧
師濟建文君逃投水死者五人

宋和郭節皆中書舍人變名換卜策書尤異城賣卜給衣
食後有人識之輒遁去

何州海州人不知仕何官與宋和友善素以忠義相助約
棄官去竟莫識者

雪菴和尚不知其姓名落髮爲僧西南走重慶重慶大竹
筍慶里山水奇絕可虛和尙又走善慶里里廬中有隱士
杜景賢叩之木應題絕句於圖見志杜異之次日造諸典

往來白龍諸山山旁有松栢灘灘水清駛蘿篋森蔚和
欲寺謀景景賢豪有力亟爲之寺寺成和尚入居之所
經山中人不知書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
賢和尚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謂誦佛經景賢意和尚不宜
誦儒書恐有躐躐然又不肯顯言言則恐和尚走去以故
婉解之和尚知景賢意遂誦觀音經寺因各觀音云和尚
好閱楚辭時時誦楚辭於小月急停誦中流問讀一葉輒
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讀讀終卷又復買一卻如此
衆莫測其云何和尚不戒酒日注酒一壺後客客至輒飲
客不至即拉無致致入飲飲半酣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

明詩

卷十古四十二

十七

歌竟腹焉而寐和尚頽形秀頤指柔白剪髮落筆成章詞
詞不幸工密然意氣煥發星流電走紺雲迭出能感婦人
妃之目其徒問曰師即死宜銘何詩人和尚張目曰松
問其姓名不答時在咸化初年踰百歲矣有雪菴詩集
河西儲燕其破金川儲被爲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
金城過地極寒儲止衣爲衣明年過河西依莊農家魯
爲儲儲久取直稍積積買衣裘披之雖寒必覆以故葛衣
葛亦破縷縷竟不肯脫更或衣暑布布即新故葛衣輒覆
其上人勸之去去不答儲終稍有餘市中買牛肉酒與
諸乞兒食飲備力作倦時自吟吟或夜哭泣永樂中有留

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識備備走南山中句月留官都去
乃還有問留都官備何人者留都官亦不答後數年病死
呼主人囑曰我死勿殮我棺幸西北風大起火我屍我及
勿埋我骨魯家從其言

明詩

卷十古四十二

十八

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學補鍋者
屏不得聞二人語語已又相持哭且別去言今永訣不可
復相見作一詩別隨裂碎且吞之一日偃三數詩老酌酒
聯句立於側惟其語盡而輟輟然者再諸老怒曰汝能
即續吾詩指韵而應諸老驚起延之上坐請賦詩盡而後
可問以它事不答若病風然卒晦以死莫知所終蜀中
眉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寄
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
馮贊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給衣食能爲對句及古詩詩
輒自題馬子或馬公或寒馬先生嘗在詩大書壁間比

見補錫匠歸卽刻去時蓋示樂甲中乙酉間未幾辭主人去莫知所終

東湖樵夫樵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永樂改元詔至臨海鄉中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曰皇帝安在或曰燒宮自焚矣樵夫慟哭遂投湖水中死竟不知何人

樂清樵夫每自山採柴歸聞太宗卽位殺方孝孺等籲天號哭曰國既就篡我不願爲其氓遂棄柴投港橋下水死官聞之爲之歛葬題曰樵夫墓

耶溪樵人未詳所自永樂時樵會稽之耶溪上日鬻薪二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一

七

東足則食已食已盡詩於溪沙畫已輒亂其沙人樵之一日窺其畫從後抱持乃得詩云夢入鷓鴣班靚紫宸覺來像舊泣孤臣半生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已屬人無地可棲王燭死有薇堪濟伯夷貧伶仃苟活緣何事要了焚焚一點眞尋匿去不知所終

雲門僧會稽有雲門寺最幽寂有老僧每從一童子携茗具筆墨泛舟而遊賦詩滿袖歸則焚之至死不言所以玉華山樵曰號大呆子性天然寓東陽縣東山儀容俊偉惟披麻戴笠不服常服盤桓於山南村落與之遊飲者每得其詩畫詩畫雖未過人亦不應俗將死囑主人曰歛吾

屍縣於林木足矣主人卒葬之嘗有歌云七年艱難走屨越日夜思親鬢成雪回頭往事付空花形影相隨衣百結當時恨不蚤見幾扁舟一棹江南歸西風塵土障天起秋水鱸魚空自肥卽今寄食荒村裏佳士出迎當倒屣當歌對酒忍暫歡握手論心愧知己老懷豈能忘故山神遊往往於其間爲君寫此轉悽惻片雲零落何時還終不知爲何如人常有歌贈王姓者曰宗兄人始知其姓王云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一

七

明書第一百四十三卷

列傳九

史官傳雜錄 集

雜傳

史官論曰嗚呼王臣遇合之際豈非天哉方劉基釋元侍從居西湖時王尚在埃中也基指雲為金陵天子氣十年後當輔之此與留侯識天授第五史聖王者尤莫莫幾先矣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既曰睹之豈不從之哉故王者受命下城腹心境發景集或取之西塞或資之敵國雖點不產豐沛馬耿不必南陽也凡明太祖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三

一

祖得國之正度越前古諸臣從之順天應人亦不失春秋之義與夫表知忠唐孟頫背宋者不可同年而論吾於諸人何啻乎雖然昔平元提至詔羣臣皆仕元者不許賀且建余闕李輔嗣贈謚福壽無歲遣官致祭而壽于陳龔以州倅擢太僕卿及坐胡堂騎省之於輿聲豪豪之老臣則醜之以文天祥而終寘以死其風示同深遠矣因仿歐陽修五代史立雜傳而宋曾仕元者特記於斯以元官之小天為序即無事跡可考亦存其各使覽者有以感焉

陳遇泰從龍附錄見傳

陳遇字中行建康人父卒之元淮南鹽課提舉遇資稟純粹識度超遠博通經史尤精先天之學元末為江東明善書院山長溫州路學教授兵亂歸建康偏其室曰靜誠人因號曰靜誠先生每風興雲起叩天預垂生聖人救世太祖渡江御史泰元之薦其品行才識以書聘之曰子因胡元人馭海宇瓜分豪傑興兵共爭疆域干戈四起黎庶流亡天命歸子提兵東渡遂取壘城歷思自古英雄創業誠難獨理轅門雖有將士帷幄借無軍師何厓側席以求賈庶定太平而開國比聞先生世居江左學貫三史六經博覽兵書百技才兼文武超越等倫賢哲天生實我良輔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三

二

儒重道今古皆然湯文曾徵伊呂先王猶聘孔明子不重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奮起倘以生民為念須弘恤患之心應天順人救陳遼畧非微奮爪牙以肅武其實資交德以安民助成大業列爵胙土以報功德子孫傳業與國終始豈不偉與與其殺光啟迹以全已何如濟時行道以成仁拱侯車塵起展素纁丙申四月八日書馳人見與語大悅稱先生而不名壽謀帷幄益見親信屢幸其第甲辰上即吳王位賜冠帶授供奉司承不受戊申即皇帝位遇疏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教為首務授翰

林學士不受賜君與選衛士十人贊其出入洪武庚戌奉
承命往西浙廉察民隱還朝密有所陳賜白金綵段除中
書左丞復辭辛亥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賞賚有
加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又辭時西域進黑馬一
其奇召入觀引漢故事以諫上大悅賜大銀一錠除太常
少卿又辭上不許詔吟良久從之戊午復除禮部尚書固
辭上嘉歎連稱君子且曰士之有志節者功名不足以介
意其卿之謂乎朕不強卿以成卿之言也自是每燕間輒
召問古今得失嘗值暑賜歸時功臣多有過譏力為救解
每從寬釋上嘗諭曰先生有子著來帶刀隨侍朕當重用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三

三

對曰臣三子皆幼侯其讀書成立以圖報効上悅賜對
兼金當是時寵遇之隆雖公侯卿大夫無與比者甲子秋
病作太醫省視尋卒年七十二上震悼不已諭祭賜塋
山祖塋之次上所賜詩文翰墨甚多所著述嘗燬于火故
所有無幾子欽誠俱卒弟恭字中復嘗隨遇侍太祖由
鄉貢士至工部尚書
泰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仕元累官和林行省左丞改江南
行臺侍郎史會兵亂避居鎮江丙申明兵下金陵遣大將
軍達下鎮江太祖謂達曰其地有泰元之者才器老成當
詢訪致吾欲見之意達物色得之時從龍有從孫永為進

部軍因遣還報上喜甚命朱文正朱文忠以金綺聘之遂
與妻陳偕來上親至龍江迎入時上寓王絲帛家因邀同
處朝夕訪以時政從龍盡言無隱既而上即元故御史蓋
為府居從龍西門外用為南臺侍郎史不受事無大小悉
直諍諫密書漆板問答左右皆不知上稱先生而不名每
歲日上與太子皆有贈遺或親至其家與之燕飲禮遇甚
厚乙巳從子澤妃告還鎮江上出郊握手送之是年十二
月卒年七十餘上聞為悼未幾言兵平鎮江龍臨哭之命
有司厚恤其家同時有葉兌字長仲寧海人以經濟自負
尤精天文地理卜筮之學以布衣隸太平策一綱三目中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三

四

時務上奇其言欲留用之力辭賜金幣還里又建康周良
卿素有德行上入城以禮延請約共事旋曰三老上感
重之
史官曰傳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言實為選舉刷羽雲霄
弋人其何慕乎而遇從龍皆以終身不受官得保首領於
霆擊之下吁異矣論者謂其逃死非真辭爵似過矣夫以
故元遺老果能逃死而不磨新組則諸公卿之列此其
與於志審時之大者哉然史稱每佐密議不知北伐之謀
曾與聞否此時為遇與從龍者亦同首燕雲豈能忘之
於否耶

朱升傳

朱升字允升歙人幼師陳樸剖擊問難多所發明樸深器之至正癸未偕趙訪從黃楚望講道明年歸作經書旁註是秋登鄉試內艱後四年戊子省授池州學正田歲入富于他學官吏蠹食既至會計出入盡去宿弊以身立教士皆興起秩滿南歸斬黃之兵已至徽矣避兵奔竄往往閉戶著述不輟越五年丁酉大明兵不徽被旨召見上問之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上嘉其樸遂參密議尋辭歸吳元年丁未徵拜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上親製誥詞有曰眷我同宗之老實爲耆哲之英於開國諸公好得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三

五

其實無何與學士張樞爲直學士特免朝謁優禮之七月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閱視上親擊石磬命升識五音誤以宮音爲徵音上不擇賴熊鼎解之得止洪武元年二月上御東閣顧謂升曰近觀周禮有所謂六夢者朕嘗感異夢厥兆維何對曰人之情魄上通于天此陛下受命之兆也軒轅夢游華胥天下大治帝王之興自有天命蓋振古如茲矣三月與修文誡面諭升修齊之本遂受命纂輯二年三月復命撰齊戒文是月請老歸石門居梅花初月樓上親洒宸翰以賜庚戌卒年七十二學者稱爲楓林先生著有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孝經四書小學旁註及書傳

補輯諸書傳解行於世子同爲禮部侍郎

史官曰朱升名審音而失于宮徵其解夢多設辭所研討者何在第其于六經之旨多所發明誠一代儒宗也以曾仕元故抑之雖然一言循青史亦可以慰矣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三

六

劉三吾傳

劉三吾字如孫以字行初名崑茶陵人初避兵廣西授靖江教諭遷儒學副提舉明兵下廣西歸茶陵洪武十七年通政使茹瑄薦徵至老矣應對詳慎上喜除左贊善歷陞翰林學士三吾博學通經史文章典麗既入翰林備顧問每預密議懿文太子卒上意在燕王召問三吾對曰皇孫年富世適之子子沒孫承適統禮也即立燕王置秦晉二王何地立鎮之即日立建文皇帝為皇太孫十八年三月上命三吾與編古帝王祭祀災祥感應可為鑒戒者為存心錄既又命編漢以來災異之應臣下者為書曰省躬錄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三

七

云二十三年授晉世子經生怠慢為吏部侍郎侯庸劾降國子博士未幾復學士二十六年以婚趙勉為戶部尚書坐罪乞免官未幾又復學士上厭表箋多諛詞纖巧命三吾及右贊善王俊華撰定願天下丁丑主會試事被黜落者所訟命復試三吾囑以卷之最陋者進呈上覽之他搜得其情大怒遂謫戍邊尋死于法三吾為人慷慨坦蕩不設城府自號坦坦翁

史官曰元良主器適嗣承祧誠千古不易之經非一時權宜之計愛憎不得而移庸哲不得而亂英雄之主每多惑焉而三吾神鑒炳烺風裁山立一言而太孫正位舊史稱

其當大節而不奪有由然矣雖衡文不取舉聖何至寬其此君臣相保之所以見美於宋祖也噫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三

八

宋訥傳

宋訥字仲敘滑縣人父崇祿字壽卿元有基侍御史追封魏郡公贈參知政事謚忠肅訥承家教矩矱自檢性持重萬官館師友切磨學問該博元至正癸卯進士令鹽山兵亂歸家居洪武二年中書省徵訥十八人纂修禮樂訥與焉事竣不仕歸五年過元故宮作詩傷之十三年授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擊節鄭家學耆歸向十五年應制同諸儒撰勅文十六通長年立就上大卿教升學士時建太學上寺學令爲太學碑文賞資上每觀書或論用人必與議皆稱善改文淵閣大學士時年逾七十矣上親製詩

勅書

九

引尚父與周八百爲比蓋自宋濂詹同等而後惟訥時被召對既感知遇日有補拾甚見親信嘗寒附火燎脇至膚乃覺上製文警訥曰勝者協也豈爾居內不能協人王至德耶訥惶恐謝明年代吳願爲祭酒嚴繩非推恩義身言直教寢食學廂不家富一時士皆適用上猶慮功臣子弟有不服者以曹公兼領監事由是貴胄肅然一日訥遣遣中使諭卿與人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死以具有神也又嘗言宋祭酒骨格必壽命壽上圖像上問卿公服半堂上何以有怒色對一生獻茶跪而碎其甌念臣不才失於敬教中心自訟不意爲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三

陛下所知上喜慰出請像示之以老召其子進士望江王薄麟侍養十八年久雨求直言獻安邊策曰今海內既康黎黎奉貢惟沙漠遠人未邊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必致爲患邊圉若欲窮追遠擊又恐六師往還萬里餽運艱難十馬疲勞陛下欲爲萬里之計安不過謹備禦之策耳備邊固在乎兵食足食又有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本始年中匈奴師十餘萬騎南向欲爲寇漢將趙充國乃將四萬騎分屯綠塹九部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部而克國統制其間則當時諸區分榮可想見我朝諸將中勇知謀畧豈無如克國者陛下宜選數人隨其遠近高下立法分屯所領衛兵以克國兵數斟酌其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沿邊遠近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仇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上嘉納之令邊軍皆屯田著爲令乙丑戊辰兩科上親策士魁選相在太學得士居天下三之二及任亨泰廷對第一召訥奏賈命該進士題名記立於監門學錄全文徵其嚴與同官田子貞等詳訥罪職吏部尚書余煥移文令致仕訥陛辭上爲問知故皆生誅圖形暴罪勅曰學校教育天下英才之所師者模範根本官於學者君命也自祭酒而下

所學之優劣辨職級之等差要當起居常道語出人儀文
微等不知育才之所模範之源君命之重等差優劣之分
交通吏部資緣爲奸誣祭酒訥父賦餓死生員尅落師生
廩磨夫其所教生徒或大家公侯子弟父母兄長徵其成
才幣帛鞍馬錢物酒設厚禮於師此賢父兄也彰師之教
爲儒者榮號云賦也生員有疾存問飲食親教之師當告
知典簿疾甚告有司藥餌之不存問飲食藥餌或有傷生
親教師當坐祭酒提綱而已今以卑誣尊傷非惑聽禍人
不淺仍慰訥復任二十二年命謬帝王廟及廣惠祠碑文
明年正月有疾尚醫來治二月朔疾甚其子及屬官懇請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五
十一

歸家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男女情多况在丁社兩祭齊
戒中耶三日丁酉祭畢昇歸抵暮卒不一及家事年八十
上悼惜自製文遣官致祭又遣行人祭於家爲治墳塋故
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訥始又官其次子鄉邑訓
導復祖爲司業其後卒未太學生有連舉大魁者上曰此
宋祭酒訓迪之功也諸生守官稱職者多出其門上每舉
爲教國子者法三十年以張顯韓克忠署祭酒司業事上
因思訥坐奉天門詢太學生曰宋訥作祭酒學規嚴肅秀
才循蹈規矩向學適用朝廷以故得人訥善終朕以禮塋
祭近年老秀才爲祭酒懷異心不肯教誨廢訥學規年少

秀才則建犯學規投匿名文謗師長自後如是首者賞銀
百兩犯者凌遲沒產正德中謫文格訥家西南三里即鳳
子堤父崇祿構亭曰西隱訥更築白雲茅屋所著詩文二
十卷號西隱集

史官曰嚴師道尊古誌之矣宋訥嚴氣正性型範克端以
故敷教有方曲成者衆太廟崇文重道經始太學數臨視
而規模闕壯邁古辟雖宋訥既正臯比有成效而安邊一
策尤敏實用豈特荷頭巾徒自白雲茅屋老者哉及後曼
有高第輒嘆曰宋訥之功以屬後祭酒其不以故元豐山
令視等老臣素太祖可謂能用其所長哉第不知於講席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五
七

上以節義訓諸生作何語

劉基傳

劉基字伯溫浙青田人曾祖濠爲翰林掌書每陰雨積
登高丘望其聚突無烟者曠之宋亡林融爲宋舉義元使
簿錄融株連盡其理濠盛治牛酒延使者其家醉之賦
私記渠率二百人而自火其室使者欲携簿走尋之不得
濠保驚第以所記二百人上曰此濠餘也衆並得免祖廷
槐父倫有智計通經術爲遂昌教諭基少穎脫讀書七行
俱下年十四通春秋徧及五經工文章凡天官陰符家言
無不精析其奧講性理於鄭復初聞藤洛心法元末舉進
士揭曼碩深愛重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過之濟府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三 七

器也在燕市得天文書一册閱之翌日即背誦如流其人
驚以歸之笑曰書在腹中矣授高安丞進賢有老人鄧聯
甫者善天文一見驚曰公聰明絕世器質宏深當爲一代
偉人盡出秘書相授在官摧抑豪貴人多怨之嘗反新昌
故獄檢官以罪去噉謀中傷行中書省移基入幕府避之
與其長抗議不合投劾去尋補浙江儒學副提舉兄考試
官上言御史失職數事受臺拜歸乃與魯道元宇文公諒
日縱酒游西湖一日有異雲起西北二人以爲慶雲將興
詩基大言曰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英主出其下我
當輔之衆駭散獨門人沈與原共飲沉醉乃別西蜀趙天

澤尤奇之以爲諸葛孔明之流天下方有事幸自愛勿
小盍手方國珍反海上省憲辟爲元帥府都事築慶元
城逼之時左丞帖里貼木兒譏撫基持不可曰國珍首
赦之無以懲後左丞稱善進行省都事聞之朝而國珍使
人浮海至京賄用事者許國珍官應其降坐基擅持威福
奪職羈縻紹興并罷左丞基欲自殺門人持之而免乃放
浪紹興諸山水游必有記多爲詩歌自適而國珍遂不可
制由益峰起行省復以都事辟治兵且撫且討寇悉平而
是時石林宜孫爲樞密院判官義幹基與之相犄角軍聲
甚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上方功經畧使李鳳谷右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三 十

方氏僅以故儒學資遷總管府判奪其兵權即棄官歸
鄉黨自保衆避國珍者多依以居著郁離子十八篇其
物託類皆悲生民之塗炭歎國法之弁髦庶幾藏器以
與主其辭甚多其意一也郁者文也離者明也客或說以
勾踐事業基笑曰生平惡國珍士誠輩所爲今乃效尤可
乎天命行有屬其姑待之時太祖已下金華定括蒼基
酒延客指乾象示曰此豈人力也耶會上使孫炎來聘乃
語其衆弟陞曰善保境勿爲方氏窺遂與宋濂章益葉
間道走金陵既見上陳時務十八事盛言明公因天下之
亂崛起草昧間尺土一民無所藉藉名號其光明行事

願應此王師也我有兩敵陳友諒居西張士誠居東友諒包饒信跨荆襄幾天下半而士誠僅有邊海地南不過會稽北不過淮陽首鼠鼠伏陰欲背元陽則附之此守口耳無能爲也友諒叔君而脅其下下皆叛位卑則不驩民疾則不侮故漢易取也夫攬獸先猛擒賊先強今日之計莫若先伐漢漢地廣大得漢天下之形或矣上大悅稱先生而不名陳友諒傾國入寇陷太平將犯龍江上欲禦之而衆拒殺其有請決一戰者有以鍾山王氣語奔掠者至有勸納款者基獨張目視不言上召入問之基曰請賜臣劍先斬議降及奔者臣乃言上曰事急矣言而後賜基曰友

明書

一百四十五

七

諒恃太平之勝盛氣東下我師縮胸勢已不敵然明公獨有建康圖國之始勝則王敗則賊奈何使諸將人人持刃見大驕易敗也創易懲也敗驕在彼創懲在我臣聞天道後衆者勝王師得人爲本明公若領府庫以興士怒開進誠以固人心興王大事在此一舉且臣聞者望氣敵衰我旺決可取也上曰善於是賜基劍令諸將盡拜基爲軍師有不服者斬之諸將悚然諒與戰盡覆其衆時上雖定江東稱吳國公猶奉小明王座于中書省基怒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不拜大陳天命所在乃止議伐陳友諒方贊曰金星在前火星在後性必克此天意也遂進攻安慶據

其水寨請乘風直搗江州從之友諒倉卒戰敗遁去馮勝攻南康上使基授方畧書片紙付日夜半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晷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卽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勝啓讀之初亦莫信已而具如所言始以爲神遂破賊取其城洪都守將胡廷瑞使其子約降要質請無分軍上有難色公從後倚所坐胡床上悟許之洪都遂爲明守友諒不敢越江直下矣前是基以母喪告歸上固留不得行至是復仰前請特許而以禮官館伴賻祭餉等歸至衛苗軍叛殺守將衛人洵洵其將夏毅憂之迎基入衆卽帖

明書

一百四十五

六

伏爲移書諸屬邑俾固守已邵平章兵至悉誅諸叛將方治堽國珍卑辭以幣來唁基白之上使受而答之因騰書宣上威德方氏遂入貢獻上于軍國有所謀輒馳使以書來叩署名稱老先生基事事條答皆懸中機宜俄驛召還道建德張士誠來寇李文忠時爲帥奮欲出戰止之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擊可盡擒也三日基登城望日賊走矣衆見壁壘旗幟如故且聞鑼鼓聲莫敢發復趨之至其所則空壁留者皆老弱追薄之東陽悉獲其衆還京會友諒復攻洪都上率師逆擊遇彭蠡湖方大戰基疾呼揮手曰難星過急更舟速易舟返顧前舟已礮碎矣相持未決請

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尅勝陳氏遂平乙巳置太史監
秩正三品基領之上戊申大統曆日中有黑子奏東南當
失一大將已而參軍胡深伐陳友定敗沒上方欲刑人基
入見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主傳故欲應之基曰頭上血
衆也傳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上爲停囚待之果
杭州及海寧降上悅悉付基縱歸焚悉守心羣下皆憐憫
以上且有誅繆密言宜下書罪已以回天意明日上見羣
臣引引啓衆乃安大早上時命基診帶獄甫決而雨隨注
時基最爲上信嚮言無不聽中書參政張景故元臣有二
心使人上書願上功德請及時娛樂明得意上出示基基
明書
一
百
四
十
三
七
責曰是欲爲越高也景色動懷忿乃使其腹心齊翼嚴
伺基陰事未發景先坐事誅司天告災翼嚴遂飛章論基
專擅願所行皆取密旨或有請報可者上怒詰問知出張
景斬之上即大位擢御史中丞仍領太史令諸大典制賞
冊拜皆基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計定時處州七縣
糧稅比宋制當加五升上獨令青田止五合爲額曰令鄉
里子孫世世頌劉伯溫也或言有殺運三十年基慨然曰
使我任其責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時李丞相貴
盛基獨與抗善長不能平而適以事見譴憲使凌說因彈
之基爲上言李勛舊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

乃爲之地耶基頓首曰計大體安得及私上乃解累欲加
封謝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固辭上每稱曰伯溫吾
子房也嘗因上相問楊憲何如公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
才無相器大宰相者任理爲衡而不以己與乃稱憲自用
且不學未見其可問江廣洋曰此腐淺俗甚于憲問胡惟
庸曰此腐淺破弊猶也上曰吾同類之吾之相無逾先生
基曰爲臣室者棟必大輕易棟而得小者寧無爲室憂臣
非不自知第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恐辜陛下恩其後
憲以枯寵廣洋以輕借庸以不遜皆坐罪一如所言上怒
江梁基與善長居守謂于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且今刑
亂用重必使紀綱肅而後惠政可施許之遂督營宮省料
衆奸惡小者捕治大者啓皇太子施行中書省都事李彬
貪縱事發善長以彬省僚且素驕請于基求緩不聽獄具
馳奏報可即斬之善長大恨俟上歸誣基盛方夏祈雨儀
人墮墮之下非所以永承天意上持其章不下而會基以
妻喪告歸得免尋于書召還日前太史令御史中丞基世
居括蒼懷先聖道天下紛亂聞朕提將金華旋師建業即
別里間捐丘並與聘而屈相從琴瑟未定之秋居則匡輔
治道動則仰觀天象發縱指小無往不克畏者及皖城拔
九江撫饒郡降洪都取武昌定處城內安甯多補焉彭蠡

就砲聲激裂若雷臨首軍士大呼鬼神號怒自旦至暮
廷凡四兩時在自同我患難今秋告歸久而未至朕心
缺然今天下家爾當疾來同盟勳勳言非儒造實出朕
誠爾遂命駕良慰朕心既至貴賜甚厚是時上方幸鳳陽
建爲中都鏡出東城王保保基謂中都受命非天子居王
保保雄踞不可輕忽進兼弘文館學士二年大封功臣先
已贈祖文皆永嘉郡公至是封開國輔運守正文臣資善
大夫上護軍誠意伯祿二百四十石四年正月告歸八月
手書問曰近西蜀悉平稱名者盡俘我之親宇不少前王
且元以寬失天下朕今收平非猛不可然小人但喜寬恣
明帝

卷一百四十一

七

訪罵國家煽惑是非卒莫能治即今天象疊見天鳴已八
載日中黑子又見三年今秋天鳴震動日中黑子或二或
三或一日更有之更不知災禍自何年月至卿深知歷
數休咎討論封水卿年高靜處萬山中必有真藥使者使
回勿費以物茶飯發回基悉條對而焚其草又奏謂霜雪
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上是之宜付
史官遺其子璉上平蜀及甘露頌上優詔以答時朝惟唐
以右丞相攝左事憚基每思中傷基亦自料兩人不並立
深藏以待凡天象及時務所宜必馳書以聞既括之聞有
隙地曰談洋南抵開界曰三魁爲醜盜數元末應方兵爲

亂基奏以其地立巡檢司控扼之奸民謂地屬溫州乃民
業非隙地遂合逃軍廣三逆命處州宿猾持郡邑事不以
時聞基使璉上書奏之先白中書省惟庸挾舊事益怒
及宿猾逮至基使訴基欲購談洋地爲墓不得則創立司
之說以窘其人致激變當坐罪上不問復請逮其子璉又
不問基懼馳入朝請罪留京師待答上曰基有功不汝害
也六年以文廟不陪祭受昨奪俸一月惟庸既益橫基私
憂曰吾安敢希言驗即驗如國家何邑邑得疾惟庸陽爲
修好八年正月朔挾醫來視疾飲藥覺有物積胸中如拳
久之浸劇上遣使問之知不能起三月給驛舟護歸御製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一

二十

文賜之畧曰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爾
基括蒼之士少有英名謁朕陳情用征四方天下一統加
以顯爵垂名後世勅賜歸老以盡天年何圖孽生致使不
安國有八議奪祿存名卿超朝不辨釋疑親君可謂不潔
其名者與惡言不出者與卿今年邁居京數載老病日侵
朕甚念之可還鄉終天年爾朕優老之意四月念六日辛
年六十五先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璉曰璉上之母
令後人習也又爲一書勸上以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寬
猛若循還然毋持一端諸要害地宜宿重兵與京師形勢
相聯絡授其次子璟曰惟庸方在事上之何益是不久心

敗敗則上思我其時可密聞也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
遇天下事果勢勇壯不復返顧受上特知東西征討掃平
中原一切皆密謀上或召入宮中或親至基所屏人語
移時乃去自徐達而外人莫得聞上天威嚴重羣臣進對
每戰相失容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禍福有所轉移與
人交開心見誠遇所不可義形于色家居日飲酒奕棋未
嘗自炫尚儉好讀書多行陰德所著自郁離子十卷外有
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七卷犁眉公集五卷皆竣潔嚴
勁爲時宗工初胡惟庸致毒上聞而未嘗問汪廣洋對
以不知上怒貶逐十三年惟庸誅于是深思基言召見二

明書

一百四十三

三

子慰諭之璉既蚤卒二十三年命子爲復故封誠意伯諡
詞謂其父子俱沒于奸邪紊政之時其節不移故授前爵
加歲祿五百石世襲二十五年卒子法幼而璟奏基遺疏
拜閣門使遷谷王右長史燕兵起谷王開金川門降璟獨
不屈法亦停襲永樂二年法與璟子豹進大祖書詔宣德
三年授猶刑部照磨卒法子拒拒子雲曇子祿景泰三年
命錄基後守臣言璉七世孫祿幼不堪授官璟四世孫文
謙可詔用祿七年授世襲翰林五經博士天順二年勅建
祠于青田成化十八年勅取基像祿子憲未嗣官卒弘治
十三年給事中吳士偉言基子孫宜世爵憲子瑜得爲處

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賜諡曰劉基學爲帝師才稱王佐
孔明之任豈間人言敬輿之謀不召所學占事考祥明有
徵驗運籌畫計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
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穀封留之請
可謂明哲允矣清貞贈爾爲太師謚文成嘉靖十八年刑
部郎中李瑜言皇上明聖斥姚廣孝太廟侑享臣鄉人劉
基宜侑享高廟世其封爵如徐達上是瑜言下廷議皆言
太祖收攬賢豪創造基業一時佐命功臣並軌宜翼而帷
幄奇謀中原大計每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
孔明之喻基下之後孫爲實嗣太祖嘗召諭再三鐵券丹

明書

一百四十三

三

書誓言世祿焉嗣爵未幾旋即隕世禡圭裳于末裔存廟
帶于空言或謂後亂孤貧弗克荷負或謂長陵紹統遂至
疎嫌雖一畚塗泥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績效具存昔者
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爲善何勸基宜侑享太廟
其九世孫指揮使瑜宜嗣伯爵伏惟聖明裁定制曰可乃
入祀太廟廡中列六王之下尋以爵序瑜嗣誠意伯食祿
七百石與世券二十年瑜卒于世延嗣年少氣銳振武營
之變擁諸大臣至小教場呼噪衆皆悸無人色不能出一
語世延反覆諭以國威騎頽墻罵曰汝等反反即殺我大
軍至盡殺汝等衆稍稍懼乃散而聽命由是自負藐諸公

卿喋喋上封事見格忿而恣橫革管事益縱其下侵奪民

田有詔勒回原籍爲不肯行曰我有鐵券抵死一人納一

可免誰難我者論者蜂起僞題白如顧焞消家益貧不能

支矣萬曆丙午丁南京刑部獄死于孔昭嗣

史官曰世以劉基多帷幄契又善天官家言相率爲現怪

之說傳之往往過實故不錄其天官家言誠乃合命中矣

卒上之中秘世無知者然必有神祕者焉大約基之爲人

磊落慷慨不變其奇畢忠竭智謀謀軍國誠英偉不羣者

矣古稱豪傑勇智士不相用則角也大角何以全基數仕

元不用罷歸以歸太祖是元遣太祖以基不使角而使用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三

五

也嗚呼奇哉或謂其類張良其籌策縱橫殊無遜與亞出

處大節明哲保身方之遠矣然百餘年而人主思之三

德而復故封隆佑享抑何篤厚也功足當之云爾

明書第一百四十四卷

史官傳雜錄 纂

列傳九 雜傳二

宋濂傳

宋濂字景濂號潛溪先金華人後遷浦江父文昭一名朝

字文憲性樂易好禮法有隱德子二長淵義烏教諭次卽

濂母陳氏妊七月而生六歲授李瀚蒙求一日而盡九歲

能詩歌號神童稍長里人張繼之抽架上雜書以瓜逐行

按而試之按畢輒誦受業于閩人夢吉得春秋三傳之旨

兼通五經時吳淵穎萊方內儒宗金華胡翰出其門致書

明書

卷一百四十四

一

招曰皋子業不足溷濂曷來同學古文詞乎欣然從之未

幾悉得其間與吳辭去輒代講席鄉先生柳貫黃潛深禮

重之歎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矣莆田陳旅稱其文沉

鬱簡嚴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玄則曰非才具衆美識邁

千古安能與于斯遂以文名擅天下至正己丑以布衣薦

爲元翰林國史編修會世亂自輟闕遁入小龍門山著書

二十四篇曰龍門子疑道記又著孝經所說周禮集註諸

書劉基稱其主聖經奴百氏遊戲佛老譬猶飫梁肉而兼

茹茶飲茗彌成其大庚子太祖徵入見問世亂奈何對曰

願明公不嗜殺人上悅語必解先生除江南儒學提舉授

世子經王寅召講春秋左氏傳謙曰春秋孔子褒善貶惡之書遵而行之賞罰適中天下可定歸省甲辰改起居錄上諭黃石公三畧且曰穆之謙曰尚書典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上曰知之但三畧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又明年以疾還家賜金帛太子贈有加上箋謝書奉太子勸以孝友恭敬進修德業上覽大喜召太子令曰誦其書一過賜書褒答洪武二年徵總修元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甘露降召賜坐上執金鉤煉湯于鼎投露手扈而賜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故與卿共之因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于其天于其人休符不

明書

卷一百四十四

二

于其祥于其仁時太都督文正得罪濂姚言請全親親之誼從之上嘗言古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朕孜孜政理國治民安心神恬逸即神仙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求賢才天下有不治乎尋失朝參左官三年遷國子司業復坐議孔廟禮稱援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陞太子贊善大夫上問帝王宜讀何書謙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立取覽悅之令大書揭南廡壁已上坐西廡大臣侍坐指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令講畢復進曰人主能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與學教民則禍亂不能作刑罰非所先也上曰

朕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濂輒首曰皇上慎終如始天下幸甚陞侍講學士兼資善大夫令集歷代奸臣事爲辨奸錄分賜太子諸王侍上觀獲上問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對以載籍未立不專前讀而尚躬行又命序祖訓纂大明日曆七年日曆成凡一百卷序進上度越前王者六一曰挺生南服統一華英二曰憫民塗炭始取之羣雄之手得國之正三曰治政誥戒羣仰成算四曰敬天勤民五曰后妃不預政外戚循理閹寺給掃除家法之嚴六曰大帥佩印率兵征伐凱旋上章歸士單身還第兵政有統復與詹同等輯皇明實訓上之其他禮樂律曆

明書

卷一百四十四

三

之制勲臣各卿焯德耀功之文上並使濂編摩潤色既侍上久有問陳說直諫不務文飾上喜欲相之對曰臣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待罪禁林一旦任事不敢將負陛下願首力辭上愈厚之每燕見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甚條析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又問其否者對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即有之臣不知也命爲詩文必寓忠告性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不對上嘗彊之飲醉賦楚詞一章命侍臣各賦醉學士歌曰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曰朕起布衣爲天子卿自草

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
徵孫慎爲序班仲子璉中書舍人復以年老艱步行令太
子選賜良馬又爲良馬歌賜之許致仕贈父爲尚書祖德
政太常少卿詰詞上皆躬換復留之時有上萬言疏者上
怒其迂衍羣臣有阿意者曰此不敬罪當誅濂曰彼應詔
而來本效忠無他上復覽疏中頗有足采者召罵阿意者
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學士幾不誤罪言
者因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若濂事朕十九年口無
毀言身無飾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抑可謂賢矣十年歸
賜緡綺太子贈衣三襲上曰朕最慎賞嘉卿忠誠貫金石
明書

卷一百四十四

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對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三十
二年作百歲衣濂頓首謝辭行請歲一朝上曰江陰宜循
河行勅慎侍至家遣慎表謝曰生世而逢真主仕宦而歸
故鄉二者臣兼焉上召問慎而翁去此而誰從撫兒孫乎
閔生財也涉田園乎慎叩對陛下所問臣大父事皆有之
上曰雖然尚有他慎對無他第時時聽訪國政倘知一二
雖在鄉尚冀實封補陛下萬一上悅賜公歸休之詩是年
九月入朝上延問之屢矣至大喜賜勅褒諭命禮部致酒
米穀果日進見從遊覽或便殿侍食至暮始退上歎曰純
臣哉爾濂方今四藝皆知卿名卿自愛日本使奉勅求文

獻百金却之上問故對曰天朝近臣受小藝金非所崇國
體上喜歲盡辭還臥行數日上詔璉曰朕嘗昔之夜夢爾
父談笑如曩時璉曰非陛下垂念臣父切至何以形諸夢
寐明年再至賜資冠旁彌厚歸居青蘿山閉門纂述人不
見其向嘗曰古人爲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
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尤篤于倫品與人交和易任其
內誠外恕一見信服汲引後學如恐不及平居布衣蔬食
無異貧士或勸爲子孫計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
遺之也視近甚明夜然燈于几卧絺帷中聞蠅頭小書一
黍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性疎曠賓客不至累日不絕冠
明書

卷一百四十四

憤悠然自樂十三年庚申冬孫慎坐法論死濂罪且不測
高皇后及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十四年辛酉五月行
至夔徧野寺有老衲與語多解悟濂曰吾聞內典善惡必
以類報吾平生所爲自以無愧何至于是衲曰先生於勝
國嘗爲官乎曰編修衲默然是夜自經卒年七十三妻賈
先一年卒門人方孝孺曰太史公論道上前授經太子未
嘗不言仁義天下既定上方稽古制治凡郊廟山川祠祀
律曆禮樂皆尚賈賈諸禮文大政皆太史公裁定太子賈
大仁明天下歸心愛戴太史公之功居後海外諸國朝貢
接國門至必問太史公安否其爲人取重如此廉墓初在

藝永樂十一年孫恪以蜀獻王命遷藝華四龍祀田弘治
中四川巡撫那表賈俊屢以濂為言令有司于藝所春秋
致祭正德八年詔文憲一子長瓚先卒貴子三人慎愷
皆無後次瓚工書楷為國朝義獻子人樸愷恪居華
陽樸字子葵本母適居思紹父學動言特其蜀獻王時賜
粟帛由是得專其序建文皇帝召樸還以為翰林侍書樸
書與劉彥銘朱思平皆名建文間而濂門人有聲者同郡
樓連浦江鄭楷云

史官曰有謂明之學始于濂蓋猶考亭之傳也考亭一再
傳為何王金許濂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而別錄謂濂一

明書

卷一百四十四

七

生多流於禪以其聰明博洽能根極理性其所成就必有
過人合周鼎而問康輶大為濂惜然亦不必深辯獨是文
章議論施於朝廷達於藝夏真超拔羣倫者矣聞老衲一
言而悟卒死于禪即不啻發人之語王道也而極乎禪哉

何真傳

何真字邦佐東莞人少英偉好讀書擊劍止元管勾河源
務副使嶺表驍助梁官歸邑民王成陳仲王構亂舉義兵
討之拘仲王成築寨自守進聞之募人能縛成者鈔十千
未幾成奴縛成以出真釋之奴求賞如數與之使人具湯
獲烹奴駕轉輸車數人推之又使數人鳴鉦督奴噓火奴
一號羣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王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
罰有章以為光武待下密不過是也自官上其功元賞資
之惠州人王仲剛與賊將黃常據惠州合眾民不堪命與
募真議迎以守惠又上其功遷惠陽路同知尋進廣東都

明書

卷一百四十四

七

元帥於邪邵宗迂陷廣州守將何深死之真聞率眾復其
城擢廣東參政進江西行省左丞弟迪以功擢宣慰使尋
合江西福建為一省改拜行省左丞仍治廣州乙巳宗迂
復來圍真力禦絕糧出避城陷明年復克之宗迂退走
又明年遷右丞有陳符瑞勸為尉佗計者逮而戮之示於
元無二心洪武元年廖永忠率師取廣東先遣人以書諭
降真遣都事劉朝佐翰欽降勅褒諭以資融李勣為比入
朝授江西行省參政蒞官有威德尤好儒術三年遷山東
參政四年命遷廣東收集舊將士回京復任九年致仕十
四年命真及子貴同往雲南規畫糧餉候大軍征進及還

陞山西右布政十六年致仕是年復往廣東收集土豪三萬餘人明年再往收集未至軍校十八年遷浙江十九年來朝調湖廣左布政二十年復致仕八月上念其功曰吾始不天下命將四征雖有降附不見義旗則尚負固來歸之誠無過何真封真東莞伯祿一千五百石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七真貌豐偉美鬚髯吐音如鐘少時有相者謂曰公才兼文武霸王之器惜生南方微帶火色位不過封侯既貴其塚上時有紫氣歸國夙夜寅畏惟謹太祖推心弗疑故能以功名終于榮字輝先讀書有文名洪武二十一年襲封後以藍黨被爵迪反南海捕得伏誅貴字奉先常

明書

卷一百四十四

八

侍皇太子爲兵馬指揮有學行士夫所推重官至指揮僉事宏字彥先官至尚實司丞

史官曰何真武畧不下陳友定然其務威德飾以儒術友定不及也而友定烈烈存元于海澱之邦直初不從陳符瑞之言似其烈烈昆仲友定矣至望風輸款論者謂其識時知命號稱俊傑未免夢鬼之間慚愧友定耳悲夫

朱守仁傳

朱守仁字元夫徐州人幼有大志嗜古讀書落落自豪視輩行岍然罕所相接元末兵起江淮鼎沸應州辟累獻奇謀破羣盜歷官至樞密院同知守舒城甲辰明兵攻廬州守仁舉城來降徐達送至京師陞見太祖嘉其朴茂授中書斷事乙巳以袁州初附命知郡事值郡治新設瘡痍未瘳守仁視身廉潔撫循有方又表裏恢廓無畦畛民多德之洪武二年徵拜工部侍郎越二年代安然爲本部尚書尋改北平叅政以餽餉不繼謫蒼梧知縣九年進知容州改高唐州頗有善政十年驟陞四川布政使時全蜀甫定

明書

卷一百四十四

九

奸伏微飢易朔守仁威令簡嚴銅酷吏懲頑民郡邑從化以惠利顯疾致仕十五年雲南平改威楚開南等路宣撫司爲楚雄府上念漢楚雜處非得老成持重者不足以鎮特起知府事至則招集流移授以田土量民貧富均賦徭役無偏累又肇建學校隨才曲成有強梗不馴者懲以漢法歷九載境內大治計績來朝閩郡保留不獲垂涕而送之二十三年延見會監牧日蕃上留心馬政特拜太僕寺卿首奏准都督府等衙門各立草場俱於江北湯泉滁州諸處牧馬所轄十四監九十八羣克舉職寧息日盛屢荷賞賚有所獻納無不俞受上詔省天下寺觀惟龍泉寺以

守仁奏准留二僧主馬神廟遵守至今二十七年致仕

樂二年朝京疾卒

史官曰朱守仁處惠兼著循蹟頗多老成練達無堅不摧
而有用特也以元樞密明司空屢贈再起艱難危微終回
寺雖別歷足恭而顛撲可耻

明書

卷一百四十四

安然李幹傳

安然祥符人徙居潁州元季爲山東行省左丞守萊州明
兵下山東率衆歸附洪武元年授起居注轉給事中尋擢
山東參政心行平實撫綏勤勞雖止養身除以給公用三
年召爲工部尚書奉命於駐豫壇北建奎殿又建拜殿以
備風雨祭祀八月建議功臣守墓人各以木官封爵品
級爲差官給費一從其議尋部訪臣或言不建享堂墳塋
塋具皆自備惟職沒者官給五年高南參政九月改行
省爲布政使司陞浙江布政使十二年陞御史章右大夫
十三年革左右御史大夫改左中丞五月坐事免以雲麓
明書 卷一百四十四

七

奉天殿設四輔官調和陰陽位次公侯都督府尹九
命刑官聽兩造之辭正以五刑奉得旨送四輔官及諫院
給事中覆核無疑然後行之著爲令十四年卒年五十八
上念來歸之誠親製文遣官祭之
李幹絳州人元翰林編修退居于鄉洪武九年授本州訓
導尋遣勅召之曰朕卽位十三年夙夜孜孜思得賢才共
安天下何期大臣不職朋比爲奸雖四內之罪已誅而求
賢之意未愜今御史薦爾博學洽聞特遣費符臨召有司
禮送至京副朕虛懷不授四輔官尋調蘇州知府改國子
博士甫聘爲武官後以老致仕

史官曰安然李幹等未有穆穆平格之素爲元官歷羣任殊勲譴議間然未聞而使之調和陰陽備災理之任嗚呼舛矣大臣朋比不識小臣卽有聖哲之懷付之浩嘆而已而以安然輩反其行不意太祖聰明絕人乃出于此

明書

卷一百四十四

七

詹同傳

詹同字同文原名普婺源人穎靈抱奇氣學士虞集弟槃見而奇之妻以女授易于甘楚材學春秋於劉彭壽至正中舉茂才異等授郴州學正遇亂道梗家黃州仕陳友諒爲學士承旨兼御史甲辰明兵破武昌來歸太祖與講經史占對不窮授中書博士時方集功臣子弟於內府令教之改國子博士易今名尋陞考功郎中歷侍制起居注奉命求遺書攷宗廟時享禮奉命書古孝行及起宇戰伐勤苦爲圖以垂世訓洪武二年陞侍讀學士時或屈辱大臣不以禮中丞劉基疏請存待大臣之體同因取載記及賈

明書

卷一百四十四

七

誼書以進上納之陞吏部尚書改學士承旨仍同呂本志視吏部與衆部鳳上所製釋奠先師孔子樂章上曰祭貴乎誠若省牲告克告膳及禮之煩文者並宜革之九月同等上言自土起兵渡江以來功業隆重再闢乾坤軼古帝王雖有紀載而未成書乞編日曆傳後世上從其請命與侍讀學士宋濂爲總裁官濂薦義烏人黃昶可贊編摩上召泉西花慰問良久復使見皇子賜綺裘革履它日上召同與劉基宋濂燕便閣同被酒還史館賦詩贈累少還復宣赴右順門上乘步輦至日卿徐醒未解邪同對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上亟取觀之咲頭點曰朕卽和同詩

卿爲書之書訖賜景蓋一時翰林學士同與宋濂吳沉樂韶鳳並有時名號詹吳樂宋一日偶言及行上曰竹數亦多乎對數訖之所譜至五十餘種惟吳越山中有方竹者四枝直上若有廉隅士大夫往往以爲叩杖上曰有諸乎對曰有之既退獲一杖以獻上庠娑悅之御草方竹記一通記末美同人偉氣象緒書賜之七年五月大明曆日成共爲一百卷又與宋訥言曆日藏之天府人欲見之不可得臣請倣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爲書以傳上從之分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凡五卷名皇明寶訓自後凡有聖政史官曰紀錄之隨類增入九月詔罷科舉令

明書

卷一百四十四

志

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仍令同選國子成林者與所舉參用授主事給事中御史等官時用彭通等爲給事中并國子生李擴等入文華武華二堂號小秀才丙寅請老賜勅遣歸未幾起爲學士承旨六月考宗廟時享禮初獻將畢令分獻官行禮亞獻終獻皆如之罷上香儀上皆從之復以老乞休許之官其二子魯徵召入賜坐從容慰勞出御文賜之卒於家所著天爵吟嘯及海濱集

史官曰詹同風旨整峻博辯有文比之危素相頡頏而同獨龍遇無懈同之才必有可稱者英印以鍾山僧受知出

藩齊魯材給莫及其家橫孟中不問太祖亦或爲才炫矣人主知臣不以德罷悅聽彼頃信爲良顯嗚呼每每壞天下事可勝道哉偶摘同傳語及之

明書

卷一百四十四

危素傳

危素字太模金谿人少能讀書年十五卽通五經大旨與邑人曾子白朱夏並以文章名家據座爲人師徒步臨川吳澄清江范梈之門質而正之二人皆折行輩與之爲禮澄至恨相見之晚凡所著書多與參訂因受知于虞集孫轍問出游金陵或以其文示南臺中丞張起巖起巖以狀元爲顯官少所稱許獨推服之曰危君爲狀元庶幾相當老夫有愧色矣起巖入朝遂挾以行達官貴人更相論薦至正元年入經筵爲檢討年四十一矣移書執政請修宋遼金三史行所在訪摭闕失遺書書成其力居多元順帝

明書

卷一百四十四

十六

知其學問特命註爾雅較君臣政要改國子助教以善筆劄詔書釋氏書辭曰臣官冑監以教化民彝爲事外教之典不宜溷書得止尋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嘗白事丞相極言無隱丞相賀惟一曰君向寡言今何多也素曰時危思重豈能默默素不敢畏丞相畏後世史官耳歷禮部尚書叅知政事先是江南經畧使普顏不花李國鳳請封緘國朱文公爲齊國公以龜山楊公豫章羅公延平李公西山真公九峯蔡公從祀於孔子廟廷素爲御史時亦請封誥劉蕡皆寢不報至是舉行字羅帖木兒入相出爲鎮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躡居房山者

明書

卷一百四十四

七

四年順帝北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承制起翰林學士承旨入廟信宿明兵入元都素故與待制黃昇同邑少同學相約死難昇將投居賢坊井中從人午出之曰公小臣死社稷邪昇曰齊太史兄弟皆死彼不小臣哉則給午還舍取告身若欲輸太將軍者午喜還報已浮屍井矣素亦走所居報恩寺脫帽井傍兩手據井口俯身爲就沉狀寺僧大梓與番陽徐彥禮大呼公母死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勸歸寓已而兵入府藏垂及史庫言於鎮撫吳勉輦而出之由是累朝實錄無所失得至京拜侍講學士太祖嘗訪以元興亡之故對答詳慎甚見禮重與劉基羅復仁胡鉉雖稼同居館中時資獻納宋穆陵頗骨爲楊輦真珈所發入宣政院西番僧相傳授爲祭器言於上索取得瘞之聚寶山頃之坐失朝免居一歲復之兼弘文館學士賜小車免朝謁一日同諸學士賜酒饌屢命盡觴內官承旨監勸其力酒終上御製詩一章繫序于首命各以詩進素成最後上覽之曰危素老成其有先憂之意他日上御東閣側室素履聲橐橐行簾外上曰誰對曰老臣危素上笑曰謂文天祥也而乃爾御史王著等劾素亡國之臣不宜列侍從謫合山守去關廟踰年每不言笑愧憤死所著文集五十篇奏議二卷宋史稿五十卷元史若

千卷

史官曰危素學問淵邃才識道捷固含英咀華者流也初以經學史學著聲元時英澄等折節與友白事丞相極言無隱何其壯乎入明瞻顧龜縮祇以對答詳瞻見禮亦可傷也而迹其生之死之之狀殊可笑

明書

卷一百四十四

六

張以寧傳

張以寧字志道古田人生質清粹甫六歲日記千言八歲時人訟其伯父逮于獄忿不能平詣邑伸理言有條序令異之命賦琴堂詩立就語甚新奇伯父由是得釋十五往寧德受學于韓古遺歷五年方歸學業大進登元大定丁卯進士初任黃巖州判官以計擒捕海寇殆盡陞六合令有惠政內艱阻兵亂教授淮南者十年後徵爲國子助教累官翰林學士有俊才博學善記尤長春秋盡授其學于趙光霽元末以寧擅名于時人呼爲小張學洪武元年明兵破元都與危素黃肅夏以忠王時皆送京師太祖拜以明書

卷一百四十四

五

寧侍讀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承顧問後上每厭之漸見疎遠已酉與典簿牛諒奉命齎詔印使安南封其國王陳日瑩未至而王卒世子日瑩遣其臣阮亮求詔璽不許曰此吉禮非凶事也且旣易世矣當以奏聞因留居洱江俾諒往諭世子遂復遣其臣來告計上喜以寧稱任使親爲祭文遣主事林唐臣編修王廉往祭安南王始入境竣封事又安南止以揖爲禮喪事甚簡以寧教其世子服三年喪并令其國人效中國行頓首稽首禮上聞嘉之賜以勅書比之陸賈馬援御製詩八篇獎諭庚戌五月得疾卒于道命有司還柩于家以寧清潔自守臨終時有詩云覆

身惟有黔婁被垂橐都無陸賈金詩文數十卷號翠屏集
行世劉三吾稱其節制似柳宏放似韓蘇宋濂稱其文豐
腴雄峭清圓委蛇王時亦拜侍讀學士前在元以白金三
千令方國珍市馬汎海而歸老不可用
史官曰張以寧能訓彞以禮而不能守已以禮可謂見物
而不見已矣黔被覆身陸金空橐清名自表亦人之將死
其言善歟不然迹其資秉靈絕文腴流美豈不爲世名家

程徐傳

程徐字仲能鄞縣人父端學以明經進士官編修與兄助
教塲禮皆尚經學修飾古行人時稱爲小二程徐遷於春
秋由元校書郎禮刑戶三部主事郎中以才稱王保保承
辟爲兵部侍郎不赴後以國子司業晉兵部尚書致仕家
居太祖平浙東召見命爲吏部侍郎洪武二年上令孔子
釋奠止行曲阜書奏以爲古今之祀典多矣而獨社稷三
皇與孔子通祀于天下者豈無故哉社稷者生民之本三
皇者開極之主而孔子者萬世之師也曠古以來帝王之
治天下教養二者而已民非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
之道則無以立有國者敬而祀之必崇本始報功施之典
耳孔子以道設教其心未嘗一日而忘天下天下祀之非
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天下一日不可無孔子之道
則其教不可一日廢天下一日不可無孔子之教則其祀
不可一日廢今使天下之人心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
不得通祀焉豈可以崇本始報功施也哉若曰孔子非如
佛氏之千百化身不可一日間赴天下之祀而遂廢其祀
則三皇后稷亦皆生爲人而歿爲神又安得享天下之祀
于一日之內乎蓋孔子以身載道也孔子之道卽綱常之
道斯道所在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如家至而日見

之也非可方體而求之也非可以一念之靈視之也其道通于天下則其祀亦宜通于天下臣愚謂陛下欲稍革前代之文以正祭祀孔子之禮宜于春秋仲月上丁遣使致祭于曲阜林廟仲丁致祭于京師廟學令天下府州縣于季丁通祀焉如是則既有等殺之節無褻瀆之過其于祀神之禮根本之誠開示正學之方扶持世道之計可謂曲當而無遺矣上覽奏從其議改刑部侍郎三年改本部尚書未幾卒精勤通敏事無留滯能文尤工詩歌有文集史官曰程徐其爲人不足道至通祀孔子之議蓋聖人之徒歟天下士大夫始終無類者幾何第使一節著稱亦可

明書

卷一百四十四

三

以壽汗青而不朽

吳雲傳

吳雲字友雲宜興人世業儒父仲傑仕元湖南提舉雲少有文行爲國子生仕元翰林侍制洪武元年魏公達定元都俘至京太祖釋之除弘文館校書郎二年改渭南縣丞有善政四年召還擢刑部郎中尋遷磨勘司令五年驟拜刑部尚書六年出爲湖廣叅政八年坐事被逮釋之時元梁王據雲南上諭曰今天下混一四裔賓服獨雲南一隅未奉正朔殺我使臣朕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且傷遠人卿能爲朕作陸賈乎對曰天命所在誰敢違之第彼特達故阻聲教臣奉陛下威德往告以大義諭以禍福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與師未晚上然之七年遣行會梁王使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爲大軍所獲械送京師上欲以恩懷之令與雲偕往至沙塘口鐵知院等諫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不免於是說雲改易制書共給梁王不從欲殺之適梁王亦遣人來刼降逼令胡服辨髮往見雲曰朝廷念雲南一方生靈不忍加兵特遣使持勅招降汝輩今反欲脅使臣以降邪吾以死自誓終不爲汝屈遂被害梁王壯其節食收骸骨送蜀給孤寺藏之後雲南平朝廷方知雲死適其子赧亦以其事來白乃命馳驛奉柩歸葬轍爲國子生貧不能還鄉以其嘗仕湖廣

明書

卷一百四十四

三

葬于江夏弘治中輔臣徐溥言於雲南巡撫王詔爲請於
朝贈刑部尚書謚忠節與王偉並祀雲南曰二忠祠嘉靖
中復官其曾孫承宗爲中書舍人

史官曰梁王雄據一方與故元消息不隔而欲使雲一身
以口舌收黔滇百粵之廣而且使其人共轡往是大祖死
雲矣焉知非太祖薄雲而故舍之耶

明書

卷一百四十四

三

秦裕伯傳

秦裕伯字景容從父仕元都就學曾監登第累官至福建
行省郎中會世亂棄官寓楊州復避地上海養母母卒閉
戶力學時張世誠據蘇州遣人招之不納吳元年上命中
書省徵起之對使者曰受元祿二十餘年背之不忘也忠
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幸也乃上書固辭洪武元年復徵稱
疾不出上手書諭曰海濱之民好鬪裕伯智謀之士而居
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百拜書入朝辯博善爲辭
說授侍讀學士上登鍾山命與學士朱升等扈從擁翠亭
給筆劄即景賦詩甚見寵異一日侍上言元時告反者
明書 卷一百四十四 七
不坐上曰此何等事寬之至此所害善良必多命更坐
後由是刁風始息二年降侍制時論學術政事皆當上意
四年蜀地平上因與侍臣論用將曰秦裕伯嘗言古者帝
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
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愚攻城戰野捐軀殉
國豈可謂貪果若貪愚之人不可使也尋出知隴州卒于
官

史官曰秦裕伯居母喪上書有足采者及侍太祖無善可
稱後以諫死吁枉却此一出矣其時有王時程儒漢李義
張果李質曾堅蕭肅答祿與權王俱皆以元官入明至大

錄因並紀之

明書

卷一百四十四

史官

明書第一百四十五卷

史官傳雜錄

列傳十

文學傳一

史官論曰文章之制于人主譬川瀆之制于海也隨其材分取及高高下下傾折而赴人主之好惡故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上好存焉耳漢武志凌雲而枚馬作賦唐立尚經術而燕許應制何則利祿之途人斯往焉士無賢不肖也明太祖諭侍臣曰古人文章明白易知而誠意溢近世詞雖艱深意實淺近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術達時務者無事浮藻故明初陶宋諸學士文質直無枝葉有漢始風氣而諸才人懲元季之亂又多隱居肆力文章彬彬盛矣自制科興而束九牧才人之心力以從事四子五經之文鉢心剗肝揣合銖寸醜好成敗一決于遇不遇一遇之後棄如委屣當其速化朝種暮穫及其垂蹇則童而習之皓首不能工乃太息而委之命併不從人主然天下以爲利祿之途釋此無由也其父兄之所教子弟之所肄旦夕從事于此俟其一遇而休焉雖有卿雲終賈之姿不敢獵輻而爲詩古文詞其爲詩古文詞者非宦成游藝則林叟遷客不得志者之所爲耳故藝苑寂寥不能軋漢魏而

接唐宋大家者三百年才人之精神嚮慕不在乎此也然
自北地歷下瑯琊毘陵諸家競爲古文詞嘯嘯經得包舍
百氏庶幾大厝貞元之盛厥後才人繼踵稍變而爲縱橫
天矯之文其間騷人逸子唱和名家或彼此互譏人擅一
味爲東野之鳴者亦班班有文在人此皆溢出于制科
之外者也豈士能自治不從聖人吸爰采其人之尤著者
錄于篇文則無暇錄矣

楊維禎字廉夫會稽人其地鐵崖山高百丈上有萼綠梅
數百株繁層樓倚花積書數萬卷號梅花道人父宏母李
民生有祥徵稍長授春秋講析辨刺凡百十家人莫能難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五

三

父期以重器不爲授室俾遊學甬東購黃氏日鈔諸書以
歸下帷周覽泰定丁卯用春秋擢進士署天台尹地有人
鵬廉其姦治以法民皆稱快然其黨蟄結不可解卒用是
免官久之改錢清場鹽司屢白民病頓首涕泣爭之終不
聽至欲投印去獲減引額三千俄外內艱環廬所植竹葉
發葉牙枝葉鬱如進赴調者十年會修遼金宋三史獨作
正統辨千言大司徒歐陽玄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
此矣將薦之有沮者尋川常額提舉杭之四務日夜展
姦不得容轉建德路總管府推官悉心獄情務使無冤
江西儒學提舉未上會兵亂棄官將妻子送天目山放于

宛陵毘陵聞雷中山水最清遠又自九龍山涉太湖大小
雷澤訪縹緲七十二峯尋鴻漸遺蹟自雲間東抵滬上
金山脫烏巾冠鐵葉冠服褐毛寬博手持笛一枝自
笛道人鐵笛者洞庭湖中冶人緱氏子嘗掘地得古莫知
無所用鑄爲鐵葉筒之長二尺有九寸竅其九進於道人
道人吹之竅皆應律奇聲絕人江上老漁狎道人不時唱
歌欸乃道人爲作迴波引和之仍自歌曰小江秋大江秋
美人不來生遠愁吹笛海西流又歌曰東飛鳥西飛鳥美
人手弄雙明珠久見烏生雛城中貴富人聞道人名多
酒道人所幸聞吹笛道人爲一弄畢便卧遣客即客不送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五

三

卧吹笛自如也嘗對客云笛有君山古弄海可養蛟龍可
呼非鈞天大人不發也始張士誠據浙西聞其名累使求
致不能屈撫五經反覆告以成敗順逆之說太祖聞而
其誼天下大定詔遺賢修纂禮樂書召至京師僅百日爲
作作老婦吟見志上笑遣之還雲間九山行窩病且華
拄頰樓中呼左右謂曰吾欲觀化一巡如何乃自起提
撰歸全堂記頃刻而就擲筆曰九華伯潘君招我我當往
車馬俟吾且久遂泊然而逝似聞數十人從函道登樓其
步履之聲相接年七十五初聘錢氏忽遭惡疾錢父母
罷婚不聽卒娶之疾尋愈所著有四書一貫錄五經鈔

春秋透天關禮經約君子議歷代史鈐補正三史綱目富
春人物志麗則遺音古樂府上皇帝書勸忠亂及平鳴璫
臺洞庭雲間祁上諸集通數百卷藏于家初爲童子時屬
文輒有精魄仕不得志遂大肆其力于古辭賦以先秦兩
漢爲文準評者謂如商敦周彝雲雷成文而寒芒橫逸奪
人目睛於詩尤號名家震蕩凌厲駁駁將逼盛唐求文者
座無虛席崖鐫野刻布剡東南間然其風神奔冲無一芥
縈懷遇天爽氣清時躡履登山縱情遐視或戴華陽巾披
羽衣泛畫舫于龍潭鳳洲中橫鐵笛吹之其聲穿雲而上
望之者疑其爲仙晚年益曠達築玄圃蓬臺于松江之上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五

四

無日無賓亦無日不沈醉當酒酣耳熱呼侍兒出詞白雪
之辭自倚鳳琶和之座客或踟躕起舞顧盼生姿起超直
上蓋數奇諸寡特託此以依隱玩世耳性疏豁與人交無
疑二新進小子或文詩一句字之美必爲批點黏于屋壁
指以示客尤不錄人小過黠奴負金度無以償逼書收牒
笑與之家藏古名畫爲西隣所竊其僕人追執之揮手曰
吾業與之矣無賴者僞爲維禎文冒受金繒或疑將發其
姦曰此誠予所作不論遠近皆頌其寬厚長者云生平無
它嗜好病棘危坐不被衣則弄札翰或理音樂素不喜奕
畫爲奕損心畫爲人役見卽屏去與永嘉李孝先茅山張

伯兩錫山倪鎮昆陽顧瑛爲詩文友碧沱叟釋臻知歸叟
釋現清容叟釋信爲方外友臨歿以志銘托宋潛溪世稱
鐵笛道人

陶凱字中立臨海人生時有大星墜簷光照臥室比成童
讀書過目成誦遲重不妄言笑卓然自立嘗與人夜歸限
大溪不能度忽有人撐小舟泊岸卽登舟渡回顧無所見
人皆奇之里中大疫探病入其家見妖入囊卽與封識棄
水中遂愈又入城晚宿三江病家夜禱凱朗誦離騷經聲
清越以長病者驚汗而差儀容步履有嚴有則從學者甚
衆父有孝行家貧凱以束修助治喪如禮祖母墓奪于勢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五

五

家咸贖而表之無他兄弟一妹適仙居顧氏室卒撫所遺
子女甚篤故里中稱德義者必曰陶氏父子積詩歌成帙
相者袁珙見而驚曰後十年當爲異代名臣至元中以明
經除永豐教諭不受至杭州施克弘家太祖起兵訪凱延
至置上座與語不敢居因進取天下之策且曰羣雄地實
兵強未易圖胡元政衰民怨是空地也直取之易耳上大
奇之每用其策後別去戊申卽大位以書徵之凱矢心不
仕上求之切諭使人曰陶凱不應可取一族人首來族人
四達求得凱見上授編修與諸儒纂元史又撰洪武廣韻
上稱善命教大本堂授楚王經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陞

禮部尚書請建奉先殿于乾清宮左上日焚香上食朔望薦新若節序生辰祭用常饌行家人禮四年試進士凱爲提調刻程文凱序其首五年句容縣民獻瑞瓜奏頌上曰卿歸德于朕朕不敢當因言漢唐皆有會要記載時政及起居注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置銅匱編錄聖旨及時政依會要編類爲書上從之扈駕獻詩又進方療孝慈皇后有效賜免死牌命與開濟作天下民籍易見圖凱資性過人才高學博識見卓遠爲文千言汨汨不見有艱難意初游吳楚文多激慨中更亂離去居深山中授經養親文多隱約明興應聘而起凡稽古禮文事多凱論定又兼領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五

六

翰林院事詔令封冊歌頌碑碣時時命凱文遂盛傳出爲湖廣叅政致仕八年召爲國子祭酒自稱耐久道人上聞怒曰何自賤也又上一夕夢龍繞公門疑之復以叅政致仕密謂弟中吉曰汝可俟明春二三月數將至矣宿紆在此昔避不能今奚得免會遣高麗候用符驗坐與知罪死凱曰臣受知陛下官三品壽七十死復何憾雖有金牌免死亦不自表也上尋悔之楚王求師不得憤入金水橋羣臣解衣履下救者及法官不覆奏者皆死贈太子少保葬長潭山下

李習字伯羽太平人通諸經攻性理之學以閎博爲學者

所宗才負經濟元時以南人見擯斥延祐初游京師四年領京師鄉薦試渾天儀賦士皆開筆習能記其詳舖敘燦然授書院山長間僑居廣陵與張仲舉高季淵李五峯旦暮往來唱和乙未明兵克采石習同陶安梁貞等奉迎驛蹕太平遂擢爲本府知府廉能公謹精於治體均平徭役民受其惠吏不敢欺未幾以疾卒官年八十餘習有鄉曲之譽別號雲勸弟翼字仲羽中浙江鄉試與習齊名江左目爲二李吳萊謂伯羽之文簡密嚴奧一辭弗苟仲羽之文豐腴縟麗五采爛然劉瑞謂伯羽之尊嚴如雪峯千仞靳然特峙人莫敢褻仲羽之溫粹如藍田美璞光輝外著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五

七

天下共寶之其學行爲時彥所賞如此及門者百餘人陶安篤誠其尤著者也漁于菰溪吟詠歌行有菰漁小菰樵于湯沙稽考制度有沙樵雜抄又有橄欖集五卷行于世詩冲澹典則思致幽深誦之使人有倉卒不能窮之趣劉崧字子高泰和人舊名楚元季鄉舉明初改今名七歲能賦詩嘗侍祖夜寢聞雞聲因命爲應聲成未云喚醒人間蝴蝶夢起看天上火龍飛祖驚歎家貧力學年十六授徒十九游南昌時善賦者李叔正而下稱十才子見其製作莫不推讓復走楚浙所至觀覽名勝詩道益昌薦授龍溪山長辭至正中舉明經進士掇至適自田中摘栗歸悵

然泣下曰始二親篤於訓子奈何今不及見兵燹家蕩覆
避地無以爲生明初以薦召見授兵部郎中小心謹畏歷
署駕部總部事奉命鎮江徵糧多公侯田土往往掣肘力
持平與小民一體輸納歸奏稱旨又往廣東買馬得六百
匹又明年往山東點視驛遞驗漂失海船衝冒風雪凡四
閱月訖事在兵部幾三載以振職稱祭方丘與吳琳朱濂
侍從應制賦詩甚見褒賞六年陞北平副使持憲綱招徠
通逃慰安反側考覈屬官以廉慎爲先讞獄必以情與學
教士刻石立規考問風俗創文天祥祠度驛路衝僻爲之
哀損闢防盜引及私販者甚有政績坐事爲胡惟庸所中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五 八
輪作京師尋放歸十三年惟庸誅上手勅召拜禮部侍郎
稽古典禮上嘉之以文學雅正屬以撰述學士宋濂見而
歎曰此司馬遷之文今未有過者而于詩則尤所遜服四
月攝吏部尚書侍郎陸讓以察爲明一處以寬銓次有方
藻鑑不爽五月災異致仕十四年起尚書李敬爲祭酒崧
爲司業令朝夕繼見燕語移時四月得疾猶強坐訓諸生
曰天子遣崧教國子將責以成功而遽死乎卒年六十一
上爲文命御史唐壽諭祭崧所居室敝半覆以茅家有田
五十畝皆館授時所置後居官未嘗有所增益在北平時
身所覆被亦館授時物也嘗爲鼠所傷始命更置其故鼎

傷者仍命補葺以衣其子歷官十一年未嘗以家累自隨
嘗攜一童子到官亦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
衣冠起坐待旦當赴北平時始盡支職方俸廩易得白金
九十兩封託鄉人及歸往取其人已用之止餘封紙亦不
復問爲人雖溫顏異詞而見者凜以敬問學之功老而彌
篤與人言未嘗及官政歲儉姻黨族人不能自養者輒賙
給之手筆子史醫卜地理等書六十卷北平八府志書三
十卷事平事蹟一卷詩文三十餘卷而職方集行世內
陳繼先字仲述泰和人明初家毀于兵存者惟母及弟姑
之夫劉尚書崧來撫諭使學遂往受業焉雖貧約僅自立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五 九
而氣崖高邁肆力古學靡不究覽文筆沛然渾厚浩博
武乙丑進士授御史按事山西閩海時天下決獄多籍于
京師又太祖矜慎稱旨實難獨繼先所不用威而得情憲
臺章疏多出其手服輒爲文自娛士大夫識與不識皆
爲陳古文而不名也然多散失存者五卷洪武甲戌登于
官坦葬簡質他人巧投曲中又不能入終始一節未嘗少
變
蘇伯衡字平仲少警敏絕倫誦說不勞而習中歲大肆力
於文詞情博敷腴人謂有祖風致元末鄉貢入明選國子
學錄尋陞學正屹然以師道自任發策試士皆天下國家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五

十

大務品第精嚴多士翁服著空同子警說四十首學者皆傳誦之教胄子者五年以薦卽召見親擢爲翰林編修詣丞相府辭曰禁林地望親切日侍天子左右儻願同至華要也其不幸幼有賸疾難粗通文史然大懼奏對失措將速刑僇誠不足堪敢辭丞相以間上亦弗強已而吏部將奏別官以去觀日久願歸省親復走白丞相許之於是司業宋濂率六館之士祖餞於龍江謂曰文定公古史一書至今傳之資治通鑑尚闕宋元平仲歸矣其尚續諸儒日使人稱曰蘇氏一門世濟其美將不在茲乎伯衡謝曰方抱疾未能也歸治一室靜坐或終月不出與人少所接對人亦罕得而識之所與游者皆四方名士非其人雖未嘗拒絕然自不敢見也洪武十年宋濂歸老入謝上問曰今在外文學復有如卿者舉以自代濂曰蘇伯衡臣鄉人博學饒行爲文辭蔚瞻有法要不可以微疾廢上因徵入見欲用之辭以舊疾賜衣鈔遣歸二十年聘至會試事竣復辭歸卒伯衡恬靜寡欲年四十始娶容貌不逾中人而學問超拔平居正襟凝思淵止山立雖寒暑風雨利微紛華皆不之知甯齊宋學析義如蠶絲攻是非如白黑宋濂稱其文體裁嚴整志態橫逸如春陽被物根葉條卉小大圓編各隨其物而暢之視膠滯一體守常而不知變者

萬萬也有文集六卷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五

十

陳觀字廷賓負雋才通經史百家學善屬文元季亂不仕自號菴峯耕隱子與鄉人方時舉郭惟貞族人本初等二十二人作真率會選勝賦詩以道義相切磋有壺山文會集行世洪武初應明經辟本府訓導抗顏師席諸生翕然多所成就間四歲被召昂然獨異太祖問曰彼願而哲者何人觀山對上試以王猛捫髭論屈舌不數月擢陝西參政以廉謹稱一日上忽馳召陛見諭曰爾可侍吾左右於是日與宋濂等備顧問上益察其恭誠嘗面命撰鍾山賦立就嘉之祖母喪歸賜之鐵幣服除赴闕未及改拜以疾卒年四十九公持身守官動皆不苟而操尤清白兒孫咸從容間陝產金其鑛何狀公驚曰吾待罪藩寮幸不掛吏議足矣何金之問耶故其卒也妻子困甚子熊貢入國學乙酉應天鄉薦林弼字元凱初名唐臣尤溪人至正進士授郡幕官元亡著述山中洪武二年郡以名儒聞徵入更名弼與宋濂王禕會魯等同修元史書成賜金帛尋授考功主事使安南祭其國王王前後持黃金二斤爲壽悉謝却王遣使裝金請於朝上曰小國事大使臣不辱既兩得之可持金歸安南自漢唐以來稱臣奉貢比內諸侯元時徵其重資責其

躬朝不官從乃有鑄金爲人夜光爲目之徵尋心益離便者至多貪夫悅金貝坐致褻侮至是與同使張以亭等官固却始服中國有人遷豐城令吏有作奸者度弼且置之法遂誣其受備金一鑑緩備死逮繫詔獄上曰此卻安南金者謂受備物耶援筆草書休問二字遂得免改判饒州尋改垣曲令適安南國內亂弼再以薦往既還報召至舉天門親加慰勞擢禮部郎中轉吏部出知登州有惠政卒於官弼博洽羣書究心正學著作跌宕雅偉根極理道雅精臨池嘗與王偉談書法謂用筆須偏正兼備乃臻妙境近世趙孟頫側峰太多不能過筆牀月旦禪時時語人曰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五

二

林元凱在閩毛中之麟介中之龜也祿來判漳詠清漳十詩有風流今孰繼林子亦其徒蓋指弼也所著梅雪齋稿及使安南集始弼豐城被逮時舟次湖口夢一木人口屢俱動覺曰吾不免矣既得御筆休問二字乃知休於字爲木人而草書問字皆動象也

盧熊字公武武寧人元季爲吳縣教諭洪武初以故官赴京母卒歸起爲工部照磨尋以善書擢中書舍人遷兗州知州政務愷悌不求赫赫名州初權兵革凋弊甚適太師李善長營魯王府浚兗州河熊撫綏供億事集而人不擾俄以簿錄刑人家屬事坐累死先是熊嘗上疏言州印篆

文謬謬忤旨竟因此得罪少與弟熙皆從楊維禎遊博學工文詞尤精篆籀所著有說文字原章句鹿城隱書題憂幽石門清溪等集別有蘇州志兗州志孔顏世譜總若

干卷

王沂字子與號竹亭泰和人幼時聞張南軒論孟子義利之說心慕之既長刻苦自勵於性命之理尤得其精微元末行省照磨吉安路治中皆不受未幾江西陷沒洪武三年庚戌聘爲廣東試官以廷臣薦徵爲說書留數月授福建運副以老懇辭賜歸田里屏居城西龍灣之上有竹數百竿日寄傲其中益以成就後進爲務從學者衆接人邑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五

三

莊氣和語簡理盡人皆樂就六經諸儒之書靡不深究旁通子史於天人之微聖賢之蘊古今治亂成敗之故蓄之富察之審言之當而履之確也孝友篤至終身不道人遇失古文宏偉浩博至論辨古今成敗得失之際馳騁貫穿折之於理沛如也喜賦詩所與遊皆當時名士日賦咏往還以商確雅道爲已事弟御史佑始以罪謫役和州聞之貨所有田業往給其費既而御史宥還日怡怡起居未嘗少離沂儀觀偉然氣岸高邁和氣充溢渾然不見鋒穎御史狀貌魁梧威嚴整肅昆弟常從容入鄉間人望而敬之所謂二妙集者沂與佑所作也著有竹亭退藁若干卷洪

武癸亥卒年六十七劉雲章贊畧曰淵乎玄酒之在尊集
乎大阿之未出匪嚼乎其清而飲之不竭薰乎其和而即
之弗可仰又曰使及門孔氏則風雲之詠歸端章甫之禮
樂固將進退所安而特視其所舍人以為確論弟佑子泰
佑字子啓十數歲即知自重力學不輟兄弟自為師友稍
出遊南昌與名士為詩友江西內附舉教官吏部試中經
義偕十八人者入見是日太史奏星有文明之祥太祖嘉
皆除御史賜襲衣及宴風裁勃勃勅人廣西平初置官府
簡御史往任風憲以尋適為按察使佑及胡子祺為僉事
子祺曰古刑新國用輕典佑曰蠻彝之人素昧君臣父子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五

十

之分潰倫傷化不及此時明禮法以示勸懲後將驍關
從之所分部郡縣吏民悚然三年偕子祺入覲時蜀土初
平重郡守之寄遂徙知崇慶州子祺知彭州崇慶承兵難
凋弊之後植什煦椅隨事盡心民始稍蘇坐累謫役放
從學者日衆嚴師道施教有方晚學者望之皆內自歛
不敢侈肆江陰徐遜知泰和屬精為治聘訓導縣學日窮
詰問政佑曰示民以好惡之正而去其蠹可矣遜虛已傾
聽陳海桑嘗言王子敬壁立千仞不負所學劉尚書子高
言子敬真風紀臣也孝肅不足多也郭守敬曰子敬平居
一言一語皆可書簡冊垂法戒蕭子斯曰王公秋霜烈日

固當憚之佑擅文章其得力處養氣為要中歲以前所著
毀于兵晚獨存長江萬里稿年六十六卒泰字伯貞天資
瓌偉通經史能文章省季父佑於廣西慰桂林及佑改知
崇慶浮洞庭至蜀復東遊京師足跡半天下通交一時賢
士大夫由是益慨弘練達文思日進性至孝侍母疾晝夜
不解帶佑罷歸無子泰躬養之終身接人以誠信自奉儉
約義當存恤者不計有無嘗曰吾所守者三言循天理而
已洪武壬戌應詔上問太極之說發揮明晰同時應者五
百餘人上試經學及時務擢第一即命泰次第其餘上以
為允授廣東試僉事分巡雷州防海寇復廢渠清塩法之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五

五

弊會革其官召還授工部主事上語尚書趙俊曰江西秀
才王泰汝宜從之學問父喪歸遲上謫安慶者十年戊寅
薦授瓊州知府一務寬大崖州黎相仇殺或以反聞請用
兵已得朝命獨察寧遠丞黃童廉平令往復驗執黎首事
者偕來問於朝兵止不出是舉非泰糜爛不可言矣訟
牽連每至數百人急則逃入生黎獨虛心聽之數言而決
且加化道亡而歸者萬三千餘人在瓊旱甚禱烈日中明
日大雨而半舍外尚焦再禱之復大雨歲以大熟洪武丙
子三考清淨簡易稱嶺南第一內艱歸建文三年入京授
肇慶知府未任卒年七十五子信直直官吏部尚書

胡連字商用高安人魁梧奇偉身長七尺虹髯奮張輪
英偉見者竦動性孤鶩傲岸不曲合取容當世然聞人
如已有嘖嘖稱之恐後士大夫與遊者或有過輒曰胡公
其知之否連或聞之曳杖來痛詬弗已俟其人引咎自責
復怡然笑曰友道貴直非許也平生不尚華麗布衣脫屣
處之澹如學精于易元季兵起杜門惟事親為務母喪
制弗御酒肉父旅歿括蒼時道阻不通蒙難走二千里卒
負以歸癸丑漢帥歐祥遣右丞劉敬襲高安據之一時名
流皆為所羅石則遇害連獨歛迹避去甲寅明兵至敬大
恐謀掠士女金帛火高安退保新昌連知事急乃往見敬
麾下院判雷均正等曰事已迫矣不蚤為之所恐立受屠
高城既不能保况新昌乎且天命人心已歸真主觀大將
軍用兵可知戰勝攻克迅若雷掃勢必不敵事貴幾先矣
之悔無及也均正等曰君言是也然右丞不我從奈何連
自往說之敬懼聽命欲先詣督府投書而難其人復要連
以行連曰吾行矣恐汝等先諾後悔城中禍福未可知也
均正等誓不敢遂至臨江白于大將軍與譚深喜欲即官
之若辭賜衣一襲俾還於是敬等相繼出降城中以戶計
者十萬以口計者五倍惟然以為更生洪武八年擢教
容直諒忠信士子化之尋以疾歸每撫膺歎曰吾乃止於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五

七

是命也華易詩書諸家說析而係於各章之下於易則
以程朱之論會通之而及其繁著為書數十卷識者謂
得四聖人意諸史百子手筆者二百餘卷每呼其孫振指
視之曰即不諱後遺汝以此矣賦詩為文有奇氣有胡子
存稿將易質親友環視強之曰灼艾或可起舉手加額曰
君子貴知命遂逝
唐之淳本名出士以字行父肅字敬處號丹崖居士山陰
人生而長身巨鼻敏而勤學通諸經劾及于史陰陽醫卜
書數之學無不研究文簡潔而雅奧律詩步驟盛唐樂府
古詩上薄漢魏尤工篆楷深得筆意至正壬寅江浙中
道梗不得上省臣便宜授杭州路書院山長轉嘉興學正
明兵取浙西倒起赴京以父憂東還洪武三年春用薦召
至京纂修禮樂書擢翰林侍讀科舉法行預告南京扈東
宮拜英陵以疾失朝例免官歸瘠後復謫佃于濠甲寅至
瞿相山卒所著有萍居稿文斷諸事
吳動字孟勤永新人幼穎敏方學語時乳媼負之行廷外
以手指地媼不顧行而過少焉仍經其處復以手指地乃
視之得一大錢媼意其所欲取以為弄指錢上字推媼手
置案間人皆異之十二三於五經羣書咸成誦文章煥發
欲就試其父止之曰我在爾且止應曰兒欲遊戲耳非謂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五

七

有所進取也弟仲謹英邁俊秀俱負才名人謂之吳氏雙鳳兵亂謂弟曰苟如此何以自立乃以彈盜之策獻元守臣納連兒丁切中時弊守不能用戊戌避難于洪都時漢兵至被圍一日上滕王閣觀其勢甚熾乃言曰使我得千人守此賊安得至斯聞者壯之欲薦于司徒道童曰城破在朝夕我豈能坐爲魚肉乎明旦道童遁勤由間道歸癸卯上遣將平吉安紀律嚴肅曰此真王師也向者狐鼠寇竊惡能有成乃往見總帥時淮南郭奎爲參謀相見卽傾蓋劇談達旦不寐遂出所爲詩命勤綰正言于總帥署爲泰和令以親老辭洪武初被徵至京試經學第一除武昌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五

七

教授日與學者講明學問于聖賢經傳剖析奧義反覆開導諸生才質高下咸底于成後多歷顯官莫不感德曰此吳先生之教也數載以從弟平陽同知孔麟故得解官歸惟簪篋盛故衣而已遠近學者接踵于門洪武戊辰楚王遣人致書請爲諸王子師至則待以殊禮凡十載小心慎密教日有益蜀王尤敬慕有自鄂來者必問曰吳先生安否湘獻王亦致書問候有詩曰清才美德冠時儒辭翰欣看逼褚虞自愧謫才思見面故憑海鶴寄音書又曰螺浦回舟喜遂歸故園松菊想披離醴筵薄設待君久同賦淮南招隱詩歲賓與四方交聘以司文衡楚王念高年馳驅

良苦却其聘幣而自遺幣如其數皆不受太宗卽位集賢太祖實錄召入史館既畢荷賞資除開封教授周王召贈予甚厚世子尤加崇重每見不稱名惟曰吳先生永樂三年卒年七十六公學問博達于羣經于史靡不究析文章溫淳平易不爲險刻峭厲之言作詩古體追漢魏五七言近體有盛唐音字有晉人風格不擇紙筆俱得其妙爰燈下書小楷盡一鼓可數千字雖年少者自歎弗及性至孝友弟沒撫諸姪田產悉與之謙已接物雖小夫傭奴皆知敬愛喜飲酒無資客終月不飲若值親故傾倒連日不醉胸次軒豁未嘗有分毫塵滓每于廣席掀髯論辯一生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五

七

畫傾時誦佛經學者疑而問之泣然曰先夫人遺命也匡山樵者集黃鶴山樵集幽翁集大義齋集若干卷胡翰字仲申金華人翰幼聰膺甫七歲卽錚錚自異一日于道中得遺金守不去坐候遺者至而還之歸告母何何奇之曰此子必以志節顯長侍父宦游蘭谿從吳澄受學博覽經史又登許文懿之門學益淵邃時黃文獻公潛以文章名天下天下師尊之見翰文大驚稱贊之不啻口面翰嘗然不爲之屈也遊京師羣公交譽之多所契合而于武威余闕宜城貢師泰尤號知己或勸之仕不應還過夔川弔董子謁曲阜拜孔子墓而歸已天下亂避地南華山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五

三

中著書爲樂洪武初太臣交以才薦召見時方籍金華民爲兵輸從容進口金華民多業儒不習兵籍爲兵徒廉廉粟耳上立爲罷之已上憫翰老儒不欲煩以事授衢州教授會修元史召入局纂修撰英宗睿宗本紀及拜住道童丞相等傳書成賜金綺而遣之愛北山泉石佳勝定居或乘輿入城訪故舊則留連數日高明卓絕所養甚深出言簡奧不煩而動中繩墨極乎博而守則約務乎大而不遺乎細於人辭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爲賢於言不輕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爲當其所著衡運併收皇初正已諸篇皆覃精名理窮極造化爲天下之大綱正法焉祭酒吳統

長山集

李德字仲修番禺人夙負逸才博覽羣籍工文詞尤遠處經學明毛詩尚書洪武庚戌薦至京師上親策問賜徐大奎等出身有差德預焉授洛陽典史遷濟南西安二郡幕非其好也政暇備覽帝王遺疏登高作賦發其胸中磊落之氣人爭傳誦嘗著論謂西安南陽皆天下大形勝所在建不拔之基者當擇而都之江東非其匹也歷職郡邑十餘年自陳哀慕願就教官得爲漢陽教諭當兵革初息贊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五

三

舍窮蓬蒿中子徒僅十數輩皆野獷不可與語盡心訓迪之言諸有司羅致民間子弟俊穎者館穀焉人始知同舉秩滿改廣西義寧縣其俗尤陋德立法凡遇家有吉凶事當告假者隨貧富以楮幣賜之孜孜勸諭使約束鄉黨不得爲惡習俗日美科貢漸盛方有薦達而德以倦遊南歸卒于家詩多效長吉太白孫黃笑之曰子真混元皇帝孫也乃力追古作有易庵集少嘗自號采真子著論如子書晚更潛心伊洛嘗謂誠意爲古聖哲心要所作詩有曰意誠諸妄遣可以通天地又曰鑒空非自然立異豈真實堯舜與塗人其初本同一故世稱有理學者必曰李仲修子孚字底信亦能詩蕭執字子所一名雅言泰和人祖夢得有文行書廬墓三年以毛詩訓其鄉人執博學強識結廬讀書於武山尤長于詩洪武辛亥鄉薦選國子學錄分教胃子多所造就明年夏至上將有事於北郊前朝丁巳大雨初止駕詣齋宮召兵部尚書吳琳禮部主事宋濂率文學能賦之士從焉於是執偕禮部尚書陶凱工部尚書黃肅翰林應奉張養等十二人入見時上新服絳裳紗巾神慮閑適顧問曰今茲祀事是將天宇澄霽克厭朕心爾等以文職陪祀宜卽時物題詠因命賦殿下廊楹併倚露退而詩成以次呈獻

上親覽誦之品第有差既而復命中官傳旨往殿後觀梔
子花人給紙一俾各賦詩詩既成序進如初執官最後上
閱其詩喜動顏色因命起居注劉季道出諸詩令在侍者
徧觀之執班列遠召使前其爲上所寵異如此贊教三年
念親老力丐歸侍凡三四上乃得請既歸鄉之子弟以其
教太學有成也相率修贊從之游者日衆於是衆爲建塾
買田競助成之蓋道義所風不勸而自集也性至孝旦夕
不離親側沒廬墓三年誘進後學孜孜不倦申國公鄧愈
統兵勦龍泉寇蔓連泰和詣軍門禍亂之由於是愈下令
禁止邑人德之禮部侍郎劉崧序其詩集行於世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五

三

秦約字文仲淮安人洪武初應召試慎獨箴拜禮部侍郎
以母老辭歸再徵入京上疏乞復書院書堂義學守令之
選另立一科四十蒞職百日舉代郡邑三年造冊與誌書
同進以備國史採擇上悅以約年老難任繁劇授溧陽教
諭御史練則成侍制吳沉薦約宿學遺老合在館閣不報
在溧陽八年請老歸卒文章務求理勝而詩尤工所著詩
文曰樵海集別有師友語言樵史補遺孝節錄詩話舊聞
崇明誌諸行於世

張羽字來儀以字行更字附鳳潯陽人領鄉薦授安定書
院山長洪武四年以儒士徵至京應對不稱旨放還再徵

爲太常寺丞撰潯陽王碑儀坐事謫居嶺南未半道召還
自沈於龍江驛前博學好古文章精潔有法尤長於敘事
詩法清麗作畫師小米所著有靜居集同時同縣一道士
亦曰張羽字仲翔能詩書法甚工

徐賁字幼文本蜀之郫人後徙居蘇州賁工爲詩與高啟
諸人齊名尤善寫山水秀潤可愛張士誠居吳辟爲屬餽
謝去居湖州之屬山洪武中以薦至京奉使晉冀及還檢
其橐惟紀行詩而已他無所有授給事中進退有恒不失
尺寸改御史巡按廣東又改刑部主事陞廣西參政以政
績卓異推河南左布政使方命大將靖洮岷道出河南以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五

三

賁猶勞不時下獄死所著詩曰北郭集
王佐字彥舉先河東人元末侍父宦南維經亂不能返因
奉母寓廣州遂爲南海人時孫黃與佐結詩社於南園闢
抗風軒延一時名士佐才思雄渾體裁甚工黃深重之
辭敏捷王不如孫句意沉著孫不如王會何真據廣東
府求士與黃首被禮聘真敬重使掌書記軍旅事多見咨
詢李質者德慶豪帥也據肇慶佐思其有異志與黃往說
之甚歡質遂修好然質尤好文義衣冠之士多往依之歸
言于真遣使招致由此士凡以一藝名者真皆館穀之廣
中人文號爲一時極盛洪武六年薦拜給事中論思補闕

恒稱上意學士宋濂嘗拜賜黃馬上爲歌命諸臣和之佐
斯須而就清新富贖上覽之喜賜鈔上遊幸或遇會心處
多命之賦詩三吾嘗同詠署中桂驚其才高語妙以爲名
世之作性不樂樞要嘗曰蚤朝何如宴起章服何如簑衣
卽欲告歸或曰少忍之不虞性命付一鄰耶遲個二載乞
骸上憐其誠允之陞辭賜鈔五十千爲道路費時天威震
重臣僚自陳者多被譴斥或有不滿佐以恭愼得歸故黨
時以爲難性孝弟父沒時貧甚自康元正者爲料理喪事
殯諸南雄之五里山終身事元正如父及仕于朝元正子
犯法言于有司以已資贖罪元正既死哀慕終身著述遺

明書

卷一百四十五

三

富評者比之高適岑參焉

明書第一百四十六

史官傳雜錄

列傳十

文學傳二

孫黃字仲衍順德縣人性敏警儀表秀偉於書無所不窺
詩文多不屬草授筆立就若不經思而雄渾深致可誦少
召節舉不妄交元季避亂山澤間東莞何真保南海甚禮
重之與王佐黃哲趙介等並稱五先生洪武元年征南將
軍廖永忠至黃爲真作書請降永忠徵典郡庠三年庚戌
始詔天下設科取士黃舉於鄉授工部織染局使陞虹縣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六

一

主簿時經兵燹十室九空勞來安輯民多還業一載召爲
典籍學士宋濂樂詔鳳承旨詹同皆推遜曰嶺表奇士也
日侍上奏對便給容觀飄洒一時見者屬目上亦重之八
年同修洪武正韻九年以奉常之節監祀四川居三載力
求補外主簿平原無何逮繫輸左校築墻望都門謳吟爲
粵聲督工者以聞召至陳詩語極忠愛釋之十一年罷歸
里十五年召爲蘇州府經歷二十二年謫戍遼東都督梅
思祖素聞其名迎居家塾是年黨禍時思祖已死其家得
免賓佐皆原忌者獨錄黃籍中坐死長歌就刑天下寃之
門人黎貞時亦在戍收其骸葬於安山黃著有通鑑前編

編目孝經集善理學訓蒙西菴集和陶集集古律詩

楊基字孟載先蜀人祖宦游江左基生吳中遂家焉穎敏絕人九歲能背誦六經著書千萬餘言名曰論鑒試儀曹不利會天下亂歸隱於吳之赤山張士誠時辟爲丞相府記室未幾辭去又客饒介所明兵下江南籍錄諸臣基以饒氏客安置臨濠旋徙河南洪武二年放歸尋起爲榮陽知縣謫居鍾離久之被薦爲江西行省幕官以省臣得罪落職六年又起奉使湖廣召還授兵部員外郎出爲山西副使進按察使後被讒奪職供役卒于京基工詩初會稽楊維禎客松江往來吳中以詩自豪基嘗以座上賦鐵笛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六

二

歌維禎驚喜與俱東語所從曰吾在吳又得一鐵來矣若曹就之學優於老鐵學也若有眉菴集

高啓字季迪吳人少警穎力學能詩文尚氣每論事輒傾其座人張士誠據平江文士響臻啓獨居吳江之青丘歌詠自適時饒介之丁仲容以詞學自雄見啓詩大驚禮爲上客啓怡然不屑也尤好權畧一時武勇士多下之明興以薦偕謝徽等應召修元史授翰林編修命教諸王及諸王子第一日薄暮上御闕樓召見啓及徽聞其對句大悅擢戶部侍郎徽吏部侍郎未幾力辭罷去仍賜金給驢放還復居江上始號槎軒又號青丘子銳志翩翩先是啓以

史事爲祭酒魏觀所知及是觀爲吳守廷居城中訪問得失相接甚歡會觀興繕郡治譏者構之罹重辟而上梁文適出啓手遂同及于難時年三十九啓身長七尺具文武才於書無所不聞爲文喜辯博馳騁上下精采煥發而於詩尤工與楊基張羽徐賁號吳中四傑所著有鳴缶集鳧藻集

王行字止仲號半軒吳縣人父市藥挈爲助尚髫年藥踰千品悉志其某某若多寡酌應無或遺主嫗老好聽稗官家說卽默記數本迨晚歌之爲娛主異之爲語若能讀書否授魯論一帙翌日已成誦大奇之罄以所庋經史百子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六

三

恣其探閱所得益深未弱冠辭去受徒于齊門舊居時聲譽殷發一時名士咸願與交而議論踴厲證據今古常屈其座人然家徒壁立實無留策詢所學曰向得之藥主人耳爲詞章汪洋與美關節開解千緒萬端參錯出一時老生咸畏之臨川饒介之爲泰政分守浙右以詞翰豪視東南號醉樵爲之詩歌者殆徧惟難于一文耳間延與語曰是非莊騷家言莫殫其形容卽席爲說不加點竄饒頓足曰吾見中朝才雋亦夥未有類于敏而奇者真天才也亟疏薦時天下多事未及用長洲沈萬三秀者資雅當世爲禮聘于家每成章輒償白金以鎰麾去曰使金塢可守

則然勝之慘無及也何濫取多田翁爲又善談兵三吳鼎沸所據多壘礮石自固私語曰兵法不云柔可以制剛也或詢何居曰設植蕩篠順而備者繫布于其端如帡幪然人出沒其下雖礮至布必隨之低昂則人無害而不可盡矣後常遇春提兵至果用是計敵兵計窮城遂破洪武初郡庠延爲經師時訓導無常祿猶儒生衣巾弟子員多出綺紈皆易之以五經雜進問難悉爲辯講極底蘊泊刪潤課業亦迎而解節有評品至是皆吐舌曰王先生未可以詞章儒目之故有行書厨皮漆麓之號以其該博而無滲漏也郡守江夏魏觀河內王觀以國子祭酒刑部侍郎前明書

卷一百四十六 四

後遷于蘇胥重之思欲聞之朝不果年漸老解去避跡石湖以經訓爲常凡碑銘序記等文求者悉歸焉間寫圖其上自適旁通緇黃家學與論苦空玄寂累日忘倦晚更號楮園有楮園集十五卷半軒集六卷學言稿十三卷四六劄子二卷通意宜資一卷宋系統圖二卷二子皆役於京欲往游焉或尼以法網密非儒者泮渙之日微哂曰虎穴尚可嬉吾爲布衣士何望哉抵京主一視家因之見重于涼公藍玉延誨其子孫每恨相知晚數薦之召對勸上行王道正禮樂簡賢立根爲首務以其迂濶弗之聽也未久以藍連坐死年六十五

高棟字彥恢仕名廷禮漫士其號也宋尚書張慎之後曾祖麟以出繼高氏祀遂從高姓棟博學能文尤雋于詩謂詩始漢魏至唐號爲極盛宋失之理趣元滯于學識而不知由悟以入自襄城楊士弘始編唐音正始遺響然知之者尚鮮閩三山林鴻獨倡鳴唐詩其徒黃玄周玄繼之棟與皆山王恭起長樂顏頤齊名故閩中推詩人五人而殘膏賸馥沾溉者多黃終於校官周刑曹員外郎棟與恭並自布衣入翰林恭除典籍棟爲待詔九年陞典籍平生賦咏流傳海內有稿曰嘯臺集曰木天清氣集其選唐詩品彙九十卷拾遺十卷議者服其精博能書工畫時稱三絕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六 五

書得漢隸筆法盡原于米南宮父子出入商高間在翰苑二十年四方求詩畫者爭至金帛修餽歲嘗優於祿入善飲酒喜談謔與人無賢愚待之如一素疆無病晚得風眩疾歲輒發無甚苦一日與故人飲極驩夜分乃寐旦忽眩作弗能言

會稽字子敬永豐人永樂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命解縉選取進士進學文淵閣名翰林庶吉士榮學問日進時召入試迅筆千言立就理詞皆到上屢摘羣書隱僻事問之榮悉能對以故上甚喜名聞天下明年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陞侍讀數侍燕閒應制賦詩有薦文士者

必問得如會祭否考其文竟不及祭遠甚內艱起復見從
邑人坐奸黨事詞及祭詔特原曰朕惜爾才也祭居長安
右門外火延禁垣亦不問陞侍讀學士修天下郡縣志爲
副總裁書成陞左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講從宣宗自南京
還陞少詹事又預修三朝實錄再扈北巡三考會試爲文
章如源泉混混沛然千里又如園林得春羣芳爛然興
所到筆不停揮狀寫之工極其天趣他人不足已嘗有
自解胡後獨步當世性孝友嘉獎拔後進儀貌魁偉襟度
坦夷而神情灑落能飲酒善談論仕三十年徒以文學自
見卒贈禮部左侍郎袁袞曰明興劉宋以宗工司制代宣
文體渾厚繼以東里溫醇雅則有歐陽少師之風乎繼天
才雄麗倚馬萬言其文如蘇長公浩若懸河注之不竭
古體有魏晉風律宗初盛唐亦一代之鴻匠也
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母夢口墮懷中瘖而生焉故明
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弘治癸丑登進士高第丁內外
戊午授戶部主事倡爲古文辭以變衰陋斷自秦漢而止
六代以下弗論也乙丑進員外郎時外戚壽寧侯張氏恃
寵驕縱開張皇店奪民莊田聲焰薰灼莫敢問夢獨上疏
以爲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
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

之爲病者二而不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爲漸者
六而不能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矣不安也奚不利
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也哉臣
謹以所見而陳之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有其幾無
其形譬患內托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及病在元氣臣竊
觀當今士氣頗似之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
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喃喃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
人直遇事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傲翕然
風靡不復知有言之實矣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
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
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
要作官但要屈曲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
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
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耻耶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恥
則國無防佞人進則互相欺誣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
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憂未侵百姓未
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
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攻之則難不攻則亡今內官
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陰性而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
窮今倉庫場庫錢穀之要也皆內官主之少者五陸輩多

者二三十輩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況十虎而一羊哉
今某某有司摘發其奸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會曰是
必不赦不然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
遷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摘發尚有嚴心今其奸已摘發之
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
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
名籍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
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耶夫滅絕人類必戕天地之和戕
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
道垂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復貪之圖無忌妄行於中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六

八

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誠於
此時拔廉直獎忠鯁斥無耻大臣進盧扁之左則必轉病
而爲安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指實某忠某直某爲無耻泛
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
卽有小人相率而化于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病擇醫而治
之者爲愛身也今某某有司幸摘發其奸是亦國之醫也
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今誠欲腹
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欲剷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
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
可惑也已所謂三害者一曰兵害夫兵害者冗食而無補

空名而詳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
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
蓋帶甲空絃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
已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十
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
焉然其腰鞭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
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很俱若此何也
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守不以報糧
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
增而用之者寡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六

九

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
驕夫內官者陰狡而很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
以陰狡很貪之徒茲有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
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衆之
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也古人有
言曰官惟賢實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
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
地爲爪牙詩不有之曰萌芽不折伐將斧柯燭火不撲燎
原奈何言貴豫也陛下誠以此時查往年李王事例仍置
總兵官使參掌內兵又令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

其私人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托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臣以爲斂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思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者百無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貧苦無賴而有司者不知恤也斂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之不足則必逋竄一旦棄父母相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通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六

害者斂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弘治初年費且十倍於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於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有倍矣下之州縣必有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有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斂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卻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固嘗降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派科不省稱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虛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庄場畿民之害臣伏覩洪武某年詔曰直隸

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給賜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爲已有乃輒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其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家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抵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耶嗚呼亦甚矣昔者魯廋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蘇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者尺分而寸割之臣竊悲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六

上

也是非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牽聯妨廢本業耽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泥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爲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之爭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故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諱秦內事理以前項田土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六漸者一日

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為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無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議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是錢穀者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置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它運之例它運而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焉可得耶夫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為之也夫錢者泉也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六

十一

言流也散於上而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寺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作者也造作動孰非以鉅萬計諺曰十八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樂和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傾徧察寺觀等勅給費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種而不造寺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盈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斂則匱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浪費者此也二曰道之漸何也臣以為其機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

以為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愈於餓乎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猶愈於凍乎往有租調官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愈於迫繁鞭笞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死而愈於凍餓迫繁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耶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變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百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殺人劫縣燒村剝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百里水旱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六

十一

之災武庫之兵太倉竭粟百官不奉職彘犢外侵海內有警則勢事又如何矣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王者之畧有備無患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雖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為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城也又曰爵人於朝與眾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

捐百萬之費而斬一耶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唐者唐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唐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廉乎賞不足以風貪緣鑽刺之風既行而廉耻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廉汚並賞孰肯爲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怪此一官則所謂獎袴之藏繁縷之惜者皆非雅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舛與玩爲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爲天子瞽叟殺人士師執之孟子以爲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爲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爲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直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令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又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六

十四

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固以王禮之赦爲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欲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奉佛最難然罹禍最慘唐憲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觀請額者陛下弗止也此又詔葺其圯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也夫真人者太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六

十五

食衣錦陛下殷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搗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陛下神心睿安不減於前也乃令復爾者臣故知有誘者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其法靈今天變屢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真國師道足以庇足以祐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使天變恩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工國防惟禮水決則匱禮決則陵昔者高皇帝制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嘆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

已又考其需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之踰也臣於是更
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令
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
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
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僭則上
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
屋強擄人女子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
江河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僭不可夫僭則陵陵
逼大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欲恨壽寧
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六

十一

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慎其禮防其所以厚張氏者
矣亦杜漸剪萌之道也昭聖皇太后見疏大怒孝宗不
已下夢陽錦衣衛獄拷掠詰責辭氣無所撓一日上坐
華殿召見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問李夢陽宜何如
公叩頭對曰夢陽狂直不足深罪上色變李不敢對叩
而已謝遷從容對曰李夢陽雖狂然其心無他實欲効忠
於陛下上曰渠無禮何指宮中爲張氏遷對曰漢爲劉氏
左袒宋實所以安劉氏也所爲氏者猶云劉家也上色
變曰謝先生言是乃得復職一日上獨召見兵部尚書劉大
夏問曰日來外間事何如劉公對曰近釋李夢陽中外

呼聖德如天地之大上曰初下夢陽獄有勸朕杖之者其
意欲殺夢陽以快中宮怒使朕負殺直臣名朕故釋之
夏曰陛下此事即堯舜之心也正德改元丙寅進郎中
監馬永成劉瑾等爲八黨蠱亂朝政給事中劉謹陶諧
繼論奏而大臣未有言者戶部尚書韓文日流涕憂憤
陽進曰大臣同國休戚此而不言焉用彼相文憐慨曰
當言言而獲罪報先帝於地下矣乃屬夢陽草奏文多不
載疏入詔廷議其事而八人者環哭上前乞命事中變瑾
遂召入司禮監而中官王岳范榮皆寃死明年丁卯大
多罷免瑾知韓疏出夢陽手蓄憾不已矯旨奪劉健等四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六

十七

十八人官放歸田里榜爲黨人夢陽與焉瑾切齒欲殺之
又明年戊辰矯旨羅織夢陽罪械逮至京再下錦衣衛
陽內弟左國玉者間行徒步從入京走康海所語在
賴力救得免放歸瑾敗起爲江西提學副使振起古學力
變宿習褒獎義節訓正禮俗士翕然向風時宸濠懷逆招
致文學凡吏江西有材名者卽唱以厚利否則威劫之夢
陽具大名折節下之夢陽旣材高負氣不肯同流俗是以
人多忌之而江御史某向與夢陽有嫌遂奏許上命大
卿燕忠體勘下廣信獄推苦殊甚夢陽不爲屈竟文致
住而布政使鄭岳適爲濠所陷夢陽素與岳不相能岳

得罪謂夢陽傾之也豪敗辭連夢陽賴刑部尚書林俊力
救得亡窮治後大臣暨撫按數論薦不用卒所著有聲聞
集若干卷子枝善文賦有父風舉進士終海州判官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號大復山人年十五以尚書應其
省十九弘治登壬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是時北地李夢陽
武功康海郭杜王九思歷下邊貢皆好古文辭景明與論
文語合乃一意誦法古文而與夢陽又駿發齊名憂憤
事尚節義而鄙榮利並有國士之風焉往學士爲文自六
朝以後日益靡靡敝矣明初襲元習宜正以來駁駁如宋
而至弘正間景明與諸君子始一變趨古其文類國策史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六

十九

記詩類漢魏盛唐于是明興詩文足起千載之衰而何李
最爲大家今學士家每稱曰何李屹然爲一代山斗云在
中書時自館閣諸縉紳與四方學士人人願見之又願
其詩車馬填門巷不絕而景明德性醇明言儀雍雅格調
談笑間詩文立就作字復秀拔奇勁迥出常調一時聲
都下然顧高潔不妄交遊錢寧欲交驩景明問持古畫
景明題景明日此名畫無汚吾題留一年終不與題是時
寧賜國姓最寵貴弄權景明顧奴視遠之會乾清宮災
詔言便事乃極言邊軍番餉義子數事義子者斥
寧也疏留中師御史客死京師權幸廖鵬者賄之棺爾可

結籍紳謹也景明日御史生不苟受奚爲受汚地下邪乃
約所知共博金殮之竟郁其棺尋督學關中會鵬弟嘗
守關中恃勢益橫諸參隨者遇二司不下馬景明執參
者撻于市責數之乃諸參隨者始人人欽避矣先是逆
撫吏部權則移書吏尚書橫引正大義夢陽與姜御史
泰又移書吏尚書楊溥而夢陽獄大學士少師李西涯
陽疏上乞休會有兵事又援古大臣義爲書讓之三書
非身事而抗言尊顯語涉時忌議者謂憂國憐才古人其
加也顧獨以不能干謁守中書十年不調官然志在經術
世務終不言功名事其督教關中士亦以經術世務如其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六

十九

所自志關中士氣習文藝蓋自是一大變景明說五經
與諸家訓誥多殊人皆爲諸訓誥不及也古天文地理
陽律曆家皆能究其指常言彼有是有不是欲取經訓
諸家書刪繁折衷成一家言未竟業而卒年三十九景
使滇南不持滇南一物持父母喪不終禫則不酒不琴
不喜華麗不治產祿入盡散親故臨卒時餘三十金篋中
始崛起汝南人以爲班固崔駰陸雲王勃復出者雍大
三十卷何子十二篇詩歌千餘首書疏駢賦片記銘贊
文數百篇曰大復山人集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弘治初舉進士第一議曰謂其延賦

東爲明朝第一明朝文章至成化末多庸靡海既有俊才
遂與何李邊王輩興起爲古文扶衰振溺有力焉然性豪
放不閑小禮恃才凌駕人人多忌之會李夢陽代韓文車
疏太監劉瑾已謫出之猶不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至京遂
下詔獄將置之死時海與夢陽齊名各負才不相下瑾甚
海嘗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恒先施必欲其一至海無
聊亡答之竟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國玉者計
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唯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
與康子素不相能今臨死生之際乃始托之獨不愧於心
乎吾寧死矣左口不謂李子而爲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六

二十

以片紙請書數字夢陽乃援筆曰對山掾我唯對山爲體
掾我餘無一言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海憤然曰
是誠在我遂詣瑾瑾焚香迎海延至上座海曰吾有言
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吾有言
告公公如聽吾言當爲公留不然吾且去矣瑾曰云何
曰昔唐明皇有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爲李白脫靴公能之
乎瑾曰瑾請爲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白
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者也下獄而公不爲之援奈何欲
爲白脫靴哉卽奮衣起瑾固塞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
卽當幹旋之海遂解帶與之痛飲天明始別夢陽遂得釋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六

三

歸而海自是與瑾往復遂羅清議矣及瑾敗人遂指海爲
瑾黨罷去不復用海益縱聲放恣遊山水讀書爲文立於
於是故海雖廢而名益著彭時嘗欲薦之海答書以見
曰數年不覩光範偶辱過問感灼累日然竊有所未安者
因公知我厚故不避詞責輒布上左右惟公察之聽之俟
自庚午蒙詔之後卽放蕩形志雖飲酒不多而日與酩酊
爲伍人問百事一切置之不信於鄉人妻子奴僕也蓋素
性疎懶偶因官秩羈繫數年若招豚豕處而一旦得此中
心之快實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自東方多事以來
聞其驍傲無狀如彼卽或齊然有懷臂之意隨復自笑以
爲狂奴猶爾卽又飲酒散髮箕踞林麓此其性習之已風
雖三公之貴刀鋸之辱不可奪也況數石之粟半幅之
乎僕自幼支謾無狀性好是古而非今始仕時望見先皇
帝寬仁大度卽自私擬以爲阜慶稷契之業可以復見於
今而任放易言畧不修飾至今上嗣位之後又見其英毅
果斷益喜益負以爲鄙志當究於此一時交與之士反異
輕易不檢惟僕言是是故謾論譏說畧無忌畏日就月將
幾踵奇禍幸免殺身而歸而二三耆又補砌所無以爲真
有使僕舍斯於有罪者之籍與不肖之人同被驅放上辱
兩朝作養之恩下累先人捐介之業生平微志付之穢塗

情苦心局不復自愛暇日偶讀皇甫規避梁冀之事與蔡
雖卻九錫之書喟然嘆曰彼何獨不得令垢冒汚而成美
美節如此也又偶讀柳宗元傳曰柳宗元有不同於叔文
然親與之交而受其職任矣夫身有規離之操而迹廁宗
元與禹錫之間仁人志士宜於此何如也今僕所憂者在
忽有大馬之疾死丘壑之下不得伸其夙心原悼耳而區
區官秩之事非所念慮也瑾之用事也蓋嘗數以崇秩讓
我矣當是時持數十金壽瑾者不能得一級而彼自區區
於我我固能談笑而卻之使饜飣噉噉之人卒不加於我
此其心與事亦雄且甚矣當朝大臣蓋皆耳聞目見而難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六

三

知其然方臺諫論列之際出於一時倉卒未暇差剴而今
則又數年矣夫伊尹之輔商也一夫之不獲則曰時予之
辜僕卽非賢者然豈少於商之一夫哉大臣者乃忍使之
雜於孫聰曹元輩間耶故鄙人之心至此益放益已披髮
嘯歌至於終身而不敢悔此非日心爲長沮桀溺之徒也
公之義曰古人內舉不避親時之可舉不可舉非僕所知
也而僕之不才污穢亦非公應舉之人觀近臣者以其所
爲主於此使識者苟爲之言則所係於公者豈細哉今僕
之不可於當世哉有五而甚不宜出就官秩者有二性喜
嫉惡而不能加詳聞人之惡輒大罵不已今諸公者皆喜

明遜而陰譏此一不可翰林雖皆北面事君而勦果關老
門下者以爲賢能僕懶放畏出歲不能一造其戶此二不
可人皆好修飾文詐僞恭假直而僕喜面訐人未有不爲
者此三不可士大夫不務修身法事之業而俱呻吟詩文
以爲高業見其詩若文不能不怒故見輒有言而彼方望
我以爲美也我以言加之此四不可與相好者接必因其
職事加勉戒之詞多忤其所好彼或末從卽拒而絕之以
此親踈多怨苟復見其所愛者又不忍不告或又告之彼
卽又不從而僕又絕之此五不可執德不宏不能信之於
人雖頗自好而當世談論之士多加詆謗自入有罪者之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六

三

籍污穢終身莫能自潔使平日所立之志扁閉淪落智
萬物之上而名陷九淵之下於中夜竊自歎悔不當輕
效慕世俗科舉徇外構此兇溺今又不傲而欲仕乎此甚
不宜出者一時同出之人固有不幸而被汚者然罪大惡
極羞談於婦人女子之口尚十之九彼莫不覲幸僕出以
爲先容之地而當時宰執又率崇私愛而乏分別苟欲引
其私人必援僕爲喻是所以用僕者非必實知其爲人而
真明其有証也如此則是以賢者之身而爲不肖者之資
矣語有曰君子非其招不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如之
何其可往哉今衆人雖有不肖謂僕而僕未嘗一日不以

賢君子自謂已如此自謂而人以彼謂已蓋所謂噤爾而與乞人不屑者也此甚不宜出者二明公之意特出於一時愛念之篤偶未詳究及此然言出乎口通乎心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此區區平素之惻可一鑒而盡者公如覺之則信其爲肝膈之實慨然憐我體我矣家居多蓄聲伎舞自彈琵琶伶觴客過武功未嘗不置酒高歌盡歡洽有貴官過海海具酌道及朝政海輒舉大觥飲之不使言酒醉乃言欲薦海海正腹琵琶攏割歌鳥鳥遽舉擲之貴官避去自是無言及薦海者海年八十餘以詩終所著有對山集百餘卷泝東集諸書子栗字子寬亦有異才能詩詞不第早卒少子樸舉于鄉爲靈壽知縣有文名曾孫萬民等皆有文集行世

卷一百四十六

二十四

明書第一百四十七卷

史官傳維麟集

列傳十

文學傳三

楊慎字用修號升菴四川新都人父廷和歷官少師大學士慎生而岐嶷穎達四歲母夫人教之句讀併授以唐絕句輒成誦稍長書志誦讀不出外戶母憂極其悲號廢食骨立未幾祖母棄世計問隨父回蜀守制祖留耕授以易兩前而冷不遺一字擬作古戰場文有青樓斷紅粉之魂白日照翠苦之骨數語人傳誦祖極稱賞復命擬過秦論

申書 卷一百四十七

益大奇之曰吾家賈誼也時年十二辛酉父服闋慎亦入京師有過涓城送別詩及霜葉賦一日偶作黃葉詩李東陽見之曰此吾小友也乃進之門下令擬出師表及傳奕請汰僧尼表東陽覽之謂不減唐宋詞弘治己丑侍父入禮閣時崔鉉試卷分考疑其刻深弗錄慎見之愛其奇傳以呈父遂擢詩魁崔知之稱爲小座主時年一十八丁卯歸應四川鄉試擢揚魁戊辰春試入國學祭酒周玉類試之曰天下士也已已歷事禮部尚書劉宇見慎問曰子爲誰對曰楊慎劉曰本部天下人豈必一大臣子弟耶乃稱歎不置辛未會試第二人殿試第一人制策授史職經教

陳弘烈授翰林修撰時年二十四癸酉丁繼母憂明年
鄢諸寇作亂慎在邑城中日夕戒嚴有賊數百詐稱官
以給門者慎率守雉堞者詰之散去服闋入爲經筵展書
官及校文獻通考時武宗遊幸宣大翰林諸邊返而復往
慎疏切諫不報世宗卽位開經筵慎爲講官進尚書金作
賁刑之章言聖人賁刑之制用于小過者冀民自新之意
若大姦元惡無可賁之理時大閣張銳于經等告犯先朝
事罪當死以進金銀得免故及之壬午慎代祀江濱及歸
辭諸陵發著江祀記與給事熊浹御史簡賓遊浣花溪賦
酒賦詩卒未纂修武廟實錄慎練習朝典事必直書總裁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七

二

蔣冕費宏曰官階雖未及實堪副總裁者乃盡以藁草件
之刊定甲申七月兩上議大禮疏嗣復跪門哭諫下獄廷
杖越十日復杖之慎斃而復甦謫戍雲南永昌衛時同事
死者配者黜者左遷者二百八人時年二十七至雲南病
馳萬里羸憊特甚栖旅旅中方就醫藥而巡撫台州黃震
促且甚慎力疾冒險抵永昌幾不起廷按郭楠清戎江良
材極爲看護卜館雲峯若之且上疏乞宥議禮諸臣郭亦
被詔下獄斥爲民丙戌聞父疾疋馬問道十九日至家父
悅而疾愈復就戍所時土舍安銓鳳朝變爲亂攻掠城堡
慎歎曰此吾故國之日也乃戎服率旅僮及步騎百餘往

援木密所守禦入城固守明日賊來攻城先以寧州土舍
陸紹先率兵戰城下慎以城中兵鼓譟出賊敗去慎復歸
會城已丑八月父廷和訃至奔告巡撫歐陽子重疏上得
歸喪事復還滇布政高韶聘修雲南通志時鄉有欲冒嗣
穎川侯友德以覲世爵者慎不可乃乘張羅峯復相流言
欲中之慎遂去庚子巡撫劉大謨聘修蜀志壬寅還戍所
丙午冬大理推官吳宗徽署安寧州奸規州利欲權民鹽
牛慎言於當路得免丁未居高曉水莊名十二景日與交
遊倡和四月屬簡紹芳錄漢王褒移金馬碧鷄文於羅漢
寺之崖凡招提佳勝會意處便操觚留題數典滇之鄉太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七

三

夫遊昆明池有池賞集時在遠武弁得委祭龍海口題碑
狂惑請丁夫六千督往注濬剝衆利州人苦之慎致書趣
按御史趙炳然罷之已未六月遭疾卒年七十有二穆宗
卽位追贈光祿寺少卿慎孝友性植穎敏過人家學相承
益以該博凡宇宙名物經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說醫卜技
能草木蟲魚靡不究心多識闢其理趣而訂其訛謬正德
間武宗閱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張內閣取秘書考
又作注張中使下問欽天監及翰林中皆莫知爲何星也
慎曰注張卿星也歷引周禮史記漢書以復又湖廣土官
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司進貢同官疑爲三地名于長官司

上添一三字慎曰此六字地名也取大明官制證之嘉靖
初給事中張紳上言時政論學術不正一條有霸宇鬼理
之語上聞之內閣慎迪在館中即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
復大學士蔣冕喜曰川修之傳何故古之蘇頌乎乃若論
王導之賊晉室辨太王之非朝魯之重祭不始于成王
周公春秋五伯深斥乎楚宋秦繆引墨子及修文御覽以
辨范蠡無載西施之事引黃東發蘇東坡之言及李漢韓
文序以辨文公與太顛書之偽駁歐陽氏非非堂之說傳
節婦唐貴梅之死此又證據古今開揚幽隱皆其有功世
教也至若陶情艷辭寄意聲伎落魄不羈之慎所以用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七

四

行權匪恒情所測昔重慶守劉繪貽慎書曰夫人情有所
寄則有所忘有所忘則有所棄寄之爲則人無所忘無所
忌而後能安無所貪而後能適足下所爲益求其適與安
也古人買田宅擁聲伎皆豪傑蓋世之才豈獨抱尺寸者
之見也僕觀足下自業難以來嘔心苦志學文讀經延攬
百氏窮探古蹟鑒石辨剝泐破塚出遺忘有僻儒苦士白
首蓬蒿日自業索所不能盡而謂竭精竭神於逸欲聲色
者能之乎人以爲知慎之深慎嘗語人口姿性不足恃日
新德業當自心力中來故好學窮理老而不倦平生著述
百餘種哉

百餘種哉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七

五

瞿景淳字師道華亭人生十月能誦詩闕雅八歲善屬文
爲經生業其思川湧雲聚頃刻得數百千言時甫踰冠而
試輒屈其諸老先生諸老先生人自以爲弗如也誠不
利力學業益精工務究於所以作者之旨而不爲蹈徇所
謂朱絃疏越一唱三嘆有餘音者矣天下稱王荃經業爲
明冠獨景淳繼之荃會元及第景淳久困諸生間咸文進
教授里中自給意豁如也嘉靖癸卯舉于鄉明年甲辰亦
會元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滿九載最遷侍讀久之進左諭
德侍讀如故還侍讀學士視翰林篆總校永樂大典亡何
以太常寺卿領南京國子祭酒事已卽南京爲吏部侍郎
三載當入奏續穆宗卽位以禮部左侍郎召旋用大典總
校勞兼翰林院學士食二品祿時大暑就道而病歸里上
疏請告不許強自力入朝留侍經筵修世宗實錄上所以
用之意益切而病發益不支疏復乞骸骨予告歸不及二
歲而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恪景淳爲人孝友天性篤至
不以峻行潔寬長然者也其爲諸生貧甚數棄不色戚
第日隆貴不色喜所接卽匹夫孺子而不以情見其最
若相臣而無卑儀貌不能中人而殺然有三軍不可奪之
氣封懷慶諸王爲副使時鄭王以言事忤旨徙鳳陽繁而
世子攝國事懼誤爲恭敬優迎用幣重一切謝弗納其正

使吳恭順侯以景淳故亦弗納也而世宗已密使謂之矣
侯乃感悟語詞狀曰微公吾幾中明法景淳曰吾不知也
第吾所持使當如是耳景淳當請告還京師從衆謁嚴嵩
嵩莊謂客曰侯旦夕平云何胡總督才足辦也而南中人
往往爲倭性胡若何好亂也胡宗憲者嵩客也景淳前立
應口固也相公雖明遠度之不如不佞日親也胡君擁十
萬師無尺寸效而賊日夜躡赤子財賦地不佞南中人不
得一草枕臥何言好亂也相公業不欲問之誰爲相公問
者於是嵩改容而謝曰善夫生之箴哉然數已日攝之矣
景淳領治諸勅而陸炳爲總騎帥與嵩表裏爲奸勢傾天
下後先有四妻至欲封其最後者獨難景淳脫屣扶兵即
移以請景淳執不可嵩爲請之又不可則索金而夜裏
景淳笑不顧曰公毋謂我吾所守禮也炳不自擇去竟不
敢言封最後妻矣學士地親而格重不當祭酒即祭酒不
當南而景淳意殊安之且曰吾懼夫不稱平抗顏者耳
四載無一書政府人問其故笑不答四方造請碑誌序記
日踵門投覽而應之有餘功其揮酒若不經意而規歐
蘇春容乎言之也人例其爲德不近名爲文不近好爲吏
不近俗初道病欲歸而貽書李春芳曰諸公在廟廊固重
用賢矣而易子退不肯夫退則綱之與其輕而退賢也夫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七

六

寧誤而容不肯也且縣官方思材以南北無足使者不於
此時博選而厚置之一旦何以應詔春芳斐然稱服景淳
少時嘗扁舟巢湖中夜有炬火數百千通舟乃厲聲叱之
曰吾在何爲者即應聲而城居是湖人稱爲昆湖先生有
文集行世
王慎中字道思別號道學本固始人徙居晉江行二因稱
爲王仲子生有奇質母李教以詩經記誦不忘父教以對
語應答如響年十三四通舉子業且多讀古人書嘉靖乙
酉年十七舉鄉試明年舉進士授戶部主事監兌通州往
監兌者惟取完事不復及國家大計慎中獨急轉輸輩役
耗宿弊爲之一清暇則讀五經暨百家言詩文具秦漢
晉風骨又倣晉人作書遂擅臨池未幾改禮曹更得一憲
于文事交遊如入才子外給諫曾前川提學江午坡學士
華鴻山屠漸山相與切劘各成其學世宗方重祀興文制
禮作樂四郊改建百役奔繁慎中時典祠祭督工考禮吏
副尚書之托辛卯各省鄉試以京朝官爲主考慎中得直
東錄文甚佳得林大欽爲首明年殿試復第一朝議破格
用人將取部屬克館職部屬無如慎中才者權貴人欲
其一見而慎中固不肯往曰吾寧失館職不敢失身乃陟
吏部慎中在吏部以子爲事事得與謀進驗封印中會長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七

七

之者短于大學士張望因以覆方士張衍慶請封事請判
常州慎中在御能革吏弊得民心巡按御史郭宗皋夙重
其才譽揚之而巡按候位待之不少假委署江陰縣多大
族爲不法慎中不以遷客少假塞至則延見父老舉廢事
除積弊情勢不遷者首置之法一縣肅然尋陞戶部主事
再陞禮部員外俱留都冷曹因得益肆力問學嘗與龍溪
王畿討論古文謠言精心求之于聖賢之說多所契合慎
中夙好古漢以下著作無取焉至是始讀宋儒之書而喜
之又喜曾王歐三氏文即眉山兄弟稍以爲過于豪而失
之放矣以此自信乃取舊所爲文悉焚之製作一以會王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七

八

爲準唐順之初見不肯服久之相解亦變而從之嘗語人
曰吾學問得之龍溪文字得之遵巖其推許如此丙申
山東提學僉事慨然以古風致爲已任章程條約爲之一
新時下寮泰謁曲膝過恭乃痛爲革禁士以士禮見教官
以教官禮見踵舊習者一體懲戒之所試卷品藻彈射百
無一失其高等士率以次得雋去尋進江西泰議慎中往
來白鹿鵞湖間與蕭約羅倫歐陽德等交遊講習聖學爲
進俄遷河南泰政抵任禁有司不許科擾章聖梓宮遇何
南供億繁多下吏有棄官遁者慎中身任其役察吏成如
類之歲饑慎中親歷郡邑間倉發粟民獲更生辛丑考終

以不附夏言罷罷慎中因至淇上徜徉百泉蘇門之間
年三十有三慎中少年英氣太露如太阿出匣知其難
久之涵養深沈而世竟莫能用矣其爲文也恒以構意爲
難每一篇必先反覆沈思意定而辭立就細觀之鋪叙
明部伍整密語華瞻而意深長拔之不覺而呼之應節片
紙隻字得之者有知至寶嘗言吾之爲文不外古人而有
高出古人者其自負如此閩士日以所業請正門墻幾不
能容凡監司部使者行縣莫不造其廬講道問政居嘗念
從仕之早不獲盡力于父母之奉故其罷也葬父養母極
盡心力又以爲國家永平日久民不知兵一旦變作東南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七

九

海上通遼是爲大患泉岡濱海且與漳隣深爲可慮建州
爲八閩上游吾嘗有意于此其子間之乃卜居焉後倭
作一如所料戊午夏賊自武榮入郡境市鎮居民扶老攜
幼驚逃山谷中有倡爲清野之說者督責入城慎中撫
嘆曰是大失計清野乃北邊寇至急敵入畜使彼無所據
若內地雖在郊關外村落生聚然後能成治耳今宜速令
各鄉大姓盡遷散居相度地利自相團結使盜至不得
而後城內可恃以爲安也後數年卒壽五十一
趙時存字景仁別號浚谷平涼人爲人嚴毅介特與士太
夫處意有所不可議論有所不合必引繩按矩詰責之不

少貸故賢者服其正而在中人成疾其太剛幼與羣兒戲
每列旗部署自長御之年十四舉陝西鄉試十八試禮部
袁然爲舉首當是時海內伺其有所製作爭傳誦之而時
春則習騎射談甲兵日以邊備之不修爲大戚或語及此
□方持杯酒相譏笑輒裂眦據臂謂所知曰使吾得傳
校領精兵五千人操勁弓巨矢間以長鎗大斧旣掩難丘
福不足干也故在賢者率其志及再失官輒果入犯遊
騎薄都城世宗用薦召爲兵部職方主事遷山東按察僉
事領民兵轉副使遷巡撫山西都御史提督馬門諸關初
嘉靖丙戌時春舉南宮第 人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調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七

十

兵部武庫主事卽疏請禁諛佞正士風又疏錄用諫官
善惡圖異端等七事下詔獄爲民尋改編修兼司經局校
書疏請正東宮朝會禮儀備文武官僚以崇國本又罷爲
民其爲政於晉斥貪墨省征徭抑求請絕僥倖遺曰吾不敢
竊府庫以自潤亦不能借府庫以市恩宗藩貴官相戒莫
敢犯法一時文學氣節敗事之聲振動天下乃皆曰此儔
者之末事其志專在振發習復祖宗之風宇遺後世以具
治永安而卒不獲試此世所爲深慨也其在職方坐議屬
市非策又以能兵爲逆鸞所忌幾得謫死在山西檄將士
禦敵代州身甲冑督兵繼進斬寇若干級而總兵李沐乘

勝入敵伏中敗沒詔解官聽調卒以不起時春少讀書且
記萬餘言凡史所載天文地理戶口錢穀多少之數與
戎蠻新之詭姓隱名歷歷誦之無爽所爲文若詩豪宏麗
肆伸紙行墨滾滾而出若不經意而於古人之法度靡不
不合說者以爲有司馬子長李太白之風唐順之於文士
鮮所稱許嘗曰宋有歐蘇明有王趙其推重若此王謂
巖也

李攀龍字子鱗山東歷城人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
其業成時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知有滄溟先生者父寶以
貲事德莊王爲郎署酒任俠不問家人生涯繼娶於張氏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七

十

日八懷而生攀龍生九歲而孤其母張影相弔也且難
不足以資修脯而自其挾冊請益塾師爲之遜席者數矣
補博士弟子與左長史許邦才少保殷士儆結髮交言
江王慎中來督山東學奇攀龍文擢諸生冠然攀龍益展
時師訓詰學問側弁而吸若古文辭者諸弟子不曉何
咸相指攀龍狂生狂生攀龍坦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
當狂者亡何舉其省試第二人三年成進士授刑部廣東
司主事攀龍既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可一世學而
屬居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爲紀述之文厄於
京班氏姑其狡狡者耳不以規矩不能方圓擬議成變且

新富有今天尚書莊左氏檀弓考工司馬其成言班如也
法則森如也吾撫其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始辭成篇以
求當於古之作有而已操觚之士不若見古作者語謂
龍師心而務求高以墜其勝於人耳目之外而駭之其
駭與尊實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文則心服靡間言恭攀
龍以詩歌自西京逮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
才各至故於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變其以授神解於法
之表即所謂古作者具已上之語由人公乎端而不見跡
未發之語為天地所秘者創出於胸臆而不為異亡論建
安而後諸公有不備之調攀龍以全收之即其偏至而相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七

十一

角者不啻敵也當攀龍之為主事遷員外郎以至郎中書
事寢以劇守文法無害而其業日益進尚書凡有著作
以屬攀龍藉藉公卿間然攀龍竟無所造請于贊不為名
計出曹一羸馬雙雙歸杜門手一編矣與同舍郎徐中行
梁有譽王世貞中書吳國倫考功郎宗臣相與切劘千古
之事攀龍咸第詩之為社會時有所賦咏人人意自得最
後攀龍出片語則人人自失也攀龍雅不欲以刀筆見長
然其聰敏最號公平柄臣子銜遼帥不通賄中以法欲置
之死攀龍持不可後其人卒自奮功名致大將出為順德
知府問所以守順德者攀龍曰使吾僕僕途道事嚴客

講鞠臆臆上官之色而進之則俱有所不能晨興坐公堂
揖屬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為興除脫苦承蜩矣守臆
德可一載所不報最則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或未之見
也奏記堂使者手自削牘牘多古文辭語為其名高已者
而已之然攀龍為高自濯洗勤於大要居久之政聲流遍
隣郡嚴事攀龍若大府以故得請自輸志嘗獨馬牧地
三千金留承濟舍棠母灌輸京師以備戊卒裁將作供比
真定十之二益承年傳於沙河邯鄲界中寬二邑力移郡
尉置鉅鹿官亭扼盜衝又移巡司黃榆嶺為晉趙間前後
爭得之堂使者母以難也攀龍又謂京師仰東南餉不特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七

十二

至而燕齊汴趙邊河百里而近者毋出賦錢皆賦菽粟
於河達京師緩急一策也時頗騰之尋擢陝西按察副使
視學政攀龍謂陝古西京也先朝士大夫北地外多陽浮
慕古文詞而時離之思以實反其始有機矣督府以檄致
攀龍使為文攀龍不擇日副使而為視學政非而為也且
文可檄致耶會其地多震動念母老家居遂上疏乞骸骨
拂衣東歸吏部才攀龍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奈何為特
請子告故事外臣無予告者僅攀龍與何景明二人耳攀
龍歸則構一樓山居東眺華不注西揖鮑山曰他無所瀕
吾目也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旄旆息巷左納履錯於

戶奈攀龍高枕何去亦母所報謝以是得簡書聲而二
友人獨殷許過從靡間時徐中行亦官罷家居坐客恒滿
二人聞之交相快也攀龍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又為錄別
諸篇及他文益工不踰而走四裔復用薦起浙江按察副
使嘗視海道兼按數軍實一切治辦俄遷布政司左叅政
奉萬壽表入賀道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聞攀龍來
鼓舞相慶而攀龍亦能摧亢為和圖方互見其客稍稍進
無何以內艱還里不勝毀病卒年五十七所著白雲樓集
三十卷子駒博學能文章有父風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七

十

陸師道字子傳長洲人生而穎儻七歲能裁小語詩稍長
詩文益進秀眉美姿玉立順然舉應天鄉試再屈公車而
詞賦聲隆隆起凡六載始成進士所射策入夏言手大奇
之為言於李時曰是子也其文賈董而書則鍾王以第一
人聞是時上不盡寄相臣柄後之二甲得工部主事任職
潔廉無害夏言內自恨奏敗禮部儀制司供事制勅師道
雅不欲近權貴而念越人勇之說進所取應制酬代漸疏
因母陳病請意歸侍久之母病愛劇師道謝客隱湯藥間
蚤暮無間時時搏頰頤天請代又嘗剖股養而進之病良
已又病日先生紙之亦已會所予告過期遂不肯出益肆
力于學其學自九流七畧裨官黃衣之屬亡所不究獨妙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七

十五

典籍後先積數百千卷丹鉛儼然益工歌詩及古文辭又
益習書小楷以至古隸皆精絕又傍曉繪事簡淡峭峭逼
倪元鎮時符詔文璧里居亦善詩及書繪事師道造門用
師禮禮之人謂師道業已貴胡折節乃爾且不聞世以稅
目壁耶師道曰予言之誤夫文先生以執藏道者也自吾
見文先生無適而非詩也者奉之益篤璧亦為好之即膠
漆莫喻也諸臺使慰薦先生者無虛數十疏自世宗朝執
政者好拔其黨據津要以明翼毗而輕於棄名士大夫而
士大夫亦醜之莫肯為用時有泰議王庭給事陸榮衰
皆里居與師道善而其所取友如王寵彭年張鳳翼兄
多往來文璧家與璧之子博士彭司論嘉日相從評騭文
字考校金石三倉鴻都之學與丹青理若盤盞香飴然竟
日間從諸賢出游汎口湖取越來道放舟胥口尋覽虛丘
上方支硎天池玄墓靈巖鄧尉萬笏大石之勝吳中好事
人操酒船跡之於山水間師道亦無所拒取酣適而別興
到弄筆得薄曉阿錫一點染若重寶蓋是時海內懸格以
購璧跡次及師道師道不為意尋其母卒師道哭毀幾
性而愛弟安道亦卒以是邑饋中風厥憤憤嘔沫久之漸
愈而性理亦少錯矣林下踰二十年以屢薦起補南儀部
召為膳部郎中擢尚寶少卿尋奉使入秦祭秦先王疎白

自快以生平所慕者關中形勝今幸一寓目乃縱游二龍觀龍門砥柱浴驢山溫泉弔漢唐諸陵所至皆有詩而泰之嗣王習聞其名厚幣以饗謝弗納歸穆宗卽位病復作上疏乞歸六年卒師道初號元洲守吏曰五湖年六十四所著文集在史子漢籍若干卷二子士護士仁皆有名士風

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六歲出就外傳輒嗜古文辭十五淹綿如宿學有薄寶刀者師命咏之應聲有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黃河漢之句師爲之避席弱冠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刑部主事曹務既簡益以辭賦自推與李攀龍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七

十七

宗臣吳國倫徐中行稱同謂曰五子名藉公卿問世貞每當剖決案牒所識獄度得請輒手錄付吏趣書之各以輕重決遣人咸稱平自是銓部兩以督學擬世貞皆爲權相嵩所沮又半載遷青州兵備青多大俠巨盜探九殺人直司不能制世貞集強壯教之射中飭保甲重捕盜之賞又於州邑畫地爲界以義官統之盜當時捕獲者爲上不出境獲者次之拒不能勦者又次之凡盜從其所起而不察察者經其所過而夜巡不傳捕者罰釋盜而覺者立杖死以其法行之期年盜盡解散先是楊繼盛下獄世貞入獄共飲泣又爲盛妻草疏嚴嵩甚無何父忬爲嵩構死

法世貞解綬奔還代草土中幾十年嵩戮薦起之堅不出以八事應詔曰此可藉手以謝朝命矣固辭不報乃起就官大名大名爲州邑十有一而真定三十餘以軍興論供輸則大名與真定等而是時大名關防兵使其治真定者復委十之六於大名曰大名饒而真定瘠也世貞力爭乃不果增居一年移浙江叅政下車摘一二墨吏及巨室裁抑之吳興久雨郡富人故開糴粟踴貴世貞首捐俸郡長而下次之又募民入粟庫中給冠服乃冬報粟得三萬石又疏乞改折得十五萬石人賴以活者甚衆未幾遷山西按察使以內艱去服除補湖廣旋遷廣西轄未一月入領問卿又八月以御史中丞出鎮即世貞爲糾劾貪穢咨訪將才刷軍政清屯田卽爲改觀張居正弗謂善也世貞意不自得解官歸久之補南大理又久之補應天府尹皆不起其後兩京臺省交薦起刑侍郎尋轉兵侍郎以考績進南刑部尚書自尚書卽歷卿長凡四十年其間條論封事皆天下大計而所至吏事精絕尤不可悉數最奇者莫如青州治盜及楚中樂平王事都下盜劫縱帥廉綱集不得後濟南獲盜房四者妄承之世貞曰彼賊欲縱死耳立訊曰若盜陸公耶曰然賊安在曰在請械某而取之曰若叔陸公何狀曰髯而肥何衣曰衣朱而圖王世貞大笑

明書

卷一百四十七

十七

曰若未嘗議陸公陸公非髯而肥者盜搏額大服部民實齡以捕盜橫萊離間海道宋購之惡而遁宋以屬世貞世貞欲掩取而微露其語於王尉捕者還報又遁矣世貞曰置之又旬月而王尉獲他盜世貞知其爲齡力也忽辱左右召王尉詰之曰若奈何匿雷齡往立階下聞捕齡者汝耶王驚謝無所逃責願以飛騎往俄捧齡至世貞曰女當死然女能執所善其盜借來女生矣而令王尉與之果得盜世貞遂以還宋而請寬之官校捕七盜逸其二盜首妄報逸者姓名俄縛一人至稱寬乃令置盜首庭下差違而呼縛者踞堦上其足躡絲屨盜首數從後窺之世貞密呼一隸蒙縛者首同出而易其屨以入令盜者證之盜首不知其易也卽指絲屨者曰此是也世貞大笑曰爾乃以吾隸爲盜卽釋縛者去徐進道者蓄養亡命而以橫占伎女被訟捕之不獲俄有令詰問曰進道勒兵反矣世貞偵之果然而故緩其獄令縛賊自劾會有李卿者進道舊友也世貞召謂之汝交關進道罪應死能以進道來貸汝卿應命去俄報進道飯其所矣卽遣二十騎往取之而以一騎入營立散其黨亡諱者在卽時驛報有樂平王次子奉高皇帝御容金膝祝髮爲沙門行遊天下勅郡縣候候世貞曰藩王有宗正條綱賊中不得出而譸張如此

騎王光化偵之則其人以御女術游藩邸問崇王屬以輜紅杖所至懾守令而姦人李汝貴等爲之翼鞠之則平京民賀祿也詣摘發隱伏皆此類能聲日馳都下都下士聚而嘆曰王介州文而豪乃任吏耶方陸炳貴幸用事貴巨瑞指匪奸狡闖奇欲貸其死世貞搜炳家得之炳宛轉請脫既復因執政以請卒不許又才高不能無所睥睨當時無不側目世貞者已高拱柄國世貞引母疾乞休拱曰吾出而彼歸者何也已有何拱旨中之者居正欲引世貞自近世貞謝唯唯會荊州地震世貞引李固京房占臣憂太盛坤維不寧又有譁辱邑令者王生居正婦弟也世貞論奏不少貸居正積不能堪雖稍遷廷尉京兆以貌示庸而竟以浮言噉之去世貞生而美姿貌風采玉立與客談笑溫秀之氣溢於眉目間語及古人忠孝節烈則又慷慨淋漓爲泣然罷酒在浙中修岳武穆于忠肅祠墓爲文以奠辭極悲壯南陽祠張睢陽及鐵鉉在南都請崇文廟贊配享世貞嘗言曰吾讀書萬卷而未嘗從六經入每欲率衣冠而撫之末則世人齷齪臬比招搖門戶而聚生徒者吾方耻之吾雖未聞道然誦法一念迄死未敢忘故其居喪也凡三年不茹葷御室凡十年始具衣冠預燕會家無姬侍臧獲童以百指亦無一人曉聲律者其父施儀曰千

詒倍拓之生平於故舊兄弟白首無間言好推李繼之
不惜以齒牙筆札緩惡人客或一歲數及門或一人迫得
數十函書或進而附世貞以成名名成而更立門戶且必
於世貞以示角世貞弗爲異也客至而復請者與如初
其門賢愚醜好靡所不具而中間交態離合向背之故亦
幾百變世貞皆安之彌成其大而己祖倬仕至南京兵部
侍郎倬生南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贈尚書忬翁
世懋仕至太常少卿其詞學與世貞埒所著曰弇州四部
稿續稿弇州別集舐不舐錄若干卷世貞天挺靈秀博極
羣書古今宇宙之間無所不知氣雄偉骨力蒼勁下年寔
明著

卷一百四十七

二十一

擊鼓馳蹴立海運說者謂明之文章自李何而古至攀龍
道昆而精至世貞而大誠至言也

王世懋字敬美號麟洲別號塘東生登嘉靖十四年進士
未授官會文忬被嚴嵩害歸嵩敗與其兄世貞白父冤除
南京禮部主事益肆力於古文章而六季之綺麗名勝簪
酒詞筆靡所不領會居無何遷北禮部郎又遷尚寶丞與
故人黎維敬等日相送詩酒之社又善書所揮染篇翰流
諸人口是者綴飾有游開公子之稱出爲江西叅議精心
訊課勤職業屢遷福建督學品藻甚當進左叅政入爲南
京太常少卿紹興先生欣得一過以爲祥麟威鳳筆研之

請無虛日尚能應之已而疾作請告歸遂不起年五十三
公精周易傍通諸經亦喜讀釋老氏言恒謂二氏學吾於
兩廡饗亡所貪苟陰用其實而陽詆其名或假竊其似而
自文其陋者俱耻之所著撰望崖編等書皆精至語識者
謂不下白香山晁文元於詩雖自濟南始其所涵咏多漢
魏晉宋以至盛唐諸大家然不肯從門入亦不規規名某
氏業而神詣之境爲勝七言律尤其踴絕者文出入西京

尤詳婉有力善持論往往以識勝少即工臨池行
求行得晉人遺意性嗜佳山水其登泰岱觀

卷一百四十七

三十一

北臨大漠稍南眺岷峨積雪東俯中原行部江右
匡廬表裏之勝按閩縱浪九鯉湖諸山爲幽絕觀歸自
關中單騎走龍門砥柱嵩山少林神禹之所疏鑿而菩提
達磨之所紹統者慨然若覩其人至洞庭兩山京口三島
固几案間物也意與境會輒爲文以紀之詩亦稱是獨其
於華嶽謂文不能勝攀龍攀龍已悉之我復何道尤好栽
花果晚治一圃悉構奇卉莖之作學圃雜疏謂兕輩吾無
他所涵汝異日日致一花供我目足矣所著奉常集若干

卷日韻齋雜著數百卷

明書第一百四十八卷

史官傅維麟 纂

列傳十

文學傳四

胡應麟字元瑞自號少室山人已而慕其鄉人皇初平叱石成羊事更號曰石羊生人亦曰元瑞殆非人間人也仙而謫者也遂呼之石羊生爲兒時肌體玉雪眉目朗秀五歲父按察副使僖口授之書輒成誦見客客使屬對必工九齡從里社師日佔俾習經生業而心厭之已悉法書僖篋得古人書讀之父奇其意弗禁也稍長遂能爲歌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八

籍籍傳里中而於經生業亦不廢會其父拜禮部郎挾步俱渡錢塘過吳閫汎楊子歷齊魯趙魏之墟至燕市所經由弔古卽事往往於詩歌發之而是時南海黎民表歐大任梁思泊周公瑕徐中行戚希仲尤純甫康裕卿先後抵燕發應麟藏詩覽之咸噴噴嘆賞折行請交至於琳宮梵宇高會雅集應麟以齒坐末坐片語一出無不悅然披靡自失也曰使用昔賢隸事奪席例吾曹無坐所矣臨淮小侯李惟寅慕其名使客筵而致之爲上賓旬日不聽出惟寅用是亦以詩名而周宗正灌甫者雅自負風雅有人倫之鑒貽應麟三十韻首以北地信陽相屬應麟益自信事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八

二

以父僖外除歸從母里中母患頭風甚劇乃委身管轄日夜扶持不休母頭風良愈而身過勞得羸疾因眺臨金華山中而會工尚書萬安朱衡還過蘭谿衡故從燕見應麟詩而驚賞者至是從山中蹤跡得應麟以書要之泊舟待三日應麟感其意爲長歌七百言以贈衡袖示督學使者滕伯輪口勿失天下之奇材也舉于鄉書上公車報罷其意殊不在一第其所游從皆天下賢豪長者然所當心李攀龍王世貞兄弟汪道昆吳國倫會攀龍死餘皆散應麟不相及久意邑邑不自得會王世懋過蘭谿即應麟劇談二日夕臨別握手不忍釋曰吾於詩獨畏于麟耳已矣今得足下又一畏也應麟乃高臥山中不復就公車而蘭谿令喻邦相豪於詩與之意合忘形爾汝臥山中凡六載始就公車至都下遇張九一奇應麟詩擊節曰二十年亡此調矣應麟亦奇九一詩晤賞亡間且各自恨相遇晚試復報罷時兵尚書張佳胤過其里應麟避弗見見其父僖曰公耶君佳甚故知之今者難我得非以使者惠文獻嶽耶爲我致之錢塘請得具賓主禮既而強爲錢塘謁僖僖果以上客客之會汪道昆來湖上大將軍戚繼光系道昆數與應麟相問問把臂劇嘯出繼光所贈七絕可詒之曰大將軍健兒也乃能作文語不下沈太尉曹竟陵

亦能賦贈我乎應麟援筆千餘言立就奇思滾瀾既大
軍集相向嘆賞不置應麟性孤介時時苦吟沉思不甚與
客相當而當其揮麈尾品時藻不能無置雖黃唇吻有莫
生者躁而貪以品不登上中恨應麟切骨蜀道昆蟲光燐
西湖故通署坐客欲以爲問端應麟坦然弗屑也築室山
中後先購書四萬餘卷分別部類彷彿劉氏七畧而加詳
密曰二酉山房旦夕坐臥其間意脩如也居恒笑竊魚去
人意不遠又爲我固識古人恨古人乃不識我其託尚如
此好稱說前輩風節嘗惟其郡苦梁劉孝標之介唐駱賓
王之忠而世僅僅以文士目之當由作史者育於心故且

明倫

卷一百四十一人

三

史第知有狄梁公宋廣平賢皆頌首而從周祿將以視賓
王何徑庭也上之巡按蘇禹雅信敬之亟下其事賓王
得祀祠鄉賢而孝標亦暴顯所著詩有寓燕還越計偕嚴
棲臥遊長嘯三洞兩都蘭陰崎嶇等集二十餘卷詩數內
篇外編雜編二十卷胡氏筆叢四十卷六經疑義諸子新
叢史叢史評皇明詩統皇明律範擬古樂府古韻交遊紀
畧堯玄國志西陽續祖隆萬新開隆萬雜聞補劉氏山樓
志卷蒐緝諸書有羣祖心印方外遐音澄懷錄抱膝編其
賞編會心語數百卷

宗臣字子相興化人臣爲人秀習肩豐下目光爽爽儻

負氣豪雋自喜當其踰配時習戴氏禮已竟一日戲稱
而屬文文成多奇語父異之爲益授臣業俾卒焉臣遂以
時義名十四試諸生第一自是連試輒第一而又十餘載
始成鄉薦明年成進士高第授刑部主事吏尚書李默見
臣文而奇之調爲其屬得考功故事吏部郎自相貴絕不
復通他曹郎而臣日夜與其舊曹李攀龍徐中行梁有譽
王世貞游益相切劘爲古文詞考功署中自公令外多不
復酬往而臣少年驟貴題諸曹偶不無目攝之矣臣亦以
湛思故咯血謝病歸病良已築室於百花洲讀書其中不
復問世事居二載默復入政府移文趣臣乃強起有遷人

明倫

卷一百四十一人

四

陳丞者緣入重出百金裝臣不悅曰丞爲廉吏惠書已吾
不啻百金者數也而乃用邑金涸我者何也丞謝過罷去
自是臚贊俱絕尋調文選遷稽勲員外郎臣強敏於職不
廢亦時時佐其長有所推進而其好爲古文詞日益甚會
李默與嚴嵩交惡中法而臣又嘗賻楊繼盛嵩恨臣甚凡
欲用考功令斥之有救者獲免竟出爲福建忝議臣遊燕
子磯爲文紀之復游茅山題詩刻石愀然長嘯有終焉之
志父趣之始行至而旋有倭難當守西門鄉氓襁負求入
者幾萬人臣戒門者內之或謂賊且近奈何臣曰我在不
虞賊也入甫畢賊至衆懼失色且下臣行求得瞻大具者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八

五

百人置要害間手白金人爲勞且約曰俟吾鼓而發不
然毋動也賊輕城無人凌睥睨上魚貫其後臣度賊已集
鼓之累百發洞中賊死者無算遂潰去督府檄臣獲獲兵
歸兵出省欲縱臣令語之曰吾日一酒肉猶若若不歸何
宿吾不止寢也夫法不能貸若矣狼兵悍臣威名竟度
無敢譁者臣兩佐文武試其所著策論若序傳藝林中以
爲式久之遷其省按察副使督學校臣每出按部校士坐
堂皇上取試題爲經義以久及旦日閱卷又以次日進退
諸生無不人人厭服已徐出所爲程義示之又無不人人
厭服也諸生貧者調學田租贍之不給則爲捐月俸減供
具繼之以爲常臣既精強於其職而兩臺使者諸司道大
夫用名重故造請文事境委臣又以其間劇意騷雅嘯吟
非丙夜不已遂寢瘳日以亟乃稍次其生平著述凡十餘
卷梓之疾革衣冠坐廳事手書三詩於帙飄飄然有御風
凌虛意已擲筆而逝臣於詩好建安李杜於文好司馬遷
李夢陽人謂其詩文橫放雄厲莫可得而羈笑高者凌太
虛秀者奪萬色務出意氣之表以自快愉得年僅三六
黎有譽字公實南海人爲諸生即名能歌詩傾嶺南矣已
成進士燕中即又傾燕中人而居恒不自得贊爵思歸授
刑部主事與同舍郎李攀龍王世貞游乃稍自給快口世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八

六

故有人哉時郎宗臣已去爲吏部休瀚輒一來餽卽會中
行來中行故常與有譽遊南太學深相結也以是日相與
切劑古文詞甚懽而一旦念其母滿請告歸有譽時聲金
籍甚當徙郎吏部吏部亦推擇嶺南郎一人以風有譽且
止者有與笑曰吾自欲歸豈以刑部郎少之故而一吏部
能廢我哉竟去弗顧至濟上貽有韻詩攀龍輩爲別百韻
卽古自杜甫氏而外不恒見也而文甚工既歸乃杜門度
圖史丹青藝鼎之類一小閣卉木竹石環之身吟誦其間
竟置然不屑也郡國大吏雅慕其名干旄門相踵有譽則
以一蒼頭執不任客卿里統荷子跡絕不相聞而深倒囊
生挾冊劍珠則尋聲出延食之矣然有譽所最善者攀龍
輩武昌吳國倫最後定交而謝榛以布衣故有譽亦間從
遊其於鄉師事黃文莊佐友黎戶部民表當與民表約遊
羅浮山觀滄海日出沒探勾漏令丹鼎廢幾其人一遇而
屬海煙作不可以舟乃止宿田舍者三夕颶益甚山木盡
拔道爲徙有譽亦意盡乃賦詩而歸是時屬疾寒中奏矣
歸而疾大作遂不起年僅三十有六有譽既歸養益謝喪
交游窮古作者之蘊所爲集若干卷取其上駟而擬古作
者無大媿其下駟亦足以走夫後死者官刑部日其賓友
過從飯一肉不能再簋既復過具鮓菜不能肉以爲餽

衫布施其當儲處時嚙殘則綴以絲礎之而問其家
嘗貴爲諸生日以意氣耗其數百金不顧詰之則笑而指
其腹曰是豈任內者又性不好食酒事其母篤至愛妻齊
慄與諸舅季友愛甚昵卽獨飯飯弗甘也又春飭於言行
不侵然諾取予一介不苟然好言數又能相嘗一日謂宗
臣曰子甚貴而無身奈何有舉廢之六年而宗臣亦年三
十六以歿

徐獻忠字伯臣華亭人神識茂暢性操介介自其髫髻時
雅已蓄俊聲擅著作久之舉于鄉凡六上禮部不利君既
不獲逞於時義乃益務爲搜獵裨官盞者外家之語逸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八

七

斷戟摩削亡昏旦農圃醫卜支離覆逆音聲人伎往往精
探其所由造雖專門名家無以難之而其爲詩自建安以
下至大曆鮮有不窺薄神情妙傳獨在江左與貞微之際
而已文主爾雅不離象質賦頌碑誌取材東京然至於論
說興華利害物情時趣有味乎言之也華亭故推陸文裕
深博精於古視獻忠爲父行其揚扈風雅下上今昔耳語
膝坐忘其爲吾汝也獻忠謙選入當得縣令人或謂其少
遲之一介何足潤徐先生爲獻忠曰令易及民耳且也一
第亦何足潤某也得浙之奉化奉化發饑而城蛇虺雜居
民俗陋而好訟至不爲斤斤三尺濕束之節用平稅役

防水務有以祗席其長老稍推美田學官爲膏粥費與

揖遜彬如也所爲培植務在單赤以下其政術好近民而

遠上移牒條敘飭儒而不必緣吏以故良士大夫草莽之

臣類能誦說之他不盡爾也甫二歲入計道彭城有監

者以一籠笑授獻忠致之京獻忠作爲不悟抵京以一

笑報亡何坐殿罷會其父病執其手曰吾三世不益丁得

無於葬有所恨哉是而責也獻忠耳受教前爲諸生固

堪輿家言相地數百里獲吳興之福山望其親又愛其山

水清遠士風醇嘉既罷則斥置墓田旁構內舍爲終老計

不竟輟華亭人矣五柳雙桐饒寒技門疎櫺罕凡奇書古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八

八

文間以金石三代之器葛巾羽屨徜徉其間客至則留小
飲聽去春容寂寥隨取而足時命單舫漁童樵青於茗雪
菰蘆間不復可蹤跡也故工尚書刻麟蔣瑞刑尚書顧
祥諸大老爲耆英會迎欲得獻忠獻忠一再往後了不復
戀肆力九經作春秋格傳錄洪範或問大易心印四書本
義分節受鑰伯陽以破玄篇作泰同契亥步心測璞算神
啓作大地圖衍義山房九策三江水水利攷吳興掌故集探
始中聲旁極正變作樂府原唐詩品朱邑旣老不忘制鄉
作四明半政錄其雜著詩文又數十卷行於世
俞允文字仲蔚崑山人少從師受經生業頗好爲古文詞

多讀六季以前書年十五爲馬鞍山賦搜剔山事靡挂漏而詞雅馴絕不作時人語名譽藉藉起是時邑之耆俊若張憲吳中英咸以爲忘年友而歸有先行稍近名能經術允文以古文辭與之角頗日爲甲乙社云然允文用調古試輒少利家世寒薄又性嗜書不別治生日以產挫其倪梁至汴潯統而助之猶不給也允文獨夷然問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乃至不二食乎則又姑一食得麥飯少菜羹佐之若梁肉矣乃益刻精于學所造五言古進薄建安退亦不失陶謝而其於歌行絕句俱宏麗有景龍開元風騷賦誄頌宛然照明所逢文少工臨池久而益擅之其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八

九

小隸駿駭歐柳而上登吳興堂行筆出入褚河南稍緩之則米襄陽八分自謂得西岳碑體以方韓蔡茂如矣允文白哲美風神秀眉目賦頰飄飄時時稱病病多頭風暑月恒御氈衾稍及冬加以貂帽客至隱几而對之焚香燭茗竟日談笑無凡語所酬應赤札頃刻數函無凡筆客去亦無所報謁其最後蒞益高名益重稱神交者徧天下請以文請者不虛月以詩請者不虛日以草隸請者不虛刻徑往得竟去而里中子狎習允文先生者謂允文先生虛和寡他嗜傾嗜奇不食酒頗耐食甘間於島渚開淘一季召市甘果袖而薦之亦輒獲數行以相珍重而是時諸

使者若徐中行首造廬定交於是郡守王道行中丞亂繼之而學使者吳遵與佳胤共旌其廬曰真逸楚王以志楚聘守李某以志吳聘羔鴈踵相接而皆力辭之獨委政王叔果以三吳水利造質爲成一編書而已崑令之賢者曰王用章程達右文而高其行每過輒談笑移刻然欲伺允文色以間不得也達每嘆曰古所謂徵君真先生其人哉幸所著集若干卷

盧柟字少樸一字子木大名濬人也其先世業農獲則什一而息之故以貨殖於鄉柟少負才敏甚讀書一再過終身不忘父爲入貴太學上舍數應鄉試罷允歸柟才高好古文辭不能類而就繩墨爲博士諸生業以故試輒不利而聲稱奕奕在薦紳間著也柟爲人斯弛不問治生產時時從倡家遊大飲飲醉輒弄酒罵其坐客母敢以唇舌抗者而又豪歌詩當所得意下筆數千言立就客咸咋指適去竟用是敗濬令某者數刻深名法家言於文非能好之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八

一

陽浮慕之以張吏術耳謂柟邑諸生才得相從事幸甚福亦欲借令謬恭敬爲相得極歡令嘗從容語柟曰吾旦遇若飲柟歸與翁媼益市牛酒夜共張至旦室邑子相戒慮生有重客門之屢相蹈也而會令有他事日晏不來柟愧且望之斗酒自勞醉則已臥報令至柟故徐徐出坐久之

柎稱醉不能具實主令志去曰吾乃爲俗人子辱見其
邑長者邑人素惡柎者爲柎護曰是嘗見令君文笑而且
唾令益怒亡何柎干板其役夫得伏麥以爲盜也榜之役
夫被酒自理而聲強柎復加榜焉旬日矣役夫夜壓於墻
隙事聞令令色動曰惜是復能偕見我耶匪改夫所由
死狀當柎抵坐獄具上報可柎既已坐大辟繫獄又令仇
之故母敢爲稱冤者而會柎鄉人間嘗待柎不遜柎目攝
之去已來爲獄吏夜縛柎格蓋之數百臂踵悉潰爛且死
矣吏以他事罷得不死乃感慨折節益讀其所携書著幽
鞠放招賦以自廣其幽鞠賦曰盧柎既用事逮濤獄與幽

明詩

卷一百四十八

十一

囚伍替潰迷惑目無日月不知晦朔仰天太息曰嗟乎聖
人修身晉道立命不貳賢者推運循理以定所天顧柎微
眇難茲憲網問諸造物而已因作賦以自廣其辭曰帝顓
頊之嬋媛兮皇波汪乎姬姜暨海岱婉婉於北隅兮靈宗
嘉傑於范陽逆雲雷之靈寶兮駸駸此改南服淑浚土作
甘美兮躡康侯之芳躅皇儲悟道以迪惠兮母氏靜約
而告育曰余棄之杏霍體於霄漢兮芙蓉暉而尚粹濫茲
廟儻而進兮應龍翬翬而下恥負蚘蚘以綽綽兮領仇攬
而速端隱藉指以群號兮明駑駘而決背條恍恍以隕虛
兮覺懷妊而因基靈余降於衡許兮幼好姁而斐崑崙青

明詩

卷一百四十八

十二

雲之儒冠兮挾長劍之陸離朝唏余髮於崑崙兮暮濯足
於咸池擊招搖以爲袂兮履慧星以爲屨余長喟其歷之
未現兮勛脩余之芳菲裁薛荔以爲衣兮襲芙蓉之翠裳
集菌菌以爲藉兮採杜衡以爲褱揭旌於蘭皋兮稅駕乎
芳之塘余迅或輟以高舉兮泊銀闕而顛隕謂曾參之殺
人兮談市虎而咸恨蒼蠅習習其貝錦兮魚目收明月之
雍樂嫫母慙以姁嫁兮捐西施之頰婉而自眇雙虺仇仇
於几筵兮戈鋌森森以刺余目既貶余之庠廡兮又黜之
以欽孝低曼睪彼狂狴兮桀血斷而封囑官閭怒以踴躍
兮視將變阨而矯鵠盤膠蠅以勦軋兮棟樑燬而蜃蜃舉
繼繼於伏機以苦余兮仍反接而害臂耳嘈嘈若有聞兮
何迤邐而拂情目惘惘以或見兮竹鑑勿而復噴神軼氣
習習以洞濊兮情憧憧而往來覺塊然滯此一方兮心惓
惓而增哀臆鼠濡啞以嚙余髮兮魑魅含睇而眈眈保
器相喃以對泣兮御紗糾而呵護般速余兮紛厖駑鳥
之巢蚊曉兮焉能戡此軀也枕雕虎以蒸慙兮又誰知不
我虞也悲時晷之過邁兮曜靈忽其西藏微霜淪而下降
兮恐瑤草之不芳高馳志乎雲中兮蔡精氣而相羊王喬
衡衡而弗顧兮赤松告余又荒塘行偶偶獨曰暮兮安放
乎不死之鄉橫衝波而微舟楫兮天吳搖首而振怒歷太

山之坎珂兮魁魍魎以當路後伏蹇以在押兮
其焉去鳳凰之罹羅兮縛菱菱之華羽抱鬱鬱以傾囊
兮呼蒼天以爲直戒五嶽與衡服兮被河海使聽聲登由
遠以不聞兮玄武遠而莫測何草神之豐豐兮靈炳耀而
罔極夫余既不能蟬蛻於茲蕪穢兮眇蔡風而長蓄心
思於大荒兮魂荒荒而上度微青雲之霏霏兮飄風回而
霖霖載玉女於後乘兮飭豐蔭以先路義和僊以騁秦兮
望舒翥而傲御征輕輶之闐闐兮八鸞鏘鏘以迢步承
霓之氛寓兮靈旂繽紛螺虬乎翠羽挹朝霞以爲殮兮
沉淩之精英漱華池之聚泉兮聆鈞天於帝庭素女帝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八

七

以淋浪兮問緇瑟而伊嚶處妃欬欬以結軫兮洽咨語而
沉情余凌軒虛而佚蕩兮將孽結乎三光撰余轡而馳騁
兮問元化於勾芒採三秀兮眺瀛洲之微茫弭余節兮聊
解珮乎扶桑瞻南州以凌厲兮嘉桂樹之叢叢召風伯以
驅煥兮謁炎帝於清宮何蒼梧之鬱鬱兮重華穆以揚靈
湘密鱗而瀾浪兮二妃胡爲而弗從決白門以西望兮
尊收於金樞氣滯滯以莽曠兮薄曉暎而誰須觴王母之
仙妹兮挾瑤池之芳都指玉勝以爲約兮歌白雲以相喻
荃旣締余以好艾兮絕弱水而進輅齊玉轂之璣璣兮指
寒門而並驚軼鍾山之幽黯兮令照之以燭龍召玄武爲

飊禦兮勾辰翼乎紫宮託鷺鳥爲之先後兮問太乙之鍊
垣靈劍刻以踴約兮鳳凰承旂而飛軒雷師礮礮礮以
震盪兮烈缺閃爍而施鞭護屬員以拱兮余闔屹屹而俾
還卒攬涕反此舊都兮紫庭導從下乎巫咸曰天地無
兮物無終始變化互渝兮於流遷徘徊氣轉薄兮或浮而
沉造化沕穆兮禍福無門非性命之難言兮誰知其極焉
物糾以分蓋兮又安所止息惟大人齊物我兮以天地爲
廬舍總山川於毛髮兮騎日月以爲馬夫有虞之曆歷
今當曆數之在躬夏后肸臑而陟大寶兮季有光於黃熊
辰龍飛而夏積兮顧駕福於周庭白魚躍以膺天命兮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八

十四

氏顯而有功奚伍羊以自鬻兮由余振於西戎尚鼓刀
海濱兮仲父射鉤而桓禁仲連談兵以卻贏兮胥重蘭
存楚條相后而饒死兮贊搖筆以光輔墨不黔以衛道
孔轍旋而微伍光獨介以自湛兮夷顓領而振古夫道
無涯涘兮行焉知其所如惟恬澹與冥漠兮斯真人之
居從委命而樂流兮遊寥廓之鄉忽喪我而無是兮
初之茫茫余託蜉蝣與遊兮會日月之徜徉忽歸魄於
壤兮又何足傷勉修余之似服兮佩芳澤之幽蘭綴
之落英兮襲芷離與射干飾翡翠而綴珠被兮爛的
芊眠組綺綺而飄颻兮下結之以雙璠余婉美而自

何媒灼之可攀夫君而御今亦余心之姬嫖詩曰天地絪縕何時明我欲見之八傍徨輾轉懷憂祇自傷超軼絕世窮大荒帝極洪洞不可量緘悲歸來卜巫陽勵志肥遜舍大章獲我所思樂無疆放招文多不盡錄居頃之盛行劉迫柵父自刎死燒其廬子錢家咸貨不償柵固已墜立矣令亦更悔念魚肉廬生何酷耶陰稍寬柵奉有所替詩辭呼使從獄具草草上予酒肉食飲洗沐尋令去遽爲大官事益解而故人謝榛者携柵賦游京師貴人間齊泣曰天乎冤哉廬生也及柵在而諸君不以時白之乃罔罔從千古哀湘而弔賈乎時陸先祖有心計俄謁選得渚

附書

卷一百四十八

十五

今至則首爲更爰書上論鬼薪輪作三歲廬柵既出獄矣益貧乃爲九嶷謝陸令而謝榛方留滯鄴柵走謁之因上賦趙王趙王覽而奇其文立召見賜金百鎰於是諸王人更置邸延柵柵則稱客坐右坐握麈尾辨說揮霍數百千萬言風雨集而江波流也鳴毫颯颯儵忽而爲辭若各得以意去既酒醉故態畢發罵其坐人則人人掩耳避柵竟亦不自得罷還顧案中所餘金幾何趣付酒家婦囁嚅咎柵不顧曰天生廬柵爲女曹地耶王世貞治錢大名飛書大伍山中勒邑吏具筆札授柵所著集若干柵故亦慕稱世貞嘗爲文托謝榛致之不達至是見世貞

郡臺把臂爲布衣飲三日酒語慷慨恨相見晚也世貞其賦畧曰余跡廬柵所遭逢及狀貌殆中庸人耳既讀其古詩歌行讀而小異之至讀諸賦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三間家言忠愛睚眦怨而不怒悠然詩之風哉長卿以靡麗宏博旁引廣喻其要歸卒澤於雅子雲謂之從化來耶然自東京而下蔑如也諸儒先生號名能文章奈何取其所論著而姑韻之以爲賦若茲乎哉卽廬生所就幽鞠放招凡三十餘篇其概不得離津筏而上之然大指可諷也窮天地之紀采人物之變與天喬走飛之態經緯應列假二三能言之士如宋玉景差者蟬緩於左使

附書

卷一百四十八

十六

之門豈其先柵而室哉柵既以別世貞去南遊金陵陸光祖爲祠部郎留月餘走越歷吳毋所遇還益落魄嗜酒病三日卒所著有集
孫一元者嘗放遊吳越間莫知其所自來人問其姓名曰我孫一元問其字曰我字太初問何以稱太白山人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之巔于是稱云人始知爲秦人及問其家世不答善詩有超逸才嘗出秦四遊浮湘漢躡衡廬踏河涉泗謁闕里登岱嶽之峯憩日觀觀日出焉奇之駭叫狂走人頗異之然弗識之也於是南尤吳會吳會人見一元行事又見其詩于是爭相禮敬一元因善說玄虛又

望渥顏飄鬚望之如神仙中人于是愈禮敬而好異之士踵接于門矣一元往來越湖間多在支硎南屏山寺中鍾家則爭造寺餽美飲食鞋服以是饒裕冠珥之士慕名來訪輒供其權洽竟日酒酣暢歌意態超脫令人起塵外之思于是人士轉相譽稱為孫山人間四方矣一日病且重倉皇屬其友曰死葬我佳山幸題我墓曰明詩人孫一元之墓已而甦起而憤曰幾負我志而吳越人以是覩知山人初無羽化術徒空談放浪形骸稍稍疑避而山人則輒益說世務恒七齒不平其詩亦多為忿激悲壯之音于是用世之士頗益喜之樂與之交義投情合泛濤弄月扣舷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八

十七

和歌僂仰一笑每自許與世無雙而湖舉人施侃者雅愛其人而病其放因說之若于是買田若溪之旁又說之婿則婚侃妻妹張氏喜山人者聞之率移書相慶曰太初為全人矣是時建業劉麟龍寬成徙居湖與吳克陸崑暨山人結社遊號若溪五隱山人始講吾儒性命之學無何癩卒年三十七有太白山人集行世

宋登春字應元趙邵新河人生壯歲鬚髮即衰白因自號海翁人業以海翁稱之晚居江陵之天鵝池更號鵝池生宋氏故新河農家其先嘗累高貲登春少失父母以亡嘗省家益貧然性嗜酒家貧不能長得酒時時發憤書古人

嘗見前世結縵射書擊筑棄印諸賢豪患難奇節未曾不慷慨悲歌泣數行下也登春始慕俠能挽強馳騎開出其餘智為小詩輒自書不欲以示人又稍稍通翰事師江夏吳備鄰之父有顧而意者登春感為之說絕省父因勸登春益習此可作生業何乃曰沉而語晚甲中也登春不願以是里中品目為往生亡所如者年二十會一歲間妻子女五人俱相繼死生仰天歎曰嗚呼天乎將驅我於埃壙之外乎遂屏家於其兄而自費書遠遊遊至博陵博陵有故所善客辟之俸之雜合二年登春默然不自得竟謝客去之京師日跨一蹇驢行長安道中往來覓詩方是時臨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八

十八

淄布衣謝榛以詩遊公卿間聲籍甚登春間得其詩嘖之曰作詩何為者而令七尺軀津津訣貴人巧活耶居京師月餘亡所遇又去之渤海入兗州登嶧山觀秦皇帝遺碑還居長白山蕭寺出囊中故所貯漢魏盛唐名家詩閉關揣摩如是者三年頗窺作者之戶遂大放厥詞而於五言尤工眼髮駁白亡時人矣又去而浮淮海渡楊子江登北固山以望金陵鍾山紫氣迴雲陽匍伏延陵季子祠下涉吳會訪錢塘天竺靈隱諸寺已復走徐青歸新河數日又去出居庸沿太行山而西窮關陝澤潞諸道塞其在旁陘嘗居龍窩寺瓶粟罄矣寺僧厭苦之登春曰僧母嘗我

我試繪一小圖待至市中當得粟已而果驚粟五升伺粟不盡不更繪而市人爭欲得生之繪則日擔粟詣寺門相聒登春不能堪乃避至城外一山樓已由棧道入西川遊峨眉山迴坐巴下荆鄂將達於潯陽返於黃迂雲夢而北走大梁偶憩釣州酒肆而釣州有黨中丞者得其所題酒肆中絕句詩強致之家留數月復自宛涉襄過京山登春所跨驢蹶於唐氏之淖傾其囊中書曝之衢唐氏異登春所爲要與之飲食歡相得也遂主唐氏一歲而行唐氏爲刻其詩傳荆郢間更贈登春二童子命名曰丹砂白石登春挾二童子轉江陵登王彥樓讀其賦感昔賢流寓地有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八

十九

終焉之志始登春數年前嘗至江陵居城西開元觀故遼王奇其詩召謁便殿登春久在遼王所絕不與用事者比遼王常召登春遊別宮聲妓滿前他客或故爲調笑以悅遼王登春第端坐竟日夜卽飲至大醉目不流睨遼王益敬憚之每見登春輒爲飲客登春之不及于難以此自邀王廢登春不桀居江陵乃自攜少貲逍遙七澤間最後又還江陵過謝其故所往來人而斥其二童子姑去之乃自童髮爲頭陀不知其所之云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絕警敏九歲能文年十餘傲楊雄解嘲作釋毀二十爲邑諸生試屢雋胡宗憲總督浙

江武薦渭善古文詞者招致幕府筮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覽罷嗟視不答宗憲曰生有不足耶試爲之具稿進宗憲故豪武不甚能別識乃寫爲兩函戒使者以視所善諸學士董份等謂孰優者卽上之至都諸學士見之果賞渭作表進世宗大嘉悅其文旬月間遍誦人口宗憲以是始重渭龍禮獨甚時都御史武進唐順之以古文負重名宗憲嘗袖出渭所代謬之曰公謂予文若何順之驚曰此文殆輩善後又出他人文順之曰向固謂非公作然其人誰耶順一見之宗憲乃呼渭偕飲順之深獎嘆與結懽而去歸安茅坤時遊與軍府素重順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八

二十

之嘗大酒會文士畢集宗憲又隱渭文語曰能識是爲誰筆乎坤讀未半遽曰此非吾荆川必不能宗憲笑謂渭曰坤雅意師荆川今北面於子矣坤慙慍而赤勉卒讀謬曰惜後不逮耳共爲名輩所賞服如此渭性通脫多與羣少年昵輾市肆幕中有意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偵者得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噪罵不可致也宗憲聞反稱善時督府勞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誅責無敢仰者而渭戴敝烏巾衣白布浴衣直闖門入示無忌諱宗憲常優容之而渭亦矯節自好無所顧請然性豪恣間或籍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及宗憲被逮渭慮禍遂及發

狂引巨錐刺耳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謂爲人猜而妬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爲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渭者少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既而有慕於道往往從前長沙守季先生究王氏宗旨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情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浼袒裸似玩人或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僦數椽儲瓶粟者十年一旦客於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授筆出門人爭愚而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公愈折節等布衣交留者兩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八

三

期贈金以數百計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覓死人口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踈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知耻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其自名如此然卒以援者力獲免既出獄縱遊金陵北客於上谷居京師者數年獄事之解詹事張元忭力爲多渭心德之館其舍旁甚驩好然性褻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頸一茹耳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發棄歸既歸

時作時止日閉門與仰者數人飲噉而深惡諸富貴人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詣者何便排戶入渭連手指屏口應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怪恨之晚絕食者十餘歲人間何居曰吾噉之久偶厭不食耳無他尤不事生業客幕時有僕之洗絨一許疋者遂大製衣履下及所嬖私寮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部置及老貧甚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僅其稍裕卽百方不得遇窘時乃肯爲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費不卽餒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輒焚破焚不能再易至藉稿寢年七十二卒渭爲諸生時提學副使薛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八

三

薛開所試論異之置第一判牘尾曰句句鬼語李長吉之說也及被遇宗憲值北歲宗憲思爲渭地諸幕官人謁之曰徐渭異才也諸君校士而得渭者吾爲報之時宗憲權震天下所出口無不欲爭得以媚者而偶一令晚謁其人貢士也公心輕之志不與語及試渭牘適屬令事將竣諸人乃大索獲之則彈輒遍紙矣人以其歎渭無命而服應旂知人焉渭於行草書猶精奇佛傑嘗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其論書主於運筆大槩助諸宋氏云所著文長集屬篇櫻桃館集各若干卷註莊子內篇泰同美黃帝素問郭璞筮書各若干卷四書解首仿歸經

各數篇皆有新意渭父總以累成龍里衛始至龍里土人
諱之總以教讀自晦授童子孝經故謬其讀土人笑曰是
不足逐也已而傾貴州鄉薦第一仕至夔州府同知渭貌
修脩肥白音朗然而喚鶴常終夜呼嘯有羣鶴應焉二千
曰故但渭負才性不能謹飾節目然跡其初終蓋有處士
之氣其詩文豪宕雖未免瑕類自成一家言中被詬辱
而病發其才力所詣實諸古人當不少媿渭沒數年楚人
袁宏道見所爲詩文稱爲奇絕謂有明一人聞者駭之
題跋多自稱田水月

孫宜字仲可華容人宜五歲穎異讀書數行俱下稍長工
屬文父榮爲兵部郎所師友何仲熙崔仲晃鄭善夫薛君

來楊用修時相過從奇宜而試之下筆萬言立就而當是
時宜慕諸名士爲古文辭私已有所撰著矣年十九舉於
楚是時宜業破萬卷而氣象視第一無足芥拾家世仕宦
又少從父遊燕中所習聞國家掌故將相文武之業甚詳
抵掌而談今古毋能難者宜既久有名公卿間時霍公朝
欲疏薦宜不果宜罷談歸道間其父計日夜奔馳哭踊兩
目爲損凡四載遇醫得神方砭之復明宜年三十有八而
歎曰丈夫安得老死齷齪轅下駒哉且夫能衝命者我也
能衝命者我也因故自號洞庭漁人入人以漁人呼之則應

他呼則不應宜既有家世祿羨盡斥爲園臺館亭榭之
屬購異書名畫古器實其中而奇卉怪木環之素嗜酒乃
益釀酒客來過從者毋問貴賤輒留飲飲輒醉醉亦不問
客所嚮宜間與友人遊石門玄頂諸湖山勝地遇羽人
流能飲者卽傾携釀共之宜既自命爲漁人又不爲衣冠
時時與樵青釣童狎亡異也興至泚筆而書所爲詩奇逸
飛動龍虬鬱盤已又白歌之感激用壯節奏頌挫雲停石
裂宜所著詩文爲集前後六十九卷兩都集十卷選言十
七篇詞彙三卷宋元史論二卷明初畧二卷岳州誌三
十卷所輯有孫氏日抄六十二卷王氏易七卷天文書八
十二卷國朝事蹟百二十卷求言錄十五卷宜園雜錄五
不能盡閱其書諸方岳部使慕而請見者漁人弗見也
迫之亦見見亦無所報謝素強無疾一夕卒年五十

明書

卷一百四十八

三四



明書第一百四十九卷

史官傳雜錄 集

列傳十一

權臣傳

史官論曰叢之神不可藉人神龍失勢與丘螭同積威約之漸也古者天子以道德爲銜勒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六官在手以爲轡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後代所任者法也德昏則法墮所尊者勢分也柄授則勢忘非必季葉屏主而後然多有盛強威察席方中之運雄武可以鞭撻六宇而制于一臣聰明足以手握萬幾而昧于一指如始

明書

卷一百四十九

皇之于李斯立宗之于李林甫身死國變而不悟者何也主德既髦逸欲生于勢勳諫言不入臺竊成于壅蔽也故曰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漢以章奏付尚書唐以諫官隨宰相坊之密矣明太祖鑒胡惟庸之亂革中書省不置丞相分其職于六官兵刑錢穀各有主者絲分牙制故外無安史淮蔡之憂內無博陸上官之禍然自宸旒流拱票擬漸專外廷罕晝接掖垣多仗馬而嚴張之得政儼然古丞相矣賢不肖雖殊然專則盈盈則覆其禍國與自禍一也表而出之爲來者鑑

嚴嵩傳

嚴嵩字惟中江西之分宜人父爲藩司吏母方娠而有光起屏舍已生嵩藩使奇之齎醪備錢布以贈嵩身長疎瘦如削疎眉目大音聲二十二舉於鄉二十六進士高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數移疾告歸讀書鈴山中嵩好爲詩清雅有態然弱而不能爲沈雄之思文亦類之其治家纖嗇近小慧時人莫之重也嘗奉使至廣西道謁鄉人李遂遂故御史司其省試而得嵩者當宴鹿鳴日諸生前爲壽時嵩頽羸鵠衣遂不復盼接至是投刺見而講釣禮遂出巨測漫應之次日始脩門人禮布幣再拜而曰某非敢

明書

卷一百四十九

二

薄公也以公嚮厭之恐終棄之耳其狃隘惡睚眦如此久之進侍讀領南京翰林院事召爲國子監祭酒嵩於資薄不當祭酒輔臣費宏其鄉人私之既去位言官有及嵩者疏辯得留進爲禮部右侍郎給事中陸粲等論糾輔臣桂萼所私復及嵩嵩奏辯復得留尋遷左侍郎轉吏部左侍郎久之進南京禮部尚書改南京吏部尚書其在南京論五載不召以萬壽賀表至京時議重修宋史方開局經理嵩謀於輔臣時以少保夏言在禮部日奉行諸祀典而尚書顧鼎臣教習庶吉士皆不暇兼職言亦從吏之遂請留嵩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專司董理逾歲間言入內

閣鼎臣當次長禮部而嵩後私於言議得之自是始謬
共謹以迎合上意而是時御史桑喬以災異列嵩等罪
辯之強給事中胡汝霖復糾之有詔大臣被劾宜省已
得強辯於是嵩懼益為共謹而其子世蕃由廢叙授都
府幕已悉行諸曹居間有所助納矣時世宗入諛臣言欲
祀獻皇帝以明堂以配上帝嵩不敢違已又欲獻皇帝稱
宗而人太廟嵩與羣臣廷議皆難之上不悅著明堂或問
以見志嵩皇恐盡變前說所以條置禮儀長備遂尊獻皇
帝曰睿宗附武廟上禮成而賜嵩白金百兩祿幣四有副
欽四十員上皇上帝尊號冊寶尋加上高皇帝尊號聖
明書

大學士要言有所不悅於嵩語見言傳御史樂經疏稱
城王諸孫輔國將軍表冊謀襲爵永壽王庶子惟燾與
長孫懷煥爭國封嵩俱納其重賄為之請勘乞斥嵩以
貪墨言乃擬旨下堂勘而他多石經語嵩急歸誠于上
上憫之弗罪也時進警告迫上以嵩非所職而咨詢之既
對平平耳上必為之激賞欲以風世言者嵩既已傾憂
而斥之愈益寵幸所供照祀青何額獨對嵩若此乃以聖
謨恩進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仍掌禮部事免其奏
事永吉時嵩年已六十三而神采益發如壯時於是吏科
都給事中沈良才等首論嵩汙侵不當干大位不聽而南
明書

比以異禮勞卿卿以赤誠匡朕可也前已賜嵩銀記曰忠勤敏達至是復賜其家藏璽書之樣曰瓊翰流輝奉主之閣曰延恩堂曰忠弼嵩以吏部尚書許讚等許其請托事不勝益橫先是考察御史謝瑜不及當調嵩特擬旨用貪酷例黜之而御史葉經監山東試嵩乃摘其錄語以爲狂悖不道俾禮部參論逮至京杖死關下藩臬預試事者皆爲邊邑尉中外愈側目嵩矣時尚書許讚以一品六年滿加兼太子太傅未幾上特加嵩官視讀時輔臣翟鑾特以資序在嵩上上待之不能如嵩每有所咨問及肅予時時首嵩而不及鑾其厭變久特以其舊臣不忍去之而鑾不

同如祖宗朝蹇夏三楊故事嵩益欲示厚希忠等且見言妬也報聞時上方好言長生而都御史盛端明右叅議顧可學家居久各自詭有不死術嵩爲進可學所治餌而薦盛端明上悉召用之巡按福建御史何維栢條時事而中論劾嵩甚切上怒逮治之維栢在道久嵩不測上意乃詰寬維栢獄上爲霽威杖而奪其職時諸曹皆受嵩及世蕃請屬如外府獨吏部尚書熊浹持不肯行莫能難也會浹以罪去則無所不靡俄而太廟工告成加兼太子太師賜金幣遲時上微覺嵩橫而許讚老罷張璠死乃思用夏言時禮部尚書費宗故善言而不能得嵩意探得之因疏留郎中周琬高簡而謂大理評事孫學思假嵩名求出使而臣執不與學思嵩私人也多機警好以蜚菲中臣臣以孤危而失此二臣助愈難自立矣因乞休其言頗散漫不根上以其托指攻訐切責之然不浹日而召言之命下嵩以是恨費宗言既至盡復原官遂復據嵩上上爲加嵩少師以慰安之言既以卿嵩則頗斥逐其黨與嵩雖唯而已不敢救時世蕃已用恩澤累遷至太常寺少卿掌尚寶司事橫行中外嵩乃上疏遣世蕃歸省墓以避言上猶使之驛還往嵩以萬壽加特進又以考九年滿加華蓋殿大學士璽書褒諭仍賜宴禮部言尋用後河套失上指爲嵩及

崔元陸炳構伏法嵩遂獨相上益安之而費家亦自以援
齋詞得上幸嵩度無可報乃坐其子以不當使事請之而
宋亦自恨病死於是南京吏部尚書張治國子祭酒李本
以疎遠擢共事不敢與可否久之懇於嵩始得入直治不
任煩竟鬱鬱以卒時宣大督臣翁萬達大將周尙文拒却
敵而嵩復錄一子中書舍人賜金幣上以罪人王聯許而
信之捕故都御史胡纘宗及株連新舊朝士數十皆欲寔
之重典嵩與方士陶仲文頗爲救解得釋上以嵩對制平
獄可嘉令兼支學士俸而仲文遂封伯然意殊不樂嵩乃
與仲文疏辭俱報許而仍以萬壽節封仲文伯爵加嵩上

明書

卷一百四十九

七

枉國嵩乃力辭謂人臣無上引郭子儀不敢當尙書令爲
比且欲以示謙而見憂言停上悅進世蕃爲太常寺卿仍
行尙寶司事亡何敵大入犯掠三輔旋薄京師右中允趙
貞吉叩嵩直所問計嵩以撰齋詞辭不見而義子右通政
趙文華自其室脅肩出貞吉見而詈斥之俄而禮部尙書
徐階以敵慢書請和會廷臣議貞吉勵聲言敵在城下何
可和但請皇上御奉天門赦沈東旌周尙文士氣當百倍
而貞吉又自具疏請遣羣臣有才識辯博者詣行營宣諭
諸將得一賊首予百金敢戰者損卒亦賞還過者全軍亦
罰上雖壯之而內不悅也嵩因請卽命貞吉往往而驟至

仇鸞軍卒不得要領還嵩乃激上怒杖貞吉而請之荒微
以自快兵部尙書丁汝夔雖以調度失宜然爲人紫囊延
撫都御史楊守謙守土臣也倍道勤王上怒其不能破賊
殺之嵩皆不救而巡撫王汝孝總兵羅希韓遠稍緩世蕃
盡羅其賄與嵩計伺上喜而解之卒以免仇鸞故以嵩去
言而脫其罪深德嵩約結爲父子後起爲大同帥帥其衆
入援無功而爲大言聳上聽嵩從史之遂總京營兵進太
保仍督諸路兵馬入二萬金謝嵩嵩受之敵退始上疏請
發粟賑中□者并掩偽幣及它選將練兵碌碌紙上語而
已於是中外怨嵩父子剝骨而刑部郎中徐學詩歷指其

明書

卷一百四十九

八

誤國無狀凡數十事且謂其威權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
以先發制人財勢足以廣交自固乘機構隙足以示威劫
衆文詞辨給足以飾非強辯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
避利害而彌縫闕失私交密惠令色脂言足以結納權路
而緘杜人口故諸凡論嵩者卽不能顯禍于正言直指之
頃亦必托事假人陰中之於遷除考察之際臣不能悉記
卽如先任給事中王曄陳璘御史謝瑜董漢臣等于時幸
衆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域不
可測識寧是瘡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何者誠畏其陰中
之也上乃捕學詩下詔獄斥爲民而溫旨慰留嵩嵩不自

安請遣世蕃歸田里不許令給假隨任侍親而已學詩疏
雖不見用然天下傳誦以爲名言仇鸞始雖由嵩入既挾
敵得上重而驕嵩猶欲以兒子育之不應遂復嵩出其上
嵩志數以密疏言之沮止萬狀皆不聽而諸部臣言官有
抗觸嵩者立碎鸞之捕敵者細以爲大功要重爵賞而嵩
子世蕃亦緣而進工部右侍郎予一子錦衣衛千戶鸞以
是益恨嵩而侮之其所誣謾嵩上亦爲心動至宜召亦稱
矣時陸炳掌錦衣提騎與鸞爭寵妬嵩乃厚收炳以爲腹
心使謂何鸞鸞亦爲之備然其所從卒不能如提騎復後
鸞自是墮炳穿中然炳陽爲推重鸞以爲中山定興之流
亞鸞不疑也既敵勢日迫而鸞病甚上聞收其大將軍印
鸞暴死炳乃謀於高林鸞之義子過之口而道執之盡得
其交通狀誅其妻子嵩以是益親信父子食亦益甚南京
廣東道御史王宗茂發獲其貪贖數十事事皆有實上復
爲之錮宗茂二秩補外以安嵩而給事中袁洪愈劾去其
所善客翰林檢討梁紹儒亦弗敢救也前是兵部員外郎
楊繼盛以嘗論與市馬非策忤仇鸞下獄論邊邑倖鸞
既敗繼盛得罪遷後官嵩欲以名收之繼盛不應後抗疏
極論其十大罪五姦中外傳誦以爲破的中窾可以必勝
而上獨怒之摘其中有召問二王語以詐傳親王令旨律

生殺而後杖之百復以手札謝留嵩嵩乞休上報以羣邪
黨比謂逆賊勾敵其本在卿蓋指摘贊直玄脩不阻朕耳
朕非內色外禽者崇事上立又與宋徵梁武不同人臣遂
譽貴直卿以此乞休墮邪孽計宜安心供職奉順天休時
嵩有義孫鶴未十六而冒兩廣功級得錦衣千戶繼盛及
之下兵部尚書聶豹皆曲爲掩庇而郎中周冕獨發之亦
坐奪職當是時雲貴清軍御史趙錦亦有疏論嵩謂嵩窺
伺逢迎之巧似於忠勤諛諛側媚之態似於恭順能引植
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臣之動靜先發而制之故不敗
又善以厚賂結陛下左右之人凡深宮起居竟向無不先
得故多稱旨或候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
機所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於
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於內閣幸而洞察於聖心
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廷傳於後世則陛下代嵩任
其咎錦工於中嵩惡而它語无則至上亦使提騎捕之兩
月而至怒少解斥爲民仁何嵩之義子趙文華重文華者
故無賴小人也數經吏部察嵩強而用之至通政使乃自
以百花酒進上嵩亦跪而嘗數之矣會吏部尚書萬鎰者
嵩同年相善坐言事廢田間賴嵩以起至爲吏部數與嵩
崖異不甚用其言至是復推文華督撫鄖陽以遠嵩而給

事中朱伯辰上疏劾文華邪媚奔競寵賂日章不宜玷臺
憲有旨再推文華迫則謀於世蕃乃教之使劾銓前爲右
都御史中以侍郎起用而併二品通考以臣欲糺之故出
臣於外不已而噤伯辰論臣欲以鉅衆口爲內主激上
怒悉奪銓伯辰官俱爲民而文華愈橫矣嵩以滿十五年
考賜金幣御饌肥斧上尊錄一子中書舍人仍賜勅褒論
再以京師外城完嵩與有閱視勞遷世蕃爲工部左侍郎
仍侍親而不奪俸尋以萬壽節推恩令世蕃出理部事嵩
辭許之再以却敵推恩錄一子尚寶司丞嵩辭上諭以盡
誠贊立實爲忠首往往與陶仲文並論嵩不恥也江南連

明書

卷一百四十九

十一

歲倭大作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爲總督討之久未平而趙
文華乃疏陳用兵七事首以祀海神爲言人皆笑其誕而
上獨然之爲切責兵部覆議上上以問嵩嵩言江南奏報
多失實宜遣大臣往祭海卽令察視賊情求可以區處長
策具實奏聞所使卽文華亦可上乃命文華文華行而大
斂威福所挾持將吏全寶無美時總督張經自持其位高
而望隆不肯折節文華諸發兵守便宜又不與計會有流
言聞于上上怒文華伺得其指露章劾之上發緹騎逮經
而經則已大破賊俘斬千計捷聞上怒亦不釋經迫則行
五千金賄世蕃世蕃與嵩謀欲爲上解不解則始爲溫言

款經至死方悟因言嵩父子於市而李默者骨鯁士也少
有文數更顯宦至浙江左布政使嘗候嵩嵩謂其貌類我
援之入爲國子祭酒累薦於上得躡拜吏部尚書乃稍稍
自持見不能讎其意嵩更譖於上噤給事中梁夢龍劾之
得罪去而陸炳由武科爲默門生乘上之恩默使所厚中
貴人稱之遂得復官尋以撰齋詞入直幸矣念不自嵩起
動與抗世蕃威無所不加獨不能得之吏部而會文華歸
復命上以御饌勞之問倭事何時可息肩文華對殘寇行
且滅不足憂上爲之悅而文華行珍寶值萬金於嵩夫婦
及世蕃至入內室叩首嵩夫人夫人勞苦文華謂尚不能

明書

卷一百四十九

十二

爲郎君易腰帶我相公責也而兵部尚書楊博以憂去文
華幾得之默所推絕不及其見默欲有陳默屬色待之快
快而退乃刺得默試士策問以爲誹謗上爲漢武唐憲又
所推東南督臣不用胡宗憲而用王誥蓋欲敗東南事爲
鄉人張經報讎上大怒下默詔獄論死尋屬輔臣李本行
部事品第羣臣九卿而下及言官悉以次去嵩所惡而薦
其容吳鵬代默而亟稱文華於上遂進工部尚書躡加太
子太保罷王誥不用用胡宗憲中外大權一歸于嵩矣文
華又以都督陸炳嘗薦默後刺得其陰事將劾之炳思重
賄世蕃挾以謁文華始解既而知其謀出自世蕃遂併恨

世蕃而徐階以次輔日重為羣望所屬炳乃委腰階以自固嵩父子亦稍稍覺之倭後大張詔遣兵部侍郎沈良才討之嵩知上意以文華昔對殘寇且平為不實懼而使文華自以督師請上悅許之與宗憲合而誘降寇首徐濟等因掩擊平之文華加少保宗憲為右都御史而嵩等皆賜金幣嵩又以十八年滿官一子中書舍人賜宴及璽書褒諭自文華等之有功推遷及罷職尚寶卿史際通政呂希周等而世蕃所納賄後以巨萬計文華乃上疏歸功嵩以為嵩實授之成美而嵩亦薦文華有學行宜供撰齋詞其後文華以驕蹇忤旨遂嵩不之救上亦不以咎嵩而宗憲

明書

卷一百四十九

三

自是益傾江南庫藏為世蕃餽所需古法書名畫種種宗憲皆為索之富人世家豪飲巧獵靡所不極而它撫臣監司相習成風不以為諱其所欲鼎彝尊壘之數或發塚剽攻它寶玩多起大獄而後得之世蕃猶汲汲無已尋以萬壽節加嵩兼食尚書俸仍免廷謝自是凡有旌錫皆免謝至一切祭祀救護日月無嵩跡矣前是敵入犯邊錦衣衛經歷沈鍊抗疏論嵩父子奸惡詔以鍊誣誣大臣自為名廷榜之適貶嶺外之保安鍊悻悻不得志乃招四方遊士以講學名多及時政得失或馳馬至居庸關下戟手誓嵩父子或為草人象而射之事稍稍聞嵩惡之使世蕃授指

宜大總督楊順國鍾順故嵩客時邊事多損敗方藉嵩父子屏蔽即嚮應而與巡按御史路楷謀世蕃後以入內五品陞楷乃因妖人間浩等通敵事發捕鍾順各其中而張大之兵部尚書許論不敢執遂斬鍾并戎其一子瘐死者後二人還賞順楷以下如初約天下聞而痛之於是給事中吳時來極論楊順靡費過餉縱敵出入而以重賄納路楷相率為蒙蔽致右衛危困尚書許論昏酣不能有裨廟謨上以問嵩嵩曲為順楷掩覆且謂言官風聞論人不可盡信上不聽捕順楷下錦衣獄而奪尚書論職時來遂謂嵩可勝也亟上疏極論嵩世蕃罪惡而刑部主事張翀董

明書

卷一百四十九

四

傳策亦言之前是輔臣徐楷為禮部時敵入犯數有所建白觸嵩忌諱以是百方阻其進不得而階濂廉又時時為人語時政輒歎息流涕稍稍聞於嵩至是以時來翀皆階所取士而傳策又其鄉人乃密奏三人同日而構臣必有所使之者且時來已奉命使琉球疑其悔行欲藉口自脫自封進時來翀試錄上乃下之詔獄令追究主使之人以聞而時時自語曰階固賢雖然嵩老矣何不小需歲月而恐若是階危且甚而時來等下獄考掠窮五毒竟不言主使者第曰高廟神靈教臣耳而亦會都督炳心向階故坐翀傳策相主使時來避遠役獄上各發戍烟瘴衛所而慰留

嵩嵩以是益恨階弁及炳其後願階就逮至詔獄嵩復爲之寬解願僅生及南楷請外當是時上坐深宮中欲以威福遠攝連率大臣時時有所逮訊若阮鶚吳嘉會章漢等多從重典雖甚親禮嵩不盡信之間一取劍斷或故示異同欲以殺離其勢而嵩與世希能得其寢欲有救解則必順上意極言之而微婉曲解釋以中上所不忍其欲有排陷必先稱其蠱索皆與彼親者而以冷語中之或觸上所恥與諱上更爲之怒以是卒不能脫其籠絡而威福益盛時吏部兵部與文選職方郎號爲文武庫吏而尚書吳鵬歐陽必進許論郎萬宋方祥爲尤著必進者嵩內親也

明書

卷一百四十九

三

以賄通嵩得出入臥內會大殷災議興工而必進自謂司調工部上老之以問嵩嵩盛稱其精力才識遂以工舉舉遂至少保而倦于事嵩復爲之改都察院上勿悅也於辭疏言曰必進已之任矣何更辭嵩謂必進毋再辭但居任兩月而吏部尚書缺嵩後勒廷推必進衆莫應嵩怒罵之不得已而以必進名上上投之地嵩密疏曰必進內親也臣老矣非必進無可以慰臣者乃以必進爲吏部尚書僅三月而假他事去之世蕃猶張於人謂用必進上無若我何衆必進我亦無若上何前是上以嵩直舍隘別置小殿料營室于側多時花木其隙以焚之復發中金百爲

製什麗朝夕割御膳法酒使中貴人調而賜嵩嵩老尚健養始聽腰輿出入禁苑矣已而嘉其年滿八十特賜肩輿且令支伯爵伴嵩後以京師居第之中堂請額上名之曰忠正又名其南昌居第之中堂曰耆德樓曰寶翰嵩故有高第在宜春分宜并京師南昌而賜皆宏富壯麗分釐金寶以實之猶不足而縱子世蕃之輩取益甚初呈太子薨裕王以守當立禮部數請明而上意嫌代已屢報寢蒿會上獨所信住進崇時時亦爲請而與問仲文比而阿上意上亦自知之時帝景二王並居外邸禮服無異外論洵洵謂莫知適從而故左中允郭希顏失職家居欲以危鉤

明書

卷一百四十九

三

奇乃具疏謂自攻嵩者有問二王之說而得罪恐不相生幸各召而面諭之使二王毋發嵩嵩母自疑且請出景王於外以安裕王疏既上嵩雖恨希顏而巨測上旨請下禮部詳上乃露怒希顏意嵩始得發舒上命御史即其家傳希顏傳首海內世蕃念以多樹敵恐嵩一旦老死不易吏而謂上意搖或可因而更樹乃多行金左右謀立景王時幾異日代嵩執政而上一日忽喻禮部令景王之國世蕃猶令嵩與禮部尚書吳山言上意未必爾或欲因以謀幽情山不可乃具儀上景王奉之國而世蕃之謀解俄以贈蕃三品滿九載加服俸視尚書再以萬壽節加嵩歲祿二

明書

卷一百四十九

七

百石而世蕃亦兼支尚寶司卿俸尋焉夫人歐陽氏卒時世蕃方戀權不欲歸而尚無次子可以扶柩者尚請於上謂年已老老不可無世蕃侍詔應留共養如故尚故以驚歎得上意亦善自卑屈至士大夫入謁人人慰勞務得其懽心間標故所憶記以示聰明晚節知天下之怨之問於舊部而收錄知名士若故綽修唐順之中允趙貞吉皆以論落爲憾不自覺入其彀至顯庸固而有嗣者然其陰賊發於心而動於機械不自覺也世蕃尤陰悍悍猾稱謂天下才唯已與陸炳楊博而三然與炳晚節相妬炳暴死世蕃稱快頗亦能得國家典故曉暢時務尚既老上時有所問而不能答謀之其客皆不稱旨屬世蕃草報美滿以是心益伏世蕃而心愛之諸曹白事者輒問曾以贊兒子否至云東樓謂何東樓者世蕃別號也世蕃以是益驕驕九卿臺諫至淡日不得見或停使至暮而遣之或有謁於而世蕃不許者率弗許也尚在直或累月不出世蕃日有所狎客縱倡樂豪飲益拓若弟連三四坊堰水以爲方塘踰數十畝傍植奇樹異卉乘輿張綺蓋遊行其中若輔臣附與李本其父執也成國公朱希忠元勛也產之酒不遺例不已性尤強記於中外官職僥倖險易无不聞熟其賈賄多寡毫髮不能匿上亦稍稍聞之而世蕃以衰服不

明書

卷一百四十九

七

人之嵩直所尚所報札漸不如上旨而齋詞亦稍倦時上所居萬壽宮火而大朝殿工方急尚以煩費難之欲請上還大內則不敢乃請暫徙南城之離宮南城英宗故舊本上皇時所居也上適以問階階爲規畫營萬壽宮甚詳且費省而力易上大悅宮既成而所以衰擢階至厚尚僅祿米百石不能敵矣自是上有顧問不及尚卽及尚不遇齋詞事而已尚故與階鄰懼而置酒要階入內使子孫家入羅拜之舉尚獨曰尚且久死矣此曹唯公哺乳階謝不敢當而是時方士藍道行以訛得幸上上故有所問皆封使中官至凡所焚之不能答則答中官穢不能格與仙中

小心忠慎壽君愛國人所嫉惡其致仕去仍馳驛歲給祿米百石嵩猶爲世蕃求解上謂念若忠勤已加優處又何以兇兒瀆救嵩乃不敢復言獄上世蕃及其子鵠皆坐戌廛瘴衛所家奴及隸人永年等坐絞當世蕃之用事吏部郎賄貳重御史次之給事中又次之所以先御史者其運按得盡收贖餒衛卿寺缺而給事中獨不能至吏部郎之始以三千金而後遂至萬二千若項治元者竟就逮瘐死詔獄其家亦破天下笑之世蕃迫則行十餘萬金於諸幸姬家猶能脅詞藍道行陰事下刑部獄侍郎蔡鏜鄧懋卿誘使誣伏前僞狀而引徐階道行不聽論死而後得釋應

明書
卷一百四十九
二十九

龍以敢諫進通政司叅議上猶憐之且追思嵩贊立勸諫欲退居西內專祈長生以示輔臣階等極言不可上乃勸階等必贊立如嵩乃可而謂嵩已退其子已伏罪敢有再言者同應龍俱斬中外洵洵震嵩且復用而久之階益見信乃已於是嵩之黨鏜懋卿萬宋何遷張雨唐汝楨王材及其壻袁應樞先後以白簡華職而胡宗憲自浙直總督被逮尋釋之宗憲既得志首以書書嵩父子金玉珍玩相繼半入其橐江南公私爲之一空奢淫縱恣靡復風紀而其藏徐海執直功亦有足當者上以其屢進白鹿白龜不忍罪也伊庶人之爲王也以殘暴婁見亂臺使者迫則

行十萬餘金於嵩得小授至是使其校卒十餘輩造嵩家脅債金嵩置酒款之而好謂曰所言金十萬則無之僅得半耳而又半費請以二萬金償因盡以上所賜金有印識者予之既去而聞於郡曰有江盜劫吾家二萬金去矣逮掩之可獲也郡發卒追得金悉捕校卒下獄論死而世蕃之自戍所私歸藍廣拓第舍又用金多爲盜窺乃召募伎勇材力之士令數百人日夜擊刁斗自衛郡邑頗疑其勝而嵩故所養舍家子出外爲非者推官郭鍊臣受民間言牒滿百紙輒封以與嵩嵩怒而却之它臺使監司小有適言嵩輒呼具舟我且入京面奏以時惴惴而會前賀萬壽表得報且當見憐因懇疏請移世蕃便地供養上不許

明書
卷一百四十九
三十

曰嚴嵩有一子侍已恩待矣諫臣乃疏以聞巡江御史林潤遂露章劾世蕃與敎人羅文龍表裏相約多招納亡命有叛心文龍故世蕃客爲通賄與同戍者也詔卽委潤捕世蕃文龍既至京潤盡發其罪狀下三法司比擬俱依子罵父律斬上不憚令更擬乃擬謀叛律而猶未及嵩上令卽棄之市而謂嵩畏子欺君大負恩眷并其諸孫見任文武職俱奪爲編氓拘役籍其家黃金可三萬餘兩白金二萬餘兩它寶玉重麗服玩所直又數百萬而知者尚恨其以授故散匿不少臺臣乃益論成萬宋鄧懋卿迫其受寄

金錢垂二十年不盡案由選部郎至大理卿懇卿至刑部
右侍郎皆世蕃股心案貪而懇卿尤恣橫共以都御史出
嚴離所經行兩議齊晉河洛吳楚幾天下半皆扶世蕃父
子叱咤風生守令而下膝行滿伏上食惟謹至以文錦被
厨牀白金爲溺桶妻妾隨行者錦幃綠輿以民婦十二昇
之卽趙文華胡宗憲不能過之也嵩死時寄食墓舍不能
具棺卹亦無營者時年八十有六子世蕃

世蕃性巧便深險能辦事世宗信任之以脩官任工部侍郎放恣議政賣官鬻爵門口如市又善藥禍以故內外大小文武官員及各王府往往以重遺一時勲臣如戚公

明書

卷一百四十九

三

忠寵倖如都督陸炳及衍聖公皆結爲姻親以自植各將鎮撫官及各省藩臬守令凡選轉必賂世蕃始得不
必不遷官且中以禍主事楊繼盛以論嵩殺之御史王崇
茂爲民主事張璠並傳策謫戊皆因嵩得罪世蕃益得
慈谿人趙文華新喻人張春結爲乾子拜世蕃爲兄弟
汝捐先爲世蕃門客後得中及弟唐順之已罷官家居有
父老緣趙文華通世蕃奪情起爲兵部郎中尋陞鳳陽
御史討伐不克發憤死一時豪士皆顛倒世蕃之手先是
羅文龍重賂結世蕃得爲中書遂奔走門下乘勢橫恣
官所謫戍廣西潯州衛嘉靖壬戌夏御史鄒應龍劾世蕃

誤國罪狀世宗怒收世蕃下獄謫戍廣東萬致仕甲子
十一月御史林潤巡視上江時賊警報訪爲羅文龍主
潤因論奏文龍係世蕃之黨今不赴戍逃回原籍稔惡不
悛勾聚江洋劫盜且所居去縣五十餘里據山爲險大
勢頗擅着蟒衣妓女環列又潛往世蕃家劫爲怨望今世
蕃之暴橫無異在朝或肆爲誹謗或縱爲淫樂或奪人財
產家僕至數百人日聚門候至數千群機謀詭秘人心動
搖履霜堅冰誠社稷之憂也乞正典刑庶弭禍端上覽奏
曰噫逆犯乃爾命林潤逮之時文龍逃潛在梧州潤于彼
處緝獲明年乙丑春三月逮羅文龍至京斬之仍籍其家

明書

卷一百四十九

三

則二十萬沒入官已而嚴嵩上疏辯子世蕃在戍未數
聞不報是月逮世蕃至京亦斬之林潤復奏謂世蕃任彭
孔爲主謀羅文龍爲羽翼男嚴鴻等家人嚴珍一等爲爪
牙窮狠極恣無所不至占省城倉基而又并吞宗室之府
第占袁州官地而又侵奪貧民之居房改祝聖寺以爲宗
祠鑿穿城池以象西海袁州居第列爲五府南府居其子
鶴北府居鴻東府居其孫紹慶西府居慶祥而嵩則與世
蕃同居相府邸房迴繞店舍聯兼招集亡命聚飲貨寶且
揚揚號于衆曰朝廷有我富乎粉黛列侍衣龍鳳而列
珠床象牙而帳金絲初歇夜舞荒淫無度又揚揚號于衆

曰朝廷有我樂乎其家人嚴珍一窩盜行劫嚴恩一等
奉易江等之妻嚴富等強占陳室等之產嚴保等強奪李
元三之屋基又曰宸濠逆謀之初不過結納賊首誘致諸
人受獻田土而已今世著之不法探之于宸濠無異又曰
近日伊王典樸妄懷異念然陰結于內者實世蕃也世蕃
受典樸賄金十餘萬而主其謀故典樸逞其狂悖之志是
世蕃之陰結典樸何異于錢寧藏賢輩之交通宸濠乎
位極人臣寵絕百僚忍心欺君縱子不戢奏至上震怒謂
侍臣曰嚴嵩畏子欺君大負恩眷并伊孫見在文武職宜
皆爲民仍命御史成守節籍其家財淨金一萬三千七十
兩六錢零純金嵌珠玉珍玩壺盃盤盞共三千八百
有奇重一萬三千二百兩有奇純金嵌珠玉苗疇寶石首
飾六千五百五十事有奇白金二百二萬七千有奇銀合
山屏人物等共重一萬三千六百兩零玉如漢始建國元
年注水卮晉永和鎮宅世寶杯及玉人玉馬玉爐玉斗玉
壺等共八百五十七件又白玉碧玉黑玉與夫嵌金流金
花素玉帶共二百二條金箱并花素犀角香等帶共一百
二十四條金州絲純金花素金箱珠玉帶條環閣妝頭飾
三十三條金箱壺王壽鹿犀象瑪瑙法藍玉盤盞盆等共
二千六百八十件雙龍卵五箇金箱雙龍卵壺二把金小

酒甕二座大珠九百六十顆大寶石七顆又次珠寶六
六十六兩零珊瑚樹六十株大學士牙牌二面珊瑚琥珀
瑪瑙象牙瑪瑙人物壺玉盃盤等奇玩三千五百五十六
件副古湖水四鐫蓄薇露四錫盆曾空青四枝熊膽四
廣祿三百八十五兩珠砂六百五十斤檀沉降等香五千
五十八斤沉香山四座大紅織金蟒龍斗牛飛魚等段綢
綾羅紗絨段機絨綿香揭鎮服并蟒葛西洋雲絲綿紵等
四萬一千六百一十九疋成服大紅織金蟒龍等段綢綾
羅等男女服及貂裘共一萬八千三百餘件金銀鈸牙檀
烏木沉金等扇二萬七千六百把古銅龍耳等鼎大小
豆酒海蟻蟬餅相金獅象龜鶴犀兔寶鴨等爐香頭玉
等餅溜金花餅獸爐水火爐衣鏡共九千四百二十四件
倭金并大理石各色屏峯圍屏共一百八座金徽玉軫等
古今名琴五十四張御製及晉唐宋元墨跡三百五十八
冊軸宜宗御筆及清寧上河海天落等古今名畫冊樂
三千二百一軸卷冊雕嵌大理石瑪瑙螺鈿彩素金漆
床共六百五十七張各色帷帳香珠卓圍燬耳之類共二
萬二千四百二十七件雕漆方圓等盤大面青缸雲南刀
劍及茶鍾酒杯各色家伙等件共九萬四千九百二十六
件把殿大小兵器并倭刀共五百餘件第宅田地山塘及

各庄房牛馬等共估價二十九萬五千八百六十兩有奇此在江西原籍者然耳他在京及揚州第宅田財物籍不下數十萬皆沒入官又籍蒿之塋哀應樞受寄金銀諸物五萬餘兩萬家受寄金銀八萬二千餘兩又親黨趙藩受寄金銀二萬九百餘兩及漳澤熊襄張仁受與瑞昌王多燬等又借貸債約銀一十九萬兩有奇

史官曰宰相之賢度爲上才爲下書云以公滅私公則親人才爲朝廷有私則必欲爲己有其度佚矣殺嵩奸巧陰譎挾沾沾之小技以順爲悅內固主寵而外籠天下之利殺諫臣逐異已望風投拜者後榮顯剛直自好者嬰挫辱

明書

卷一百四十九

主

義法貞恩目無祖憲雖無孽子寧母敗也及至世蕃

所條對率不稱上旨其才又可知矣世蕃積惡取罪而後以謀叛雖非正律允當厥辜也所籍沒貲產紀實瑣瑣史體以見元載之鍾乳三千未爲侈耳

明書第一百五十卷

列傳十一 權臣傳二

史官傳雜錄 集

張居正傳

張居正字時大湖廣之江陵人也少穎敏絕人爲諸生夢小而足時尚書顧璘撫楚行部試其文奇之已行招與語復大奇之曰此兒國器也遺以金錢爲膏油費舉於鄉謝璘解所繫犀帶以贈曰爲君異時聞服飾然當且王不足久洞也又六年登進士高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是時爲嘉靖之丁未戊申間諸進士多談詩爲古文以西京開元

明書

卷一百五十

相砥礪而居正獨毅然不屑也與人多墨墨潛求國象

故典政務之要切者張之時時稱老易以爲能得其用大老如徐階輩皆罷重之相推許得授編修居正爲人頤長眉目媚秀鬚幾至腹沉深有城府莫能測也時嚴嵩爲首輔忌徐階爲階者皆避匿而居正行意自如嘗同會試而其門生自喜客於嵩能得嵩意居正衆斥之曰李樹不代桃僵耶亟去毋辱吾門衆稍莊憚之而有天幸母嵩耳日者嵩頗亦稱居正久之遷右春坊右中允領國子司業事居正待諸生嚴無所寬假而獨與祭酒高拱善相期以相業尋還理坊事以選侍裕王講讀王頗賢之邸中

閣亦無不賢居正者而李芳數從問書義頗及天下事書
進右諭德兼侍讀預重修永樂大典後預修典都志始
裕邸講進翰林院侍讀學士領院事時階代殿前首輔
以志事委居正而其所具藁草輒爲輔臣袁燁所削及
卒階乃復從居正草進於上上意不憚遷賞然中外目
爲居正必爲大用矣世宗崩階草遺詔頗引以共謀尋遷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月餘與裕邸故講臣陳以勤
俱入閣而居正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尋充世宗
實錄總裁穆宗開經筵爲同知經筵事至秋進禮部尚書
兼武英殿大學士亡何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去學士之正
明書 卷一百五十 二

春芳政拱至益與居正善當是時天子頗好遊而重武居
正上疏言六事其一曰簡議論謂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
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山莽跡或前後背馳或毀
譽矛盾是非淆乎唇吻用舍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鮮維
紀大抵事無全利亦無全害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衡
害之多寡酌長短之輕重斷而行之信而任之二曰振紀
綱謂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爲姑息百事
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爲調停以委曲遷就爲善處刑法
之加惟在微賤賤人之議反重朝廷賈誼所謂跖跬者欲
上損乾綱張紀律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
明書 卷一百五十 三

官各久任毋遽遷轉五日固邦本謂近以獨賦至半國用不足邊費重大內帑空乏分道檢括庫藏盡掃以致水旱災傷坐視而不能振用兵餉百出而不能支欲上停免一切不惡工程無微辦精擇守令講求出納共分道之使一切取聞六曰飭武備則欲上修祖宗大閱故事張皇六師躬賜校肄旌別技勇汰易老弱疏上褒諭下部院議行於是各推演疏指事別爲演多至十餘條以媚若正而所謂大閱者上意果爲動令所司擇日行矣大閱費不貲時方詘而給事中駱問禮頗言其非若正亦覺之乃復上疏請停止上不允若正以善筆札諸公有密勿疏草多委之

明書 卷一百五十

如教給事石星御史詹仰庇停取戶部合三十萬請鑄太子出閣講書其草皆自居正而同列李春芳陳以勳趙吉慶士儋之見逐雖發之自高拱而其機皆出居正故所獨厚者司禮閣李芳一日言官有忤旨而當懲者春芳屬而言曰當何處居正遽曰不過示責而貸之耳春芳具如居正語而俄頃居正以片紙使小吏投芳曰此人狂妄即上貸之恐有繼言者須譴謫而后可芳請於上改停三月俸而春芳後得之心恨居正而不敢發尋李芳以強諫失上意杖錮之獄而居正小屈後諸公去且盡獨居正與高拱在兩人相得益密會北發請入貢通互市亦惟居正贊

之初以滿三載加柱國進太子太傅再以六年滿加少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兼支大學士俸遼東戰功加太子太師和市成加少師餘如故向者階居正故受業知已也其去由張齊之爲拱而修枝然居正實言之李芳謂久倦官以是亟報許既許而心愧之階既去然約束其子事居正謹而拱啣階甚必欲殺之嘆言路追論階不已而使其所贊誣歸其諸子罪下撫按置獄事益惡階求救於居正若正從容爲拱言階一旦巨測公負舊僚名拱稍心動而若正頗復爲撫按居間業稍緩而拱之客乃盡於拱謂居正納階子三萬金賄不足信也拱無子而居正

明書

卷一百五十

五

多子一日戲謂居正曰造物者胡不均而公獨多子也居正曰多子多費甚爲衣食憂拱忽正色曰有徐氏三萬金何憂衣食也居正色變指天而誓詞甚苦拱徐曰外人言之我何知以故兩自疑而拱之客謂聞可乘也日稍稍以居正過聞拱而都給事中宋之韓遂具疏且論居正草履而居正知之走見拱乘氣言曰公不念香火盟忍逐我耶拱錯愕出不意曰誰敢論公者居正曰公之門人宋之韓已具草矣拱曰果有此亟呼止之居正曰公發之安能止之拱曰請出之外以明我心晨入部出爲衆駭因是疑居正益甚拱又前後薦其所善閹陳洪孟冲柄司禮而抑遏

保時尚寶卿劉奮庸疏捕時政數事語侵拱給事中曹大
楚則極論拱諸大罪若正爲擬旨謫大楚於外奮庸亦坐
謫或云若正實使之或云獨大楚受之馮保莫能明也上
日甫視朝忽馳而下且蹈於陛間第云國有長君社稷之
福語且不了若正與拱越而掖之起還宮卽不豫者月餘
群臣詣闕問安而上方臥蹶然與肩輿至內閣居正與拱
驚出俯伏上掖之起而掖拱臂仰天氣逆結久始云祖宗
法壞且盡奈何亦發不了了而持拱袂步且至乾清宮門
始復謂第還閣別有諭明日寂然而居正察知上色若貴
榮而骨立神朽慮有巨測爲處分十餘條札而封之使小

明書

卷一百五十

六

吏持以投馮保卽有報拱者悉使吏跡之則已入矣拱亦
不知爲何語第悲甚至閣而詰居正曰昨密封之謂何天
下事不以屬我曹而屬之內豎何也居正面發赤不能答
強笑而已徐曰日與飲食通公安能一切瞰我拱淺謂實
然不復置臆而上崩拱與居正惓然具遺詔草拱復自具
草以聞凡數事皆欲收司禮權歸內閣馮保聞之悲神宗
立方諒陰拱有請必報可以爲能得上心而嫉所善言宜
四五人列疏論保疏必下拱卽擬旨逐之而使其所厚驥
樞報若正行且建不世功與公共居正陽笑曰去此闖若
爾鼠耳卽功胡不世也陰使人馳報保得預爲備乃逐拱

語見拱傳居正既代拱首卽請還楊漣吏部項之上御平
臺召居正諭曰父皇昔在御日嘗一再聆德音謂先生忠
而高拱邪先生幸自愛悉心見輔因賜居正金幣及繡蟒
斗牛服居正頓首泣謝謂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祖宗舊
制不必紛紛更改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
乞聖明留意上曰善亡何復賜居正白玉帶自是賜賚繁
渥無虛日時上初冲虛已委居正居正既得當國慨然以
天下爲已任中外想望丰采既已大計廷臣於拱所厚多
所排斥而他不附已者亦稱是復具詔草請於上召羣臣
廷飭之謂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箴列缺鑽覓實隙巧謀

明書

卷一百五十

七

顯取鼓煽朋黨公事排擠詆老成廉退爲無用誇說佞倖
捷爲有才愛惡橫生恩讐交錯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爲
人臣酬報之資是用去其太甚薄其懲戒餘皆曲賜矜原
與之更始書不云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
平平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諸臣亦宜痛癢宿垢共襄
至道自今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私以罔上
毋持祿以養交母依阿諛譖以隨時母尊奢溺訛以亂政
在輔弼者毋昵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銓衡者毋作好惡
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宜分敬念以濟艱難有言責者
宜竭謫直以資聽納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

小臣當極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若或沉溺故常堅守
途轍以朝廷爲必可背以法紀爲必可干則宗祖憲典
嚴朕不敢教詔下百司惕然是時上當尊崇兩宮故事天
子非嫡生而尊皇后稱皇太后若生母亦稱皇太后則
徽號於皇后以別之馮保欲媚生母李貴妃乃風居正以
茲尊居正不敢違於是下議尊皇后曰仁聖皇太后皇貴
妃曰慈聖皇太后而兩宮不復別矣慈聖徙居乾清撫視
上主持國秉柄而倚馮保爲重又與保俱德居正中外大
柄悉以委之而居正亦自淬勵其所受徇然漸專擅矣經
筵開爲知經筵事修世廟實錄爲總裁尋加左柱國進兼
明書

居正於歲賦往往迂緩逾春而後發卽水橫溢非決則涸
乃採潛臣議督餉卒以孟冬月兌運及歲初而畢發少罹
水患其始農頗不便之久而習以爲常太倉粟至支十年
歲與敵五市饒馬則減太僕種而多令民以其價納民既
樂於不擾價以時上太僕金亦積至四百餘萬又爲考成
法以責吏治前是六部都察院有覆奏而行撫按勘者度
事之不易行或有所按覈或兩訐當質成者其人各以私
輒明稽緩之至數十年而不決遂廢寢居正下所司以大
小緩急爲限行之誤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稍
肅而居正則多行其意之所便者尋以六載滿加特進中
極殿大學士賜白金綵段寶鈔羊酒加等居正有子曰臺
修與弟居謙俱試於湖廣得中式懋修僅能成文主司
庇之乃登賢書至會試不第居正悲甚斷斷修怨其主者
人無不識其意是時吏部尚書楊博病免當代廷議以左
都御史烏守禮工部尚書朱衡南京工部尚書張瀚推衡
自謂官官保當前叙而又素善事居正願以驕於公卿
居正聞而厭之然亦惡守禮不能徹微如意故特拔用
瀚瀚資望壯壯薄自是忽見拔舉朝大駭益相率趨事居
正無敢忤者始輔臣高儀不久卒居正以呂調陽弱薦代
之調陽與居正行同而年差長然秩尚卑居正引之數加

恩至保傅調陽雖不敢有所持諍然內不甚附之居正正
事傲然取獨斷不復諮訪嘗病假一日而遽入取調陽所
擬旨皆更定曰如此何以示遠近部院大臣緣居正指益
易調陽甚或故抑絀其鄉人及親厚者以見公調陽惟仰
屋嘆詫而已上以師臣待居正凡所下御札皆不名稱先
生或稱元輔有二白燕育於翰林院門連雙帶者三居正
以爲端進之上不自有歸德於居正而居正父母皆老壽
無恙上嘗出蟒繡金髻裝重綵以手書慰諭賜焉居正故
寡無孀弟乃大買地於江陵城使錦衣百戶麗興假千厥
顯陵之便而爲督治舍宇甫建馮保言於上名其堂曰純
明書

卷一百五十

十

給事中余懋學疏請行寬大之政居正以爲風已奪其職
爲庶人御史傅應禎繼言之尤切然不敢有所侵於居正
也居正以經進進講訴於上謂此輩欲市國恩收召朋黨
以便奸縱私乃下詔獄杖戍之遼海給事中徐貞明等坐
就獄視其案牘亦逮謫外御史劉臺居正所取士也由刑
部郎改居正擬以爲德而臺居頗近數刺得其陰事俄出
按遼東遼東提御史不當報而臺謬報居正以故事裁斥
臺臺益惡居正且分不得免遂極論其黷橫十餘事居正
怒甚見上俯伏而泣不肯起上爲下御座以手掖之曰先
生起吾爲逮臺竟其獄以慰先生臺至下詔獄上命內
杖之百而遠戍之時物議頗繁劉居正不自安乃陽具疏
爲解得不杖奪職還里客有賀居正者公責宰相度哉居
正蹙額曰不過宋宰相事耳古人殆不然茲以輕處爲未
嫌也亡何吏部左侍郎張四維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
士入內閣者曰同某人等辦事至是直曰隨着元輔居正
等辦事不欲襲之條佐也於是四維恟恟若爲吏矣張四
維字子維山西平陽之蒲州人少於居正一歲舉進士改
翰林庶吉士授編修以久次爲右春坊右中允經筵日講
進右諭德兼侍讀四維北人豪率讀書能文章頗有幹用

卷一百五十

十一

明書

卷一百五十

三

才果進吏部左侍郎掌書事府其父監鹽長蘆累資數十百萬四維既饒於財歲時候居正不絕而慈聖太后之父武清伯倖故籍山西得四維重賂爲之白太后聲譽頗起時呂調陽樸而老病數求去不能當居正意而四維頗懼其有視修實錄踰於昔雖出不盡由居正非其所惡也既入內閣事推居正雅亦相和實錄成調陽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而四維加太子太保居正加左柱國支尚書詹顧再疏辭上謂實錄國家最大典且一句一字孰非出生筆者而何獨辭居正復疏言一句一字果出臣筆第此臣子常分何足言通年以來人臣苟効微勞輒萌非分之想小有不酬則深獨賢之怨臣實耻之故不敢苟就蓋以少屬此輩上始允其辭溫諭百餘言頒示史館諸拜恩者皆不樂而是時少詹事王錫爵遷詹事亦上疏辭不許居正以錫爵官不及辭而辭者當有激也意卿之錫爵侃侃自若尋禮部舉會試而次子嗣修與呂調陽之子皆中式居正等以嫌請避不允於是假其柄於四維而詹事申時行使所知以懋修卷上之四維已次名二甲第一矣既過郵上啓姓名拔懋修一甲第一名而召居正謂曰無以報先生功貴先生之子孫以少報耳居正叩首謝出語於人冀塞言者口而劉臺言漸駭敵愾久不爲中國害獨小

明書

卷一百五十

三

王子之部十餘萬衆東北直遼左以不獲通互市數入寇然其人少弱非久即退而總兵李成梁勇悍善戰數拒却之泰寧福餘女直諸屬國勢好侵盜爲不利成梁伺入輒刦其後營敵殺老弱焚掠輒重又以春中率精騎掩之斬首□□畧歲以千計居正張皇上提天子教褒美加恩輔臣居正多辭不受僅受賞而成梁始居正至封寧遠伯位三公而兩廣之破山賊督撫殷正茂凌雲翼所斬敵尤多至數萬其爵賞亞遼左天子謂居正運籌功多居正益重戚繼光者亦東南良將也既移鎮薊門多挾南兵而北人嫉之繼光懼而是時兵部尚書譚綸與繼光以財通綸善用女術頗干居正居正試之而驗則益厚綸以示寵繼光乃時時攜千金姬進之居正且他所募盡多得居正意以是事與之商確諸督撫大臣繼繼光所擇欲爲不利繼光者即爲之徙去而成梁與二廣之賂亦接踵至居正所居正性整潔好鮮麗日必易一衣永純霞綺尚方所不逮時掌錦衣朱希孝所蓄名書畫甚富且死褒其精絕者以議別居正既露之於是日有進以博一解顏然尚不能當嚴氏之十二而他珍奇瑰異稍浮之矣居正天資刻薄好申韓法以智術取下而士大夫之儉黠者爭欲投其意張漸以久任之說進然僅能行之藩臬守令而不能行之給事

御史吏部屬譚給事中楊言以蘇驛遞之說進則兩都大臣諸方面之任咸做民舟車就旅店食與商賈無別而其屬以公使行則馳驛呵殿道路不勝其陵替而遠宦者雖貴不任行矣省冗官卽郎署多長僚而待補者累累無罪而祿秩矣清庠序則大邑之挾經就試者千餘人而獲隸學官者僅百之一貧書生改業而賈矣皆觀以爲名美而奉行之人卒不能堅久以故見害而不見利承平日久奸盜蠅起至深入城市剽府庫以去有司秘之莫敢發居正特嚴其禁匿弗舉者雖循吏亦必黜得盜卽報斬決以是有司莫敢飾情以故有盜賊多倉卒不審報斬以明書

卷一百五十

迎居正意例盜邊海錢米盈數皆斬首示衆然往往取更緊不能完至瘐死居正獨亟斬之而追捕其家屬千百株連怨端輒起居正知之不恤也又以糧運阻喜進者議通海運然不能得故時舟子長年且謂山島多窄寧能觸舟於是膠州人某謂有膠河故道自海入青穿而出可以避之其意欲通故河以利其鄉邑而大僚之下佐久滯滌不獲登八座和而請從事焉居正大喜命以侍郎兼憲職登青登萊三郡夫數萬人鑿之然河中道高下不能達稍深則岸立頗遠道而其下多石費十餘萬金卒不可復而東省人未見利不勝調發相與逐而噪之乃中寢然居正竟

不罪此兩人而用之其自用類如此世宗朝士大夫之言祥瑞者居正顰額而醜之其秉政乃獨好佈祥瑞以上下兩點媚言及災異則怒而見辭色於是一切爲蒙蔽滿九載不上考請罷溫旨慰諭如例賜白金麟繡御膳肥豕上尊外復加賜白金二百兩坐蟒衣一襲綵幣八有副坐蟒者禁服也居正凡三被錫吏部具故事上進左柱國太傅予一子尚寶司丞璽書襲美給四代誥命賜宴吏部上將行大婚禮欽髮用幘欲加恩居正疏辭仍賜白金綵幣調陽等賜各有差慈聖皇太后去乾清宮將返慈寧宮勅諭居正謂吾不視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累聖德先生親受先帝付託有師保之責與諸臣異其爲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用終先帝憑几之誼社稷蒼生永有賴焉因資坐蟒衣白金綵幣居正倭之外尤動朝野尋賜保之資與託孤約畧埒是而亡何其父文明卒同列以聞上遣大閣慰問居正視粥藥止哭絡繹道路三宮賻贈白金甚夥鈔幣白絮麻布至堆積寓所上雖加恩居正而心知其驕橫未嘗有意留之居正出錯愕無專見而其黨戶部侍郎李幼孜等倡謬辭謂上冲年不能親萬幾不可一日無相公何忍舍而遠去遂以奪情之說進而居正惑矣故事首輔去位之三日則次輔遷坐左翰林諸僚吏衣緋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一

以謁至是諸僚吏皆衣緋入調陽推不識物情雖不遷坐左而不先期止其僚入揖有報居正者謂翰林皆衣緋入閣矣居正志謂我尚存而不復少顧忌仰一旦出春明門何望更入乃陽上疏請乞守制而露意馮保使固留之時有識者皆以爲非然而不敢言之朝時王錫爵張位趙志舉吳中行趙用賢習孔教沈懋學輩皆以爲不可懋學移書李幼孜責使諫止且責給事御史不言幼孜唯唯而已乃泄之居正居正怒其時上遣吏部尚書張翰慰留居正宣言畢瀚在吏部其事居正無不茅舉且以汙濫數爲言官所譴藉居正以安不敢以居正苛情爲是而左都御史

明書

卷一百五十

七

陳璿倡六部請留居正禮部馬自強頗持之而未上而居正志則請於上謂瀚皆老勅令致仕矣御史詹士楚等遂上章請留居正吏科陳三謨故居正客也而迫於同事者遂聞居正怒因蒲伏謁居正涕泣求解俄而疏亦上用賢不能平約中行具疏勒居正歸除服而後用之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繼之且傍刺譏居正他事皆留中不報馮保益欲取居正指而居正怒不知所爲將擬加重辟於是王錫爵要中時行謁居正而請解時行不可錫爵乃獨身往質居正於壘所辭甚峻居正勃然且拜且言曰上強留我而諸曹子力逐我我何以處使有尺亦在我且自

刎矣遂跪作劾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辭不可已而居正麾之出則進士鄒元標者復上章極言居正以元宰首數大倫何以師表天下且其人非能以仁義輔人主不過智力把持耳用之何所利前是上已下旨廷杖艾穆思孝八十譴遠戍用賢中行六十爲編氓而元標補疏草入左掖門視諸臣宛轉血肉心不爲懾疏上而中外壯之亦杖戍如穆思孝皆類絕而蘇時彗星從東南方起長亘天無所不歸人情洶洶諸言者皆得罪以爲居正實應之街議巷謫至作謗書懸之兩長安通衢謂居正通內結黨且反居正不得已題草詔戒勵羣臣諭所以留居正而罪言者

明書

卷一百五十

七

意再及之必誅無赦馮保爲請於上宣之朝言者稍息乃使居正了編修嗣修與司禮大瑞魏朝馳傳往代司審禮主事曹諱治祭工主事徐應聘爲治葬居正請不造朝而以青衣素服角帶入閣理政及侍經筵講讀日給酒饌二席月給米粢十石油燭茶鹽薪炭稱是始居正自燭飯雖不能無任情而英敏善斷閣閣揮霍其客面諛之謂唐所未覩至相率爲伊周居正雅自負不世出爲劉臺等所譏志意漸恍惚而至是始知天下之不見與思以威權劫之益無所顧忌居正爲羅倫小監子何所知其書當授廟中以昔年閣臣李賢奪情修撰羅倫非之上書數千言

其言雖不行而嗣後人稍自知愛非兵革無有言奪者矣
居正之聞喪鴻紳先生傳錄倫疏紙幾貴居正知之以故
追恨倫尋上舉大婚禮故事諸授冊遣聘皆勳臣主之而
首輔爲副使居正自有服不當與慈聖亦從之而使閣
居正恐難於易吉居正盡其事乃曰爲天下邦國之大事
孰有重者且居正受上恩厚即使之赴湯火不辭而矧茲
易吉於是居正遂被紫橫王以從事凡十餘日夜給事中
李諫疏謂使居正不服吉不可以將禮將禮而服吉恐非
上所以處居正與居正所以自處夫吉禮非金華比也閣
部大臣皆可使不止一居正也上苟惜居正空更之居正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一

七

報其志遂以其辭直始切責付吏部處分乃出深按窮金
事王錫爵意益憤憤請以省覲告人謂相君不有父而君
故首父以形若短且君何以責相君深乎錫爵曰吾自知
父不知有相君且相君之自爲情而自奪之夫上奪之可
也今乃微太后中貴人以要上卽如所請不入朝不衣錦
可也而今且衣錦而從吉卽從吉吾意其額之有泚而
揚揚自誇謂人何幸躬逢其盛於是竟請告以歸故事
大婚禮成閣臣第有賞而無選拜居正知馮保諸中貴欲
得之思以爲恩市而身力辭之以釣奇乃擬調陽進廷孫
殿大學士兼支尚書俸張四維加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

仍各錄一子中書舍人而馮保等皆加秩陸叙上果謂是
正諫而有禮賜璽書褒諭累百餘言命吏部候服除授
以請已報遼東捷賜居正白金綵幣先是上所賜札稱元
輔或稱先生而不名稱先生者獨孝宗朝而論則有之不
以施筆札至是始兼稱元輔張少師先生且待以師禮而
居正有奏謝亦自負以爲帝者師且引贊拜不名之禮人
謂居正傲於上而卑於馮保卽陳寔所不論也居正見人
情已定乃始乞歸葬疏再上始允使尚寶司少卿鄭欽第
護歸以一月爲期葬畢卽北上道仍命撫按先期馳報
書敦諭範白金爲印曰帝資忠良以賜之如先朝楊士奇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一

七

張孚敬例得密封言事仍戒內閣臣調陽等有大事
專決仍馳驛之江陵聽張先生處分人謂古稱伴食同事
則有之未有伴食於三千里之外者以調陽四維當拂衣
而調陽獨快快不樂然未能果也始居正念以閣臣里居
者高拱在末嘗一日忘而殷士儵多左右與援或能乘
以出謂徐階老易待擬薦之自代遣人布腹心於階階
子且信之而居正復自念階出而居正被召還任名位固
相等而階前輩受業師不敢據其上乃請廣內閣員詔卽
令居正推乃疏推禮部尚書馬自強吏部右侍郎申時行
自強文淵閣大學士時行東閣大學士自強仇直數與居

明書

卷一百五十

三

正左自分不敢望之人以居正是舉稍不易云時行以文
字受知居正又蘊藉不輟崖異居正安之且念權寵盛冬
樹敵欲拔一二後進爲之繼而得時行既入閣與四維贊
自昵於居正談笑無間居正常行上及兩宮賜道里費
千金既辭朝復請見於平臺上撫諭之曰朕不能捨先生
恐重傷先生懷是以忍而允所請雖然國家事重朕將何
所依居正乃勸上以大婚之後宜樽節愛養留心萬機因
伏地哭上亦爲之墮淚爲居正奏辭慈寧宮皇太后復以
銀八寶六十兩賜之所以慰諭有加出國門遣司禮太監
張宏供帳郊外以餞百官皆班送於是所經中有司飭厨
傳治道路然意居正奔喪參用凶禮則飭白羅傘轎轎事
輿臺胥吏之徒皆具素服以俟而居正以邊將所饋遺
罷羅列禁衛千兵百騎前後部鼓吹光彩耀日於是復皇
恐相率易縉衫一新費復不訾前是居正父初死趣撫
御史陳瑞馳至江陵乘輿以謁入門易白服解紼朝服
麻冕於袖而戴之加絰伏哭盡哀畢則請見居正母母不
出跪於庭良久出復伏哭前謁致慰乃坐其傍有小閣侍
居正所私留以役者也母昵而謂陳君幸一眄朕之瑞瑞
立揖問曰陳瑞安能爲公公重如公公乃能重陳瑞耳公
公者中貴之尊稱誠獲見而呼者也母爲之啓顏至是陳

明書

卷一百五十

三

瑞已遷刑侍郎復與郎陽都御史徐學詩及司道守令食
堇所以聘遺不可勝計光彩傾遠邇時有御史于業者
久矣與居正故善會華自說工堪輿言密語居正吾相地
多母踰此者是且有天子氣居正懼掩耳走既畢堇而諸
兵備闔帥約諸居正問擇用大帥初居正欣然許之改服
上所賜蟒以御禮成大出其金帛勞賜知等時遼東續奏
大捷上復歸時居正使使馳諭諭定爵賞居正爲條列以
聞而大學士呂調陽內懸臥乞休居正疏以母老不能侍
奏署請俟秋於是內閣部及兩京官俱上章請取居正至
還朝上遣錦衣指揮翟汝敬等馳往迎爲日以俟汝敬
陛辭錫之白金綵幣而令大閣侍其母以秋日取江路上
汝敬至居正就道先具疏聞而撫按諸臣各馳報前是所
經由藩臬而下皆望塵跪迎諸御史在差者越界趨迎身
爲前驅約束吏卒千隊飭厨傳居正所坐步輿則真定守
錢普所創以供奉者前爲重軒後爲寢室以便偃息傍置
兩廡廡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爲揮箴炷香凡用率三千
二昇之始所過州邑鄣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居正猶以
爲無下箸處而錢普無錫人獨能爲吳饌居正其之日
行路至此僅得一飽餐此語聞於是吳中之善爲庖者
募始盡皆得善價以歸道經襄陽襄王出候折柬要居正

宴故事人臣雖貴極公侯諸王執臣禮若正不欲執臣禮辭不入王強而後可於是直入至便殿具賓王而出王者之有北面自袁王始過南陽唐王亦如之諸撫臣爭執以異禮待若正而獨保定之孟重爲甚難同事者亦羞稱之若正入則達孟重兵部侍郎協理戎政若正既過良鄉抵郊外詔遣司禮大閹宴勞於真武寺日詢先生以午入卽召見平臺以未入則質明見兩宮亦各遣大瑞宣諭賜八寶金釘川扇御膳餅果醪醴百俸復班迎以次日質明入朝上延之平臺慰勞懇篤且訊以途路所見歲計物情與北敵衰敗之狀良久予假十日而後入閣仍賜金幣欽使

遠不遺又務綜覈名實搜剔隱姦推抑浮競以是大不便於小人而傾危躁進之士從而鼓煽其間相與德憑禍藏冒險釣奇以觀幸於後日爲攫取富貴之計故向者劉臺爲專權之論今日用汲汲造阿附之言夫專權阿附者人主之所深疑也日浸月潤鏤金錯骨小則使臣昌大嫌而不自安大則使臣中奇禍而不自保明主左右既無親信重臣孤立於上然後呼朋引類藉勢秉權恣其所欲爲紛更變亂不至於傾覆國家不已此孔子所以惡利口大舜所以疾讒言也臣是顧命大臣義以死報國雖赴湯火皆所不避况於毀譽得喪之間皇上不用臣則已必欲用臣則必不能枉已以徇人必不能違道以干衆臺省紀綱參振肅朝廷法令必欲奉行姦宄之人必不姑息以撓三尺之公險造之徒必不敢引進以壞國家之事如有捏造彈言欲以榮惑上聽紊亂朝政者必舉祖宗之法而明正其罪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於皇上之職分也優詔褒獎居正累百餘言戒飭言者居正本意欲速用汲汲之死而四維等爲乞哀輕之乃厲色而待一語不接握筆縱橫了無顧盼咸陳手受成而已及秋而魏朝奉其母所經由滯步皆設席牽張絲幔徐州兵備副使林紹至身雜提船卒中爲之導護遠邇奔趨將抵京上遣司禮大閹郊迎與錢

相結騎隊鳴鼓角列旌幟橫穿御道而過觀者皆驚汗上復賜金紫絲珍珠青紅寶石首飾雜色繡蟒帛羅統絳無算兩宮之賜稱是凡所待居正母子幾用家人禮居正乃妝綺繡奇器寶玩以進上及皇太后李所費鉅萬萬而儀衣緹帥如劉守有史繼書皆受役如奴客爲之收歛羅織作矣不遺餘力凡不附居正者皆以緝訪計逐之先是居正與馮保逐高拱拱內根刺骨而畏其權與文深不敢出一語居正始歸葬道新郭拱已病若辨故爲鳥狀與諸居正乃哭謝謂往者幾死馮瑞手雖慎公活而瑞意尚未已奈何居正笑曰有我在無憂也拱因是獲令終時殷士儻

明書

卷一百五十

五

歸歷城其家親戚爲閣中掾與故裕邸閹善謀乘居正歸而用士儻居正知後切責操飾而不能答數日死馮保有私代筆札人徐爵者居正爲擢用至錦衣指揮同知掌南鎮撫司又使其蒼頭游七與結爲兄弟居正有所使游七入以告徐徐爵以達馮保有所謀亦如之凡上之獎慰居正詔旨皆出爵手游七亦冒功得官勲親文武大臣至翰林給事御史多與還往通姻好游七具衣冠報謁據上坐爲款賓飲譟呼無間居正固與馮保通關然意忌間張四維之私結保恫喝止之四維以是恨居正儻答入貢久而以兵西逼回糞使使之爲思藏迎所謂國師鎮南堅首

創制以居鎮南堅投書上居正乞賞而侑以大士像璫金剛諸佛無算結居正上疏辭却之上褒稱居正輔理勲猷宜播遐邇戎烈成賓朕得以垂拱受成深用嘉悅勅受之而別爲答賜時上病疹瘥御朝群臣皆延賀而居正以持服不與上先爲之御平臺以見慰諭有加賜金帛御膳殺蒸上尊居正還間乃鳴鐘鼓見羣臣先是嘉靖末李春芳在禮部惠宗室日滿衍中外數萬人皆仰給縣官國土之入不足以供歲額相計議爲宗藩條例於封襲婚姻子女名數祿賜之屬皆爲之限至是居正條摘苛細請下禮部入會典而禮部尚書潘晟於居正爲前輩謹恭謹共在

明書

卷一百五十

五

留都率九卿疏請亟迎居正入朝居正憐而用之而晟爲藩王道地居正聞之怒嘆言者論去之而擢用刑部侍郎徐學謨初守荊州居正爲編修使歸治妻壘學謨禮厚之甚以是心德之居正既貴用事學謨兩遇劾歸皆居正力持起之自是凡四起皆不離居正鄉土未久輒遷自成弘後百餘年來禮尚書必翰林擢惟席靖初以席書言大禮獨由他曹進言路政之至數十疏不止學謨自刑部擢亡敢出一語者人謂居正威在世宗上矣居正所善者即侍郎李幼孜嘗爲郡守見辱於儒生附居正居正爲左右之不十載至八座居正復與通姻聚遷至工部尚書幼孜

無他長每見居正輒語移日多布腹心及廣樹朋黨援引
所私而時一進逆耳語以示忠赤如所為奪情擅權事未
嘗不開端引之出則傾身以交伉直聲者謂吾力言之如
相公不聽何股正茂為戶部尚書進大珠璣寶璫以獻
居正而得用居正專以屬奉進慈寧為坐褥上見之知其
自居正心志之切致與正茂爭寵而妬數獻言路論之歸
而王篆入吏部其見知愛甚於切致數為居正言切致時
時在外揚相公之懷諫而已力彌縫之翼為他日地居正
微伺得悉之乃投札切致曰吾德美寡助之至親戚教之
奈何切致懼遂乞歸而以曾省吾代之省吾居正所取士
也為人貪而巧媚小有才其撫四川借軍興乾沒萬計入
佐兵部以右都御史掌南院至是代切致吏部尚書王
光山西人與四維同鄉有連恐居正疑之而篆從傍為耳
目於是六曹咸傾心事居正雖對妻子牀第無不稱居正
為聖賢其始士大夫之諛以伊周漸為常談不能得居正
色喜則進為五臣又有以稷契皋陶不為重則直進之
禹而居正恬然不以為駭怪中允高啓愚上試事遂以
亦以命禹命題天下紛紛日啓愚勸進矣時上漸備六宮
太倉所儲金錢多所宜進居正乃使戶部進御覽數目而
陳之為歲每入數減而出數溢恐其不可繼而請上置之

座隅時賜省覽量入為出罷節浮費疏入留中時言官請
停蘇松織造不聽居正為委曲以請得損其半後請停武
英殿工及裁省外戚還官恩數上多曲從之一日上御文
華殿居正侍講讀畢而以給事中上災傷疏問之因言
鳳陽及江南諸郡屢無歲而徐宿之間民至屑榆皮而食
不忍賑之則相聚為盜賑之切不可緩上曰惟先生處居
正復奏上至仁愛民如子凡請蠲請賑無不賜允而在外
諸司往往營私背公剝民罔上非惟不體皇上子惠困窮
之德意且不知臣等所以贊皇上之愚忠殊可恨也今給
事中傅作舟疏云報災則曰不敢報請賑則曰不敢請有
何不敢報與請而推調支吾歸怨君上即積穀一事屢
申飭竟成虛文彼處有自理賦贖未嘗佐公家之急將
往臣等不勝憤懣竊以為此輩若遇聖祖不知當處以何
法上怒曰審爾何不重處之居正罪領命乃又曰邇來正
賦不虧府庫克實皆以考成法行微解不奏今江南困窮
甚矣河南災畿輔亢旱將來餉賑恐不容已惟皇上加意
樽節於宮中一切用度及服御可省者省之賞賚可裁者
裁之至於布施一事尤當禁止與其惠緇黃之流以求福
利孰若寬恤百姓全活億兆之命有功德尤大上曰然於
是有蠲貸而督責奉行者之責肅如矣江南貴豪如華亭

金壇上海各特勢若奸滑巧避匿而不肯完賦者與海虞
蠅之民錯莫知所辦析居正深恨之以是選擇大吏檢
擇者嚴行督責賦以時起而民不勝楚朴則相率而歸
居正國家日益以富問閭日益以窮然功與罪實相當
會居正斬服將除而上宣召吏部問期日於是手教元
張少師先生忠孝兩全今制服已滿朕心嘉慰特賜王
大紅坐蟒蟒各一襲金盃金爵用示眷念俾朝見後仍
卻平臺召對以後朝參經筵俱吉服如舊既對慰諭久之
使大閱引見兩宮仁聖皇太后賜白金文幣慈聖皇太后
慰獎尤至賜御膳九品金絲壺臺盞金箸白金彩帛章
明書 卷一百五十 天
甜食酒醢使司禮太監張宏侍宴甫就職而吏部以大
教諭請特詔元輔社稷重臣受先帝顧託翊載朕躬以及
大婚彌成治理勲績茂著復加太傅增歲祿百石進錦衣
千戶張問修爲指揮僉事於南鎮撫理事居正復辭太僕
而受其餘尋吏部復舉居正守制歲月爲之請十二年滿
加恩復再辭詔復加慰諭凡百餘言爲卿之所處恩義兩
盡足以垂範萬世特允所請以全忠孝大節至於卿之勲
勞簡在朕心常有酬答時復當會試大學士申時行許國
爲主司而居正二子懋修敬修與四維之子甲徵皆中式
矣居正扈上謁諸陵歸卽其疏乞休中云拜手稽首歸

則隱然復子明辟凡再上而天子慰留懇切最後手書稱
慈聖口諭張先生親受先帝付託豈忍言去俟輔爾歲至
三十而後商處先生母復與此念居正乃出而懋修卽狀
元及第矣敬修中進士高等甲徵次之皆得禮部主事皆
邑邑不樂人爲之語首甲幸有三人云胡靳此二子而懋
修嗣修俱列史官每出則衆相指而詛或作俚諺書而黏
之宮墻門下客至引以相告指得外補王篆與曾省吾益
橫南北給事御史則傅作舟王蔚秦舜翰李選朱璉錢岱
顧爾行爲之牙爪而作舟璉尤恣肆與鄒無耻而南京兵
部主事趙世卿抗章言時政皆陰議居正之操切居正怒
明書 卷一百五十 三
欲誅之吏部尚書王國光爲畫策曰誅之是成其名也且
或以動上聽某謀爲公任其怨不旬日出爲楚府左長史
蓋杜其遷轉地也又半載當大察屬南京吏部都察院去
之時尚書何寬與郎中李已比而併議司業張位位先以
居正聞悉有所刺譏其望實甚著以王篆屬不敢抗李已
素有直聲聲人爲之恨且惜居正聞位譏亦不悅曰何至
乃爾而是時上章抗居正者穆茂孝鄒元標皆已遠戍督
撫大臣故折挫之使不堪冀以聞於居正取一快而王篆
且夕待居正知其不釋意於劉臺臺之歸頗不理於鄉人
口於是乘間使其鄉御史賀一桂嗾怨家疏其盜邊銀不

法數事於是江西巡撫王宗載下有司悉爲證實而遂東撫按於景昌傳會之坐遠戍而繫追其贓金又繫其父子竭產以償不得則別以富人犯法者寬其罪使爲之償而後遣戍至嶺外無何飲於其戍主所歸而暴死蓋戍主有所受毒焉人咸知之爲作傳語傳京師時趙用賢吳中行亦家居王萊與省吾承居正旨風陳垺使用故嘗請奪情御史曾士楚按吳使伺用賢中行短而甘心焉士楚之吳初爲御史新脅於長不得已具疏而中悔之既至嘆曰吾嚮者猶榮竊也而今乃使我鷹犬卽且吾已愧之人復安敢愧之天因移疾歸而居正竟亦無他有狂生吳士期者

明書

卷一百五十

三

寧國人也與沈懋學善懋學時移燕里居而士期常欲走京師上書有所規於居正而懋學切止之其語頗流聞而吳中輕薄子僞爲故都御史海瑞論劾居正罪惡亦傳至寧國而有梓之者操江都御史胡禎屬同知龍宗武使覓其人不得則執士期以塞而禎知其爲懋學友也使宗武捕而引懋學且報居正欲自以爲功而居正意不欲彰使焚其書王萊則貽書宗武必令引懋學而宗武不可而士期乃餓死於獄遂寤其事王萊思所以媚居正與尚書王國光謀曰彼前後上疏戾斥者皆王夫也而意未嘗一日忘復用欲杜之則莫若中之考察之例於是因大覲疏請

錄諸戍斥者姓名於察吏後而榜之示不收居正悅報上初卽位馮保朝夕視起居雖護提抱差有力焉小所并格卽以聞慈聖而慈聖素誨上嚴切責之且曰內庭可耳使張先生聞之奈何於是上嚴重居正而馮保意自得所以事上不能一切順多逆上言上漸長而厭之保內恃太后外挾居正待上左右殊苛殺每在上前輒牽下加笞責諸有財力可資藉監局多持不與而與所黨閣張大受輩使爲上耳目頗倚保勢藐上左右諸閣如孫海客用孫德秀溫泰周海輩皆貴倖善媚每不甘保之見凌上頗好馳騎挽強弩擊劍豪飲至醉游等因以言激之上怒甚晚視

明書

卷一百五十

三

其側有二監皆保養子手劍殺之卽騎而馳之保所呼保欲殺之保覺因擁大石支門會上醉甚扶歸熟寐至曉保至趨謁慈聖爲膚受語慈聖怒且駭召上跪而責之上哭謝罪曰此孫游客用誘我耳慈聖乃使保捕海用杖之發孝陵種菜而盡收乾清宮所蓄兵仗庫鑰之逼使上手書詔自責論內閣而居正謂海用處之輕復削爲淨軍復請將德秀泰及周海併逐之其諸中貴內侍皆勸令自陳居正與保逼上爲去留之居正因上疏戒淫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胤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却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上迫於太后不得已皆報

可於是上左右親信不附保者殆盡居正嘗集古君人治亂之事而條治者八十一亂者三十六以應陰陽之數繪而爲圖以俗語解之進之上至是復屬儒臣紀高皇帝及列聖寶訓實錄分類成書凡四十日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邪奸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警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裁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

明書

卷一百五十

三

端曰飭武備曰御奏翟其辭多簡切請以經筵之暇進講又請立起居注紀上言動及朝內外事爲修史張本日輪翰林臣四員入直應制詩文及備顧問上皆優詔許之旋以滿十二載奏最上爲召吏禮二部傳諭元輔居正受先帝顧命夙夜在公任事任怨雖稱十二年滿實在閣十五年忠勲異常恩典宜厚尋使司禮太監張成賜白金三百兩綵幣四十有副坐蟒蟠蟒各一襲酒六十瓶鈔十萬貫優脩五卓羊豕鵝鴨饒蜜油麵棗果薪燭之數多以千百計吏禮二部議上加上柱國太傅支伯爵俸仍加歲米二百石予一子尚寶司丞給四代誥命下璽書褒揚錫宴禮

部止疏辭上柱國及伯爵俸而已明興文臣無拜三公者謂居正當力辭至是皆驚怪以爲且必封公侯加九錫而居正亦益次母論六卿其視四維等若不啻與稱僚案者四維等事之益謹而居正病病由多御內日不給則時餐房中藥發強陽而燥則又飲寒劑泄之大腸出日以羸削上時下諭問疾大出金帛以爲醫藥資凡四閱月竟不食而自六卿大臣翰林科道部曹下至冗散工不設齋醮廟爲居正祈禱者皆舍職業朝夕奔走仲夏臘身赤日之延至南都山陝楚汴淮漕撫按藩臬亡不皆然居正深居不出欲使知之則厚賂其僕以達上始令四維等理閣中

明書

卷一百五十

三

細務而大事猶卽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而後幾甚不能遍問混領之尚不使四維等泰預遠東以提聞居正遂進太師歲加祿二百石予爲指揮食事者進同知居正病益饒不可爲乃乞歸上復優詔慰留稱之爲太師張太岳先生居正度不起會上使人問堪次入閣者居正薦前禮尚書濟歲兵部侍郎余有丁許國陳經邦又薦尚書徐學謨曾省吾張學顏侍郎王篆等皆可大用而指王錫爵等爲奸邪上爲結之御屏成雖居正故識然不甚重之而馮保則晟故所曾授書所以居正爲首薦之居正待其子弟嚴每三五日入問安不交一言而退以貌羸甚惡人

見之臥帷中至明不聞聲家人怪而發焉則氣絕矣訃聞上棺樟輟朝上及兩宮皆賜齋禮麻布各五百疋米各二百石潞王等合贈白金二千三百兩香及油燭以數千計薪以數萬計祭十六壇卽國公兼師傅不若也贈上柱國謚文忠遺營壘仍命京堂之同品者錦衣之在堂上者肅懋歸其子編修嗣修等疏辭謝上報諭朕念先生受先帝顧命勸躬盡瘁歿而後已忠勞可謂造司禮中貴人陳政護喪歸俱令馳驛居正之喪輿輜重凡七十餘艘用夫三千餘人前後十餘里不絕於是四維始爲政而事漸變矣馮保承爲上言起潘晟爲武英殿大學士使行人趣召之

明書 卷一百五十

晟鄙而貪士論所不齒每追恨居正四維度時行不教爲晟下於是風言官數上章攻之御史薦吳中行等諸臣召用馮保怒而黜之而言官多有詆居正時政者居正之客諸大臣猶持不肯行於是徐學謨歸女於時行之少子以自固而馮保以病在告給事邵史復乘間論劾晟晟上疏辭四維擬旨放之歸時晟已至臨安道中委頓返駕馮保病起志曰我小病也而遽無我居正之黨王篆皆省喪朱璉微知之且謂四維之且其心於居正而逐我曹因委身自昵於時行還往無間皇太子生上喜甚因上兩宮寶號頒詔赦天下四維進少師中極殿大學士時行等進奏

有差馮保至錄一任都督僉事保始欲封伯爵而四維以無故事難之保諾曰爾由誰得今日耶而負我於是篆遣吾行數萬金謁保與權倖得從容言四維短而極稱時行相約遂王國光則省吾代爲吏部遂陳翰則篆代爲都察院四維故翰所造士也而省吾以陵工繫進太子太保篆史某者篆所厚也遂上書極論王國光而中謂國光始四維拔其中表第王謙爲吏部王事四維避嫌不出時行遂擬罷國光而於工部復謙交代疏以御批責其鑽刺而譴之於是言者紛然起攻四維窘甚求徐爵張大受爲保道地皆有賄於是時行小謂言者以解而四維謂時行與謙遂水火矣國光既去而擬當代者馮保私其鄉人某王璉不敢違遂托省吾以篆之負約也怒而相詬至相擊朱璉復爲之交問其間遂不可解而上故所幸閹張誠者見璉馮保上不得已斥之而使密謂保所爲遂及居正至是璉復入悉以兩家交結恣橫狀聞上且謂其珍玩寶藏踰於天府上心動四維爲其門人御史李植使極論徐爵擅入宮禁爲保擬旨挾許進奏諸違法事而他後論省吾貪邪縱欲欲以嘗上而御史江東之亦極論保罪狀尋逮徐爵下詔獄省吾勒致仕譴馮保爲奉御居南京籍其家金銀百餘萬兩珠寶瑰異以鉅萬計他宅舍田產罷用稱是

明書 卷一百五十

內藏爲克初而上益心能居正疑其贏積或過當矣始
正卒而王篆猶挾馮保以攝疑恐喝士大夫尚畏之其
恩者趣之若流水有兩子一試其鄉一試於南都試南
者九卿御史出郊迎延按以下爲之飭傳舍其郵供提學
至徽屬邑之舊同經者與處而監試御史當試時委曲使
之同號竟日至昇美酒梁肉水陸之珍絡繹饋餉御史至
自其草使同號者酌量之且代爲書唯坐飲噉耳竟得中
前列而其鄉之試者亦與選人精益憤憤而言官乃列上
其事并論劾居正三子贖取上第而四維之子甲徵已爲
山西之第二人時行之子用嘉順天第六人而次子用
昌浙籍與選如蒙矣四維雖恨居正而畏其不利已乃不
復窮究而第撻居正象之亂政悉削籍爲編氓時給事
史新進者益務攻居正爲奇併及其黨而御史楊四知
尤峻於是居正始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謚而王篆曾自
朱璉陳瑞輩毋不斥削與中行趙用賢等皆召用補官有
差劉臺贈光祿少卿還其產御史魏允貞見四維時行之
子先後預薦而無有及之者意不平乃於建言疏頗譏切
時政而謂二相不改居正之覆轍而私其子坐貶二相皆
有疏辯而時行尤懇懇強歸人莫不唾之四維知房內之
怨居正深一切務爲寬大以收人心而法度漸廢馳至大

計貪酷不謹罷削者亦得復官及章服而祖宗之法圯且
盡矣時行既已爲王篆輩所推意不自安會得寒疾踰月
不能起四維語時行之客曰夫首相者若四時之有春行
必有夏何侯煎迫耶時行起不敢謝過唯默然而已而甲
復用嘉復登第四維嘆其門客之在言路者俾具草令先
攻尚書徐學謨以嘗上學謨斥即攻時行草具將上會四
維以父喪歸四維家素富累積金至鉅萬而尤納賂不已
度不可如居正倒奪情乃大行金於上左右諸用事者使
爲間曰時行故居正所私今復得其家金實萬計爲覆
之矣上又爲心動而御史羊可立者四維客也乃復追論
居正罪惡而謂居正以私憾構遼東人懸磔獄遼東人之
死因而上疏辯寃且曰庶人之庫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家
上喜以法籍居正乃命司禮太監張程刑部侍郎丘橈
錦衣指揮給事中往籍其家併勘故構王憲燭者其父王
憲以幼未立而居正之祖父爲護衛軍太妃聞居正少
穎且與王同歲召而奇之賜之食而坐王憲燭其下且
而不才終當爲張生穿鼻王憲燭以是慚居正而會居正
登第召其祖處之酒至死故居正心鄉之張程等行居正
諸子於夜焚毀其奇貨藥物而荆州守令以御史憲先
尋其人口出而子女遁避空室者不及發已鎖其門

死者十餘曹皆爲犬所殘食而盡發其諸子兄弟藏得黃金將萬兩白金十餘萬兩長子懋修不勝利自誣服寄三十萬金於曾省吾王象等而懋修自縊死於是詔留田千畝以贖其母而省吾等皆追寃時御史丁比呂復追論科場事謂高啓愚之以舜禹命題爲媚居正策禪受且旁及諸黨人時行擬旨留啓愚而報處其餘於是吏部尚書楊巍等駁比呂爲賤昧中人以大肆若先朝之趙文華王聯等旨下雖出此呂外而奪啓愚職給事中王士性等竊上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一

三

此相率而詣內臣求援時行幾難得留而大權悉旁落矣其後言者復攻居正不已以媚上於是復勅法司盡削居正官秩奪其前所賜璽書四代詔命以罪狀布天下謂當剖棺僂屍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指揮同知閻修及編修嗣修等俱發戍邊漳地方李植江東之等以能發奸遷京秩有差

史官曰託孤寄命伊霍成其儲貽昭憲落櫓瑞閣名曰益儒自非穆穆休休奚以經國據鼎鉉也居正祖中商之僉習結曹王之與援能以法制持天下使天子幾有尚父之號群臣俱成結舌之風呼朋引黨終身不檢罷清而驕

小羣激虎負不下魚爛不顧寒暑移易日月虧蔽沒身之後名與家滅宜矣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說者謂其功在社稷過在身家明當中葉天下磐石社稷之功何以云然蓋其根本已撥萬死莫贖者矣悲夫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一

三

明書第一百五十一卷

史官傳維麟集

列傳十二

藝術傳

史官論曰夫通方利用帝王以之右民習罷入神聖賢以之寓道託物喻志遠人以之裁身藝之時用大矣姬旦自負多材齊桓不廢九九君相之弘時務也約可以悟弋弋可以悟道君子之遊於藝也至如牙曠之調音梓慎釋龜之占氣史蘧季主之拂龜端策會公秦和之見垣一方真不窮極智助驚縮鬼神格之技流豈猶形下者乎世衰道明書

卷一百五十一

降藝亦因之良由淺者習有粗柄而深者又好爲迂怪心無專志而學有多岐也故聖人賤其無恒明君斥其玩物若京郭之流炫奇示異致墮厥身抑所謂見毫末而不見其睫者歟茲采明興以來藝精而不詭於道者數人著於篇以其爲藝也故多疎失聊備其選云爾

宋克趙揭諫祝允明文璧傳

宋克字仲溫長洲人別號南宮生偉軀幹博涉書傳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藏用周養賓客及四方豪士時與少年博飲遊戲盡喪其資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法兼工騎射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無所合遂泝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蒐覽環怪渡浙江混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素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接有二軍將侍武橫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飲或曰彼醜不可近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卽往

卷一百五十一

明書
往上海爲語古賢將事慷慨風生其人疎疎拜起爲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遇客次顧克不下以目攝之他日見克獨騎出其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後若將肆暴者克故緩轡垂鞭當中道徐進不少避知非僞遂引去曰此老精神望之尚可畏况覲面耶吾不可不一見明日介客詣謝請結驥性抗直多辨好箴切人遇有忤已則面數之無留怨與人議論必勝然授事析理衆終不能折時藩府欲致幕下不能得將中危法以智免宋雖貧然喜事故人或饋酒肉立召客與飲唱相樂四方遊士至異者必與周旋致曲延譽上下所知有表疾不能莖療者以告輒令劑隨

疏所乏爲請諸公間營具之終飲其惠不言故人皆德之
謂婁君卿原臣先之流久之稍厭事閨門寡將迎關一室
度法書彙集古琴自娛工草隸遂以書名章草久不傳至
克始得其法用筆精妙直與古人並驅日費千紙厭之遂
自闕希復執筆故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
身洪武初同知鳳翔輒棄官歸卒時宋廣宇昌裔亦善草
書人稱二宋祝允明謂仲溫書如初筵忽見三代鹵彘蓋
有天授非人工所傳七姬志等大類鍾允常

趙撝謙字古則餘姚人洪武初徵修正韻衆以謙年少黜
爲中都國子監典簿同官論事不直罷歸築考古臺述六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一

三

書之音注聲音文字通及易學提綱諸書凡三百餘卷大
臣薦召爲瓊山教諭進所著書不報還瓊山初謙來京宋
濂遣子璟受業謙歸璟校正韻多用謙說謙六書之學最
精既沒門人柴廣敬以聲音文字通進學書者心好之莫
得而見也謙於世利聲華澹然無圭礪直義所在目無王
公以此厄窮無悔卒於番禺

祝允明字希哲吳人生而右手指枝因自號指枝生爲人
好酒色陸博不修行檢嘗傳粉黛從優伶酒間度新聲俛
少年好慕之多齋金游允明甚洽舉鄉從春官試下第是
時海內漸熟允明名索其文及書者接踵或輩金幣至門

允明輒以疾辭不見然允明多醉使館中掩之雖累歲可
得而家故給以不問僮奴作榮又捐榮蓄古法書名籍售
者或故昂直欺之弗筭至或留客計無所出酒窘甚以所
蓄易置得初值什一二耳當其窘時點者持少錢米乞文
及于書輒與已小使更自貴也嘗遺黑貂裘甚美飲市之
或曰霜落矣何故市允明日荅頭言始識不市而忘蔽之
僮何益後非廣南令未幾歸家裝可千金日張酒呼故狎
游宴歌呼爲詩不兩年輒盡允明好負道債出則羣萃而
詞諍者至接踵竟弗顧去所著祝子通祝子維罪知慧天
浮野記語怪蕪材小纂典寧志各詩文數百卷卒年六十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一

四

七共草書爲明第一云

文璧字徵明以字行更字徵仲吳人生而外推入九歲
猶不甚了了或疑其不慧其父椿則獨異之曰兒晚成無
害也既長從父宦於滁以文贊郎中莊景果奇之及父以
病報徵明爲廢食挾醫馳至則歿三日矣慟哭且絕久之
乃蕪郡察合數百金爲聘固謝不受曰勞苦諸君孤不飲
以生汙逝者其詩文書畫冠絕一時日與吳士祝允明
寅徐禎卿遊都御史徐諫念徵明貧而才欲遺之金謂曰
君不若朝夕耶對曰朝夕具饘粥諫指其藍衫曰敝乃幸
此乎乃作爲不悟曰兩暫敝吾永耳諫竟不忍言遺金

一日過其廬而門渠沮如顧謂曰通此渠若於堪輿實第謝曰公幸無念渠渠通當損傍民舍寧庶人豪墓其名貽書及金幣聘辭病卧不起於金幣無所受亦無所報上何濠竟以及敗尚書李克剛撫吳薦於朝超授翰林待詔爲待詔可二年修國史侍經筵歲時上尊儀將所以慰勞甚厚然若恒邑邑不自得上疏乞歸寢不報又一年當考再上疏乞歸又不報楊廷和以召入徵明見獨後廷和亟謂曰生不知而父之與我友耶而後見我乃毅然曰先君子棄不肖三十餘年而以一字及者不肖弗敢忘也故不知相公之與先君子友也竟立弗肯謝廷和慨然久之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一

五

曰老詩甚媿見生幸寬我迫欲歸疏三上得致仕歸杜口不復與世事以翰墨自娛諸是請戶外屢常滿前是周王以古鼎古鏡徵王以金寶瓊他珍貨直數百鎰費使者曰王無所求於先生慕先生耳蓋爲一啓封遜謝曰王賜也啓之而後辭不恭竟弗啓其書盡遍海內外往往真不能當展十二好爲詩傳情而發娟秀妍雅文取達意書法遒挺而小楷尤精亦時入分冊青遊戲得象外理二子彭亦多知名能精其業每焚香燕坐蕭然若世外而吳中好事家日相與載酒船候迎之湖山間以得一幸爲快至九十猶矍矍不衰方爲文章擲筆而逝脩然若晚者有詩云

集若干卷有甫田集行於世久之獨以書頭得之者若若壁焉

戴元禮蔣川文許紳傳

戴元禮名思恭以字行金華人學於丹溪朱彥修初任鄉醫事太祖藥餌輒效每風雨免元禮朝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上病少間輩出御右順門召諸醫官治疾無狀者盡付獄獨召元禮至榻前曰汝仁義人也事無預汝無恐建文皇帝卽位誅諸侍醫者獨拜元禮太醫院使遼簡王肅莊王慶靖王皆奔喪至京開建文道太祖語哭問勞元禮簡王題仁義字大軸莊王靖王爲贊詠賜元禮初洪武丙寅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一

六

太宗思痕韓公慈治久不愈元禮至問所用藥曰是也又問太宗嗜何物曰生芹元禮曰得之矣投一劑夜暴下視之皆細煙也晉恭王病亦以元禮藥餌愈未幾薨太祖怒逮治王國諸臣元禮侍曰臣嘗奉命療王王欲臣藥數臣臣對王病毒在膏肓卽復作不可治今果然太祖遂釋諸臣尚書嚴震直病上令元禮好治之否且價命一劑而愈有妃嗜燒酒腹痛治之愈曰十年必復發發不可治十年竟病服痛死王賓者吳中高士願受元禮方書元禮索賓拜師事我乃與書賓不肖一日詣元禮值他出有書八冊案上賓袖去元禮歸驚嘆自失賓不娶臨終以其書

授盛啓東韓叔賜

蔣用文初名武生以字行儀真人洪武中爲御醫永樂八年陞院判專侍文華殿用文能視病制方性謹愿恭恪有行義達世務事東宮每効規益卒之明年仁宗贈太醫院使謚恭靖官其長子主善爲院判明朝稱醫方以用文爲最

許紳應天人質實謹厚不喜交遊以精醫術仕至工部尙書掌太醫院事嘉靖中西苑宮人之變聖躬甚危中官召紳用藥上燕紳語人曰此變禍不測論官守非紳輩事切念受聖主深恩當以死報乃用桃仁紅花大黃諸下血藥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一

七

藥進自分不効必自盡賴天之靈辰時進藥未時上忽作聲起去紫血數升申時遂能言又三四劑平氣活血聖躬遂安天地廟社之靈也上加紳宮保後數月紳病曰紳必不復起矣曩西苑用藥驚憂所致至今神竟不寧百藥不效紳卽死王上萬壽死無憾竟以此病卒上憐之卹典甚厚

劉日新全寅皇甫仲和萬祺傳

劉日新當太祖克金華時召令推命答曰將軍當極富極貴又推諸將校則言或爲公或爲侯上怒其不言官職劉請屏去左右曰極富者富有四海極貴者貴爲天子上大喜洪武四年召至問欲貴乎對曰不願又問欲富乎對曰不願問所以欲曰臣所欲者求一符可以遍遊天下耳上因以手所揮白扇題曰江南一老叟腹內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應神仙口賜官官不要賜金全不受持此一握扇橫行天下走識以御璽日新持此遍遊天下名山水十二年回家忽對妻子言我當死於非命故歸欲作別去遊京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一

八

師妻留之曰旣當死死於家耳答曰當死於京都遂至南京都市中推算但講命而已蓋先被吉不許與人算故也藍玉平雲南回因詣日新日新言將軍將星見梁地當封京國公然七日後必有一險我當與將軍同死後果封京國公數日後玉誅臨刑時嘆曰神乎劉先生之言問爲何人曰劉日新上聞因逮日新至問汝與藍玉算命乎對曰曾算又問汝命盡幾時曰盡今日因殺之子孫猶存賜全寅安邑人少替學易卜筮以京房斷占輒奇中正統中隨父清大同英宗北狩令大同守閫裴當問全筮得乾之復寅密附奏曰大吉夫四初應也初沿四躍明年歲在午

其于庚午躍候也庚更新也龍歲一躍秋潛漢歲也明年秋駕當復矣山勿用應或之或之者疑之也進而復也雖然象龍也數九也四近五躍近飛龍在丑曰未奮若復在午午色赤也午奮於丑若順也天順之也其於丁象大明也位於南火方也寅其生也午其王也壬其合也其復盛也其當六年之後歲丁丑月寅日午合於壬乎英宗心議之寅至京也先犯京城將官召寅策曰敵無能為彼驕我驍戰必勝敵果敗庚午也先行成朝議未堅決寅勸石亨協謀于謙迎駕至以太上皇居南城已而錦衣使盧忠上變告密寅寅所寅作不知者驚曰是何占也而南者是不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一

九

滅族且殺身禍已種矣奈何忠大懼伴狂事不得竟忠奉坐誅丁丑正月壬午駕出南城登極召欲官寅辭乃罷陰陽神靈四字為鑒錢十有八貯之牙合賜之會清以誨揮出藩徐州上留寅京師授錦衣百戶寅又辭不允時石亨大貴奉寅每象戒持滿石不悟及禍公卿大夫喜接寅寅語不及私大抵抑邪與正拯人顛隲年九十卒皇市仲和有異術居京師負重名正統十四年有旨親征大學士曹鼐急歸召與議曰胡工兩尚書率百官諫可止乎仲和曰不能止也紫微垣諸星皆動矣曰事將若何仲和曰以老夫計之當先治內而後行曰已有旨議監國某

仲和曰不如立儲君而後行曰東宮幼且未易立也仲和曰恐終不免方遣土木之難敵騎逼城城中皆哭仲和高望謂家人曰雲頭不向南乎曰然大將氣至敵將退明日楊洪至自宣府石亨至自大同入援敵遂遁仲和一出朝有衛士見之曰願為我相之仲和不肯固請之仲和曰若不能正內何相為衛士怒曰何以知我不能正內也曰汝不有妻妾乎曰然曰二人正相闕不解衛士不信至家果然後又問仲和何以知之終不言所以堂上官因問之乃曰彼問時見室上兩鵠正相闕是以知之其術神妙如是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一

十

萬祺南昌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仙骨否則極貴因留一書與之乃辭命法也於是研精以十公卿貴人多奇中景泰間以吏行辦事吏部舉奇其術薦授鴻臚序班既而景帝不豫有議召襄藩者石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南宮受事他求刻期復辟與今寅策古及徐有祖迎駕觀象合英宗既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擢駿封王事累進員外郎中曹欽及執王朝李賢時祺在旁欽問對之曰公勿負國室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當勿忘欽愧首其兄鐸曰萬君言是也王李二人獲免事平上問而壯之召祺賜宴勞陞太常寺卿

袁珙附子傳

珙字廷玉鄞人珙智悟迥絕術相通神在元時嘗遊東庵
普相洛伽山有僧曰古崖善相見而悅之謂其眼光如電
法當以術顯因給令仰視赤日待兩目盡眊潛布黑豆於
暗處使辨之又夜懸五綵絨線懸紙外使映月光別有他
所試皆中然後授之術且曰子後當出我右慎勿輕洩遂
以相著名適元亂珙亦不輕以試人然遇者言吉凶屢中
洪武初遊至嵩山寺遇僧道衍謂曰寧馨胖和尚乃爾耶
目三角影白形如病虎性必嗜殺他日劉秉忠之流也建
文在東宮召見命相對言客氣在西北當預備之後道衍
逃入侍燕王預密謀言珙於王王亦素聞其人乃託以勾
選軍爲名洪武丁丑以幣徵之珙至燕未許見乃先選衛
士中長身多髯貌與王類者九人王雜其中俱微服過市
拉珙入酒肆飲王位列第三珙見王卽引前俯伏呼殿下
衆晒其妄珙言愈切王起還宮召珙入見珙曰殿下召臣
而於酒肆相見乎王詢其所由議對曰殿下入肆時手操
弓矢臣望見知之皮皺而瘦龍掌無肉也更使詳視珙積
貫頂日嚴中天五岳附地重瞳龍鬚五事分明二肘若肉
印狀龍行虎步聲如撞鐘足底龜文有雙黑痣年交四十

附書

卷一百五十一

十一

附書

卷一百五十一

十一

擢過於膺會登大寶必爲二十年天子王大悅遂館於道
衍僧舍既而語流聞京師王懼有他虞歲已卯遣趙鼎
何燕兵起爲聖人朋黨祖許告械赴京詔宥之取其相書
以進壬午六月太宗卽位召至京拜太常寺丞賜資甚厚
時建儲上意有所屬持議久之命珙相仁宗曰後代人主
又相宣宗曰萬年天子議遂決太宗又出宋元諸帝容像
相之珙見宋太祖太宗曰英武之主及真宗至度宗曰此
皆秀才皇帝元自世祖至文宗曰皆是吃綿羊肉郎王見
順帝則曰又是秀才皇帝也太宗大笑厚賜之他日見仁
宗於東宮問曰吾壽得幾何曰過七七之年天壽無疆及
已已竟如其數云永樂庚寅卒賜葬祭人稱爲柳莊先生
子忠微有美質世其術亦緣父得侍太宗先是燕兵起賞
一日宴耿獻景清及三司官密令忠微行酒相之宴微告
王曰宋忠年五十四面方五大身短氣昏張昺年三十六
面方五小行步如蛇謝貴年三十一擁脰早肥而氣短俱
主行禍景清身矮聲雄耿獻顯骨插鬚色如飛火皆凶相
不足憂也後歷歷應初忠微嘗入蒙城有徐氏生子適三
朝方浴而啼忠微聞之曰是強盜也徐怒幾欲捶之其子
既壯以探丸論死如此類甚多官尚寶司少卿時仁宗居
東宮惡其言常不遜及卽位欲誅之夏元吉曰忠微固當

罪禮父毋所愛待之終身不衰今山陵未畢刑近侍臣不可乃罷其官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一

三

王賢淑均卿金世忠傳

王賢寧陽人少時嘗慶人授之書讀吾書可衣緋不讀
書止衣綠覺而異之數日路得一書視之青鳥之說也
王有異志遣人購之不往曰欲得子非詔旨不可漢以
間時太宗有事於高陵乃遂取以往與廖均卿同定長陵
對面有小阜勸上去之曰恐有妨於皇嗣上問無後乎曰
非也但自偏室出耳上曰偏室何妨遂不去後累皆驗自
早秩歷遷順天府尹釐穀之下兵民襁負賢不剛不柔
奸剽盜處以公道人見其嚴重亦不敢以非禮干吏民
大化之嘗以柴炭爲民病走語工部尚書石璞曰京民勞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一 十四
疲極矣今採運夫役與眞保諸郡等無乃不可乎璞然其
爲通減之又惜薪中貴縱其下非法凌府屬叱跪於庭
火閉之賢聞趨至縛其人欲以聞王者溫言謝乃釋去一
日坐公堂有懸金牌直入稱權勢索板席若干賢曰明日
來取察知其詐及至執之實於法其處事多類如此景泰
六年考九年滿乞致仕不許加正二品仍尹順天府又五
年致仕

廖均卿江西人精地理太宗擇壽陵久不得吉壤永樂七
年仁孝皇后尙未葬禮部尚書趙雍以均卿至畿輔相
人言房山有輿龍地均卿相之曰此公侯地耳不用又至

昌平縣編閱諸山得縣東黃土山最吉日勢如萬馬自天而下此真帝王陵也太宗即日臨視定議封爲天壽山命武義伯王通等董役授均卿官

金忠初名世忠鄆縣人精於卜居地居韓嶺洪武中同邑袁廷玉以相名一日過縣前見一婦人乳女於傍廊下哭聲慘甚廷玉就詢之婦人告曰夫當戍趙州今在酒肆旗軍飲畢卽行矣言既復哭之悲袁心憐之往見其夫夫曰我韓嶺金世忠也素以卜地度日今缺戍爲族人賂旗軍以我代行袁相之曰此尙書骨法也他日當大貴此行勿憂因貸債共酒值又貸米二斗贈之別告之曰登舟卽順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一

五

境他日富貴無相忘旣而舟泊西渡共濟者病腹疾金與之卜言用衣帶刮喉下卽愈如其言果瘥驚爲神因厚謝之以故旅資不匱至戍所開卜肆以奇驗聞於燕邸召至問吉而卜云吉遂署爲紀善侍帷幄用其謀有成後官兵部尙書承業三年冊立皇太子兼詹事府詹事尋卒贈少師謚忠襄子達年十七歲授檢討還鄉支俸以幼童廕官自此始

于梓人冷謙傳

于梓人者武岡州人其父嘗夜夢梓潼神遂能雕塑神像極其工緻梓人生七八歲眉目如畫資性聰警其州將愛之因其父藝以梓人名之及長有爲才且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知登州府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梓人命卒持牒入山捕卒泣不肯行梓人答之更命他兩卒曰第焚此縣山中虎自來兩卒不得已入山焚其縣火方熄而虎隨至彈耳帖尾隨行入城觀者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梓人厲聲叱杖之百而舍之虎復遁故道去尋爲部民告許以爲妖術惑衆詔逮下刑部獄治之數月吏死獄中棄其屍家人發表成服一夜忽聞扣門聲問爲誰答曰是梓人家人驚以爲鬼曰吾實以問逃去云死者誰也勿疑家人不信謂鬼衣無縫驗之乃不然遂內之梓人不自晦匿日與故遊宴或泛舟不用篙楫逆水而上以爲樂里人劉氏其怨家也執而繫之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不許劉遂詣關告之朝命法官來州推案未至一日忽失梓人所在但存鐵索而已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得重譴而梓人自是不復見云梓人自號七十一峰道人詞翰道逸可觀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一

二

冷謙字啓敬武陵人號龍陽子元中統初與劉秉忠從沙門海雲游博學精於易尤深邵學及百家方術靡不洞習

至元間秉忠爲相議乃棄釋從儒嘗川交趙孟頫嘗同於四明故相史彌遠家觀李思訓畫因契之遂以善繪名後遇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傳張氏契真之旨迨至正年百餘歲如童顏以避亂金陵日市藥多神效入明大徵拜太常博士正樂律樂器甚當上意嘗館於京因逆人貪譖就數給之未有處也一日卽館壁畫爲公門狀館人曰吾與爾同入慎無將帶片物遺落館人如戒譖引手推門挽之入見大裕金寶百貨充勿譖令恣取之同出如是數數爲之其後館人入遺一路引比出驚視之亡之矣譖曰爾遺物矣爾則不終吾亦從此逃矣遂入壁不復明書

卷一百五十一

七

見初內帑屢失物守吏數被誅於是得引捕館人研實乃正其辜而譖竟莫得

王冕周元素吳偉王綬唐寅沈周傳

王冕字元章會稽人貌魁偉質敏志奇其父不之識也七八歲時受父命牧牛壠上素牛入學宮聽諸生誦書暮乃忘其牛而歸父怒杖之他日命往復如是父遂不理冕在依寺僧以居夜執策坐佛堂映長明燈讀書兼學數遂成通儒尤工於畫其所爲梅花斷繼尺楮人爭寶之每畫多自書所題於上屢應元進士不第竟棄去買舟狂遊北入燕都館於秘書卿泰不花家泰不花欲薦以館職冕嘆曰不滿十年此中狐兔遊矣去之還鄉里時海內無事對人輒言天下將亂乃攜其家往九里山隱焉結茅廬三間自明書

卷一百五十一

六

題云梅花屋耕田讀書嘗做周禮著書一卷秘不與人觀每更深人寂時輒執燈朗誦既而撫卷嘆曰吾未卽死持此一遇明主伊周事業不難致也未幾汝潁兵起一一如所言元至正庚子太祖兵定婺州將入越物色得冕應制題梅詩有云獵獵北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沙塵吳兒東死長城下誰信江南別有春上覽之大悅授以資議參軍甚見眷注以病卒人謂其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又目之爲怪民云

周元素太倉人善畫太祖一日命畫天下江山圖於便殿壁元素頓首曰臣精能繪事天下江山非臣所詣陛下東

征西伐熟知險易請陛下規模大勢臣從中潤色之太祖
卽援毫左右揮灑顧元素成之元素復從數下頓首

陛下江山已定臣無所措矣太祖笑而領之

吳偉江憂人少爲農忽遇一羽士言爾有異骨當享大福
旦日於猪市大石上相會至則命坐石側袖出一鐵錐刺
石傍出泉一線命偉掬飲之乃曰任爾學藝名聞天下遂
不見偉後學畫專十二科山水人物入神品性類直交與
甚寡成公延見以小仙呼之後自識小仙憲宗召至闕下
授錦衣鎮撫待詔仁智殿有時大醉蓬首垢面曳破屨屣
踉蹌行中官扶掖以見上大笑命作松泉圖偉跪翻墨汁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一

元

信手塗抹而風雲慘淡生屏障間上嘆曰真仙筆也偉出
入傲慢權貴求畫又多不與於是權貴人數短之居無何
放歸南都日喜從諸豪客競集妓館劇飲孝宗卽位復召
見命畫稱旨授錦衣百戶賜章曰畫狀元後稱疾歸武宗
復遣使召之使至未就道中火酒死偉挾一技辱召者三
獎借賜予浮于大臣人以爲榮遇焉

王綬字孟端常州人性介博學能詩所交皆一時名士遇
流俗輒白眼視尤工於畫凡山水竹石稱絕未仕時已馳
名畫人不易得後被薦爲中書舍人於京邸夜聞洞簫聲
佳遂乘興寫竹石一幅詰旦尋訪吹洞簫者大商也因以

遣之商人大喜拜受越數日具駝鹿段乞配幅孟端厲言

曰俗子何足當吾筆亟索前幅而碎之一日退朝黔

後呼之綬不爲應時同行者告曰黔公呼君綬云吾亦

之必其與吾素書耳黔公追及果然綬亦不答黔公又造
其第乃數年後始作一幀且曰吾不可直致西省平仲微
者吾故友也吾且駕寄之待後與求耳其介如此其畫人
多寶之

唐寅字子畏一字伯虎吳人以諸生舉鄉試第一當赴會

試而有所同載者以賄主司得題事株累罷爲吏謝弗就

寅才高少嗜聲色既坐廢見以爲不復收益放浪名教外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一

元

嘗一起寧王宸濠聘度有反形乃陽爲清狂不慧以免卒
年五十四始爲詩奇麗自喜晚節稍放格諸俚俗冀托以
風人之指其合者猶能令人解頤畫品高甚在五代北宋
間人多寶之

沈周字啓南長洲人自號石田晚更號白石翁以處士卒
年八十三周博學無所不通喜爲詩其源出自蘓兼情事
雅俗當所意到書畫不得休書法雙井屹屹未化至畫
法蒼老久而天下愈寶之以爲北苑巨然徐熙父子後
元諸賢勿論也顧因名重廣本四出得其真者甚鮮

明書第一百五十二卷

史官傳雜錄

列傳十三

列女傳

史官論曰夫驚風阻葉則貞并明心枉渚奔流斯并漢步
黎粵稽上世周南無行露之女衛國有靡他之婦此則丁
道之行也若乃教化微缺風俗凌替朝無貞臣野鮮志士
而之子少長委巷目不識形史耳不聞保訓奮乎
中立于刀鋸之側成仁取義蹈死如歸此則丈
而巾幗之女無少自紆曲夫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二

如也嗚呼可以爲豪傑矣前史博采懿風如樊姬孟母之
良箴少若德曜之隱約麗娥曹女之殉親皆卓然裨益世
教操雖不同其性一也嗚呼吾疑人性之有無久矣至傳
列女而後知仁義之果出于性也無他未嘗學也

邵氏花雲妻時雲方戰急有一子僅三歲邵祭家廟會家
人泣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人必以身死之吾夫死吾必
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雲
被執邵赴水死年三十五侍兒孫應屍抱兒以行偽漢軍
擄之至九江軍中惡養小兒逼投水中伴諾乘間投漁家
脫簪資令善視之尋明兵破友諒孫往漁家視兒故在

漁人出負以走夜宿陶穴中天曙就舟渡江遇債軍
棄江中孫抱兒遇斷木浮至附入蒹洲採蓮賣哺兒七日
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俱行
明年二月達太廟前孫泣抱兒拜上上亦泣寘兒於殿曰
此將種也賜雷老衣帛遣之復其從忽不見兒八歲賜名
煒侍皇太子就學年十三授虎賁右衛副千戶後七年拜
指揮僉事偕孫氏至太平奉節骸骨束草像雲華之世宗
初立其五世孫遼東復州衛指揮僉事請於朝邵氏贈貞
烈夫人孫氏安人立祠致祭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二

二

二女者方孝孺之女也當孝孺死時二女年俱未笄被逮
過淮相與投橋水死王宗元曰孝孺爲學守道矢死君
精誠重家家庭間雖小女子臨變赴義視死如歸不憚不
回與孝孺伯仲之死同時爭光云

胡郡奴大理寺少卿胡閏女也胡閏在忠節傳收問時郡
奴方四歲母任縛就刑郡奴自懷中墮地有一卒提入功
臣家付養下婢收之郡奴昏睡夢與父母相持泣覺則抱
一貓卧也附長識大意髮至十郎自截去日以養墨汚面
充垢不作人狀苟活二十餘年功臣家不以人類畜之永
樂二十二年赦諸死事者苗裔郡奴得與同難女流乞丐
歸郡陽依姻家老妻王安人若誓不行家鄉人憐之體

不絕郡奴所愛免死而已年五十六而終尚處子也

諱曰忠胤貞姑萬曆中饒州知府楊際會祀於父祠

宗室知志娶賀氏生三女悲病率度不起賀即潛靜室自

縊家人驚救之後吞水銀求死又救之遂閉口不食亦不

言與志同時卒慶成王以開世宗嘉其節詔旌之

肅府沿山王繼妃楊氏未配王薨楊願入府奉姑守節終

身嘉靖二十八年九月巡按御史題其貞烈詔楊氏准封

沿山王繼妃入府守節

梅氏東安人年十八適士人謝黑兒夫疾篤囑曰爾年少

勿爲我慮梅泣下欲自盡以隨姑覺而止之曰吾夫婦無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一

三

他兄弟備養兄及姪未晚倘得一子以續吾祀豈不美乎

梅梧後果生一子夙夜紡績奉舅姑課幼子舅姑卒脫簪

珥以襄事其子俊亦成立補居四十餘年有司以聞宣德

間旌表其門

房氏鉅鹿人爲魏薄妻薄病革顧房曰死不足惜但母老

家貧赤子蒙助房垂泣曰毋慮母子在妾一身薄卒房

刀自割左耳置棺中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終身不預

席事姑敬養訓子成立後孫爲濟南太守

崔氏真定深州周傑妻洪武間傑任兵科給事中以疾沒

崔氏奉體骨歸奠祭畢告其親戚曰夫婦義當同穴今夫

死我無生理遂經死台墓

高氏真定深州人適清河李茂茂充吉安衛總旗墮馬

病高氏奉湯藥不離左右茂亡悲泣甚哀乃盡散家貲爲

喪具復買一閑棺置尸側至夜沐浴更衣自經死與茂合

葬事間詔旌表之

岳氏深州唐典女適傅嘉嘉病革呼岳曰爾年少善事後

夫岳涕泣曰吾當忍事他人寧俱死及嘉卒岳憑尸號哭

遂經死合葬之事間表其門曰貞烈

施氏定州衛百戶何毅妻年二十一生子甫二齡毅死哀

痛漿水不入口欲自殺姑知有孕勸阻之後生子舅姑親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二

四

戚隣其少微嫁之施曰夫亡子幼况舅姑年老無依可

人乎遂奉舅姑以終撫二子至於成立年六十二歲事

旌表

陳氏牛氏高邑人洪武初監察御史許顯之妻顯病卒二

妾皆自經死事間旌表爲雙節

吳復妻張氏金陵民家女復爵安陸侯守黔陽以疾亡

氏自縊以殉太祖親降手勅封爲貞夫人

孫氏劉彥陽妻高淳人彥陽授平江倉官卒於任值兵亂

孫與一子二女守旅觀城陷于死於兵孫不從遇害賊

二女二女給賊爲婢父母至江濱皆赴水死詔旌表之

陳忠妻王氏江東人忠爲縣指揮守交趾王隨之會

叛忠陣亡王與二女登竹筏出交趾東海城進海門潛

賊徒收忠尸殮之扶柩浮海而歸以葬後發客紡績度

夕卒與忠合葬鄉人謂夫妻忠節兩不愧云

鄭璫妻袁氏六合人年十八受鄭聘而璫得奇疾不得治

袁告於父母歸鄭侍夫疾二年不瘳及歿求自盡家人救

之得不死曰我寡婦耳留此何爲聞者感泣吏尙書蕭

山魏驥作鄭節婦傳

俞氏顧春妻春患病將革與俞訣勉其守節俞號泣不止

因以拊挾雙目不得出乃以剪先刺其左目又欲刺其右

姑奪其剪諭曰汝欲養舅姑有二子留一日可也俞乃止

遂守節終焉

鄒氏適葉某成婚僅兩月葉卒鄒毀容誓死不出房限不

見男子姑曰如火盜疾病何鄒曰火至委軀灰燼盡至先

自刎疾聽其死不得令醫診察如是終其身

趙氏女北京人幼有令質刑部尙書張鑒爲次子昱聘之

未婚而昱卒父母將嫁之女曰我聘於張又誰適乎姑

夫人迎歸華亭守制終身弘治中旌表

何氏女華亭人楊允修妻未婚而夫卒父母強令再適不

從何自往夫家守制終身以盤車傳餐家人亦莫觀其面

壽七十事間旌表

金氏上海庠生金應登女美姿容隆慶中族富人徐茅爲

妻茅性好賭宦家悍奴因誘之家遂傾復誘其婦妻因獻

于王王遣數十人要迫之金氏義不受辱自縊死

吳氏江陰人華緯妻正德壬申避賊賊追及吳許什負金

賊繫之問曰洗今日不洗更衣口不更且言曰汝當速殺

我我江國公勲臣家女奈何汚耶明日又問答如之賊怒

爭刃之沉于江

萬敬妻史氏金壇人適敬未聞歲敬得惡疾終家人依俗

火塋史躍入火衆救獲免基畢自經詔旌表復其家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二 六

高氏婦高郵人攜其女從夫避亂見道旁空舍入其中

將近脫金纏臂與女且語夫令疾行夫挈女稍遠乃解足

纏白經賊至焚其舍夫抵儀真夜夢婦告曰我已盡死後

舍其精靈如此

陶氏四節婦桐城人陶鋪妻鍾氏鋪子繼妻方氏繼子木

領景泰癸酉鄉薦妻王氏妾吳氏鋪繼但早喪鍾方各守

節亮亦早卒妻妾共守一空抗節終身詔表門曰陶氏三

世四節

汪世簡妻戴氏桐城人正德間遇流賊欲驅掠之戴抱婦

不動賊以刀厲頸戴厲聲曰何不速殺我賊怒遂殺之

張友妻洪氏歛人友死預治塋誓必同穴姑憐其早寡
子欲嫁之不聽乃陰納富人聘至期逼之洪曰嫁不辭當
與夫別乃造夫墓慟哭而歸拜姑告別入室閉門自縊
李氏桐鄉人年十八適高逾生子能方期而逾亡家貧舅
姑相繼亡件依母居母論之改適輒慟絕不止不復強
長娶曹氏無子為置妾陸氏由得子熊又亡曹與陸皆勵
操事姑以撫刻兩世三節

沙氏主事郎理妻安吉人洪武初從夫官京師理死沙哭
曰大為忠臣妾獨不得為烈婦乎遂自經賜祭號歸

石門烈婦湖州人莫知姓氏正德初湖饑婦與其夫及姑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二

七

走崇德石門市乞食婦有姝色市人欲挑之與之食不顧
與之財亦不顧寓東高橋上伺夫與姑不至及三日聚

者益衆乃從橋躍入水中以死

石氏金華人諱勝浦江義門鄭洪妻洪為內藏庫提點以
他累死獄石乃絕粒不食者八日求死不可得遂引繩自

絕太祖聞而歎曰此真義門婦也

陳氏永康人王和欽妻年二十九夫亡遺孤歲餘苦志守
節勤以自給孤德中性至孝一日東門失火德中向火積

首火遂西轉人謂節孝所感詔旌其門

蔡儼妻包氏宣平人正統中鄉寇作亂包從舅姑避難東

巖被執給贖曰我有金銀盡巖穴中當往取之賊以為然
同至其所遂自投崖以死事聞旌表

葉孔賓妻鄭氏清田人孔賓以父卒于官迎喪覆舟死鄭
年二十有三遺子十月矢心自守其妾何氏年猶少鄭

之曰我守夫家汝無子宜自擇也妾曰王母既以節守妾
當奉承以全其節何以出為相與同處年各八十餘時人

謂之雙節

潘氏妙回山陰人徐允讓妻元末兵變允讓與潘奉父安
避山谷遇寇斫傷安預允讓呼曰汝寧殺我勿殺吾父寇

拾安殺諫將舒潘給曰吾從必矣若能焚吾夫吾則無憾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二

八

焉寇為聚薪焚其夫火方烈潘赴火死安始獲免詔之
寶氏餘姚妻榮妻京師人榮判瑞縣護郡符時華林賊攻

陷其城突入郡堂寶匿其符而榮未之知也賊竟擄寶以
行去之數里賊中有一郡民求歸賊許之寶乃密語以符

之所在俾歸以告榮再行見道傍有井給賊求飲遂投井
以死

吳江妻李氏餘姚人舅與人俱疫死姑幸存有澄水黃姓
者謀娶之李誓死不從黃乃通其父詐稱母暴病迎李

省陰令肩輿者輿至黃氏及出輿則非母家姑亦徐至李
度不可脫乃從容請湯沐湯具求如廁久之不出關門尸

視之則已經矣

馬德真山陰朱偉妻家病疾男與夫偕亡姑張氏亦病篤德真艱難萬狀待姑疾少愈而母家欲奪其志德真斷指為誓屹不肯從及姑歿德真撫膺大慟殮畢明日死之陳氏名真黃巖程友德妻洪武間以軍生至京鎮撫陸林見陳美欲汚之不從百計脅之陳愈嚴厲遂被毆而死夫訴于朝林以罪誅

林汝殷妻王氏黃巖人生二十歸林未幾汝殷卒里人欲娶之王斷髮以死自誓其父母防之且勸之力王伴許既而防者少爾乃陰囑侍婢分其嫁服一歸其母一予其妹明書

卷一百五十二

九

一以為殯殮之具遂自經死

陳氏名小奴臨海人適王三旬一日其夫為虎所攫即撲奮悉號而往虎驚駭舍之去負夫以還夫死未幾有欲納為妾者陳不從乃強致聘物促迫以歸陳度不免亟走妻數自投而死

熊氏名齊奴豐城人余繼妻年二十一歸繼繼疾不能起語以備後事能出篋中衣對繼紉定每襲為二泣且謂曰卽有不幸吾當服之以俱死不能獨生繼卒熊視殮畢聞家人議舉棺焚化卽衣所紉衣期赴火家人察其意防之少懈卽自經與繼同日合塋

陳氏豐城人謹姓妻姓為江州巡司按流冠掠其境姓被執陳氏同女壽華俱美色賊欲汚之遂殺姓陳指賊罵罵賊怒又殺之壽華哭抱二屍以血塗面籲天而呼復罵聲以罵賊又殺之有司奇其節聞之姓表

徐氏豐城都御史吳祺繼室又妾張氏李氏俱芳齡徐事姑以孝聞嘗從祺北上抵河西忽祺墜舟徐躍出俱下水頃抱以出祺逝奉觀亦長涉風烈舟顛危甚徐哀籲天舟乃定李無出張嗣孩提或有以他意誣之者徐曰婦人夫死稱未亡人無再醮禮守適各惟所志張與李泣曰烈女無二有婢一死辱大人于地下茹苦服編其撫其孤事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二

十

聞旌表

陳氏樂平人徐德安妻年二十夫病革曰汝年少無子我死汝更善事他人陳泣曰既為君婦尚忍事二姓乎卽割耳剪髮為誓夫死納之棺中終身不改節詔旌表之

吳氏葉潔妻正德間盜起梁被刺垂死屢曰吳意以吳年若貌必有奪其志者吳知之以爪碎其容又斷二指納棺中後母家欲他適不食而死

關氏上饒鄭義妻純潔賊至圍度難兼免使夫昇其姑先走自召子從之不及被執賊欲汚之給求緩乃并其子俱赴水死

祝氏鉛山人傳妻崗歿祝年少姑議改嫁祝泣辭甚確姑竟欲奪之聘至祝待爲閉門檢飭狀竟赴河邊抱石入水而死是秋大旱知縣張昂禱不應乃集耆老問故有以祝氏節義告者昂卽具牲醴爲文親詣死所奠之是夕大雨祝之死節處水深莫測後湧成洲俗呼爲節婦洲

劉氏名玉蘭彭澤人年十八適同邑民計偉越五載夫亡哀痛殊切圖與俱死旣而翁舉夫喪劉泣告願少留乃移別室停之劉苦塊以居悲號傷心嘔血數升父母恐遷極憂壅劉曰吾今得死期矣遂不解衰經七日不食而卒舉其屍見袖中所遺中帨皆夫之遺物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二

十一

譚氏南豐人年十九適傅志華閱九月而夫卒居喪守節事舅姑益謹父娶繼母悍戾諸子譚規諫憾之謀奪其志密聘鄉人戚姓者而譚不覺一日誘之歸見戚備糲具請期哭謂父曰夫死肉未寒何忍爲禽獸之行亟潛匿於樓之複壁累日不進水漿而死

揭氏廣昌人高宏妻宏以較藝卒建昌家僮歸其喪揭迎于邑之東門外哭拜畢遂自肩輿觀如男子表歷者然旣殯朝夕哀哭屢絕而甦越月餘以鎖鑰納兒袖中誘之出戶遂自縊死旌表之

聶氏名妙真樂安人年十五納同邑王所聘未嫁而所亡

計聞涕泣欲往吊父母不可聶曰兒雖未入王門然旣以身許之不可再離遂闔戶自經死以其喪歸王氏合塋焉詔旌表

陳氏新淦人幼納庠生黃體堅聘堅謫吏金陵貽書娶陳父母欲易他女以往陳曰吾命也遂遣歸後體堅以誑談棄市累訴不得白徒步收其屍殮而瘞之乃自經于柩側學士魯榮贊曰生以義歸死以節殉

簡氏名祥貞新喻簡啓女適鄒濟泰夫亡父母欲改嫁簡死誓不從服闋又私納采簡持刀哭于濟泰靈右斷二指誓不再適父母患之乃止事聞旌表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二

十二

易氏清江縣諸生鄧介妻正德乙亥盜入介室易奔出遇賊盡脫簪珥祈免賊執不舍欲汚之易給與偕行賊不備至江赴水死

羅氏三節歐陽氏吉水人諱壽娘魏田羅韞妻匱卒婦年少長子篤溫方三歲次篤良尚在姪越四月而生氏撫二姑無他志溫長娶歐陽西貞生子甫期而溫亡良娶袁氏蘭秀生子五歲而良卒西貞蘭秀相告曰姑爲節婦我獨獨改節乎協力共守姑年六十卒蘭年五十五卒西貞年幾九十卒

王氏素英吉水諸生周必登妻壬午十九歸必登必登以

疾卒王氏嘗與同死不食數日會母死歸吊一日語弟曰
我死屍還周氏弟方出忽以無疾終弟如其言還屍周氏
里人莫不慟之

李氏臨汾張晨妻晨爲乾州學正卒時關中兵起道梗不
能還子文瑗甫九歲李紡績度日兵稍息遂與子徒步負
骸骨歸塋守志不易詔旌表之

孫氏青城人陳策妻正德六年流賊入境策守東門拒敵
死之孫守其屍悲號不食居數日自縊死合塋焉事聞旌
之

高氏武城人王俊妻夫卒與其妾蔣氏同縊死柩側三人
同穴而葬旌曰雙烈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二

十三

趙氏汶上人張鳳翥妻夫疾語趙曰汝年少雖有女不可
特以終身慎圖之趙未答夫方述亂將絕趙卽縊死頃之
夫復蘇家人語故夫迷瞋目合塋之事聞旌表

李茂妻王氏堂邑人弘治間茂同吏焦讓輸稅京師讓誘
茂醉酺夜分殺之匿其屍王聞馳至京擊登聞鼓訴之白
其冤負骸歸事聞旌表

孫氏陽武人陳之英妻英充飛虎衛小旗弘治初從北征
謂孫曰吾生死未可知幸有二弱息汝育撫育乎孫曰君
能盡忠報國吾母子弗煩憂也英果死于戰父母欲奪其

志孫泣曰吾不忍背夫而生卽欲自盡父母懼乃止矢志
終其身

趙錢兒膠州人劉倫妻正德六年流賊入其家值趙搗衣
奮椎擊殺二賊會賊大至遂遇害旌表

張二姐陳留縣民鄭瑄聘爲妻未婚而瑄卒竟以死殉得
合葬事聞旌表

吳氏封丘人生員彭儀妻儀卒守志不三載而姑亡子死
其母欲改適吳卽更衣沐體潛行至夫墓以手扒墓側土
崩尺餘欲進不得飲泣淚竭血繼衣有痕漬自縊于棠樹
而時仲冬棠復生花盛寒不隕人謂貞烈所致事聞旌表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二

古

曹氏歸德人張琮妻琮卒曹給匠曰夫嘗囑我作棺必寬
大匠如其言是夕竟自縊合棺而葬事聞旌表之

沈氏光州人郝昂妻夫亡沈年十九生男文宿甫一歲鄉
人憐其年少子幼勸其改適沈焚香額天斷左手一指誓
不再醮始終一節旌表之

李氏寧夏人李承恩反勾冠着力免助惡括城中美婦獻
之李罵賊不從子母五口悉死之

任氏吳景妻沔陽人景卒任誓以死守訓于欽十年不出
戶姑病瘵率抱持左右寢處必偕每夜焚香額天願以身
代姑歿竟絕葷蔬食比塋得二白兔人以爲孝感旌表

程氏王谷樹妻禮人夫病篤判股啖之夫遺命通人程剪髮誓無他終身足不踰閭旌表

斬水烈婦陳氏甫十四適鐵匠局世文姑寡貧夫蔡鳳鳴旁又通於僧喚婦不自已令鳳鳴及僧百計誘之而身作威力挫撼不已以鳳鳴遂強持婦婦力拒堅不從歸以語其父東陽與助已及友謂當從其家俗于是自誓必死謂太祐曰兒不能為狗彘必死太姑慰諭始以不死是夜自縊死七日姑某死鳳鳴避去英山中不踰月亦死始婦死隣黨始傳觀者如堵無不揮涕烈日中面色如生

賈氏潘眉卿妻沅陵人爲諸生正德中夢賈者父子南京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二 至湖口鄉卒賈即赴水女奴持之既見舅姑入室自縊以救免自是減食凡四十餘日絕食者累日竟自刎應天尹以事聞受旌

袁氏龍安人嚴肅妻事舅姑孝姑疾侍湯藥肅補諸生因歸省墜輿文棧道溺死袁年十八亦趨入溺處寸屍不見大哭亦投水死兩月不得屍後漁人於洑回頭河得二屍同起人以爲節義所感車聞旌爲貞烈

許氏同安人生員洪伯大妻數年無子勸伯大娶妾陳生二子伯大遇疾許水漿不入口數日泣告曰君不起妾寧獨生及卒許爲殮畢收遺書付陳囑以善撫幼穉陳初不

覺許遂潛入卧內自縊而死

應氏建寧人歸丘伯春年二十夫卒號天願同死自投中斷婦拔出之氣息奄奄忽斷左手指置夫懷中既產且久慟哭未幾不食卒令葬之

雍氏長泰人黃伯英妻夫守節終身嘗攜幼子負豆至水濱置席磨之有廖姓者奪其席雍氏號天磨爲不轉廖驚避之人傳以爲異

蔡氏鄧華清妻歸夫一年清故剪髮隨鈴鐸中迷絕粒七日而死學道方應選題別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二 萬氏南海人王愛卿妻洪武中撫友暫作亂萬爲官軍所獲獻于衛指揮盧諸諸愛其才美欲納之萬號泣投衣于

火諸怒以刃試之萬唾罵不輟就死于南門外聞者涕

黃氏女名千金潛山人許嫁張大中未嫁而大中卒父欲改議千金曰天有一日于父卒事舅孝邑中有求聘者毋

許之千金再拜而起伏父木王前號泣以替刺目逾三月而卒時年方十九旌之

賈氏女丹徒人父母俱亡許嫁之人乃家舊僕也成婚日始識之遂投井死郡守義之爲立石于塗黎山前以旌

黃善聰成化中南京淮清橋女子年十二夫母有姊已適人其父取線香爲繫得來臨風問憐其幼且無母不可害

食於姊乃令爲男服攜之旅遊者數年後父死于客女
姓名爲張勝有李英自故鄉來亦販賣線者勝遂與結爲
夥伴同寢食踰年恒稱病不脫衣襪浸溺必以夜弘治辛
亥正月乃與英偕還南京時年已二十突然英冠往見其
姊姊謂我本無弟惟一女弟隨父在外耳胡爲來乃笑曰
我卽善聰也泣語之故姊惡之曰男女同處何以自明遂
辱我家矣因拒不納善聰不勝其憤謂曰妹此身要分明
有汚死未晚也姊亟求穩婆視之果處子始返初服一
日英來候善聰出見英大驚愕遂歸快快如有所失飲食
頓減姊曰無憂也以英猶未娶且年相方爲求好善聰不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二
七
從曰此身若歸英人共謂我何陳里強之竟不肯事聞上
下皆驚異遂勒爲夫婦人有歌之者以爲木蘭復見今
陳淑貞撫州陳壁之女七歲能誦詩鼓琴陳友諒寇廬興
淑貞取琴鼓之曲終泣然流涕曰吾絕絃于斯乎父母繼
問之曰賊附必遭辱不如早死明日賊至遂投東湖死之
時同郡李宗願妻夏氏亦以賊至投井死
葉貞女名兆姚南昌人聘新建李光庭未娶而光庭卒
年十三先期夢光庭騎白馬衣素入其室相攜補綴以
告媼母越數日計聞傷之誓不改節父母憐其幼強爲
聘女聞之卽于密室衣裝自縊而死

易妹貞聘儀賓子楊銀未婚銀卒妹貞聞計墜樓幾死
不再夫奔吊楊氏舟至河索夫神主成親迎禮用小竹簪
抱王入柩前行合禮禮朝夕哭奠及葬年夜焚香畢自縊
于夫柩前事聞旌表之
張烈女名桂秀淳梁小民張啓明女有殊色聘凌氏子
日貧落女父切欲窮盟會鄰門少年鄭天祐以星術止其
家未有室父母以許以女妻之懼女素剛不可動乃俱伴
出歸天祐適遇女覺給天祐曰侯沐浴以從浴竟執父所
業打綿槌奮擊天祐中共類昏眩仆地女自縊死
胡烈女名貴真樂平人父母生欲不舉隣母陳氏勸爲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二
八
養子天福配同乳之甫長天福父母與陳繼亡家益貧
女父欲奪爲富家配女曰我鞠于魯氏婦于魯氏分姑
恩母子豈可以儀寒夫仍死依從姑以居雖草舍卑淺外
未嘗識其面女兄乘其未婚遽曳以歸出示求聘者金銀
并飾卜日以行女知不可免潛浴更衣入房縊死時年十
八邑令張文應禮葬之以事聞旌
張兒女名仙貞繁昌人正德七年流賊剽掠仙貞年十七
以護母疾不走尋盜劫之去至江許抱樹哭義不受辱
不絕口賊不能奪乃衆釋之
甘清秀星子人甘孟珊女年十五正德間值逆濠變賊入

境清秀隨母逃避賊獲其母清秀義不辱即投玉京潭而死賊退屍浮水如生里人收葬於山前

雙貞女不知其姓野貽何雄育為己女正德辛未歲饑雄欲鬻于娼以買厚利二女知之一夕以巾聯兩臂投淮河而死嘉靖十年詔立廟祀之賜額雙貞

姚貞女孝感縣庠生姚貞之女聘鄭一德未并而一德卒即痛哭欲躬視衾殮其家不從潛取鼠藥自啞母覺急灌水得甦屢自縊皆以防護不遂然兩目皆然已血潰矣竟往會墓盤礴墓間悲號不休草上為濕自是歸翁姑稿容蓬首足不出閭外十有五載如一日始隨婦解之曰汝未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三

九

鰥何苦執婦義女曰義自盟始即未鰥將路人其夫耶即鰥言何用盟為里以問于當道核得實錄其相曰貞

張氏女舍由人父誠貧而無子疾將革張痛切且恨以女子不能為父後遂願天割股和藥以進謂以身代父得

劉氏女名美玉博平人生員劉俊女正德十六年同父遇賊殺俊女以身翼之賊賜女以行女罵曰恨不能殺汝豈

同汝行奪賊刀賊遂殺之有司給葬祭立石旌表之
康孝女濟源人父友賢年老無子貧且為疇康勸毋納妾生子而之乳康亦生女遂捨之乳其弟曰父老矣父可得弟不可再得母病康嘗費夫早歿誓不再適時人稱之

劉氏新樂人韓太初妻太初仕元為顯官洪武七年徙和

州劉奉姑甯氏以從至南宮姑仆地傷腰劉刺血和湯以

進乃愈至瓜州姑疾再進再愈至和州甯藏供養無違禮

姑患風疾時盛暑劉晝夜驅蚊不怠後姑病危囑劉小

指意與之永訣劉不悟斬指滴血和粥以進姑卒殯之湯

土欲歸葬五年弗果哀號常如祖姑之日事間召至京厚

賜之官為遂甯氏喪歸葬新樂旌表其閭

甄氏無極人嫁樂城李大舅早卒事姑甚孝大與其弟異

居一日始出件次子家甄隨侍不忍去姑命之還甫三日

忽心動舉身流汗頃果有來告其姑病篤者甄趨途拜

病往至姑側侍病數日而愈後姑年九十一卒合葬舅

甄廬墓側三年旦夕悲慟不輟里人稱為孝婦旌表

何氏永嘉人王木叔妻王氏家貧而何佐夫起家資用逮

饑一日語夫曰子可出仕李予之弟妹貧寒何家中餘資

久藏矣益夫曰此吾素志旦日盡散符則不遺木叔既出

仕又曰子之弟尚困有田若干何不界之夫曰此尤吾未

也遂以田與弟時稱賢婦

周氏遂昌人永樂間許聘梅仲善為繼室未行而仲善死

周遂號獨至夫家服哀麻撫夫前室子事姑以孝年七十

餘而卒鄉里稱為極孝人

蘇氏南昌劉天瑞妻少寡生子仲高娶喻氏亦少寡生子
觀方四歲能自念發若艱難諷喻曰此筑筑四歲兒安可
冀望喻泣曰姑能不負所天吾獨不能乎前途明暗一聽
命于是婦姑紡績自給觀竟有成立孫曹不下二十餘人
熊歿年九十一喻八十二人以爲孝節之報

李氏廣昌人何永學妻嫁時年十四越二年子卒何弛容
釋桎每欲與俱柩前設一木橙坐而哭橙爲之剝姑病朝
夕祝告請以身代哭曰吾所以不死者姑在也姑既逝吾
何生爲哀慟嘔血不一月而死

審氏安丘人許嫁同里劉真真死審年十六聞計甚哀謂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二 三

父母曰烈女不更二夫請往事舅姑至真家爲服衰麻
夜勤女紅以養舅姑及殷賣衾珥以葬節行完美旌之

張德瑜妻姚氏華亭人夫亡屏食待養及葬嚙棺號慟

震里巷結廬墓側抱痛終天姑宋氏老病不解襟帶而得

奉湯藥者經年子某亦以孝聞每按部使者至並以節

旌異之

陳氏安陽人李諒妻年十九生一子旻夫歿于後園計

慟絕粒三日不死乃復食繼繼以養舅姑姑患疽吮之愈

撫旻成立孺居五十餘年旌之

吉慶奴大學士胡廣女也永樂初解縉胡廣並爲學士一

日侍燕文淵閣太宗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今縉已有子
廣宜妻之以女廣對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上曰定生女
勿疑已而果生女因名吉慶奴以上所料也遂訂盟縉子
貞亮無何縉作誣舉家謫戍遼東廣欲悔議其女竊入
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血被兩頰且曰薄妾之婿皇上主
之父向來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况背王違父何用生爲
越數年洪熙改元特宥解氏貞亮得歸完娶焉既歸解氏
事二姑極孝事夫極謹姑徐氏多病不離床席十餘年雖
洗滌穢污皆躬備之且通書史性哀憫室子女視如已
出卒年八十有五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二 三

金氏溫州人葉清章文寶聘之未成婚納妾包氏有娠而
文寶得疾且死金氏聞請往視父母不許率往焉金氏躬
爲殮之撫妾生子綸親課讀書通經書大義始遣就外傳
登正統元年進士官禮部主事先欲疏請復儲恐貽母憂
未敢行金氏聞之謂曰吾平日教爾何爲汝能諫死職
雖無子實有子也綸乃以疏入忤旨杖幾死禁錮詔獄金
氏怡然天順二年綸復官終養金氏嘗自爲詩見其志
口誰云妾無夫妾病及見夫方歿誰云妾無子側室生恩
與夫俱兒讀書妾辟繡空房夜夜聞啼鳥兒能成名妾不
族良人曠日黃泉下後綸官至禮部郎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二

三

劉氏歸王錫第甫十六劉年十三梳髮有志操善女紅錫第父爲滋陽令以母李往留錫第與劉家若錫第少年美姿貌負才氣片視一第而不小不替卽發憤下帷不勝就故得疾寢甚劉晨昏進湯藥極瘳廢親夜輒跪而祝大呼願以身代錫第疾歲餘日進一粥則劉亦進一粥生不食亦不食錫第幸時家衆環哭顧獨不見劉乃爲戶自縊救不死頃之則又縊復救不死顧謂人口吾死矣曰慎毋令外人手吾死也明旦復縊偶係脫墜地蕪哭曰奈何東我而不使我與夫偕乎天哉家衆乃益晝夜嚴視之乃陽若爲不死者而密製殮服又剪皮金爲香字示侍女曰吾骨亦

若是一日晨莫有異風起雲輻者再劉林其侍女曰爲我而風乎母忤我風立觸汝矣及夕顧侍女且食於厨復屬戶自縊乃絕其母兄解之則異風復歛起者再踰三日而厥色如生
尤氏崑山人人生而淑美善女紅通曉文義少字諸生趙一鳳一鳳貧不能授室脫身贅於尤時尤氏年十六日夜暮村間佐一鳳讀有僞聲三試而三不利竟邑邑卒尤氏饗殉之既而強食曰棄君之二孺子而以從君君寧與我二何二孺子殤尤氏益大悲痛曰可以從君君矣既而復曰君猶未葬也吾忍暴吾君骨則徙之墓所視治土方中日

夜拊棺慟哭乃有利尤氏之嫁以其聘豪者謂人曰彼妹少且艾誰能容彼久也則又嘗其目曰彼盼美而流烏能久也尤氏聞之曰乃以色疑我耶夜就工所取石灰手按久之血出漬灰日枯利祿者大愧悔尤氏日楚痛益劇慶必死寅棺自隨可歲許視一厚塋畢卽自縊有抱而解之者復觸石縊裂且死乃仰附棺中噉喀喀死事聞詔旌其門曰烈婦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二

三

張寧有二妾一寒香姓高氏一晚幸姓李氏年皆十六七俱端潔慧悟寧老愛重之及病將革無子諸姬年長者奉命出之一氏獨不去因泣請曰妾二人有死無二幸及公死殉公也遂引刀各裁其髮以示無他腸寧命從之乃寧居小閣絕不與外間通聲問及卒乃設席閣中旦夕哭臨服三年喪不闕戶者五十餘年子嘉秀字文英舉嘉靖己丑進士歸里門二氏口妾等大馬之齒已踰七旬幸不辱先公於地下又死有佳後耶令啓鑰出則儲然雙媼矣親戚莫不憐敬矣聞旌之曰雙節

史官曰村東貞淑者易錢月情執流俗者輕脂華何也必堅于金石節囑于瞻顧也若者窮窶令名垂于琬琰臨大節輕死生見定不移而富貴威武無所撓其欲快以義士

鳴人競譽夫烈可謂守禮不渝誠足風矣以觀永冠有中
壽之行若真霄壤哉與言及此振管浩嘆而涕零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三

重

明書第一百五十三卷

史官傅維麟集

列傳十四

外戚傳

史官論曰昔人喻貴戚之家福祿重疊如再實之木其根
必傷知言哉夫福人不過其量祿人不逾其序此天與帝
王之仁愛萬物也祥桑暮拱朝枯無故之利聖人所畏故
五侯封而黃霧塞禹山滅而家妖絕寵祿既過侵迫陰陽
良由志驕氣溢窮富貴而不以功也是以謹制之君敬慎
姻婭明德之后裁抑外家而實長君之退讓陰衛尉之守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三

約非惟豫遠傾軫亦以永全今祀呂霍爲我戒豈不厚乎
明初家法最嚴高后戚里無尺組封徒以廟號隆其本生
魏定二國俱盟白馬無與椒房惟泰陵時張張甚致動從
薪之議抑如田蚡所云志不過富貴好不過聲色狗馬而
已無赫赫之施亦無赫赫之禍豈非蔭薄流罕末干鬼神
之禍歟抑祖宗家法嚴外戚不得預政故龍螭之孽不生
雉墜之亂永絕歟考茲禍福鑒戒備矣

楊王陳公太祖於建國之初念淳皇后母家贈后父陳公
爲楊王母楊王夫人立祠太廟東歲遣大臣祀洪武二年
中都守臣上言伏惟皇上肇紀開天功德殷茂隆周恩於

甥舅陋漢禮於靈文眷惟陳氏本乏胤宗更迷玄妄軫心
揮涕日久靡遑臣等旁詢父老徧歷村墟得陳公塋地在
下縣肝貽風氣包凝天地之載如故樵蕪絡繹焚衛之禁
甚疎宜崇華表兼建廟祠臣又聞諸人言公本維揚尺籍
當宋祚將傾扈蹕南遷師在海島將殞君崩士卒死溺莫
可數計公舟破中壽脫死登岸招攜瘡殘匍匐汕嶼累石
支釜調糜苟活已而食盡自分天亡旁有死馬衆欲烹食
曰我等饑且死食死馬肉亦死死等食馬肉死得爲飽鬼
公憂白衣人謂公勿食馬肉吾舟挈汝恍惚未信俄夢如
初是夜未央櫓聲入耳若窹若寐復有紫衣人杖觸公勝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三

二

曰舟且至奈何不起公驚立熟視身在艤中食頃颺發舟
如輪轉公夙詣巫呪叩齒揮神須臾風濤靖恬檣柁寧捷
舉皆謝公共進酒食比至通州復饋巨魚歸於故里履棄
弓矢假藉符衛避地肝貽津里鎮久之始生二女季卽淳
皇后也作配仁祖誕育聖躬公卒年九十有九臣等無任
嗟異伏惟宋元之交華綱塗地戎貫滔天神胄倏鍾乾靈
未殞淳皇后之有父乃皇上之有母也豈偶然之故哉臣
等昧死奏上曰朕固聞之立命中書省爲朕外王父揚王
廟肝貽墓次置灑掃戶三十家設祠祭署有司歲仲春秋
祀召儒臣宋濂爲文鐫神道碑

徐王馬公高皇后父也洪武四年六月丙申上坐皇宮門
召禮部尚書陶凱論曰皇后德懋參辛功高任嬖佐朕布
衣永清寰海實惟慶宗發此靈胤惟后父馬翁世籍宿州
鄉聯閔子少力耕農亦勤魏儉長負膂力虎視鷹揚疾惡
如讐拊順如狎墟中敬憚莫敢誦誦元末使氣殺人義命
定遠已而江淮釋驥閭井饑困避地轉徙蓄菰俟時謀諸
室人鄭趨乃以愛女託諸好友郭子典子典定遠豪俠首
難稱雄衆推元帥收召民兵朕遙歸應部積苦勲庸子典
顧朕喜曰行且爲汝擇配又曰莫如吾女乃館朕甥廬焉
成嘉禮又曰吾女馬公季女也惟吾夫婦愛如已女音本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三

三

嗣徽祥由天定朕時敬諸周旋有年既登大寶遂正軒轅
褒贈翁爲徐王嬪徐王夫人物色嗣見並遭閔天朕悲悼
益深情文未備立廟太廟之東歲時奉祀顧旋賴有別典
禮無稽始卽王塋闢地作廟奉安神靈歲仲春秋俾有司
祇供祀事汝凱宗伯典司人鬼其次第朕言刻石凱再拜
頓首受命設宿州祠祭署以王鄉家武氏世爲奉祀守王
墳灑掃戶九十家
呂本鳳陽壽州人仕元爲元帥府都事其後來歸歲丙午
爲中書掾史吳元年授湖廣行省照磨洪武二年陞中書
右司郎中四年改左司郎中五年陞刑部尚書郎尋進吏部

尚書六年改太常寺卿七年以事左遷北平僉書尋召還授禮部尚書未幾出爲兩浙運使十二年復授太常寺卿疾卒賜葬鍾山之陰無子其女爲皇太子妃建文卽位封爲皇太后本已卒贈侯

張和永城人父麟洪武二十年以女爲燕世子妃授兵馬副指揮食俸京師二十八年老和從燕兵戰永平大寧有功至鄭村塢遇齊泰兵大戰先登陞義勇中衛指揮同知建文四年與內臣瑛東援薊州又從梁銘戰沈都司兵白河上陷陣斬首有功陞都指揮永樂中調金吾再調錦衣旗手二十二年妃正位中宮陞和左都督洪熙元年封彰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三

四

城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贈麟彭城侯謚恭靖宣宗奉母后謁二陵和兄弟從太后特召見行宮諭令謹飭保家祚宣宗厚母家禮和兄弟正統三年卒子補病療孫達嗣伯成化十六年卒子信嗣伯正德三年子欽嗣伯嘉靖八年釐恩澤侯惟彭城惠安以軍功半得世嗣如故十六年卒明年子勳嗣伯和家本謹厚又孝誠昭皇后有功德仁宗在東宮非孝誠禍且不測宣德正統間天下治平皆昭皇后力也以故其恩澤兩封傳世最久張昇和弟燕兵起以舍人守北平有功陞義勇中衛正千戶永樂三年陞指揮僉事十二年從上出塞至忽刺忽失

溫遇敵有戰功稍進官二十二年冬陞都督同知明年陞左都督正統五年秋封惠安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六年卒子載爲典寶先卒孫宗嗣伯成化三年卒無子弟瑛嗣伯無子庶兄璣嗣伯弘治六年卒子偉嗣伯正德中爲總兵征流賊失律下獄論死會赦得釋嘉靖初復爲京營總兵十四年卒贈侯太傅謚靖襄子綱嗣伯二十二年坐郭勛姻黨下詔獄未減得出卒子慶臻嗣國變闔室自焚死

孫忠字子敬鄒平人初召愚貢入太學歷介休永城主簿率人供役天壽山陞鴻臚序班宣德初以女配宣宗賜名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三

五

忠陞督府僉事又明年封會昌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忠長厚好施年八十五卒贈侯謚康靖五子長繼宗次紹宗顯宗續宗皆都指揮純宗錦衣指揮僉事孫十八皆錦衣千戶顯宗稍驕橫忠不喜景泰三年繼宗嗣伯英宗復辟進繼宗侯加祿二百石與世券逾年贈忠安國公改謚恭憲已而革奪門功繼宗家子弟蒼頭冒功得官者二十餘人疏謝罪辭免英宗念繼宗母家革諸蒼頭官官諸子弟如故五年總兵討曹賊加太保弟顯宗蒼頭坐法繼宗爲請上不悅繼宗頓首以母九十老爲辭上終不允一日諭輔臣曰祖宗來外戚不得預政今繼宗得典兵太后顧不

初爲內庭寺人言防閑須戚里或其言至今猶稱李賢對曰孫侯醇謹無他賜後更不可爲例耳成化元年又革等官傳旨繼宗出特恩如故卒贈鄉國公謚榮襄子璉錦衣衛指揮使先卒十六年璉子鎮嗣侯遷英宗諱改名銘正德十五年卒明年子杲嗣侯嘉靖初坐營八年以安昌伯故盡革外戚恩澤封十六年杲卒子應乾不得嗣

吳安冊徒人父彥名有女入宮洪熙初召彥名子忠爲錦衣百戶宣德三年卒安以忠弟嗣官正統十四年十二月

陞忠府軍前衛指揮使是月景帝尊生母爲皇太后詔天

下太后卽彥名女也改安錦衣衛景泰四年陞左都督前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三

六

府安弟信陞南京前軍都督七年太監王誠傳旨封安安

平伯食祿千石天順元年太后復爲貴妃安削爵

周壽昌平人父能孝肅太后父也太后初入宮侍英宗爲

貴嬪冊爲貴妃生太子天順元年授錦衣正千戶卒子壽

嗣官八年陞左府都督僉事憲宗卽位尊貴妃爲皇太后

陞壽督府同知成化三年封慶雲伯食祿千石與世券贈

能慶雲侯十七年進壽侯加祿二百石是年加贈能寧國

公謚榮靖弘治元年加壽太保祿一百石正德二年卒贈

宣國公謚恭和又明年子璘嗣侯壽弟或初以恩授錦衣

正千戶成化三年陞指揮使十七年傳陞都督同知二十

一年封長寧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弘治元年加祿百石卒明年子璘嗣卒子大經嗣嘉靖中革

錢承宗海州人五世祖整從燕兵克懷來大寧鄭村場功

陞燕山右護衛副千戶老子通嗣官以白溝河沿州泥河

功陞指揮使老子貴嗣官從太宗北征宣德十年陞都督

振僉事正統七年唐皇后恩陞中軍都督同知卒子欽嗣

錦衣帶指揮使正統十四年欽與弟鍾北征沒於土木欽

無子鍾子雄天順元年陞都指揮使成化二年累陞後府

都督同知成化十五年卒承宗幼陞都指揮使錦衣帶俸

優給弘治二年比王源乞恩封安昌伯食祿千石與世券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三

七

嘉靖四年卒謚榮僖明年子維所嗣伯是年卒弟維垣乞

嗣伯吏部請與維垣錫衣帶俸指揮使如敘官制曰可已

而維垣又乞嗣伯制曰外戚無功坐享重職非古帝王義

功之典朕甚不取廷臣屢建議愛國重名罷也下會九卿

言官議議上詔曰戚里濫膺重爵名罷既輕人不知勸

維垣伯不得嗣著爲令

王源上元人父鎮孝貞皇后父也天順六年爲中府都督

同知成化二十年源以嗣都督封瑞安伯食祿千石與世

券弘治元年增祿五年進侯又增祿與世券加贈鎮阜國

公謚康穆十年源弟清以都督同知封崇善伯食祿千石

與世券十六年加源太保又明年加太傅又增祿正德二年源弟濬以左都督封安仁伯食祿如清是年濬卒子桓嗣伯十三年又增源祿嘉靖年卒贈太師諡榮靖子橋嗣伯後革

張翥典濟人孝康皇后父也成化中皇后為東宮妃授典鴻臚卿弘治三年陞督府同知是年冬封壽寧伯食祿千石與世券五年立東宮翥得進侯加祿二百石是秋卒贈太保昌國公諡莊肅翥本儒家從兄峻舉進士亦有吏才翥子鶴齡延齡翥卒封鶴齡壽寧侯延齡封建昌侯武宗崩鶴齡迎世宗於安陸私語左右欲得召見中皇太后本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一

九

意上不應而心惡之道中教有性喪墜馬傷臂輟取者至死上聞大不憚普令在道死者予棺具所由以聞鶴齡亦悔懼每率諸大臣朝夕候拜仰瞻威容心悸歸謂其弟曰新天子矚我時有怒色只為一馬卒何介介至此延齡惜初不為意八年盡革外戚世爵二張在革中以皇太后尚存得免止襲一輩方鶴齡封公尚書胡世寧言名震朝借保全外家須限其制陛下天授戚臣奉迎道路奔走非難事加以金帛亦足酬勞若曰定策有祖訓與先帝遺命在誰人敢居况公爵止以增不以封不宜使外戚封公自陛下始上心是之以有前詔不欲改也考明朝幸慈馬

皇后兵亂外家無存者父馬公追封徐王歲祀仁孝徐皇后中山王長女本元功無可加仁聖張皇后二弟半以軍功封此後孫周二戚雖封伯加侯贈公斤斤守禮法令終昭聖儼孝宗時二張甚橫數入禁中內臣何文鼎素忠直二張寒寬卻離文鼎持大爪囊之幾死孝宗無以罪也各奪民田廬請官寺令豪奴姻親凌官府築獄囚金玉積如山厭市肆壅斷在在皆是揚州同知葉元嘗辱張僕人元至京羣僕入吏部撲元尚書馬文升護元得免言官時諫勃不問至正德時待外家稍薄十年日者曹祖有子鼎為延齡家奴祖行其術頗有驗鼎嘗語同儕馬景等謂其父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一

九

通六甲六丁神術能使鬼丁景等初信言於延齡出入關說後祖父子不相能景等亦厭祖諸逐之祖忿奏延齡與其子鼎及景等陰謀不軌詔逮祖下刑部獄鼎等下獄衣衛獄景等下東廠獄有旨將會多官廷鞠祖仰藥死上疑之提獄巡風王事皆得罪尚書張子麟奪俸昭聖居間往來亦厚有所獻乃得辭尚免朝奏延齡尋贈天文生黃昶為草奏求進爵不允驕橫如故嘉靖初都督張銳太監谷大川等伏法沒產延齡擇便美者掠傾買之為山池壑相借侈隘制而是時上以外藩世子入承大統母妃至通州未正尊稱閣臣固持之大不喜既入宮昭聖猶以故事

倨見益不堪遂排羣議尊爲聖母章母皇太后而溫昭聖
殊甚怒無所發盡鍾之二張矣二年延齡以強占人地上
爲給事中張原所糾自是稍稍欲戡鶴齡雖以定策功進
爵然讓退自保絕不敢與邵蔣並亦無有疵摘之者延齡
婢嘗竊金施僧事覺執僧與婢杖之死奴畜指揮司聰委
之行錢聰負延齡五百金被索急遂謀於昶子至曹祖所
奏事將計延齡至陰以草奏示延齡遂其賄延齡密遣人
執聰發篋得奏牘榜聰死令聰子昇焚其屍乃折券優遇
之昇噤不敢言然常忿詈恨甚遂拾聰前牘奏之事下刑
部尚書聶賢逮延齡並諸奴勒結言其擅買田宅及杖死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三

一

司聰婢僧事皆有証其云陰謀不軌無左驗延齡係應議
親臣請上裁上怒曰夫謀逆者只論謀與不謀豈論成否
賢等黨比欺罔令戴罪其曹祖服毒死想當時有王使容
縱之者宜追論以聞賢等懼迺具獄謂司聰以絞死曹祖
及鼎爲妖言與景等私相傳語謀不軌延齡逆謀雖無左
証而僭侈兇殘罪應論死其兄鶴齡居第相連坐視不諫
責亦難辭前任尚書張子麟侍郎張論等皆宜追問奏上
上曰延齡犯在十惡宜從重典第告變人亡無從質証今
但以多殺無辜僭恣不法之罪誅之鶴齡同惡相濟姑革
其爵張子麟等逮赴京治罪賢奪俸一年延齡具疏自明

上責其獄中擅奏通政司官皆奪俸已子麟等逮至俱革
職方獄急時在十三年七月將致族誅昭聖計無所出乘
上生子欲過宮稱賀且求解上辭者再乃止遂令內臣傳
口語張延齡事姑從寬貸上怒錄其語示閣臣張孚敬議
處孚敬力爲解且云殺人罪誠難恕然恐傷皇伯母心參
之議親之條待以不死削爵褫其占據田宅悉入之官寔
而編戍爲民皆可上曰婦人以夫爲家皇伯母上配孝廟
宜感恩發奸曰傷心是導之啓私庇必欲害國也朕欲保
神聖正法紀如欲不問亦自卿等行之孚敬皇恐依部議
票上上卽欲論決時馮恩以星變上疏郭宗皋以奏疏忤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三

二

旨皆繫獄將并央孚敬又力救宗皋杖四十釋爲民方獻
夫亦力言不可且云何人導陛下爲此失德事上屢詰問
孚敬對如初上不悅論卿等愛重因煩奏自古強臣令君
一矣又以大禮爲言欲悔已以從廷和與此本要朕批朕
止知殺人必以殺報孚敬再引罪上不得已停刑仍諭之
但當承君之意勿曰某某之幸實非爲亂賊而屈刑焉又
因孚敬乞休上諭之曰卿求去或因大同事者又或以今
日之事爲難處堅不欲法處延齡者曰爲昭聖太后恐君
上失德此皆不足慮孚敬遜詞以謝時孚敬方堅欲討大
同無效慚而引疾故上云然已而南兵部主事劉世龍以

南太廟災上封事一請杜諛語以正風俗一請廣容納以開言路其一則言張延齡憑寵爲非罪固難貸然一旦置之重辟何以慰孝宗昔日寵待之意安昭聖皇太后垂老之情上責其諛上克逆賊入京黜爲民始延齡之下獄也提獄主事沈椿以戚晚故不令入重獄置之別所後代者益寬假之聽其家人出入扶持恩通親知往來置酒譚諧爲樂至是主事羅虞臣有鄉人陳邦憲者亦生死繫獄虞臣置之延齡所相得甚歡常爲延齡草奏而罪繫遷將卻永宋贊王祿亦與延齡燕飲祿因稱貸延齡入百金延齡嘗書聖學心法一幅題君道不明賞罰六字於其端十五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三

三

年奸徒劉東山以他罪坐繫獄肆不受囚東虞臣咎之恨甚聞報遂據奏延齡前事謂惡言譏謗賄結遷臣爲外提招匿國勳爲內黨其妻崔氏動以宮闈藉口又自謂有先朝恩養終不至死且有賜田產業百餘所令子侄奴屬多通賄賂以希脫罪奏入下拷訊具狀上謂延齡諛上法司非人類乃與死囚爲黨備查先今提獄官執送鎮撫司鞠之責尙書唐龍等欺公鬻法戴罪聽處分先後提獄官王事沈椿等二十四人在京任者俱逮下獄其公差給假致仕丁憂諸在籍主事陳公陞等俱命各巡按執赴京師並訊又有劉琦者亦訴奏延齡陰附權閹傳通宮禁金幣時

結將官賂遺真人邵元節等事俱下詔獄二疏所株累凡百餘人錦衣衛訊上言東山琦所奏多証罔下都察院擬罪於是都御史王廷相等擬上延齡永贊等俱仍原擬繫獄椿等贖杖還職東山發配琦發遣遼衛得旨如擬延齡雖在繫其諸子宗俊宗說等尚故貴富厚擅行都下諸奸人及家奴刊其所有幸危言恐嚇之索賄不遂則首諸奸十六年冬有班明于雲鶴者上章告變構及中官戚里錫齡自南京逮赴詔獄死雲鶴以誣奏遣戍而言者猶接踵東山又自配所逃歸京師復計奏延齡夫妻父子屬鬼呪咀事皆實班明等奏不証併讓珊構致之仍取張氏奴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三

三

陳文紳奏詞一紙運封以進諸奸猾屢永洪等和之詞連大學士張孚敬遂安伯陳鏞西寧侯宋良臣京山侯崔元太監麥福等所獲引凡數十人章下錦衣衛訊鞠獨令鏞良臣赴訊奏請時孚敬已致仕錦衣衛以爲言上曰延齡事與孚敬無與勿問於是錦衣衛指揮使王佐力爲推鞠言東山等所奏皆無實不足聽法司出龍王廷相屠僑等如佐言獄上因言延齡罪狀多端久留禁獄其子姪驕溢欺怨故奸克重誣財物紛紛言計動輒指斥乘輿干犯官禁於國體實多所損乞將延齡早賜處決時章聖方病上徧禱祈禱命釋鑲等予原職讓珊贖杖還職東山枷戍

齡仍禁錮宗儉宗說等調發南京盡沒所賜產東山荷校
死二十年昭聖皇太后崩尋張延齡死西市

邵喜昌化人寓杭州父林孝惠太后父也太后初入宮爲
貴妃生興獻王及岐雍二王喜歷陞錦衣指揮使嘉靖初
尊貴妃爲皇太后封喜昌化伯食祿千石與世券明年卒
謚榮和子蕙嗣伯五年卒無子族人爭嗣上下吏部議又
令郭勲張璠方獻夫胡世寧李承勲議世寧言皇上必欲
邵氏嗣封益推皇考獻皇帝之所自出於其父母邵林楊
氏而欲榮富其子孫也不幸林子孫皆絕今爭襲者乃其
旁枝非林子孫其不當嗣明矣臣恐賜彼一代之爵而或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三

古

亂彼百代之宗誤我皇上明倫之智達孝之仁可不慎乎
臣觀江南蕙松諸郡浙江諸省未見有侯伯世嗣者喜封
伯未逾年遂卒傳其子蕙僅再世而遂絕輔陞指揮弟弼
卽天玗三子長次二人皆以疾廢其不幸門祚之薄如此
蓋亦地氣使然故臣愚以爲與之嗣伯則宜考覈倫序若
濫及旁枝誤及異姓彼弟曰弼彼姪曰姪太后兄弟不得
以之爲子父母不得以之爲孫他人富貴而本親告絕幽
明之間各生嫌隙生者不得安其養死者不得歆其祀况
門祚薄而福蔭隆恐非邵氏之利莫若停其封爵量與恩
澤蔭罕流遠乃久長之福七年春上特令杰嗣伯八年

外戚封停嗣

夏儒上元人毅皇后父也始以錦衣指揮使陞都督同知
正德二年封慶陽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十年卒子臣十六
年嗣伯嘉靖二年加太子太保卒八年停嗣

蔣翰徐州人父敷以獻皇后家授兵馬指揮從之安陸老
無子以翰爲後嘉靖元年翰以錦衣指揮僉事封玉田伯
食祿千石與世券從弟山錦衣指揮同知壽僉事太正
千戶四年翰卒贈太保謚榮僖明年子榮初爲奉祀顯慶
嗣伯榮弟華爲奉祀爲都督守顯陵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三

主

嘉靖元年立中宮以萬言爲鴻臚卿陞都督同知二年封
太和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官其子紹祖尙寶司丞八年言
華外戚封十四年萬言卒太和伯不得嗣萬言孫書乞恩
得錦衣都指揮同知帶俸

方銳江寧人孝烈皇后父也嘉靖九年十一月皇后選入
掖廷克九嬪明年二月陞銳錦衣署鎮撫八月上諭兵部
朕慎選淑女爲嬪御川廣嗣續九嬪之父授署職似於人
情有未盡銳可與錦衣正千戶十三年正月皇后正位中
宮陞銳衛都指揮使十八年二月隨幸承天至衛輝陞後
府左都督十九年正月封安平伯食祿一千石二十一年

二月勅吏兵二部朕恭奉皇妣慈孝獻皇后九筵痛懷遺
音周足三期贊成朕孝后妃列御宜加恩遇筵進封侯二
十五年二月辛丑子承裕嗣伯三十三年十一月加太
子太保

李偉孝定皇太后父也宛平人起於泥工孝定事穆宗爲
才人生神宗進都指揮使神宗立封武清伯進侯祿千五
百石子券孝定極厚外家貴子無算而偉父子好居室無
時不與上本第宅園亭奇麗徧京師人稱爲李瓦刀家李
子誠銘嗣侯諸子誠懿誠鉅皆都督

郭振明邵縣人孝元皇后兄也初爲諸生天啓元年封侯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三

七

平伯崇禎元年進侯振明文雅韶秀專志文墨日與知名
士遊不爲戚畹態善鼓琴行草書字亦秀雅人皆以其戚
也而易之其實諸文士名筆不及也國變死節

王長錫順天人孝和皇太后兄天啓元年封永寧伯食祿
千石後進侯劉文炳亦順天人孝純皇太后兄崇禎元年
封新樂侯二人於國變日皆死節

張國紀祥符人熹宗后父以諸生進封太康伯懷宗即位
進侯國紀儒雅自好每與傅平侯郭振明遊雖無所養不
爲戚畹戚福安靜和恬都人稱之

周奎順天人懷宗皇后父初起於卜皇后少時奎推其

當大貴既而選爲信王妃奎爲兵馬指揮人賀曰君言驗
矣奎笑曰不止此也既而熹宗崩無子懷宗即位皇后正
位中宮封嘉定伯國變死而其子鑑爲都督雄幹長鬚行
多暴橫都人恨之李賊入桎而死人以爲快

李堅武陵人父英開國有功爲驍騎右衛指揮僉事力戰
死烏撒贈指揮使堅尙太祖第七女大公主爲駙馬都
尉嘗與駙馬歐陽倫梅殷陸賢賑北平建文皇帝即位進
公主大長公主堅素負才勇充左副將軍佐耿炳文北進
遇燕兵炳文謹備西北燕兵突擊出不意破東南炳文敗
丘福又攻子城堅出接戰互有勝負封樂城侯食祿千石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三

七

與券已而兵駐滹沱河薛祿引藥中堅墜馬祿揮刀斫堅
堅大呼我李駙馬勿殺祿擒堅見太宗謂爾至親今至此
奈何械送北平道卒子莊以公主故特宥當嗣侯公主懼
禍繳誥券莊流寓南京詩酒自娛後嗣侯謚威莊弟成爲
中都留守改山東都指揮成子陞世南京衛指揮使
胡觀東川侯海之子尙太祖第十女爲駙馬都尉建文三
年充副將軍佐李景隆北征燕王謂諸將曰李景隆志大
無謀喜專達衆郭英老邁退縮平安復而自用胡觀驕縱
不治英傑儒而無謀數子皆匹夫無能爲也此景隆敗於
白溝觀爲燕兵所執後歸京師爲陳瑛譴奏勒自縊死

袁容壽州人父洪開國入官至都督容初選燕府儀賓配
永安郡主燕兵起城守從征皆有功太宗卽位進郡主爲
公主容駙馬都尉食祿千石永樂元年再論功封廣平侯
食祿一千五百石與世券凡大駕出入皆命容居守公主
卒仁宗停容侯祿與駙馬祿一千石宣宗卽位與侯祿容
端謹謙和通敏有才智卒贈沂國公謚忠穆子禎宣德四
年嗣侯孝友廉慎卒無子庶弟瑄正統元年乞嗣上曰容
封以公主恩禎嗣以公主子瑄庶子可長陵衛指揮僉事
帶俸奉公主祀祀後屢乞嗣侯不許

李讓舒城人父申留守左衛指揮同知讓初選燕邸儀賓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三

十六

燕兵起率府兵執謝貴等取大寧戰白溝河有功署掌北
平布政司事佐仁宗居守防禦有功建文皇帝聞之大怒
欲讓且有申讓不肯顧其家力戰破平安兵九門建文皇
帝遂殺申沒其產并殺諸男子族居人沒其幼子婦女異
姓姻屬盡誦戍邊讓聞之慟哭誓死戰益力永樂元年進
駙馬都尉封富陽侯食祿千石掌北京刑部事卒贈景國
公謚恭敏子茂芳八歲嗣侯二十二年坐事上曰茂芳早
失父不知禮停祿革冠服讀書國子監十年能改過復爵
祿否則削奪爲編氓是年奪券卒子興正統二年授長陵
衛指揮僉事天順元年詔與伯爵卒子欽成化十五年乞

嗣伯吏部言興伯出言恩詔無世伯文欽嗣官長陵衛
崔元代州人尙憲宗女永康公主爲駙馬都尉嘉靖初以
奉迎車駕封京山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已而坐張皇
親事下詔獄得釋元好交文士流聲譽上喜元寵信得與
內閣大臣及郭勲朱希忠並召見燕語元得乘間發勲奸
惡勲坐死元弟允嘉靖二年進士官至按察副使元卒其
子不肖盡破其家死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三

十九

明書第一百五十四卷

史官傳維繫

列傳十五

佞幸傳一

史官曰嗚呼天不可不剛主不可不陽剛陽則苦勁正之陰柔則甘悅媚之孽狐豈伏而為祥于夜夜陰也裴矩曾隋而忠於唐唐之上當陽也亦有明主當陽知之不能之者文帝之於鄧通太宗之於宇文士及豈不知之者乎殿上之威嘉樹之舉猶以弄臣畜之曰是能適我夫天子至尊貴也列粉黛吹笙竿芝草珍禽日進于前太平封

明書

卷一百五十四

十

之書不絕於御亦曰為適而已矣匹士招朋亦思懷媚尊臨萬乘而不此一前魚乎然二主猶未為盛德累者以有申屠嘉魏徵在其側也山有猛獸則藜藿不採正士立於朝則佞壬喪魄故終文帝太宗之世二小人偃伏翕息而不敢動若以成哀為君以孔光張禹為相則張放董賢皆能以罪游戲尊主而為厲然則國家欲遠佞人有剛之君尤賴有苦勁之臣哉作佞幸傳

紀綱傳

紀綱山東臨邑人以郡劣生疏于矜憤從燕兵為參謀太宗即位為錦衣衛指揮使臣都指揮食事日見信任特恩驕橫朋比罔上與指揮僉事莊敬等典敗居處服飾器用僭擬上用蓄歌童舞女於家出入迎導詐傳詔旨役臨邑之民營創私第擅作威福以危法中人受四方賂遺及侵盜官物不可勝紀氣勢傾中外事覺時敬在海上逮至上命磔綱敬於市第其家無少長咸戍邊都察院上紀綱罪狀畧曰故都指揮紀綱假薄賄陰歛陽御搖撼黃尾包藏虐心積稔惡極未易指數按綱前後使腹心幹偽為郎

明書

卷一百五十四

十

下諸司鹽場勒鹽四百餘萬還復稱詔奪官船二十艘令車四百輛載入私第弗予直人牛立槁又卽獄喝持大賈數十百家家索賂不等得黃金三百五十兩白金二千兩鈔四十萬貫帛千五百疋又挾詐取交趾使黃金八十兩金盆一異寶二十枚奪民人倪貴等房舍莊宅十七所計值金三十餘萬匪縣官子民地入所直二十餘萬從籍產晉王沒黃金五百兩金盆一寶劍二白金鞍轡二又從籍故吳王沒瑟瑟御龍服王冠還輒示故王冠服高坐置酒命優童真侏道真吉祥等效伎樂奉觴上壽呼萬歲徐勢卿等無恙敬舉卿之屬綱諸所用金裝八寶環八寶帽

王盞玉水池硯珊瑚犀毗玉束帶紅舖床玉石馬几成飾
交龍日月星斗度如乘輿副又上所怒內侍右班當下綱
論棄市者輒將至家具洗沐好食食之賜爲言見上教若
誘取金帛且止更數日將至市殺之而先日以行刑報嘗
喜道姑陳氏姿色微買置腰爲都督薛嶠所先怨之遇於
大內持鐵鑊自腦裂幾死嶠不取言又道悲都指揮
啞失帖木不遇誣持其目賞事揮之死綱家器養命托
山劉等多造鐵甲弓弩萬計竊取民家子十八以下數百
人充左右後諸選婕妤才人既試可令暫出待歲綱輒錄
錄其尤者內之別以次塞莫敢問吳人故大家沈萬三子

明書

卷一百五十四

三

文度萬三伏法高皇籍沒其家所漏貲尚富而文度頗爲
人把持其短患之因綱舍人蒲伏見進黃金百兩白金千
兩龍文破一床龍角一株奇寶十具異綰綺四十疋願得
從替御列爲外府外廐歲致犖六百石鈔二十萬貫醜百
石布帛以時進食餌羞果以月進綱許之仍語文度吾後
庭未充若爲我吳中徵好者不爲數文度因是挾綱什伍
而分民間室戶誰何者綱自推其威日重且迫上冀得所
欲常端午上射柳綱私司射鎮撫罷英口其故射不中而
子折柳鼓噪以觀其部尚書御史既射綱謬爲不中英折
柳鼓噪竟射無紀者綱乃喜咤曰是無能難我矣按綱爲

天子腹心之臣負委任妄意不軌擢綱髮不足數罪其傍
指揮莊敬表江千戶王謙李春比周爲誣罔當死并諸應
坐人以輕重受條詔曰可頒示天下

史官曰太宗英武聰察綱非有腹心帷幄之寄婉孌泣斷
之姿而能恣意竊柄觀綱欲挾後回之性爲蓄逆之恩
揆時度勢有難解者矣至令徂覽爰書窮悉穢惡藥街才
鬻奚云弗宜者乎

明書

卷一百五十四

四

石亨附從傳

石亨涓南人方面豐軀美髯及膝從姪彪體貌亦雄偉髯亦過膝亨嘗與彪貰酒相工遇之酒肆大奇之曰今嘗平世奈何二人有封侯之相亨家本軍官伯父嚴無子亨嗣寬河衛指揮僉事亨不學然識字英果壯毅善騎射有膽畧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當先輒立奇功累陞都指揮使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始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正統十二年亨遷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叅將守萬全路彪亦陞至都指揮使從亨叅謀十四年八月王師敗績亨與總兵官楊洪等並械繫錦衣衛獄十月

明書

卷一百五十四

五

□也先犯京城有言亨勇者景帝出亨獄令立功贖罪亨統兵出安定門卽與敵遇挺刃單騎進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彪又持斧率親兵從之諸軍懼呼踴躍聲震天地敵却而西亨等追戰城西敵復却而南亨令彪率精兵千人誘敵南至彰義門敵見彪軍少逼之亨率衆乘之蹂敵大潰南奔亨日夜追敵三日至清風店北去將出紫荆倒馬關懼我躡後亨遣謀者紿敵亨且未至陣中將者假亨名耳敵信之來攻亨率彪與精銳數十騎奮擊大呼直貫敵陣刀斧齊下殺敵數百人敵衆知亨在驚亂相蹂踐亨悉衆乘之大捷敵所掠羊馬財物盡棄餌我兵敵得遁去亨

明書

卷一百五十四

六

既敗敗敵威名益震敵自是不敢復踰塞深入輒請和議見邊人呼石亨爺爺論功亨第一封武清伯尋進封侯兼太子太師總京營彪陞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叅將諸子姪潤溟濟仁並陞千戶鎮撫潤戰沒彪爲叅將敵畏之稱石王于謙請勅亨巡邊至大同召還爲團營總兵謙忠義清直不避強禦景帝倚任之亨恃功驕橫謙又時時裁抑亨亨畏謙不敢動然積恨之天順元年正月景帝不豫亨與都督張軌都御史徐有貞太監曹吉祥蔣冕等定謀奉上皇復辟爲飛語謂于謙及王文矯取金牌勅符迎襄世子矣又曰上令內官張永等捕亨數人掌兵者矣庚辰遂囚吉祥矯稱得皇太后懿旨曰天子疾大漸殆弗與天位久虛上皇居南內春秋鼎盛於今八年聖德無虧天意有在人心所屬傾以好臣擅謀閹而不聞欲迎立藩王以承大統將不利於國家亨等其率兵以迎上皇是月壬午四更亨與軌吉祥等暨羣從子弟家兵叩南內官門請上皇陞輿從東華門入奉天殿卽位侍衛都督范廣禦戰死闕下亨遂言于謙有反謀不欲立皇上請殺謙上意未決亨有貞力言不殺謙今日事無名上不得已殺謙及文陳循商輅尚書江淵俞吉悅等戊邊歸田廢景皇帝爲郕王亨以奪門功第一進封忠國公歲祿三千石與世券有貞封武

功伯入內閣彪封定遠伯爲大同副總兵諸從弟子姪及諸義婿子孫皆以奪門功得官錦衣都指揮指揮者三十人千戶鎮撫者二十一人其諸寃名奪門日官者四千餘人亨於功侍寵日與吉祥出入禁廷在上左右弄權進退文武大臣盡革邊鎮撫奪民間婦女田廬財物無算亦益驕橫凌鎮守文武大臣御史楊瑄等聯章劾亨亨廷有貞李賢等噉言官見上泣訴強下賢有貞并都御史耿九疇御史瑄等于獄會天大變異得釋賢留有貞九疇竟逐去諸御史謫戍調除有差及賢再入閣亨亦有力賢竟不悅亨亨益干朝政乞請無忌上亦厭亨左右怒亨者伺

時書

卷一百五十四

七

際數言亨短上漸疑亨一日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傳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曰此必王府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上不應顧內臣裴當曰汝聞君言乎亨橫睨毗中傷人莫敢告亨者上又諭賢曰總兵官豈可無故輒入內廷令左順門開者非宜召不得輒入總兵又以軍官貪暴復言巡撫亨慚憤必欲上復革巡撫上不許會兵部尚書陳汝言奸賊得罪上嘆息思奸箇于謙亨益不自安又知東不察已乃薦處士吳與弼上又諭賢左右干預奈何賢請上獨斷上嘗與賢論及奪門功賢曰迎駕可奪門不可又曰

卿王不諱天命人心咸屬陛下何必奪門且內府門貴司奪奪字尤非順不可示後世賴天靈佑助事幸成朕摩王左右先知亨輩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何地也愕然又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謀者臣不從臣愚聞王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攘論陞賞誰復敢招權納賂者上曰善由是益薄亨亨生子男未彌月上見亨喜令亨負兒見朕上見兒又喜摩其頂曰虎兒也往善撫之朕行與卿結姻上意寵欲亨子駙馬且探亨意亨不喻輒對曰不敢不敢臣兒無福上笑而頷之命左右取金鎖繫兒項賜封鎖定侯亨頓首謝召出上益

時書

卷一百五十四

八

疑亨彪在大同肆貪暴誣劾都御史年富逮至京上疑問賢賢乞遣官即訊果不實彪又數言侮其總兵總兵因彪晉奏城威寧海子遂爲流言誣彪有異志上固疑彪欲召彪還大同人又乞彪爲總兵上遂大怒或又曰彪結死黨必欲留據大同爲亨外援上亦疑出亨意尋進彪侯召還京侍衛亨覺上疑令人促彪疾馳入京彪既至會北使貢見彪於朝羅拜稱石王上問蓋疑不可解天順四年二月上密詔御史按劾即日縛彪棄市籍其家亨逮繫錦衣獄死亨既死法司請葬其屍上念亨功欲從之問賢賢請盡法斬首上不肯竟瘞亨都御史寇深等素惡亨論彪大

逆收亨家籍其財產亨從孫進士石俊亦被收死獨從姪
錦衣都指揮使洪得成彬州少子潛鎮定侯者勿未收漢
在彬累建功陞指揮潛至正德末尚游食京師亨縣人孫
弘初以舉人歷肥鄉洛陽令歷陞太僕寺丞少卿以迎駕
功陞工部右侍郎亨再薦弘爲尚書上陞吏部左侍郎曰
再陞當爲尚書亨曰卽尚書何不可何再陞耐煩邪亨粗
豪也矣軒輊無機巧嘗薦馬昂爲兵部尚書又力薦賢有
貞入內閣已逐有貞留賢亨權日重威名震主不知謙損
竟及於難五年七月勅吉祥及其姪昭武伯欽反皆伏誅
史官曰人恒言曹石曹反閣下兵火逼禁繫姚令言朱泚

明書

卷一百五十四

九

其數也亨父子劣狃耳恃功驕恣失人臣禮反謀未著卽
獄詞亦曰怏怏懷不軌而別錄謂童督勸其反進議曰惟
有石人不動而亨以布置未備後之童督唾謂不足有爲
此亦過甚之談乃俱坐死前當寇躡畿輔亨父子戰功瓌
偉一旦至此上公戮于房卒于城等于孤豚當時李賢王
之遂景楠之英宗恐恐焉記過下賞其功寇孽不留其種
幸激曹氏之變夫石外祖也曹內廬也治外忌內仇毒孽
發幾至攻心景死賢免至今譚之心特焉至亨彪心無祖
法日無天子其死也宜哉

馬良馬昂傳

馬良江南人貌溫嚴少以幼童侍英宗于青宮有同榻之
幸旣卽位襲父職爲金吾指揮使累戰功爲都指揮上復
辟召見之進都督僉事平曹欽進都督同知賜蟒衣玉帶
凡行幸必從賞賚不貲一日上早朝罷出獵南海子羣臣
候送駕于午門外見有乘馬從中門諸瑤夾而出者以爲
上也衆跪乃知非上良出矣最後上騎而出衆驚詫良衰
婦上資賻甚厚不數月而娶鼓吹達禁中上聞之唾曰奴
薄行乃爾耶自是不復召至成化初坐與中官王綸有私
出廣東從大帥自效後入協贊南京守備出鎮貴州卒

明書

卷一百五十四

十

馬昂宜府人世指揮累戰功至都督僉事總宣府兵有女
弟已適畢指揮有姪矣美嚴善騎射曉番語武宗聞而召
嬖之甚遂進昂右都督一門大小皆賜衣蟒諸大將畏之
呼爲馬舅臺諫皆有言不聽一日上過昂賜第飲酣欲召
幸其妾昂不可上怒而起昂懼請解任女弟亦疎後以事
累奪職死其弟都督吳都指揮吳景旻皆得罪
史官曰二馬姓氏官爵恩倖見疎俱絕相類一以龍陽一
以女弟皆得致寵顯賄味春奇矣而後一以娶妻一以新
妾皆致疎斥又奇矣嗚呼人主愛憎之除可不戒哉

神英附時傳

神英京師人高祖保立功洪武時爲大同指揮僉事父傑雲南功進指揮使陞陝西都指揮天順初英嗣指揮使延安衛驍勇敢戰先登累有斬將功成化弘治間充總兵官守寧夏延綏宣府大同歷四鎮累官署都督正德五年給事中歐多劾英年老不任金革致仕是年賂瑾金寶萬計矯旨英居官五十餘年有戰功欲封英爵下兵部議尚書曹元阿璉卽稱英功傳會盡錄上英前後首功中律瑾又欲籍衆口下廷臣再議莫敢異同是年四月封英涇陽伯食祿八百石與世券數月瑾敗言官交章劾英奪爵繼誅明書

卷一百五十四

二

券爲右都督時有張富保定新城人少力耕自給弟永太監正德時與劉瑾導上非幾得倖用事大臣請誅入黨者有永名永初與瑾好相結左右富得爲錦衣指揮使已而瑾勢盛益橫永不能堪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鐸反寧夏永督軍與楊一清西討兵未至仇鉞等已擒諸反者班師還京入見上發瑾罪狀誅瑾遂論功封富泰安伯永弟容安定伯並食祿千石與世券時容已爲錦衣都指揮僉事矣嘉靖初詔盡革正德間傳陞乞陞日陞者官爵永出奉康陵富容並革爵券與容都督富錦衣指揮使已而霍亂又論容賄一清坐罪減級安化之役未嘗一接戰佞幸封

者六人武德未詳始所以進爲義兒冒國姓封永壽伯太監谷大用兄大寬高平伯馬永成兄山平涼伯魏彬弟英鎮安伯並食祿千石與世券大用弟大亮又以平流寇功冒封永清伯五人者皆已官錦衣指揮封一詔盡勒罷奪券英獨以彬在得爲都督同知又有江彬者自有傳時又有許泰者起指揮驍勇通文爲遊擊將軍征流賊有功陞都督冒國姓爲義兒從上巡邊矯斬寇功封安邊伯泰頗知法度不敢挾威福肆毒以故得不誅謫戍邊

史官曰孔子惜繁縷以爲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夫名器者朝廷之所以尊有德重有功也故位以配德爵以疇功明書

卷一百五十四

三

故明太祖勅爲訓曰人臣非有汗馬功不得侯至武宗朝如神英輩或以賄進或以佞起得以列五等膺圭王甚者亂國姓于市井敗紀隳法亦已極矣昔人謂爵位者出于口而無窮爵位豈可任口予哉斯言誠大罪者矣

江彬傳

江彬蔚州衛指揮使祖父時嘗調開宣府鎮城因家焉彬儀狀魁偉善射性權譎便辟人多悅之正德六年畿內苦流賊京軍不能制議調邊兵時彬隸總兵張俊部下職淮上中三矢共一着面錄出于耳拔之更戰事聞上固識之七年七月部議益未平倣各邊事例於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各設鎮守武臣一人事寧裁革咸寧伯仇鉞言邊軍久勞風土不宜人馬俱病今賊漸平請留三之一討賊餘遣還邊俱下廷議乃以劉暉戍山東時源成河南郤永北直隸李鉉南直隸所部各千人益以內地兵五千人分屬之

明書

卷一百五十四

十三

暫留鎮守其副叅許泰等軍俱遣還鎮從之延綏軍取道徑還遼東大同宣府軍仍過京第勞後三鎮軍士至京遂留不遣未幾延綏兵復召入稱四鎮云彬厚賂錢寧引入豹房得見上上閱前痕呼彬兒健能爾耶應對稱旨即晉都指揮僉事置左右出入起居與俱每搏虎爲戲江彬盛言宣府軍可用遂有京遣軍互調操習之說上喜下部議言祖宗成憲京軍衛內不以無故而出外恐有四方窺伺之虞邊兵捍外不以無事而弛備恐有一旦倉卒之患今使外兵拱衛內兵輕出恐非居重馭輕安內攘外之要上竟于宣府調三千人京營赴宣府備禦者亦如其數大學

士李東陽等條十不便之說不納許泰張俊等因得復入是後四鎮士馬園操大內間以角觝之戲號外四家上戎服臨之每出入彬與上聯騎鎧胄畧同幾不可辨各軍馮恃威寵出縱恣市里畏而避之八年正月命許泰敢勇營彬伸威營俱管轄三月戊子改太平倉爲鎮國府毀殿中爲府廳又同上振羅國咸六月于番武營西造官廳爲操練申令之所各西官廳以彬爲都督彬前與都御史甯杲征流賊彬次沂河不進及盜去乃殺居民及耕耨者數十人目首功累爲言官所劾輒縱舍之姑令行勘至是給事中潘埏等嚴實以聞上亦不罪六月賜彬員國姓爲義兒

明書

卷一百五十四

十四

同時賜姓者指揮楊瑄焦廣焦椿焦桂張天祐張廷鸞等且更其名俱改錦衣衛帶俸初劉瑾盡政用趙高之術導上深居不視朝當奉事及陛見辭謝者皆侯左順門瑾西面捧旨代上問應悉行威福是時瑾誅上復變錢寧常侍左右有言輒用彬更內如導上巡遊蹕之上始躍然然憚太后不敢輕出九年二月始微行至教坊司七月彬巧造神銳前隘甲役刀鐵矢數萬又于陝西造鋪花氍毹帳房一百六十二間重門堂廡庖廚而乃戶牖樨檟影壁圍幕地氈之數皆具且有掖內遊幸出哨起聲息諸名號至是進之凡郊祀者陳設帳房不復宿齋官矣十一月令鎮國

府各兵俱西官廳操練而以彬及許恭提調之於是兵權歸之矣後與上遊幸益頻十年六月大學士梁儲等言曰者竊聞聖駕自西安門出經宿而回不知臨幸何處臣等憂懼謂至尊出入必備法駕必傳蹕南郊大祀不過一宿直廬拱衛將士數萬今聖駕之出環衛者何兵扈從者何官居守者何大臣文武絕不與聞若徒無故輕出擾擾塵埃中萬一車馬驚蹶之虞姦盜竊發之變出於意料之不及未知何以脩之臣等聞之寒心倘以爲所聞不的冒干天威明示黜罰安敢辭避不報十一年二月設東西兩官廳于禁中視團營東以太監張忠領之西以張泰領之而

明書

卷一百五十四

十五

神周者常以罪坐謫亦資緣進用管勇士營未幾益以劉暉皆賜國姓爲義子四鎮兵彬兼統之上又自領閩人善騎射者爲一營謂之中軍辰夕馳逐呼噪火礮之聲達於九門浴鐵文組照耀宮苑上親閱之名曰過錦言望之如錦也諸軍悉衣黃草甲中外化之雖金緋盛服者亦必加此於上下至市井細民無不然泰及周等頂遮陽帽上飄龍染天鵝翎爲貴飾貴者縣三英次二英兵部尚書王瓊得賜一英冠之下教場自謂殊遇其後巡狩所經雖督餉侍郎巡撫都御史無不衣罩甲見上者十二年上于郊後獵南海子夜半還以所獲獐鹿賜文武大臣曰彬所贊也

三月上與彬騎出北安門軍校從者纔數人四月折西安門外積慶鳴王二坊民居造皇店酒館并營義子府第開設教場六月上獵近郊問彬邊計指畫山川險易道路直紆狀甚明審上曰信若此朕何難擒黠寇耶彬又言宜先駐宣府觀釁且遠廷臣可無煩貼上深然之密裝治行欲自領西官廳兵馬巡邊八月上微服從德勝門出幸昌平外廷猶無知者次日大學士梁儲蔣冕毛紀追至沙河懇留不聽將度居庸巡關御史張欽自言職掌陛下即欲出關萬死不敢奉詔上不問亦不果行乃自昌平還幸諸御馬房尋還豹房不十日復夜出德勝門趨居庸出關遂幸

明書

卷一百五十四

十六

宣府令太監谷大用守關無縱出者既至宣府營鎮國府第居之晏然忘歸時時夜出見高大門戶即馳入或索其婦女於是富民厚賂彬求免久之軍士樵蘇不繼至毀民屋廬以供饗市肆蕭然白晝戶閉九月移蹕陽和自稱威武大將軍總兵官調發皆以大將軍鈞帖行之庚子獵城外大雨水電士卒有死者其夜星隕示異上驚恠天甫明移入大同鎮城以賞賜不足發戶部銀一百萬兩輸宣府備用壬寅諭百官朕以懷柔等處切近敵境特因巡幸嚴督將領振揚威武凡官員朝見者令如常行禮章疏亦如常陳奏謀報敵五萬餘騎營王林將入犯上命諸將分布

要地既而敵分道南下大同總兵王勛等率所部禦之遇敵於緇女村督軍力戰□南遁應州而去明日復戰于五里寨又明日戰敵於潤子村上乃率彬等自陽和來援衆殊死戰敵却諸軍合會暮卽其地爲營乘輿止焉明日敵來攻禦之助等日辰至酉戰百餘合敵乃退明日引而西上與諸將且戰且進追至平□朔州等邊上復欲進兵會大風黑霧晝晦軍亦疲困乃還遂令巡撫胡瓚以捷聞于朝是冬上駐大同左衛大學士楊廷和率諸大臣詣居庸請駕禁不得出而還閏十二月丁亥迎春于宣府備諸戲劇又飭大車令僧與娼婦數百載娼婦各執圓毯車旣馳

明書

卷一百五十四

七

交擊偁頭或大綱而墮上視之大笑以爲樂前後論諫者內閣事有之至引土木爲言都給事中石天柱刺血上書御史葉忠等言尤深切彬皆計擲擲之上不省亦無所發其言怒也十三年正月駕將還諭文武羣臣各服曳撒大朝帶見各賜大紅紵絲羅紗一其絲織一品斗牛二品飛魚三品蟒四品麒麟五六品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級得服蟒織部屬五品以下不與諸與賜者裁製一夕皆就明旦奉迎德勝門外頒賜既衆內庫告竭迎時具絲帳數十綵聯千數皆金織字序詞惟稱威武大將軍不敢及尊號衆官列名于下亦不敢稱臣又具羊酒白金絲幣手

一紅氈夾進御爲賀儀比夜深上戎服乘赤馬佩劍而來彬與邊騎簇擁見火毯閃爍才問何直上乃知駕至羣臣皆道左叩頭彬恬然隨上行至德勝門上下馬坐御輦大學士楊廷和奉觴梁儲汪酒蔣冕奉果揭毛紀奉金花稱賀上飲畢云朕在榆河親斬敵首廷和等叩首曰皇上聖武臣民不勝慶幸上遂馳馬入宿豹房時大雨雪羣臣迎者狼狽夜半後僅得入城有病殆者尋賜文武羣臣銀牌于左順門一品二十兩二品三品十兩錢其工曰慶功五采飾之貫以朱組四五品及都給事中五兩左右給事中四兩給事中及御史三兩錢曰賞功貫以青組又各被以

明書

卷一百五十四

八

花紅而退先是羣臣具絲帳及賀儀出銀以品級爲差故所賜亦如之翰林以無賀儀獨不與賜已上復如宣府彬從二月已卯太皇太后王氏崩越三日上至自宣府發喪彬爲營卒報怨遣百戶朱英執人于平谷勢張甚御史董相杖而繫之欲奏問彬遽詣於上謂相擅辱軍職降徐州判官太皇太后將耐葬上如昌平幸黃花鎮密雲等處時車駕所至彬等各先掠良家女子以克幸御至數十車在道日有死者左右不敢問也猶載以隨且令有司饋祭之外別具女衣首飾爲賞費費遠近騷動多驚疑避匿哭泣相聞永平知府毛思義下令以爲大喪未舉車駕必不

遊此皆奸徒矯誣惑人心百姓其各安業敢稱駕至者
捕治之形等奏其言上怒逮下詔獄五月上駐大喜降口
獵於古北漁於灤河將致榮顏三衛人花當把兒孫等
納賫宴勞御史劉士元陳四不可轉幸河西務太皇太后
冀期迫還京指揮黃勳以俱應為各因而拜授侵盜事發
劉士元按之勳逃幸行在因形等詣士元問駕至今民間
盡嫁其女藏匿婦人遂命裸縛而訊之時野次無杖取生
柳幹杖四十幾死因繫於車馳入京并執知縣曹俊等十
餘人下錦衣獄皆降調六月庚申梓宮發引上戎服馳馬
當神主祔太廟上人廟雷電風雨大作燭盡滅七月傳旨
明書

卷一百五十四

元

近年以來敵屢犯順兵政廢弛特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
軍總兵官朱壽統率六軍或攻或守即寫各地方制勅與
之務期翦絕朱壽者上自稱也又欲以彬為威武副將軍
命內閣草制楊廷和等上疏反覆言其不可上大怒乃自
稱之是日閣臣入門門即闔尚書毛澄等掛圖不得入
皆感憤而泣大理少卿哭堂被酒厲聲呵止欲以希寵衆
怒聲擊之走免雖武夫亦有不平者門內聞喧呼聲不知
堂欲止衆也真堂不恭無人臣禮嗣外任即日逐出城衆
皆快之錄應州功牌賞內外各臣及旗舍九千五百五十
人有差其餘日濫者凡五萬六千四百餘人七月辛丑諭

兵部特加威武大將軍公爵祿米丙午上復及威武副將
軍祿米度居庸關歷懷來保安諸城遂駐宣府初彬勸上
於宣府治行宮越歲乃就府費不可勝計復葺豹房所貯
諸珍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裏
還京後數數念之不置彬亦欲專寵俾諸幸臣不得近
導上遠出及再度居庸仍戒守者切令京朝人來往蓋上
厭大內初以豹房為家至是更以宣府為家矣八月自
全天城至大同九月上自稱鎮國公并製牙牌諸券封朱
彬為平口伯朱泰為安邊伯世襲上欲自耀武功假重
人親定爵名十月上渡黃河次榆林十一月至綏德州幸
明書

卷一百五十四

七

總兵戴欽第納其女十二月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歷
石州文水諸州縣初在偏頭關索女樂于太原有劉良女
者晉府樂工楊騰妻也以謫進遂當上意及自榆林還至
太原復召之載以歸自是大見寵幸左右或觸上怒陰謀
之輒一笑而解彬以母呼之曰劉娘云十四年正月發
原壬子還至宣府二月命彬提督十二團營壬申自宣府
還京是日先駐外教場親閱所獲首口器械申刻乃入文
武萃臣具綵帳銀幣羊酒奉迎及頒賜銀牌花紅俱如前
上自加大師勅諭南幸廷臣伏闕極諫者百餘人宣諭乃
退彬患之激上怒三月望日托氣疾免朝越四日悉下廢

臣于獄考訊死杖者十二人指揮張英上言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赴闕柯外於胸以諫法司阿彬意旋斬并杖死於是京師連日陰雲晝晦禁中水自溢高于橋四尺許橋下七鐵柱齊折如斬向行之議始寢顧怒不解意勃勃未已會宸濠反報至誠親往下令有諫者必處以極刑彬兼督東廠是時張鏡居東廠錢寧居錦衣彬兼兩人之任其權愈重勢益熾命陽廷和居守毛紀贊之梁儲蔣冕扈行八月癸未發京師彬提督贊畫機密軍務仍軍門提督官校辦事丁亥至涿州時都御史王守仁平濠之奏已至上决意南幸太監張忠勸彬泰等各以兵從欲掩爲已功於是留守仁疏不下戊子至上至保定府九月張宴堂上巡撫伍符巡按管糧王事皆侍宴行酒上問符知善飲與爲壽闔之戲符偶勝上不悅故投闕於地令符拾之罰飲數觥符頽然上復大笑戊戌上至臨清山東鎮巡官皆迎越三日傳令進宴宴具草界上視之笑曰慢我何甚竟不怒及宴都御史王珣獻觴步緩上目之彬等怵珣謂上意不測明日復宴漕都御史龔弘起進自言姓名蓋恐上誤以爲珣也彬從旁厲聲叱之龔并罪兩人上不爲動上之南征劉娘奴疾未即從與約召以玉替爲信過蘆溝橋因驢馬失之大索數日不可得及至臨清遣人召劉獨以非信辭

不至癸丑上獨乘舸晨夜疾歸至張家灣與劉氏俱載而南其發臨清時內外從官無知者既而始有數人追及之道遇湖廣參議林文繼入具川舟一妾而去十一月辛丑龍舟自徐州順流而下至清江浦所至捕得魚鳥分賜左右受一臂一毛者各獻金帛爲謝至是漁於浦者累日南京及河南山東淮揚等處文武官皆以迎送聚集戎裝從行道路間無復貴賤形不時傳言號召有所徵索榜縛縣長吏不異奴隸通判胡琮懼而自縊南京守備成國公朱輔見彬卽長跪總兵鎮遠侯顧仕隆稍不爲屈彬怒數窘之彬又遣官校四出至民家矯旨索鷹犬珍寶古器民備備不敢詰或稍拂之輒棒以去迨淮四五百里間無得免者甲寅至淮安屏侍衛徒步入城幸總兵顧仕隆第至寶應漁於汜光湖十二月至揚州先太監吳經至揚選民居壯麗者改提督府將驛驢馬經騎官偶處女寡婦民間海洵有女者一夕皆適人乘夜靜爭門逃不可禁知府蔣璠詣經懇免經大怒曰汝小官敢雨汝頭顧欲飲邪璠不爲動徐曰小官苟通上意自必死但百姓者朝廷之百姓倘激生他變恐將來責有所歸經愈怒揮使去經密覘察婦及船家夜半忽遣數人叩城門呼駕至今通衢燃炬光如白日經過入其家掠諸婦出有匿者破垣毀屋必得

乃已無一脫者哭聲震遠近尋以諸婦分住尼寺有二人
憤恚不食死焉爲具棺殮之自是諸婦家皆厚以金贖方
得歸貧者悉收入總督府壬戌上以數騎獵於城西遂幸
上方寺自是數出獵以劉娘諫而止辛未漁於儀真之新
閘因視大江命彬攝祭明日幸民黃昌木家閱太監張
及守備馬吳所遺妓以其半送舟中丙戌至南京十五年
正月丁丑迎春南京備諸戲劇如宣府復欲就南京郊祀
樂儲疏止之彬率逸卒數萬恃恩跋扈無人臣禮公卿而
下側足事之魏公徐鵬舉宅不設中門不坐中堂因高皇
帝數臨幸避之一日招彬宴遵故事大怒告以故嘿然而
明書 卷一百五十四 三

之所滿壁皆有若人頭懸掛于上者而濠繁舟中泊江干
日久傳微上頗疑之閏八月八日詣孝陵辭癸巳受江西
俘丁酉自南京旋蹕九月戊辰至清江浦上不豫進及臨
清太醫吳傑自京召至上視之而責曰何不垂看我傑奏
萬福無恙諸內侍密問狀曰病亟矣幸可及還內耳彬奏
問故寬之曰何害行即愈矣十月庚戌至通州兵部尚書
王瓊入見彬尚欲導上幸宣府恐一至京有郊祀廷試事
淹留又恐廷臣習前事力爭乃說上召皇親勲戚內閣府
部科道官俱至通州議宸濠獄彬上言奉鎮國公朱壽指
示方畧將濠逆黨申宗遠等十五人并家屬擒獲乞明正
明書 卷一百五十四 四

止時喬宇爲參贊尚書守正侃侃府尹胡宗道模稜數被
辱如傳史憂懼卧病五月竟卒府丞寇天叙代署與宇並
哲而長挺身協力每事戡抑且募健兒置左右彬每矯旨
有所索必請面覆其計稍沮素輕南人弱可欺戲命從者
手搏不勝驚懾人皆倚以爲重一日彬遣使索諸城門鑰
城中大駭督府使問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鑰
有祖宗法制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宇
言拒乃止六月幸牛首山宿馬諸軍夜驚左右皆不知上
所在大擾久之乃定傳者或謂江彬將爲逆俄噤而止理
或然也時有物狀如猪首墮于上前其色綠又拘留婦人

亦皆裸體反接以白幟標姓名于首死者懸于竿亦標白幟凡數里不絕上戎服乘馬立門下閱視良久乃入諸侍者自東安門踰大內而出彌望皆白幟者訝其非佳兆丁西南郊初獻上拜嘔血於地不能終禮扶歸齋宮踰宿駕入遂病不起三月八日庚申改國營西官廳為威武團練營以西官廳監督太監張忠安邊伯朱泰平□伯朱彬都督朱洪朱暉朱剛朱琮俱提督團營教場與威武團練營操練人馬令別開團營教場十四日丙寅上崩于豹房大學士楊廷和等舉哀畢卽定策往奉迎傳遺旨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尚書王憲選各營馬步官軍

明書

卷一百五十四

三

防守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草橋蘆溝橋等處九門防守之命及下許泰意若不怡遣兵部尚書王憲至東關欲有所言問則徙倚不對而私相許語廷和曰危疑之際所仗在提兵諸公報國正在今日微言則直言何令我輩揣摩耶憲曰許總兵與江平敵同事西官廳今用許防守而遣平□以此未安蓋為彬地且以賜也曰國營根本故留平□王謂泰不應以舌澤吻作怒色且微語曰這個賊問誰是賊泰曰李琮又曰泰家止有三百人防護蓋又以琮賜也廷和曰今日忠臣義士無不奮力琮欲何為自取滅族禍泰曰琮克恨平□腹心也泰亦憂之曰有諸公在琮

不足憂亦何能為也若必欲與平□同事可一言決之泰意不明與江彬異同欲持兩端以窺趨避耳頃之提督張洪至言彬可防曰君疑江反耶江征流賊回豹房遇隊先帝親閱見其驍勇因留置左右旣而獲從巡狩一時內外文武皆有之不獨江也江何罪欲反近年反者內寘鐃宸濠外劉七藍五鄧老人俱隨起隨滅江親臣家屬在人掌握不比數賊耳從兵雖多皆朝廷爪牙先帝遺愛在人餘威可畏假使萌非望卽顧盼間蕞粉矣誰肯同之自取滅亡哉若江能與諸君協力共濟嗣君至日閉門辭爵不失富貴何必自疑人亦政不須疑之耳諸公本兵安所出策

明書

卷一百五十四

三

我書生握數寸管其何能為洪唯唯而退洪蓋為彬遊說探意者對語明快彬聞之稍安是夕京城市間人馬介然有聲人心皇皇以爲彬且反矣又聞彬在家不成服齋宿廷和聞笑曰豈子何能為以一朝殺彬曰謝江公大事多賴鎮定彬喜以爲楊公不我虞也乃成服齋宿十七日臨朝罷密語同寅皆曰連日介介於懷者正以此耳曰彬手握重兵發之須得機會是日坤寧宮安撫叻彬入與工書李銓吉服行禮廷和等赴文華殿右坊寫上銘旌大閱俱在廷和并左右謂魏霏曰大功已定大患未除未爲全美魏問其故以魏與江連姻不可徑言先慰之曰古人犬義

戚親周公誅管蔡王導滅王敦至今流芳青史公雖與江
爲親乃勉奉大行命非本意也今外議紛紛若不早請大
后擒之恐彼不自安將貽嗣君憂未免爲大功之累也張
銳疾言言彬有何罪廷和曰如擅入邊軍禁內擅立威武
團練宮擅改團營爲西官廳擅立鎮國府所犯不一真犯
自餘戮魏曰實然銳猶極力爲辯曰不須回護我輩言出
禍隨已委致身家公雖無子孫獨不念祖宗墳墓與兄弟
耶嗣君途中萬一聞變而驚張公請任其責辭色俱厲陳
嚴贊之曰且收住俟嗣君處分廷和曰亦擬旨監候耳異
日事在我等自當斟酌從寬卽擬旨奏太后出閣中候命

明書

卷一百五十四

三七

久之未下廷和曰權璫對我輩言尚百計攔截在宮闈豈
肯贊成乎若不捷禍必先我等數家我輩豈可離此地誠
死此亦得死所衆曰天祥我明必無此事頃有報宣候右
順門者久之陳巖來曰江彬已擒矣幾逸出初彬行禮畢
張永知其謀留彬于宮外飲蓋欲以計擒之也未發張
銳潛使人報之遂奔西安門以西官廳文書爲辭中道折
向北安門當關者曰有旨留提督彬叱曰皇帝何在肯安
從得手批門者守門人羣擁之追者至就縛拔其鬚幾盡
頃之神周李琮亦自其家縛至罵彬曰汝蜚聽我言豈至
於此彬曰悔不自斷其子杰聲悲皆錦衣指揮并其母亦

然收捕者云彬已分布腹心於東西北三門裏甲裝糧立
馬以伺動息矣彬之未擒也或有請于廷和者曰一力士
之力曰安有許大力士時久旱遂雨城中懽聲雷動周琮
亦以邊將得幸俱賜國姓至都督與彬聲勢相倚隨駕所
至彬索賂累數千萬周琮亦十之二三時各鎮奏報有爲
彬壅滯二三歲不得達者彬既執一時赴鴻臚寺投進者
凡九十九封赴通政司者七封藏於彬家及鎮國府者三
十封千戶常洪以彬僞旨採方物于湖廣其中多奇恠難
致者巡撫官折價以進爲銀萬五千有奇北至張家灣洪
聞彬敗潛逃去又曹成王宣者稱彬旗校至杭州設香醺

明書

卷一百五十四

三八

於鎮守府召致仕尚書洪鍾至謂之曰有密旨令汝領賞
產謝恩因羈之別所趣其家營辦然實無所奉旨也又王
銳者亦稱錦衣千戶至杭以收誌書爲名索賂數千至是
亦潛逃所司以聞太后命法司緝捕洪等世宗立六月戊
子傑彬于市子及神周皆斬頌其圖於天下

史官曰書云三風十愆有一者家喪國亡若武宗者可謂
兼之矣江彬無它材能特以便給取容悅弄天子如傀儡
提之東則東提之西則西盜竊威福惟賄是圖毒流縱淫
驕驕半天下及其握重兵稱大帥未嘗有所樹立不知武
宗何以信任不疑若此非廷和識力犀斷定難俄傾京師

百萬流血尚可言哉

明書第一百五十五卷

史官傳

列傳十五 倭幸傳二

錢寧傳

錢寧不知所出幼鬻于太監錢能家為奴能嘗鎮雲南私通安南為巡撫王恕所發後召歸復守備南京能死寧見其姓正德初逆瑾用事寧結納之因得見上嚴發善伺察迎合又善射拓左右方大被寵幸賜國姓為錦衣正千戶累陞左都督掌錦衣衛事典詔獄權日益重引樂工戚賢及番僧等相比為姦又請於禁內建豹房新寺誘上敗遊明書 卷一百五十五

為娛樂雜陳伎術以固寵寧朝夕侍上醉常枕之而卧百官候朝每至瞞莫得上起居惟探伺寧寧來則知為將出矣都察院經歷錢爰并寧為父任以腹心令潛察中外官有非議已者輒計去之諸司事必與寧關白諸大臣造禍惟恐後小絕其意輒遭中害或事危急往往叩寧即得解內官武將欲轉為鎮守總兵官率持重費投其門貨賄無算大學士楊一清先為吏尚書考察寧有所請不遂嘆其黨肆勅遣人潛鈔於浙鈔敵價重皆抑配於民布政方良永疏其狀請誅責令罷若懷詐遂非宜明正典刑寧見大怒欲中以危法或說之曰彼豈畏罪害之適成其名乃止

密召所遣人還良永以母老身病乞致仕不允下巡按查勘乃得請初良永之上疏也常以書抵當路爲寧所覺其人大懼請謝罪爲十二拜禮乃已一時相埒者東廠太監張鏡中外稱曰廠衛衛校誼爭三法司道上司務林華出不避因杖之校語不遜評事沈光大復杖而囚之寧遂奏校乃執駕人役二官擅辱違列執光大華下錦衣拷訊黜光大爲民華降級調外廠衛勢赫奕校卒每至各部白事呼卿佐爲老尊長卿佐亦降顏禮遇之體貌陵墓公事掣肘論者每太息焉寧富貴已極于石經山造寺窮極壯麗邀上幸之數日乃還宸濠久蓄異志寧得濠重賄因與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五

三

圖復護衛屯田且令數進金玉玩好每進必賄寧以達寧又日伺朝廷動靜泄之於濠謀令世子赴闕爲立儲地寧爲畫計先以玉帶綵幣附典寶萬銳馳歸許稱上賜以賂衆聽江西副使胡世寧典寶閔順發其事寧又爲之隱蔽文致世寧及順罪戍邊時江彬得進擅寵用事寧思間之一日搏虎召寧使前縮不敢往上笑曰誰謂汝勇者彬見亟趨進上爲虎所迫幾傷彬力撲之乃解上喜猶戲曰吾自足辦安用汝寧信爲然潛伺彬短言於上不應而心訝且厭之彬亦知寧必不相容乃探微旨調邊兵與京營兵互出入操練又言宣府近敵兵精應合大同兵勦敵可立

大功壯威武如前朝喜峰口故事且山川壯麗民居豐密多美婦人可取何如居大內邑邑爲廷臣所制日聒耳不得自由空享華屋細廬失馳逐瞬息千里之樂耶上大以爲然彬私計謂寧掌衛事居中刺奸勢不及從上一出國門獨侍側惟所欲爲盤桓不歸可居外制中蓋反其術用之上亦適投所欲自居庸至宣大以及陝西幾忘歸寧已失所馮依竟不悟既度上必不宜子密主宸濠一日事成已與王瓊爲功首彬在掌握中不足憚瓊故有威名可仗寧又遣妖人交關其間謂帝星已明王有異相府中有異兆事在必成成則封公如魏國故事瓊比李韓公其實先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五

三

許李士實劉養正以此唆之令爲死間也彬亦頗聞之見上未敢直言惟言北巡勤武則凡百奸宄盜賊自當消鑠且寬寧目前之碍寧亦喜已得自擅省常侍之勞安享富貴之樂恣睢暴戾益無所忌故御史李鳳鳴者爲劉瑾所喜與甯杲同捕賊酷暴爲衆切齒瑾誅得罪削仕籍家居無賴益甚出入諸貴幸門下倚馮聲勢寧通其愛妾故庇之嘗與從弟鳳翔有怨喉緝事者發其陰事收詣刑部當死刑部疑有冤併捕鳳鳴鞠之鳳鳴使其妾懷狀赴闕懇因自經死門者以狀聞乃仍坐鳳翔死而釋鳳鳴御史張仕隆許寬以失入謫調周鵠濬微亦爲所構鵠陰賂寧得

復職做迷問尋免刑部獄卒例有便食錢後移爲公費
以四糧之贏者給之積弊已久會錦衣千戶王在與寧結
好挾寧勢縱恣有善者善歌出入在寧家替者之兄與人
不勝注爲執關者榜掠死之其家訟於刑部攝注就理寧
庇之不發尚書張子麟郎中林文肅知其故置不問而具
外郎劉東監攝注急又不發東監即據衆証成獄寧聞
曰我親戚人誰不知乃得我言陰誣東監發倉用因糧事
主事鄭懋德等收繫獄且言諸堂官皆判其疏請竊治於
是三法司皆恐兩寧謝過寧作不知者以東監觸禍尤之
寧必欲改獄乃覆看指爲病死注得釋而死者之家以誣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五

反坐注始出造法司與掛拜若賓客禮寧意釋乃寢因
事不治懋德等降調畿內盜賊縱橫參將朱賢桂勇賈鑑
等獲劇賊申空頭趙祥何通及其黨九十餘人於近郊賜
勅獎勵提督太監張忠鄒督許泰而下太加賞蔭既而空
頭等六人越獄走匿故賊郝聚家兵部募擒賊者賞百金
陞二級匠者同罪聚乃首於官擒祥等四人空頭及趙賢
格圖死又以所捕他盜皆指爲空頭黨寧奏聞行在兵部
以爲寧功亦賜勅獎勵增俸加廕初賊之逸上在宣府聞
之謂寧若守鎮有此變頗不悅江彬因詰之寧寵由是漸
衰而濠反謀已露朝議遣官宣諭寧從中勸沮不可得與

賊賢密報濠且謂議者欲離間宗盛賄坐以罪不知上已
先疑寧黨附驥跡益顯適值天亡之期矣濠既反收賊賢
杖而論成寧恐連及遣人殺于塗盡并其家猶務爲掩飾
祈免罪上親征勅兵諸內侍及江彬以下皆從初不及寧
留之居守寧恐離上左右爲人所發乃私求恩從及駕發
出正陽門始令寧俱南江彬計已得行至臨清用間止寧
董皇店役遂自其適家狀上大怒曰我固疑之點奴乃敢
爾時將渡淮遂令即臨清拘繫之又連遣人至京錄妻子
家屬并收其黨太監劉榮都指揮廖鵬齊佐王華都督同
知王懋于錦衣獄環初鎮浙江貪利忌厭賂改西廣總鎮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五

及還又賂寧得再鎮河南過江西時受濠饋遂與通鵬福
建人投附太監廖堂日姓稱爲弟與子鍾銳等皆日功得
陞官錦衣堂鎮河南時鵬隨往百計賂削公私一空及廖
鑾鎮陝西復令鍾銳賂亦如之河陝之人怨之入骨鵬
如項詭猾貌貌如鬼諸事寧無所不至後寧南鎮撫事
借無度公卿士大夫多與往還及宴會其家靡然不以爲
厭亦累日功起自身至都督侯憑權位出入公卿家有所
求請無不立應拂其意用計傾之爲寧通賄自入者亦數
萬計與鵬皆與濠通依準皆寧所驕貴者明年駕還城寧
以從與諸從逆者俱俘以入藉其家王帶至二千五百束

金十餘萬兩銀三千箱胡椒千石他珍玩財貨不可勝計
會上崩世宗嗣位命礪于市仍揭其罪狀并繪圖榜示天
下寧子永安甫八歲已為右都督養子幾傑等十一人姦
惡相濟俱官錦衣衛斬王準已先死礪位雖以交結朋
黨紊亂朝政論斬妻子沒為奴環衛革職既而礪等屢奏
辯延久未決礪鎧死獄中

史官曰幾寧奮祖僧之習當昏葬之工駕其誦智益以奸
謀遂使鳴張于法紀之場鏡爭丁財賂之地命倚嚙侶潛
通逆藩而陰發于江彬至身死禍及而不覺可謂惡人磨
惡矣劉璟廖鵬等佐益兒逆憤其貪婪招權市欺誅戮隨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五 六

至實其自取亦又何尤夫太陽麗空則羣陰潛伏昏霍蓋
晦則狐青為祥君子未嘗不致憾于武宗之為君也悲夫

張孚敬桂芳席書方獻夫霍韜黃緒熊浹黃宗明傳

張孚敬初名璠字秉用永嘉人父昇凡三娶而生孚敬孚
敬生負異質動止不凡及長貌秀偉美鬚髯有大人度踰
冠舉鄉試明年不第孚敬產不能中人而恢廓從性動止
若大豪築羅山書院於姚溪聚徒眾其中與講治經術傍
折時務孚敬精於五禮既七試春官而七不利將為吏部
選人御史蕭鳴鳳善日者言得孚敬下支而異之曰母為
選人也歸指曰從此而載當成進士成進士即與人主
若一身傾動海內於世無比孚敬乃強歸及其成進士則
年已四十七矣世宗自興邸來即帝位最遲尊其父與獻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五 七

王與母將妃時少師楊廷和若首揆要禮臣議以上入繼
武宗武宗於上見也不當後即後孝宗而稱皇孝宗之
后皇太后張曰聖母武宗曰皇兄而稱與獻王曰皇叔父
與獻王王妃將曰皇叔母與國王妃而別封益王之次子
崇仁王為興王以承獻王祀應引漢唐事為據上意不從
孚敬乃奮上疏言上既以興世子入繼武宗皇帝統非繼
孝宗嗣也今以後武宗則弟以後孝宗則自有子奈何舍
獻王弗考而考孝宗使獻王有子而無子上有父而無父
哉上心是之而不能決姑報問於是連聚禮官疏乃合議
議尊孝宗曰皇帝興王曰木生父獻皇帝時孚敬已去為

南京刑部王事儀上疏爭之曰是二本也孝宗法得稱皇伯考不得稱考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大禮或問自乎敬之疏上舉朝卿掄之毋有與過往者而上則益心動上大夫如南京兵部侍郎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兵部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都督府經歷黃綰輩亦稍稍爲議及疏如乎敬指矣久之尚未決桂萼時方自邑令轉刑部王事復具疏力伸其說因悉錄乎敬前後疏上之朝具奏而夕報可且召乎敬等二臣入廷辯道拜翰林院學士時部院大臣給事御史俱言其不可用不聽翰林自學士以下蓋與乎敬等爲僚俱乞骸亦不聽乎敬等復上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五

八

書論尊皇考聖母諸禮悉從之明年進廟街議俱推詹事府詹事兼學士桂萼前乎敬登第者十年三調邑令好剛使氣與上官忤被笞汙白簡者再三而得解萼素非與乎敬善既言禮合同貴幸乃相贈屢上疏攻首輔費宏而推楊一清一清亦虛懷待之明年乎敬乞歸省墓且陞辭矣上忽使中使止之遷兵部右侍郎轉左侍郎時費宏欲有所屬於尚書李鉞鉞弗能應而病甚乞歸乎敬即上疏言宏制鉞不得行志邑邑且死而萼所以醜詆宏尤不可聞宏既去萼遷爲禮部右侍郎尋與乎敬俱兼學士禮兵二部侍郎之得兼學士自乎敬萼始也獻王既已稱皇帝

復稱皇考而諛者遂欲宗之列祀太廟乎敬萼與禮部尚書席書力爭之而止時故有妖人李福達者正德間亡命遊江南而至是侯郭勛所善客曰張寅自云家山西善丹龍之術且能使鬼與其子皆以輸粟得指揮使及省曹祿還山西而遇其鄉人薛良曰此故李福達也首之御史馬錄所獄具而侯勛爲之居間錄併劾勛勛奏辯上疑之下法司重讞如錄擬上益疑其與錄比而傾侯勛屬乎敬署都察院時桂萼已爲吏部左侍郎俾署刑部而少詹事方獻夫著大理寺悉逮法司尚書顏頤壽左都御史聶賢大理寺卿湯沐等廷鞠之盡反其獄坐錄等皆永戍願壽等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五

九

皆罷職有差而張寅之爲福達與否意莫能明也皆召對內殿賜聖書獎諭予二品服金花帶而以獄事出乎敬手益愛重之且念御史縱非乎敬莫能制旬日間進乎敬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俾仍掌都察院而萼爲禮部尚書獻夫亦代萼爲吏部左侍郎尋賜乎敬萼銀記各二乎敬曰忠良貞一曰繩愆糾繆萼曰忠誠靜慎曰繩愆糾繆乎敬念以書生片言當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所稱塞大要以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一意奉公守法不復卹議怨其駁御史一以威時時有所糾按然事頗毛鷙而性稍廉介萼外示緩而中實險急嘗以考察請令給事御史相

論札上從之以是益失中外心時首輔一清議散館欲留陸粲等數人爲翰林而上難之孚敬密疏言此曹子皆費宏所植私士而一清成之勿留便上於是出粲爲給事中三四人得御史餘皆用故資選補皆恨孚敬切骨矣明年孚敬與萼加太子太保孚敬獨辭以上未有太子官不當虛設遂改爲少保上享太廟回孚敬候道左上奇其貌而目屬之賦詩以賜曰予喜荷天眷賢作邦珍賜玉帶蟒衣上旣以追崇獻皇帝后得愉志欲錄以成書而孚敬爲總裁萼等副焉旣成進之名曰明倫大典孚敬進少傅加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萼已爲吏部尚書加明書

卷一百五十五

十

少保太子太傅方獻夫亦加太子太保霍韜進禮部尚書獨固辭不就而熊浹黃綰以下皆驟貴矣孚敬乃下詔罪狀抗議者楊廷和諸大臣皆削奪官職有差桂萼之爲吏部尤私其所厚善而修睦眦怨其故咎萼者都御史則逐之知府則萼而戍獨以名薦魏校爲國子酒祭屬使代疏草其條對及經學時政往往精深當上意孚敬問者覺不如知而意恨之而校與新建伯王守仁爭名不相下萼爲之構守仁奪世封而校入侍經筵忤旨改捕太常萼不能赦當孚敬之入內閣上愈傾向之所密問還往月以十數間稱字及號而不名楊一清雖居首揆以老成爲上所禮

重然信之則不能如孚敬深而桂萼自吏部入居孚敬下孚敬氣益發舒下視六卿莫敢與抗乃至輕一清亦不復修後進禮萼有所建白往往爲孚敬所抑屈孚敬亦以氣凌之用是俱憾孚敬而一清亦自與萼隙三人鼎而相詆謀上聞亦厭之而孚敬又復上疏謂三楊以後奸人鄙夫占據內閣貪污無恥習以爲常復以閒廢有年陰求起用去而復來畧不懲悔前軌來而復去尤且陰爲後圖其人日輕其勢日重且不知何緣止推首者一人餘皆唯唯小有異同旋加擠斥乞聖明嚴諭毋得懷奸設險詭隨便已意蓋指一清也於是一清奏辯爲孚敬惡聶能遷之攻之明書

卷一百五十五

十一

欲臣擬重處而臣不敢聽以是恨且傍及孚敬他語乞骸骨上兩爲溫旨以解之而於一清尤厚前是陸粲爲給事中有所建白一清輒擊節稱歎謂而家敬輿不過粲內戚一清國士知而禮部侍郎徐縉次當柄用素事一清而爲粲座主時時以上意語粲謂且厭張桂而武定侯郭勛帥營務時大闢張永久廢一清以其知兵要孚敬共薦之與侯勛同爲帥遂許發助貪汙跡俄而永暴卒中外頗疑中助毒言路遂擊勛助故以大獄事獨憾孚敬而嚴事之於萼不爾萼亦數密攻勛且謂孚敬實庇之至是上下給事御史擊勛章於一清言孚敬私助必曲救勿聽也一清泄

之結縉以語榮而是時桂萼尤爲公論所不齒會給事孫應奎疏論一清雖練事而尚通多私故舊此可與諮謀難獨任也予敬雖博學而性偏傷于自恃猶傍厲功名當抑其過而任之桂萼則鸞鶴之資榮驚之性作威福援黨與政以斯成事多沮撓使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不可留也上頗是之於是一清辭疏上優詔勉慰而至予敬萼疏各有策勵語一清乃復上章辭謂今之持論者多尚紛更臣獨勸以安靜多尚刻削臣獨以寬平欲變法臣謂只宜守法欲生事臣謂不如省事用人則謂才難當惜斷獄則謂罪疑惟輕以故輒歸參差願賜骸骨避賢者路蓋指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五

十三

予敬萼冀以動搖也而給事中榮果有疏論予敬罔上行私專權納賄賂用戚福廣報恩讐因指摘其罪狀而謂予敬雖狼戾自執拘多私其術猶疎爲害猶淺桂萼外若輩迂中實深刻伎忍之毒發於心如曳蛇猛獸犯者必死上乃責予敬萼負君恩義令予敬以原職回家創悔後用萼輩保傅大學士銜以尚書致仕仍許予敬馳驛而尋樂槩以不資間奏逮下詔獄杖謫荒裔居一日而榜示朝堂明予敬萼功罪且戒中外毋得更加齟齬予敬既陞辭而上密諭一清謂予敬可還之閣否一清言上欲還予敬回當等語汗大號甫揚庭而遽改之非所以取信天下少遲

予敬至家而後召可也乃上止於是詹事霍韜上疏力攻一清謂其納賄壞紀綱專權誤主大罪因白劾乞歸上溫旨諭留韜一清上疏辯上亦溫旨諭留之而意已移矣予敬行至天津而上使人以聖書召還復職上疏辭優詔不許一清亦三乞休亦不許霍韜以省毋給假因復爲桂萼辯寬而攻一清時一清之所薦者閻張水既用以黃金酬一清水死且葬其家復以黃金歸乞一清爲志銘至是事亦發上乃報韜謂一清居內閣輔臣首乃大肆納賄不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五

十三

畏人言非大臣體念係者舊法司會奏處置既法司議上乃令一清自陳而予敬三上密疏引一清贊禮功乞賜寬假上允之許致仕陞辭令馳驛予金帛從優一清歸復有旨追所受張永金而悉奪其官爵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爲孺子所賣豈非天乎已已疽發背卒又四年復其官又十二年贈太保謚文襄桂萼亦以是月復故官致仕公何還職然氣黯黯然竟其身不復振復請告歸病羸卒而予敬益獨見任矣乃上疏請求節行道義足以服人者寔之而臣居其上嘉其退讓下其章於所司時國家優外戚至有一門三侯伯者有一公一侯者皆得世封爵日以繁祿費日以冗而功臣爲之解體安昌伯故外戚也而家籍封予敬謀之方獻夫俾引唐宋故事如長孫無忌郭子儀

曹彬皆以大勳擢樞府然封爵不及世而安昌伯等乃雖
乎乎敬白之上悉議從非其見封者僅終身人以爲禮上
嘗諭乎敬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謬也擇
一宗室近而賢者付之留守便乎敬言高帝以親王領衆
正不然而罷之宗室不預機政者久矣臣不敢奉詔然自
是能得上意數數言中官之使外者多貪橫爲國賊賊上
具悉其狀志裁革鎮守監樞市舶之數後先殆盡乎敬
駭審幾微母委在惜人才求民隱諸事上悉嘉納是時上
日事經筵講求聖學作敬一箴及宋儒五箴註皆發之手
變天下欣然望太平而乎敬又自議禮起上以明聖述作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五 一四
爲任事取乎敬裁決大者若分祭天地南北郊又別爲朝
日夕月壇於東西郭費大司農金錢以鉅萬計細至武弁
燕居冠服之制毋不有所更定屬於文廟易孔子像去王
號識者猶以爲宜而至戚樂舞裁遂豆表天下唯人主尊
上意乃悅而儒者不謂然乎敬行之不顧也又請倣古立
九嬪以廣臨嗣乎敬始名璵至是以與上諱嫌請改至再
上爲易名乎敬字懋恭手書賜之西第成以獻皇帝遺墨
扁其堂而伯以白金十鎰綵幣肥羜上以故所讀書姚溪
書院敕特命有司新而廣之賜名曰貞義其堂曰抱忠乎
敬於居第復爲崇閣以奉誥勅御札名之曰寶綸居第延

袤可二里其土木工石一資之官凡乎敬所議上無不合
而獨議郊祀配天禮稍低低初上不欲太祖太宗並配而
定以冬至圓丘用太祖配乎敬等議謂太宗功德並太祖
不欲離而去之禮則圓丘重太祀輕序則大祀先而圓丘
後竊以爲不可凡三四往復甚苦而乎敬卒不可乃下禮
部徑行之於是太宗始不得從配天矣建南郊乎敬以閣
臣知建造非故事也而是時吏科都給事中夏言重言故
以議皇后親蠶禮得幸上賜四品俸言事見聽乃論劾吏
部尚書方獻夫進用私昵而其大者如浙江叅政黃卿以
乎敬之不悅而調卿以平以乎敬之悅而補彭澤奸回無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五 二五
故而改右諭德又無故而超太常卿因劾乎敬喜怒任已
好惡拂人上雖留乎敬及獻夫而爲停卿以平它補乎敬
乃上書力辯言之挾私上溫旨褒諭而已獻夫亦力辯之
且辭上亦不允乃復論獻夫令卿以平調補如前薄責言
以解夏言之議親蠶禮實自乎敬以是乎敬與彭澤皆恨
言莫能問也而上尚猶優禮乎敬嘗召與禮卿李時對西
苑故仁壽宮議皇后蠶地賜名醴珍饌出所草賦示之俾
和以進次日復諭乎敬謂君臣之際在朝當慎他則猶家
人禮然且漢文召見賈生語久前席至今稱美朕冲昧世
事未經卿之於朕無異周公愛成王首以孝訓他特餘事

寫卿夙夜在公敬君盡禮昨退遜太過恐非輔臣所宜夫
輔臣與他諸臣不同故曰導之教訓傳以德義保其身體
此則不可以朝之制相與明矣今後卿有奏無拘時而
來面相與計處俟性志有定方可廣接他人酌別賢否朕
又欲與今春時奉兩宮豫遊後與卿輩一遊以仰遵我聖
祖丕訓乎敬復請慎選歲薦諸生與進士舉子三途並用
一切考覈課成皆為嚴切人所寬假而監生詹榮有所恨
於徐縉時縉已為吏部侍郎榮乃拮據縉它事奏之下都
察院當坐榮誣乎敬忽上言縉夜使人以黃白金珠請解
刺入而捕之則已逃矣上怒為罷縉而特伸榮乎敬之妻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五

十六

死以繼娶告上賜白金二鎰大紅蟒幣四襲羊八角酒四
十瓶手勅以資吉禮久之行人司正薛侃言上春秋鼎盛
未有皇子宜擇宗藩之親賢者一人留之京邸以俟皇子
生而後就國上怒甚命法司會文武大臣臺諫廷鞠前是
乎敬已心恨少詹事夏言欲去之未有間而太常卿彭澤
乎敬客也故與言爭為都御史有劾而皆侃同年侃嘗出
疏草示澤澤懷以與乎敬謂茲事上所謹而侃與言故善
若疏上而侃得罪使之引言則併禍矣乎敬以為然而澤
乃語侃少傳甚善君疏上當為從吏使必行既有日矣澤
復報乎敬錄稿以聞而且謂言實使之侃疏上既就鞠備

受五毒不肯吐主者累日詞不具彭澤從旁以微詞挑之
使引言侃眼目曰疏吾自具汝謂張少傳許而趣上之於
言何與都御史汪鉉乃據實稱言實使侃言拍案咎鉉幾
欲奉歐之時乎敬猶在列給事中孫應奎曹汴前揖乎敬
且迴避乎敬志趣人問復具疏言狀上乃悉下言應奎於
於獄而命司禮太監侯助輔臣繫等鞫其得其狀以聞上
乃出乎敬二密疏示羣臣而斥其伎固於是給事御史合
論乎敬上責令致仕乃遠戍彭澤輕薛侃罪令為編氓
言還職自是連擢至禮部尚書益貴用事乎敬猶得馳驛
歸既降辭賜公服牙笏以識意御史張寅追論乎敬與汪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五

十七

鉉誣陷夏言罪狀上為滿寅以安之乎敬歸甫五月而
太后數問上張少傳今安在非少傳安得為若毋於是上
復遣行人齎璽書馳召乎敬遂趣命既至迫諭四郊工勃
加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無何星凡三見乎敬引
咎避位不允時都給事中魏良弼覲上待乎敬意稍息不
若前乃疏謂星見東方君臣爭明其字出井奸臣在
乎敬竊弄威福驕恣專權妖星示異惟其所召乞亟罷之
以應天變報聞乎敬疏辯以良弼濫舉京營武職臣見其
掄揚過情上兵部駁實罰其俸兩月以是挾私報復坐臣
專擅大臣為皇上守法領來專權之毀而人之曲法增人

者乃獲聞衆之譽臣恐自是效忠無地矣上不悅亦報聞於是給事秦釐復論乎故煥辨飾非相嫉愈甚項上諭以舉賢客衆同寅協恭今言官論列輒文致其罪而內閣同列亦欲以禍機中之曰曲法曰媚人止票擬聖旨引以自歸明示中外以天子之權在其掌握上于天和下拂人情如此不去不治上乃嘉釐忠諫而勒乎敬令自陳致仕同列爲之請恩禮皆不報僅予馳臂其明年復召用臣何以一品六年考滿再進少師時昭聖皇太后於世宗有爰立思而上所生章聖皇后日益重頗有所安見昭聖猶儼然以故事裁之上忿忿而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者早倖橫行燕中所爲多不法既微知上音揣恐甚而燕中少年亡賴蜂起爭持脅其金帛毋算後稍稍不酬乃上變言其詛覬怨望大逆後人事頗有狀昭聖恐乃因上後宮有嗣息者屈節爲延齡請上益怒遂欲坐延齡反族其家乎敬因以爲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可矣延齡守財奴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對如初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乎敬復上疏謂昭聖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重傷痛乎萬一不食有它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上志責乎敬自古強臣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因令戕矣當悔不從廷和事敬皇帝耶上故爲此語欲以開

止乎敬而乎敬意不已與少保方獻夫復持之獻夫至謂陛下姑法官誰導以忤倫忍心之事若此者上雖不悅然難二人臣詔以伙報悉綏諸論死刑而終太后及乎敬世延齡得長繫矣然乎敬意不能無傍於言者吏尚書汪鉉迎且意於魏良弼秦釐等皆坐考察斥謫相繼矣乎敬爲相務以明天子尊信國威重輔臣體而其初潞州盜賊卿據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如楊清桂等皆爲撫安計而乎敬獨持之卒捕誅卿大同叛兵殺其將乎敬益自信薦劉源清卻永爲大帥以必得賊爲下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口以重儲賄問其黨自相殘得一二王謀者夏言乃以撫之說挂乎敬口矣乎敬有子中書舍人遜應賢而天哭之成疾乞歸上謂乎敬胡忍舍朕耶得無以夏言故也邑幸寬之勿與慢乎敬抗辯不置且言向所與同志夢獻夫皆弱夢又前死而獻夫復先去僅霍韜懷而許辯誰爲臣其大計者因以疾力辭上使太醫令診視乎敬脉已而于調藥以賜曰古有勇鬚和藥者吾茲之未能效手調亦庶幾焉其專精神加養自愛以輔朕爲忠之義乎敬感泣然致詣其以死誓歸上不得已乃許致仕賜璽書褒諭歲給八驛月俸米八十石所以優崇禮加於它相其初乎敬以上未有子嗣請廣選良淑以備六宮又逾年而四

妃賴禮畢手敬表賀且問起居上乃遣錦衣衛千戶劉昂視其疾疾愈卽馳傳入輔而別以手書諭之曰卿此以疾乞還久切朕思昨賀表具悉朕躬平吉聖母康泰及擇原選淑女內曰曹王三氏朕御百各有喜期且近矣先册爲端昭二嬪河南李氏京選馬氏補敬前二嬪又朕於春三月躬行謁陵禮奉慈車率后妃以從禮成又於四月之吉恭節七陵遂作朕幽宮於長陵左之陽翠嶺更名平臺山奉聖母舟還京今遣使昂視卿卿果疾未愈不煩以見和稍可卽星夜以行速見朕面切思情毋使朕眷眷無已是以時太廟宮殿及歷代訓錄咸手敬皆以首功當遷賞而手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五

三

敬行至處州疾歸再起至金華疾復作復歸以皇第二子生遣人表賀上特賜金幣甚厚諸在事者不得比久之以疾卒上時幸承天閣之哀悼不已贈太師謚文忠命有司治祭葬仍護持其家手教有子四人皆有官選志遜臣遜府皆天選業以尚寶司丞數蹟起有士志而亦不免夭諸以大禮貴者七人

桂萼字子實鉛山人山進士至少保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謚文襄萼爲人廉有才識而儉伎多所行恩怨士大夫惡之

席書字文同遂寧人弘治三年進士初知剡城興水利開

荒萊興學禦盜皆有條召工部王事造舟淮浦財貨清覈作漕船志紀因革利病傳以已意改戶部時雲南晝晦五日勅大臣考雲貴諸吏書疏言致災之由係朝廷不保雲貴在大臣不在庶僚條上時事千言陞河南按察僉事勦賊正經界禁工役驕蹇宗藩莫敢撓阻兼理廬鳳會歲饑請漕臺京粟賤宜截漕粟賑糶積舟車費又數萬皆可易銀轉京庫又便得截粟四十萬石饑民大濟正德四年副使提學貴州延王守仁省城講授五年入賀京道逢楊一清曰曩見子河南鄉試治河策善貴州不足煩子河事大治河宜子一清爲吏部尚書遂薦書爲河南叅政領河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五

三

事會外艱竟不及治河去八年進浙江按察使擒治豪右逐貪酷吏釋冤獄臬政一新十二年進雲南右布政使勦霑益構亂士舍轉福建左布政使聞宸濠反衆觀望書發庫金募兵二萬討賊嘉靖元年陞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擒奸豪號三虎者除民害長沙守貪酷巧附麗書按坐摘戍吏民畏戢尋陞南京兵部侍郎時江淮南北大饑奏截漕粟五十萬石給軍餉戶部方議發帑賑會書奏至請亟賑又條上賑法廷中方難得人往賑見書疏喜請以賑事付書書賑有法全活數十萬逾兩月人稍蘇當是時大禮未定桂萼上疏并錄書及方獻夫疏同封進上得疏喜急徵

入京言官遂劾書賑事無法書亦疏辭召尋本生詔下停
召書陞吏部尚書內傳下言官又交劾并劾賑乾沒銀八
萬餘兩二法司戶部出案上曰衆且中傷書再遣司禮監
官事得自益遣使促書書至改稱考獻帝伯考孝宗將下
詔令書議詔條書曰卽開條濫恩赦正德諸弊政不可遇
力言不可召至左順門傳問可否又力言不可遂止書尋
檢姚崇要說上圖新政十二事御史藍田劾書自比姚崇
比上玄宗大不道遂乞罷不許削田籍大同軍叛書薦一
清守仁討賊時相方主撫議不果又議世廟街宜避太廟
及禮樂宜遜臧於太廟者四事上大禮集議纂要六卷五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五

三

年獻帝實錄成進少保時書目失明薦羅欽順自代修明
倫大典爲總裁六年加武英殿大學士賜第給俸留京師
三日卒贈太傅謚文襄弟春官至吏部侍郎
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由進士至少保太子太保吏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贈太保謚文襄其在諸公稍和乎
然亦不肯爲敬儀持易退之操而居家不能持謹數與翻
國競毀譽半焉

霍韜字渭先南海人由進士至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詹
事府事翰林院學士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敏韜有學識才
操難進易退又數犯顏敢爭天下稱之然偏而好訐無

人度

黃綰字宗賢黃岩人以祖廕得官至禮部尚書翰林院學
士以侍郎致仕卒綰雖起統務而精儒士業兼長吏事喜
功名第險闕押閫君子所羞稱

熊浹字悅之南昌人由進士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奔職
後贈少保謚端肅浹質直弘毅有大臣度晚節矯矯此
禮中之嘉者

黃宗明鄞縣人由進士至禮部左侍郎卒贈尚書宗明雖
以議禮驟貴而性恬雅間以直著

史官曰夫君臣遇合之際難言之矣循序平流吐棄矯節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五

三

雖有絕智何以達九重乎獨是因機遭會及鋒而施如乎
敬等當人主旁皇四顧孤而無援之際蓄懷不伸含言復
囁而乎敬等一爲抗辯遂與天子稱莫逆驟膺巍顯嗟乎
始進以正卽沉湮離遷數十年晚進無害也而乃出于此
疫哉大禮是非自有定論謫諸人于佞幸可以觀其飾
他錄錄獨乎敬彊直自遂人主爲屈斯功罪不亦彰哉

仇鸞傳

仇鸞江都人咸寧侯鉞之孫也鉞以平竇錡及罷賊功封侯子恩為秩未嗣鸞嗣侯性鸞悍氣橫遇事敢當不下人嘉靖初同毛伯溫征安南不果尋出鎮兩廣改鎮榆林遂討泰都御史曾銑論死鸞亦罷嘉靖庚戌夏六月俺荅入寇詔起鸞加官保總兵鎮大同敵尋退八月敵復擁眾至鸞私賄俺荅令東寇薊鎮鎮守遂犯城丁朝廷下詔諸邊將勤王鸞首以大同兵入朝廷以為忠拜鸞大將軍總督諸路勤王兵分道禦敵大同兵素驕縱鸞部之無紀律其兵多辨髮作口人狀出殺擄居民捕者不敢擒時有擒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五

五

以鸞方破龍任亦不敢輒置之法後以其事聞上曰大同兵首先入援縱有所犯出于饑疲耳付大將軍撫○鸞殊不為禁大同兵以此益無忌民受毒於大同也甚於○時敵以在城下鸞不敢進兵時稱元帥兵禦口實去口遠是月二十四日敵退欲奪白洋口乃出會諸將兵尾之敵又擁眾東南還至昌平鸞猝遇之軍不及陣多被○傷鸞幾不免口出境鸞罷兵歸鎮止疏口勅無功詔書慰荅之加人保時欲大振京營遂命鸞代朱希忠提督設戎政府尋鸞始置印章以兵部尚書王邦瑞為鸞副上信鸞日深鸞恃寵歷陳奏皆從之始逐口時奉命揚兵稍不

如意者輒以稽緩軍務為言故賄之唯恐後諸邊將及戶部遺以萬計至是邦瑞稍承制清理京營弊政多忤鸞及制下又多從鸞請先是京營制兵部尚書兼有御史給事中參糾鸞皆奏罷之未幾鸞請召人回兵至京聽練又建議于畿輔河南山東山西等處遣官分詣募兵歲集京營操防秋畢散去如古踐更卒例皆從之鸞請大舉北征遂先遣人詣諸邊鎮命各選兵出京營將以領之候師期於是諸邊鎮皆隸京營將忽邊地有警諸邊將不得調遣而京營將駐各邊者多倚勢折辱人且不任邊鎮之責邊臣以為言不報是年冬十一月鸞執兵出宣大搦敵巢時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五

五

集諸路兵往歷數月僅斬口數級皆老弱鸞又自勅詔不問鸞乃議明年辛亥大舉復請廣集兵糧時命戶部遣使盡括南都及各省貯積仍督運者甚急○何鸞又請許邊入貢朝廷命諸大臣議鸞力主其事乃以明年春開馬市於宣大已而邊防大潰鸞恐禍及密疏止馬市上又疏之鸞漸跋扈吞諸邊臣重賂公廩時與邊私相結鸞所任時義與俺荅義子脫脫拜為兄弟其亂政如此朝士無不知亦無敢言者是年夏六月鸞假防秋名欲行進時商大節已承命部所募兵經畧都城鸞亦徵其兵充部下大節上言例九卿不當受鸞節制且持所部兵不可鸞上疏排之

大節論死繫獄自是諸司無復言鸞者鸞亦大作威福三十一年壬子鸞又出防春請於上兵部主調遣戶部主糧餉工部主器械請各以侍郎一員偕行三侍郎又各簡其屬皆隸鸞幕府鸞奏所行科條煩密號令僭擬詔皆以爲然時人心洶洶恐鸞出不測是年六月報敵復侵鸞當出帥鸞病疽七月報益急鸞病劇上言乞專疾出師免陞辭上許之時諸司不敢言大將者兵部尚書趙錦曰事迫矣遂疏云大將病不能行師印在大將所諸偏裨令不行請暫借大將軍印率師往禦之制下謂本兵不可出令收大將軍印綬別造將將兵禦敵於是錦卽夜至鸞第收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五

三六

印綬別舉總兵時陳爲大將軍佩印行鸞以收其印綬大恚憤疽益劇遂死時朝廷已心知鸞奸逆未發會鸞所親信時義侯榮姚江皆冒功得錦衣衛指揮等官恐鸞死事敗露遂以是月十一日出奔居庸闕華城諸處欲叛入邊爲關吏所執赴陸炳告炳以聞下詔獄命法司鞫之乃書發鸞前後通邊納賄諸亂政狀世宗大怒詔暴鸞罪剖棺戮屍梟其首妻子及時義侯榮姚江等俱斬于市籍其家諸黨惡皆謫戍邊趙錦以初附鸞亦謫戍

史官曰彼有功者騎其功可矣而鸞無功至使朝臣無敢劾鸞者亦奇矣獨考嘉靖壬子秋七月廷宴諸進貢彝人

命鸞陪宴鸞辭以病南給事中祁濟奏勅其方命托疾擅陳改遣原鸞之心得無以勢自崇不屑是宴而託言有疾者乎抑果艱于動履不能預宴而真爲有疾者乎夫位隆者貴防於漸志溢者在警其初天威在上國典甚明敢於恣肆不恭孰甚乞賜懲戒以肅臣紀敢言鸞者止此耳當何術而箝人之口至于如此亦可以想其暴橫矣夫世宗何負于鸞鸞忍賈之至于通邊之罪可勝誅哉易言小人勿用聖人豈非有以先見其微哉

明書

卷一百五十五

三七

列傳十六

殘酷傳

史官論曰漢元狩間黠武幕南師庫財賈窮民起而為盜于是直指使出杜周義縱之徒以鷹擊毛鷙為治而酷吏始興至江充治墨獄殺戾太子武帝悲悔作思子宮而酷吏始廢明太祖懲元季弛法用剛克為治果于誅殺蓋胡之獄株連無慮數萬懿文太子與詹徽錄囚太子寬仁多有所平及徽每譖太子太子因感疾薨乃曰詹徽殺我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六

嗟乎酷吏之禍徧天下其流毒之極至于殺人主之子使慈父與哀于望思孝子痛憤于身後國本既傾亂貽再世雖萬被戮豈有償哉武帝族江充建文誅詹徽以此為酷吏報然楚靈王有言予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天事好還又未嘗不致憾于元狩洪武之君也至遜國之際又為所參彘喋血動殃九族至墟其閭里曰水臺乃為之祖波揚沸者都御史陳瑛也嗟乎漢之酷吏捕斬盜賊延及平民即唐之酷吏戮及士大夫矣猶不敢殺魏元忠狄仁傑而陳瑛所殺皆千百忠臣義士也比于郅甯周來之屬罪實萬倍觀史至此能不嘆息痛恨于其時乎

陳瑛河南人建文初為北平按察使受王府金錢通密謀為僉事湯宗所告逮瑛謫廣西太宗即位召為都御史上欲為建文皇帝報朝五日瑛請戒之又請追戮黃觀等上曰朕舉義師所誅不過齊黃數輩耳後來二十九人中黃福尹昌隆張統王純鄭賜皆宥而用之況不與其數者乎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方孝孺諸獄宗戚受禍慘毒皆羅織至胡問一獄抄捉數百家男女至東市冤號之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坦然謂人曰不以叛逆誅此輩則我等歸附無名於是諸忠臣幾無噍類永樂七年給事中耿通劾其朋比蒙蔽誣構兵部主事李貞於死八年中充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六

劉子春劾其方命刻薄九名下獄誅之族其家

開濟洛陽人初為國子助教與丞相胡惟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十四年前御史大夫安然薦其才召拜刑部尚書初至京勤敏有為嘗奏令諸司各署考功問曰書官員所行事蹟以稽覈其勤怠又言內外奏札宜戒繁文重且細故犯罪者宜即決遣無久拘禁數月之間獄無淹滯上以濟有才頗信用之濟由是自負持法漸肆巧詐性殘酷好以法中傷人凡意所不悅輒凌文巧法以入之無能脫者濟與鄉人有舊怨乃誣構下獄令郎中仇衍等報成之書下奉旨擅移文督責諸司若中書省所屬者又為榜戒

其僚屬曰尚書到任日久事之遲錯皆寬大容忍復然則罪不爾貸奏請揭于文華殿以示眾上曰爾告戒僚屬之言欲張之殿廷豈人臣禮耶濟漸謝未幾又立簿曰寅戌之書以限僚屬出入上聞切責之曰古人以卯酉為常道今使趨事赴功者朝自寅暮盡成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耶濟不聽獄囚有禁死者濟亦不問嘗受一囚賂以獄中死四代而脫之為獄官所發上召濟諭之歸部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微執獄官于獄扼其吭而殺之其恃權罔上傷害良善類如此上屢訓迪不悛會有告其在洛陽時盜賈人贖賈人出重償乃還之又強役其甥女閻氏為明書

卷一百五十六

三

奴濟妹亦早寡姑老獨存濟利其家財盡掠取之携其妹并一子歸其姑欲祈輒筆逐之時監察御史陶岳仲等劾濟賣亂人倫有傷風教不可為大臣又擅殺獄官及言濟奏事時置奏牘懷中或隱不言欲入啓皇太子至則又不言乃復入奏規伺上意務為兩圖奸計莫測上怒乃下濟獄并執王希哲等詔廷臣訊之濟具服遂并希哲等誅之初濟父榮來朝上待之甚厚濟亦常侍左右見御製詩文輒請歸潛刻碑以誇大聲勢又所為不法由是見疎濟為人有才辯然陰毒險僻外事諛說當朝罷上召與論政事畧無建明但稱曰真聖人真聖人故上深惡其諂佞云

詹徽武昌人性殘忍用刑最刻洪武中以左都御史兼吏部尚書洪武二十六年受命鞠藍王獄王不肯服徽叱王吐實將加酷刑王大呼徽卽吾黨遂併殺徽徽嘗陷李善長又惡解縉為虞部郎中王朝用草疏申救善長并欲中縉危法初懿文太子亦恨徽徽嘗侍太子錄囚太子屢微有所出徽輒文附重法太子為白上先入徽言謂太子曰徽執者法也太子因言立國以仁厚為本上曰汝欲遂自為皇帝耶太子懼因感疾薨謂建文君曰詹徽殺我至是建文君為太孫錄藍獄先斷徽手足戮于市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六

四

辯明法律著稱然頗深刺嘗鞠經歷王爵鍛成其獄屬吏薛希勝當連坐詣大理白其枉泰欲掩其失嗾河南道御史寅之法上召廷臣會審得釋於是御史夏長文等劾泰面欺上責泰曰國家為治在法而持法平者御史也今若此欲無冤得乎乃誅泰

馬順江南人錦衣指揮也以義子事王振見必膝行遽陳戚施振甚暱愛之國子祭酒李時勉有所忤振令順計其伐廟木事囊三木廟門久之始釋雷震奉先殿鳴吻翰林侍讀劉球應詔上封事語多侵振振大怒而會編修董璚言太常用道流不稱請自為卿共祀忤英宗下獄順榜笞

葬使引球爲具藁草卽朝班中梓之出球不知所坐歎第
曰若使振死我死卽訴上帝耳竟與董璘盆死獄家人行
求屍順故廩之勿得也而順有子年二十餘病羸久困矣
歎起持順髮拳且蹴之曰死老奴令而異日禍喻我我劉
球也順再拜謝不可俄而子死王振以上北伐口也先伯
土木敗聞時邸王監國朝羣臣伏闕泣請籍振家併誅振
弟指揮山海未報衆忿開無所泄而馬順前謂衆姑已胥
後命給事中王竑直前提梓順曰是非奸人黨耶衆趣前
擊殺順須臾血肉塗起不可辨矣王忍乃下令誅山海籍
王振家因併籍順蓄藏金寶以鉅萬計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六

五

陸炳浙之平湖入祖塲隸籍錦衣衛興王之國安陸選克
儀衛司總旗子松陞千戶世宗生於潛邸松妻得爲乳母
又三年炳生携入共寢處上稍長日侍左右旣入承大統
松用從龍功累官都督僉事炳以官舍知書頗覽文籍後
應有司試父曰吾家自有環衛可事天子何必走寒士路
從考功門下頰首聽黜陟爲乃以世職千戶應試武舉會
試高等已矣上幸承天至衛輝行宮夜火侍衛倉卒無在
者獨炳身負上出于火壬寅宮變之夕炳心動帶衛士急
趨候門外門開皇后懿旨出立應縛逆人正法上駐聞之
甚喜炳雄黠多智數善迎合上意時敵愾多招勇士爲校

尉凡萬餘人月支太倉米四萬石鮮衣怒馬出入市中人
皆目而畏之庚戌敵逼都城諸大臣分守九門炳勒所部
門各三百人議察出入其餘巡諸街巷有乘機搶掠者縛
其魁治以法中外賴之仇讐方入援炳言大敵睥睨通州
未卽渡河所持者鸞兵抗其前耳今相持已久邊卒饑疲
餽餉不繼可爲寒心宜趣兵部發兵應援戶部發銀克餉
蒞鎮守臣同敵歸路遼擊上深然之切責戶部尚書李士
輿等不以國事爲重俱令停俸待罪卽日計處兵食運各
營鸞旣被寵用事來結歡炳陽應心勿善也曰是對聲能
食人必負國見上倚信未敢示異同陰伺察之銖兩之奸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六

六

無不知者鸞前督師廣東過杭繼娶甚嬖兩家互內飲妻
歸罵鸞曰汝自誇富貴乃陸媼飾首奇麗我勿逮遠甚令
我愧見侍者鸞慙借其飾令鍛工效爲之咸駭愕謝不能
蓋得之西域鬼市非世所有也鸞乃令勇士二人劫取炳
嘗早起坐室中士透簾而下夾立覺有異謂曰汝何嘗到
此任汝所需勿害我曰無他夫人飾若干件安在此璫池
故物奉令來取幸勿靳且勿疑也出與之蹕簾去寂無人
聲心知鸞所使甚怖亦甚恨鸞本通口使家丁時義等往
來密購脇成馬市專鈔宣大勿犯蒞鎮炳久已刺得未敢
聞上第厚爲備時于射所率親兵肄習挽彀命中聲徹禁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六

七

中蓋密請于上因欲動聽上在西苑問之間方士陶典真曰此陸炳耶陶知上意所嚮謬曰天生神將來備陛下肘腋上喜因遣小豎來覘鸞方自大同回亦率其徒至典角顧勿如愠見顏色徐奉觴曰大將軍能用眾將三十萬騎空口庭書名雲臺如某一校之任用寡拳提取快漢有羽林期門唐有飛騎漢騎止衛宮庭非大軍比也鸞甚憚之小校歸報上默然由此益眷注且悉鸞不足任疑之矣口勢愈熾鸞支吾二年技窮當出師疽發背上命收其符印代以他將鸞立死奸狀盡露先一夕密怵兒義挾黨自居庸關走大同遣人中道遮縛爲證上大怒收其孥下獄拷訊陳刑具問反狀妻故素相識認中表者呼曰夫君有謀惟公知之何問我爲衆皆失色炳恚甚加刑獄成鸞剖棺戮尸傳九邊梟首大同妻子皆斬炳獲褒諭加秩枝尉徐永康等各進官有差倭患方熾胡宗憲用兵糜費被劾委罪俞大猷逮至出二千金及他珍寶贈之賄嚴氏得不死其與嚴氏相處坦然雖互以權勢附麗而善用不露跡仰世蕃恣睢亦入籠絡中不敢肆特厚徐階密爲保護甚受上知雖處疑過終不能整深有力焉自以陸宣公之後家世詩書敬禮儒士弟偉已爲中書舍人實級舊例惟試職者得應舉癸卯年特疏代請許之遂得中式歷太常少卿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六

八

子甚劣不可教延東陽人趙祖鵬爲之師蓋文華之族其所薦者幾數日趙庭拱揖如禮大喜厚贈因納其女稱肺腑親力爲地中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顧指所使無不如意祿賜既厚本衛牧租芻糧歲入數萬金京中富厚者多按門下求庇所獻不貲其時白蓮教盛行布滿畿甸鹵謀謀至入甲伏庫皆經摘發亦其耳目多爪牙健才足運用也因而葬滅無所顧惜亦儘有救之極窮活之垂危學士大夫下至走卒片言卽解者至今人能言之王佐在事炳爲之屬年未二十佐器其材貌教以爰書公移之類曰錦衣帥不可不精刀筆炳甚德之佐葦子不肖陸博縱飲有三別墅炳已得其二其一最雄麗復欲得之不可乃指以狎邪捕其黨與家奴證成其罪子寤甚其母故妾也名亦在捕中旣入對炳與僚列坐將脅之子始亦固抵母膝行前道其子罪甚詳子恚譁母曰兒頃刻死耳母忍助爲虐乎母叱曰死卽死何說指炳坐顧曰而父坐此非一日作此等事亦非一生汝不肖子天道也復奚爲炳頗發赤趨遣之出事遂聚費巨萬豪侈起祠堂卽禾中建乳娘廟于西湖立宣公書院塑遺像營別宅十餘所皆崇麗稱甲第分置姬妾其中統綺寶玩所在充牣供帳不殘而具炳時游處其間東西惟意置良田宅於四方若臨清楊

州南昌承天等處皆有莊店聲勢震天下惟內臣猶執故事不爲下乃勅司禮太監李彬盜帝真殿工所物料及內府錢糧以數十萬計私後軍丁造墳於黑山會起丁字大券僭擬山陵大逆不道宜寘之法上命錦衣衛拷訊下刑部擬罪比依盜大祀神御物律與其黨杜泰等皆論斬餘發遣如律沒入貲產銀四十八萬有奇王帶金寶繚環八箱餘不可勝計由是威行宮省內外惕息不稱官不稱號惟曰陸堂至用以止小兒啼云出司巡徼入直內殿凡郊廟以至諸禱祀皆得與焉親近尊信卽勲貴大臣莫敢望一夕暴卒上深悼之贈謚祭葬有加仍官其子繹指揮僉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六

九

事死未及旬吏部出祖鵬爲湖廣僉事尋考察閑住居鄉縱誕不檢與族弟馴有隙馴因詣闕告祖鵬怨望誹謗并其他不法事逮下詔獄而行勘得實言祖鵬兄熙子賢造賢選皆怙勢作威暴橫鄉曲抑勒平民爲奴隸之致死祖鵬嘗得宋朝遺牒謂宋魏悼王之裔因修譜以續其系私祭宋代陵寢而名其莊曰護陵拱辰復葬其妾於妃嬪之側縱弟鵬冒報軍功及事覺被逮輒匿祖鵬所不出又私創八角亭龕衣王帶抑奪官民地以拓第宅皆僭倣不道至於作書怨訕尤非人臣禮因論熙坐死賢造賢選等各罪有差祖鵬罪斬穆宗卽位祖鵬赦歸御史張守約追論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六

十

炳結納嚴世蕃竊弄威權播惡流毒有大罪十世蕃既斬炳宜追戮其屍逮治其子繹姪緒家人顯籍其家於是炳免戮屍削奪繹緒煒俱革職爲民餘黨謫戍荒徼籍其家

明書第一百五十七卷

史官傳維麟纂

列傳十七

奸回傳

史官論曰木實將撥必蠹其中日月外暈或蝕其裏昔子輦謀桓魯隱弑宰嚭佞越吳國沼張禹黨王炎鼎移林甫庇審漁陽動自古奸臣在人主之側威惠內竊國情外輸以宗祏爲市者多矣天下之惡一也買妾欲其罪我者得臣取其貳彼者崇攜保奸與晉殺里克漢斬丁公之義何居然春秋書叛人名名不可掩也作奸回傳而以柔獬豸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容悅無剛直之概者類編焉

胡惟庸附陳汪廣洋楊憲傳

胡惟庸江南人性儉惡小有才以曲意奉上當上心太祖擬相問劉基曰楊憲何如基與憲素厚以爲不可上怪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對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憤將債轅而破犁矣洪武四年爲左丞相六年六月改右丞相十年九月制尊左復爲左丞相劉基嘗語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如蒼生何後自楊憲誅而惟庸總中書之政專肆威福生殺黜陟有不奏而行者內外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諸司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視之有病已者輒匿不聞私擢奏差胡懋爲巡檢營其家事由是四方奔競之徒趨其門下諸臣諛佞者多附之受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國公達深嫉其奸邪常從容言於上惟庸忌之達有聞者禍壽惟庸陰誘致爲己用冀得其力以圖達爲福壽所發劉基亦嘗爲上言惟庸奸忒不可用惟庸知之由是怨恨基及基病詔惟庸視之往以毒中之基竟死上以基病久不疑基死惟庸益無所憚與李善長等相結以兄女妻善長從子祐貪賄弄權無所畏忌一日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竹笋出水高數尺諛者爭言爲丞相瑞應又言其祖父三

世塚上皆夜有火光燭天於是惟庸益自負有邪謀矣當是時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驛傳上怒責之曰中原兵燹之餘民始復業籍戶買馬艱苦甚矣使皆效爾所爲民雖盡鬻子女買馬走遁不能給也責捕盜於代縣平涼侯費聚常命往蘇州撫綏軍民聚不任事惟嗜酒召召遣責往西北招降敵無功上亦責之二人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之二人素翹勇又見惟庸當朝用事強盛因與往來久之益密嘗過惟庸家飲酒酒酣屏去左右因言吾等所爲多不法一旦事覺如何二人惶懼計無所出惟庸乃告以己意且令其在外收輯軍馬以俟二人從之與陳寧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三

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寶及亡命魏文進等爲心膂曰吾有用爾也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婿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同起善長驚悸曰爾言何爲者若爾九族皆殲存義懼而去往告惟庸思以利動善長後十日又令存義以告善長且言事成當以淮西地封公爲王善長雖有才能然本文吏計深巧雖佯驚不許不甚拂颺嘆息起曰吾老矣由爾等所爲存義還告惟庸喜因過善長屏左右款語良久惟庸欣然就辭出使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又遣元臣封績致書稱臣于元請兵馬外應事皆未

發會惟庸子乘馬馳驟於市馬奔入輓轂中傷死焉惟庸卽被是輓轂者上怒命償其死惟庸乃請以金帛給其家上不許惟庸乃與善長及中丞涂節御史大夫陳寧等謀起事遣人陰告四方及武臣之從已者時惟庸居第近西華門先誣云其所居井湧醴泉以徹上聞洪武庚申春正月遂上幸其第觀之先列勇士裹甲數匝匿屏後俟變發守西華門內使雲奇知所爲倉卒告變上悟亟還宮發兵圍緝果然遂罪人一一就縛并黨御史大夫陳寧都督李王等皆伏誅已而惟庸語連李善長陸仲亨上念初起時功臣置不問宋慎坐黨亦誅仍籍其家濂謫四川茂州是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四

獄也前後戮黨凡數萬人按是時御史余卽告變謂寧附和丞相坐省中閱天下軍馬圖籍其在蘇州催糧餉燒燬人其子孟麟泣諫杖之至死上曰寧子其子如此奚有于君父耶遂賜死寧長沙茶陵人初名亮元爲鎮江小吏從軍至金陵代諸將言事英辨疊出太祖異之賜名寧從江南行省掾史歷中書省參議凡朝廷制度咸預稽詳累元年出知廣德歲大旱奏免租弗允寧躬赴闕上言天災民饑催稅太急是爲張士誠驅民也上曰爾乃膽大敢爲此言耶竟從之遷浙江按察使適皂隸小毛訟其隱避堪繫應天獄久之乃釋降太倉市舶提舉洪武元年召入爲

司農卿遷兵部尚書二年出知松江府復拜中書右丞三年又出知蘇州府遷浙江行省叅知政事復召爲御史中丞至是坐劾黨誅

汪廣洋字朝宗高郵人廣洋寬和通經能文善篆隸大書工詩歌少從余闕學游太平乙未太祖渡江召廣洋入見與語太悅留幕下爲元帥府令史行樞密院掾史江南行省提控丁酉除照磨已亥立執法議司大書四字牌上以廣洋李勝端爲執法官朝政有失執牌直諫又名爲都諫官辛丑遷江南行省都事陞郎中甲辰立中書省改右司郎中尋知驍騎衛事常遇春下贛州廣洋出叅軍事遂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五

守贛州尋陞江西行省叅政洪武元年開省山東廣洋以廉明持正改山東安輯有冬召入中書爲叅政明年出叅政陝西三年李善長病召入爲左丞時楊憲以山西叅政先召入爲右丞惡廣洋軋已嗾侍御史劉炳劾廣洋不孝上切責斥還鄉憲意未已又嗾炳劾廣洋謫海南李善長奏憲誣大臣放肆爲奸上誅憲召廣洋還是年冬與劉基同日受封封廣洋護軍忠勤伯食祿三千六百石詞比之子房孔明四年善長致仕廣洋爲右丞相叅知政事胡惟庸爲左丞六年進左丞相惟庸爲右丞相尋廣洋坐畏懦迂拙斥爲廣東叅政適平召爲左御史大夫十

復爲左丞相上益厚廣洋未幾上以惟庸暴橫廣洋死於酒色而怠棄政機浮沉守位勅戒令洗心補過會占城貢使至不以時引見下勅切責執政廣洋惶懼十二年御史中丞徐飾言劉基死毒廣洋知狀上問廣洋對無是事上怒廣洋朋黨又謫又謫海南舟至太平上再遣勅責廣洋事朕十餘年不聞一善言不薦一賢士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書不發楊憲奸惡惟務沉湎不事事廣洋得書益懼大懼自縊死

楊憲字希武陽曲人美姿儀博學多才少從父元末宦廣江南丙申謁太祖於金陵上與語奇之令居幕府已而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六

江南行省都事當征調多故日裁決文書不滯時稱其能直性深險而忌有不滿於已者輒以計中傷之久之出爲浙東行省郎中又爲江西行省叅政召入爲司農卿未幾叅政中書省尋改河南行省叅政洪武二年調山西三年召爲中書省右丞尋改左憲事上旣久熟典故以是假寵市權競同刻亦莫敢爲抗嘗上書頌上功德因勸上行督責之政上曰是欲使我失人心也拒之憲與昶同在中書以昶才出已右欲構害之時東南未定元號令猶行於西北昶嘗開暇與憲言吾故元臣也勉留于此意不能忘故君而吾妻子又皆在北方存亡未可知憲因鈞摘其言

和謀叛且出手書許之祕遂坐誅憲自是益無所憚初爲司農卿屬浙江初平憲以其民富實因議增賦倍征以資國民以不堪在中書盡變易省事凡舊吏一切罷之更任所親信陰入持權乃創爲一統山河花押示僚吏以觀其從違凡附已者卽不次超擢否者斥之人莫解其意一日翰林編修陳桎入謁憲以押字示之桎卽賀曰押字大貴所謂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者憲大喜後數日奏除桎爲翰林侍書已而又刺求丞相汪廣洋陰事令御史劉炳劾奏之廣洋坐免田里憲又嗾炳劾廣洋徙之廣南上不聽又教炳誣奏刑部侍郎任安擅入人罪上始覺其誣下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七

炳獄炳伏實劉基併發其奸狀及諸陰事上大怒令羣臣按問憲辭服遂與炳等皆伏誅

史官曰奸臣之於人主必以其所長短者巧中之至上英明則取聰察之事以快其私而間主無論已明太祖神武剛毅而胡惟庸恣生殺擅黜陟至壅蔽上問阻隔章奏卒以及誅宜矣獨是株連無辜戮至數萬惟庸之惡通于天矣廣洋無所可否持祿怙寵將不謂之奸不可憲賣友虐民變亂成法恣行胸臆中傷雅流慢日市曹不爲枉矣書云旁作僂僂逐衙又口斷斷窮無他技使大臣能釋乎也余未見其珍邦而隨首也

徐增壽李景隆王寧盛庸茹瑺王佐傳

徐增壽以父任三遷至左軍左都督侍宿衛建文皇帝業以持燕王事從容謂增壽王得無反乎增壽頓首曰燕王先帝同氣且富貴已極何故反燕兵起則時時從增壽謂虛實增壽亦時時從王所輪建文皇帝漸覺之未及問而燕兵入金川門召增壽詰之不對手劍斷增壽腰燕王入撫屍而哭旣卽位封增壽爲舞陽侯再追封定國公俾子景昌嗣歲祿二千五百石久之領軍府嗣凡三十五年而卒子顯忠嗣十二年卒子永寧幼又七年而嗣疾失心予半祿罷朝請病二十六年卒子光祚嗣久之領軍府以東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八

宮舊恩超進太傅旋以監修武庫二朝實錄成果加太師兼太子太師凡四十五年卒子延德嗣領軍府四十餘年卒子文壁嗣領軍府加太保太子太傅嘉靖中詔裁恩澤世封而魏定二公皆自以功弗奪有言定公功不稱者卒弗奪也天下僅五公達子孫居二焉文壁卒子允禎嗣國變時死節

李景隆長身偉姿疎眉目顧盼朗然旣少奉文忠教齒諸生間與天台方孝孺善多習典故善談論每朝會進止雍容是都太祖每日屬之旣襲爵與魏國公輝祖等分鎮中原要害地所使多稱進堂左軍都督府加太子太傅太祖

崩皇太孫立景隆益以肺腑見親任而弟增枝亦屢遷至左都督進加景隆太子太師時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得幸上謀削弱諸王至燕而露燕兵起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等征之前後皆敗於是齊泰黃子澄皆才景隆而薦之乃命景隆爲征口大將軍北伐用裴度故事賜通天犀帶建文皇帝爲推輪親送之江浒且令得以一切便宜誅賞時諸將多物故鮮存者而存者亦以老又皆景隆諸父行快快不肯爲之下而景隆暴得意自尊大每升帳踞高坐毋敢與抗禮者皆唯唯不能吐片語而退景隆會兵五十萬於德州乘燕王之攻大寧遂進薄北平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九

築壘九門爲長圍以困之王還師自救景隆逆戰太敗死者十餘萬明日九門之師復潰死者復數萬乃退走王復攻大同景隆引兵出紫荆關時寒甚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乃移書燕王請罷兵辭驕蹇王亦貽書來報而心恨之甚遂戰於白溝河北凡三日而景隆復大敗殺溺及被俘者幾三十餘萬景隆乃奔濟南燕王來追復大敗死者二萬餘濟南遂見圍以參政鐵鉉堅守不下始建文皇帝未得敗問與秦子澄謀以景隆權尚輕特賜黃鉞麾蓋彤弓矢使者渡江而風失之復製以賜尋景隆敗問至京召還既陞見黃子澄漸憤極執景隆於朝班慟哭請誅以謝天下

建文莫能問也又二載師屢覆燕兵悉渡江駐龍潭建文懼乃使景隆同尚書茹瑺都督王佐來謁燕王以割地講和請王笑曰事至此何地可割吾但欲得奸臣耳於是景隆等潛伏密輸款歸佐谷王守金川門燕王至景隆等開門逆之燕王卽位以景隆等默相事機封曹國公改號曰奉天靖難階曰光祿大夫勲曰左柱國增祿歲一千石其太子太師如故賞將淇成二公改修高廟實錄爲監修總裁諸裁定功賞大興革景隆猶以班首主議天子雖外示崇重而心恨之甚諸功臣咸扼腕謂彼白刃刺我而今以降奴而據我上其又明年三法司論劾景隆包藏禍心蓄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一

養公命與其弟左都督增枝謀爲不軌已文武大臣成國公能等吏部尚書蹇義等復言之已六科都給事中張信等復言之乃下詔盡削景隆勲階官號絕朝請勒歸私第猶以長公主故不奪其爵公何文武羣臣復言謂事者至其家景隆猶坐受關人伏謁如君臣禮大不道復株及左都督增枝因詔併奪增枝荊州帥符逮之與景隆同繫私第盡沒其莊田寶貨圖籍臧獲入之官而所繫者皆親屬矣嘗絕其食旬日不死始稍稍給食至永樂末而景隆竟以凍餒卒繫禁四十年男女自相婚配人以爲奸回之起云

王寧壽州人尚懷慶公主為駙馬都尉公主太祖第六女母成穆孫貴妃建文中寧通語言燕王洩中禁事籍其家聚寶錦衣獄建文四年詔封功臣稱寧孝于太祖忠于國家正直無私不阿權勢遂遭誣陷幾致殞身達孝惟恩允宜褒答封永春侯食祿一千石與世券永樂元年又官其子貞亮羽林前衛指揮僉事寧嘗侍上言及太祖時事上怡然寧即勸止嗣經飯僧為皇考福利上不悅五年寧坐事下詔獄死貞亮先卒宣德七年貞亮子裕乞嗣衛僉事不允再乞亦不允十年尋又援詔言公主適孫請嗣侯其宗授衛僉事帶俸奉公主祀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十二

盛庸江南人建文時克參將隨耿炳文軍失利又隨李景隆戰燕齊間互有勝負已而與鐵鉉守濟南燕兵圍甚庸夜出劫戰盡憑城禦防盡毀燕兵諸攻具捷開陞鉉兵部尚書封庸歷城侯食祿千石克平燕將軍總兵官代景隆北進與燕兵大戰東昌夾河殺張王譚淵燕兵長驅至淮上庸進戰靈璧齊若山皆敗遁還駐高資港又敗太舉即位庸歸命勅曰比以山東未定命卿鎮守淮安今鐵鉉就獲諸郡悉平朕念山東久困兵革憊於轉輸卿宜輯兵養民以稱朕意永樂元年致仕千戶王欽發庸狀陞欽指揮同知賞銀百兩未幾都御史陳瑛劾庸口出怨言懷異

國請誅庸遂削爵賜死

茹瑺衡山人洪武末由監生官左通政遷吏部尚書改兵部建文初以兵部尚書掌河南布政司事燕兵至江上建文皇帝遣瑺詣軍中勞問瑺私稱臣獻密計燕兵遂從金川門入事既定詔稱王寧及瑺孝於太祖忠於國家封瑺順昌侯瑺忠誠伯寧蓋駙馬都尉向與徐增壽為燕內應者也瑺尋加太子少保永樂七年除名回籍家人興安告其隱事復械至京久之得釋還家道經長沙坐不朝咨王都御史陳瑛劾之復逮下詔獄瑺懼命其子鈐市砒霜藏飯中送食遂死法司以開鉉坐殺父律論死婦人送浣衣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十三

局幼男發鞍轡局谷王亦於永樂十五年陰養死士降虜人錮南京閤室自焚王佐不知始所自起歷官都督同知燕兵至金川門建文皇帝遣曹國公茹尚書及佐見燕王龍潭議割地講和不聽三人者遂望風納款且獻密謀比至城金川門遂開即佐封順昌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後以嫌死史官曰增壽景隆王寧並以勳貴托倚肺腑陰懷異心輪秘密增壽誅戮景隆禁錮王寧下獄天道不爽信然後食報不同而及身伏辜矣盛庸氣壯雷奮屢建戰功卒傾心仇讐不免刑辟茹瑺王佐以天子信使辱命潛歎

圖榮數年如浮雲之過青嶂或父子伏法或終以嫌死亦何益哉亦何益哉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七

金忠顧成張信王通房寬傳

金忠鄞人少慷慨負義氣兄戍通州忠省兄會燕兵起布衣甫冠上謁典儀云浙東奇士金忠願見殿下說兵事及中朝動靜得召見忠言殿下太平皇帝小人耕江海間及往來齊魯道上聞殿下賢樂服人心久矣茲舉大事人材爲急太宗說立授署紀善日侍幃幄贊理戎務尋陞署長史已爲真卽位後陞工部右侍郎治事北京永樂二年召入兵部爲尚書忠博覽史籍議論所懸儲位未定上密問忠歷數古昔通底故事對上喜賜忠大錢又曰詹事宮端屬汝以尚書兼詹事辛善調護佐太子忠侍監國時時勸起孝敬篤友愛小心敬慎無失禮毀譽禍福聽諸天日而已或譖謫廷臣及官寮過者上密令忠察審忠退每數日頓首再三爲白無此事願陛下寬齊上或不喜卽又頓首言臣敢保其無他他日有踪跡卽知人言臣甘連坐以故諸所全獲者多忠謹厚不洩作爲不知也公每導人寬愛無爲苛刻公事輒推同官使展其才能有闕誤引爲已過不遺片善不念舊惡俸賜有餘周賑鄉族仁宗卽位念之贈少師謚忠襄以其子達爲翰林檢討達幼遭歸寧波學支俸讀書比長宣宗召達還翰林正統十二年改禮科給事中陞都給事中景泰二年出爲長蘆運使

顧成字景昭江都人容貌魁梧壯勇質直有膽畧喜習武
事自文其身誇異人或謂成默徙者非也丙申來歸克帳
前親兵管營蓋侍上出入忠謹無過初授百戶從征陞金
吾副千戶宿衛陞指揮僉事從平蜀破貴州蠻克普定功
陞指揮使普定衛進都指揮同知已而征雲南成扼普定
斷後進督僉事克征南將軍鎮貴州征五關六洞破一百
三十七寨斬首三千建文初令錦衣指揮譚全論成班師
二年進同知三年進右都督是年閏三月從盛庸至真定
戰敗被執燕王解其縛曰吾且用汝遣至北平侍世子居
守有功太宗即位以左都督封鎮遠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十五

與世券又出鎮貴州申嚴號令威信並行討撫諸蠻搗臺
羅寨斬叛酋普亮滅其家壘蠻震攝卒年八十五贈夏國
公謚武毅蠻中皆祠祀成入子長統爲普定指揮使先卒
孫興祖永樂十二年嗣侯贈父統侯爲總兵宣德中坐交
趾事徵下獄正統十四年從征失律降都督同知景帝初
守備紫荆關詔與伯爵英宗復辟詔復侯出鎮貴州有功
加祿三百石守南京宣德中鎮廣西坐貪財好色失地喪
師逮下獄既而釋之子翰先卒翰子淳天順八年嗣侯卒
無子淳從弟溥者成諸元孫也成化九年嗣侯溥初學國
學解文墨嘗總兵團營爲平蠻將軍鎮湖廣擒貴苗僞王

通滇蜀道還流核五千家復爛土長官司設都勻府增祿
二百石溥清慎囊無餘資英國公張懋爲率布帛供歛事
謚襄恪子仕隆弘治十七年嗣侯仕隆好文諳武爲京營
總兵寬弘簡質得士心克潛運總兵鎮守淮安庶幹不苛
擾卒贈太傅謚榮靖字寰○嘉靖七年嗣侯出爲漕運總
兵二十三年言官劾罷伏羌伯毛漢代寰育下數日又劾
罷漢用都督劉璽璽致仕居南京萬表代璽寰端清廉明
溫榮孝友時論婦之言官竟被考察去寰復爲漕運總兵
鎮守淮安尋總督京營戎政卒子肇述嗣侯國變復不知
所終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十六

張信臨淮人父興開國功爲永寧指揮僉事信嗣官以紫
江草塘功陞都指揮僉事洪武三十一年建文皇帝即位
疑北平大臣薦信有謀勇名調北平都司受密勅令與謝
貴發局合力防燕藩人信日夕憂懼母怪而問之信跪對
曰兒統兵邊關焉能無憂母曰汝非此憂其語我故信屏
左右對曰密旨欲得親王奈何母大驚曰不可汝父每言
王氣在燕無妄爲禍家族矣信益憂懼未幾勅促信信驚
然起曰何爲乃爾三遣燕邸燕王辭不見乃乘婦人輿求
見燕王令入拜燕王床下時燕王稱風病不能言久矣信
頓首曰殿下無恙卽有恙當急諭臣燕王曰余誠病且困

待死爾信復曰殿下不以情語臣朝廷審勅信執殿下殿下意見無他幸從臣歸命京師即有意宜告臣燕王見信稱臣又意甚誠惻泣下告信密謀立召姚廣孝朱能張玉定計奪九門信遂從燕兵戰大寧與定都討還軍攻九門營西克大同轉戰夾河藁城渡淮破盛庸兵入金川門陞都督僉事太宗即位封隆平侯食祿一千石與券世伯太宗時時呼信為恩張凡召太子北京察藩王動靜諸重要事皆命信永樂二十年征口功加少師洪熙元年與世侯券支兩俸子鏞自立功為指揮僉事先卒鏞子淳嗣官正統七年信卒贈贈國公謚襄僖淳以指揮僉事嗣侯卒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七

子福嗣侯無子弟祐嗣侯卒無子弟祿與婿爭嗣下法司理正德三年祿嗣侯卒子偉優給十二年嗣侯王通陝咸寧人父真開國功為燕山護衛百戶從燕兵攻九門戰永平真定功陞都指揮使建文四年肥河戰沒文皇即位贈金鄉侯謚忠壯進贈寧國公通亦從燕兵有功又以父故封武義伯食祿千二百石與世券永樂七年作天壽山十三年進封成山侯二十三年與世券又以父故加祿歲一千石仁宗時以真從祀太宗宣德元年克征彝將軍總兵鎮交趾未幾通言交趾反勅通勦賊都督方政巫罪隸麾下立功二年斬偽司徒利賊大懼通怯不敢追

又為庵山毒所窘賊復聚寧橋戰通敗績柳升兵又未至通輒與刊賊書和許界清化等州地按察使楊時習以為不可力爭通勵聲叱時習比升兵至監留闕又大敗升死通遂與利賊盟班師陸行出廣西山毒陳智由水道出飲州凡文武吏士得還者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人利賊閉戶不遣者尚數萬人三年廷臣劾通論當死繫獄奪券籍其家會赦宥死為民正統元年通子琮乞得祖塋葬通母十四年北翟南侵廷薦通為都督僉事與楊善守京城禦敵功陞都督同知守山陵景泰三年卒琮為景陵指揮僉事天順元年詔恩琮得嗣成山伯卒子鏞嗣伯弘治十一年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大

年乞券孝宗念真從燕兵有功又侑食太廟出原券賜卒子洪嗣吏部言通罪廢琮嗣伯以詔恩肅時未許世執不許洪嗣伯上以洪祖真券故在許洪嗣伯房寬未詳何許人洪武四年以濟南左衛指揮帥兵五千入從魏國公達北平練兵繕城為北平行都司都指揮兵至大寧守將朱鑑力戰寬忽降寬既降鑑力不支死之建文二年寬戰白溝河敗再戰有功已而轉戰齊沛江淮皆有功歷陞督府僉事太宗即位封思恩侯食祿八百石世指揮使史官曰金忠布衣也始燕終燕而立朝建事寬正有大臣

之度可爲名臣矣獨是時上有共主科目薦辟並行不滯
亦可揚旌天衢播聲功業乃走燕藩爲謀首曾弗回首金
陵稍爲傾念好同之目不能恕矣頗成等或作降鹵于戰
郟或張倒戈于對壘或獻密議于未形或忘先志于開闢
咸北平之嘉績而存秋之罪人知並風度起無以貸也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二九

徐正傳

徐正吳江人業後父爲人治刀筆詞訟不齒而正少美觀
能文人見輒詫恨曰無天耶徐氏生此兒正舉進士授
事中侍英宗左右上愛之嘗撫慰曰勉哉將大用爾然正
小人駟駟沾沾無所以當上者英宗北狩還遜于南宮正
密疏曰太上皇社稷罪人今過奉非計且下或借爲奇貨
宜有以處之夫爲天下不顧家陛下毋愛此名也帝心難
之不用又數載正已遷大理少卿英宗復辟見正勞曰卿
故侍吾給事耶日召對賜金帛酒食而正亦且幸疏毀不
發矣會英宗一日坐便殿旋風吹文書墮地取覽乃正疏
也怒甚連發使召之至則投匭令自拾正匭奔蹙不能對
反接凌遲于市籍其家
史官曰徐正乞乞小人見事透徹其于景帝謀之其臧乎
詩人之旨不思勉哉大用之恩耶風落奏書喪厥姿令諫
師之報不亦宜乎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三

劉吉萬安尹旻焦芳傳

劉吉字祐之博野人性謫除韋佖登正統庚辰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景泰初侍經筵預修寰宇通志進修撰天順中侍東宮講讀預輯一統志進侍讀永化改元修英宗實錄成陞侍讀學士尋陞禮部侍郎已丑簡入內閣兼學士丁酉進禮部尚書戊戌加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庚子遭父喪詔資以羊酒寶鈔令起服視事吉上疏辭陰托貴戚萬喜爲援得不允繼修陳音致書吉勸其抗疏終創不報人遂無敢言者吉每談笑對客殊無戚容尋修文藝大訓成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給一品誥命甲辰陞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三

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丁未秋孝宗卽位科道官交劾萬安尹直以次罷去吉獨不動尙任尤專慮科道有言者乃頃身阿結又建言欲超遷科道官處以不次之位會諸臺才舉用廢滯吉特爲奏拔者原任給事中賀欽御史強珍輩十八人部屬惟員外郎林俊一人欽等皆名士吏部已次第擬用而吉復爲此欲以媚衆諸凡科道爲上所擢納者悉謂由已以市恩自是人無復有言之者弘治戊申進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知經筵事已酉二月春不雨詔儒臣撰文請禱吉率同官上言邇者奸徒襲李致省鄧常恩之故術見月宿在畢天將陰雨遂奏請祈禱幸而

有中以希進用謹按詩云月麗於畢俾滂沱矣書云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今月宿在畢雨降之徵也臣恐佞門一開爭言祈禱啓冀召亂實基於此所以視文臣等不敢奉命庚戌星變見吉又率同官上言邇者妖星出天津歷杵臼近營寶考之圖志爲兵爲饑爲水悍劫今南海修垣汝河修橋俱作急務宜停止以答天戒上嘉納之未幾風雹發自天壽山毀瓦像物震驚陵寢有言戒諭羣臣修省遣官祭告時翰林侍讀張昇上疏言應天之實當以輔導之臣爲先請明正吉罪昇得罪謫南工部員外郎由是人目之爲綿花以其耐彈也吉聞之大怒或告以出自監中一老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三

舉人善恢諸者吉遂奏舉人監生三赴會試不第者不許再試辛亥秋九月上欲封張皇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其意欲稽遲以俟賄上廉知而惡之遣中官至其家勒令致仕吉去位猶詔有司月給米五石歲撥人夫幾名降勅護之還鄉瀕行京城人欄街指之曰喚綿花去矣旣歸踰年卒六十七贈太師謚文穆官其子昇爲太常少卿

萬安字備吉晉州人貌魁碩目如刻畫外寬內險媚邪嘉正以千大位登正統戊辰二甲第一名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景泰壬申以易儲遷左春坊司直郎尋轉右中允

改尚寶司丞兼編修天順戊寅侍講兼學士侍皇太孫講讀成化改元預修英宗實錄陟少詹事兼學士已丑春遷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先是有同年進士李泰中官李永昌之猶子也泰已累官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安因深結泰至是內閣員缺議用泰泰謂安曰子先爲之我不患不至安遂被命在閣惟以囑托貪賄爲事聯萬貴妃爲同宗時貴妃兄萬通亦授錦衣衛都指揮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安陰家人給通妻往來布腹心爲內援壬辰春二月以禮部左侍郎兼大學士掌會試事未幾陟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改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癸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三

卯皇太子出閣時文華大訓成命詹事彭華左中允周經等以進講東宮起立拱聽安獻諛以東宮不宜勞謂講官宜立疏請坐聽華與經不從竟得如禮時妖僧繼曉幻吏李孜省皆以術得寵孜省江西人安緣其同鄉彭華浸密孜省深相結納黨援扶擠遂百計引其附已者而退其不附者一時詞臣若禮部侍郎邢讓祭酒陳鑑方正之士如王恕馬文昇耿裕秦紘輩相繼斥去舉朝側目無敢顯訟其過者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成化丁未孝宗卽位庶吉士鄒智與安同鄉憤其所爲率同館士吉人李文祥發其恃權怙寵之奸御史湯鼎文貴姜洪等交

章糾劾先是有倪進賢者少無行而安與爲腹心取爲庶吉士擢御史日與講房中之術由是微聲益彰孝宗在東宮時頗聞至是於宮中檢獲疏一小篋皆房中術悉署曰臣安進上遣懷恩携至內閣示之曰是豈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亟欲斥去上又命恩執諸臣奏章赴閣示安每展一卷安卽跪泣乞哀猶無去意恩令摘其所懸牙牌叱曰請出矣安始惶遽索馬歸第初安久戀內閣不遣人或微諷之荅曰惟一死報國耳及被出在道猶看三台星異復用也其無恥如此尋卒贈太師謚文康其子翼爲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爲編修俱淫恣不檢卒無嗣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三

尹旻字同仁歷城人小有識計而心譎行詭登正統戊辰進士初選庶吉士改刑科給事中陞通政司叅議受命往陝西調度軍餉天順壬午春三月旻奏敵追河間所調集軍馬衆盛輪供已極乞放還從之尋還京明年癸未進吏部右侍郎成化己巳春轉吏部左侍郎九年癸巳春陟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是時修山東志囑載其居吏部有知人之鑒所選吏皆稱職因僞撰謠曰公道不如王恕選法不如尹旻以自詡異實當其掌天曹也每各部司屬之賢能者輒向人譽之以表其知人及至推舉却先科道官而部屬中有出入中官之門者亦先之平日所稱揚者又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三五

皆不與也郎中陸容嘗論其事若戶科給事中李孟賜奉使山西及其回過代州等處要地皆武備不飭賜至京奏請設整理兵備副使一員以專委任兵部覆奏制曰可及容吏部乃寢不行後詰其故以副使缺例於刑部年深郎中內以父陞補時曼念一鄉人親覲京職不欲外又欲補他陞恐機泄遂已未幾其親覲者果擢大理寺丞丁酉立西廠太監汪直用事恣暴時尚書項忠約諸堂上官疏汪過惡曼不從忠遂具草詞意剴切令郎中張瑛姚瑩持詣各堂上僉名仍送稿于曼俾收以自別曼即潛報汪同朝薄之曼子龍登進士初授翰林編修未幾轉侍講驕淫喪檢士行不齒曼自天順癸未爲吏部左右侍郎尋陞尚書後累進太子太傅二十有四年某與萬安不協安亟欲去之每語所親厚者曰言官有能劾同仁者勿憂無大官做也會內閣劉珝與曼俱山東人最厚善安欲陷曼爲珝所梗不得行成化四年珝去位安遂結李孜省譖曼于上因嗾言官劾曼從其子龍招權納賄私其鄉人朝廷逮龍下詔獄命三法司錦衣衛廷鞫之遂黜龍爲民曼落太子太傅令致仕及其鄉里故舊以資糴進者皆降調外補云後曼居家朝士猶有上章乞籍其家之半以賑山東饑者其不協士大夫之心如此弘治十六年卒贈太保謚恭簡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三六

焦芳字孟陽泌陽人性險愎登天順甲申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轉侍講進侍講學士嘗坐事謫湖廣桂陽州同知歷霍州知州陞西川提學副使調湖廣副使因上疏自治陞南京右通政以憂去起仍爲通政再以憂去起爲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擢禮部侍郎改吏部侍郎正德改元吏部尚書馬文升去位時司禮監太監李夢芳同鄉因爲內援遂以芳代尚書是冬十一月以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其妨部務尋加太子太保兼謹身殿大學士專在內閣是時正人斥逐羣邪蒙征進尋專寵芳結爲黨送援兵部尚書劉宇爲吏尚而以曹元爲兵部尚書從其類也已已焦以老病致仕以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預機務明年春又以元兼文淵閣大學士芳始比尹曼父子尹坐敗謫及爲吏部尚書時值逆瑾亂政號八黨大學士劉健會同戶尚書韓文率百僚伏闕固爭將除之芳潛於瑾預爲之所由是劉健謝遷韓文楊守隨等相繼斥罷黨勢益熾遂以芳人閣表裏爲奸凡變案成憲枉結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奸邪如曹元劉宇始寵續繼咸潤政本芳爲之援暨克孝宗實錄總裁官筆削任意凡先正名卿悉肆醜詆授意檢討段昇以快其忿初在吏部時郎中張紱與瑾同鄉芳力薦之驟至家宰實官獨爵名

器壞置其子黃中尤狂誕恣睢方廷試畢芳欲取魁是既而衆論取呂柟爲第一芳謂諸執事抑之遂入言於瑾改編修顧清等二十餘人爲部屬官授子黃中爲檢討劉宇之子仁等六七人俱庶吉士黃中尋陞編修踰年轉侍講時土官岑濬沒入家口有妹色殊甚芳聞求瑾得之後因病黃中聚應人咸鄙之瑾伏誅言官交劾其罪父子皆職爲民中原益起有趙鋌者入泌陽芳僅以身免盡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書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

史官曰回獨秉權則橫播吞望譬彼豺虎性秉兇殘不必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三七

攫牙摧趾行人何虞每遭伏攫也豺虎窟巖岫蔽蒼巖伺竄而發無所顧忌所由然矣奸臣淫猾狼戾必且援引陰擠排善類與結婦寺外張張毒快心于正人之沉淪推端于天子之威福善則歸己惡則歸君及至身死名墮遺臭汗青悲夫劉吉城府深密左右多譏斥害剛方惡聞其過而且奪服忍于親重貽忌其君此綱常之大蠹而孔孟之必誅也至晚年一疏豈所謂分香賣履而欲以排其生平也萬安僂薄陰賊寡廉鮮耻以進房中爲媒榮之皆用人家人爲梯援之計潛通宮掖伐異黨同跡其生平無善可稱尹旻挑鼻說喉陰誦刻深鄭曉謂其選法通敏賢愚

悅豈悼史哉焦芳肆奸實錄又不止詆誣一時欲以穢千古文章自矜驚其鳴叫若趙鋌者真可謂奇男子哉天之假手于鋌而殲厥先脩耳撫冊及此白日爲昏矣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三八

王瓊傳

王瓊字德華太原人登成化甲辰進士心雖不甚楷而饒才智初授工部主事累官至戶部右侍郎正德八年夏六月代孫交爲尚書先是正德六七年間流賊猖獗北畿輔山東之民苦焚掠屬歲登賴不告饑惟河間一府病水荒交李東陽奏罷山東直隸等處京邊糧草數百餘萬以故京師歲用不繼轉借太倉時遣戶部侍郎楊澤督發太倉庫銀二百萬兩往各州縣和買糧草至是瓊代屬賦已平因追駁其和買滋弊如下令凡官軍捕賊經過州縣驗勘合供給口糧草料准其稅不足官爲措處事畢處補爲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壬

簡便且謂交約愛民而不知所以處東陽徒負文學之名使當流賊內擾之時設有邊方重警東陽輩將束手無策又曰繼孫後使無勾考之法完惟正之供而申明鹽法以助之則邊兵缺食必生觖望矣遂奏查餘剩料豆令補給所坐軍糧餘草數千萬束多朽腐不堪用令減價變賣得銀二十六萬兩以補宣府軍餉人以是多瓊之智計正德乙亥夏四月調兵部尚書代陸完時朱寧有寵用事瓊與寧善會有旨召彭澤還兵部瓊仍本部瓊因執初御史馬時雍之奏乞留澤甘肅侯爲亦虎仙等回處置停留還京不聽丙子土魯番寇甘肅瓊請勅切責都御史李昆等已

而差給事中黃成御史趙春往勘回奏昆等有功無過瓊遂撫澤昆前後欺罔事跡奏劾其擅命遣使納幣土魯番復許增添失信致啟邊釁下法司議時各部大臣及言官皆以澤有平賊功戶部尚書石玠禮部毛澄亦以爲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可也奏入朱寧因有憾於澤內批落澤職爲民初澤念宋寧專常對人發憤瓊以語寧恐不信也一日瓊伺澤過其家先匿寧屏後瓊以言激澤澤果大怒罵寧曰是深憾澤欲斥之先是大學士楊廷和毛澄蔣冕俱欲庇澤令兵部再勘瓊復曰納幣邊庭失信壞人致貽後患利乎不利乎事須勘明更勘何事澤罷廷和亦憾之正德辛巳世宗卽位廷和請捕殺寫亦虎仙遂令法司欲坐瓊以勾引奸猾瓊繫獄已而勘無干涉釋之尋轉兵部尚書鎮守三邊嘉靖已丑南給事丘九仞劾其先朝遣奸表裏閹宦外交逆藩計斥忠良瓊盡祖宗之制難過亂賊之刑竊恐斯人難付重寄已而吏科給事中夏言疏畧除奸邪大臣謂瓊賦性奸克宅心險賊內結倖倖外附錢寧勾引奸猾排擠言路請重加宸斥以爲太監阿附借奸者戒遂致仕後哈密議起侍郎桂萼疏請明功臣發重敵謂嘉靖三年五月陝西以處決各募火者入月遂有日南之變當時哈密深入以發降爲詞實爲訴冤

之舉故初不標掠而誤事之人陳某等謬云志不在小以欺皇上皇上爲之震動當時大臣反議大發師以驅之令不得訟其寃遂使西北一邊生靈塗炭天下五尺童子所共知也科道曾無一人爲皇上言者歷訪乃知以楊廷和欲致王瓊之罪故耳乞特起王瓊以絕此弊臣初上此奏卽謀於大學士楊一清曰一時六部及在外者舊無可比王瓊者一清曰論其才一時誠不能及但其心術奸險衆不肯信臣曰馭得其道天下無詐威作役使况今聖天子在上用之於久廢之餘必當深思所以報皇上者一清曰雖然子姑存此議在天下可也人言且誣瓊曰宸濠之反

明書

卷一百五十七

三

王瓊實受其賄今考當時舉朝大臣各懷二心不肯動心而倡言兵討者獨一瓊耳言官反誣爲受賄不已寃乎即如大學士楊一清方皇上起用之初人言亦何所不至今既立朝當時言者亦復紛紛否乎此皇上所親見也乞實神裁察誠不特爲瓊一人承一時之乏而已不起以卒史官曰王瓊才具擅美設施規規嚮往往謀事有條而存心險辟舉動乖張夏言一疏殆刺骨之談矣人臣能秉志公忠卽無才可稱不失平流若瓊者所謂自敗其鑒者也

明書第一百五十八卷

史官傳雜錄

列傳十八

宦官傳

史官論曰予讀范史所論寺人而嘆其事之無極也夫豎刁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覆秦弘恭石顯之亂漢政傾轍相尋罔非股肱乃王東京之亂如董卓所稱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育則光寵三族忤意則參鼻五宗斯亦極矣唐自楊高媚亂輔臣繼之幽囚太上喋血椒宮爵真主號尚父重不可反而後復有程魚仇田之借擅李明復恭之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八

許通九重惕息甘同報獻擊之不勝則賢者爲陳寶不肖者爲訓注計窮憤極而何進崔胤皆假手外兵董卓朱粲之患成矣明興太祖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蠹敗未嘗不爲惋嘆開國承家小人毋用其在宮禁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而已豈宜典兵與政故立御不庶文武銜不干外廷政不御外臣冠服蓋三十年之闕宮府謐如也至太宗而稍有所私密儼保之器行而撫臺岌岌矣監軍之勢張而馬馴以交趾予敵矣再傳而天子幼冲母后不中制豈振遂滔天矣舉全盛之四海挾至尊之萬乘以昇虛應恨其身死行陳不獲臂膊以謝天下而

復辟之後反降制爲之湧洗何也吉祥之劍逆汪直之終
縶縶繼盈朝屍骨盈邊則此制媒之哉武宗尸位慢遊是
好八虎橫三老細奄瑾孽牙其間叛藩乘之幾覆廟祔幸
發自其偶以收全勝然一墜死百墜生參伍役弁表裏作
奸世宗赫然誅其渠首收革諸鎮監軍朝野吐氣遠腹危
而復安則肅之爲肅宜也神宗幼倚權相未復倦勤外廷
朋黨與內監相應和動有輕重然威福中制不假一政故
馮保等不爲瑾直之續至熹宗童昏漫不慮事而魏暨之
禍作矣內倚乳保以滋其姦外扶虎彪以肆其毒清流滿
北司告密徇都邑縱騎四出忠臣諫士交臂延頸而受其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八

三

戮府藏內盜禁兵中擅假子穢祠爭寵競覲奉天厭其暴
英主勃興縛之如孤雛腐鼠然而崇禎之世不監前車誤
督撫之用兵無功邊腹復置監視因而狡弁驕卒倚其
覆姜縮于行陣之間武暴乎閭里之內動輒鼓譟掉臂而
去而此輩以婦人之仁泣涕招安文臣不得抒其籌策故
將士莫肯用命究至開闔延賊皆寺人之徒則逆豎之助
禍烈也大抵明之端禍甚于西京過于宋而稍愈于漢唐
之季者以祖宗之防制其在青宮豫建無迎立廢置之權
朝發暮縛無將相交兵之亂耳至于爲儒掌兵開邊際市
內權奇流縶縶同與國相終始也其灼然同賢如懷恩單

昌雲奇之忠勤王承恩之殉節百不能一哀而次之以存
勸戒云

雲奇南粵人太祖時守西華門通胡惟庸第刺知其逆謀
惟庸誑言所居井湧醴泉請上往觀變輿西出雲慮必與
禍急走衝躍勒馬銜言狀氣方勃崢舌駛不能達太祖察
其犯左右搥捶亂下雲垂斃右臂將折猶奮指惟庸第上
見狀乃悟登城眺顧見其壯士披甲伏屏帷間數匝亟
搜殿發兵擒惟庸召奇則息絕矣上追悼之錫贈加等令
有司春秋祀之葬鍾山之西樹碣表其忠焉

阮安交趾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太宗營建北京宮殿城池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八

三

及治塞村驛諸河工皆大著勞績諸屬一受成算臨終衣
衾衣篋而已

鄭和洪武中入宮豐軀偉貌博辯機敏太宗卽位爲司禮
太監大見寵異兩奉勅駕海舶入西洋封諸蕃國通西南
海道朝貢著有勞績人稱爲三寶太監數使滇黔百粵領
上密諭踪跡建文凡至其國皆圖其山川城郭條其風俗
物產歸成帙以進以是諸國古未通中華者多附貢云
陳蕪交趾人永樂初入宮至景泰時歷事五朝凡保抱皇
子四禁征討悉與行皆忠誠無疵繆賜更姓名曰王瑾寵
養甚厚太宗時賜範金圖書四口忠肝義膽口金貂貴客

曰忠誠自勵曰心跡雙清

沐敬時爲太監太宗北征四十日不見敵兵困糧竭而前進山川荒僻隨征大臣皆勸回鑾上怒爲鎖項從微復苦諫上罵曰反蠻敬舉首曰不知不知上怒命縛斬之敬猶大聲諫不已上忽悟曰使我家養人悉如此何患不好釋之乃回鑾

劉永誠順天人虎視屹屹便騎射三皂太宗北征奉宣宗使偵漢邸逆謀三帥師討兀良哈俘馘無算捕執磁相妖人李宜張普祥英宗朝監鎮甘涼糧兵境外塵陣於沙漠數取勝擒其酋景泰末召還總督團營英宗復辟勒兵據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八

四

甲控持大內獨不受賞屢求辭職杜門絕客泊如素門威化初老具辭累朝所賜產第祿物從之自居一庵若老僧卒無長物先是憲宗欲封以伯爵大學士彭時力爭之或曰中官古有封侯王者時曰此豈盛德事耶祖宗成憲俱在誰敢違之事遂寢而承誠亦無憾焉

王振山西蔚州人宣德中侍英宗於東宮機慧狠諂得英宗歡及即位遂命掌司禮監大見寵信是年詔振偕文武大臣閱武於將臺振遂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而最之奏指揮僉事紀廣第一起遷都指揮僉事上每爲先生而不名所言惟聽時輔臣方欲開經筵而振專意導上

布武權焰日盛惟畏太皇太后不敢發一日振謂三楊曰朝廷事賴三先生高齡亦倦矣後當如何又一日振以事詣閣遂可否其間榮等憤懣不平不出視事太皇太后遣使問之乃告以故太皇太后怒鞭振押至閣中伏罪且戒之曰再爾殺無赦正統二年春太皇太后欲殺振事在宮閣紀四年十月福建僉事廖模杖死驛丞楊溥欲坐償命楊士奇欲擬囚公致死互爭不決請裁於太后王振因而進言謂溥與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鄉未免皆有私意債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僉事爲府同知太后建之自是振漸撫內閣之過而權歸掌擬矣八年四月太皇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八

五

太后崩楊榮卒楊士奇以子穰之故堅卧不出惟楊溥當事亦年老勢孤後進皆萎靡不前於是內閣之柄悉爲王振所攘生殺予奪盡在其手盡去大臣不附已者而兵部尚書徐禧工部侍郎王佑皆儉邪小人首開趨媚之路百計殷勤極盡諂媚自是舉朝皆翁父稱振禧等又宣言於衆曰吾輩不進見致禮者必且得禍衆聞之益懼皆具金寶進贊自此遂以爲常初惟府部院寺大臣以後百執事及在外方面皆行之當朝觀日郡邑庶職亦無不然一時以庶者爲拙貪者爲能破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水去隄防勢不可止矣王佑貌美無鬚父事振振甚

眷之一日問佑曰王侍郎爾何無恙佑對曰老爺無恙兒
子豈敢有幾時問之問巷傳笑初振問於楊士奇吾鄉人
誰可大用者士奇薦薛瑄時瑄為山東提學僉事乃召為
大理少卿瑄至京士奇白瑄宜詣振謝瑄曰安有受爵公
朝謝恩私門邪後遇諸塗瑄復不禮振不悅會有武官病
死其妾有也振姪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其嫡
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大理辨其冤屢駁還之都
御史王文誥事振諧之振嗾御史劾瑄受賄故出人罪請
廷鞠竟坐瑄死罪下獄瑄怡然曰辯冤獲咎死何愧焉在
獄讀易以自娛至復奏請決家人乞代死大臣有申救之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八

六

者會振老僕哭厨下哀振恠問之曰聞薛夫子今日將刑
故也振亦惻然得免死除名放歸川里南京國子監祭酒
陳敬宗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門下適南畿
巡撫周忱時亦在京謁振振知忱與敬宗同年語之以意
忱詣敬宗達之敬宗不可曰吾為人師表而可求謁中官
忱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為名先之以禮幣
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遣文綺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
為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見於是士夫之賢者稱其風
節云六月翰林侍講劉球以災異上疏中謂太常不可用
道士宜以進士處之至是編修董璚自陳願為太常少卿

振因誣球與璚同謀故先以言為璚地逮球璚下詔獄即
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携一小
校推獄門人球與璚同則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
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
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舉足踢倒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
裹以蒲包埋衛後空地並璚從旁置球血裙數日密歸球
家家人始知球死乃以血裙為假歸葬小校未虛氏人與
耿九疇為鄉鄰九疇素愛其年少俊美因與往來後久不
至甚訝之一日來見九疇視其貌黃瘠不類惜之曰汝無
有疾乎狀貌乃頓異如此小校吐實且曰馬順將舉事之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八

七

日密語吾曰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刃相隨迫
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忠臣吾儕小人無故作逆天理事
吾始死有餘罪矣特來別公且謝罪愛因慟哭悔恨不已
未幾果死馬順子亦發狂疾代球數願罪一時謂為球所
憑云秋七月振惡祭酒李時勉守正評損傾軋傳旨荷枷
國學門諸生石大用上章願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者數
千人諱之勒致仕去諸生涕泣送者塞途京師為之罷市
霸州知州張需上長於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泊守霸見民
游食者多每里置簿列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令種
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

德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相勸動力無游惰者不一
年俱有恒產生理日滋蓋以生道使人其易如此朝親至
京送受旌典尋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驥巡至
其郡異之下其法於諸郡有牧馬者授其民需告之傾牧
者諸於振捕之下獄楚幾死竟請戍邊十三年福建泰
政宋彰交趾人結納中官肆侵漁餽振得陞左布政抵任
計營所費驗戶科欽貧乏者爲所迫至不聊生於是鄧茂
七因人心搖動遂畜異志乘縣勾攝嘯聚窮民一呼而集
旦夕數萬東南震動浙寇聞風而作若火燎原矣十四年
冬北酉長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貢馬報作三千餘人振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八

八

怒其詐滅去馬價酋使回報遂失和好衆數萬入寇大同
兵失利邊塞城堡多陷沒警報時至振不與大臣議勸上
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七月十七日駕發京師八
月至土木敗績車駕北狩皇太后命籍振家其珍奇寶玉
綺繡及金銀凡十餘庫磔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于市族
屬無少長皆斬英宗復辟迫復振官立祠祀之先是正統
中振作大第于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於第左及土木
之變言官劾其擅權誤國或有謂今陷寇中反爲寇用者
振族黨並誅第宅沒官改京衛武學至是振黨以聞上大
怒曰振爲寇所殺朕親見之迨責言者皆貶竄詔復振原

官刺木爲振形招魂以葬塑像于智化寺北祀之勅賜祠
額曰旌忠憲宗立以言論毀之

阮浪河間人侍英宗南宮浪下內官王堯者往蘆溝橋抽
分浪以南宮所賞鍍金梁扣綉茄袋鍍金結束刀一把與
堯堯歸飲錦衣指揮盧忠家蹴毬褫衣忠因見其刀袋非
常制遂令妻進酒醉忠解之俄而入皇城白裏行太監高
平以爲南宮欲謀復皇儲令浪遺堯以刀袋賞忠求外應
堯竟以此與浪義子趙縉皆凌遲沒產浪入詔獄炮烙煨
煉苦慘備至卒不承死獄中英宗復辟平忠亦凌遲贈浪
御用監太監命儒臣撰文立碑官緝子銳錦衣鎮撫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八

九

曹吉祥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稍附內閣徐有貞李賢
行已意吉祥侍禁中最久正統景泰間征麓川福建諸寇
皆克監軍號都統因帶去韃官軍能騎射取功遂收置麾
下結爲牙爪腹心後迎駕亦用此輩爲助俱冒大職兄鐸
從兄鐸皆都督弟鉉爲都指揮使韃官伯顏也先等亦爲
都督從子欽冒功封昭武伯與石亨爲左右臂時稱曹石
云後亨敗冒功者皆奪爵此輩以吉祥庇得不動吉祥竊
嘆曰亨與我同亨死我安得不反給事張鵬御史楊瑄等
皆論奏吉祥吉祥泣訴於上前得免以故志益驕未幾黨
陳汝言敗上漸覺吉祥且厭其干國事欲抑之念迎復功

奏所優假久之上廉迎立外藩之誣因卿吉祥李賢一日因極陳奪門不可爲功上始大悟重疏抑之吉祥不自安卽懷異志會御史論曹欽不法事詔書飭欽遂行謀吉祥欲幽上於南宮而立皇太子及是陝西有鹵報上命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帥師往禦期是月初二日早昂等陞辭行吉祥與欽謀以是日欲乘機殺昂等擁兵入大內作亂事頗泄是日晚都指揮完顏者禿亮聞之急詣長安門告變時漏下二鼓奏入詔侍直中官執吉祥於內庭欽等不及知四鼓欽與鉉及鐸鐸伯顏也先等統番漢兵五百騎直抵東長安欽見門閉慶事露急引兵詣錦衣衛指揮書

卷一百五十八

十一

揮逮梟第執梟殺之時百官候朝待漏聞甲馬馳驟之聲謂征陝師出也旣乃大亂百官多亡匿鐸率數騎而西殺都御史寇深欲殺尚書馬昂不得得大學士李賢於公署及尚書王翱於東朝房又散傷廣寧侯劉安欽遂縱火焚東西皇城門會大雨火滅欽欲殺李賢王翱不果賢被乃傷欽叱乃者脫之且告賢曰吾父子兄弟盡忠迎駕今被逮梟逐欲相害因擲頭示賢曰誠爲此人激變非得已也賢曰此人信生事怨之者多旣除之可卽請命欽請賢爲作草疏進賢就朝所索紙爲草疏仍同翱自門隙入之昧爽孫鏜領兵至圍之翱得脫走比旦王師漸集詔會昌侯

孫繼宗領兵討賊孫鏜督諸軍先登恭順侯吳瑾及諸將分道迎擊馬昂以精兵殿之大戰於東華門外瑾爲欽所殺諸將奪擊斬鉉及鐸于陣又斬鐸於欽第欽匿其家督井中引出斬之伯顏也先縋城遁追獲斬之賢聞首惡旣盡誅恐衆心危疑卽具疏請宣令諭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捷奏是日晚上御午門朝百官詔吉祥磔於市籍沒其家餘黨並放嶺南遂詔天下布寬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贈瑾梁國公謚忠壯深少保謚莊愍繼宗進太保鏜進懷寧侯昂翔賢加太子少保進完顏者禿亮爲都督餘將士陞賞有差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八

十二

金英在正統中與興安同時爲太監二人俱志端識卓咸謂其有大臣風度當正統己巳之變人情洶洶思南遷以避之二人奉上命召廷臣集丹墀下獻計且對衆誓曰寇旗決不可使過都唯嚴厲城守爲最上計時惟于謙王守謙二人協之選將練兵爲戰守長策區畫有方時侍講徐埈負時名以其占術倡言京師不可守必須南遷英首叱之令人扶出又宣言於廷曰死則君臣同一處死耳有以遷都爲言者上命必誅之成山侯王通欲挑京師外城興安鄙之不行賴二人奉景帝主謀於中固守之議始央具泰甲戌英奉命南京時公卿俱餞英江潯薛瑄獨不往英

心重其人及還京每揚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時景帝有易儲之心一日語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誕辰蓋謂懷愍以飭英也英叩頭對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蓋所對者憲宗也景帝默然時景帝最信任于謙言官有言其柄用過重與安曰只說日月與國家分憂不要憂不愛官爵不問家計朝廷正要用人似此才諸公尋一箇來換于其衆議乃息英宗復辟斥達之憲宗在宮中知二人忠謀仍擢近侍以壽終

懷恩直隸河間人禮科給事中戴綸之幼子也綸字希文侍宣宗於皇太孫時以諫獲繫獄死恩幼被宮賜名懷恩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八

三

成化間任司禮太監恩初受學翰林學士錢溥恩謂人性頗正直又長於問學及任司禮監上愛之一日遇聖誕被賜金二錠奏云臣蒙恩至此皆師父錢某之惠願留此金以轉奉會溥考績至京恩置宴以前金爲壽成化甲辰僧繼曉以術獻大建淫祀時主事林俊諫忤旨人皆危俊不測恩叩頭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祖宗朝開大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百官與天下之心奈何臣不敢奉詔上震怒曰汝與林俊合謀獨我不然彼安知我宮中事因舉御前視擲之恩以首承硯不中復怒仆其几恩免冠號哭不起曰不能復事陛下上命左右扶出

至東華門恩使謂鎮撫司曰若等詰梁芳合謀傾俊後死若等不得獨生遂徑歸卧於家曰中風矣不復起視事上命醫調治使者旁午於道已而上亦驛後時有星變黜傳奉官御馬監太監王敏乞於上凡馬房傳奉不必動上允之敏持璽謁恩跪于庭恩徐曰起病實不能爲禮問何爲敏曰已得旨凡馬房傳奉不復動恩大言曰星之示變專爲我輩內臣壞朝廷法也外官何能爲今甫欲正法汝等又來壞之他日天雷將擊汝首指其坐罵曰吾不能居此汝來居之汝兄弟一家徧居權要今乃爲此耶敏惶怖歸家中氣死又有章瑾以獻寶石進鎮撫司上命恩傳旨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八

三

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美選奈何以瑾得之不肯傳上曰汝達朕恩叩首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乃命覃昌傳之恩曰倘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尚書余子俊在兵部恩諷之曰第執奏吾爲汝從中贊之子俊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時惟王恕每蹕諫時事切直恩力扶之每蹕至輒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時太監梁芳有寵於上或告以固寵之術時上鍾愛與王爲芳計曰不如勸昭德勸上易之立與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與王無國而有國如此可保富貴於無窮豈直免禍哉芳以爲然乘間言於昭德宮勸易儲時懷恩聞之嘆

曰此事只在懷恩上召問懷恩微露其意思免冠叩頭曰
奴婢死不敢從寧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之人殺恩也伏
哭不起上不憚而罷恩退遂閉門不出已而詔往鳳陽
陵以章昌代之丁未孝宗即位召還時何喬新有人望大
學士萬安欲遠之黜為南京刑部尚書恩一日詣內閣直
新君即位如何令喬新去南京耶安默然上斥安安乞哀
猶無去意恩遂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恩雅重王恕剛
正力薦於上遂召為吏部尚書其堂正橫邪類如此大學
士劉吉黨安嫉恕恩深知恕賢力護之得不害時言路大
通造言者過激或指內臣為刀鋸之餘章昌大恚恩曰彼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八

十四

慕其義云

阿丑者憲宗時優閹也多機警善歌謠每於上前作院本
多有諷諫之風時汪直驕橫一日丑於上前作醉人酗酒
一人作曰其官至醜罵如故又曰罵至醜亦如故又曰汪
太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人曰罵至不懼而懼汪太
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由是直寵稍衰
王越陳鍔婦直結為死黨丑復作直持雙斧趨踰而行或
問故答曰吾將兵推仗此兩鐵耳問鐵何名曰王越陳鍔
上哂之而朱永掌閹營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高吟曰六

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千爭之不已丑徐曰汝不知
二千為保國家作屋上寄遣人察之永懼即撤工時上下
行政多頗丑於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
問其姓名口姓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曰
姓公名道主者曰公道如今亦難行最後一人曰姓胡名
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盡去得上亦微哂之不罪也丑
每事規諷多類此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八

十五

汪直廣西猛種幼被俘入昭德宮黥染最有寵陞御馬監
太監憲宗懲李子龍事設西廠置獄命直往外調察初出
布衣小帽時乘驢或騾往來京城內外人皆不之疑有辜
瑛者市井無賴投內官韋姓者為僕從征延綏冒功陞百
戶直收之領校尉用事自置獄凡街市閭閻罵詈爭雞
犬及一切迴避不及者即加箠楚致煩上聽眾益效之多
為廣書誘人密以情告行事者捕下獄加以法外之刑寃
死相屬托以捕妖言圖官賞無敢言者楊榮曾孫暉以人
命入都營為瑛所刺謂暉家資鉅萬曾納生人棺中招集
公命下海謀不軌即掩捕下獄波及其姪郎中楊仕偉
主事董序印家拷及妻女暉仕偉備嘗酷刑暉死因籍其
家沒人口貲財赴京所過鳩張虎噬有司賄賂徇籍且誘
及諸大臣上由此信任之威勢壯烈吏部尚書尹旻引為

內助都御史王越因西征職瑛籍之通情款直益縱
史王本雲貴刷卷還就其寓舍搜得象笏等物坐罪刑
郎中武清勘事廣西還執訊無所得釋之不以問禮部
中樂章太醫院判蔣宗武行人張廷綱使安南還浙江左
布政劉福起服皆執下獄盜校尉四出內自京營迨外
鎮守總兵等處採聽事情跟緝糾制沿河分布盤詰獨
於公差官員尙勢搜檢無復體貌道途皆因商賈不通
又日挾數十百人所在穿繞震呼僻道雖大臣莫不引
一日過兵部尚書項忠蚤朝不避就左掖下呼名朝罷
尉擁逼而去直伴不見叱之始散法司曹郎御史等官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八

七

遇弔查文卷俱親資赴殿竟日伺候不得一見東西長安
門牌上用黃紙貼寫太監汪傳奉聖旨不書名見者無不
驚駭司禮太監黃賜陳祖生每訴于上前皆謫之發南京
韋瑛詣引進奸人王英專託人陰私以固信任人情洶洶
五月丙子大學士商輅學士萬安劉珏劉吉言近日伺察
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校拘執職官事皆出於風
暮夜搜檢家財不見有無駕帖人心震懼各懷疑畏內外
文武重臣託之爲股肱心膂者也皆不安於位百司庶府
官資之以建政立事者也皆不得其職商賈不安於市行
旅不安於途士卒不安於伍庶民不安於業承平之世豈

容有此蓋緣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於羣小如韋瑛者自言親承密旨得專予奪百官進退盡在掌握擅作威福虛張聲勢其同惡相濟如王英則以附已而薦之稍存公論有所諫正則以異已而黜之一如狼虎並無忌憚傷害良善大爲聖德之累陛下若謂防微杜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逮京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可爲明鑒方妖物傷人當時人言必有應驗及立西廠驚動人心一如妖傷之狀以此觀之天道示儆不可不慮伏願皇上體天道之包容勿察察於事情違祖宗之成憲勿屑屑於改易旨意必經於六科防將來之假冒奏訴必由于通政杜濫受於他門責政事於府部而嚴課功覈實之權付刑獄於法司而中三覆五奏之令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姦邪之輩其有謀逆姦細并貪贓壞法重情悉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管理如此則讒言不入於耳苛政不加於下國家長治聖壽無疆皆在於此不然此風日長國之安危未可知矣疏入上震怒命太監懷恩覃昌黃高至閣下厲色傳旨輅等曰朝廷用汪直緝訪奸弊有何壞法爾等遽如此說是誰先主意輅等對曰汪直違祖宗法壞朝廷事失天下人心輅等同爲朝廷除害無有先後恩曰不然聖意疑此

卷一百五十八

七

奏未必四人皆同然下筆必有先之者安曰某等同受朝廷厚恩同一主意誰獨爲先羽奮然泣曰某等奉侍皇上於青宮迄今幾二十年幸而朝廷清明四方無事今忽正直爲害使遠近不安何忍坐視某等誓不與彼共戴天左曰汪直之罪縱使某等不言人必有言之者今既入貶請黜罰惟命不違於是恩降色澤曰朝廷命恩等問具奏之由今皆執論如此當實同歸倘上召問半勿變前言輅等曰唯恩等去輅束手加額曰衆先生肯爲朝廷任事如此輅復何憂蓋安等三人皆隨侍青宮輅以先朝舊臣恐上見疑且慮三人或不同心故云然也已恩等復至傳旨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八

十九

曰卿等所言良是汪直壞事朕實不知今便革去西廠散遣官校卿等各安心辦事輅等皆頓首謝翌日兵部尚書項忠具草會諸部院大臣共勅之謂中不報遂罷西廠召恩數直罪而責之復還本監調章與於邊衛差操諸旗校在外者俱撤還人心快之然上之密信任如故仍傳旨因其黨吳綬于鎮撫司理刑直日不知書綬粗曉文義能撰奏章有薦者故用之輅等言雖行知其禍尚未已而項忠初具草令武選郎中姚學特赴吏部尚書尹旻請署名旻曰木兵部所撰當以兵部爲首望曰公六卿之長以次當爲首旻怒曰今日纔得六卿之長既署名卽遣人報華

英曰本兵部所寫某但以次居首爾又數日都御史王越遇弼與吉於蚤朝越曰汪直所行事儘公道如黃賜專權納賂非直誰能去之且商萬二公在任久事多故有所畏二先生入閣幾日况直加意扶掖何爲亦論列乎珣默然吉曰不然某等言事爲朝廷非爲身謀也設使汪直行事皆公朝廷置公卿大夫欲何爲天下後世謂此爲何等時耶越無以應遂與吉踈時廠中所執人甚衆皆無案籍既革其人各散去蔣宗武因服到家家人猶不之覺項忠尋革職爲民六月御史戴綱言近來災變洊臻皇上諭兩京人臣同加修省夫何訓誥彰彰聽之藐藐未聞大臣進何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八

十九

賢才退何不肖以固邦本亦未聞羣臣革何宿弊進何謀猷以匡治理惟太監汪直緝捕楊昇吳榮等之姦惡高崇王應魁等之賍貪又如奏釋馮徽冤抑之軍囚禁裏河害人之宿弊是皆允令公論足以服人而警衆者奈部下韋瑛等不體聖心猖狂行事已得大臣奏允卽將西廠革罷又見皇上此心卽古帝王從諫如流之盛心伏望皇上推誠任人及時修政務俾宿弊革於下善政清於上然後天意可回并條數事其一令大臣自陳并請勅內府各監及錦衣衛禁治上悅其言命所司詳議施行緒九年滿未陞久無聊探知西廠雖革汪直猶幸及假災異建言頌直功

德以觀倖進先以奏章示吳綬遠於直直得之爲言於上然後奏之御史王億亦奏以爲直所行不獨可爲今日法且可爲萬世法傳聞四方莫不唾罵於是直復開西殿調察蓋苛人不堪命縉奏內自陳一事尤迎合直意蓋直嘗謗楊景投大學士商輅都御史李賓尚書董方等賄求緩其罪上信之而難於施行縉言適中機會故尤爲直喜云其月商輅致仕去工部尚書張文質執下厥獄上聞切責錦衣衛釋之亦不問也直威勢愈張江西人楊福詐稱直自蘇入浙及閩所至官司望風跪謁左右索賄無算爲鎮守內臣覺而縛之十一月直請嚴文武乘轎之禁又請查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八

三

從中朝夕左右惟直所命直遂喜與之合絨前爲山東布政使時爲巡撫有陳倖改撫直隸行事多不令人心如禁索私租勸富家出賑濟穀動以千計絕京官請託之類由是怨謗喧然直曾往南京聞之未發至是倖議事至京直還朝絨因喉直發之事連翰林院侍讀學士江朝宗并浙江僉事吳瑞鎮江府知府黎福常州同知柳演蘇州推官華清吳江等縣知縣馮衡孟瀛宋端驛丞甘仲獻義官王祥民吳伯昌等時惟朝宗在京併下獄餘命錦衣衛差官逮治凡半年瑞等始至謂朝宗與倖有連仲獻其婿也爲華清通賂於倖衡亦倖鄉人斂民財以餽瀛爲部民所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八

三

蓋州女直伏當加恨不得都督聲言來寇往年蓋州三衛
構海西毛憐果犯邊境朝廷授以都督都指揮之職諸孽
因起爭端紛紛擾亂亦欲挾制以求顯職與其加陞而招
侮莫若整兵而征討請簡剛正謀勇大臣揜其不備擣其
巢穴庶不縱寇長奸尚書余子俊等集議朱永珮印總兵
直監督討之直遂弄兵諸大臣畏其勢司禮內閣又有結
爲心腹者鉞奏得行仍命鉞叅贊軍務方鉞奏上子俊以
武開邊惡之永直將兵殊不及鉞疑爲子俊所沮乃言
本朝未嘗有武職節制文大臣者且征討重務豈可無文
臣總督意蓋自薦遂得此命云部議諸爨有來朝不犯邊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八

三

者勿令驚疑直以其示弱損威乃招誘彝人郎禿等四十
人來貢欲寘之死且言蓋州三衛法當殄滅若今日縱還
明日復爲邊患請錮於獄從之分五路出撫順闕半月抵
其境賊據險迎敵官軍夾攻且發輕騎焚其巢穴賊大敗
擒斬六百九十五級俘四百八十六人破四百五十餘寨
賜勅獎之加直祿米三十六石十六年直復與永越往延
綏禦敵發邊兵三萬聽調給事中孫博陳時事中言校尉
不宜緝大臣直怒奏請同行入皆危之軍還亦叙及受賞
二月襲敵威寧海子走之御史強珍劾陳鉞挑敵報怨之
罪直反劾珍逮入京坐戍凡劾鉞者并兵部官皆奪俸直

與永越往遼東備敵未行而罷命督京營十二月敵入大
同直永越會兵禦之十七年論功頒賞其報捷人汪鉉陞
都督僉事直之姪也從來所無人益駭之五月敵犯宣府
直與王越赴之至冬請回京不許留鎮大同悉召回遊擊
叅將等官直怙寵驕功一時貪冒邪妄之徒競趨附之獻
謀畫策惟恐弗及邊方小警輒諷守將重報之與師動衆
殆無虛月而越等尤巧爲設計每出師必討內官當道及
近侍者家人弟姪扶之以往有事資之以彌縫敗則藉之
掩飾或少有新獲輒張大其功以圖陞賞而磨金紫典禁
兵職侍衛據津要者比比要皆上下相蒙凡奏不勘不覆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八

三

盡失祖宗之舊又因之造言興事妨廢政務者有之是行
所獻俘十人皆老幼孱弱乃以爲奇功其它大率類此紀
功官惟命是從惛惛不敢出一語反緣力得進用執事者
心知其非胡盧附和取容詎始蓋州次威寧海子次大同
報三大捷實開三大謬自是邊境無寧日士馬疲弊餽運
耗竭公帑私蓄皆赤立邊民荼毒有不忍言而直與越典
軍相習久交最密直時忘懷洩禁中語越識之聞以語其
所厚者及征蓋州直納陳鉞諸欲窘越越以其語挾之直
不敢動威寧之還有盜夜越皇城入西門內竊衣米時索
之急東廠校尉緝獲太監尚銘以聞上喜甚厚賜資直

怒曰銘吾所引用之人乃敢背吾獨擅其功思有以傾之銘懼欲訪其事適越所厚者潛以其語語銘銘達於內因發其交構事上自直行後李孜省用事萬安結昭德宮受孟密金寶與萬喜等攬權通賂惡直交闕浸淫上頗聞之并得向欺罔構隙之狀漸疎之不使入於是科道官交章奏其苛察幻擾請仍罷西廠得旨後之萬安約劉珝曰西廠爲害久矣今科道官欲革之朝廷不從吾輩豈可坐視有疏必從珝曰西廠行事有何不公安曰公不欲吾自爲之乃自署名以進上乃罷之中外欣然珝有慚色蓋珝無它腸爲越所誤說者謂直狠而刻所傷國體安等蠢而奸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八

三

傷在國脉一狐遠羣狐復穴其中爲害更甚上雖聖明不能盡掃也直在大同與總兵許寧不協凡事拘執巡撫郭鏜以聞上惡之切責調直南京遣太監李榮趣之行直之前後出使也厭健馬不乘常御驛車日夜馳逐有司追候不及動遭箠撻有定州知州裴泰者預爲饌以待直至僕從皆醉飽欣欣直心識之至是被調道經曲陽縣有司聞風畏避直至閭寥困卧館中孤燈熒然適泰以迎謁所可至直窘甚求食泰以所挾飲饌與共直遂忘爾我待之且曰吾非復前比也吾南行上意猶未可測明發但得車馬備辦起程足矣泰曰諾至明趣駕而去聲勢寂然人以小

人得喪之態可爲世戒云尋有劾其八罪者降奉御孝陵司香越奪伯爵戴縉仕至尚書與吳綬皆爲民侍郎張頤致仕韋瑛調外餘貶謫有差項忠強珍復職陳鉞已先二年爲都督馬儀所訐奪官後坐事爲民馬文升尚在戊籍右都李裕副都屠瀟以爲言奪俸蓋上猶以蓋州事爲文升罪也惟尚銘因直見跡獨擅權勢甘言悅色釣取名譽內肆陰狡賣官鬻爵無所不至聞京師有富室輒以事羅致之得重賂乃已又謀入司禮監與當道者相埒人知其必敗二十年黜往南京尋遣官校追械之還杖百克淨軍籍其家得貲數萬輦送內府者累日不絕韋瑛調萬全衛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八

三

計邀功起用自撰妖言陷巫人劉忠興等十餘人不軌告督軍太監張善捕獲毒刑取其家貲誣服以聞命官會鞫得白上命斬瑛梟首惡黨論罪被誣者盡釋浹歲間諸大害悉除莫不稱上之明斷云王敬事憲宗爲太監與王臣等以書採藥爲名乘傳南行王臣者初爲奸盜被捶傷脛號王病子多妖術所至縱暴橫索詐貨財搜取奇玩官民并受其害凡江南書畫古玩之奇絕者檢括殆盡至蘇州令諸生集公署抄錄所謂子平遺集者衆以妨廢學業辭敬即令有司追逮至驛中亂箠之諸生趙汴等閭罵數其擾害百姓諸罪敬還京奏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八

三十一

訴下巡按御史提問擬杖江南巡撫王恕奏謂近見太監王敬齋來駕帖止開前往蘇常採取藥餌收買書籍別無行拘大戶索要銀兩緣由豈期王敬動以朝廷爲名需索詐害無有紀極東南騷然民不堪命鎮江諸處已索銀數萬而它府可知發鹽一萬餘引與寧國等府逼銀三萬有奇又有鹽數百船發去江北江西等處逼賣不知又得銀幾十萬兩至蘇常等府刑驅勢逼索取官民銀五萬餘兩其在江浙并南京沿途索要官民金銀不知又有幾千萬數千戶王臣專弄左道邪術而王敬聽伊撥置舳舨相囑滿載而歸虧損國體大失人心伏望留意於難保之天命

誅中外快之

覃吉憲宗時一老闍也性愠雅誠篤勤學問曉義理孝宗在東宮吉入侍常口授孝宗以學庸及論語諸書暇則開導以臺省政務民間疾苦且言前代宦者專權誤國之弊尤切嘗曰奴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王足矣以是聖資賴吉薰育實多一日孝宗從他闍誦華嚴經吉入速匿之別以孝經展誦蓋知其必彌已也吉晚曰千歲得無

明書

卷一百五十八

三十一

誦經乎孝宗曰否讀孝經耳其見敬憚如此既卽使以東宮五庄吉懇辭且進曰天下山河皆皇上所有何以庄爲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願皇上還之民朝野爲頌語曰一覃育孝宗之德

李廣內官監太監事孝宗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廣進言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亭成幼公主中痘醫藥不效廣飲以符水遂殞中宮方咎廣而清寧宮災咸謂建亭年月犯太歲太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給事中葉紳奏其八大罪給事中華景奏畧謂吏久而奸法久而玩今天下之財多聚於大臣大臣之財多聚於內宦內宦之惡莫甚於李廣雖云自殺實天所誅也其餘黨蟠據於中外里巷傳誼士人間議凡有欲爲大京堂者必以二三千計此輩盜攘剝削已不容誅况又納諸宦官之門以爲固結之計將何所不至耶願亟發其私籍盡收其私人合其數千百萬之賂內充帑藏之虛外舒軍國之用亦足以寬民力弭災眚也御史張縉禮部郎王雲鳳亦以爲言上命內侍按廣家財得一納賂簿籍首進之簿中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上因左右口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卽金白米

銀上悟廣賊溫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
名者惶懼危甚各潛赴戚畹張壽寧處求救皆夜奔馳不
期而會者十有三人事雖得寢而納賄者之姓名一一盡
傳於朝野矣

明書

卷一百五十九

明書第一百五十九卷

史官傳雜錄

列傳十八

宦官傳二

蔣琮不知何許人少入官累陞至太監孝宗即位守
京多放縱恣肆先是沿江蘆場軍民開墾辦納糧課及供
各密柴薪成化初江浦新生沙洲縣人先後承業以補沈
江田畝租賦太監黃賜時姦人悉獻於三廠盡收其利而
歲額租課如故孝宗即位詔歸之民御史姜紹等覆按而
宗曼囑託使斷歸三廠紹等遂劾琮謂以守備重臣與
民爭利假公事以飾私情用揭帖而抗詔旨揚言陰中脅
以必從因歷數琮十罪且言今士夫側耳人人自危軍民
負苦怨聲載道乞下琮於理明正其罪刑尚書何喬新覆
移南京勘處其時適有後湖勘田事洪武中設黃冊庫於
玄武湖中戶部官同給事中管理曬晾及有事查理移文
內府請領鑰方許過湖禁甚厲後守備人員於邊湖灘岸
開墾作田致湖面淤塞人得往來弘治元年南御史余濬
言於朝行南戶部委主事盧錦會勘錦時與給事中方向
同管庫亦嘗於洲上墾種蔬瓜又於湖灘放牧牲畜積重
難易銀為修理費太監陳祖生等具奏何喬新亦覆移南

法司及南戶部勘聞而琮適疏辯謂其在京嘗劾奏江西
姦人李孜省罪狀黜其黨與守備南京又嘗糾發諸司
犯以此諸人連謀構陷因條析綰等所言而汎摭及御史
劉愷方岳并南諸司違法事且謂刑部尚書何喬新至事
曾望宏皆孜省同鄉姦黨而綰亦江西人以故喬新不詳
虛實附和之上亦勅南京併勘而太監郭鏞奉使兩廣過
南京適應天府尹楊守隨南刑部郎中趙璧大理寺正聞
昭會後湖勘蘆錦方向占種湖田事鏞因鼓柁過湖觀望
御史孫紘等以擅游禁地劾之鏞還而自辯因言向牧羊
湖灘之上鬻官地蘆薪而守隨等勘問止坐錦爲民謂向

明書

卷一百五十九

二

無罪所擬未當御史不行劾奏俱黨比不公請遣官覆按
上遣太監何穆等往而綰等及琮更相奏訴綰等凡四章
琮凡六章皆付穆等勘治奏至謂各因私忿煩瀆聖聰琮
不當占管投獻蘆洲地私囑勘官及擅收班匠工銀而所
許御史等官違法事及何喬新曾望宏爲李孜省姦黨其
言皆誣綰等不當道辱監生及失舉盧錦占種湖田事其
所劾蔣琮違法事如妄保內臣批發狀詞亦多不實請并
加逮問都察院議以爲穆等所奏無諸人款狀請仍行穆
等重勘於是綰及御史金章劉遜孫紘紀傑曹王譚肅徐
禮余濬皆就逮而琮所占官房酒樓田地悉歸之官又擬

璽昭向俱贖杖還職守隨降調外任於是守隨調廣西參
政壁降吉安通判向雲南驛丞而綰等逮至下部院會鞫
綰等有乖風紀琮累辯誣人及太監陳祖生鄭強等各因
襲受獻蘆場之類并南刑部侍郎阮勤會都虞璉大理卿
吳道宏寺丞屠勲擬罪不當致仕南工部尚書程宗見任
侍郎黃孔昭因襲前弊俱宜逮治且琮與綰等計奏詞所
連及者百餘人經年未結官吏人民皆失職業乞早爲決
斷上曰御史不顧大體構詞計奏煩瀆朝廷姜綰劉遜余
濟孫紘繆樛紀傑方岳各降一級劉愷降二級俱調外任
蔣琮亦有不實姑宥之陳祖生鄭強錢能李榮程宗免問
明書

卷一百五十九

三

黃孔昭阮勤虞璉吳道宏屠勲各奪俸於是綰等皆調州
判官愷縣丞初綰等下獄而琮治事如故衆論不平都給
事中陳璘御史伊宏各上疏爭之謂如按事者言則琮與
御史皆當下獄如都察院議則俱合待勘罪同法異難以
服人且以一內臣而置御史十人於獄臺院爲空傳之四
方殊累大體都給事中韓重等御史張賓亦以爲言皆不
聽吏尚書王恕上言琮獨蒙有人心不平乞追還前旨以
消物議且言諫者奉旨皆以已發落爲言夫事有不當十
易之不爲過若謂已發落者不可易則古之從諫如流者
豈皆未發落者乎上曰朕以守備重任不宜輕劾爲何復

如此說不允自縊等降調而琮之勢日重矣琮小有才言
事班班上且厭且喜之先是李汝省遣戍遇赦當還琮在
印殺監獨言罪大不可宥後械至下錦衣杖拷死上甚悅
之命守備南京至德州奏劾都御史張鼎創為新法於真
定河間等陸路千有餘里築長垣掘濠塹欲以禦盜不知
曠野沙窩高下不一一經風雨立就坍塌當此農月興不
惡之務愁數之聲溢于道路上曰官得其人盜賊自息徒
爾勞民何益於事諭止之又言自張家灣至儀真增設巡
何官數多乞取回以其事委所在官司帶管吏部難之命
查永樂以來各官名數以聞吏部為革治頭主事及南直

明書

卷一百五十九

四

隸巡河郎中歸之兩淮鹽法御史於是愈自恣謂人莫已
議驕恣不法而勘官皆右琮而抑琮琮愈橫復計奏南兵
部郎中婁性逞威擅權欺凌軍職諸不法事上命給事中
任倫等往勘而琮復奏性潛易案卷倫等阿附掩飾又奏
南兵部員外郎袁謙侵欺馬快船價事亦連性會廣洋衛
指揮石文通奏琮僭倭殺人為軍民所苦又開掘聚寶山
有傷皇陵王氣逮問獄具論死仍宥之發孝陵克淨軍性
亦革職為民

王岳遵化人清介不伍俗正德初劉瑾入黨用事出岳
東廠每維持士節執法不徇時東廠司訓刺而科道官多

走謁岳門岳接以禮多正對會廷臣欲誅瑾岳獨是之因
密請於上瑾因中傷岳謂岳授意東班令論列中官且云
請試之論岳欲校朝官觀其解否武宗如其試岳果長跪
乞宥上大怒謫戍孝陵行至臨清賜死於舟中

蕭敬詳諸國典持重老成歷事數朝正德中諸奸疊肆誣
上行私武宗每召問之輒對以非先朝故事多所救正嘉
靖初言官論列罷之

孫裕真定人孝宗時舊瑄也嘉靖中進獻皇稱宗不孝孝
宗及戚晚多羅憲綱泣控上前極言不可頗踰激世宗怒
捷之遂自縊孝廟中朝野傷之

明書

卷一百五十九

五

劉瑾附崔果張永瑾陝西興平人本性談幼自官投中官
孫和蘇進等劉姓者得進因昌之又自稱云賜姓驚悍陰狡有口辯嘗
慕王振之為人孝宗時犯法當刑主事朱恩寬之憤鬱不
得志每切齒文臣孝宗大漸召內閣劉健李東陽謝遷受
顧命謂東官聰明但未嘗學問先生宜勸其讀書輔導為
賢聖之君既崩武宗即位瑾方執役鑪鼓司典同輩各大
用等俱得牽導上逸遊几遣詔中華監鎗各城門監局內
官與大漢將軍千百戶俱格不行時時為上言弘治間事
權皆歸內閣司禮監朝廷徒有空名又言天下鎮守內臣
皆司禮監舉用多受賄自潤今後令代者各入萬金為買

不猶愈於賂司禮監乎上從之悉更置如瑾言諸中貴
皆以賞得出鎮肆意誅求無所忌憚又奏置皇莊七所於
畿內後漸至三百餘處畿內民不勝擾先是苗達率師禦
敵報功多虛冒曲事瑾得權心因而濫叙者甚多衆不敢
問然猶憚孝宗節制未盡肆及是傲然率其同黨先上意
向迎而道之舊制視朝臨幸隨駕內官皆有定額每遇登
極必一簡選至郊廟尤肅帶刀披甲者絕少蓋敬天事神
爲重不敢過多夸耀也至是漸增至數倍賜蟒玉禁城中
乘馬者不可勝數每出明盛甲炫服擁簇看牲時享填塞
殿庭南郊尤甚正德元年正月傳旨劉瑾管五千營時已

明書

卷一百五十九

六

自鐘鼓司改內官尋提督團營上既信任得自便視朝每
晏時或微行大學士劉健等憂之先後屢疏力諍或報或
否二月極言臣等伏見皇上春秋鼎盛政令維新而地震
天鳴白虹貫日恒星晝見太陽無光卽位之初詔書一下
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
效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
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弊政則謂
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
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
一二人之邪說遺滿朝之公論而不卹臣等叨居重地而

徒擬虛銜或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
似此之類不能一一備舉臣等心知不可議所當言累有
論列多不見允比爲戶兵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
上陳極言利害拱俟數日未見批答若以臣等言非則亦
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
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情之常但
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衷事非
獲已上報以待斟酌行然瑾等蠢惑旋卽若遺九月太監
崔果等往南京蘇杭織造瑾爲奏討長蘆鹽萬二千引部
科皆執奏不允尋請與六千引半與價銀工部請勅健等

明書

卷一百五十九

七

言勅不敢換乞收回成命照部初擬供給價上意未決猶
欲全予鹽引乃於日講罷召健等問曰崔果所請鹽引可
全與之健等奏曰得價已足用矣上曰旣與半價何不全
與鹽引健等曰戶部亦是爲朝廷得節省用上曰該部旣
欲節省何不留此半價卽以鹽引與之聽其變賣不亦兩
便乎健等曰價銀有限不若鹽引費多上曰何故東陽曰
鹽引數有夾帶如引一紙夾帶數十引以此私鹽壅滯官
鹽不行先帝臨終銳意整理正是今日急務不可不爲遠
慮上曰若有夾帶事覽朝廷自有法度處之東陽曰此輩
若得明旨卽于船揭黃旗書欽賜皇鹽字樣勢敵垣赫官

吏酬應少誤卽加笞辱而隱忍受之至墮齒竈戶雖殘虐萬狀誰敢呼冤所以不若禁之於始健等亦共言之上正色曰天下之事豈專是內官壞了譬如十個人中也有三四箇好人壞事者十有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如是者言至再益是時已有先入之說矣尋再疏得允時災異疊見五官監侯楊源以星變疏諫杖謫死於塗健等極諫求去報以改過盡心輔導不允辭健等時涕泣至十月將劾上會司禮監太監王岳素惡瑾等密疏瑾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永八人示健乃連章劾請誅之留中未下上命太監陳寬等同至內閣議且有發瑾等南京新

明書

卷一百五十九

八

房問任之意健等以爲處之未盡皆正色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而使嬖倖若此他日何面自見先帝於地下寬等辭去其意未決戶部尚書韓文素剛正聞之令李夢陽草疏倡九卿科道伏闕固諍吏部尚書焦芳泄其謀於八人明晨健等持之急上驚泣不食諸閣大懼相對泣上遣司禮王岳詣閣議一日三至健推案哭執不肯下岳獨稱曰外廷議是明日召諸大臣入諸大臣或有咎文者曰公疏云何文故不應托吏侍郎王鑒趨詣閣候健語鑒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岳手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先生受君憂國言良是第數情

事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幸少寬上自處衆不能吐一語岳謂文曰此疏出公公云何文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位靡所匡救上始踐阼遊宴無度狎暱羣小文等何忍無言岳曰上非不知第欲寬之耳諸大臣遂旅退鑒謂岳曰設上不處奈何曰我頸有髮鐵邪敢壞國事是日諸閣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閣議猶不肯下夜瑾等遽上前跪伏哭頭觸地曰非上恩奴儕且碌餒狗上色動瑾又進曰害奴儕者王岳輩爾上曰何謂曰岳前掌東廠謂言官先生有言第言議閣時岳又獨是外廷議狗馬鷹兔岳嘗獻否上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不過

明書

卷一百五十九

九

連結內外去其所忌制上出入自行私耳蓋伏地痛哭上怒收岳等於東華門外瑾又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則惟上所欲爲誰敢言者上立詔瑾入掌司禮監事閣臣知事已中變因言人君之於小人若不知而誤用其失猶小其禍猶緩天下尚望其知而去之若既知而不治則小人愈肆君子愈危必至於亂亡而後已且邪正不竝立今此數人者滿朝皆欲決去陛下知之幾欲去之乃使之尚在左右非但朝臣盡瘳疑懼此數人亦恐不自安上下相猜內外不協禍患之幾皆自此始宗社所關誠非細故皆上疏求去獨允健遷

明書

卷一百五十九

七

給夫廩賜勅乘驛而意絕淡惟恐去之不速亦不俟再疏存舊體也岳等發南京克淨軍死於臨清舟中方諍時東陽策內黨膠結未必勝閣中舊臣止三人若俱逐必新進者用事次當屬焦芳芳同年也原以侍讀謫外累陳乞得復至今官切齒在廷諸臣又陰賊無賴一日得與閣權無以壓之必內外叶應大逞其志禍有不可測者故獨默無所言瑾果德之不允辭健遷去位越五日傳旨芳兼文淵閣大學士并採人望加王鏊學士入閣進東陽少師芳欣欣得意東陽委蛇難為前整悒鬱不樂為後矣既事出不意眾皆駭愕且為健遷惜給事中呂紳上言二臣受先帝付托隨事救正思以盡職今輕棄老成誰與共事歷指不可聽去者五下部議如紳言不聽劉滢又以為言亦不聽日伺韓文無所得適有解質銀輸內庫事覺歸罪於文降一級致仕給事中徐昂申救文遂落職并除昂名瑾益自恣乘上遊宴時蒙諸章疏項肩者進上覽而厭之麾下顧曰要汝何用瑾遂徑自決上皆不聞方人情洶洶南京守備武靖伯趙承慶傳其奏稿應天府尹陸琦通示諸司兵部尚書林瀚聞之嘆息南給事中戴銑李光翰任惠蕃牧相徐遲方劾太監高鳳并其侄錦衣指揮高得林又與南御史薄彥為貢安甫王蕃葛浩史良臣李熙任諸姚

明書

卷一百五十九

七

學禮張鳴鳳陸崑蔚欽曹閔王昭道王弘蕭乾元等各具疏言健遷先朝元老不宜輕去又言上晏朝廢事與六七內臣新進佞幸遊宴馳騁射獵諸事上大怒差官校械銑彥徵等下詔獄鞫問主事王守仁救之杖三十謫驛丞御史陳琳亦有疏降縣丞而任諾王蕃跪奏事不與知獄具請法司擬罪詞連承慶瀚珩洪紳滢承慶停半祿閑住瀚珩各降三級致仕杖滢洪紳等三人銑等六人彥徵等十人於闕下昭道弘乾元逮未至即南京杖之俱令為民既而吏部擬降瀚浙江右叅政珩為兩淮運同俱致仕報可南京副都御史陳壽疏救除名李夢陽以附韓文王事王綸以附劉大夏御史潘瑄以附王岳茲予致仕時官寮以忤瑾意下錦衣獄者管衛事牟斌頗善視之杖皆從輕瑾怒調之南京以徇私壞法逮杖降百戶閑住而先後大臣若馬文升劉大夏陽守隨張敷華張昇閔珪俱去位焦芳在內閣與瑾為姦中外附和凡瑾所言與芳如出一口其所中傷無不立應恨韓文李夢陽必欲殺之先逮文至京罰米一千石又以文卷不明再罰一千石夢陽逮至以康海救得免禁錮尚寶卿崔璿冊封副使姚祥展任戶部郎中劉鐸督餉工部郎中張璠以乘轎瞻祥釋枷長安門瑞張家灣九歸家狂道請告還限到官逾期者皆黜降

有二進士亦與致仕尋隙獄事坐罪者不可勝數人人重足立惟工部員外郎錢仁夫得請致仕人以先見不與難數美之陝西都御史楊一清南祭酒章懋太常卿呂香病歸爲榮列劉謝韓文等五十六人頒勅令鴻臚寺宣讀榜示天下其文皆焦芳所爲瑾既不通文義大小章疏持同私家有禮部司務孫聰其妹夫也不謹黜歸屬大同巡撫崔巖以贊畫薦改兵部留京張文冕者華亭縣人爲諸生被革潛入京投瑾門下用事所携章疏皆二人閱之撰爲旨付出施行多或累數百語任其恣睢往往有不可解者引樹私人曹元劉宇楊王曹雄毛倫等布列要地以爲腹

明書

卷一百五十九

三

心爪牙谷大用先王西廠復立內廠自領之惡少石文義沈彬左堂郝凱等信用入錦衣詞察諸司事無巨細必先關白而後奏聞在外鎮巡以下官奏事皆先以紅揭帖取進止謂之紅本其下通政司者謂之白本至有本內不書名稱劉太監者都察院書其名此責謝罪中外大權一歸瑾不復知朝廷矣大裁內外官五百八十餘員革河南山東西鄖陽蕪州保定蔚松鳳陽等處撫魏公徐備奪無錫莊田撫按艾瑛魯大有已奪還之民再遣往勘盡與魏公瑛大有成南海宸濠暗相交結後其護衛屯田凡事先以成符賄賂隨之選法獄情任意顛倒陞官謝薄者隨卽

革職加賄又輒用之或竟自傳本或別本帶批惟所欲爲不顧理法各處鎮守中官輒假以便宜行事撫按官亦以賄達故就爲苛歛將官或失律不究反加陞擢有至伯都督者人稱立地皇帝創爲新例罪無重輕類決杖永遠戍邊枷號發遣枷數日輒死者數年死殆數千人科道官下獄且杖且枷且戍以爲常至都給事中許天錫懷奏疏繼卽舍其有降調爲民者反以爲幸一日蚤朝有匿名文書一卷傳旨詰問執後班五品以下三百餘人送鎮撫司審究次日李東陽等奏匿名文字出於一人其陰謀詭計正欲於稠人廣衆之中掩其形蹟而遂其詐術者也各官倉

明書

卷一百五十九

三

猝昇起豈能知見一人之外皆無罪之人而併置縲絏互相驚疑且天時炎熱獄氣薰蒸若拘繫數日人不自保惟望先行釋放然後密加體訪寘之典刑上從之得釋之時曝而死者刑部主事何武順天推官周臣禮部進士陸仲昭而病者無算劉健謝遷既家居亦岌岌不自保健二子思生婿南通政司程文選之子編修丕第主事迪皆革職意猶未已復勒二人爲民先是詔訪舉懷材抱德之士浙江以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四人應詔所司未覆四人屢奏求用瑾以四人皆還同鄉而草詔由健欲因此罪之矯旨謂天下至大豈無可應詔者何徐姚隱士

多如此必有徇私援引之弊遂下禮等鎮撫司鞫問吏部尚書劉宇阿瑾意劾布政林符邵寶李贊參政伍符參議尚衡馬輅知府劉麟推官譚聰知縣汪度訪舉失實而鞫詞連及健遷瑾持至內閣必欲逮并坐且籍其家李東陽徐爲勸解瑾意少釋焦芳抗聲曰縱輕處亦當除名旣而旨下如之禮等請成邊衛符等各罰米三百石聰度罷職且著令自今餘楚人毋選京官奪馬文升劉大夏許進雍泰樊瑩官焦芳故怨大夏言籍其家可得金數十萬遂以岑濬事與潘蕃并逮坐以激變王鏊及左都御史屠滿力救謫戍極邊又并與健等皆奪誥命因而連及者六百七

明書

卷一百五十九

四

十五人前尚書秦紱以家人証告侍郎黃景通政強珍以鄉人訐奏都御史錢鉞以榮府祿米皆受害紱家貧無所得強氏二子坐斬景高安人鉞新城人家人皆戍邊流離酸楚號慟之聲人不忍聞并連及在事諸司皆罰米三百石二縣人照例姚例不得選京職又用焦芳言江西人皆不得任京職又截其科額至五十名獨增陝西試額三十五名爲一百名焦芳因之河南增十五名與山東西皆增爲九十名芳子黃中怨不得龔甲卽授編修宇子文傳改庶吉士未幾亦編修自謂西人凡其鄉語見者必注目有一少卿盤珊拜起不成禮馬永成等笑曰此公鄉人耶瑾

大憲會安定人吏部郎中張綵至貌偉聲聞儀度閑雅瑾大喜退而引見卽填文選郎中未幾陞左僉都吏部左侍郎代劉宇爲吏部尚書用事言無不從更出焦芳劉宇上值大覲各布政餽銀二萬兩出差官皆有獻給事中周鑄過淮安貸所親知府趙俊千金爲餽許而不與自刎桃源舟中給事中邵夔查延寧功次縊于公署所得不可勝數張綵醜之謂利歸於人得不過十一乃更反之歛餽者皆得罪追科道四出稽考錢糧鈎查故案牘凡缺少者泥爛者悉罰賠補動至數十萬先後巡撫馬中錫鄧璋王宗彝周南王嵩及管糧郎中知州逮治數十人皆押赴本治責

明書

卷一百五十九

五

價高至籍沒所償之數自上及下盡皆分派少亦不下千餘科欽攀染靡有紀極初諸邊鎮屯田大墾又鹽商中納芻粟多邊餉稍足後屯田廢戶部令商人入贖司農不輸粟案下故每歲出內帑金濟之謂之年例瑾爲國初無其事一切停發修邊銀盡取入京廣東庫銀取三之二省城至五十三萬輯事者四出南康民吳登顯三家端午兢渡邏卒以爲龍船密報皆坐極典一家有犯輒連坐左右鄰有瞰河而居無鄰者以河外民坐之民間稍有違禁事覺卽舉家收捕殺人取貨官校所過厚賂之雖遠方小邑莫不畏威屏息惟恐得罪查各邊屯田倍增其稅設巡鹽巡

捕等官搜索騷擾遂遍天下貪黷公行盜賊蜂起遣御史
寧果等嚴兵捕殺愈熾亂從此起矣擅政三四年疾視廷
臣酸醎欲噬公侯勳戚以下因事私謁率叩頭爲一拜禮
踞受之小拂其意麾叱如僕隸然往往惶怖不敢仰視卽
所厚者時亦厭薄嗔翰林官平揖以擴克政務爲名改南
調外爲民者徐穆等二十人甚至重定官額其豪爽不能
致且敬憚不敢加害者惟康海一人夢陽之免康實投袂
往見大喜立解副使蔡清按察使王雲鳳皆有盛名召爲
兩京祭酒頗敬王鑒信李東陽鑒戚戚不能安位聽贊俱
絕則曰王先生何自苦如此東陽有言時亦曲聽韓文之

明書

卷一百五十九

二

得免楊一清以邊費逮平江伯陳熊以漕事幾革世爵亦
得免罰米輸邊者就本地皆其力也而枯終不悛卒聽
鑒去東陽托纂修誤字奪俸示威雲鳳亦被訕弄惟一清
先卒不染若楊廷和失瑾意出之南京旋加尚書召還入
閣王璦以謝禮薄與南轉北止與試職京城南大起立明
宮占猫竹廠草場并小民房屋墳墓幾千區奪長寧侯周
或賜產術士余曰明余綸余子仁輩出入其家以瑾侄孫
二漢者當大貴遂有不軌圖一切四方災異及天象有變
俱令勿奏兵杖局太監孫和嘗私以衣甲遺瑾鎮守兩廣
太監蔡昭潘午爲造弓弩矢皆私貯之其謀日惡會賓諸

反寧夏以誅瑾爲名朝廷已遣都御史楊一清總督太監
張永監軍討之瑾復用其黨陳震先往措兵餉將取爲功
未至寧緒已擒永故與瑾在八黨之列瑾後嫉之言於上
發往南京榜禁門勿使入永知徑趨上前訴已無罪爲瑾
所間上召瑾相質語不合永卽奮拳毆之各大用爲解且
置酒釋憾馬永成欲陞所厚邵琪錦衣百戶瑾持不可丘
聚王東敏恣肆以它事忤瑾奏發其事調南京王琇建新
第大內誘上居之因奏賈人居積瑾怒罪其人得止同輩
多怨之雖威行官省其勢實孤至是永將班師楊一清說
使誅瑾爲天下除害永許之初議八月十五日獻俘瑾故

明書

卷一百五十九

三

令緩之有泄其謀於永者永遂十三日入瑾愕然以上方
需永未有以中之旣入見上置酒勞永瑾等皆侍比夜瑾
辭退永密白瑾反狀且出袖中奏數其不法十七事上已
被酒俛首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緩則奴輩皆蓋粉陛
下安所歸乎永成等共誣瑾上意遂決令長隨四人往執
之上乘馬繼後往時夜半瑾宿內直房聞喧聲曰誰也應
曰有旨瑾亟披青蟒衣以出長隨縛之乃夜啟東華門繫
於東廠復分遣官校封瑾內外私第明日晏朝後外人始
微知之猶莫敢顯言者上出永奏示內閣遂降旨曰朕嗣
承大業務期法祖保民以安天下委劉瑾以殿心整理庶

務瑾乃不體朕心蒙蔽專權變亂成憲肆行酷虐使官員軍民無不受害愁嘆之聲有干和氣朕深悔為瑾降奉御令賜陽關任文武官員順從緘默多非得已今皆貸之各處新查屯田文冊即令燒燬照舊徵收巡捕巡鹽查盤等項新設官員俱革去法司問擬囚犯但有新例俱改正一照舊制行九瑾所行有虧國體者法司即會衆官一一條具奏革瑾所當坐罪名從重議擬以聞事倖從中發還卒飛騎交馳於道黃綬黑索驚駭見聞衣冠失度府寺閭巷喧囂如沸洊日乃定丁酉下瑾於獄降奉御上猶未有意誅之及親籍其家見金銀累數百萬其他寶貨不可勝計

明書

卷一百五十九

一八

又得偽璽一穿官牙牌五百扇中所置刀二及衣甲弓弩之屬上大怒曰奴果反乃以付獄於是六科給事中謝訥十三道御史賀泰等列瑾十九罪奏入上是之令法司錦衣衛於午門前訊鞠巡撫兵備官裁革者添補考察京官鄉試解額并會試南北中卷俱如舊制餘姚萬安新城三縣仍還京官翰林官調外任者具名以聞文武官誥俱免追已追者仍給之補貶罷爛糧米并罰米者免之職官籍沒家產不係叛逆者仍返其田宅韓福黜為民劉奉曹謚革職開任神英奪爵仍為右都督焦芳劉宇既致仕已之其餘事應改正者諸司詳擬以聞既而鞠瑾於午門外刑

部尚書劉璟長之喋不能出一語諸公卿稍稍退獨駙馬蔡震折之瑾仰曰若何人忘我德震厲聲曰震國戚何賴於汝呼官校拷掠是日微震幾不成獄戊申大理評事熊桂成獄詞奏罪大惡極反形已具當與重典命徇於市凌刷三日不必覆奏仍以招情并處決圖榜示天下行刑之日仇家以一錢易一縗有得而生販者海內聞之莫不踴躍相賀故事內臣父母無贈典瑾父雄先已贈都督同知其母劉氏一品夫人兄景祥官亦如之景祥病贈三代給誥命既死賜祭葬加等公卿以下弔賻惟恐後車馬日填塞東華私第至不能容將塋又設祭重致錢帛謂之辭靈

明書

卷一百五十九

一九

初京師私語籍籍謂中秋日傾朝送塋同惡已定計為變時夜禁甚嚴見星後寂然無雞犬聲有中夜竊聽者聞兵甲鏗然相繼不絕及瑾死先塋期止二日方密旨封門曳景祥棺棄於路既而剖焚其屍人竝快之餘黨分別治罪李東陽疏言臣竊念先帝及陛下委托誠不足以動物衛不足以救時比者劉瑾專權亂政備員禁近事體相關九票本擬旨撰罵物書或駁下再三或徑自改竄或帶回私宅假手他人或遁出賸黃迨令落底真偽混淆無從辯白臣雖委曲匡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荷家淵衷明見謂不於內閣然王毀積中亦難辭責理宜罷黜更

復何言伏望特降命旨放歸田里上曰卿受先帝顧命輔導朕躬四五年來劉瑾恣爲蒙蔽卿委曲匡持朕已具奏宜安心辦事不允所辭瑾亂政害人事事件卽令各衙門逐一查革改正其最顯著者多至百餘件工部改正十九事內拆瑾京城內外原立祠亭石罷止存其父母墓有旨朝廷內外官一體內臣建祠造墳亦舊制也該部不請事體堂上官奪俸二月該司官三月蓋瑾雖死內臣用事如故各恣所欲爲乃于經者言於上往通州張家灣置皇店權商賈舟車微至擔負之利亦皆有稅中外多怨之然所進者僅入萬餘皆入橐篋衆侵亦數萬建香山碧雲寺自治

明書

卷一百五十九

三

瑩域請祠額二作費以百萬計皆出內帑上亦嘗幸焉凡二日乃還并贈其父母張雄者其父銳後妻悍甚雄被逐自宮遂怨其父既貴不與之見同類亟勸之雄立中堂垂簾杖其父二十既乃相抱而泣遂爲乞恩超授銳後府右都督猶以支俸爲疑兵部尚書陸完言雄忠諫勤誠受知聖明加以祿養亦不爲過詔令銳帶俸朝恭劉允爲司設太監正德十年往烏思藏賁送番供等物時左右近幸言西域胡僧有能知三生者土人謂之活佛遂傳旨查永樂宣德間鄧成侯顯奉使例遣允乘傳往迎之以珠琲爲飾幢黃金爲七供賜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從人饋賜以鉅

計內庫黃金爲之一置勅允往廷以十年爲期得便宜行事又所經路帶鹽茶之利亦數十萬計允未發導行相繼已至臨清運船爲之阻截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轉輸相連二百餘里至成都有司先期除新館督造旬日而成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百兩錦官驛不足傍取近以數十萬供之又治入番物料估值銀二十萬鎮巡爭之減爲十三萬取百工雜造徧於公署日夜不休居歲餘始行率四川指揮千戶十人甲士千人俱西踰兩月至其地番僧號佛子者恐中國誘害之不肯出允部下皆怒欲脇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以去軍官死者二人士卒數百人

明書

卷一百五十九

三

傷者半之允乘馬疾走僅免獲至成都仍戒其部下諸其惡敗事空函馳奏乞歸時武宗已登遐矣先所帶太監劉宗等八人錦衣等衛官舍常祿等一百三十三人物故者十九所請勅書皆失之其後于經侍上上既感疾飲食多不當經挾寵應對有觸犯上怒曰此豎愚戇至是其實內書館令翰林官約束之每日自辰至夕必常在館俟其知悔出言能慎乃以聞時經已年老且不識字至則僂首與諸內豎齒自是疎斥不得復見上以死張永初稍持正革御用監口忠命總制宣大山山西延綏軍務因發營兵三萬京兵六千太監張忠督之聽永節制忠請自爲一軍不

許敵退召還十二年甘肅告急復總制進兵斬七十九級
隨護南征周旋王守仁收善後之功而雄後入司禮監張
銳居東廠得幸為首皆弄權納賂勢行中外宸濠前後饋
送各萬計銳假緝事侵撓諸司稍不順即中以禍人尤畏
之張忠克暴屢以提督軍務偽功受賞時談武藝誘上巡
遊窩盜官軍不敢捕見流寇記它如孫和謀管團營挾勢
通賂劉養專領內官監營造侵欺料值括飲役錢公私蠶
耗幾竭蘇進佛保趙林馬英劉拳周昂皆旦夕不離左右
而進尤親昵劉祥丘得吳經顏大經許全馬錫張信始賄
親雄及錢寧出為鎮守後賄江彬尾駕巡遊與進等張皇
聲勢所至搜求女婦科索民財甚於狼虎上為此輩所悞
天下莫不恨之宦官之禍于斯而極世宗即位重者廢孝
陵克軍或司香第姪封伯者皆奪張永降奉御南行餘送
都察院鞠治率止革管事閑在其始雖稍熄而罪固不得
而正也嘉靖五年楊一清召入為首輔言於上取永回仍
掌團營未幾卒立祠賜額

李芳京師人歷至乾清宮管中內官監太監事穆宗東宮
性鯁直喜讀書學問優長及仰侍旬有過失芳輒直諫一
日疏奏以為昔在東宮侍奉聖主每長給音詞理嚴明舉
務精詳真天縱之聖出於尋常萬萬萬萬內侍生莫不遇

頤以望君臨天下而樂其至治也自聖主嗣位以來今大
月餘矣太廟祭告之禮雖行而內殿日久家禮未蒙躬謁
以展孝誠朝儀雖設未蒙早起諸司章奏雖有溫旨未蒙
膚覽親賜裁決凡此數者皆聖政之累臣等府中諸臣輔
導無效之罪也臣謹按祖宗時每日常期出朝先詣奉先
殿拜謁益亦晨省昏定之禮也今聖主於太廟祭告之禮
謹故事奉行而內殿諸聖祖母及先帝聖母故有定省
之禮寘於躬盡則負荷罔極之恩何由以言報乎且聖朝
以孝治天下以聖主奉先簡畧若此將何以慰海內之望
也祖宗時出俱在五更故朝畢百官奉職寅畏自持今聖
主出朝太遲百官入侍太早既至朝回則皆饑倦不堪政
事荒廢恐日後一日百官懈惰非國體所宜也祖宗時退
朝後即御便殿宣召儒臣講論治道裁定奏章故世底隆
平治臻太和今聖主退朝後深居九重諸臣不得專對仰
接龍顏謀議政事諸臣將謂聖主不喜於言也自古聖帝
明王未有不接見臣下而能致治者恐忠鯁醇厚之言不
能上達回邪壅遏之弊由斯而滋也祖宗時百官奏章出
自宸衷親為標決今聖主諸司奏章未見沉潛膚覽龍翰
批傳諸臣將謂聖主不喜於政也況國家事機重務戶口
錢糧百官賢否民利病皆載之章疏若今置之不覽恐

政事漸壅無由得而瞻睹矣伏望聖明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繼述之不易克勤政務每日早起先謁列聖以晨孝思次卽出朝以率臣下退朝後或御經筵或御便殿澄靜收心默思治道議論奏章諮訪民瘼親爲批決則燭理萬幾事事有不難者矣疏入上頗是之後竟坐事死杖下朝野惜之

陳奉湖廣承天入初自典郎入宮至萬曆中累陞爲太監奉勅監湖廣錢稅時承天守備曰杜茂茂在事久陰鷲有心計人皆畏之奉悍而騷擾僂僂直一木偶既至撫按及諸司以計厚糜與譚利害可否唯唯謹衆皆喜謂易制

明書

卷一百五十九

三

且奉自稱原籍承天墳墓在焉念桑梓必不大恣然聽人穿鼻投賄附麗者雲集江湖大盜率皆收用惟所欲爲不復顧忌且奉勅提督泰和山轄行都司擅香稅林木之利承天轄本衛若禁山立祐官租入皆不與有司事然不勝凌轢之苦奉總全楚并江廣錯壤處皆得以意行魚肉所在水陸要津及各村諸皆揭竿搜黃旗重徵疊收慘慘汗辱殆遍初至徽州府推官華鉅等往各地方查倉庫不應卽叅奏逮下獄巡按曹楷止之不聽奏楷陽誣陰害抗旨抗稅又奏謫襄陽知府李商耕黃州知府趙文煒荆門知州高則翼又有奸人奏湖廣各屬存留羨餘漏稅贓罰

明書

卷一百五十九

三

空餉佃價不止億萬萬唐相李林甫妻楊氏壙中金牌童子各金襪重數百斤左右未開金窖黃金鉅萬每被小民盜挖詔清查解用凡鄉紳生儒商賈之家皆嚇以奏請抄沒需索殆遍少有越趨直入內室舐辱或榜掠下獄甚多二十七年十二月武昌漢陽二府人不勝憤聚千餘控之所司皆錯愕第云權在稅監奉方據新署衆往訴怒曰聖旨誰敢違卽鼓譟拋磚石直上撫按陳知有變先馳往各司官俱至救之奉僅以身免從人重傷者甚衆明年正月奉始若有懼心奏謂小民勢窮所迫且皇木兵餉正在吃緊恐清查事竣數難取盈朋提故塚金多遺亡苛責於民倡僇復起特賜矜容少垂雨露解進御前數之多寬難以取必而更添金銀真鑲之奏與它遺落之奏遂遣人至蘄州叅政沈孟化知州鄭夢禎小加約束乃奏勅孟化調用夢禎降處與茂相表裏其勢愈烈乘船至承天凡四十艘載兵砲火藥沿江射獵劫奪自石牌次金花灘以淘金爲名索取金爐等物勒若民認償銅鈎鈎肉鈎櫻梭婦人乳諸生被縛者十餘人并拘鎖鍾祥縣知縣鄭克弼遠送大震御史王立賢以聞不報士民於三月望日訴之兵備副使萬振孫知府王禹聲求解忽有莅服資訪單入城者士民擒而搜之單開五十餘家迭奉處皆拘空室中奉一一

詰問使踵至城中洵懼巷哭奉適於城外杜茂處宴會夜
闌始歸士民呼噪而隨次日揭竿聚眾守臣諭之乃解茂
疏叅留守黎國暉等失于彈壓當治罪越二日茂有養馬
人稱疏內士民姓名稿在蘭榮家榮茂客也羣往毀門而
入果得之茂立遣衛官擁兵凡素有怨者悉加毆辱巷其
家貲諸生避宿玄祐宮追而縛之有截耳折臂者傷四十
餘人茂疏再上而諸生多被逮多死於獄振孫等皆削爲
民僉事馮應京疏奉罪狀極言違旨詐誣殺人無數且聚
盜耀兵僭妄無君凡九事并言湖廣苗患加以奉惡不悛
人心厭亂勢必赤子弄兵青衿披髮疏發撫按皆震虞禍

明書

卷一百五十九

三

奉因劾應京謫邊方奉所遣人皆直至有司堂坐逼取庫
銀凡商賈至者加稅又欲盡羅倉穀委襄陽府通判邸宅
推官何棟如盤驗往稍遲因叅朋謀毆指宅棟如皆逮問
時應京將去百姓喧聚遮留奉怒率甲騎三百發矢刃殺
五人傷二十餘人於是比屋皆起格鬥遂攻稅府奉
度不能敵自焚大門脇之將坐以謀反巡撫支可大傳諭
殺命使禍必重今已被曉縱之聽朝廷自治衆始持磚石
林立奉急奔入藩府不敢出可大被論革職湖口太監李
道奏全楚地廣財富奉征多解少侵欺國課上怒撤奉回
勃杜茂兼督其時錦衣差校尉體訪被縛投江者六人餘

爲土人所殲而以工侍郎趙可懷往代可大諸司衛奉至
荊州將登陸所携多違制之物忽舟焚悉燼楚人赴可懷
呼懇者數萬人可懷撫之仍疏請祖宗湯沐池求寬豁不
報執奉用事人索實跡因訴列四十餘條大者如初至襄
陽朝王嚇孔妃得其珠寶金帛甚多再索各項值萬餘金
又索聚陽王金花玉帶他數千金其餘如發墳墓藏亡匿
貨所得金銀約數十萬餘物稱是而諸惡少所私不與焉
是時天下皆有積稅而奉有淘金船料鑄錢水晶諸名目
故其禍尤甚奉至京上治之甚酷死

明書

卷一百五十九

三

明書第一百六十卷

史官傳維麟 纂

列傳十九

異教傳

史官論曰原夫異教之興莫不顯標理趣陰挾伎能逞理以虛誕爲宗精伎以入神爲貴使游其藩者用意徇悅莫窮其有無感驗靈徵益堅其信悅始皇之慕安期漢武之貴文成五利石勒之崇禮佛圖澄皆能感通夢寐招致神物一日數化幻影見光世主惑之終身不寤此夫伎之至妙者也又其甚者老莊明自然竺乾尊寂滅自然者以誕

明書

卷一百六十

放爲適性任性必蔑禮蔑禮必倚法其究也流而爲申韓寂滅者忘死生齊得卷而自忍其身忍其身者必忍于人究也流而爲賊虐昔者楚英好道而至于叛梁武捨身而果于殺此其徵也明興猶沿元習崇事番僧號帝釋國師傾國檀施令官膜拜以致藩封導從雜以緇流而北平之亂實斯道爲之倡嗟乎楊墨塞路比于率獸食人豈不信哉今特摭二氏之流有所可否者著于篇以爲鑑戒云爾

金碧峯月庭宗泐來復永隆哈立麻溥洽板的達姚

廣孝李贊傳

金碧峯宣州僧也姓石氏六歲依雲寂溫法師爲弟子遊峨眉山絕粒啖柏嘗跏坐大樹下忽溪水橫溢人疑已死越七日水退跏坐如故比歸卽州治西草室靜息焉時太祖渡江偶一元臣迎謂曰今欲霸我將財貨納贖上叱曰我本順天應人行王道汝敢霸視我耶元臣曰若篤行王道可尋宣州胡僧金碧峯必有所授上抵宣州訪之見一老僧端坐太祖伏劒就問姓名不對因按劒視之僧亦引頸就焉上笑曰可見殺人王道乎僧曰可見不怕死和尚

明書

卷一百六十

耶因相語甚洽僧曰而欲行王道我有所指上推誠溫詢僧曰建康有地可王此真帝王之居後遂定鼎云乃設普濟會居之時有李仕魯字宗孔濮州人博學有行誼太祖起兵時已識之洪武初詔求道學郡吏以仕魯應上迎謂之曰吾求子久矣何至之晚也仕魯對曰臣聞君求臣未聞臣求君陛下方以武定天下而臣欲以文進故臣有待耳除黃州同知初願脩願問上曰朕始以民事試子後以治聞召爲大理寺卿至是金碧峯應對稱旨上欲求爲建職司仕魯三上章謂今天下學校尚未建儒風尚未振而先爲異端立赤幟非所以訓遠也上怒仕魯乞歸遂得罪

以死小說家傳金碧峯事奇幻詭譎多僞

月庭和尚者不知何許人越國公大海守蘭溪獲之檢囊中有天文地理書越公留之帳下太祖征婺州大海與月庭見上井上其書上喜問月庭師何人曰師能辨朱德明德明精於天文及得婺州立觀星臺上與月庭夜登臺觀乾象令長髮爲娶妻月庭與鐵冠道人議論時不合又出語犯上安置和州叅軍郭景祥奏和尚怨謗遣人至和州杖之死

宗泐台州人泐號季潭性頗聰慧凡經書一目輒能誦長尤博涉古今善屬文任持京師天界寺太祖嘗幸寺見泐

明書

卷一百六十

三

動止異常人因令其蓄髮欲官之泐固辭尋奉詔註心經金剛楞伽三經及馬后崩葬之日會風雨電震上甚不樂忽召泐至謂之曰太后將就葬汝其宜爲偈泐應聲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來上悅頃之天霽遂啓輓詔賜泐白金百兩有金室集行于世

來復字見心豫章人初名明天淵以人才仕元至學士出亂逐祝髮爲僧改今名爲人髻甚長後爲僧而髻如故工于詩所與遊皆名士習次清麗出塵時僧宗泐著稱復與之齊名太祖嘗誦其所爲詩文稱賞久之時蜀王雅志釋典禮遇復甚隆王在中都構西堂讀書召儒臣日與講論

復亦在列又建寶訓堂以奉祖訓及前代帝王經典命復

作記王又爲正心觀道崇本敬賢四箴以自警復代草以故得達上一日召問曰汝不欲仕我而去出家爲僧吾亦視汝然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上笑而遣之又一日召見賜之膳既罷復上詩稱詩云淇園風雨曉吹香手挽袈裟近玉床閣下移雲生雉尾座中金弗動龍光金盤蘊合來殊域王盤醴酬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誦陶唐上覽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爲友朱耶又言無德誦陶唐謂朕無德則難以陶唐誦我而不能耶何物奸僧敢大膽如此欲殺之復遂王筋

明書

卷一百六十

四

雙垂圓寂于丹墀之下上令人視之死矣命葬之有蒲菴集行于世先是復初被徵其師訢公笑止之曰上苑亦無頻婆果且留殘命吃酸梨復不聽及上欲殺而悔因道訢語上聞逮訢至亦欲殺之訢曰此故偈偶拈之非有他也上問何出訢曰出大藏某錄某函某卷某葉檢視果然乃釋之

永隆吳僧也洪武二十五年太祖頒度僧之令旨請者至三千餘人上怒命錦衣衛悉捕將俱戮之臨上言願焚身代諸僧死詔許之刺中官以武士衛其龕至雨花臺階從容出龕望闕叩辭遂入龕取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于

其上謂中使曰頌奏陛下過早以此香祈雨必驗遂乘炬自焚體骨不倒異香通人群鶴舞于龕頂中官復命上乃宵來僧會歲大旱命以所遺香于天禧寺禱雨至果大雨上曰此真永隆雨也御製魄僧傳以吊之

哈立麻西僧也號尚師至京太祖駕往視之合掌不拜初太宗爲燕王時聞西域烏思藏有尚師哈立麻及卽位遣中官侯顯以書幣迎之往返凡五歷寒暑始抵京上命居之靈谷寺封爲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圖覺妙智慧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明年丁亥春二月卽靈谷寺啓建法壇命哈立麻薦福皇

明書

卷一百六十

五

考皇妣哈立麻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上幸齋壇是時見有卿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鸞白鶴日集及金仙羅漢于雲端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幡蓋旋繞而下又一夕檜栢生金色花徧都城有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群臣表賀上悅賜金銀綵緞寶鈔甚多織金珠袈裟金銀羅皿其較馬儀仗與群王埒從者宇羅華悉封爲大國師並賜印誥金幣等仍召至華蓋殿宴之自是屢著靈異謂之神通教人念唵嘛呢叭吽吽信者晝夜念之大學士胡廣作聖孝瑞應歌以獻上亦潛心釋典作爲佛曲使宮中歌舞之唯翰林侍讀李繼鼎私

「若彼既有神通當中國語何爲待譯者而後知且其所誦唵嘛呢叭吽吽者乃云俺把你哄也人不之悟耳識者服其議

溥洽字南洲山陰人爲僧能文洪武初薦高僧入京歷陞左善世燕兵起爲建文皇帝設藥師燈懺詛燕王金川門開又爲建文削髮太宗卽位微聞其事囚南洲十餘年榮國公廣孝疾革太宗遣人問所欲言言願釋溥洽太宗從之釋出獄時白髮長數寸覆額矣走大興隆寺拜廣孝床下曰吾餘生少師賜也仁宗後其官卒年八十二

明書

卷一百六十

六

戒洪武甲寅至金陵召見稱旨賜印號善世禪師居蒲山統制天下諸山仍移文各郡許請蒲山受菩薩法戒所司勿禁人多給像事之以爲活佛御製善世歌有談笑般若生蓮花之句尋遊方三年後還蒲山賜金環茜衣車駕臨幸必造其室咨問法要人不得聞屢賦詩有曰晨向巖前觀日出暮禪松底聽風來蓋規之也辛酉五月患疾卒死丁無他異葬天禧寺而屋之

姚廣孝長洲人性桀黠有慧智初名天禧世業醫一日廣孝謂父震卿曰兒不樂爲醫但欲讀書以仕學父母不則從佛爲方外之樂至正壬辰年十四出爲僧居妙智菴法

名道衍字斯道遂刻意爲文出遊湖海時靈應觀道士席應真讀書學道好讀兵書兼爲詩遇異人授占術輒爲人決休咎能自退藏人少知者其友王衍獨知之曰他日必當有所遇道衍亦自負屢欲返冠巾一日入城見僧官從者頗盛慨然嘆曰僧官亦自有富貴乎遂不果已而至京口賦詩曰譙幽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半凋殘五洲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僧宗泐見其搖膝高吟誦之曰此豈釋子語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洪武癸丑請給禮部度牒於覺林寺入冊尤銳意詩文自是明書

卷一百六十一

七

臣燕亡左右窺聽故敢畢其愚主上猜問宗室侵漁齊藩所戮辱囚首隸士伍蓋五王矣大王先帝所最愛也且又神明英武得士衆心主上所最忌也夫燕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鎮也其民習弓馬地饒粟聚悉雄薊屬郡之材官良家子穀甲可三十萬粟支十年大王之護衛精兵投石超距者又不下二三萬鼓行定山東畧河南此勢若建瓴而下誰爲抗禦大王卽不南機先發欲高臥得耶旦暮匹夫耳臣謂大王卜之心與臣卜無異也燕王曰子休矣道衍曰臣有所與相者袁珙請以決曰與偕來珙至事在珙傳悉屏左右珙俯伏曰大王太平天子也臣遊燕市燕市中諸將相肩接皆以大王故方太祖初崩大王入臨至淮安有詔不許太宗怒以道衍言還國太宗召道衍入便殿密議或歎息泣下道衍曰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忽磨瓦飄墮而碎太宗不悅道衍曰此祥也天意欲殺下易黃瓦耳因問珙曰未也俟吾助者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師又數日入曰可矣遂謀召張昂謝貴等宴設代斬之遣張王朱能勒衛士攻克九門出祭纛見披髮而跣旗蔽天太宗顧之曰何神曰嚮所言吾師多武神也於是太宗倣其像披髮仗劍相應兵初起暴風雨太宗不悅對曰飛龍在天從以風雨元吉兵行道衍曰每日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燕兵戰

卷一百六十二

八

東昌敗還太宗詢之曰前已言之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及太宗將南道行進道旁言江南有方孝孺者學行負盛名卽不肯降幸勿殺事在孝孺傳當是時仁宗居守廣孝及郭資等日夜守禦輒拊兵民南兵再攻城設伏截其後城上呼噪伏發急開門夾擊大敗南兵去又夜縋死士下城劫南兵或遺數十人遠伏草莽間夜舉火鳴砲罷南兵不得休息輒出精兵奮擊之盡焚九門諸柵寨成祖軍中有聞見異事及兵進止輒緘書飛騎問之皆荅附去並中機宜壬午太宗卽位冬十月拜僧錄司左善世永樂甲辰春二月簡東宮輔導擢太子少師始後姓姚賜名廣孝

明書

卷一百六十

九

廣孝辭甚力上曰朕若非少師默運神筭何得天下大統如此功烈豈敢忘乎今屢欲加官以報輒辭將何意也對曰臣本一江南浮屠叨賴陛下聖神文武得成大業臣何功之有况株恩已蒙不勝感激若又受厚爵實非臣子自處之義伏願聖慈給還原牒放臣後爲僧人則死無憾矣不計至是召見令人以冠服被體奉命宣謝廣孝受命然不肯髮娶妻居止多在僧寺未幾特賜第於崇文門右爲之下妻於功臣家皆固辭後賜二宮人侍起居不迭召還上眷禮孔篤每稱以少師而不名是年六月往賑南直隸蘇松等府遂還鄉初廣孝爲僧嘗戒之曰汝既爲和

尚當以慈悲心及聞燕兵起姊嘆息謂人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至是還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不納廣孝乃易僧服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強之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廣孝卽連下拜姊曰我安用非許多爲耶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甚姊人言畢遂還戶不復再見時郡中隱士王賓人稱爲光菴先生素與廣孝友善至是愧其所爲不與接廣孝屏騎從衣短褐以往賓閉戶不納廣孝力請賓伴問爲誰廣孝曰是昔日道衍也不應廣孝大呼曰光菴不棄舊日之雅容我老僧一見乎賓答之曰吾在割薪忙不暇也廣孝益請久之賓憐其誠因與之約期而去至

明書

卷一百六十

日天未曙廣孝已候立門外日出賓方啓門遂相與再拜坐賓語不及他且連聲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廣孝有漸色徐應之曰彼時老僧真誤菴亦天命所關實不由我賓叱曰汝既大謬尚何歸咎於天命乎且汝一沙彌特受高皇隆遇而不能報何反背之不義心安忍焉萬世之下烏得無罪廣孝悅然求退事竣退朝上疏乞休上懇留之再懇上察其誠切因賜自便丁亥皇長孫出閣克講讀官戊戌春三月有疾亟命其下爲慳曰上將來視已而駕果至撫勞備至賜金墜盃遣太醫軫疾中使存問病篤駕再臨問以後事不肯言遍之對口出家人復何所戀又強之

乃曰泐李潭在獄久願赦上卽日出之尋卒年八十四祭
墓從優詔加奉天靖難輔運功臣贈榮國公諡恭靖配享
廟庭尋官其養子姚繼廣孝過閭門見酒望書甚工問誰
書乃一少年召與相見曰若相當貴爲吾子乎其人願以
身事遂辭其母從之廣孝曰惜也年不甚永官止四品歸
以見上曰此行得一子上爲賜名曰繼使侍東宮讀書未
幾晉尚寶司卿廣孝喜讀書博通內外典工詩文所著有
述虛子集皆浮屠語別有道餘錄專詆程朱識者非之脩
撰張洪與廣孝素友嘗語人曰少師于我厚今死矣吾無
以報但見道餘錄輒爲焚棄後脩享太宗廟嘉靖中以髡

明書

卷一百六十

二

徒撤脩享移主祀大興隆寺焉

李贄號卓吾溫陵人以鄉薦累官太守致仕寄居麻城結
菴說法招聚徒黨雄辯無敵每曰大道不分男女作觀音
問一書士人妻女多有携衾枕宿菴中者其說新奇有藏
書焚書大德等書以呂不韋李園爲知謀名臣李斯爲才
力名臣爲道爲吏隱卓文君奔相如爲佳偶秦始皇自千
古一君他名賢皆在譏貶中而大旨在翻孔子之是非士
大夫靡然信之初爲耿天臺所惡後忽協爲一焦竑耿高
第亦推尊不容口至被謾罵怡然受之總河劉晉川招入
署禮爲師通州御史馬經綸延至家爲給事中張問達

秦逮入京下鎮撫司素好繁既東入吳穢大不堪以書
自截悉燬其書然家藏戶守後士風大都由其染化亦孔
子之道一大厄也

明書

卷一百六十

三

周顛張中張君實邵道人胡守法王世能張正常邵

元節陶仲文傳

周顛江西建昌人也年十四患顛疾人稱周顛云顛不事家業行乞江南多誕言而動止尤詭譎未幾入撫州尋還南昌元末每對人輒曰告太平時天下未亂人異之已而陳友諒入南昌顛未有告也及太祖定南昌兵出東華門顛謁于道旁遂識之三月太祖還金陵六月顛亦至每遇上出輒遮前羅拜告太平如是者數數太祖厭之命沃以燒酒顛暢飲不醉因見其衣敝命更以新衣見舊裙腰間藏三寸許舊蒲一莖太祖問曰此何物對曰細嚼飲水麻

明書

卷一百六十

三

無痛上以水命嚼而吞之自是日顛不已且曰公寧能死我耶上命衛士覆以甕積薪煨之火息啓視正坐晏然如是者三乃命居蔣山寺月餘轉發狂諸僧苦之已而與沙彌爭食遂怒不食者半月上一日遊寺顛出迓無饑色上命具殺羞同享于翠微亭膳畢密令僧闔之空室中饑之旬月三日遣問如故人以是益異之上每出顛伏于道左以手畫地爲圓顛謂上曰打破一桶再做一桶蓋一桶者一統之謂也上征陳友諒問顛曰此行如何顛應聲曰好上好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顛仰視屋久之端首正容搖手曰上面無他的上曰汝從行可乎對曰可卽

以所扶杖作壯士揮擊狀以示必勝意遂行舟師抵皖城

無風上復以問顛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風不行便無

風於是諸軍沿岸牽舟汭流而上頃之細颺作已而大風

至不移時達小姑山上命衆凡聞顛言輒來白至馬當河

見江豚戲波中顛曰水怪見損人多上怒令持顛投之江

中久之衆與顛偕來上曰何不死之衆曰瀕擲水不溺上

更與同食食罷顛整容飭衣若遠行狀趨迎上來曲腰伸

頸謂上你殺之上曰且縱汝行遂去莫知所止有言顛深

入廬山上遣人物色之無從洪武癸亥秋八月俄有赤腳

僧名覺顯者至報于匡廬深岩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謂大

明書

卷一百六十

四

明天子有說問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聞上曰無惑衆不許見尋寄以詩二首而遣之壬申冬上患熱證危甚諸御醫進藥皆弗效俄有赤腳僧詣闕言天恩尊者及周顛遣某進藥其一曰溫涼藥兩片其一曰溫涼石一片其用之方以金盆子盛石磨藥注之沉香盞以服初服在未時至酉刻時周身抽掣藥之應也又兩服乃聞有菖蒲香盞底有丹砂沉墜鮮紅迥異病遂愈自是覺精神日強赤腳仙一名任得自言湖口人

鐵冠道人張中宇景和臨川人初舉進士不得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福禍多驗稍介寡言嘗戴鐵冠自稱鐵冠

子人皆呼鐵冠道人元至正末太祖起兵滁陽卽聞道人
名召道人至上手餽食未半卽賜道人問道人能先知我
至試言我以後事顧直述無諱道人隨口誦數十句中有
曰戊寅閏五龍歸海壬午青蛇火裏逃至洪武建文間始
驗餘多秘密上問曰天下紛紛卒何歸道人曰天下亂非
命世之才誰與易之觀之今日必在明公公龍瞳鳳目狀
貌非常若神彩煥發如風掃陰翳卽受命日也未幾辭歸
隱幕府山中時亂每與人言避兵處從之者多獲全壬寅
叅政鄧愈徵入京至上問曰予定南昌兵不血刃市不易
肆生民自此蘇息否對曰天下自此大定但此地旦夕當

明書

卷一百六十

三

流血廬舍焚燬必盡鐵柱觀亦僅存一殿耳後指揮康太
反果如其言上嘗親疏其事云當陳友諒圖豫章三月不
解上舉兵伐之召問之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
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上因命道人從行舟次孫山無風
不知進道人曰當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常遇春與
敵戰康郎山被圍勢甚危愈謂不可救道人曰亥時當自
出不須救也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當鄱陽之戰友諒已
中流矢死軍中尚未覺道人已知之言于上曰友諒死矣
然其下知者少猶爲之力戰請爲文以祭使人持進哭之
則彼衆氣奪而事大濟矣上如其言漢兵遂大潰及太祖

定都金陵凡諸營建皆道人相度鷄鳴山寺刹宇高可瞰
大內上心計毀之將遊視道人忽語寺僧曰今上有意毀
汝寺來日當臨汝等于中道遮訴可免也僧果詰旦燃香
出山數里迎候頃之駕至僧俯伏懇不已上笑曰我無此
心若輩何妄也僧對曰此鐵冠道人教之耳上竊其事時
徐達爲大將道人相之曰公兩顴赤色目光如火官至極
品所惜者僅得中壽耳後果五十四而薨涼公王嘗訪道
人于鐘山之廬道人野服出迎王以其慢已不悅及行酒
戲之曰脚穿芒屨迎賓足下無屨時王持椰盃自酌道人
應聲云手執椰瓢酌酒尊前不忠初王不以爲意後王竟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一

三

以反誅其他如他日龍馬兩重之對省署震擾之言剪燈
花之占類多奇中一日道人對衆自投于金陵大中橋水
死上亟令索其屍不獲未幾潼關守臣馳奏某月日鐵冠
道人杖策出關計之正投橋日也物色之不復見矣
張君實字玄一號玄玄世稱逆老遼東義州人丰姿魁偉
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項作一髻自號保合容忍
三手子手執方尺無寒暑靡衣一衲或處窮寂或遊城市
浩浩自如傍若無人有問之者終日不答一語及語論三
教經書則吐辭滾滾皆本道德忠孝每遇事輒先知或三
五日兩三月始一食登山其行如飛或隆冬臥雪中豹舄

如常時人咸異之因呼爲張過過云元末居寶鷄金臺觀
一日辭世而逝從者爲棺殮臨窆發視之後生乃入蜀抵
秦遊襄鄧往來長安歷隴岷甘肅洪武初入武當登天柱
峯徧歷名勝使其弟子丘玄清住五觀廬秋雲住南巖劉
古泉楊善登住紫霄乃自結草廬于展旗峰北曰遇真營
草庵于土城曰會仙館令弟子周真得守之洪武庚午拂
袖長往竟不知所之明年太祖遣三山道士請玄立造朝
了不可見在青州雲門洞窟永樂初遣給事中胡濙指揮
楊永吉等徧物色之不可得十年二月太宗爲書云皇帝
敬奉書真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思親承儀

明書

卷一百六十

七

範嘗遣使致香奉書徧詣名山度請真仙道德崇高超乎
萬有體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質疎庸德行亦薄而至誠
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使謹致香奉書度請拱俟雲
車風駕惠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二月初六日詔
道士玄虛子往武當于玄立舊遊處建道場焚書異有聞
焉竟不獲仍御製詩賜之有若遇真仙張有道爲言矜埃
長相思之句天順未嘗出見與士大夫遊麀和甚多踪跡
不一上聞之封通微顯化真人後住鶴名山半年遂不知
其所終

邵道人居蜀不知何許人年七十餘始至慶陽慶陽前事

不能知道人館慶陽周家築土校神書夜露坐郡中諸少
年爭事道人爲弟子道人不開口言願指色授人人見道
人願指色授亦輒心解爲奔走視當道人意道人喜視人
病令病人張目又令人張口嚙卽知病人可活目諸弟子
諸弟子置飯病人前道人出袖中鐵尺橫飯上誦大悲呪
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不可活道人移出病家問死期出
指示日數輒驗道人不取謝錢每歲正月始活一人取尺
布裹袖袍完弗復取病家有見飯飯道人列枕案上不問
多少盡飯若加飯更列枕不食飯草惡道人顧喜更謝造
美食不食飯雜葷物第擇去葷物終不欲更造道人又喜

明書

卷一百六十

八

飲水鄉野人聞人爭入城願觀道人飲諸弟子令鄉人稅
水于案上無問多少飲輒盡冬月水冰聞道人齒間澆澆
聲頃之肩膊面紅汗下如雨慶陽李患瘰癧久不愈問道
人口此祟也汝往聘某氏謂其女醜將更聘女慚死此其
祟汝李大驚伏地頓首請幸何道人曰今遇我三日解矣
瘰癧瘥卒之日設几三層坐其上諸弟子夜登几旁守道
人夜半霹靂隱隱起羣眷俱有戈甲士馬戰鬪聲諸弟子
僂伏地天明起視道人死矣

胡守法字浩然嘉定人父海太常守守法生有骨相始學
易爲儒生嘗因病適一黃冠至識之遂勸之入道且曰從

吾言疾卽愈後當大振玄門守法從之疾果平宣德間入京領度奉詔偕天下高道校道藏經因禮部尚書胡濙薦擢神樂觀提點天順丁丑擢道錄司左演法兼朝天宮住持成化癸巳遷左正一明年封玄志守靜清虛高士尋進封冲虛靜默悟法從道凝誠衍範顯教真人賜誥命銀印并封贈其父母弘治改元授左正一特命掌道錄事踰三年卒守法性質直謹厚尤以謙約自持頗精于術而本之誠意以故用之有驗成化間屬歲大旱有旨命禱雨雨隨至明年秋又早禱亦應如之又明年旱禱不應守法篆符于鐵授中貴往投西湖之龍潭頃之西南雲起如鳥翼駐

明書

卷一百六十

元

潭上俄見青蛇長數尺許盤旋久之中貴還未入城雷雨大至上益喜賜第居之一日召入便殿詢以天人感應之理對曰惟德動天至誠感神此外無他道也上深然之聞者服其正對

王世能濟寧州人初生海州生元至正甲辰入明成化癸卯涉一百二十餘歲世能自幼慕長生之術遊四方入蜀聞雪山有異人因往訪之及至見一老人披氈衣臥深洞中石床上顏貌如嬰兒臥側惟乾麪一囊時取啖之或掬飲澗水一二升世能伏拜不起遂依之朝夕不離左右居數日世能食盡老人出囊中麪遺之苦澁不可下世能乃

採山果野菜自給如此者三年老人苦其志一日謂之曰子可以語道矣因授之術且曰他日非其人勿輕授也世能攝形鍊氣辭其師仍還居濟寧卽城東辟處居焉臥榻外無長物遂不舉火日或啖素數枚或菜數莖飲水少許耳與人談皆靜坐寡欲之說其初州人不識也久而人漸異之濟寧指揮王宣原籍海州往訪得其姓名大驚曰吾祖嘗言上世有叔祖諱世能者少好道出家弗還翁是乎詢之歷歷盡合遂日往候焉人有慕而饋之拒不受又有指揮朱顯欲業其術世能謝之曰子非吾徒也顯慚而退因疏于朝憲宗勅山東守臣以安車載入京賜寶劍而遣之當被召時學士程敏政適以公至因往問之世能曰老僕無能爲朝廷過聽而召之僕豈知道但習靜日久今大敗吾事矣敏政因及元末國初事世能曰一身之外皆非所知也又三年丙午蘇州楊南峯亦以使事過濟寧訪之時世能著素白衣坐一木榻因扣其所以壽世能曰無他但平生不食肉不娶妻不識數不爭氣而已後出道不知所終

張正常者世貴溪人明兵取江西正常以張道陵四十二代孫號正一主教天師遣人納誠款正常亦屢朝京師洪武初上謂群臣曰天至尊豈有師以此爲號甚褻瀆遂革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一

三

舊號號真人正常有術投符故永壽宮井中有疾人飲井水輒愈詔作亭井上名太乙泉十三年子宇初嗣上言前朝嘗給有正一玄壇符籙之印印之符籙今欲給真人銀印止敢用上表箋乞別賜賜龍山正一玄壇之印印如六品制宣德中宇卒無子姪懋承嗣弘治中子玄慶病子彥獲嗣終明世皆曰真人

邵元節江西人初爲龍虎山上清宮道士以薦善房術加號爲真人賜銀印居京師顯靈官供事九年八月給事中高金奏陛下龍御之初凡法祖法師國王佛子有害正道者盡從屏斥近又論禮官輩姚廣孝之配享以大聖人之

明書

卷一百六十

三

崇正黜邪有如此者豈意有邵元節者誤蒙除恩以爲聖治累邪元節一道家流耳縱有格脩宗典陰翊皇度之功償以金帛足矣豈可使之紫衣腰王手上覽奏大怒逮下詔獄後詔禮部再議姚廣孝配享事而尚書李時等議奏陛下撤廣孝之配位者正祀典也容元節等之供事者存祈禳也高金罔恤孝之事遂論及元節因事獻忠之心而未知其非之不同也予奪之宜惟上裁之得旨廣孝配享當如前議改正會元節亦疏辭恩命上不允金獄亦稍解十一年十一月賜脩楊名陳言辭連邵元節上怒亦逮繫詔獄元節上言名謂有昏夜乞哀臣門者是何王名既

無指証誣妄爲甚乞罷臣封以謝人言上曰卿辭具括退且卿專領道教用布衣風原與政事無與楊名狂悖之言勿庸介意而名成遷十二年二月命邵元節孫邵成南爲太常寺丞甥孫魏時雍爲太常博士元節各疏辭不允令帶銜後加元節歲俸米一百石撥校尉四十名服役焉賜真人誥命元節後疏辭上褒答之不允十三年十月邵元節請還山得旨馳驛中途奏言山東魯橋驛驛丞王延鑄抗居民有毀辱之者至穀亭遇大學士李時弟員外郎李敗舟懸內閣牌後爲其舟人侵毀乞賜懲究上皆命逮繫之居民皆令撫按執送京師株連者甚衆時上章引罪言

明書

卷一百六十

三

元節所遇舟實臣婿如臯知縣劉永準遣送臣女舟也臣女隨婿以病疾思歸因臣從弟敗之便隨以附之家人無知輒懸內閣牌臣雖不知臣之罪也上覽奏嘉其謹畏令安心供職已而元節復疏言臣欲尊命而北乃長途艱險萬狀懼不得前乞賜臣退伏山林得旨卿毋以小人欺辱之故遂遣歸命特遣錦衣官賞勅促令就道仍勸撫按官趣之人京賜號清微閣教輔國致一真人禮禮部尚書賜銀印王帶及朝祭等服尋贈孫成南爲太常司少卿未幾死時上幸承天計間行在悼惜之諭禮部元節精心玄教於國有功建醮祈天稱朕之意而諸所福國利民者甚厚

明書

卷一百六十

三

贈少師謚文康榮靜與祭十壇遣內監錦衣衛官員各一員護輓還命有司視塋事已而啓南復請命於墓及神道碑文上命夏言許讚爲之撰文三月以方士陶典真爲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典真名仲文黃崗人以吏爲遼東海州大使九年滿赴京守選師事邵元節元節病不能從南延乃薦仲文上命給誥印仍許携其家於官尋進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領道教事總各官觀住持知道錄事給誥印贈父母封其妻各給與誥勅食二品俸仲文進所積賜資俸銀一萬兩段二百疋助邊上嘉其忠優詔答之已上諭禮部朕患疾甚仰賴皇天后土宗祧祀饗幸獲康疆多賴秉一真人陶典真竭忠盡誠爲朕禱叩其加少保禮部尚書妻封一品夫人仲文奏建黃崗縣雷壇安神祝壽費不費上以其黨惡宗仁爲道錄司左演法董理之命蜀國公郭勛辰國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大學士夏言羅參尚書嚴嵩代獻仙醪貯食薦九廟初方士段朝用進銀萬兩仲文實薦之朝用因請歲進數萬金資國用士人悅已試其術下監朝用有從王子嚴者言朝用記乃改祭其諸神嚴意且聞仲文仲文懼爲所累遂上章自理請禁繫了嚴責朝用歲辦銀四萬兩供國用上曰黃白之術古昔有之非真有道術者不能仰初薦朝用

明書

卷一百六十

三

及彼進銀萬兩朕亦信之以其足代民膏血耳却屢試不效始知作偽卿本納忠彼敢爲欺何與卿事于嚴朝用俱下獄考訊雷壇成仲文請遣其子塔送安神像并令其妻展墓詔給傳仍命內使衛行二十三年八月詔加仲文少傅兼少保支正一品俸塔與潞孫陶良輔各陞太常寺丞十一月加仲文少師共少傅少保如故明自開國來勲戚文武大臣未有兼三孤者仲文獨以宗伯兼得之時有太同順聖川水池莊軍卒劉伏玘者擒板不孩部下小酋王三三本華人附寇者磔之傳首諸邊於是上傳諭曰朕祇立保民伐逆仰上天下監叛惡生擒固義勇之効力實鬼神默戮其魄也逆酋屢犯中國流血千里自今少差其加封仲文伯爵仲文辭封乞恩廕乃贈其三代如其官妣妻俱一品夫人廕其孫陶倣入國學爲皆監十一月仲文於原籍造御書樓成乞坊額上賜名隆教令工部製扁給之二十五年八月加封仲文爲神霄紫府闡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掌道教事更給誥印二十六

年六月仲文以正一品滿六年吏部尚書問淵題考勅上曰尚書仲文歷年深忠勤懋著加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支大學士俸給與誥命仍廕一子尚寶司丞以示酬眷尋從仲文請度天下道士二萬四千人皆入賄始得

之二十七年應天府丞朱隆禧以考察黜會仲文之太和山卽遷至其家以藏方書托之代進上悅命卽其家以白金綵衣賜之隆禧旣受賜因自赴闕陳謝意圖留用上以考察罷閑官例不得復起令加太常卿致仕仲文自河南王屋天壇山建醮還因言本山殿宇一新請賜勅設官以供祀事得旨准賜給護勅增設提點專職本山焚修二十年二月封仲文爲恭誠伯以禱雨濟旱力贊平獄功也給事中張秉壺言皇上慮先民瘼躬薦德馨休徵之應良不偶然仲文安得貪天功爲已力仲文疏辭上曰卿祝釐保國祈禱雨暘累累效職若翰獄非卿事也果專恭盡誠

明書

卷一百六十

三

玄修雖數爵亦未克酬今以平獄謝似非宜且准辭八月後申前命三十二年仲文奏山東齊河縣有道士張演昇建大清橋臣以募銀一萬五千餘兩助工近聞濬河得龍骨一副重千斤又突出石硖一脉長數丈若有神助迄今尚未報完乞捐內帑以終大工上令給銀一萬四千賜仲文而仲文所建黃州城隍廟曰威靈徽州壽縣山三官廟曰顯靈黃岡三台河橋曰通濟三十八年六月以陶世恩爲太常寺丞初世恩以歷尚寶少卿爲言官所列奪其官至是改爲太常寺丞已而仲文請假還里中上諭禮部曰仲文職當立教屢盡忠誠雖請假還鄉年逾八旬卽書

勅遣錦衣千戶一人前去存問仍賜白金綵緡錠鈔肥芹御酒以示眷懷仍令有司日存問三十九年十一月仲文死上聞之震悼爲加贈特進光祿大夫謚榮康惠肅賜祭十壇如致一真人故事塋以伯禮仍給齋糧麻布與其子世恩爲送終費仲文無異術徒以房中術及符呪小方稱上意驟承恩寵自戊戌以後上不復朝輔弼大臣皆希得進見獨仲文時被宣召至卽賜坐與語稱之爲師賞賚以數萬計又兼領三孤列爵五等前後幾二十年以富貴終其身其死也後贈謚賜賻恩眷有加自古方士所未有也隆慶元年詔籍其家欲起仲文棺戮屍尋已乃戮其子陶卿卿寺科道大小諸臣皆以進香獲賞賜及其末年獨王事海瑞彈及之廷杖繫獄

明書

卷一百六十

三

明書第一百六十一卷

列傳二十

史官傳雜錄

亂賊傳一

史官論曰歷覽前此百六之會孰非銅馬黃巾巢芝之屬爲厲階乎亂之興莫不由賦煩徭重吏助天爲虐勞以非時之作困以無藝之征車絕馬駭挺而走險亂之成莫不由於撫勦失宜是星不撲而致燎原斧斤未試而尋芒刃爭功掩能不爲公家忠計以致腸胃內餓蓬疽外潰小寇不滅大寇之資而劉項操卓之勢成矣方賊之始發撲之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一

散之一守令責耳漢重二十石卽以太守爲將張敞與虞詡皆郡將也平居察凶荒弛徵力發歛貸租禁針止械日夜務治絕其萌芽一旦有警按籍得其王名單車詣持片檄入賊中慮無不革音解佩角恐後此由守相風威素著民無與爲亂故也今也不然平時無撫字整齊之力臨變無解紛解難之才盜發徵兵兵至復爲盜兵與盜陽關而陰謀之或勦者一人撫者一人議者任者各一人有功則相媚有罪則相委此則倉卒召兵事任不一之患也至於金鼓未震而卽樹招旌渠魁猶存而旋議散脅賊以降餌我而我以撫秦賊驅除未畢上功幕府如渤海之

理亂繩湮中之計萬全有遺種苞孽之慮一勞永逸之方未之聞也故以賊遺君父而與國終始觀前世之所以成及明之所以亡古與今如一丘之貉嗚呼誰生厲階豈不痛哉因哀集亂賊始末併著明興以來文武治賊方畧可爲法戒者次于篇而以張玉等入其中蓋曰有共主而爲亂者爾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一

二

張玉字世美祥符人仕元爲樞密知院洪武十八年投順來歸二十一年從征捕漁海子哈喇哈投濟南衛副千戶又從勦粉紅帖木兒至延安陞安慶衛指揮僉事二十三年從征永順散毛諸洞明年迓北達至雅寒山還調燕山左護衛二十六年追達至黑松林明年征野人陞都指揮同知建文皇帝卽位稱繩削親藩燕王兵起玉謀畫爲參事可否進止衆論未定者玉正色數語立決首用玉策奪北平九門撫順錫強三日城內外悉定師將南出玉曰不先定薊州將爲後患會馬宣起兵薊州迎拒玉攻之宣率衆出戰執殺宣并執毛指揮是夜急趨遵化戒將士止殺曰師行以得人心爲本簡敵勇士四鼓登陴開其城門將士皆入城中始覺守將率衆拒戰執殺之不傷旁人分兵永平密雲皆望風輸款從燕王至灤河王進曰都督潘忠楊松在鄭州扼吾南路宣先擒之燕王悅立發兵曰汝爲

先鋒遂攻涿州雄縣榆清楊二都督時長與侯耿炳文率兵二十萬屯真定王自請往視敵還言軍無紀律且其上召問今兵所向度可必勝否衆未有說王曰今當徑趨其定彼衆新集我軍乘勝一鼓可破也燕王曰善吾倚玉一人足辦吾事抵真定接戰炳文大敗獲其左右副將軍李堅密忠及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餘級獲馬二萬復敗安陸侯吳傑軍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等以遼東兵圍城又謀報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平城燕王與玉謀東援永平既至高等望風棄輜重遁玉從燕王追斬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一

三

甚衆玉言大寧此去不遠請移軍襲之可免後顧燕王從之遂收大寧殺其都指揮朱鑑北平報景隆兵圍城急遣旋師玉請搗景隆營大戰三日城中亦鼓噪出表裏夾攻景隆軍不支大敗遁去從攻廣昌大同悉下謀報景隆潰潰卒號百萬且復至玉言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逸待勞燕王命玉率衆馳駐河上三日景隆兵至玉以騎兵接戰景隆復大敗收餘卒退保濟南乘勝追擊圍其城既而解圍還攻滄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夾戰燕王以數千騎繞出陣後圍燕王數匝衝擊得出玉不知燕王所在突入敵陣大勝連殺數十人玉竟

被創死年五十八燕王哭既旋師諸將侍語及東昌事燕王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玉令吾寢不帖席食不下咽限滿不已諸將皆泣燕王卽大位論功顧侍臣曰王才儔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惜其早歿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追封榮國公諡忠顯仁宗在春宮數與侍臣言玉識見謀畧卓然老成非諸將所及且端方有匡直之益洪熙元年加封河間王改諡忠武伯享太宗廟廷子輔別有傳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一

四

譚淵清流人父勝開國功爲燕山副千戶淵嗣官從燕兵奪九門永平大寧真定藁城滄州功陞都指揮同知建文三年三月夾河戰死于忠嗣官從南行有功建文四年淵嗣崇信侯謚壯節立祠香山陽京尹春秋少半祭忠以淵故得封新寧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宣德二年征交趾失律下獄赦出八年卒子璟乞嗣伯吏部言忠失律論死子不得嗣上曰券有免死文與璟嗣正統十三年卒子祐嗣景泰三年卒子祐年九歲優給大順元年嗣廟恭慎守法好禮爲京營總兵最久累加太保太傅嘉靖五年卒謚忠愍子綸嗣卒子國嗣

史官曰建文以嫡孫募官建極敷猷頗有可稱君臣魚水禮樂蔚興諸藩告變踵至王亦必體傷而後行事使建文繼

九杖不朝之儀而太宗祖武為桀寧有類首老金臺耶夫抵從燕諸臣有三等焉太宗既立日侍清班牙璋辭關驍騎從遊効力四方功在疆域則列之勲臣祖胄誥券于殿陛徒載簪纓于宮班無殊動嘉績著于鼎彝則列之武臣如玉淵者橫屍竊弄之傷昭首犯上之際金陵之王氣方隆一人之哀旋無恙雖欲不謂之亂賊豈可得耶玉且以元官有開國功於靖難又何誅焉

賽兒姓唐氏自幼能識字適縣民林三村死墓之一日賽兒往掃墓回經山麓偶見石罅露一石匣角取發視之中藏寶劍有兵書賽兒取書覽習久之遂通曉諸妖術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一

五

因誦佛經自稱佛母頗能言前後成敗事歷歷如所言日以其教施村里中惟聽遂及青齊細民翕然從之賽兒能剪紙為人馬相戰關凡衣食財貨隨以術運至煽從妖徒至數千人於永樂十八年春二月遂擁據益都石棚寨為亂青州指揮高鳳領兵捕之為所敗死勢益猖獗遂犯莒州山東大懼事聞朝廷命柳升督兵往討三月升至益都遂圍石棚寨賊震怖乞降且云寨中食盡又無水時東門舊有沒道升即往提之不為戒嚴夜二鼓賊集官軍營官軍出戰多被傷都指揮劉忠戰死賽兒與其黨劉信等遁去時升尚不之覺也達旦派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百餘人餘復結眾行劫賊首賓鴻率眾攻安丘急時知縣張廣標丞馬橋集民夫嬰城守賊不能攻復糾莒州即墨餘黨至萬餘人併力攻之聲言屠城時山東都指揮僉事衛青聞安丘圍急率千騎赴援晝夜兼程猝至城下奮擊敗之賊收殘眾再戰城中亦鼓噪出夾擊之賓鴻走殺賊二千餘人擒二千餘人皆斬之時城守幾不支青援稍遲必屠城矣既而升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摔出兵青不為城盡殺之賊遂平賽兒竟不獲事聞刑部尚書呂中等劾升奉命征勦妖賊聖諭諱諱指授方畧論以賊徒憑高無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一

六

水且乏糧當坐困之勿圖近效升不留心又不設備致賊夜斫營殺傷軍士時都指揮劉忠身先士卒戰破賊壘升忌其功而不殺致忠力盡而罷賊遂得間遁去及衛青敗賊後三日升始至反忌青功而摧辱之其不忠若此宜治其罪太宗亦謂升方命失機媚功忌能罪不可宥下詔獄尋赦出之論功陞張廣標山東左布政馬橋右叅議衛青都指揮王真亦都指揮僉事而疑賽兒匪為尼及道姑乃盡逮河以北尼僧及道姑入京詰之死者甚衆思任發其先麓川酋思倫發也國初思倫乞內附朝廷授以麓川宣慰尋又改為孟養宣慰以才某代之正統初宣

慰使刁賓王弱不能輯諸莫思命後裔思任遂捷衆叛孟
養地刁賓王奔死永昌無嗣思任益橫至是遂寇騰衝及
南甸擒潞江自稱曰法法蓋莫王號也中國訛傳爲思仁
發云正統四年己未春命黔國公沐晟統兵往以左都督
方政右都督沐昂副之先是朝廷得任思叛報乃遣刑部
主事楊寧往諭之不卽命寧還英宗乃以晟行兵次潞江
思任遣其將緇檢斷江而守梗我師渡晟復遣使諭降思
任無降心伴諾之晟遂不謀渡江且緇檢數以兵來排戰
政耻之請晟渡江晟不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
之走緇檢破其柵斬首三千餘級政復乘勝深入逼思任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一

七

上江上江賊重地也政至賊伏四起圍急求救晟惡其
違節制渡江不遣政度不支乃遣其子瑛還曰汝急歸吾
分死也遂策馬突陣亡一軍皆沒後追論功贈政威遠伯
謚忠毅晟聞敗適春暮慮瘴癘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
永昌時滿泉以其事聞朝廷遣使者責狀晟懼不免語使
者曰吾主將失利喪師罪當死遂飲藥至楚雅卒時朝廷
議多謂麓川莫小而遠發兵爲費不資宜置勿問會太監
王振寵任事欲宜威四莫爲功遂力請發兵六年辛酉春
命定西伯蔣貴爲征麓將軍統京營及湖廣廣西川貴兵
一十二萬征之以兵部尚書王驥督軍務得便宜賞罪太

監曹祥監軍時王振執政議朝臣莫與梗驥受命行乃薦
太僕少卿李貴郎中侯璉楊寧主事蔣琳等隨參謀許之
陸鮮英宗賜驥貴等以金虎璽細鎧弓矢璽永時侍讀劉
球上疏請罷征麓川兵不報已而貴等師出球復疏云帝
王取莫不窮兵于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於大寇以安中
國今北口脫款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依
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大豕舍門庭之近圖
遄徵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爲麓川僻陋滅之不爲武
釋之不爲怯至於西北諸邊宜謹烽候修墩堡選將帥練
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爲有備無患疏入時王振不從冬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一

八

十月貴等師至雲南會賊攻大侯急驥遣兵擊破之遂進
金齒分三道兵徑抵上江夾攻三日不下時大風作驥命
緇火焚其柵貴等因奮兵乘之斬首數萬級賊走保險爲
拒驥等益麾兵深入遂破連環七砦於汝木籠山又破象
陣於馬鞍山之陰賊死者十萬餘思任走緇甸覘我師退
復出爲寇驥等仍督軍往征之思任復走緇甸驥乃割思
任所畧孟養地界緇甸驥思任緇甸斬思任首送軍門驥
始還兵奏設隴川宣撫司以緇甸宣撫子銀起莽爲宣撫
守孟養地朝廷論封驥靖遠伯進貴定西侯餘陞貴有差
十三年戊辰冬十月麓川酋思任子思機發思卜發復擒

孟養地爲亂仍命靖遠伯驥督軍務以都督官聚充總兵張軌田禮副之率土漢兵一十三萬往討十月我師拔金沙江賊沿西峯爲柵拒守我兵破之乘勝追至孟養地賊復歛衆保鬼哭山及芒崖山等寨又拔之斬獲無算時貴州都指揮使洛宣九谿衛指揮使翟享皆戰死二孽竟失所之或曰死亂兵中矣王師除孟養等處而還孟養在金沙江之西去麓川千餘里見王師諸夷酋皆震怖相謂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大軍至真天威也比驥還後擁思任少子思祿爲亂攻敗銀起莽復據孟養地驥與衆議曰日久師且老此賊度終不可盡滅乃許思祿以首目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一

九

得部勒諸夷居孟養如故遂立石金沙江爲界表曰石欄江枯爾乃得渡思祿惟命驥遂班師以提聞詔增驥祿一百石通前一千六百石賜券世伯爵時思祿雖未命以官然豪據勢亦盛後成化年間有中官錢能出鎮雲南貪吮彼珍異致思祿益橫尋遇朝廷頒諸夷金牌信符所司忘孟養久廢官誤繫給之思祿亦與焉思祿遂誑諸夷稱王朝以復其官時有叅政毛科征猛密因檄思祿兵爲助科爲猛密所敗并思祿兵殲之思祿大怒遂違誓渡金沙江報猛密之耻攻畧城寨不可制乘隙奏乞復宜慰官詔不許思祿據孟養自立朝廷遂置不問

宗留浙之慶元人處州多銀坑亡賴者緣爲奸利正統十二年丁卯春二月宗留聚衆盜掘少陽坑數月獲甚微去之九月又徧起雲和諸坑亦不稱遂轉慶元政和掘少亭坑亦如之且衆聚不能遣宗留因與謀曰爾等與其取於山勞而無獲孰若取於人一舉而有餘衆皆諾時已數百人是年九月遂掠政和縣村落還向慶元一呼立得千餘人龍泉良葛山人葉七善武藝宗留遣人致之軍中爲教師練兵由浦城劫建陽所過焚掠從之者衆進掠建寧府掌府事福建左叅政張瑛死之官軍盡逃賊又分衆截車登嶺鉛山震焉行旅不通明年戊辰會閩賊鄧茂七反九月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一

上

月朝廷命都御史張楷帥兵討之兵至廣信縣葉寇遁獲不得進浙江諸藩臬請楷便宣移兵擊之江西御史韓雍亦言葉寇爲地方危皆國家事不可坐視民罹荼毒楷不知計所出乃以兵五百人遣指揮戴禮往驅賊時都督陳榮謂楷曰受朝廷命討賊今延平事急鉛山不通以大軍臨之二賊敢並熾而我輩逗遛不前獨遣一部將往朝廷知之何所逃罪榮請以二千兵偕禮往楷不諍節制授之致兵行無紀律是年冬十一月遇宗留賊衆于黃桶鋪戴禮出擊死傷相當時宗留永緋中流矢死人莫識其爲宗留也餘賊追奔入山復擁葉希七等爲渠魁劫車盤屯駐

十三都欲回浦城築等追至十二都賊悉衆出戰官共大敗崇禮二人皆死會福建趣楷遂取道進兵十四年己巳命工部尚書石璞都督徐恭督兵討宗留遂詔張楷移兵同討之先是葉賊既敗官軍遂盡掠其羈仗回劫浦城燒縣治民居過龍泉衆已至數萬盤據雲和山中時麗水賊楊希鮑村賊陶得二各率衆數千歸之居數月賊謂其黨曰山中出掠不便不若由木湖盡掠處州府城乃結寨駐鮑村取貨于義烏掠人于松楊官軍雖衆不能越馮公嶺而相薄矣衆從之遂掠府城守臣遣使取溫台道抵省城時御史盛琦黃英等卽遣指揮沈麟叅議耿定僉事王晨等帥兵四千人以是年三月抵處州擲城自守月餘賊衆掠滋甚二御史先後以聞上命璞等統二千兵馳至處州坐城中不敢迎擊賊時制書亦及楷令闔賊稍平以餘黨付金濂楷還兵同討處寇楷未至處州城中乏食諸將相泣五月初賊攻城急徐恭等出禦之沈麟耿定王晨皆戰死恭以身脫急走入城固守是時楷兵至衢州僉事陶成出迎之泣陳其事楷又分兵水陸並進至蘭溪御史黃英林廷舉來會亦請速進兵二十日至金華楷乃令軍前製竹笆三百五十面笆如牌製糊以紙畫獸形可禦鎗刀遂兼程抵處州界知府陸鍾等來迎至銅山寺駐師賊遣人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一

十二

乞撫實規之也楷亦給榜付之去二十五日官兵陳於平地賊衆出萬人索戰楷分其軍馬三陣賊來攻中軍楷令射之死者三百餘人又左右合擊之死者二百人且持鎗者鎗入竹隙急不得出多被我擒又俘百餘人其羈仗亦稱足賊衆退保險千戶沈俊謂其部下多麗水鮑村人父子兄弟陷賊中者衆有何受等三人自言於陣前見其親屬令欲招撫俟以此三人可得要領楷從之令持榜入山曉諭之詞多過猶楷至以老母有口與誓賊人聞得二先往楷優恤而遣之得二又同賊首葉希八等併其黨十餘人來見楷皆納之令復業始知前黃栢舖緝衣死流失者葉宗留也明日何志三等又招得賊首余海四等三首餘家皆令復業六月初二日二十日兩奉聖書皆獎楷機撫勸之宜楷奏報其前後撫順者九千餘家男婦三萬餘人疏既入陶得二等復疑懼據衆如故會是月二十三日得制諭楷等俱已降賊令所司撫之廣布恩信戒官吏勿相擾激不聽者仍從勦處楷乃乘制復遣人持榜入山再招之陶得二懼楷遂盡焚其寨出降餘黨悉解楷令所司皆撫處遂班師未幾英宗北狩舊經事大臣多陷沒議者謂楷無功且追論其都督陳榮等死下楷獄景帝以平寇功贖罪得赦歸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一

十三

鄧茂七建昌人初名雲幼勇悍自智以豪俠爲衆所推先
在建昌殺人因亡命入閩中至寧化訪豪民陳正景依藉
改名茂七正景舊遠能爲衆爲墟每呼立蟻常數百人
司扶之會建昌御史柳葉檄各郡縣於村落置隘門望
編其民爲什伍設總小甲以統之有警相援不從者聽
小甲糾之以故總小甲各得恣所爲號召鄉人不敢誰何
時茂七與弟茂八皆攝總甲舊閩中佃人田者例於輪租
外僂主於薪米雞鴨茂七乘機得倡其衆輩之又輪租於
遠者令田主自運而歸不許輒送其家以故茂七能厭衆
心凡遠近至者皆附其黨彼亦橫恣輒願指殺人尋爲衆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一

十三

家所訴縣官捕之急茂七輒拒捕殺弓兵數人縣聞於上
司調官軍三百人捕之茂七格殺殆盡懼誅是年正統十
三年戊辰夏四月遂刑白馬軟血誓衆舉兵反因拔正景
劫其黨畧上杭從者日衆轉攻汀州推官王得仁統兵出
殺敗之執正景械京茂七脫走復聚衆行劫奪杉關商旅
貨以厭衆遂進畧光澤大掠而下攻邵武府時邵武官民
悉奔避茂七以衆又去據順昌縣邵武官民乃復入城而
順昌縣官民亦皆急保邵武時尤溪爐主蔣福成乘亂亦
號集爐丁及村落貧民亡賴者旬日遂至萬餘據尤溪與
茂七合茂七兵勢遂猖獗將切沙縣及延平時巡按御史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一

十四

汪澄將至延平聞之亟轉已而刷卷御史張海至延平被
圍海躬撫諭之賊且降遂以實聞澄忌之朝廷命御史丁
瑄往按賊事瑄至偕諸藩臬司遣同知鄧洪等帥兵二千
出沙縣被賊擊敗洪等軍皆沒瑄復作書遣使諭賊且曰
解散得免死茂七見書笑曰吾豈畏死求免者吾取延平
捷建寧寨二關傳檄南下定入閩誰敢窺焉於是殺使者
遂據貢川諸處置置里圖甲役據沙縣勢甚烈而張海居
延平遣指揮張某劉某者率兵四千出勦之行二十里雙
溪口道隘我師不得陣賊乃以二十餘人匿左右村中候
我兵過溪幾盡覘二指揮在殿賊伏猝起截焉舉排柵克
道前驅不得返賊遂壓我二指揮與其從兵數十人皆遇
害前驅兵覺轉禦無及於是大潰賊擁衆登山瑄疏於朝
請益兵是年九月命僉都御史張楷監軍都督劉聚克總
兵官都督劉德新陳韶副之往討上面諭楷以賊狀曰相
機持重毋墮賊計楷等受命出師次南嶽分遣劉德新帥
兵由江西道建昌會於邵武府楷自帥兵由浙入閩楷兵
至廣信會處州賊葉宗留反阻鉛山等處不得入時茂七
益張順流向延平御史丁瑄督官軍乘城守不敢出擊日
遣使趣楷進兵楷緣道梗阻廣信先持榜往延平招撫之
率指揮戴禮以兵五百人驅處州賊禮遇賊戰死楷聞敗

遂益兵進尋得報劉德新兵已至邵武又聞茂七督參數萬繕攻具聲言畧延平楷乃分兵會德新取道趙建寧蓋楷怯懦故遂縮如此朝廷以爲憂未幾復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金濂寧陽侯陳懋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璘等率京營軍及江西浙江等大軍討之以中官王瑾曹吉祥監軍璘等師未至時茂七在延平日久乃出其枝賊繞太平驛被副使邵宏晷擊敗之劉德新兵至建陽又擊殺賊千五百餘人先是賊就建陽城五里許斷橋爲守道阻不通及劉德新破賊又楷等招賊徒黃琴等三十餘人降之令得復業遂少散於是建陽路始通既而沙縣賊首張由孫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一

五

請延平自首願復業楷從之由孫又引其從賊羅汝先等請楷請降楷收之先有賊首劉宗羅海郎七等俱從茂七掠財聚陳山寨黃琴以計擒之詰軍門械京羅汝先之降也請效殺賊貸罪告楷曰賊自曩敗後皆據山險自衛必欲取之吾爲公從中說伊攻城公恐大軍擊之吾爲內應卽成擒矣許之楷遂益兵趨延平遇賊攻城出擊殺賊千餘人賊氣稍削茂七等後移兵寇建寧守臣張英出戰死之十四年己巳春二月楷等還取建寧會金濂等大軍亦至賊遂退尋報賊復攻延平劉德新等以兵駐城北預於溪北伏兵置火礮賊擁衆溪南岸乘浮橋渡德新兵火齊

發遂殺賊數百人賊衆大潰官兵乘勝追殺之俘數十人茂七中流矢死仍梟首以示楷等至順昌等處慰撫居民賊黨推茂七兄子鄧伯孫爲主尙聚衆后洋或散走山砦平江伯陳璘等分道捕之不獲乃下令立賞格能擒殺其黨者同斬敵功自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老人言賊在尤溪山中欲降宜遣人撫之衆莫敢往千戶龔遂榮偕驛丞周錦毅然請乃率數騎深入至老人家或言老人亦賊也遂榮呼老人論以禍福老人闔門叩頭謝因設草具遂榮反饋飲食之意不爲少動食竟就馬抵巢穴盡降其衆而這時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鬪茂七起事多倚用之茂七死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一

六

往倚伯孫遂榮曰不了此則賊孽猶萌不行間則難離其心乃僞爲貽留孫書許其自新立功贖罪若素有約者伴使謀誤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黨人人自疑危棄伯孫來降大軍遂獲伯孫斬之諸山砦賊擁衆保險諸將先後擒斬殆盡於是張楷遂承制往討處賊金濂等留撫綏閩中閩中定乃班師濂卒諡榮表追封沐陽伯汪澄後爲兵部奏其撫止浙軍有罪下獄龔遂榮有功兵部以時方用兵多議沮其賞云

黃蕭養南海冲鶴堡人貌甚醜頗曉智術一目敢先是坐強賊繫郡獄逾年所卧竹床皮忽青色漸生竹葉同禁者

一江西商人謂曰此祥瑞也因誘以不軌密授人使截利
斧飯桶中遂破其肘錄凡十九人俱越獄惟商人遂逸去
不知所往時官獄卒追揮斧而行人莫敢近其黨先舟
以待遂入海正統十三年九月也尋嘯聚不逞之徒應之
者如響旬月至萬餘人明年八月攻圍郡城官軍出禦輒
敗城中饑死者甚衆又爲雲梯呂公車衝城城幾破遂設
開偽官招誘愚氓漸至十餘萬人都指揮王清自高州引
兵赴援至廣州舟膠淺適賊詐一小艇載柴及魚鹽者奔
逃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言未脫口賊伏兵出柴中
遂擒蕭軍盡殲焉城中大恐三司官登城望之刀矢冒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一 七

之南千餘艘勢甚銳諸將欲請兵韋曰兵貴神速若請兵
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興從
之三月五日夜有大星墜於河南北旦占之告與曰四旬
內破賊必矣四月十一日興統兵次於大州頭與賊遇督
戰遂大破之時信民使人齎榜諭賊使降蕭養曰楊大人
我父母也當徐思之已而獲鉅魚來獻信民愛之立斫數
十片頒於有司賊出而嘆曰勢不佳矣賊黨遂潰留者不
滿千人已而信民中壽卒鑑益招徠與領兵擊賊又破之
蕭養中流矢而卧遂爲官軍所拘械京伏誅廣州遂平詔
以鑑代信民巡撫廣東興後封海寧伯天順中坐曹吉祥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一 八

胡侯盤四姓爲渠魁如力山等處又有僮人善傳毒於弩矢矢中人無不立斃雖四姓諸徃亦憚之景泰中徃酋侯大猷等倡亂嘯聚至萬人修仁荔蒲力山平樂皆應之出入攻劫郡邑會朝廷有寇警置不問守臣不能制幸康以招撫天順中益橫嶺南廷詔兩廣諸臣發兵捕不可得遂延及廣東雷廉高韶之境皆受殘毀兩廣守臣待罪朝廷有詔捕得侯大者賞千金爵一級至是憲宗卽位元年乙酉又報下廷議兵部尙書王璫建言峽賊一向從招撫弱其傑爲今不重懲之不足遏其禍也據薦浙江參政韓雍智勇過人才兼文武可屬以討賊都督趙輔才畧可任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一

九

大將上報可是年二月擢雍僉都御史督理戎務輔爲征臺大將軍又以右軍都督和勇爲遊擊太監盧康陳宣爲監軍戶部侍郎薛遠爲督餉御史劉慶汪霖紀功上降制雍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置三司而下不用命者輒以軍法論朕不中制也是年六月雍至南京會諸將議進兵諸將皆曰兩廣殘破盜所在屯聚宜分兵撲滅之雍曰不然賊已流劫蔓出而所至輿戰是煽禍也大藤峽賊之巢穴不覆其根本而剪其枝葉非計之得也今師鼓行而前南可以攻大藤峽援高雷廉東可應南部西可取柳慶北可斷陽峒諸路如常山勢動無不應旣潰其心腹他無足慮矣

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則賊愈奔突汗漫所謂放火而噬之也其能濟乎諸將皆服雍遂以官軍三萬人進至全州會陽洞西延苗賊爲梗擊滅之斬失律指揮李英等四人將士股慄九月至桂林衆議請乘勝攻峽雍按圖籍視曰修仁荔蒲爲藤峽異蔽須滅此而後可弱其黨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分五路進追至力山大敗之俘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冬十一月抵潯州延父老問計皆以大藤險毒不可深入莫若屯兵圍之耕守可坐令賊斃雍駁之曰山峽遠遼六百餘里勢不可圖且師老易潰兵法曰寧我薄人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蕩

南書

卷一百六十一

三

之也我今新破府江士氣十倍賊且落魄矣若因而乘之破竹之勢也乃以總兵歐信等帥六萬八千人爲右軍自象州武宣分五道入攻其北以都指揮白金等帥九萬二千人爲左軍由桂平平南分八道入攻其南以參將孫震等守左江及龍山五屯絕其奔路雍與趙輔和勇營高振巖以督諸軍雍又令歐信既破山北便提兵入向桂州橫石等處又曰村峒沙田府江間道也復令夏正統兵越古肩雙營諸山伏林峒扼其東奔冬十二月剿諸路兵並進連破石門大站等十餘寨賊遁入林州橫石寺塘九層樓蹙險立柵雍麾死士奮擊之用火箭焚其柵夏正又自林

嶺出兵迎擊之賊大潰棄輜重山積破巢賊三百二十有奇燬廬屋六千三百有奇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遂鑄崖石紀歲月而還雍乃斬藤峽斷之易名斷藤峽仍以兵分捕雷廉高肇諸寇先後平之雍疏於朝謂諸役之性憚見官府攝以流官終難靖亂請卽斷藤峽置武靖州以原上隆州土知州岑鐸掌州事隸潯州府又議設東鄉龍山等巡司請用其部下有功土人李昇等數有勤勞者量授以土巡檢官秩謂其諸民性而辨地里也又請卽本地方設千戶所以李慶爲千戶擇僮人效順者爲首帥以統之上從之明年丙戌春正月雍班師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一 三

諭功進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戎務蔭一子錦衣衛千戶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餘各陞賞有差自是兩廣三十年無蠻寇云及正德以來遺孽漸萌峽南賊尤甚每出沒橫江禦人時總制都御史陳金謂諸蠻不過利魚鹽耳乃與約商人入峽者計紅大小出魚鹽置水濱諸蠻就領之如權稅然不得爲商梗蠻初獲利聽約道頗通遂謂此行可久因易峽名曰永通無何諸蠻熾熟益無忌反掠奪商稍不愜卽殺因循久遂負固爲大寇嘉靖六年丁亥王守仁爲總督兩廣議檄湖廣土兵誅盧蘇王受至則二人已降守仁班師時兩江父老遮道訴斷藤峽及八寨等賊出

劫狀請討之守仁受詔明年戊子春三月守仁在南寧因與諸守臣將帥議舉兵僉謂當首事斷藤峽守仁乃以湖廣原領兵僉事汪濬及廣西副使翁素僉事吳天挺叅將張經都指揮謝佩等督湖廣土兵仍分永順兵進勦牛腸等寨保靖兵進勦六寺等寨期以六月初二日各至信地初斷藤賊聞官兵至多匿山深險中及蕪受降總督駐南寧遂散遣諸官兵及湖廣土兵賊探無征勦意遂弛備至是官兵四面突進夾攻賊大敗退保仙女大山據險結寨官兵舉木緣崖仰攻之諸寨皆破賊急走入峽官兵追之窮奔渡橫石江覆舟死者甚衆擒斬俘獲稱是乃以兵徧搜山無所得守仁還兵潯州密檄諸將分兵勦仙臺等賊乃是月下旬永順兵由磐石大黃江登岸進勦仙臺花相等處保靖兵由烏江口舟竹埠登岸進勦白竹石陶羅鳳等處刻期抵賊巢是時賊聞牛腸等寨破威亦嚴爲備官兵兩路奮擊大破之賊衆入保永安力山進兵圍之搗其巢穴賊大潰擒斬甚衆殘賊奔諸路者又爲叅將沈希儀等截藏之斷藤峽平先是王守仁謂諸將曰八寨去斷藤稍近宜分兵一枝可勦也乃四月初五日以布政使林富等率新附盧蘇王受等領五千餘兵并官兵嚮道千餘人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一 三

心勦出賊不意令士卒啣枚進窮日抵賊巢乘夜襲破之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一

三

入其石門天險賊始覺張佑等縱兵擊賊賊且戰且奔至日午賊復聚衆二千餘人迎敵官兵擊之賊大潰奔入高山嬰險寨乘勢下礮石官兵不能進乃夜令死士掩其不備諸將繼之其古達周安古鉢都者諸洞寨相繼悉破賊四散匿沈希儀仍以兵截諸路搜斬之有賊千餘人奪路走柳慶諸處官兵追之及橫水江賊爭舟會大風作盡水死僅數十人走山谷間兵逼之墜山谷死是役也擒斬衆二千八溺死俘獲甚衆八寨又平守仁疏薦林富爲都御史巡撫其地遂班師嘉靖十七年戊戌春正月以兵部侍郎蔡經提督兩廣軍務征峽副使翁萬達參議田汝成議賊首侯公山遂棄其黨平之先是武靖州知州岑邦佐不能鎮輯其下諸不率者且墨其駱多曲庇之故峽以北賊復漸猖獗其酋侯勝海以衆居弩灘爲亂指揮潘翰臣過聽土目黃貴章香言誘殺之勝海弟公丁忿貴香等實利已田廬遂糾其黨大噪行殺城下十五年丙申夏五月會事邸聞言以都御史潘旦誅之沈希儀沮曰滑賊未易取須春漲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下撲之乃可不聽遂以人道潯州擊之賊先遁去斬一病者而還閩等稱賊已歛遂請立堡戍旦從之希儀又言賊未大創兵威不振立堡難守旦又不聽六月堡成令黃貴章香以三百兵戍且許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一

三

以取勝海田廬不禁於是諸徑大憤志邦佐又陰佑之未幾公丁集衆夜襲堡殺戍兵貴香僅以身免旦聞悔曰果如沈子所料閩等以起衆罷巡按御史諸演疏其事於朝且請討賊制曰可乃以經往代且戊戌春正月經集諸司度用兵可幾何時總兵張經對以不過萬人沈希儀曰非八萬人不可蔡經嫌其太多翁萬達言於經曰賊爲僞久矣輕進無功從沈言便會朝廷有事安南暫寢公丁等益橫時出殺掠潯人苦之是冬萬達以爲言御史鄒堯臣正贊之經乃會安遠侯柳瑄定計以兵屬萬達監之萬達素得百戶許雄素通賊衆誘之曰汝法死能擒公丁卽貸汝

不抵于法雄願效自贖萬達又作謂公丁營家誣之耳乃捕繫奸訟公丁者數人責其首禍公丁果遣人自刎萬達亦作許之又令雄假稱貸爲賄公丁喜益信雄會萬達建他郡以其事屬參議田汝成汝成負雄中傷之雄乃赴公丁曰潯人久以爾爲口實幸不中於上人今田公新來守何不自誣寇堡事公丁然之隨雄來見汝成復列冤狀汝成曰聞營家誣汝已逮治之矣慰遣之乃密授意城中居民被賊害者家出獻公丁一市皆譁遊擊并逮入繫經遣雄論其黨曰寇堡事公丁委罪諸從須酌實坐之若等誠謂公丁冤須罪人得釋之萬一事自公丁當共棄之勿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一

三

以一公丁而自遭滅亡也諸從翁謂事由公丁聽諭致遂械公丁請軍門斬之汝成因言曰首惡既戮賊黨震我兵乘此時加之必成擒矣蔡經曰然遂糾兵分左右進時張經議欲仍以少兵勦之勿深入又欲舍紫荆等賊寨勿擊萬達持不可謂勦之必無功且損威令諸從恐肆久不重懲之不足懾其心汝成亦同萬達議蔡經曰峽南亦劇賊但分兵力不能併姑緩之遂格張經議已亥春二月以兵三萬五千爲左軍命張經統之以萬達監軍分六道進經部下指揮王良輔山牛泔灣越武靖攻紫荆姜老泉諸巢朱昇山三等村渡蓼水攻石門黃泥嶺諸巢柳潭由白沙灣攻道袍梅嶺諸巢凌溥由白沙灣攻大昂小梅嶺諸巢周維新由白沙灣攻藤冲録水冲諸巢孫文炳由藤峽攻大坑巢又以兵一萬六千爲右軍命都指揮俞事高乾將之以副使梁廷振監軍分四道進乾部下指揮馬文傑由武宣攻碧灘録水諸巢王俊由武宣入山攻羅録上洞戚振攻中洞吳同章攻下洞以參政林士元田汝成督餉以副使蕭晚紀功是月兩軍擊之賊大窘遂擁衆奔林洞而東王良輔以兵擊之中斷賊後西奔遇官軍諸路畢至斬獲無算其東奔入羅連山萬達等後兵攻之而亦多斬獲賊益窘賊黨有巧黠者號於衆曰往年捷險結果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一

三

被官兵殲之今日不可再聚於是賊皆漫走山谷間令宜兵疲于追逐且持日久糧盡必速退會有言羅連山古所未至者賊遁深入不復窮追云時平安縣有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從亦捷險弗靖萬達等又移勦之三月班師招賊黨二百餘人挾之峽南胡姓諸從歸順者亦千餘人羅峽遂平翁萬達等條處從七事獻督府一曰諭保甲以處新民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三曰設督備以控上游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五曰清狼田以正疆界六曰處款兵以慎邊防七曰權商稅以資公費其所陳州治者緣王守仁先平峽奏有岑猛子邦佐罪令復武靖州知州後邦佐不率命殘虐部民爲甚又令提調三縣徧民亦被其害今邦佐部下多離心請改州爲武靖千戶所擇人任之即以三縣良民家之族隸焉蔡經多採請於上行之捷奏朝廷賈蔡經職一敘柳琦加宮保督將帥守臣等皆賞賚有差劉通河南人荆襄流民也荆襄之上游爲隕陽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三省間山深地廣易爲屯聚洪武初中國公鄧愈既平安陝襄陽卽進兵驅勦之禁革山場人無敢入永樂宣德間流民漸集其中正統二年漢中府守臣以聞且言不卽誅恐遺後患上以小民爲饑寒所迫奈何遽用兵誅之命御史金敬往撫輯敬陛辭勅諭曰彼亡命者皆

赤子比因徭役頻繁饑寒迫切遂至轉徙甯往視之其屬
回故鄉者令有司善加撫綏其通租顧占籍於所寓者
復其徭役二歲果有梗化按治錮其首惡毋及不辜敬至
摘數人造戍餘撫卹編戶作聽命僅及百一經制未定界
限不明而大奸皆潛伏不出敬還受撫者復縱如故潛伏
者起而收之勢益滋蔓其魁點隨遠近維長因部伍役使
之編亘數千里中無慮百萬三省官又多謗非已境遂日
因循時劉通少負膂力縣門有石獅重千斤通手舉之因
號劉千斤習妖言嘗寓房縣與妖僧尹天峯謀亂時有石
和尚名龍合劉子龍及苗龍苗虎四散劫掠通密約子龍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一

三

共作亂成化元年四月乃於房縣大木厰立黃旗聚衆
餘據梅溪寺稱王偽號漢建元德勝進據南漳時王恕以
副都出撫治懸榜曉諭而未受征討之命賊紐爲故常終
不肯散聞於朝曰民可撫也而奸民好亂者非兵不滅十
二月命撫寧伯朱永爲靖口將軍總兵都督同知喜信食
事鮑政爲左右叅將工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內官唐慎
林貴監軍令湖廣總兵李震討之叅謂賊巢在萬山中豆
沙河之境於是夾策深入先破南漳永適有疾因留居
之圭與唐慎李震湖廣巡撫王儉進兵潭頭坪林貴鮑政
自遠安進兵馬良坪喜信都指揮王信自房縣進兵浪口

河王恕都指揮劉清自穀城進兵洞庭廟賊見師逼
居壽陽欲出陝西苗龍移任大市欲出安遠卽調兵往
陽截其奔路通退保大市與苗龍合二年閏三月都指揮
田廣進至馬坪遇賊擊之追及於古口山明日廣與諸軍
皆會進攻卽陣斬通子聰及偽都司苗虎等一百餘人至
格兜山賊家屬退保後巖山據險以抗官兵圭與震儉等
攻其右喜信等擊其左鮑政等衝其中劉清等襲其後四
面夾攻賊大敗追之破其巢生擒通等二千八百餘人斬
首二千五百餘級獲賊屬子女一萬一千六百餘人牛馬
騾騾一萬有奇其黨首劉長子石和尚遁去會永病愈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一

三

帥兵搜餘賊九月石和尚等燒劫巫山大昌縣殺蕪州
判王順喜信等隨賊所向勦殺賊力屈食盡乞降指揮張
英誘之劉長子縛石和尚送喜信營旣而併千斤妻連氏
偽官常通等三十人偽千百戶張剛等六百餘人皆就擒
遂班師通等磔於襄市論功加圭太子太保進永撫寧侯
封震典寧伯餘將士陞賞有差時寇雖平諸郡邑控制成
守皆未設未幾餘孽李翁子從煽衆作亂翁子名原新鄉
人寓居葉縣始與石和尚等嘯聚爲逆通等就擒原與其
黨將虎等遁免糾合殘黨往來南漳內鄉渭南等縣劫掠
衆至數萬人僞稱太平王署其黨爲偽總兵先鋒等名又

立一條蛇坐山虎等號官軍累捕不獲襄荆南陽諸郡大震六年十一月命右都御史項忠會李震討之既至見兵寡弱請調永順等處土兵從之諸將請速進兵忠曰流民避聚山谷始豈甘心爲寇勢多脅從民去官府遠卽陷盜中遂不能自脫耳乃駐軍列兵分布山口截其要路遣人持榜招諭有能去賊自歸者禁勿殺於是民多攜老弱累累來歸會蔣虎引數十人覘軍且攔阻歸者出不意擒之兵尙書白圭等言虎已就擒餘黨多困於饑寒出於逼脅宜令項忠相度機宜會彼處撫鎮等官計議撫捕長策不必調兵以滋騷擾忠奏賊在萬山據險爲亂復有流民從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一

三

之患將不測而分哨官兵不親行陣已行保靖土官及湖南諸路兵刻期俱會南陽且以詔旨諭其生路流民攜扶老幼出山晝夜不絕計四十餘萬今若中止土兵恐民聞之仍懷貳心其蔣虎雖授首而元克李鬍子等烏伏鼠竄設復再聚重調爲難事下兵部白圭議征勦流賊必須安其脅從毋使玉石俱焚今賊首已得又招撫四十餘萬則李鬍子雖未卽誅計亦無能爲矣宜行項忠等如土兵已到嚴約不得擾民其流民在山眷戀生業不至爲非從宜區處詔曰可忠原主撫散益宜德意歸者愈衆原等勢眾潛伏山寨伺隙出劫至是遣副使余洵都指揮李震率兵

追原於竹山擒之其黨小王洪尙有衆五百屯釣州龍潭亦被擒之報凡出山復業者共九十三萬八千餘人餘黨處賊巢四散者莫知其數前後斬千餘級俘獲脅附黨與族屬共二萬八千七百餘人戶選壯丁一人充戍湖廣邊衛得軍五千并其族屬附籍給田屯種奏上命降勅獎諭忠等仍上便宜十事行之加忠左副都御史亡何歲復饑民逐去復至有司懲前事以逐流民爲靖亂策至十二年流民集復如前朝廷雖申禁不能止也左都御史李賓恐逐之生他變條其事乃陞左副都御史原傑往任其事條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無不涉履宣上德意延問諸流民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一

三

所歛無不忻然願附版籍爲土著者於是大會三省撫按藩臬籍流民得十一萬三千餘戶遣歸故土者一萬六千餘戶餘皆願留乃許各占曠土官爲計丁力限給之令自墾爲永業以供賦於是湖廣荆竹山地分置竹溪縣鄖陽縣地分置鄖西縣河南割汝州唐縣地分置桐柏南召伊陽三縣陝西析商縣地爲商陽山陽二縣而陞商縣爲商州又卽湖廣鄖陽縣設鄖陽府以統鄖房竹山竹溪鄖西上津六縣立鄖陽行都司及鄖陽衛控制之俾民流土相繼經畫既定又以地界三省無統紀於鄖陽開府設都御史兼制三省撫治八邑上悉從之傑進右都御史遷南京兵

列傳二十

亂賊傳二

史官傳雜錄

滿四係北達降把冊孫也國初平陝西把冊率衆歸附太祖命爲平涼衛萬戶散其屬住開城等縣爲民號土達仍簡其壯者充平涼衛卒使自耕食得仍射獵寡征役以故家積富畜牛羊駝馬孔繁然其出北達一族正統己巳□也先寇大同宣府脫脫卜花王寇遼東阿樂出寇陝西土達漸遭殘掠天順庚辰北達字來毛里孩統也先餘衆寇固原而土達生畜被掠者十八九日見凋瘵至成化丙戌各達大舉入犯土達有李俊者獨攜羊酒出迓亭來亭來嘉賜之馬俊陰有北從意其把冊孫滿四亦以費力雄諸俗成化丁亥春滿四受渭縣避役民張通匪之不輸糧捕縣上其事於巡撫都御史陳介會有土達張把腰者亦縱部下侵掠致仕都督張泰家畜牧泰亦令家人狀把腰擄掠事于介介以事行僉事蘓爕建勸滿四等聞之心危懼時有新任靖邊參將劉清至固原守備指揮馮傑門飲諸土達賄以餽清苛諸土達不堪滿四等得間遂以其黨李俊謀爲亂俊以言激清四時四之從子滿璋初襲祖

後以功稍遷平涼衛指揮僉事有司以介變捕殺移文壽捕滿四及把腰等甚急壽素性慤不覺滿四等與俊有謀乃率其家衆往捕滿四等知之先約其黨匿他處俟壽至伴許請有司伏罪紹壽遣其家衆各家就食盡收之遂劫壽號集諸士達四年戊子夏滿四據石城山去平涼千里山四面皆石壁峭絕不可登前有小山如牆山罅可二三丈許如門僅用單騎入西山一頂稍平曠可容千餘人城中無水有數石池山棧道入蓋昔人造之以避亂者人莫知之巉巖難入也滿四等平日以獵射深入熟知至是往據焉上達檄馮傑之追迫滿四一諄即于餘人參將劉清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二

三

聞變亟領兵自靖口來擊不利報至陝都御史陳介傑等太監黃泌總兵官寧遠伯任壽議遣指揮邢瑞申澄統衛兵往捕與賊戰城下澄死于陣瑞遁歸賊勢大振遠邇亡賴者多往從之事聞朝廷勅陳介任壽會寧憂總兵官吳琮延綬急御史王銳參將胡愷督諸鎮兵往討時寧憂兵先至陳介任壽吳琮等不候延綬兵自固原急趨蔡祥堡時夜二鼓抵賊石城十里許士卒已疲且渴賊率衆伴出迎請降有卒馮信者頗知兵言於介等曰賊雖降誠僞臣測然我師夜進不少暇且乏水飲難驅之戰姑聽我我得徐議攻討吳琮叱之曰賊計欺我兵至此豈可退

麾兵進賊又伴遁去至城賊驅牛羊前精兵尾之時我軍乏糧械遂執木柱迎阻官兵大敗任壽吳琮進保東山介急欲自刃左右救免遣軍資糧仗甚衆兵有愛圍在山者盡殲焉賊益猖獗遂截寧靜州道掠奪糧運及遁送甘肅州冬永布花萬餘傳言欲窺陝事聞朝廷遣陳介吳琮馮傑等至京八月命右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擢大理卿馬文昇爲都御史巡撫陝西及鎮守陝西太監劉祥爲監督涼州副總兵劉玉爲總兵官都督僉事夏正爲參將都指揮劉清爲右參將監察御史鄧本端監軍兵部武選郎中劉洪紀功率京營兵五千調甘肅延綬率夏正西官軍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二

三

五萬人往討冬十一月朔項忠馬文昇等先後至固原夜三鼓聞營外一里許礮聲迫營中皆驚視之無寇明且乃於營外得賊遺書乞宥許居石城獨其徃役馬文昇曰此不過欲緩我兵何足信第宜整兵以俟進討遂置之忠等議進兵方畧衆懲前兩失利頗難之多言石城險不可攻忠等乃令畫工圖其山形度之遂分六路兵以進項忠劉玉劉祥馬文昇及巡按御史任佐姜孟偏布政使余子駿參政龐勝屯中路延綬鎮守太監秦綱都御史王銳參將胡愷副使鄭安屯酸東溝伏羌伯毛忠都督白圭御史鄧本端屯木頭溝參將劉清夏正參議嚴憲屯打刺赤軍

副總兵林勝叅議崔忠屯紅城子陝西都指揮張英肇昌府同知羅豫屯羊毛堡期三日各少出精兵常賊且探地勢迺大舉北至城賊擁衆來戰時延綬兵奮前迎賊少却陣亡二十餘人賊被死傷者亦多然官軍氣亦少阻十三日復會兵往賊出陣佯敗去官軍追至城下時賊尚多居城外者官軍乃貪取賊物賊遂得飲入城毛忠曰賊能有幾亟進兵勦之於是督諸路兵攻城賊極力拒守毛忠麾兵攻其東山路險隘不能進官軍多墜崖死者毛亦斃流矢賊被鎗砲死者亦多斬首數百級馬文昇在中軍亟領兵五百持草束欲往燒賊柵見官兵却不果進劉玉被圍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二

四

城中衆潰王亦中流矢家丁陣亡者數人項忠斬退縮之丁千戶以狗衆始懼復登山玉得出圍時項忠以兵敗有憂色馬文昇曰勝敗兵家常事况賊亦多戰死勢已奪值今黃河未冰賊不能北無可深慮當徐圖之遣舍人陶珍等詣京以捷報仍令發言賊當就平以安中外先是朝廷聞毛忠敗死又是月彗出西方衆遂言西師不利時兵部尙書程信定襲伯郭登等議恐賊北連達衆奏遣撫軍侯朱永統京兵四萬往益師永卽張大其事請定賞格乃行事下閣議大學士彭時知賊可平擬旨令永餉戎裝待報啓行會忠報至上召兵部與時等計時曰賊四旁掠信可

慮今入保山我師圍之甚固賊將困有必擒之形何庸京兵再出大學士商輅亦言忠等佈置得算可無虞也程信執請出師衆亦允時輕敵朝廷乃詔問項忠等當益兵否忠請于上命永領宣大精兵五千沿途西候得賊報不必來未平則西來戮力攻之忠等日督兵城下挑戰賊堅壁不出文昇謀於項忠曰賊城中原火水聞芻粟亦漸乏瀕遽其芻沒則坐令自斃忠然之遂令軍士焚其近地之草及填塞城外水泉候賊夜沒者設伏掩捕之多被獲知城中正艱于水文昇曰此賊窮蹙已甚不足慮矣攻之益急賊嬰險固守未幾甘州都指揮劉晨帥兵三千亦至十八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二

五

日復會兵攻城賊亦自危遣人詐請降忠等亦佯許之賊要忠與王二人詣城下與語二人遂單騎往賊出數百人環甲胄馳繞門外示武文昇曰賊窮蹙無信義萬一二公被遮留損軍威亟還已而賊又堅訴要巡撫大人來文昇曰不往是示以怯乃從數十騎往厲聲罵曰賊徒無禮天朝將官威在此尋出精兵四掠之賊遂入城滿四亦歸時滿璿等遂爲劉叅將馮指揮所苦以至今日乞宥死願出降文昇諭以此二人朝廷以械至京下獄矣爾速降朝廷必詰亂始汝等脇從恩在罔治也初滿璿被劫不爲至是乞命文昇受之撫歸營明日賊又設木柵備戰不復言

降未幾賊衆因饑渴自相叛一日夜五鼓城內李旗等走入營報昨夜賊自相仇殺可乘機勦之項忠曰此固不可深信又以理度之恐不虛遂令諸營兵會山下果聞亂用大將礮擊城中賊死傷者甚衆猶負險不下官軍日攻賊會天寒士卒頗怨時賊首尙未獲文昇聞之言于忠等曰師老矣卽今黃河凍入套我師豈能久駐倘賊乘間突出與敵合患有不可言者須急破城爲上策衆議難之石城外有濠深丈餘格人馬不得至城下文昇令軍士數百人每人負土一囊以填項之濠平文昇又取各城上圍竿數千縛成大橋置之兩車軸上欲用以攻城賊聞之益懼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二 六

漸有出降者忠等皆給票縱之歸有楊虎親者羣賊中稱號悍滿四以爲羽翼至是亦來降懷疑懼忠等極力諭慰之劉玉割刀與誓曰爾生擒滿四或殺以獻朝廷賞格賞銀五百兩金百兩官指揮遂示之銀虎親諾以誘滿四出戰擒之遂送出帳房外昇人語曰何日可戰虎親曰只在明日又語曰何處可戰虎親曰只於東山口且令彼出其精兵山下爲信遂遣之明日忠等整兵至山下又東山口係延綏兵信地忠等恐其泄乃給延綏將胡愷曰爾轉休矣今日中軍代爾等乃令人登高覘之見一人乘白馬出城卽滿四也旣而果有甲冑精銳數百立東山上忠等始

信虎親約不誘遂伏兵東山口而王銳等漸覺之遂督部下兵悉前戰良久殺傷相當我軍伏起奮擊之賊大敗已而郭邈擒滿四以歸忠等遂命露布報諸郡邑及各邊以安人心明日賊馬驤南斗俱驍勇過人幸衆出城敗擒之賊勢益蹙城中乃復立舊達官火敬爲主而賊黨漸無固志劉玉欲撤兵令賊自解散忠曰賊逆叛殺我一伯三都指揮官軍死者數千人今縱之逸他日必爲陝西憂乃屯兵至十一月下旬賊度不支夜潰出四散去忠等乃發兵分捕之執火敬擒斬數千級旣而于山崗獲其家屬百餘口山谷中又獲賊五百餘人惟贍養楊虎親家遂羈石城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二 七

之險墮其城垣堊諸軍士陣亡骸骨立石紀平賊歲月于山時賊殘衆百餘人走據葦箒山會套賊報急乃留精兵三千仍勦餘賊忠等回固原時生擒千餘人惟滿四馬驤南斗火敬并各罪大者二百人械京餘卽營中皆斬之明年正月葦箒山賊首毛哈喇亦被誅傳首京師餘賊許各歸農卽石城迤北古西安州增設千戶所一改固原千戶所爲固原衛設官防守忠等班師論功增太監劉祥祿米歲二十石劉玉陞右都督項忠陞右都御史馬文昇王銳皆左都御史餘皆陞賞有差

劉六劉七齊彥召等皆霸州文安人俱任俠善騎射初挾

弓矢行劫諸路號河北衛馬賊正德初劉瑾用事以入賂遷徙入官故中外冀遷官者多貪墨克賂民重病之又連歲值水旱瑾併徵數年積逋急使者所至慘逼百姓不堪多思亂會太監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皆原籍文安劉六等以鄉曲往來諸中貴家因浸淫禁闥至豹房縱觀遂懷輕朝廷心未幾行劫事頗洩都御史寧果捕之劉六等遂聚衆拒捕其黨有楊虎劉惠邢老虎等皆使徒結爲盜後瑾誅果亦罷乃正德六年辛未秋七月兵部檄有司捕盜時獲齊彥名繫安肅獄劉七等劫之去遂反諸思亂者多應之旬日間衆至數千人官兵出擊屢爲所敗遂流劫山東州縣橫不可制還入畿內薄京師亦戒嚴詔都御史張中錫督戎務惠安伯張偉總兵討之時承平久戎政廢弛兵幸溺惰市井者中錫書生偉出統袴裔素未試行陣中錫治襲遂化渤海事欲效之乃榜示所在有司賊至不殺者勿捕殺降者待以不死皆仍給飲食劉六等聞示遂不殺掠至德州謁中錫中錫推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不可曰今政在中官馬都堂豈能行其言乎潛使人入京探朝廷無撫意又以所掠金帛輦至京饋諸中官乞赦不得劉七等遂不聽撫仍大肆掠還攻文安有趙風子名錢縣學生偕家屬避賊劫其妻將汚之錢不勝忿手刺殺二賊爲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二

八

劉七等所擒因降爲盜以通文義推爲渠魁無何賊已聚至萬數人因相約曰且勿薄京師須先得河北河南直抵金陵可就彼封侯拜將於是分其黨爲二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爲一黨推劉六爲主楊虎劉惠趙錢等爲一黨推楊虎爲主各行劫劉六等攻破青縣往山東復令劉七還兵攻棗強破之知縣段牙死焉遂畧景州獻縣阜城靜海滄州等處劫漕舡以資食楊虎等攻破濟興縣亦向滄州劫糧運遂畧南皮東光南宮棗強等處九月亦會於景州總兵馮安督衆擊之殺賊千餘人楊虎等奔小灘都指揮田某統兵遇賊死者七千餘人虎等亦往山東劫蒙山等處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二

九

先是馬中錫等無功諸閣咸曰此事非書生所能辦故大用遂有是行大川等若中於臨清駐劄檄宣府遊擊許泰卻永大同副總兵張復遊擊江彬各領邊兵入征山東惟樂陵賊不敢近時許達爲樂陵令有僱齊彥召分兵南星至裴子岩爲遊擊許泰所敗殺者甚衆泰乘勝追至大名府又斬首一千餘彥名脫逃十一月楊虎等自破靈山衛日照等縣過徐州抵宿遷高郵衛兵出禦敗績楊虎乘小舟渡河官兵追之覆其舟虎溺死衆又推劉惠爲主趙傑副之攻高郵執指揮陳朋轉向靈壁縣令陳伯安出戰被執伯安不屈惠欲加害趙傑釋遂破虹縣永成夏邑虞城等縣及歸德州至亳州拮揮石某帥衆及僧兵三百禦之敗績僧兵死者七十餘人是時劉六等寇山東北直隸等處爲河北害被官軍擊敗勢稍微衆尙五六萬人劉惠趙傑寇河南勢猖獗有陳翰者降賊用事爲謀主劉惠自稱奉天征討大元帥趙傑爲副元帥翰爲元帥府長史分其賊首爲二十八營以應二十八宿賊衆號至三十萬有奇於是河南賊稱獨効僉事孫某遣人賁黃榜招之賊具乞恩疏達朝廷以誅奸臣爲言是年十二月攻陷裕州同知郁采死焉殺御史任某都拮揮詹某又破上蔡知縣霍鳳死之朝廷報無寧日是冬又命副都御史彭澤總巡綏寧

夏兵專討河南而陸完等專經畧河北是月劉惠趙傑破泌陽原大學士焦芳走免賊盡發其先世塚取芳衣冠庭樹劒斫之曰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先是賊攻鈞州不下欲屠之帥以尚書馬文昇家在焉去之太史氏曰鈞州以一文昇得不屠而焦芳一家乃酷烈如此然則善善惡惡之良心雖盜賊亦未嘗泯也七年壬申春正月卽軍中陸提督軍務陸完爲右都御史已而劉惠趙傑過南陽有僞去之攻唐縣知縣劉定率民城守晝夜拒戰凡二十八日不克賊引去掠泌陽鈞州固始潁州等處時惠賊甚衆分遣南畧襄陽樊城棗陽隨州等處時諸閣以陸完等討賊久未成功請別置監軍上命廷臣皆憚中官不敢可否獨禮部尚書傅珪以爲不然奮前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員功者多致失士心賊勢方熒民譁然思亂禍且不測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唯唯將何待乎不報明日有旨以太監陳璘爲監鎭傅珪令致仕未幾彭澤至督河南鄖陽及延綏寧夏兵湖廣土兵分路擊賊屢敗之多所斬獲渡河溺死者五千餘人賊黨亦沿途逃散惠等僅領殘衆被追急奔光山六安山中又破舒城復還商城僉事郭詔督羅田河兵擒獲三百餘人焚死者又二百餘會天大雨山水驟溺死者千餘人是時官軍所在嚴整以俟賊徒陳翰諸

兵仇銀乞降餘賊各奔掠王等三百餘人奔湖廣界遇議白金李源擒斬百餘人又賊三百餘人往掠桐柏知縣李源迎戰斬十人又復奔泌陽爲知縣劉機擊敗劉基鎧帥餘賊萬人至應山僉事郭詔等復督追及於二郎廟擊敗之斬首百餘級墮崖溺水死者千餘人衆遂潰劉基不知所終趙鍾典其黨邢守道等逃入應山縣東化山劉髮鬚奪僧人真安度牒爲僧徒遊至江夏縣是年夏四月軍人趙成議獲詔磔于市楊虎等賊一黨遂滅時劉六劉七齊彥名等未平劫山東廉縣爲總兵劉輝戰敗之斬賊千餘人賊奔登州海奎又被圍遂潰圖奔官兵又追敗之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二

三

賊衆大潰餘數百人仍奔香河寶坻玉田等處招集餘黨稍衆至武靖參將王杲出戰而死是年春銳與賊遇於東定敗績喪軍資殆盡會宣府遊擊許泰兵束救銳僅以身免失去所佩將印銳衰老怯懦非大將才又屬京兵久未經戰谷大用監軍運無勝算恃中貴可驕反擁自衛高拱堅城一時王師挫切國威重損乃徵銳至京以與大用遇事遂置不問僅罷歸第耳時劉六等屢敗衆未潰真黨不過千人每掠膏腴民號數萬遇官兵迎戰即驅脅從者之聞五月劉六等敗走湖廣黃州至團風鎮爲土兵所擊劉六與其子劉仲淮勢窮赴水死其劉七齊彥名奪舟入

江奔南通州至蕪湖走鎮江道淮安欲還山東梗揚州兵守不能過復自通州沂流至九江率亡命江上凡三往來官兵莫與禦者七月劉七齊彥名帥餘賊欲登梁山官兵追之劉七中流矢復奔入舟會大風作舟覆劉七溺死齊彥名遂爲亂兵所殺賊衆盡潰時劉六等賊一黨平九月大封賞平流賊功封太監谷大用第大寬陸閣第陸永俱伯咸寧伯仇敏進封侯右都御史陸完加太子少保入議院事廕一子錦衣衛百戶餘各陞賞有差中官勲戚子弟以奏名從軍得月功授都督都指揮千百戶大學士李應陽等固辭餘安受之無忤色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二

三

監廷瑞鄒本恕廖惠劉烈俱保寧人曹甫江津人于正四年冬反遂稱王先是廷瑞行山中得古印既而又得一劍自謂有天授適同郡人劉烈聚衆亂僭稱王廷瑞遂將其黨鄒本恕廖惠往應之因出所得印劍煽惑民時陝西官兵擊之烈敗遁不知所終廷瑞等勢漸猖獗遂稱順天王刮地王掃地王衆至數萬人流劫湖廣鄖陽等處官兵不能計五年春正月以尙書洪鐘總制軍務督四川陝西湖廣等處兵討之時廷瑞等已破通江縣秋七月四川撫都御史林俊調官兵及僱回石砫等處土兵擊廷瑞敗之又敗之於門枕城峽及鎮平茅壘殺衆六千餘人擒其

黨首廖惠斬之廷瑞走紅口合鄆本恕入陝越漢中三十
六盤至大巴山俊督兵追破之賊棄輜重遁去七年夏六
月鐘始會俊及陝西巡撫藍章等兵擒藍廷瑞鄆本恕等
平之先是鐘以總制軍務至當臨俊負知材不肯下直
相格議進止不逮致廷瑞等得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
營山縣治殺僉事王源於是鐘乃謂俊徵參政曹俊參議
錢朝鳳副使公勉仁僉事李恕等督四川兵陝西巡撫都
御史藍章檄副使束球副總兵關綱等督陝西兵鐘又檄
湖廣參議方璘都指揮李玉榮燦督漢土兵檄河南都指
揮徐節鮑威等各督兵至分道進勦鐘及俊親監督之先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二

一四

是鐘等帥湖廣兵追賊至於陝西石泉縣熨斗鎮賊急遣
人乞撫時官兵未盡集鐘乃以計款之令于賊曰赴四川
東鄉縣金寶寺聽撫賊亦令其黨十數人稱小老人者隨
各將校詣軍門陳告然實無降意計緩我師得延秋登暑
食耳五月初六日鐘乃檄廷瑞等約日出降仍給榜令諭
路兵進兼防守諸關隘已而賊果違約乃六月十四日始
至賊依山駐營且使人挾求營縣治臨江布駐其衆鐘等
許之廷瑞及本恕二人方出見詭回營賊衆猶四掠計款
脫走見官兵分七哨防守甚密不得開賊勢窘衆亦漸潰
十五日廷瑞以所擄女子許其女嫁領兵上舍彭世麟

妾以結歡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諸賊首王營宴會鐘令
廷瑞所親鮮于金說廷瑞及本恕于十六日帥諸賊首二
十八人同至世麟營赴宴伏起盡擒之賊衆聞變遂大潰
奔軼山谷鐘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勦之擒斬溺死并俘獲
婦女老弱騾馬兵仗甚衆仍出榜諭招撫者聽時唯從首
廖麻子未獲捷聞洪鐘加太子太保林俊陞右都御史藍
章陞右副都御史太監韋興加祿米十二石俱賜金幣餘
將士各陞賞有差時曹甫又聚衆攻破江津縣殺僉事吳
景偕號稱王是年春正月俊調兵擒甫誅之而黨方四任
鬻子幸餘衆遁去夏六月賊黨方四任鬻子等復出作亂
俊又會兵屢敗之未幾罷林俊先是方四等擁甫餘衆
秦江入思南石阡等府數月間會俊等專調兵勦滅藍章
二賊方四等得乘間復大聚衆至數萬人方四自稱總兵
任鬻子稱御史餘賊首二十餘人稱評事等六月寇思南
府貴州兵擊敗之走播州播州兵敗賊于三跳等處賊仍
入四川聲言欲向江津復讐八月賊攻南川等關官兵禦
之敗績百戶柳芳等戰死賊遂越關入南川秦江境江津
重慶瀘州叙州成都等處遠近大震俊於是會洪鐘及巡
撫松潘都御史高崇熙檄諸路兵討之俊乃分兵扼其要
路俊駐江津崇熙駐瀘州大監韋興駐成都御史王綸駐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二

一五

重慶又檄副使何珊都指揮鄒慶帥兵由合江進副使李
斌知府曹恕帥兵由江津進夾攻之以參政邵黃知府劉
思賢督餉九月十四日賊攻江津俊督兵擊敗之追至合
山坪又破賊四營十八日賊又攻江津俊遣李鉞曹恕督
西陽播州石砭兵三道迎擊之追至高觀山斬獲甚衆乘
勝追之賊望官兵未盛還擊我副使李鉞被圍窘迫偕戰
吏何士昂奮力射之西陽等土兵亦至同擊賊又斬獲二
百餘人賊退據高下礪石復擁衆勢甚銳俊等下令勿與
戰以怠之遂徵各路兵至又撫其所獲周大富入營招之
十月十三日方四令其黨李廷茂來告撫俊許約日且待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二

七

以不死賊竟不至二十一日李鉞督諸將校分兵爲六哨
由大啞小啞各關並進直衝高梁遂斬任翦子等追殺三
十餘里斬首一千八百餘級墜崖溺死者甚衆俘獲男女
三千四百餘人及騾驢馬四千五百有奇時方四妻妾亦
被擒賊遁走既而土兵欲尾賊滅之亦殺賊二百餘不退
賊又見官兵少遂擁衆反衝殺千戶田瑄冉廷盾等所獲
方四妻妾并騾馬等復奪去自是賊氣亦喪欽陵衆尙二
千餘人走思南境燒開賞俊等有差俊尋致仕時俊與洪
鐘議多不合又時在朝中貴多以子弟冒軍功受封賞俊
皆不許權倖忌之俊自度不可爲賊敗俊以疾乞休內批

允之由中貴也至諫屢疏留俊再蕩平蜀寇不報使去蜀
人號泣送之餘黨遂熾七年冬林俊既去方四復統衆出
寇并賊麻六兒喻思倬等先後猖獗內江崇慶之境踰年
民不帖肅鍾等不能定四川巡撫都御史王綸劾鍾玩寇
殃民罷之正德九年以右都御史彭澤總制四川軍務澤
至法令嚴明賞罰公信時諸賊雖蜂起視藍鄂方任四大
寇差弱澤乃以兵先討麻六兒及喻思倬次內江路松祥
又次崇慶州范藻悉擒斬之蜀遂平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二

七

德六年夏四月江西盜四起曰華林寨礪礪寨賊起贛州
南安二府東鄉賊起撫州府桃源洞賊起饒州府諸賊始
行劫村落爲盜官府捕之急遂匪山谷間糾黨一時無賴
者多歸之因各據險立寨爲聲援煽亂時贛州賊執衆政
趙賢以貴入得還華林寨賊又攻破瑞州府江西大震事
聞時右都御史陳金以憂家居詔奪情起復總制江西等
處戎務以右副都御史俞諫統兵討之金至乃檄副使周
憲以兵擊華林寨憲分兵三路約爲犄角且期齊進憲親
帥一兵進遇賊迎戰頗有斬獲其二路兵失期憲勢薄賊
所不得已遂深入山路險峻賊憑高下礪石官兵死者頗
衆憲奮擊被執死之賊磔其尸于幹見父危躍馬前救亦

中流矢死賊勢遂大振明年壬申冬金復檄按察使王秩
南昌知府李承勳等督兵勦華林寨賊遂平之移兵礪礪
及東鄉等寨皆平之先是憲死金乃檄大同儲邊兵討賊
時小有勝竟不敢抵賊巢一窺又檄廣西田州等狼兵素
猛悍其土酋岑猛等多驕不節制本兵金欲藉其死力稍
姑息復兵遂無忌憚肆掠良民至有殺傷者人心洶洶謂
金不能平賊更致殺戮無辜且云狼兵驕甚恐乘亂生他
變朝廷遣給事中黎奭往勘金功罪其實密使散處狼兵
也金無誰何第厚犒賞諸土酋令其稍嚴約束用之金出
榜招脅從且勸且撫其來降者號曰新民慰籍之置部下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二

六

俾爲鄉黨與我兵協時賊保險無一人敢近壘者至是金
檄秩及承勳等會有降賊黃奇承勳察其智畧可用厚遇
之人謂承勳宜防不測承勳彌加親信令侍宿帳中奇感
承勳遇已以死誓承勳每令奇入賊寨說其黨各有來降
者承勳欲得降者爲用又令奇與降者約爲內應及賊無
奇約定承勳召土酋岑猛至以言激之曰破寨在今夕君
能效功功與賞皆君有也猛問計承勳猛選精兵五百人
夜與俱至山下猛尙不知所爲承勳始告之故於是令黃
奇密入寨誘所與約降者來既見復縱之去得爲內應至
夜滿三千承勳乃與猛師五百人嚮校營山前引數人前

礪礪壘羣賊方酣睡時漏下已三奇拔柵帥衆入五百人
奮力擊之降賊亦合勢夾擊賊倉惶無措又釋甲伏窺窺
爾求之皆不得遂斬首三千級殘賊越壘乘夜逃匿山谷
時尙未曉明日搜諸山又斬獲千餘人餘黨悉潰華林平
乃移兵擊礪礪東鄉賊皆蕩平蓋諸降賊號新民者金及
令官給賞產仍禁平民毋得報害新民以故感恩思報多
藉力以破賊云惟時桃源洞賊尙負固如初參政胡廷舉
往撫爲賊所執劫以威廷舉不爲動日賦詩自娛且時互
覆譬曉之賊不敢加害廷舉因察左右有謀逆者聞得其
情賄誘之或執其黨來降廷舉亦復免金等見賊不羸撫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二

十九

遂督兵進討時諸寨既平華林賊已奪氣又聞狼兵悍
且畏之欲來乞降按察使王秩許之納款者相屬請軍門
既而有謂賊四發時故納降以攜其黨今破者已盡惟華
林賊勢孤援絕將安之况賊無信他日必爲患不如乘勝
撲滅之於是盡殺降者賊復大亂潰圍出僥倖入徽甯等
處大行劫掠初賊據險官兵卒難撓及棄險奔軼無所恃
金等追殺之又會浙東兵爲應遂所在擒殺殆盡餘衆亦
降金等旋於華林等平其寨壘分置巡司控制之散狼兵
歸廣乃班師金始以言官論其多殺平民革宮保秩至是
賊平論功仍舊職云

李福達山西崞縣人正德初與妖賊王良李鉞謀反事發戍山丹衛逃還改名李五清軍御史勾發山海衛後逃還寓陝西洛川縣倡彌勒佛教其徒惠慶邵進祿等互相煽惑騙誘鄉民福達用是貲日起誑進祿等言我宜掌教天下今暫歸若等聚衆俟我因還山西二人遂作亂殺巡捕指揮陳正陷洛川城進祿尋死正德七年慶安宣川及白水等處榆林都指揮李良敗之于爛柯山分界屯指揮崔嵩敗之于三塚園都督楊英都御史藍章禦之于白衙寨指揮關鍵張潛爲所殺副使張益兵追擊于麻線嶺破之慶通去嘉靖初五復寬居五臺縣易姓名曰張寅往來大明書

卷一百六十二

同府徐溝縣之同戈鎮已又挾重賁入京寬入匠籍輸粟爲山西太原衛指揮使其子大仁大義大禮俱補匠役以燒煉術往來武定侯郭勛所有寵久之復往同戈鎮其營薛良首發之福達懼亡入京官捕得大義大禮案繫福達窘乃自詣獄實對先後鞠訊者代州知州杜蕙胡偉證之者李景全韓良相石文學等凡三十人具獄上布政使李璋按察使徐文華等復上巡按御史張英英如訊成獄矣英既去巡撫畢昭獨謂福達非張寅營家誣證之也反其獄以居民戚廣等爲證坐良罪擬發口外爲民獄未竟昭乞侍養去五年御史馬錄按山西復窮治之傳爰書如前

助爲貽書錄賜免錄不從竟指福達謀反妻子緣坐上其事於法司并助書於朝於是左都御史聶賢等言福達妖術煽亂宜重罪而郭勛交通逆賊納賄行囑法宜重坐已徵允福達論死沒入其財產妻子爲奴助令對狀勛具服謝罪上特宥之給事中程輅劉琦王科鄭自璧張達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戚雄等先後劾勛請正罪勛亦累自訴且以議禮觸衆怒爲言上寔不問也是年十月錄與延撫江湖疏論勛給事中常泰泰祜御史邵幽及自璧復各疏言勛罪惡貫盈乞速問如律助故以議禮與張璉桂萼等爲上所向上恨廷臣堅執雖貶寬意猶未慚助與璉萼等因合謀爲蜚語謂廷臣內外交結借事陷勛漸及議禮諸臣逞志自快上恚甚將大有處分而人不知也方輅歷崇明確中外協力持之必不動上乃謂李福達事情重大錦衣衛差官逮繫來京問六年正月福達等逮至詔會三法司於京畿道問承母徇私酷拷三月癸卯刑部尚書顏順壽等奉詔於午門會訊時告者薛良象證李景全韓良相石文學等共指福達福達詰案而證中有戚廣乃巡撫畢昭所引以證薛良之誣者訊之則曰我曩未就吏訊安得此言順壽等以其詞上上怒曰順壽等徇情偏護損同入人重罪豈朕欽恤慎刑之意且畢昭先勸良誣今又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二

主

勘實何也俟齊祀畢朕將親鞠於廷大學士楊一清言君
主要臣主詳今案牘具明詞證咸在第六諸司虛心鞠審
則真情自得何至勞誦案之尊現獄訟之事上乃已仍囑
勘官會廷臣訊之刑部主事唐順言福達罪狀甚明擬死
不枉上怒點爲民願壽等體乃推引前後獄詞指爲疑獄
上切責願壽等令戴罪辦事仍械繫馬録下鎮撫司按治
御史蕭一中請以録付有司太僕寺卿汪玄錫光祿寺少
卿徐才亦訟録非辜上怒皆令逮繫於是願壽等復更議
出福達獨以薛良抵罪而不及録上怒益甚遂并逮願壽
等下獄八月命吏部左侍郎桂萼署刑部事兵部左侍郎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二

三

張璉署都察院事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事雜治之
等授馬録篋中有大學士賈誼御史張英都御史張仲賢
大理寺丞汪淵工部侍郎閔楷私書及郭勛囑書凡入紙
上之詠書別以倫次知縣尹倫指揮王龍爲托英等頗及
福達事上責誅對狀誅引罪得致任去而逮問仲賢等英
書詞連及侍郎孟春春亦并逮助事已前決置不問其私
書未獲者令追索之葛等又上言薛良始誣張寅業已得
自而馬録以按部至郭勛爲之救解録素憾勛乃窮治寅
事給事中常泰劉琦員外郎劉仕咸佐成之遂以寅即福
達今考其年歲各字皆不倫此皆録欲陷助泰等黨附録

所在問官阿意永指遂成大獄臣等謂泰琦仕佐使錄殺
人罪實難貸給事中王科鄭一鵬奏祐沈漢程輅右評事
杜鸞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成雄等皆誣織成獄而給事
中張造御史高世慰同聲嫁禍郎中司馬相增減文卷誣
上行私此數人結黨求勝內則奴隸公卿外則草芥司屬
恣意橫行殆非一日請大奮乾剛以彰國法上以爲然乃
逮科等并訊命南京刑部繫潘莊駭雄於獄夢等既已廷
鞫乃言於上曰臣等奉詔欽明天且得張寅被誣之狀
寅本五臺縣人工部漏籍匿戶僞居徐溝嘗出錢貸薛良
良素無賴欲殺寅以通債因妄指寅爲崞縣逆黨李福達
密囑寅父子怨家周儀石文舉等誣證入寅罪後儀等懼
罪吐實良罪發口外爲民獄已成矣會寅子大仁客京久
不聞里中信耗抵武定侯郭勛求解爲致書御史馬録
故懇助欲乘機中以危法因傳會薛良未謀以惑亂朝
而一時奸黨甘心于助寅者籍籍起矣以天之道順陛下
仁明具得其情各犯請坐重如律有言各犯朋謀害人
成大獄薛良誣告論死有文舉等誣證有政使今陞都御
史李璋按察使今陞大理寺卿徐文華阿附巡按殺人
人俱發戍候邊遇赦不宥給事中劉琦郎中程光庭
庚辰彈劾亦發戍邊給事中王科張造泰祐沈漢鄭一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二

三

鵬程扶同委奏俱爲民刑部尚書顏頤侍郎劉玉王
啓都御史江湖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顧泌寺丞汪
淵畏避言官推勘不實太僕寺卿汪玄錫光祿寺少卿余
才選忿橫議吏部侍郎孟春工部侍郎周鼎都御史張仲
賢交通私簡各獲職閒任其出差未至如都御史張潤鄧
史任哮喘捕未至如給事中常泰郎中劉仕行提未至如
給事中張達高世魁御史姚鳴鳳張英言市杜營郎中司
馬相俱候至京定擬風聞失實南道御史潘壯威維下南
京法司失主案牘副使周宜給驛送因副使下昂指引證
佐知州杜蕙開朝鎮撫鮑玉下該省巡撫助汪偉毛伯混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二

五

命差官代還馬錄以故人人死罪未決擬徒獨巡撫畢照
以嘗歸罪薛良與張寅父子俱免罪還職役上覽之至再
處分畢照命都察院用前詔條使中外知之然猶深惡馬
錄丁法司另議欲坐以奸黨律侍郎杜營等謂張寅未決
而馬錄代之受死恐天下不服宜發軍令錄及子
孫以示公錄乃謫戍廣西南甯衛遇赦不宥既而復論
楊一清等曰馬錄首事害人罪有所歸與其僂及後世不
若誅止其身以從律典謂弗及嗣之意一清等曰祖宗創
律俱有成法今錄無當死之罪律無可擬之條若法外用
刑吏將黃錄以法爲市人無所措手是矣上不得已從之

隨召璵等獻夫于文華殿勞論之仍賜二品服色金帶銀
幣給與三代誥命而方士陶秉直亦以明獄立贊得晉官
保後璵以先後獄詞及上所裁定并所賜勅諭輯錄成書
爲上下二卷鑒梓進呈名曰欽明大獄錄請頒布內外諸
司上曰大獄賴卿等問明輯錄刊印頒布尤足以廣朝廷
欽恤之意如奏行後張潤張英閒住餘皆爲民南御史吳
彥疏乞宥願壽等失入之罪謫外勅與璵等氣勢蓋張
自是廷臣逮杖爲常再莫敢梗矣至嘉靖四十五年穆宗
卽位四川妖寇蔡伯貫反已而就擒勅得以山西李同爲
師四川撫按官移文山西捕同下獄自是爲季年孫大禮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二

五

之子世習自蓮教假稱唐裔當出御世惑民結衆倡亂與
大獄錄姓名無異撫按官論同坐斬奉旨誅之都御史嚴
尙鵬上言據李同之獄福達之罪益彰而當時流毒縉紳
至四十餘人衣冠之禍可謂烈矣郭勛世愛國恩乃黨逆
寇陷縉紳而樞要之人悉願指氣使一至于此萬一陰蓄
異謀人人聽命爲禍可忍言哉乞將勛等追奪官爵以垂
鑑戒馬錄等特加優異以伸忠良之氣穆宗從之凡當時
死事謫戍者皆得叙錄是獄始明太史氏曰張君正總
實錄爲惠傳則曰奉詔鞫勛重獄獨達衆議脫張寅之死
蓋二人專擅相似曲護如此然不獨君正後人不查沿習

舊聞謂璉專議禮未必是繼獄平反最得古人欽恤之意
夫議禮自父子起見貴爲天子誰敢與抗且理各有當遂
之尤可原也卽極于入廟稱宗猶曰流弊非其本心乃極
明極久之獄敢挾主翻案但欲洩憤廷臣遂爾甘黨逆賊
此心此行何以對天口死而有知其難免枉法之條矣
汪直號五峯徽州人自少落魄任俠母憂大星入懷傍有
裒冠者訖曰此孤矢星也既旦大雪草木皆冰遂生既壯
饒智畧性喜施以故一時惡少若葉宗滿徐惟學謝和方
廷助等皆與遊直因懷異志謂其黨曰中國法度森嚴動
輒觸禁孰於海外乎迨還哉退而詢其母生兒時有異兆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二

王

否母告之夢直喜曰天將命我以武勝乎遂萌邪謀圖初
海禁少解有一二家從廣東福建地方買賣陸往紅回潛
泊關外或賄把關官及投托鄉官得以小紅黃夜進貨屬
承平之日封守弗慎奸人遂緣爲利各結踪推雄強者一
人爲紅頭或五十隻或一百隻成羣分黨占泊各港紛然
往來海上入日本暹羅諸國行貨遂誘帶日本各品貨倭
藉其強悍爲羽翼亦有糾合富貴僉奴出本附搭買賣全
爲雄長先是徽人許二任雙嶼號海寇最強又有陳思賢
住橫港與二相倚直投二部下管櫃直沉機有勇畧人服
之未幾巡撫福建朱都御史遣都司盧瑋領兵擊許二遂

破其巢穴焚其舟艦擒斬殆盡將雙嶼港築截許二遁去
餘黨因推直爲王住澄港特陳思賢聲壓直直心悲之適
一王紅卒領番紅二十隻思賢邀爲一夥思賢因而謀殺
王紅王遂奪其紅其黨不平潛與直通欲害思賢直乘機
潛約慈谿貫通番柴德美發家丁數百人助已又伴報寧
波府及海道衙門發官兵若干乃伺思賢生日爲酒不設
備遂內外夾擊殺思賢擒其姪陳四并賊數十人赴官餘
黨悉歸直又有一新發番紅俱謁直旗號是時米都御史
差義官吳美幹取福清紅亦一半從直勢益張海上遂
無二賊矣或曰特因其隙而用賊攻賊亦兵家之常未爲
失策然養成直之孽者此舉也直以所部紅多乃令鄧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二

王

人毛海峯徐碧溪徐元亮葉宗滿等分領裝載硝磺絲綿
違禁諸物抵日本暹羅西洋諸國互市又四散海上劫掠
番紅入關無盤阻公然紛錯蘇杭之境凡五六年間致富
不貲憂人信服皆稱爲五峯紅王直又招聚亡命徐海陳
東葉明等爲之收領領費勾引倭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
等爲之部落又有從子汪汝賢義子汪汝爲之腹心威望
大著人共奔走之或餽時鮮或餽酒米或獻子女甚至
衛官有投以紅袍玉帶者是時有把總張門維因與柴德
美交厚得達直遂拜伏叩頭甘爲臣僕法法蕩然無餘矣

直欲示威諸葵會五島葵爲亂直素憾之欲藉以報遂請于海防將官出兵勦滅之且宣言我有功朝廷希重賞時將官與之米百石直詬曰我何以此爲哉投海中去且僱之遂頻侵盜內地嘗以扁舟泊列表岸參將俞大猷率舟師數千圍之直以火箭迎戰大猷收績直蓋驕遂易官軍乃更造巨艦聯舫方一百二十步容二千人以木爲城爲樓櫓四門其上可馳馬往來遂據薩摩洲之松浦津號曰京自稱徵王部署官屬控制要害凡三十六島之葵俱從指揮時葵漢兵十餘道流劫海濱嘉靖三十一年壬子春遂破黃巖府焚殺官民甚慘官軍莫之誰何直乃緋袍玉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二

三六

帶金頂五簷黃金其頭目人等俱大帽袍帶銀頂青傘侍衛五十人俱金甲銀盔出鞘明刀坐定海操江亭稱平海王居數日如履無人境然是時直隱身坐遣諸寇每殘破處必謔云某島葵所爲也以故諸司奏亂止云倭寇未云首惡汪直勢猖獗歷癸丑甲寅乙卯數歲間不時攻掠餘姚觀海樂清瑞安等處塗毒不可言識者曰東南雖知汪直之叛而不知愛禍之慘皆由直者初浙江未有開府至是朝廷擢御史胡宗憲爲都御史總督杭州討賊時直黨葉宗滿汪澈等十餘人俱在軍門用先是我兵破倭其殘衆有百餘人遂據舟山爲亂宗憲遣宗滿等協官軍往剿

遂囑爲宗憲上其功次賞犒有差汪澈笑曰此何足貴吾父至當取金印如斗大然諸司統兵海上俱未得其要領宗憲前按浙江見賊進退縱橫皆按兵法知必有坐鎮者且賊酋來者皆直部落也而不聞直來宗憲曰其爲直坐遣無疑先是徽州府收直母妻及子繫金華獄至是出之且待之後使直聞知其無他宗憲又疏請移論日本禁戢部葵爲各其實伺直也朝廷從之宗憲遣生員蔣洲陳可願充正副使往密授洲意曰汪直越在海外難以角勝於舟楫之間要須誘而出之使虎失負隅之勢乃可成擒耳又曰汪直南面稱孤身不履戰陣而時造偏裨雜種使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二

三九

軼邊圉是直常操其逸矣洲等往直巢直謂宗憲誠機耳欺且欲遣會以脫親屬遂夾意渡海三十五年丙辰春三月遣黨徐海等擁衆十萬餘寇松江嘉興諸郡甚急破城池殺縣官聲言欲下杭城取金陵震於遼邇宗憲謀之汪澈等以觀其意初澈等欲小試懲勸故甘心于舟山之寇若海等正其所倚以爲大事者且欲速直來乃辭曰是非吾所能辦須吾父來乃可耳遂留夏正童輩邵輔王汝賢在軍門日以招直爲名遂及葉宗滿等開洋去未幾海爲官軍所敗就擒宗憲恐驚直黨乃撫摩夏正等如子葉宗滿兄弟待之倍平日嘗對將吏等曰直非反賊故偏

強不一見我我當有處也直時未知海等敗沒意來與之
應援可得志遂先遣蔣洲等還次遣汪澈葉宗滿等率銳
卒千餘執無印表文詐稱豐洲王入貢泊岑港據形勝分
兵以定直乃者謝和等慷慨就舟醢酒誓衆且曰俞大猷
吾害破之須謹備之先宗憲已變其有隙遂以總兵盧鑑
代大猷鑄舊與汪澈等從事舟山同領兵撫循倭變備至
以故直不疑惟日聚倭礮兵刃伐竹木爲閉市計且索母
妻子第求官封宗憲亦漫爲之列狀上請以安其志有旨
汪直既稱投順却挾惡同來以市買爲詞胡宗憲可相機
設謀擒斬不許疎虞致墮賊計宗憲秘詔不宜遷往寧波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二

三

府畫方畧密調參將戚繼光張四維等分兵伏諸要害乃
以夏正等爲死間論直曰汝欲保全家屬開市求官可以不
降而得之乎帶甲陳兵而稱降又誰汝信汝有大兵於
此卽往見軍門敢留汝邪直竊豫宗憲又仗其所造最親
信汪澈葉宗滿等盡歡送與對榻同作露諸將請戰書于
几案澈等窺視大驚宗憲又作醉夢中語云吾欲活汝故
今不進兵汝不來休怨我也明日澈等因洩之直直頗疑
之宗憲又聞心與其子澄澄亦囑指腹書父書云軍門
數年因養我輩惟願汝一見使軍門有辭上朝廷卽許眷
楊相聚汝來軍門決不留汝藉令不來能保必勝乎空害

一家人耳又使鄧岳童輩等往來遊說直不決宗憲曰此
賊執應岑港踰五旬察其心神終猶觀望遂令諸將開關
揚帆示欲進兵狀直度不可脫因嘆曰昔漢高祖見項羽
鴻門當王者不死縱胡公誘我其奈我何且曰部兵無統
欲得汪澈攝之宗憲曰諸賊雖重多智且習兵餘皆鼠子
輩今諸澈是以夫易虎不可失也遂遣之丁巳冬十一月
直詣軍門比至宗憲命其下將前付按察司獄遂列直狀
始以射利之心違明禁而下海學以中華之義入番國以
爲奸勾引倭變比年攻劫今悔罪以來歸仍挾倭以求市
上干國禁下毒生靈既人得吉論如法其汪澈統餘衆出
洋爲颶風所覆賊盡潰沿海諸郡始寧明年庚申論功宗
憲加太子太保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磨一子錦衣衛
副千戶餘陞賞有差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二

三

明書第一百六十三卷

史官傳維麟纂

列傳

亂賊傳三

大同兵素通口外於嘉靖三年甲申時都御史張文錦巡撫大同先是文錦視大同地多平漫不堪泥塞如紅唐溝鉄果門皆爲邊衝乃議鎮北九十里許築五堡以藩大同及成徙鎮卒二千五百家若焉堡每五百家時率中私相告曰去賊不二十里猶苦敵來爲掠無寧日今五堡不懸五里敵笑入誰爲救援者即死不願徙往訴之文錦不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三

許仍嚴爲令趣之又所遣董役恭將賈鑑乘錦風旨繼以竣法繩下復白文錦杖其隊長且罪之衆大怒遂謀爲變于七月下旬鎮卒郭鑑柳忠暨諸驍勇者倡亂執賈鑑殺之裂其屍結聚寨下焦山文錦大恐下令招撫不聽二十七日遂焚大同府獄轉焚都察院文錦舍惶踰垣走匿宗室博野王府諸兵遂入掠其家恭向博野王府脇出文錦殺之遂發武庫兵仗盡甲而馳執總兵江桓殺之掠其家乃出原逮總兵朱振于獄脇爲謀主振度不免告于衆曰爾等欲吾舉事吾與衆有約三一勿犯宗室一勿犯倉庫一勿縱火殺人能從我則可不從寧死無與衆對曰惟

命既而衆稍散乃脇鎮巡爲奏乞赦朝議遣兵部侍郎李昆齋勅往諭殺之遂以太監武忠出鎮守都督桂勇爲總兵官擢山西按察使蔡天祐爲巡撫自錦之遇害也諸卒公然行劫振令亦不盡聽振尋捕殺二十餘人竟不能制及天祐至乃會武忠桂勇朱振等集亂卒反復論以朝廷恩威衆亦向前伏罪皆暫解甲然益懷危疑尋被奸人乘隙誘劫居民都督桂勇擒殺五十餘人收乃鑑柳忠諸首亂者杖而釋之以安衆而人心亦洵洵有訛言會守鎮恭將李賢以兵自陝征賊回道經大同境頗侵擾鄉人置之其部下詭曰爾大同軍爲亂朝廷有命我軍便道誅之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三

尚何恡畜牧也山是轉相興訛流爲徙城之說且曰京師暨諸鎮兵已馳近地勦大同矣時京差戶部進士李枝轉餉至鎮諸亂卒謂密旨也衆夜集枝門詢故枝由門隙出公移示之始信頃之傳謂知縣王文昌曾向巡撫以誅卒者遂往執王殺之又縱火焚居民百餘家亂復大作明日兵薄代府宋賄謂其請兵也代王曲應之解去王懼害以是月三十日率子弟數百人潛行宣府避之天祐等以聞世宗命戶部侍郎胡贊督兵往討以都督魯綱總其兵贊行上降制曰誅首惡脇從者不問及贊至陽和密檄桂勇督城中兵計擒其首惡者文移日數至故鎮卒懼誅向天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三

三

祐祈生全天祐傳制諭之且曰汝輩勿助惡即良民無事矣以故衆與首事者携心時桂勇督兵急有徐龜兒等復倡亂脇諸亂卒盡甲閉城圍桂勇第掠其貨殺家衆數人磔屍于市有嘆其肉遂擁桂賓樂總兵宅天祐及武忠聞之亟馳諭主則反覆譬曉衆復少定勇得不遇害勇向天祐泣求止兵天祐曰汝等自作孽至此奈何若能擒獻首惡吾爲轉達兵銷可及止也衆乃擒徐龜兒等四人天祐斬之函首詣贐因以書貽贐曰首惡既誅餘黨釜魚耳易處也其郭庖子及諸首惡亦已逃匿天祐乃疏上請班師上召贐還時御史蕭一中給事中鄭一鵬等劾贐受命誅逆師不臨城而返濫承功賞請治其欺罔罪別遣大臣督兵討亂不報惟勅天祐等蒐黨惡仍宥所脇者遣使諭代王還國四年乙酉春正月天祐等令城中兵民各復業凡先所劫軍器首官者聽衆心稍安未幾郭庖子胡雅潛往城中自度終不容復誘聚餘黨數十人於二月二十七日夜焚總兵王振第思亂諸卒奔告天祐天祐曰曉常治之詰旦集諸卒諭以不屠城之恩且詰亂由衆指曰夜倡亂者皆知請閉諸城門戶索之遂得郭庖子胡雅等四十人斬之人稍快焉事聞上優詔答之賞天祐等有差天祐自是間四事捕誅逆黨數百人大同始定後數年天祐遷兵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三

四

部侍郎言官追論其費財竟去位人多枉之越數年至十一年癸巳先是報北口渡河人犯兵部尚書王憲曰非設總制重臣不可朝廷從之遂命兵部侍郎劉源清總制大同以都督邵永爲總兵官禦之初大同總兵李瑾議于天城之左凌濠四十里以遏敵騎源清以爲然遂以委瑾且期三日竣事瑾素驕下嚴刻少恩及是督成尤酷是冬十月其下李富子王寶等六七人倡亂立誅六七人遂執瑾殺之震于代王充耀出奔宣府時巡撫大同都御史潘倣奏變起鎮將苛刻請置勿問源清執法不可廢請討之上以疏示兵部議憲言于上曰兵本必悉變脇從者宥集魁必殲朝廷聖書責總制巡撫二臣相率撫勦源清承制往駐陽和乃榜示大同城中曰伍堡之變朝廷處太寬乃念稔惡戍生主帥天討所宜加者時五堡遺孽見榜輒偶語不自安謂追理甲申事也潘倣及僉事孫允中計擒首惡若干人因詣軍門請緩師徐圖之則逆黨可悉索又言五堡事已處分不必又宜源清皆駁之乃以所獻囚屬御史蘇佑訊而別遣泰將趙剛等率甲士三百捕亂黨時所捕名內多捕賊有功人爲諸囚所譟誣者諸與卒疑懼殊生變衆噪譟塞巷拒捕源清亟遣孫允中人城諭意不能止至夜譟言大興兵夾屠城矣遂羣起爲亂允中既諸裨

將擒新二十餘人除稍解散明日源清以兵集城下斬
而入大肆殺掠城外死者枕藉五堡遺孽益聚勢悍橫
不可制亡何卻承師至城中亂兵開門迎敵執悉將某殺
之潘傲偕允中亟往諭衆不聽二人計曰亂不可遏始亂
者責也乃列將士貪功妄殺激變鎮兵間道奏之源清亦
疏奏巡撫諸臣黨逆卒至抗王師官亦遂劾傲罷去獨
孫允中猶對源清力言將士妄殺故源清斥其說遂留允
中居懷仁置廟中禮部侍郎領鼎臣黃綰皆言用兵之非
綰又懇言之忤輔臣意喉吏部以他事出綰奉政給發
上疏自刎且指斥用兵之失世宗大悟命復其官王憲謂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三

五

非大發兵勦之不可乃擢泰政變繼祖為大同巡撫以江
桓為總兵官繼祖至陽和與源清議大忤繼祖遂疏請假
金牌單騎入城諭之可立且云恐賊計無聊得北連番始
慮不小疏入不報源清遂於諸關設卒遏城中章疏又連
疏奏宗室諸文武悉已從賊天寶欲棄此城矣兵部然之
力以爲請有命題攻之源清承制發進兵命部下百道攻
城又令郎中李文芝主事楚書充城水灌之諸叛卒城守
益堅乃大掠城中遣人誘北番大舉入犯約爲內應欲陳
師師迎敵騎戰失利諸叛卒鼓噪應敵誘引數千人入城
叛卒指代府餌敵曰兵退以此謝敵分遣部下散掠環

應朔懷諸郡數月乃去羽檄達京師中外危懼廷議請調
九邊兵益之源清又疏請再設總制禦敵自專事攻城輔
臣議請從之上不許批曰反卒謀殺主將法不可赦然非
舉城所爲卻承信與劉源清貪功嗜殺說傳流城以致逆
卒切因勾引既云脇從不問何又引水灌城大同北門要
地祖宗所遺源清必欲城破入謀繼死成功何由與復若
二人不用豈有今日之患今可罪出二人別遣大臣備敵
密擒逆賊之魁庶免老師傷財云旨出中外始知用兵非
天子意源清聞之亟詣城下索首惡時郎中唐榮與都偵
揮紀振遊擊戴廉俱陷城中相與謀曰總制滅索首惡當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三

六

謀以應之時指揮馬昇爲賊所擁戴威令行城中榮等遂
以大義昇悉心焉遂軟血盟令鎮撫王寧出告繼祖繼祖
深加獎慰告源清源清佯許之令人於完城詐給票乃水
灌之完者死焉昇大悲恨將大利於榮等事遂已源清知
不可爲乃謝病乞解任上大怒繫源清獄制籍去乃以張
瓚往代瓚至下令曰毋攻城吾將有請也遂招允中於懷
仁與議又密遣使往城中時主事楚書觀兵城下城中登
陣請曰吾輩非殺將者爲自活計耳請書入書遂入諭
之且言用兵非朝廷意衆皆望闕呼萬歲仍進馬昇等陳
朝廷德威曉以禍福令獻首惡是夜卽斬亂者黃鎮等

二十四人獻軍門繼聞之即馳入城以鎮撫人人心卻示猶倡言繼祖伏兵為應眾果夜驚繼祖堅臥不起乃安明日榜諭城中大發倉廩以賑之稍一繩以法將士稍饒恣者槌殺一二人以徇眾遂寧璜馳至城下退諸路兵二舍外復遣允中人賊宜慰之明日張鼓吹以御史蘇自南門入置酒高會犒勞將士城中遂大定敵聞之亦遠遁報至上悅張璜繼祖楚書詹榮等各賞資有差潘傲孫允中復原職上遣禮部侍郎黃綰以慰書慰宗室撫傷殘饒骸骸服窮乏令守臣捕誅遺惡虐誣罔時卻示猶欲沮敗事綰先疏永罷之永降級立功贖罪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三

七

師尚詔柘城人初以販鹽作奸結山東響馬賊攻剽官府不能制由是黨與漸盛人皆知必為亂河南巡撫謝存儒苟幸無事假以總保長得督諸鎮民訟由是肆行威虐殺入取財無敢忤者而竊竊懼官府掩捕正罪遂廣納諸不逞謀為不軌其黨凡數百千人赴日舉兵嘉靖三十二年七月適府中遣二邏卒至所居鎮落追緝他有罪者尚詔驚見之疑來偵已白而執之昇二卒至關侯祠斬首以祭率眾馳薄府城夜及城下府衛官知變舍卒棄城而其黨先布為中訶者已開門納之矣先是賊令其黨勿犯學宮勿殘辱生儒以及城破知府尹一仁等多避匿學宮得不

死簡較董綸出拒戰眾散見殺仍劫獄囚掠帑藏捆載出城去趙按舊黃以聞新任巡撫楊宜發兵討之初尚詔未叛時刺奪傍近富人家已巨萬金買一娼女為姬至舉兵窺府城委其家不復備念無有犯我者而縣人某素狡諂聞尚詔出印幸俠客數十人掠其家傾所蓄諸其娼姬而去尚詔歸聞故大志恨詢經所由鄉頗識某舉以對遂率眾圍柘城索其人縣官不即予守又無策城遂破搜其人支解之執舉人陳開詩脅為主曰不從且屠城伴許出境自縊大掠公私吏藏而去復圖太康亦索所素習一二人署事楊通判懼不能守執其人縋城予之即城下斬首示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三

八

威都司尚允詔指揮李時率兵來援戰于鄆陵敗績賊益猖獗聚且萬人八月辛丑諸軍擊賊于霍山毛葫蘆吳略二軍犯其鋒賊縱騎圍之後兵無敢進副使曹邦輔挺刃擊之誅其最後者士卒乃競赴敵賊不能支潰走斬四百餘級生擒百餘人遂奔臨潁西華等境敗者稍集比至太康其勢復振九月自永城而東攻拉宿州督漕吳鵬以朝陵駐其中得不潰僣乘虛犯鳳陽取高牆罪宗奉之為主官軍急追及于五河縣賊奮自分其眾為水陸營以待允詔督眾四面環擊頃刻水陸皆破賊遂四散奔潰不復能軍于是指揮袁燦擊之于蒙城張國彥擊之于商丘世

有斬獲諸有名賊首多被俘誠尚部乃棄車械變服數者
徒而逃十月庚子獲之于華縣楊宜被賞謝存儒以養
貽忠賊入京治罪奪釋之尹一仁為民賊起且四十餘日
凡破府城一州縣城八屠殺鄉鎮殺數十萬餘人三省為
之震動至是乃平

葉槐安遠縣人先是南贛自王守仁搜討後招撫者為新
民嘉靖三十九年楊伊志為巡撫安遠縣新民葉槐岑岡
李文彪結黨固壘自如安遠知縣章彬之偕從其巢回死
疑中毒用奸民王昭等之策矯軍門檄集兵攻之反為所
敗岑岡之賊激于指揮李仲輕聽王木之誑奪文彪妻兒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三

九

之婦判歸王本示權抑起擧取之為利文彪怒發兵圍龍
南縣焚掠甚慘蓋南贛諸巢惟槐最盛文彪最久所部各
不下萬餘人從此益肆近巢居民無敢不附自軍門而下
一切公役皆有奸宄竄跡其中大者充千百長悉為之用
透漏機密雖會廣兵討平馮天爵徐學益滋既二寇相
繼激變諸賊競起進寇石城瑞金南安建昌而吉撫諸郡
紛紛多事掠南康贛縣進及太和副使汪一中僉事王
時督軍禦于鶴朝鎮而賊先已交通各軍俱委使奔走
五路掩至一中及指揮王應鵬千戶陳策唐鼎俱被殺
時為賊所執置之營中數日贖還御史段頗言奏聞伊

坐華任陞布政使總代又陞布政使胡松撫江西俱兼理軍
務浙直總督尚書胡宗憲兼節制江西發兵應接松議
三營于省城南豐萬安又于守巡兵備常駐之地各練千
餘人翼之視賊所犯策應守禦而諸縣邑村鎮則行保甲
之法命曰守望為官兵助奏以都司劉錦為遊擊將軍統
之宗憲亦遣參將戚繼光自浙引兵赴援兵部尚書楊博
請申飭督撫諸臣赴期湯平仍令照邊方事例半月一馳
奏薦御史段頗言生長邊陲素聞輯畧可就委以兵事
憂副使譚綸嘗練士兵足稱智勇桑梓多故之時宜令
衰效用以靖地方且閩廣之賊所倚重者數巢穴耳使以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三

十

勁兵乘虛搗取攻其必救賊必牽于內顧亂乃可平報允
賊已入玉山縣攻破永豐崇仁繼光破賊于上坊巢擒斬
甚衆賊奔建寧還攻宜黃為南贛兵所敗而繼光尋以征
倭入閩大要巨寇三輩其一秦和殺汪副使其一攻新淦
清江其一陷崇仁而餘聞風逃出于湖之東西者復不下
數十種其時賊入江西界者甚衆自泰和外廣昌宜黃
仁之寇山寧化石城入會瑞雲贛興國永豐等縣之寇由
福建武平入龍泉萬安泰和吉水等處之寇山崇義縣入
官軍與戰於河均大敗之王山永豐之寇推袁三等為頭
帥臨安東鄉金谿之寇山長汀轉掠石城而入皆多殺

民不下數萬被擄者頗多劉顯敗之雩都廬陵等處之寇亦由福建武平循羊角水堡入殺守備任鑾及居民副使陳柯引兵擊走之南豐等處之寇分三道入殺掠遇官軍敗走貴谿鉛山弋陽之寇由火燒嶺入浙兵擊敗之于是諸寇畧平獨程鄉巨梁寧林朝曦徐東州等出沒贛吉間久之陸穩檄叅將俞大猷引兵夜襲寧集寧懼先遁東州走武平官軍設伏擒之朝曦復約河源賊首黃積山謀大舉我兵乘積山無備攻巢克之斬積山首惟朝曦未擒御史類奏功次加賞有廣賊張璉者狂恣日甚璉饒平縣之烏石村人毆死族長懼誅亡命入客賊鄭八蕭晚黨陰刺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三

十一

石曰飛龍傳國之寶投諸池偽泗水得之以出衆視之大驚以爲帝王符也相與歃血推爲長後鄭八死璉與晚分部其衆而璉爲最強知縣林叢槐嘗親至其巢約降給寇帶璉益橫與晚兵合縱掠汀漳延津及江西之寧都連城瑞金等處攻陷雲霄鎮海衛南靖等城稱號改元開科造曆僞部署王侯丞相總兵等官所居黃屋朱城二重諸賊蜂起推爲盟主三省騷動先是守臣以璉巢介三饒之間四面皆山未敢訟言勦之璉雖叛猶揚言聽撫以緩我至是兩廣總督張臬疏至始議大征璉乘間率衆攻福建平和縣爲署印知事胡亨與典史談蘊率鄉兵出城迎戰

行甚銳賊驚潰蘊疾擊擒五人斬首三十二級廣東兵亦擒程鄉賊首王子雲陳福寶等二十五人時上深以南寇爲患聞報大喜諭兵部曰勦賊功殊荷上玄感應効勞人員通查請獎以勵衆心于是自臬穩而下賞賚有差福建都御史游震得微指揮王豪帥三衛軍先嘗失利震得執豪督之斬隊長以下四人三衛軍不服遂大譟格殺鄉兵求殺登瀛不得屯城兩久之乃散于是張臬兵十萬分五哨駐于潮游震得以詔安哨駐于漳江撫松建昌總兵可六萬駐于汀刻期並進劉顯總兵俞大猷副之大猷育璉每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三

十二

彼必悉衆自救譬之虎方捕鹿熊據允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則奔命氣竭因而蹙之似拉朽矣且三省會擊其期已定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剛走哉於是兵萬五千人疾趨梧崗嶺璉果奔還我兵連破數巢賊且守且敵穩獨與江西兵逼賊壘而軍止隔四五里許望其柵柵甚麗週遭小巢無數數百每戰輒勝會頒賞格誅止首惡無論官兵賊黨能獲璉者予萬金授指揮使獲晚者千金授千戶餘皆不問能殺別隊來降者并賞咸與惟新賊黨郭玉鏡投總兵俞大猷願爲內應五月十四日誘璉出巢戰斬獲二百餘即陣上生擒璉并擒蕭晚及斬獲僞將

丞相都督蕭樂等首七十餘級朝賊遁入廣東從銀場坑間道出攻程鄉知縣徐甫宰嚴兵待之遣招安因而說散其黨朝賊窮急官軍追擒於陰那山并分朝敬等其泥劫江西福建陽聽招而陰結賊者巡撫松合浙兵從建寧擊之賊由崇安大掠而西松以千人伏杉關伺其入逆擊之賊敗走靈湖遇伏北奔夜脫服釋兵俘爲賈人裝奪船欲入鄱湖出江水兵先已扼險盡就縛提聞兵部請以賊首送京師獻俘正罪餘黨未平者亟撫勦并令巡按官詳覈功罪以聞上諭內閣免獻俘餘如擬穩奏設平遠縣于縣鄉之太平營復于興寧程鄉安遠武平四縣間設伸威營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三

十三

俞大猷行總兵事叙功陞賞穩改南兵部侍郎吳百朋代督軍前先葉槐已就撫李文彪與江西龍南縣高沙保賊謝允倬下歷賊賴清規相與結黨搆亂號三巢時出沒攻城殺將前後奏請大勦至是文彪已死其子珍與謝賴二賊勢益猖獗衆日數萬近巢百姓畏威反運糧給之根盤深固僭擬稱王逞其故智播弄官府尋招尋叛督撫曲加慰諭終不悛相近諸縣販圖業已蠶食過半應徵錢糧有司皆不敢問問議征討兩省官民積威所切皆爲咋舌如老將知兵者亦以爲積年巨寇必須合四省夾攻兵非十萬銀非百萬不可百朋既至訓習將士決討討之先說辦

允樟等質妻子帖然聽命李珍等亦畏威俛喙不敢妄動惟賴清規同熱水賊徐仁標紋龍賊王鳳陽胡坑賊胡應川小石堡賊吳棚大石堡賊楊明甫洪堡賊劉喬嵩信豐賊袁尙信廣東龍川賊李世栢饒饒寨賊朱伯顏等踰據江廣六縣恃衆負固逆命如故于是議用兵必先自下歷始移鎮信豐部署將士專委嶺北守巡蔡文佑同知李多祚等監督分搗其巢破之又合廣東兵擊山賊李亞元等分五哨俞大猷督之搗巢擒斬一萬四百餘級俘一千餘人奪歸入萬餘人降一千二百餘人聽撫四千餘人賊巢一空惟程鄉盜余大春范繼祖尚未下旣而大春與賊藍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三

十四

松山衆合流劫漳延興泉諸郡官軍追散奔永春與香寮賊蘇阿普等連兵犯德化爲都司耿守元等所敗還趨漳平聲言聽撫緩我師欲漸歸程鄉百朋知其詐檄各道罷兵納降而誘賊黨爲內應因率官軍四面擊之賊遂大潰松山大春皆爲官軍所擒繼祖勢窮率其黨束身來歸蘇阿普逃去尋爲龍巖人所擒漳平人欲要以爲功相競途中爲其黨乘間奪去阿普因結巢西溪以拒官軍久之勢窮來降尋復叛約三圖賊葛鼎榮等分寇江閩二省平遠知縣王化先其未發寄妻子于會昌縣身自帥鄉兵擊之賊乃縱反聞于會昌言化已戰沒化妻計氏自刎化尸代

慟未及發奏急追破擒之而田坑賊梁石子廣平賊丘萬里等下水賊葛鼎堯等皆爲官軍所擒其黨逃入程鄉興城溫鑑等合勢甚盛出巢窺伺官兵遮擊之賊敗趨瑞金遇嶺北道副使李佑兵三戰皆敗鑑等窮迫乃歸程鄉故巢廣東僉事徐市宰乘其營壘未定急擊擒之餘皆逃入廣東廣有卓文昌何子愛李富三賊衆約二千餘人占峒凡二十九所又有大小羅山賊數百突攻曲江其勢不見衰滅而張泉被劾罷代以吳桂芳又以兩省地遠不便兼轄罷總督止以提督撫廣東三十四年廣東巡撫鮑象賢有勲徐給之功兩廣總督侍郎譚愷有勲陳以明之功三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三

十五

十六年廣東提督侍郎王鈞有勲馮天恩之功三十八年總督侍郎王崇有勲金龍老大之功迺起遁撲小者不勝書大者常銀豹黃中吳平曾一本先後並梗而賊伍端雖撫侍有功入城耀甲馳馬揚揚自稱總兵一出郊關且行且掠良民捍禦反坐激變之罪其黨葉丹樓王西橋賴時清互相煽結各占窩峒皆煩征討久之漸平

李拜達黃毛種也拜得罪其酋長父兄皆見殺拜伏水草中得免投降守備鄭印隸麾下驍勇多武藝常擊達大青山斬其酋九人拜與土谷赤阿木高鄭賜虎卜亥五人稱五虎將再擒達花馬池有功歷都指揮使萬曆五年爲遊

擊將軍請專勅總督侍郎石茂華巡撫都御史羅鳳翔以請于是檄一軍尋提參將妻施氏孕將產拜夢空中大響天裂出火焰一妖物如虎入施脇下不見拜惡手創之產子虎貌鼻啼名曰承恩姜又生子曰承龍又有義子呼寒字雲呼洪大皆勇悍難制自馬市開首南功益少邊餉漸減上以此輩爲虛糜根不即革去拜等執望會土谷赤死其子文秀襲職陞指揮共要結南通貢市套南切近黃台吉者力免打正各台吉并松崗寶免台吉等入市暴凡二十八枝鄭賜方爲撫美遊擊病死十四年丙戌巡撫都御史梁問孟以文秀曉遼事咨陞守備協撫時拜推擇賞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三

十六

入衛例以降襲不得與志甚請告加副總兵致仕承恩襲所部既多且善戰見邊兵孱弱心輕之後二年黨聲爲巡撫都御史先爲西安知府以猛鷲驟至顯位既視事益嚴刻衆心不附其秋火落赤入青海經畧尙書鄭洛檄調寧夏兵營遣文秀率千騎西援拜驚曰文秀雖輕戰陣豈堪獨將乃見洛願以所部三千人與子承恩從征洛壯而許之聲惡其自薦辭發甚簡馬羸當易者亦不許拜不敢爭而心恨至金城戰有功取徑南地馳歸南辟易不敢逼拜驕恣所部多冒糧其把總王徹等據拜諸不法上狀洛以辟憂寘不問察獨究冒糧事拜以眈求免藏金于瓜種中

以建磨大怒窮治之執拜一倖數人治如律拜自念効力
西階五十年受寵秩乃以一未遇見一修辱不勝怨望承恩
父不平又強娶民女為妾一等輩之二十益憤文秀遷遊
入謝無加禮竝怨之故事市馬給士伍例亡者皆追朋
朋頭肉臘銀幣皆嚴併未完者即於月糧扣之丁卒咸
未敢發士辰正月冬衣布花草價銀久不給而聲查目糧
事愈急一等益懼始與承恩謀欲挾眾歸一承恩見文
秀告以意文秀阻之不果劉東賜者請一衛兵素臬某
誕每以警凌削欲為亂至是遂勸承恩糾黨八十人封
秋血盟期二十八日鎮巡官宴演武臺發難反形大露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三 十七

市洵洵遊擊江廷輔上變請發前銀安眾心聲曰此有
而求漸不可長齒不畏族乎二月十五日眾復催前銀及
月糧不許承恩復糾東賜黨申盟亂遂決十八日已酉
蠶聚入帥府自事總兵張維忠素儒知狀驚悸不敢出
分執副使石繼芳及警繼芳與等故姻家多阿意並殺之
益合許朝何應時等盡焚公署收印符釋囚畧城中劫
忠以扣餉激變奏時河東僉事隋府以他事至通政務
輔奉使歸併却請招安東賜下令禁搶掠殺犯令者二人
二十日總督尚書魏學曾聞變遣張雲等論降二十五日
索維忠勒印與之自縊東賜遂于翌日自削總兵刑馬

盟偽授承恩許朝左右副總兵文秀呼雲左右一將其黨
為官較者數十人因獲慶王代請赦勒兵據城堡聲言挾
大寇取長安擣潼關會張雲等至東賜曰必欲我降依我
所自署授官世守寧夏不者馳而南下誰能禦我時河西
諸堡皆陷諸將非降即走惟平一恭將蕭如薰堅守不下
逆黨王虎等隨略鳴沙洲將趨河東全陝震動前是學曾
檄副總兵李响攝總兵進勦乃于三月四日統遊擊吳顯
趨靈州別遣遊擊趙武趨鳴沙洲張奇兵沿河扼賊南渡
學曾駐下馬關徵調以副使楊汝寧監軍攝兩河道務一
政顧其志督餉時靈州有土官都司吳世顯黨逆約為內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三 十八

應惟恭將來保誓死守賊齊書詐門拒卻之响聞兼程馳
至謀不得行賊始遁去翌日進兵橫城而趙武兵亦至鳴
沙洲轉戰獲賊于正等八人舟十八艘賊遣人奉金帛勾
着牢等酋拒我師當是時榆林賊明安台吉一切齒套酋
十失免傳調東西台吉着力兔莊禿賴等議暫封賊為訥
悶那頗不令出邊稍俟五六月馬肥大舉來援獨切近姚
吉止弗往着力兔嚼賊金帛與打正先引眾盜邊時延綏
蘭靖兵稍集响乃分發渡河復各營堡二十日鹵千餘騎
圍邵剛堡千總汪汝漢三矢短三鹵乃解凡先後收復營
堡四十七後三日總督學曾一師小鹽池拜聞鹵着力兔

打正等控弦三千入屯鎮城之演武場賊括城中子女婦
幽至奉河東西地圖幽聲言已與呼王子爲一家拜文秀
並辦髮胡服糾幽攻王泉趙武等悉力禦之响至圖鮮二
十九日呼雲引着力兔攻平幽堡悉將蕭如勳伏兵南關
伴敗誘幽入伏射雲死方蕭抗賊時奉御座中門諭諸將
士以君臣大義諸將士咸涕泣願効死妻總督尙書楊兆
之女謂蕭若能爲忠臣妾何難爲忠臣婦盡脫簪珥出餐
士士益感奮幽遁走因掠糧道聲犯花馬池諸處四月二
日總督學會移師花馬池因撫諭切近妣吉無助逆响等
六路進兵抵鎮城時兵部尙書石星請獎死事梁琦馬承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三

十九

光誅棄城熊國臣以激忠義并發問金二十萬兩犒士設
招降一營解脇從起麻貴自請戍代皆從之又命朱正色
巡撫贊軍响等既抵鎮城時延緩兵爲前鋒賊出泉驛問
戰步卒列火車爲營五日大戰多斬獲奪火車百輛追奔
入湖溺死賊無算延緩副總兵王通督其家丁乘勝先登
殺入北門繼援不至通重傷還翌日賊脇慶王至南門城
樓乞暫罷兵願縛獻首惡謾語支吾顧授詰勅城下示無
所畏拜妻施時時諫不聽又翟珮而立謂拜曰此何來悖
德不祥奈何自取奇禍承恩等推跌去之益出抗戰衆以
糧不繼固賊求撫請暫假此休士學會許之于是諸軍皆

退上初聞軍勝賞學會麒麟服銀五十兩餘賞有差比退
詰責學會乃促飛輓調兵運神器進兵而着力兔先于初
四日擁衆從定邊擾我以捧東渡本兵疏請密遣通事往
諭松由母貪賊賄自失常年市賞之利又請鬻賞格擒呼
氏父子封伯子萬金餘五千金都指揮賊黨得相擒斬除
罪給軍門空劄百會順義王方擒史酋求欵請諭令約松
套幽出邊厚加給賞上竝報可令軍中五日一奏聞發問
金五萬兩佐資金御史梅國禎疏薦前遼東總兵李成梁
子如松等負大將之才家丁既多先聲尤重用之赴戰必
有成功或言李素有異志不可遣梅復疏辯請與李俱馳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三

二十

寧夏身戎服督戰功成即日還朝倘中途事平聞報即返
若其不效則有軍法在于是命如松總兵國禎監軍紀功
給符驗抽宣大山西精兵五千人往甘肅都御史葉夢熊
上書願討賊詔嘉慶熊慷慨令同督撫併力滅賊是時學
曾逼花馬池俟軍至移靈州而石星恐賊據下馬關窺固
原疏請陝西撫臣沈思孝移下馬關爲聲援因移保定山
西河南各撫臣備潼關從之會酋妻使使來願要說着打
二酋令無從逆敗市賞失中國意而蕭如薰先擒獲五酋
長中有爲着酋所亟者願以金易蕭故持之以要幽酋頗
悔恨與賊稍中離賊日恣淫虐城中婦女寶貨已經搜括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三

三

尚恨索不已死者甚衆有闔門無噍類者禁偶語犯者輒死至迫脇慶府甚急妃方氏死土窖中賊取其金帛及他官人去學曾凡用兵兩月無成功憂之或謂倅父子皆高爵反推劉許意視緩急取二人首乞恩朝廷爲脫罪計否則逃遁還其故若招劉許陰授意倅土無不應者學曾然其謀遣葉得新往見朝東陽俱授赤將餘陞三級因密諭拜文秀殺二人立功贖罪時四人方約共死生不可間暴其謀執得新折脛下獄學曾聞失計復檄賊開門放農牧不應時平鹵被圍已久巡撫朱正色發援兵道爲鹵梗不得達密簡玄甲數千夜循賀蘭山徠附而度抵平鹵蕭如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三

三

柳稍蒲草及土修整馬道賊覺來戰牛秉忠中流矢幾死承恩因率鹵從唐渠攻總兵董一奎營芻不戒火一奎退還拜率鹵攻平口堡急麻貴往援卻之十九日朱正色渡河督戰以上命頒將士賞賊詭請降先後送劉川等十餘人邀張傑入城盟聽撫撫故與拜共事青海相善乃議遣往賊鼓吹道傑入約後三日開門迎朱巡撫傑至諭曰事起迫脇奈何縱殺掠拒官軍朝謝曰無可奈何且屢乞招不得當盡殺王官吏北走可逃死耳傑曰督府累次招安何云不得朝乃述得新用間謀殺害傑未信卽昇至使吐實得新大罵曰死狗奴計不得行命也天旦夕磔汝何喋喋爲朝怒攢刀殺之傑亦被繫二十八日學曾遣人撫鹵于橫城朝恐黨與日落好謂着力兔曰幸爲我主招撫後往受賞未晚也時頗兵已久賊陽請撫陰勾鹵抗命平賊無期衆皆患之本兵疏請宣諭鹵王能縛獻倅父子賞二萬金封龍虎將軍縛獻劉東陽許朝土文秀賞萬金封都指揮使發阿金十萬兩聽宣大督臣蕭大亨懸購御史蔣春芳亦疏請厚市賞贖鹵決黃河大壩水灌城城可立破上乃賜總督劄申令遣者斬以狗六月六日麥熊至靈州帶火器四百車至更約法益徵苗兵浙江巡撫常居正以泰將楊文率兵五千來濟詔嘉居正忠義于是分五軍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三

三

逼城下拜等自北門出盪欲親往勾鹵麻貴先登卻敵遂
奔入城擒斬頗多拜既與鹵相結日夜從着酋帳中偵察
至是入城不敢復出鹵不得拜亦不敢復渡河深入時
國禎李如松兵皆至二十五日都司李如松李如樟花半
以雲梯暗上南城爲砲箭擊卻是夜指揮趙承光葛臣
卿百戶姚欽武生張退齡請內應約夜半舉火爲號城下
兵趨上而樵樓火過蚤南火未起城中鼓噪大呼殺賊飲
使退齡總城召城下兵不至承光被執欽惡跳下城得免
臣等皆死城中益携許朝因欲開小南門逸見門外兵整
嚴復返自後惟要城守多以矢石狙擊歸黨石家口詭招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三 三十三

漸水八月朔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賊挖堤洩水如松斬
首十六級生得一人爲言城中乏殺士盡食馬民食樹皮
賊斃死相屬翌日城東西崩百餘丈都司吳世顯治堤崩
二十丈水頓減學曾斬以狗補堤賊數出兵多被斬獲
中機民擁賊求招安會上念師老無功給事中許子儔等
勸學曾悉于招撫縱騎往速以夢熊代賜劍如之十七日
夢熊任事申令益肅謀知賊重賄勾鹵且馮城鳴砲俟
街突嚴兵待之二十一日着酉果分部渡河如松往遇
擒戰自卯至巳會麻貴李如樟等兵皆會張左右翼夾攻
遂卻追奔至賀蘭山盡走出塞斬獲甚衆乃移鹵級宗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三 三十四

攻之死傷必多若乘機行間庶力省事易集且可保一城
生靈如松曰善而內外久不通莫肯往者有販油李登殿
而眇應募執原給劄許呼氏殺劉許自贖十三日縛木渡
至東門先見承恩諭意即趨而出賊心動十六日圍愈急
東賜歎曰遂至是耶先士文秀有疾東賜等三分其衆至
是少蹙強起聚飲殺之曰好頭顱母爲他人所砍呼父子
聞之愈疑懼百戶石棟王英冠帶官周國柱三人素與呼
交然度其必敗間以賊中動息輪官承恩勢既蹙來詢石
棟棟曰周國柱見事審而決彼雖事東賜然與朝有怨意
呼謀之既至語之故曰始勸爾勿爲此不肖從今將奈何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三

壬午

不得已有計但可全爾一家不得顧人也承恩曰幸甚
定計殺許朝父子國柱走北樓殺東賜皆懸首城上釋諸
破囚者出迎于是如松楊文等先登如薰麻貴承嗣等繼
之拜承恩青衣蒲伏道左大城悉定方北樓火起李如樟
馳往搜獲寧夏巡撫關防并征西將軍印各一而呼氏尚
擁家丁自衛是夕總督下令旦日不滅呼氏以賜餼從事
十七日晨承恩方馳南門謁梅御史許以不死出楊文奉
總督令執之如松等急提兵圍拜家拜方與牛秉忠飲聞
承恩已擒秉忠趨出拜衆欲拒敵如松給箭令卸甲拜
倉皇縊閤室自焚如樟步卒李世恩從火中斬拜首生得

承寵呼洪大文秀俞文德等總督夢熊巡撫正色御史
顧隨入城問慰宗室士庶寧夏平捷奏前總督學曾免
爲民未幾以原官致仕樞致承恩等獻俘陳承恩斬承
等頒示天下及四臺君長毋施以勸子不聽反嘗得免死
慰慶藩復寧夏今年租工妃方氏特詔褒異發五千金贖
宗室葉夢熊朱正色樹國顧李如松皆陞爵餘陞賞贈褒
有差毋來輔貽府貽賊依違緹騎速問成邊久之兩着力
冤幸僧亦縛送叛人馬世傑張敖霸等請市宰僧卽打正
也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三

壬午

明書第一百六十四

史官傳維麟纂

列傳二十

亂賊傳四

楊應龍播州土官其先傳已八百年州名始于唐以處遷客所謂非人所居者是也楊之始祖曰端先太原人仕僉稽爲望族徙京兆家焉唐末南詔叛陷播州僖宗乾符三年詔募兵往討端得異夢應募至瀘州合江直入白錦軍高進山立砦結土豪吏蔣黃三族爲久駐計伺蠻入寇出奇兵擊破之授武畧將軍遂有其地唐祚移後梁端憂憤

明書

卷一百六十四

疽發背死子牧南嗣四傳爲昭二弟各擁兵其一據白錦東達義軍一據南近邑楊州討走之入滇無子會莫州防禦使楊延朗子貴遷持符至廣西與昭遠譜即留爲嗣蓋宋贈太史中書令業之裔孫自是有播州者皆貴遷之後也十四傳至鑑則明太祖方平湖湘諸谿洞酋長皆歸附洪武五年鑑入朝貢方物約元所授金牌及銀印賜綺幣衣物設播州宣慰使司以鑑爲宣慰使播州廣袤千里古夜郎且蘭地漢始受羈縻屬牂牁郡唐貞觀初分牂牁北界置郎州領六縣已改爲播州介川湖貴竹間西北重山爲關東南俯江爲池蒙茸巉削世受封爵外統入司爲藩

衛內倚七姓爲羽翼居然與區八司者黃平草塘二安撫司眞播白泥餘慶重安容山六長官司雖楊氏所轄而賦稅皆納貴州設通判駐黃平主之七姓者田張袁盧譚羅吳世爲目把大事諮決焉永樂七年楊昇奏所轄當科篤雍等十一寨蠻人梗化不服聚衆劫掠請發兵勦之上勅昇撫輯遂皆歸化宣德時楊欽正統時楊炯楊綱景泰天順時楊輝成化時楊愛弘治時楊賦普安香爐山之捷賜蟒衣王帶嘉靖時楊相子楊烈嗣應龍烈之子也生而雄猜阻兵嗜殺隆慶六年襲職從征喇麻諸番先登多斬獲又征九絲膩乃楊柳溝卻敵氣蓋軍中先後賜金幣萬曆

明書

卷一百六十四

二

十三年賜大紅飛魚服加職級應龍窺蜀兵弱每征討止調土司而蜀將或從僭級漸驕蹇輕漢法於是往洪江洪江先墳墓所處也脩起祠堂置守塚戶而所居僭飾龍鳳擅用關侍嬖小妻田嶋鳳疑嫡妻張好別嫁已飲田氏兄所乘醉封刃取張并母首屠其家蓋萬曆十五年也既醢殺樹威人人惴恐初惑七姓虐所屬黃平等五司久而覺其欺稍奪之權七姓怨反詰應龍疑衆不附益結關外生苗爲翼肆劫掠至十七年黃平安撫羅承恩草塘安撫宋世臣等及張氏叔時照飛文告龍反黔撫葉夢熊請大征而蜀三面鄰播士大夫率謂播僻處西南隅屬爨以千百

數皆其彈壓兵曉勇世恭順數赴川貴軍門調有微
除未為長策以故劉撫按艾穆等並主撫與黔異議有
兩省會勘應龍顧赴蜀不赴黔乃就彭水縣適中處聽勸
二十年蜀以應龍難制逮詣重慶對簿法當斬請以二萬
金贖御史張鶴鳴方駁問會倭入入朝鮮羽檄徵天下兵
應龍因懇辭願自將五千兵報效詔可擇回播治行尋
罷蜀撫王繼光至嚴提勘結往者皆彼殺詰之則曰關外
苗為之我不知也方勘時安官多所需索得重賄既淹繫
獄吏得挫辱之索厚賈不可堪應龍又自謂前後屢立功
七姓實隸我例得生殺亦何至助若屬惡持與我為難也

明書

卷一百六十四

三

以是一脫繼輒馳去不復反顧繼光力請與黔撫林喬會
勦上戒以勿貪功妄殺二十二年正月繼光至重慶與總
兵劉承嗣議分三軍都司王之翰一軍軍川南山黃平瀘
潭入副總兵曹希彬一軍軍北山水寧緝麻入恭將郭成
一軍軍川東由安穩松坎入三道並進前指婁山等關屯
白石口應龍佯約降因統苗兵據關衝殺之翰軍覆殺傷
大半承嗣頗有新獲會繼光以他事劾罷即撤兵委棄
重畧盡黔兵亦退御史薛繼茂乃旋主撫應龍因上書自
白上謂本首朝廷原無意必誅大兵一至應自縛軍門
死今御史報與本首奏辭何順逆懸殊也嚴查之而蜀新

撫臣譚希忠至與承嗣同黔撫鎮合勦頃承嗣以疾歸兩
省議未決詔遣兵部侍郎那珣總督以車駕即張國璽主
事劉一相贊畫時上王皆主勦二十三年乙未正月蜀御
史王慎德上言謂贊畫可能報已有旨既那珣至察永寧
西陽暨馬下朝皆與龍通姻媾而黃平白泥諸司久為仇
讎計先剪其枝黨然後以檄曉諭應龍可以坐致大畧稱
引哮劉王果事宜國威龍來當待以不死不者國家懸萬
金購而頭立致麾下若早為計吾不而欺也當是時七姓
唯恐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聞其間又幸龍反因以
為利院道文移輒從中阻撓復使詣龍所問狀檄檄某江

明書

卷一百六十四

四

為江兵諭奏民勿擾龍漸有悔心矣會水西宜慰安疆臣
請父國亨帥典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疆臣趨應龍就吏
得賈罪御史吳禮嘉以水西與龍世好心疑之疆臣益自
厲率札至播招應龍低回久之乃上書言奏民伏兵伺殺
往有明鑑誠恐中計不敢出有如辱一介臨播而問甘心
軍法無恨所許之成都知府王士琦有瞻畧調重慶奉檄
詣茶江極應龍安穩聽勦上崎屬茶江令同遊擊吳文傑
前往宣諭應龍乃令兆龍等至安穩治郵傳儲衛迎叩
頭致餉貢使率其盛曰應龍久縛求慰待罪松坎所不敢
至安穩以安慰故多奏民也使君幸枉中騎臨眺松坎敬

布腹心綦江令具言士琦士琦曰松坎亦曩奏勘地也卽以五月八日軍騎往松坎應龍果面縛道周泣請死罪膝行而前叩頭請得比安國亨國亨曩亦被訐懼罪不出界今安穩乃綦江所部地廣大請治公館執罪人及罰金獻庭中士琦爲請玠許之委於是兩贊畫及道府並詣安穩應龍因服遠迎滿伏縛獻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以爇法得論贖輸四萬金助採木補舊欠糧稅不許侵擾地方非刑害人仍革職子朝棟以土舍受事次子可棟羈府追贖黃元等梟斬重慶市玠以聞是時倭氛未靖大司馬欲緩應龍專事東方上亦念應龍向積勞可

明書

卷一百六十四

五

其奏論功賜總督邢玠以下金加玠右都御史歸朝士琦陞兵備使彈治之應龍再及寬政乃益怙終不悛日求其子出獄不得愈忿五司七姓奴輩窘我若非盡殺恨終不減且自恃兵強官兵終無奈我何而可棟尋死重慶則益心痛促取屍棺以勘報未完不肯發趣其完贖大言曰吾子活銀卽至矣擁兵驅千餘招魂而去分爇目置關據險僭立巡警江內七牌江外四牌搜戮秦民劫掠屯堡無虛日厚撫諸苗用以摧鋒名梗手州人稍殷厚者因事誅之沒其家以養苗皆願出死力是時有黃七爲應龍謀士進言曰某何能爲惟孫時泰智囊也今在長安得爲軍師方

可以成功乃使陰聘之旣至謂欲圖大事必先取重慶次及成都以蜀王爲質割一隅而守之徐觀天下形勢應龍曰不守近穴而取遠地誰謂汝知音者謝遣之內中秋燬餘慶土吏毛乘雲棺磔其屍已又掠石肝大都壩焚劫餘慶草塘二司迨及興隆偏鎮都勻各衛已又遣兆龍引兵圍黃平戮重安司長官張嘉家明年丁酉春三月流劫江津南川七月臨合江索其營袁子升絕城下齎割之十一月石砭宜撫司土舍馬千駟入播先是千駟毋單與應龍私軍寵千駟謀奪長子千乘爵於是聘應龍次女爲繫援因緣朋奸詭謀益甚明年戊戌王士琦調征倭應龍益統

明書

卷一百六十四

六

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十入屯阻塞驛站調原泰營民宋世臣父鑾及羅承恩等輩索匿偏橋衛城提兵跡且至襲執指揮陳天寵等大索城中得鑾承恩及子女慘戮以殉令諸苗對父奸女面夫淫妻或裸體坐木叢射笑樂或燒蛇從陰入度人蛇俱斃又掘墳墓焚屍黔撫江東之疏請防禦而蜀撫譚希思請于合江綦江各置遊擊一員募兵千二百名扼剛門安穩部如議而經歷潘汝資好談兵黔東之其意明年己亥二月令同都司楊國柱等部兵三千往勦應龍遣朝棟等迎敵於飛練堡我師奪獲三百落賊佯走天邦圍誘罷我師全

軍覆沒楊國柱罵賊不屈與汝資等俱死於是東之坐龍
以郭子章代而蜀巡撫改總督特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
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是時東征業已完局因
移劉綎督兵還蜀議大征化龍五月終馳至蜀即益調募
浙閩旗粵將士先檄總兵萬整移重慶并調集鎮雄永寧
各漢土兵設防六月初應龍乘我師未集大勒兵犯綦江
分兵一犯南川一犯江津守沙溪防永寧宣撫與貴州二
十一日應龍陷綦江縱囚取庫金索縣印貲財子女一空
老弱者殺之投疑敵江下水為赤退屯三溪以綦江之三
溪界渡南川之東鄉壩立石為據界號宜慰官莊聲言江

明書

卷一百六十四

七

津令江皆播故土統兵清理化龍乃日夜調征漢土各兵
分戍南川令江瀘勢漸張賊亦遷延不進益結九服苗及
紅黑腳等苗負險弄兵然猶時冀我如往局曲赦未敢鼓
行深入止言爭界給藥并索奸奴而化龍因援師未集蜀
人懦怯成都兵甫出門即欲投錦江不肯東無可奈何時
移文詰責示無遠絕意計以緩賊賊果具文求撫不復西
向化龍亦謬作好語縻之以破綦江上聞追使譚希思江
東之為民於是賜劄懸賞嚴旨進剿而化龍亦調南北兵
及武岡麻陽兵移粵西總兵陳璘改湖廣駐偏橋貴州總
兵童元鎮駐平越侯大率已將軍劉綎以十月至綦素有

威名其家丁良馬皆可決勝方以赴師渝期克為事官又
素與應龍私人皆變之於是化龍延入臥內輸心腹且以
危言激之引其父九綵功為比擬大暢願誓死報效化龍
乃騰書於朝謂蜀人皆言可用今細察本末非經無以制
賊策勵使之必有成功方事亟朝議無敢異同遂委經事
制而化龍治軍益有次第賊窺上無意肆赦廣結生苗太
治扼塞以黔兵弱時偵黃平平越間化龍乃檄水西兵三
萬守黔省斷招苗路十一月應龍屯官壩聲窺蜀已遂焚
東坡燭橋楚黔路梗又出掠偏橋興隆鎮遠諸衛接取九
股生苗平越新添王平龍泉所在告急化龍以偏隆間東

明書

卷一百六十四

八

坡燭橋重安寶楚黔要害一為賊據則楚不得入黔與
不得出楚無黔且無議議每處置勁兵萬餘通道因疏恭
黔帥童元鎮擁兵銅仁不前上怒亟遣華職立功以李應
祥代而故總兵沈尙文且縱騎連治上以楚地遼闊撫臣
遠不相及偏橋既設總兵仍以文臣特開府視師廷推江
鐸往化龍頒賞格為諭苗雜言廣招慰明年庚子正月應
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龍泉係思南石阡咽喉一
失則發州孤懸賊方移兵進攻聞蜀金竹官壩警檄同兵
益竹官壩南川信地也正月二日石阡宣撫馬千乘軍郭
珙賊聚斂於三更時衝劫我軍堅壁至黎明奮聲連破金

竹青岡背龍跳關七寨十四日西陽宣撫冉御龍逸攻宣
壩斬關而上復擒斬三百有奇賊棄龍泉道蓋二捷有以
牽之矣自冬至二月所調延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滇浙
粵西兵皆集土司如西陽石砭永寧天全鎮雅平茶邑梅
水西久在防守烏蒙施州散毛容美永順保靖烏羅獨山
等先後報至化龍分八路蜀分四路一綦江總兵劉綎將
泰遊麻鎮等隸之督以叅政張文耀一南川總兵馬孔英
將泰遊周國柱宣撫冉御龍等隸之督以僉事徐仲佳一
合江總兵吳廣將遊擊余世威等隸之督以叅議劉一相
一永寧副將曹希彬將受吳廣節制泰將吳文傑宣撫奢

明書

卷一百六十四

九

世績等隸之督以叅議史旌賢而中軍率標下遊兵策應
川東總監以叅政張棟川南總監以叅政謝詔詔楚黔亦分
四路總兵童元鎮統土知府龍澄知州岑紹勳等由烏江
泰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安彊臣等由沙溪總兵
李應祥統宣慰彭元瑞等由興隆而偏橋分兩翼總兵陳
璘統宣慰彭養正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良此受璘節制統
宣撫覃宜等由龍泉以偏橋江外為四牌江內為七牌五
司遺種及九股惡苗盤據故也督餉紀功為江則叅議梅
國樓沙溪則副使洪澄源總監以按察使楊寅秋興隆則
副使尤錫魚監以叅議張存意而白泥督餉以叅議詹啓

東紀功以副使王應霖龍泉督餉以副使陳與相紀功以
副使路雲龍監以按察使胡桂芳叅議魏養棠其黔楚巡
撫郭子章駐貴陽支可大移沅州部署已定總督大集文
武盟神作軍營壘據概期二月十二日分道並發每路
兵約三萬人官兵三之士司七之苗見驚曰今番兵天兵
與昔不同化龍諭諸將以抵婁山等關為期發鎮重慶節
制且曰關外且戰且招降多不可勝誅也關內疾戰勿受
降師不可久老賊詐決不可信也先是蜀主壘山忽裂食
謂昔年平九絲地數動始播平前兆云未幾綦江捷至綦
江自東溪入番並峻嶺茂密樹木山半蘭亭等峒奇險為
賊日修壘等盤據勢最重劉綎獨當之十五日進兵連戰
破三峒三月朔楊朝棟等統苗數萬分三路來戰鋒銳甚
我師夾攻縱身自陷陣苗大驚曰劉大刀至矣奔潰朝棟
墮馬幾為我獲始綦江諸苗分往屠城罪不赦又賊忌綦
威名苗首挫其鋒屬親了悉勁兵問道相角曰爾破綦江
馳南川盡焚積聚渠無能為也及朝棟敗賊膽破益為守
禦計而諸路聲言相繼南川則苗石二司先登初八日就
桑木關為江則壩陽永鎮兵先登十一日赴烏江關翌日
赴河渡關陳與及副將陳寅擊四牌賊各披靡黔天都三
百落諸苗賊連敗乃棄隙出奇兵前突烏江許水西龍澄

明書

卷一百六十四

十

會哨益誘永順兵斷橋淹死我師無算上怒童元綱失機
逮至京或謗語永西佐賊者化龍傲請永西不自安會賊
殺其頭目澄大最二十六日賊託田氏脩好賄澄澄斬其
使治兵相攻安撫臣亦執賊三十餘人明不肯漢自是二
氏交絕劉經戰九盤以二十九日入婁山關是為賊前門
萬峯梯天中通一線其師從間道攀藤負貫毀柵入四月
朔屯白石應龍身率各苗決死戰賊令陽珠等抄後山奪
關四面合圍都司王芬中流矢死劉經親勒騎衝堅遊擊
周敦守備周以德分兩翼追奔至養馬城與南川永寧路
協攻連破龍爪海雲險關且懸海龍岡而壘海龍岡賊所

明書

卷一百六十四

二

依天險飛鳥騰猿不能踰者也時偏沅巡撫江鐸已抵任
陳璘意攻以十三日破青蛇岡安撫臣亦以十六日奪落
濛關至大水田焚桃溪庄賊勢急父子相哭上聞死守每
路進降支誘其師化龍傲賊詭降即斬使焚書無為所紹
虞延與應龍舊憾無通戰經城具人軍門自明而吳廣以
朔三日入崖門圍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卻之微利賊
受降弛攻賊詭令婦人於圍上非表痛哭云田氏且降
詐為應龍仰藥死報廣廣輕信按兵不動已覘知田氏詐
降緩攻而所云應龍死乃川兵攻圍以火破擊死所謂機
珠也珠勇善戰既死賊慟如失一手廣覺詐益厲兵備攻

焚二關等三山絕賊樵汲入路兵大集團下從十八日始
築長圍更番迭攻自是賊坐困窮星待死矣會化龍聞計
疏而草檄愈治軍念賊困前陡絕勢難飛越令馬孔英以
勦兵單其前餘併力攻後圍營中或言永西通賊因移令
退詢永西懼曰吾不為亡捕續也與鎮引嫌先以五月
二十八日長營大時久雨土苦馳淖中六月四日天忽開
朗五日劉經破上月二城應龍窘是夜散數千金募死士
拒戰諸苗皆駭散無應者起提刀自殛其壘見四圍營火
燭天徬徨長歎泣謂妻子曰若等自為計吾不能復顧若
矣翌日凌晨我師登岡破大城各將爭奪首功應龍倉皇

明書

卷一百六十四

三

同愛妾二閨室繼且自焚吳廣獲酋子朝棟及妻田氏
覓屍煇中廣中火毒失聲幾絕頃而甦總計出師至滅賊
百十有四日入路共斬級二萬餘生擒朝棟兆龍等百餘
人檻車傳致以六月二十一日解俘重慶則賊去歲破茶
江日也化龍露布以聞疏首入劉經功冠軍而推官高折
枝以書生請自將士漢兵為川南將士先入關最蚤尤難
備不群十二月獻俘闕下劉應龍死磔朝棟兆龍等梟示
各發并戮田氏馬千駒其宋承恩以先絕姻釋勿誅即其
地分為二郡蜀者曰遵義蜀黔者曰平越遵義領州一
黃州以黃安州府治州縣四遵義綏陽並故縣桐梓

為夜郎縣仁懷舊為樓陽縣平越領州一黃平為川貴要
區改置州縣三滑潭餘變而觀水重安合為雅安縣龍泉
所改縣屬石阡又專設播州兵備使駐遵義置威遠衛建
學館驛其地西南左接水西右通永寧大牙相錯水西向
侵播州水棚天旺及它既脫領眾黔撫郭子章許界水西
川撫力阻久之與而復奪亦屢生變而不至大作亂

明書

卷一百六十四

三

明書第一百六十五卷

史官傳雜錄

列傳二十一

四國傳一

史官論曰從來帝王受命必艷稱大一統之模以昭臨
載詩歌王享書紀咸賓古昔然矣若止赤縣星羅雄州

麗鑄崖銘于甯石採珠璣于瓊池海岱誇日觀之奇玉關
謝天方之路而殊鄉絕域阻樹風聲乃云空制幽遐謬矜
混一考古君子所以撫籍而增嗟也明興洪永間新德率
昭萬方慕義朝多金符之使驛銜載王之轅自古皇未通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五

一

華夏之邦接踵而至煩譯譯者數百國即有仁禔久積武
勇雲蒸足為天下雄猶利盟篤信三百年如一日焉亦可
謂坐收無外安享矢契者矣辨方固域王道伸焉以至寶
龍綸藏龜紐者有堯三王舜四王禹五王稽古所未有也
不亦休哉嗚呼至于末季琛獻未絕于梯航王章尙赫于
海澨一米脂操馬箠之聲夢襲弄兵竊窺神器轉瞬之頃
玉步已移所謂咸賓王章者猶未改也豈非天哉豈非天
哉因詳載四國以志大盛使後世對兵于遠者可以鑒

安南

安南古南交也秦爲象郡漢爲南越所據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朱梁時始土豪曲承美據之已而并于劉隱未幾管内大亂衆推豪酋丁部爲州帥部子璉繼立宋既平嶺表璉遂內附黎桓篡丁氏李公蘊又篡黎氏陳日熲又篡李氏宋以遠發故置不問相繼皆封爲交趾郡王元朝兼有華裔至憲宗遣將破其國而日熲京居海島弱不能支始歸附元封其子光昌爲安南國王光昌死子日烜自立元發兵破之日烜卒子日燾遣使朝貢元末天下大亂安南不至明與訓平羣盜驅逐口元洪武元年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五

二

登極詔諭天下曰憚大懼又聞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帥師逾嶺降何真定廣東西日燾欲納款又以梁王尙在雲南持西端二年始遣其少中大夫同時敏等來朝貢請封遣侍讀學士張以寧等封日燾爲安南國王賜駝組塗金銀印以寧等至安南界日燾已卒其弟日燾嗣立遣阮汝亮迎請諸印以寧等不從日燾遣杜舜欽等請命于朝以寧駐安南候命詔封日燾爲王是年遣翰林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詔諭安南占城國王各罷兵民皆聽命三年日燾卒封其子日燾嗣王五年陳叔明遣人朝貢卻不受明年又遣人納貢謝罪請封當是時燾嗣

王叔明者煇兄也專國政十二年煇遣使來貢上怒其國悍數侵占城詔諭叔明二十年煇遣使貢賀聖壽二十二年國相黎季犛廢其主煇幽大陽坊尋弑煇立叔明子日燾主國事二十二年又弑日燾假煇名遣人來貢二十六年遣禮部尙書任亨太監察御史嚴震直諭令出兵討龍州趙宗壽二十七年遣人朝貢卻不受二十九年遣行人陳誠呂讓諭令還思明五縣不聽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燾而黎氏篡立僭稱皇帝國號大虞紀元天聖永樂初季犛上表獻姓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奎詐稱陳氏絕登爲陳氏甥求權署國事朝廷從其請逾年陳王孫添平走至京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五

三

言季犛殺篡季犛詐上表請迎添平歸還以國上遣行人聶聰送添平歸國勅征南副將軍黃中呂殺率兵禦之季犛伏兵芹站殺添平及明使人上怒永樂四年七月辛卯以成國公能爲征發將軍總兵官西平侯晟新城侯輔左右副將軍豐城侯彬雲陽伯旭左右叅將大將軍率右副將軍右叅將及清遠伯友統神機將軍程寬朱貴遊擊將軍毛八丹朱廣王恕等橫海將軍魯麟王玉商鵬鷹揚將軍呂毅朱定江浩方政驃騎將軍朱榮金銘吳旺劉劉出二十五將軍以兩京畿荆湖閩浙廣東西兵出廣西張瑄左副將軍左叅將統都指揮陳瑄盧旺等以巴蜀建昌

貴兵出雲南蒙白兵部尚書劉備泰贊戎務尚書黃福大
理寺卿陳洽轉餉是日上幸龍江舊祭誓衆曰黎賊父子
必獲無赦脅從必釋毋殺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
毋恣取貨財毋掠人妻父母殺降有力於此雖功不宥毋
冒險肆行毋貪利輕進罪人既得卽擇立陳氏子孫賢者
撫治一方班師告廟揚功名于無窮其往勉之時屢鎮雲
南先遣彬以征募副將軍卽制授成十月輔兵度坡壘關
傳檄數黎賊二十罪遂入鷄陵關屢兵至白鶴江賊拒守
富良江能卒以輔爲征募將軍代能十二月勅行人朱勣
諭黎賊成兵奪宜江進次沱江輔兵渡沱江合兵渡富良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五

四

江進克多邦城焚賊西都賊走入海輔駐兵交州屢追賊
至木九江五年正月輔成合兵破譚江柵賊走閩海口敗
之富良江五月賊走又安都督僉事柳升率舟師追賊敗
之得賊船三百賊遁且入海輔屢乘勝追之升引兵出奇
羅海口賊敗李王柴胡等七人擒李攀李保等十人擒其
子澄安南人武如卿等僞大虞皇帝蒼僞太子蒞僞將相
王侯柱國黎季雅等詔求陳氏後復立爲安南國王國人
言黎賊殘陳氏無後乃郡縣其地立交趾布政使司都指
揮使司按察司分十七府曰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廣
安建昌奉化清化宣化大原鎮發諒山新平又安順化升

華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衛十一所三市舶司一改鎮
陵關爲鎮發關安撫人民三百二十萬獲蠻人二百八萬
七千五百糧儲一千三百六十萬石象馬牛十三萬五千
九百船八千七百軍器二千五百三十三萬九千尙書黃福
兼掌布按二司事勅輔成僞交趾應有懷才抱德山林隱
逸明經能文博學有才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聰明正直廉
能幹濟練達吏事精通書算明習兵法武藝智謀容貌魁
偉語言便利膂力勇敢陰陽術數藥醫方技之人悉心訪
求禮送京師擢用九月輔遣升露布獻俘季攀蒼及僞將
相下獄赦澄蒞等令有司衣食之陞柴胡等指揮使僉事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五

五

千戶是冬贈故安南國王陳氏子孫七人官六年七月進
封輔爲英國公屢贈國公封升安遠伯八月交人簡定鄧
悉反以成爲征募將軍帥師討之僞仍恭贊十二月屢與
賊簡定戰於生麻江敗績僞都督呂毅交趾泰政劉昱皆
沒七年二月勅輔總兵討賊言屢出師失律致賊猖獗今
聞鄧悉死而八百媳婦老媼猶供餽者何人賊云有象五
萬又謂我將帥皆易與宜戒慎同心協力早滅此賊五月
簡定稱上皇立陳季瓚爲大越皇帝改元重光八月輔敗
賊于鹹子關九月又敗之太平海口十月李瓚稱故王瓚
請封輔不聽進兵至清化十一月輔復簡定及其僞將相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五

六

八年正月召輔還令展節制諸軍簡定糧于京代誅十二月季廣人上表請降遣方通政諭季廣以為交趾布政使又以其黨陳原榜為泰政胡其澄景異鄧錄都指揮季祐按察副使是月季廣景異復反九年正月以輔為征南副將軍總兵命征發將軍晟率師討之二月詔赦交趾七月輔成敗賊于月常江十一輔率舟師破賊于海上十年八月又破賊于神投海口十月又破賊西心江十一年十二月輔成會兵敗賊于愛子江擒季廣十二年八月擒至京伏誅十三年四月以輔為征發將軍總兵鎮交趾十四年十一月召輔還豐城侯彬代輔十六年正月清化土官巡檢黎利反侯彬遣都督朱廣往勦之利初從季廣為金吾將軍已而來降令為土巡檢輔還遂反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為相國段莽都督聚賊眾范柳范晏等肆出劫掠廣兵至斬首六百擒安利遁去彬請就交趾戮晏等以徇七月交趾布政使莫助及交州知府杜希望令縣丞黎獻率家人五百力役北京十七年巡按御史黃宗載言交趾新入版圖勞來尤在得人今府州縣多兩廣雲南歲貢生及下第舉人未入國學乞仕遠方遂授以職既乏大學教養之素又非諸司歷試之才以故牧民者不知撫字刑者不諳法律若候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到任二年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五

七

以上者從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覈其廉汙能否上狀黜陟從之十八年五月勅侯彬言叛寇黎利潘僚車三農文歷等迄今未獲未審兵何時得息民何時得安宜盡心盡力畧早滅此賊交趾泰政侯保馬貴討賊賊死十九年五月彬請屯田九月彬言利奔老撾我進兵討捕老撾輒遣頭目覽耆郎阻我兵勿入境云仰發兵象大索利送軍門久之竟不獲利上曰老撾匪賊持端令彬遣頭目出京詰之是冬赦利以為清化知府遣內官山南諭利二十年仁宗即位召福還以洽為兵部尚書代福是冬交趾恭將保定侯瑛榮昌伯智言壽未至利復反改大理寺卿楊時習為按察使以弋謙為布政使內官馬騏自交趾名還未幾矯旨下內閣書勅復往交趾開辦金銀珠香內閣覆請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此奴曩在交趾茶毒軍民卿等獨不聞乎自騏召還交人如解倒懸豈可再遣然亦不誅騏也洪熙元年二月以智為征發副將軍總兵討利六月宣宗即位七月命行在兵部侍郎戴綸副治贊理智軍務八月賊阮可郎等伏誅十一月勅智及安平伯安都督方政及三司官賊利包藏禍心已非一日始若易取誤信人言惟事招撫迄今八年終不聽命忠臣罹害良民被毒其誰之過智等其惡進兵務協和成功來春不提論罪

是月上欲棄交趾問英國公輔尚書義原吉皆曰不可
問大學士士奇榮皆頗首稱善宣德元年三月智政兵
利進至茶籠州敗績四月以成山侯通為征發將軍總兵
都督馬瑛奏將討賊尚書治仍贊泰軍務安平伯安掌交
趾都司事削智政官爵五月赦交趾十一月通擊賊敗績
十二月賊攻清化州不利引去以安遠侯陞為征南副將
軍總兵保定伯銘左副總兵都督崔聚右泰將山廣西黔
國公晟為征南將軍總兵與安伯亨左副總兵新寧伯忠
右副總兵由雲南率兵兩道討賊兵部尚書李慶泰贊軍
務工部尚書兼詹事黃福仍掌交趾布按二司事勅通往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五

八

城練兵侯陞等至進兵二年正月上念久用兵勞費又問
大臣士奇榮力贊上止兵棄交趾便利攻交趾城通等出
戰敗之斬偽司徒司空大尉少尉太監黎笏等四月利陷
昌江通斂兵不出賊書與通請和通遂許清化諸州地與
賊遣指揮關忠與利所遣人上表貢方物七月賊破陞留
關圖丘溫鎮遠侯與祖擁兵南寧不肯援城陷逮與祖九
月陞等師至隘留關利遣人詣軍門上書言窮迫乞罷兵
立陳氏後陞易賊賊伏四起升中鏢死是日銘病卒明日
慶亦卒聚兵亦敗諸將兵皆阻賊不得進十月通出下
河立壇與利盟約退師且宴利遣利金織文綺利亦以重

寶謝通是月忠及利所遣人至京表以陳名實出利上
表示羣臣曰賊表乞復立陳氏後從之便抑不從便羣臣
以內閣主議故皆曰從之便上曰然十一月以行在禮部
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充政使通政黃驥鴻臚卿徐
永達副使詔諭安南言利表言前國王遣嗣葛尚在老撾
國人乞封葛王永奉職貢頭目耆老其以實對朕即遣使
授封朝貢如洪武故事又勅通等即日班師內外鎮守三
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吏士携家來歸三年正月通馳奉偽
王陳嵩遣黎少穎表貢代身金銀人謝罪并送我叛人都
督都指揮蔡福等還京乞班師臣兵寡援絕人情警懼賊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五

九

控據水陸陷奪城池臣與衆議不如因其納貢請降全師
出境再圖後舉臣已率將士還至南寧俟命上覽奏勅通
虜損臣節遺笑變方如國體何三月少穎至京表稱安南
國先陳王臣順三世嫡孫臣嵩及頭目臣黎利云四月通
至京羣臣劾通及瑛智安政布政使弋謙內官山壽馬騏
等下廷鞫言通等失律喪師棄地壽曲護叛賊騏激變潘
方論死繫詔獄籍其家瑛等坐罪有差與祖亦下詔獄五
月琦汝敬等還利遣人表謝言嵩會病卒族人並絕國中
推利守國候命汝敬永達復來詔諭利及耆老訪陳後聞
羣臣又劾晟亨忠奉命與升犄角進兵傾逗遛命時方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五

十

賊境與升等聲聞斷絕賊得專力拒我及開升陷沒又不
進接通等輒狼狽引退爲賊所乘殺傷吏士委鎧杖賊
益橫城池失守乞亟正邦刑上曲赦歲令臺中臧勅章示
嚴亨忠侯還京論罪贈交趾死節都指揮李任指揮顧
劉順徐騏周安千戶蔡顯桂勝知府劉子輔易先知州何
忠內官馮智等官武官世職文官復其家誅叛臣蔡福等
籍其家四年二月汝敬等還利遣人貢方物三月遣琦永
達行人張聰勅諭利三月琦等還利遣人貢金銀貢物并
上國人奏言陳氏無後利撫綏有方得民心乞令管攝永
爲藩臣奉職貢六年五月利遣人陳情謝罪貢方物六月
遣行在禮部侍郎章敞通政徐琦詔利權署安南國事七
年二月敞等還利遣人貢謝八年八月利遣人入貢九年
三月廣西總兵山雲言利死長子狂妄次子幼弱姦臣黎
問黎察構相讎殺姦民警懼諒山土官阮世寧七源土官
阮公廷率衆避難來歸願居廣西龍州及太平府土下陳
州勅雲利本起微賤因奏立爲從人望朕志在息民遂解
罷兵徐議立爲利速奏爲死焉之死利所爲也朝廷卽發
問罪不忍毒民今權署國事多行不義爲天所殛爾戒
邊兵嚴謹守備勿忽世寧公廷可普撫之四月琦等還貢
利死利子麟遣人告喪獻金人方物五月遣行人郭時朱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五

十一

爾祭利十月麟令人上表請命遣行人侯璉論麟仍權署
安南國事十二月欽州賊浪如昔人叛降麟正統中麟卒
子濬嗣天順中濬被蔡第瀕嗣弘治中瀕卒長子暉先卒
子誼嗣正德初誼被募國人請以瀕庶子嗣嗣朝廷登極
改元遣使詔諭交酋亦數遣使朝貢然時南侵占城占
城上聞諭禁之輒陽聽命侵盜如故已而中國人多潛入
郊南至有受僞命者教之窺伺雲南太監錢能貪殘令京
衛指揮郭景燾奉勅旨往來交南猾狡奸闖出入莫敢誰
何遂誘遁逃規虛實鎮南關外類多華人而臨安諸郡所
在有募賊矣於是撫臣屢請增置文武吏士控制彈壓然
交人侵奪欽州里社中國官亦不能禁是時暉弱懦無爲
境內盜起羣下專權虐政暴征人不堪命正德十年暉遣
阮仲達朝貢是年陳昂作亂殺暉奸酋莫登庸及其子方
瀛結黎義昭等共推暉從子譚嗣而討殺陳昂嘉靖改元
遣使詔諭嗣嗣且死七年譚不請封輒改元光紹爲父子
亦據諒山等府稱王改元天應莫登庸妻瀕妻通諜走海
濱使命不能達而還常是時登庸遂與陳氏分據交地杜
溫問鄭綏不肯從登庸已而譚死登庸又曰瀕有子應麟
弟也橋立應相拒交人曰瀕死久矣應本登庸子譚同母
弟也嘉靖初田州岑猛叛兩廣總督姚鏌討殺之謂岑

氏可遂城疏請設流官治田州而盧蘇王受諸孽輒通交南流言播惑嶺間人欲被論洛職桂萼初嚮用言提督兩廣非新建伯王守仁不可遂起王守仁兼兵部尚書總制兩廣江湖諸省軍務守仁至嶺南始知流官不可設請復官猛子邦相為田州判官盧蘇亦與土巡檢羈縻之事守仁病謂翁萬達曰田州事非我不心後世誰諒我者常守仁初起皆用芻之力芻以議禮致位卿輔欲立奇功會安南有亂莫可傳檄取之乃陰以意寓書授守仁若專為思田者使密探安南要領而守仁不答且於奏尾稍及之萼遂悉憾會守仁卒竟中傷華世爵及卹典云嘉靖十五年明書 卷一百六十五 十二

年哀冲太子生頒詔諸燹禮官言安南久不廷不必遣使請發兵討之下廷議諸大臣不可勅錦衣衛官使安南察之已而又遣禮部尚書黃綰翰林學士張洽使安南時上幸承天縮治行有日又復止兩廣守臣言安南莫氏篡竊國內大亂時出侵掠遂命兵部尚書毛伯溫至廣東議方畧進兵討莫氏會莫氏請命嶺南知府廉州張岳梧州翁萬達廣州鄒守愚又巡撫諸臣亦不欲用兵騷動數省條議上伯溫請赦莫氏以為安南都統使會登庸死伯溫請以制命授其孫福海嘉靖二十年六月班師論功進秩賞賚有差未幾福海復為黎寧所逐黎氏仍據國莫氏竄居

南海島上朝廷置不問終明之世朝貢不絕交趾東起欽州西歷左江北至臨安元江龍州其孔道憑祥其要害也由臨安經蒙自河蓮花灘至其東都可四五日其俗獫狁雜居不知禮義獷悍喜鬪不解耕種椎髻剪髮好浴善水平居不冠惟交受人個儻好謀驩演人淳秀好學其山川佛跡勾漏海富良江為大產金珠珊瑚玳瑁丹珠諸香蘇合油胡椒羚羊角犀象兕白鹿猩猩獬豸雄翡翠蟒蛇蟻子鹽鹽波羅密烏木蘇木境內有越王城天使館浪泊柱銅鼓

元良哈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五 十三

元良哈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山戎地元為大寧路戶四萬六千口四十四萬八千國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設都司於惠州領營興會二十餘衛所謂北平行都司也洪武十四年封子權於大寧為寧王二十二年入元良哈為三衛於橫水之北曰朶顏曰福餘曰大寧處降口以脫魯忽察兒海撒男奚阿扎失里為三衛指揮使同知並邊以為藩籬燕兵起首刼大寧兵及召元良哈諸酋率部落從行有功遂以大寧界三衛寧府移南昌徙行都司於保定為大寧都司令三衛歲二貢貢衛百人東起廣寧前屯歷喜峰近宣府為朶顏自黃泥窪逾潘陽鐵嶺

至開原爲福餘由錦義度遼河至白雲山爲大寧皆逐水草無恒居三衛朵顏最強分地又最險永樂中最親附宜德時常入漁陽塞上率諸將出喜峰關敗之于寬河誅其大酋自後稍馴順正統中又叛侵盜東北關諸塞索鹽米賞賜以故喜峰密雲間有都指揮都督鎮守驗貢糞已已福餘大寧結也先爲也先鄉道朵顏獨扼險不肯從也先至不能入塞不得利大掠福餘大寧人畜去始勅都御史鄒來學經畧已而設太監叅將又設總兵景泰四年守臣言兀良哈貢人往來不絕爲瓦剌間諜詔自後使至伴二三人八京餘不得輒入關成化四年與北鹵毛里孩通侵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五

十四

天城遣都督李鐸詰之十二年通札加恩蘭謀寇遼東勅邊臣備之然亦未敢大爲寇盜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燒荒出塞掩殺邊蠻遂起正德初部落既蕃陽順陰逆累肆侵盜朵顏都督花當求添貢其子把兒孫深入擄掠動稱結親迺北恐中國華蘭台者花當孫也兀良哈朵顏爲大部朵顏花當爲貴種花當長子革列字羅早死其弟把兒孫驍勇十年把兒孫入馬蘭谷塞殺叅將陳乾遣都督桂勇討之把兒孫遣扯禿等來言請入貢且獻馬贖殺乾罪又謾言射林李羅幹兒路阿刺忽旦夕且糾諸部大舉入寇令小失台呼扯禿等去中國亦幸無事奏鹵返班師未

幾入寇叅將魏祥全軍覆沒時把兒孫狡劣屢謀奪諸適諸酋惡之不相附尋亦死花當種人皆附革蘭台音蘭合貢馬連之未請嗣番官也邊臣言上兵部令譚部落後許貢革蘭台遂入寇漁陽諸小關堡皆殘破嘉靖十一年九月巡撫王大用欲通朵顏與厚賂城其霧靈山不果是時酋阿堆哈利亦數入建昌喜峰太平諸寨殺掠人畜革蘭台又乞陞官兵部言大用喜事請以毛伯溫代大用出漁陽巡撫伯溫至鎮敵益盜邊邊人不得耕牧二十年革蘭台挾北口求添貢貢衛三百人不許請衛二百人又不許時時出沒塞下輒云結小王子旦夕大舉入塞會俺答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五

十五

話囊自大同深入太原不得已許其補前貢失期者衛二百人二十一年內批胡守中侍郎兼都御史督軍務撫守中檢檢嗜利乾沒內帑金多又擅出塞盡伐遼金以來松木百萬自撤藩離徧索富人舊將領金錢言官劾守中論死西市巡撫徐嵩阿事守中削籍已而有發嵩乾沒庫金者逮謫戍二十二年叛人白通事道慮數侵邊塞巡撫論伏兵斬白通事論通官副都御史請告去朱方代論以請撤防秋兵太早爲敵所掠逮至京杖死闕下職方郎中韓昂亦杖死方清勁端諒皆有才識死非其罪也二十五年敵大入塞明年北口道兀良哈入寇遼東西塞下隆

慶後數入塞萬曆中賞賚無算以故稍馴順天啓崇禎時附他部落不復自樹逞兵矣

朝鮮

朝鮮周封箕子國也秦遼東外徼漢初爲燕衛滿所據武帝取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爲公孫氏所據魏滅公孫晉并於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王高璉居平壤卽樂浪已而東徙鴨綠江東南千餘里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弁有新羅百濟又徙東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子孫遣使朝貢宋遼金歷四百餘年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總管府洪武二年王王顯表賀卽位遣符寶郎俛斯賜金印詔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五

十六

命大統曆金綺封爲高麗國王弁賜王母妃相國諸陪臣文幣五年王顯遣其禮部尚書吳季南民部尚書子溫表貢方物表言暹羅國恃其險遠不奉朝貢蒙古人留居其國宜徙之蘭秀山遁逃所聚亦恐爲寇患乞發兵討之賜璽書言暹羅隸爾蒙古亦人類蘭秀山遁逃示以朕詔一呼可至勿用兵使十年以高麗貢使煩數遣故元樞密使延安答里諭意顯遣門下贊成事姜仁裕表謝貢方物上令賀正且使金潛及仁裕偕還賜王藥餌又諭中書省曰曩因爲高麗貢獻煩數遣延安答里諭朕意今一歲迭至困罷其民涉海險遠如渠往使洪師範歸國養病幸有脫

歸者言其故否且致疑古諸侯事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外遠番世一見而已貢物亦無過倭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文物禮樂畧似中國非他邦比宜令三年一聘或比一年一聘貢物產布十足足矣丞相其以朕意諭王諸新附遠邦來朝亦明告以朕意中書因使者還咨諭之十六年遣使張伯崔泊來貢以違命卻之令禮部諭王十七年諭遼東守臣絕高麗十八年國人立王禰爲王禰貢布萬疋馬千匹謝是秋封禰爲高麗國王賜其故王顯璽恭愍十九年請易冠服不許二十二年國相李仁人劫囚禰而立其子昌爲王遣使姜伯淮朝貢是年仁人子成桂廢昌而立定國院君王瑤主國事二十四年瑤遣使朝貢又令其子與朝明年正月詔位尙書下是年令市高麗馬萬匹索闖人二百二十五年成桂囚瑤及與於其私第自主國事是年知密直司事趙胖等以其國都評議司奏至奏言恭愍王薨無嗣李仁人以他人子禰主國事昏暴好殺謀侵遼東大將李成桂力阻乃已禰自知負罪遜位於子昌國人弗順啓恭愍王妃安氏擇立宗親定昌國院君王瑤權國事及今四年昏迷聰譎其子與亦癡騷縱酒色與禰黨玄禹實等謀復禰位守門下侍中鄭夢周曲附王瑤謀害成桂及趙俊卿道傳南閭等今年七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五

十七

月國中臣民以安妃之命退瑤於私第擇于宗親無可立者衆推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上曰朕中國綱常所在列聖相傳守而不失高麗限山隔海僻處東夷非我中國所治且事多隱曲不可據信今禮部移文從其自爲聲教成桂更名旦徙居漢城遣使請更國號詔更國號朝鮮且遣使請印詔上覽表怪旦不遵詔使者言表鄭集撰上盡卻方物索集旦懼遂集至京安置雲南二十七年令遼東絕朝鮮等請印詔不許後府部請發兵討朝鮮亦不許且老請子芳遠嗣旦卒謚康獻太宗卽位賜金印詔命冕屨九章圭玉佩玉列女傳春秋會通大學衍義通鑑綱目諸

卷一百六十五

十九

書十七年芳遠老請子禔嗣芳遠卒謚恭定宣德初賜禔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五年禔遣使獻海青鷹使還賜王磁器諭禔王國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自後聖旦元且皆使朝貢王請封慶弔謝使來無常期朝廷有大政頒詔其國及王請嗣封皆遣使正統間賜王遠遊冠絳紗袍翼善冠龍衣玉帶景泰元年禔卒命子珣嗣珣卒賜謚恭順子弘瞻嗣弘瞻幼叔瑑以讓位瑑七年封瑑爲王瑑後不知幾傳而瑑立瑑卒謚康靖子瑑立踰年而世子額卒愾病風遷其弟懌懌立二十二年卒子哈立未踰年卒哈弟岷立世宗中封長子額清爲世子

岷疏乞改大明會典中所載成桂篡逆事從之萬曆中日本來侵王遣使乞兵於是發五將軍李如松等兵五萬助之日本遣去還後立鎮于東江大帥毛文龍據焉國人每苦需索多怨言崇禎中東江兵撤而朝鮮陞旁附陽尊中國終明世無逆形其國東西南濱海北鄰女直西北至鴨綠江東西相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縣條系謹知文字喜讀書崇禎尚鬼惡殺斷折風巾服大神彩男女相悅爲婚死三年始葬飲食川俎豆官吏閑威儀居多茅茨衣多苧麻以田制俸以稅酒法無苛條刑不峻毒山川九都神嵩北岳海鳴綠江爲大產金銀鐵水晶

卷一百六十五

十九

明書
紬苧布白確紙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鷄貂獬獬豹皮八精魚見布杭黍麻榛松人參茯苓

琉球

琉球在海東南自福建梅花所開洋順颶利泊七日可至漢魏至唐宋不通中國隋唐遣兵據其男女五千元遣使招諭竟不從洪武初閩分中山山南山北嶺三王遣使朝貢十五年賜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永宗鍍金銀印金幣使還言三王爭雄相攻賜詔諭之并諭山北王柏死芝十六年賜山北王印文綺王妃姪相塞官各有差二十五年中山王遣子姪及其陪臣子弟入國學上喜禮遇獨優賜園

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永樂二年察度卒詔封其世子武寧嗣王是年山南王承察度卒無子令其從弟汪應祖攝國事應祖使來請命如山北王故事諭尚書蹇義遣使賜應祖冠服嗣山南王九年中山王思紹令坤宜堪彌貢馬及方物以其長史程復來見表言長史王茂輔導有年乞陞國相兼長史事又言復本中國饒州人輔臣祖察度四十餘年不解于職今年八十有一乞令致仕還其鄉上從之陞復琉球國相兼左長史致仕還饒茂國相兼右長史景泰元年中山王尙思達遣人朝貢三王嗣封皆請於朝已而山南山北皆爲中山所并中山遣使朝明書

卷一百六十五 三

貢令三年一貢貢無過百五十人察度後五傳至尙圓嗣王卒子尙真嗣尙真卒子尙清嗣遣給事中陳侃等賜王及妃冠服侃等疏言弘治正德時修撰羅倫等常使安南安南乞留詔勅爲鎮國之寶爲請得留卽琉球請留如安南海外遠不得卽請乞下禮官議議請如安南使至國換封王拜曰天朝詔勅藏金匱者入葉于茲矣請留使許之比還遣其王親寧吉長史蔡瀚上表謝侃等歸上使琉球錄言大明一統志載琉球有落滌王居壁下聚鬪饑非實事杜氏通典集事淵海羸虫錄星槎勝覽諸書所傳者亦妄乞下史館改正從之其俗以盈虛爲晦朔以草木爲冬

夏人皆去髭黥手羽冠毛衣無禮節好標掠既遣人學於國學藝習稍變奉正朔設官職被服冠裳陳奏章表著作篇什有華風焉今其國中王下有王親不與政次法司官次察度官司刑名次那霸港官司錢穀次耳目官司訪問皆土官爲武職以上世及所轄地爲姓名其大夫長史通事官司朝貢有定員爲文職皆三十六姓人及學於國學者爲之王并日視朝旦中晏凡三朝羣臣搓手膜拜尊且親者八殿坐飲酒畢疏者移時長跪階下歲元日聖節長至君臣冠服拜龍亭祝慶千爲親喪數月不肉食人死以中元前後日浴尸溪水去腐肉取骨經於布帛聚蒿草埋土中王及諸臣家匣骨藏山穴竅木爲小牖歲時祭掃膝視之地無貨殖不通商賈朝貢乘大航海上海鹽泛小艇無竹筏信鬼畏神神以婦人爲尸號女巫巫女巫之魁稱女君白日呼嘯聚輒數百人携枝載草騎步縱橫時入王宮襲遊狎戲一唱百和音聲凄慘倏忽往來莫可踪跡馮附潘昏矯誣禍福王及世子陪臣皆頓首拜跪王居山巔國門名歡會府門漏刻殿門奉神樸素無金碧之飾賦法累如井田王臣民各分土爲祿食上下無征斂有事一取諸民事已卽已用刑甚嚴盜竊卽刑則家富貴者瓦屋不遇二三楹餘皆茅土風雨飄搖以螺殼爨無釜甌耕無鐵耨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五 二十一

人嗜米爲酒男子黃海爲鹽市川日本錢當一如宋季
眼經貫人無貴賤皆曉健耐勞苦饑寒不知醫藥而無
疫兵甲堅利射可至二百步進止有金鼓鄰國視爲勍
如爭狠關輒刃殺人度不能脫卽剖腹自斃其山川
曠彭湖島爲大國西古米山有礁甚險舟至輒敗卽落
也產馬海巴牛皮磨刀石硫黃銅錫崩山無猛獸多野
牛豕至闢錢木蘇木胡椒諸香非其產也又有小琉球近
泉州閩人言霽日登鼓山而見入國朝未常朝貢後并人
琉球琉球亦有毘舍那者島中小瘳烏語鬼形袒裸肝膽
殆非人類不通中國使琉球嘗過而見之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五

三

奴兒干

奴兒干卽女直古肅慎氏之地在混同江東東瀕海西接
元良哈南隣朝鮮北至荒微其地有長白山桓亘千里最
高巔上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爲鴨綠江北流爲混同江又
有黑龍江皆在開原之北二三千哩皆南入于松花江元
設府路領混同江南北部落人民明興遣人招諭永樂九
年春遣將將水軍駕巨艦至江上召集諸豪長予官賞於
是大第率衆歸降乃設奴兒干都司以其長爲都指揮
初印又置衛所三百八十二官諸小頭目爲指揮千百戶
鎮撫又有地面五十八站七寨一著令三歲朝貢又置馬

市于開原城通交易給鹽米布帛諸部使保塞不爲邊
患其部落最夥不能徧悉兼之居無定方互相吞併曰
州曰毛鄰曰海西野人曰兀者曰山葵曰江葵曰熟女
完顏餘種亦曰山寨葵曰生女直諸葵皆善射馳獵男善
耕種女能紡績飲食衣服頗有華風或有室廬或逐水草
者不一又有阿哈婁得悍狡自相雉長承樂間皆款塞求
內附日益強盛其時專事撫綏或漸爲邊患正統末附也
先八寨至遼東西景泰中諸酋多死也先之亂盡去賜勅
諸子不得請官以舍人入貢賞宴頗減以故多怨忿成化
二年其長董山遂糾衆入犯朝廷以武靖伯趙輔克總兵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五

三

都督王瑛封忠爲副左都御史李秉督軍率漢番京邊官
軍五萬討之山降送京師放歸廣寧輔秉曰山不可宥九
月分左軍出潭河柴河越石門土木河至分水嶺右軍由
鴉鵲關喜昌口過鳳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發猪江中軍
自撫順經薄刀山鮎魚嶺過五嶺度蘇子河至虎城期日
會兵進勦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率兵萬人來會
擒斬俘獲指揮若女等千人班師指揮張額的里率妻子
降朝廷憐而釋之明年留韓斌爲副總兵防守築撫順
河發陽諸堡未幾諸葵憤欲報山誓相約來犯迨十四年
入塞殺掠人畜無算巡撫陳越掩降寇爲功又附太監王

直開邊隙出塞撲殺諸獐益恨大入塞殺掠吏民
兵部侍郎馬文升及直撫勦直幸用事幸功陰為越地要
文升偕行文升弗聽疾馳至鎮撫已定比直至解散矣直
大怒文升還奏文升晏營邊釁謂諸獐皆以文升曩在鎮
禁不與易農器故侵入塞上遣直及刑部尚書林聰即訊
遼東報上盡如直言下文升詔徵文升言實禁鐵器非農
器不聽竟謫戍重慶已而直敗賊亦敗下詔獄文升得雪
復官嘉靖中巡撫於赦減賞物發人大譁不能耐領詐殺
諸譯者羣奏大恨數入塞胡宗明代款不能禦降浙江泰
議其後屢入塞督撫屢易不能平究不明其部落果何屬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五 二四

三佛齊
三佛齊即昔港又名浮林在東南海中本南蠻別種初隸
爪哇有地十五州東距爪哇西距暹羅加南距大山西北
濱海皆船幅輳多廣東漳泉人上沃宜稼猶人好賭博習
水戰服藥刀不傷遇敵敢死都國畏之水多土少將領得
居陸民率眾渡水中架梁柱語言如爪哇市用錢布字用

梵書其屬有單馬今凌牙斯達豐登牙儼細蘭諸國洪武
初王恒麻沙阿稱臣入貢四年遣玉的力馬罕亦里麻畢
奉金字表朝貢賜大統曆文幣六年使來貢八年使從招
諭拂菻十年恒麻沙阿卒賜王子麻那者巫里三佛齊國
王駝鈕鍍金銀印是時廣東有陳祖義者脫罪避居其國
久之得為將領暴掠過客永樂中太監鄭和統海船下西
洋至其地有施進者祖義鄉人也訴于和和擒殺祖義承
制官進仍留舊港為將領進沒女嗣官後朝貢不絕產鶴
頂火雞神鹿金銀水晶珠瑠璃珊瑚犀象龍腦諸香貓睛
石薔薇水阿魏沒藥血結鶴頂烏大於鴨腦骨厚寸餘外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五 三五

占城

占城古越裳秦林邑漢象林漢末區連殺縣令自稱林邑
王遂不入版圖唐元和初改號占城宋淳熙中破真臘
奪元中真臘復讐俘殺幾盡更立真臘人為王洪武二年
遣吳用等使占城爪哇等國賜王璽書是年遣使朝貢言
安南侵境上遣使招諭安南罷兵是年國主阿答阿者遣
虎都蠻來朝貢虎象遣中書省管勾甘桓會同節副使路

貢賢封阿答阿者爲占城國王賜大統曆金綺四年阿答
阿者遣使奉金葉表朝貢言安南數侵境乞賜兵器樂人
俾安南知我乃聲教所被輸貢之地不敢輒欺貢上饋之
命中書省春王言交隣有道事上以誠占城安南既皆臣
事朝廷豈可損兵相毒即春安南令其罷兵兵器不爾春
但以安南故賜爾是助爾備兵也樂罷有聲律華藝方言
本異中國人不可遣遣爾國人能習華音者來習肄十六
年遣子來賀聖節賜勘合文冊二十四年使至以臣弒君
故絕之永樂四年王占巴剎里人勑王的賴得黎賊父子
及其黨惡即械送京尚書陳洽在南交軍中馳奏占城國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五 三十六
王占巴的賴奉命出兵討安南陰懷二心愆期不進及進
至化州輒肆擄掠又以金帛賂象資季擴季擴亦以黎蒼
女遺之復約季擴引陳翁挺等三萬餘人復侵升華府隸
四州十一縣地驅掠人民罪下季擴一等耳請發兵討之
上以交趾初平不欲窮兵遠發遣使諭王歸侵地永樂後
遣人朝貢令三年一貢正統六年國人請封其嗣王遣使
册封成化中遣使册封正使卒海上副使論罪戍邊其國
在大海南南距眞臘西距交趾東北際海自閩長樂五虎
門西南行順風可十日至東北百里海口立石塔爲標舟
至是繫焉俗僑杆果于職岡尚釋教王冠三山金花玲瓏

冠衣白靴足乘象或黃犢車臣妾乘冠男蓬頭女後結服
居茅茨不得踰三尺衣紫衣衣玄黃罪死出入乘象馬
食亦鮮食殺牛祭鬼驅象逐邪市用金銀焚衣祭天釀酒
甕中俟熟賓主繞甕坐筒而吸且吸且注水味盡而止文
書用羊皮及黑木皮無間月晝夜各分五十刻王當賀日
沐人膽汁將領獻人膽爲賀在位三十年卽入山茹素受
戒令子穉國政居一歲額天矢日我不道當見虎狼食或
病死非年得無恙復入爲王於是國人呼爲芳噪馬哈刺
札云有號屍致魚者婦人也日無瞻夜飛頭入人家食小
兒穢氣侵兒腹兒卽死頭返合體若失其體不得合卽死
明書 卷一百六十五 三十七
夫不聞者罪之產金銀錫鐵獅象犀牛璫珥諸香朝霞大
火珠菩薩石蓋蔽水猛火油檳榔諸支與木胡椒白藤吉
貝絲紋白氈布孔雀山雉伽南香唯此地有之價亦高觀
音竹如藤長丈八尺許色黑如鐵寸三三節犀角象牙最
多犀如水牛大者八百斤體黑無毛蹄有三路獨角在鼻
端長者可尺五寸馬小于驢波羅密形如東瓜最甘

明書第一百六十六卷

史官傳 雜錄

列傳二十一 四國傳二

日本

日本古倭奴國海中諸巽倭奴最大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國主世以王爲姓羣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有附庸國百餘拘邪韓最大其國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多止一二萬皆倭種也漢武帝朝韓通使稱王者三十餘國倭王最雄長者居邪馬臺即邪摩維歷漢魏晉宋隋皆朝貢稍習華音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國朝明書

卷一百六十六

洪武二年倭寇山東並海郡縣又寇淮安三年寇山東轉掠浙東福建旁海諸郡是年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賜璽書諭其王良懷言倭寇海上書至日如臣我奉表來庭不臣則修兵自固秩至諭上中國聖主威德貴其入貢王曰吾國未嘗不慕中國願蒙古戎覆轡華以小國視我乃使趙良弼誅我好語初不知其覘我國也既而發舟數千襲我比至一時風颶漂覆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爾得非良弼後乎將刃之秋徐曰聖天子生華帝華非蒙古此我亦非良弼後爾殺我禍不旋踵王氣沮禮秩具物遣僧隨秩奉表稱臣入貢使未至又掠溫州五年上諭劉基

曰東曩尚禪教始遣明州天寧僧祖闍南京无官僧無處開諭之良懷欲偕二僧力辭王遣使同二僧入貢是年寇海鹽澈浦溫州初令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而倭又寇福建海上諸郡六年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倭倭寇登萊七年寇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貢馬茶布刀扇上曰此私交也亦不愛令中書省移文責王九年遣僧歸延用等奉表貢馬及方物謝罪賜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上覽表曰良懷不誠詔責之十二年來貢無表文安置使人於陝西番寺十三年遣使詔諭良懷遣僧如瑤貢馬令禮部移書責王數掠我海上復却之諸僧皆

卷一百六十六

安置川陝番寺十四年遣僧入貢乞還安置諸僧使上曰日本既謝罪還其召至京宴賞遣歸十五年歸延用又來貢於是林賢之獄曰故丞相胡惟庸通日本益祖訓所謂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爲不軌故絕之也是時惟庸死且三年矣十六年寇金鄉平陽十七年如瑤又來貢坐通惟庸發雲南守禦是年信國公和致仕居鳳陽上召至京諭曰日本小巽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爲展行視要地築城防此賊和因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爲戍兵二十年置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年遣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設衛所遂築福建漳

泉人爲兵戍並海衛所二十六年寇金鄉二十七年二月遣都督僉事劉德商昂巡視兩浙防倭三月又勅都督楊文尋又勅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浙江海上兵防倭二十八年寇金州太宗立太監鄭和等率舟師三萬下西洋日本遣人來貢弁擒獻犯邊賊二十餘人即付使人治之縛置甌中蒸死永樂二年使還遣通政趙居任賜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等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夾帶刀槍並以寇論居任還不受王僂上喜厚賜之尋命僉都御史俞士吉賜王印誥冊封爲日本國王詔名其國之鎮山曰明書

卷一百六十六

三

壽安鎮國山上爲文勒石久之嗣王道義卒子源道義嗣益奸狡時時令各島人掠海上九年寇盤石十五年寇松門金鄉平陽是年遣禮部員外郎呂淵論王所掠海上人十六年遣使謝罪當是時數入金益都督劉榮總兵守遼東繕海上墩堡伏兵伺之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島傳烽否至榮率精兵疾馳入望海壩賊數千人分乘二十舟直抵馬雄島進圍望海壩榮發伏出戰遣奇兵布伏諸山下斷其歸路賊奔入櫻桃園榮合兵圍而攻之斬首七百四十二捕生八百五十七召榮至京封廣寧伯自此不敢窺遼東者二十年初方國珍據溫台處張士誠據寧紹杭嘉

蘇松恭諸郡皆在海上方張既降賊諸賊強豪者悉航海糾島倭入寇以故洪武中倭數掠海上太祖既遣使命將築城增戍又命南雄侯趙庸招登戶島人漁丁賈豎自甌浙至閩廣凡人盡籍爲兵分十千戶所於是海上惡少皆得衣食縣官洪武末海中方張諸通賊壯者老者死以故旁海郡縣得休息永樂初西洋之役雖伸威海表而華人習知海變金寶之僥倖人來貢亦知我海道奸剛出入華髮相糾以故寇盜復起宣德初遣人來貢人舡刀劒不奉我約束上諭使臣自後貢毋過三舟使人毋過三百刀劒毋過三十否不受七年遣人來貢如約束受之八年厚

卷一百六十六

四

道義卒命太監雷春少卿潘賜等弔祭十年嗣王道使貢謝倭自得我助合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燭云入貢貢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髮情主客者爲盡可條奏即復許貢云不爲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伺無備即肆出殺掠滿載而歸宜德末海防益備賊不得間貢稍弛約遂許髮至京師宴賞市易已而僞繁漸疎正統四年建大嵩入挑渚官庾民舍焚劫一空驅掠少壯發掘家墓求嬰孩竿柱上沃之沸湯視其啼號拍手笑樂捕得孕婦杜度男女剽視之中否爲勝負飲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於是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帥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候修

戰艦合兵分番屯駐海上寇患稍息七年來貢十一年寇
海寧乍浦咸化初忽至寧波知有倭矯稱進貢守臣爲請
於朝且欲遣之至京楊守陳貽書禮部力言不可許二十
年遣周瑋等來貢弘治八年壽莫來貢正德六年宋素卿
源永壽來貢求祀孔子係汪不許鄧人朱澄告言素卿本
澄從子叛附倭人守臣以聞主客以素卿正使釋之令諸
王效順無侵邊八年僧桂梧等來貢嘉靖元年王源義植
無道國人不復諸道爭貢大內藝興遣僧宗設細川高遣
僧瑞佐及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凡番貢至者閱貨宴席
並以先後爲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好殺通市舶太監憤實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六

五

賄萬計太監令先閱瑞佐貨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間
與瑞佐忿爭相擊殺太監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
殺總督僑倭都指揮劉錦大掠寧波旁海鄉鎮素卿坐飯
論死宗設瑞佐皆釋還給事中憂言奏以爲禍起於市舶
禮部遂請罷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太監非市舶也
憂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憂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以
故祖訓雖絕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廢市舶初設在太倉黃
渡尋以近京師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幾復設
番東憂有馬市西憂有茶市江南海憂有市舶所以通
憂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

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罷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奸吏
詞海上無寧日矣番貨至輒賒奸商久之奸商欺負多者
萬金少不下千金轉展不肯償乃投貴官家久之貴官家
又欺負不肯償貪戾甚於奸商番人泊近島遣人坐索久
竟不肯償番人乏食出沒海上爲盜貴官家欲其亟去
以危言憾官府云番人據近島殺掠人奈何不出一兵備
倭當如是及官府出兵輒齎糧餉師好語爾番人利他日
貨至且復賒我如是者久之番人大恨諸貴官家言我貨
本倭王物爾償不我償我何以復倭王不掠爾金寶殺爾
倭王必殺我盤據海洋不肯去近年寵賂公行上下相蒙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六

六

官邪正亂小民迫於貪酷苦於徭賦困於饑寒相率入海
從之凶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
逞者皆爲之奸細爲之鄉導人情忿恨不可堪忍弱者
飽煖旦夕強者奮臂欲洩其怒於是王忤瘋徐必欺毛孽
瘋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畧邑劫庫
因遇文武官發憤斫殺即伏地叩頭乞餘生不聽而去其
妻子宗族田廬金穀公然富厚莫敢誰何浙東大壞二十
五年以朱統爲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興福漳泉治兵捕
賊統請諒方勤任勞嚴賊閩浙諸貴官家常言去外憂之
益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

上章鎬暴貴官通番二三渠魁於是聲勢相倚者大譁切齒抵誣惑亂視聽改統爲巡視未幾言官論劾又遣言官即訊甘心殷煉必欲殺統統憤悶卒統所任福建有功進道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鏜殺賊有功皆論死繫獄於是華葵羣盜唾手肆起三十一年殘黃岩掠定海浙東騷動遣都御史王忬巡視浙兼領漳泉興福四郡以都指揮俞大猷湯克寬爲浙閩參將勦賊顧兵政久弛將士耗鈍水寨戰艦所在廢壞忬經畧未幾羣盜總至柵寨列港外約諸島內招亡命勢益猖獗三十二年大猷冒險出洋焚蕩巢穴首賊遁去羣偷流散乘風奔突倏忽千里溫台寧紹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六

七

杭嘉蘇松楊淮十郡並受其害克寬統領步兵往來海鹽護城捕賊斬獲亦多忬不肯隱敗冒功擒治奸豪破解交黨大猷克寬兩參將皆知勇可任徒以江南人素柔軟賊未登岸望風奔潰文武大吏未能以軍法繩下而有司往往以軍法脅持富人巧索橫斂指一科百師行城守餉餉百物類多乾沒十不給一廉諱之士又謂南人善誘低賤束手不敢動一錢於是公私坐困戰守無策始釋柯喬盧鏜而賊船聯翩浦海破昌國臨山鄞甯乍浦青村南匯吳松江諸衛所圍海鹽太倉嘉定入上海掠華亭海寧平湖餘姚定海諸州縣焚劫殺戰汚辱慘於正統時而通

奸豪又言忬大猷搗巢非計且搖動忬忬薦鏜起爲閩參將代克寬克寬以副總兵將屯金山閩人故忌鏜劾鏜凶險不可用南京言官又復薦鏜三十三年遂犯江北海門如皋通州皆破殺掠是時復用盧鏜爲參將而以俞大猷爲浙直總兵未幾工部侍郎趙文華以海賊猖獗請禱海神遂遣文華行禱公私勞費不貲皆歸囊橐北忬改大同巡撫徐州兵備李天寵代忬南兵尚書張經提督浙閩江南北軍務有王江涇之捷文華素忌經天寵遂奏經天寵逮詔獄論死西市而以浙江巡按胡宗憲代天寵南戶部侍郎楊宜代經自後賊益熾縱橫出入二十六郡文華還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六

八

朝未幾又出監督諸軍搜括官庫富豪金寶書畫數百萬計交通蒙蔽以敗爲功以功爲罪雖有沈莊梁莊之戰竟莫救荼毒之慘兩浙江淮閩廣所在徵兵集餉提編均徭加派稅糧截留漕粟扣除京帑請給餉課迫脇富民釋脫內惡濫授官職浪費無經其爲軍旅之用纔十之一征發漢土官兵川湖貴廣山東西河南北靡不受害臨賊驟之不前賊退遣之不去散爲賊盜行者居者咸受其害於是外寇未寧而內憂益甚矣宗憲計擒賊首王直浙江西江東稍得安靖浙東溫台江北淮揚閩中嶺表尤被其毒已而俞大猷被中傷盧鏜代之賴朝廷聖明大猷得不死江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六

九

北巡撫李遂有廟灣之捷入南兵部爲侍郎唐順之代遂而福建巡撫王詢數有功畏讒引疾去宗憲以擒直功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叙子錦衣千戶先是文華陞工部尚書以論吏部尚書李默即加太子太保又以征倭功加少保子瞻錦衣千戶不數月文華削籍千戶謫戍榆林自壬子倭奴入黃岩後十年閩浙江南北廣東人皆從倭大抵賊中多華人倭奴直十之一二久之奸頑者嗜利貪者避徭賦往往喜賊至而貪殘之吏又從而驅之封疆之臣輒請添官當事者不敢阻於是添設都御史三人總兵一人副總兵二人參將十三人兵備副使十一人諸將校近百人田賦倍於常科徵徭溢於甲式矣二十八年日本遣使周良等入貢三十一年入寇浙東三十二年入寇上海三十三年犯嘉興指揮周應登等戰死陷嘉善薄通州夜至崇明知縣唐一岑死之三十四年寇江陰知縣錢鏞戰死之七月突入歙縣流劫績溪至蕪湖犯南京江南大擾三十五年寇浙江破慈谿殺掠甚慘九月胡宗憲以計誘通倭逆賊徐海不可得未幾圖倭海死獲其衆十一月獻俘三十七年三月寇福建犯浙江沿海諸邑三十九年陷永寧寧德倭寇與漳泉三府患最酷烈將帥皆飾僞捷貽嚴嵩父子得賞資四十二年寇興化四十二年總兵戚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六

十

繼光俞大猷等破倭于平海衛倭患始息四十四年復入寇副總兵郭成擊于海中沉其舟斬獲甚衆自後絕倭跡矣至萬曆二十年倭中有平秀吉者號關白起人奴雄長六十六州善用兵向與朝鮮往來互市窺朝鮮弛備于四月間分遣巨酋行長等擁倭用數百艘猝至朝鮮破尚慶道分陷諸郡朝鮮望風潰王倉卒奔王京令太子瑄攝國事奔平壤復走義州願內屬是時入道幾盡沒王子就獲旦暮欲犯中國請援兵急廷議先遣行人薛濬諭其王臣復而聲言大兵即至五月遼陽副總兵祖承訓等至安定攻平壤全軍覆沒惟訓僅以身免報至朝議震動于是瀕海天津至淮陽咸戍守命兵尚書石星往度事有游客沈惟敬者請先倭營宣諭星惑之以爲遊擊乃以數騎往歸報情形總命兵侍郎宋應昌爲經畧遼東總兵李如松爲大將軍至朝鮮而惟敬適歸謂倭行長等願退平壤以西如松知其詐遂渡大同江二十一年正月至平壤大戰倭遂遁得級千餘而參將李寧等復追殺斬獲頗多而朝鮮不安黃海等四道盡復王歸平壤倭介據王京如松等遣兵去王京九十里至瑯蹄館倭猝遇倭大戰天雨地多稍睦我兵不利退駐開城時倭在王京者幾二十萬且聲關白揚帆入犯于是水陸齊師奔龍山焚其積粟數十萬天暑

師頓絕城廩疫盛作石星急圖休息結局于是又用惟敬
議欵于是封貢之議起矣請於朝如奏乃以遊擊周弘謨
同惟敬往諭倭獻王京返王子倭果棄王京如松等入王
京朝鮮王還王京中國兵久疲以次撤歸而石星以倭據
釜山請留兵防守俟倭還歸乃撤于是以三千戍王京而
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倭酋小西飛等來請欵而犯咸安等
處如故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釜山本伴退誘撤
兵圖漸逞無故請欵非人情今倭咸安情形已露宜節制
征勦七月倭送王子陪臣歸而我師勢難久羈是時石星
一意主欵而經畧侍郎宋應昌亦欲借倭退弛備因謬倭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六

十一

違其間然策倭多詐每陳兵難盡撤狀前後奏多異詞大
兵渡江歸各鎮而上旨許封不許貢應昌復遣沈惟敬入
倭營促謝表急完局面部議諸兵盡撤止留總兵劉綎一
軍惟敬歸又請封貢並行且言和親事于是禮部郎中何
喬遠等忿請罷封給事中林材等疏叅督臣朋欺而遼東
都御史韓敬善請封貢並絕九月初朝鮮請許貢保國上怒
切責羣臣阻撓封貢藐御史郭質等詔小西飛入朝決計
于是以都督李宗成克正使都指揮楊方亨同惟敬往
取封之名尚未定時禮部謂日本原有王未寄存下面有
交祿三年曆可証或謂易關白二字以所居島封之上意

封日本而行長以下封都督石差而遼東總督李化龍力
言不可于是封秀吉為順化王時報倭船東移石星遂謂
封事必可行矣二十四年正使宋振釜山惟敬詭云先往
演禮私奉秀吉冠服不成禮朝議方圖戰守廷臣交章請
罷封上怒責其抗違仍以方亨克正使加惟敬官為副而
惟敬愈驕習二十五年二月方亨往手歸惟敬徐持表來
索驗藤草用圖書不奉正朔而方亨乃始吐願末上怒惟
敬辱國石星滿縫罪伏皆論如律而倭又大舉于是以尚
書邢玠為經畧總兵麻貴為備倭大將軍如朝鮮自惟敬
死倭無嚮導九月大戰于青山斬獲甚多十二月攻石城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六

十一

不利為倭所乘敗績二十六年九月始大進兵屢獲全勝
十月抵其塞會平秀吉死各倭歸心急于是水陸進兵至
十一月而南海湯平倭遁錦山礮馬提聞兵盡撤賞賚有
差朝鮮國王李昫上書謝自是日本不復通中國矣其俗
男子黧頭斷髮黧面文身婦人被髮屈紒紒足間用屨
其喜盜輕生好殺天性然也物產金銀琥珀水晶硫黃木
銀銅錢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絹花布螺蛸漆器扇犀象
刀劍鎧甲馬交布華人喜得重男女錦綺絲綿磁針

真臘

真臘本扶南屬國一名占臘在東海中隨始通中國唐書

龍中弁扶南而國分爲二其南近海多陂澤爲水眞臘北
多山阜爲陸眞臘後復合爲一宋宣和初封爲眞臘國王
慶元中破占城立其國人爲占城王占城遂爲屬國又有
參半眞里登流眉蒲甘等國皆屬眞臘聚落頗衆地亦廣
洪武六年國王忽兒那遣柰亦告部表獻方物賜曆文錦
朝貢至明季不絕其俗尚華侈東向爲上手爲潔縣鎮
風習大類占城王三十一視朝婚娶燃燈不息急耕稼產
銅金諸香象翠羽嘉樹異魚

暹羅

暹羅本暹與羅斛二國在南海中暹土瘠不宜耕稼羅斛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六

十三

土平衍種多獲暹仰給焉元至正間暹降羅斛洪武四年
暹羅斛王參烈昭毘牙遣柰思但儕刺識悉替奉金葉表
朝貢賜大統曆十年遣子昭祿羣膺奉金葉表貢象及方
物遣使賜詔及暹羅國王之印十六年給勘合文冊令如
期朝貢永樂元年稱暹羅國十五年瑣里人昭祿羣膺降
囉諦刺爲王遣柰必上表貢方物乞量衡式賜古今烈女
傳金綺量衡令三年一朝貢宣德中稍減賜物著爲令後
貢不絕其國方千餘里羣山環繞峭拔崎嶇地下濕土疎
惡氣候嵐熱不齊自占城西南舟行七晝夜至其國王宮
壯麗民樓居其樓密聯檳榔芭蕉繫之甚固藉以藤蓆竹

簾寢處于中王白布纏首腰束嵌絳帨加錦綺跨象或乘
肩輿尚釋教國人效之好爲僧尼婦人多智夫聽於妻妻
與中國人私不爲怪男賜嵌珠玉富貴者範金盛珠行有
聲婚則羣僧迎婿至女家僧取女紅貼男額稱利市喪禮
貴者灌水銀塋民間烏莖言語大類廣東俗澆浮水戰好
鬪喜寇掠市川海肥瘠海爲鹽醃林爲酒產寶石奇香異
木翠羽獅犀角白象白鼠蘇木賤如薪色絕勝六足龜玳
瑁

蘇木答刺

蘇門答刺即古蘇文達那西洋之要會也東南大山西北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六

十四

距海連阿魯那孤兒黎伐三國自滿刺加西南行順風五
晝夜至答魯蠻村舍舟陸行十里至其國無城郭有大溪
入海海口大濤船至此往往沒溺洪武中國王遣人奉金
葉表貢馬及方物永樂三年國王鎮川罕難阿必鎮遣阿
里來朝貢封爲蘇門答刺國王賜印誥金幣五年來貢已
而王與花面王戰敗中矢死子弱不能復仰其妻發憤令
子國口能復此言者我以為大與其國事有漁翁聞之幸
衆敗殺花面子王友遂從漁翁求樂七年漁父遣使來貢
上喜厚賜之十年遣使至其國故王假子率部衆殺漁翁
王王子蘇幹利率衆奔于峭山峭山時相侵欲復舊十一年

太監鄭和擒送京伏法漁翁王子感激貢方物甚夥宜
中貢使數至用金葉表十年封其子嗣王皆有賜後朝貢
不絕風俗淳厚言語和順室廬婚表衣服物產類滿刺加
田磽鹵少熟番舶往來財貨克初人饒富市用金錫錢惟
酋長好殺殺人輒取血浴身花面王者即那孤兒王也國
小僅比大村抵千餘家人皆務而以故號花面風俗語言
類蘇門答剌

瓜哇

瓜哇古閩婆國又名莆家龍元何瓜哇其國分東西二王
所屬有蘇吉丹打板打網底勿諸國洪武三年王昔里入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六

圭

達刺入的占必奉金葉表貢方物及黑奴三百人納元所
授宣勅已而明使至三佛齊瓜哇要而殺之十三年王入
達那巴那務遣使奉金葉表朝貢上遣其使還詔諭責王
遂絕其使永樂二年其國東王遣使朝貢請印與之五年
西王都馬板與東王戰城東王時我舟過東王城西王殺
我百七十人西王懼遣亞烈加恩謝罪勅詰責西王令償
死者黃金六萬兩已而遣人貢萬兩禮官請索如數上曰
朕利金耶令達人知畏耳獨其金賜鈔幣諭之十六年西
王楊惟西沙遣人獻白鸚鵡正統八年令三年一貢後如
期至其國四都初至杜板薩千室二酋王之流寓多廣

潭泉人又東行半日至麻村中國人客此成聚落遂名
村約千餘家村主廣東人番船至此互市金寶克溢人
饒又南水行可半日至淡水港乘小艇行二十餘里至蘇
魯馬益亦有千餘家半中國人港傍大洲林木蔚茂有長
尾猴數萬又水行八千里至漳沽登岸西南陸行半日至
王所居滿者伯夷僅二三百家總領七八人王宮磚甍高
三丈方三十餘里屋高四丈地震收蒙藤花簾踞而坐
民居茅茨磚庫坐臥于內王蓬頭頂金葉冠冒紫嵌絲
腰束錦綺佩短刀跣足跨象或乘牛民男蓬頭女椎髻上
衣下帨男必腰刀刀極精巧刑無鞭撻罪不問輕重藤繫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六 圭

古俚

紅綠白鸚鵡白鹿白猿猴

古俚大國西洋諸番之會去中國十萬里西瀕海南距柯
板自柯枝海行可三日至永樂元年王馬那必加刺滿遣
使朝貢五年遣太監鄭和賜王詔幣陞賞其將領有差王
好浮屠敬象牛老不傳外孫否則傳弟無外孫弟傳善行
人族類分五種如柯枝王南昆人不食牛將領回人不
食猪犬家晨起用牛糞塗地暇牛糞為糞佩之每旦水調
抹額及股國中皆決于二將領土宜麥多馬俗尚信義行
者讓路道不拾遺游濱為市通諸番用金銀錢以葫蘆為
樂器紅銅絲為絃歌聲相協鏗鏘可聽刑無鞭笞輕斷手
足重罰金誅戮沒產娶其族有西洋布曰捨黎本出隣國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六

十七

坎葵巴匹闊四尺五寸色絲間花幌闊五尺產孔雀白鷄
馬無餘鳥諸香常貢金絲寶帶金絲細如髮結花綴八寶
珍珠鳥滑石

淳泥

淳泥本閩婆娑國在西南大海中統十四州洪武四年王
馬漢沙遣使奉金表銀箋貢方物賜金綺永樂三年遣使
封其國王麻那惹加那乃為淳泥國王賜印符詔幣六年
王率其妃及子來朝遣使迎勞之福建至南京王上金表
獻珍物妃箋獻中宮東宮上宴王奉天門是年王卒於
同館諸恭順等百子隨同碑立祠自春秋祀封其子

旺嗣賜王帶金銀納幣器皿使送歸國還册請封其國後
山賜名長寧鎮國土為文刻石後不時入貢俗以板為城
以銅鑄甲煮海為鹽釀林為酒喪葬有棺盛食無器室宇
弘敞原田豐利習尚奢侈愛敬華人王服頗效中國產片
腦諸香象牙吉貝玳瑁珊瑚

滿刺加

滿刺加永樂三年王西利入見連刺遣使奉金葉表朝貢
言願內附為屬郡效職貢七年太監鄭和克册封使賜印
詔錦綺封為滿刺加國王九年嗣王拜里迷蘇刺率其妃
及子五百四十人來朝上御奉天門宴王賜王帶羽儀鞍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六

十六

馬金銀錢鈔錦綺上妃冠服子姪從人賞各有差十年遣
使送還國十二年王母來朝貢厚賜之二十二年宣德九
年王復來朝貢賜亦厚正統十年後教遣使來朝貢天順
三年王無答佛囉沙卒子舟港連沙請册遣使册立為王
成化未給事中林榮行人王乾亨奉使河外賸子入監
讀書後不時入貢其國舊名五嶼東南距海西北皆山地
瘠鹵故未稱國隸暹羅歲輸金五千兩既奉我正朔始不
隸暹羅王自帛縵首衣青花袍蹣皮屐乘轎俗淳樸尚回
回教民舍如暹羅婚喪大類爪哇聯榻坐弱木為舟泛
海面漁旁海人畏龍龍龜龜高四尺四足身負鱗甲露長

牙遇人即啗鳴即死山有黑虎牙小或變人形白晝羣入市覺者擒殺之

歐邏巴

歐邏巴居中國之最西自古未通中國明朝嘉靖間始有西商番小西洋東來貿易於島中之香山魯嗣後其國各道俱省每間其輪而來以入一國故計其里有八萬九萬亦有達十萬者皆以海程計焉且過者有陸路可通不過五萬餘里其山則由地中河北至北海徑一萬二千二百五十里西起西海輪島東至阿北河徑一萬二千里共七十餘國大國計十有一其地中海則有甘的亞諸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六

九

島西海則有意而蘭大諸厄利亞諸島云入中國者類皆學道之人出遊四方傳宣其國之天主教源行亦拜辭至然非奉命來修貢事初有國儒利瑪竇獻天主像畫琴自鳴鍾諸方物於萬曆中入都朝見神宗嘉悅納其所獻方物勅光祿日給廩餼一時精神皆與之遊瑪竇聽其數年通中國典籍病卒賜葬于阜城門外二里溝日利泰西墓嗣有龍華民等接踵而至內有旁通曆學者幾人崇禎初年上諭日食不合推數恐大統曆法差訛於時禮部書徐光啓疏薦湯若望鄂玉函羅雅谷三人修政曆法召取入京朝見閣局于東長安街作觀星臺使修曆日給廩

餼遂推測著書每月又各賜卓兒銀兩未幾玉函雅谷相繼卒若望乃以新法製進黃赤全儀地平日晷及星球圖

天儀器新法曆書內庭親測屢旨褒嘉勅禮部議行之崇禎十一年賜若望欽褒天學扁額尋若望進天主像及方

物懷宗命供像于宮中十五年傳兵部尚書陳新甲至東閣密述上傳內言西洋砲乃中國長技聞有無聞大將軍

名號命若望商確鑄造工部辦料又命若望傳習兵仗局內監習法若望共鑄造無間大小銃二十餘位大者重一

萬二千餘斤次者三千餘斤小亦不下數百斤又命若望

教放銃法及條纂火藥城守書進覽十六年正月命若望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六

二十

同恭順侯吳惟英於都城講究火器法以資演鍊十六年四月大學士周延儒出督師請諸火器介命若望隨往十六年五月命若望為空心砲基式懷宗覽大悅褒嘉之十六年八月命若望造望遠鏡二具于是每月給費用銀三千二百兩資子稠查十六年十月命若望赴薊督軍前調度及傳習排法火器水利等項教授完日來京十六年十二月欽賜扁額曰旌忠十七年正月賊渡河急特遣大學士李建泰出山西勦撫題薦若望而晉王審烜亦疏請命若望前往山西指授火攻及屯田水利開採諸事方至真定而賊度居庸關逼都城微若望還其風俗歐邏巴大小

國自國王以及庶民皆奉王主耶穌教諸異學不容竄入
國王互相結姻世爲和好財用百物有無相通不私封疆
其婚娶男子大約三十女子至二十外臨時議婚不預聘
皆一夫一婦無敢有二色者君臣冠服各有差等賤見貴
少見長以免冠爲禮男子二十已上槩衣青色兵士勿論
女人以金寶爲飾服御羅綺佩帶諸香至四十或未四十
而寡者即屏去衣素衣酒悉以葡萄酒釀成不雜他物其酒
可蓄至數十年當生子之年釀酒至兒年三十娶婦用之
酒味愈美無葡萄酒處則用半麥釀會客不以勸醉爲禮有
犯醉者終身以爲詬辱飲食用金銀玻璃及磁器諸會用
明書 卷十百六十六 三十一

椅卓如中國制其屋有三等最上者純以石砌其次磚爲
牆木爲梁柱石屋磚屋築基最深可上累六七層高十餘
丈地中亦有一層既用窖藏又以除濕瓦或用鉛或輕石
板或陶瓦凡磚石屋皆歷千年不壞牆厚而實外氣難通
冬既不寒夏亦不溽祭葬之禮與中國同異參半喪服尚
黑取幽冥之意棺用木石或鉛錫取在水無朽壞人子追
念祖先爲之誦祭天主求福不焚燒楮錢銀錠分內外
二科內科又爲二有專以草木爲藥者有兼用金石服煉
之藥者其用草木又有專蒸露以爲藥者其學藝則有字
以二十三字母互配而成人物之各凡萬國語言風雨鳥

獸之聲皆可寫出蓋隨音成字不以字命音國王廣設學
校一國一郡有大學中學一邑一鄉有小學小學選學行
之士爲師中學大學又選學行最優之士爲師生徒多者
至數萬人其小學曰文科有四種一古賢名訓一各國史
書一各種詩文一文章議論學者自七八歲學至十七入
學成而本學之師儒試之優者進于中學曰理科初年學
落日加譯言辨是非之法二年學費西加譯言察性理之
道三年學默達費西加譯言察性理以上之學總名斐錄
所費亞學成而本學師儒又試之優者進于大學乃分四
科聽人自擇一曰醫科主療病疾一曰治科主智政事一
明書 卷十百六十六 三十一

曰教科主守教法一曰道科主興教化哲學數年而後成
學成師儒又嚴考閱之取中方許任事學道者專務化民
不與國事治民者秩滿後國王遣官察其政績詳訪于民
間審其功罪之實以告于王而黜陟之其諸國所讀書籍
皆聖賢撰著從古相傳而一以天主經典爲宗若後人有
作必合于正道有益人心乃許流傳又四科大學之外別
有度數之學曰瑪得瑪第加亦屬斐錄所科內此專究物
形之度與數度其完者以爲幾何大數其截者以爲幾何
多二者或脫物而空論之則數者立算法家度者立量法
家或體物而借論之則數者在音相濟焉和音律呂家廣

者在天迭運爲時立曆法家此學亦設學立師但不以之取士百工匠作皆明度數之學其製造備極精巧土產五穀六畜與中國同日月以麥爲主其五金晶石瓊瑤玻璃尤多用造官室精器至于蠶絲棉花花草果品大率多同中國所異者如絨緞之類有鎮猷多羅絨有金銀絲緞布則以利諾草爲一視棉更堅潔此布用壞又可搗爛爲絨有火浣布古人火化人疑以此布包之其骸盡灰存布內不散便貯礮中以墜于高塔之上果以葡萄爲上大如中國桃李別有阿利機孟挑果類皆中國所無者花以香爲美其名玫瑰者最貴與中國花不同取燕爲露可當香亦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六

三十三

可當藥

榜葛刺

西天有五印度國榜葛蘭者東印度也永樂六年王駕牙思丁遣人朝貢九年至太倉命行人往宴勞之十二年王差弗丁遣人奉金葉表獻麒麟國最大白蘇門答刺麻行過翠藍島至浙地港更小舟行五百里至鎮納兒港登陸行三十五里至其國地廣人稠財物豐衍甲於諸鄰國有城郭王及諸官皆回回人男祝髮白布纏頭闊頰長衣束絛靦蹠皮屨市用銀錢海肥五顏山最高大氣候常熱如夏賦十二刑笞杖徒流官有印章行移軍有權陰陽

下百工技藝大類中國有衣黑白花彩縵帽佩珊瑚琥珀縵絡繫臂釧子獨劍歌舞侑酒者曰根肖速魯奈奈蓋人也能作百戲以鐵索繫虎行市中入人家解索坐虎于庭裸而搏虎虎怒交撲僕虎數回乃已或手投入虎喉虎亦不傷戲已仍繫之家人爭以肉啖虎勞戲者錢曆有十二月無間風俗樸厚人好耕種一年二熟產積鐵翠羽瑪瑙蛇馬桑漆樹絲綿尤多鎗剪最巧利布數種有闊四五尺者縐黑縐勒闊四尺背面皆縐絨厚可五分即兜羅縐也白樹皮布賦滑光潤如鹿皮柳莢爲酒檳榔當茶

錫蘭山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六

三十四

錫蘭山在大海中海中有翠藍山最高犬自山東南乘風可三日至赤那鳩鳩人穴居男女皆裸若野獸不粒食食芭蕉子波羅密魚蝦又西海行可十日至佛堂山泊舟虎濱海山麓有臥佛寺佛榻寶飾極華麗又西北陸行五十里至王居王尚釋重案牛最牛糞灰塗地而禮佛國有肉殺牛者罪死王官民居且必調牛糞塗地而禮佛國有饒地廣人稠亞於爪哇民上裸下纏腰加壓腰去髮毫髮髮布纏之女推髻于後下縵白布飲食不令人見產青紅黃鶉忽石水晶海洲有珠池日映光浮起閃閃射日間廣一淘珠諸番賈爭來市以土宜加不宜麥市用金錢重寶

香綺絹青磁器銅錢樟腦永樂九年王亞烈若奈兒鎮里人絕我使途太監鄭和俘至京十年封耶巴乃那爲王赦亞烈若奈兒還國耶巴乃那故王族人也一名不刺葛麻把思刺查國人以爲賢故封之遣使送歸詔諭其國正統十年遣使來朝貢珠寶石後貢使不絕

蘇祿

蘇祿在東南海中人鮮粒食魚蝦螺蛤短髮繻皂纁莫海爲鹽釀蔗爲酒織竹布爲業氣候常熱永樂十五年其國東王巴都葛叭答刺西王巴都葛叭蘇哩喇王叭都葛叭刺卜各率其妻子頭目來朝貢珠玕珊瑚諸物賜王冠服玉金帶蟒袍金銀錢鈔錦幣器皿王妃王子女嫗戚頭目賜物各有差三王者東王爲尊西喇二王副之東王歸次德州卒命有司營葬爲文樹碑墓道留其妃妾及僕從十人守墓三年還國遣使封其長子都麻合爲蘇祿國東王十九年遣使來貢後間入貢無常期

柯枝

柯枝一名阿枝東連大山西南北皆海自葛蘭山海西北行一晝夜可至永樂二年王可亦里遣人朝貢請封其國天山詔封爲鎮國山陽郡王是時太監鄭和使至其國國王鎮里人也首戴黃白布上不衣王紫綠袍束練壓腰綴

椰木葉苦室國人五種曰南昆與王同類祝髮懸腰爲貴族次回回人次富有財者曰哲地次牙儉曰革全又次卑賤者曰木瓜木瓜濱海而居業漁獵屋簷不得過三尺上衣不過膝途過南昆皆地即伏候過乃起王尚浮屠敬象牛建寺範金爲佛每日鳴鐘鼓設泉潔佛頂數回已乃禮之有日濁脫者益優婆塞髮妻妾不剃胎髮髮綴垂後牛並氏塗體行吹大螺妻隨之乞錢氣候常熱多雨市用金銀錢銀者十五皆金錢一產珠象牙蘇木

祖法兒

祖法兒亦名左法兒東南皆海西北重山自古徂西北泰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六

三六

行十晝夜可至無城郭俗尚回回教範修頌語言樸實王白布纏頭衣青花絲袍或金錦袍靴履乘轎跨馬前後列象駝馬鼓吹氣候常如秋市用金銀銅錢文人形永樂中王亞里遣人來朝貢宣德中又來朝貢產西馬駝鶴頂駝雞福鹿尾腦沉香乳香即樹脂諸奇藥以易中國紵絲磁器駝雞如鶴長三四尺脚二指毛如駝行亦如之駝單峯或雙峯皆可乘

溜山

溜山四面濱海如洲在西海中有石門如城闕土瘠無賦郭依山聚居八村稍大皆以溜名可通舟楫餘小溜無慮

三千土人曰此北弱水三千也人巢居穴處不識菽粟啖魚蝦無衣草葉蔽前後舟行遇風失入溜門溜溜山傍有驀幹國皆回回人俗淳厚業漁好種椰樹氣候常熱如夏市用銀錢產龍涎香海肥椰皮結繩可貫成舟全遊青堅如鐵釘鯨魚各溜漁織絲綢其精緻亦有織金脫永案中國王亦連福遣使來朝貢

南泥甲

南泥里又曰南巫里隸浮泥白藤門谷刺舟行三晝夜可至東距黎伐西北距海南連大山山南際海僅千餘家皆回回人俗樸實王居類樓高廣嚴整幽潔市用銅錢少穀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六

三七

食食魚蝦西北大海即西洋中有峭山平頂土人稱為那沒黎番船皆以此山為指南山一淺水有珊瑚樹大者二三尺分枝婆娑可愛依山居人二十家所謂阿孤植者華言王也

黎代

黎代小國南連大山北際海西距南泥里東南連那孤兒居民一千家推一人為首隸蘇門答刺言語服用與蘇門答刺同山多野犀

明書第一百六十七卷

史官傳雜錄

列傳二十一 四國傳三

哈密

哈密本古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外西北羌胡往來要路也元封忽納失里為威武王已而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國初置甘州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泉涼州衛于武威西寧衛于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高臺鎮鬲古浪三千戶所自陝西蘭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為嘉峪關太宗初設開外七衛曰哈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一

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七衛皆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西東去肅州西去土魯番各千五百里北至瓦剌數百里永樂二年改封安克帖木兒為忠順王以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為指揮等官分其衆居苦峪城三年忠順王卒無子兄子脫脫先是俘獲獲邸朝讓哈密為西域入貢孔道宜釋脫脫令嗣王乃賜金印誥命王帶文綺遣使送還令察諸番向背凡諸番貢物表文譯上四年賜王及其祖母速哥失里母妃從母綉幣有差是年速哥失里還脫脫勅諸番復立脫脫為王六年脫脫薨母各遣使朝貢九年脫脫卒其都指揮哈納

爲都督辦事守哈密是年封力帖木兒爲忠義王賜印誥
玉帶守哈密卒從父子字羅帖木兒嗣仍封忠順王賜誥
印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使西域還言哈密城在
平川可三四里東北二門王稱速壇人僅數百戶頗非一
種多蒙古回回人習俗各異馬駝玉石貨錢大尾羊陰
牙角城北大山西南東皆平曠地多棘樹宜稼麥豌豆農
耕亦用耨壞人鑛悍好利西域二十八國入貢經哈密者
輒欄出入索道路錢洪熙元年貢疏黃上言遣臣哈密何
以有疏黃正統四年貢玉求紵絲與因表裏天順四年貢
賜紙金箔薑桂茶磬成化元年令歲一貢貢不過三百人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二十一

至京不過三十人貢物馬駝玉石鐵器諸獸皮三年以忠
順王外孫爲都督賜銅印金幣八年都督赴京嗣官貢馬
駝加賞時酋者林斌字羅帖木兒無子王母努溫答力理
國重九年土魯番速壇阿力欲以哈密掠赤斤諸獎王母
不從南王母金印去遺番離散王母外孫都督把他木兒
子罕慎避居苦峪其奸狡者陰附阿力窺伺塞下上遣高
陽伯李文通政使劉文討阿力調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
苦峪不敢進阿力遂輕中國文等謬言不見上魯番遂還
王金印竟爲阿力所留益侵掠諸城郭及屬獎十四年阿
力死子阿黑麻稱速壇未壯二十年守臣乘間請封罕慎

嗣忠順王入哈密罕慎貪殘國人怨恨西域諸獎貢使往
來者若罕慎要索亦怨恨二十三年罕慎言瓦剌有克捨
太師華哈太師克捨死其弟阿沙赤爲太師華哈弟阿力
阿古冬兀王與阿沙赤爭殺西九據哈密瓦剌尋退去弘
治元年阿黑麻強曰罕慎非脫脫奴安得王哈密哈密我
當王欲殺罕慎畏我不敢殺好語罕慎曰吾爲君聯姻若
爲王益安無外侮罕慎喜許阿黑麻阿黑麻至哈密誘罕
慎預經結盟遂殺罕慎亦未敢顯言據哈密即遣使入貢
言罕慎病死國亂乞遣大通事和番立我爲王居哈密領
西域職貢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外夷北翟最强屢入貢乞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三

通事不聽阿黑麻小姪且與哈密各有分地不可輒通使
亦不得王哈密彼入若貢我亦不拒請勅阿黑麻諭令還
王母及金印還我哈密時王母已死四年遣哈密頭目爲
赤虎仙齋勸諭阿黑麻以金印地池來歸遣使朝貢厚賞
之陞馬亦虎仙爲都督僉事文升言哈密有回回畏兀兒
喀刺灰 種共居一城種類不貴不相下北山又有小列
赤野也克力數種強悍時擾哈密必得元遣尊剛封理國
事庶可購服諸番興復哈密不然未得休息乃立安定王
族孫陞巴爲忠順王安定王者本脫脫種洛令頭目奄克
字刺阿木郎輔陞巴至哈密六年諸番索陞巴偏賜不得

阿黑麻又畏阿木郎赴賜物掠其牛馬遂入哈密殺阿木郎擄陝巴及金印去大學士丘濬謂文升曰哈密事重須公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豈可辭勞但西域賈胡賈窺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爲中國大患者徐當靜之濬曰有議言不可不慮文升請行諸大臣不可請勅兵部侍郎張海都督綴議行視經畧時阿黑麻貢使罵亦滿速兒等在京師令海至河西遣襲使二三人與邊通事致勸諭阿黑麻歸陝巴金印諸襲使爭欲去海不可乃遣哈密襲人以勅往阿黑麻竟留不報海不得已修嘉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戍廣西請絕西域貢七年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四

春海讓不俟命輒還逮下獄降海山西參政讓奪俸開往文升言土魯番恃其強悍哈密奸回又反復欺負中國不德創彼益輕中國請安置焉亦滿速兒等於闕廣開嘉峪關絕西域貢令諸襲歸怨阿黑麻當是時西域諸襲皆言成化間我入貢皇帝先遣中貴人汪我河南至京宴賜甚夥今不撫我我泛海萬里貢獅子謂我開海道却不受即從河西貢者宴賞亦薄天朝棄絕我相率從阿黑麻且拒命中國能奈我何哈密奸回又附阿黑麻阿黑麻遂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襲謀害料襲數萬用雲梯攻肅州其蹂甘州報至文升曰彼虛聲挾我也土魯番至哈

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至苦峪又數程皆無水草貢使往返皆駢水行使我謹烽火明斥候整兵以俟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匹馬不返已而阿黑麻西去令頭目牙蘭以二百餘人據哈密文升曰非用陳湯故事此商終不畏文升召肅州撫襲指揮楊翥至京撫其背曰汝請襲情知西域道路朝廷今欲擒斬牙蘭汝計安出者曰此賊點非襲之不可罕東哈密有捷徑可進兵兵可不十日至文升曰余欲選罕東番兵三千爲前鋒我兵三千殿後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何如翥曰善八年令河西巡撫許進調兵食遣副總兵彭清統精兵三千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五

由南山馳至罕東即調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蘭是各進及總兵劉寧清率兵至肅州外候罕東兵不至乃出大路之水草行不能疾牙蘭訓知道去我兵入哈密斬首六十得陝巴妻女獲牛羊三千哈密脅從者八百餘人皆不殺携歸任四徵師還糧乏士馬亦多物故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文升言兵難抵哈密然未獲牙蘭首功亦少進率及太監陸闇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益邊事獨軍士遠征勞苦宜陞賞上念邊臣出塞有功問歲祿二千石寧陞左都督加俸百石進左副都御史清都督僉事九年阿黑麻又襲破哈密令撤他兒及奄克字刺在刺木城

克亨刺密結瓦刺小列充襲斬撤他兒奄克亨刺還守
哈密阿黑麻人圖哈密哈密人舉火小利亮兒之來援退
走守臣奏乞令選留貢使往諭阿黑麻納款文升曰阿黑
麻未見遣使上款書不許是秋進改陝西巡撫十年秋阿
黑麻令人送阿巴還哈密其見馬其上書言西域諸國不
得貢祭阿黑麻今悔過乞許貢其妻諸國入貢及還馬亦
爾達兒等乞許此賊投許後已至印至甘州取馬亦
爾達兒等於閏歲是冬起王越為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總
制甘肅等處邊務經畧士魯番哈密十一年越出河西取
陝巴至甘州令哈密三種都督回阿馬亦虎仙畏兀兒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六
克亨刺及拜達力迷失佐陝巴奄克亨刺罕慎弟也恨土
魯番亦與陝巴不協越以罕慎女也先王刺妻陝巴結好
奄克亨刺未幾越卒是秋賜陝巴大帽蟒衣玉帶象笏復
封為忠順王故為亦爾達兒等西歸時哈密三種人久苦
土魯番不預還文升請許半留肅州往來自便十二年春
陝巴至肅州畏番衆不肯出關守臣遣參將率兵護行又
賞赤斤蒙古諸番令逐程防護于哈密是夏馬亦虎仙致
賀賜於土魯番還與土魯番諸番使人京朝貢十三年阿
黑麻及黑蠻諸國皆遣人朝貢十七年春陝巴嗜酒拊鼓
國人頌曰書力克哈等迎阿黑麻次子貢帖木兒守哈密

陝巴棄賊走沙州真帖木兒罕慎外孫也年十三不肯來
哈密哈密人曰陝巴走哈密賊寇恐為野也克力達子所
據真帖木兒始至刺木城其兄滿刺兒乞守臣令人來守
哈密真帖木兒自刺木城入哈密守臣令官舍董傑及奄
克亨刺往哈密撫慰衆諭迎陝巴還頭目阿亨刺不聽必
欲立真帖木兒為王奄克亨刺與傑等擒殺阿亨刺等六
人餘黨畏服守臣令都指揮朱道率兵送陝巴入哈密撫
慰真帖木兒還土魯番時阿黑麻死諸兄讐殺真帖木兒
懼不肯還曰奄克亨刺我外祖願依之瑄慮陝巴疑其據
真帖木兒居甘州正德元年陝巴死其子拜牙即嗣封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七
弱守臣悉真帖木兒還來侵哈密留不遣三年滿速兒
速璉遣人朝貢乞還真帖木兒兵部尚書劉宇曰是謂質
其所親愛不許四年滿速兒與拜牙即乞還真帖木兒下
守臣議五年真帖木兒走出城追而獲之六年守臣請歸
真帖木兒下兵部會請勅宴賜真帖木兒及滿速兒拜牙
即介其親目七年冬令哈密三部皆奄克亨刺馬亦虎仙
滿刺哈三送真帖木兒西還八年春至哈密奄克亨刺不
肯去馬亦虎仙滿刺哈三送至土魯番八月拜牙即滿
欲與奄克亨刺叛中國往土魯番奄克亨刺不從自哈密
奔肅州拜牙即棄賊走入土魯番滿刺兒令頭目火者他

只丁與馬亦虎仙滿刺哈三入哈密取金印火者他只丁
又令哈密都指揮火者馬黑木等至甘州索賞哈密諸會
譯書言拜牙即棄國役番乞即差人守哈密巡撫趙應
謂滿速兒忠義令火者他只丁馬亦虎仙滿刺哈三守城
勤勞差擬與官送土魯番金幣二百明年正月撫綏官
至哈密滿速兒率衆亦至分據刺木等城其帖木兒又言
河西人饑窘人死且半甘州城南黑河可引灌城於是
滿速兒及火者他只丁牙木蘭虎力奶翁馬亦虎仙滿刺
哈三日夜聚謀侵甘肅番文索金幣萬萬還我哈密否即
插旗甘州門牙木蘭者本我曲先人與馬亦虎仙等專伺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八

我虛實外挾強番內要厚賞自京師至甘肅徧置奸細巧
爲交結肆行反間然亦專與哈密爲盟未敢窺嘉峪關也
時總制諸御史鄧璋請專勅大臣一人經畧哈密大將督
兵戢守特勅四川討賊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軍務統延
寧固原諸鎮兵防邊土魯番爲多使內侵逐勦西海上亦
刺勒馬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勅責滿速兒送回拜牙即十
年春澤至甘州火者他只丁牙木蘭侵赤斤王子莊澤以
以布銀器并勅令通事與二都督送上魯番克克李刺時
在甘州言我與番世讐不肯去土魯番得賞物以金印與
馬亦虎仙以哈密付滿刺哈三澤召還掌院事巡按馮時

雅又言土魯番未聞請罪尚數侵邊下兵部尚書王瓊議
乞留澤河西不允是冬馬亦虎仙等入京朝貢當是時土
魯番四出侵掠關外諸番及苦峪諸城殘破河西藩籬又
結瓦剌窺河西十一年李昆代鑑巡撫請勅滿速兒送還
拜牙即滿速兒不聽令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據哈密滿
速至沙州勝土巴部落入嘉峪關令肅州奸回斬巴思高
彥名等內應攻肅州遊擊芮寧察將將存禮禦之敗績兵
備副使陳九疇發憤徇死諸奸回及通賊都督失拜烟答
馬城拒戰却之又急調備募兵其老營遣人結瓦剌劫
巢穴破其三城土魯番大糾又盡發馬亦虎仙數十年傾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九

陷哈密奸罪坐謀叛論死時失拜烟答子米兒馬黑麻入
貢在京巧賄權奸笑入長安左門稱冤下錦衣衛會兵部
三法司奏行河西訊報十三年逮昆九疇至瓊請廷鞫幾
殺澤九疇昆降浙江副使澤九疇制籍是秋土魯番貢使
至京兵部請繫獄輔臣梁儲不可乃已十四年刑部會訊
脫馬亦虎仙犯會土幸會同館馬亦虎仙米兒馬黑麻因
權倖得見上賜國姓隨上南征嘉靖改元諸逮馬亦虎仙
復論斬死獄中瓊請戍澤起爲兵部尚書九疇僉都御史
巡撫甘肅明年失拜烟答子米兒馬黑木馬亦虎仙子米
兒馬黑麻皆論死三年滿速兒大衆入寇至甘州九疇先

登力戰既解甘州圍又夜率衆間道兼行抵肅州內好夾擊敗番兵殺火者他只丁慮退去關中守臣奏河西危急遣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率師西討獻民至蘭州諸番已爲九疇所敗出嘉峪關獻民用九疇議請遷發爰使閉關絕貢四年牙木蘭復據哈密侵肅州牙木蘭又入沙州五年起故輔臣楊一清提督軍務一清言我既不能制其命又無以服其心徒絕彼之貢使不能阻彼之犯邊乞還九疇議遷烟墩爰使解警息兵未幾一清召入內閣尚書王憲代一清盡出平涼羈留爰使往諭土魯番令悔過服罪歸我哈密六年諸議禮臣桂萼方獻大霍輶張璁先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十

後上言哈密不靖本由彭澤澤得召用楊廷和曲庇澤也乞急用王瓊以寧西鄙七年滿速兒令牙木蘭據沙州盡羈留貢使否且率帖木哥土巴攻肅州牙木蘭不肯獻殺牙木蘭牙木蘭懼棄殺麥數萬率老稚萬人奔肅州乞白城山金峪寺住牧守臣議留肅州是春起瓊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代憲瓊至河西及澤所行事是秋天方撤馬見罕哈密頭目各朝貢滿速兒亦乞通貢瓊爲奏上乞還羈使朝貢爰未報土魯番酋虎力納咱兒糾无刺侵肅州遊擊將軍彭澤兵備副使趙載禦之退去時恐羈必欲論九疇死并罪廷和刑部尚書胡世寧力爭九疇忠勇再保全

河西得不殺謫戍邊澤獻民閑任八年土魯番貢獅子羈人至乞歸哈密通貢瓊又奏言魯土番歸我哈密乞令失拜烟答子米兒馬黑木守哈密貢使二十人遣入京放歸羈各番貢使男婦凡千人安插沙州上巴帖木哥部爰五千四百人于白城山哈密都督札吉亭刺部爰在肅州東關赤斤都督掌十達兒子瑣南東在肅州北山金塔寺罕東都指揮枝丹在甘州南山下兵部議當是時世寧爲兵部尚書欲專守河西謝哈密無煩憊中國輶上議必欲復哈密下兵部議世寧言昔太祖建北平行都司去境四百里而文皇界之兀良哈文皇郡縣交趾而宣宗棄之安南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十一

哈密非大寧交趾比况其初封忠順王爲我外藩者乃元遺孽永樂二年封三年即故立其兄子未幾即絕而強立非其子孫者嗣之蓋常三立三爲土魯番所擄乃叛我即戎及勞中國臣竊以爲此與國初所封元孽爲和寧王順寧王安定王者等耳安定王又在哈密之內近我甘肅今亦不知其存亡何獨以一忠順王故耗我金幣疲我士馬官我財力聰等不聽竟從瓊言牙木蘭以世寧言本歸正人非叛爾者唐悉怛謀事可鑒遂留不遣是時瓊言滿速兒歸我哈密奉約束朝貢然哈密竟爲土魯番所據安插諸衛戍落皆爲土魯番所逐失其故土住牧河西塞上

北鹵盤窟西海瓦刺結巢北山河西三面皆有寇盜矣
年滿速兒遣虎力奶翁及天方諸曩使貢方物又索牙米
蘭謀言諸番要約俟虎力奶翁歸復侵肅州會虎力奶翁
歸道病死瓦刺又攻土魯番我亦有備稍得休息而來
人哈六刺言番會欲以哈密城與都督米兒馬黑木母管
理兵部因請許其通貢著令三年或五年為期髮使雖多
十二入京餘留塞上是後哈密意為土魯番所據河西守
臣防禦寇口不服及西部事定官口要之哈密守與否固
不足為中國利害也聞之秦中老人曰土魯番哈密屢動
經畧我義未血兵則何畏彼求方棘子則何恩况染指貢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上

赤斤蒙古

赤斤蒙古周西戎戰國月氏秦漢屬匈奴武帝取為酒泉
燉煌二郡唐末沒於吐番宋入西夏永樂二年故韃靼丞
相苦木之子塔力尼為千戶賜誥印尋陞為衛塔力尼為
指揮僉事十一年遣頭目鎖南吉利刺獻叛酋老的罕陞

指揮使厚賜之塔力尼卒子且旺失加嗣宣德後朝貢不
絕國內白山最大多草木禽獸產金駝馬肉菰容自土魯
番陷哈密種人遂散亂不能通貢使成禮矣

安定阿端

安定韃靼別部也地廣袤千里無城郭其俗馬乳釀酒毡
帳為廬產馬蛇玉石洪武七年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烟
帖木兒遣使貢鎧甲刀劍賜金綺令分其酋長為阿端阿
真苦先帖里四部賜卜烟帖木兒銀印稱安定王八年設
安定阿端二衛分統四部卜烟帖木兒卒遣使諭祭賜
王勅誥金綺王遣使貢謝宣德初與曲先叛討平之天順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十三

三年安定王遣使來貢自後朝貢不絕成化中為土魯番
殘破遂服屬土魯安定王苗裔不可考矣

曲先

曲先古西戎部落永樂四年設曲先衛以土酋散西思為
指揮同知宣德元年叛討平之論功加國師禪師秩已而
遣人入貢正統二年頭目黑麻兒遣指揮火丁貢方物嘉
靖中衛人牙木蘭為土魯番所劫牙木蘭號勇士魯番特
時令率衆侵哈密擾甘肅已而與魯番結貳擁帳來歸土
魯番請還哈密易牙木蘭欲殺牙木蘭警動諸屬兵部
尚書胡世寧以為不可遂止自後大抵嘉峪關西諸衛皆

爲土魯番侵擾不復能爲中國藩蔽云

罕東

罕東本西戎部落洪武二十五年侵塞涼國公玉討之禽
哈魯通夫二十年入貢立罕東罕東左二衛官其酋長領
南吉刺思爲指揮僉事永樂二年領南吉刺思與其兄答
力襲等十六人貢馬陞領南吉刺思爲指揮使以塔力襲
爲指揮同知頭目奴奴指揮僉事賜冠帶鈐幣有差自是
歲貢不絕二罕東皆在沙州城沙州古燉煌地嘉峪關外
諸衛二罕東最弱成化後土魯番迭入哈密二罕東不能
支流散各城正德中陳九疇擊退土魯番沙州人稍得生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十四

聚後歸耕牧比牙木蘭再入沙州益殘破其酋土巴等復
附土魯番嘉靖中王璽撫在白城山肅州餉粟歲且萬石
徙圉邊備而已

撒馬兒罕

撒馬兒罕漢屬賓也在哈烈東北二千里東去嘉峪關九
千九百里東西相距千里地干山川鐵門峽阿木河最大
風景偉麗土田膏腴宜五穀頗類中原獨勝諸國城依平
原深險北有子城王居高廣在城北隅王白帽城中遠
巷縱橫肆市稠密西南番賈冬聚於此市易用銀錢禁酒
高回回教有拜天屋青石雕鏤極精巧以牛皮裹經文之

字泥金書人物秀美多藝能尤善作室國東有養晏沙康
海牙塞藍達失千西有渴石迭里迷諸城皆隸焉洪武二
十年國王帖木兒遣使貢駝馬詔厚賜之二十二年貢馬
二十四年貢海青賜勅賚予之二十七年帖木兒遣使迭
力必失表貢馬二百匹表曰恭維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
統一四海仁德弘布恩養庶類萬國欣仰咸知上天欲平
治天下特命皇帝出膺運數爲億兆之主光明廣大昭然
天鏡無有遠近咸照臨之臣帖木兒僻在萬里之外恭聞
聖德寬大超越萬古自古所無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
之國皆服之遠方絕域昏貽之地皆清明之老者無不安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十五

樂少者無不長遂善者無不蒙恩惡者無不知懼今又重
恩遠國凡商賈之入中國者使觀覽都邑城池富貴雄壯
如出昏貽之中忽覩白日何幸如之又承赦書恩撫勞問
使站相通道路無壅遠國之人咸得其濟欽仰聖心如照
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國中部落聞慈德音惟知
歡舞感戴臣無以報恩德惟仰天祝頌聖壽福祿如天地
遠大永永無極照世杯者其國舊傳有杯光明洞徹照之
可知世事故云二十八年勅遣給事中傅安等使西域留
撒馬兒罕永樂五年頭目哈里令虎反達送安等還且貢
方物厚賜之賜安等衣安等言帖木兒本元駙馬卒孫也

里嗣上遣人祭帖木兒賜哈里璽書銀幣已而兀魯伯
馬復遣安報使兀魯伯即哈里也洪熙元年安始還國
勅命吏部言安歷年雖久未經考覈例不得授宣宗曰安
使遠髮留二十餘年良苦何例爲與勅正統十二年又貢
馬玉石四年又貢成化十九年阿黑麻王貢二獅子異使
請大臣出迎禮部尚書周洪謨以爲不可遣中官迎之獅
日食生羊二醋酒密酪各二甌官養獅人光祿日給酒飯
二十三年廣東布政司陳選言撒馬兒罕使臣怕六灣貢
獅子欲於廣南浮海從滿刺加更市獅子入貢不可貴異
物開海道利賈胡貽笑安南諸暴弘治三年由南海貢獅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士六

子禮官倪岳言南海非西域貢道請却之自後貢皆從焉
峪關入嘉靖中其國稱王者五十三人皆遣人朝貢產金
銀玉銅錢珊瑚琥珀琉璃瑪瑙苾思極水晶鹽花藥布名馬
獨峯駝大尾羊後貌

天方

天方古鈞冲地舊名天堂又名西城宣德中其王遣沙
來朝貢俗用回回曆風景融和四時皆如春田沃稻饒
民樂業男女辨髮馬乳拌飯產馬金琥珀玉石珊瑚犀角
貢從嘉峪關入

迭里迷

迭里迷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哈烈二千餘里新舊二城相
去十餘里王居新城東距阿木河河廣非舟不可渡城內
外居民僅數百家糧畜蕃息多魚河東地隸撒馬兒罕河
西有森林多獅子宣宗時入貢

湯石

湯石在撒馬罕西南二百六十里城據大村周十餘里四
面水田東南近山中有園林故元駙馬帖木兒居也規模
極宏壯堂四隅白石柱如玉牆壁隱牖盡飾金瑤綴琉璃
西行十數里皆委曲山多奇樹又西去三百里大山屹立
中有石峽兩壁懸崖宛如斧劈行二三里出峽口有門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士七

人曰此鐵門開也間遣使入貢

養髮

養髮在賽藍撒馬兒罕亦力把力蒙古諸部落間數相侵
擾以故人無寧居惟戌卒數百人處孤城中城四面皆
山東北有大溪西流長數百里溪旁頗垣破廬蕭然草莽
宣宗時入貢

達失干

達失干在賽藍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里城據平原甚狹小
四面平岡多林木溪流蜿蜒土宜五穀人稠密質樸饒
食太宗時入貢

上花兒

上花兒在撒馬兒罕西七百里城居平川周十餘里民物富庶市里繁華戶口萬計地平衍宜五穀桑麻天氣溫和冬不附火蔬菜不絕產絲綿布帛六畜大類中國太宗時入貢

土魯番

土魯番一名土爾番在火州西百里古交河縣安樂地也城方二里地平四面皆山氣候多暖少雨雪土宜麻麥有瓜果羊馬之利人皆屋居信佛法多僧寺城西二十里有崖兒城城僅二里居民百餘家相傳故交河縣治又云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太

古車師國永樂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使至其國誠言城西北百里有靈山最大髮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臺臺旁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南登山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髮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巒巒峯巒秀麗羅刻成行峯下白石城堆似玉輭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狀者甚堅如石文縷明析顏色光潤髮人言此十萬羅漢靈骨也又東下石崖崖上石片如人手足臂面至山坡坡石瑩潔如玉髮

人言此辟支佛涅槃處也周行羣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

砂石光焰灼人四面峻壁窮崖天巧奇絕草木不生鳥獸

鮮少云甘露大抵無北寇患專鎮防西髮種中土魯番最

奸狡宣德五年始遣使來貢正統以後亦常來貢成化弘

治間番會阿力阿黑麻父子擾西鄙凶咎密忠順王罕慎

陝巴拜牙即時專伺咎密至正德遂數犯甘肅語在卷

密傳中嘉靖十一年西域貢稱王者七十五人貢使至二

百九十八人禮官夏言請國稱一人王大學士張孚敬言西

域稱王者多恐彼自封授或部落相稱先年人貢稱王亦

有三四十人者答剌並稱王今盡裁奪恐褻情朕望下禮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十九

兵部議言言西域諸國稱王者唯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如日落諸國名甚多朝貢絕少且與土魯番諸國不相統治正德間土魯番十三人貢天方正德間四人貢稱王者率一人或二人三人餘稱頭目親屬嘉靖二年八年稱王者天方至六七十人土魯番至十一二人此兩年間撒馬兒罕至一十七人內閣言先年亦有稱王至三四十人者併數三國耳乃今土魯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五十三王併數則百五六十王前此所未有况所稱王號原非舊文即有同者地面又異弘治時回勅書稱一王昔爾撒馬兒罕往年故事類答王號人與一勅

非所以尊中國而嚴外夷也自後各執賜勅率其部番實不如期使不如數任意往來勢難阻絕驛傳勞煩宴賜數徒竭財力以役遠襲計亦左矣上從言言常是時土番番強焚破嘉峪關外七衛及城郭諸國地大人衆非復陳誠奉使時矣

黑婁

黑婁在嘉峪關西近土魯番世結好黑婁焚入中國道經土魯番其地山水草木禽獸皆黑男女亦然宣德七年始遣使朝貢

鹽澤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二十

鹽澤在崖兒城西南去土魯番三千餘里在平川中廣不二三里居民百家黑的兒火者稱王居鹽澤既死土魯番者統之產石鹽堅白如石可琢爲器以盛肉食不鹽而鹹鹽西域諸國入貢

哈烈

哈烈一名黑魯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嘉峪關萬三千里元驛馬哈木兒之子沙魯魯居其地國人稱爲速魯檀循華言君主也東有俺都淮人利黑諸城皆漢馬洪武二十五年遣使詣諭酋長內附賜金銀不樂七年頭目麼賽等朝貢十二年遣行在吏部員外郎陳誠使其國正統二年遣

揮哈只等貢馬玉石城方十里居平川廣百里國風土山王居東北山疊石爲屋屋若高臺無棟梁牆壁處處金瑤琉璃門扉雕刻嵌骨屋角屋旁設綵繡帳房爲燕所金床重茵衣冠大類亦力把力民土房或毡帳以雨少故上下相與直呼名雖王亦然相見稍屈躬道撒力馬力

一語握手或相抱爲禮致意於人則云撒蘇少炊爨飯食就肆無七箸交易用銀錢錢三等無正朔時日月亦無斗斛用權衡爲量稅十二國用資焉男髡首衣尚白乃喪易青黑無棺槨不祀鬼神祭先於墓所人多善走日行可三百里氣候常暖市中流水四時不斷多水磨風磨磨器本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三

精巧產巴旦杏鑽伏花毯金銀銅珊瑚琥珀水晶珠翠名馬獅子黑白文獸白鹽如鹽澤者多桑宜蚕爲統轄細遇中國農不甚勞然多獲田美而每歲更休地力得完也餽贈賜子宴會極豐厚男女賁亂無耻大抵西域城郭諸國哈烈最鄙陋然有學舍聚生徒講習諸義省刑罰賦賦寡爭訟好施子務農桑諸國又不及世在土城中國弘偉

默德那

默德那即回回祖國初國王諱罕德生而聖靈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爲別諸接爾華言天使也國中有一佛經三

千藏凡三千六百餘卷書兼篆草楷西洋諸國皆用之
開皇中國人撒以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其
接天方有地池宮室田園市肆大類江淮間寒暑應候
物繁庶種五穀亦有陰陽星曆樂音諸技藝人俗重
非同類殺不食不食豕肉織文雕鏤器皿最精巧宜德中
國王遣人隨天方朝貢

俺都淮

俺都淮隸哈烈西南去哈烈千三百里東北去撒馬兒罕
亦如之城在大村中村廣百里城居十一平曠無險峻地
沃人繁庶稱樂土宣德中入貢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三

八刺黑

八刺黑一名八黑在俺都淮東北城居平川周十餘里南
近山無險阨地平廣食物豐饒西南諸番買聚焉永樂中
入貢後哈烈沙哈魯各遣其子守之而其地如郡縣矣

于闐

于闐大國在葱嶺北二百里東西五千里南北千里漢唐
皆入貢中國石晉時王李聖天自稱唐宗遣人入貢封爲
大寶于闐國王宋末南遷朝貢不絕永樂六年頭目打魯
哇亦不刺金遣人貢玉璞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至其
國國王微弱鄰國交侵人民僅萬計皆避居山谷間境內

惟火州魯陳哈失哈力阿力稍有城邑餘皆荒垣敗屋生
理蕭索永樂以後西戎奉職貢不敢輒相攻始得休息行
賈諸番遂富饒桑麻禾黍宛如中土人機巧喜浮屠法好
歌舞工紡織相見輒跪得問遺書獻于首乃發之稍知草
卑禮節狀貌亦似華人其山蔥嶺爲大嶺下有白玉河隸
玉河黑玉河淮玉河錦雞峯駝諸香珠珊瑚翡翠琥珀花
藥布各馬腦脂胎金星石水銀獅子阿魏後間入貢

火州

火州在嘉峪關外行可一月至本漢車師前後王地前王
治交河城即唐交河縣去長安八千里後王治務塗谷即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三

唐蒲縣縣去長安九千里漢元帝時置戊巳校尉屯田於
前王庭以其地勢高峻名高昌壘後魏初有闕伯周者自
稱高昌王唐太宗平高昌置西州及都督府後陷於吐蕃
其地有回鶻雜居故又名回鶻宋時屢遣使貢元覽畏元
兒隸馬哈木入明號火州其東七十里行都陳西百里有
土魯番火州城近北地卑下山色如火天氣多熱城方十
餘里永樂七年土魯番遣人朝貢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
言其國風物蕭條市里民居僧堂過半亦皆零落東有荒
城故址云古高昌國治漢西域長史戊巳校尉並居焉宣
德五年火州王哈散土魯番萬戶賽因帖木兒都陳萬戶

瓦赤刺俱遣人貢馬及玉璞後入貢不絕俗類匈奴鳥梁
事天神信佛法貴食馬好騎射時節潑水爲戲其山川
山蒲類海交河爲大產馬蛇鹽白氍布鎖鐵陰牙角阿

別失八里

別失八里在西域永樂三年其王沙迷查干遣人言哈
忠順王安克帖木兒爲北鹵鬼力亦毒死願率兵討之上
喜遣使賜綵幣勅令與嗣忠順王脫脫相往還每歲貢入

魯陳

魯陳一名柳城古柳中縣地去哈密千里經大川砂磧無
水草馬牛過此輒死大風修起人馬相失道傍多骸骨有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三

鬼魅行人失侶白日迷亡藝人謂之旱海出川西行至
沙河河上有小岡云風捲浮沙所積道北火焰山山色如
火城方二三里四面多田閑流水還繞樹林陰翳土宜種
麥麻豆有小葡萄甘甜無核名鎖子葡萄氣候和暖風俗
醇樸人二種回回男子削髮戴小單刺婦女白布裹頭畏
兀兒男子帷髻婦人蒙皂巾垂髻於額大抵皆胡服永樂
宣德間皆入貢

沙鹿海牙

沙鹿海牙在撒馬兒罕東五百里城處小岡西河臨河

名水站勢衝急有浮梁其地南近山三面皆平川人繁庶
候崖谷而居園廣茂西有大沙洲可二百里無水即有水
人不可飲飲牛馬亦輒死有臭草根株獨立高尺許枝葉
如蒸春生秋死臭氣逼人取生汁熬膏爲阿魏亦有細草
可藥骨味如蜜宣德中其酋遣使入貢

賽藍

賽藍在比失干東西去撒馬兒罕千里城周三里四面平
原草木長茂流水環繞五穀蕃殖秋夏間草生黑蜘蛛甚
小毒甚嗜人通身痛楚土人禳詛者口誦呪以薄荷枝拂
中毒處又以鮮羊肚過擦其體經一晝夜痛方息愈後皮
膚如蛻脫牛馬被傷輒死行人宿必近水避之宣德時入
貢玉璞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三

哈失哈力

亦力把力

亦力把力在沙漠間或曰焉者或曰龜茲元時名別失八
里馬哈木封於此洪武二十四年國王黑的兒火者遣人
貢馬永樂四年王沙迷查干遣人貢玉璞十二年陳誠使
其國十六年頭目速哥克刺滿刺來朝言至思弒其從兄
王納黑失只罕自立爲王徙其國西去更號亦力把力正

統二年王也先不花遣人貢玉璞駝馬景泰三年遣人朝貢天順以來入貢不絕其國無城郭宮室逐水草住牧設帳房毼廚寒暑生臥於地其王戴小單刺簪鷄翎衣禿袖衫制髮貫耳飲食肉酪或食捺麥爲毛布多雪霜平曠之地夏秋暑候深山大谷六月飛雪俗曠戾服用污穢上下無紀律其山白山葱嶺爲大有熱湯然氣候常寒產銅鐵鉛離黃胡粉馬蛇琴牛孔雀氍毹阿魏白氈布

阿丹

阿丹近古俾頭海可舟行國中富饒有馬步勝兵七八千隣國畏之永樂九年詔中使鄭和賜命互市遣人入貢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二十七

白葛達

白葛達海中小國土瘠俗尚佛教宣德七年國王遣和者里一思等來朝貢

阿哇

阿哇居海島永樂中王昌吉刺遣人來朝貢

項里

項里西海中小國物產甚微有嚴喀刺諸異布洪武五年國王上納的遣人奉金字表朝貢圖上其土地山川賜大統曆金幣永樂元年復遣人朝貢

西洋項里

西洋項里近項里視項里差大物產大類項里洪武三年遣使來以金葉表文貢方物上喜其王恭敬涉海道遠賜賚甚厚永樂元年復遣人朝貢上曰海外遠矣附載番貨勿征二十一年西洋十六國遣使千二百人貢方物至京師西洋項里貢獨豐美上賚予亦甚厚

彭亨

彭亨在東南海島中羣山山傍多平原禽獸稀少草樹繁茂沃土宜穀饒蔬果洪武十一年遣人奉金葉表朝貢賜絲幣永樂十二年遣人來朝貢其俗上下視仰無冠盜男女椎髻好誦佛經煮海爲鹽釀椰爲酒產片腦諸香花錫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二十七

百花

百花在海中依山爲國國中有奇花嘉樹民俗饒富尚釋教洪武十一年國王刺丁刺者望沙亦遣人奉金葉表朝貢其地產紅猴龜筒玳瑁孔雀倒掛烏胡椒

婆羅

婆羅員山面海人多敬佛素食惡殺喜施永樂四年國王遣人來朝貢貢珠玕瑪瑙車馬賜王及妃文綺

阿魯

阿魯一名啞魯在西南海中土廣人稀物產亦薄永樂五年國王連魯唐忽先遣滿刺哈三附古里諸國來朝貢令

丙臣至其國賜王文綺後屢入貢

小葛蘭

小葛蘭小國也東連大山西南北皆海永樂中太監鄭和至其國王領里八遣人入貢俗尚浮屠重象牛飯和酥酪市用金銀婚喪中服大頭錫蘭山白錫蘭山別那里西別海行六晝夜可至

拂林

拂林在嘉峪關外萬餘里洪武四年遣其國故民捏古倫賞詔諭之尋遣人來朝貢其俗上屋無九貴臣如王服不尚關戰鎗金銀錢產金銀珠西錦千年棗馬獨峇駝巴攏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三

古里班卒

古里班卒在海中永樂三年國王遣人來朝貢其俗土瘠殺少登氣候不齊夏多雨雨即寒俗質樸男女被短髮假錦纏頭紅油布繫身物產甚薄

呂宋

呂宋在海中其國甚小頗產黃金以故亦富厚人頗質樸不喜爭訟永樂三年國王遣使觀察老來朝貢

合貓里

合貓里地小土瘠國中多山山外大海海饒魚虫人知耕稼永樂三年國王遣人來朝貢產蘇木烏木胡椒

碟里

碟里國在東南海中大洲上洲有諸港通海人淳少訟動佛物產甚薄永樂三年國王遣使馬里木來朝貢

打回

打回海外小國數為隣國所苦已乃治兵器與隣國戰勝稍得自立永樂三年遣人來朝貢

日羅夏治

日羅夏治海中小國無他奇產產蘇木胡椒人頗知種植無益賦崇佛教永樂三年國王遣文那打時鎮來朝貢

忽魯毋恩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三

忽魯毋恩在東南海中國小土瘠物產薄永樂三年國王遣已即丁朝貢

忽魯謨斯

忽魯謨斯在西南海中東連大山國中土厚宜耕種人質血狀貌偉碩喜作佛事常歌舞惡殺永樂三年國王遣人來朝貢產大馬西洋布獅子駝雞福祿靈羊馬咭獸

甘巴里

甘巴里在南海中大島上人多織錦粒食亦鮮食永樂十二年國王兜哇刺查遣人來朝貢方物

麻林

麻林居海島中永樂十三年王遣人獻麒麟上喜厚賜之

古麻刺

古麻刺在東南海中永樂時王哇來頃本率其臣來朝至福州卒賜謚康靖勅空闕縣有司歲時祭而厚遣其臣歸封其子爲王入貢不絕

招納樸兒

招納樸兒在印度之中古所謂佛國也永樂中遣使詔諭國王一不刺金玉遣人來朝貢

加異勒

加異勒西戎小種居人不及千家貧窶乏食常備鄰國粟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三

樂中王者麻里奈那遣使來貢方物宣德間遣使朝貢

異勒達

黑葛達國小民貧平川廣野草木暢茂禽獸鮮少尚佛疊刑市肆多牛羊交易用鐵錢宣德中國王常遣使十人來朝貢方物

敏真誠

敏真誠國亦大多高山流水日中爲市諸賈皆集見中國磁漆器爭欲得之不惜價產異香駝馬永樂中國王遣使四十人來朝貢

八答黑商

八答黑商永樂間其王遣人來朝貢方物織皮絨屬香木其國山川時秀人俗樸實奉佛有浮屠數區壯麗如玉宮西洋西域皆商販於此大抵皆羽毛織文玉石香木之類凡布帛銀錢皆可交易

覽邦

覽邦洪武九年遣人來朝貢永樂宣德中常附鄰國貢方物其國去西域遠甚無市買地多沙磧麻麥之外無他穀山坡陀無峯帶水亦淺澗俗好佛勅賽祀有駝馬牛羊而亦用錢無他奇物

火刺札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三

火刺札國徵人弱物產涼薄四圍皆山山鮮草木水流曲折亦無魚蝦城僅里許皆土屋牧羣王居亦陋俗尚佛重僧喜中國磁器針線永樂十四年常遣人朝貢

討來思

討來思在海中周徑不百里城近山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然俗尚佛婦人王家市市中多駝羊馬牛亦有布織毛褐交易用錢土宜麥稼無稻穀宣德六年常遣人朝貢

吃力麻兒

吃力麻兒永樂中遣使十人來朝貢方物惟獸皮鳥羽屬鴉之類其俗不事耕農喜射獵山甲水產西南傍海東

北林莽深密多猛獸毒虫得中國雄黃麝香磁器甚喜有
達巷無市肆交易無期川鐵鑒

失刺思

失刺思永樂間遣人來朝貢時遣內外官以綺幣磁器示
馬於迤西撒馬兒罕失刺思諸國仁宗即位詔諸使至十
日內就所在還京無得托故留宿宣德中遣使八人來朝
貢

納失者罕

納失者罕東去失刺思數日程皆舟行海中其國山林川
澤有林木魚虫城東平原飢水草可牧馬馬有數種最小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三十一

者高不過三尺俗敬事僧僧所至必飲食之顧尚氣健闊
聞不勝者衆其啖之永樂間遣使十人來朝貢亦無他異
產

亦思把罕

亦思把罕於西南海中爲大國廣袤近千里四面皆海而
北多山東南皆平沙國有城堅壯王居亦修麗物產豐
風俗樸厚尚佛畏刑喜施慈惠亦有中國人僑寓者時時
出賣撒馬兒罕市多馬駝少布帛有琥珀而無稻黍日食
雜麥稗粒粗壯甘美永樂中遣使四十四人來朝貢

淡巴

淡巴在西南海中洪武十年國王遣人來貢賜之金幣其
國風景秀瞻土地廣衍泉甘而水清草木暢茂畜產甚夥
城以石築屋以瓦覆王乘輿官馬頗有威儀國人勤生
種藝織纈抱布男女咸務常業市有交易野無寇盜頗稱
樂土

甘把里

甘把里永樂間遣六人附西大國來朝貢自言其國小介
西南海中與諸鄰國不通交易物產又薄山無長林田無
宿麥以故國用常乏人民艱窘然奉佛善不求積聚無乞
丐者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三十一

白松虎兒

白松虎兒舊名速麻里兒國中無大山山卑小者亦群
木無猛獸毒虫之害先時常有白虎出松林遇獸不食遇
人不傷旬月後竟不見國人稱爲神虎虎父老又曰此西方
白虎降精以是更其國爲白松虎兒永樂中遣使十六人
來朝貢

答兒密

答兒密永樂間遣使十八人來朝貢方物賜大統曆文錦
藥茶國在海中不百里人不滿千家有瑞壘而無城郭屋
以板覆田以牛耕王居官舍不甚差別產馬駝羊牛毛羶

布縷交易兼用銀錢利專用蕃僕屬撒馬兒罕

阿速

阿速在西海中爲大國多撒馬兒罕天方諸國人有城衛
山面川南流入海海有魚鹽之市野有耕牧之利敬佛畏
鬼好布施惡爭鬪物產饒俗涼適唐人無饑寒夜無寇
盜永樂中遣百十二人來朝貢後屢入貢

沙哈魯

沙哈魯永樂間遣七十七人來朝貢國在阿速西南海島
中人民解直耻閑好佛交易海中諸國西域貢胡來市販
中奇物不惜高價亦有價廉而得奇貨去者沙哈魯人不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三五

議也王及酋長居城中有瓦屋庶人旅處城外田野中村
落相聚山川環抱畜產豐利

西蕃

西蕃卽土蕃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洮岷間元世祖
始爲郡縣以上蕃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世
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明興洪武六年令諸酋
舉故官授職以攝帝師喃加巴藏一爲藏盛佛寶國師元
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爲都指揮同知宣慰使元師
招討等官自是蕃僧有封爵貢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
覺大乘法王加來大寶法王者俱賜印詔令比歲或間

朝貢今其地爲都指揮使司二曰烏思藏曰朵甘

司一曰隴答宜慰使司三曰朵甘曰董卜韓胡曰長河

魚通寧遠招討使司六曰朵甘思曰朵甘龍答曰朵甘丹

曰朵甘滄塘曰朵甘川曰磨兒勒萬戶府四曰沙兒可曰

乃竹曰羅思端曰別思麻千戶所十七闡化闡教輔教三

王貢使自四川入贊化王自陝西入每貢百人多不過五

十大乘大寶一法王貢無每貢僧徒十人凡諸王嗣封

賜諸袈裟僧帽數珠鈴杵以大慈恩寺刺麻僧二人克正

副使四川自黎州或天全陝西自洮州出境宣德元年封

大寶大乘闡教闡化贊善五王九年闡化王貢使札藏等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三五

還以賜物易茶至臨洮沒入茶分留札藏等聞上命釋之

還其茶成化五年封闡教輔教二王十六年封闡化王皆

厚賞長河西魚通寧遠歲一貢貢止五六十人多不過百

人自雅州入正統初來貢賞甚厚五年刺麻僧貢馬十年

蕃僧亦貢馬景泰四年入貢賞稍減天順元年貢賞如故

三年尊勝寺清修翊善大國師獲印遣人貢舍利成化初

蕃僧入貢十二年貢使九百人賞少成弘治二年貢使千

三百人戕賞朵甘思洪武十八年令歲一貢自雅州入天

順七年宣慰使來貢厚賞董卜韓胡亦一貢如朵甘思四

川威茂松潘金川雜答思達蠻諸蕃僧皆三歲一貢貢百

人多不過百五十人或歲一貢貢三十人多不過五十人
洮民番寺歲一貢貢一寺四五人番歲二年一貢大簇四
五人小簇一二人至京餘留塞上洪武四年置洮州衛軍
民指揮使司永樂九年置洮州茶馬司火把藏思晏曰諸
簇歲納馬三千五百匹洪武初置洮州衛改洮州衛軍民
指揮使司七年置洮州茶馬司必里衛二州七站西番二
十九簇歲納馬七十七百匹洪武十一年置岷州衛軍
民指揮使司又置西寧衛西寧茶馬司歲納馬三千五百
匹市法上馬茶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五王
諸僧番簇在四川西寧洮岷河在陝西西寧在黃河北洮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三

岷河在黃河南陝西諸番畏宋將軍成四川諸番敬信丁
大夫玉國初爲御史大夫出鎮四川最久威惠並行暴民
安輯宋成洪武永樂中久鎮西勝積功封西寧侯丁宋皆
克平羌將軍成化十九年西番蒲松反侵內地巡撫都御
史馬文升討定之正德初北翟徙居西南盤食諸番勢漸
吞併識者慮其結勾深入如前代吐番吐谷渾事富是時
翟在西海言官前代有屯兵青海以絕羌翟連和內侵
者然徵輪調發民力大困正德十年調朔方勁兵逐勦
避走松潘旋歸故巢費以萬計竟無成功嘉靖元年西番
反鎮守都督鄭卿討之不能克班師自是歲入境殺掠人

畜八年洮岷番賊數至鞏昌殺吏士掠人畜焚廟廟石
騷動尚書王瓊請凡賊入官軍襲至賊巢殺之番人畏焉
已而兵至塞防秋套會番賊遂乘虛深入臨洮鞏昌殺掠
大慘尚書李永勛言西番土地被西海役酋亦卜刺侵占
日益內徙將來番湖交通盜賊猖獗何以善後昔漢趙克
國不戰而服羌段熲殺羌百萬爲費以億計內地虛耗是
知用勇將者雖可取快目前任老成者必能獲萬全之策
乞廣宣帝之明專克國之任制取西番事宜悉令瓊從長
區處上從之瓊曰欲撫罕必勦先令遣遊擊將軍彭械鎮
守都督劉文統兵自固原進至洮岷分提要害且撫且勦

明書

卷一百六十七

三

撫定六十五族特險拒戰者十六族斬首三百七十嗣是
稍帖伏間一入貢西番風俗大抵皆質直樸魯上下一心
君臣爲友吏治無文音樂尚琴瑟食酪衣毳居毳帳務耕
牧好很鬪貴壯賤弱懷恩重利尊釋信詛其山川崑崙山
可跋海黃河折支湟水爲大產金銀銅錫犂牛名馬天鼠
皮獨峯駝青稞麥豎豆酥羊貢物多諸佛銅佛銅塔舍利
足力麻鐵力麻毼毼珊瑚犀角左髻毛纓明盔甲刀劍
甲麻衣馬青盟史官曰西戎亦能爲中國患從中侯溫
西周附隗黨族拒東漢唐連吐番直入長安宋失熙河
於西夏爲禍不小中國以官賞貢市羈縻之西鄙稍寧止

德以厚邊防大弛戎心遂啓瓊議欲於洮岷河蘭間構城
堡遠斥喉廣儲蓄謹備海賊勿使得連西番即有侵侮
請精兵駐臨洮鞏昌扼要之地拒之斯亦良策哉

明書第一百六十八卷

列傳二十一 四國傳四

韃靼

史官傳

韃靼北口也仰夏獯鬻周獵狁秦漢匈奴唐突厥宋契丹
漢時匈奴最強匈奴弱而烏桓遂盛漢末鮮卑滅烏桓
卑既衰蠕蠕強大與魏爲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
地唐李靖滅突厥五代及宋契丹爲盛女真滅契丹號金
入中國稱皇帝其別小部曰蒙古曰太赤烏曰塔塔兒曰
克烈各有分地蒙古并諸部滅女真及宋國號元入主中
國洪武元年八月克元都元主遁出塞二年十月貽書元
主三年五月曹國公克應昌獲元主后妃孫買的里八剌
其太子愛猷識里達剌遁去始知元主殂於應昌蓋爲順
帝遣使至祭封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愛猷識里達剌稱
帝於口中遂取口東勝興和敗王保保是年都督孫興祖
戰歿四年六月納哈出侵遼東五年正月大將軍達等三
道出塞討王保保三月敗王保保於土剌河遁去四月又
敗敵於阿魯渾河十一月納哈出寇遼東十二月書諭元
幼主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君其思之自古國家必有興
廢以小事大理勢之常昔我中國趙宋將交爲金所逼

都於杭納以歲幣君家亦遣使於宋約納歲幣如金帛
疆界有南北之分而前後延祚百五十年此小事大之明
驗也朕觀前代獲他君子孫必獻俘廟社誇示國中其初
亦有待之以恩受之以爵者及其後也非為即殺雖君家
亦爾宋之幼主削髮為僧終不免於死朕則不然君之子
至京已三年禮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朕本布衣生長君
朝自辛卯益起汝穎斬黃間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四
海土崩朕興師救民一時羣推僭稱名號者盡為朕所俘
膚雖君父子亦不能守其廟社北遁沙漠此天命非人力
也自古有識之君孰不畏天故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其察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八

二

焉又書與元臣劉重德朱彥德言至正之君蒙塵而廟勅
主初立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今特遣使諭君
令取其子買的里八剌歸二生宜察之母教人絕父子之
道六年六月敵犯武朔州八月犯大同七年九月遣使
賁買納里八剌北歸八年十二月敵犯遼東十一年五月
寇陝西十三年口脫火赤屯和林沐將軍英討擒之十二
月入犯永平十四年正月乃兒不花寇塞上四月魏國公
達率諸將出塞襲衣大獲十九年冬納哈出據金山十二
年宋國公勝率師出大寧永昌侯王襲破敵六月宋國公
勝至金山臨江侯陳德述失道戰死王降納哈出國六月

敵追殺駁帥都督漢英二十一年王充大將軍出大寧至
慶州口主脫古思帖木兒遁去獲其子地保奴及后妃以
歸脫古思帖木兒者即愛猷識里達剌子也地保奴有怨
言遣使致之琉球脫古思帖木兒為其下也速迭兒所殺
部落潰散大臣立坤帖木兒為可汗二十二年六月上勅
禮部曰朕削平禍亂以一天下二十餘年而朔漠尚未清
近命永昌侯藍玉等率師直度大漠俘寇其衆口主脫古
思帖木兒逃竄北歸未達和林為也速迭兒所害惟知院
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擁兵自固既而去逆効順率衆來
歸朕遣使授印與武官而失烈門數稱疾不與使者相見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八

三

爾禮部可移諭捏怯來若失烈門有意南來可令入朝夾
意北嚮從其所欲古之人有殺身忘家而立名者有保身
全家而求生者人之志固有不同不可強也時捏怯來等
皆降是冬土以元元納失里大王居和林西命來降太子
入即鎮撫渾都帖木兒往招之諭曰昔中國大宋皇帝主
天下三百餘年後其子孫不能敬天愛民故天生元太祖
起漠北混一天下百年之間其恩德孰不思慕號令孰不
畏懼是時四方無虞民康物阜自脫歡帖木兒皇帝即位
政出權臣法度廢弛是以上天降亂民墜塗炭草野間豪
傑並起朕時在淮甸見生民靡寧乃與鄉黨豪傑起兵除

亂不四五年羣雄悉定故元番將降附者接踵而至凡可
遣兵直抵漠北時稱帝者號古思帖木兒奔往也速迭兒
之地遂遇害其餘士馬爲知院捏怯來國公老撒丞相失
烈門三人所有今已悉來降附朕處於美水草蕃畜牧之
所俾樂生安業朕今主宰天下遣使諭爾如有所言使還
以聞朕有以處之二十三年丞相咬住太尉乃兒不花知
院阿魯帖木兒伏塞下三月燕王率諸侯兵出古北口降
之二十四年四月燕王督領國公友德諸軍出塞捕阿失
里八月都督劉貞宋晟出塞征哈梅里兀納失里遁去攻
破其城斬其王酋千人二十三年燕王巡塞捕寇二十六
年二月勅晉王出塞集諸兵敗敵三月勅燕王防河魯
帖木兒乃兒不花二十九年燕王出大寧塞周世子有燬
出北平塞捕寇三十一年勅塞上諸王備寇建文二年二
月驍國公趙脫力干司徒趙灰隣帖木兒司徒劉哈刺
帖木兒率衆歸北平謀報寇侵邊燕王諭驍國可汗坤帖
木兒并諭瓦剌王猛哥帖木兒等三年冬可汗使人歸款
北平寇犯鐵嶺坤帖木兒死鬼力赤立爲可汗永樂元年
二月上諭鬼力赤書曰元運既衰我皇考太祖皇帝受天
明命撫有天下朕以嫡子奉藩於燕恭奉天眷入繼大統
嘉與萬邦同臻安樂比聞北地推奉可汗正位特遣指揮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八

四

察兒只恍惚等持金綺往致朕意今天下大定薄海內外
皆來朝貢可汗能遣使往來迥好爲一家使邊城萬里烽
埃無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豈不美哉并勅其太師
右丞相馬兒哈泊太傅左丞相也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
魯台等以遣使往來意各賜文綺二敵入遼東塞掠懿路
七月又書諭鬼力赤十月寇犯永平是月鬼力赤阿魯台
與瓦剌馬哈木戰大敗已而馬哈木阿魯台皆遣人入貢
閏十一月寇灰溝村黃甫川三年正月阿魯台部落掃口
兒來歸曰鬼力赤聞兀良哈哈密內附遂相猜防數遣人
伺塞下令謹備之四年三月書諭驍國可汗鬼力赤朕嗣
天位撫天下體天心以爲治惟欲萬方咸得其所今海內
奸萬國臣順安享太平常遣致書可汗謂宜通好往來共
爲一家而可汗不悟拘我使臣掠我邊境自阻聲教夫天
之所與孰能違之天之所廢孰能舉之昔者天命宋主天
下五十餘世天厭其德命元世祖代之元數世之後天又
厭之命我太祖皇帝君土天下此皆天命豈人力所能也
不然元之後世自愛謙讓里達刺比徙以來至今可汗更
染主矣土地人民曾有增益豪末者否占稱順天者昌逆
天者凶爾衆甲冑不離身弓刀不釋手東遷西徙老者不
得終其年少者不得安其居今數十年矣是何罪也可汗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八

五

聰明特達宜敬天命恤民窮還前所遣使者及掠去邊人相與和好用寧息爾衆同享太平之福願不偉哉若果負徭強之性天命人窮有所不顧必欲力較勝負朕亦不得獨已中國士馬精強長驅迅掃恐非可汗所能支也可汗其審度行之文綺二表裏往致遠意不報五月勅可汗部酋阿魯台六年三月書諭本雅失理曰鴻臚寺丞劉帖木兒不花等自撒馬兒罕脫身居別失八里鬼力赤等迎爾北行朕計鬼力赤與也孫台久結肺腑爲固未必能棄親就疎况手握重兵雖下有附爾者安敢異志爾與鬼力赤勢不兩立矣夫元運旣訖自順帝後傳受猷識里達臘至明書

卷一百六十八

六

坤帖木兒凡六代瞬息間未聞一人遂善終者此可以驗天道爾之保身誠不易也去就之道宜詳察古帝王如周封舜後胡公滿於陳夏後東樓公於杞商後箕子於朝鮮微子於宋漢唐宋來皆封前代後我皇考太祖於元氏子孫存恤保全有來歸者皆令還如遣脫古思帖木兒還後爲可汗統率其衆奉宗祀南北人所共知也朕之心卽皇考與前古帝王之心爾元氏宗嫡當奉世祀吉酋二途審思之如能幡然來歸加以封爵厚以賜資俾於近塞擇善地以居惟爾所欲無爲下人所惑徒擁虛名禍機在前有不暇顧亦惟爾所欲朕愛人之誠同於皞日今再遣劉帖

木兒不花等諭意并賜織金文綺衣二襲綵幣肆端爾其審之是冬鬼力赤殘破口迎立本雅失里叛負不相統都督僉事吳允誠子荅蘭柴秉誠子別立哥等請出塞自效從之七年四月遣都指揮金塔卜交給事中郭驥資書諭本雅失里曰遠將得爾部下完者帖木兒等二十二人來其言衆已推立爾爲可汗爾欲遣使南來通好朕心甚喜今遣都指揮金塔卜交給事中郭驥等費書諭意可汗誠能上順天心下察人事使命往來相與和好朕主中圓可汗主漠北彼此永遠相安於無事豈不美哉綵幣六表重用致朕意完者帖木兒等朕念其有父母妻子均給賜就令使臣送歸可汗其體朕至意并賜其臣阿魯台等綵幣寇殺驤五月封瓦剌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賜之詔印七月洪國公丘福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達五將軍出塞討本雅失里阿魯台八月諸將盡敗沒於騰胸河上大怒諭諸將明年征敵八月上出塞至幹難河敗本雅失里遁去又敗阿魯台十一年上巡北京勅阿魯台無以丘福事懷慮漢呼韓即唐阿史那社爾受享顯爵福及子孫爾宜效焉特賜爾母子金幣諭意十月阿魯台降封和寧王十二年春上北征瓦剌馬哈木再出塞阿魯台時遣使至上賀直

馬哈木動靜且覘我兵大敗馬哈木太平把秀孛羅於忽蘭忽失溫退奔至土刺河上使諭阿魯台阿魯台大懼二十年三月寇攻圍興和守禦都指揮王祥戰歿先是阿魯台爲瓦剌攻敗窮蹙以其妻孥部落奔竄而南保息塞外遣使奉表稱臣貢駝馬上以寇性黠詐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覆育豈有所擇納其貢使封爲和寧王母妻皆封夫人賜金帛俾仍居漠北阿魯台感上恩屢遣使貢馬又遣子來朝數年生聚畜牧益蕃富遂克恃桀驁使還就途劫掠朝使至又輒侵侮或拘留苦之時時遣部落出沒塞下爲寇上常諭其使還語阿魯台竟不悛至是大舉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八

八

團興和邊將以聞上遂決議親征五月上至獨石大閱將士六月次威遠川敵進攻萬全七月次殺胡原獲言阿魯台部下聞兵出塞皆憂懼叛散繼聞上親征阿魯台大懼其母妻亦畏阿魯台反時時罵阿魯台逆天負恩自取喪敗阿魯台惶惑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於潤樂海旁北走上遂班師還征兀良哈十二月阿魯台殺其主本雅失阻而自立本雅失里妻率其屬來朝乞居內地避之二十一年七月降胡言阿魯台將入寇上又出塞征之八月次萬全口知院阿失帖木兒右納台等率妻子來降言阿魯台今夏爲瓦剌順寧王之子脫歡所敗掠去人畜無算即屬

潰散無統若聞天兵復出疾走遠避不暇敗南河即上以二人爲正千戶十月先鋒將軍陳懋至飲馬河北遇韃靼王子也先上干率其妻子部落來歸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忠二十二年正月大同開平守將奏阿魯台部落侵塞上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弑主虐人違天逆命數爲邊患請發兵討之願爲前鋒自效上曰兵豈堪數動朕固厭之況下人乎忠曰如違人禁毋何上曰卿意甚善但事須有名文帝常言漢過不先姑待之比邊報至召文武大臣議羣臣遂請上北征六月上駐哈蘭納木兒河上不見敵遂班師七月至榆木川上崩仁宗卽位給本雅失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八

九

里妻及其外母米月各五石洪熙元年七月瓦剌部脫脫來歸是年馬哈木破阿魯台欲自立衆心不附乃立脫脫不花爲上居漠北宣德元年正月使勅瓦剌王子捏烈蘇嗣父太平賢義王是年馬哈木子脫歡遣人進馬令嗣父王二年和寧王阿魯台瓦剌順寧王脫歡亦力把力歪思各遣人進貢三年正月遣指揮曹者赤帖木兒奉璽書諭阿魯台四月脫歡至思各遣人進貢賜之金綺加賜至思五月寇中諸酋相構往來戰塞下六年二月上勅大同鎮兵武安侯亨問阿魯台與瓦剌脫歡戰阿魯台敗北卽曲

離散假息近邊卽欲來降嚴爲警備歸正人至傳食至京
寇多昨舌云受降如受敵憤哉八月上遣使賜勅撫諭阿
魯台七年九月阿魯台殺敗兀良哈遂往牧近塞明年二
月阿魯台遣人自遼東入貢上勅總兵巫凱往年敵使自
大同宣府入今乃迂路從東協來謹防之七月寇入大同
塞九月阿魯台部落寇涼州九年正月寧夏總兵史昭宣
捷報也先帖木兒等款塞上勅昭宣諭詐未可輒信或僞
降急我慎防之母璽賊計肆月阿魯台爲兀刺所敗遣人
告難上勅賜綺羅撫諭八月阿魯台死部落盡離散兀刺
脫歡遣人朝貢告殺阿魯台請獻前元王璽九月阿魯台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八 十
子阿卜只俺遣人乞歸附上遣使撫納以爲中府左都督
是月口朵兒只伯寇涼州又入寧夏塞殺掠人畜十二月
直入開平塞千戶楊洪禦之敵退去是年甘肅總兵劉廣
吉脫歡襲殺阿魯台完者帖木兒遂南寇塞上千戶王敬
禦之擒完者帖木兒正統元年敵圍鎮蕃復寇山丹又入
大同塞是年脫歡與朵兒只伯讐殺相併成國公勇言爾
敵合一勢益強盛乞勅緣邊謹備之敵數入山丹寧夏甘
肅莊浪塞脫歡遣人貢馬瓦剌既敗阿魯台通兀良哈伺
塞下二年脫脫不花遣人貢馬原賜之時朵兒只伯數入
塞掠甘涼兵部尚書王驥總諸軍禦之出塞搗其巢敵退

四年冬口貢馬五年秋冬口駝貢馬陸年冬脫脫不花及
其太師也先遣人貢馬賜物王與太師等八年也先阿魯
骨遣人貢馬也先者脫歡之子也當是時脫脫不花弱而
也先強盛也先又以其姊妻脫脫不花數年間挾脫脫不
花遣人並入貢馬得賜金帛無算使人皆歸京師逾春始
遣還遂桀驁不恭時時殺掠道路我往來通事人變詐出
好誘告以中國虛實也先因與通事人言語有子請婚南
朝公主通事人謾曰爲君奏皇帝皇帝許爾矣也先大喜
誘諸酋曰吾且進聘禮十四年春遣武千人貢馬曰此聘
禮也朝廷初不知荅詔不及和親事也先大愧怒七月太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八 十
舉入塞分寇大同宣府塞上諸城堡多陷沒羽書紛至遣
駝馬都尉井源等四將軍統兵四萬出禦敵太監王振力
勸上親征從之命鄭王留守英國公輔成國公勇率師從
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鄭瑄學士曹瑄等扈行官軍兼
從五十餘萬人出居庸抵宣府連日惡風雨源等戰敗尸
橫原野上至大同敵引避誘我深入大同太監郭敬力阻
振振始懼請班師又連日夜雷雨敵輕騎躡我八月上至
狼山朱勇兵三萬戰敗烏兒嶺上遂至土木欲入懷來振
顧私重留行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敵衝大臣勸上行
敵騎逼我兵不敢動饑渴甚壬戌敵使來議和召驛車和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八

三

與和邊兩通事與敵使偕行上遂發營項之陣敵集之
我師大潰死傷無算張輔曹鼎等皆死上乘馬呼親兵與
圍不得出遂爲敵所得其車衣糧盡爲敵有辛亥上在塞
營手書與懷來守將索金帛犒敵令遣人告京師是日三
更入西長安門明日百官集闕下是日遣人以黃金珠玉
衣龍紵絲綖也先請還車駕上至大同守將劉安給事中
孫祥知府崔瑄出見上獻蟒袍上賜酋長伯顏帖木兒
安等曰急獲勿吝酋又曰酋云歸朕情僞巨測慎備之
瑄等獻酒上醉地飲酋索城中犒軍錢括郭敬等金銀萬
餘兩饋酋請還車駕酋笑不應上自大同出塞至野松林
也先營也先進酒出妻妾歌舞進奉上居伯顏帖木兒營
兩營相距拾里許伯顏帖木兒見上甚恭謹九月也先馳
書恃慢答書言中國立皇帝兵強食足行當決戰十月也
先使人來議和還車駕賜也先金銀絲幣使去數日敵入
犯至大同廣昌破紫荊關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
死遂犯京師是時遙尊英宗爲太上皇上皇居土城廟殿
掠北西門外石亨于謙等營城北都督孫鏗營城西刑部
侍郎江淵參軍事敕交趾敗將故成山侯王通爲都督
臚卿楊善爲副都御史守京師漢北西城我兵與戰殺傷
相當敵擁上皇至城下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出迎裏和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八

三

敵許不出以通政司叅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
榮爲鴻臚寺卿出見皇上也先伯顏帖木兒擐甲屬弓矢
侍上皇復等見上皇進書勅上皇視漢字書敵視番字勅
也先曰爾皆小官急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來上皇
諭復榮曰彼無善意汝等宜急去二人辭歸敵益四面
掠焚三陵殿竊祭器逼宣武門南逾蘆溝橋散掠下邑謀
督諸軍出德勝門力戰發大砲擊敵死無算殺其酋鐵頭
元帥石亨戰彰義門又大捷孫鏗王通內外夾擊又捷敵
勢少阻陳循于謙請召各邊精騎入援又請下榜數道諭
回達番漢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也先疑
而勤王兵亦稍集是月既望也先出居庸伯顏帖木兒以
上皇出紫荊瓦剌可汗普化即脫脫不花遣使貢馬尋和
上不許胡濙王直言普化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因以間之
上曰善厚賞來使總兵昌平伯楊洪都督孫鏗范廣石彪
帥兵二萬擊零寇未去者十一月京師解嚴未旬日也先
又遣使索大臣迎車駕言使不至來月月生時入塞攻京
城京師戒嚴十二月閏喜寧誘敵以車駕至甘州入陝西
直趨南京不果而普化寇遼東不樂出寇寧夏深入陝西
景泰元年正月敵入大同塞總兵郭登擊却之閏五月敵
報害至京師訛言諸大臣潛遣家歸民益驚懼是月叅將

許貴敗敵於黃土嶺二月懸賞格殺也先賞銀五萬兩金
萬兩封公官太師殺伯顏帖木兒喜寧銀二萬兩金千兩
封侯是月募兵至京者九萬五千人八月敵入蕎麥川偏
頭關都督杜忠擊敗之敵入萬全又入寧夏至慶陽是月
車駕至大同敵大掠蔚朔分寇宣府諸城時獲敵謀言田
達于導也先與賽罕王大同王荅兒不花王鐵歌不花王
鐵歌平章脫脫不花王分道入犯四月許貴言敵請和乞
荅使緩兵下兵部議謙言曩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往
使財賂方入寧廬敵騎已至閘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
復又往不得要領而還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八

十四

中國與外寇有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君父而違大義此
理不可和也敵狡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
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不可和也
移文詰責貴敵入鴈門闕遣五將率兵三萬分屯真保易
涿通州以寧遠伯任禮為總兵官率兵五千巡守各城禮
辭老以都督同知劉安代之五月敵入河曲圍代州賜口
阿剌知院勅先是口口阿剌遣人貢馬請和邊臣留之懷
來聞上文武大臣請遣太常少卿許彬錦衣衛都指揮同
知馬政謹敵使情偽彰等言敵果欲議和罷兵且奉還往
皇奏至召陳循等對文華殿論曰也先背逆天意還留上

皇誓不共天奈何言和循等頓首請賞遣使且好辭諭阿
剌殺其詐謀京營邊塞嚴為防禦上曰善勅阿剌曰我朝
與爾瓦刺和好也先違天犯順朕兄太上皇帝與師問罪
也先又輒遮留毒我生靈殘我邊徼朕嗣承大統宗室臣
民咸請興兵討罪復讐朕念也先屢請送大駕回京以故
遣人賜書授賞乃也先謫詐反覆今阿剌使至亦奏云云
朕欲從爾但聞也先尚聚眾塞上意在脇挾義不可從即
阿剌必欲和好待瓦刺諸部落北歸議和未晚不然朕不
惜戰也先面傲不悛悔禍恐無及使回朕加恩資厚賜阿
剌答來意六月丙戌上皇至大同敵屢掠大同宣府京師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八

十五

戒嚴阿剌遣人入貢至京也先使亦至居庸關詔附賞
我使與偕往勿遣入京七月癸卯遣禮部侍郎李實大理
少卿羅綺指揮馬顯偕阿剌使人使瓦刺遣書可汗曰我
國家與可汗自祖宗來和好往來恩意甚厚往年奸臣專
威使臣賞賜遂失大義遮留朕兄今各邊奏報可汗尚留
塞上殺掠人民朕欲命將出師往討念彼此人民上天赤
子付朕與可汗管攝可汗殺朕人朕亦殺可汗人與自殺
之何異逆天莫大焉朕不敢恃中國之大人民之衆輕於
戰鬪恐逆天理近得阿剌使奏言已將各家軍馬約束
營是有畏天之意深合朕心特遣使齎書幣達可汗其

體朕意副天心勅也先曰自爾祖父至爾我國家待遇甚厚曩因小隙連兵將臣弗戒大駕淹留昨已遣人重齎金帛奉迎至三至四爾不發不報以故使命不通此非朝廷之過乃者縱兵四出殺掠人民皆天赤子欲其飲喫著衣長養生息若殘害其生逆天無道天之讐也近阿剌使來言遣還各家兵馬仍議和好是能畏天愛民真丈夫矣而近邊時間劫掠是情與詞異朕固不惜大戰但恐害天赤子違天意故特命使臣往諭此意太師其念舊恩順上天愛民之意罷兵息戰圖永遠之福又勅諭阿剌知院遣可汗及也先阿剌各自金百兩金織文綺入普化亦遣皮兒馬黑麻入貢至懷來守將楊信以間勅護至京右都御史楊善工部右侍郎趙榮都指揮同知王息正千戶湯胤勳偕皮兒馬黑麻使邊禮部尚書胡濙言太上皇帝蒙塵已久宜卽附善等進服食不報發亥禮部右侍郎李實及也先使人把禿等至自瓦剌寧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直等言實至自塞中言敵欲和且還大駕又引實至上皇所上皇諭敵請和非偽慎勿疑阻朕需少物作人事汝歸爲朕取來朕得南還卽令朕守祖陵或爲庶人朕亦甘心乞再遣實奉衣物禮幣迎復上皇上不聽曰敵請臣測實歸書復去不必更使卽以迎上皇意勅也先附其使去便丙寅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八

十一

懸直等再上言往者普化阿剌遣人議和皇上不喜一介今也先悔禍專使行成竟不一報適啟戎心後患無已上亦不聽下大臣再議丁卯李實言臣自瓦剌還時也先與臣約八月五日來迎上皇臣言需歸朝請旨未敢竊定期約也先言正使卽未遣須先遣一二人同我使來報不然勿謂吾失信遂令諸小酋偕少卿羅綺收還大同宣府塞上部落臣過懷來見官軍出郊芻牧收禾轉餉敵言可信臣復命日蒙召對詳述敵情近在廷大臣累疏未允臣將命講和其欲遣人迎復定約日期臣特傳也先口語伏望俯從羣言別遣材智大臣往迎上皇雖敵情變詐不測亦可塞彼無詞不然直在彼曲在我猶豫越過期失約復欲遣使或又以命臣臣自揣愆期決不敢往彼此相疑和議不成則上皇終不可復干戈終不可息邊鄙終不可寧疏入復下大臣再議是日把禿等還論也先把禿等至悉議和之意願前已遣楊善趙榮齎書幣至可汗及太師專爲迎朕兄太上皇帝朕念朝廷自祖宗來待瓦剌甚厚一旦因嫌構隙連兵太師卽能復修舊好朕亦當勉從所請繼今益宜上順天意下順民心休兵息民以實前言把禿等回特頒賞給至可領也所言欲送還大駕實朕至願具出誠心卽令楊善等奉迎還京朕當永保和好太師其領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八

十二

有之是日懋直等復請再遣實奉迎上皇上曰使善還
御史畢鸞等翰林檢討邢讓皆疏乞迎駕不聽已已楊善
至邊營語在善傳庚午也先引善見上皇是日也先奉餞
上皇辛未伯顏帖木兒奉餞八月癸酉上皇過迤北丙戌
至京入居南宮癸巳上宴瓦剌使人於奉天門明日上皇
宴之南宮乙未陞賞瓦剌使人有差九月普化遣皮兒馬
黑麻貢馬十月也先使人逾八千出五軍神機營官軍萬
五千屯列居庸關十一月也先使還勃也先爾瓦剌都總
兵恭刺罕太師准王大頭目中書右丞相也先遣使來貢
并覽奏具悉太師敬順天道尊事朝廷保守兩國祖宗來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八

五

和好之意甚善自今宜安分循理勿聽惑浮言否則利歸
於下怨歸於上太師察之朕與朕兄太上皇帝骨肉至親
毋勞太師念所貢馬匹鼠皮賜賞并奏求物討回人口悉
付來使假金三兩坐罪論發太師知之是月敵入寧夏塞
二年也先強盛欲爲可汗輒又劫掠普化大窘是年也先
遣人貢馬三年正月貽瓦剌可汗書我國家自祖宗來與
可汗無嫌已因使臣往來間構生隙除前事不必留意可
汗能敬順天道復遣使皮兒馬黑麻等遠來朝貢厚意良
善朕優與陞賞宴勞酬貢馬直可汗索器附去但云答使
事往有報書恐小人有短長言語傷和好使臣

怨結於上但瓦剌人朝貢者聽然亦須人少貨物可得
中國人民男女在瓦剌者後使與偕來重賞不吝尚書
侯亨言普化也先豐殺乞統兵出宣府大同討之復營上
不許二月瓦剌同平撒來王遣人貢馬是年也先遣人
來獻捷言其故受得阿魯台部落以可汗虛位乃立普化
正室也先姊也有子不得爲太子而以他妻子爲太子也
先諫之不從願攻也先也先不得已與戰敗之普化率十
餘騎遁去也先盡收其妻妾太子人畜獻良馬二匹奏捷
命宴其使賜鈔幣十月也先遣人來朝貢馬請命使往來
上曰正統中緣使臣往來構隙幾危宗社今聽遣使朝貢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八

五

優其賞宴便遂勃邊鎮練兵防邊十一月宴瓦剌使臣大
尉察占平章哈只阿力等三千人於禮部令人得買瓦剌
使臣馬瓦剌使臣攜囊口中國男女百餘人至會同館詔
諭使臣人與贖絲幣二表裏使臣初許言普化并也先令
攜還中國人已乃匿不發贖纔十二三十二月少傅王直
請答使瓦剌下兵部謙言臣職兵戎知戰而已若賊渝盟
敢爲停逆當肅將天威往正其罪遣使事不敢預議制曰
使勿遣是冬也先及其諸酋乞黃紫織金九龍紵絲及金
酒器藥材顏料藥器佩刀諸物禮部言龍袍金器非所宜
用乞勿與與藥材諸物當是時也先使每至京幾千人出

入驕恣毀守衛掠人財物至欲騎入長安稍稍給象即還
弓持刀言奪馬殺人通事都督呂英每好語阻之不聽輒
侮罵使貢在朝時入塞捕掠人畜將官將勦又以通好故
恐貪功故隙不欲與戰敵益驕東結桑額西交哈密聯結
赤斤蒙古往往寇塞下四年正月宴瓦剌使臣察古等二
千八百餘人於禮部勅瓦剌太師淮王也先太師求答使
朕恐使交構彼此懷疑以故不遣太師遣人多二次三千
餘人邊將堅請謝絕朕念太師忠義姑聽使人入京自後
可少遣遣時與總數文書否守關者閉一納太師并各頭
目差正副使二十二人陞都督都指揮指揮千戶等官賞

卷一百六十八

三

金箱犀帶九釵花金帶九素金帶三花銀帶三其三千
人貢馬貂鼠皮賞織金綵表紵絲二萬六千四百三十二
緡九萬一百二十七衣靴帽萬論太師知之七月也先攻
敗普化奔兀良哈依沙不丹沙不丹殺普花也先遂自立
爲可汗盡殺故頭目苗裔殺白馬九黑牛五祭天期八月
入藩寇我甘涼十月也先遣哈只貢馬貂鼠銀鼠皮書稱
大元田盛大可汗田盛華言天聖也未書添元元年中言
往元受天命今得元位盡有其國土人民傳國王寶宜順
天道遣使和好庶兩家共享太平又致殷勤太上皇帝上
以書示禮官會議答書吏科都給事中林聰言也先不敢

輒稱可汗使覘中國若輒從其稱長縱逆賊仍其故
怒犬羊乞勅其來使歸語也先以華彝之分順逆吉否之
道庶不失國體便刑科給事中徐正乞賜也先勅曉以天
命禍福成敗之理如其稔惡不悛我乃聲罪致討安遠侯
柳溥言也先殺篡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者若從其
僞稱是與其試事也答書宜仍稱瓦剌太師否絕其使彼
犯我邊塞卽興師致討并下廷議議言自古王者不治曩
翟也先備大元田盛大可汗固不可從若可汗乃隋唐以
來北翟酋長之常稱非中國所禁朝廷答賜勅書宜稱爲
瓦剌可汗稍示羈縻便上又下禮部議議制郎中章綸言

卷一百六十八

三

可汗二字在中國固爲戎翟酋長之常稱在戎翟則爲皇
帝之位號觀其稱唐太宗爲天可汗元世祖爲成吉思可
汗可見矣向者脫脫不花爲可汗乃其世傳所稱名猶近
正也先殺主冊稱名實大舜今若因而稱之彼以爲中國
天子亦稱我爲可汗誇示羣酋羣酋畏服無復攜二益窺
中原後禍未測仍其故稱彼必慚怨益肆侵擾均爲不可
莫若賜宜封爲敬順王或稱爲瓦剌王便下廷議言臣等
請稱也先爲瓦剌可汗詔令再議臣等以爲便給事中盧
祥李鈞路壁等以爲不便欲仍太師乞聖裁上曰也先雖
桀傲亦能敬順朝廷宜如議稱瓦剌可汗上遂勅文武督

兵大臣也先擅易名號其所遣使從大同來或從宣府甘肅來奸計叵測京師備禦不敢不嚴爾等其選兵訓練條上長策聽便勒行事并勒沿途城守戒嚴十一月瓦剌使臣火只爾阿麻回回進王石九千九百斤却令自售也先弟賽因字羅魯王諸酋並遣人貢馬自是稍出入東西塞上爲寇不復深入也先新立恐諸部不從亦欲與中朝通好貢市往來然數年賞賜遠費亦不下百萬計天順初也先有平章哈刺者欲繼也先爲太師言於也先曰主人衣新衣幸以故衣賜臣也先不許而以其弟平章阿失貼木兒爲太師哈刺怒欲叛也先也先荒於酒色又殘忍諸部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八

主

不悅稍解散也先益忌哈刺聞哈刺且叛益怒欲攻哈刺恐不勝乃召哈刺子飲酒酒中飲之鴆哈刺子嘔吐覺蹇出不能行嘴指血柴箭令其僕持告哈刺哈刺陽不知蓋敬順也先也先以哈刺畏已防稍解哈刺伏衆伺也先出獵襲也先也先倉皇戰敗走從數十騎遁又恐此數十騎逼哈刺半夜棄此數十騎與二親信走道中饑窘至一婦人所乞漿婦人飲之酪遂去夫歸婦言狀夫疑其爲也先急追及之果也先殺之諸部遂分散兩字來癘王子爲癘字來癘王子又弑其主小王子入寇陝西天順二年正月李來大舉寇陝西安遠侯溥統兵禦之輒敗御史劉濟劾

溥溥行宥得釋濟請官已而敵大熾閩中震動召溥奪太傳四月復遣鎮巡撫而以陳璘爲都御史巡撫寧夏甘肅延綏三年八月李來寇大同總兵高陽伯李文選不敢出敵直抵鴈門忻代殺掠人畜烽火達京師民大擾道都督顏彪等統兵屯紫荆倒馬敵旣大獲利又不見兵去而復來勅彪等提兵出鴈門敵始退是年敵又入宣府五年六月李來寇河西總兵仇廉禦之敗績敵遂過河大掠關隴震動懷寧伯孫鏗兵部尚書馬昂率京營兵萬七千河南山東兵六萬西征會曹欽反闕下鏗昂討賊有功不果行羽書紛至八月大學士李賢薦都御史王竑侍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八

主

郎白圭禦敵未至敵大得利去陝西諸屯兵尚不敢退去年三月罷陝西屯兵各還鎮當是時李來稍衰其大酋毛里孩阿羅出少師猛可與李來相讐殺而立脫思爲王敵中言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於是毛里孩阿羅出李羅忽三酋始入奈爭水草不相能以故不敢深入爲寇時遣人貢馬然亦通衆頗諸戎竊邊郡成化初阿羅出結亂加恩蘭李羅忽結毛里孩各爲黨出入河套漢人被擄去及累人走塞外者又爲之鄉導遂攻堡圍墩深入內郡殺掠人畜元年九月大入榆林塞寧遠伯任禮都御史項忠禦之會李來與毛里孩相讐殺退去二年十月毛里孩寇陝西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八

五

忠及彰武伯禦之去三年七月敵大入榆林塞殺孤山守將湯胤勛是年仇加思蘭入大同塞以撫寧侯永為平朔將軍統兵出禦之敵去仇加思蘭故居哈密北山至是殺阿羅出併其衆而結蒲魯都入河套蒲魯都併刑可汗以仇加思蘭為太師五年九月李羅忽仇加思蘭入榆林塞又入寧夏塞大掠環慶至固原六年七月阿羅出又入榆林塞以撫寧侯永為平朔將軍禦之稍擊退之十二月毛里孩也烈忽屢入陝西塞總兵劉聚擊敗之八年延綏巡撫都御史余子俊徙鎮榆林大繕營堡增塹自敵據河套遷人大擾勅都御史王越總關中軍務議搜河套復東勝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八

五

入大同宣府塞寇甘涼亦遣人貢馬十月仇加思蘭大掠莊浪深入至鞏昌平涼總兵劉聚巡撫馬文升禦之無功遣給事中韓文爰功罪是月蒲魯都寇宣府十二年三月仇加思蘭寇宣府十三年蒲魯都仇加思蘭遣捕哈阿忽刺千七百五十人貢馬號五千當是時敵中相猜仇加思蘭女妻蒲魯都欲代蒲魯都為可汗恐衆不巳服又欲殺蒲魯都而立幹赤來為可汗蒲魯都知之殺幹赤來仇加思蘭既不與遂相讐殺十五年蒲魯都殺仇加思蘭併其衆十六年二月蒲魯都部落寇榆林塞三月大監江直總兵保國公永提督尚書王越率兵出塞捕寇至威寧海新首四百三十七級十七年馬亦思因寇大同永出禦之戰海東山十八年又入大同塞十九年四月敵入陽和六月入大同諸堡殺掠人畜數萬守臣邊鏞許寧未告拉昇年敵驟入宣府大同烽火至圻內二十年二月戶部尚書余子俊總督宣府大同偏頭三關軍務兼督糧餉定西侯璠總兵保國公永領寧伯孫禦敵大同宣府侍郎李衍何喬新經理東西邊門二十三年春敵數大同厚塞二十三年西番罕慎言瓦剌有克拾太師罕拾太師克拾死其弟阿沙赤為大師罕弟阿力阿古冬元與阿沙赤相讐殺遂西走據哈密成化間北敵大抵瓦剌為強小王子次之二

種反復相殘並陰結孕顏伺我塞下卽貢馬二種亦相繼
往來恐中國左右以故雖深人彼自相猜忌不能久留內
地未幾滿魯部衰弱不知所終而把禿猛可王太師亦思
馬因知院脫羅千屢遣人貢馬弘治初把禿猛可死阿反
立其弟伯顏猛可爲王從中以太師官最尊王幼恐太師
專權遂不復設太師伯顏猛可及長與瓦剌酋亦遣
人貢馬時馬文升在兵部許進巡撫大同進勸修邊事戎
政修明中朝大臣知進進疏至報久下進常獻書小王子
言通貢之利小王子反判二桂間進原各遣其酋長哈梅
察少保等貢馬三年三貢每貢至多三千人少不下二千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八

五

皆猶見庄入北至塞皆下馬脫弓矢入館進亦嚴兵待之
諸敵留塞外者亦時與酒肉華人盜敵馬請斬狗大同宣
府河曲皆無邊患四年正月刑部尚書何喬新乞禁湖服
湖諸年敵大舉寇陝西十年十一月敵犯甘肅是年肅
火歸強結諸部落迭寇大同宣府歸正人言敵謀深入勅
侍郎許進督軍劉大夏轉餉禦敵又召王越總制陝西軍
務經畧哈密是年敵人貢馬貳年敵迭入榆林大同寧夏
塞殺掠吏民反判亦遣人貢馬有保馬官爲市之拾叁年
正月敵殺神木堡伍月火歸入大同宣府塞火歸木小王
子部落強悍既屢寇邊度財畜日強盛跋扈與小王子爭

雄長數寇近邊京師戒嚴命都督李澄守潮河川張晟
肅關襄城伯鄺紫荆關侍郎李介經畧宣大王宗彞黃花
鎮天壽山及居庸白羊關史琳紫荆關馬關七月又掠榆
林平江伯銳禦之無功罷還保固公即代銳十一月敵入
偏頭關十四年正月敵入榆林塞八月火歸入花馬池塞
至固原大掠人畜殺吏民總兵黃璘還京武安侯
英代鑑侍郎李燧督餉關中乞運邊城八郡大困自後
犯關輒輒由花馬池矣是年諸將校陳瑛瑾馬昇秦恭皆
論死宥戍邊張璁總兵禦敵大入大同塞是年紘總制陝
西軍務劉大夏爲兵部尚書十六年肅入榆林塞千戶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八

三七

璽力戰死十七年六月間元良哈給小王子寇邊小王子
遂稱求貢否且深入謀言敵諸酋期分道竝犯黃裏黃裏
者華言京城也上召見大學士劉健等議兵事內批副都
御史閻仲宇督餉宣府大同通政司叅議熊偉督餉居庸
諸關是月敵入大同塞殺掠人畜上銳意討敵太監苗
力請出師大夏力言不可遂止十月肅入花馬池清水營
殺掠人畜無算十八年九月敵入花馬池攻陷水清營
楊一清經畧陝西邊務兼巡撫正德元年改一清總制邊
務一清請復守東勝據河套水草之利東勝者古東受降
城也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城東勝因河爲固敵卽入寇

顧我兵不敢久自失東勝退守延綏卽城榆林敵遂有河套河套本漢衛青所取河南地開朔方郡者是時因杆漕軍出朔方北築受降城至唐韓固爲朔方大總管遂築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東直榆林西直靈武各相去四百里堠人憑山望敵四馬一人不能隱蓋城北平沙漠漠無山巖林木障蔽敵輒望城慟哭遁去弘治末朝廷清明內外大臣脇心體國爲經久計以故議復河套一清才畧足任遂上經畧三疏一議守守固所必入一議戰戰敵所必敗一議攻攻敵所必救會孝宗崩閣理專政一清得罪去無敢言及河套者卽有建白輒云修邊或曰進幾里扞或又曰退幾里固我邊防日退套固日進是年大夏致仕四年十月鹵入花馬池塞殺總制尚書才寬八年十月入宣府塞十年閏四月朵顏通小王子部落入馬蘭谷塞殺叅將陳乾八月敵深入固原平涼殺掠吏民十一年二月鹵入榆林塞七月入宣府是年敵入清水社殺掠人萬隴正德間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次蒲官噴太師亦不刺弑阿爾倫遜入河西海之有口自亦不刺始也阿爾倫二子長卜赤次也明皆幼阿著爾小王子未幾死襄立卜赤稱亦克罕亦克罕大營五日好陳察罕兒曰召

卷一百六十八

三入

阿兒曰把郎阿兒曰克失旦曰卜爾報可五萬人卜赤是中屯牧五營環衛之又東有岡留罕哈爾填三部岡留罕營三其酋蒲會王罕哈部營三其酋猛可不卽爾填部營一其酋可都留三部可六萬人居沙漠東偏與朵顏爲鄰西有應紹不阿爾禿廝蒲官噴三部應紹不部營拾亦不刺遁西海去遂分散無幾惟哈刺噴一營僅全阿爾禿廸部營七故亦屬亦不刺今從吉囊蒲官噴部營八吉囊傳答皆出入河套二酋皆阿著子也諸種中獨強時寇延寧宣大南有哈刺噴哈連二部哈刺噴部營一一酋把答罕奈哈連部營一酋失刺台吉居宣府大同塞外北有兀良罕營一故小王子北部也因隙叛去常相攻又西爲瓦剌世與土魯番爲讐諸敵雖逐水草遷徙不定然營部皆有分地不相亂嘉靖元年秋敵入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三年七月大同軍叛多走出塞降敵四年敵數侵掠陝西歲塞殺吏民起少傳大學士楊一清爲兵部尚書兼都御史提督陝西邊務未幾召入內閣六年八月敵入寧夏塞提督尚書王憲總兵杭雅禦敵斬首三百二十七年正月勅兵部右侍郎王廷相整飭陝西邊防尋止十一月敵大掠寧夏是年胡世寧爲兵部尚書起王璫總督邊務陝西八年十月吉囊俺答數掠榆林寧夏塞屢出兵禦之敵亦得

卷一百六十八

五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八

三

利去瓊遂請修邊牆據要害且堅厚至今賴之十二月敵入大同塞掠甘坪應朔是年李承勛代世寧九年五月敵入漁陽塞不數日又入遼西塞是月敵大入寧夏塞六月入宣府塞十年三月入大同塞大同巡撫王大用請貽書召小王子李承勛以爲不可力阻之九月敵犯陝西遼東十月敵入大同塞四路殺掠吏民遣將出京營兵禦之敵得利去遂止十一年二月敵入榆林塞掠陝西內郡是年敵道松藩漳腦寇四川西境十二年十月敵侵鎮遠關守將王勛破敵斬首一百四十大同軍復叛發兵討之久不克與敵通十三年閏二月遣大臣賑撫大同叛者北走從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八

三

罷十月大同五堡成大同總兵梁震家丁數千素勇悍戰時出劫敵營震卒震妻乞收尺籍二百人餘皆走降敵十二月敵入宣府深井諸堡逮總兵江桓下詔徵敵又入榆林塞殺守將宋隆十九年二月廿肅守臣上言河西一鎮套敵乘機出沒搶掠中道一徑勢甚孤危疏人報聞三月敵入榆林塞破清平堡人米脂殺掠人畜萬計焚芻糧數萬長驅而出總兵周尙文駐兵青秋原敵退以捷告敵又入宣府塞破北路馬營諸堡擄去神鎗銃炮千計芻糧牛羊萬計往時敵多掠婦女近數年乃掠殺畜火器遇人輒殺不掠四月風霾旨下兵部議防邊方暑官奏勅兵部尚書張瓚貪鄙誤國不聽七月敵入宣府塞大掠至蔚州盡破其關廂堡塞殺人盈野總兵白爵遇敵於水泉兒大敗副總兵雲冒遇敵於馬連堡又敗先是大同正人王九子言敵酋哈喇噴糾俺答几祿吉囊青台吉赤台吉等十人禱旗降馬負十日食入塞北報至敵已過順聖川抵蔚州留宣府境內者幾兩月撫臣守將竟論功職八月薊州撫臣言朵顏西革蘭台結北口且并力侵邊令撫臣諭革蘭台敵視大同兵東援宣府遂乘虛寇大同西路殺掠人畜數十萬先是大同叛卒逐出城盡走口中

口擇便捷輩多與牛羊帳喫令爲僧道乞丐入謁我邊臣
至甘涼東出山東或入京師凡地理險易兵馬強弱撫鎮
將領勇怯利害盡走告敵酋吉囊俺荅十九年二酋分進
入塞大同軍顧與敵約無掠我人畜我亦不復攔若敵喜
嚙指折箭去至秋竟越大同抵鴈門度寧武人嵐靜交城
掠殺人畜萬計大同軍有得擄掠我輜畜名買路錢大同
巡撫史道總兵王陞幸無事若不問問亦不問大同軍亦
驕悍不用命宜府總兵白得調接亦不肯戰敵益無忌顧
且欲攻鴈門山西撫臣陳講告急大同撫臣史道竟匿不
以聞講疏言八月六日敵由井坪至朔州城七日分三路
由井子窰青屹塔侵至陽方邊接連水口等處殺官軍擄
人畜又由水口灰泉等處深入省城西南十日與嵐交城
平敵與汾州文水清源十數州縣封壤接連一望平原更
皆村居魯無堡寨比之邊城萬萬不侔且敵勢未遭剽劫
延任腹裏數日不出人心驚惶禍變莫測後報聲息尤爲
可駭晉兵追逐不藉八千大同援兵雖至大約一千五百
臣遣人督戰觀望不前兵報至此後將何支詢問敵中歸
正人皆言賊多華人鄉導近年大同敗軍向順無門助賊
爲惡仰爲酋領生長中原習知險易又覩我軍脆弱非其
所敵故敢於橫肆漸窺中土山西地連畿輔密邇京師又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八

三

與河南諸省止隔一山若徒循常襲故不早振舉必成大
患乞下廷臣集議更經改轍兵部不以爲意設口寇且逼
矣是月陝西總制尚書劉天和率兵九千駐花馬池寇數
萬入安邊塞大掠固原撫按羽書告至天和爲寇隔逾月
奏不至既而告捷言斬寇首五百卒張奴兒殺吉囊之子
敵諸酋大哭遁去加天和太子太保叙一子錦衣正千戶
陞賞三鎮文武吏士凡千餘人張奴兒陞世指揮僉事內
閣兵部者加宮保庶叙世職十二月敵大入大同塞二十
年八月吉囊先入大同塞是月壬戌提督三關副總兵丁
瞭出師至寧武東北遇敵力戰死敵遂入關以焚繼祖總
督宣大偏保軍務與銀九十萬兩又起翟鵬總督京城南
面山東河南軍務繼祖敵至不出縱其深入山西遊擊將
軍周宇禦敵太原北方戰死敵遂至省城又越而南殺掠
人畜萬萬吉囊纔出關未至塞上俺荅復入又越大原而
南至石州殺掠益甚十一月令侍郎張漢厥山西被敵執
縣二十一年二月言官交章劾繼祖竟不罪得歸田陳繼
史道爲民宣府大同總兵王陞白鶴偉罷官鵬亦召還京
是月敵掠蘭州三月邊臣言敵且至又以鵬總督宣大偏
保及山東河南軍務五月時相惡鵬直遂會鵬乞兵糧批
罷鵬總制官專責大同宣府山西保定等處大有楚書劉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八

三

臬劉隅四巡撫五月右清紀卽周鈇言敵必再至乞早爲防禦計請鈇廬州府知事六月敵又大入塞時吉囊病死其子板不狹居委中小王子不及見台吉駐威寧海上俺荅料數首經朔州破鴈門掠太原京師戒嚴七月召鵬復爲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提督宣大偏保山東河南軍務上出賞格擒斬俺荅賞銀千兩陞不次他酋三百兩陞三級時俺荅青台吉吼蠟哈刺漢及叛人高懷知李天章各擁萬衆越太原列營汾河東西散掠上黨平陽下邑時鵬未至大兵連營莫相攝觀望不肯戰縱賊益深入賊大營駐平遙介休間散入險山中殺掠人畜諸將竟不肯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八

三四

乘險邀擊敵掠我牛羊衣襖男女迤邐就大營結陣且歸偏帥張世忠等自太原侯城材起營盟約諸將躡敵力戰諸將閉不相援賊見世忠軍壯戰力呼集精騎三十餘合圍世忠世忠憤曰諸將獨不念血盟耶世忠被射傷果瘡下馬四面步戰賊亦窘會矢火藥盡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國憲天刑寧汝追耶復上馬往來督短兵血戰自己至酉賊見我兵死傷衆無援久戰力竭遂薄營世忠首中二矢墜馬死張宣張臣等痛世忠死猶率旗軍曾五等力戰宣臣並死又分掠定襄孟五臺又自代州出繁峙靈丘廣昌從廣武站出關安行經大同左衛

及陽和塞去敵自六月丁酉入塞至七月庚午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擄二十餘萬人牛羊牲畜二百萬衣襖金錢稱是焚公私廬舍八萬區蹂田禾數十萬頃贈世忠右都督與銀十斤宣臣各四十兩仍祠祀時羽書急議策京師羅城與役有日九月給事中劉養直力言不可遂止二十二年八月敵入榆林塞又入甘肅塞二十三年春調各鎮兵至大同防秋是秋敵入大同塞總督尚書鵬禦之敵退時敵酋遣我叛人至京師入兵仗局習佛郎機獲誅之遂散各鎮防秋兵十月敵破宣府塞入紫荆關鵬及蔚州巡撫朱方械下詔獄二十四年敵大入榆林塞總督尚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八

三

書張珩延綏巡撫張子立請戊二十五年敵深入陝西總督侍郎曾銑遂上復河套議二十六年冬河西總兵戚繼光仇鸞爲銑發其奸賊被逮遂許銑行賂掩敗冒功妄議復套關中人情大搖亦逮銑詔獄出兵部尚書王以旂代銑而以劉備秀代以旂備秀謝恩疏中語忤上削籍去又以趙廷瑞代備秀落少師夏言官以尚書致仕銑至坐交結近侍律明春三月銑死西市并逮言言時行至丹陽就逮論死械繫錦衣獄鸞竟釋不問九月敵大入塞直抵居庸關嚴嵩謂敵以河套故報復也十月言死西市二十八年敵入宣府大同二十九年八月俺荅遂入漁陽塞犯京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八

三六

城焚劫至德勝西直門窺入陵掠教場上震怒殺兵部尚書丁汝襲都御史楊守謙自是調遣兵入衛京師無虛歲三十年俺荅於去冬求貢不許仇鸞密遣人結俺荅脫脫使貢馬互市俺荅利貨幣譯書總督蘇佑以聞嚴嵩主議趙錦會鸞等議許之上乃起史道理馬市事兵部員外楊繼盛疏諫十不可五謬觸嵩怒諸於上謂阻撓邊務訊杖貶狄道典史七月叛逆白蓮妖通敵仇鸞奏懸賞購之俺首執獻詔磔於市十月侍郎何棟獲哈密叛逆哈丹兒等訊實告謝靈壇郊廟行獻俘禮十一月敵以羸馬市厚值弗予輒大譁隨市隨寇朝暮開市鹵衆往來無忌將士不敢言邊防盡撤省臺屢諫史道獨護市局以遼東巡撫御史言乃寢十一年敵入犯參將姚天謨潰圍死守傅王相力戰或曰敵勢重宜避去曰以此一腔血報國恩身破十餘創死之贈都督同知廕一子正千戶七月敵犯薊州得仇鸞通敵狀戮屍妻子死西市籍其家三十三年敵攻薊州塞邊楊漣環甲登陴率將卒禦其力不得入上書發萬金犒將卒賜漣衣一襲三十四年攻馬蘭峪參將趙傾葵擊之敗死四月犯宣府青邊口參將李光啓等兵敗破執至城下索金帛贖先殺大罵敵後之三十八年總兵劉漢破敵於豐州在大同右衛邊外三百里水草豐美我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八

三七

叛人丘富趙金等居築城構官殿甚宏麗開良田數千頃接東勝川號曰暖升每導敵入寇時俺荅徙大青山漢等率兵三千襲之斬首八十三級生擒七十六人焚其巢餘衆奔匿時富隨俺荅北徙趙全匿墩上已而敵騎大至漢等兵退還與大兵會翌日入寇往返凡五日以聞上悅頒賞有差三十九年敵寬喜峯口劉漢乘虛攻其巢斬首三十獲駝七十五隻敵遁還救之不及先是敵留巢窺塞獨敢問之者漢倡爲之自後敵始有戒心徙達其幕四十二年敵入犯京東勅諸大臣分兵城守京師戒嚴勤王總兵馬芳等相繼至逐敵通州參將孫賡爭先斬三百餘級敵遁去四十三年九月間敵大舉入寇先是三衛素與敵通朵顏酋曰通罕者尤爲桀黠總督都御史楊選執通罕父子三人輪繫薊獄以爲質通罕積恨遂自敵入寇自墻子敵入長驅至密雲三河順義至張灣將攻通州犯京師以張灣河凍復由塘子嶺出四十四年八月黃台吉率輕騎自宣府突入散掠把總江汝棟以銳卒二百人按伏堡中不知其爲黃台吉也出搏之黃台吉聚騎直前汝棟奮擊之匿爲幾獲之敵衆致死奪去得其隘乃而還自是不敢窺邊者數年四十五年秋敵降遼四年五月俺荅孫把漢台吉者首陷歸綏受也以郎於俺荅挾其妻聞人邊總

督王崇古留之邊吏謹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勿宜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荅即急之因以爲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荅老且死而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者谷蠡秩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構兩利而俱存之弗構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廷臣諱然以爲不可俺荅婦恐戕其孫日夜涕辱俺荅亦悔見念乃以款來而擁十萬衆壓境崇古因諭以存卹恩而要其縛叛示信酋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蓄臂盟世服屬無貳奚有於明書

卷一百六十八

三九

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而諸敵亦貪漢財物願市於是俺荅款塞縛叛人趙全等獻闕下誅之封俺荅爲順義王諸敵皆攝伏受封比屬國而俺荅弟老把都駐牧上谷有五子十萬騎強盛耻與俺荅會盟上谷諸帥務以餌中之飽其欲於是利漢財從俺荅上表通貢封其父子官有差崇古以款敵功加少保兵部尚書世襲錦衣千戶賜蟒衣白金顧至告廟羣臣遷賞如例於是邊防大弛版生齒日繁識者憂之萬曆三年春王果糾敵入犯副總兵曹簋厚而獎賞謀梟匿酋阿哈納處簋勒精騎馳勦得二十六級梟走卒獲之二十二年哱拜反事在亂賊傳自此後雖有入

犯無大舉而所患不在西北矣
史官曰闕

明書

卷一百六十八

三九

列傳 十二

補元臣傳

史官論曰或謂元不當有臣子何謂元臣哉子應之曰是春秋之義也春秋于吳楚之王不絕其爲君于季札子文之忠皆賢而予之不沒其爲臣君之于臣命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既委質臣事人而又二心以逃之曰是不可君君去其非君此與於亂賊之甚者爾以元之爲君而有若臣以元之爲臣而君子猶不沒其節而表之使人泯然委明書

卷一百六十九

一

自悟曰君臣之義乃至于此以愧天下之不爲元臣而不

如元若臣者也是則春秋之義也

擴廓帖木兒傳

擴廓帖木兒者穎州沈丘人也別名王保保少育于舅察罕帖木兒因爲子察罕故元別部後至正間盜四起與羅山民李思齊結鄉里豪傑前擊賊有功部下且數萬人轉戰至關中勢大振援商州敗朱李武崔德進陝西行省右丞連敗于黃寧路及寧州復興元鳳翔走日不信任人刀敖等戍成復澤州平涼殺兵守華昌別部害因亦復晉寧走王士誠還關保寧定于高平大敗之還守洛陽詔進行省平章政事得便宜進止已亥大發諸道兵討劉福通圖汴梁三月丁之庚子元詔平章察罕羅帖木兒守冀寧守者賴不納字羅遂以兵圍城察罕救之敗其兵自是與察罕相攻辛丑悉部鐵騎凡數十萬討山東諸賊諸郡次第下降田豐王士誠等明年夏月白氣起危宿掃太微垣占失員將察罕攻益都十餘月且下而豐士誠者陰通賊誘察罕至營勞軍刺殺之詔贈察罕忠襄王諡獻武事在元史解以擴廓帖木兒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代將父兵擴廓既已將人痛憤辛丑日夜督攻城拔之獲豐士誠剖其心以祭察罕齊地平癸卯察罕將竹貞據有陝西擴廓遣宿高合李思齊夾攻之竹貞降察罕復掠寶寧則身逆戰逐北獲其將烏馬兒殷興祖甲辰字羅犯四

遂皇太子走擴廓遣閹保等十餘萬騎討之下大同而
羅爲其下所殺都封河南王總制陝晉冀山東遼南
郡先是李羅死皇太子還京欲遂因擴廓兵威挾廢皇
自立擴廓微知其意至京可二十里外勅吏士散就州
食而獨身從太子朝太子以是陰恨之而李思齊張良
者故察罕行也耻爲下舉兵攻擴廓部將閹保竹貞額
亦訥知太子恨狀輒叛以應之元詔削擴廓官李思齊
就討之得分其地非朝廷意也然擴廓持臣節不敢抗
高等萌攻直定不克退去會明兵逼河南思齊張良
散走已而額高關保攻晉寧擴廓與戰覆其軍擒二將
以

明書

卷一百六十九

三

聞詔誅之加擴廓太傅中書右丞相其徵兵勤王戊申
大將軍達將兵逼大都元主走應昌擴廓還援太原以
騎來壓明兵鋒甚銳達與遇春合策夜掩襲之擴廓倉
猝得驛馬帳後走出塞盡喪其士十萬馬四萬匹明年復收
兵掠定西與大將軍達遇夜以萬騎掩左丞胡德濟營
擾亂達自救之擴廓大潰死及降者八萬人棄馬駝牛羊
數十萬以數千騎走和林見元少主任以國柄久之大
將軍達復出塞擴廓悉騎卒死關明兵敗歸又數年乃卒
太祖屢遣使者遺書幣甚恭輒留不答後招之亦不復
太祖以是益心敬擴廓一日宴功臣問諸君度誰爲男子

者衆舉常遇春太祖曰不然遇春吾得而臣之吾竟無以
臣王保保其人男子也冊其妹爲秦王妃

史官曰當察罕之圖汴而走劉福通明止有濠耳李羅
而察罕內顧是李羅代爲明問也其破益都而如山之
騎歷江東立靡矣田豐王士誠之刺行而擴廓悉力以
勝是二人又代爲明問也夫既以誅李羅靖內難而明之
舉漢臧周擴廓之力屏矣太子乃以欲速之私憾而分其
將蓋退削者踰歲雖幸而稍振而十不能支明一矣是太
子又自爲問也嗚呼明以江東之微起而養之使強皆元
爲之非元爲之天爲之也雖然擴廓奮其智勇終始不二
能以餘燼執大將軍烈矣設曰惟楚有才晉實用之諺云
勝棋之着敗基之棄方之擴廓何如乎

明書

卷一百六十九

四

陳友定傳

陳友定字安國世爲福清人徙汀之清遠家焉故業農沉勇好遊俠借軀報讐不顧也以是衆皆憚服至正壬辰空起海上汀州蔡汝安募士乘城守友定率鄉里數千人從之汝安一見友高其器識使權黃土寨巡檢以討賊功遷清流令已亥漢友諒遣將鄧克明寇汀州友定以總管禦之敗于黃土克明獨身脫去旋又大敗之陞行省參政開省延平太祖既平陳友諒圖贛州乃分遣朱亮祖率兵攻友定取浦城建陽崇安等縣時胡深爲浙東行省郎中總制處州友定入寇深縱兵擊之友定約建寧守將阮守素

明書

卷一百六十九

五

將兵四萬屯錦江遠出深背深還兵擊敗之克松溪獲其將張子玉進攻建寧友定率銳卒攻深深突入其陣馬蹶被獲友定頗禮遇之深爲具道朝廷威德并陳天命所在且援漢竇融故事友定不甚省會元遣使者督迫友定恐見疑遂殺深以謝過元以爲友定功命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友定威行八閩率矯制以漳州守羅良不肯下發兵攻之城陷良自殺歲往往遣貢舶山海道達大都至者十不得三四元主大賜優慰吳元年丁未以平章胡廷瑞征南將軍右丞何文輝等副之由江西入杉關而湯和廖永忠兩將軍旣平方國珍後師從海道取福州友定築壘

備每五十步更築一臺嚴兵以守而自率精銳去守延平

湯將軍等舟師抵五虎門敗其將曲出受參政袁仁密款破南門入同僉賴正孫等遁去參政尹克仁赴水死行宣政使桑再麻不屈死丁獻晴僉樞密院柏鐵木兒居侯官聞福州破曰戰守不可爲矣積薪樓下殺其妻妾兩女縱火焚之遂自剄和殺檄興化漳泉諸路伯諸縣之未下者進攻延平先使人招諭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取血置盾中喋之誓必死以報元和馳約沐英自銘山通平之西門友定出戰不利閉關以老明師勒吏士日夜擊刁斗嚴被甲偶立不得更番休息衆怨則又疑蕭院判劉守仁有

明書

卷一百六十九

六

異奪其兵守仁叛友定來歸士卒多絕城走者聞十日會城中軍器局失火炮發我兵疑有內變急乘友定計促乃與諸文武決曰公等各爲計吾自死元爾省堂按劍仰藥自盡樞密副使謝英輔與達魯花赤白哈麻具服北向聲泣自經死參政文殊海牙等開門降時值大雷雨友定氣未絕昇至東門復甦于海聞城破自長樂來就死并送京師因置更平衛以卹將蔡玉守之太祖問諸友定元已公若爲誰守而死我胡將軍友定志曰死耳毋多言卽安得加死我乎以賜胡琛子楨楨聞其肉祭父深焉友定子葉市時漳州元守將達魯花赤迭里迷實見檄具服焚香北

面再拜持斧斫印章引刀自刎死于是廷瑞既降建陽沐英亦克崇安會兵攻建寧守將達里麻等知不可戰棄城固守力竭潛納降副將軍文輝廷瑞怒欲屠其城文輝爲謝解乃止傳諭延汀等處皆降獨友定故將金子隆不肯降率餘衆復寇延平蔡王敗之追至沙縣負險自固卒與沐英夾擊潰遁去

史官曰友定氣其足千古哉被執死竟不辱身而易志何其忠也方其起擾鋤非有父兄服休之素也從市人子弟約束烏合非有吏士之守也揭竿奮挺非有武庫之利也一旦委質雲蒸龍變入閩之地焉元有者十六七年當女

明書

卷一百六十九

七

戈之集越山海而委輸彼其反掌睨視爲陳張所爲豈不

易而卒至驅妻子駢首東市乃其踰于節明矣至迭里

實等岸然不降以死真不愧臣誼者歟

蔡子英傳

蔡子英永寧人元末舉進士擴廓丞相開府河南辟參軍事累薦遷行省參政猶不離丞相幕從定西爲明兵所敗與丞相失單騎走關中轉入南山久之爲人所覺捕詣京師渡江一夕脫去變姓名關中爲人偵春時求元遣臣急復迹得之械見湯將軍長揖不拜湯將軍怒抑使膝坐不屈火灼其鬚且盡嫚罵自若子英有妻流落洛陽道中求見子英子英叱不顧曰吾故無妻已逮至京太祖令置於舍沐欲官之子英退而因令人上書曰皇帝恢廓宏度曲宥亡國之臣不自死慙負皇帝往者軍敗見收漏命陛下

明書

卷一百六十九

八

荆棘之息延及七載重勞吏卒搜捕自外大化復忤貴臣萬分不足以辱膏斧皇帝不卽下司敗使得以衣冠待罪外傳傾否賜新授骨封肉感上恩德死且不朽臣有痼疾迷于心志藥石匪解竊惟少木書生奪志行伍過辱北師知薦仕底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進不能効尺寸陪國家之論退不能畢命抱鼓以愧封圉之臣一遘板蕩亂顛失節皇帝既丕昭武功踐華苞宇第髮臣嚮堅甲利兵宿積陳廩倉以爲歉于志丁有司飭學校褒予死節風示後世豈以耆俊盈列侍臣爲多令人命倖口玷維新之化哉皇帝幸哀憐臣母血葉銜而以投瘡海禦魑魅無人之境

臣若茹薺書上太祖益重之陰戒舍人謹事子英公恙以旦夕聞起居母今天下謂我有殺義士名自是每夜深嘆不止舍人問之曰吾自念故主耳乃具狀問上嘆曰吾何苦一蔡子英彼喋喋泉下訾我哉縱出塞追故元主于和林後不知所終

史官曰君行命臣行志豈不以天子之威極于使之死止矣元諸忠臣義士委殉鉞有之然未有並其身全之者夫節士所守不見奪于人聖主所風不以奪人守太祖子英兩有以全之

明書

卷一百六十九

九

伯顏子中傳

伯顏子中者其先西域人官江西家焉子中少好學業成五舉有司薦不第行省辟授西湖書院山長遷建寧路教授慷慨談兵饒技略會江西盜起行省馳拜子中都事使并治贛州子中從諸生趙藻藻已破爲漢子中舍卒募吏民與漢兵關城下不勝吏民死且盡子中獨身間道走闕時閩帥陳友定方聚兵欲以固守報元薦授行省員外郎子中出奇計復建昌因浮海抵大都獻捷遷行省郎中再進吏部侍郎持節發廣西何真兵使救閩至則德慶侯廖將軍已破降何真子中跳墮馬折一足不死致軍廖將軍欲脅降子中不屈義而醇子中遂變姓名冠黃冠游行江湖間元之故臣義人哀憐之爲傳致食太祖數徵求子中不得則錄取妻子沒掖庭矣子中竟自匿不顧曰吾元臣死元分購鴆自隨會車稍稍解子中乃遁還里中而上令郡國臚舉故元者碩令不應者坐大辟論會有言子中屬狀上使使持詔以幣聘子中使者至子中喟大泣曰死晚矣乃以詔汚我歌詩七章祭祖父自鴆死

史官曰嗟夫介哉伯顏子中也其間國險阻蹟而愈振何與廬陵信國異焉天下時盡屬明分已定久而子中亦幾無日處死矣詔至乃從容就義竟示不臣忠之時也後世

有一隊夷齊下首陽之歌觀茲寧不作羞塚耶嗟夫子申
曾爲友定畫策早通何真封仙霞杉關而專爭章貢門戶
則南海龍川之業可幾奇計哉使友定聽之胡將軍未必
能得志

明書

卷一百六十九

十一

滕克恭簡祖英附高李徵臣傳

滕克恭字安卿祥符人初號耕學晚更號謙齋父敬甫教
子耕讀隱居不仕母李生三子長直卿善治生勤力農事
季遜卿讀書執禮鄉黨稱善人克恭其仲也性明敏勤學
好問博通經史至正壬午舉進士仕江陵錄曹公解稍東
有曲江亭遠亭畫植梅澄澄景穉簿書之暇散步徘徊間
發有歌詩寄與蕭遠時人莫之知也遷翰林院經歷累官
至集賢院直學士致仕歸兵亂避地錢塘與楊廉夫相友
善克恭詩律清婉南州人士多傳誦之時時懷鄉見吟咏
其寄李提舉曰錢塘經亂後應是滅繁華遠信秋憑屬靈
明書

卷一百六十九

十一

魂夜到家兩江羅殺掠四海廢桑麻何日重攜手春風正
水涯送段大使還汴日長淮杳杳暮雲橫君到葵門兩月
程北擁關山猶戰騎東連滄海未梟鯨千金竊念垂堂賦
一笑誰成搏虎名我欲買舟從此去寄書先爲問柴荆嘗
與諸名勝謙集江閣酒酣占念奴嬌詞擊節自歌之聲振
四野一座盡傾因題于壁其詞曰百年塵世歎人生南北
馬牛風逸客思妻遶重九過霜重井梧離碧往事難憑佳
辰易失到處留鴻迹浩歌聲烈同誰傾寫心願回首淮海
煙塵兵戈阻絕難寄西飛翼獨前夕陽江閣過哀草斷
何極便解征衫撇髻一笑花下重酬適免教人道西風門

掩秋寂明兵定河南復歸故里歎曰吾得至此豈非天哉
人民非故天地自如足以老矣壽百餘歲終于家著宗譜
圖說謙齋稿春秋要旨嘗謂子禮字叙儀者曰耕足矣萬
勿仕也禮著文各有隱德

簡祖英字世英東莞人學問該博有才畧事元爲江西都
省員外又從左丞何真起兵保鄉邑贊平邵宗愚功居多
廖永忠克廣東乃徵祖英赴闕燕勞之資以纁帛不受以
爲建平知縣不拜以母老疏辭其畧曰臣祖英九歲失怙
惟茲親鞠育少長知學冀或用世酬罔極之恩臣之志也
向以叨食元祿爲何左丞叅佐適值三山強寇剽掠廣城

明書

卷一百六十九

三

一門妻女死節者五人老母陳氏爲所拘囚臣隱忍不能
卽死其有愧于石苞多矣茲遇聖朝維新征討不服率土
效順咸蒙嘉休乃者三山逆敵悉嬰鐵鎖臣母生還雖不
孝之罪固所難逃而得以展區區報烏私情者陛下之賜
也臣母子離散復完白骨再肉銘感聖德微于肝肺雖九
死其何能報陛下復加甄錄寄以民社此正臣隕首思效
之秋也而臣遠巡不敢拜命者以罪戾已深不宜職在民
牧欽惟聖朝以孝道治天下以仁心懷遠人臣經事元朝
幸已逃誅母年逾老孤苦特甚伏望聖慈矜其愛日之短
俾遂歸養之願則臣母子拭目清平謳歌德澤爲幸大矣

今臣年四十有九老母年八十有一西山之日其來幾何
荷違親而事主陛下安所用之上從其請終老于家又有
高彬者字文質南海人仕元至萬戶佩金虎符入明乃在
江湖爲商賈太祖聞其名徵爲武職固辭歸讀書學爲詩
有奇語孫賁荅稱之晚年日坐一小樓讀易絕不與外人
交卒有詩集號蟾溪集

李徵臣楊州人仕元爲翰林待詔洪武中召至京徵用之
不屈家屬盡賜死終不屈謫戍寧夏永樂間有王某爲僉
卽學士太宗雅重之一日召問汝少從誰學某以徵臣對
且言其德行文學上密遣人取徵臣入京召對稱旨他日

卷一百六十九

十四

上問王某欲見汝師乎叩頭卽與相見且欲官之徵臣對
曰臣于洪武中既不受官則今日義不復受上曰然則
何之對曰行伍上曰今朕已召卿可復從戎乎乃遣還家
對曰臣已無家可歸惟吳中有一故人曰盛景華者願保
之上從其請景華遂館之命其子弟從學焉居數年卒
史官曰滕克恭其古靖節之流歟不仕亦不使其子仕可
謂世報君國矣祖英不受命婉詞得歸卓哉見乎李徵臣
艱難險阻卒獲令終誠金石不移者也屈指元末曠降之
臣始或榮遇終必擯斥如危素張瑄輩皆所不免方之
此數君子者不啻鸞鶴鷺鷄則食者矣

明書第一百七十卷

史官傳維麟集

列傳二十三

叙傳一

傅氏之先出於帝舜舜之子七人其四封于傅賜姓傅氏歷夏入商爲諸侯或于商居傅巖者仍傅氏其所或者遷於海上曰傅餘氏傅巖之初著者曰說相商高宗後繁衍累代皆有顯者凡傅氏無齒德人入明居江北以開國功隸羽林右衛爲正千戶占籍上元縣永樂二十一年遷北京隸錦衣衛進指揮曰才才之前譜牒散失傳以爲出隸

明書

卷一百七十

公後然未嘗稽考弗叙也才有子二人一留官京師其一曰寬徙居靈壽官京師者與靈壽恒往還序宗派萬曆二年居京師者絕居靈壽者事耕讀以武世職子孫易蕩逸弗屑屢於是靈壽爲民籍寬生千千善治生產堆於財樂善好施鄉里悅服千生三子曰濟濤泊濟字惠民尤篤厚時以兵興需豆三千石迫其官不及徵諸民濟詣官自願輸千五百石其親友李氏者亦輸千五百石事聞明宣宗降褒語賜章服濤爲邑諸生強力任俠以人之緩急爲已事清讀書力學有古隱君子風生鳴會中嘉靖庚戌進士官餘事中有直聲彈射不避權貴雖貴惡之擠出守平陽

遂致仕積書至數十萬卷濟生鳴世字汝鳳內行純備言笑不苟性至孝宗族鄉黨無間言爲名儒隱居教授千里負笈者常以數十計所著有五經圖考性理名言文山集書要錄諸書學者稱爲桐岡先生鳴世生二子承訓承問承訓字槐軒克敦古道讀書通大義性恬澹以鄉舉惡煩劇不爲牧民官就代藩典儀於王府修汰多所裁正王甚重之所得俸有贏餘輒以贍窮宗蕭然公署日手一編意豁如也居十載不調辭去王固留承訓曰魚鹿側王僚今十年王德業成就無所庸匡維敢乞骸骨歸老王曰人各有志不能強也因出郊會諸王僚案共賦詩祖道時人榮

明書

卷一百七十

十一

之里居多行陰陽事與物無競訓迪子孫以勉善爲諄戒絕口不言干進恒語曰爾能自奮於功名盡忠報稱事在爾等吾第願爾等爲鄉里良士民其安分敦行如此承問字巖軒少聰慧十歲通經下帷苦學然不事舉子業考貫天人根極性命慨然以聖道自任以卿選守許州多惠政移秦府審理正承問爲人方毅嚴正慕宗多不逞每繩以法反覆接古今譬喻之羣宗懾服王初以爲嚴厲久之嘆曰傅子之惠吾宗大矣使諸宗人爲賢聖人不軌于法厥惟良哉上王官殿殿爲天下第一故事王官不得它補承問謝病歸王固留之見其囊橐上書數卷賜以狐白千金

之裘承問辭歸故里開日事誦讀其於古今經史淹貫博洽足跡不至公衙積二十年所著有一得語二十卷十卷言學十卷言政巖軒集五十餘卷行世皆以孫贈資德大夫吏部尚書承訓生三子曰鈺鈺承問無子以兄之仲子鈺爲嗣鈺爲邑諸生善治家產益拓資擅一方性豪舉好客揮霍自如諸凡琴奕精絕所至無與儔者鈺麟祖也字用礪性和易不忤於人少弱學舉于鄉爲岐山令一以德意感化有訟者爲和解之析楊措而不用百姓悅服號小西周出迎春有雙鹿隨車馴擾五雉立繖蓋人咸異之頗好道家修攝官岐四年厭而歸靜坐樂山水自號樂用書

卷一百一十

三

樂子又號識一山人著內外景及神驗仙方諸書以子封資德大夫吏部尚書鈺字印之少有大志慷慨以風節自勵倜儻不羈嘗入深山讀書不事生產至貧不舉炊不問也所得輒買書喜裁割未幾棄去獨居魯相山茅屋數年不出後親友勸之出以萬曆戊午與其子永濬同舉於鄉仕五臺令五臺俗悍多姦姦捕捕無遺人目爲神當熹宗時權璫魏忠賢肆虐流毒諸紳戚加無不糜碎諂者皆於名勝建生祠山西撫按諸官欲建祠五臺催鈺具呈鈺曰五臺名勝也余爲其地主忠賢奸閹不可以辱山靈屢拒之值熹宗崩八月中忠賢生日闔省官皆易吉服舉賀

望拜鈺獨服斬衰望闕痛哭各官皆汗下爲鈺危出公署遇在籍都御史孫傳庭亦斬衰兩人攜手行曰當此時惟吾兩人耳後會多官議公事有如緹騎負黃袂從巡撫中門入人人面灰鈺談笑自若曰此五臺事何與衆人果忠賢親筆但云五臺好漢好漢饒他饒他衆爲賀鈺曰生死命也何賀爲而多官竟建祠五臺山日督土木鈺不一至工所祠前有僧塚多官欲平之鈺馳至曰僧雖異教然既死則與吾儕同古人惜枯骨何平爲鈺今日爲枯骨至不爲祠至也遂曰子爲五臺令而使其地有淫祠吾何忍官於此乃棄印於多官單騎歸愛山水營于正切種松竹作明書

卷一百七十

四

亭樹其友蕭瑋白至愛之遂央贈焉復選賈山曰太子坳山深遼窈窕種植如前斷溪蓄水可放舟又棄去至又山開稻田種蓮數十畝日徜徉其間以老著詩文數十卷曰癖山譜鈺生三子永清永淳永淑永清果毅有志節爲諸生棄隱不仕永淳字惺惺之父也父生而聰慧少多異徵過目成誦終身不忘少多藝能丹青棄曰小技耳奈何以此爲人後作耳目玩耶遂取家藏書肆力讀鳴會祖有知人鑒嘗語人曰此子必大成器度軒豁文心雋永非凡品也天啟辛酉舉于鄉明年以曲臺魁南宮初筮楚房縣令房故唐宋來爲遷徙流人之所而石劉復久據地曠多

窮崑遼谷易匿奸民，獲得風說所軍，最橫競不以有司爲意。而有司亦莫敢鉗約，父下車卽申令，軍民各安業如軌。法不女貸，適其役戾者置之。法軍肅然，有趙族大而驕武，多殘虐鄉里，毋恫喝有司，父先召其父老諭之曰：「聞女子弟多不法，須改行爲善，不然吾不畏汝嚇，將掃爾族矣。」嗣有犯者卽發遣配，趙族相戒不入西門爲良民。民安之，奸民窟深山，往往出爲剽掠，父擇愿謹富民，僞與賊往來，盡知其人，其地突掩捕，自是匿奸絕俗。健訟父每先勸解之，曰：「家有衣食，縣官不爾擾，爾安享之。」奈何資訟師分理其曲直，各得其意而去，不責錢勝者負者皆悅。久之至于無

明書

卷一百七十

五

訟房歲課三千金，起解者不過千金，百姓輸納足其數，輒上之藩司。餘兌軍役而鄉民利兌，第子山中皮張藥料以充，不必入城煩易銀也。衙齋閒寂，時止母及余與僮奴，三人皆布衣蔬食，人以其清而明。號曰冰爺房，處萬山中，士樸陋久不發科第，父爲建書院四處擇俊秀者讀書。其中父日與講說經義，指覽文理二年卽有中鄉試高等者。山間多溪而山麓有土可耕者，民不知種植，輒棄廢。父爲步履山間，鑿疏三十六堰，設機使水上山，橫成膏腴。或此山有水而彼山有土，相去百餘丈，父爲斬山木作架剗，視引灌之曰：「高規低規，計壑灌田數萬畝，民以富饒，斗米十

文巡按御史楊新期特疏調繁武陵會撫，治郎陽都御史蔡復一復一不許，曰：「君全省好官多矣，吾隸止此一官而欲奪之耶？」相與閱再疏，留語父曰：「當爲房造萬年福也。」房西南通蜀，有洪坪者山險峻中有平曠，可屯楚蜀奸徒數千，嘯聚其中，傲石劉稱，逼天王改號大安，戍間左時兵巡僉事某者性貪鄙惡父不賄視使之入山勦撫，父止率三五役騎而入其地，不容驕步行攀援山葛負餼而食者百餘里，遣人齎諭詞先逐孤身入賊穴，賊聞父名咸屏息聽。父諭禍福願隨來歸，焚其巢穴，率諸軍門卒籍爲兵時貴州亂調赴甚得其力，居五載不遷，丁外艱歸日士民擁

明書

卷一百七十

六

車號泣不得行，送至漢水上計三百餘里，乃生祠祝凡後令有不便於民者輒哀哭于祠，曰：「安得我傳天再來也。」服闋補山西芮城令，芮瘠邑父至一意撫綏民安堵樂化，日焉獨其地瀕解池鹽丁往往不均爲民累，父衡其分數而均之，役無苦偏勞。甲子朔廣庚午山西皆分校禮經，居芮二載崇禎辛未召爲河南道監察御史，去芮亦如去房，生祠祀爲御史，抨彈不避權貴，其時門戶甚盛，有所謂西黨南黨東黨者，咸來招招父峻拒之，曰：「爲朝廷臣子盡職分，彈力竭心猶日不暇給，何黨爲言者每慚而退而東顧，錦衣衛權傾中外，縉紳罹患，父每刺及之，諸閹佞側目以父

明書

卷一百七十

七

清謹無如何時邊關多事為敵窺伺恒躡入司關者苦之為畏途乃衆擠父往巡關欲借陷父單騎履關隘出關每數十里相其險易置戍守謹烽燧補塞垣教習火器於通河無城垣處立木為城號拾城鼓勵將士有庸儒者輒彈去之自山海西至紫荆皆數回向關使往還諸弁苦供具父止數吏隨一飯一蔬餘無擾焉行無定處恒數至是以將卒皆不敢懈出關嚴冒濫清兵餉每語諸將曰破敵當於其營陣未立時若俟其定卒難拔也諸將遵之果大捷敵敗去而各關出哨多斬獲晉父職一級制五年一大閱無肯代者廷臣咸曰某有成效仍宜追加特勅得舉兵大帥大帥皆擢甲叅父益鼓勵之一日乘車往廣寧忽傳烽火左右皆請介馳入近城避父視風日曰偽也斷無敵耗已而果然人咸服其神奏報上嘉之再晉一級計彈吏及經畫迷情形疏凡二百四十上皆得俞旨時正多善差獨陝西流寇糾縱縱橫數十萬人復以為畏途衆仍擠父巡按陝西父曰吾志也吾每恨不得柄剪滅此正吾志也毅然往以甲戌入秦而潼關以西皆賊橫肆地巡撫都御史某者與俱兵將不聽指揮每有警以令箭調之將官羣飲號嗽不顧也促之攜箭于地其時有撫臺令箭不如皂隸催籤之語父上章列其狀劾之逮下刑部獄因請得董兵將

明書

卷一百七十

八

而當事者第覆得綜核糾察如故賊至每有所計畫輒敗之賊探知其畏焉父巡河北抵鄆陽賊悉數萬圍鄆陽圍數重日日攻急父偕一民登陴守城卑薄其所以防固者不遺餘力賊每攻輒不相相與坐困布按諸官每邀歸省會父曰吾在河北七城將來猶有救吾夫是冀河北也蓋堅守相持七十餘日而省兵皆為賊所習不畏也父相度鄆陽城北瀕黃河夜使人齎文於三邊徵兵未幾得槍林兵五千順河而下夜啟北門入賊不覺朝賊復悉衆來攻父使開三門受敵以二千登陴三千各一門魚貫列矢銳賊逼條發斃者不可勝計遂衝圍殺戮無算父騎隨大破之追渡河賊咸奔終南而河北以完歸西安口不言功時懷宗甲戌以都御史陳奇瑜為總督督陝西山西河南四川湖廣兵專辦流賊事捐餉數百萬兵號三十萬聲勢震耀凡賊所移處皆得調度不限地河南賊聞之亦奔終南奇瑜入關賊悉聚度棧入漢中值蜀兵出階文楚兵殲漢水他兵皆集而漢中雲雨兩月賊困促父語奇瑜曰賊弩解刀鎗馬蹄穿矣甲申是朝更動賊功在斯時矣奇瑜曰待天明賊漸出棧乃可戰父曰捕而出棧尚可盡殲耶奇瑜不聽賊數萬圍奇瑜左右求撫奇瑜故怯戰欲撫之父曰賊數十萬而就撫何以安頓保能革心耶力主勦

而奇瑜幸苟且必欲撫上撫疏父哭留疏曰此機一失天下事不可知矣兵部尚書張鳳翼奇瑜遂覆宜撫賊從容出棧與官兵歡飲數日忽鼓行而西破鳳隴奔陽諸州縣遂不可制父上疏勅其畧曰臣竊惟自古聖王之世不能無小醜之憑陵而區畫得人則雖有搶攘旋歸底定倘經理者闇於事機惑於左右昧於攻取剛愎自用苟且震懷闇於事機而偏拒達粉者之謀惑於左右而偏與燭奸者之忠告昧於攻取而不信知進止者之痛哭流涕以至縱寇殃民禍遺君父不止於壞一方面而使國勢不支鼎鑊搖動天下事有不可言者無如五省總督陳奇瑜兵部尚書張鳳翼也臣思流寇發於延慶蔓於秦楚毫豫戍人民壞城郭所過之處白骨橫野千里斷絕人烟皇上宵旰焦勞於上司農仰屋百執事肝衝於下糜費帑藏至於空虛損兵隕將不知幾何矣向來勢分而地廣勢分則調度不專地廣則兵難邀截皇上明見萬里洞徹事機乃以陳奇瑜爲五省總督勅以便宜行事賜以尚方劍若奇瑜者倘能以皇上之心爲心當何如畫策何如感憤合五省之兵殺一賊則少一賊之據掠滅一賊則少一股之蹂躪而奇瑜則有大謬不然者流賊初間有五省合勦之舉以中州平原曠野難於藏匿乃西踰閬嶺合秦寇入終南及奇瑜

明書

卷一百七十

九

率兵入闔賊皆度棧入漢中漢中西隣巴蜀之險南止漢水之通東有棧道之扼所謂釜甑之地也當其時蜀兵出階文矣楚兵屯漢水矣大兵數十萬據長安包隴陝控崤函矣一鼓而入漢中計可旦夕剪除爲皇上舒西顧之憂爲國家雪十餘年之耻爲數百萬生靈解流離殺戮之厄而奇瑜又有大謬不然者逍遙河上作好軍中今日曰候餉矣明日曰練兵矣日復一日業已半年值漢中霪雨連綿七十餘日賊之刀刀鏑餌弓弩弛解衣甲泡壞馬蹄盡穿數日不能一食其零賊稍稍去地方道府州縣報日數十至其困頓情形極真極確臣乃執奇瑜手曰滅此朝食此其時矣而奇瑜則曰俟彼勢促吾第撫之不遺一矢成此大功臣曰數十萬流賊卽就招撫何處安頓卽有安頓之地彼狼子野心能保革心耶不及此時進勦恐天晴出棧而西雖欲成功豈可得歟屢次催促至於垂涕而道而奇瑜堅不進兵賊乃大悉金寶入奇瑜營徧略左右左右皆不欲戰遂朝夕以撫策進竟不會臣具疏請撫而張鳳翼受奇瑜左右之賄遂力主撫議覆疏得旨矣嗟嗟凡撫者必勦殺之餘所遺無多我可以制其死命始可言撫臣非不知撫之省力而實非當撫之時也賊乃整隊從容出棧與奇瑜之兵揖讓酣飲易馬而乘抵足而眠賊之無

明書

卷一百七十

衣甲者有衣甲矣無弓刀者有弓刀矣數日不食者飽食食矣遂蹶然而起西度隴右破鳳隴汧陽諸處而撫局大壞以至燎原而奇瑜且謂諸有司之敗撫局也叅數登陴固守之令不知賊自出棧以來其擄婦女掠畜物殺百姓如故而奇瑜若罔聞知彼守土之官安得不登陴固守而甘以倉庫遺賊也謂一二守令之敗撫局其誰信之臣思奇瑜數年司道之官受茲寵命官大司馬假節絨握尚方劍皇上待之者如此其隆任之者如此其重計奇瑜當必卧薪嘗膽枕戈援枹慷慨激烈以答寵命而乃悠悠忽忽輕信間諜不能盡力所當爲是謂溺職自流賊發難變我

明書

卷一百七十

二

人民屠我兵將喪地糜餉不知凡幾爲臣子者宜誓不俱生殄滅而後快而奇瑜全無同讐之義坐令釜底遊魚爲出柙猛虎是謂玩寇明知其不可撫也而撫之致使數十萬之賊安然逸去是謂失機果其爲撫也賊未出棧當思所以解散之方賊既出棧當思所以制馭之策乃使兵賊交易益以堅甲利兵而且力護撫局如喚咻小兒唯恐叛去使賊之鋒益銳而力益強是謂助盜及守令各爲地方計謹倉庫愛人民而乃謂其不開門揖盜賊藪題叅欲自掩其撫局之失不思欲蓋而彌彰也是謂嫁禍既自墮於賊網又串通張鳳翼表裏爲奸其成敗着而卒致債事

是謂黨惡十年連寇兇暴酷烈天地爲之慘淡鬼神爲之悲號皇上日夜殷憂不啻五申三令奇瑜則立視萬民之塗炭而不知救夫力之不足勢之不可猶可言也矧茲赴桓之衆屯於關中五方之師控乎險隘而奇瑜忍漠置之虧損國威舉皇上授鉞之廟算一旦棄擲爲賊所竊笑是謂辱國豈不知若干巨賤頭目未嘗面縛入軍中黨羽未嘗烏散就隴畝斷斷乎不可撫而鳳翼奇瑜奸愚相濟巧於得旨是謂欺君今賊既西矣奇瑜並不提兵尾賊而晏然省會使賊勢披猖橫掃延慶臨鞏之間近復聞其欲渡河入山西萬一殘汾晉踰太行躡畿輔烽火通于甘泉兇

明書

卷一百七十

三

鋒觸于陵樹國家事尚忍言哉是謂禍天下臣不知已損之國威何時復振已辱之君命何時乃復得伸也臣所以激切拜疏拊膺而痛哭也代乞皇上大奮乾剛爲生民計爲封疆惜爲宗社慮立將陳奇瑜張鳳翼逮訊置之重典使服辱國縱寇之辜別選賢能及此時大兵雲集帑金及各直省轉運糧餉正當充足力爲勦除相機撫插以雪國耻而震天威庶幾國家無疆之福也跪入懷宗震怒逮奇瑜下詔獄張鳳翼戴罪自贖餘將領皆戴罪奇瑜初知上疏左右皆切齒欲甘心焉一日盛兵邀父飲有告者曰事且不測盍勿往或往必以兵父曰我朝廷命官奇瑜無此

膽力以數人往談笑自若終席左右雖曉曉終莫敢動
宗復以某督五省兵其與父頗協或勦或撫凡事商確而
聞王九條龍賜子塊八大王諸賊漸次除歸殆盡惟李自
成號關將者獨渡河緯山西據太行時出沒畿輔間時父
察吏嚴墨吏咸遁一切供億悉以賞有功者及歸不持錢
銖乙亥得代入爲京畿道副卷清釐獨多尋掌河南道遷
計典帶掌江西四川兩道印丁丑陞太僕寺少卿督東路
馬政軍典需亟委曲綜析馬不苦乏攝寺篆戶部以缺餉
借寺馬價十萬父曰馬國家之長技與軍餉等奈何以餉
廢馬靳不與未幾果發兵大索馬父爲市得數千匹以贖

明書

卷一百七十

三

懷宗喜獎諭有加戊寅陞左通政尋陞太常寺卿父以雅
樂多弛廢爲遷樂官著雅樂鴻編方督肄而邊報急甚
檄旁午其時兵部缺左侍郎廷推以右轉而懷宗中旨用
父時父守德勝門漏下三鼓中使紛沓至傳上命父卽夜
任事尚書辦兵馬一切部務皆倚父父爲夙夜在公雖百
事蟬集而暇定周應皆中竅察敵進議者欲自通惠河北
遶京城潞河渠防突攻父曰三分非不廣山海非不險而
能於彼守何用卧圍邊圉墜耶不聽遂以父董其事屢
復不聽移疾以去就爭而終不聽以河事責工部而用
軍修濬則以父領之日在郊野時部察院缺掌院左都

吏部疏名凡十三上懷宗皆不用一日御弘政門召吏部
左侍郎林棟陸及父與兵部右侍郎王道直于御前
曰左都御史一官何如棟陸道直先後對父乃對曰夫左
都御史一官爲朝廷耳目之司作四方紀綱之倡爲此官
者須以清嚴自勵不徇情不受賄懷宗頗問大學士蔡國
用曰云何國用以六字對懷宗連曰是是父又對曰爲
上據法糾彈解散朋黨力擊貪墨使十三道御史各盡
分畢力王事十三道亦各以清嚴自勵爲皇上激濁揚
察吏安民如此則官方正而生民安民安而盜賊自息
宗嘉悅面獎諭立拜爲左都御史且以卽行所言父遂謝

明書

卷一百七十

四

懷宗曰卿素廉直朕所鑒也又問盜賊充斥何以靖之父
曰盜賊之起也起於歲荒有司不能多方撫綏以致窮
所歸而後之不靖皆因將情兵驕督撫按之權不重而監
視內臣復縱兵如驕子日事宴遊不肯殺賊而督撫按
如之何卽列欸題參不過降一二級照舊管事夫以短後
無耻之徒豈畏一二級之降况監視內官巧于護局旋借
名題復更爾加陞以致功罪不明賢愚不辨殺良冒功避
賊宴處及賊一過而兵將尾之搶掠之慘萬倍於賊兵將
利於有賊而不利於無賊夫兵將勒賊者也而實益賊者
也伏乞盡撤各方監視內臣專責督撫按以賊之有無

功罪勿以逐出已境爲功以階爲益而將領有不肖及罪狀明著者卽行正法不必關會兵部使錢神有靈以內之題覆掩外之功罪况近來兵將之所以不用命者皆以上官稍繩以法卽掉臂鼓譟地方官恐致罪戾百方招撫加之以餉苟且了事自今凡鼓譟兵將必行勦殺不得姑縱倘有如昔弊端容臣等自簡從事庶兵將奮力而賊不足平矣上大悅未幾盡撤內監視父之力居多總西臺一年多所彈射羣黨側目而嚴衛還幸日伺左右已亦掌大計嚴絕苞苴無私交嚴衛亦無如何修憲糾定差規權貴請託皆不行御史有不剛職者多奏去之秦班肅然明年庚辰轉吏部尚書父見其時吏部凡用人銓除皆寄遞傳檄貴及緹帥之口而且黨人耽逐衆口訾滋恐力爲擔荷易至債事辭奏上懷宗答曰卿公忠端亮統均重任特茲簡畀已有成命不准辭應卽任事以副委任至意父復暢適時會情狀再辭懷宗報曰卿清謹素著一切銓政務破情面力爲主持朕自鑒之父乃於三日中清理積案應陞遷銓注處分者二百餘事皆相宜奏行門絕請謁總憲既缺諸權貴黨人皆有所求父曰此兇邪豈可任風紀將攘寇無朕不惟壞朝政且自斃矣其人啣之及喉言官論父剛愎自用懷宗曰典銓自應執法皆以謗訕罪之且曰勿以

明書

卷一百七十

五

人言曠任事心也父因上銓務十事曰慎會推以重品望曰增晉督以防賊渡曰邊邊才以備督撫曰起廢閒以求老成曰斥緘默戒浮議以重言路曰公選法以防弊端曰明舉劾以端吏治曰湏久任以責成功曰用不次之擢以拔異才曰清容選以疏壅滯懷宗嘉納之舊弊亟選嚴衛直指美缺各二人而他賄囑倍是皆以單籤入簡使掣不平甚父乃截分南北缺以進士舉人貢士爲上中下先榜示諸缺目臨期一同入籤而選司卽中張羅彥得爭以爲如此必釀大禍父拂之選人皆服悅而私囑者獨恨每考職亦如銓選諸奸邪藉此牟大利父每考坐公堂出題親

明書

卷一百七十

五

餘金謂之事件入奏懷宗信之下五府九卿科道會議
定遣侯顧肇迹掌後軍都督府宜城伯衛時春掌中府
例議單二人主之會母夫人彭幸懷宗俞父暫假而會
于中府始啟封單三請或以大臣免議或以回籍聽勅
勒令致仕而給事中曾應遴曰朝廷意不測免議似難結
局遂舉筆抹去或以大臣免議六字奏上上果怒下錦衣
衛鎮撫司提証佐嚴鞫鎮撫司掌司事者希東廠指示
實之奏入上勒令國觀自裁下擬諸株連罪而鎮撫司復
招疏末曰國觀當會議日免中書舍人梁維樞走喝其議
單從輕是實懷宗見奏猶疑漏下三鼓差中官及守衛官
明書 卷一百七十 七
至父私寓取月來門簿舊例冢宰門簿有專官司之夜啟
官門取覽月內無維樞各復下鎮撫司又復曰維樞與其
爲兒女姻焉有夤夜至親相過而登門簿者乎懷宗亦不
怒第准父致仕父上疏謝以爲半日行李策蹇言歸在途
部僅半載憤惜人材獎掖困滯持已廉靖人不敢干以私
乃入太行石門山不問綰紳隲還不問邸報不交遊往來
仕大夫不一字入長安布衣折巾有時步行塵市間人不
識爲舊冢宰也山居四載歲甲申李自成陷京師父北
痛哭遂攜家口入東海島中家中所有皆委棄弗顧也
居六月會

大清定鼎
詔頒天下於是從海上還家既破食貧從來無聲色耳目
之玩固陋亭榭之娛自奉儉素日事誦讀孜孜誨人不倦
絕不入公門見長吏然有不便于民之事務方爭奔走
畝雜農老勸迪懲勸訓族人期于爲善有子曰維楨更
名維麟屹屹事誦讀從少時以直道自任年三十餘不得
志已卯庚辰之間民遭兵火募以天災作士傳民語以
長歌痛哭之意其間多弗錄甲申從之海上歸閉戶力學
謝人事
史官曰闕
明書 卷一百七十 六

明書第一百七十一

史官傳維麟

列傳二十三

叙傳二

大清鼎運肇興文明大啟順治三年歲丙戌開進士科維麟獲中式選改庶吉士入內翰林國史院明年丁亥授編修改內翰林秘書院又五年晉左春坊左中允兼內翰林弘文院編修麟得分修明史所纂不過二十餘年止類編實錄不旁採工無庸多麟以清署餘暇素餐抱愧乃據求明興以來行藏印抄諸本與家乘文集碑誌得三百餘部

明書

卷一百七十一

九千餘卷參互明朝實錄考訂同異不揣固陋集成明書乃起而言曰麟生也晚邁明末造才諸澆微神識黯澹然隨祖父宦遊多歷山川久居京國既開掌故兼得日依壽獻行年三十未獲功名遭遇

清朝濫竿史館事既簡靜偃息多閒傷大官之坐糜悲歲月之流邁既無政事之揮霍上匡翼之謀謨復不得吐發議論敷奏章疏効諫諍之萬一負性剛直徒鬱中懷思惟史職爲史乃其本然既奉

簡命

勅纂明史列局分曹不能悉窺全冊又止採實錄嚴禁旁

搜除所聞二十餘年它勿得過而問矣妄肆野鄙摘此明書然而史亦難言矣或生不同時年久則事實多舛或生與並世地遠而傳聞未真憑空結撰無本易乖依樣葫蘆波靡不斷不得不依據曩牒旁采遺逸國家傳信之書莫如實錄古者史職咸出世官天子言動左右必記事既親見言亦耳聞筆之於書金石不泐後世則不然官無定員職無定人疏逖人主邇隔九重不特宮中之動靜迥不相聞卽殿上之謨謀瞞不相及而各曹政務又全不與聞及易世之後始取所貯奏章及起居勅諭以次謄書又總領以勲臣提調以宰輔無論執筆者之邪正改竄者之公私

明書

卷一百七十一

而追書舊事茫昧者多國忤衮闕表之有吠主之嫌冒功僞名暴之有操戈之釁或奪於權勢或隘於見聞或怵於利害或徇於情面孝子慈孫每委曲欲掩覆其祖父之短富豪權要陵競欲矯飾其一日之長致使孤而無援者之謀猷勲業滅沒不彰而奸險情態則無以發其微而垂戒後世嗟乎明之實錄大槩如此矣而野史之弊則又甚焉或有爲而作激烈成編圖報暢榮挾憾汗巖寄雌黃於睚眦彰黻繡於黨同妄肆貶褒謬嘖聖罵或人品粗率才識平庸輕聽惑滋據爲堅確陋巷妄述廟廟之事下市偶聞傳說之言遂信爲真哀然成帙或詭誕偏僻好爲其創本

前代之事而輟作時人實風影之譚而妄云果有務爲可驚可愕以取媚聽聞總之各抒胸臆不顧傳疑是非混淆真贗相半而家乘又頌揚之辭碑銘皆諛骨之作豈可盡信哉況合而觀之有此譽臯夔彼譏共縣年月不同姓名互異齟齬遠錯千狀百端而欲以一之此其所謂難也麟則考證典章恪宗文獻徵是非之互異却忌諱之顧慮前人參與則存以嘉榮故策皆疵則彰以斧鉞卽其平生良顯一事之誤則善爲原心果其素習陰譎一言之出則酌爲誅意名爲當代諱不敢指斥者則直書其非律爲祖父隱不欲明言者則竟摘其實至於論贊間採舊文或異昔

明書

卷一百七十一

三

稱不嫌專擅進退錄棄頗極苦心起元天曆元年戊辰迄明崇禎十七年甲申於萬曆以前釐然詳備泰昌而後多有闕畧緣故牒散失國無藏書事近人存野史未出以故真聞真見乃始濡毫而恍忽疑似寧俟來者誤述本紀官闡紀表志記世家列傳凡七十七目一百七十一卷爰爲之叙其叙曰

皇皇明祖龍飛淮渙元政不綱九有顛仆腥涎濁甸乾承坤覆髣髴驚擊羣驚戰陸神武丕憲祥靈有穀怪光室耀赤蛇并宿江沱式澄神州載肅謀猷偕臧黃麾弗舛紛纒削平游魂懾服思重萬方威伸五域英賢共理典章穆穆

煌敷文教禮樂都郁聖學超傑功高四六日月重朔天人提福愍元弛懈嗟厥族戮丕變穢風無傷禱育集太祖本紀第一

嗣承貽厥天位不易有炳其文藻輶益辟魚水堂簾優敷仁恕衆虎環哮穉子何寐齊黃進策國霧隋基北平耽耽橫梁指南輕任攸法金川莫函吁嗟何歸白首瞿曇節義顯著飴死孔甘匪維培植亦又奚貪纂建文皇帝本紀第二

太宗英挺奮興幽朔鉞屈君側玄黃戰血靡廛不清修江翼轂爰革冢孫御六改紀有典有則絃移柱易嘉徵屢見

明書

卷一百七十一

四

一闕重譯十族蔓殃日星陰晦三王幽死骨肉慘鎖孫蒙祖號革除何志遠畧紛紜聖德頗累纂太宗本紀第三仁宗孝謹專志文學謨應幾構執躬益卓脫險卽霽河魁乃握美善兼盡簡冊跣踣嘉師阜康天奪胡速纂仁宗本紀第四

宣帝嗣業奮策雷迅兵不血刃掃清大慙祇奉先型政無盤戾寬仁恭儉文采煥發慶歌喜起綜核名實蒞服弗長淪浹必世靜慈貽悔交南敝屣纂宣宗本紀第五

英宗幼冲昏祿肆禍尚賴聖善彈服抑遏初政清平內贊力巨懷竊罔覺土木淪播潢池多弄誰執其咎返轅南宮

銜憾蟻伏貪天之功奪門名說疑獄殺良二豎爲虐晚節
監綱言路弘拓治成精明殷憂聖作止殉出建盛德弗過
纂英宗本紀第六

景帝潛邸遭家不造倉卒履疾盤石鴻寶轉危爲安厥功
匪眇迎立無意易儲草草子臧之節惜莫循考纂景帝本
紀第七

憲宗踐阼二后同尊合祔陵廟有脊有倫忘嫌復號憫忠
錄孫柔遠能邇綏戢元元彭祖商去萬劉秉軸疊緒薦起
百度內蜺權闡煽焰羣小貪祿羅織縉紳道路以目構怨
外爇言路閉室艷質戎服餉根蠹蒂異術販竊賞罰倒置

明書

卷一百七十一

五

純而不純星變弗息纂憲宗本紀第八

孝皇出震謙恭仁孝盛節著聞天意有在紹休前烈躬親
庶績霽顏晝接都俞孚昔君臣一德怠荒是戒秩秩左右
奮庸熙載郅隆鼎盛成康無媿纂孝宗本紀第九

武宗才武足用爲善比暉日非廢格滋薦八黨執權淫巧
心眩狼毒凌轢公卿屈膝滕刊落重臣臺諫挺斃天民交變
偃仰酣快昏濁薰灼袞袞封拜名義乖謬穆駿中外逆藩
傳檄匪曰無故海宇沸騰鼎國幾覆小人勿用弗省易戒
不至喪滅實惟天幸纂武宗本紀第十

肅皇威神興於藩服實敷實聰制作煜煜孝思過則以致

羣哭疑獄蔓支載岸載还不思其反終行胸臆玄修醮錄
狂惑邪術崇祥悅諛土木不息中興赫濯聲靈旁皇享曆
長久明祚孔陽纂世宗本紀第十一

穆宗皇皇嚴恭若神敦厚寬大天下歸仁制節謹度盡絕
此蠱好生惡殺愛民釋怒異方琛贄超邁遠古綏邦屢豐
餘糧棲畝六載唐虞培栽獨茂纂穆宗本紀第十二

神宗履極冲齡粹質馮張柄政猶懷虎噬毅然夬決四海
望治兵革不睹康衢作息鼎運熾臧受天百祿聖孝融融
宮闈穆穆倭播肆靖厥謨孔武晚年靜攝亦曰勤勤百度
頽圯睽隔臣隣贖貨無厭鑛稅紛紜如木漸蠹枝葉無恙

明書

卷一百七十一

六

弛而弗張明道不亢纂神宗本紀第十三

帝少孤微邁閱孔多羣諍克耳恭孝益嘉天眷聖哲卒凝
璇圖踐阼百日政化弘敷馮几顧命下多違北藉事盪譽
俾蒙不建纂光宗本紀第十四

熹宗崑崙好行小慧牝姆盜柄比於閹魏殺戮忠貞縉紳
重足彪虎虐威刑獄浚削內寇外燹交訐莫支本實既接
宗祏其危纂熹宗本紀第十五

懷宗勵精好學勤政破格用人昌言是聽聰察東濕左右
竊伺兵荒萬方度支詘匱優禮武弁兵驕莫制宦寺秉鉞
鼎臣摧剝宵旰雖勞無拯彫落猾賊歛逼亾國烈烈天祿

永終匪帝之咎纂懷宗本紀第十六

有明家法肅肅維嚴化錫弗晨無遂協占孝慈輔運自度
有則列后依範咸絕陰慝孝誠弘濟張周死節闡教夙端
婉變之傑四經廢徙悉無疵涅皇英伊緝彤史弗藝纂宮
闕紀第十七

惟木暢茂枝葉本根倚嗽明制四祖同尊一十五王終於
廟食匪云矯誣親親相及纂祖系故王表第十八

肅土苴茅藩屏不瑕易稱建國書志協和二南兩東維城
孔嘉高文及憲定角差戮武宗絕嗣盤殺入繼厥後表徵
丹書亦罕興替之際天運其亶纂同姓諸王表第十九

明書

卷一百七十一

七

神武丕顯秉鉞碑謨老成英特并力齊驅剖符載維奕葉
帶礪燕興以後哀哉頌涕強藩號號混莽再波左右翼飛
稱効皇途鐵參永昭十世珥貂嶽圯天曉爾名乃應英憲
以還亦有赴桓固本靖園宣力撫丹金章燦燦與鼎偕燄
纂公侯伯表第二十

懿聖孝慈冲遜弗侯文后勳閭推公兩京椒房戚屬咸佩
簪纓二張之肆匪自孝誠惠安殉難無媿令名佞幸皆感
辱我圭榮纂恩澤公侯伯表第二十一

大道昭揭如日中天聖謨洋洋百代所尊帝王賓師慶流
裔昆綠緜朱紱世及象賢纂聖賢世裔表第二十二

崇勳勳力殉節殺身名誼攸關天子爲報蓋怡諭定幽
氣伸卽有溫周亦惟皇仁纂追封王公侯伯子男表第二
十三

阿衡光輔坐論資治寅亮迂衡厥職匪細六卿分理執
匡濟不疑庶績羽異帝室崇惟重哉會士償國貞濫並列
以垂隆成纂補臣部院正卿年表第二十四

三公一命哀則有加懸象台垣經回六符寶海表儀一人
毗倚惟德惟勳無曰幘矣易紀棟隆比於鉉耳纂柱國公
孤表第二十五

彭文炳炳標型肅肅維國之華多士攸服道宗師表奚容
明書

卷一百七十一

八

模模纂學士祭酒表第二十六

參贊大臣匪資坐嘯贊助匡救協恭之道集事寧民無忝
崇節纂卿貳年表第二十七

厥制未定或因改名創闢既條卽事迨更兼攝弗嘯亦有
虛盈纂先設後華諸官表第二十八

弓旌四賁羽儀鴻漸爰焚荔裳豹蔚霞綉士不古處黨私
以薦制科永垂繫稱嘉選維高輩出匪綠玉銜觀文化成
旁塗焚賤纂制科取士年表第二十九

著穹懸象曜緯列焯輝度不渝氛侵無作王事惠逆始
結若如景隨形如響著藏嘉偕貳不爽毫末寅祇祗

以迓景福纂司天志第三十

河山條紀爰峻畛界巨海環舉以奠方域皇皇禹禎禪
分畫羣生康毓功濟來許世變割裂首體不屬明德肇開
遂統九服愼固封守郡縣其布我綱我理因革可據纂方
域志第三十一

重玄恢顯氣運眇穆大境容成垂法千古世紹遵明星官
歷師推測品驗軌度是釐天行有常六家勢端創興立新
幾法勞博義欽衡齊豈曰謬附瞻人單心帝天大務纂廣
法志第三十二

精會神人以統天地殷狹設教實清萬世體文既闢事
明書 卷一百七十一 九

創臆侵黷不經馬難列祀得夏禍烈二正以來明祖有
條之品式二丘九廟酌法符萃歷承勿替庶無貳世宗
崇玄醮錄焚熾廢神不舉大禮摧削授始鏡終庸非揚建
纂郊祀志第三十三

善勳千里片言接象令出惟行恂過息謗恩覃九有播敷
三禮畧存厥文王言攸赫纂綸渙志第三十四

禮之所陳有長有數義則其理數則其儀五禮既備六用
乃施精義難知其儀可循品節升降載於典文爰錄大畧
垂示後人纂禮儀志第三十五

大雅論公荒淫代續理情節性營如捫燭簡編殘蠹尺量

銷蝕鍾律參生叩槃多屋靡靡鼻哇泯徠百年諧奏於

釐正宮懸秩秩太常肄習尚專纂樂律志第三十六

黨庠術序辟雖泮宮考德興藝師儒是宗人足表帥乃作

長吏役而為民教而為士升秀論官三事為一後世漸分

政教殊塗治口官吏設則備備用興學岐寢詩粉飾詩書

道學梯榮提實有明設學備於藝苑文物攸崇鼓鐘呈皇

末季陵遲視為市藪道術全踣學官芻狗賸茲簡冊怒焉

疾首纂學校志第三十七

登庸載采疇咨及復令受敷施九德愛陟中命特命文讓

風穆黜陟不替實典齊肅辯論考治惟功惟德機智橫生

明書 卷一百七十一

系古程則或取浮名或限資格黨結賄進譽毀課績官途

之升明多紛紛側撮其綱紀庶幾仕籍纂選舉志第三十八

元后御極法天不動左右厥辟百揆迨總公端化元卿理

羣重庶宋承序宣德幅運文武不分道器資用王德周彌

釋道議政清濁攸異遂滋百孔有明建官小大相維內重

外輕統馭不副於稽其名各括所司崇卑流品庶鑒來茲

纂職官志第三十九

丘澤與衍阜育人物士中勳猷開民之麗疆理裁成道訓

均市封建既湮井不可復秦軼唐炎為禍孔靈後世弗繼

古今異故明祖考古田列等則官民屯場名殊實一立元

元命莫匪爾極纂土田志第四十

則壤定賦任土作貢因民任力百代不易蓋上曰損損
曰益剥安附地夫忌居德理亂克開利害勞逸天子修和
載重司計詳覽登耗可爲懷惕纂賦役第四十一
濫溢懷襄帝川震徹四載導底後乃橫放既欲幹害復虞
利梗匪若江湖滙澤宜疏天都在龍漕之咽喉維陵維漕
背馳兩憂資運開鉅國之命脉豈弟漢唐運蕩足賦並建
水利兆民允賴纂河漕志第四十二

天降肆殺以濟乎陽五材地殖金首於行聖人觀象昭德
保治禁暴戢亂爲生民衛好之者殃棄之者弱周則氣全
明書

卷一百七十一

十一

隙則輔缺合農利興分之病茶維明創制有軍有兵治
盛衰咸由以成驕不可使國祚廼頌纂戎馬志第四十三
刑匪淫戮用以誦教後世弗慎藉張威暴霜雷慘慄一時
而消刑期無刑平允勿滔謬乘德禮釋任律例舞文利
沉寃奚雪律令昭昭破名或忒祖法既定莫掩情辭操其
惠虐讞鞠之師纂刑法志第四十四
天立兩戒限口隔越崇山峻嶺遠控漠磧王公設險以
務模安不忌危備以無患禁削樓櫓雅屹列衍盛衰之
觀其順逆古人垂訓曰惟慎德中國之力半爲邊教塞
多端內脩示御纂邊防志第四十五

秦火燎原六經逸失或存或亡簡冊漸集自漢逮唐散

多有小道弗堅豈秦之咎明祖肇典專官訪購哀然天
百代之富石室金匱世宗立歲于以考之經書孔盛借
卷數止於名存盜毒威焰半屬煨燼纂經籍志第四十六
聖帝垂衣體象乾坤等威釐端畢無踰尊制作宸藏驚
以圮古道如翬明珠翠羽裂毀典悲哲人何吁煌煌明聖
作述有平文物煥闢威儀昭尹符聖章信典藏克謹纂
聖志第四十七

星霄載旆建旄十丈千乘萬騎陪衛塘驛供六百里民其
微惻無誕無矜鑒儀足倣繁儉弗紊萬方是仰纂輿衛志
明書

卷一百七十一

十二

第四十八

國脉攸關民天是賴篚篚萬方則壤限界祿錫資滋仍
稷戒憲典所尊度支弗瘵泥沙可虞仰屋嘆殺拮克在
經文示誠庚阜鼎典困竭衆解清心寡欲庶無凶敗纂
貨志第四十九

大祖肇運宮室樸約太宗因元丰煥棟楠世宗多營土木
繁作迹明遺址匪若古昔不侈不陋允爲式則纂營建
第五十

禍福在人豈祿事物穿鑿傳會絲紆錢沸號祥載賀名姝
則夜象形暴彰奧理潛沕箕訓休咎歸機衮轍天子脩

轉移倏歟纂機祥志第五十一

太祖廣胤懿文不祿列服象賢義為戰血三王慘劇建庶
幽鞠漢踵父跡滅於暴焮趙敦棣鄂仁亦就仁宗十子
列藩惟六英景並帝宜無季叔英子十一半屬天促惟慮
多男孝幾奪辱寧觀不俊爰膺顯戮武宗斬嗣世乃入繼
育數雖八昌止於穆穆分一路神七光嗣及帝意懷嘉絕
懷覆聖恩賢否載於掌故撮其事言以為鑒戒纂皇子諸
王宗室記第五十二

元鹿弛絙蜩蟬沸義龍躍赫奮斬黃以勾韓厥藉勢除毓

淵宅慶元反覆天完下齏疫武蒙得楚衛勃敵生擁維資

明書 卷一百七十一 主

吳自輓戟巴蜀控險夏隨驛若友定既平北伐孔威迹其

廢興咸矯英姿仁暴殊別天命乃來纂起兵諸國記第五

十三

棟石柱天斷鰲維地彌佐乘時旂常炳麗中山秉鉞定屬

勛首義旗所揮摧枯拉朽帶礪水新佑贊元后開平如黑

懷德誓歸擒敵拓漠苦俯拾遺河魁告殞百身莫追韓公

老成托莽藩幕開物創典規謀殫度東甌能潛弘績吳閭

平蜀釋兵功存不競寧河烈烈無堅不先江漢波靜崑崙

回霰皇胃黔寧於燦赴赴豪鸞神啟機權中秀樹穎化

裔垂永久穎國之雄噴鳴震盪劍閣中驂見池弗浪

多勳悲哉弗賞宋公王立實惟心腹克紹哲兄揚威原

大人之古以忝征 被賜吳武作鎮扼境北逐應昌歸

禮讓營公有嚴一呼國敵平真較廟捨 虎子匪藉椒房

再膺彤矢元勳孔庶十人實傑纂開國王公世家第五十

四

攀附颺起條檣曜 叩鼎鉉干城賦役孔長鬻生骨肉糜頂

匪功旁著廓清亦與流鴻因事樹立躬罹月矢專閫燕帷

決勝千里或封或否以視薄厚太常可 旌揮拳纂勳

臣傳第五十五

天極忠貞星回霜隕勁氣峻詞懸揭千古金石無泐日月

明書 卷一百七十一 十

不汨支碎膚裂膝不少曲盆痠律并五宗茶苦從容慷慨

成仁酬志伏竄遐荒榮席衢市俯仰無慚用風奕世折檻

斷裾廷評撫 完節朝正氣堪與纂忠節傳第五十六

聖王設教師儒閣里道術漸岐道學乃起攢黜紛異獨

名理有明之初崇儒重道徵聘四出禮樂彈討後多在野

自有所悟師徒相授無與利祿漸至凌彝縉紳黨結名曰

講學實滋簧舌明儒三變變則益時於稽淵源恕厥抑

纂儒林傳第五十七

英哲代生簪紱不辱謀斷兼資文武並錄濟難扶顛轉禍

為福斯其弗偶辟於龜王坐鎮雅俗一善足稱不干清議

備位疑丞善長惡短古法梗概不沒篇名茲茲類管集名
臣傳第五十八

表範天經防維人紀橫塞因心貞懷不訛發於至性匪由
師承履信思順政化濯典松青王白矯矯弗伍間巷具瞻
無須圭組咸由通明樹型今古纂孝義傳第五十九

維茲林總載舟覆舟撫則順廟虐則冠警九重滯絕守牧
是寄民命所關國運攸繫政平訟理親民民親移風易俗
愛養循循明祖嚴取禁貪法屬黜陟有條吏用教養末季
盜玩聲由苞苴獻骨何堪鼎以推察纂循良傳第六十

趕趕干城予曰禦侮長子帥師有力如虎戮力邊陲奮身
明書 卷一百七十一

行伍一節著稱弗爲棄吐從燕匪動募之於武集武臣傳
第六十一

石戶墨壽草萊沉銅鴻飛冥冥弋人何慕漸達亦况自惜
厥羽驟躍皇衢弗視弗顧或怡泉岩或甘窮固結綬類差
策名躬汚高風勁節克光簡素纂隱逸傳第六十二

中原板蕩竭甲林鋒自拔來歸如雲從龍咸輸智謀以輔
英雄俊傑識時鑄伐球鍾去故就新既多膺公同首故都
寧無少桐纂雜傳第六十三

操藻宣情矜氣發秀片言驚座集異詞富憑心顯理勃靈
登奏人各名家喙飛價售炳炳天才燦爛有能二百餘年

極其刻鏤爰據舊章遠極遺漏纂文學傳第六十四

威福予奪天子之柄臣道無將罔與凌橫世宗玄修嚴竊
太阿神宗幼冲張乃肆詆跡其咆哮亦明僅有用垂大戒
陽秋弗宥纂權臣傳第六十五

驗宿吾右望雲知典筆運君臣推測至精恒德洞坦佐天
司命察理不易斯名仁聖詭異幻渺無翼大道用廣釋聞
取厥慧巧方士吐納事屬虛囁巫覡矜神誣人昏罔擯而
弗錄以懲妖妄纂藝術傳第六十六

婦德柔順平稱順安貞心峻節霜日同嚴形管有光清操
勇骨忠壯誠爲金石裂髮名譽里閭嘉懿汨沒舊文可循
明書 卷一百七十一

勒之版冊衣冠丈夫頌聞慙死纂列女傳第六十七

明典鑒古外戚弗庸耕王聰無預權戎孝慈不封徐氏
二公椒房雖寵顯戮勿蒙張氏微厥錄飲頸血萬田昵私
罔干法度漢晉諸戚卽云烜盛駢族勳獎百債不勝憲典
永遵晚宗之幸纂外戚傳第六十八

易戒其朋詩惡羣小蠱惑傾側奚俟侵擾中飲人主投其
陰好險邪易入正直問越宜淫弄枋殆鮮畏忌樹援列黨
天德蔽塞誅實以終愛乃爲害纂佞倖傳第六十九

刑以正暴匪肆苛情古異章服民用以懲季世道衰莫敦
教化淫威誅慘逞其刻察太祖嚴武陳開肆毒太宗褫奉

參彞獨苦厥衛既設酷虐踵接剪刈心鯁磨牙飲血懷宗
末年蠶蠶尤猖鑿空投隙殘饒善良天日昏蔽明祚以亾
纂彞酷傳第七十

才武陰譎以濟私計俞壬高張國之蠹蝕輸情他人無念
祿綏弭首轉徙傷哉君主富貴目前誅戮多有跡其所由
用懲承狗纂奸回傳第七十一

考鏡古咎惟閣難辟近狎弗疑窺竊孔易明祖防嚴屢申
禁誠厥後弗秉太宗愛蔽振直祥瑾保洎忠賢播弄威焰
四海沸煎熹懷之世乃典兵權雖云武始季禍更炎兵將
驕悍職維是故文令不行事極顛覆開門揖盜孽暴可誅

月書

卷一百七十一

二

明之廢典厥自刑餘纂宦官傳第七十二

隆代元哲神明通德禮樂導和因物納極疵癘不興誕梓
不作理教衰微二氏乃興微妙自詡瑰妄以矜緣據寔與
端攻弗勝君臣聰慧人懷而入尊寵每過大道棘塞纂異
教傳第七十三

潢池盜弄民生實殘國運熾隆旋維莫盤末季荒災虬虺
肆間閭左墟莽白骨委野朝宁焦勞司農愁嘆寇益凌滋
國事多難攘奪神器終屬亂賊神州如故王步已易纂亂
賊傳第七十四

禮優門屏樂奏昧禁四彝來賓兼羅大中外限隔古訓

有載含逆取順治以不治明驅朔漠拓是南方王闕聖諱
日出來王三聖著績赫赫武揚後多萎墮日蹙此疆於藉
向背或畧或詳因賦舊文表裏邊防纂四國傳第七十五

洛邑頑民殷之義士通筠重進亦輝宋史擴廓男于曠而
蹶起友定不辱于來就死蔡子長捐鉞胸無悔伯顏奮鬪
帝領齊斧滕李弗屈自甘沉汨炳若天虹光於大鹵含足
後夫風我來裔纂補元臣傳第七十六

僭操筆削獨懷慙慙傲傲悅悅才才匿識抱抱惜陳駒用撫
吾直統理帝王挾剔陰則釐綴本支圖獻翼纂此聖宗
廣勵庶職典章森列神人協極天地既官顯揮幽測功罪

月書

卷一百七十一

六

弘昭忠邪弗冒網羅逸交剖判睽感平心壯氣風友意
敵以歲月無職已食成茲明書數我先德纂叙傳第七十七

七

明書一百七十一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國朝傅維麟撰維麟初名維禎靈壽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至工部尚書是書爲其子汀州府知府燮調所鐫冠以移取各送諸案牘蓋康熙十八年

詔修明史徵其書入史館凡本紀十九卷世家三十三卷

官闈紀二卷表十二卷志二十二卷記五卷世家列傳七十六卷敘傳二卷自謂搜求明代行藏印抄舊書與家乘文集碑誌聚書三百餘種九千餘卷參互實錄考訂異同可謂博矣然體例舛雜不可縷數學士祭酒表已病其繁矣乃又有制科取士年表上列考官下列會試第一人殿試一甲三人此以志乘之例施之國史也司天厯法分二志以一主占候一主推步也而象緯之變旣已載於司天又別立一職祥志不治絲而芴乎嘉靖時更定祀典最爲紛囁仿漢書別志郊祀可也綸渙一志惟載詔令此劉知幾之初說史家未有用之者循是而往不用其載文之例不止矣土田賦役食貨分三志服璽輿衛分二志此通典文獻通考類書之體非史法也所謂記者蓋沿東觀漢記載記

之名而皇子諸王與元末羣雄合爲一類未免不倫世家止列王公其侯伯以下則別入勲臣傳不知史記蕭相國世家曹相國世家皆侯爵也豈王公世及侯以下不世及歟列傳分勲臣忠節儒林名臣孝義循良武臣隱逸禠傳文學權臣藝術列女外戚殘酷姦回宦官異教亂賊四國元臣二十一門無一專立之傳已與古體全乖其分隸尤爲不允忠節傳列遜國諸臣至盈四卷而梁良玉雪菴和尚補錫匠乃別入隱逸傳中如曰以死不死爲別則忠節傳中之程濟葉應賢楊應能固未嘗死隱逸傳中之東湖樵夫又未嘗不死是何例也劉基不入勲臣宋濂不入文學以嘗仕元均與危素等入之禠傳是也納哈出元色目人何以又入勲臣傳乎張玉譚淵以其爲靖難佐命入之亂賊傳與唐賽兒聯名已不倫矣朱能邱福事同一例何以又入武臣傳中姚廣孝首倡逆謀尤爲亂首何以又入異教傳中乎儒林傳中列邱濬名臣傳中列嚴震直胡廣徐有貞李東陽呂本成基命其於儒林名臣居何等也嚴嵩入權臣傳與張居正

並列溫體仁周延儒薛國觀併氓其姓名而劉吉
萬安尹旻焦芳則入姦回傳嵩等罪乃減於四人
耶石亨石彪實有戰功但跋扈耳仇鸞交結嚴嵩
冒功縱惡亦未嘗得幸世宗與馬昂錢寧同入佞
倖則非其罪陸炳有保全善類之事乃入之殘酷
而許顯純田爾耕竟不著名此亦未足服炳也蓋
一代之史記載浩繁非綜括始終不能得其條理
而維鱗節節葉葉湊合成編動輒矛盾固亦勢使
之然矣

廿二史紀事提要八卷

〔清〕吳綏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一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廿二史紀事提要八卷》提要

史學之例變自司馬子長易編年爲傳記而班范因之然子長所創自開闢以至於漢孝武時其書盈尺而止後人紀事漸繁自漢迄明汗牛充棟留心史學者卽專且勤焉非幾易寒暑不能卒矣而其中頭緒實繁莫由記憶謹者苦之是以溫公通鑑朱子綱目又變傳記之體以上法乎春秋提綱挈領令學者瞭然于目然其取例也嚴其徵事也詳一字之褒誅定千載以上之論故淺見寡聞之士亦從而河漢其言錫山吳韓章先生

爲國初名宿著述甚富冷提要
一書通鑑中擇其事之有關治
亂興亡以及民彝物則人品心
術之大者以數字爲標題而彙
括其本事以爲之註其卷帙既
不多而歷代兵刑禮樂制度文
章亦于是而畧脩誠史學之津
梁而通鑑綱目之羽翼也且夫
詩賦詞章之士欲擷采芳華者
往往求之于歷朝小說外傳雜
記諸書摘字句之奇艷以爲用
今乃卽于正史之內每事識其
一語以爲采取之資一經標識
遂覺燦如列錦取多用宏其所

裨于苑者匪淺鮮矣然則一
書而可以考古今証得失富詞
翰之英華標論策之題識孰有
便于此者其傳世行遠又何疑
焉爰爲序而梓之乾隆丙寅八
月金沙王步青書于秦淮客寓

廿二史紀事提要叙

古今文體近百皆聽天下文士臆爲之獨史近專官稱年法春秋紀事法尙書參互攷訂以備後人觀省斬於展卷便得其要領無取乎繁重破碎不易洞悉而必遲之窮年累月綜見續聞之餘者也金匱吳韓章先生通鑑摘錦一代一朝一人一事摘字標題文言製錦使人誦習其似蒙泉先生以其歷代事實依次編紀易名廿二史紀事提要志重爾嗟乎哉孔子刪書唐虞三代每代僅紀一二事耳左氏國語每國僅紀一二事傳一二人耳迨子長作世家便與近代誌狀家乘無異嗣是已後一史冗於一史至於目憊神罷顛倒世次而不可記憶可勝言哉是

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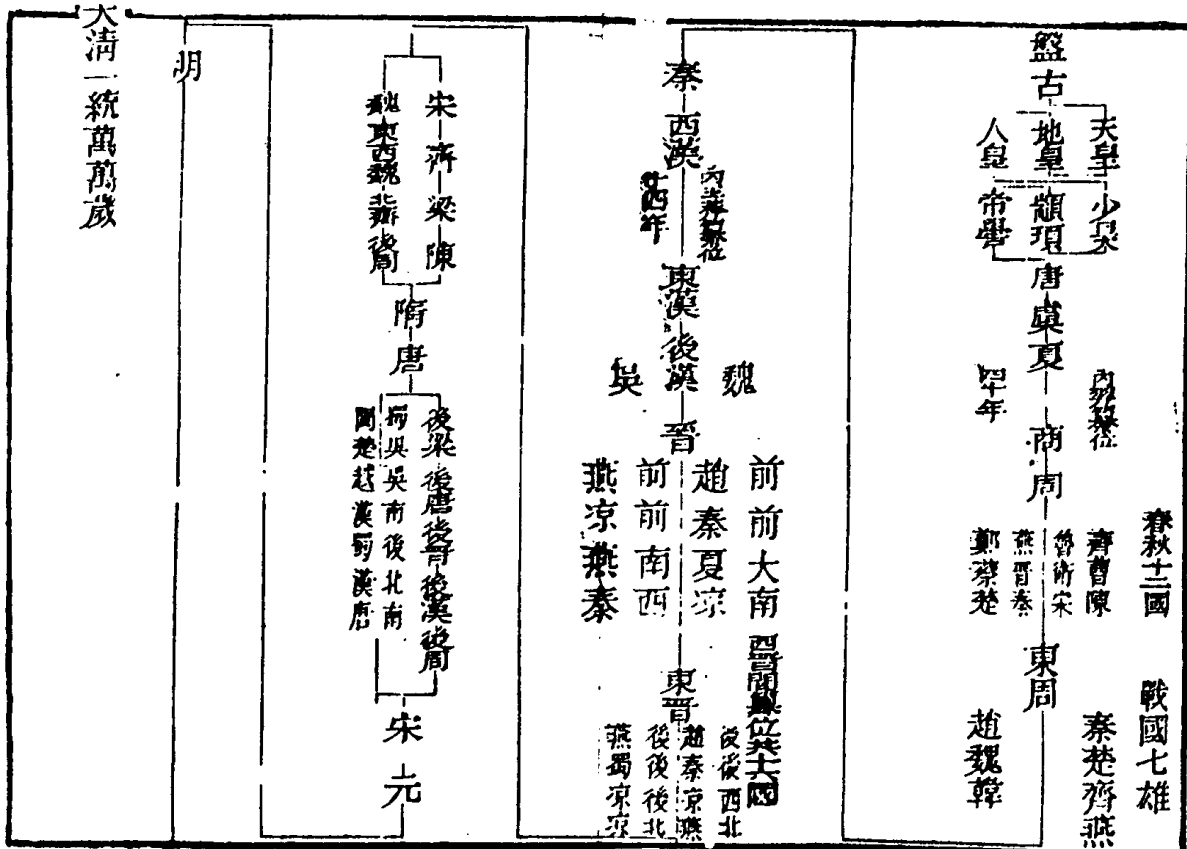
故史之失也其失也冗史之冗由於求詳而愛奇求詳之失由於不知人愛奇之失由於不論世二者存乎其議也太傳爲詞林則治安不足錄傳直爲孝子則賦詩不足多蘇歐無與於藝文潘楊不列於亂黨古人知人論世從其所重耳不然晉志充來不盡彭澤唐書果臝僅錄香山何無要領通鑑採古今一大張簿紀之可勝紀哉馬史張皇天人之際望氣占夢誕矣班書屈伸鬼神之說日中下里荒矣搜神世說爲僞實錄南史北史動誌齊諧新舊二書職及閭門之內遼金兩史撰在沙漠之交紀事似矣提要何有焉是書因人紀事賄指知歸什一千百詞尚體要庶無戾乎春秋左國之遺意若乃分美旁出於項羽

十罪備見於漢高附麒麟姓名於典屬之末者循良行實於文苑之內畧樞古人纂組之例而比事屬詞文成雜誦仰諸者目受手披開展便得其要領其不至目憊神罷顛倒世次而不可記憶也其又何俟遲之窮年累月綜見續聞之餘哉先是閩海王子初陽歷代帝王紀要予叙以行世矣是故蒼萃歷代帝王卿相士夫民物而更綜大全以紀事而提其要也是不可不叙其端以告天下後世也池東後學汪思邈京門叙言時乾隆十一年丙寅夏六月立秋日也

汪序

三

<p>一是編原名通鑑摘錄蓋於每段事實中摘其數字標題於前 好句天成舉如列錦使閱者識此數字則全文俱可記憶且 易於採用集腋成裘採心酸蜜頗有益於學者因其中仍照 歷代帝王傳次事實按序編紀不敢遺漏故更名爲紀事提 要</p>	<p>一是集刪繁就簡然全鑑中要事一一搜出頗無挂漏其無關 緊要者逸之</p>	<p>一歷代帝王縱無奇足錄亦必存其名號以昭序也</p>	<p>一地名必用旁註使閱者一覽瞭然</p>	<p>一列統系圖使古今由來歷歷如睹</p>	<p>歷 天皇地皇入皇氏 名目三皇居上世 太昊炎帝及軒轅 唐虞紹之爲五帝 夏商周秦東西漢 後漢魏吳三國判</p>	<p>代 漢亡于魏魏禪晉 晉遂平吳天下定 擾西晉者爲五胡 天下瓜分南北周 南爲東晉居江左 宋齊梁陳踵其都</p>	<p>國 北則五胡而後魏 東魏西魏分爲二 東傳北齊西傳周 周又滅齊禪隋帝 隋能平陳海宇周 曾幾何時禪唐室</p>	<p>號 唐祚終兮爲五季 梁唐晉漢周相繼 宋代周今天下平 中南渡兮逼遼金 誅金滅宋統歸元 歷代相傳九十年</p>	<p>圖 自堯追元幾春秋 三千七百二十四 明朝二百七十八 大清定鼎垂萬世</p>
---	---	-----------------------------	-----------------------	-----------------------	---	---	---	---	---



廿二史紀事提要目

卷一

盤古氏

天皇氏

地皇氏

人皇氏

循蜚紀

因提紀

有巢氏

燧人氏

廿二史紀事提要目

禪通紀

軒轅氏

祝融氏

史皇氏

有巢氏

葛天氏

無懷氏

女媧氏

疏仡紀

三皇紀

太昊伏羲氏

炎帝神農氏

黃帝有熊氏

五帝紀

少昊金天氏

顓頊高陽氏

帝嚳高辛氏

帝堯陶唐氏

帝舜有虞氏

三王紀

廿二史紀事提要目

夏

大禹

帝啓

太康

仲康

帝相

少康

帝履癸

商

成湯

太甲	太戊	盤庚	武丁	紂	周	文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宣王	幽王	平王
廿二史紀事提要 目錄 三																			

桓王	莊王	釐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	簡王	靈王	景王	敬王	元王	貞定王	威烈王	安王	烈王	顯王	慎靚王	赧王
廿二史紀事提要 目錄 四																			

東周君		秦紀	
始皇帝		二世皇帝	
卷二		漢紀	
太祖高皇帝		孝惠皇帝	
高皇后		太宗孝文皇帝	
孝景皇帝		世宗孝武皇帝	
孝昭皇帝		中宗孝宣皇帝	
孝元皇帝		孝成皇帝	
孝哀皇帝		孝平皇帝	
孺子嬰		附新莽	

附新莽		漢紀	
世祖光武皇帝		顯宗孝明皇帝	
肅宗孝章皇帝		孝和皇帝	
孝安皇帝		孝順皇帝	
孝冲皇帝		孝質皇帝	
孝桓皇帝		孝靈皇帝	
孝獻皇帝		後漢紀	
昭烈皇帝		後皇帝	
卷三		西晉紀	
世祖武皇帝		附新莽	

孝惠皇帝	永熙二 大安二	元康九	永寧二
孝懷皇帝	永嘉十		
孝愍皇帝	建興		
東晉紀			
中宗元皇帝	建武一 永昌一	太寧三	大興四
肅宗明皇帝	咸和	咸康	
顯宗成皇帝	建元		
康皇帝	永和	升平	
孝宗穆皇帝	隆和	興寧	
哀皇帝	太和		
廿二史紀事本末			
太宗簡文皇帝	咸安		
烈宗孝武皇帝	寧康	太元	
安皇帝	隆安	元興	義熙
恭皇帝	元熙		
南北朝			
宋紀 附北朝魏			
高祖武帝	永初		
營陽王			
太祖文帝	元嘉		

世祖武皇帝	孝建	大明	
太宗明帝	太始	太豫	
蒼梧王	元徽		
順帝	昇明		
齊紀 附北朝魏			
太祖高帝	建元		
世祖武帝	永明		
高宗明帝	建武		
東昏侯	永元		
和皇帝	中興		
廿二史紀事本末			
梁紀 附北朝魏	東魏		
高祖武帝	天監十七	中大通七	大通一
太宗簡文帝	大同十二	中大通六	大清五
世祖孝元帝	承聖		
敬帝	紹泰	太平	
陳紀 附北朝周齊			
高祖皇帝	永定		
世祖文帝	天嘉	入康	
臨海王	光大		
高宗宣帝	大建		

長城公 <small>王德三</small>	
隋紀 <small>自東晉以來天下分</small>	
高祖文皇帝 <small>開皇二十</small>	
煬皇帝 <small>大業</small>	
恭帝 <small>義寧</small>	
卷四	
唐紀	
高祖神堯皇帝 <small>武德</small>	
太宗文武皇帝 <small>貞觀</small>	
高宗皇帝 <small>永徽六</small>	
中宗皇帝 <small>景龍</small>	
附則天順聖皇后 <small>光宅</small>	
睿宗皇帝 <small>景雲</small>	
玄宗皇帝 <small>開元</small>	
肅宗皇帝 <small>至德一</small>	
代宗皇帝 <small>廣德二</small>	
德宗皇帝 <small>建中四</small>	
順宗皇帝 <small>永貞</small>	

憲宗皇帝 <small>元和</small>	
穆宗皇帝 <small>長慶</small>	
敬宗皇帝 <small>寶曆</small>	
文宗皇帝 <small>太和九</small>	
武宗皇帝 <small>會昌六</small>	
宣宗皇帝 <small>大中十三</small>	
懿宗皇帝 <small>咸通十四</small>	
僖宗皇帝 <small>乾符六</small>	
昭宗皇帝 <small>龍紀二</small>	
卷五	
後梁紀	
太祖皇帝 <small>開平四</small>	
末帝 <small>貞明六</small>	
後唐紀	
莊宗皇帝 <small>同光三</small>	
明宗皇帝 <small>天成四</small>	
閔帝 <small>應順二</small>	
廢帝 <small>清太二</small>	
後晉紀	
高祖皇帝 <small>天福七</small>	

齊王 開運二	
後漢紀	
高祖皇帝	乾祐二
隱皇帝	
後周紀	
太祖皇帝	廣順二
世宗皇帝	顯德六
恭帝	
宋紀	
太祖皇帝	建隆三 開寶九 乾德五
廿二史紀事提要 目錄	
太宗皇帝	太平興國八 至道三 雍熙四 端拱三
真宗皇帝	咸平六 景德四 大中祥
仁宗皇帝	天聖五 乾興一 明道三 景祐四 寶元三 康定一 慶曆八 皇祐五 至和二 嘉祐八
英宗皇帝	治平
神宗皇帝	熙寧十 元豐八
哲宗皇帝	元祐八 紹聖四 元符三
卷六	
宋紀	
徽宗皇帝	建中靖國一 政和七 重和五 崇寧五 宣和五 大觀四

欽宗皇帝	靖康十
高宗皇帝	建炎四 紹興三十四
孝宗皇帝	隆興一 乾道九 淳熙十六 紹熙五
光宗皇帝	紹熙五
寧宗皇帝	慶元六 嘉泰四 開禧三 嘉定十七
理宗皇帝	寶慶三 紹定六 端平三 嘉熙四 淳祐十二 開慶一 景定五
度宗皇帝	咸淳
恭宗皇帝	德祐
端宗皇帝	景炎
帝昀	天興
廿二史紀事提要 目錄	
元紀	
世祖皇帝	至元
成宗皇帝	元貞二 大德四
武宗皇帝	至大四
仁宗皇帝	皇慶二 延祐七
英宗皇帝	至治
泰定皇帝	泰定四 致和
明宗皇帝	
文宗皇帝	天曆二 至順三
寧宗皇帝	

順皇帝元統二至正二十七

卷七

明紀

太祖高皇帝洪武

建文皇帝

成祖文皇帝永樂

仁宗昭皇帝洪熙

宣宗章皇帝宣德

英宗睿皇帝正統天順

恭仁康定景帝景泰

廿二史紀事提要

憲宗純皇帝成化

孝宗敬皇帝弘治

武宗毅皇帝正德

世宗肅皇帝嘉靖

穆宗莊皇帝隆慶

卷八

明紀

神宗顯皇帝萬曆

光宗貞皇帝泰昌

熹宗哲皇帝天啓

莊烈帝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之一

無錫吳 綏韓章纂

孫培源 樂泉

孫增陸 錦

曾孫承烈

盤古氏

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又曰渾敦氏生於太荒莫知其始蓋天地初開之會也

天皇氏一姓十三人兄弟各一萬八千歲

取天關於子之義始制干支以定歲十干爲母曰開逢卿旂

蒙也柔兆也丙疆國也丁著雍也戊屠維也上章也庚重光也辛玄默也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一

昭陽也十二支爲子曰困敦也子赤奮若也丑攝提格也寅單閼也卯

執徐也辰大荒落也巳敦牂也午協洽也未涒灘也申作噩也酉闍茂也戌

淵獻也

地皇氏一姓十一人兄弟各一萬八千歲

取地關於丑之義爰定三辰日月是分晝夜以三十日爲一月

人皇氏一姓九人兄弟各一萬五千六百年

取人生於寅之義相厭山川分爲九區兄弟九人人各一方故又曰居方氏當是時也萬物羣生傳風沕穆主不虛王臣不虛貴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

循蜚紀循蜚者以其時德厚信立人循其化遷者

因提紀因提者其世咸有制作俾後人可因以利勝也自辰放氏至厲成氏共十三氏中摘其尤著者巢燧二氏焉

有巢氏

太古之民穴居野處與物相友無有妒傷之心後世人民機

智而物始為敵有巢氏乃構木為巢教民居之以避其害未

知稼穡食草木之實未有火化飲禽獸之血而茹其毛先取

其皮蔽前後取而蔽後

燧人氏

古未知烹飪燧人氏知空有火麗木則明始鑽木取火教民

熟食又作結繩之政有事則結繩以記之又立傳教之臺為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一 夏 燧 燧 燧 燧

日中之市人情以遂故又謂之遂皇有四佐曰明由必育成

博隕丘

禪通紀禪通者言禪讓之德通于天道也自軒轅氏至神農氏共十九氏中摘其尤著者則軒轅祝融史皇有巢無懷

女媧女媧氏焉其伏羲神農二氏則詳見後三皇紀中

軒轅氏

紹物開智見轉蓬而制車橫木為軒直木為轅故號軒轅氏

祝融氏

聽弁州之鴻鳥以為樂歌諧神明而和人聲以火施化亦號

赤帝故後世火官因以為號

史皇氏傳名

介帝生而能書及長登陽墟山臨于玄扈洛水之汭靈龜負

書丹甲青文倉帝受之遂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

俯觀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綴文字及成天為雨粟鬼為夜

哭

有巢氏

上古人多禽獸之難前有巢氏教之巢居人獲安焉及其久

也木處而顛教之以編槿而廬緝翟而扉填塗茨翳以溼其

禍故亦號有巢氏蓋屋廬之始也

葛天氏

其治世也不言而信不化而行蕩蕩乎無能名之俗以熙熙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一 夏 葛 葛 葛 葛

其作樂也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是謂廣樂

無懷氏

其撫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刑其民甘食而樂居懷土而重

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命之曰無懷氏

之民

女媧氏

與太昊同母生而神靈佐太昊正婚姻以重萬民之判是為

神媒時共工氏作亂與祝融氏戰不勝而怒頭觸不周山崩

天柱折地維缺女皇乃鍊五色石補天斷鰲足撐地

疏仡紀疏仡紀世則自黃帝以迄于周

按外紀所載多荒誕不經惟孔子繫易稱伏羲神農黃
帝制書斷自唐虞足為明據故漢孔安國序書以伏羲
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帝嚳唐虞為五帝宋朱熹
從之今並以此為準

三皇紀

太昊伏羲氏

太昊之母居于華胥之渚履巨人跡意動且建之始娠生帝丁成紀以木德繼天而王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在位一百十五年

始畫八卦

帝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因龍馬負
圖出于河帝則其文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以通神
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刻木為字也

書制有六一日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轉
註六曰諧聲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文字必歸六書

作甲歷

甲歷起于甲寅支干相配為十二辰六甲而天道周矣歲以
是紀而年不亂月以是紀而時不易晝夜以是紀而人知度
東西南北以是紀而方不惑

以龍紀官

因龍馬之瑞紀春官為青龍氏夏官為赤龍氏秋官為白龍
氏冬官為黑龍氏中官為黃龍氏

定婚娶

古民野合男女無別帝始制婚娶以儼皮為禮正姓氏通媒
約以重人倫之本而民始不瀆

作網罟養六畜

始制網罟教民以佃以漁又教之養六畜以充庖厨供犧牲故又曰庖羲氏

始作樂

帝作黃帝歌扶篠斷桐為琴繩絲為絃絃二十有七絙桑為三十六絃之瑟而樂音自是興焉

炎帝神農氏姜姓以火德王故曰炎帝初國伊耆國者又曰伊耆氏在位一百四十年傳至榆罔共八世

始教耕種

民未知穀食帝因天時相地宜擇五穀之種制耒耜以教民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一

六

耕種而農事興焉又治麻而布亦始于此

始制醫藥

民有疾病未知藥石帝徧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嘗一日遇十二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立復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避就由是民無天札之患天下宜之

作蜡祭

始為廛市

列廛于國日中而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以火紀官

因有火瑞以火紀官春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秋官為西火冬官為北火中官為中火

黃帝有熊氏

帝母感電光繞北斗而娠生于軒轅之丘因名軒轅國于有熊故號有熊氏長于姬水以姬為姓時神農氏衰諸侯相侵帝修德治兵擒蚩尤于涿鹿諸侯咸推為天子以土德王故曰黃帝在位百年

舉六相

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太鴻得六相而天下治

以雲紀官

因有雲瑞故以雲紀官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緇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一

七

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

制陣法

帝立制度內行刀鋸外用甲兵制陣法設旂麾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

始有星官之書

帝受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於是有星官之書命大撓作甲子又命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風鬼與區占星氣隸首理算數容成造天儀著周天歷度作調歷以建寅春正月為歲首

始教民蠶

帝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育蠶治絲以供衣服故後世祀為先

蠶

始造律呂作咸池樂
帝命伶倫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孔竅厚鈞者斷兩節間長
三寸九分而吹之為黃鍾之宮又制十二笛以象鳳凰之鳴
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因別之為十二律陽為六律陰為六
呂候氣之應以立宮商角徵羽之聲又命大容作雲門大卷
之樂命曰咸池

始制衣裳

帝作冕垂旒充纁為玄衣黃裳以象天地之正色旁觀蠻翟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一

人

草木之華染畫五采為文章以表貴賤

始作器用

命甯封為陶正赤將為木正以利器用揮作弓夷牟作矢以
威天下岐伯作鼓吹鑄角靈梓神鉦以揚德建武共鼓化弛
作舟楫以濟不通邑夷作車以行四方作杵臼而穀粟始鑿
作釜竈而民始粥作飯而民始飯以烹以飪以為醴酪澤有
橋梁行有屨履死有棺槨而天下利矣又廣宮室之制作合
宮祀上帝接萬靈布政教焉

制國用

范金為貨制金刀立五幣為輕重之法以制國用而貨幣行

矣

畫野分州立井制畝

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遂經土設井立步制畝使八
家為井

屈軼生庭

有草生于庭佞人入則指之名曰屈軼時又有鳳凰巢于阿
閤麒麟遊于苑囿

五帝紀

少昊金天氏

姓巳名摯黃帝之子埴曰嫫祖咸大星如虹
下臨華渚而生帝以金德王故號金天氏能
修太昊之政故曰少昊在位八十四年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一

九

以鳥紀官

因鳳鳥至以鳥紀官祝鳩氏為司徒睢鳩氏為司馬鳴鳩氏
為司空爽鳩氏為司寇鵲鳩氏為司事

作大淵樂

主諸神人和上下是曰九淵

顓頊高陽氏

姓姬黃帝之孫父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曰昌
僕是為女權感瑞光貫月之祥而生帝以水
德王都高陽故號高陽氏在位七十八年

以民事紀官

以少昊之子重為木正曰勾芒屬春該為金正曰蓐收屬秋
修與熙相代為水正曰玄冥屬冬又以炎帝之子為土正曰

勾龍屬中央而帝之孫為火正曰祝融屬夏勾龍能平水土

後世祀以配社

五星會于天

帝作曆以孟春之月為元是歲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

歷營室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

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惠和故顓帝為歷宗也

作承雲樂

制九州

始定雍冀豫梁荆揚青徐兗之方名

帝嚳高辛氏名契姓姬少昊之孫受封于辛故號高辛氏以木德王在位七十年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一 堯 十

作六英樂

命咸黑為聲歌倕作鞀鼓鐘磬吹簫管塤簋名曰六英

赤龍飛燕之祥

帝有四妃元妃有邵氏女曰姜嫄與帝禋祀上帝而生稷陳

鋒氏女曰慶都有赤龍之祥孕十四月而生堯有娥氏女曰

簡狄祈于高禘有飛燕之祥而生契姬訥氏女曰常儀生子

摯

帝堯陶唐氏

帝堯之子摯之弟也摯嗣立荒淫無度諸侯廢之而尊堯為天子以佐摯封植受封于陶又改國于唐故號陶唐氏以火德王在位七十年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茅茨不剪采椽不斲松生子棟雲生子翽雲生子白馬仁昭而堯立德薄而化廣

康衢擊壤

合葬攝位二十八載統計在位百年

帝在位五十載不知天下治與不治乃遊于康衢問童謠曰

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有老人含哺鼓

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

力何有于我哉

華封三祝

帝巡狩親于華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使富壽多男子帝曰

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

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偕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一 堯 十

昌天下無道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

帝鄉何辱之有

作大章樂

蓂莢

有草生庭十五日以前日生一葉以後日落一葉月小則一

葉厭而不落名曰蓂莢觀之知旬朔

箴蒲

堯厨中暑月生肉箴蒲無風自扇肉不臭穢

洗耳

帝欲讓位于許由許由曰污吾耳往水洗之適巢父飲牛于

下流遂率去曰恐汚吾牛口也後許山隱箕山終

帝舜有虞氏

黃帝八代孫也姚姓時攝歷山張王曆于河濱知天命之在已讓道下位棄其賢妻以二女使之攝政後禪以帝位堯崩之後傳三年生則見堯于皐食則見堯于羹陶紀后拜滿衣親善卷在位四十八年以土德王

舉八元八愷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曰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曰八元世濟其美所謂十六族也堯未及舉舜乃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命九官

禹爲司空宅百揆棄爲后稷教稼穡契爲司徒敷五教皋陶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一

三

爲士明五刑垂爲共工理百工益爲虞治山澤伯夷爲秩宗

典禮夔典樂龍作納言

歌南風詩

帝恭己無爲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作九韶樂

景星卿雲

時景星出卿雲興百工相和而歌帝乃偶之曰卿雲爛兮糈糈兮日月光華且復旦兮

三王紀

夏

大禹

姁姓黃帝玄孫母修已見流星貫鼻夢接意感而孕生焉禹爲人時爲律身爲度治水成功受舜禪即位會諸侯于塗山執王帛者禹國在位二十七年以金德王

金簡玉書

禹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瘳于黃帝巖嶽之下登宛委山

發石得金簡玉書悟治水之理

黃龍負舟

嘗濟江有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禹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吾何憂于龍焉視龍猶蝦蟇顏色不變須臾龍俯首低尾而逝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一

三

作大夏樂

詔繹求言

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訟獄者搖輅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

下車泣罪

嘗出見罪人下車而泣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以其心爲心是可痛也

鑄九鼎

禹使九州各貢其金鑄爲九鼎以象九州每鼎上各肖其州

之山川人物一鼎須九萬人舉之

疏儀狄

古用醴酪禹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

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帝啓

禹之子也禹娶塗山氏女生啓禹崩啓能持禹之功乃繼世以有天下在位九年

滅有扈氏

以商均爲賓

太康

啓之子也在位二十九年

五子之歌

太康即位荒逸弗恤國事攻于洛水之表十旬弗歸厥弟五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一 帝 太康 五

人作歌以怨之有窮之君后羿因民之怨距于河弗許歸國

乃立其弟仲康

仲康

太康之弟也在位十三年

侯征義和

維時羲和沉湎于酒遐棄厥司王命胤侯往征之

帝相

仲康之子

后羿代夏

帝相立權歸后羿遂爲羿所逐依諸侯斟灌斟鄩氏羿篡夏

委用其臣寒浞浞乃殺羿自立浞因羿室生澆澆長浞使滅

斟灌斟鄩氏弑帝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

少康

帝相之子中興在位二十二年

一成一旅中興

少康在有仍既長爲牧正澆求之遂奔有虞虞君思妻之以

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方十里有衆一旅五百人能布其德以

收夏衆遂興師滅浞併誅澆復有天下

少康後歷帝杼帝槐帝芒帝泄帝不降帝扃帝廙帝孔甲帝

皐帝發凡十君而至履癸是爲桀

帝履癸

發之子即桀也在位五十二年

肉山酒池

桀伐有施氏有施氏以妹喜進桀寵之爲瓊宮瑤臺肉山脯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一 帝 桀 五

林酒池可以運船糟堤可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

喜笑以爲樂開龍逢諫桀殺之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于夏

臺已而得釋伊尹相湯伐之放桀于南巢夏亡。

桀子淳維孽衆妄通于荒野隨商轉徙號

桀爲夷狄之始祖

右夏十七王共計四百五十八年

商紀

成湯

姓子氏名履一名天乙主契之子帝嚳玄孫也帝嚳生契傳十三世而至主契娶妹都氏見白氣貫月意

成而生湯伐桀而有天下在位十三年

解網更祝

湯出見人張網四面而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

者皆懼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
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
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歸之者四十六國

改朔易色

自夏以前皆以建寅月爲正月湯革夏命乃以建丑月爲正
月改歲曰祀色尚白

六事自責

時大旱七祀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請自當之遂剪
髮斷爪身嬰白茅以爲犧牲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
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也直行歟謗夫昌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一 六 六

作大濩樂

太甲湯之嫡孫太丁之
子在位三十三祀

處仁遷義

太甲卽位不明厥德伊尹放之于桐宮太甲自怨目艾處仁
遷義伊尹乃以冕服迎歸增修厥德號爲太宗

太戊自太甲歷傳沃丁太戊小甲雍已而商道衰至太戊
克修成湯之政商道復興中宗在位七十五祀

妖不勝德

有祥桑穀生于朝七日大拱伊陟曰妖不勝德改其有開歟
太戊於是修先王之政又有賢臣巫咸臣鳳等共輔佐之三

日而祥桑枯死

盤庚自太戊歷傳仲丁外壬河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
南庚陽甲而商道復興盤庚行湯之政商道復興
二十八祀

改商曰殷

仲丁時亳都有河決之害遷都于韋河直甲時亳又有河決
之害遷都于相祖乙時相又有河決之害遷都于耿至是耿
又有河決之害復遷于亳從湯所都改商曰殷乃作書三篇
以告諭臣民

夢得傳說

武丁自盤庚歷傳小辛小乙而殷道衰武丁夢得傳說
德行政殷道復興與高宗在位五十九祀

武丁恭默思道夢上帝賚以良弼乃圖形使人旁求于天下
得傳說于版築之巖遂命爲相君臣道合政事修舉

雉升鼎耳

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武丁內反諸

伐鬼方

紂名受辛自武丁歷傳祖庚祖甲順辛庚丁武乙太丁帝
乙而殷道衰紂嗣立毒虐四海武王代之紂自焚而
死而殷亡紂資辨敏捷材力過人
智足拒諫言足飾非卒以亡天下

象箸玉杯

始爲象箸箕子嘆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將窮者極欲之漸

自此而始吾畏其卒也

聖人之心有七竅

伐有蘇氏得其女妲己寵甚為酒池肉林長夜之飲又為炮烙之刑以娛之比干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遂殺之而剖視其心

一物足以釋西伯

九侯進女于紂女不喜淫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併殺鄂侯西伯昌聞之歎息崇侯虎譖之紂乃囚西伯于羑里西伯演易明天人之道以順受之其臣散宜生等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一

六

西伯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賜以弓矢斧

鉞得專征伐

後紂惡貫盈武王伐之紂奔鹿臺衣寶玉自焚軍士斬其頭懸之太白之旗獲妲己美甚軍士不忍殺師尚父命以衣掩其面而誅之斬其首懸之小白之旗殷亡

右商二十八君共計六百四十四年

周紀

文王后稷之後亦帝舜之裔也聖妃姜嫄與帝禋祀上帝而生稷為農官世德忠厚傳至文王遂三分有二所謂以農事發祥忠厚開基也

虞芮質成

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二國爭田不能決乃如周

人界見耕讓畔民讓長懸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漢南諸侯歸者四十國

獵渭遇太公

呂尚年八十餘釣于渭濱西伯出獵卜曰非龍非鳳非熊非羆非虎非貔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呂尚與語大悅曰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

嘗子羹

文王之長子伯邑考紂烹為羹賜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之羹西伯知而食之以自全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一

九

不知也

澤及枯骨

西伯立靈臺鑿池沼見死人骨命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况於人乎

武王名發文王之子以火德王在位七年壽九十三

白魚入舟

武王伐紂東觀兵于孟津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

武王反商政

武王初定殷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紂之子武庚治殷命召公釋箕子之囚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闕天封比干之墓王乃罷兵西歸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舛車甲而藏之府庫示天下不復用

尚父陳丹書

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王聞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著于席之四端及几鑑盥盤楹杖帶屨賜豆尸廬劔弓矛各為銘焉

箕子陳洪範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十

手

封箕子于朝鮮而不臣問以天道乃陳洪範箕子朝周過故殷墟而痛之作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民聞之皆為流涕

大封建

封神農之後于焦黃帝之後于祝帝堯之後于顓帝舜之後于陳大禹之後于杞封功臣謀士以師尚父為首封于營丘曰齊封周公于曲阜曰魯弟叔鮮于管召公奭于燕畢公高于畢叔度于蔡叔振鐸于曹叔武于邠叔度于霍康叔封于

作大武樂

周公作金縢

王有疾周公告太王王季文王請以身代武王之死厲公乃以卜書藏于金縢櫃中王翼日乃瘳

成王名誦武王太子年十三嗣位周公居冢宰攝政員寮以朝諸侯王在位三十七年

抗世子法于伯禽周公子也

成王有過周公即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握髮吐哺

伯禽就封于魯周公戒之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今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封微子于宋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一

手

管蔡流言以武庚叛周公乃作大誥奉王命以討武庚管叔而誅之既誅武庚乃封微子以代殷後國號宋用殷之禮樂於周為客而不臣

桐葉封弟

成王與幼弟叔虞剪桐葉為珪戲曰吾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曰王曰戲耳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為唐侯

海不揚波

越裳氏重三譯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寶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國之黃帝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周公歸

之于王使者述其歸路周公為造指南車導之南行

定鼎郊鄒

初武王作邑于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將營洛邑而未果

至是成王欲如武王之志定鼎于郊鄒卜曰傳世三十歷年

七百周公乃營洛邑是為東都以洛為天下之中四方入貢

道里均也

康王名釗成王太子
在位二十六年

思政懷棠

召公巡行南邑聽斷于隴畝阡陌之間時舍甘棠之下後人

思其政懷棠樹不忍伐作甘棠詩咏之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一 聖 聖
圭

刑措四十餘年

成康之際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昭王名瑑康王太子
在位五十一年

膠舟溺王

周道漸衰王巡狩反濟漢漢濱人以膠膠船至中流膠液王

溺死焉

穆王名滿昭王太子
在位五十五年

八駿周行

王得八駿馬使造父御之周行天下車轍馬跡遍鴻祭公謀

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耀德不觀兵

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生耀德不觀兵王不聽竟征

之自是荒服不至

共王名辟疆穆王太子
在位十二年

懿王名囂共王太子在位二十五年
是時王室既衰詩入作刺

孝王名辟方懿王弟
在位十五年

封非子于秦為附庸

惡來之後有非子者善養馬王命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

息乃封為附庸之君邑于秦賜姓嬴使續伯益後號曰秦嬴

夷王名褒孝王太子在位十六年
禮不明王始下堂而見諸侯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一 聖 聖
圭

厲王名胡襄王子在位十七年
年并共和三十七年

詩之變雅始作謂大雅樂
宋之類也

監謗弭謗

王行侈傲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

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曰吾能弭謗矣召公謂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謗不可監也

周召共和

王戾虐滋甚國人叛襲王王出奔于彘太子靖匿召公家國

人聞之召公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得脫召公周公以太子尚

幼相與協和其理國事號曰共和

宣王名靖周王子中興在位四十六年

民之大事在農

周召輔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十二年王不籍千畝號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當法后稷

姜后脫簪珥待罪

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曰王樂色而忘德亂之與白婢子始敢請罪王自是勤于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

幽王名褒周王子動靜亂常在位十一年為犬戎所殺而西周亡

歷弧箕服
初夏之喪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伺王庭夏后殺之藏其殽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一

于橫至厲王末發而觀之流于庭化為玄龍入王府府童女遭之而孕至宣王時而生一女懼而棄之時童謠云歷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逃于道得所棄妖子育之逃于褒褒人褒姒有獄而入是女于王即褒姒也王寵之廢中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其子伯服為太子

裂繒

褒姒好聞裂繒辟王發繒裂之以適其意

烽火戲諸侯

褒姒不好笑王欲其笑不得乃無故舉烽火諸侯悉引兵至

至而無寇褒姒大笑後王欲殺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伐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犬戎遂殺王于驪山下西周以亡

平王名宜周王子諸侯立之于申乃襄王弟而遷都于洛邑是為東周在位五十一年

齊楚秦晉漸大

自東遷後王室微弱號令不行于諸侯政由方伯齊楚秦晉漸大更歷春秋之世此四國更相征伐天子不能制

獻聖武公

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獻聖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一

孔子作春秋

將天子微弱賞罰不行于四十九年春王正月孔子因魯史脩春秋寓褒貶于賞罰以正一王之法

周鄭交質

桓王名林平王之孫在位二十三年

莊王名佗桓王子在位十五年附齊桓公霸

鮑叔薦管仲

鮑叔薦管仲于齊桓公公以為相仲言作內政而寄軍令與夫成民之事公悅遂專任之號曰仲父管仲得以盡其才故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成霸功者仲之力也

釐王名可齊莊王
子在位五年

曹沫劫盟

初齊伐魯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齊桓公許之盟于柯魯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壇上曰反魯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悔之管仲曰許之而倍之將棄信于諸侯不可於是歸其地于魯諸侯聞之皆倍齊而欲附焉

惠王名闕釐王子在位二十四年

鶴乘軒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狄人伐衛將戰國人曰使鶴鶴有祿戰于葵澤敗績殺懿公

廿二史劄記

卷一

美

襄王名鄭惠王子在位二十三年

天威不遠顔咫尺

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王使宰孔致胙使無下拜桓公曰天威不遠顔咫尺乃下拜登受管仲教之也

知臣莫若君

管仲將卒桓公問後誰可相者仲曰知臣莫若君問易牙開方豎刁三人仲皆以爲不可公卒用之

齊桓公卒五公子爭立

齊侯好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公卒五公子爭立國內大亂越六十日未斂尸出出于戶

宋襄之仁

宋襄公欲霸諸侯與楚戰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宋司馬請擊之公曰君子不困人於厄待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頭半白不鼓不成列世笑以爲宋襄之仁

晉公子重耳反國

重耳避驪姬之難奔狄處十二年適衛乞食于野人與之塊狐偃曰天賜也必獲此土及齊齊桓公妻之重耳安焉桓公卒狐偃與從者謀去及楚秦穆公召重耳于楚帥師納于晉而立之是爲文公

廿二史劄記

卷一

美

從者懸書宮門

初重耳之出奔也嘗餒于曹介子推割股以食之及歸晉侯賞從亡者而不及子推其從者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流天下龍饑乏食一蛇割股龍返于淵安其壤上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于中野公乃求之綿上山中焚其山子推死焉後人爲之寒食公乃環綿上封之謂之介山

不許晉侯請隧王葬禮也

濟河焚舟

秦穆公伐晉濟河焚舟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頃王 名壬 頃襄王 子在位六年

匡王 名班 頃王子 子在位六年

定王 名瑜 匡王弟 在位二十一年

在德不在鼎

楚莊王始霸伐陸渾之戎觀兵于周郊王使王孫滿勞楚王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

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立孤與死孰難

晉大夫屠岸賈滅趙朔之族朔有遺腹子武買索之朔客程

嬰公孫杵臼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一 晉 屠岸賈 夫

曰吾爲其易者乃取他兒匿山中嬰出謬曰予我千金吾告

趙氏孤處賈乃使人隨嬰殺杵臼及兒而趙氏真孤乃反在

及武長嬰以實告乃共攻屠岸賈滅其族復還趙氏田邑嬰

請死以下報趙宣子及杵臼武服齊衰三年春秋世紀弗絕

孔子惜繁縷

衛孫桓子與齊戰敗新築人仲叔于奚救之得免衛賞之以

邑辭請曲縣繁縷以朝許之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

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曲縣諸侯之樂繁縷馬上海亦諸侯之服

魯初稅畝作丘甲

簡王 名夷 定王子 在位十四年

楚子

楚子使使于晉南宮威新孫南宮子范文子曰君子也其歸之

以合晉楚之成

襄王 名心 襄王子 在位二十七年

季札

吳子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壽夢見札

賢欲立之札辭曰曹人欲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札願

附于子臧之義後諸樊卒欲傳以次必致國于季札卒不受

棄其室而耕乃封之延陵故號延陵季子

魯作三軍舍中軍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一 魯 夫

魯舊惟上下二軍皆屬于公公稅其民以分賜羣臣今季氏

欲專其人民乃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

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半焉後又舍中軍而四分公室季

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一而公無與焉

南史執簡

齊崔杼弑其君太史書之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

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

乃還

景王 名貴 靈王子 在位二十五年

解劍懸墓

吳季子歷聘過徐君愛其賢創季子心知而許之使還徐君已歿遂解劍懸其墓而去

與人誦子產

鄭使子產爲政期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賭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于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後孔子亦稱之曰古之遺愛也

周禮盡在魯

晉使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乃今知周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一

手

問禮問官

孔子問官于邾子訪樂于莒弘又問禮于老聃聃時爲周柱下史謂孔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孔子謂弟子曰烏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至于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也今見老子其猶龍乎

伐檀

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檀樹下桓魋惡而伐其木至鄭鄭人譏曰東門有人其頰似堯其項似皋陶其肩似子產其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

敬王

名丐景王子也在位四十四年

楚楚復楚

初楚伍員與申包胥爲友員父伍奢爲平王所殺員乃奔吳與包胥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復楚員果導吳師伐楚鞭平王尸包胥乃如秦乞師依庭牆而哭日夜不絕秦遂出師攻吳昭王復國

孔子墮三都

孔子謂定公曰臣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

宰將墮三都

孔子攝相齊僂女樂

孔子爲魯司寇攝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有沈猶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一

至

氏者嘗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慎氏者奢侈踰法鬻六畜者帥之以儲價及孔子爲政沈猶氏不敢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氏越境而徙鬻貨者不飾價男女別于塗道不拾遺三月魯大治齊人聞而懼用犁鉏謀避國中美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驅遺魯君陳于魯城南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還終日忘于政事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孔子遂適衛初孔子爲政民謗之曰虺蜥而轉投之無戻梓之虺蜥投之無郵三月政成化行民又謗之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意甫衮衣惠我無私

趙敗吳于槁李槁音爵介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敗吳于槁李吳子國廬重創而死其

子夫差立誓復仇使人立于庭荷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

越人之殺而父子則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吳敗越于夫椒山名在無錫西太湖濱

吳夫差伐越敗越于夫椒報槁李也勾踐以甲楯五千樓于

會稽用范蠡計使大夫種行成于吳身請為臣妻請為妾為

吳養馬于石室吳王疾勾踐為醫葬因吳太宰伯嚭請歸國

夫差許之伍員諫不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二十之外吳其為沼乎越王歸臥薪嘗膽後二十年卒滅

廿二史劄記卷一

吳

楚編三絕

孔子晚而好易以韋編簡凡經三絕

西狩獲麟

孔子初生有麟至孔子之母徵在以綉紉其角而去至是

魯人西狩獲之板猶在焉孔子視之曰是麟也有王者則至

無王者則不至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

道窮矣作春秋遂自是絕筆

魯世子嗣噴入于衛于路結纆而死

初衛靈公為夫人南子召宋朝世于嗣噴適齊適宋野野人

歌曰既定爾婁豬喻南盍歸我艾殺朝世于羞之乃刺夫人

欲殺之夫人覺其色啼而走曰太子殺我嗣噴奔宋又之晉

後靈公卒嗣噴之子輒立晉納嗣噴而輒與兵拒之嗣噴之

姊為孔圉妻生惲乃謀於其姊劫孔惲逐輒于路入嗣噴之

臣石乞孟壓以戈擊之斷輒于路曰君子死冠不免遂結紱

而死衛人臨之俚立嗣噴是為莊公輒奔魯

孔子卒孔子生於魯王二

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己丑孔子時七十三歲平作負杖逍遙

于門歌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

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

廿二史劄記卷一

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孔子謂賜曰子疇昔之夜夢坐奠

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作天下其孰能宗予子殆將死也寢

疾七日而死

元王名仁愛王子在位七年

范蠡去越

初蠡與勾踐深謀二十年卒以滅吳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

久居且知勾踐可與同患難與處安遂乘輕舟遊五湖浮海

出齊變姓名自號鴟夷子皮父子治產致數十萬齊人問其

賢以為相蠡嘆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致宰相此布衣之極也

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間行止于陶又謂之陶

朱公蠡去遺文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越王長頸烏喙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稱疾不朝人或譖種且作亂越王賜之劍使自殺

貞定王名介元王子在位二十八年

繭絲保障

晉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鐸請曰以為繭絲乎指賦抑為保

障乎指蕭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其詞無恤

曰晉國有難必以晉陽為歸後無恤立是為趙襄子智伯求

地于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師攻趙氏襄子奔晉陽三

家決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沉溺產蛙民無叛意趙襄子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一

晉書

晉書

乃使張孟談潛出見魏桓子韓康子乃陰與之約夜使人殺

守隄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遂殺智

伯滅其族而分其地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

豫讓為智伯報仇

智伯之臣豫讓挾匕首入襄子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獲豫

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讓又漆身為癩

吞炭為啞行乞于市其友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

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耶何自苦乃爾讓曰不可若委質為

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

為人臣懷二心者也後又伏于橋下欲殺襄子襄子索而殺

之

威烈王名午考王子貞定王之孫考王在位十六年威烈王在位二十四年

去妻拔葵

魯公儀休為相入其家見織帛怒而去其妻食于舍而茹葵

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

過廬必式

魏文侯以下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于擊

出遭子方于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擊怒謂子方曰富貴

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安

敢驕人國君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夫貧賤之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一

魏書

魏書

謝之

殺妻求將

吳起者衛人仕于魯魯欲使禦齊或以起娶齊女為妻疑之

起遂殺妻以求將大敗齊師

安王名驕威烈王子在位二十六年

冊中之人皆敵國

魏文侯太子擊立是為武侯武侯浮舟中流謂吳起曰美哉

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君不脩德舟中

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

烈王名喜太子在位七年

交阿封墨

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居即墨數言日至吾使人視即墨即墨治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阿不治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于是羣臣莫敢飾非齊國大治

空谷足音

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威王獨來朝故綱目云云

顯王名扁號王新在位四十八年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一墨

美

徒木立信

商鞅相秦定變法之令恐民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秦民莫敢不從行之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于公戰怯于私闘鄉邑大治後乃開阡陌廢井田益富彊

四臣照千里

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惠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照車前使各十二乘者十枚齊亦有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寶者有擅子守南城盼子守高唐黔夫守徐州種首備盜賊此四臣者

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

明主愛一頰一笑

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曰明主愛一頰一笑敝袴豈特頰笑而已哉吾以待有功者

二卵棄千城之將

子思薦荀變于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變嘗賦于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用人猶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地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閉于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一墨

聖

孫臏滅龍

初孫臏與龐涓同師鬼谷子學兵法及涓事魏為將軍自以能不及臏乃召之至則刑其足而黜之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臏陰見之使者竊載以歸田忌客之進之威王王使臏為田忌謀主將兵救趙復救韓涓乃與魏太子申騎兵禦齊臏以魏素輕齊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龍明日為五萬又明日為三萬龍涓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亡者過半矣乃倍日併行逐之臏伏兵馬陵斫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涓至見白書取火燭之伏兵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刎曰遂成監子之名齊因乘勝大破魏師

太子申

論囚渭赤

秦相商鞅用法嚴酷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于道者被刑皆

臨渭論囚渭水盡赤

爲法自斃

秦孝公封鞅爲商君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患鞅

嚴酷告鞅反發吏捕之鞅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

舍人無驗者坐之鞅嘆曰爲法自斃一至于此秦人卒車裂

以殉滅其家

雞口牛後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一

美

蘇秦說燕趙韓魏齊楚合從以損秦其說韓者曰寧爲雞口

無爲牛後

季子位高金多

蘇秦初出不得志而歸妻不下紕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後

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便道歸車騎輜重擬于王者昆

弟妻嫂側目不敢視嫂蛇行匍伏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也

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張儀相秦

初魏人張儀與蘇秦俱師事鬼谷學從衡之術秦既相六國

儀遂說諸侯尙無所遇蘇秦恐秦伐趙而敗從約念莫可使

用子秦者乃召儀而辱之以激怒儀儀念諸侯中獨秦能苦

趙遂入秦蘇秦陰使人齎金幣資儀儀得見秦王王悅之以

爲客卿蘇秦所使舍人謂儀曰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

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儀曰嗟乎此

吾在衡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

儀何敢言至是爲秦王說魏魏因盡入上郡十五縣謝秦儀

遂相秦說六國連衡以事秦後秦惠王薨武王立不悅儀儀

出相魏二歲卒後蘇秦自趙至燕自燕奔齊爲齊大夫刺死

孟嘗君養士

齊相田文號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食客常數千人由是名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一

美

重天下

慎視王 名定顯王子在位七年

報王 名廷慎報王子在位五十九年

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時天下務于合從連衡而處士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獨孟

子述唐虞三代之德推明孔子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說爲已

任是以所如不合是時在齊乃致爲臣而歸。韓退之曰孟

子之功不在禹下

馬死買骨

燕王噲爲齊所殺太子平立是爲昭王命郭隗求賢隗曰古

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而反
君怒涓人曰死馬且買況生者乎不期年千里馬至者三今
欲致士先從魏始況賢于魏者豈遠千里哉昭王乃師事魏
士爭趨燕

相原作離

相原為楚懷王左徒志潔行廉明于治體王甚任之後以譏
見疎而曉顧不忘作離騷之辭與王之一悟而王終不悟也
後于前又譜之于頃襄王王怒遷之江南平遂懷石自投汨
羅江以死

狗盜雞鳴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一

平

秦以齊田文為相或謂秦王曰孟嘗君相秦必先齊後秦秦
其危哉王乃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求解于王之幸
姬姬欲得狐白裘孟嘗君有狐白裘已獻之王無以應姬客
有善為狗盜者入秦藏中盜以獻姬姬乃言于王而遣之王
後悔使追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出客時尙早追者將至
客為雞鳴野雞聞之皆鳴孟嘗君乃得脫歸

論滅三耳 如莊子雞三足之說謂雞本二足有還而行者是為
三足今耳亦猶是也人有兩耳兼听而為三耳

趙平原君好士食客常數千人客有公孫龍者善為堅白異
同之辨孔子之玄孫穿自魯適趙與龍論滅三耳龍辨甚析
穿弗應平原君問之穿曰幾能令滅三耳矣然謂三耳甚難

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
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于辭公辭勝于理終必受誅
倚門倚闥

燕昭王弔死問孤志復齊仇今因齊潛王滅宋而驕昭王乃
使樂毅為上將軍率秦魏韓趙之師以伐齊潛王走莒毅入
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于燕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楚使
淖齒將兵救齊因為齊相欲與燕分齊地遂弑潛王于鼓里
王從者王孫賈失王處而歸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
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闥而望今王出走汝不知其
處尚何歸焉賈乃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潛王欲與我誅
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於是求潛王于
法章立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完璧歸趙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一

畢

趙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易以十五城趙簡相如請奉璧
至秦知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乃給秦王復取璧遣使懷歸
趙而身待命于秦秦王賢而歸之

負荆謝罪

秦王與趙王會于渾池 渾池屬陝西 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簡
相如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
血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

爲一擊而罷酒秦終不能有加于趙趙王歸以相如爲上卿
廉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位加我上我必
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
皆以爲耻相如曰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獨具廉將軍
哉顧吾念之秦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若
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而後私仇也廉
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遂爲刎頸之交

田單火牛攻燕盡復齊地

時齊地皆屬燕獨莒即墨未下樂毅并軍圍之即墨人曰田
單多智習兵乃立以爲將會燕昭王薨惠王立王素不悅毅

齊二史紀事提要卷一

聖

田單乃縱反間曰樂毅與新燕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
人未附故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
惠王乃使騎劫代將毅遂奔趙單又宣言曰吾惟恐燕人剽
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即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皆怒堅守
惟恐被虜單又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燕軍果掘燒之
齊人望見皆涕泣欲出戰單知其可用乃身搽版鐻與士卒
分功妻妾縶于行伍之間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繪衣畫以
五綵龍文束兵刃于其角灌脂束葦于其尾鑿城數十穴夜
縱牛燒尾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尾熱怒奔燕軍燕軍大驚
視牛皆龍文所觸盡死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

爲聲震動天地燕軍大敗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七十餘城
皆復焉乃迎襄王于莒入臨淄以單爲相封爲安平君
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

魏人范雎嘗從大夫須賈至齊私受餽金須賈歸告其相魏
齊致之死地逸出更名張祿入秦爲丞相後須賈至秦雎散
衣微行見之賈曰范叔固無恙何一寒至此取一綈袍贈之
及賈入相府見雎坐堂上膝行謝罪請死雎曰汝辱我有三
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耳

膠柱鼓瑟

秦伐趙趙以馬服君趙奢之子括代廉頗將闢相如曰王以

齊二史紀事提要卷一

聖

名使括若膠柱鼓瑟括徒能讀父書不知合變也王不聽秦
王聞之乃使武安君白起爲將大破趙軍殺趙括坑降卒四
十萬

毛遂自薦

秦攻趙平原君求救于楚約其門下文武具備者二十人與
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平原君曰賢人處世
如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未有所見也遂曰使得處
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俱至楚與
楚王言合從利害久不決毛遂按劍而言曰從之利害兩言
而決耳以楚之強爲白起所挫此百世之怨今從者爲楚非

為趙也楚王曰唯唯乃招十九人歃血定盟曰公等碌碌所為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既定從而歸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乃以毛遂為上客

信陵竊符救趙

平原君夫人魏公子無忌姊也無忌因侯生計得魏王如姬竊虎符奪晉鄙兵救趙却秦此五伯之功

魯仲連義不帝秦

魏使新垣衍說趙共尊秦為帝仲連往見衍曰彼即肆然而為帝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氓也衍曰吾今知先生天下士也不敢復言帝秦矣平原君欲封連連亦不受乃以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一

留

千金為壽連笑曰所貴為天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無所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恥為也遂遁去

奇貨可居

秦太子妃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曰異人質于趙陽翟大賈呂不韋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千金為異人謀西見夫人姊使姊夫人譽異人賢因說曰夫人誠以異人為子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終身寵于秦矣夫人以為然遂與太子約以為嗣後異人自趙逃歸不韋娶邯鄲美姬知其有娠而獻于異人生子名政後為始皇

服王獻地於秦

秦伐韓趙王與諸侯約欲伐秦秦遂入寇王入秦盡獻其地歸而卒

東周君

秦滅東周遷其君于陽人聚周遂亡

右東西周共三十八王合入百七十三年

秦紀

秦自非子為周孝王主馬于汧汭之閒馬大蕃息封為附庸邑丁秦昭襄王使續伯益嗣後得西周棄地入百里國

漸強大至是始皇

始皇帝

名政實姓呂氏所謂暴秦以呂易秦是也在王位二十六年并天下即帝位十二年自號始皇祚一世二世以至萬萬世傳之無窮故

廉將軍尚善飯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一

留

聖

趙廉頗奔魏王復思之使使視頗尚可用否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頗之仇郭開令使者毀之

曰廉將軍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以為老遂不

召後卒于楚

北邊良將

趙李牧嘗居代鴈門備匈奴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餐士約曰有敢捕虜者斬匈奴以為怯而士日得賞賜皆願一戰于是大破匈奴十餘歲不敢近趙邊

李園進妹春申君

黃歇也

楚考烈王無子趙人李園進其妹于春申君既有娠園使妹

說春申君曰楚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彼亦各貴其所親君又安得常保此寵乎今妾有娠而人莫知誠進妾于王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可盡得矣春申君乃進諸王王幸之生男立爲太子圖妹爲后國亦貴用事恐春中君洩其語陰殺死士殺之以滅口

李斯諫逐客

時賓客曰盛宗室大臣諫曰凡來仕者皆爲其主遊聞耳諸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楚人李斯亦在逐中故上書諫之

白虹貫日

初燕太子丹與秦王善王卽位丹質于秦王不禮焉丹怒亡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一

史

歸欲報之聞衛人荊軻賢卑辭厚禮請見使劫秦王軻曰願得秦王將往在燕者樊於期首及燕督亢之地圖以獻秦王王必悅見臣臣乃有以報也乃私與樊謀樊如言太子豫求利匕首遺之于是白虹貫日燕人畏之軻至咸陽見秦王奉圖以進圖窮而匕首見把王袖撻之未及身王驚起袖絕軻逐王王環柱走秦法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兵左右以手搏之且曰王負劍乃拔劍擊軻斷其左股遂體解以徇王益發兵伐燕大破之燕王斬丹以獻

茅焦解衣危論

呂不韋與太后私通恐及禍乃進舍人嫪毐李諫于太后生

二子事覺王誅嫪毐遷太后殺其二子諫死者二十七人茅焦諫曰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叩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于雍殘殺諫士令天下聞之瓦解無向秦者臣竊危之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自駕迎太后爲母子如初

王翦請美園宅

秦用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翦以秦王怙中而不信人臨行故請美園宅以自堅翦至楚堅壁不戰日休士善飲食撫循之久之間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起距翦曰可矣因大破

楚滅之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一

史

王初并天下更號皇帝

王滅六國并天下自謂德高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爲制令爲詔自稱曰朕

除諡法

制曰死而以行爲諡是子議父臣議君也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萬世傳之無窮

郡縣天下

古來皆封建諸侯始皇獨不分封立國乃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銷天下兵器銷金人十二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傑于咸陽十二萬戶

封禪

始皇東行郡縣至鄒嶧山立石頌功德封泰山禪梁父遣方

士徐市等人海求三神山不死藥

張良為韓報仇

秦滅韓韓人張良以五世相韓欲為韓報仇因始皇東遊至

博浪沙中令力士操鐵錐狙擊之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

令天下大索十日

築長城

始皇巡北邊廬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

乃遣蒙恬將三十萬人北伐匈奴因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一

史

蓬萊萬餘里

作阿房宮

始皇初築宮咸陽北阪上又作長信宮及甘泉前殿至是又

以咸陽宮庭小乃營朝宮于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

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後徒刑者七十餘萬人

焚書坑儒

丞相李斯上書曰諸生不師今而學古則令下則各以其學

議之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

今者族誅則曰可過侯生廬生誹謗始皇因亡去始皇大怒

使御史按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收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

二世皇帝

始皇死至沙丘崩趙高李斯矯詔殺于坑蓋而立太子胡亥號為二世三年而亡所謂亡秦者胡也

驕六驥過決隙

二世謂趙高曰人生世間當猶驕六驥過決隙吾欲窮樂以

終年壽可乎趙高曰陛下第嚴刑峻法盡除先帝之故臣更

置陛下之所親信則高枕肆志無憂矣二世乃更為法律務

益刻深諸公子公主大臣多僇死

陳勝吳廣起兵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一

史

陳勝字涉楚人少備耕隴上慨然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

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涉曰燕雀安知鴻鵠志哉至是與吳

廣為屯長率九百人戍漁陽會雨失期召徒屬曰公等皆富

新丈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眾從

之揭竿斬木舉兵人陳勝之自立為楚王

鼠竊狗偷

謁者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曰御史

鼠竊狗偷不足憂也上悅

沛公起兵

沛人劉邦字季隆準陽人也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愛人喜權有

大度嘗縱觀秦咸陽宮闕嘆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季狀貌奇之因妻以女即呂后也季常匿芒碭山澤間后常求得之季怪之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往往從得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後爲泗上亭長送徒驪山徒多道亡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季嘗被酒夜至徑澤中見大蛇當道拔劍斬之後人至蛇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蛇當道爲赤帝子斬之嫗忽不見後人告季季乃心喜自負從者日益畏之及陳涉起沛人迎季爲沛公掾吏蕭何曹參爲牧子弟得二三千人以應旗幟皆赤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一

季

項梁起兵

楚人項梁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于是梁教以兵法開陳涉起乃發兵以應涉

六國復起

田儼自立爲齊王

趙將韓廣略燕地自立爲燕王

趙將張耳陳餘立趙歇爲趙王

魏豹自立爲魏王

張良說項梁立韓成爲韓王

居鄉人范增年七十好勸計往沛公果立楚懷王爲將

王孫心爲楚王

沛公天授

沛公得張良以爲廐將良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常用其

策良曰沛公始天授故遂從不去

東門逐兎

趙高恃恩專恣李斯以爲言高乃激怒二世言李斯將欲自

王且其子由守三川輒與盜通不戢將自斃二世乃下斯獄

綸腰斬咸陽市斯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索黃犬出上蔡

東門逐兎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吏三放二世乃以趙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一

季

高爲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

沛公寬大長者

初項梁與沛公皆屬楚懷王王與諸侯約先入定關中者王

之項羽怨秦之殺項梁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

項羽所過無不殘滅不可遣獨沛公寬大長者可遣王乃不

許羽而遣沛公西略地

沉船破釜

秦將章邯擊趙趙請救于楚楚王使宋義爲上將軍號卿子

冠軍項羽爲次將以救趙義飲酒高會留四十六日不進項

羽卽其帳中斬義引兵渡河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死

戰大破秦軍由是羽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兵皆屬焉

係床見鄼生

沛公引兵西過高陽高陽人鄼食其入謁沛公方備胡床使

兩女子洗足鄼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僂

見長者沛公乃輟洗延坐問計生日陳留天下之衝城中又

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說之使下于是遣鄼生行沛公引兵

隨之遂下陳留

諸事留司馬門三日

章即敗于楚二世讓之即恐使長史欣請事成賜留司馬門

三日趙高不見欣曰高用事于中戰勝必據吾功不勝不免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一

于死耶乃與羽約盟洹水立為雍王璽楚軍中使欣將其軍

為前行

指鹿為馬

趙高欲奪秦權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于二世曰馬

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高因

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多畏高莫敢言其過

趙高弒二世

時關東皆叛高畏誅乃使其婿閻樂欲二世于望夷宮立子

嬰為王嬰刺殺高夷其三族子嬰為王凡四十六日而降于

漢後為項羽所殺而秦亡

右秦自莊襄王滅周至子嬰合四十四年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一

五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之二

無錫吳 綏韓章纂

孫培源蒙泉校刊

孫培陸 錦澹庵

曾孫承烈兼山

全訂

漢紀 此西漢也都長安

太祖高皇帝

姓劉名邦字季沛人也以布衣起兵破秦滅楚而成帝業在位十二年壽五十二○帝終

達大度克仁愛人好謀能聽知人善任五載成帝業雖日不暇給規模弘遠矣然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禮文制度大抵襲秦故漢治不能復古

蕭何收秦圖籍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取財物何獨收秦相府圖籍以此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二 漢高祖

一

沛公得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

約法三章

沛公還軍霸上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餘悉除秦苛法吏民皆安堵如故

項羽坑秦降卒

羽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秦降卒多怨言羽計衆心

不服至關必危乃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而入

秦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羽攻破之逐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塚大掠而東

皇塚大掠而東

謝羽鴻門 在長安東

項羽攻破函谷關范增勸羽急擊沛公羽季父伯素善張良

夜馳告之欲與俱去良曰沛公有急亡去不義乃要項伯入

見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

願伯明言不敢背德伯許諾曰且日不可不早自來謝伯去

具告羽且曰人有大功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曰諾沛

公且日謝羽鴻門羽留飲范增數日羽舉所佩玉玦示之者

三羽不應增因召項莊舞劍爲壽以殺沛公項伯亦拔劍起

舞以身翼蔽沛公於是張良出告樊噲樊噲擁盾入衛瞋目視

羽曰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而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

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竊爲將軍不取也須臾沛公如廁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二 漢高祖

二

招增問行趨壩上留張良謝羽因以白璧一雙獻羽玉斗一

雙奉增增撞碎玉斗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

沛公也

楚人沐猴而冠

項羽見秦宮室皆已燒燬殘破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

如衣赭夜行誰知之者韓生竊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羽聞之烹韓生

項羽尊楚懷王爲義帝

羽既入關使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羽曰懷王我家所立何

以得專主約乃陽尊懷王爲義帝自立爲西楚霸王立沛公

為漢王三分關中漢王就國以蕭何為丞相

燒絕棧道

燒絕漢中

漢王之國張良送至褒中漢王遣良歸韓良勸漢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東意至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

設壇拜將

全漢書

淮陰人韓信家貧釣於城下有漂母飯信信曰吾必報母母怒曰丈夫不能以力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信俛而出之人笑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以策干羽羽不用亡歸漢漢王未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二十一 漢高祖

主

之奇也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思東歸多道亡者何獨追信王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因勸王設壇具禮拜信為大將軍一軍皆驚信乃部署諸將從故道出襲雍雍王章邯等皆降

陵母伏劍

沛人王陵先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為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母以老妾故持二心遂伏劍死

西楚霸王項籍弑義帝於江中

幸天下亦如是肉

楚在關中

陽武人陳平里中社宰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乎曰使得幸天下亦如是肉矣後因劉無知求見漢王以為前軍都尉周勃等言於漢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聞平居家盜其嫂今義軍又多受諸將金顧王察之漢王讓無知無知曰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事耳盜嫂受金何足疑乎王益幸平

漢王為義帝發喪

楚在關中

漢王用新城三老董公之言為義帝發喪三軍皆竊素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弑之寡人悉發關中兵願從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二十一 漢高祖

四

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

項羽破漢軍以太公呂后歸

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破漢軍漢軍入睢水死者二十餘萬圍漢王三匝會大風晝晦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害食其從太公呂后聞行求漢王為楚軍所獲項王常置軍中為質漢王至梁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諸梁陽漢軍復大振敗楚軍於梁陽

木嬰渡軍 韓信第一功

平山平陽

今山西平陽縣

韓信東擊魏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

渡軍襲安邑執魏王豹悉定魏地魏亡。

拔趙幟立漢赤幟

韓信乘勝北擊趙夜選輕騎一千人人持一赤幟待趙軍出戰疾入趙空壁立漢赤幟乃先使萬人出背水陣與趙大戰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死戰趙軍還見赤幟大驚遁走漢軍夾擊破之禽趙王歇悉定趙地趙復亡。諸將問信背水陣何以勝信曰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

懸布大喜過望

九江王黥布楚梟將也使隨何往說來歸漢王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見布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二 漢高祖

五

在河南府

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皐

刻印銷印

漢王謀撓楚權酈食其請立六國後王曰趙刻印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如此則大事去矣請偕前箸爲大王籌之夫天下士之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尺寸之地也若立六國後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漢王輟食吐哺罵曰監儒幾敗乃公事令趙銷印

陳平捐金反間

平謂漢王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等數人耳項王意忌信譏大王誠能捐金行反間間楚君臣以疑其心破

楚必矣漢王乃出黃金四萬斤悉平所爲平乃以金縱反間

宣言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

漢共滅項而分其地羽果疑鍾離昧等

太牢惡草具進

楚圍滎陽急漢王請和項王使至漢陳平使爲太牢具進見楚使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使者歸報項王果疑亞父亞父勸羽急攻滎陽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紀信誑楚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二 漢高祖

六

楚圍滎陽急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

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二千餘人楚因擊之信乃乘

漢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出降楚兵皆之城東觀以故漢

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羽燒殺紀信

吾翁即若翁

在滎陽西北山上

漢王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亦軍廣武與漢相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爲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烹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乃免

數羽十罪

羽欲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漢王曰吾寧關智不關力因數羽十罪一負約王我於漢二矯殺卿子冠軍三殺趙不殺而擅劫諸侯人關四燒秦宮室劫始皇塚私其財五殺秦降王子嬰六詐坑秦子弟七徙逐故主八自都彭城九使人陰殺義帝十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大逆無道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病創甚強起行軍以安士卒因馳入成皋

韓信囊沙

信擊齊齊王東走追之項王使龍且將兵救齊與信夾濰水而陳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旦引軍半渡擊龍且佯敗走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二 漢高祖

七

且追信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遂擊殺且剪齊王悉定齊地齊亡

躡足附耳

信使人言於漢王曰齊僞詐多變請爲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事能禁信之自王乎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遣張良操印二信爲齊王徵兵擊楚

副微以術術說信

項王聞龍且死大懼更聽張良以術說信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負不可言者今兩王之命懸於足下莫

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則天下相率而朝齊矣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向利而背義乎不聽

楚與漢約中分天下歸太公呂后於漢解而東歸

項羽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歸太公呂后引兵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饑疲今釋弗擊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四面皆楚歌

漢王追項王至固陵韓信彭越期會不至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今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二 漢高祖

八

能捐楚梁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兵來項王至垓下兵少食盡漢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何楚人之多也乃起飲帳中悲歌慷慨自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美人虞姬自殺因泣數行下乃乘驢馬從八百騎潰圍南出馳至陰陵迷失道問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灌英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羽曰吾起兵八年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今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欲東渡烏江亭長艤船待曰江東雖小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羽曰籍與江東子弟八

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乃自刎而死楚地悉定

池壁奪軍

後州府

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更立爲楚王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召辱已少年以爲中尉曰此壯士也

漢得天下爲正尹氏之言

漢王誅秦滅項而後至是始以諸侯王上疏請卽皇帝位

三者皆人傑

帝與諸將論楚漢興亡之故曰張良韓信蕭何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此所以爲我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二 漢高祖

九

擒也

田橫之客皆義士

齊王儋死橫自立爲齊王至項羽滅橫懼誅與其徒五百人入居海島中帝使人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橫乃與二客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自殺二客哀之爲作薤露歌帝以王禮葬之二客亦自刎五百人在島中者聞之皆自殺

用季布斬丁公

初季布爲項籍將數窘辱帝至是帝求之急臣於魯朱家朱家說滕公曰臣各爲其主用職耳奈何以私怨求一人陳公

言於上乃赦布布母弟丁公亦嘗逐帝帝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遂引兵還至是謁見帝帝曰丁公爲項士臣不忠其斬之使後世人臣無效丁公也

扼吭拊背

陳西亭

齊人婁敬說上都長安上問張良良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轂函右隴蜀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固守以一面制諸侯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言是也上卽曰西都長安以婁敬爲郎中賜姓劉氏

張良辟殺從赤松子遊

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卽導引不食後帝欲封以王爵辭不受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二 漢高祖

十

僅封留侯至是復謝病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千金之資爲韓報仇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

圯橋進履

良少時遇老人墮履圯橋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取以跪進老人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也乃授以黃石公兵法

偽遊雲夢

楚王韓信之國陳兵出入有告信反者帝問陳平平曰陛下第出偽遊雲夢信來迎謁卽禽之此一力士事耳帝然之乃會諸侯於陳信渴上因縛之歸後又赦爲淮陰侯

多多益善

帝與韓信論將兵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不過十萬帝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帝笑曰多多益善何為我禽曰陛下不著將兵而善將將此臣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功狗功人

剖符封功臣蕭何為鄴侯食邑獨多功臣皆不服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縱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功狗也至如蕭何功人也舉臣皆其敢言

沙中偶語封雍齒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一 漢高祖

土

帝在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坐沙中偶語謂留侯曰此何語曰陛下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誅皆仇怨故相聚謀反耳帝曰奈何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帝曰雍齒留侯曰今急先封之則功臣人人自堅矣乃封齒為什方侯羣臣皆喜曰雍齒尚為侯吾屬無患矣

蕭何萬世之功

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曹參第一郭千秋曰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特一時之事蕭何轉漕關中給餉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嘗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何第一參次之上乃賜何帶劍殿上殿人朝不趨併封郭千秋為安

平侯曰進賢者受上賞也

擁簪迎門

帝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使君拜臣乎後上朝太公擁簪迎門御行帝大驚下扶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帝乃尊太公為太上皇

綿葭習禮

綿謂置綿索為習肄處葭謂剪茅植地為表位尊卑之次

時去秦苛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或拔劍擊柱叔孫通請徵魯諸生共起朝儀魯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通笑曰沛僞不知時變遂率百餘人為綿葭野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二 漢高祖

土

外習之

今日知皇帝之貴

帝令羣臣共習朝儀長樂宮成羣臣進賀莫不肅敬上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後蕭何治未央宮復極壯麗

白登陳平秘計

帝欲擊匈奴使人覘之但見老弱皆言可擊獨劉敬曰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耳請勿擊帝不聽被圍于白登七日用陳平計使畫工圖美女遺冒頓婦閼氏云今皇帝困阨將以此獻之閼氏恐奪已寵謂冒頓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用之于是匈奴開一角帝得突出

陳平六出奇計

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捐金行反間一也以惡草具連二也女子解榮陽圍三也躡足封齊王四也請偽遊雲夢五也解白登圍六也帝封爲曲逆侯

期期不奉詔

上欲廢太子立戚姬子趙王如意御史周昌口吃廷爭之曰

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乃用趙堯策使

昌相趙

距狗吠堯

賜夏侯繆孫反上自擊敗之惟陰侯舍人弟告信與絳通謀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二漢高祖

三

欲反呂后與蕭相國謀詐言絳已敗死給信入賀信入后使

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

非天哉竟夷三族帝還洛陽問呂后曰信死亦何言后述之

帝捕蒯徹至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秦失其鹿天下共

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

其主當是時臣知有韓信不知陛下帝乃置之

陸賈新語

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

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乃述古存亡之徵凡十二篇

母奏一篇帝未肯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擊筑自歌

帝還過沛宮置酒悉召故人父老飲酒酣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因起舞謂父老曰遊子悲故鄉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湯沐邑

張良招致四皓

帝欲易太子呂后却張良畫計良曰上所不得致者四人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固請宜來令上見之亦一助也乃使人奉太子書迎四人至及宴太子侍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各言其姓名上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二漢高祖

古

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對曰陛下輕士嫚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四人出上指示戚夫人曰彼四人爲輔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

安劉必勃

帝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可代者上曰曹參問其次曰王陵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帝遂崩于長樂宮

孝惠皇帝

名盈高祖太子在位七年壽二十四。帝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可謂寬仁之主禮呂后弗損不

馬總

人疑

呂后既殺趙王如意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燬耳飲清藥使居
廁中號曰人彘召帝觀之帝大哭驚病歲餘不能起

曹參還何約束

參與何為將相有隙及何以死所推賢惟參參繼何為相一
遵何約束百姓歌之曰蕭何為相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

弗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諸呂擅權

惠帝崩太后臨朝稱制即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諸呂擅權

廿一史紀事提要 卷二 漢惠帝

由此起

高皇后姓呂名雉臨朝八年幾危漢祚。惠帝無嗣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至是立之召為少帝

太后臨朝稱制

王陵面折廷爭

太后欲王諸呂王陵曰高帝封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

共擊之王呂氏非約也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

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陵退讓平勃曰始

與高帝噫血盟諸君不在耶今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于

地下乎平勃曰於今面折廷爭我不如君他日安社稷全宗

嗣君亦不如我陵無以應卒王諸呂

朱虛侯軍法行酒

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劉章欲弑呂氏不得職營人侍宴因請

曰臣將種也請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章為耕田歌曰深耕

溉種豆苗欲得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然其言之諸呂有

一人醉亡酒者章迫斬之白是諸呂悍章

平勃交驛

陳平慮諸呂不能制陸賈進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

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今為社稷計在

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驛太尉平因與勃深相結以制諸呂

為劉左祖

廿一史紀事提要 卷二 高皇后

太后崩諸呂欲作亂朱虛侯劉章約其兄齊王襄舉兵討之

時太尉勃不得主兵柄使郎中給呂祿以兵屬太尉太尉入

軍門令曰為呂氏右祖為劉氏左祖軍中皆左祖太尉遂將

北軍與朱虛侯等悉捕諸呂無男女少長皆斬之齊王襄兵

罷

太宗孝文皇帝

名恒高帝中子初封代王大臣既誅諸呂迎而立之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帝

孝文恭儉尚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富庶與于禮義斷獄數百歲至刑措至于制度禮樂則謙讓而未遑也

王者無私

惠帝無嗣大臣迎立代王至長安渭橋太尉勃請問王中尉

未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

符王至邸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乃卽位

詔定賑窮養老之令

令四方毋來獻

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旂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

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將安之下詔不受其令四方毋來

獻

陳平不對錢穀之間

上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

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曰

自有主者上曰君所主何事平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

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百姓使卿大夫

各得任其職焉帝稱善勃謝病歸

吳公薦賈誼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召爲廷尉吳公薦洛陽

人賈誼帝以爲博士一歲中起遷至大中大夫賈誼請改正

朔易服色定官名典禮樂以立漢制帝謙讓未遑也

止羣受言

上雅好納諫郎從官每上書疏未嘗不止羣受其言

張釋之

上所幸慎夫人常與皇后同席坐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止

夫人皆怒盎曰尊卑有序則上下和睦陛下獨不見人羣乎上

悅慎夫人亦賜盎金五十斤

張釋之不拜畜夫

釋之爲騎郎十年不得調袁盎薦爲謁者因前言事上曰卑

之毋甚高論釋之乃言秦漢間得失上悅拜謁者僕射從登

虎圈上問上林尉禽獸簿尉不能對畜夫代對甚悉帝欲拜

爲上林令釋之曰以畜夫喋喋利口而超遷恐天下從風而

靡也乃不拜畜夫

廷尉天下之平

廿二史紀事提要

上出行有人驚乘輿馬張釋之爲廷尉奏當罰金上怒釋之

曰法者天下公共且方其時上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

下之平一傾則民安所措手足乃止

前席賈生

上議以賈誼任公卿大臣多短之乃以爲長沙王太傅後帝

召見方受釐宣室問鬼神之本誼道其故至夜半帝前席

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也乃拜爲梁太傅

吳鄧綰布天下

上寵鄧通欲其富賜之銅山使鑄錢吳王濞有豫章銅山招

天下亡命以鑄錢以故無賦而國用饒足由是吳鄧綰布天

乎

尺布斗粟之調

淮南屬王長帝謀反康處蜀郡不食死民歌之曰一只布尚

可縫一斗粟尚可卷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

賈誼上治安策

以匈奴侵邊諸侯僭擬淮南濟北皆以遊誅誼乃上書

智囊

晁錯為人峭直刻深以其辨得幸太子號曰智囊其三上書

皆言邊事

四者兵之至要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漢文帝

尤

錯言器械利士卒練將知兵君擇將四者

帝王之道出於萬全

錯又言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帝王道出萬全今降

胡義渠來歸者技與匈奴同可賜之甲兵益以邊郡良騎兩

軍相為表裏而各用其長技此萬全之道也帝嘉之

明君貴五穀賤金玉

錯又言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方今急務莫如勸農勸農莫

如貴粟貴粟莫如以粟為賞罰乃募民入粟以拜爵除罪

綈繫上書救父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綈繫上書曰妾父為吏

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

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

父罪使得自新天子憐之詔除肉刑

拊髀思頗牧

上問馮唐曰朕聞趙將李齊戰于鉅鹿下今每飯未嘗忘鉅

鹿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止拊髀曰吾得廉頗

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弗能用也上怒唐

曰古王者之命將也跪而推轂曰闕以外將軍制之今魏尚

為云中守匈奴不敢犯坐上功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由此觀

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悅即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漢文帝

丰

雲中守

作渭陽五帝廟

因趙人新垣平之言帝始郊見五帝後祠祀紛然皆起于此

勞軍細柳

匈奴入上郡雲中以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湖上徐厲次棘

門尚之上自勞軍至霸上棘門軍直馳入及之細柳軍先驅

不得入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至又不

得入乃使持節詔將軍開壁門門士請曰奉將軍約軍中不

得馳驅上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

請以軍禮見天子改容式車散勞將軍而去羣臣皆驚上曰

此征將軍矣。曩者朝上棘門若兒戲耳。

孝景皇帝

名啓文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八。文帝之業務風易俗黎民淳厚周云成康美言

寶嬰引卮酒進諫

嬰因上欲傳位梁孝王帝弟竇太后所生乃引卮酒進曰天下者高

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

七國反殺晁錯

晁錯以諸王強大請削七國吳王遂合諸王兵反袁盎曰吳

楚以錯削奪其地故反爲今之計惟斬錯赦七國復其地則

兵可不血刃而罷上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遂斬錯後使

周亞夫將兵擊吳楚敗之七國王皆伏誅

蒼鷹

中尉鄧都行法不避權貴列侯宗室側目視都號曰蒼鷹

田叔悉燒梁獄辭

梁王怨袁盎諫阻立嗣與羊勝公孫詭謀刺殺盎帝遣田叔

捕詭勝殺之太后憂梁事不食田叔悉燒梁獄辭空手來白

見太后曰勝詭伏誅梁王無恙太后乃喜

不疑長者

直不疑初爲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郎意不疑

不疑買金償之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慚以此稱爲長者至是以爲御史大夫

詔勅嬰桑禁采黃金珠玉

世宗孝武皇帝

名徹景帝太子在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帝征伐四夷海內虛耗其末年不免輪臺之悔如帝之舉大器使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董仲舒天人三策

洛陽儒生董仲舒發憤下帷讀書三年不窺園遂成一代大儒上親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董仲舒對以天人三策

上善之以爲江都相江都易王帝兄也素驕好勇仲舒以禮

匡王王敬憚焉嘗問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文種范蠡伐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二漢景帝

王

吳滅之寡人以爲越有三仁何如仲舒曰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由此言之越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

爲治不在多言

上雅尚儒術以安車駟馬迎申公申公年八十餘既至上問

以治亂之事對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上默然以

爲大中大夫

萬石君家

石奮長子建少子慶父子五人俱官至二千石人號萬石君

萬石君家恭謹無比不言而躬行

避世金馬門

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一時如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枚舉終軍東方朔等並在左右朔持論好快嗜然時時直諫有所裨益嘗自謂避世金馬門

矯詔開倉

金馬門

汲黯為謁書以廉見憐河內失火上使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民傷水旱謬以便宜持節發倉賑之請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初令郡國舉孝廉

從仲舒言

始視祀寇

因方士李少君以祀寇却老方見上上遂親祀之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二

漢武帝

三

作見知法

張湯趙禹定律令務在深文乃作見知法謂吏見知人犯法不舉則以其罪罪之故用法益刻自此始

漢之飛將軍

匈奴入寇以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之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土崩瓦解

徐樂上書言天下之患在土崩瓦解民不在瓦解 禍候不附

公孫弘布被

汲黯以弘布被為誹詐釣名弘謝曰三公布被誠詐非汲黯

忠陛下安得聞此言上以為讓益厚之

刀筆吏不可為公卿

張湯為廷尉多詐舞智御人汲黯面詰之曰公為正卿何粉更高帝約束又當罵曰人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必湯也

不冠不見黜

大將軍衛青雖貴上有時露厠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則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擢武功爵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二

漢武帝

四

比年發十萬眾擊匈奴費不足詔令民得買爵贖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

張騫使西域

西域有月氏大宛康居大夏等國帝募能通使月氏者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境單于得之留十餘歲得間西走數十日至高宛抵康居又傳至大月氏留歲餘還復為匈奴所得會匈奴亂騫乃逃歸初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帝以騫為大中大夫

作昆明池

昆明西南夷國名即今雲南也雲南有滇池其水倒流方三

百里帝將討之因作昆明池以習水戰

渥洼神馬

在敦煌

得神馬于渥洼水中帝作神馬詩次以爲歌

三人言利析秋毫

有司言用度太空而富商大賈財或累萬不佐國家之急于

是以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三人掌財賦

卜式長者

河南人卜式數輪財縣官以助邊上以爲長者拜爲中郎賜

爵左庶長

翠庭掃幕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二

漢武帝

畫

上命大將軍衛青霍去病各將五萬騎擊匈奴封狼居胥山

登臨瀚海自是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矣

文成五利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拜爲文成將軍歲餘方益衰乃以

帛書飯牛伴言牛腹中有奇般視得書其言甚怪上識其手

書誅之方士樂大言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

仙人可致拜爲五利將軍後坐誣罔腰斬

起柏梁臺作承露盤

用香栢爲梁香聞十里中作承露盤高二十丈以銅爲之有

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長生宮室之修自此日盛

白雲出封中

漢書名今河南鄭縣

司馬相如病且死遺書勸上封禪上幸緱氏禮祭中嶽太室

從官在山下聞若有呼萬歲者三還遇雨止五松樹下封松

爲五大夫遂封禪泰山其封禪祠夜若有光雲有白雲出封

中又欲自入海求蓬萊山仙人不死藥東方朔諫乃止

平準法

桑弘羊領大司農設平準令丞均天下郡國輸歛責卽責之

賤則買之平賦以相準輪歸于京師

天旱意乾封

上憂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二

漢武帝

美

天旱意乾封乎

蘇武守節

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單于使漢降人衛律誘武欲降之武不

屈乃幽武大窖中絕不與飲食武嚙雪咽積數日不死匈奴

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日飲羊乳仗漢節卧起操持

節旄盡落至後昭帝時與匈奴和親漢使至求蘇武等匈奴

詭言武死常惠私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

帛書知武在某處單于驚謝乃歸武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

強壯出及歸鬚髮盡白

作沉命法

東方益起使范昆等衣繡衣持節捕之作沉命法。沈沒也敢匿盜者沒其命也

初權酒酤

堯母門

健仔趙氏居鈞弋宮娠身十四月而生弗陵上曰堯以十四月而生今命其門曰堯母門

巫蠱

時方士多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及上疾江充與太子有隙因言上疾祟在巫蠱遂使江充治巫

蠱獄言太子宮木人尤多持太子急太子乃發武庫兵斬充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二 漢武帝

三

長安擾亂言太子反上詔捕反者太子自刎死壺關三老及

田千秋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上大感悟乃作思子

宮為歸來望思之臺于朔天下聞而悲之

輪臺悔過

桑弘羊請遣卒屯田輪臺以威西國上下詔深陳既往之悔

曰有司奏請遠田輪臺是擾民也朕不忍聞又因田千秋請

罷方士侯神人者上嘆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悉命罷

之

畫周公負成王圖賜霍光

上欲立弗陵為太子以光可任大事故以此圖賜之上疾篤

光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喻前畫意耶立少子

君行周公之事乃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光出入禁門二十

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不失

尺寸

孝昭皇帝

名弗陵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壽二十二。帝以重權之年得霍光之忠議上官桀之詐何天

倘不疑引經斷獄

有男子詣闕自謂衛太子詔公卿以下雜議視之皆莫敢發

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此從吏收縛曰昔崩時出奔輒拒不

納春秋是之太子得罪先帝而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是罪人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二 漢昭帝

三

也遂下獄霍光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者

辨上官桀之詐

初上官桀欲納其孫女入宮光不肯以是怨之因詐為燕王

謀反書誣光光懼不入上曰大將軍安在詔入光免冠頓首

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上書者果亡時帝年十四左

右皆驚後其黨有誨光者帝曰大將軍忠臣先帝屬以輔朕

有毀者坐之桀等不敢復言

石立柳生

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僵柳自起生有重食柳葉成字

曰公孫病已立。病已宣帝名

晉光廢立

帝崩無嗣光與羣臣議立昌邑王王浞戲無度光憂憊田延

年曰將軍爲國柱石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乃廢昌

邑王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武帝曾孫名病已者通經

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定大策光乃奏太后立之御

史嚴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朝廷肅然敬懼之

詔求徵時故劔

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光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徵時故劔

大臣知指白立許儉仔爲皇后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

國咸餘乃封爲昌成君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二 漢宣帝 名病已又名詢故太子之子史皇孫子武

中宗孝宣皇帝 帝之曾孫也在位二十五年壽四十二

庭中稱平 帝信賞必罰吏稱民安可謂中興之主然

時俗吏皆尚嚴酷河南太守丞黃霸獨用寬和召爲廷尉正

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發姦擿伏如神 今河南許州

趙廣漢治潁川爲縣甯受吏民投書使相告奸於是奸黨散

落及爲京兆尹尤善爲鈞鉅以得事情有長安少年謀共劫

人坐諸未竟廣漢已捕治具服其發姦擿伏如神。縣甯如

吐之則逆使人入其術中而不能出也

定國不究

于定國爲廷尉決獄審慎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

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冤初定國父于公爲獄

吏東海有孝婦養姑不嫁姑以爲妨婦嫁自經死姑之女告

婦殺母婦竟誣伏于公爭之不得婦死枯旱三年後太守孫

公言其故祭之立雨比于公治獄多陰德令高大門閭曰吾

後世必有興者至是定國果爲廷尉

魏相白去副封

霍光薨上欲報光德封其兄孫山爲侯魏相奏春秋穢世卿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二 漢宣帝 惡宋三世爲大夫宜損霍氏權以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主

書者皆爲二封其副封先白尚書然後奏聞今魏相請去副

封以防壅蔽帝皆從之

中興良吏

帝屬精爲治嘗曰太守吏民之本久乃服其教化不可數易

故二千石有治效輒置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

卿缺則以次選用之故漢世良吏于此爲盛稱中興焉

置廷尉平

路溫舒上尚德緩刑書奏有十失其一尚存獄吏是也夫獄

者天下之大命願陛下省法慎刑則太平可興上善其言解

置廷尉平四人每季秋後請獄時常幸宣室齋居決事

霍顯等族誅

初霍光妻顯欲貴其少女成君使女醫毒殺許后帝初不知也遂立霍氏為皇后及霍光薨上思報之封九兄孫山為樂平侯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後霍氏驕縱上亦聞其毒殺許后而未發至是霍顯及禹山等謀廢天子事覺族誅皇后霍氏廢

曲突徙薪

初霍氏驕侈茂陵徐生上言宜以時抑制及霍氏誅滅告者皆封或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旁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一漢宣帝

三

有積薪言當曲突徙薪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鄰里救之得息乃殺牛置酒謝鄰人而不及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向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乃悟而請之今徐福獨不蒙澤惟陛下察之

霍氏之禍始於驃乘

初光為上驃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之上從容肆體焉故人言霍氏之禍始于驃乘

治亂民猶治亂繩

渤海歲飢多盜上拜龔遂為渤海太守問何以息盜對曰

濟不沾聖化故赤子盜弄兵于潢池中耳將行謂上曰治亂

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單車至府勅屬縣罷捕盜吏凡持田器者皆為良民持兵者為賊盜則令即時解散遂乃開倉賑濟慰安牧養焉又見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箭曰何為帶牛佩劍勞來循行專務耕種郡多蓄積獄訟止息

見事風生

京兆尹趙廣漢見事風生嘗以私怨殺人帝惡之下廷尉吏民詣闕泣請代死竟腰斬百姓追思歌之

披籍取人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一漢宣帝

三

以尹翁歸為右扶風翁歸公廉明察郡吏民賢不肖皆有記籍披籍取人以一覽百吏民畏服

二疏賜金遣歸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臧廣聞其短少傳疏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二人俱乞骸骨上許之加賜黃金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

金馬碧雞

金形似馬

時上頗好神仙修武帝故事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遣王褒持節求之褒因作聖主得賢臣頌

趙充國屯田

充國請羌皆山上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與老臣曷得度

羌虜何如對曰百聞不如一見願至金城圖上方畧及至虜

敗挑戰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罷兵屯田以待其變乃上屯田

奏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謹條便宜十二

事上奏納之留充國屯田涼中未幾羌盡降罷屯田充國振

旅還

丙吉問牛喘

吉為相嘗出逢羣盜死傷不問乃問牛喘或詠之吉曰牛喘

乃京兆所禁方春牛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人

廿二史劄記

卷三

霍光

以為知大體

閉閣思過

韓延壽為左馮翊民有兄弟爭田者延壽曰吾為郡表率不

能宣明教化民至骨肉爭訟咎在馮翊因閉閣思過于是訟

者自悔願以田相移不爭

屠伯

河南太守嚴延年陰鷙酷烈每論囚流血數里人號之曰屠

伯至是以不道棄市

初置常平倉

從大司農丞耿壽昌之言殺賤時增價而糴設貴時減價而

難民便之

南山種豆歌

不通侯楊惲多怨望免為庶人居家以財自娛其友孫會宗

貽書戒之惲作南山種豆歌報之曰山彼南山燕雀不治種

豆一頃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帝惡而斬之

五日京兆

京兆尹張敞將失職使掾掾某事舜私曰五日京兆耳安

能復案事敞知之殺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後為舜家所告

免為庶人敞餘冀州盜起復起敞為刺史盜賊屏迹

漢家自有制度

廿二史劄記

卷十

霍光

太子勒帝尚德殺刑用儒生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

道雜用之奈何純任德教委用俗儒乎

盡功臣於麒麟閣

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義乃圖畫功臣于麒麟閣惟霍光

不召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

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

上親臨石渠閣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乃立梁丘易大小梁侯

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李元皇帝名與宣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三

帝奉制文義優辭不誦幸宜之業衰矣

果然殺吾賢傳

蕭望之爲太傅時宦官弘恭石顯外戚許延壽史丹等皆劾目以他事逮捕繫獄望之自殺帝聞之驚嘆曰果然殺吾賢傳

印何鼎繫緩若若

石顯與中書平樂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民歌之曰牢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鼎繫緩若若耶

以王嬌賜耶子

匈奴呼韓邪入朝自言願增以自親乃於後宮擇良家子王嬌字昭君者賜之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二漢成帝

臺

召父

召信臣爲河南太守治行第一吏民愛之號曰召父

孝成皇帝名鸞元帝太子母曰王政君在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帝就于酒色委政外家遂致王莽篡位。

王氏五侯

帝初卽位封諸舅爲列侯王崇爲安成侯譚商立根逢時爵

關內侯

劉向進洪範五行傳

向以王氏權位太盛作洪範五行傳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

國至秦漢行瑞災異之記者其占驗凡十一篇進之帝心知

向精忠故爲王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王商與漢相

丞相王商多質有威重單于來朝拜謁商大畏之遷延却退上聞而嘆曰真漢相矣此王商忠貞非鳳弟也

趙張三王

先是京兆尹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關雞走馬

帝始微行或乘小車出入達至旁縣關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張放寵幸無比故假稱之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二漢成帝

美

禍水滅火

帝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博士淳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初爲僮僮後廢許皇后立之既立爲后寵少衰而其女弟名合德姿性尤醜粹絕幸爲昭儀居昭陽宮后居別館劉向乃採古賢妃貞婦典國顯家及孽嬖爲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奏之

王莽折節爲恭儉

時五侯子乘時侈靡王受子莽匿情求名因折節爲恭儉今成節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王鳳死上以莽爲新都侯

步後常見思

何武為京兆尹守法盡公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朱雲折檻

安昌侯張禹附王氏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曰願請上方劍

斬佞臣張禹頭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呼曰臣

得從龍遂比干遊于地下足矣上乃釋之及後當治檻上第

令輯之以旌直臣

孝哀皇帝

名欣定陶王箕之子元帝庶孫也成帝無嗣立為太子在位六年壽二十五帝欲收攝威柄然制于傳太后過寵于董賢主德不匡漢祚遂微

七畧九流

帝命劉歆子典領五經卒父前業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畧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一 漢哀帝

七

其叙諸子分為九流以為皆起于王道既微是以九家蠡出

各引一端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流餘裔

限民名田

自董仲舒建議所以贖不足杜兼併也至是師丹復建言天

子詔書且頒後遂寢不行

鼓妖

以朱博為相臨廷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以而楊雄及李

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

聲無形宜退相以應天變

臣心如木

侍中董賢貴幸無比鄭崇諫上尚書令趙昌奏崇與宗族通

有奸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崇曰臣門如市

臣心如木願得考覆上怒下之獄死

王嘉封還詔書

時帝欲法堯禪舜故事益封董賢二千戶嘉上書諫遂係獄

死

孔光下車拜謁

孔光為丞相下車拜謁董賢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由是

權與人主侔矣至帝崩太后使王莽收賢印綬賢自殺沒入

家財四十三萬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二 漢哀帝

五

孝平皇帝

名衍元帝庶孫中山王箕之子哀帝無嗣入為太子在位五年王莽弑之壽十四孝平不造新都作幸不伊不歸喪我四海

安漢公

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莽諷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趙雲氏

來獻白雉一黑雉二于是羣臣盛稱莽功德比周公致成周

白雉之瑞宜賜號安漢公

梅福為吳門市卒

福知莽必篡漢一朝棄妻子去變姓名為吳門市卒

蓬萌掛冠

莽殺何武鮑宣等數百人北海蓬萌曰三綱絕矣不去禍興

及即掛冠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遼東

安漢公稱宰衡兼伊尹周公傳號

加九錫

藏策金縢

莽因臘日進椒酒置毒酖帝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泰時願以

身代藏策金縢已而帝崩

符命之起自此始

武功長孟通云後井得白石上圖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

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于是羣臣奏太后請

安漢公踐祚謂之攝皇帝詔曰可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二漢平帝

美

右西漢十二帝合二百一十四年并王莽篡位合二百三

十年

孺子嬰名嬰宣帝玄孫平帝無嗣王莽利其年幼

附王莽莽字巨君孝元后之姪也初封新都侯統平帝

哀章作銅匱以獻

哀章作銅匱狀莽莽自稱新皇帝更號太后為新室文母太

后使王舜請置太后不肯授怒罵曰而父子兄弟蒙漢家力

富貴累世既無以報而乃乘孤取國天下豈有而兄弟耶我

漢家老寡婦且暮且死欲以此置殉葬終不可得既而恐莽

迫脅乃出匱投諸地曰我老已死如爾兄弟行滅族也

懷小漢家制度

莽既篡位懷小漢家制度欲更為疎濶乃作井田及禁買賣

奴婢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

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鄉里鄉黨敢有非制

者投諸四裔

薛方守箕山之節

莽遣使奉璽書印綬迎龔勝為太子師友勝却之不食死時

清名之士紀逵唐林唐遵皆仕莽相相為莽太子四友獨薛

方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願

守箕山之節莽悅不強致之郭欽蔣翺亦以廉直名皆免官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二王莽

卑

歸

漢家祖風

莽更漢家黑貂者黃貂又改漢祖臘曰太皇太后令其官屬

黑貂至漢家祖臘日獨與左右相野飲食之陳咸為尚書見

何武絕宜死即乞骸骨歸三子皆在位悉令解官閉門不出

入猶用漢家祖風人問其故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

楊雄投閣

雄以文章名世嘗作太玄法言桓譚以為絕倫侯色師學焉

刺案書從雄學作奇字及禁坐事誅辭連及雄雄方校書天

祿明恐不能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詔勿問後又作劇

季美新之文以頌莽君子病之

赤眉

時起兵討莽青其衆剽劫樊崇亦起兵于莒恐其衆與莽兵
亂乃皆未其眉以相識別號曰赤眉後爲劉盆子所敗劉盆
子又爲光武所滅

劉秀起兵與復帝室

南頓令劉歆三子續仲秀秀即光武也續慷慨有大節秀降

準曰角至是同舉兵于春陵與新市平林兵合

淮陽王

名玄春陵侯之曾孫也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漢兵立以爲帝後降于赤眉尋被殺及光武即位封爲淮陽王在位二年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二

漢高祖

星

小怯大勇

劉秀悉發諸營兵進與莽將王尋合戰斬首數千級諸將喜
曰劉將軍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秀復進殺王尋

莽兵大潰

飲食言笑如常

更始忌類兄弟戚名曰盛執續殺之官屬迎平秀秀不交私
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代昆陽之功又不敢爲續服喪飲
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漸拜秀爲破虜大將軍

席隨斗柄

漢兵從宜平門入火及掖庭承明殿莽避火宣室旋席隨斗

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知予何衆兵斬莽傳首詣宛
懸于市

今日復見漢官威儀

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修官府秀至洛陽
士民望見之皆喜不自勝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識者
皆屬心焉更始又命秀至河北鎮慰州郡秀乃除莽苛政復
漢官名吏民大悅

爛羊頭

更始遷都長安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
作僂首不敢視又納趙萌女爲夫人委政于萌日夜飲燕後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二

漢高祖

星

庭萌專權自恣羣小膽夫皆歸授官爵長安爲之語曰鼂下

賽中郎將爛羊頭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由是關中離心四
海怨畔

北道主人

縣屬屬平府

耿弇謁秀于邯鄲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
納秀與俱北至薊指弁曰是我北道主人

豆粥麥飯

時邯鄲卜者王郎詐稱成帝子子與百姓立爲天子擁兵于
薊劉秀進兵至薊薊亭時天寒列馬其上豆粥晨夜兼行聞
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津作河候吏報曰河水流澌無船

可渡秀使王霸視之霸忍驚求還即說曰水堅可渡遂前至

河水果合乃渡未畢敵騎而水解至南宮遇大風雨入道

旁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焚火秀對電燎衣馮異復進麥飯

令反側子自安

秀攻邯鄲斬王郎得吏民與郎交關誘殺者數千章悉焚之

曰令反側子自安

大樹將軍

秀部分吏卒皆吉順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馮異也為人

謙退不伐諸將每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

軍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二

漢書

王

推赤心置人腹中

更始立大司馬秀為蕭王令罷兵耿弇曰公功名已著天下

可傳檄而定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王乃辭不就後收兵

擊銅馬賊悉破降之諸賊將不自安王勅令降者各歸營自

來輕騎拔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

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故關西號秀為銅馬帝

寇恂文武備足

王拜鄧禹為前將軍分兵西入關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守

者而難其人鄧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禦衆之才乃拜

恂河內太守謂曰昔高祖留蕭何守關中吾委公以河內當

給足軍糧率厲士卒防遏他兵勿令北渡恂乃調餼糧給

械以供軍未嘗乏絕

東漢紀

東郡

世祖光武皇帝

名秀字文叔長世定王之後景帝孫也

帝威臨有天下在位二十三年壽六十一

克復舊物未及下車先訪儒雅奏行義興

學校東漢之俗于斯為然不任三公奉

歸臺閣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中興之

攀龍附鳳

諸將請上尊號不許耿弇曰諸將相親戚素士懷從大王於

矢石間者欲攀龍附鳳翼以成其志耳今不正位號恐諸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二

漢書

王

將望絕計窮有去歸之思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王曰吾將思

之

赤伏符

儒生馮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

集龍圖野四七之際火為王

復奏請王乃即位于鄴南

行已在清濁之間

初宛人卓茂行已在清濁之間治密有仁政民有訴亭長受

遺者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亭長善吏歲時遺之禮也及

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詔曰名冠天下當受天

下重賞乃封為襄德侯

大才晚成

馬援少時家貧欲就邊郡田牧辭其兄况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援亦嘗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至是聞關羽好士往從之

鼓琴失其常度

宋弘為大司空薦桓譚為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後又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免冠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諫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一 漢光武

聖

糟糠不下堂

湖陽公主帝姊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引見弘謂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對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一人兼兩人之饌

賈復部將殺人于潁川太守寇恂戮之復以為耻過潁川欲手劍恂恂乃勸屬縣盛供具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卽相疾而還復欲勒兵追之而吏士皆醉乃去帝聞之徵恂至以先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臥恂今日朕

分之於是並坐極權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東隅桑榆

馮異為赤眉所敗收散卒設伏與戰大敗之于浚底帝降璽書勞之曰始雖垂翅回銜終能奮翼灑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鉅鯨使使

赤眉遣劉恭乞降問帝何以待之帝曰待以不死耳劉盆子及徐宣樊崇等悉降帝曰得無悔降乎宜等叩頭曰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懼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獄中鉅鯨使使者也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一 漢光武

聖

子陽井底蛙

公孫述稱帝于成都西川隗囂使馬援視之援素與述善以為至則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乃盛兵衛以延入欲授以侯位賓客欲留援曰天下雖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乃奉書洛陽見帝帝祖憤坐迎援曰陛下恢廓大度同待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遼東白豕

初上討王郎漁陽守彭寵轉餉不絕自負其功意望甚高

浮與齊曰遼東有天子白頭將獻之迺遇琴家甘白

之功論于朝廷遼東家也

班彪王命論

彪著王命論以諷隗囂言神聖有命不可以智力求雖勇如

信布張如項籍成如王莽卒皆凋殘伏軾况么麼不及數子

者乎昔陳嬰之母知廢王陵之母知興齊此二者帝王之分

矣矣

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光變姓名而隱帝以物色訪之

齊周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曰必光也乃備安車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二漢光武

玄纁三徵而後至帝即幸其館光卧不起帝撫光腹曰咄咄

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

洗耳士固有志何相迫乎帝復與光論道情故因共偃卧光

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昨與故

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釣于富春山中

厚意久不報

馮異治關中三年人有上章言異威權日重百姓歸心號為

威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帝報曰將軍之於國

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至是人朝帝謂

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賜珍寶錢帛詔曰舍卒撫養

豆粥泔汔河洛飯厚意久不報異頓首謝曰臣聞管仲歸齊

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臣亦願國家無忘河北

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巾車名異在此為漢兵所獲

妻子還西

召父杜母

南陽太守杜詩政治清平時人比之召信臣南陽詔曰前有

召父後有杜母

聚米為山谷

帝欲征隗囂問于馮援援曰可伐乃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

畫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帝曰庸在吾目中矣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二漢光武

遂進軍囂眾十餘萬皆降

得隴望蜀

帝既平隗囂即移兵討公孫述賜岑彭等書曰人苦不知足

既得隴復望蜀

願借寇君一年

穎川盜起帝謂執金吾寇恂曰穎川迫近京師念惟卿能平

之耳恂曰穎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乘間竊發耳如聞乘輿

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遂南征穎賊悉降恂

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得恂

撫受納餘降

隴蜀平後不言兵

帝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郭禹賈復等知帝崇
戈修文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亦欲保全
功臣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
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帝雖制御功臣每能曲容小失故皆
保其福祿無誅譴者

河南南陽不可問

詔嚴天下墾田帝見陳留吏牘有書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
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吏不以實對時皇子東海公陽年十
二核其情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二漢光武

吳

不可爲準帝詰問吏乃首服上由是奇愛陽後廢太子驪
而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

麥穗兩岐

張堪爲漁陽太守勸民耕稼以致殷富民歌曰桑無附枝麥
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強項令

帝時

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洛陽令董宣格殺之主訴帝帝怒
令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兩手據地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
時藏亡匿死更不敢至門今爲天子乃威不能行一令乎帝
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由是

搏擊豪強京師莫不震慄

願慎無赦

廣平侯吳漢臨終帝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
漢每從征伐帝遣人觀其所爲還言方修改戰之具乃嘆曰
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況衆金穴

時郭后已廢帝以其弟郭況爲大鴻臚數幸其第賞賜甚富
京師號況家爲金穴

是事偶然

縣在荆州

河南汝州

上問劉昆曰前尹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二漢光武

辛

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嘆曰此乃長者之
言也以爲光祿勳

嬰鏐翁

今重慶府

武陵蠻反馬援請往征之帝慰其老未許援據鞍顧盼以示
可用帝口嬰鏐哉是翁遂遣援行擊破之病卒于軍

刻鵠畫虎

初馬援戒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
得聞口不可得言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吾愛之重之願汝曹

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故伯高
不得猶爲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

陷爲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意欲構機

會有訟社李良浮薄亂衆者以授出爲証帝瑯梁松坐典李良遊幾得罪松由是得授初授在交趾以意欲構機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至是得授所載皆明珠文犀帝怒詔收新息侯印綬

桓譚非聖無法

初羣臣請封禪上曰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子何事汚七十二代之編錄後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上感此文乃宣布圖讖于天下將封禪桓譚上

世二史紀事提要卷二

漢光武

聖

疏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解出爲六安丞道病卒

樂此不爲疲

帝每旦視朝日仄乃罷太子見上勤勞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帝雖以征伐定天下然每退功臣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至是崩太子卽位

顯宗孝明皇帝

名莊光武太子在位十八年壽四十八。帝永平之政爲東都稱有然繼繼繼繼宋均之徒帝以察慧爲言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

三老五更

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知天地人者

桓榮爲五更

知五行禮畢升堂帝自爲辨說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綈更代者紳之人闕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此特宜染色

立馬援女貴人爲后既正位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飾朔望諸姬主朝謁見后袍衣以爲綺殺就視乃笑后曰此特宜染色故用之耳

閏二十八將于雲臺

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一

漢光武

聖

馮異王霸朱祐任光景繼帝傳景丹萬修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豫郎

帝性褊察嘗以事怒郎葉猛以杖撞之猛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卽出怒曰天子種樹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

遣使之天竺

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國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此佛教入中國之始

大有年時君德清明政事修舉天人交應故獲有年

爲善最樂

東平王蒼光武弟來朝上問處家何事最樂王言爲善最樂

帝乃賜列侯印十九枚令諸王子佩之

四姓卜侯

帝崇尚儒學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于南宮

號四姓小侯時匈奴亦遣子入學

班超立功西域

超以軍司馬立功西域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

五載至是乃復通焉

廿二史紀事本末漢明帝

兩炬三頭

北匈奴大入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夜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

頭裝火營中星列虜疑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

尊食赴之斬首數百級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漢家神箭

北匈奴擊車師遂攻戊校尉耿恭于金蒲城恭以毒藥傳矢

射之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創

皆沸大驚恭乘暴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曰漢兵神

真可畏也

揚水示虜

耿恭又以疏勒城旁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擁絕澗水

悉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乃整衣冠向井再拜有頃水

泉奔出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以爲神遂引去

郎官上應列宿

帝不使后妃之家與政館陶公主光武第二女爲子求郎不許謂

羣臣曰郎官上應列星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

以難之

肅宗孝章皇帝名炟明帝太子在位十三年壽三十一。帝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然寵任實憲以漸此其所知也

戲言有切事實

廿二史紀事本末漢章帝

太后兄馬廖上疏勸成德政曰移風易俗必有其本傳曰吳

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痍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

城中好高腰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具半額城中好

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太后深納之

舍飴弄孫

上欲封爵諸舅馬太后不許曰富貴之家福祿重疊猶再植

之木其根必傷今數遭變異而欲先營外家之封可乎若陰

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舍飴弄孫不復關

政矣上乃止

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奏議
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義皆與焉

廉范五袴

范為成都太守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毀其禁但嚴使
儲水而已百姓便之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
無襦今五袴

下車先問大姓主名

周勃為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以豪強對勃曰本問
貴戚若屬貴戚知此貴戚備平京師肅然

中牟三異

廿二史劄記卷一百一十五

聖

魯恭為中牟令以能化不任刑罰其治邑也有三異焉蝗
不入境雉雞巢下童子有仁心是也

班超去妻

帝拜超為西域將兵長史有段超擁愛妻安樂外國者超嘆
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譏恐見疑于當時矣遂去其妻帝
乃切責毀者專任超焉

天子不言有無

朱暉治臨淮有善政民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
民懷其惠至是以為尚書僕射帝欲修武帝均輸之法暉固
諍以為不可云云

毛義奉檄

廬江毛義以行義稱于鄉里南陽張奉慕而往候之府檄適
至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腹之辭去後

義母死徵辟皆不就奉乃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殆
為親屈也時東平鄭均亦以行義稱帝下詔褒嘉各賜米千

斛又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孝和皇帝名華章帝第四子母梁貴人為皇后所諱以廢
辛養帝為已子即位時年十歲在位十七年○
時官外戚遂為尚長
漢家之禍自此始矣

燕然山刻石勒功

外戚竇憲擅殺都護侯太后怒遣請北伐匈奴以贖罪乃與

廿二史劄記卷一百一十五

美

耿秉將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大破之出塞三千餘里登燕
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而還

班昭踵成漢史

帝以竇氏橫逆迫憲令自殺班固以竇氏賓客收捕死獄中
固嘗著漢書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而成之昭即所謂
曹大家也

班超投筆封侯

超為書生時嘗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
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從事筆硯間乎有相者謂曰
生燕領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至是以久于西域

老乞歸不報其妹曹大家爲上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

願生入玉門關乃微超還封爲定遠侯

孝安皇帝

名祐章帝無嗣弟太后立之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一○帝即位數年太后崩臨朝親政之後內寵益盛

楊震畏四知

弘農楊震孤貧好學人號之關西孔子鄧應薦之累遷東萊太守有故人荊州茂才王密夜懷金千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或勸震爲子孫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二 漢安帝

幸

絲線縫裙

河內

虞詡爲朝歌長朝歌多寇賊難治詡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乃設三科以募壯士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無數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絲線縫其裙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虞詡增電

陳西州

武都羌亂上以詡爲太守羌衆數千遮詡于道詡即停車不進宣言上書請兵羌聞之旁掠州縣詡因其兵散日夜信

兼行令吏士各作兩端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破

竈而君增竈何也詡曰孫臏示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也既

到郡又用計掩擊賊乃敗散一郡遂安

叔度汪汪若干頃波

今河南汝南

黃憲字叔度汝南人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時日之間不見黃

生則鄙吝之心復萌太原郭泰亦曰叔度汪汪若干頃波澄

之不清滄之不可量也

十九侯

帝崩宦官孫程等十九人迎故廢太子保立之同時封十九侯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二 漢安帝

受

孝順皇帝

名保安帝太子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一○帝即位黃璽李固之徒相繼登用東京之士于茲盛焉然關宦弄權梁氏用事賢人君子不能救漢祚之衰矣

大鳥集喪

初楊震以忤宦官飲鴆而卒至是詔以禮改葬葬日有大鳥

高丈餘集喪前葬畢飛去帝感震忠直詔以中牢祀之

隄防卿轡

司隸校尉虞詡彈劾權貴百官側目三公劾詡詡上書訟曰

法禁者民之隄防刑罰者民之卿繼三公恐臣奏而加詆毀

臣將從史魚死節以屍諫耳

翟酺請修學校

初安帝薄文藝學舍鞠為園蔬故翟璜請修繕以誘進後學

帝從之

探籌定后

時貴人有寵者四莫知所建立欲探籌以定卒立梁氏為皇后

孝廉限年察舉時陳蕃李膺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

左雄疏請自今孝廉年未四十不得察舉有異才茂行如顏淵子奇者不拘此限帝從之

尙書猶北斗

時洛陽宣德亭地圯李固對策曰陛下有尙書猶天有北斗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二漢順帝

美

斗為天喉舌尙書亦陛下喉舌宜擇人以毗聖政夫夷曲者影必邪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譬人一身本朝為心腹州郡為四肢心腹痛則四肢不舉今臣所憂在心腹矣上覽眾對

以李固為第一

張綱埋輪

綱受命巡行州郡乃埋其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梁冀等專權不法京師震悚時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

軍車詣壘門

梁冀懷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亂乃以綱為太守

獨軍車詣賊壘門以書諭降之

二天

蘇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犯賊章乃設酒

歡飲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刺史與故人飲酒者私情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

吳祐觀過知仁祐為膠東相

祐政崇仁簡高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遺父父怒曰有君如是而忍欺之性慚自首述父言祐曰緣以親故受汚辱之名

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父還以衣遺之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二漢順帝

本

李冲皇帝名炳順帝太子在位一年

李賢皇帝名繼章帝太子在位一年為梁冀所殺壽九歲

販扈將軍

帝雖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販扈將軍也冀惡之

遂置毒于餅中弑帝

李桓皇帝名志肅宗曾孫賢帝無嗣梁冀立之在位二十一年壽三十六。時梁冀雖除五侯七貴人

卒成黨禍之禍

高陽里八龍

朗陵相荀淑博學有高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宗師之世號為朗陵八龍君有子八人並有名稱謂之八龍其六曰爽

字華明人官初氏八龍慈明無雙賴隆冷范康命其里曰高陽里

今日得御李君

李膺性簡亢惟以荀淑為師陳寔為友淑子爽嘗謁膺因為之帥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

張史乘德星見

陳寔嘗詣荀淑家長子元方御車次子季方繫乘孫羣尚幼抱車中至淑家八龍更侍左右孫或尚幼抱置膝上太史奏德星見五百里內有賢人聚季方子幼問其父優劣于其祖寔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二 漢書

奎

伊顏化為築跖

時中官竊持國柄太學生劉陶等上書言運賞則使餓隸富于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為築跖

穎川四長

時穎川韓詔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為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穎川四長

五侯

梁冀恣橫帝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定計誅之因封五人為侯

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時梁冀新誅黃瓊為相天下想望異政瓊辟汝南范滂滂聞舉登車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嘗為清詔使按冀州守令陞汚者皆望風解印綬去

陳蕃下榻

蕃性方峻不接賓客惟豫章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姜肱同被

彭城姜肱與二弟俱以孝友聞常同被而寢遇盜兄弟爭死

盜兩釋焉

劉龍一錢

龍為會稽太守有治績將去有五老叟自山谷間出入齋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二 漢書

奎

百錢以送曰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故來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南州高士

黃瓊卒四方名士會葬者七千餘人徐穉往弔哀哭置生芻之其墓前而去諸名士曰此必南州高士徐穉子也使茅容追及之為沽酒聚飲問國家事不答

李郭仙舟

李膺與郭泰為友後膺歸鄉里惟與泰同舟而濟眾有望之以為神仙故曰仙舟

駸雞食母

郭泰好樊訓士類周遊而國茅容耕于野與衆避雨樹下衆皆箕踞容獨危坐泰異之因請宿宿容殺雞食而自與泰

重議不顧

孟敏客居太原荷甕墮地不顧而去郭泰見而問之對曰甕已破矣顧之何益泰知其德性勸令從學後遂知名當世

鴻鵠不若鸞鳳

陳留仇香爲蒲亭長民有陳元母告不孝香到元家爲陳人

倫孝行譬以稱福元感悟卒爲孝子考城令王奐謂香曰陳

元不罰而化之得毋少鷹鷂之志乎香曰以爲鷹鷂不若鸞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二 漢相帝

查

鳳故不爲也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賈之路乃以一月俸資香入太學郭泰拜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

楊秉三不取

時三公如黃瓊劉寵楊秉皆人望秉清白寡欲嘗云我有三

不惑酒色財也

登龍門

李膺爲司隸校尉宦官張讓弟朔犯罪膺兄家合柱中府事

吏卒欲往取朔殺之時朔稱曰亂府獨持風裁士有被其容後者名爲登龍門云

請檢示辱

劉寬爲尚書令溫仁多恕吏民有過但以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南七郡黨人之議

今與李膺同議

初帝受學于甘陵周福至是擢爲尚書同郡房植亦有名當

朝鄉人謂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貴客

互相讓讓由是甘陵南北部黨人之議起矣汝南守宗資以

范滂爲功曹南陽守成瑨以岑瓚爲功曹皆委心聽任二郡

諸曰汝南太守范滂南陽宗資主盡誅南陽太守岑公孝

弘農成瑨但坐席時李膺等亦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

楷李元禮膺不與張樂陳仲舉著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二 漢相帝

查

中外承風氣以咸否相尚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屢履到門

張成風角

候四方之風以占吉凶也

河內張成善風角教子殺人司隸李膺收捕殺之成素交通

宦官宦官乃令人告膺等養太學遊士共爲部黨誹訕朝廷

帝怒逮捕黨人下膺等獄解連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

逃遁不獲皆悉金購寔陳寔范滂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

自往請囚至獄獄吏問宗舉陶滂曰舉陶古之直臣知滂無

辜將理之子帝知其有罪宗之何益

東漢書

實武霍詩公黨人竟帝使中常侍王甫詆之范滂等皆三木
妻頭謂甫曰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汚而反以為黨身
死之日願埋滂于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南容
然乃得並解桎梏放歸田里禁錮終身

孝靈皇帝名宏漢宗玄孫桓帝無嗣實太后立之在位二十二年壽四十二○時宦官之禍毒流結神志

臣義上驛百就戮下卑名不異以除內難于是地場雖除而虎狼入室矣

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

初李膺等雖廢士大夫皆高尚其道更互相標榜曰三君言

一世所宗也實武陳八俊言人之英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

八顧言以德引人也郭泰范滂尹勛巴肅劉祐魏朗趙典朱寓

世二史紀事提要卷二漢靈帝

宗也張儉趙雲范滂八厨言能以財救人也度尚張邈

班王孝泰周及陳寶同心戮力欲斥宦官反為中常侍曹節

等所殺遂復治鉤黨殺李膺等百餘人

李杜齊名

范滂受詔詣獄其母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李膺死亦

何恨

超然免於評論

初范滂等非許朝政太學生爭慕其風中屠蟪獨嘆曰昔戰
國之世處士橫議卒有坑儒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于梁陽
之間超然免於評論○袁閎避黨禍乃築土室潛身十八年

而卒○郭泰雖好黨否人物而不為危言激論故能處河世
而怨禍不及焉○憂酸剪髮變形入河南林慮山中未幾卒
胡廣中庸

廣周流四公歷事六帝練達故事故京師語曰萬事不理問

伯始字廣天下中庸有胡公然常遇言禁色以取媚于時天下

薄之

侍中寺雖難化為雉時蔡邕因問災異對曰此婦寺于政所致

初開西邸賣官

帝每嘆桓帝不能作家乃開西邸賣官入錢各有差於西園

立庫貯之以為私藏

世二史紀事提要卷二漢靈帝

作列肆於後宮

帝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自着商賈服從之飲晏為

樂又于西園弄狗着進賢冠帶校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

轉相倣效驢價遂與馬齊

驢馬御史

桓典為侍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驢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

且止避驢馬御史

黃巾賊起

初年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徒眾數十萬置三十六方
方各萬人各立渠帥約中常侍封爵徐奉為內應角弟子唐

昌上書告之詔捕角等角教諸方俱起皆著黃巾爲識時謂之黃巾賊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汝南月旦評

騎都尉曹操將兵破黃巾太尉喬玄見操異之謂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時汝南許劭好臧否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有月旦評操往而問曰我何如人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操大喜而去

銅臭

崔烈入錢五百萬爲司徒問其子外議何如子曰人嫌其銅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一 漢靈帝

全

臭耳

自稱無上將軍

帝躬授甲冑薄武于平樂觀自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匝而還

董卓擅權廢立

帝崩皇太子辨即位大將軍何進召董卓袁紹等將兵詣京師欲悉誅宦官進爲中常侍張讓等矯詔所殺袁紹乃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斬之讓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協出穀門讓等自投河死董卓乃迎帝于北芒阪下尋廢帝爲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爲帝

中層蟬笑而不答

伍瓊說董卓廢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卓于是後荀爽樂世中皆蟬等荀彧二人畏卓就微蟬獨不就入勸之行笑而不答竟以壽終

孝獻皇帝

名協靈帝中子董卓廢太子而立之在位三十一

關東兵起

董卓執弘農王關東州郡起兵討卓推袁術爲盟主紹屯河

內曹操屯酸棗袁術屯魯陽衆各數萬卓遂劫車駕遷都長

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

孫堅舉兵討卓

長沙太守孫堅起兵與袁術合擊卓卓敗西走堅入洛陽修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一 漢獻帝

突

塞諸陵而還魯陽得傳國璽

劉備有大志

在順天

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垂手下膝顧目見耳少以販履

爲業然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至是與河東關羽涿郡張

飛同起義往依公孫瓚瓚以爲平原相

亭飲饒劣

管寧少時與華歆爲友嘗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歆

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後曹操徵寧不應歆乃就辟爲

三公佐操破壁殺伏皇后

益牛守劔

王烈器業過人善于教誘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烈聞之使人遺布一端勸之為善後有遺劍于路者行道一人守而還之問其人乃先盜牛者也

王允誅董卓

董卓車服僭擬天子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端密謀誅卓以中郎將呂布膂力過人卓信愛之誓為父子允乃與侍女貂蟬計先以女許布後即與董卓以激怒布布於鳳儀亭私見貂蟬蟬故作悲泣態以動布心布憤甚卓見之以戟擲布布避獲免見允言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之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二十一 漢獻帝 突

豈有父子情耶布遂許之及卓入朝布伏勇士于北掖門刺之卓大呼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應聲持矛刺殺之伯喈曠世逸才

初蔡邕為議郎能為古文篆隸三體書博學多通後因黨禁亡命江海積十二年董卓辟之不就卓怒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三日之間厠三臺至是問卓誅驚嘆允叱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磾亦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常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允曰豈可令佞臣執筆使吾黨蒙其訕譏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

能久乎邕竟死獄中後王允恃功而驕不肯赦卓部將李傕郭汜等遂舉兵入長安收允殺之

劉備領徐州牧

曹操攻陶謙劉備將兵救之謙表備為豫州刺史陶謙卒劉

備兼領徐州

孫策威震江東

孫堅為劉表所殺堅生四子長策次權策與周瑜交好堅死

策年十七領父餘兵渡江居江都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

發兵布令威震江東

曹操迎帝于洛陽遷都于許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二十一 漢獻帝 手

帝因李傕郭汜之亂出奔陝董承楊奉等送帝還洛陽時宮

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牆壁間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荀彧曰

昔晉文公納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

歸心今鸞輿旋軫東京蕪蕪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

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

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操乃將兵詣洛陽既至領司隸校尉

錄尚書事遂遷帝于許定都焉自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

已

龍魚服困于豫且

孫策好遊獵虞翻諫曰白龍魚服困于豫且豫人名願少留

募民屯田許下

時天下亂解民棄農業諸軍乏糧東祇請建丘屯田遂以
祇為屯田都尉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
百萬斛凡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
之勞軍國之饒起於祇而成於峻

養虎養鷹

呂布因東登求徐州牧不得布怒拔劍斫几動不為登容徐
對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如養虎當飽以肉不飽將噬人曹
公曰不然譬如養鷹飢則服人飽則去布意乃解未幾操
攻布殺之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二十一漢獻帝

準

劉備誅曹操

初董承初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誅曹操操從客謂備
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
失匕箸值雷震備因曰聖人迅雷風烈必變真有以也遂與
董承同謀誅操承以謀洩被殺

羽表三約

今鄂州

曹操擊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板下邳擒關羽時奔袁紹軍操
使張遼說羽降羽謂遼曰吾有三約與皇叔背扶漢室降漢
不降曹一也二嫂在彼給養上下人等不得到門二也知吾
主去向不分千里便當辭去三也如有不允吾必不降操從

之封羽為漢壽亭侯操欲亂其臣主之美使羽與甘糜二夫
人同至而處羽避嫌秉燭立待至天明

報效曹公

操壯關羽之為人欲留用之待之甚厚後察其無久留意使
張遼以其情問之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
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遂以
羽言報操操義之合袁紹遣顏良攻白馬關使張遼關羽擊
之羽望見良歷盡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
莫當遂解白馬之圍羽既殺良聞備在袁軍乃盡封其所賜
拜書辭操而奔劉備於袁軍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二十一漢獻帝

圭

孫權可成大業

孫策既定江東病甚呼弟權謂曰舉江東之眾與天下爭衡
卿不如我舉賢任能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及策卒張昭周瑜
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焉

解肉復生

舒城湖廣

曹操擊劉備備奔劉表在荊州數年客慨然流涕表怪問之
備曰昔常身不離鞍解肉皆消今不復騎解肉生日月如
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在南陽郡

初瑯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劉備訪主

於司馬徽舉素有知人之鑑謂曰曩時發者在平倭保此
間有伏龍鳳雛諸葛孔明屢士元是也徐庶亦謂備曰諸葛
孔明臥龍也將軍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
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請亮凡三往乃見因
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于天下君
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
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國險民附此可與爲援而不
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
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
千里天府之地劉璋闇弱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二

圭

軍帝室之曹信義著於四海者身有利益結好孫權內修政
治外觀時勢則霸業可成蓋豈可與矣備曰善乃與亮情好
曰吾願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吾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羽飛乃止

提水斷橋

今荆門州

曹操收劉備及于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走振飛拒後據水
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共來決死操兵無敢近
者趙雲抱備于胸與關羽船會得濟沔荆州遂失

周瑜策拒操

魯在荆州府

曹操進軍江陵順流東下諸葛亮說孫權與備併力破操張

昭不從請迎之魯肅以爲不可勸權召周瑜問計瑜曰操雖
托名漢相寔漢賊也今自送死而可迎之耶權拔刀示案曰
敢言迎操者與此案同遂遣瑜督三萬人與備併力進操軍
于赤壁先遣書操許降以操戰船首尾相連乃用火攻計燒
之時東南風急火烈風猛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操軍大
潰北還

蛟龍得雲雨

孫權以妹女劉備見孫權求都督荆州周瑜勸權曰劉備
以梟雄之姿而有關張趙虎之將非久居爲人用者恐蛟龍
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不可造備問之嘆曰智謀之士所見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二

吉

畧同孔明諫孤其行意亦慮此後孫權以魯肅代瑜領兵肅
勸權以荆州借備與共拒操從之

飲醉自醉

程普以年長數陵侮周瑜瑜折節下之絕不與校普告人曰
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非復吳下阿蒙

初孫權勸呂蒙就學曰孤嘗讀書自以爲大有所益蒙從之
後魯肅與蒙論議大驚曰卿今才畧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
別三日即當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

歷士元非百里才

劉備以嚴統守來陽不治免官魯肅遺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當展其驥足耳即拜治中親待

亞於諸葛亮

生子當如孫仲謀

曹操欲伐孫權進軍濡須口見權軍伍整肅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子豚犬耳遂撤軍還

張飛義釋嚴顏

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破巴郡獲太守嚴顏飛嘆曰何以不降顏曰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壯而釋之遂進圍成都劉璋出降備自領益州牧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二漢獻帝

盡

孔明以嚴治蜀

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法正以爲言亮曰劉璋闇弱蜀人專恣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者矣

操春華忘秋實

曹操以刑罰爲少子植家丞顧防閑以禮由是不合庶子劉禪美文辭植親愛之禪曰君侯操庶子之春華忘家私之秋實爲上招誘其罪不小

曹操進爵爲王

操初自立爲魏公加九錫執皇后伏氏至是自稱爲王立子

丕爲世子後遂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

子龍一身都是膽

魏王操臨漢中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搆兵大山雲前突其陣且戰且却操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假旗息鼓操疑有伏引去雲乃以勁弩射其後操兵大敗明日備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軍還長安備遂有漢中稱漢中王

白衣擄槽

初孫權害爲其子求婚於關羽羽不許權怒及羽攻樊城水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二漢獻帝

美

言于操曰可遣人勸權歸其後許紹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孫權將呂蒙與陸遜計詐稱病篤使羽弛備因潛使白衣擄槽作商賈服晝夜兼行襲之盡奪羽江邊屯候荆州守將關門降羽及其子平遂俱被害

曹操自比周文

孫權稱臣於曹操陳羣等勸操正大位操曰昔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

東漢亡

魏王操薨世子丕卽王位未幾稱皇帝廢帝爲山陽公

後漢紀 附魏吳二傳圖

昭烈皇帝

名簡字玄德中山靖王之後景帝玄孫曹不篡漢遜位於蜀在位三年壽六十三

漢中王即皇帝位

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于是漢中王發喪制服即帝位立子

禪為皇太子以諸葛亮為丞相

自將伐孫權

帝耻關羽之沒自將伐孫權命車騎將軍張飛率兵來會臨

發帳下張達范疆殺飛即在山一在州奔孫權聞帝舉兵乃稱臣于魏魏

封權為吳王帝進軍自巫峽至夷陵界連營七百餘里吳陸

遜用火攻拔之帝夜遁入白帝城大漸恙曰吾乃為陸遜所

折辱豈非天耶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二 漢後帝

主

孫登四友

吳立子登為太子以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為中庶子待以

布衣之禮謂之四友

君才十倍曹丕

帝病篤托孤于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定大事嗣子

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自取之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

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勅太子曰勿以惡小而為之

勿以善小而不為惟德惟賢可以服人汝子丞相事之如父

葛草長松

胡致堂曰曹操病亡子孫滿前呼嗷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

復臣處衣物平生奸偽死乃盡見方之玄德治命無一語及私不猶葛草之與長松乎

復皇帝

名禪昭烈太子在位四十年壽六十五晉武帝入寇帝出降封為安樂公

植木衣葦

魏主丕親率軍伐吳吳將徐盛列舟艦于江而植木衣葦為

疑城假樓丕望而嘆曰魏雖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

乃旋師

七縱七擒

帝封丞相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皆決于亮亮

率眾渡瀘討雍闓斬之孟獲收關餘衆以拒亮亮募生致之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二 漢後帝

夫

既得乃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仍遣之獲止不去曰公天威

也南人不復反矣

長江限南北

魏主丕臨江觀兵有伐吳之志吳人嚴兵固守丕見渡海

勇嘆曰嗟乎此天所以限南北也乃引還

遣使修好于吳

亮遣尚書鄧芝修好于吳謂吳王曰大王命世之英雄葛亮

亦一時之傑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

唇齒進可兼併天下退可鼎足而立也吳王然之遂絕魏專

與漢連和

亮率軍出關中原

亮表請出師率諸軍屯漢中攻祁山馬謖達亮節制敗于街亭亮揮淚斬馬謖請自貶三等

孫權稱帝

吳王權即皇帝位改元黃龍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權以爲治所因作石頭城改名建業都之後又徙治武昌後復遷都建業使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

公琰託志忠雅

初先主以蒯琰爲廣都長不治亮曰琰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至是以琰爲長史亮數山征伐琰常足兵食以相給亮每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一 漢後帝

亮

言公琰托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後亮卒琰代亮爲尚書令撫統國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琰既無戚容又無

喜色神宇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

畏蜀如虎

以水牛爲

丞相亮伐魏圍祁山魏司馬懿飲軍依險不肯戰賈詡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出戰魏兵大敗

木牛流馬

亮凡六出祁山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斜谷曰息兵休士三年而後用之至是大舉伐魏屯五丈原懿與亮相守百

餘日不敢出戰亮遺以巾幘婦人之服懿怒問亮廢食及事

之頃前不問戎事使者曰請葛公以與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決焉所食不至數升懿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

亮請葛走生仲達

亮病篤將死自代遂卒于軍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姜維令侯反旗鳴鼓若向懿者懿飲軍退百姓

諺曰死請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至是懿按行其營壘嘆曰天下

奇才也

兩石負圖

魏張掖郡兩石負圖其文曰大討曹詔頒之以爲嘉瑞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漢後帝

魏起凌霄閣鑄銅人翁仲起土山于芳林園

對戲了無倦色

魏曹真遣漢中費禕將兵救之將行來敎求禕共圍棋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君信可人必能辦賊

何晏清談

魏何晏好老莊與夏侯玄荀爽之徒說爲清談胡尚書問六經爲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不可復制至是

以曹爽爲司馬懿所殺

鬼尿鬼幽

時何晏鄧曉皆被禍皆好之身謂胡曰爾何以知何晏之敗

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謂思路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稿木此謂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

善易者不言易

何晏嘗與管輅論易輅曰善易者不言易晏笑曰可謂要言不煩因謂輅曰試爲一卦輅曰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非小心求福之道願君侯寡多蓋寡非禮不履鄧騭在座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

魏以司馬懿爲丞相加九錫

廿二史紀事本末

全

懿自誅爽之後獨擅威福爲丞相加九錫仍不受尋卒以其子師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後師卒弟昭自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尋加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

姜維伐魏

維負其才武每欲興兵大舉大將軍費禪嘗裁制不從與兵不過萬人曰諸葛公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及禪卒維得行其志乃將數萬人伐魏凡九犯中原終不得志卒爲鍾會鄧艾所敗

竹林七賢

魏中散大夫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與陳留阮籍籍兄子

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瑯琊王戎沛人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遺落世法謂之放達

圍棋夾賭

阮籍爲步兵母卒方與人圍棋留夾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

乘車荷鍤

劉伶嗜酒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聞所聞見所見

鍾會造精康康不爲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啣之謂于司馬昭殺

廿二史紀事本末

全

康

攀木緣崖

魏遣鄧艾鍾會將兵入寇姜維戰敗列營守劄聞會攻之不克欲引還艾乃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山高谷深艾以輿自製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武侯子諸葛瞻督軍拒戰死之瞻子尚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爲策馬冒陣而死

北地王謀死節

鄧艾兵至成都譙周請帝面縛奉璽綬詣艾軍門降皇子北地王湛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

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因哭于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

鍾會鄧艾死于蜀

鄧艾頗目矜伐鍾會有異志乃與監軍衛瑾密白艾有反狀詔以檻車徵之會收艾父子縛送京師會遂謀反時姜維既降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兵復立故漢帝乃與會計悉召諸將閉益州諸曹屋中將殺之事泄諸軍鼓譟所閉諸將皆緣屋出斬會及維追出艾于檻車迎還璿恐艾為變以計襲之父子斬之

魏晉公昭進爵為王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五 魏晉書

全

昭弑其主髦而立璿自稱相國晉公加九錫至是進爵為王

何乃似卻正語

魏封故漢帝禪為安樂公舉家遷洛陽無從行者惟秘書令卻正從之他日與燕為作蜀技旁人皆咸愴而禪喜笑自若昭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不能輔之久全况姜維耶他日問禪曰願思蜀否曰此間樂不思蜀也正聞之謂曰若王復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口不思因閉其目會昭復問禪對如前昭曰何乃似卻正語耶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之

右西漢共十三帝一百一十七年并高后八年王莽十八年合

二百三十三年

東漢共十二帝合乙百九十六年

後漢二帝合四十三年

自高祖起至後帝共二十七帝通計四百四十七年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五 魏晉書

全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之三

無錫吳 綬韓章纂

孫培源蒙泉校刊

孫增陸 錦潛庵

曾孫承烈兼山

同訂

西晉紀

都河南洛陽近
陝西故曰西晉

世祖武皇帝

名炎司馬懿之子也什襲封晉王
咸魏稱帝在位二十五年壽五十五○按魏
主不卒子釅立釅卒子芳立芳為司馬懿之
子師所廢而立高貴鄉公粲為司馬懿之
充所封司馬懿之弟也封晉公加九錫
炎嗣進位晉王遷稱帝後併滅吳一統

晉滅魏

晉王昭卒子炎嗣廢魏主為陳留王自稱皇帝追尊懿為宣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三

帝師為景帝昭為文帝

青麻代青絲

晉主承魏氏奢侈之後矯以仁儉有司言御牛青絲割斷詔

以青麻代之

陳情表

晉徵李密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老上陳情表固辭許之後

拜漢中太守

羊祜輕裘緩帶

晉主有滅吳之志使羊祜都督荊州鎮襄陽常輕裘緩帶身

不披甲而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陸抗對境使命常

通沆疾求藥于祜或諫之抗曰豈有仇人羊叔子哉

鐵鎖橫江

晉主與羊祜陰謀伐吳以王濬為益州刺史治水軍大作舟

艦木梯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玠取流梯以白吳主勸增

兵塞其衝要吳主不從玠乃為鐵鎖橫斷江路

王衍拂衣

衍係羊祜從甥與祜論事辭甚清辨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

顧謂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

山公啓事

山濤為吏部尚書典選十餘年甄拔人物各為題目奏之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三

稱山公啓

門人為廢蓼莪

晉主哀因父儀為文帝所殺遂隱居教授三復七辟皆不就

未嘗西向而坐廬於墓側旦夕輒相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

枯讀蓼莪詩三復流涕門人為之廢蓼莪

周處改行

周處膂力絕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

年豐而人不樂何耶父老嘆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

謂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所患止此

難除也乃射虎殺蛟從陸機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勵行

年州府交辟

杜武庫

杜預以水灾行利便于民凡損益庶政不可勝紀時人謂之

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此座可惜

晉太子昏愚不堪為嗣衛瓘因侍宴醉跪帝床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帝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

焚雉頭裘

程據獻雉頭裘帝焚之于殿前勅有獻奇異者罪之

峴山墮淚碑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三

三

羊祜疾篤舉杜預自代及卒南州民為之罷市守邊將士亦為之泣祜好遊峴山襄陽人立廟建碑于其上歲時祭祀望之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臺閣生風

傅玄為司隸多所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帶踈蹕待旦由是貴游震懼臺閣生風卒謚曰剛

晉以匈奴劉淵為左部帥

初漢高以宗女為公主妻單于冒頓故其子孫冒姓劉氏魏

太祖留單于呼厨泉于鄴分其眾為五部居并州境內左賢

王劉豹為左部帥部族最強淵豹之子也幼而傳吳博習經

史人侍太學嘗謂同門生曰吾嘗取陸無武終漢初

無文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精力過人豹卒以淵

代為左部帥後為五胡亂華之首

北軍飛渡江

吳主皓荒淫凶虐王濬上疏請伐吳晉主命杜預王渾分道

而出所向皆克吳人於江濱要害處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

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王濬作大筏數十令善水者

以筏先行遇鐵錐輒着筏而去又作大炬灌以麻油遇鎖

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于是船無所礙吳都督孫歆懼曰

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或謂百年之寇未可盡克預曰今兵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三

四

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既克

江陵遂指授方略徑造建業直指石頭城吳主皓面縛輿觀

詣軍門降○按吳孫堅子孫策傳權權傳亮亮傳休休傳皓

四主共二十九年

賜孫皓爵歸命侯

遣使行刺楊隆吳帝引見孫皓謂曰朕設此座以待卿

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在旁曰聞君

在南方鑿人目割人面皮此何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

意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皓至太康四年卒

詔罷州郡兵

詔曰漢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爲一刺史分職如
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及後惠帝時盜賊羣起州郡無備天
下遂大亂

羊車遊宴

帝平吳之後頗事遊宴選吳伎妾五千人入宮常乘羊車恣
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
而庖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
臣多被疎退

石王闕富

後將軍王愷散騎常侍石崇二人皆富于財奢侈相競王以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三

五

給澳金石以蠟代薪王作紫絲步障四十里石作錦步障五
十里石塗屋以椒王用赤石脂帝每助愷以珊瑚樹賜之高
二尺許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碎之愷怒崇曰不足爲恨
今還卿令左右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
者甚衆後以惠帝后賈氏毒殺太子趙王倫等起兵殺后併
收崇崇嘆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爲害何不早散之
遂族誅籍沒其家愛妾綠珠墜樓死

奪我鳳凰池

荀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遷尚書人有賀之者勗曰奪我
鳳凰池諸君何賀耶

不可令照見人主

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皇孫適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
望之通年五歲帝祕入暗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
令照見人主帝奇之

孝惠皇帝

名武武帝太子在位十七
年中壽而崩壽四十八

二十四友

賈后凶悍擅權殺楊駿廢太后其女弟之子賈謐並預政時
有郭彰石崇陸機陸雲等皆附于謐號二十四友獨張華盡
忠帝室與裴頠同心輔政故數年間雖暗主在上而朝野安
靜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三

六

牙籌會計

王戎爲司徒與時浮沉性復貪鄙田園徧天下每自執牙籌
晝夜會計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鑽其核

三語樣

戎凡賞拔事虛名阮咸子瞻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
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嘆良久遂辟之時人
謂之三語樣

寧馨兒

時王衍爲尚書令樂廣爲河南尹皆善清談祖尚虛無衍神
情明秀少時山濤兄之嘆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

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衍弟澄及阮咸胡毋輔之輩，卑等皆祖何晏之風，以任放爲達，尚浮誕廢職，業裴頠者崇有論以釋其蔽，然習俗已成，亦不能救。

名教中自有樂地

畢卓爲吏部同舍郎，釀熟，卓夜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

江統徙戎論

太子洗馬江統以爲戎狄亂華，宜早絕其源，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朝廷不能用。丘瓊山曰：「晉之亡，大率因中原半爲」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三

七

夷居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涇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爭之場者幾二百年，嗚呼可鑒也已。

爲官爲私

帝爲人類，騷害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時天下荒饑，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

權在臣下，政出多門

晉襄錢神論

時賈模郭彰恃賈后黨，恣橫賄賂，公行南陽，曾褒作錢神論

以譏之，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仇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銅駝在荆棘中

關內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

貂蟬盈坐

賈后毒殺太子適趙王倫，孫秀等勅兵廢殺后，收張華裴頠石崇等皆殺之，遂自稱皇帝，遷帝于金墉城，黨與皆爲卿相。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三

八

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齊王冏等起兵討倫，殺之，乘輿反正。

張翰思莢鱸

齊王冏討倫，後驕奢擅權，張翰慮及禍，因秋風起，思菰菜，尊羹鱸魚膾，嘆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爲？」卽引去，未幾冏敗，人皆謂其見幾。

華亭鶴唳

陸機助成都王穎謀反，戰敗，宦者孟玖請機，賴使收機，機嘆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遂併收其弟雲俱殺之。

嵇侍中血

東漢王越奉帝征頡儁待中稽紹詣行在頡儁戰于陽陰乘
輿敗績百官侍御皆散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被殺血濺帝
衣頡迎帝入鄴左右欲浣帝衣帝曰此稽侍中血勿浣也

劉淵白潁大單于國號漢傳頡儁共三主合二

初成都王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為冠軍將軍淵子聰驍勇

絕人博涉經史穎以聰為積弩將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

族人曰自漢亡後我單于徒有虛號斂手受役今左賢王英

武超世天苟不欲與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

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也乃相與謀推淵為

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會幽州兵起淵請還帥五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三

九

部以赴國難頡儁拜淵為北單于淵至左國城劉宣等大

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眾五萬建國號曰漢即漢王位改元

元熙

李雄即成都王位國號大成改元建興

雄巴西氏也特第三子雄卒于班立弟期秋之而自立李壽

又秋之自立改國號漢至李勢桓溫滅之合四十六年

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時天下大亂荊州都督新城公劉弘治行江漢事成則曰某

人之功如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與發手書付守相丁寧教

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于十部從事

孝懷黃帝

名熾武帝子二十五人兄弟相居之餘僅存
為漢將執歸
殺之壽三十

王衍三篇

衍為司徒以弟澄為荊州都督族弟敦為青州刺史語之曰

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

足以為三窟矣後為石勒所殺

日食萬錢

初武帝時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于助日食二萬孫

綏及機羨汰侈尤甚至是何綏為太傅越所殺永嘉之末何

氏孫無遺種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三

十

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

傳至慕容皝稱帝國號燕號僑
傳三主合三十一
年苻堅滅之

氏酋蒲洪自稱略陽公

傳至苻堅稱帝國號秦號生堅至登
六主合四十三
年滅於西秦乞伏國仁

苻民王如冠南陽以附漢

石勒并之國號後趙傳弘虎號共
四主合三十一
年為冉閔建立

以拓拔猗盧為大單于封代王

傳至拓拔珪稱帝號
國號魏是為北朝
是為後秦

置君子營

漢石勒寇鉅鹿常山眾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為君子營
以張賓為謀主并州諸胡羯多歸之
漢人入寇
時洛陽饑困百官流亡者八九漢主劉聰使呼延晏將兵寇

洛陽劉曜石勒皆引兵會之遂陷洛陽入宮大掠帝欲奔長

安漢兵追執之劉曜又寇長安據之後漢書將羽太守索琳雍州

刺史曹正等擊敗漢兵于長安劉曜收走迎秦王業入長安

奉為皇太子建行臺

百六樣言置官屬一百六人才協下監

時士民避亂多南渡江王導說瑯琊王府收英俊與共事辟

係屬百餘人時謂之百六樣

江左夷吾

騎都尉桓彝避亂過江見庾敳弱幼憂之及見王導共論世

事退謂周顒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三

十二

新亭流涕

諸名士游宴新亭周顒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

相視流涕王導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

囚對泣耶眾皆收淚謝之

冰清玉潤

前太子洗馬衛玠美風神善清談時王登有高名每聞玠言

輒嘆息絕倒故時人語曰衛玠談道平于絕倒玠妻父樂廣

論者謂婦翁水清女婿玉潤中興名士玠為第一至是卒

孝愍皇帝

名業武帝之孫愍帝過宮大臣立以為帝年于長安在位四年復為劉曜所執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劉曜成林公私有車四乘百官無章服甲殺惟桑版署號而已

青衣行酒

漢主聰宴羣臣於光極殿使懷帝着青衣行酒庾珣王嵩等

不勝悲憤因號泣聰惡之遂殺故晉臣珣等十餘人懷帝

亦遇害

聞雞起舞

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

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從廬厓以為豫州刺史

逖將其部曲渡江而北中流擊楫言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

復濟者有如此江

祖生先我着鞭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三

十二

初劉琨與祖逖齊名謂人曰常恐祖生先我着鞭

陶侃運甓

王敦潛畜異志左轉陶侃為廣州刺史侃在州無事輒朝運

百甓于齋外暮還於齋內人問其故侃曰吾方致力中原過

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耳

以張軌為太尉涼州牧封西平公

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貢獻不絕嗣後張實張茂張駿

凡四世忠于晉

更衣執蓋

漢道劉曜攻長安陷之帝出降執之以歸漢主出咬命帝戎

服執戟前導及宴又使更衣執蓋尚書卿辛質抱帝大哭聽

殺質帝亦遇害

東晉紀都江東建業故曰

中宗元皇帝名睿宣宗曾孫初為安東將軍襲封郡王及廢帝遇害乃即位于建康在位六年壽四十六廢帝瑯琊恭王魏妃夏侯氏之子也

妃通於小吏牛金而生睿冒司馬之裔

蒼生何由仰照

帝即位命王導升御牀共坐導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

何由仰照乃止

王敦反

帝為瑯琊王鎮江東時王敦與從弟導同心輔政敦征討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三晉書

三

導專機務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

敦恃功驕恣帝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為腹心稍抑損王

氏之權敦懷不平遂舉兵武昌上疏罪狀隗協進軍向闕帝

大怒導率宗族每旦詣臺謝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

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及導導

又呼之顗不應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全印如十大索

肘後既又上表明導無罪導皆不知甚恨之帝召見導導曰

賊臣逆于何代無之不意今日近出臣族帝執其手曰茂弘

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耶以為前鋒大都督詔曰導以

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敦至石頭城帝令公卿

首肯見敦以敦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呂琦說敦曰周顗

載淵皆有高名公不除之恐有再舉之憂敦以問導導不答

敦遂收兩人殺之不朝帝竟還武昌謀叛

伯仁由我而死

初王導以疑周顗不為申救故不答而致敦殺顗後料檢中

書見顗救已之裝執之流涕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

死幽冀之中負此良友

肅宗明皇帝

名紹元帝太子在位三年壽二十七帝幼而聰慧嘗有使者在長安東元帝問紹長安

近日常紹曰長安近但聞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帝奇之後與羣臣語及之復以

問紹紹曰日近帝愕然曰何異向者之言耶紹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帝益奇之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三晉書

四

親征王敦

敦親任溫嶠嶠乃謬為勤敬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敦所

信用錢鳳為之青瑣每日錢世儼精神蕭腹鳳甚悅會丹陽

尹缺嶠薦鳳鳳亦薦嶠致使嶠往嶠恐已去而鳳于後間之

因敦餞別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板擊鳳憤墮

鳳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嶠與敦別涕泗

橫流出關復入者三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

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讓嶠

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帝與庾亮畫計討之加導大都督

督諸軍討敦敦病篤將軍兵使郭璞筮之璞曰無成又曰吾

壽幾何璞曰明公起事禍必不久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敦乃斬璞而使沈充錢鳳帥眾向京師帝帥諸軍襲擊大破之敦尋卒臨淮太守蘇峻兖州刺史劉遐等率精兵擊充鳳破之充鳳伏誅乃發敦喪出屍而斬之

附侃惜分陰

侃性勤敏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以自棄乎至是都督荆湘軍事諸參佐有以談戲廢事者侃之曰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寔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白謂宏達乎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三 晉明帝

五

竹頭木屑

侃嘗造船其木屑竹頭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後值積雪初晴屢事前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紮理微密如此。吳興心曰晉俗之弊在于清談廢事而侃獨勤事如此可謂砥柱中流不爲習俗所移賢于王導謝安遠矣

顯宗成皇帝

名衍明帝長子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二

吳亮激蘇峻反

初王導爲相以寬和得衆及吳亮用事任法設物顯失人心今蘇州歷陽內史蘇峻人衛有功威望漸著卒銳器精有輕朝廷之

本亮以峻在歷陽終爲禍亂下詔徵之峻不應命曰臺下云我欲反我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駢不能廷尉望山頭送事兵反峻知祖約亦以不預顧命怨朝廷乃請共討亮約大喜以兵會峻與祖約今太平府祖約弟也

父忠子孝何恨

卞壺立朝秉正不肯苟同時奸會蘇峻濟自橫江臺兵屢敗詔以卞壺督軍討峻峻攻青溪橋壺拒擊之力疾苦戰而死二子珍肝亦赴敵死其母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入臺城侍中褚翼入抱帝登太極前殿司徒王導登御床衛帝峻兵既入導使翼呵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三 晉成帝

六

之曰蘇冠軍來親至尊軍人豈得便僞峻兵乃突入後宮府藏一空峻自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

溫嶠以陶侃入討峻

嶠將起兵討峻遣人至荊州邀陶侃同赴國難侃始以不預顧命爲恨不肯發兵嶠以忠義反覆曉譬侃深感悟卽戎服登舟晝夜而進嶠洒泣登舟和鑒在廣陵得詔書卽流涕誓衆同趣建康峻聞之自姑孰還遣帝于石頭城都鑒渡江與陶溫等會舟師直指石頭峻始有懼色西軍與峻久待嶠軍食盡貸于侃侃怒欲西歸嶠曰師克在和今日事勢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出衆敗事執旗將廻指於公

矣侃乃分米餉囑督諸軍向石頭峻逆戰馬嶺斬之峻黨
立峻弟逸爲主開城自守諸軍攻破石頭獲逸斬之祖約奔
後趙爲石勒所殺

蘇武節似不如是

石頭既破部將抱帝奔溫嶠船羣臣皆號泣頓首請罪司徒
導入城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愧色

大丈夫行事如日月

後趙石勒執趙主劉曜于洛陽殺之前趙亡勒大享羣臣問

曰朕可方古何主對曰陛下神武過于漢高勒笑曰人豈不

自知朕若遇漢高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三

主

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磊磊落落如日月皎

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孤獨以取天下

也勒雖不學好使人讀書而聽之一日讀漢書問卿食其勸

立六國後驚曰此法何以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

耳其以已意論古今得失類如此

皮裏春秋

晉褚夏字季野桓彝嘗謂其有皮裏春秋言外無臧否而內
有褒貶也謝安亦曰夏雖不言而四時之氣已備

趙王石虎遷都于鄴今彰德府虎趙丞相也其
王弘自立爲趙王

遼東慕容皝自稱燕王

元規塵汚人

庾亮字元規與司徒王導不合時亮雖居外鎮而還執朝權
既據上流擁強兵趨勢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嘗遇西風塵
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

因事就功

王導簡素寡欲善因事就功遇中外危疑惶迫卒能以鎮靜
定之輔相三世倉無儲蓄衣不重帛

康皇帝名岳成帝同母弟也初封鄴王及成帝崩有二
子尚在襁褓大臣迎岳立之在位二年壽二十二

此輩宜束之高閣

庾翼爲人慷慨喜功名不尚浮華鄆郡內史桓溫豪爽有風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三

大

樂翼薦于帝曰溫有英雄之才宜委以方面之任時杜乂殷

浩才名冠世浩屢辭徵辟時人擬之管葛謝尚王濛常伺其

出處以下江左興亡曰深源不出當如蒼生何翼獨弗之善

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共任耳翼以

疾胡取蜀爲已任請移鎮襄陽都督軍事伐趙

孝宗穆皇帝晉明帝太子在位十七年
壽十九 穆太后臨朝稱制

桓溫平蜀

詔桓溫帥師伐漢溫拜表即行朝廷以蜀道險遠溫衆少而
深入皆以爲憂惟劉惔以爲必克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

耳竟敗漢兵漢主李勢出降蜀平

張重華自稱涼王是為前涼重華耀武 玄觀天錫五

張氏執意茂駿四世忠晉自此不復繼矣

石閔即帝位國號大魏

閔姓冉為石氏所養至是復其姓盛威石氏而自立後二年

為燕慕容恪所滅

蒲洪自稱三秦王改姓苻傳子堅即天王 苻位國號大秦

罷遣太學生徒

時殷浩以軍興罷遣之學校由此遂廢

咄咄怪事

殷浩以桓溫威名大振力爭武功王羲之以書苦諫不聽連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三

尤

年北伐師徒屢敗桓溫因朝野怨上疏請廢之自此內外大

權一歸于溫浩既熟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字溫後將表浩為

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責恐有謬誤開問者十

數竟達空兩溫大怒由是遂絕後卒于徒所

今日復觀官軍

桓溫帥師伐秦大破之三輔郡縣皆來降民爭持牛酒迎勞

耆老有童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荆風談當世之弱

北海王猛少好學個儻有大志隱居華陰間溫入關被擄誤

之們貳而談當世之勢勢若無人溫具之乃督猛軍諸將酒

溫與秦戰不利欲與俱歸猛辭不就

神州勝況

時五胡橫擾晉特偏安江左歷宋齊梁陳五代皆然桓溫自

江陵北伐登平乘樓望中原嘆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

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一見如舊友

秦符堅自立為秦天王得王猛一見如舊友與語大悅自謂

如玄德之遇孔明也以猛為尚書左丞猛舉異才修廢職課

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舉絕世秦民大悅

謝安布衣公輔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三

手

安少有重名雖為布衣士大夫皆以公輔期之曰安石不出

其如蒼生何安每遊東山常以妓女自隨見弟萬為監軍料

豪傲物恐禍及靜退不出及萬以伐燕敗績見黜安始有仕

進之志至是桓溫辟為征西司馬遂赴潯

將余短簿

桓溫以邈超為秦軍王珣為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府中語

曰珣秦軍短主簿能令公怒能令公怒時謝安之亦為溫

掾王坦之進之為長史溫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旌仗節王掾

嘗作黑頭公皆未易才

帝奕東帝弟在位五年
桓溫廢為海西公

秦滅燕

秦王猛督諸軍伐燕所過郡縣望風降附燕主慕容暉降申
仇嘆曰燕雖亡然福德在燕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後慕容

垂果中興

太宗簡文皇帝

名昱元帝少子初封會稽王桓溫廢
帝奕而立之在位二年壽五十三

桓溫廢立

溫恃其才畧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嘆曰男子不能流
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及伐燕表敗威名頓挫都起謂曰明
公不為伊霍之舉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溫遂與定議廢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三

王

帝奕為東海王迎會稽王昱立之

烈宗孝武皇帝

名曜簡文帝子在位十四年
為張貴妃所弑壽三十五

謝安神色不變

大司馬桓溫來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之溫既

至大陳兵衛延見朝士時人情洶洶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

祚坦之甚懼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神色不變從容就席笑

語終日都超常為溫謀主溫使超臥帳中聽王謝之言風動

帳開安笑曰都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強臣

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

晉功不廢絲竹

謝安好聲律琴功之懷不廢絲竹士大夫爭效成俗用之以
書諫曰天下之器當為天下惜之安不聽

桓冲盡忠王室

桓溫卒以弟冲代領其眾冲盡忠王室或勸冲銖鉞時望事
抗朝權冲不從

王猛以中國生靈為念

猛寢疾秦王堅親至其第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
正統相承上下安和願勿以晉為國鮮卑西羌戎之仇敵終
為大患宜漸除之言既而卒堅曰天下欲吾平一六合耶何
奪吾景畧之速也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三

王

北府兵

時朝廷以秦寇為憂詔求文武良將謝安以兄子玄應詔立
鎮廣陵得劉牢之等為秦軍戰無不捷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投鞭斷流

秦王堅謀大舉入寇左僕射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
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石越曰今福德盛
星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為險未可伐也堅曰天
道幽遠未易知今以吾之眾投鞭于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
足恃乎弟符融曰王景畧一時英傑陛下此之諸葛武侯獨
不記其臨沒之言乎時內外沮之者居多獨慕容垂姚萇欲

乘其羸勦之南伐堅大悅遂大舉入寇

圖棋諸墅

卷六

秦遣符融慕容垂等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詔謝石謝玄率衆入苻拒之時都下震恐

玄入問計于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安乃命駕

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棋賭墅安棋常劣于玄是日玄

懼便爲敵手安遂遊陟至夜乃還

八公山草木皆兵

何遜謝安

秦前鋒軍屯於洛湖謝石等懼不敢進符融遣尚書朱序來

說謝石等降序初爲襄州刺史爲秦所執者私謂石等曰若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三

晉書

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敗其

前鋒則可破也玄遣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趨洛湖直前渡水

擊斬其將梁成秦步騎奔潰石等水陸繼進秦王堅與融登

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爲

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始有懼色

風聲鶴唳

杜預北

秦兵逼淝水而陣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

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陣小却

使晉兵得渡以夾勝負不亦可乎堅欲令晉兵半渡之遂

麾兵使却一退不可復止朱序在陣後呼曰秦兵敗矣玄等

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欲止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

潰自相蹈藉死者蔽野遼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

兵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什七八堅中虜矢

單騎走還長安

謝安不覺展齒之折

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肩方與客圍棋置棋上了無恙

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使賊既罷還內過

戶限不覺展齒之折

聞風馳有凌霄之志

秦王堅敗走時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依之軍至洛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三

晉書

陽收集離散衆十餘萬行至淝水垂言于堅曰北師之民聞

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率詔以慰集之堅許諸權翼陳曰

垂勇畧過人世居東夷願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

而已哉譬如養鷹飢則附人每聞風塵之起常有凌霄之志

豈可縱其所欲哉堅曰朕已許之匹夫尚不食言况萬乘乎

天命有興廢固非智力所能移也

慕容垂自稱燕王

慕容垂

垂至安陽與慕容農等募召起兵有衆三萬自立爲燕王第

稱帝是爲後燕傳寶盛熙三主元魏滅之

姚萇自稱秦王

燕喜故起兵華陰秦遣符欽擊之以姚茂為司馬敬戰

死其遺其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其僕奔謂北燕秦拔茂

為盟主其自稱秦王羌胡降者十餘萬是為後秦後取長安

稱帝傳與弘二主為劉裕所滅

慕容冲稱帝于阿房是為西燕傳至慕容忠永合十一

符秦亡

西燕主冲攻長安秦主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出奔五將山

後秦王苻萇執而殺之其子丕稱帝于晉陽一年為西燕王

丕所殺其跡屬符登聞丕死稱帝于南安後秦王姚興殺之

符秦亡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三

拓拔珽立為代王尋敗國號曰魏即北朝也

呂光自稱三河王是為後凉光將也光壽二年

長星勸汝一杯酒

太保謝安薨帝日夕酣歌為事賄賂公行賞罰繆亂時有長

星見自須女至於哭星帝心惡之于華林園舉酒祝曰長星

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耶一日戲所寵張貴人曰

汝年近三十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已而醉臥清暑殿貴

人弑之太子德即位

安皇帝名德孝武帝太子在位二十年劉裕殺之壽三十七帝幼不慧口不能言秦書亂不辨飲食

非已出

魏王珽稱皇帝

命朝野皆束髮加帽又分尚書諸曹置五經博士

劉裕獨擊數千人

初彭城劉裕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屨為業好榜蒲為

鄉里所賤會劉牢之擊孫恩引裕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覬賊

遇賊數千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

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大呼逐之劉敬宣怪裕久不返

引兵尋之見裕獨擊數千人咸嘆息因進擊賊大破之

桓玄篡位

桓氏世居荊州玄復棄橫後坐擁強兵每懷不軌之意因海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三

寇孫恩之亂東土飢饉玄蓄力觀變位會稽王道子與其子

元顯相繼執政咸福自擅元顯自為征討大都督加黃鉞討

玄使劉牢之為前鋒玄遂舉兵入建康殺元顯等自以太尉

總百揆尋封楚王加九錫殷仲文卡範之勸玄早受禪乃作

禪詔逼帝書之玄入宮登御座而床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

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稱皇帝廢帝為平固王

遷於尋陽

高士充隱

玄既稱帝耻獨無隱士乃使皇甫羲之居山林下詔旌禮號

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

劉裕龍行虎步

裕入朝玄曰劉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玄后亦曰劉裕龍行虎步終不為人下宜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然後別議之耳

劉裕起兵討玄

裕與何無忌劉毅孟昶劉穆之密謀討玄收聚濟江眾推裕為盟主玄懼甚或曰裕等烏合勢必無成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担石之儲穆補一鄉百萬何無忌語以其財劉牢之共舉大事何謂無成裕與玄弟桓謙戰大敗之玄浮江南走挾帝與俱裕入建康諸大處分皆委劉穆之劉毅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三

五

等追及玄斬之帝復位入建康以劉裕都督中外諸軍事出鎮京口

見鳴白鸞

魏主珪置六卿官倣古龍鳥紀官謂其諸曹之使為鳴鸞取其飛之迅速也諸候官伺察者為白鸞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倣此

益智綜綱命湯

時朝廷所定未暇征討以盧循為廣州刺史循遣使貢獻遺裕以益智綜綱命湯見諸書時絕今命為劉裕伐南燕慕容超滅之

劉裕自加太尉中外大都督伐秦滅之

裕以劉穆之領軍司總攝內外遂發建康遣將軍王鎮惡之孫也前秦桓道濟伐秦所向皆克秦主姚泓出降裕還建康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

赫連勃勃自稱大夏天王

勃勃自定三主合五十二年後魏滅之

初魏主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奔秦秦王興奇之使鎮朔方至是陷長安稱帝吐谷渾滅之

恭皇帝

名德文安帝弟劉裕廢安帝而立之在位二年裕廢為零陵王遂廢以位尋弑之而晉亡壽二十七年

天下重為劉公所延

初裕屯壽陽欲受禪而難于發言乃會羣臣宴飲而日年將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三

天

夷舊物忌盛禮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咸莫喻意日暮中書令傅亮叩屏請見曰臣暫宜還都亮至建康微裕入輔亮乃具詔草使帝書之帝欣然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紱為詔退還于郗邪第宋主乃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奉晉帝為零陵王尋弑之右東西兩晉共一十五帝通計一百五十六年

南北朝

南朝自晉以傳之宋宋傳之齊齊傳梁梁傳陳北朝自後周後周併北齊而傳之隋隋併陳而傳之唐

宋紀

時北朝魏其先拓拔珪乃代王傳六君為符堅所滅後拓拔珪起為魏改姓元是為元魏

明臣贊明是受夷聲名文振蔚然可觀五胡之盛衰也

高祖武帝

姓劉名裕小字寄奴彭城人仕晉為太尉封宋王受恭帝禪都于建康在位三年壽六十七。世紀傳為洪楚元王交之後

寄奴王者不死

帝後時嘗伐荻新洲遇大蛇擊傷之明日復至洲見有尋兒持菜問之曰吾王為劉寄奴所傷帝曰何不殺之兒曰寄奴王者不死帝叱之即散不見

謝晦門庭

謝晦始為右將軍賓客輻輳其兄瞻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趨乃爾此豈門戶之福耶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臨終遺晦書曰弟思自勉勵為國為家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三

宋

朝事一委宰相

帝疾甚為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得臨朝時徐美之謝晦傳亮禮道濟同被領命遂祖

營陽王

名義符高祖太子史曰少帝四居喪無禮禮道濟廢為營陽王在位一年壽十九

魏築長城

自赤城至五原二千餘里

太祖文帝

名義隆高祖第三子初封宜都王禮道濟迎而立之在位三十年為太子幼所執壽四十七

不為五斗米折腰

晉處士陶潛字淵明侃之曾孫少有高趣博學不羣嘗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豈能為五斗

米折腰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里開三徑門種五柳

卧北窗自謂羲皇上人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自以先世晉臣不肯仕宋至是終世號靖節先生

唱籌量沙

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使檀道濟將兵伐魏戰多克提食盡引還軍士有降魏者告之魏人迫之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不敢迫道濟全軍而還

填汝萬里長城

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朝廷疑畏之詔誅之道濟見收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三

宋

憤怒目光如炬脫憤投地曰乃填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

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宋立四學

宋主雅好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立學太子率更令何承

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徵豫章處士雷次宗為儒

學宋主性仁厚恭儉勤于為政百官皆外於其職守宰以六

藝為斷四境晏安戶口蕃息講誦相聞士敦操尚江左風俗

於斯為美後之言政者皆稱元嘉焉

乘長風破萬里浪

南陽宗慆家世儒素慆獨好武事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魏主盡誅沙門

魏主從崔浩言盡誅天下沙門毀諸佛像凡塔廟在魏境者

無復子遺

獅子拒象

宋遣檀和之伐林邑南蠻國名乘勝入象浦林邑王傾國來戰以具裝

被象前後無隙宗慤曰聞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形與象相拒

象果驚走

崔浩刊史彰直筆受誅

初魏主使崔浩高允修國史曰務從實錄浩遂刊所誤國史

于石以彰直筆北人無不憤恚相與譖浩以為暴揚國惡魏

世一史紀事提要卷三

事

主大怒使有司案浩等允為太子傳太子請于魏主言制由

崔浩請赦允死魏主問允允曰浩所領事多掇裁而已至于

著述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允罪甚于浩何以得生太子曰天

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魏主又問允允曰臣罪當滅族

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丐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

人情所難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特除其罪以

旌之詔誅浩夷其族

治國如治家

宋主欲伐魏王玄謨等勸之沈慶之曰治國猶治家耕當問

奴織當問婢陛下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

宋主不從使玄謨等進軍魏主自將救之眾號百萬玄謨懼

退走

春燕歸巢於林木

魏使宋引兵南下至瓜步在魏界聲言欲渡江然惟事抄掠所過郡

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于林木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治衰

矣

世祖孝武帝名駿文帝第三子太子劭幼文帝起兵誅之遂即帝位十一年崩壽五十三

無令後人笑汝拙

宋大夫顏延之秉德清儉子竣以佐帝討賊甚貴重嘗起第

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世一史紀事提要卷三

垂

蔡尚書今日能負荷

宋主好狎侮羣臣嘗呼王玄謨為老儉劉秀之為老怪顧師

伯為難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又寵一崑崙奴今以杖擊

羣臣惟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嫌王就之曰蔡尚書今日可

謂能負荷矣

袁顥稱高祖儉素

宋主奢欲無度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壞高祖所居陰室起

玉燭殿見室中牀頭有土墮壁上掛葛燈籠麻屨拂侍中袁

顥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宋主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

太宗明帝名彧文帝第十一子初封湘東王因武帝太子榮嗣位廢黜過甚壽寂之獄之迎或即位在位

七年壽
三十四

鴉眼錢

初沈慶之啓韓民私鑄錢由是錢貨亂淆千錢長不盈三寸謂之鴉眼錢劣于此者謂之錢環錢實之以糴入水不流隨手破碎斗米一萬商賈不行民間喧擾乃罷二銖錢禁鴉眼錢環錢餘皆通用

蕭道成收養豪傑

蕭道成收養豪傑

宋作湘宮寺

宋主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謂其臣曰卿見湘宮寺未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三

此是我大功德處願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憐憫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宋主怒使人墮下殿

王景文神色不變

初宋主宮中大宴麻婦人而觀之后以扇障面帝怒曰外舍寒乞何獨不視后曰爲衆之方甚多豈有姑姊妹集而以此爲笑乎后兄景文曰妹在家劣弱今乃能剛正如此至是上感晏駕後皇后臨朝景文或有異圖賜勅併藥景文正與客棋開函看勅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飲子納意畢徐曰幸勅見嬰以死方以示客乃作墨啓致謝飲藥而卒

齊王

名昱初明帝無子嘗以宮人陳氏賜齊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昱至是嗣位年方十歲在位五年爲

蕭道成廢立

蕭道成廢立

宋主驕恣日甚嘗直入領軍府道成去卧裸程昱令起立對腹爲的引滿將射之道成曰老臣無罪乃更以飽箭射中其臍投弓大笑道成憂懼尋與袁粲蕭淵謀廢立會昱乘露車與左右在臺岡賭跳脫至新安寺偷狗飲酒醉還楊玉夫等劓其首與王敬則敬則從道成入宮拔刀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一言者血染此及蕭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道成以太后令追廢昱爲蒼梧王而迎立安成王準以道成爲司空錄尚書事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三

蕭

順帝

名準明帝第三子在位三年復爲道成所弑壽十四宋亡

宋主禪位於齊

王敬則勒兵入宮宋主泣曰願自今世世勿復生帝王家是日侍中謝朓在直當解璽綬伴爲不知曰有何公事遂朝服步出乃以王儉爲侍中解璽綬司空褚淵奉璽綬詣齊宮勸進道成遂廢帝尋弑之

右宋入主合六十年

附北朝魏

太祖高帝

姓蕭名道成相傳漢高何二十四世孫仕宋封齊王竟代宋在位四年壽五十四。妻張氏異

有赤痣如日月狀

裴顗掛冠

奉明請裴顗上表數齊王罪過掛冠竟去齊王殺之

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齊主問爲政於參軍劉獻對曰政在孝經陛下須戒宋前車之失加以寬厚齊主嘆曰儒言可寶萬世

我作齊書已竟

處士何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曰劉氏世族儉亦同儉不顧別氏遑恤國家褚淵王儉母皆宋公主故點云然

使黃金與土同價

齊主深沉有量博學能文性清儉每日使我治天下十年常

廿一史紀事本末

卷三

臺

使黃金與土同價

世祖武帝名順高帝長子在位十一年壽五十四

官制以小滿爲限

齊以宋末治民之官六年過久乃以三年爲贖期之小滿

百今一以小滿爲限

齊書

齊竟陵王子良爲好佛氏范曄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

果何得有富貴賤賤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

簾帳墜茵席之上或則歸落黃泥之中貴賤雖殊因果何

在子良無以難續又著神滅論謂神之于形猶利之于刃未

有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

王儉深器蕭衍

衍好書畧有文武才幹王儉深器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

言後果爲梁太祖

魏都均田子篇也

給事李安世言田業多爲豪右所占奪始議均田詔男夫十

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三十畝並者得廣

其疆諸宰民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

江南多好臣

齊遣使如魏魏主甚重齊人起與談論顧羣臣曰江南多

廿一史紀事本末

卷三

臺

好臣侍臣李元凱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

年一易主魏主甚悔

戒王謝家物

江州刺史陳顯達自以門寒位重每還官常有憂懼之色戒

其子勿以富貴驕人而諸子多豪侈顯達曰庶尾楊楊是王

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

魏主還都洛陽初平城

高宗明帝名穆高帝侄初封西昌侯齊武帝太孫廢棄而

在與魏戰不忘講道

魏高祖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與魏戰不忘講道又好賢樂善

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意制禮作樂蔚然有太平之風至是命朝野束髮加帽禁胡服胡語

魏初定族姓

初為拓拔氏至是改姓元氏

北方屬臣

魏主在洛陽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部

落時人謂之賜臣

東昏侯

名寶卷明帝第三子在位二年為蕭衍所廢壽十九

禿鶯啼來

寶卷惡明帝極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每當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三

蕭梁

哭輒云喉痛大夫羊蘭入臨無髮俯仰憤脫寶卷輒哭大笑

謂左右曰禿鶯啼來乎

六貴同朝

通光徐孝嗣江祐時為雍州刺史

蕭衍聞齊主遊戲無度專信宦官謂人曰一國三公猶不堪

况六貴同朝亂將作矣乃密修武備

步步生蓮花

齊主大起芳樂王壽等殿以麝塗壁窮極綺麗後宮服御極

選珍奇盡金為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

花也

和皇帝

名寶融明帝第八子蕭衍廢寶卷而立之在位一年禪位于梁居姑熟壽十六齊亡

右齊五主合二十四年

梁紀 附北朝魏 東魏

高祖武帝

姓蕭名衍蘭陵人相傳亦出蕭何二十四世孫仕齊為梁公竟代齊在位四十八年壽八十六

母張氏見昌蕭生花谷之而生帝曰角龍額重岳武廟有文在其手曰武帝為兒時能暗逆而行所居堂中常有雲氣人或遇者輒報肅然

梁齊誇木肺石函

皆食肉

有祿

其言欲有橫議投謗木函若有功勞才器沉寃

莫肆者投肺石函

古物龜鼓代父

粉父為原卿令為奸盜所誣罪當死粉年十五掘登閣數也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三

梁

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敬之察知其真乃宥其父罪乃賜

尹王志欲舉粉純孝粉曰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粉當此舉

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乃止

梁大有年

米斛三十錢時梁主初政清明息兵省役故其效若此

今夕止可談風月

梁吏部尚書徐勉與門人夜集客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

談風月不可及公事人服其無私

宗廟不血食

梁主奉佛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真道宜皆以麋為之於是

朝野喧譁以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又詔文錦不得爲人
獸形爲其裁剪有乖仁恕也

魏崔亮立停年格

亮爲吏部奏爲資格不問士之賢愚端以停解日月爲斷薛
琠言黎元之命係于長吏若惟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屬
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何謂銓衡魏之選舉失人自
亮始

梁主捨身同泰寺

釋御服持法衣素床瓦器親爲寺衆講涅槃經群臣以錢億
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三

梁

梁主跣足履災

時樊賊入南斗梁主以語云樊賊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
足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慟曰虜亦應天象耶時魏
以高歡兵反魏主西奔長安

朱出墨入

魏丞相宇文泰與蘇綽論政事綽應對如流泰奇之即拜左
丞泰典機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後人多遵用之

抽刀斬綽

高歡嘗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絲綽抽刀斬之曰亂者
必斬

山中宰相

虞士南弘景仕齊爲奉朝請萊官隱居茅山梁主屢徵之不
出每有大議必先諮之時謂山中宰相

玄圃自請老莊

梁太子綱嘗于玄圃自請老莊尚書令何敬容謂人曰昔西
晉祖尚玄虛故中原淪于胡羯今復爾江南亦將爲戎乎
執筆觸寒

梁主勤于政事冬月四更即起視事執筆觸寒手爲皸裂

梁主專精佛戒

疎簡刑法雖謀反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三

梁

殺人於都市有公行剽掠亡命者匿于主家有司不敢搜捕
梁主深知其弊而溺于慈愛不能禁也

太平寺主

東魏侯景嘗言於高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更須濟江轉
蕭衍老公以爲太平寺主至是以河南降魏又叛附於梁梁
主自言我國家如金甌無缺今受景降非宜朱异力勸乃納
之封爲河南王周弘正聞之曰亂階在此矣

蕭公天威難犯

侯景反攻臺城陷之梁主嘆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
恨俄而景入見于太極東堂梁主神色不變景不敢仰視退

謂王僧貴曰吾見蕭公不覺自愧天威難犯故可以再見之
于是拘逼於臺城梁主所求多不遂至飲食亦絕因憂憤成
疾口苦索密不得再曰荷荷而卒太子綱即位

太宗簡文帝名綱武帝第三子在位二年為侯景所弑時四十九

一門鬼錄

侯景使侯子鑒冠吳興或勸太守張嶠降嶠曰吾以身許國
有死無二戰敗執送建康景欲存其一子嶠曰吾一門已在
鬼錄不就爾爾求恩景怒盡殺之

梁始興太守陳霸先起兵討侯景

魏立蕭譽為梁王是為後梁尋稱帝稱臣于魏傳歸琮二主後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三

梁武帝

聖

為隋所滅

侯景自稱漢王廢梁主綱殺太子大器而立豫章王棟又尋弑

綱廢梁主棟自稱漢帝

世祖孝元帝

名釋武帝第七子初封湘東王簡文被弑後
繼討侯景乃即位于江陵在位三年會西魏
入寇帝出降尋被弑

太平玉燭

湘東王繹與王僧辨陳霸先等討侯景斬之僧辨等請即帝

位繹答曰淮海長鯨雖云授首長鯨指侯景襄陽短狐未全革面

短狐指岳岳指王僧辨太平玉燭爾乃讓之太清六年平則帝未幾即位

於江陵

齊魏收據史

東魏高洋廢其主為中山王自稱皇帝國號齊使中書令魏
收撰魏書頗用愛憎為褒貶每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
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既成時人不服謂之魏
史

梁主戎服講老子

魏伐梁梁主尚戎服講老子魏攻城急梁主出降乃焚古今
圖書十四萬卷以寶劍擊柱折之嘆曰文武之道今日盡矣
或問梁主何意焚書梁主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魏
人殺梁主從蕭譽于江陵晉稱帝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三

梁武帝

聖

敬帝

名方智元帝第九子在位二年
年禪位于陳尋遇弑時十六

北朝元魏亡

魏自節閔帝時丞相高歡反兵至洛陽立清河世子善見為

帝遷都鄴是為靜帝號東魏至高洋為丞相自封齊王稱皇

帝廢東魏主東魏建國十七年而齊代之高洋為齊顯祖。

節閔帝後立平陽王修是為武帝丞相宇文泰殺之立南

陽王寶炬是為文帝號西魏至恭帝禪位于周公宇文覺西

魏建國二十四年而亡

右魏一十三主共乙百四十九年而分為東西魏云

齊納貞陽侯淵明王僧辨立以為帝陳霸先殺僧辨仍廢貞陽

侯而立方智霸先自為丞相封陳公加九錫晉爵為王

廢梁主為江陰王梁亡

右梁四主台五十六年

陳紀附北朝周齊

高祖武帝姓陳名霸先吳興人漢太丘長陳寔之後初仕梁討侯景有功後封王陳代梁在位三年壽五

九十

陳主捨身大莊嚴寺

王碎瓦全

齊主滅魏元氏之族希盡定襄令元景安欲請改姓高氏其從兄景皓曰安有素本宗而從人姓者乎丈夫寧可王碎瓦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三

陳高祖

聖

能瓦全景安以自齊主齊主誅景皓賜景安姓高氏

世祖文帝名肅武帝兄始興王之子武帝無嗣入承大統在位七年壽四十五

投錢階石

陳主性明察儉約每夜刺閉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勅傳

更錢于殿中者必投錢于階石上令鏗然有聲曰吾雖眠亦

令驚覺

臨海王名伯宗文帝子在位二年為安成王項所廢壽十九史曰廢帝

兩姑之間難為婦

周隋公楊忠子堅為小宮伯宇文護欲引為腹心忠曰兩姑

之間難為婦汝勿往堅辭之至是忠卒堅襲封

高宗宣帝名項始興王第二子廢臨海王自立在位十四年壽五十二

但恐富貴來逼臣

周楊素少多才藝有大志周主命草詔下筆立成詞義兼美

周主曰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

富貴也

周廢佛道教毀淫祠

猶可作一龜茲國

陳伐齊齊主以為憂穆提婆曰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何用愁為齊主即大喜

無愁天子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三

陳高祖

國

齊主言語雖訥不喜見朝士寵任女侍中陸令萱及侍中穆提婆等擅作威福斷獄賣官一戲之費動輸巨萬好自彈琵琶作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又於華林園立貧兒村白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為樂

陳焚文錦于雲龍門

楊堅眼如曙星

周大將軍楊堅姿相奇偉來和謂之曰公服如曙星無所不

照當王天下

周代齊滅之

北齊自高洋為顯祖起至後主凡五主合二十七年而亡

周禪位于隋

周宇文覺受魏禪起至天元禪位于隋楊堅凡五主合二十六年而亡

長城公名叔寶宣帝長子史曰後主在位七年為隋所滅壽五十二

月露風雲

隋主堅不喜文辭詔天下文翰並宜實錄侍御史李謩亦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辭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

玉樹後庭花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三

隋書

聖

陳主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牕牖等皆以沉香為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奇花異卉每飲酒使女學士袁大捨等與狎客江總等共賦詩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約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為常

隋置義倉從度支尚書長孫平所奏

令民每秋家出粟麥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賣佛寺為奴

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久塞忽開陳主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為奴以厭之

隋使投柅於江

隋將伐陳大作戰船或請密之隋主曰吾頗行天誅何密之有因使投柅于江令陳知之

王氣在此

隋遣韓擒虎賀若弼楊素等將兵伐陳陳主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彼欲何為者耶孔範亦曰長江天堽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耶遂不為備惟奏伎縱酒賦詩不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三

隋書

吳

輟隋軍至遂為所獲

宕陳五主合三十二年

隋紀自東晉以來天下分裂至是始混為一

高祖文皇帝姓楊名堅小字那羅延華陰人漢太尉震之裔仕周封隋公文為周宣帝后至靜帝立以太后父秉政遂移周祚即位平陳混一天下在位二十四年為太子廣所弑。堅生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將以舍于別館躬自撫養其母嘗抱帝忽見頭上角出編身鱗起母大驚墮之地尼忽心動見之曰驚我兒致令曉得天下為人龍頭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其手曰王

楊廣必報高公

晉王廣入建康欲留陳後主寵妃張麗華而頗斬之廣恨曰

我必有以報高公矣

置鄉正里長

從蘇威議以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後世置里長從此始

詔除毀兵仗秦隋一轍

詔定雅樂

平陳後獲宋齊樂器工人奏之嘆曰此華夏正聲也合加修

輯以備雅樂

辛公義不還闕

公義為并州刺史凡訟事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不

還闕曰刺史無德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隋書

咸嘆服後有訟者父老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

兩讓而止

獄草庭羅

平鄉令劉曠有異政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去獄中草滿

庭可張羅高祖薦為莒州刺史

楊素為吾結怨

素督造仁壽宮成上幸之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殫民力

為離宮為吾結怨于天下

盜一錢而死

帝以盜賊煩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

發即死有數人劫執事者曰盜一錢而死不為我上則吾更

來而屬無應類矣帝聞之為停此法

廢太子勇立晉王廣為太子是日天下地震

楊素贊成之也初帝詔一天下咸以為將太平獨房彥謙私

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

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云將吏部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嘆

曰異日必為偉器僕不見其大成耳見杜如晦謂曰君有應

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王伽被囚

齊州刺史王伽送流囚李彥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榮陽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隋書

哀其辛苦脫其枷鎖與約某日當至京師至期悉至上聞而

驚其悉召入賜宴赦之以伽為雅令

絕國去媒

龍門王通詰問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遂歸教授于河汾

之間累徵不起弟子問息諂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又曰聞

諂而怒者讒之國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國去媒讒佞

遠矣卒諡曰文中子

獨孤謀我

初晉王廣厚事楊素及獨孤母后高謀奪嫡竟為太子至是

帝寢疾太子豫擬帝不諱後事為書問素素奉事宮中以報宮

人誤送帝所帝覽之大悲帝所能陳夫人

名宣

旦山更衣為

太子所逼帝察知之怒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召

故太子夏素白廣遂弑帝而自立併殺故太子弟

五子與兄弟
初高祖嘗謂群臣曰前世人主溺于嬖倖以致嫡庶分爭朕
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有此憂耶及其晚節
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初煬皇帝

名廣小字阿摩高祖第三子初封晉王後弑父執
兄而自立在位十一年遷狩揚州為宇文化及所
弑壽三十九

營顯仁宮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三

堯

發天下奇材異石珍禽怪獸輸之洛陽以充苑囿自長安至

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

築西苑剪綵為花

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蓬萊方丈諸山臺觀宮

殿羅絡山上海北有龍鱗渠繫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

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

冬凋落則剪綵為花葉綴之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為菱荷

菱芡乘輿臨幸十六院競以敬羞精麗求市思寵上好於月

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帝如江都

帝御龍舟挽解士八萬餘人皆以錦綵為袍舳舻相接旌旗

蔽野所過州縣皆令獻食極水陸珍奇後宮厭厭臨行多棄

埋之
鶴拔髦毛投地

新作輿服儀衛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無遺類鳥程有高
樹踰百尺上有鶴巢民取之不得將伐其根鶴恐殺其子白
拔髦毛投于地時人或以為瑞

始建進士科

後世進士
科始此

幸帳賦詩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三

平

初高祖以突厥突利啓民為可汗妻以義成公主處之朔州

至是帝北巡啓民及公主來朝帝作大帳以宴啓民及其部

落作散樂諸胡駭悅帝幸啓民帳啓民捧觴上壽帝大悅賦

詩曰呼韓稽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賜

各有差

裴矩撰西域圖記

裴矩

名矩

更部侍郎

矩知帝好遠畧諸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畧諸

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

四國入朝奏之盛言胡中多珍寶帝乃使矩引致諸胡唱之

以利自是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于送迎糜費萬計卒

以利自是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于送迎糜費萬計卒

以利自是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于送迎糜費萬計卒

以利自是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于送迎糜費萬計卒

令中國疲敝以至于亡矩倡之也

營汾陽宮在山西汾州建宮于此避暑

西域諸國來朝獻地置西海等郡

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

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十五里隋氏之

盛極於此矣

繒帛纏樹

帝以諸蕃酋長畢集陳百戲于端門以示之諸蕃請入豐都

市交易先命豐饒店肆珍貨充積胡客過酒店悉邀入醉

飽而散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三

聖

驚嘆其照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

蓋形何不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爲市人慚不能答

作昆陵宮穿江南河

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欲東巡會稽也

征高麗

上聽裴矩之言詔征高麗勅官吏督役于海口造船晝夜立

水中死者十三四又發江淮民夫連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舫

艦千餘里往還常數十萬人死者相枕車駕渡遼東高麗諸

城各堅守不下大敗而還初出凡三十萬五千及還止二千

七百人資儲器械失亡殆盡由是盜賊蜂起

白利知世郎

郡平民王簡據家據長白山自稱知世郎言世事可知矣又

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動避征役者多歸之寶建德亦

起兵遼南

乘黃牛讀漢書

蕭山令李密少有才畧輕財好士帝忌之將遂屏人事專務

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至是楊素子玄感起兵黎陽問計於

密密爲畫策引兵向洛陽開東都帝遣屈突通等擊之玄感

賊死密亡走

空梁落燕泥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三

垂

帝自負才學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

燕泥否又殺文士王胄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

能作此語耶

寶建德稱長樂王後改國號夏唐李世民擊斬之

馬邑校尉劉武周起兵突厥立之爲定楊可汗

朔方郎將梁師都稱帝引突厥寇邊

金城校尉薛舉起兵隴西自稱西秦霸王仁果降唐

罄竹夾波

李密之亡也會韋城翟讓爲東郡法曹坐事當斬亡命爲盜

同郡單雄信徐世勣皆從之李密亦自雍丘歸讓共起兵襲

洛口倉破之讓推密為魏公密移檄郡縣數煬帝十罪且曰
韓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

鄧陽林士弘稱楚帝據江南

唐公李淵起兵太原

初淵娶賀毅女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柴紹世
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亂陰有安天下之志晉陽令
劉文靜見而異之謂晉陽宮監裴寂曰此非常人當達類漢
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因說世民曰今主上南巡
郡盜萬數若驅駕而用之收集豪傑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
過半年帝業可成世民曰君言正合吾意乃陰部署賓客淵

廿二史紀事提舉

卷三

隋煬帝

蓋

不之知也一日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大人若守小
倖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
為福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明日世民復說之淵乃嘆曰
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身由汝化家為國亦
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至是謂淵曰二郎陰
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併誅耳衆情
已協公意如何淵曰事已如此正須從之耳乃使世民與文
靜等各舉兵

世民誅倭人

世民拔西河執高德儒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初有孔雀集
朝堂高德儒

奏以為鸞拜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為誅倭人耶遂
斬之其餘不戮一人遠近大悅世民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
喜曰以此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

娘子軍

李淵兵西趨長安淵女適柴紹者亦將精兵萬餘令世民於渭
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

約法十二條

李淵克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

李淵遣使如突厥

劉文靜勸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遣書可汗

廿二史紀事提舉

卷三

隋煬帝

蓋

云欲借義兵迎主上時帝在江都可汗曰隋主為人我所知也若

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矣若唐公自為天子我當以兵馬
助之使者返淵不可曰更思其次裴寂等乃請過尊天子為

太上皇立代王為帝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

厥淵曰此所謂掩耳盜鈴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矣

恭帝名侑文帝孫初封代王唐公李淵立以為帝
在位二年禪位於唐府為穆國公年十五

武威司馬李軌起兵河西自稱涼王

蕭銑起兵巴陵自稱梁王

一見如舊識

世民在關中收其豪傑以備僚屬隰城尉房玄齡謁于軍門

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為謀主又馬邑郡丞李肅素與淵有隙淵收肅將斬之肅大呼曰公與義兵欲平暴亂而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為之固請乃舍之世民因召置募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畧其舅韓擒虎每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畧者獨此子耳

字文化及弑其君廣于江都立秦王浩

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然見天下危亂亦不自安退則汲汲顧影惟恐不足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且共樂飲耳因飲沉醉又引鏡自照曰好頭顱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時從駕驍果多關中人思

廿二史紀事本末

隋書

卷

歸郎將司馬德勣等以告字文化及乃召驍果等諭以所為于東城集兵從立武門入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引帝殺之化及殺廣世基等自稱大丞相立秦王浩為帝居別宮

趙王侗稱皇帝于洛陽

以王世充為僕射世充自稱鄭王加九錫尋稱帝廢隋主為潞國公未幾弑之

沈法興稱梁王于毘陵李子通稱吳帝于江都

法興吳興太守也初據江東至是稱梁王後子通襲擊殺之唐杜伏威執子通送長安伏誅

字文化及弑隋主浩自稱許帝

後為夏主竇建德弑之

唐王李淵即皇帝位

都長安廢隋恭帝為郡國公立建成為太子世民為秦王元

吉為齊王

右隋三帝合三十八年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

隋書

美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之四

無錫吳 綬韓章纂

孫培源蒙泉校刊

孫增陸 錦濤庵

曾孫承烈兼山 全訂

唐紀高祖襲父唐公稱

高祖神堯皇帝

姓李名淵襲封唐公隴西成紀人隋末起兵受恭帝禪在位九年壽七十一。帝日角龍庭姓協圖讖係天下至久矣承亡隋之弊舉晉陽精兵席捲長驅奄有關中六年之中海內咸服蓋以太宗為之子也

唐定律令置學校

命裴寂劉文靜等修定律令置國子太學四門生合三百餘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四唐高祖

員郡縣學各置生員

真英主

李密與王世充戰敗遂以其眾降唐唐以為邢國公密自恃智畧功名見上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

曰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

徐世勣降唐賜姓李氏

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入乘傳至黎陽勸世勣降世勣遂決計西向又不敢利主之敗以為功乃籍郡縣戶口啟密自獻之唐主嘆曰世勣不肯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

李綱忠款孫伏伽誠直

帝考第群臣以李綱孫伏伽為第一。謂裴寂等曰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惟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丈夫意氣相期

秦王世民伐劉武周平之獲其將尋相與尉遲敬德後尋相等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因之軍中世民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擊王世充以五百騎行戰地世充帥騎萬餘猝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趨世民敬德躍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四唐高祖

二

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自是寵遇日隆王世充求救于竇建德建德將兵與世民遇被擒世民囚建德至洛陽城下而世充出降

毀隋宮殿

世民破洛陽入宮城觀隋宮殿嘆曰逞侈心窮人欲欲無亡得乎命毀之

唐立老子廟

有吉善行者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曰為吾語唐天子吾為老君乃而祖也詔於其地立廟

行開元通寶錢

隋末錢法大壞至裁皮糊紙爲之至是初行開元通寶錢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爲折衷

天策上將

上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以上

十八學士登瀛洲

上爲天策府置官屬世民又開館于宮西以延文學之士以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蘇勗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遠許敬宗十八人爲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日值宿討

廿一史紀事提要卷四

唐高祖

論文籍乃使開立本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人謂之登瀛洲焉

世民留用房杜

時府僚多補外官世民患之房玄齡曰餘人不足惜如杜如晦王佐才也世民即奏留之與玄齡共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克城諸將爭取寶貨玄齡獨收采人物致之幕府每令人奏事唐主嘆曰玄齡爲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

李靖投艦江中

唐遣李靖擊蕭銑乘勝直抵江陵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靖

使盡投之江中諸將問故靖曰此地南出嶺表東拒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之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吾取之必矣銑援兵十餘萬見江中舟楫不進銑內外阻絕乃開門出降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有田則有租租出穀有身有庸庸出絹有

男子年十六爲中二十成丁六十爲老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爲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人爲口分口分者公田也年至六十則以田八十畝還官謂之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乃二十畝內之租也即古粟米之征調隨

廿一史紀事提要卷四

唐高祖

其土地所宜或綬絹或綿布即古布縷之征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工賃之資謂之傭日三尺每日收或綬絹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傭三旬租調俱免即古力役之征水旱里霜爲灾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

何無香火之情

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世民獨馳騎告突利曰爾前與我豈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頡利聞之疑突利與世民有謀遂受盟而還

官民禮隔

張鎮周爲舒州都督以舒州本其鄉里到任召親戚與之酣飲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宴明日則舒州都督治百姓官民禮隔不復得爲交遊自是故人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蕭瑀不生於空桑

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避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是人上從奕言詔有司沙汰僧道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四唐高祖

五

心如山岳

秦王世民功名日盛帝欲立之爲太子建成懼日與元吉謀共傾世民至是密以金銀器一車賂尉遲敬德敬德辭不受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也不圖今日乃見此事

建成元吉與後宮日夜譖訴世民於上密請殺之秦府僚佐皆惶懼不知所出房玄齡謂長孫無忌曰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世民召杜如晦謀之亦如玄齡言明日世民帥無忌等入伏兵于玄武門元吉建成入世民射建成殺之元吉爲敬德所殺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

等曰建成元吉疾秦王功高共爲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以心也遂立世民爲皇太子未幾傳位太子帝自稱太上皇

太宗文武皇帝

名世民高祖次子在位二十三年壽五十三帝幼時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言畢忽不見因取其語名世民爲人聰明英武有大志能屈節下士年十八舉義兵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由漢以來未之有也惜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慙德多矣

以魏徵王珪爲諫議大夫

初洗馬魏徵常勸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曰汝何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四唐高祖

六

日之禍上改容禮之亦召王珪于雋州皆以爲諫議大夫

立妃長孫氏爲皇后

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堂與議賞罰辭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與聞政事

放宮女三千餘人

詔以宮女衆多幽閤可愍宜簡出之各歸親戚任其適人

六騎徑詣渭水

突利頡利入寇至渭水便橋之北上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突厥下馬羅拜蕭瑀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等之已熟突厥敢傾國而來者謂朕新即位不能扞禦故

也若示之以弱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耀軍容示之必戰虜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舉是日頡利果請和遂斬白馬與盟於便橋之上瑪再拜曰非所及也

鳥翼魚水

上嘗謂侍臣曰梁武談苦空元帝講老子深足為戒朕所學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粘書屋壁

上謂裴寂曰比有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以便出入省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四唐高祖

七

覽公輩亦當副朕此意

割肉充腹

上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不敢縱欲

賜徵金甌

士以上

上遣使點兵併點中男魏徵固執以為不可不肯署勅上怒徵曰兵在御之得其道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且陛下每云以誠信御下今失信者數矣上悅罷點中男賜徵金甌

不以天下奉一人

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畧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

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上嘉之除大理丞

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

胡致堂曰此貞觀致治之本

弓矢喻治道

上謂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近以示弓工曰皆非良材木心不直則發矢皆邪朕始悟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天下議之猶未盡况天下之務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內省以備訪問

一言勝十萬師

上欲討嶺南酋長馮盎魏徵諫宜遣使諭之盎遣子隨使入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四唐太宗

八

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萬師賜絹五百匹

劉四馬人人不恨

隋秘書監劉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上詔徵之辭以母老不至

吞蝗

畿內有蝗上入苑中見之振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帝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毀巢縱鵲

有白鵲構巢於寢殿之上左右稱賀上曰瑞在得賢此何足

賀命毀其巢縱鵠于野外

鵠死懷中

魏徵犯顏敢諫上雖怒甚亦爲之霽威嘗得佳鵠白臂之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鵠死懷中

五花判事

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至是上謂侍臣曰中書機要之司詔勅有不便者皆應論執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

疏名屏風

上曰爲朕養民惟在都督刺史朕疏其名於屏風得其官廿一史紀事提要卷四唐太宗九

善惡之跡皆注于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因詔舉堪爲縣令者

房杜謀斷相資

房玄齡善謀明達吏事杜如晦善斷能引拔士類二人同心狗國臺閣規模皆其所定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

良臣忠臣

帝親魏徵徵乃展盡底蘊不存形迹上令溫彥博讓徵曰自今宜存形迹他日徵見上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相與以誠何存形迹又曰臣事陛下願使爲良臣勿爲忠臣上悅賜絹五百匹

作王會圖

時突利可汗入朝凡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中書侍郎顏師古請作王會圖從之

議處突厥之宜

李靖統諸軍討突厥顏利可汗擒之却落降者十餘萬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千塞下以實空虛之地魏徵言五胡之事可鑒留之必爲後患宜縱之使還故土帝以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卒用彥博議處之幽雲諸州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後卒召安史之亂

除鞭背刑

廿一史紀事提要卷四唐太宗十

上讀明堂錄及書云人之五臟咸繫于背詔自今毋得笞囚背

二喜一體

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體比年豐稔斗米三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體也

主明臣直

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延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上驚問故后曰妾聞主明則臣直今魏徵之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悅

魏徵獻媚

宴羣臣於丹霄殿上曰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徵曰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知事不可故諫而又應之是面從也豈獲契事舜意耶上笑曰人言魏徵舉止踈慢我視之更覺獻媚

敬德拳毆道宗

上時後宅在西宮時武功郡王上幸慶善宮與貴臣大宴會尉遲敬德與立在其上者爭長

任成王道宗論解之敬德拳毆道宗目幾眦上不懌而罷謬

敬德曰乃今知韓彭趙臨非漢高祖之罪也敬德由是懼而

自戕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四唐太宗

士

造渾天儀太史李淳風所造

縶囚來歸

上親錄繫囚凡應死者三百九十人閱之縱使歸家期以來

秋就死至期皆自詣上皆赦之

疾風勁草

上稱蕭瑀武德間兄弟相傾時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易真

社稷臣也又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

軍門不可夜開

時將軍段志玄宇文士及分統士衆帝夜使官至二人所士及納之志玄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有手敕在志

玄曰夜中不辨真偽竟留使者至明帝聞而嘆曰真將軍也抵璧投珠

御史權萬紀請采宣饒一州銀上曰天子所乏者非財也恨無嘉言可利民耳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然萬紀還家

定府兵

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將以出師還則兵散於府將歸於衛國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深得萬兵於農之意

王珪成國家之美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四唐太宗

主

以南平公主嫁王珪子敬直先是公主下嫁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坐令公主執笄音煩器名以盛簪栗行盟饋之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

魏徵十思疏

見可欲思知足將興繕思知止處高危思謙降臨盈滿思抑損遇逸樂思撙節在燕安思後患防壅蔽思延納疾讓邪思正已行賞思因喜而僭施罰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可以無爲而治

諫比弦盡

上褒美徵曰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性急者佩韋以自緩性緩者佩弦以自急

以武氏爲才人故荆州都督武士贇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以爲才人

虞世南五絕

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稱其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

魏徵十漸疏

疏曰陛下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一求珍異二役人力三縱逸欲四狎小人五作無益六疑任賢七驕田獵八抑忠款九事遠器十快撫恤又曰上天示戒乃陛下憂勤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四唐太宗

三

之曰明主可爲而不爲此臣所以長嘆也上深獎嘆以疏列爲屏幃并錄付史館使萬世知君臣之義

傅奕爲高識傳

奕精術數之書而終不信有西域僧能呪人立死復呪即生上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邪不能勝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僧呪奕奕不覺須臾僧僵仆而死奕生平不信佛集晉魏以來駁佛教者爲高識傳十卷以行於世

撰定五經疏義

上徵天下名儒爲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諸生能明一經以上皆得補官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諸酋長亦遣子

入學又命孔穎達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按唐取士以禮記春秋左傳爲大經詩儀禮周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穀梁傳爲小經

呂才刊定陰陽雜書

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詭僞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刊定才皆爲之序實以經史其序宅經言不可以宮商角徵羽五音分五姓其序祿命曰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序葬曰古者葬不擇地併不擇年月日時今於葬隔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堯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識者以爲確論焉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四唐太宗

四

常保三鑑

魏徵卒上曰人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以防已過今魏徵沒朕亡一鑑矣

圖功臣於凌烟閣

上命圖功臣二十四人於凌烟閣長孫無忌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魏徵蕭瑀元王李孝恭長孫順德李靖秦叔寶李世勣程知節劉弘基屈突通張公謹虞世南高士廉張亮唐

儉劉正會集紹殷開山段志玄侯君集

剪髮和葉

李世勣為相嘗得暴疾方云翳灰可療上自剪髮為之和葉世勣泣謝上曰為社稷非為卿也

路碑立碑

初魏徵薦杜正倫侯君集有宰相才及正倫以罪黜君集以太子謀反事誅上疑徵阿黨乃罷叔王尚主叔王徵之子上公而路所撰碑徵卒時上自撰碑文勒石迫後伐高麗不能成功深悔之又嘆曰魏徵若在使朕有是行也乃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四唐太宗

作帝範賜太子

太子承乾以謀反廢乃立晉王治為皇太子作帝範十二篇以賜之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因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

讖記女主武王

時太白孛彗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以將軍李君羨小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出為華州刺史尋誅之孰知已在宮中後則天武后臨朝稱制改唐為周其讖不爽云

高宗皇帝名治太宗第九子在位二十四年壽五十六

帝崩愛稚庶不戒廢藉之漸卒使太后竊長唐

永徽有貞觀遺風

帝初即位日引刺史十人入闕問民疾苦及其政治時長孫無忌褚遂良同心輔政故永徽之政有貞觀之遺風焉

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

初蕭淑妃有寵王皇后疾之上之為太子也見太宗才人武氏悅之太宗崩武氏為尼上詣寺行香見之泣后聞之陰令長髮納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未幾拜為昭儀

萬年宮大水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四唐高宗

主

帝在萬年宮夜大雨山水衝玄武門衛士皆走郎將薛仁貴登門枕大呼以警宮內主遣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

按太宗初立武氏為才人穀洛水溢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十餘人至是立為昭儀復大水女寵之戒昭昭矣

瓦為必不漏

上出岐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為則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上悅為之罷佩

立武氏為后

上寵武氏欲廢王皇后而立之長孫無忌褚遂良諫曰皇后

名家子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不可廢也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固執以爲不可上以問李勣勣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亦宣言于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乎因詔貶遂良等廢王皇后而立武氏爲后

骨醉

王皇后蕭淑妃並囚于別院上亦念之間行至其所呼之王后泣曰至尊若念舊昔使得再見日月幸甚上曰朕卽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姬骨醉數日死又斬之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四 唐高宗

笑中有刀

秦知政事李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言必微笑而狡險忌刻時人謂笑中有刀又以柔而害物謂之李貓

三箭定天山

鐵勒九姓合衆十餘萬犯天山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二人餘皆請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大山壯士長歌入漠關後突厥寇并州薛仁貴將兵擊之虜聞唐大將爲誰曰薛仁貴虜曰聞仁貴死久矣何給我耶仁貴免胄示以面虜相顧失色下馬羅拜引去

中外二聖

上苦風眩目不能視百司奏事皆令皇后決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張公藝上百忍圖

齊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凡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過壽張幸其宅問以能同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之繒帛

身言書判

唐之取人以身言書判一體貌豐偉二言辭辨正三楷法道美四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

北門學士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四 唐高宗

太

止欲使天后攝政諸臣諫阻后乃引文士元萬頃劉祜之等使撰列女傳等書密令參史表奏以分相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

裴行儉知人

行儉有知人之鑒時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行儉曰士之致遠者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才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稍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墮水炯終盈川令照隣惡疾赴水死賓王以反誅

鳳鳴朝陽

上既封太山又廣營宮室御史李善感諫之自請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至是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

中宗皇帝名顯宗太子即位後為母武后廢為廬陵王遷居房州十四年報張柬之等迎還復位五年薨五十五帝久羅由辱傷舊險阻一旦得志荒謬不檢發任韋后親遺母后之難而躬自親之所謂下愚不移者矣

附則天順聖皇后自名曩儻位二十一年壽八十一敗詔曰制改國號曰周稱皇帝大殺唐宗室除唐宗廟立武氏七廟兩帝于房州以豫王旦為皇嗣改姓武氏乘唐中衰機勢神變任用酷吏屠害宗室支奪流籍神其禍慘矣

武后廢立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四唐中宗武后

中宗欲以韋后父玄貞為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

下與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耶炎懼白太后后遂廢中宗為廬陵王而立豫王旦為皇帝居之于別殿政事悉決于武后

李敬業起兵揚州

英公李敬業起義兵移檄州縣武后見檄問誰所為或對曰

駱賓王后曰宰相之過也有才如此而使之淪落不偶乎

白馬寺主

太后與僧懷義私通以為白馬寺主出入乘御馬朝貴皆旬

伏禮謁焉

盛開告密之門

太后恐人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稱旨者則不次除官于是告密者蜂起周興來俊臣之徒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中外畏之甚於狼虎狄仁傑奏毀淫祠

初仁傑為寧州刺史歌德美者盈路徵為冬官侍郎奏勅巡撫河南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策貢士於洛城殿貢士殷試自此始

獬豸何嘗識字

醴泉人侯思止素行無賴以告密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四唐中宗武后

字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竟從之

徐杜平恕

時刑官設為深酷惟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

過來侯來俊臣思止必死遇徐杜必生又李日知亦尚平恕胡元

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

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

列上日知果直

四時仕宦

御史傅遊藝請改國號為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可之一年

中歷衣青綠朱紫時謂之四時仕宦

請兄入薨

刑官周典酷烈人告其謀反太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方與興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以炭炙薨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窴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薨興即叩頭伏罪流嶺南爲仇家所殺來俊臣索元禮等競爲暴刻後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

麴心昧目
太后於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時人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擢樞侍御史盪脫校書郎麴心存撫使昧目聖神皇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四 唐中宗 武后 三
唾面自乾

平章裴師德寬厚清慎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州牧人所嫉也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我面亦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正所以深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汝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怒矣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

安金藏剖心

有告皇嗣異謀者太后鞠其左右太常工人安金藏引刀自剖其腹以明皇嗣不反唐宗由是得免

九月梨花

九月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咸以爲瑞杜景儉獨以陰陽不時自引咎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姑姪母子孰親

武三思求爲太子太后意未決時狄仁傑同平章事從容言于太后曰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于廟者也太后稍悟他日謂仁傑曰朕夢鸚鵡折兩翼何也仁傑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由是召還廬陵王

蘇摸稜

蘇味道爲相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摸稜持兩端可矣時謂蘇摸稜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四 唐中宗 武后 三

半佛半天尊

吉頊與武氏不協貶爲安固尉臨行涕泣言曰臣永辭闕庭願陳一言太后問之頊曰合水土爲泥有爭乎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爲佛半爲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頊頓首曰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爲王則他日必爭兩不得安矣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無可如何

桃李悉在公門

狄仁傑進位司空封梁公太后信重之稱爲國老而不名著問仁傑曰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對曰有張柬之

者其人雖老宰相材也卒用為相又薦桓彥範敬暉姚崇等數十人奉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至是卒公始終為唐引東之等卒復唐室真可謂社稷之臣矣唐呂溫頌曰反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夫之以飛天意人事還歸李家

武邑人蘇安恒上疏請禪位東宮太后慰遣之至是復上疏曰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太后亦不之罪

楊再思高麗舞

再思為相專以諛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戲之口楊內史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四唐中宗

三

面似高麗再思欣然便為高麗舞

蓮花似六郎

時張昌宗張易之兄弟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皆得幸於太后武承嗣武三思等皆候其門庭謂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或譽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耳

張柬之等討武氏

太后疾甚張柬之相彥範敬暉袁恕已崔玄暉等舉兵討武氏斬易之昌宗太后徙居上陽宮中宗復位復國號曰唐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去草

不除根終當復生二人不聽至是武三思復為司空武氏復盛羽翼更多柬之等五人竟以讒見殺

雙陸點籌

初帝與后同幽閉備嘗艱苦情愛甚篤嘗與后私誓曰他日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復相制至是遂干預朝政如武氏在高宗之世武三思與之通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而自居傍為之點籌

太后武氏崩年八十一曾生兒廷臣奏賀見文苑英華

太子誅武三思

太子重俊與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發兵誅武三思武崇訓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四唐中宗

四

上呼曰宿衛之士何為反于是斬多祚太子亦被殺

天下歌桑條韋

官中言皇后笄裙上有五色雲起上命圖以示天下併赦娼禁志忠奏昔高祖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文皇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陣樂則天未受命天下歌武媚娘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謹上桑條韋歌十二篇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上悅賜之厚賞

斜封墨敕除官

時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等皆依勢用事諸謁受賕雖用沾祿獲用錢二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以付中書

和事天子

故事大臣被彈俯僂趨出立於朝堂待罪時宗楚客潛通夷狄受其賄賂致生邊患御史崔琬對仗彈之楚客反忿怒作色上竟不問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時謂之和事天子

三無坐處

時崔暹通于上官昭容名貌遂為相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

祝公五經掃地

國子祭酒祝欽明素以儒學著名會上宴近臣欽明自請作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四 唐中宗

重

八風舞掃頭轉目傳諸醜態上笑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人

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幸后弑帝

或告皇后淫亂于政上意快快后懼遂于餅館中進毒飲之

臨淄王隆基起兵斬韋后并其黨皆伏誅奉父唐宗即位

唐宗皇帝

名旦中宗弟初封豫王武后廢中宗而立之及改唐為周又立為皇嗣封相王至中宗崩乃即位僅三年因其子隆基有功遂傳位自稱太上皇

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時宋璟與姚元之同為尚書協心革中宗弊政賞罰盡公紀綱修舉當時翕然謂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終南仕宦捷徑

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術數對曰國將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私則天下理矣上嘆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耳盧嘗隱終南則天時徵為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玄宗皇帝

名隆基唐宗次子以平韋氏功立為太子因嗣位享國四十四年壽七十八帝開元初勵精政事幾致太平可謂盛矣天寶後奸臣執權寵妃擅寵茂倫亂政至于棄身失國而不悔靡不有初弊克有終玄宗之謂也

宦官始盛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四 唐玄宗

美

初太宗定制內侍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至是帝以高

力士有討逆功特賞之為右監門將軍宦官之盛自此始

姚崇十事要說

崇初名元之因避開元尊號改名崇

上欲相姚崇崇先設十事要說以聖帝意一政先仁恕二不

倖邊功三法行自近四宦官不與政五罷絕貢獻六戚屬不

任臺省七禮接臣下八優容直諫九絕佛道營造十鑒祿葬

亂政帝皆納之

梨園子弟

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宮女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

明之皇帝梨園子弟

長枕大被

上素友愛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謂之五王帳會

薛王業有疾上親為煮藥風迴發左右驚救上曰但使王飲藥而疾愈豈何足惜

焚珠王錦繡于殿前

上以風俗奢靡罷兩京織錦坊焚珠王錦繡于殿前

花萼勤政樓

作興慶宮賜宋王成器等^帝宅環于宮側又于宮西南置兩

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四唐玄宗

三

伴食宰相

黃門監盧懷慎清儉儉素而遇事不能裁決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謂伴食宰相

此行何異登仙

時士大夫重京官輕外任揚州採訪使班景倩人為大理少卿過大梁刺史倪若水餞之望其行廬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姚崇捕蝗

山東大蝗姚崇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劉

聰時嘗捕之為害愈甚崇諫若水曰劉聰為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若水乃不敢違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姚崇協心輔政

姚崇宋璟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決斷如流璟善守法持正風度凝遠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政使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推房杜後稱姚宋云

御史對仗讀彈文

貞觀之制御史彈百官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權小臣不得譏惡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四唐玄宗

三

檢括戶口^{後以所得客戶檢括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作勸農使實當相恤賴以時以宇文融為勸農使檢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融又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兼御史分行天下使者競為刻急州縣希旨虐張其數以正田為羨編戶為客百姓苦之}

王毛仲牧馬

毛仲為開府使初馬有二十四萬匹增至四十三萬匹色別為羣望之如雲錦上嘉其功擢為附府儀同三司大有年東都斗米十五錢青齊五錢

親瘦天下肥

韓休為相守正不阿上或小有過失輒問韓休知否言終諫

疏已至上嘗臨鏡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前何不逐之上曰親瘦天下必肥吾用韓休爲社稷非爲身也

九齡知祿山有反相

張守珪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收績守珪將斬之祿山臨刑大呼曰大夫欲滅奚契丹奈何殺祿山乃執送京師上惜其驍勇欲活之平章張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祿山本營州雜胡母再逆安氏冒其姓部落破散逃來狡黠善揣人情守珪養以爲子又有史宰干者與祿山同類曉勇絕人守珪奏爲果毅將軍入奏事上與世二史紀事提要卷四唐玄宗

九齡上千秋金鑑錄

帝以八月五日生曰爲千秋節宴百官於花萼樓下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爲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原爲書五卷謂千秋金鑑錄上之帝悅賜書褒美

唐室治亂之幾

丘文莊言
上在位久漸肆奢慾九齡每事必爭之李林甫曰夜短之於帝帝寢疎之寵任林甫上又欲以牛仙客爲尚書九齡力諫林甫曰仙客宰相材也何有於尚書上乃賜仙客爵隴西縣

公林甫曰謂九齡于帝帝以裴耀卿與九齡善俱罷相而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唐室自九齡罷林甫相而治亂之幾分於此矣

立仗馬

飛龍觀口以八馬列宮門外號南衙立仗馬
九齡既去朝廷皆容身保位之士無復直言李林甫欲蔽主擅權召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自是諫諍路絕

風度得如九齡否

上雖逐九齡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必問曰風度得如上雖逐九齡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必問曰風度得如
世二史紀事提要卷四唐玄宗

口蜜腹劍

李林甫城府深密人莫測其姦其爲相也凡才望功業出已右及爲上所厚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以甘言媚之而陰中傷之世謂其口有蜜腹有劍

面試曳白

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悉以選事委侍郎宋遙苗晉卿二人以御史張倚新得幸於帝乃擢其子與爲首時安祿山入朝帝寵待甚厚不時謁見祿山卽以其事告帝帝召入面試之與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

女作門相

初武惠妃薨後官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美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潛內之宮中大其肌膚豐腴曉音律性警穎善迎上意不期年寵過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至是冊為貴妃民間歌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相

羅紺吉綱

李林甫欲除不附己者以吉溫羅希與為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謂羅紺吉綱

以安祿山為范陽節度使兼御史大夫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四唐玄宗

三

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帝戲指之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止有赤心耳帝悅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見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其應對敏給外若癡直內是狡黠類如此

一夕屢徙床

李林甫以結怨天下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居則重關複壁如防大敵一夕屢徙床雖家人莫知其處以貴妃從兄楊釗判度支事賜名國忠

釗善頌帝意以聚斂驟遷一歲中領十五使恩幸日隆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帝呼為嬈出入宮掖並承恩澤封韓號秦

三夫人與從兄姪錡共五家競尚奢侈勢傾天下

停折衛府上下魚書

唐初制諸衛府兵最為近古至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分番上下又更命長從宿衛之士曰黃驃分隸為十二衛總十二萬人為六番兵農已分然猶有兵也後以死亡逃匿至于無兵可交木契銅魚皆無可驗李林甫乃奏停之於是猛將精兵皆聚于西北邊而中國無武備又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乃奏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致祿山傾覆天下皆由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四唐玄宗

三

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義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賜洗兒錢

山東

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為之起第于親仁坊窮極壯麗具煇布器皿過於禁中服御之物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其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大襦襦裏祿山令宮人以綵輿昇之上聞後宮喧笑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山見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上亦不疑

水山

李林甫卒楊國忠為相公卿以下皆顧指氣使或勸進士張

象曰見之富貴可圖家曰君輩倚楊右相為泰山在今河南吾以為水

山耳若皎日一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安祿山反

祿山兼領三鎮日益驕恣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易漢將陰

蓄異謀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後作亂會楊國忠屢言祿

山將反上不聽數以事激之速反以取信祿山遂反于范陽

陷東京稱大燕皇帝

顏真卿起兵討賊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四唐玄宗

上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嘆曰二十四郡皆無一義士

耶及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奏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

何狀乃能如是

顏杲卿罵賊而死

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守備未完賊將史思明猝至杲卿晝

夜拒戰力竭被執送洛陽見祿山不屈祿山怒併袁履謙等

縛而劓之杲卿履謙比死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於

是諸郡俱陷

郭子儀薦李光弼

上命朔方節度使郭子儀進取東京子儀薦李光弼為河東

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張巡吳元

譙郡太守楊萬石降安祿山逼真源令張巡迎賊巡率吏民

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遷至雍丘

賊將令狐潮引精兵攻之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賊遂退明

日復攻城巡束藁灌油焚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伺隙出兵擊

之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賊遂敗走軍聲大振

帝出奔蜀

賊入潼關楊國忠勸上幸蜀以避之至咸陽日中未食國忠

獻胡餅民獻糊飯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途中父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四唐玄宗

老咎上誤竄祿山以致今日上慰諭之次馬嵬驛陳玄禮等

以禍由楊國忠殺之又請誅貴妃上不得已令高力士引貴

妃于佛堂縊殺之併殺秦韓虢三夫人

父老遮留天子

上將發馬嵬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共擁太

子馬不得行上乃留太子東討賊又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

北走平涼至靈武裴冕杜鴻漸等請還馬嵬之命太子不許

固請乃即位於靈武

肅宗皇帝

名亨玄宗太子因祿山之亂即位于靈武在位七年壽五十二。帝收兵靈武返旆而東克復兩京不失舊物實矣然專為姑息之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他可知矣

有李勉朝廷始尊

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

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皆崇朝在朝堂

背闕而坐御史李勉奏彈之帝嘆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賓友貴於宰相

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聞玄宗使與太子為布衣交楊國忠惡

之隱居穎陽至是召見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事無大

小悉咨之上欲以為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于宰

相矣上乃止

堂上設天子畫像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四

聖

令狐潮圍雍丘以書招巡有六將白巡以降賊巡于堂上設

天子畫像率將士朝之皆泣因責六將以大義斬之士心益

勸

黨人絕城

城中矢盡巡轉囊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

之久乃知其黨人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城賊笑不設防

乃以死士五百斫其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數里潮慚

益兵圍之巡使耶將雷萬春于城上與潮相語賊射之面中

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驍同之乃大驚遂解巡日向見

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和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

焉知天道

諸道徇國之心益堅

諸道因顏真卿以璽九領敕書下諸郡始知上即位靈武其

徇國之心益堅

寬裳羽衣

初上皇每聞宴先設太常雅樂繼以鼓吹胡樂散樂雜戲又

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明孟上書又引犀象入

塲或拜或舞祿山見而悅之至是既克長安命搜捕送洛陽

雷海清樂器于地

在洛陽

祿山宴羣臣于凝碧池盛奏樂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誓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四

聖

樂器于地西向慟哭祿山怒支解之

衣白山人

上與李泌行軍軍士指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

曰艱難之際且衣紫以絕羣疑既而又曰服此豈可無名乃

出懷中劄以泌為侍謀軍帥固辭乃受

刺乾槁雞為子

帝在軍中與張良姊博打子戲聞于外李泌言請軍奏報停

奏上乃令刻乾槁雞為子不欲有聲良姊由是怨泌

喜極而悲

上皇賜良姊七寶鞍李泌曰今四海分崩良姊不宜乘此請

撤其珠玉以賞戰功上從之建寧王倓泣于廊下上驚問之對曰陛下從諫如流不日可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良姊由是怨泌及倓

安慶緒殺祿山

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性益暴其子慶緒夜遣人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腸而死慶緒即位

張巡許遠兵合

安慶緒使尹子奇寇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巡入睢陽與遠兵合

刻蒿爲矢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四 唐肅宗

韋

張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刻蒿爲矢以射被中者喜謂巡矢盡走曰子奇乃得其狀因射之喪其左目

告身一通易一醉

時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官爵之濫至是而極告身一通僅易一醉

羅雀掘鼠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日蹙巡使南霽雲告急于臨淮太守

賀蘭進明不肯發兵霽雲因啗落一指以示進明而歸或議棄城東走巡遠以爲睢陽江淮之保障當堅守以待救城中食盡遂食馬盡羅雀掘鼠雀鼠盡巡殺愛妾遠殺其奴

以食士後括城中婦人老弱食之力竭巡西向再拜曰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爲惡鬼以殺賊城陷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生致遠于洛陽後亦死

誦黃臺瓜辭

初建寧王倓以謀去張良姊被殺李泌言其冤上曰既往不咎泌曰欲陛下慎將來耳昔高宗有四子長曰弘天后惡而殺之立次子賢賢憂懼作黃臺瓜辭以感悟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毋再摘上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時廣平王俶有大功良姊忌而譖之故泌言及此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四 唐肅宗

美

郭子儀再造唐室

初子儀同李光弼等將兵趨靈武軍威始盛至是與廣平王俶率回紇太子葉護等兵克復西京又克復東京安慶緒奔河北上入西京勞子儀曰吾之家國由卿再造

李泌歸衡山

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

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唐之亡也由子藩鎮而藩鎮之禍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裨將李懷玉殺其子推侯希逸爲之

自後廢立多如此

號令精彩皆變

李光弼代郭子儀為朔方節度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望風旗幟精彩皆變朔方將士素子儀之德懼光弼之嚴史思明降復叛

安慶緒忌思明之強欲圖之思明以所部來降後復叛自稱燕王殺安慶緒據范陽後為子史朝義所殺

代宗皇帝名豫 肅宗太子在位十七年壽五十三。帝平亂守成足為中材之主然籌謀雖果上變下替養成亂階唐之禍紀大壞不可復振則肅代為之也

宦官典兵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四唐代宗

五

吐蕃入寇上出幸陝州時宦官程元振用事忌功害能李光弼等惡之不肯入援獨郭子儀泣諭將士共雪國耻乃以宦官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使總禁兵節制諸將自後藩鎮叛亂每用宦官典兵故諸將多不成功卒以亡唐

喜其來而悲其晚

僕同懷恩反上謂子儀曰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望雨公為朕鎮撫河東子儀如汾州懷恩之眾悉歸之咸喜其來而悲其晚

漕運推晏為首

劉晏為河南江淮轉運使疏浚汴水具陳漕運利病自是每

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

單騎見虜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郭子儀曰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降也遂免胄釋甲單騎見虜回紇大驚皆下馬羅拜子儀讓以負約回紇請擊吐蕃以謝過子儀執酒為誓乃合兵追擊大破吐蕃

笑者不可測

魚朝恩貴寵用事帝又令判國子監朝恩執易升講席講鼎折足以訕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後元載奏朝恩專恣不軌帝令謀殺之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四唐肅宗

卑

不痴不聾不為家翁

子儀子曖向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曰汝倚乃父為天子耶我父薄天子不為公主素奏之上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因曖待罪上曰不痴不聾不為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屨數十

以李泌為江西觀察判官

帝欲用李泌知為元載所忌會江西觀察使魏少游來奏佐帝謂泌曰元載不容卿令匿卿于魏少游所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後元載伏誅籍其家財胡椒至八百斛他物稱是帝召泌入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誅此賊

郇模獻三十字

晉州男子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其言圖者請罷團練使也
監者請罷監軍使也

楊綰清儉

綰性清儉簡素及為相朝野相賀子儀聞之為減坐中聲樂

京兆黎幹駢從甚盛即日省之中丞崔寬第宅奢侈亟毀之

綰率上忤之曰天何奪朕楊綰之速

常袞辭堂封時或訊袞祿所以袞賢如不能當祿位不當辭祿然袞之論者未袞之辭祿祿耻存焉

開元中詔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後遂為例至是

常袞為相欲辭之同列不可而止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四唐德宗

聖

猶鼠同乳

隴右節度朱泚獻之百官皆賀獨中書舍人崔祐甫不賀

德宗皇帝名適代宗長子在位二十六年壽六十四○帝病忌刻薄以強明自任耻見屈于正論而志受欺于奸諛用盧杞趙瑄以至于敗

軍士投兵相顧

諸國累獻馴象上命縱于荆山之陽又出宮女數百人澤州

刺史李錡上慶雲圖又却之于是中外皆悅留青軍士投兵

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木妖

安史亂後將相宦官各治第舍窮其力而後止時謂之木妖

上素嫉之至是命毀其尤者

楊炎作兩稅法

唐初稅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

至是楊炎建議作兩稅法計上所用之數定其賦額秋夏兩

徵之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二月而唐初之法始變

劉晏常平鹽

晏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但于出鹽之鄉置鹽官取鹽戶所

資鹽鬻于商人任其所之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

鄉遠者轉官鹽于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

平鹽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四唐德宗

聖

子儀屏侍妾見盧杞

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自盧杞入相往候子儀儀悉

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

吾族無醜類矣盧杞貌陋面色如藍

天下以其身為安危

子儀為上將擁兵程元振魚朝恩共譖之詔書一紙徵之無

不即日就道由是譖不能行嘗遣使至田承嗣所田西望拜

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作亂公私物

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遣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

十四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

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之非。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爲名臣者甚衆。八子七婿皆爲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頷之而已。

括商民錢

時兩河川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乃括富商及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爲之罷市。後又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每屋兩架爲間。上屋稅錢二千。中一千。下五百。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其他約錢爲率。怨聲載道。

顏真卿殉節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四 唐僖宗

星

時李希烈與田悅朱滔王武俊等皆藩鎮節度。至是皆擁強兵。僭號稱亂。希烈陷汝州。盧杞惡顏真卿忠直。欲陷之。詔真卿宣慰希烈。烈使養子千餘環繞。緩罵。拔刃擬之。真卿色不變。曰。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希烈遂縊殺之。後陸贄勸帝下詔罪已。王武俊田悅朱滔見赦。皆去。王武俊上表謝罪。惟希烈稱帝。

段秀實笏擊朱泚

李希烈圍襄陽。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冀得厚賜。及謁師。惟饑寒。餒餒。怒譁曰。吾輩將死于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聞環林大盈二庫金

帛充滿。不如相與取之。遂斬關而入。擁太尉朱泚爲謀主。泚召司農卿段秀實等。議稱帝。秀實勃然唾泚面。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因以笏擊中泚額。泚殺之。自稱大秦皇帝。圖奉天李晟。渾瑊。李懷光入援。擊破朱泚走之。奉天圍解。

咫尺不得見天子

初李懷光赴難。數言請誅盧杞。杞恨乃言於上曰。懷光社稷是賴。賊徒破胆。若使乘勝取長安。此破竹之勢也。上然之。詔與李晟刻期進取。長安懷光自以千里赴難。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快快。遂懷異志。頓兵不進。上表暴盧杞等罪惡。上不得已。貶杞。加懷光太尉。賜鐵券。懷光投之於地曰。人臣反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四 唐僖宗

星

賜鉄券。今賜之。是使反也。乃與朱泚發兵反。帝奔梁州。

環林大盈

上好貨財。于行宮廡下貯貢獻之物。榜曰環林大盈廡。

蒲首蒲身

將軍高重捷與朱泚將李日月戰于梁山。破之。乘勝逐北。賊伏兵掩之。斬其首而去。上哭之。結蒲爲首而葬之。泚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束蒲爲身而葬之。

陸贄內相

贄體直忠亮。多所奏議。上雖有宰相大小之事。必與贄謀之。當時謂之內相。

李晟不顧家

李晟家百口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渾瑊屯軍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遇長安

韓滉運米

先是關中倉庫竭禁軍或脫巾求糧上憂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上大喜謂太子曰米已至吾父子得生矣

天生李晟為社稷

李晟平朱泚收復長安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虞不移廟貌如故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四 唐肅宗

聖

非為朕也

赦懷光有五不可

時連年旱蝗資糧告竭論者多請赦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馬燧平河中軍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糧死

陸贄諫用兵

上問河中既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贄慮有希旨生事之人請乘勝討淮西者乃奏曰聖王聖聖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上乃詔諸道各守封疆未幾淮西將陳仙奇殺李希烈以降果不出陸贄所料

醉人為瑞

比年饑饉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為嘉瑞

文士難犯

上忌李晟功名張延賞騰謗于朝上命韓滉諭旨使與延賞釋怨引延賞詣晟第謝曰伏盡歡展表薦延賞為相併為其子請婚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于杯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仍蓄憾吾得無懼哉

吐蕃初盟

吐蕃入寇求和于馬燧上使渾瑊為會盟使既往上謂諸將曰今日和戎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非盟誓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四 唐肅宗

吳

可結李晟曰誠如渾言上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耶是夕果以初盟聞上大驚明日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

議復府兵

以李泌為平章事議復府兵募戍卒屯田京西上曰如此則天下可無事矣謂可變疲弊為富強也

初稅茶

從鹽鉄使張滂之請

韓愈作爭臣論

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夫人皆想望風采及至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不以為意及陸贄

被裴延齡詣坐貶城乃率諫官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佞
贊無罪上怒武臣張萬福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
平矣遂遍拜城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萬福年八十餘以此
名重天下陽城曰朝廷若以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勸
哭于廷乃改城為關子司業

宮市白望

上晚年專事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李兼在江西有月進
常舉在西川有日進又以宦者為宮市使抑買外間物又置
白望數百人於市中閱人所賣物但稱官市則歛手付與不
還其價商賈患之咸徹業閉門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四唐德宗順宗

撫字心勞

陽城以司業左遷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登觀
察使讓之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

順宗皇帝

名滿德宗太子在位一年傳位太子自稱太上
皇未幾崩壽四十六帝不幸嬰疾奸邪肆志
而能委家嗣以安
計稷足為賢矣

其門晝夜如市

初帝為太子時王伾善書王叔文善棋出入東宮密結羣執
詔與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至是專橫用事與其黨互
相推獎曰伊用符葛復出倘然自得進退惟其所欲其門晝
夜如市

罷官市五坊小兒

五坊鴈坊鶴坊鸛坊鵒坊也小兒張捕鳥雀於間里者
皆為暴橫以取人錢物或相聚飲食于酒肆賣者索值多祇
毆置或時留蛇一囊為質賣者出錢求哀乃挈而去帝在東
宮知其弊故即位禁之

王叔文獨有憂色

帝得瘡疾不能決事乃立廣陵王純為皇太子百官皆喜王
叔文獨有憂色未幾帝傳位太子王叔文等皆貶竄以杜黃
裳同平章事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四唐憲宗

名純順宗太子在位十五年為宦官陳志弘等
所殺壽四十三帝剛明果斷志平僭逆卒收
成功足為中興之主及晚節
信用非人不終其業惜哉

黃裳請以法制藩鎮

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陛
下必先振舉紀綱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
也上深以為然于是成都劉闢反專用高崇文將兵討平之
威大振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

上常稱太宗玄宗之盛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以問李絳
對曰陛下能正身勵己尊道貴德遠邪佞進忠直如是則可
與祖宗合德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紳

牛李黨禍之基

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皆以對策指陳時政之失考官楊於陵署爲上第帝亦嘉之宰相李吉甫惡其切直泣訴于帝帝貶於陵僧孺等久不調後吉甫子德裕爲相以僧孺宗閔等對策訛切其父恨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裴垽不移故人

垽爲相上問理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有故人求京兆尹垽曰公才不稱此官垽不敢以私害公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垽獨賞之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四 唐憲宗

吳

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

帝遣鄭敬等賑恤南方旱飢戒之曰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

潘孟陽初潘除轉運使詔視江淮財賦所至會賓客留連娯樂

李絳饒直

絳嘗面陳吐突承理專橫語極懇切上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嘗欲遊獵苑中輒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

汗透御服

上即位以來所用大臣皆李絳李夷簡

李絳李夷簡

延英殿臣肝暑甚汗透御服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李絳論朋黨

上問外間朋黨太盛何也對曰此輩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察之夫君子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

一人足破二賊

今湖南汝寧府

淮西節度使吳元濟縱兵侵暴上與裴度共計用兵度曰李

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命帥十六道兵討之出軍淮西節度李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四 唐憲宗

李

師道曰上所以決意誅蔡者宰臣贊之也使刺客暗中殺武

元衡又擊裴度傷其首或請罷裴度以安藩鎮之心上曰吾

用度一人足破二賊指王承宗乃以度同平章事悉以兵事

委之討賊愈急

誓不與賊俱生

諸軍討淮西不克宰相競言師老財匱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將行言于

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

雪夜擒元濟

裴度舉李愬爲唐鄆隨節度使討淮西度至與愬乘雪夜進

軍深入夜半襲蔡州擒吳元濟檻送京師度入城慰其吏服
出迎拜于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不識上下之分願公因
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自是王承宗跋地踞
盧都將執李師道斬之田弘正露布以聞藩鎮跋扈自廣德
以來垂六十年至是悉遵朝廷約束賜裴度爵晉國公李愬
爵京國公

天下治亂係朝廷

唐德宗

時淮西既平上寢驕侈以皇甫鎔程異數進羨餘以供其費
寵之乃以二人同平章事裴度耻與同列上表求退以爲天

下治亂係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今陛下建昇平之業十已八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四 唐穆宗

李

九何忍還自驟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

以柳泌爲台州刺史

唐穆宗

上晚節好神仙以方士柳泌權知台州刺史言天台山多靈

草故也

韓愈諫迎佛骨

上遣使迎西天竺佛骨至京師留禁中韓愈上表切諫請投

諸水火使天下知大聖人作爲出于尋常萬萬也上大怒貶

愈爲潮州刺史

穆宗皇帝

名恒憲宗太子憲宗以服金丹暴崩常謂立在此位四年亦以服金丹崩壽三十○帝蒙已成之

棄而不能保再失河朔迄于唐亡不能復取

上御樓肆故事畢盛陳倡優雜戲而觀之又幸左神策軍觀手
搏

柳公權筆諫

上見公權書跡愛之問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
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武儒衡以扇揮蠅

宦官崔潭峻薦元稹爲知制誥士論鄙之會同僚食瓜于閣
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逮集于此
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四 唐穆宗

李

盧龍節度張弘靖驕貴自尊政事多委之幕僚嗜酒豪縱裁
刻軍機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

丁字由是人人怨怒

李愬以劔還元翼

時藩鎮復叛王庭湊殺成德節度使田弘正自稱留後李愬
聞變以寶劔遺成德將牛元翼曰吾先人以此劔立大功吾

又以此平蔡州今以授公力剪庭湊元翼曰願盡死後庭湊

圖元翼不解朝廷遣韓愈宣慰之愈至鎮以正義詰庭湊

庭湊因與愈宴禮而歸之

牛李之怨愈深

時牛僧孺李德裕皆有人相之望德裕出爲觀察使八年不還而僧孺同平章事德裕以爲李逢吉排已引僧孺爲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

蕭段請銷鎭兵

蕭悅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銷兵上從之軍士落籍者皆聚山澤爲盜由是再失河朔不能復取

柳公綽誅舞文吏

在襄陽府

公綽爲節度過襄陽有二吏一犯贓一無文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奸吏犯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燒佛骨何可犯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四 唐敬宗

聖

韓愈爲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郭太后手裂制書

上以服金丹疾作命太子監國宦者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我非武氏比也取制書手裂之是夕上崩敬宗卽位

敬宗皇帝

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二年爲宦官劉克明等所弑壽十八○帝昏虐失德自殞其身宜哉

今日緣而明日緋

帝初卽位數遊宴奏樂賞賜宦者服色有今日賜緣而明日賜緋者

碎首玉階

上視朝每晏左拾遺劉栖楚曰陛下嗣位之初當青衣求理乃嗜寢樂色臣恐禍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職遂以額叩龍墀上命中使宣諭令歸

八關十六子

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文新劉栖楚等八人又附之者八人時目爲八關十六子凡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逢吉無不得所欲也

臆落於溫御史

州在陝西

夏綬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十匹侍御史溫造彈其違勅進奉請論如法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濤未嘗勅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四 唐敬宗

聖

心今日臆落於溫御史矣

丹展六箴

上遊幸無常昵比羣小李德裕獻丹展六箴一背衣二正服三罷獻四納海五辨邪六防微上優答之

緋衣坦腹

先是民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緋衣裴也坦其腹度也天上有口吳也謂吳元濟被度撈也至是以草處厚言裴度勲高中夏乃加司空平章事度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上察其誣諉待之益厚

失印識量

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度飲酒自如頃之復白于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宦官劉克明弑帝于室內立彝王悟知樞密王守澄討克明殺悟立江王福

文宗皇帝名滿穆宗第二子在位十三年壽三十二。帝優游不勵受制家奴雖有好賢之心文雅之美皆不足稱也

劉黃對策直言

帝以立于宦官宦官益橫威權出入主之右人莫敢言劉黃對策極言其禍考官馮宿等見之皆嘆服而畏宦官不敢取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四

文宗

詔下物論稱屈進士李邵曰劉黃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願以職銜讓黃不報

作籌邊樓

以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乃練士卒葺保障積糧儲蜀人粗安

政貴知變

崔郾初治陝經月不答一人至是為鄆岳觀察使則嚴刑峻罰人問其故郾曰陝土瘠民貧故用寬鄆地險民狡故用嚴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朝中朋黨

時李德裕李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拊援此進則彼退彼相則此罷上患之每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甘露之變

時宦官恣橫上與李訓鄭注密謀誅之計稱左金吾廳事後石榴夜有甘露欲令中尉等往視之因伏兵縱擊謀泄反為仇士良等所殺自是天下事皆決于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生視文案自若

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分巡六道訓敗召還京全操等迫忿訓注揚言我入城凡僞服者盡殺之時鄭覃李石在中書覃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四

文宗

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惟坐視文案沛然自若至哺乃定

退飲醇酒求醉

上自甘露之變意每忽忽不樂謂侍臣曰朕常讀書壯為凡主然與卿等論事則不免愁退但飲醇酒求醉耳又曰周赧漢獻受制于強侯今朕受制于家奴因泣下沾襟自是不復視朝

笏亦甘棠之比

上權魏徵五世孫恭為補闕謂曰恭能盡言可謂無忝厥祖矣因命獻其祖文貞公笏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

之比也

此衣已三游

上舉衫袖示羣臣曰此衣已三游矣眾皆美上徐德柳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誦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漸濯之衣乃未節耳

問其家得半葉

裴度卒上問其家得半葉以備嗣未定為憂度威望遠達四夷以身係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武宗皇帝

名炎穆宗第五子文宗崩官者仇士良等立之在位六年壽三十三帝英敏特達委任能臣克上克下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李國不永功業未竟惜哉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四 唐穆宗

著

正人如松栢

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言于上曰政理之要在子辨羣臣之邪正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

判語深得事實

初政堂之詞

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志

固權寵之術

上頗忌士良遂以老病致仕教其黨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聞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無暇及他事吾輩便可得志

與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党拜謝而去

李德裕一相制三鎮

初將帥出征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強兵勅卒皆為監軍侍衛而戰陣多怯弱之士以致屢敗至是德裕請勅自今監軍不得與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故所向有功河朔三鎮每遣使至京德裕常面諭以禍福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詔加李德裕太尉賜爵衛國公

每顧毛髮灑浙

帝崩皇太叔忱即位李德裕奉冊既罷上謂左右曰遠近我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四 唐宣宗

著

者非太尉耶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浙

得錢盈船不取

李景讓母鄭氏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墻陷得錢盈船母祝曰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命掩而築之至是景讓為浙西觀察使

宣宗皇帝

名忱憲宗第十三子在位十三年壽五十帝明察而深從諫如流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治人思德之謂之小太宗但以察為明唐之元氣衰矣

敏中力排德裕

初李德裕引白敏中入翰林及德裕罷相敏中垂上下之怒竭力排之德裕相業可觀其失在立黨故卒為黨所排

書貞觀政要於屏風

以令狐綯為翰林學士命之讀太宗金鏡錄至亂未嘗不任不肯至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曰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貞觀政要于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

當時以緋紫為榮

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以備賞賜刺史之良能者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

南北司如水火

南司宰相北司宦官

上召翰林韋澳托以論詩屏左右語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嚴非前朝比上問曰搢手曰全未全未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四唐宣宗

姜

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密奏曰但有罪莫舍有缺莫補自然盡矣宦官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焚香盥手讀章疏

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言事門下封駁苟合于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

何處更求長生

在處更求長生

上好神仙遣使迎羅浮山道士較集問之對曰王者屏欲崇德自然受遐福何處更求長生

暗前萬里

上以于延陵為建州刺史因問建州去京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隋前則萬里也宰相可謂有權

上詔刺史必至京而察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從其故人為隣州刺史便道之官上曰詔命重廢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

上餌方藥疽發背崩太子即位

懿宗皇帝名漵宣宗太子在位十四年壽三十一。帝驕奢無度滿朝不復李氏之仁于茲決矣

白衣宰相

令狐綯執政人號其子為白衣宰相惡其專父命也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四唐宣宗

李

勅使基戶

時士夫深疾宦官惟福建觀察使杜宣猷每當寒食遣吏分祭宦官之先應時人謂之勅使基戶

以沙陀人朱邪赤心為大同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國昌即克用之父存

之

僖宗皇帝名儇懿宗太子以幼年為宦官所立即位十五

年壽三十七。昏庸相繼民怨盜起蓋亦天人之會

阿父

十年少專事遊戲以宦官田令孜為中尉政事一委之呼為

阿父

黃巢起兵

時關東連年水旱百姓流殍在山東東平府漢州人王仙芝聚眾數千

曹州人黃巢起兵應之

李克用起兵定為後唐

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凝推李克用為留後

遇堯舜作禮部侍郎

上精於諸技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

士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

放上天而已

黃巢僭號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四唐僖宗

巢攻潼關田令孜奉天子奔興元巢遂入長安自命大齊皇帝

帝改元金統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

朱三非常人

黃巢將朱溫少孤貧依蒲縣劉崇家崇數笞辱之崇母獨憐

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汝曹善遇之至是華州來降賜名

全忠後為梁太祖

獨眼龍

楊復光言李克用驍勇若以朝旨召之來賊不足平矣乃下

墨勅召克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被黃巢一日三戰皆捷收

復長安功為第一克用一目微眇人謂之獨眼龍詔以為河

東節度使

帝崩宦者楊復恭立壽王保為皇太弟遂即位

昭宗皇帝名保壽宗第七子存位十六年為朱全忠所弒

安能

有恢復前烈之志

帝體貌明粹有英氣尊禮大臣夢想賢傑有恢復前烈之志

踐祚之始中外欣欣焉

北韓南郭

時郭禹為荆南留後勵精為治通商務農韓建為華州刺史

招撫流散勸課農桑人謂之北韓南郭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四唐昭宗

歇後鄭五作宰相

鄭榮好恢諧多為歇後詩譏嘲時事上手注班簿以為相堂

吏告之榮笑曰天下更無人未至鄭榮如果相奈人笑何既

而賀客至榮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

獲未幾致仕去

定策國老門生天子

內侍楊復恭專橫上出為鳳翔監軍愠懣不肯就走與元與

楊守亮反先有書與亮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姓但積粟

誦兵勿貢獻吾于荆棘中立壽王纔得尊位便廢定策國老

苟如此負心門生天子李茂貞討誅之

李克用表請討三鎮

李茂貞王行瑜韓建舉兵犯闕帝走華州茂貞遂入長安焚燒略盡李克用發兵入援行瑜伏誅詔進克用爵晉王茂貞上表請罪復以為節度使

銀搥盡地

時亂與上謀誅宦官懼劉季述等謀廢立乃陳兵殿廷扶帝遙少陽院以銀搥盡地數帝罪數十乃鎖其門鑄鐵劍之立太子裕孫德昭等討劉季述誅之帝尋復位

拔劍登樓

崔胤欲誅宦官謀泄韓全誨等使禁軍喧噪胤知事不成即遣書朱全忠舉兵全忠發大梁全誨等劫帝如鳳翔帝不許拔劍登乞巧樓全誨逼帝下之全忠進攻鳳翔李茂貞殺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四 唐昭宗

三

全誨等帝幸朱全忠營車駕還長安復以崔胤為相進朱全忠爵梁王時宦官典兵恣橫胤以為不藉其根禍終不已乃與全忠舉兵盡收斬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洒掃

朱全忠表請遷都

初崔胤假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殺胤等劫帝遷都洛陽毀長安宮室都城遂墟帝泣曰朕今不知漂泊何所至洛陽全忠遂弑帝于椒殿立太子祝時

年十三

昭宣皇帝名祝昭宗第九子朱全忠嫡子立之在位三年禪位於梁清流投濁流

朱全忠殺昭宗子德王裕等九人于九曲池投屍池中又聚朝士三十人于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屍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第深嫉縉紳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輩常白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自汴至洛朝士必有京逐者時謂之賜泉為天下者不顧小怨

劉仁恭求救于克用用惡其反覆不許存場曰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克用然之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四 唐昭宗

四

兵諫

時淮南節度楊渥驕侈日甚牙將張勳徐溫泣諫不從遂執左右亂政者數人殺之謂之兵諫

遣使奉冊賀如梁梁王全忠自稱皇帝廢帝為清陰王明年秋

楊山一民

梁王既稱帝與宗戚飲博官中其兄全昱謂曰朱二本楊山一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奈何一旦滅

之他日得無滅吾族乎。全忠不憚而罷。

右唐併則天共二十一帝合二百八十九年

高祖太宗高
中肅玄宗肅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四 唐昭宗

五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之五

無錫吳 綬韓章纂

孫培源蒙泉

孫培陸 錦者鹿

會孫承烈

後梁紀 梁唐晉漢周是為後五代

太祖皇帝

名溫姓朱氏宋州陽山人初從黃巢為盜既而
降唐賜名全忠封梁王扶翼子以號令天下度
友非所試壽六十一

誓此生靡敢失節

時蜀王王建遣督王書云請各帝一方俟朱溫平乃訪唐宗

室以之退居藩服晉王克用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

節丙戌教興復唐室

以錢鏐為吳越王 據杭州至宋朝國除

時淮南楊渥為吳王西川王建為蜀王鳳翔李茂貞為岐王

潭州馬殷為楚王河東李克用為晉王

以清海節度使劉隱為南海王

以劉守光為盧龍節度使後立為燕王

以高季昌為荆南節度使後為渤海王

白衣侍樽相

唐進士梁震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欲留之震恐及禍乃曰震

無不慕榮宦明公必欲使參謀議以白衣侍樽相可也季昌

成爲子隨滅之故人莫知其謀

右後梁一主共一十七年

後唐紀

莊宗皇帝

名存勗本姓朱邪沙陀人先世事唐賜姓李氏父克用平黃巢以功封晉王及存勗襲封以兵

晉王稱皇帝於魏州國號唐

唐滅梁毀梁宗廟追廢朱溫朱友貞為庶人

優名李天下

唐主滅梁之後日事驕樂嘗自傅粉墨與伶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天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自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唐主失色新磨徐曰理天下只有一人尙誰呼耶唐主悅厚賜之由是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五 唐莊宗

四

臣憤嫉莫敢出氣

唐伶人郭從謙弑其主存勗李嗣源入洛陽殺劉后及諸王而自立

自立

明宗皇帝

本胡人初名邈佶烈為晉王李克用養子更名嗣源及莊宗遇弑諸將立之在位八年壽六十七

以馮道為端明殿學士

唐主曰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選文學之臣共事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道為之

附於列傳

唐主殺賊登果斗不過十錢唐主問其故曰今歲賊皆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或凶則死於流殍或困饑於野則死於野臣記

進士蕭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得眼前新穀却心頭肉曲盡田家之情永農於四民中最高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

可不知也

願早生聖人為生民主

唐主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八年年殺屢登兵革罕用較五代粗為小康云至是

唐主討石敬瑭

今平陽府

敬瑭明宗婿也為河東節度使唐主于春節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耶反耶敬瑭聞之懼劉知遠勸之舉兵遂表稱唐主養子不應承祀唐主怒討之敬瑭求救於契丹表稱臣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契丹大喜將兵救之唐兵大敗唐主懼但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北行親征則曰卿輩勿言石耶使我心胆墮地諸將校皆飛狀迎晉主敬瑭唐主遂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死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五 後唐 唐主

五

焚死壽

四十五

唐主討石敬瑭

今平陽府

敬瑭明宗婿也為河東節度使唐主于春節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耶反耶敬瑭聞之懼劉知遠勸之舉兵遂表稱唐主養子不應承祀唐主怒討之敬瑭求救於契丹表稱臣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契丹大喜將兵救之唐兵大敗唐主懼但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北行親征則曰卿輩勿言石耶使我心胆墮地諸將校皆飛狀迎晉主敬瑭唐主遂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死

契丹立石敬瑭為大晉皇帝遂割幽薊十六州以與契丹契丹益強

右後唐四主共一十三年

後晉紀 開契丹

高祖皇帝 名敬瑭姓石氏沙陀人在位七年壽五十一

契丹收魏道

以馮道守司徒

詔中書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無巨細悉委於道

晉以劉知遠杜重威同平章事

知遠自以有佐命功耻與重威同列不受制命晉主怒欲奪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五 後晉高祖天福七

大

知遠軍權令歸私第趙瑩曰陛下昔在晉陽兵不滿五千為

唐兵十萬所攻危於朝露非知遠心如鐵石豈能成大業晉

主意始解

收馬犯僧田

劉知遠微時為晉陽李氏贅婿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

至是晉以知遠為北京留守至則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

遺衆心大悅

晉主祖兄子齊王重貴立

齊王 名重貴高祖子幼遇等立之在位四年為契丹所

殺

馮道為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撓決或謂晉主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羣僧飛鷹耳遂罷之

晉挑釁於契丹

晉主初立議奉表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稱孫而不稱臣契

丹主怒遣使責讓復以不遜語答之大言曰先帝為北朝所

立故稱臣今上乃中國所立為鄰稱孫足矣翁怒則來戰孫

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契丹主大怒

郭威說知遠

契丹入寇晉主命劉知遠會兵山東後期不至晉主疑其有

異圖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之曰河東山河險固土多戰馬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五 後晉高祖天福七

七

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

契丹大舉入寇執晉主以歸囚景延廣

契丹主謂延廣曰兩主失權皆汝所為十萬橫磨劍安在哉

乃囚之封晉主為質義侯

右後晉二主共十一年

後漢紀

高祖皇帝

名景字知遠姓劉氏其先沙陀人仕晉封北平王及重貴被廢乃即位於晉陽在位二年壽五

十四

契丹主減晉兵

契丹主減晉兵胡騎四出以收馬為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

殺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於是民始怨憤契丹咸思逐之矣

今太原府
劉知遠即皇帝位於晉陽

帝紀

契丹主卒於殺胡林在冀定府樂城縣北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靶

隱皇帝

名承祐高祖太子即位後稱昶妻誅戮大臣及郭威舉兵反羣下歸附遂為亂兵所殺在位三年

將相如水火

漢以史弘肇典宿衛王章掌財賦史弘肇不喜文臣嘗曰此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五 漢高祖紀

八

章授之握算不知縱橫何益於用長鎗大劍安用毛錐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出於是將相如水火

漢以郭威為西面安撫使

郭威舉兵反弑其主承祐

漢主即位後左右嬖倖浸用事楊邠等屢抑之漢主恥為大

臣所制左右因謂之達謀殺邠等併欲殺威威遂舉兵漢主

為亂兵所殺

漢以太后命迎武寧節度使賀正於汴州賀正相繼

契丹入寇遣郭威將兵擊之威至瀛州自立而還

威至瀛州將士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將士已與劉氏

為仇不可立也乃裂黃旗以被威體呼萬歲擁威而歸太后詔廢賀以威監國百官皆上表勸進

右後漢二主共四年

後周紀

太祖皇帝姓郭名威邢州堯山人在位三年壽五十三

劉崇稱帝於晉陽崇知遠弟晉之父也聞其被弑乃即皇帝位於晉陽是為北漢

百世帝王之師

周主如曲阜謁孔子祠曰百世帝王之師也敢不敬乎遂拜

又拜其墓命禁樵採

周主以養子榮為開封尹封晉王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五 漢高祖紀

九

周主祖晉王即皇帝位

世宗皇帝

各榮姓柴氏太祖后兄子禮之子太祖無嗣養以為子及太祖崩乃承大統在位六年壽三十

奇貨賣與劉崇

周主與北漢戰周將樊愛能大敗周主責之曰汝輩非不能

戰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

馮道著長樂老敘

道自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之位為人

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愾然滑稽多智浮沉取容嘗著長樂

老敘自述其累朝榮遇至是以周太師中書令瀛王卒歷事

四姓十君自以爲榮遇人議其鮮恥云

有削平天下之志

世宗實中國日蹙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一篇王樸獻策陳進取之勢納之時羣臣皆守常偷安惟樸神氣峻動有謀能斷也

始毀佛像鑄錢

周命趙匡胤襲唐

周主親征淮南唐引兵拒命趙匡胤擊之遂克滁州周主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匡胤欲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今既籍爲官物非有詔誓不可得也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五

匡胤由是重儀

繁纓飾馬

趙匡胤威名日盛臨陣必繁纓飾馬或曰恐爲敵所識匡胤曰吾固欲其識之耳

以劍斫笠

唐主發兵拒周趙匡胤奮擊大破之時士卒有不致力者匡胤賜爲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聞有劍迹者皆斬之由是莫不盡死

周立二稅起徵限

周主謂侍臣曰近代徵歛費用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即自

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之

趙普活盜

時范質爲相以趙普爲滁州判官匡胤與語悅之時有死盜百餘普請先訊鞠然後決所獲什七八匡胤益奇之因表普爲節度推官

治天下安用黃白

召華山隱士陳搏詰問以飛昇黃白之術對曰治天下安用此爲乃遣還山詔州縣常存問之

曹彬不受餽遺

周遣閭門使曹彬以兵器賜吳越事畢亟返不受餽遺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五

刻木爲農夫妻婦

世宗留心民事嘗刻木爲農夫妻婦置之殿庭又遣使均定境內田租以唐元稹均田圖賜諸道

賑饑

周淮南餓周主曰民吾子也安有子餓然而父不爲之解哉命以米貸之

周以趙匡胤爲殿前都點檢

周主榮祖子宗訓立

世宗在籙多務稍暇及卽位人皆服其英武攻城封敵矢石落其左右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籌策又勅于爲治暇則

召儒臣讀前史商確大義。悉用文武各盡其能。其始用法太嚴。末年寢寬。登遐之日。遺詔哀慕焉。

恭帝名宗諱世宗太子甫七歲在位半年降封趙王趙匡胤是為宋太祖。

右後周三主合十年

宋紀附北朝遺金

太祖皇帝

姓趙名匡胤代周而有天下在位十七年。帝生于洛陽夾馬營赤光滿室異香經宿不散。初任周為歸德府節度使。周世宗嘗於文書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乃命匡胤代之及陳橋之變迫于衆心遂有天下。帝聰明仁孝豁達大度時儒臣十餘盡削平之信在儒臣分理郡國抑奪豪權愛養民力號稱英仁之主。

陳橋之變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五 宋太祖

主

初鎮定二州報北漢主會契丹入寇周主遣趙匡胤帥兵禦

之軍校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

指示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次陳橋驛都指揮石守信等謀曰

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

子然後北征因告匡胤及趙會知之至旦將士直逼寢所曰

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匡胤驚起披衣未及對黃袍已

加身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還汴匡胤誓曰汝等自

食富貴立我能從我命則可皆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

不得驚犯公卿不得侵陵朝市府庫不得侵掠因肅隊而行

至汴入城時早朝未罷聞變侍衛親軍韓通自禁中趨進而

歸謀帥衆禦之平校王彥昇逐焉未及闔門為彥昇所害莊

賈王溥等奉匡胤入宮行禪代禮至曉時百官班定猶未有

禪詔翰林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匡胤拜受遂即皇帝位華

山隱士陳搏聞之曰天下自此定矣

遣使分賑諸州

立太廟追帝祖考

視學

詔增葺祠宇塑先聖先賢像自為贊書於孔顏座端令文臣

分撰餘贊嘗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令讀書以知為治之道

於是臣庶始賣文學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五 宋太祖

主

尊其母杜氏為太后

后治家嚴而有法生五子帝其次也聞陳橋之變曰吾兄素

有大志今果然矣及母為皇太后群臣稱賀后愀然不樂曰

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不然求為匹

夫不可得此吾所以憂也帝再拜曰謹受教

懸像涕泣

李筠為周昭義節度使帝遣使加筠中書令筠取周太祖畫

像懸於壁涕泣不已因會北漢師拒宋宋主自將討筠山路

險峻多石乃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為大

道遂敗筠於澤州入其城筠赴火死

以實儀爲翰林學士

帝謂宰相曰翰林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頤曰實儀清介厚重已自翰林還端明矣帝曰非斯人不可即日復入翰林嘗召儀草制儀見帝片幘跣足而坐因却立不肯進帝遂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帝欲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儀爲鈞子也有詩云燕山賁十郎教子以美力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全匱遺命

杜太后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耳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

世二史紀事本末

古

傳光義光美傳德昭固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後后顧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就榻前爲誓書於紙尾曰臣普記藏之全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后遂殂

杯酒釋兵權

上一日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守信等曰今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可得也守信等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示以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

不可動之業多買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不亦善乎守信等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皆稱疾乞罷典兵賜養甚厚洞開諸門如我心

帝廣汴城坐殿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初置諸州通判節度使之權始輕用趙普之言也

置義倉于州縣

雪夜訪趙普

帝每微行過功臣家嘗常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

廿二史紀事本末

主

普意帝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急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恐拜迎設重褥地坐煖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會計下太原

補廣復奏

時趙普爲平章普薦某人爲某官上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奏上大怒裂碎奏廣擲地普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廣復奏如初上乃悟卒用其人又有臣當選官上惡其人不與普堅請上怒起入宮普隨之立宮門不去竟得命允其制殺類如此然多忌刻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上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敢復言

吾當教此一方民

時潘美克柳州得南漢內侍韓延業具言其主作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關虎抵象上駭曰吾當教此一方民時方議下蜀未遑也

命和峴定雅樂

世脩降表李家

宋王全斌伐蜀蜀主請降命李昊草表前蜀王衍降表亦昊所草蜀人夜書其門曰世脩降表李家

解裘帽賜全斌

時汴京大雪上設毼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忽謂左右曰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五宋太祖

七

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此即

解裘帽遣中使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

感泣故所向有功蜀主孟昶命李昊草表請降

求遺書

帝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

趙魯初以吏道聞寡學術帝每勸以讀書魯遂手不釋卷

宰相須用讀書人

初帝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李昊共宮人鏡背有乾德四年病者問宰相皆不能答魯曰此必蜀物昔蜀王衍有此號也帝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

漢中惟曹彬衣紫

初全斌在蜀不恤軍士兵亂故還曹彬自蜀還漢中惟曹彬一人衣紫又能臥下秋毫無犯王仁贍曰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帝深嘉之以為宣徽南院使

五星聚奎

蓋天下文明之象

初覆試貢士

以陶穀子陶穀各在第六也

命恤繫囚

省官增俸

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五宋太祖

七

潘美等克兩廣劉鋹降

南漢亡

曹彬下江南李煜降

南唐亡

彬行帝戒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且以劍

授彬曰副將而下有不用命者斬之彬進圍金陵江南主使

徐鉉來乞緩師且言無罪上曰江南亦有何罪但今天下一

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城將陷彬忽稱疾請將問疾

彬曰予疾非藥石所能愈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

矣諸將許諾彬即稱愈城陷唐主煜出降彬振旅而還舟中

惟聞籍衣會一無所取且功高不伐開門進榜子云奉勅差

往江南勾當公事回上以彬為樞密使初彬之伐江南也上

曰侯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潘美等預賀彬曰不然太原猶未平也及還獻俘帝曰本授卿使相卿乃為使相乎少待之。美視彬微笑上詰之美以實對上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俸耳。

吳越王俶來朝

俶聞唐亡而懼乃挈妻子來朝帝賜養甚厚歸時賜以黃袱封識甚固戒曰途中宜審觀及啓之則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也。俶大感懼既歸每視事徒坐於東偏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遠顧咫尺俶豈敢寧居乎。

灼艾分痛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五宋本

太

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光義嘗有疾親為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鼎鑪有耳

初帝幸曾家會吳越遣使致書於會及海物十瓶帝曰海物必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帝不悅至雷德驥短會於帝帝怒曰鼎鑪猶有耳汝不聞趙會吾之社稷臣乎。然之其子訟會帝乃怒會而恩益替會嘗設大灰竈於視事閣中凡表疏意不可者即投其中焚之其多得謗以此。

燭影斧聲

帝不豫夜召晉王光義屬以後事左右悉拜之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通避之狀既而帝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俄而帝崩。

太宗皇帝

太祖弟初名匡義改名光義又更名炅在位二十二年。帝仁恕恭儉好文守成而城北漢天下一統帝王之界見矣然論全世之命致一弟二姪俱不得其死世不能無憾焉。

一榜盡賜及第

帝思振淹滯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矣。及親試呂蒙正以下並賜及第綠袍釋笏賜宴自為詩二章賜之初太祖幸洛布衣張齊賢獻十策內四說稱宜齊賢固執以為皆善太祖怒令拽出之及還語帝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五

宋太宗

太

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我不欲官之他日可使輔汝為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置下第帝不悅故一榜盡賜及第。

帝自將伐漢北漢主劉繼元出降

北漢亡

皇子德昭自殺

德昭太祖太子也從帝攻太原軍中晝夜驚失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會知帝處乃止帝聞不悅及還沛故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之。實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往抱其屍哭曰痴兒何至此耶。

楊無敏

代州刺史楊業善戰號無敵遠人望見旌旗輒引去

皇子德芳卒 德芳太祖第二子也

罷秦王廷美為涪陵縣公廷美以憂卒

廷美太宗弟也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於帝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及德昭德芳死廷美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告以攝之帝意不決召趙普諭以太后遺旨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會與宰相盧多遜有隙復廉得多遜交通秦王事帝怒削多遜官流崖州貶廷美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廷美竟以憂卒會由是再相

此子亦參政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五 宋太宗

羊

帝以呂蒙正參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同列不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如弗知之為愈也時人服其雅量

開卷有益

帝勤於讀書詔史館脩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

賞花賦詩

帝宴郡臣於後苑謂之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繁門賞花釣魚命群臣賦詩賞花而宴自此

始

列幟然芻

張齊賢知代州契丹薄城下齊賢於三十里外列幟然芻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謂并師至駭而北走追擊大捷

黑面大王

尹繼倫大敗契丹于徐河契丹懼平居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黑面故也

詔貸江州義門陳兢粟

兢陳宜都王之後九世同居居長幼七百口人無閒言每食必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大百餘共一牢食一大不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五 宋太宗

羊

至群犬亦皆不食自唐以來皆旌其門至兢子孫益衆膏苦乏食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

寇準直言

準為樞密使嘗奏事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決帝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於是以為可大任

牛部論語佐太平

趙普卒帝震悼曰真社稷臣也普嘗謂帝曰臣有論語一部以牛部佐太祖定天下以牛部佐陛下致太平卒封韓王普相業可觀但有患得患失之心且金匱要約啓太宗殺其弟二姪此罪之大也

大事不糊塗

呂端持重識大體帝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以同平章事

少年天子

立壽王元侃為皇太子廟見還宮都民喜曰少年天子也帝不悅曰人心遽屬太子置我何地寇準賀曰此社稷之福也

今天下為十五路

京東京西河北河南陝西江東江西浙東浙西路南制湖南福建湖南東湖南西廣南凡十五路

拯廉審視後拜

初中官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謀廢太子上不豫呂端問疾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五宋太宗

重

禁中見太子不在側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二字令親密更起太子入侍及帝崩皇后欲立楚王令繼恩召端端即紿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端曰宮車晏駕立嗣以長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可有異議乃率太子即位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焉此所謂大事不糊塗也

真宗皇帝

初名元侃更名恒太宗第三子在位二十五年帝寬仁多愛有帝王之風然好奉道教信感異說于是天書異降東封西祀不允為矯誣上天之主以任用王欽若等小人也

引燭焚詔

以李沆同平章事帝問以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

喜幸之人此最為先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為貴妃

沆對使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議遂寢

宋良將第一

曹彬疾帝臨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瑋瑋皆堪為將然瑋不如瑋彬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為宋良將第一

復以張詠知益州

詠前在蜀治政優異民間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詠威惠並行帝褒之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

南北弭兵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五

宋真宗皇帝

重

時契丹大舉入寇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伏笑自如帝問之準曰陛下下此不過五日願駕幸澶州擊之帝乃親征至澶州渡河諸軍望見虜蓋皆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帝使人視準何為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惟呼帝曰準如昔吾復何憂自是南北弭兵皆準之力也

修齋誦經

王欽若知天雄軍契丹薄城下欽若閉門束手無策但修齋

誦經而已

孤注

準自澶淵還頗矜其功欽若謂于帝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

遺湘之役是也陛下出師平輸錢欲盡乃尋有出之語
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帝由是疎準罷相出知陳州張詠
謂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歸取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
公謂我矣

手植三槐

王旦父祐不能大用手植三槐於庭曰後世必有為三公者
至是旦果同平章事

天書見議封禪

王欽若既以城下之盟為辱使帝不樂乃謬進曰陛下惟封
禪可以鎮服四海然必得天瑞方可天瑞不可必得自古有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五宋真宗

書

以人力為之者在人主深信而崇奉之耳帝曰王旦得無不
可欽若曰臣當諭以聖意乃乘間言之帝因召旦飲賜以尊
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及發封則皆美珠也旦悟帝
言不敢有異議而封禪之事成矣至是帝謂群臣曰朕去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半忽室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
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適皇城司奏承天門有黃帛曳鴟
尾上蓋所降之書也帝步至承天門遣內臣升屋奉之以下
王旦等皆稱賀陳堯叟丁謂等益以經義附和帝遂封泰山
禪社首

北門領鑰

寇準如天雄軍契丹使過謂之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
準曰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領鑰非準不可耳

王叙卜子

宮人李氏侍劉修儀莊重寡言帝命為司寢既有娠從帝臨
砌臺王叙壁帝私卜敘允當得生男左右取叙進殊不毀帝
喜已而果生太子

賜杭州隱士林進粟帛

進佳恬淡好古結廬西湖之孤山足不及城市帝聞其名賜
以粟帛進後將死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
書之句賜諡靖先生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五宋真宗

書

五鬼

王欽若丁謂陳彭年劉承珪林特附會天書次修寺宇時號

五鬼

九尾狐

陳彭年性好譴時號九尾狐

遲我十年作相

帝欲相欽若王旦曰臣見祖宗朝未有南人當國者且須賢
士乃可及旦疾遂相之欽若語人曰為王子明遲我十年作
宰相

會食拂鬚

寇準丁謂嘗會食中書藥汚準顏謂起拂之準笑取盥之大臣乃為官長拂拭謂大術假逆成化險証以朋黨貶準雷州司戶準凡三熱皆非帝意嘗問曰吾目中何人不

寇準左右畏爾莫敢對

謂和兩宮
帝得風疾召太子親取皇后裁決於內王曾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而劉氏亦安矣后深納焉因是帝德日就太后亦全令名○王曾父最惜字紙一夕夢文昌帝君與之言曰汝敬重吾字當令曾子為汝子生子因名曾曾三試皆第一或曰狀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五

宋

元試三場一生與着不盡會曰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準遺丁謂蒸羊

謂初貶準雷州不半歲謂亦貶崖州司戶道過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進之境上準聞家僮謀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俟謂去遠乃已

枯竹生笋

寇準卒於雷州歸葬西京人皆設祭於路折竹植地掛紙錢焚之踰月枯竹盡生笋有竹林寇公祠

仁宗皇帝

名祫真宗第六子在位四十二年○帝幼年得后臨朝實元康安西邸多事慶曆中以皇子

魚頭參政

秋之禍○帝初生晝夜啼不止有異僧入宮問太子云莫叫莫叫何似當知莫哭遂止詢其故

魯宗道嘗為右正言真宗嘗殿壁曰魯直時人目為魚頭參政因共姓且言骨鯁也

和鼓

張士遜為相曹利用薦之利用寵恣士遜依違時人目之為和鼓

流民皆吾赤子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五

宋

契丹歲太儀流民過界河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以閒田仍令所過給食

人臣當道君以堯舜

廢皇后郭氏呂夷簡因罷相故有憾於后主廢黜之議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等十人伏諍夷簡曰有漢唐故事道輔及仲淹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

夷簡不答即奏出遣輔等河陽判官富弼曰朝廷一舉而兩失○立曹氏為皇后

詔寫尚書無違篇于開屏

作睦親宅

上以皇族散處都城或聚燕集詔作睦親宅以處之

上百官圖

仲淹以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因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夷簡不悅又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弊遂貶仲淹四論一日帝王好直二日遷賢任能三日

近名四日推委

趙元昊稱帝國號夏

元昊保吉孫也太宗時定難留後李繼捧入朝賜姓名趙保忠其弟繼遷賜姓名趙保吉尋復與保忠叛降於遼遼封爲夏王是爲西夏至是元昊稱帝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五 宋仁宗

宋

小范老子腹中數萬甲兵

趙元昊寇延州初范雍爲安撫佐儒幕畧及仲淹至大開州兵日夜練習敵人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後又撫用羌人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

懸哨家鶴

元昊寇渭州韓琦使任福禦之福遣琦節制輕進遇敵遂格戰于道旁得數銀泥合封裝謹密發之乃懸哨家鶴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伏兵四合福力戰死獻納二字以死拒

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憂遣人來索取關南故地帝以和親

增幣二議遣使報聘呂夷簡素不悅富弼薦之弼至契丹詞氣慷慨反覆曉以利害還主成懼乃不索地欲和弼弼曰烟易生嫌隙不如歲幣有無窮之利遼主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辭當曰獻弼曰南朝乃兄豈有兄獻於弟乎遼主知不可奪乃曰吾嘗自遣人議之弼還入對言獻納二字臣以死拒之矣朝議竟以納字與之歲增銀絹十萬和好復定

天下稱韓范

帝以王堯臣薦韓琦范仲淹忠義智勇以爲陝西安撫使二人號令嚴明羌不敢犯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五 宋仁宗

宋

進朋黨論

蔡襄言歐陽修王素余靖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但恐邪人禦之耳時初朋黨之論起脩乃進朋黨論以辨君子小人修論事切直帝獎其敢言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慶曆聖德詩

時帝用韓琦范仲淹杜衍而罷夏竦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其師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於此矣

仲淹上十事

帝銳意太平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封給以筆札仲淹乃上表
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擢長官均公田厚農桑脩武備
推恩信取命令戒徭役帝悉用之

韓琦陳七事八事四策

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賢才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
邑○救焚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退僥倖進能吏退
不才謹入官去冗食○四策和好爲權宜職守爲實務繕甲
厲兵營脩洛都

富弼上安邊十三策

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五宋仁宗

小人始不悅之矣

朱壽墨書

歐陽修乞立按察使至州縣察官吏其公廉者以朱書于名
下中材則以墨書之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仲淹還監司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矧曰一筆勾之甚
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取湖州學法著爲令式

胡瑗爲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帝與
太學詔取其法著爲令式

先憂後樂

仲淹以天下爲己任當朝不久莫能成先憂後樂之志性至
孝好施予置義庄以贍宗族海內無不敬慕其德爲史云本
朝人物以仲淹爲第一

一網打盡

杜衍好薦引賢士王拱辰之黨嫉之因衍請罷辭欽以佞樂
嫉貶事乃諷御史魚周詢劾其事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士
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

富弼青州救荒

河北京東大水流民就食青州弼設法賑濟勸民出粟益以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五宋仁宗

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山林川澤
之利聽其自取凡存活五十餘萬人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
以爲式

後花觀刈麥

帝和資岐殿日厭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
之不易也

狄青良將材

狄青數立功尹洙薦于韓范二公曰此良將材也仲淹授
以左氏春秋青遂折節讀書

鐵面御史

趙抃彈劾不避權倖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京師日為鑽
面御史

人情賢于夢卜

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士相慶于朝帝曰人情如此豈不
賢于夢卜哉契丹使語王德用曰天子以公為樞密而用富
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

狄青不附梁公

青在樞府日有唐狄梁公之後持梁公像獻之以為青遠祖
青曰一時遺跡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遣之

笑比黃河清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五宋宗

事

龍圖閣待制包拯立朝剛毅及知開封府貴戚宦官為之飲
手童穉婦女皆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
關羅包老入以其笑比黃河清焉

文體自是少變

時士子習尚險怪奇澁之文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痛
抑之文體自是少變

懷漢書孔光傳以進

帝無嗣又不擇立宗室韓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
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如是况陛下乎帝不答

上萬言書

王安石有矯世變俗之志上萬言書大意謂今財力日困風
俗日壞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而善其意也

三制五規

司馬光知諫院進三制子一論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明武二
言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信賞必罰三言養兵之道曰務精
不務多三者兼備則國治強又進五規一保業二惜時三遠
謀四謹微五務實

王珪真學士

帝立從兄濮安懿王子宗實為皇子召王珪作詔珪曰此大
舉果出自聖意非面受旨不可歐陽修聞之嘆曰王珪真學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五宋宗

事

士也帝崩皇子宗實即位皇太后曹氏權同聽政

英宗皇帝

初名宗實更名順宗失尊王允讓子仁宗無嗣
有以為子在位四年○帝之初立以曹太后同
聽政宦者梁乙兒兩宮不和帝疑其致疾賴韓
兩公調護而安優禮大臣愛民好儒足為良主
字國不永惜哉
立高氏為皇后

太后還政

韓琦請太后撤簾還政太后曰我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當歸
深宮耳遠起琦即命撤簾簾既落猶于御屏後見太后衣也

韓琦出空頭勅

初兩宮交構皆內侍任守忠為之一日韓琦出空頭勅一道
歐陽修已簽趙鼎難之修曰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

黨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請斬州安置取空頭勒填身
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即中變也其黨悉竄遠方中外
快之

司馬光書筆

議崇奉漢安懿王典禮皆相視莫敢先發光獨奮筆曰宜稱
皇伯歐陽修言父母之名不可沒稱伯非宜帝曰集議不一
權宜罷之後母漢王為漢安懿皇稱親夫人稱后呂誨等皆
殺許待罪漢議遂寢

登瀛抱槩

時士人以登臺閣陞禁從為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五宋高宗皇帝

琴鶴自隨

以趙升奏知政事帝曰卿匹馬入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
治簡易亦稱是矣

杜鵑鳴于洛陽

神宗皇帝名顥美宗太子在位十八年。帝屬精求治術
大有為然其月王安石行新法因使小人雜進
正士廢斥制作紛紜擾害天下兼之用兵西北
卒無成功重由知人不明志大而不才小人也

願二十年口不言兵

賜自汝州入覲帝問口道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當
如天之鑒人言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

寔矣又問邊事弼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願二十年
口不言兵時帝以災變戒弼弼樂于安石曰災異皆天數非
關人事弼嘆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
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帝排衆議決意用安石以為衆知政
事謂之曰人皆不知卿謂卿但曉經術不知世務安石對曰
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帝曰卿設施以何為先對曰變風俗
立法度今日所急也帝深納之

制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

王安石以理財之說或帝帝乃立制置司議變舊法以通天
下之利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自是農田水利青苗均輸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五宋高宗皇帝

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頒行天
下

天津橋上聞杜鵑

初邵雍于天津橋上聞杜鵑聲不樂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
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禽鳥得氣之先
今南方地氣至上必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天下自此多事
矣至是驗

立免役法

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蘇轍諫曰古者用於官
皆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奈何於官戶而又役之耶

不聽

袖中彈文乃新泰

安石執政士大夫皆稱得人呂誨獨以爲不可大用將入對司馬光密問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泰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誨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耶因疏安石姦詐十事言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疏奏安石求去位帝詔視事如故誨時爲御史中丞遂出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橫

行均輸法

凡州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自轉運于所無之地賣之輸者便而官有利故曰均輸

書二史紀事提要

卷五宋神宗

樂

保甲法 至今猶行之

青苗法

其法度民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令出息二分俟熟乃還官號

青苗錢

募役法

安石執拘

帝以安石問司馬光對曰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

曉事又執拘耶

更定科舉法

安石以科法敗壞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專治一經兼論語

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增二道試義須通經有文采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此卽今文字之祖其殿試則專以策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安石此法最爲得之獨其以士各專治一經而春秋則請廢之是爲萬世名教之罪人也

趙汴程顥蘇軾司馬光范純仁等皆以新法不合罷

好官還我爲之

鄧綰通判寧州貽書安石極其佞諛安石乃力薦于帝遂召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五宋神宗

華

對除集賢校理尋以判司農寺以新法皆出司農也時鄉人在都者皆笑罵之綰曰笑罵由他笑罵好官還我爲之

以王雱爲崇政殿說書

雱安石子也未冠舉進士爲人標悍無忌欲作大官鄧綰曾

布等力薦之遂拜是職一日安石與程顥論新法爲人所阻

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則法

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

立太學生三舍法

帝垂意儒學生員釐爲三等始入學爲外舍不限員外舍升

內舍二百員內舍升上舍一百員生員各治一經

立保馬法

官與其價令自市立保戶社戶歲一閱其朋保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

文章名冠天下

歐陽修以議濮王典禮言者詆之不已因力求退以觀文殿學士致仕至是卒自五代以來文體卑弱修獨為古文得唐韓愈遺藁苦心探索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學者翕然師之諡文忠

吟風弄月

周敦頤字茂叔博學力行著太極圖通書四十篇為南安司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五宋神宗

美

理時通判程瑀使二子顯頤往受業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顯嘗曰自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知南康軍築室於蓮花峰下學者稱為濂溪先生年五十七而卒

鄭俠上流民圖

時久旱歲飢征歛苛急流民扶攜塞道身無完衣或茹草根木實至有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實以償官者監安上門鄭俠乃繪所見為圖發馬適上之帝反覆觀圖即詔罷新法十八事民間稱呼是日大雨輔臣入賀帝以俠圖示之呂惠卿鄧綰等泣言美政可惜於是新法一切如故遂以俠付御史

治其擅發馬繩罪

傳法護法

太皇太后語帝曰吾聞民間甚苦新法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太后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百姓怨之宜暫出之于外帝曰群臣惟安石為國家當事時帝弟在側亦曰太后之言是也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耶久之太后流涕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圖進安石乃求去知江寧薦韓絳呂惠卿以自代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

立手實法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五宋神宗

美

令人戶具丁口田宅之實呂惠卿以免役出錢不均也然此法行民益困矣

蓋定三經新義

安石廢春秋儀禮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之帝遂頒于學宮以取士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謂之王氏學一切先儒傳註皆廢而不用焉

大星閩州治

魏公韓琦卒前一日大星閩州治檣馬皆驚帝自為碑文載琦大節繫其額口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諡忠獻

割地界遼

遂為界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為異日與兵之端云

安樂窩

河南處士邵雍天性高邁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時新法行吏或投劾去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何益耶程顥嘗與雍論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至是卒其所著有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瀟灑問答行于世元祐中賜諡康節

關中士人宗師

張載為雲岩令以論新法不合隱南山講學告諸生以知禮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五宋神宗

早

成性變化氣質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而不求為聖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故其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橫渠先生所著有正蒙西東銘行世

蘇軾以詩繫獄

軾自得罪居外不敢言事乃以詩托諷李定舒亶以為誹謗朝政遂詔獄太皇太后曹氏達豫中聞之謂帝曰昔仁宗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帝遂輕貶軾為黃州團練副使弟轍亦坐貶餘生詩案被黜者張方平司馬光而下凡二十八人

不愧科名

泰知政事馬京初與安石不合後為呂惠卿所傾中立不倚入服其操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三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京為名執政皆不愧科名云

洛陽耆英會

文彥博在河南與富弼等用白居易香山九老故事就弼第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年皆七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都人常隨觀之謂之洛陽耆英會惟司馬光未六十亦與焉司馬光上資治通鑑

帝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記近矣

留相天子活百姓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五宋神宗

聖

司馬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婦人女子無不知有司馬相公君實也及神宗崩光入臨衛士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高太后遣內侍勞光問為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于是上封事者千數高后罷新法十餘事

帝崩太子幼冲高太后臨朝聽政罷一切新法

程顥卒

顥十五六時與弟頤師事周敦頤即慨然有求道之知及居官深有意于經濟至是方欲召用遽卒學者稱為明道先生

三旨宰相

王珪無所建明時號三旨宰相初云取聖旨繼云領聖旨終云得聖旨也至是卒

天下拭目觀新政

時天下拭目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司馬光毅然諍之曰新法之弊原非先帝本意改之當如救焚拯溺也況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

賜孝子徐積粟帛

楚州徐積從胡瑗學所居一室寒一裘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而不踐天性至孝因購粟帛及卒賜諡節孝先生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聖

生

歡呼鼓舞稱便

呂公著知揚州召入為尚書左丞上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飲省刑去奢無逸既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凡欲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歡呼鼓舞稱便矣

一路福星

鮮于侁初為轉運部民不請苗錢安石詰責之侁曰民願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至是復授是職光曰朝廷欲收京東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

哲宗皇帝

名煦神宗第六子在位十五年壽二十五○帝幼冲嗣位太后高氏臨朝任用賢相罷斥新法

中國相司馬

元祐元年以司馬光為樞射遊人勸其遷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母輕生事開邊釁

宿德元老

文彥博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太后乃起之為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恩禮甚隆時年八十一矣

諄諄如夢中語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聖

司馬光以身殉社稷病革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京師為之罷市四方皆畫像以祀焉

撤金蓮燭送歸院

蘇軾為翰林學士太后召見問曰卿今為翰林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洛黨蜀黨朔黨

時程頤在經筵每進講以禮法自持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二人遂成隙於是願門人賈易朱光庭等不能平効軾

國內大治號曰女中堯舜太后崩無男小人假得志托名邪法造元祐正人殲無虛日以致禍發遂與中原大亂

貳門人呂陶等上言救貳願遂罷時呂公著當國群賢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熙寧之語洛黨以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蜀黨以劉摯等為首而輔者尤宋昭熙熙黨既退休散地險何間隙而諸賢不恆各立別黨以相訾議惟呂大防願正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劉定之曰譬之兵家別黨自守之兵洛黨應敵之兵而蜀黨侵鄰之兵也其不遵有在矣。

元祐之治比隆嘉祐

以呂大防范純仁為尚書左右僕射大防朴厚慈直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諸賢同心戮力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祐之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五宋哲宗

治比隆嘉祐

天下異人

遼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同入覲見文彥博于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路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第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實串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蘇轍諫調停

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或在位純仁大防患之欲稍引用以平風怨謂之調停轍諫曰小人貪利忍恥君子潔身重義此輩若返必將禍及正人漸復舊事于是遂止

立孟氏為皇后

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嘆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

令官家別用一番人

太后不豫謂群臣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且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此高后先見之慮也。

蘇軾附名毀草

太后崩帝親政群小力排太后時事范祖禹上疏曰先后有大功于宗社有大德于生靈今宵人怨恨必將以改先帝之

政逐先帝之臣為言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事豈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五宋哲宗

堪小人再破壞耶時蘇軾方具疏將諫見此奏曰經世之文

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范純仁亦奏此事帝不納

楊畏首叛大防

初御史楊畏敢言呂大防薦之且約畏助已起遷畏禮部侍郎至是畏首叛大防上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乞早請求以

成紹述帝即問故臣孰可召用畏即薦章惇呂惠卿等帝深

納之復其官

罷呂大防蘇轍范祖禹范純仁等尋貶奪官爵

召蔡京為戶部尚書以林希為中書舍人蔡卞為國子修撰

也

石印

時群奸一以紹述爲事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爲之
其醜詆至以老奸指國之語除斥宜仁太后讀者無不憤嘆
自是諸新法一切復故

廢皇后孟氏

流呂大防范純仁等于嶺南范祖禹等安置遠州大防道卒

帝崩弟端王佖卽位太后向氏權同聽政向氏神宗后也

韓忠彥陳四事忠彥琦子也

韓忠彥爲門下侍郎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

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之士進焉既而復范純仁等官追復

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等三十三人官皆韓忠彥請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五 宋哲宗

之也

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

蔡卞有罪免

卞專托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脇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

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奸猶在其術中至

是御史龔夬論卞罪浮於惇勳之

章惇有罪免放子潭州

蔡京有罪免

太后罷聽政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之六

無錫吳 綏韓章纂

孫培源蒙泉校刊

孫增陸 錦潛庵

曾孫承烈兼山 全訂

宋紀

徽宗皇帝名佖神宗第十一子哲宗無嗣立之在位二十六年爲金所據○帝不修國政大興土木信任奸邪屏棄忠正與金人盟約滅遼尋爲金人所欺大舉入寇捕帝北行和于五國城哀哉

世濟忠直碑

范純仁疾革遺表勸帝絕朋黨察邪正母輕議邊事毋易逐

言官辨明宣仁誣謗及卒帝痛悼賜其墓碑曰世濟忠直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六 宋徽宗

忠宣

半歲上百八疏

右正言任伯雨半歲之間上百八疏時會布欲調和元祐紹

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未有君子小人雜然

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于若

子盡去小人獨留布不悅因罷之

獻愛莫助圖

時會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欲引蔡京自勛而鄧洵武又作

愛莫助之圖以獻帝帝遂決意相京復追貶元祐黨人紹蘇

轍等二十二子弟無得官京師

立黨人碑

蔡京執政籍元祐元符諸臣司馬光等百二十人爲姦黨請帝書之刻石於端禮門京又自書姦黨爲大碑頒于州縣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彼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朱勔領應奉局花石綱

帝垂意花石蔡京使勔密取浙中珍異以進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州命勔總其事于是搜岩剔藪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卽領健卒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指爲御前之物及發行必撤屋抉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卽指爲不祥矣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六

宋徽宗

劉達請碎元祐黨碑

時因星變求直言劉達請碎元祐黨碑帝從之蔡京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

立八行取士科

孝友睦姻任恤中和八行有卽免試補太學上舍得孔孟不傳之學

程頤學本于誠誨人不倦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

名士世稱爲伊川先生至是卒年七十五

正言碎朕衣

右正言陳禾疏劾童貫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竟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翌日貫等泣訴遂請貶監信州酒稅

童貫如遼

貫妄開邊欲圖遼遂請使遼以覘之至遼遇李良嗣自言有滅燕之策與俱歸薦之良嗣曰女直恨遼人切骨而遼主荒淫失道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直相約攻遼破之必也圖燕之議始此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六

宋徽宗

女直完顏阿骨打叛遼稱帝國號金取遼黃龍府

設千道會

帝惑道士林靈素之術作上清寶籙宮設大齋醮道錄院上

章冊帝爲教主遣君皇帝

遣馬政如金議夾攻遼預請燕雲之地

小官何敢論大事

帝數徵行秘書正字曹輔上疏諫余深曰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遂貶

輔編管郴州

游楊立雪

楊時師事程顥相得甚憐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又師事頤一日頤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至是召爲秘書郎

父子各立門戶

蔡京專政日久子攸權勢更盛與父相軋遂爲仇敵攸欲獨專國政不容父同位遂詔京致仕

方臘作亂

臘睦州人以左道惑衆因吳中困于朱勔花石之擾遂聚衆數萬攻陷杭衢等州詔童貫討之執臘歸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六 宋徽宗

四

淮南盜宋江作亂

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攻陷山東轉掠十郡張叔夜設伏破之江乃降

黑漢

有物大如席黑氣蒙之每出若列屋摧倒之聲腥血四洒或變人形或爲蟻多在掖庭內殿人謂之黑漢

一寸山河一寸金

初與金約克遼之後願得燕京西京之地至是使趙良嗣如燕議之左企弓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主背初約要求不已乃加歲幣與之

張毅以平州來歸

初毅以平州歸金復叛金來降金人以納叛來貴遂殺毅以首送金金人遂用此與師矣

狐升御榻

有狐升御榻而坐又都城一男子孕而誕子有朱氏女生孩長六七寸

金將粘沒喝幹離不分道入寇郭藥師以燕山叛降金

今日不吝改過

帝以金師日迫草詔罪己曰今日不吝改過

李綱刺血上疏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六 宋徽宗

五

帝欲東幸避金李綱刺臂血上疏請假太子位號守京城遂傳位于太子太子卽位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時金議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

六賊異名同罪

太學生陳東伏閣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于內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勔聚怨于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遼金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乞誅此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欽宗皇帝

名桓徽宗長子在位二年金人寇虜之北行後祖于五國城

南胡可謂無人

金兵渡河宋師無敢拒者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
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

以李綱為東京留守

時幹離不濟河太上皇出奔鎮江宰執請帝幸襄鄧以避敵
李綱力言不可慨然任治兵禦敵之事未幾帝復出幸乘輿
已駕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死守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
因苦留帝遂止綱治戰守之具不數日而畢

安危在此一舉

金人聞城中有備遣人議和帝使李綱往綱曰安危在此一
舉李綱性懦恐誤國事帝不聽遣稅至金幹擊不曰若議和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六

宋徽宗

靖康十

太

須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頭表緞百萬匹尊金
帝為伯父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地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送
大軍過河乃退耳稅唯唯不敢措一言稅歸帝一一如其言
天下稱為老种

時諸路勤王兵至种師道年高天下稱為老种請伐金帝曰
已講和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矣

罷李綱以謝金人

金使來詰責違誓用兵之故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
平仲耳非朝廷意因罷李綱以謝金人陳東率都人上書言
綱任天下之重為社稷之臣乞復用之搥壞登聞鼓喧呼動

頃帝恐生變復綱右丞

涇子宰相

李邦彥所遺請瞻目之為涇
子宰相陳東上書請斥之遂免

李綱獨以金為憂

時金兵退李綱獨以為憂數上邊計耿南仲沮之不用及圍
太原急帝復聽南仲出綱為質樞使綱不得已受命入對曰
臣書生不知兵此行無復還望願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
帝蔡京于儋州道死童貫蔡攸朱勛等伏誅

封還詞頭

胡安國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先及罷李
綱安國封還詞頭坐貶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六

宋徽宗

七

三鎮國之根本

金復入寇議割三鎮與金何鼎曰三鎮國之根本金人無信
割亦來不割亦來且河北之民皆吾赤子奈何一旦棄之

岳飛少負氣節

時金兵渡河陷西京詔康王構如金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
曰肅王一去不返願王勿往百姓亦遮道留王知相州汪伯
彥請王如相王德伯彥由是受知初相州人岳飛少負氣節
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至是
見王王以為承信郎

宗澤履水渡河

時粘沒喝幹離不陷京城帝如金營請降宗澤履水渡河見康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君父之望入援何音飢渴宜引兵趨澶淵汪伯彥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免康王乃移軍東平

兩河不肯降金

帝自京還詔兩河割地以界兩河民不肯降

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金人邀帝至營迫帝易服李若水大哭其僕以父母慰解之若水曰吾不顧家矣罵不絕口死之金人曰遼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六

歸書片紙

金人陷京城欲相劉幹幹歸書片紙曰忠臣不事二君遂自縊

死中求生

宗澤以孤軍進至衛州下今日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以當百大敗金人退數十里澤計敵衆必復來乃募徒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澤出其不意過河襲擊又敗之

張叔夜不肯署狀

金人劫上皇及后妃太子宗戚至其軍廣帝及太上皇爲庶

人謀立異姓王時雍探知敵意在張邦昌乃以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之御史中丞秦檜爲議狀願復則君金人怒執檜去遂立邦昌爲楚帝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

徽宗二帝不果

金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康王妃邢氏等三千人北去宗澤欲渡河還二帝而勤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

天命人心歸康王

呂好問謂邦昌曰相公真欲立耶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今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六

正位馬紳亦請極陳順逆利害邦昌乃尊元祐皇后爲宋太后迎入禁中垂簾聽政邦昌自稱權尚書左僕射奉迎康王

泥馬渡江

康王聞金兵追迫夜馳至江邊無舟可渡見江神廟中馬即策之以渡既登岸馬鞭不行明旦視之乃泥馬也

高宗皇帝

名旉徽宗第九子徽欽北狩遂即位南京通都大邑中興無敵亂之才或于秦檜等和議之策復尺寸之地務臣本質忘不共戴天之仇由是憤自陸而剛果不足也

敬天左祖

元祐皇后降手書告中外俾王嗣統其畧曰歷年二君人不

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舉。而敷天同左祖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王遂即皇帝位於南京。

李綱論借逆偽命

帝召綱為尚書左僕射。綱陳十事。其借逆偽命二事不行。言於帝曰。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借逆之臣。四方誰不解體。因泣拜曰。陛下必欲用邦昌臣。斷不與同列。請以笏擊之。乃貶邦昌及受偽命臣僚。王時雍吳开莫備李觀等。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六 宋高宗

李綱經理規模

綱言內脩政事。徐問罪金人。此謂規模。至于當急而先者。則在于經制兩河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畧者為之。可資其禦敵之勢。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此先務也。帝然之。

張叔夜義不食粟

叔夜從二帝北遷。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粟。至白溝河。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仰天大呼。遂扼吭而死。

單騎降賊

李綱薦宗澤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京城

樓櫓盡廢。盜賊縱橫。澤既至。撫循軍民。脩治樓櫓。出師以挫敵。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澤以單騎至營。諭以大義。善感泣遂降。

岳飛將材

乘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使立功贖罪。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振所問。飛曰。兩敵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所製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補飛武經郎。出御衣親書其領。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六 宋高宗

上皇既渡河十餘日。謂曹勛曰。汝歸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而行之。毋以我為念。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夫人邢氏亦脫所御金環付勛曰。幸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

李綱罷以黃潛善為尚書僕射

汪黃力主。幸東南與綱不合。御史張汝又劾綱買馬招軍之罪。綱疏求去。乃罷綱。既去。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沒。凡綱所規畫之政。一切廢格。金兵益熾。而中原不可為矣。

宗爺爺

金兀朮侵東京。都人震恐。宗澤方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昞劉衍等在外。必能破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山敵後。伏其屨。

路金人方與行戰伏起來擊之金人果敗澤遂決大舉之計
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
功言訖泣下諸將感激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澤感聲
日著金人憚之呼曰宗爺命

連呼過河者三

時帝幸揚州宗澤屢請還京輒爲汪黃所抑憂憤成疾乃嘆
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但連呼過河者三而
卒

南渡

金兵南下汪黃皆匿不以聞及陷天長軍帝乘騎馳瓜州得

廿二史紀事本末

宋高宗

主

小舟渡至鎮江二人方率同列聽浮屠說法有問邊耗者猶
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舍皇策馬
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無不切齒帝因如杭州以
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守鎮江

舉酒酌地

苗傅劉正彥作亂劫帝傳位太子韓世忠舉酒酌地誓不與
賊共戴天遂與張浚呂頤浩討平之

真忠臣

洪皓使金金使仕劉豫皓不屈願就鼎鑊金人曰此真忠臣
也流遼冷山

胡寅進七策

大要罷和議以修戰器存紀綱以立國體呂頤浩惡其切直
罷之于外

趙鼎陳戰守禦三策

鼎陳三策且請幸荆襄以圖進取卽李綱所議幸南陽者
血書衣裾

金人入建康守臣杜充降通判楊邦乂以血大書衣裾曰寧
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罵賊而死

出入兵家之奇

帝聞杜充敗呂頤浩遂進航海之策曰俟其退去復還二浙

廿二史紀事本末

宋高宗

主

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奔明州

岳爺爺軍

飛自建康踞金人于廣德六戰皆捷金兵相謂曰此岳爺爺
軍也

世忠妻親執桴鼓

金人陷明州襲帝于海時韓世忠駐師鎮江謂諸將曰此間
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兀術師還必登此以覘虛實乃令百
人伏廟中百人伏岸下戒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
繼出必成擒矣及敵至果有五騎入廟廟兵先出見一人紅
袍玉帶疾馳既躍復跳而免乃兀術也既而接戰江中世忠

妻梁氏親執桴鼓敵不得濟兀末窮蹙所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相舍兀末語塞見游舟乘風使達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無如使馬奈何有閩人王姓者教以火攻以火箭射箭筈師遂潰兀末乃克濟江世忠以八千人敗兀末十萬衆自是金人不復渡江矣

金徙二帝于五國城在遼東三萬衛北一千里

宋學史

以范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由是二史得其正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六 宋高宗

金立劉豫爲齊帝都大名府

得一佳士

秦檜從二帝至燕先與金陰主和議至是縱之還同妻王氏自金軍中航海至越州見帝帝曰檜朴忠過人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以爲尚書同平章事解仇息兵自

檜始

張俊軍有鐵山之號

俊與岳飛破江淮賊李成于是俊軍有鐵山之號

岳飛功第一

俊又大敗李成于黃梅縣成奔劉豫江淮悉平俊奏飛功第

一〇 古法可一不可再

王德瑄邵清之衆于崇明沙壘日餘黨復索戰謀言賊將用火牛德瑄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賊馬度清遂行在餘黨悉平

金兀末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瑋大敗之兀末遁金乃以陝西

地界劉豫于是中原盡屬于豫

頒戒石銘于州縣

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于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俾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至今遵用之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六 宋高宗

檜陳二策

初檜欲得相位揚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之遂以爲相至是所陳二策則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

檜語塞

江淮賴以安

張浚在關陝三年訓兵當敵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

黃柑遺敵

金兵攻饒風關吳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引兵援之至卽

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曰爾來何速耶卒與劉子羽收金兵

手書精忠旗賜岳飛

岳飛平彭友于虔州帝以隆祐太后震怒之故密諭飛屠其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脇從虔人感其德給保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

六郡爲恢復中原根本

楊太李成據湖廣岳飛請先取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根本從之踰月襄漢悉平帝喜曰朕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六 宋高宗

補天浴日之功

以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軍事與朱勝非不協鼎因言張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橋而終以物議被斥臣無浚之功當此重任伏望閔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

中興武功第一

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鎮沈與求曰自建炎來將士未常與金人迎戰今世忠屢捷論者以爲中興武功第一

來路即歸路

時趙鼎勸帝親征以劉豫子劉麟渡淮南也喻樗謂鼎曰六

龍臨江當思歸路張德遠有重望其言宜聽江在將路以諸道兵赴闕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遂召浚帝自將與金浚見鼎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才之功也浚視師江上將士勇氣十倍

揀文以祭

上皇卒于金兵卻付郎司馬朴等服斬哀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據文以祭其辭激烈聞者揮涕焉

幾虛過一生

楊時之學爲程氏正宗至是卒號龜山先生初羅從彦往從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六 宋高宗

岳侯神算

岳飛討楊太先招降其黨黃佐即遣佐入湖視可乘者擒之可勸者降之席益疑飛玩寇張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謀機胡可易言會召浚還飛袖小圖示浚曰都督能少留八月可破賊浚許之飛且攻且招迫楊太赴水死湖湘平界八日而捷書至浚嘆曰岳侯神算也

岳韓可倚大事

張浚言之因命一人分屯楚鄂

將將軍銳不可當

劉豫使其子麟視分道寇惟西時張浚楊沂中韓世忠岳飛
劉光世分屯諸州張浚上言令諸軍合擊劉猷至越州沂中
大破之猷曰適見將軍銳不可當因遁去麟聞猷敗亦拔
砦去金人聞豫敗始有廢豫之意

號為小元祐

鼎與浚同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常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
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為小元祐

張俊忌岳飛

飛少事俊為列將一旦拔起爵位與齊俊深忌之始與有隙
矣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六

宋高宗

六

春秋傳心要典

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于學官胡安國言先聖筆削之書天
下事物備于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著春秋傳以上之帝置之
座右自謂二十四日讀一遍

定都臨安

今杭州

晏敦復獨有憂色

初趙鼎不悅秦檜及檜在政府一惟鼎言是從鼎亦信之言
檜可大任及入相朝士皆賀晏敦復獨有憂色曰奸人相矣
儒者所爭在義

檜主和議侍郎曾開不草國書檜以故改許之開曰儒者所

爭在義爵祿弗顧也

金人募其書千金

胡銓抗疏言和議之非遂遭貶竄吳師古餒之于木金人募
其書以千金

唾手燕雲

岳飛力陳和議之非有唾手燕雲終欲復仇而報國誓心天
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檜大怒

姜桂到老愈辣

晏敦復力排和議之非檜使人誅之曰若曲從兩府可致教
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誤國況吾姜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六

宋高宗

六

官乃罷吏部尚書知衢州

趙鼎皆格言

元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
用兵本孫吳金人不敢犯蜀至是卒

忠義動乎遠邇

李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身雖不用
用或不久而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遐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
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至是卒
劉錡順昌之捷

金兀朮撤離喝分道入寇錡將赴東京聞東京已陷至順昌

即入城爲守計而金已開城誘壯士五百夜所
電光四起其時金已開城誘壯士五百夜所
木在汴聞之亟帥十萬衆來援怒曰以吾力破此城而用執
尖錫倒耳錫乃爲浮橋五所于頓河上引敵以濟錫遣人毒
頓上流及草中時大暑敵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錫士氣
閉眼俟其力疲氣索方出接戰金人大敗兀木平日所持如
鐵浮圖鐵兜牟拐子馬皆十損七八遂擁衆還汴

岳飛收復河南州郡

岳飛荷鋤而觀

韓世忠每出軍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六 宋高宗

手

夜又未易當

王德復宿州時鄭瓊與金烏祿在毫聞德至曰夜又未易當

卽引去

一 奉十二金牌

時中原豪傑忠義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揭旗以岳爲號父
老百姓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于道金將王鎮等亦以其衆
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軍痛飲耳方指日
渡河而秦檜力主和議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速召還于
是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慨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

加廢于一旦遂還民徙徙而南者如市

書生叩馬

初兀木敗于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母走自
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矣
兀木悟遂留不去及飛還河南新復州郡復陷于金

驚見順昌旗幟

楊沂中劉錡大敗兀木于東山敵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
卽退走

秦檜矯詔下岳飛于大理獄

岳飛累立顯功不附和議張俊忌之問之于檜又兀木遺檜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六 宋高宗

手

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
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故力謀殺之乃與張俊謀俊因自爲
狀妄言飛部將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且謂憲得飛子雲
手書命憲營還兵計獄成告檜檜矯詔召飛父子下獄命中
丞何錡鞠之飛裂裳以背示錡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字深入
膚理錡曰其寃檜因改命万俟卨與飛有怨遂傳會成
獄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岳雲與張憲書雖不明
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

杜門謝客

韓世忠既罷還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

奚章縱遊西湖以自樂。潏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得佐卒。得見其面十餘年而卒。

諸酋酌酒相賀

秦檜竟殺岳飛。洪皓在金以蠟書奏言。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死。諸酋酌酒相賀。飛事親孝。立志慷慨。以必取中原滅仇虜為念。帝嘗欲為飛營第。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飛御士卒嚴而有恩。善以少擊眾。謀定而後戰。號令如山。猝遇敵。不恤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若書生。然忠憤激烈。議論壯正。卒以此得禍。岳雲張憲皆棄市。

韓岳二公齊休

按宋中興名將。稱張韓劉岳。然名並而實不並也。張俊黨檜殺飛。其罪不在檜下。張沒以厥子真儒並見。隆重而挫師枉殺。遺議不少。劉光世雖得士卒心。然庸才耳。惟劉錡差強人意。金人望見順昌旗幟。即畏走。終不若韓岳二公。齊休萬古。一無訾議。乃岳羅奇禍。未嘗不羨韓王之王全福也。

上國一老人

帝使何鑄如金。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往告金主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係甚重。以至誠說。

也。庶彼有感。鑄至金。與曹勛再三懇請。金乃歸徽宗皇帝。后及邢后之喪。併帝母章氏。

蘇武不能過

洪皓留金十五年。至是始還。乞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須如黃鐘大呂。

皓見檜言其無中原意。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吾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鐘大呂。乃可。未幾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

樂平水閘

水者除根水。開具之異者。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六 宋高宗

初禁野史

秦檜惡為人所議也。

伯麟題壁

太學生張伯麟題于壁云。夫差爾忘越人之殺爾父乎。檜惡之。黜配吉陽。

此老倔強猶昔

從趙鼎于吉陽。軍謝表有曰。白首何歸。恨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曰。此老倔強猶昔。

中興賢相稱首

鼎卒于軍。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鼎為相以固國本為先。為中興賢相稱首。

金刺秦槍

司軍士施全刺槍不中槍親拘之全曰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猶不悟我故欲殺汝也詔磔于市

三世同領史職

以秦垣修撰實錄垣煇子也時煇為秘書少監煇槍養子也金以何名為兵端

孫道夫使金果進全有南侵意帝曰彼以何名為兵端孫對曰彼弑君奪位與兵豈問有名

有花洛陽

虞允文如金金主謂曰我將看花洛陽又命畫工寫臨安湖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六

金

山為屏而國已之像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述大舉入寇

衆號百萬遠近大震

買舟冒雪而行

金兵充斥盛焚采石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張浚有判建康之命獨買舟冒雪而行

虞允文脫之裝度

李顯忠代王權軍未至金兵將濟江時虞允文奉命餉師即帥諸將大敗之於采石允文還帝曰允文天性公忠朕之裝度也

劉錡有儒將風

錢惟愷深毅有儒將風至是疾允文謝之錢執其手曰朝廷

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明年以劉汜敗發怒不已遂嘔血數升卒

風采隱然

帝如建康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為重

付託得人

帝通位于太子自稱太上皇帝謂群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憂矣

朝廷所恃惟公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六

金

太子即位手書召張浚入見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

浚因力陳和議之非勒帝堅意恢復翰林史浩以潛邸舊臣

得預樞密不悅浚言每事沮之故卒無成功

本原之地在朝廷

宋燕上封事言帝王之學先務格物致知則自然意誠心正可以應天下之務又曰四海利病係斯民休戚係斯民休戚係

守令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原之地亦

在朝廷而已

孝宗皇帝

名昀太祖六世孫高宗無子昀幼立為皇太子是受禪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八

趙鼎金主賢明仁義南無謂和議有誤昀之

帝以張浚爲樞密使謂陳俊卿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奪浮
言撼奪

以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初次膺力諫和議破斥者二十年帝即位召爲中丞若成閔之貪糴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

張浚使李顯忠伐金復盩厔又復宿州帝勞浚曰十年來無此矣此字拙

卷六

宋孝宗宗廟一乾道九年四月十六

美

羣居清涼且不堪

金復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李顯忠力戰却之邵宏淵耻前
功不自己出因不出兵願謂衆曰當此盛夏搖扇于清涼且
猶不堪況披甲苦戰乎人遂無鬪志諸將皆遁顯忠知勢不
孤立遂夜引還師大潰

金人書定四字

金以書來求地及歲幣詔盧仲賢報之金僕散忠義懼之以
威遂書定四字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地
三欲歲幣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至行在帝大

初以張浚視師江淮。金人懼。亟撤兵歸。及湯思退用事。浚乃罷。判福州。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在道。得疾。手書付二子。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卽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卒。諡忠獻。浚終身不主和議。其忠大類漢諸葛亮。特其殺曲端。不容李綱。趙鼎。爲可惜云。

胡銓十弔十賀

帝遣魏杞使金胡銓言金不可知乞追回使者專意武備無書名之恥無去大之辱無再拜之屈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矣詩云毋用婦人言今舉朝皆婦人也不聽

卷六

朱孝宗

美

魏杞正敵國禮

杞至金議和言和則兩國蒙其利若北朝欲用兵則我天子神聖才傑奮起北朝能保必勝乎論之甚悉金君臣環聽拱竦以國書稱大宋賜杞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禮而還隱然爲方面之重

四川宣撫使吳璘剛勇喜大節代兄玠守蜀二十年隱然爲

方面之重至是卒贈太師

騎射圖恢復

帝好騎射陳俊卿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蓋志圖恢復耳誠能任將作士則英聲義烈不出樽俎之間而敵人已服何待區

區馳射哉

材館錄

陳俊卿與允文爲左右僕射俊卿以用人爲己任允文亦以人才爲急嘗籍爲三等有所見聞卽記之號才館錄故所用皆知名士

敬天圖

帝謂享國長久皆起於寅畏因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爲兩圖以便省覽名曰敬天圖

都人作四賢詩

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李衡王希呂論說不可執政周必大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六

宋孝宗

天

不草答詔莫濟封還錄黃爲四賢

春秋以後僅見此書

後李彥亦上續資治通鑑長編

凡九百人十七篇

朱熹綱目成丘瓊山斷之曰春秋以後僅見此書春秋者經中之史綱目者史中之經也

聖門有人

張栻爲右文殿修撰至是卒學者稱爲南軒先生栻穎悟夙成父浚愛之使事胡宏宏曰聖門有人矣朱熹嘗言己之學銖積寸累而成若敬夫則于大本卓然有見者也卒爲理學名臣

作大事記

呂祖謙作起於周敬王三十九年上接春秋絕筆下迄於五

代也祖謙之學以關洛爲宗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

氣質其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學者稱爲東萊先生

禁道學

時朱熹講學宰相王淮惡之諷御史論之謂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等事皆學者所共學也乃謂已獨能之考其行又大不然不幾假其名以濟其偽耶帝然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於世

平生所學四字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六

宋孝宗

天

朱熹入奏事或謂之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

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

投匭上封事

熹辭位歸投匭上封事大畧言天下大本與今日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太子選大臣振紀綱變風俗愛民力修軍政六者而已又疏十事以爲新政之助會有黨學之禁乃不果上

小堯舜

金主雍仁靜節儉明達政事好賢納諫尚文抑武南北講和與民休息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刑部斷死罪殘或止數人號

稱小堯舜至是卒廟號世宗

黃治五不欺

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及爲

中丞果盡言無隱

帝傳位於太子退居重華宮太子卽位尊帝爲壽皇聖帝

光宗皇帝

名惇孝宗第三子在位五年帝年四十而受禪通后李氏悍妬欲廢立其子而適于其父及旦仆地而死宜哉

兩宮之情始通

時皇后李氏悍妬政多決于后后益驕恣欲立太子壽皇

不許遂不悅壽皇阻帝不許朝重華宮至是吏部尚書趙汝

甘二史紀事提要卷六 宋光宗 紹熙五 年

愚往復規諫而兩宮之情始通帝乃朝重華宮皇后亦至從

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推倒一世智勇開拓萬古心胸

陳亮號同甫才氣超邁議論風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

淳熙中詣闕上書極言錢塘非駐驛之所孝宗將擢用之大

臣惡其切直交沮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豈

博一官乎卽渡江歸廬志讀書自言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推

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差有一日之長至是帝策

進士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陛下之於壽皇問安視膳所以

察顏觀色者亦既得其要而見諸行矣豈徒以一月四朝爲

遂玩兵政寇屢斥忠良正孝宗時奸邪得志以爲金人犯邊元太祖起于北方江南震懼國勢漸危雖有小義不足補也

一網打盡

韓侂胄欲逐趙汝愚謀於參政京鏞鏞曰彼宗姓也誣以謀

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後汝愚被竄至衡州暴卒

天下寃之

天下號爲六君子

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上書訴汝愚之寃侂胄大怒編管六

人於五百里外天下號爲六君子焉

更號逐翁

甘二史紀事提要卷六 宋光宗 紹熙五 年

朱熹家居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因明汝愚之

寃諸生皆以爲賈禍門人蔡元定請箴之遇逐之同人熹默

然取奏稿焚之因更號逐翁

禁用僞學之黨籍僞學黨五十九人

時以正人爲僞學設禁甚嚴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

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鄉會試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

五字主司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

之書爲世大禁

由資尚書屈膝執政

時許及之爲吏部尚書詔事侂胄居二年不還見侂胄流涕

屈膝遂以爲同知樞密院事侂冑嘗值生辰群公畢集及之後至開人掩門拒之及之大宴會門閉未開遂俯僂而入當時有由賓尚書屈膝執政之語

栗金蒲桃

趙師舜宗室也詔附侂冑生員百官爭貢珍異師舜獨獻栗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慚沮侂冑愛委十人欲得北珠冠師舜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遂以爲工部侍郎

大哩叢薄

侂冑嘗過南園山莊顧竹籬茅舍謂師舜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大吹雞鳴耳俄而聞大吹雞聲視之乃師舜也侂冑

廿二史紀事本末

宋孝宗

卷六

太笑聞者鄙之

拔木崩山

朱熹字元晦婺州人後徙建陽之考亭亦號考亭又號紫陽諸生自遠至者置飯藜藿以給之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時政道學急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而公日與諸生講學不休年七十一之辛酉口改大學誠意章爲先生絕筆甲子日疾革正坐整衣冠而卒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後諡曰文

松書

談議大夫程松獻一妾于侂冑名之曰松壽侂冑曰奈何與

美觀哉帝以爲善處父子之間擢第一尋卒

朱先生安在

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嘗問朱先生安在故以燕知潭州

引裾泣諫

壽皇疾大漸帝不朝群臣請帝問疾皆不從丞相留正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群臣隨帝入內侍闔宮門慟哭而出自是壽皇崩帝亦稱疾不執喪

天子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

帝稱疾不執壽皇喪忽臨朝仆地趙汝愚憂危乃謀以太后

旨禪位嘉王王固辭趙奏

云

遂卽位尊帝爲太上皇帝后

廿二史紀事本末

宋光宗

卷六

卷六

爲太上皇后

須尋天下第一等人

黃裳爲嘉王翊善言於光宗曰欲進德修業須尋天下第一等人因以朱熹對至是召爲煥章閣待制

積誠意以感動帝心

朱熹每進對務積誠意以感動帝心極言四事一諫修東宮二定省壽皇三諫左右竊柄四爲上皇求吉地立朝四十六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韓侂冑惡其切直出手批罷之熹去侂冑益無所忌

寧宗皇帝

名擴光宗第三子在位三十年第五十七帝諱秦仁儉然柔而不明前存韓侂冑後有史彌遠

大諫同名松曰欲使賤姓名常蒙記憶耳

韓侂胄定議伐金

時有勸侂胄宜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

追封岳飛爲鄂王

韓侂胄欲風勵諸將也

改諡秦檜繆醜

論主和誤國之罪也

縛羊擊鼓

時用兵伐金諸道皆敗惟畢再遇有功嘗與金人相持久乃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六

宋寧宗

諸

以香料煮苴布地佯爲敗走金人追之馬僕皆就食鞭之不前及攻之金人大敗又嘗與金對壘金兵日至再遇度不能支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中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後覺之欲追去已遠矣

元太祖稱帝于斡難河

姓奇渥溫名鐵木真蒙古部人世爲豪古部長至帝功德日盛諸部皆慕義來

降遂大會諸部即位于斡難之原

方信孺義不屈金

信孺至金金人要以五事及還韓侂胄問之信孺言金所欲五事一割地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國問之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宦

史綱遺誅韓侂胄于玉津園

自兵興以來公私力屈侂胄以金人欲罪首謀乃更銳意出師中外憂懼彌遠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亦怨侂胄力贊之帝乃命后兄楊次山與弼遠共圖之侂胄入朝弼遠等以兵擁至玉津園殺之併遣使誅蘇師旦以二人首畀金人金得之遂罷兵和議成

孟爺爺

時以金有蒙古之難朝廷不遺歲幣金遂分道南侵知襄陽軍孟宗政敗之於鄂州金自是不窺襄漢宗政威名震于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六

宋寧宗

諸

元主有一天下之志

元太祖起于漠北有混一天下之志嘗訪遼宗室召耶律楚材備顧問楚材通術數之學尤精于天文

趙方名言

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嘗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後守襄陽十年以戰爲守有樽俎折衝之風故金人擾邊淮蜀大困而京西一境獨全至是卒于范萼俱顯

角端

元主滅回回等數十國至印度國鉄門關見一異獸鹿形馬

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曰汝主宜早還元主問邪律楚材
楚材曰此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上帝惡殺
之象願陛下承天心有此數國人命元主即日班師
金主不殺草澤直言

金有男子服衰麻望承天門且笑且哭曰吾笑笑將相無人
吾哭哭金國將亡群臣請置重典金主曰近詔草澤直言今
難訊誠不可殺也杖而遣之

帝崩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子貴誠更名昀出皇子竑為濟陽郡
王矯詔殺之

理宗皇帝名昀太祖十世孫沂王之子寧宗無嗣史彌遠矯詔立之在位四十年壽六十二帝之立也

書上史記事提要卷本 宋理宗

在朝君子小人互為消長治亂相半時元滅金滅西夏威震海內帝以中才之主能保邦殺身幸也然始於崇寧理學亦賢矣哉

綱常扶持宇宙棟幹

湖州人潘壬起兵立濟陽王竑為帝竑不從自討平之史彌遠殺竑真德秀曰綱常扶植宇宙棟幹莫安生民柱石湖州之變非濟陽本意奈何殺之今濟王雖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耳大抵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人君難以為法帝曰善

鷹犬三四

梁成大與莫澤李知孝共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

相繼擊去之于是罷真德秀貶魏了翁成大貽所親書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
大黃愈疫

元主滅夏諸將爭掠子女玉帛邪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惟得大黃可愈楚材用活萬人金汴京元帥崔立叛執其母妃及親王等送元軍蒙古以之北還道艱苦萬狀尤甚於徵欽時焉

介秋正王道之端

史彌遠卒帝始勵精求治鄭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下詔改元曰春秋正王道之端式嚴謹始聖德開太平之路尤

書上史記事提要卷本 宋理宗

貴更新

時人謂之四木

初薛極胡榮飛子述趙汝述附史彌遠最親用事時人謂之四木

金亡

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金主守緒死金亡金主共一百十八年

西湖中烟火異常

賈貴妃弟似道恃寵不檢日夜縱遊湖上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烟火異常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使京尹史嚴之戒之嚴之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也

趙范趙葵請復三京帥師會全子才軍趙汴蒙古引兵至洛陽

趙葵全子才遂棄汴而歸蒙古乃使王楙來言曰何為而敗

盟也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矣

真德秀進大學衍義共四十三卷極陳帝王為治為學之本在乎以身心為始

直聲震朝廷

德秀居官數年奏疏皆切時務直聲震朝廷官遊所至惠政

深洽不媿其言慨然以斯文自任黨禁開而正學明德秀之

力為多仕至資政殿學士卒號西山先生

御書唐嚴武詩武在蜀宗時節度

魏了翁復用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為宵壬所忌有言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六

了翁知兵體者乃命出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御書唐嚴武詩

及錫山書院四大字賜之

孟珙復襄陽又遣兵復夔州後為四川宣撫大興屯田又制南

陽竹林兩書院以處四方流寓之士

河朔始知道學

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河朔至是元建太極書院於燕京而

河朔之間始知道學

三相當國喬行簡李宗勉史嵩之

論者謂喬失之泛李失之隘史失之專然宗勉清謹守法

號為賢

詔進封周程張朱從祀孔廟周程關洛南伯張載關西伯朱熹國公

楚材名言

元耶律楚材為相言與利不如除害生事不如省事人以為

名

余玠城釣魚山

玠為四川制置使播州冉璉及弟璞俱有文武功玠玠待

以上客璉曰蜀口形勝莫若釣魚山請從諸此若任得其人

積粟以守之賢于十萬師遠矣玠大喜

諸生作捲堂文

時范鎮為相惡太學生言事欲逐諸生諸生作捲堂文以辭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六

先聖遂行

堂食無敢下筯

時徐元杰劉漢弼諸君子相繼暴死咸謂史嵩之黨中之以

壽堂食無敢下筯者

廉孟子

元廉希憲魁偉有成容嗜書尤篤一日方讀孟子太弟忽必

烈召遂懷以進問何書曰孟子問其義曰性善義利之分愛

牛之心擴而充之足保四海太弟善之因目為廉孟子又一

日校射連發三中太弟驚服曰真文武全才有用書生也

讀書欲何為

元許衡幼有異質七歲就學問師讀書欲何為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及長刻意墳典聞姚杞有道學往師之慨然以道學自任一言一行必質諸書嘗語其子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雖他書不治可也

三不吹犬

時以丁大全為司諫陳大方為正言胡大昌為侍御史人曰為三不吹犬

龜鑑錄石

帝試進士文天祥以法天不息對帝親擢為第一考官土應麟奏是舉古誰若龜鑑忠肝若鐵石臣敢為得人賀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六 宋理宗

士論稱為六君子 陳宜中黃劼林則祖曾輩劉黻陳宗

丁大全追逐右相董槐于城外太學生陳宜中等六人上書極言大全之姦大全怒削六人籍編管遠州復立碑三學戒勵諸生然士論翕然稱之號為六君子焉

似道乞和奏挽

時賈似道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蒙古忽必烈入寇渡淮攻城急似道大懼密遣宋京請元師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蒙古主卒忽必烈班師似道乃匿議和稱臣事以諸路大提問詔似道還朝後忽必烈既立使郝經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似道恐謀泄拘經于真州軍營元

以拘留信使來詰責而兵端益不可息矣

賈公田

似道以國計困乏乃請行限田之制將官戶田產踰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貢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米其于軍餉沛然有餘矣帝從之

帝崩太子繼即位

度宗皇帝

名誠理宗姪榮王與芮之子在位十年年三十五。時賈似道專政強敵在外失地殆無虛日方且粉飾太平邀功貪貨失將士心天怨人怒以至于亡

稱師臣而不名

加似道太師封魏國公每朝帝必答拜稱為師臣而不名朝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六 宋度宗

臣皆稱為周公

微公幾為千古罪人

似道每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江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萬里固求去

元許衡陳賡務五事

一曰立國規模行漢法使民富實興學二曰中書大要頒條祿以資仕立銓法以糾職設監司以察汙三曰為君難以踐防欺任賢去邪得民心順天道六者為目以修德任賢交

民三者爲要四曰農桑學校五曰慎儆元主嘉納之

受孔子戒

元主合麻希憲受僧八思馬戒希憲曰臣已受孔子戒矣元主曰孔子亦有戒耶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與妾踞地聞蟋蟀

初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起第西湖之葛嶺迺養其中似道于是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日肆淫樂嘗與群妾踞地聞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曰是或累月不朝大小朝政皆決于館客廖聲中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六 宋度宗

聖

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賜死由是邊事雖急無敢言于帝者

學者治生爲急

元許衡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彼旁求妄進及作官皆利者殆亦窮于生理之所致也

馬廷鸞三不知之說

馬廷鸞于似道不克展其才力求去陛辭曰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前勝負刻關不知願陛下懷永圖泣血而出

帝崩于鼎卽位太后臨朝稱制謝氏也

不殺是吾曹彬

元主使史天澤伯顏帥師南侵論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後天澤伯顏不遵諸軍應伯顏節制天澤忠亮有大節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出入將相五十年杜絕私恩表百辟爲開元臣人以方孔子儀曹彬云子八人皆顯官

恭宗皇帝

名翼度宗次子年四歲卽位僅二年爲元兵執之北去封號國公稱于沙漠時天命已去主少國疑雖使伊周輔之未必克濟况一妖賢族能之實似道手其亡也哀哉

江南無一寸乾淨地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六 宋恭宗

聖

初襄陽既失汪立信移書似道曰天下之勢十去八九尚安不虞噉做湖山乎今止有督兵講和二策和不行則衝壁與觀之禮請備以俟似道抵書於地曰賊狂言敢爾至是欲出師乃以立信爲沿江招討使撫其背曰不信公言至此今奈何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乃率所部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似道請和于伯顏不許立信尋卒

節義成雙

元兵徇池州通判趙昂發與妻羅氏同縊堂中書凡上日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

執贖擄筆

元人徇饒州執贖使知州唐震著降震擄筆于地不屈遂死

扁亭止水

故相江萬里開襄樊破乃鑿池芝山後國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饒城破乃赴止水死

張世傑帥師入衛

文天祥起兵勤王

天祥性豪華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爲軍費語及時事輒流涕撫膺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

廿二史紀事本末

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乃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山洞窟有衆

萬人入衛

賈似道有罪竄死

陳宜中初附似道得執政後因軍中不知似道所在以爲已死即上疏論其專權誤國乞正典刑遂免放循州有鄭虎臣者以父嘗爲似道所配請爲監押乃屏去其侍從姬妾撤轎蓋暴行烈日中令輜夫唱杭州歌以譏之窘辱備至至泉州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葉賈所逐也因贈詞云余歸路君來路天理昭昭胡不悟公田開會竟何如仔細思量真自誤賈州人皇州人人生會有相逢處客中邂逅欠蒸羊聊贈一驚長

短句似道俯首謝焉至漳州木綿庵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從廟上殺之殞于庵前

知元請平不許

陳宜中當國遣柳岳請和見伯顏于無錫曰爾若幼冲今至此者皆似道失信誤國耳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與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待天下於小兒今亦失于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

官衙一牙牌書不盡

侍郎黃萬石叛降元部統米立迎戰不屈元遣萬石論立曰吾官衙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立雖小卒但三世食

廿二史紀事本末

趙氏今何以生爲卒不屈遇害

手書盡忠家爲號

元人克潭州知州李若以忠義勉將士飲血死戰力既竭傳令指手書盡忠家爲號召帳下沈忠曰吾家人不可辱于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泣而請取酒飲其家人盡醉刃之若亦引頸受刃忠還家殺已妻子亦自剄州民聞之多舉家自盡知衡州進士尹穀乃爲二子行冠禮曰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下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

封吉王是爲益王判福州信王昀爲廣王判泉州

文天祥乞命二王鎮開廣以圖興復太后從之

世傑以死自誓

元伯顏師次阜亭山太后遣使奉頌以降丞相陳宜中夜遁

張世傑以死自誓帥所部兵入于海

天祥爭辨不屈

伯顏欲執政而議太后拜天祥右丞相往元軍伯顏見天祥爭辨不屈舉動異常留之軍中使人說之曰大元將興學校

立科舉丞相爲大宋狀元宰相今爲大元宰相無疑丞相嘗

言國亡與亡是男子心今天下一統國亡與亡四字願公勿

言天祥哭而拒之

謝枋得棄家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六 宋 恭宗

異

知信州謝枋得迎戰敗績棄家變姓名奔建寧府之建陽唐

石山妻李氏被執不屈而死

杭潮五日不至

元軍分駐錢塘江沙上杭人方幸之而江潮五日不至

元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

天祥浮海如温州

元人以天祥北去至鎮江亡入真州元令人反問曰元密遣

丞相來說降矣因捕之急天祥乃變姓名浮海如温州以求

二王

益王即帝位于福州

陳宜中張世傑等奉之也

端宗皇帝

名昀度宗長子在位三年爲元兵所迫時年十一崩于嶺南之碙州

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畧江西

斬使焚詔

元阿朮以皇太后手詔諭守揚州右丞相李庭芝降庭芝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開壁納使者執之焚其詔于壁

上

此皆節義文章

知興化軍陳文龍被執欲降之陳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

也可相逼耶卒不屈而死其子瓚起兵復興化軍守其城元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六 宋 端宗

人攻破之亦死之

元人分道寇閩廣陳宜中張世傑奉帝航海至是崩于碙州弟

廣王立是爲帝昀

帝昀

度宗末子在位二年而宋亡矣

旅一成中興

端宗崩群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一子尚在將焉置之

古人有以一族一成中興者天未絕宋此豈不可爲國耶乃

與眾立帝于碙州時年八歲矣

時僑越海濱陸秀夫獨儼然正立如治朝時在行中晏然

泣下以血。其狀淚水盡。左右無不悲慟者。及為左丞相。雖急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帝舟遷于厓山

厓山在海中。去潮廣各四百餘里。兩山相對。勢頗寬廣。中有一港。其口如門。可以藏舟。張世傑以為形勢之地。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焉。

零丁洋詩

元張弘範襲執文天祥。釋其縛。以客禮待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以自從。且命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未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六 宋高宗皇帝

宋

宋亡

元張弘範襲厓山張世傑。力戰禦之。兵潰。陸秀夫曰。德祐皇帝。已甚。陛下不可再辱。乃先驅妻子入海。即負帝同將太后楊氏。撫膺大恸曰。我忍死親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至平章山下。遇颶風大作。取擔香祝天呼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如天意不欲復存趙祀。則大風覆我舟。遂覆。世傑死。宋亡。

有南宋高宗起至帝昺共乙百五十三年

太祖起至帝昺通計三百二十年

太祖太宗真仁英 神哲以後徽欽行 南渡高孝傳九

寧

理度恭端終帝昺 凡十

元紀

世祖皇帝

名忽必烈。在位三十五年。永正統一十六年。壽八十。帝仁明。英武。屢立大功。混一區宇。文臣如許衡。姚枢。等。謀議。廟堂。武臣如伯顏。張弘範。等。攻拔。羣地。大開。嘉猷。制禮。作樂。民安。物阜。其有也。

十七史從何處說起

張弘範以文天祥至燕。丞相李羅召見天祥。長揖不跪。仰首而言曰。天下事有廢有興。自昔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六 元世祖皇帝

元

代無之。字羅曰汝。謂有廢有興。且道盤古至今。幾帝幾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非應博學宏詞科。何暇泛論。

成仁取義

天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帝遣王積翁諭旨。欲用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帝將釋之。會有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數千人。欲取文丞相。帝疑乃詔殺之。天祥臨刑。殊從容。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

今而後庶幾無愧

和淚寫新詩

學士王磐以詩哭天祥曰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曰忠如蜀將斬顏時精神貫日華夷見氣節凌霜天地知却恐史臣編不到老夫和淚寫新詩

制江南人為十等

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元之儒也

勿請謚立碑

許衡以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致仕嘗語其子曰我平生為虛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六 元世宗至元

手

名所累不能辭官死後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

使子孫識其處足矣至是卒年七十三

始海運

有海盜朱清瑄就撫言海運可通乃命造船運糧由海道

入京遂立萬戶府四即令瑄清掌之

訪求江南人才

遣御史程文海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帝悉問趙孟頫葉李

名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趙孟頫及張伯淳等二

十餘人帝皆擢用之孟頫字子昂宋宗室也書畫精絕

萬世不失為忠臣

初程文海荐謝枋得不赴魏天祐之北行與之言坐而公

對或疑言無禮天祐讓之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

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一存孤一死節一死于

十五年之前一死于十五年之後萬世而下皆不失為忠臣

韓退之云蓋棺事始定眾政豈足以知此遂不食二十餘日

不死乃復少茹蔬果不數日困殆至燕京五死

帝崩皇孫鐵木耳即位上都以太子真金早卒也

詔中外崇奉孔子

伯顏一代良將

伯顏深畧善斷將三十萬眾如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及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六 元成宗

手

還朝未嘗言功一代之良將也至是卒

成宗皇帝名鐵木耳世祖之孫太子真金早卒故立之在位十二年壽四十二○帝承混一之後垂拱而治亦善于守成者也

葉李賢于夢炎

帝問葉李留夢炎兩人優劣于趙孟頫孟頫謂夢炎賢帝曰

夢炎為宋狀元至宰相當實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

伏闕上書是賢于夢炎也

黃河清

蘭州河清三日上下三百餘里

建文廟于京師

前此未有也

廟成行釋奠禮牲用大半樂用登歌

帝崩右丞相哈喇迎懷王海山即位

武宗皇帝

名海山成宗兄在位五年帝承富有之業欲創制改法封爵太盛賜予太濫至元大德之治

加封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

命中書省刻孝經板

中書右丞李羅帖木兒以國字譯孝經以進帝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達于庶民皆當由是以行命中書省刻板模印諸王以下皆賜之

兩斧伐孤樹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六 元武宗

臺

丞相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進曰陛下惟進藥是好經籍是就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

學校人才所自出

命中書平章李孟領國子學論之曰學校人才所自出宜數加考課勉其德業郭彥通嘗稱李有宰輔之器

帝崩太子即位

仁宗皇帝

名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同母弟立為太子在位十年壽三十六帝性慈孝聰明恭儉雖處儲衛愛養民力孜孜為治一遵世祖成憲為元盛德守文之主

大風滅燭

遣宦者李邦寧釋奠于孔子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

燭盡滅邦寧悚息伏地良久風息乃成禮

刊貞觀政要

帝讀貞觀政要曰此書有益國家命刊行又嘗見大學衍義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

國史院萬世公論

帝論中書省臣曰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乃萬世公論

善人國所宜寶

帝諭近臣曰回回以寶需于官此物何足為寶惟善人用則百民安國家所宜寶也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六 元武宗

臺

詔行科舉

帝曰朕願安百姓以國至治設科取士庶得直儒之用而治道可興

立升齋積分之法

以齊暇謀為國子司業乃酌舊制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大第升既升上齋論再歲始與私試辭理俱優者一分辭理平優者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為高等禮部歲選六人以貢

刊藏桑園

帝見司農丞前好謀裁桑園說喜曰農桑衣食之本此爾甚

善命刊印散之民間

帝崩太子即位

英宗皇帝

名碩德八剌仁宗嫡子在位四年為
等所弑年二十一。帝性至孝即位
私果于陳穀好蜜
用法無
畏罪運攝大發

百年廢典復見

時躬享大廟命禮官集議其禮乃備法駕服家見曰行自是
歲以為常禮畢還宮百姓聳觀百年廢典一旦復見至有感

泣者

拜住三畏

以拜住為相拜住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三畏畏辱祖宗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六

英宗至治

善

畏天下事大識見未盡畏年少不克負荷帝嘗問今亦有如

魏徵者乎對曰榮則則水勵益力則火方有太宗則有魏徵

矣帝善之

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

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吳澄易詩書春秋吳義嘆曰與吳

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嘗延澄

至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至是起澄為翰林學士

帝自上都還駐驛南坡御史大夫鐵失等弑帝于行幄迎皇叔

嗣晉王立之鐵失等伏誅

泰定皇帝

名也孫鐵木耳以文庶人稱
帝統在位五年即于上都

禁西僧現驛擾民

先是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傳舍不能容則假館民
舍因迫逐男子奸汚婦女奉元一路用馬至八百餘匹驛戶
無所控訴臺察莫可誰何至是禁之

受無量壽佛戒于帝師

明宗皇帝

名和世孫武宗
長子在位十年

文宗皇帝

名圖帖睦爾武宗次
子明宗弟在位五年

天下儒人師

迎西僧輩真吃刺思為帝師命朝臣郊迎俯伏進觴帝師不
為動惟國子祭酒李木魯特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六

元順帝

善

下僧人師也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

笑而起舉觴卒飲眾為之慄然

經世大典

命翰林諸儒臣準唐宋會要輯本朝典故名曰經世大典

寧宗皇帝

名懿璘質班明宗子文宗孫道命
位于帝位年七歲在位一月而祖

順皇帝

名妥懽帖木兒明宗長子文宗時被廢出居廣西
寧宗崩遂立即位三十六年。帝性柔少斷伯顏

哈麻相繼弄權朝政日紊帝又迎西番僧行通氣
之術教官女作天魔之舞下恤政專荒于淫樂致
群相制挾稱帝
稱王垂二十年

委宰相責其成功

若有阿魯輝帖木兒者明宗親臣也言于帝曰天下事重宜

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帝然之
由是深居官中每事決于丞相伯顏撒敦等而已無所專焉
兩血兩毛

雨血于汴梁又雨毛于彰德路如線而緣民謠云天雨線民
起怨中原地事必變

詔罷科舉

聖賢之心盡在四書

東陽許謙序其師金履祥論孟考證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

四書之義備于朱子讀者咸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此考
證之所由作也謙制行甚嚴教人以五性人倫爲本以變化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六 元 順帝

事

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獨
不教人以科舉之文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爲學者師垂四
十年至是卒世稱爲白雲先生

作文如用兵

金華處士吳萊不仕居山中嘗論文云作文如用兵有奇有
正正者法度奇者不爲法度所縛千變萬化坐作擊刺一時
俱起及其欲止都伍各還其隊原不曾亂聞者服之

詔復行科舉

從翰林學士嘆嘆之請也

脫脫稱賢相

脫脫伯顏之姪也初受其伯父伯顏之敗竟無之至是爲相
悉更伯顏所行中外翕然稱賢相

取比千圓以進

嘆嘆在經筵日勅帝講學帝欲觀古名畫嘆嘆取比千圓以
進一日帝問宋徽宗畫稱善嘆嘆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
帝問何一事對曰但不能爲君耳凡人主貴能爲君他非所
尚也

道德文章卓然名世

朱公遷初以選選徵授翰林學士切直難公出爲金華學正
肆力于學從者常數百人道德文章卓然名世又歐陽玄三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六 元 順帝

事

任成均兩爲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凡制誥大典多出其
手亦以文章道德名世

著非非國語

虞集宋丞相允文五世孫學博洽而究極本原經綸之妙一
寓于文嘗讀柳子厚非國語曰國語固非子厚之說亦非也
作非非國語

一代文章巨擘

揭傒范滎虞集揭傒

袁陽童子綽長

袁陽民張氏婦生男周歲長四尺許容貌異常暗腹擁

施見人嬉笑如俗所書布袋和尚云

石人一隻眼

先是童謡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至是黃河決詔漕運使賈魯開復故道發河南北民兵十七萬開濬果于黃陵岡得石人一隻眼而汝穎斬黃之兵起矣

方谷珍起兵

台州人聚眾海上

劉福通起兵

有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至山童倡言彌勒佛下生愚民翕然信之福通復說言山童當爲中國主欲同起兵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六 元順帝

美

事覺官捕之急山童就擒其子韓林兒遁福通遂反據朱棣攻破州郡以紅巾爲號後迎韓林兒爲帝又號小明王國號

朱改元龍鳳

芝蔴李亂

李二號芝蔴李亦以燒香聚眾而起攻陷徐州

徐壽輝起兵

蕪州人徐壽輝與麻城鄒普勝等並以妖術聚眾反亦以紅巾爲號後稱帝國號天完

張士誠起兵

泰州鹽場民張士誠與弟士信等起兵據高郵自稱誠王國

號周後建都蘇州

詔省臺官兼用南人

自世祖以後臺省之職南人斥不用至是始復舊制詔南人有才學者並許用之

丞相哈麻進西番僧于帝

僧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又善秘密法帝皆習之于是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帝弟八郎者與秃魯帖木兒老的沙等十人皆有寵在帝前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而群僧出入禁中醜穢不可言盡

天魔舞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六 元順帝

美

以宮女十六人按舞名爲天魔舞首垂髮數舞戴象牙冠身披大紅纓絡銷金長短裙襖各執加巴刺般之器又宮女十人按舞奏樂

製龍舟于內苑

帝造龍船首尾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有五殿龍身併殿宇皆以五采金裝船行則龍首眼口爪尾俱動于海子內遊

戲

製宮漏

帝自製宮漏高六七尺爲木櫃藏壺其中運水上下指上設四方三聖殿櫃腰設玉女捧時刻籌時至卽浮水而上左右

列二金甲神人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鉦
風狂側者皆自翔舞櫂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
遇于午時自能攝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復還立如前

明太祖起兵

時四方割據稱雄者衆太祖避兵濠城有安天下救生民之
志乃收納英賢起兵攻滁州下之又下和陽恩威日著諸將
相歸之率衆渡江先取金陵爲定鼎之地以此應天順人而
行弔伐真王者之師也

屹然江淮保障

余闕爲淮南行省浚湟增陴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六 元 順帝 李

水注之環植木爲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裡完固闕居其中
屹然爲江淮一保障

李生黃瓜

彰德李實如黃瓜先是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

龍闕于樂清江

風大作所至有火
尤如龍死者萬餘人

陳友諒起兵

友諒沔陽漁人子也嘗爲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兵起
慨然往從之爲文俊簿書祿尋領兵爲元帥至是文俊謀殺
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襲殺之遂併其軍自稱平章舉兵攻
安慶等處陷之後遂弑其僞主徐壽輝自稱漢王又稱帝都

江西武昌國號漢

有古良將風烈

陳友諒陷安慶守臣余闕死之闕號令嚴而信與下同甘苦
然稍有違令卽斬以徇在軍中稍暇卽註周易率諸生詣郡
學會議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
烈

董搏霄白氣衝天

宋毛貴破濟南路河南行省右丞董搏霄督戰賊突前刺殺
之無血惟見白氣衝天

空中有兵戈之聲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六 元 順帝 空

大同路夜有雲如火交射中天空中有兵戈之聲

元大都有杜鵑

所謂天下將治地
氣自北而南也

五色雲見

黃河清凡七日

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十餘里皆清凡七日

天完將明玉珍據成都自稱龍鳳王尋稱帝國號夏改元天統

大都雨麓

麓毛之強曲者長尺許或曰龍鬚也

井中龍山

太子寢殿後井中有龍出光焰燦人宮人震懾仆地

明太祖一統元十

明太祖得天下始末及嘉言懿行且載本紀

右元起太祖至順帝共十四主合一百六十二年

自世祖滅宋混一至順帝至正二十八年實計八十九

年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六 元順帝

空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之七

無錫吳 綏韓章纂

孫培源蒙泉

孫增陸 錦湄庵

曾孫承烈兼山 全訂

明紀

太祖高皇帝

姓朱名元璋字國瑞濠州人先世句容人建都南京在位三十一年壽七十一○帝母夢神饒藥一丸吞之有娠及誕有光燭天異香經宿不散取河水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自是室中常有異光帝年十七值早疫父母及三兄相繼病歿帝乃托身皇覺寺三年特定遠郭子興據濠州遂往從之子興以養女馬氏妻焉

智服滁陽二子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七 明太祖 洪武

一

上在郭子興帳下統兵克滁州立子興為滁陽王王二子惡上威名日著陰置毒酒中邀上飲上已覺仍與偕行至中途遽躍馬仰天若有所見因勒馬轉罵二子曰如此多人我不去矣二子問故上曰纔上天說爾今以毒酒害我二子股栗謝去自是不敢萌意

鐵冠道人推戴

道人姓張名中字子華江西臨川人

時有鐵冠道人謁上曰明公狀貌非常能瞻鳳目天地相朝五岳相附日月麗天附骨插髮聲音洪亮實不可言受命應在千日內後果如其言

金陵龍蟠虎踞

馮國用國勝來從上問以大計國用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都也先援之以定鼎然後掃除群寇救生靈于水火天下不難平也上悅方謀渡江適廖永忠俞廷玉等以舟師來附遂率諸將乘風進發常遇春先登采石磯援之因克金陵上入城慰諭吏民更相慶悅

立管領民兵萬戶府

其法精簡民間武勇編輯為伍農時則耕閒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則有功者升擢無功者令還為民民無生食之憂國無不練之兵庶幾寓兵於農之意

朱升預密議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七 明太祖紀五

二

上召朱升問之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上悅命預帷幄密議

始聞絃誦之聲

取婺州路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等為五經師時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

為天下屈四先生

馬端

馬端

馬端

遣使徵青田劉基浦江朱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既至喜曰

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乃命創禮賢館以處之

花雲夫婦死節孫氏存孤

陳友諒攻陷太平守備花雲被獲死之妻節氏生一子方三

歲抱兒泣謂家人曰吾夫死吾義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之侍兒孫氏抱兒逃遇漢軍擄孫氏及兒投之江偶附斷木入蘆渚渚有蓮實孫氏取嚼兒凡七日不死忽遇雷老與偕行始達上所孫氏抱兒泣拜上亦泣實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一時驚為神異張士誠自守虜

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江宋欲先取士誠劉基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上遂決計伐陳氏

鄱陽湖之捷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七 明太祖紀五

三

初友諒憤其疆域日蹙乃作大艦空國而來以攻撫州城且壞守將朱文正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圍久援兵不至內外阻絕文正潛遣使如建康告急上乃親督舟師三十萬往援之進次湖口友諒遂解圍東出與我師遇于鄱陽湖之康郎山徐達諸將擊敗其前軍上用郭興火攻計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皆焚死友諒欲退保鞋山我師橫截湖面邀其歸路友諒計窮自死突出上應諸軍追擊數十里自辰至酉友諒中流矢死張瑄遂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武昌復立為帝後上遣降將羅復仁入城諭之陳瑄遂率張瑄定邊降

上慰諭之凡府庫儲蓄悉令理自取封理爲歸命侯城中民
饑困命給粟賑之於是湖廣江西諸群縣相繼來歸

韓成代主

初上在鄱陽一日被圍莫解指揮韓成請服上袍冕對敵投
水中圖乃解此與漢紀信誑楚一轍

周顛告太平

先是有周顛者每見上必曰告太平上命覆以甕積薪煨之
火息敬視顛正坐安然及征陳友諒上問此行何如顛應聲
曰奸從行至皖城苦無風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風不行
便無風後一如其言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七 明太祖漢武

四

上卽吳王位時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也

李善長徐達等以上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奉上卽吳

王位

毀鏤金床

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床進上觀之曰此與孟昶七寶溺
器何異命毀之

十七字誦

張士誠委政於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用王敬夫葉德新蔡
彥夫皆諂佞小人時有十七字誦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
葉一朝西風起乾別

訪求古今書籍

上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自漢武帝
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吾每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
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因命
有司訪求古今書籍

平吳

上命徐達等伐張士誠誠之曰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
毋妄殺戮毋發丘壠毋毀廟舍聞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
侵毀其墓諸將再拜受命師發先攻湖州守將張天驤舉城
降李文忠師下杭州守將潘原明以城降遂會兵進逼姑蘇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七 明太祖漢武

五

全之而士誠竟自縊死

北定中原

上命大將軍徐達副將常遇春北伐元都傳檄中原皆望風
降附大兵至燕京元主北走上都徐達入城封其府庫圖籍
及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皆令宦者護持號令士卒毋
得侵暴人民安堵市肆不移 又命李文忠出北平元上
都師次開平知元主殂于應昌府遂襲克之獲其皇孫買的
里八剌及后妃諸王皇子愛猷識理達臘僅脫身走朔庭遂
空

上即皇帝位

李善長率群臣奉表勸進再三上乃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

號曰大明建元洪武

立妃馬氏爲皇后

初上渡江時后嘗謂上曰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在以

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上深然之

至是册立爲皇后

立世子標爲皇太子

首建國本

定文武科取士之法

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七 明太祖洪武

六

筭以觀其能策之經史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

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

司預爲勸諭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

書大學衍義於兩廡

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類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輯于

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間日前代宮室多施繪

畫今書此朝夕省覽豈不愈于丹青乎

詔以大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曲阜致祭

首祀孔子大聖人作用自

凡是不

禁宦官不得典兵預政

上謂侍臣曰閣寺朝夕左右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同結君心

苟爲所惑將必假威福竊權勢而階亂者多矣朕故立法寺

人不通傳奉洒掃不許干預政事所以懲將來也自今內侍

併不許讀書識字

放元宮人

元都既平上幸汴梁欲定都于燕不果詔以汴梁爲北京金

陵爲南京放元宮人

爲文母事浮藻

太祖以馬上得天下文章非其所習然此論已蓋古今文章之能事矣

上謂詹同日古人爲文或以爲道德或以通世務卽典謨之

言皆明白易知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不通世務立辭艱深意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七 明太祖洪武

七

寔淺近何裨實用自今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毋事浮藻

命天下郡縣皆立學

劉基論相器

上欲以楊憲爲丞相基謂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

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

無敗乎

危素履聲案案

元史臣危素有重望上召爲學士一日上御東閣靜坐素至

履聲案案徹簾內上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

將謂文天祥耳素頓首流汗浹背上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

和州看余闕廟去。遂謫居和州。踰年憂懼而死。

詔開科取士

洪武四年親策試進士。賜吳伯宗等及第。出身有差。

平蜀

時明昇尙據巴蜀。上命湯和廖永忠傳友德分道伐之。連戰

連克。乘勝抵重慶。明昇面縛叩壁奉表降。和受璧。永忠解縛。

承制慰撫。下令將士不得侵掠。送明昇赴京師。蜀地悉平。昇

至京封爲歸義侯。

令冷謙制九奏樂章。一切淫蕩之音悉屏去之。

遣買的里八剌北還。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七 明太祖

八

初李文忠送買的里八剌至京師。上封爲崇禮侯。賜第京師。

至是遣之北還。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向卽欲遣歸。以

爾年幼。今旣長成。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

存誠意。伯劉基祿

初上欲相胡惟庸。基謂不可。旣而上竟相之。惟庸與基有隙。

誣以圖王。詔奪其祿。基遂憂憤成疾。惟庸遣醫視疾。飲基藥。

二服。疾轉篤。上遣送還家而卒。

醉學士歌

宋濂素寡飲。嘗侍宴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歡

笑。親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成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

知朕君臣同樂。若此。後濂辭歸。上賜以文綺。問卿今年幾何。

對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

頓首謝。

胡惟庸謀逆

丞相胡惟庸。誑言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往觀。乘輿將出。內史

雲奇知其謀。走衛驛道。勒馬言狀。氣方勃。不能達意。上怒其

不敬。左右撻撻亂下。奇垂斃。尙指賊臣第。上方悟。登城眺察。

見惟庸第內伏兵數匝。上亟反。遣兵圍其第。罪人一一就縛。

誅之。上召雲奇死矣。追封右少監。賜墓鍾山。

皇后諫誅宋濂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七 明太祖

九

胡惟庸辭連李善長。上曰。此吾初起時股肱。心腹。不忍罪之。

其勿問。宋濂係宋慎坐黨逆。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上欲誅

之。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尙有始終待師之禮。宋濂親敬

太子。諸王。豈宜若是。忍且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上意解。乃

發濂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

人君當散財於天下

近臣有言。國家當儲財者。上曰。天地生財。以養民。爲君者當

以養民。爲務夫人君儲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計。則積

財於一。家人君爲天下計。當散財於天下。豈可奪其利乎。

平雲南

時天下大定惟雲南特險遠殺伐信使上命傳友德次是年
師三十萬討之倍道進師生擒其將達里麻故元梁王投真
海死出師百日雲南悉平上召友德班師沐英留鎮

孔子不可以職位論

國學成上將釋菜命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
宜一奠再拜上曰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哉先師之禮宜
特加尊崇

皇后馬氏崩上終身不復立后

后性恭儉既貴服澣濯之衣曰吾為天下惜物也上以威武

治天下后嘗濟之以寬仁上或震怒回宮后泣諫曰上位已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七 明太祖

十

有衆子正好積德不可暴怒致枉殺人活人性命乃子孫之

福國祚亦長久上每從之至是病劇上使服藥不肯曰死生

有命雖扁鵲何益使服藥不瘳陛下寧不以愛妾故而殺諸

醫乎遂崩壽五十一上慟悼終身不復立后

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府 貽謀未善

道衍即姚廣孝也姑蘇人後靖難兵起皆廣孝之謀

方孝孺莊士

吳成薦方孝孺學行上召入見喜其舉動端雅曰此莊士也

老其才用之遣還鄉後又徵之至上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

為子孫輔太平僅除為漢中教授

太傅魏國公徐達卒

大將領德所以子孫食祿世襲

達忠勇無比凡戰悉出其功至於封姑蘇之府庫置初宮之

美人珠寶無所取婦女無所幸尤將德之最優者追封中山

王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

以庶吉士解縉為御史未幾進歸進學

縉吉水人七歲能詩文十八舉於鄉進士上親選為庶

吉士特被寵眷因上封事萬餘言其略曰陛下天資清高而

學問不充善端間發而心學無素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

輕重誠信有間用刑太煩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嘆上

嘉其識擢監察御史又慮其少涵養將為衆所傾因遣歸就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七 明太祖

士

學論之曰大器晚成其歸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朝常大川

爾

賜韓國公李善長死

先是善長以他累削祿既又有以胡惟庸黨言者上亦不究

至是大殺京民之怨逆者善長請免其黨數人上大怒竟賜

死

詔求仙人張三丰

三丰又名邈邈張人有問仙術者不答問經書則津津不絕

口一啖數斗辟穀數月亦自若隆冬臥雪中如常詔求之不

得得其徒丘玄清拜太常卿

錢唐爲孟子死

上覽孟子至草芥寇仇之說大不然之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命金吾射之刑部尙書錢唐入諫袒胸受箭曰臣得爲孟軻死有餘榮上感其誠懇命太醫療其箭瘡而孟子配享得不廢

定生員巾服之制

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欄衫

皇太子標薨謚曰懿文立嫡長孫允炆爲皇太孫

鄭氏十世不異爨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只一忍字宋陳就九世同居只一公字鄭氏十世不分爨只一不聽婦人言俱可爲家訓要訣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七 明太祖

三

浦江鄭氏十世不異爨食指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

納雖絲毫無敢私諸婦惟事女工不與家政子孫孝謹其家

田多有糧長入覲上識之後有人訐其家與權臣通賄上曰

我知鄭門無是也擢其宗長鄭湜爲福建布政司叅政上問

所以治家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

上自序皇明祖訓以遺子孫

擬二十字爲世系

上慮子孫蕃衆命名重複乃擬二十字一字爲一世其下一

字則臨時定議以爲雙名二十字曰高瞻祁見佑厚載翊常

由慈和怡伯仲簡靜迪先猷也從第三世起高字後至懷宗

止由字

上崩於西宮皇太孫允炆卽皇帝位

太孫生而慈慈好讀書至性孝友太祖愛之中外萬幾時付裁決多釋冤獄太祖嘗稱其仁而且明至是嗣立

半邊月兒

太孫頂顙頗偏太祖嘗撫之曰半邊月兒心知其不克終一

夕隨懿文侍太祖側命咏新月懿文詩曰昨夜嚴陵失釣鈞

何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徧九州太孫

詩曰誰將玉指甲搥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裡蛟龍不敢吞太

祖不悅蓋未得團圓影落江湖皆非吉兆也其後果皆驗云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七 明太祖

三

建文皇帝名允炆懿文太子之子在位四年成祖靖難兵入遂削髮遜去

召漢中教授方孝孺爲翰林博士尋陞侍講直文淵閣從祖命也

辭宰相於嵩山佛寺識真主於長安酒家

初燕府僧道衍遊嵩山佛寺遇相士袁珙相之曰寧馨胖和

尙乃爾耶目三角漂白形如病虎性必嗜殺他日劉秉忠之

流也道衍因此益自負薦之燕王王使人與飲于酒肆自易

服雜衛士中亦入肆珙一見卽趨拜占爲他日太平天子王

大喜館珙於道衍僧舍世相傳此二語云云

靖難兵起

初建文太祖孝陵援遺詔止諸王會葬又令王國所在軍民悉

韓朝廷節制詔下諸王皆怒時有上變告者上因廢周王諸齊王傳為庶人燕藩乃練兵選將招致異人術士朝廷疑之用齊泰黃子澄計以防邊為名發兵成閼平俾督燕府動靜及燕王父子來朝群臣有言燕王智慮絕人宜徙封南昌者或請收其二子者上以骨肉至親縱之不問既又深疑之下詔切責燕王遂稱病至是遣中官逮燕府官屬又密勅張信手致燕王王疾召道衍定謀以誅齊泰黃子澄為名而靖難兵起焉

無使朕負殺叔父名

上命耿炳文率兵三十六萬分道北征戒之曰昔蕭繹曰一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七 明建文

西

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無使朕負殺叔父名炳文兵至北因部將張保降燕言狀與戰大敗帝有憂色黃子澄薦李景隆代之

罷齊泰黃子澄仍留京師

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

李景隆戰敗靖難兵乘勝而南山東泰政鐵鉉統兵盛庸守濟南燕王百計攻城鉉等悉力防禦大挫燕衆燕王怒以礮擊城城將破鉉乃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遂不敢擊鉉每出不意突擊北兵皆破之燕王計無所出僧道衍曰師老矣解去鉉庸等乘勝復德州勢稍振而朝廷不復以燕為意矣

召復齊泰黃子澄官仍預軍國事

方孝孺計間燕

燕王子高煦及三郡王儼不睦于燕世子高熾孝孺曰燕父子兄弟可得而間也世子見疑王必北歸事乃可圖上乃命孝孺作書遣千戶張安貽燕世子許王燕地時燕王方帥兵掠彰德世子得書不敢封押張安俱致王所而三郡王馳使告世子且反王問高煦煦曰世子誠善太孫語未竟而書至王啟視曰吁幾殺吾子

復誅齊泰黃子澄論燕罷兵

既罷復用既用復罷
當事者無主若此

李景隆開門迎北兵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七 明建文

五

時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燕王來假道不許乃渡泗水直趨揚州及渡江至龍潭上遣李景隆如燕兵議和景隆伏地稱臣述天命推戴乃還燕兵進薄金川門景隆開門迎入城都城陷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或云帝由地道出亡程濟與御史葉希賢郎中梁田玉等四十餘人北平屬州縣官二百九十一人皆避行有雪菴和尚者走重慶府之善慶里里人為之寺和尚好讀楚辭時時買一冊袖之棹舟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葉盡乃返死之日其徒問姓名不答問後銘何稱和尚張目曰松楊○雲門僧在會稽雲門寺每泛舟賦詩歸即焚之○河西備無姓名當變

時被葛衣走北邊金城行巧過河西營家為傭冬雖着羊裘必以葛衣襲之夏即衣新故葛衣必覆其上夜時有哭聲後病且死囑主人曰死勿殮我棺西北風起即火我○補鍋匠往來夔慶間無姓名人呼為老補鍋匠一日市中遇葛翁者相顧愕然遂相持哭哭已相率入山中坐語竟日復相持哭因別去○東湖樵夫居臨海東海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一價新天子登極詔至樵愕然曰舊帝安在或曰自焚矣樵慟哭擲担投河死見忠賢奇秘錄

執齊泰黃子澄至京族誅之

方孝孺死節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七 明史

七

初文皇南下道衍囑曰方孝孺必不降活之以勸天下好學者文皇領之既革命召之不赴逼之乃哀絰號哭闕下文皇曰我效周公輔成王耳奈成王不在何曰成王于固在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弟忤旨繫獄已而召出草詔孝孺仍哀絰哭聲徹殿陛文皇降楊勞曰此我家事耳先生無勞過苦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文皇大怒曰汝不顧九族乎曰便十族奈何罵哭益厲文皇震怒遂磔諸市詔收其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時御史高翔右副都練子寧兵部尚書鐵鉉禮部尚書陳廸刑部尚書暴昭皆族誅翰林修撰王良太

常少卿廖昇大理寺丞鄒瑾監察御史魏冕衛府紀善周是修皆以不屈而死

景清犯鴆被殺

時方練諸人盡死左食都御史景清獨委蛇侍朝人疑之一日緋衣入先是星者言文曲犯帝坐甚急文皇因疑清又見獨緋衣遂收之得所帶劍詰之清曰我恐不死為此不成天也清罵不已決其齒嚙血御衣文皇大怒命以鐵帚刷其肉肉盡罵已是後精英時見殿廷為厲

逃不得一個字

劉璟初為谷府長史嘗至燕府與文皇奕璟勝文皇怒曰胡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七 明史

七

不少讓璟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也至是稱疾不起文皇建繫之至京見文皇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個字下詔獄自經死

成祖文皇帝

名棣太祖第四子初封燕王建文二年起靖難兵四年六月即皇帝位改元永樂都北京

在位二十二年
年壽六十五

始開內閣

以解縉為侍講中書舍人黃淮為編修直文淵閣諭以委任腹心至意專與機密尋復以胡靖為侍講楊榮為修撰楊士奇為編修金幼孜胡儼為檢討七人並直文淵閣

立世子高熾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高燾為趙王

攝左善世道行爲太子少師始復姓姚賜名廣孝

和尚當發慈悲心

廣孝初爲僧其姊嘗戒之曰汝既爲和尚當發慈悲心蓋知其好殺也及頃端難姊嘆息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至是上命賑濟蘇湖因往見姊姊不納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廣孝乃易僧服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勸之乃出立堂中廣孝卽連下拜姊曰曾見做和尚不了的是個好人安用爾拜遂還內不見

黃河清凡百餘日

李景隆罷獄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七 明成祖本末

太

景隆以開門迎降封曹國公僭渝不法上猶宥之至是有妖譏云十八子當有天下遂執景隆下獄景隆見上呼曰陛下非臣開門奉迎何以有今日上曰幸是朕來若他人來汝亦開門耶景隆語塞卒死於獄

選新進士就文淵閣進學

命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就文淵閣進學於是選會榮等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曰此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爲二十九人世羨其榮爲學不可不知易

上謂胡廣等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

君用之功效不小

以安南國爲郡縣

先是安南國王陳日烺爲其臣黎季犛所弑至是發兵討平之得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零八戶三百十二萬立爲郡縣設官治理願無驕畜外家

皇后徐氏中山王之女也疾刺上臨問對曰天下雖定然生民未及大休息惟上矜念之妾不能報上恩願無驕畜外家遂崩壽四十六

訪異人張三丰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七 明成祖本末

尤

都給事中胡濙奉命搜訪異人張三丰垂十年始還意不在三丰實爲建文也

上巡幸北京皇太子監國

勒石製銘

上親征北邊車駕至幹離河

元太祖始興之地

又次擒胡山又次擒

流泉皆勒石製銘以紀其盛既而以軍士乏食乃班師

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

時有告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囊古所進楚王書稿與衆聚觀書中多有干犯語請治之上曰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豈可一一追咎往事所告勿聽

冷面寒鐵

浙江按察使周新初爲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之京師人稱爲冷面寒鐵後按察浙江多雪冤獄異政曰著時錦衣衛指揮紀綱有寵使千戶往浙緝事作威受賂新推治之綱奏新專擅上遣官校逮新至陞前命戮之新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爲直鬼上亦尋悟其寃

弛齊黃奸黨之禁

上初卽位時榜列齊泰黃子澄等百餘人出賞格收之乘機仇劫者甚衆雖禁之弗止至是凡十五年始弛其禁

皇太子輔導諸臣下獄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七 明成祖 素

手

上北征還以太子迎車駕緩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之咎也遂逮蹇義黃淮楊士奇楊溥等下獄

解縉死於獄徙其家於邊

初縉諫上征交趾又謂不宜過寵漢王致生覲覲漢王屢譖之遂得罪後漢府果反交趾叛悉如縉言

在德不在封禪

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上曰聖經未嘗言封禪古帝王之有問於後者在德不在封禪也遂不許

建北京宮殿

群臣上疏曰惟北京聖上龍興之地北枕枯庸西峙太行東

連山海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萬世帝王之都也伏乞蚤興營建上從之

胡濙奏太子誠敬孝謹七事

遣胡濙巡行江浙諸郡因諭曰人言東宮多失至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濙至南京見太子所行之事退卽記之乃以所見誠敬孝謹七事密奏以聞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

一猪不肯捨

初文皇渡江時解縉胡廣與周是修約同死難既而解使人覘胡動靜見胡方問家人飼猪否解嘆曰一猪尚不肯捨况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七 明成祖 素

主

肯捨性命乎後惟是修行其志而解縉胡廣侍文皇縉遭譏死廣至是卒

胡廣貞節女

初縉廣少同業任同官上令兩人訂姻既而縉貶死舉家戍邊廣欲使女改適女以刀截耳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越數年解氏蒙宥歸女卒歸解氏却金丹毀方書

有進金丹及方書者上曰秦皇漢武一生爲方士所欺乃欲欺朕耶命毀之

皇太子發粟賑飢民

太子赴北京道見歲荒民飢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灶釜傾仆不治嘆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優今年秋糧太子曰民飢且死尚及徵稅耶可往督郡縣取助飢民口數速發官粟賑之汝毋懼擅發予見上當自奏也太子至京即奏之上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以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赤子乎

夏原吉效韓愈

西伯大寶法王來朝或請上親勞之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義若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不顧者矣上曰爾欲效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七

明成祖

重

韓愈耶乃不出勞他日法王入見上命原吉拜之對曰王入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况夷狄耶長揖而已

却瑞光圖

胡洪進瑞光圖云今歲萬壽聖節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踰時不散此聖壽之徵也於是禮部尚書呂震率群臣進賀上正色却之

神告上帝好生

時北虜阿魯台叛寇邊上屢親征一日駕次清水源謂楊榮金幼孜曰夜夢神人告朕云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也榮幼孜言宜承天意勅使諭敵赦其不臣之罪班師還京

曰此朕意也乃命班師駕次偷木川上疾大漸遣命傳位皇太子遂崩榮幼孜議以六師在外秘不發喪命光祿進膳如常儀益嚴軍中號令人皆莫測

東宮圖書付太孫

皇太子遣皇太孫迎梓宮太孫臨行啟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偽太子顧楊士奇等曰渠言良是但新製不及奈何士奇曰太行皇帝初授東宮圖書可權付太孫歸即納上太子從之太孫既行太子謂士奇曰此說雖出從權亦事之機會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也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七

明仁宗

重

仁宗昭皇帝名高成祖太子在位一年改元洪熙尋四賜侍臣銀圖書各一

賜塞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謬諭之曰卿等練達老成朕新即位凡政事有闕失或卿等言之而朕未從者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庶幾朝無闕政民不失所義等頓首受命

立皇太孫瞻基為皇太子

賜邊將鈔幣

上御西角門視朝顧謂侍臣曰今日始寒重城中猶覺凜凜守邊將士其何能勝命賜之鈔幣

方孝孺輩皆忠臣

上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其族屬悉放還家給還田產

罷朝親官牧馬

先是尙書李慶呂震言於上曰今高馬頗繁請朝親官人給馬一匹令牧之其孳生准民間例無者追賠上與蹇義夏原吉議亦從慶言獨楊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令畜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也上曰然少頃即批罷此令至兩日內批不出士奇復奏上曰朕豈真忘之初聞汝言即遣人觀李慶呂震輩交口忿爾朕念爾孤立慮爲衆所傷故不欲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七 明仁宗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七 明仁宗

馬

卹民寧過厚

時淮徐山東民多乏食上命楊士奇草詔免其秋糧或言地方千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卹民寧過厚爲天下主寧與民寸寸計較耶

君臣同心一誠

上明於星象忽夜見星變召義與士奇論曰天命盡矣初監國二十年爲護邪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

得遂保全言已泣然義士奇亦流涕上曰卽朕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敕二印賜之義得忠貞印士奇得貞一印皆拜受而退

宣宗章皇帝

名瞻

仁宗太子在位十年改元宣德壽三十七

漢王高煦反上親討平之

成祖時高煦便謀不軌安置樂安州至是遂反上諭百官親征以書諭高煦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始于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卽擒獻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體如初不然一戰成功或以王爲奇貨縛之來獻悔無及矣駐蹕樂安城北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股栗欲執高煦以獻煦勢窘遂潛出見上群臣請正典刑上不允準歸京師鎖禁大內逍遙城一日上往觀久之庶人出不意伸足勾上仆地上大怒亟命壯士昇銅缸覆庶人缸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頂負缸起積炭缸上如山燃之火熾銅鎔庶人死

楊士奇勸上厚待趙王

名高燧

時高煦旣擒或請乘勝襲執趙王上令楊士奇草敕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乎且成祖惟三子今陛下親叔二人一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待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上意不決後言者復喋喋請削王護衛拘趙王至京上問士奇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

毋惑詳言上曰朕亦思之皇考惟於趙王最友愛且朕今惟有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之道乃封群臣言章遣使齎以示之令自處使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始息上召士奇曰使朕不失親親禮卿之力也

册皇長子祁鎮爲皇太子

親征胡寇

時兀良哈率萬騎侵邊上曰彼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朕親征當驚駭散矣遂率鐵騎三千先進出喜峰口至寬河敵望見以爲成邊之兵遂悉衆來戰上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又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七 明宣宗

美

親射殪其前鋒三人大敗之上以數百騎直前敵望見黃龍旗始知上親征悉下馬羅拜請降乃班師

顧佐得大體

楊士奇薦顧佐爲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吏卒遭逮者訴佐受皂隸賂放職上讓士奇曰爾不辜佐廉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延月俸米止一石薪炭馬芻咸資於皂不得不遣半歸使脩所用皂亦樂得歸耕實爲兩便此群臣皆然即臣亦然上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爲小人所排如此即付佐自治之佐召吏示之狀曰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爲善可也竟不治之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

矣

夏原吉有古大臣風

吉天性寬平一時卿大夫雅量推爲第一嘗夜閱文書撫案嘆息欲下而止者再夫人問之吉曰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生死決矣是以慘沮而筆不忍下也其存心如此吉嘗與同列飲于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其敬慎如此至是卒謚忠靖

况青天

擢况鍾爲蘇州知府授以璽書假便宜從事鍾初蒞任佯爲木訥胥有契鍾輒默識之既期月一旦宣勅召府胥悉前大

廿二史紀事本末

美

聲言某日某事舞文若何某事竊賄若何群胥駭服不敢辨立殺六人肆諸市復出屬官貪暴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由是吏民震悚革心奉命惟謹蘇人稱之曰况青天後鍾九載滿日赴京當代軍民詣闕乞留者數萬人詔陞鍾祿正三品令復任楊士奇贈以詩云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重逢張益州

楊士奇諫上微行

時上頗好微行一夕以四騎出臨士奇宅士奇俯伏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塵埃昏暗中誰識至尊萬一識之有究夫怨卒者窺伺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錦衣衛

獲二盜云欲俛車駕出伏道旁林莽中作亂上誅之獲曰士奇言不虛賜以白銀文綺明日士奇入謝上曰愛朕莫如卿自今不復微行矣

御製荷蘭操

上下詔求賢御製荷蘭操曰蘭生空谷分曄曄其芳賢人在野令其道則光嗟蘭之茂今衆草爲伍於乎賢人兮女其予輔

商周豈有僧道

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延聖壽者上斥之顧謂群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商周盛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神仙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七 明宣宗

三

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見矣世人終不悟甚可嘆也

上崩皇太子祁鎮卽皇帝位

時方九歲詔凡朝廷大政白於太后然後行

英宗廢皇帝

名祁鎮宣宗太子正統十四年北狩後復位改元天順又八年崩在位共二十二年

命太監王振掌司禮監

振初侍上於東宮及卽位命掌司禮監信任之振遂擅權大

作威福

太后欲誅王振

太后一日御便殿召張輔楊士奇時楊榮楊滂楊溥皆在

初漢入朝顧謂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又命宣王振至太后顏色頓異欲誅之上跪請諸大臣皆跪乃得釋

土龍禱雨謠

時京師旱御巷小兒爲土龍禱雨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群呼噪不知所起後悉如謠蓋雨帝者與弟城隍者郡王再來還土地者復辟也

周忱救災

淮揚被災鹽課虧少巡撫侍郎周忱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月量撥一二萬石運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七 明英宗

三

關准作下年預納秋糧其米在場聽灶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卽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於時米貴鹽賤官得貨鹽積聚民得食糧安生上下賴之

劉球奏脩邊

侍讀劉球上言曰北敵脫款也先父子併吞諸部將謀入寇

宜謹烽堠修墩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脩器械庶爲有備

無患王振不從球又上言王振專權遂下獄一日五更錦衣

指揮馬順携一小校前持球竟以刀斷球頸流血被磔而死

尚屹立

薛宣不拜私恩

瑄初授監察御史楊士奇令人邀之欲一識面瑄曰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其嚴正如此至是王振擢瑄爲大理少卿或勸往謝瑄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耶竟不往謝王振怒以他事繫之獄瑄持周易誦不廢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除名放歸田里

羅亨信請增城當時兵事惟公球羅公亨信識于未然

巡撫大同都御史羅亨信上言虜酋也先專俟彙端圖爲入寇宜預于直北要害增置城衛脩之不然恐貽大害議竟寢不行

土木之變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七

明英宗

手

北敵也先大舉入寇聲息甚急王振挾天子帥師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駕出居庸關至宣府人情洶洶隨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于草莽誰職其咎振怒誓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前軍相繼覆沒振始有回意駕至土木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因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遂駐土木待之後傳令移營南行敵四面追之大呼解甲投戈者不殺衆爭先奔走相蹈死者蔽野塞川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敵遂擁以去從官死者英國公張輔尙書鄭瑒王佐學士曹剛張益而下數百人器械輜重盡爲胡人所得

郕王代總國政

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后遣使資金玉詣也先營請還車駕命郕王權總萬幾立皇長子見深爲皇太子時方二歲仍命郕王爲輔代總國政

族誅王振籍其家

王振先死子亂

百官交章劾王振罪惡滔天顛危宗社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族何以慰安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衆隨擁入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衆指爲振黨爭毆殺之都御史陳鑑奉令旨籍振家在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其族屬無少長皆斬是時衆競喧譁行雜亂無復朝儀文武大臣皆驚避王亦疑懼屢欲起還宮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令旨馬順罪惡應死勿論獎百官各歸蒞事皆拜謝而出由是郕王之議益急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七

明英宗

手

赤光罩定玉帳

上既陷虜營也先屢欲謀害一夕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青騊馬上下令褰帳出帳房外窺視但見赤光罩定御帳虜謀乃沮又雪夜令人行刺見一大蟒蛇纏繞帳外畏怖而去敵人由是益加敬禮焉

郕王卽皇帝位尊上爲太上皇帝大赦天下

皇太后傳旨太子幼冲未能踐祚遽臨萬幾卿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卿王乃即皇帝位改元景泰於是天下始知有君

宋南渡之事可鑒

也先以送上皇還京爲名屢寇邊今從紫荆關入朝野洶洶侍講徐理以占象倡言京師不可守必須南遷于謙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寢陵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也太監金英亦是謙言衆心稍定固守之議始決

恭仁康定景帝名祁鈺宣宗次子正統弟初封親王以正統北狩太子幼冲居攝萬幾後奉皇太后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七 明英宗景泰

命即皇帝位七年

縱火焚燒草料

時城外倉場草束豈料堆積以數百萬計于謙聞敵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重何不待詔謙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適以資敵也持久坐困於我非計也

羅亨信北門鎖鑰

時邊城多陷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入衛京師人心皇皇或欲棄城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劍生當門拒之今日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始定城中老稚懼呼曰吾僑生矣因設

策捍禦督將士死守敵知有備不敢攻北門鎖鑰賴以保全亨信之力也

理與勢皆不可和

大同參將許貴言敵來請和下兵部議尚書于謙曰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蓋與賊寇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北人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不可和也移文詰責許貴

勿使有他日之悔

禮部會奏北使來議和許迎復常從帝諭群臣曰朝廷因通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七 明景帝景泰

和壞事卿等累以爲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對曰上皇在北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帝不懌于謙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發使盡禮以紓邊患耳帝意始釋於是李實爲禮部左侍郎羅綺爲大理右少卿充正副使偕北使行

初書內只說請和

李實等至也先營因言來迎之意也先曰皇帝勅書內只說請和不會說接駕然我還你們千載後圖個好名耳你們回奏務要差太監及大臣來迎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容另賞等乃辭上皇南歸未至京朝廷以北主遣使來議和

復遣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使北報命往問上皇亦未有奉迎之意也

千載史書難洗

楊善等至虜營也先甚喜許送上皇還京仍設宴餞行命頭目率五百騎護送時上皇已入塞朝廷猶以敵情為疑千戶龔遂榮與學士高穀言上皇之出非逆敗無益為宗社計耳都人一聞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未厭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穀袖其書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況儒生乎王文陳循見之悲甚言遂榮非分請治其罪下之獄上皇將至遣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七 明景帝

使回京詔諭避位免群臣迎今上率百官迎拜相持而哭各述授受之意乃送上皇至南宮

詔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生母杭氏為皇后廢皇后汪氏居別宮改封上皇皇太子為沂王太子見濟尋卒

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

初上欲易儲先賜內閣諸學士金各五十兩銀各一百兩陳循章惟知感恩遂以太子為可易草詔行之於是陸賈太迫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議

以廖莊鍾同章綸於午門

時積雪恒陰詔求直言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上疏請為親親

之恩時時朝上皇於南宮又言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前請經書以待皇嗣之生方見皇上公天下之心禮部章綸上疏請以時學群臣朝見於南宮事敦同氣之好而又復汪后於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於儲宮以定天下之根本監察御史鍾同手疏請朝上皇復沂王為皇太子上大怒俱逮治之杖之於午門備極慘酷諸莊為陝西定羌驛丞同死杖下綸禁錮詔獄此老囑強猶昔

薛瑄初為王振所陷落職家居後以薦起為南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奉使過南京公卿俱饒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賢之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七 明英宗

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被召命時蘇松飢民貨粟富家不與遂焚其舍蹈海以避罪遣王文按其事坐以謀叛逮及者五百餘家瑄抗章力辨之獲免者衆文謂人曰此老囑強猶昔

英宗睿皇帝復位改元天順

景帝不豫數日不朝儲嗣未定內外憂懼在廷諸臣議合辭請復舊太子未奏而石亨知帝病必不起乃與掌兵都督張軌張軹都御史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謀迎上皇復位又陰結中官曹吉祥將景白於皇太后及通報於南宮許焉遂夜統兵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共掖上皇登輿時天色晦冥

忽星月交輝遂升奉天殿鐘鼓大鳴登御座復位焉群臣人賀

逮少保于謙及王文等下詔獄尋斬于市

于謙等下獄徐有貞猶豫張軫揚言曰若不殺謙等今日何名獄遂決

論迎復功

命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進封石亨爲忠國公張軫爲太平侯張輓爲文安侯楊善爲興濟伯並子孫世襲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勦功陞職者四千餘人

抑章綸爲禮部右侍郎陞廖莊爲南京禮部侍郎贈故御史鍾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七

美

同大理寺丞

廢景帝仍爲郕王歸西內皇后汪氏仍爲郕王妃

欽天監奏除景泰年號上曰朕心有所不忍仍舊書之郕王

薨葬祭盡禮謚曰戾

復立元子見深爲皇太子

李賢諫汪妃殉葬

上欲令汪妃殉葬郕王李賢諫曰汪妃雖立爲后卽遭幽廢

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上惻然曰卿言是也遂

命出居舊王府

萬方望治如飢渴

先是土木之變襄王瞻塔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天位論郕王盡心輔政務圖迎復至是得疏于宮中上深感嘆手勅取王入朝禮待甚隆比辭歸上送之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飢渴願皇上省刑薄斂爲萬姓自愛上拱手曰謹受教

追復王振官立祠祀之

時有言振陷敵中反爲敵用者上怒曰振爲敵殺朕親見之言者失實如此故有是命

發徐有貞金齒爲民

時石亨曹吉祥恃功恣橫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其不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七

美

法亨與吉祥泣訴上前謂有貞與賢主使上怒命收十三道

御史悉下錦衣衛獄究主使之者併陷有貞賢於獄有貞發

雲南金齒爲民

岳正到好只是大胆

正數言曹石勢太甚恐有變亨等恐指爲謗訕逮錦衣衛獄

拷掠備至謫戍肅州上嘗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胆後曹石敗

上思正言乃放還爲民

上漸悟于謙冤

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死籍其家財物甚富上謂群臣曰景泰間任于謙久且專沒無餘物汝言未幾何得賂之無

算也時上怒甚色變石亨等俛首自是上漸悟謙寬而惡亨等矣

復李賢入內閣辦事

遣建庶人出居鳳陽

庶人建文次子也幽禁大內將五十六年上欲寬之謂李賢

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之心不過如此遂遣居鳳陽聽

其婚嫁出入自在庶人入禁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出見

牛羊亦不識

人君之權不可下移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七 明英宗 天順

一美

上留心政務厭曹石等干預嘗屏人語賢曰爲之奈何賢對

曰惟在獨斷可以絕之大抵人君之權不可下移誠能自攬

彼之勢自消其私情既不能行趨附之人亦漸少矣上然之

石亨謀不軌下獄死

不審置陛下於何地

上言及迎駕奪門之功李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

示後景泰不諱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何必奪門

幸賴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

足惜不審置陛下於何地上曰然今乃知此輩非爲社稷不

過貪圖富貴而已

冒功者俱自首改正

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李賢曰若查究則不

可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上是之於是月報陞職者四十

餘人盡首改正

考官無弊

會試天下舉人時有下第者奏考官較文顛倒宜正其罪上

問李賢賢對曰此乃私忿在考官無弊如臣弟謬不中可見

其公上命枷此舉子於部前辭議方息

曹吉祥謀亂伏誅

聖像易以木主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七 明英宗 天順 一美

蘇學廟像歲久剝落或欲因其舊而加修飾知府林鶴口聖

像非育我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猶

常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

鶴云此土泥耳豈聖賢耶於是併易從祀諸賢皆爲木主

上崩皇太子見深卽皇帝位

始立皇庄

以順義縣原抄沒太監曹吉祥地一所撥爲宮中庄田皇庄

之立始此

憲宗純皇帝 名見深英宗太子在位二十三年改元成化

詔釋戍邊諸臣

詔釋戍邊陳循及王文子宗葵于該子冕等還鄉仍給還家產于冕上疏訟父之冤上憫之追復諡故秩遣行人往祭其墓復見世襲千戶

重修闕里孔廟成御製文紀之

彭韶直聲震一時

外戚周或與民爭田韶刑部郎中彭韶往勸之韶至田所環視周匝徑歸奏曰田本民有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民始安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耶疏上下韶錦衣衛獄科道文章救之得釋先是韶以論都御史張岐倖進事下獄尋復職至是又下獄直聲震一時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七 明憲宗 萬曆 年

大孝以先帝爲心

帝初卽位尊聖母皇后錢氏爲慈懿皇太后並尊生母貴妃周氏爲皇太后至是慈懿崩命大臣議葬所大學士彭時曰此一定之禮無可議者梓宮當合葬裕陵神主當附廟上曰恐與周太后有碍時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之心爲心先帝待慈懿太后始終如一母儀天下近三十年豈有別葬之理今惟安厝於左而虛其右以待後來指周太后則兩全其美矣上猶未允於是時等率百官伏文華門號哭不起聲聞于內上感悟卽傳旨如議施行

萬歲閣老

時萬貴妃有寵少詹萬安遂認爲同宗因得入內閣請大監謂人曰見上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歲因傳爲口實云萬歲閣老

劉大夏藏匿西洋水程

時朝廷好寶玩有迎上意者言宣德間嘗遣太監王三保出使西洋所獲珍奇無算上命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劉大夏爲郎中先入簡得之藏匿他處都吏簡之不得事遂寢後尚書項忠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大夏在旁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萬計此一時弊事舊案雖在亦當毀之尚足追究其有無哉忠域然降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大夏果至兵部尚書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七 明憲宗 萬曆 年

立皇長子祐樞爲皇太子

皇妃紀氏出先是紀妃有娠萬貴妃知而恚之百方苦楚胎竟不墮及生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至是年六立爲皇太子萬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知未幾紀氏薨

置西廠

命太監汪直提督官校刺革直遂羅織生事焉

東宮老伴

東宮內官覃吉溫雅誠篤輔太子愚導以正東宮嘗呼爲老

件一日念高里經而吉適至東宮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攬其見教長如此

命太監汪直監督十二團營

秦紱黃絹一疋敵水數事

時秦府旂校肆橫民苦之陝西巡撫秦紱擒治不少貨秦王秦紱欺滅親藩上怒逮紱下獄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敵水數事上嘉嘆良久詔釋紱紱且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詞遞撫河南

罷西廠時有者以既有事

太監汪直有罪被職其黨威寧伯王越兵部尚書陳鉞工部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七

聖

尚書載縉並除名為民

林俊張敬直聲震天下

僧繼曉者始以淫貪欺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黃緣梁芳等引入禁中得售其術尊為善世賜美姝十餘金寶不可勝紀又勸上發內庫銀數十萬於西華門外初建佛寺刑部員外林俊上疏言繼曉梁芳之惡上大怒下俊徹經歷張敬直論救并逮赴獄並杖謫遠州時言路久塞二人直聲震天下李孜省以符水得幸

孜省嘗為吏坐贓事發逃至京師黃緣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擢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受密命訪察百官賈否盡小帖以

所賜圖書封進其寵眷至此

上崩皇太子佑楹即皇帝位

李孜省伏誅僧繼曉發原籍為民

正天下當自內閣始

時因是變詔求直言庶吉士鄭智上疏言正天下當自內閣始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浸無可否少保尹直挾詐懷奸至無廉恥皆小人也致仕尚書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王茲秉節剛勁可廢大奸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進君子退小人而天下之治可成疏上不報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七

聖

李文祥題畫鳩

進士李文祥與萬安孫弘璧同年安欲引之附已使弘璧廷欵于家屬題畫鳩文祥奮筆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安卿之命吏部除為縣丞

萬安看三台星

安初結萬貴妃兄弟進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深相結納上在東宮稔聞其惡及即位於宮中得一小篋皆房術也署曰安臣進上遺懷恩袖示之曰此大臣所為乎安漸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上復令懷恩以疏示安猶無去意恩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安始惶悚歸第在道猶看三

台星冀復用也其無恥如此

孝宗敬皇帝

名佑校憲宗子即位十八年改元弘治

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

上耕籍田禮畢宴群臣教坊司以雜劇承應左都御史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資亂宸聽卽斥去之有二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曰卽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因得釋時論偉之

加贈前少保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

諡忠愍

彭韶上鹽場同詩

刑部侍郎彭韶上鹽場同詩分八節各給爲阻每節賦以詩

廿二史紀事提舉

卷七 明孝宗

書

裝冊上進

孔鏞撫喇猱

鏞爲田州知府纔三日喇猱倉卒犯城鏞獨乘一馬徑往入峒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孔太守也知若曹本良民迫於凍餒聚此苟圖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欲勦絕汝我今奉朝廷命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殺害若能從我當宥汝罪可送我歸廬我以穀帛資汝後勿復劫掠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衆伏地曰公誠能相恤終公仁不復擾犯鏞曰我一言已定何必多疑遂引數騎至城下取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而去迄鏞終任不

復出

立皇子厚煉爲皇太子

齋醮燒煉乃異端惑世之術

時李廣劉良輔等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溥上疏曰我祖宗朝皆召儒士諮議政事今朝祭外不得一視天顏夫人君之心必有所係不係於此必係於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遠邪佞之人斥誣妄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上嘉納之

劉大夏整理北邊糧草

廿二史紀事提舉

卷七 明孝宗

書

命戶部劉大夏整理北邊糧草時北邊倉場告乏大夏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場缺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公有餘積民有餘財後大夏歸邊人歌思之蓋往時糴買法有告糧百千石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弟相爭爲市乃轉買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大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皆自往告報中貴人家卽欲收糴無從也三十年来無此良法有能入城宜慎火

京師有熊入城馬文升乞嚴武備以防不虞兵部郎中何子春獨曰熊之爲兆既當備盜亦宜慎火未幾禮部燬乾清宮殿人問其故孟春曰熊於宇爲能火故臆云然不意其果驗也

葵倫之堂爲錢虜交易之地

掌國子監謝鐸上言宜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夫人才選之科貢猶恐未精奈何大開旁徑如納馬納粟之例卽他日貪利害民之媒萬一行之則葵倫之堂竟爲錢虜交易之地豈不大可恥哉

一哲十哲之謠

書上史紀事提舉

卷七

命御史王哲巡按江西哲所至恤民隱作士風表先賢祠墓時天旱災乃親錄繫囚出其所當原者數百人期日雨是歲有秋又善斷疑獄民爲謠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休歇

求治亦難太急

上問劉大夏曰近聞軍民多不獲所焉得天下太平對曰求治亦難太急惟行所當行久之天下自治

中外翕然稱得禮

初成化錢太后崩彭時等議合葵祔陵時有周太后他日附葵祔廟之說至是周太后崩廟上尊禮既而劉健等覺其誤

乃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爲委曲將順之說耳其延漢以前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二后並祔者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爲非禮事須師古末世之事不足學卽如皇太后氏鞠育朕躬朕不敢以一人之私壞祖宗之制如錢太后乃皇祖母立正后我朝來皆一帝一后今若以周太后並祔乃從朕懷起恐後來雜亂無紀極耳其奉太皇太后於仁壽宮他日奉紀太后於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於是中外翕然稱得禮云

上崩皇太子厚煉卽皇帝位

上不豫宜劉健李東陽謝遷入見御榻上曰東宮聰明但年

書上史紀事提舉

卷七

幼好逸樂先生每勸請他讀些書輔他做個好人健等皆叩頭曰臣等敢不盡力

武宗毅皇帝

名厚煉孝宗子在位十六年改元正德

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併提督團營兵

大學士劉健謝遷罷兵部尚書劉大夏致仕

命吏部尚書焦芳入閣辦事

芳性險愎始比尹旻父子旻敗謫桂陽同知復累遷至尚書至是又營入閣肆意爲奸凡變奏成憲枉結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主之

噉亡詩中西崖病

李東陽乞致仕不允加少師有士人噉亡投一絕云才名且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意味倚承深中西崖之病

罷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

一清以寧夏花馬池要害套虜數由之以入上疏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即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奏上報可一清遂興築邊墻尅期完功會劉瑾憾一清遂乞休工亦停罷僅築四十餘里瑾以築邊大費逮一清至京王整李東陽力救之乃得釋放還

劉瑾謀不軌伏誅籍其家

世二史紀事提要 卷七 明武宗正德

果

瑾流毒海內激發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張永等發其謀執瑾就內獄上命法司鞫于午門外具得反狀置之極典抄沒財產無算

罷大學士劉宇曹元焦芳天下快之

流賊作亂

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趙風子等分掠河南山東既而擁眾北向京師戒嚴

許達善禦流賊

時流賊勢熾樂陵知縣許達預築城沒隙使民各起墻屋高過其脊仍開墻竇如圭僅可容人家令二壯者飲月俟于賓

內其餘各入隊伍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巡撫薦其才擢為山東按察使事備兵於武定州

黃河清五日

上始微行

上即位後恣意於騎射釣獵至是又微行

索子鵝頭作醬眉食

上好養醬眉每日遣使至光祿寺索子鵝頭數十作醬眉食光祿少卿楊璋言今天下民窮財盡何處討許多子鵝頭天加裁損上怒命中涓詰責謫知瀘州

世二史紀事提要 卷七 明武宗正德

果

河水結為柱

文安縣一日河水忽僵立風色甚寒凍結為柱高圍俱五丈中空而旁穴數目流賊過縣鄉民避入柱穴中賴以保全者何啻百萬

上多留宿豹房

時江彬許泰劉暉錢寧有寵於上皆賜姓朱氏率兵入衛都人輒外四家兵彬尤近狎用事上多留宿豹房與彬等同臥起彬與優人賊賢表裏弄權為奸時導上由禁遊獵近郊群臣屢諫不聽

迎春於宣府

上出居庸關遣佩因迎春於宜府備諸戲劇又備大車數十輻令僧與婦人數百共載婦女各執同轡車既馳交擊仰頭或相觸而墮上視之大笑以為樂

自稱大將軍巡邊

上還京復議北巡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鐵國公朱壽巡邊命內閣草勅楊廷和上疏言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名義乖謬萬一宗藩中有援引祖訓指此為名不知陛下及臣等何以自解疏上不省上必欲內閣草勅楊廷和稱疾不出上召梁儲面促草勅儲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勅不可草上大怒持劍立曰不草勅當此劍儲免冠解衣伏地流涕曰

古史紀事提要

卷七 明武宗正德

年

順就死草勅以臣名君死不敢奉命良久上乃悟擲劍而起不復促草勅

以宜府為家裏

初江彬勸上於宜府治行宮彬宜府人也越歲乃成靡費不可勝計復葺豹房所貯諸珍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裏還京後念之不置上厭大內初以豹房為家今更以宜府為家矣

有旨南巡不果出

上意欲巡視秦岱歷徠揚抵南京下蘇杭浮江漢登武當且謁觀中斗雲龍百有交疏諫上大怒命舒芬等百七人跪午

門外五日杖大略等七十餘人俱下獄會京師陰霖連降人情震駭於是有旨將舒芬等各杖三十為首者調外任餘俱罰俸林大輅等俱杖降有差而罵亦不果出

寧王宸濠反

先是寧王宸濠請復護衛及屯田許之因蓄志不軌誘聚天下亡命日夜謀為變至是御史蕭淮劾奏其不法事勅太監賴義等往戒諭之革其護衛遂反殺三司官孫燧許遠遺賊首閔廿四吳十二等奪船二順流攻南康九江皆陷

王守仁擒宸濠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入南昌至鄱陽

古史紀事提要

卷七 明武宗正德

年

湖督兵與賊眾大敗宸濠擒江西平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等謂當縱之鄱陽侯上親征而後奏凱論功因遣張永候至杭州守仁曰江西民久遭蹂躪若又供京邊軍餉必逃聚山谷為亂至是與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曰吾此出為群小在側欲調護左右以誣輔聖躬非為掩功來也但皇上順其意而行之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群小之怒無救于天下大計矣於是守仁以濠付之上至南京受俘宸濠及逆黨皆伏誅

前此事皆由朕誤

上還京寢疾豹房惟太監陳敬蘇進在左右乃謂之曰朕疾

不可為矣爾等可以朕意達皇太后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而議俄而崩于豹房收進奔告皇太后乃移殯于大內是日傳遺旨立與獻王長子厚煉嗣皇帝位

中興之兆

大學士梁儲等奉金符至興邸迎帝至京即皇帝位時久旱俄而大雨沾漑頃復開霽景象一新識者知為中興之兆云

世宗肅皇帝

名厚煉憲宗次子與獻王長子武宗從弟也在位四十五年改元嘉靖

追封平濠功封王守仁為新建伯

議大禮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七

聖

大學士楊廷和等議今上宜以孝宗為考而稱興獻王為叔

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張璁等言皇上非為人後而為入

繼之主當考母與獻帝后以孝宗為皇伯考何孟春楊慎等

二百二十人伏哭左順門爭之張璁桂萼等又言孝宗有武

宗為子不宜更立皇上為後人無二本孝宗伯也宜稱皇伯

孝昭聖后伯母也宜稱皇伯母允合天理協人情獻皇帝主

別廟廟不入太廟尊尊親親兩不悖矣於是稱孝宗敬皇帝

曰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皇考聖

太皇太后曰聖母詔諭天下

遣內侍之蘇杭織造

增築邊牆

給事中陸榮言陝西河套本吾地後棄為虜巢其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最為衝衝地勢平衍無險可恃正德初楊一清總制陝西欲將延綏定邊營進東石灣池至寧夏橫城三百里內邊牆增築高厚本官去任而中止上命如一清初議速發帑儲佐之勿靳費

楊一清疏急務

北畿五省大旱詔求直言楊一清疏曰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更在寬厚不在煩苛臣舉其要曰舉賢才以充任使收人心以固邦本求直言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七

聖

以防壅蔽而已上納之

定議禮諸臣罪

以楊廷和為罪首編為悞

姚廣孝移祀

禮官李時與張璁桂萼議姚廣孝雖有幃幄功既有崇秩以

償其勞復削髮披緇配享太廟似所未安宜移祀大興隆寺

從之

改奉孔子為先師易象為主

從張璁議也

無逸殿廟風亭成

上召諸臣同觀收獲諭曰農之辛苦見於紙上不如親見之

為真果為粒粒皆辛苦也

忠孝乃出一家

御史揭恩疏曰張孚敬之奸久露汪鍾方獻夫之奸不測階下去張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乞斬三奸以示更新之象帝怒逮繫即訊時欽恨恩甚即欲殺之及胡審遂背曰情真應決王邦相曰不可我朝一百六十二年不殺言官吾儕安得作僞帝微聞此語是歲遂免行刑其母吳氏擊登聞鼓聲冤子行可刺血書疏自縛闕下請以身代帝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耶其賁之遂得減死雷州

崇禮方士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七 明世宗

帝

以方士陶典真為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典真即仲文師事致一真人邵元節時元節病不能從乃薦典真上命吏禮二部給詔印仍許攜其家于官

四字位

真人邵元節卒贈少師諡文康榮諱初內閣擬二從御批俱用故得四字位

楊最直諫

上諭輔臣曰朕欲命東宮攝國靜攝一二年即可親政太僕卿楊最疏云聖諭至此不遜信方士調攝耳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可斷元氣而端拱恭默不遜聲色保復元陽仙壽不

不求自至上怒逮訊死獄中

授方士殿朝用紫府宣忠高士

朝用以燒煉術因郭勛以進復獻萬金助工雷壇上悅授其銜後銜卒不驗下獄論死

宗廟災成仁二主燬

入嚴嵩為武英殿大學士

南北科道各劾嵩貪婪狡獪其子世蕃招權納賄煽助虐焰不報

楊英謀弒伏誅

上幸曹妃宮既寐官婢楊英等以組經帝頸謀弒有張金蓮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七 明世宗

帝

者走告太后馳救得免詔併曹妃殺之

會銑請復河套

先是虜入延安等處三邊總制會銑遣將夜劫其營斬虜百十一人生擒一人虜遁去上以銑有擒果功命賞銀幣至是請復河套上甚壯之下兵部議不決又陳邊務十八事已而復上營陣八圖詔獎之令木兵議行又劾仇鸞科欽士卒阻捷軍機詔奪俸

嚴嵩論斬會銑夏言

嚴嵩論會銑開邊啓釁禍不可言夏言和同附會致誤國是因逮銑詣京即訊仇鸞鸞銑因計銑赴取節報倖免重罪俱

復套謀自解法司會擬銑罪斬於市妻子流三千里逮夏戶
至京上疏自理爲嵩所陷竟坐與銑交通律斬其妻蘇氏謝
以身代上曰蘇氏亦流入安得代耶並遣之遂斬言於市
大同女年十七化爲男

徐學詩劾嚴嵩

郎中徐學詩劾嚴嵩奸貪異常縱子世蕃擅執父政間有奏
劾必陰中之乞亟罷斥下學詩獄即訊又錦衣經歷沈鍊劾
嵩父子奸貪十大罪繫鍊拷訊編氓

楊繼盛諫阻馬市

仇鸞結邊首俺答使貢馬互市竟行之兵部員外楊繼盛上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七 明世宗

奏

疏言其不可有十其謬有五帝謂阻撓邊務令錦衣衛訊杖
貶狄道典史命史道主馬市俺酋盡以羸馬索厚值弗與輒
大譁至朝市暮寇敵衆往來動稱互市無復稽防後以市利
薄遂三寇大同上乃詔罷馬市

仇鸞剖棺斬首

敵寇薊州仇鸞病疽死徐階密疏鸞通虜誤國上大驚命三
法司擬罪奏鸞謀反律當追戮有旨剖棺斬首梟示九邊妻
子家丁皆斬沒其貲

楊繼盛疏嚴嵩

上思楊繼盛馬市疏皆駭乃自典史遷知縣供還南戶部主

事三日遷刑部員外尋改選司印疏嚴嵩專政誤國十罪
又有五奸以濟之上怒命錦衣衛杖一百血肉皆起乃下刑
部議罪尚書何鰲受嵩指論繼盛詐傳親王令旨律殺
海賊汪直入寇

直糾漳廣群盜大舉入寇連陷百餘艘蔽海而南自台寧嘉
湖至蘇松迄淮北海濱數千里同時告警既而上海松江嘉
興等處皆遭荼毒

趙文華比倭寇尤烈

工部侍郎趙文華奉命祭告海神併祭視江南賊情文華爲
嵩私人既出憑窺自恣百司震懼財賂競進比倭寇焚掠尤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七 明世宗

奏

烈焉

風吹柳鎖

獻京城大辟囚嚴嵩以楊繼盛與馬繼盛詣朝審口吟云風
吹柳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羣稱義士可憐長
板見君王聖明德厚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僻生來歸
視死此身原是不垂楊又臨刑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干
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繼盛妻張氏疏乞斬臣首以代
夫命爲嵩所抑不得達遂遇害

文武管家

時吏兵二部選官皆持簿牒嚴嵩與發俗呼文選司爲米爲

文管家武選職方郎祥為武管家

鄂懋卿總理鹽政

嵩令都御史鄂懋卿總理天下鹽政舉動海內御史林潤劾其五罪一索屬官金銀萬二受狀取財三宴會日費千金四妄殺平民五加派揚州鹽商幾至激變卿疏辨令供職如舊

訪仙術異人

分立御史王大任姜儼往天下訪仙術異人及符篆秘方

鄂應龍劾奏嚴嵩

御史鄂應龍劾嚴嵩子世蕃惡勢專利私擅爵賞而其孫錦衣嚴鳴中背嚴鳴家奴嚴年中書紹龍文等點校不法詔詰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七 明穆宗 嘉靖

受

致仕歸世蕃即訊坐烟瘴充軍鶴龍文等戊邊年錮于獄後御史林潤又劾世蕃與龍文自罪請後乘軒本職負險不臣誹謗朝政假以治第聚衆數千乞正典刑以絕禍本詔即付林潤逮捕至京刑部勘其交通倭虜謀叛顯証得旨俱坐斬

戚繼光平倭寇

倭陷興化府副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福建大破倭賊於平海衛海寇悉平

海瑞直諫

主事海瑞上疏曰陛下初年剷除積弊遠邁漢文二十年來法紀漸廢名器日濫三王不相見人以為傳於父子以附託

僇辱臣子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施而不返人以為薄於夫

婦吏貪將弱民不聊生賦役日煩萬方懸罄諸臣猶修廢修廢相率進香天藥天桃相繼求賀修建官室工部極力營繕買香市瑣戶部差求四出夫立修以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下歷漢唐未有至今存者今陛下師事陶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上怒甚投疏于地下瑞詔獄已而取再讀之嘆息自悔疏竟留中

上不豫

上雖修玄西內然權綱總攬朝政肅然常夜分至五鼓猶覽章奏覽輒四五行下而裁決精詳復宸翰揮灑蓋天縱然也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七 明穆宗 嘉靖

受

自方士進長生等藥大約以砒礬為主性極燥熱上服之遂火發疾甚而崩

裕王載屋即皇帝位

穆宗莊皇帝名載屋世宗子在位六年改元隆慶

植錄先朝建言諸臣

先朝建言執事諸臣生者錄用死者卹贈出海瑞沈鍊等於

獄

賜楊繼盛諡忠愍

立皇長子胡鈞為皇太子

陝西民李良雨忽變為婦人

詹仰庇直諫

御史詹仰庇言陛下取戶部銀盡以供造鰲山修理宮苑花欄龍鳳鞦韆架傳造監櫪玉盆之費使群小因而乾沒為聖德累不小上怒命錦衣衛逮治杖百編氓陞海瑞為右僉都總理根槽巡撫應天等處起大學士高拱入閣

拱疏言武反商政止於三事今皇上以子繼父豈宜專事更張且大禮大獄先帝廟精之政而概議改易尤非繼體所宜○拱又言邊方有司貪兼牧民禦敵之責必擇年力富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治有成績比內地之官加等陞遷不次擢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七 明穆宗隆慶

平

用若用之不效降三級調用上從之○拱又言國家用人不得官於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若夫學倉驛遞等官官卑家貧一授遠官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情實可憐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甚以為便乞視此為例從之

詔以薛瑄從祀孔子廟庭

上不豫召問臣高拱張居正高儀受顧命遂崩皇太子翊鈞即

皇帝位 時年十齡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之八

無錫吳 綬韓章纂

孫培源蒙泉校刊

孫壻陸 錦清庵

曾孫承烈兼山

明紀

神宗顯皇帝

名翊鈞穆宗太子在位四十八年改元萬曆

高拱踰出都

一日內使傳旨至閣拱曰旨出何人上冲年皆若曹所為吾且逐若曹矣已令臺諫劾太監馮保必欲出之保故按其奏俟閣臣張居正視江陵地歸忽傳旨責拱專擅無人臣禮吾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八 明神宗萬曆

一

母子驚懼不安令即日歸田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翌日踰階就驛車出都

居正以天下為己任

上召首輔張居正曰父皇謂先生忠先生幸自愛悉心見輔居正頓首謝曰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舊制不必紛更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尤君道所先乞聖明留意上曰善居正為相慨然以天下為己任焉

命太監馮保掌司禮監

居正威權日重

上御乾清宮見一無髮男子假充內使趨走張皇左右執之

聞其名曰王大臣下東廠鞫問馮保使人陰囑曰但稱自高拱所來欲陰行刺上言未已而廠校緹騎已集高之門矣吏部楊博向張居正曰此事關係重大若果爲之恐大臣人人自危太僕卿李幼滋亦詣居正曰朝廷拿得外人而公令追究主使之入卽是高老竊恐萬代惡名將歸於公及錦衣朱希孝等會審方晴霽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又水雹不止理刑白一清因厲聲曰天意如此可不畏乎高老係顧命元老此事本無影響而強以誣之我輩皆有身家妻子他日能免誅夷之禍耶拷責王大臣大臣曰當初原說與我官做承享富貴我何曾認得高閣老希孝等懼事洩遂罷審而高拱方會上史紀事提要卷八明神宗

幸無虞已而送大臣於法司然已中毒不能言遂處斬自是

居正威權日重矣

冲年不可以異物啟其好

時翰林院產白燕內閣生嘉蓮閣臣等進獻馮保曰主上冲年不可以異物啟其好上尋以白燕送出

居正進御屏

屏中繪天下疆域旁列內外文武姓名上設於殿省覽

用人當考功能

山東撫臣奏昌邑令居官貪墨竊取帑金上曰此人乃進士何無耻如此居正曰惟恃進士故敢放肆皇上用人當考功

能不必拘以資格若不要錢雖異途亦當顧擢如貪賊壞法卽高第亦當重處

居正奪情視事

時張居正父訃音至奉旨奪情視事編修吳中行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交章劾其忘親貪位居正大怒欲重罪之禮部尚書馬自強掌院王錫爵求解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卽聖怒亦爲老先生而怒語未竟居正屈膝索刃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大驚趨出明日四人同時受杖尋皆遭戍時觀政進士鄒元標視四人杖畢憤甚而上疏越二日亦受杖謫戍貴州

上史紀事提要卷八明神宗

陳瑞媚居正

居正給假歸墓湖廣巡撫陳瑞詣居正家弔麻冕加經伏哭盡哀畢跪而祈見居正母拜畢侍坐母拍旁私役小閹謂瑞曰幸一垂盼之瑞卽起揖聞曰瑞安能重公如公乃能重瑞耳見者掩口

清河工成

先是淮揚諸郡苦於水患及陵寢害無寧歲上憫之發金八十餘萬命御史潘季訓董其事延袤八百餘里兩堤相望而河流其中不但陵寢不犯數十年來地轉爲耕桑矣
獨蘇松積逋七十萬

蘇松大水積通七十餘萬張居正請蠲之以安民生疏曰百姓財力有限卽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供當年之數不幸荒歉見年錢糧尙不能辦况累年之積逋哉故帶徵一法名爲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卽爲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况頭緒繁多年分混雜里胥欺匿官吏侵漁與其缺朴窮民飽奸貪之囊橐孰若蠲與小民使其皆戴皇仁哉上從之

纂累朝實訓

張居正纂累朝實訓四十款進呈曰遠稽古訓不若近事之可徵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伏願皇上留神聽覽臆勉廿二史紀事提舉 卷八 明神宗力行上嘉納之

張佳胤定浙兵亂

浙兵因減月糧遂擁辱巡撫爲亂時御史張佳胤受命視師將抵杭復聞市民因受役不均聚衆焚劫鄉紳有亡賴丁仕卿者爲首倡佳胤既到臺乃召營兵爲亂者撫之曰汝曹有守衛功前撫減糧誠悞今市井亡賴亦爲亂彼不可以汝曹爲例可爲我捕之功成不獨論功且有賞也衆踴躍聽命遂薄亂民敗之擒捕丁仕卿等五十餘人皆梟之於是諸亡賴皆解散佳胤乃復營兵餉密廉其倡亂者名因捕數人曰汝爲亂首吾欲貸汝天子三尺不貸汝遂斬之因馳使備赦七

營曰亂首已伏辜今以爾有功天子不欲盡誅汝當盡力爲國守禦軍民懽呼漸自是無警矣事聞上悅進佳胤右都御史兼左侍郎

皇子元生

籍張居正家

居正既歿御史羊可弘追論居正罪惡詔奪其官及初議籍其家

李植余馬保

先是大監張誠見惡於保上斥之外至是誠復入適居正敗遂以保與居正交結恣橫之狀聞御史李植因而劾之上命廿二史紀事提舉 卷八 明神宗誦保奉御居南京籍其家

步行禱雨

民間苦旱上焦勞步行祈禱詔免天下災傷地方錢糧之半起海瑞爲南京右都御史

上雅熟直臣海瑞名遂起爲南京右都御史南都爲養望地官號更隱右都雖長御史然於諸御史無所短長瑞以爲御史職判舉表百官南臺亦猶北也欲正百官必自御史始故約諸御史嚴且峻每下一令不數語洞中情弊自大僚至承郎無不凜然奉法往事豪猾皆屏息莫敢出而瑞初不肯求公退肅然杜門靜處而已

批麟苦節

瑞卒於官舍都王用汲入視焉梓敬簾有寒士所不堪者嘆
息泣下歎其德僅十餘金士大夫刺金爲殮具士民哭之至
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白衣冠揭柩素而送者盈兩岸蘇人
朱頁佑作詩弔之曰批麟直寄此于志苦節還同孤竹海龍
隱海天雲萬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
前有菜羹說與旁人渾不似山人親見淚如傾詔贈太子太
保謚忠介

皇第三子生進封其母鄭氏爲貴妃

申時行請立東宮

廿二史紀事本末

六

輔臣申時行等請立東宮不報既而科臣姜應麟沈璘亦疏
請册立上怒皆降處之

沈子木請祀建文帝

南太常卿沈子木疏言建文皇帝御宇四年不得一孟麥飯
下同庶民於菹不忍況近奉明詔褒表死事諸臣皆祀而建
文獨不祀於德意未稱宜詔禮官定議或耐食蔬衣太子之
側不報

不薄貞觀政要

上覽貞觀政要因唐太宗多德德觀微大節有虧命經筵不
必進講止講通鑑及大學衍義并累朝寶訓寶錄以裨治道

孫一謙思惠獄囚

南京司獄官孫一謙於獄囚大有恩惠故例重囚米日一升
率爲獄官盜去又散時強弱不均多有不得食者囚初入獄
往往驅之濕穢地一謙一切嚴禁手一梓梓米計飯按籍以
次分給甚均囚衣敝爲浣濯補苴終其官囚無凍餒凌虐死
者後滿三載考去王世貞贈以詩云青衫白馬帝城西祖道
無人日欲低猶有苦盧方畝地結衣能作數行啼蓋紀實也
一謙麻城人歸自鄱陽湖中恍然見有請爲某土地者與之
應答妻子駭之不數日而卒

美玉何不早加琢磨

廿二史紀事本末

七

關臣申時行等請册立東宮上曰朕無嫡子時行曰皇長子
年已九歲蒙養豫教正在今日上曰朕知之既而召皇長子
至立榻右上手拂之時行等因賀曰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
非凡有此美玉何不蚤加琢磨上曰朕知之遂命出
瘕痺之病全無痛痒

上在御日久習知人情每見畫省條陳卽曰此套子也卽有
直言激切指斥乘輿亦不動怒曰此不過欲沽名耳卷而置
之十慎行嘗稱聖度寬弘宋纘獨愀然曰時事得失官極
論正要主上觀心寧可罪及言官畢竟還有微言若一概不
理就如瘕痺之病全無痛痒則無藥可醫矣同列皆服

皇長子出閣講學

時年十三歲岐嶷不凡讀書成誦作字有法一日譚巧言亂德講章曰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劉幼安當直既教衍畢因問曰何謂亂德皇長子答曰顛倒是非蓋化詞臣之句而櫟括之更覺明切講官焦竑請問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大義言曰只天命之謂性是已講官董其昌請問擇可勞而勞之答曰所謂不輕用民力也講官咸嘆服

進飢民圖說

河南大飢人相食給事楊東明進飢民圖說御史陳登雲封進飢民所食屬糞上覽之惻然時鄭貴妃侍側亦惻然因出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八明神宗萬曆八年所私蓄五千金賑之上稱善益以內帑五千發賑而河南賴之

銓部爲籤部

孫丕揚爲吏部尙書更定選法親自抽籤注缺時人嘲銓部爲籤部

准復建文帝年號

遣內官分道開礦

遣太監張忠往山西賈金往浙東趙欽往陝西各開礦南京守備太監下廬州府問六安州有無礦狀合肥人蔡悉教知府具地圖上言六合有礦高皇帝恐人盜探有傷陵勝故六

安衛官特重巡山之任不敢妄議開取奉旨凡係皇陵水脈俱不許開於是廬鳳一帶得免騷動

張養蒙陳言五事

都御史張養蒙陳言五事一曰部院漸輕也一曰科道漸輕也一曰撫按漸輕也一曰進獻漸重也一曰內幸漸重也又曰陛下之成心有四一曰好逸一曰好疑一曰好勝一曰好貨

包見捷言若左券

給事包見捷疏論稅使擾民必致生變降爲典史未幾臨清百姓毆殺稅使馬堂武昌民變圍稅使陳奉奉逃匿楚王府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八明神宗萬曆八年

九

遂執委官六人投之江蘇州飢民倡義毆殺稅使委官七人冊立皇長子常洛爲皇太子

論已頒行豈可反汗

上偶失豫遽召輔臣沈一貫入諭以輔佐東宮及罷礦稅起廢釋禁諸事一貫呼萬歲出翌日上安悔之復索前論太監田義諫曰論已頒行豈可反汗上怒欲手刃之義不爲動一貫恐亟繳前論義深嘆之

郭正域請收回稅監

時各處稅監進金銀珠寶于內庫者相繼於路連年不息體部侍郎郭正域上疏勸上法租安民收回稅監不報

續憂危竑議

有投匿名書於各署者大約言鄭貴妃欲危太子事題曰續憂危竑議事聞上大怒中外危疑幸上志素定召皇太子大聲諭曰汝莫恐不干汝事此必逆惡造捏奸書離間我父子兄弟動搖天下也因出御書訓諭一冊賜之曰細看此則知我立心也上淚下皇太子亦含淚叩頭謝去下令捕妖書其急沈一貫指郭正域及輔臣沈鯉發卒圍其家捕其僕隸乳媼皆下獄拷訊無所得吳江人沈令譽以疑似捕治併高僧達觀棄市株連慘甚最後得赦生光係順天興生性險賊侍郎李廷機等勸閣臣一貫始具獄磔生光於市然妖書實非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八

明神宗

十

生光也後中書舍人趙士禎疾篤自言為此肉碎落如磔

給事給相門事

考察京官主察當屬吏部侍郎楊時喬沈一貫怒其方嚴遂以兵部尚書蕭大亨主筆時論籍籍給事錢夢阜當外補特旨留用時有吳中布衣在一貫坐夢阜成之曰昔之山人爲山中閒人今之山人爲山外遊人布衣對曰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相門事一坐哈然

京師地震

時三十三年也

三人清寂可念

除夕上謂左右曰此時廷臣受外覲官書帕開宴打鬧忙侍

即楊時喬李廷機副都詹沂三人清寂可念

內官毆殺知縣

京城守門內官毆殺泰興知縣

南京大水禾黍俱無

時三十六年也

皇貴妃王氏薨

太子生母也

王日乾訐奏

武人王日乾訐奏奸人孔學與鄭貴妃宮中姜內相歌盟請妖人至家咀咒太子又刻木爲太后皇上像釘其目語多涉鄭貴妃子福王上大怒莫知所處葉向高奏曰臣訪得王日乾孔學等皆京城光棍法司一審自伏其事皇上但靜以處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八

十一

之不必張皇十或張皇其禍將不可言彼奸人不過拊一條性命乃國家所損多矣上乃默然霽容將揭疏積藏之尋以他事下日乾等獄東宮遣取閣揭向高曰皇上既不問則殿下亦無庸更寬太子然之已而向高復密請速令福王之國河南上納之

張差挺擊

慈有男子闖入東宮以挺搭仆守門內侍一人衆因執之皇太子親奏送部鞠審是犯名張差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定爲風癩提牢官王之宋重加訐問言有馬三道誘至麗劉二太監處語多涉鄭國奏

鄭貴妃

科臣何士晉請窮其事上大怒召

百官入見曰風癩張差突入東宮傷人與朕何與外庭何許多聞說你們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耶適見刑部問的招情止將本內有名入犯張差罷保剋成即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一人以傷天和尋誅張差於市事遂寢

斷么絕六

丙辰會試放榜後第一名沈同和第六名趙鳴陽俱以獎發

除名時人語曰丙辰會錄斷么絕六趙最有才名士林嗟之

江南風異時四十五年也

自五月下旬起千萬成群啣尾渡江而南穴處食荷

大清兵入撫順城京師震動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八

主

遼陽稍有生氣

熊廷弼入遼陽相度各險要就所宜請置兵將決策等遼陽挑

漆築垣借水爲防於是遼陽稍有生氣

礦稅盡行停止

上崩皇太子令旨云先年開礦抽稅因三殿與兩宮未建帑

藏空虛權宜採用近因遼東敵警戶部已加派各省地畝錢

糧今將礦稅盡行停止稅監都着撤回又令旨發銀一百萬

兩解赴九邊犒賞

光宗貞皇帝名瀋穆神宗長子即位一月改元泰昌

紹甫朝儀

上臨朝見大臣有班後隨從執酒金大扇皆駕回復問散班官於會極門高聲唱道上不指其人但諭閣臣朝儀豈容褻慢後當重治

欽點閣臣

欽點閣臣何宗彥劉一燝韓爌復命召舊輔葉向高

冊立東宮爲第一義

上失豫不視朝御史鄭宗周楊構欲害羣則以亟請召見擇賢

爲第一義欲安皇長子則連行冊立移慈慶宮爲第一義防

微杜漸使宵小知外廷之有人有所忌而不敢逞此亦安危

呼吸之機也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八

主

面諭封李選侍

上疾大漸召閣臣面諭選侍李氏侍朕勤勞撫皇長子如親

生厥功懋焉着封爲皇貴妃

李可灼進紅丸

上崩大學士方從哲率諸臣哭臨畢即請叩見皇長子良久

未出力請之始出諸臣遂擁至文華殿正皇太子位行五拜

三叩頭禮呼萬歲乃起諸臣以即日登極請奉令旨例行諸

臣始退

左光斗請正名位

時皇長子御慈慶宮李選侍猶住乾清宮御史左光斗請正

名位言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李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居慈慶名分倒置臣竊惑之及今不早決所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復見於今矣給事楊漣亦奏請勅選侍立刻移宮疏上李選侍乃移宮仁壽殿

南北科道交章論崔文昇李可灼之罪

皇長子由校即皇帝位

熹宗哲皇帝名由校光宗長子在位七年改元天啟

熊廷弼回籍聽勘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八

古

御史馮三元張修德等論熊廷弼擁兵十萬不能成功楊漣奏曰議經畧者終難抹殺其功憐經畧者亦難掩飾其咎功在支撐辛苦得二載之倖安咎在積衰難振恨萬全之無策臣今爲廷弼策有二勉圖後效以報君父是一策也撤回上方求賢速代又一策也若悠悠泛泛今日議明日勘至於商量妥洽而遼陽已丁當矣於是熊廷弼上疏求勘上有旨熊廷弼回籍聽勘即命馮三元張修德往遼查勘熊廷弼功罪楊漣奏勘事勿遣言官使勘者即言者就令勘得逼真心誰肯服上乃改命兵科朱童蒙往

宰相乃第一等官

上以山陵襄事勤勞特簡禮部尚書孫如游入閣辦事御史賈繼春等合辭糾駁曰宰相乃第一等官必明付廷推公協輿論而後宜麻有色拜命無慚孫如游龍鍾有年軟熟無骨卽曰大典勤勞亦職分內事何至以三公爲充賞之具九重結獨契之知乞收回成命而登庸之典始重

楊漣直陳移宮始末

初移宮登極之際楊左力居多一時忌之遂流言李選侍失所皆當事者處之過當楊漣因上疏直陳移宮始末大畧云臣本謂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先帝在天之靈始安不知何來蜚語有選侍失所之說上曰登極移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八

主

宮事情大小臣工共見楊漣志安社稷忠直可嘉因切責臣下之私於李黨者

發內帑五十萬兩遼東充餉

數萬生靈皆一城所留

朱童蒙勘遼事回奏曰熊廷弼有揮霍雄才任事數月而遼陽頽圯之城如新喪胆之人復定咸謂數萬生靈皆廷弼一城所留但廷弼性甚急切而遼人素習怠緩性不急則工不成又况非常之原黎民駭焉以致騰謗上曰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因言求去情有可原仍議及時起用爲勞臣任事者勦後以潘遼相繼陷沒上乃起廷弼仍前經畧賜尚方

劍一品服

鄒元標疏請理財

刑部侍郎鄒元標疏請理財曰戰國富強故孟氏以仁義爲

富強今國家衰弱又當以富強爲仁義然理財而舍屯田鹽

法水利三項卽桑孔無以稽矣

詔加奉聖夫人客氏恩典

客氏上乳母也禮部奏無例可加上怒切責之已而特加恩

典伊男加陞錦衣衛指揮

陝西產麒麟

會寧縣關寡婦家黑牛產一犢光焰起野遍身斑文寡婦以

書二史紀事提要

卷人明憲宗

志

爲怪擊死凡四閱月絕不腐縣府守缺縣以聞

縱撫不合

經畧熊廷弼出守議廣寧登萊天津三方布置而撫臣王化

貞誤信西人之助力主進戰遂致大敗御史謝文錦奏經畧

罪案曰熊廷弼控扼山海調度三方初因賊報緊急移駐閭

陽分兵應援未爲失策至軍民奔潰與撫臣並轡而西不能

隻身殉敵惡得無罪王化貞專制一方而未見確有成謀浪

兵律戰守備不設棄廣寧馳馬而奔罪復何辭上有旨廣寧

失守經撫罪無所逃王化貞逮問熊廷弼回籍聽勘後三法

司會審俱坐斬

惠世揚奏科場弊

禮科惠世揚奏辛酉鄉試南場高如麟北場張惟勳查廷樞

浙場錢千秋皆有弊

簡沿邊守令

吏科侯震陽乞簡別沿邊守令曰夫能使民者守令也守令

勤則糧必不乏守令果則探哨必不誤守令警則奸細必不

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爲用故宜重守令今關九邊郡邑多以

科貢充之平日既不能固結其心臨變復誰與爲守乙倍加

綜覈才望卓犖胆力精猛者以固宗社

四川蘭賊奢崇明倡亂

書二史紀事提要

卷人明憲宗

志

貴州土酋安邦彥叛

山東妖賊徐鴻儒倡亂

後巡撫趙彥擒而誅之

仕學相資何可偏廢

科臣朱童蒙疏論憲臣開講學之端恐起門戶之漸宜安心

守分愛惜精神以東林爲戒鄒元標等疏辨上溫旨慰之曰

朕留心學問豈禁臣下講學且仕學相資何可偏廢

鳳凰集于大苑

牛妖豕怪鼠異

湖廣沅陵縣民家時牛生犢一目二頭三尾剖殺之一心三

虎屠又民家猪生四子最後一子長嘴宿身人腿隻眼又陝西

有鼠狀若捕雞之狸長一尺八寸濶一尺兩旁肉翅腹下無足足在肉翅之四角前爪趾四後爪趾五毛細長色若鹿尾甚豐大人逐之其去如飛專食穀豆剖腹約有升黍

刑蘇州同知楊姜職

織造太監李實惡其強項誣以遲悞織造故也

廢魏忠賢弟侄一人錦衣百戶

錫山兩耕一子錦衣衛百戶

都御史楊漣疏奏魏忠賢二十四罪

疏入忠賢伴辭殿乞罷上慰留之乃下嚴旨切責漣一時臣

工無不義憤於是南北卿寺魏大中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八

大

許譽卿等先後中疏無不危悚激切而總為忠賢所持皆得

罪去工部郎中萬燦奏論忠賢有旨杖一百革職為民間臣

葉向高救疏纔入而燦已為內侍群毆立斃矣

命望堊贈太常少卿楊繼盛

玉璽見漳河之濱

巡撫程紹奏聞曰臣聞聖明不貴異物謹欲奉進跡涉首媚

亦非臣誼故少緩候命至璽之世代蒙之工拙俱非臣之所

敢知也有旨命進表官將進

高攀龍奏崔呈秀貪污

都御史高攀龍疏奏淮南巡按崔呈秀貪污之罪曰強盜地

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千金輒放訪犯地方大害也得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應劾者多以賄免不應薦者多以賄薦也巡到處邊支萬餘各縣賄補不勝其苦上命吏部重處已而革職後崔忠賢陞工部右侍郎

策問紙毀朝政

乙丑年聖諭湖廣山東江西福建試錄策問內紙毀朝政議

判朕躬即將正副主考八人降三級調外

楊左魏穆俱斃于獄

先是刑科傅題奏奏內閣中書汪文官仰奏旨拿問之任守

太易改名字營納令宦左光斗魏大中阮大樞人乞祝其職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八

尤

至是北鎮撫許顯純勘問汪文官獄詞連趙南星楊漣左光

斗魏大中魏昌期袁化中惠世揚鄭維璉王之來等並瑄俱

矯旨下獄追思已而俱斃于獄

霍維華等疏劾三案

科臣霍維華疏奏擬舉紅丸移宮三案皆邪臣播造左光斗

等假借題面誣毀宮庭虧損聖德乞嚴諭纂修諸臣以垂信

史御史徐景濂亦疏劾三案是非詞義與維華相近

倪文煥論東林

御史倪文煥論東林渠魁尙伏有季邦華周順昌林枝蒼

都削籍為民又御史張訥請廢天下書壇有旨鄒元標孫慎

行馮從吾余懋衡俱削籍一切書院俱折毀

一時賢良俱盡

時附逆者泰劾不已稍有聲望者非逮卽削非追賊則奪

誅命一時賢良俱盡

逮歐陽暉劉鐸下獄

并係揚州知府

先是鐸爲扇贈僧本福詩語譏諷被逮至是鐸供詩爲歐陽暉

所作故并逮之質對

高攀龍死義

時有旨逮攀龍明日開讀前一夜竟溺園池死有遺疏曰臣

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稽

首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八

明憲宗

手

首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

周順昌神色自若

先是魏大中被逮道經吳門公與約婚姻奉酒炙相持慟哭

以此搜忠賢怒遂捏旨遣官旂逮順昌官旂至郡妻子環繞

哭公不顧曰無事亂人懷也神色自若臨行顧旁一素榜曰

此僧屬書者向以許之不已亦一頁心呼筆題小雲棲三字

字大如斗體法遒勁投筆出門意氣浩然

顏佩韋等首擊官旂

時蘇州士民相聚控巡撫毛一鷺開讀口百姓皆執香伏地

呼號不已旂尉厲聲曰東廠藏有違旨何容鼠輩置喙百姓

顏佩韋等曰爾言東廠逮官則此旨出魏監耶諸旂斥之曰

逮刺舌旨出東廠將何如佩韋等不勝憤曰吾輩謂天子詔

耳東廠何得逮官首擊之百姓從者千計毛一鷺倉卒恐怖

急召兵自衛而官旂逃匿已有踰死者順昌間行赴京下鎮

撫獄竟卒於獄毛一鷺奏聞民變有旨密拿首惡正法一鷺

遂捕佩韋等五人斬之

進三朝要典

閣臣顧秉謙進三朝要典有旨獎諭

逮徽州富民吳養春來京究問追贓

先是吳養春與弟養澤爭家財養春交結縉紳勢大傾奪家

財致養澤身死養澤家人吳榮逃匿京師首告東廠言養春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八

手

霸占黃山獲利何止數十萬魏忠賢奏聞有旨逮問追贓以

助大工

魏忠賢晉秩上公

以皇極殿工魏忠賢晉秩爲上公仍加恩三等魏良卿晉封

寧國公

建祠允協輿情

幸陵指揮李之才疏請建祠有旨魏忠賢恤小民之艱獨不

給之資建祠允協輿情賜名仁濟於是各省皆效之南京曰

崇勲祠鳳陽曰懷德祠山西曰報功祠河南曰戴德祠順天

日茂勳祠廷綬日祝思祠遠東日元功祠茂德祠松江日德

華祠

上崩信王由檢即皇帝位

初上病革召信王入諭以當為竟舜之君善事中宮及委用忠賢信王通謝既出上崩忠賢遂白請王入即皇帝位于中極殿受百官朝賀朝時天忽鳴

神明默操

時瑞勢甚熾外廷洵洵慮有他變上神明默操忠賢內不自安乞辭位上不許但命奉聖夫人客氏出外宅寧國公親貝勒安平伯魏鵬猷奏成猶命給之既而楊維垣疏奏崔呈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八

五

秀偕厥臣行私陸澄源賈繼春亦奏呈秀說事實官要媚宜濫但知有官不知有母三綱廢弛人禽不辨方有旨令回籍守制

請魏忠賢鳳陽看守皇陵籍其家忠賢尋自經死

吏部主事錢元愬疏奏魏忠賢種種罪惡嘉興縣貢生錢嘉徵疏奏魏忠賢十大罪一日並帝二日獲后三日弄兵四日無君五日剋制六日無聖七日濫爵八日掩避功九日腹民膏十曰通關種種叛逆萬剛不盡上命內侍誦疏使忠賢跪聽之忠賢震恐喪魄乃請看守皇陵忠賢行擁徒繫束上聞之大怒着錦衣衛擒赴治罪忠賢行至阜城聞旨即自經

死

並誅奉聖夫人客氏

初魏忠賢肆惡皆客氏成之也客氏在宮中乘小轎內官員之呼擁侍從之盛不減聖駕嘉廟崩上命歸私第至是籍其家命太監王文政嚴訊之得宮人任身者八人皆其家侍賂冀如呂不韋李閹事也上大怒立命赴浣花局掠死子侯國興等俱伏誅天下快之

劉應選言六大苦

戶部郎中劉應選上言六大苦一遺禁一獄死三追贓四仕途去就五新進禁錮六廷臣被劫上然之命逮死各臣賍銀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八

五

撤免追釋其家屬

聞香烟心動

上御便殿閱章奏聞香烟心動詰近侍何來對以宮中舊方上叱令毀之勿復進因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為此誤也

法司追論魏忠賢等罪

上命陳忠賢屍於河間斬崔呈秀屍于薊州尋復誅許顯純田爾耕天下快之

莊烈帝 諱由檢光宗子熹宗弟在位十七年改元崇禎

罷蘇杭織造

上諭曰封疆多事征輸重煩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困

此一方民俟東西底定方行織造今罷之

罷各道鎮守內臣

諭曰先朝於宣大薊遼東江之地俱分內臣協鎮一柄兩揆甚無謂也矧宦官觀兵古來有戒其概罷之一切相度機宜

俱聽經督節制

諭戒廷臣結交近侍

命內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許出禁門

召對平臺

諭輔臣曰票擬之事宜悉心商確論吏部曰起廢太多會推

宜慎責戶部措辦邊餉無術論兵部邊事論刑部天時亢旱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八 明莊烈帝

五

用法宜平允

以錢進以錢償

戶科給事韓一良上言皇上諭群臣有文官不愛錢之語然

今世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

以錢償今咎守令之不廉夫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

督取不曰無礙官銀則曰未完紙贖銜途過客動有書儀考

滿朝觀不下三四千金而欲守令之廉得乎上嘉納之

解散內操軍士

上諭聞臣內操軍士俱魏忠賢招來留居禁中不測可虞一

朝解散又恐激變不如善遣之因傳旨內操軍士勞苦特甚

着給假一月歸鄉省親仍給月糧從優犒賞眾軍懽感

白水盜起

延綏飢土府谷民王嘉亂倡亂仇民附之白水盜王二等復糾徒眾劫掠州縣北合嘉亂五六千人聚延慶之黃龍山

詔焚燬非刑

諭曰非法非刑慘毒異常允非盛世所宜有若遵高皇帝勅

旨槩從焚燬

欽定逆案

魏忠賢客氏磔死外以七等定罪一日首逆同謀崔呈秀等六人一日結交近侍劉志選等十九人一日結交近侍次等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八 明莊烈帝

五

魏廣微等十一人一日逆孽軍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諂附

擁戴軍犯內監等十五人一日結交近侍末等俱配贖顧秉

謙等百二十八人一日祠頌照不謹例冠帶開住大學士黃

立極等四十四人

詔燬三朝要典

翰林侍講倪元璐上言挺擊紅丸移宮三案開於清流而三

朝要典成於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可不速燬何

也蓋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

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

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未可偏非奈何逆璫害八則

借三案詳小求發... 慈孝子... 創私編標題要典然則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翻印紛紜改亦多事惟石燬之而已上從之故有是命

倪元璽論東林

論東林天下之材藪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稟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謂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則不可若目日和黨則無不和黨者矣

詔各處媚瑤生祠盡行拆毀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八 明莊烈帝 崇禎

矣

太監監視行營

時清兵南下遣乾清宮太監王應朝監視行營以京師戒嚴外臣不稱任使故有是命

李自成稱闖王

米脂人李自成性狡黠善騎射家貧爲驛書往投王嘉盾已而洪承疇擊賊破之自成走匿山澤間至是潰兵竄歸遂出與之合旬日間衆至萬餘推高迎祥爲首稱闖王轉寇山西河南已而官軍擊迎祥斬之群盜遂推自成爲王

以周延儒入閣辦事○以溫體仁入閣辦事

流賊分爲三十六營

曹文詔擊斬王嘉盾于陽城其黨復推王自用爲首號曰紫金梁其黨自相名目有老回回八金剛闖王闖將八大王掃地王闖場天破甲錐形紅狼亂世王混天王頭道神鄉里八活地草掠地虎小紅狼一丈青黃虎龍江水不沾泥點燈子獨頭虎豹五一座城通天柱太平王爬天王等分爲三十六營

夫人城

當與張子軍
重垂不朽

賊趙四兒六十餘人東渡山西入沁水縣縣東北有寶庄係故張銓里居先是銓父五典謂海內將亂築塼爲堡甚堅至是賊犯寶庄五典銓已故銓妻霍氏守金衆議出避霍氏謂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八 明莊烈帝 崇禎

毛

其子道澄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免等死耳死于家不猶愈死于野乎乃躬率僮僕爲守禦賊至環攻之堡中矢石並發賊傷甚衆越四日乃退其避山谷者多遇賊淫殺惟張氏宗族得全冀北兵備表其堡曰夫人城

吳執御論周延儒

御史吳執御論周延儒擅權壅蔽私其鄉人時報章奏一字涉邊疆盜賊輒借軍機密封下詔明畏廷臣摘發短長他日敗可以提聞功可以罪按也上切責之執御疏凡三上俱留中

官賊之誣

給事劉懋上言秦之流賊卽延慶之兵丁土賊也邊陲上
寇爲鄉導上寇倚邊賊爲羽翼始數不多至近年荒旱頻仍
愚民影附賊勢始大當事以不練之兵剿之不克又議撫之
其勦也所斬獲皆仇民而真賊飽颺以去其撫也非不稱降
聚衆無益仍出劫掠於是有官賊之謠

命洪承疇總督三邊

考選核稅糧不問撫字

戶部尚書畢自嚴下獄以考選科道後更樞在任征輸未完
也廷臣疏救上切責之自是考選將及先核稅糧不問撫字
矣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八 明肅宗皇帝崇禎

天

以司禮監曹化淳提督京營

內臣用易而去難

南禮主事周鑑上言內臣用易而去難此從來之通患然不
能遽去猶冀有以裁抑之今用內臣而正直大臣無不能斥
尤可嘆者每讀邸報半屬內侍之溫綸從此草菅臣子委繫
天言祇徇中貴之心將不知所極矣上怒其切直削籍禮部
員外袁繼咸疏救之不聽

令百官進馬

三品以上各貢一匹餘合進俱納於御馬監寔資金買之本
監也不則雖駿驥亦却之

周延儒放歸爲宣府開視太監王坤所劾也

諭吏部舉潛修之士

科道不必專山考選館員須先歷知推垂爲法

命太監監紀諸軍

特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卽謝文舉孫茂霖爲內中軍會各撫
道分入曹文詔左良玉諸營紀功過催糧餉仍發內帑四萬
金素紅蟒段四百匹紅素千匹軍前給賞

海寇劉香老犯長樂後福建遊擊鄭芝龍討平之

人覲官投冊太監

總理太監張夔憲請入覲官投冊以隆體統許之山西提學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八 明莊烈帝崇禎

禎

袁繼咸上言尊朝廷莫大於典例諸司至京投冊吏部各官
典例也先謁內臣豈典例乎逆璫方張時義子乾兒昏夜拜
伏猶以爲羞今且白晝公庭恬不知怪所可爲太息也上以
其越職言事切責之

賊陷鳳陽

焚皇陵撲殿爲燼燔松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

高牆罪宗百餘人留守官及文武官俱被害士民被殺者數

萬剖孕婦注嬰兒子槩以爲樂賊渠掃地王太平王列幟白

標古元真龍皇帝

賊梳軍櫛

給事常白裕上言鳳陽焚劫四日而馬賊至歸德圍解三日而鄆犯來賴毫安慮之賦返旆而北尤世威等信尚杳然賀人龍等各處淫掠所謂賊梳而軍櫛也惟皇上嚴飭之以申軍法

以文震孟入閣辦事

下罪已詔

曰朕繼承大統不期倚用非人邊乃三入寇明七年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竭而征調未已閭閻凋敝而加派難停中夜思維不勝愧憤邇者流氛震驚皇靈祖祠民怨責實在朕今調勅兵征勦惟是行間文武吏士深切朕念念其風淪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八 明莊烈帝 幸

露宿朕不忍安臥深宵念其飲水食粗朕不忍獨享甘旨念其披堅冒險朕不忍獨衣文繡今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非典禮事惟以青衣從事與我行間文武吏士甘苦共之以寇平之日爲止文武官其各省愆渎厲用回天心以教民命特簡淮安衛三科武舉陳啓新爲吏科給事中

啓新伏闕上疏言朝廷有三大病根一以科目取人一以資格取人一以知推行取科道因陳治病之藥言有四一當速停科目以肅虛文一當速舉孝廉以崇實行一當速罷知推行取科道以除積年橫恣之陋習一當速鑄火傷錢糧以蘇屢歲無告之顛連由此真才自出風俗還醇而世鑠上理矣

正麗五千餘言皆切時弊上嘉異之故特有是命命科會試二三場兼武經書算放榜後習騎射

命採平陽鳳翔諸礦以儲國用

人民倚櫓而立

賊老回回闖塌天等分擾江北應天巡撫張國維駐師京口

沿江營火夜燭數十里儀真六合人民俱倚櫓而立

遣廷臣趨各省通賦

楊光先疏奏陳啓新

新安衛千戶楊光先疏奏陳啓新所指諸大病根何受事以來絕無一字談及當日在局外則自謂旁觀最清一入局中

廿二史紀事提要卷八 明莊烈帝 幸

幸

幸

輒爾鵲突此所謂說真方資假藥之小人也啓新疏辨有旨責其軍國大事竟無一言陳奏着降二級照舊供職。光先又奏首輔溫體仁治國平天下是其責持危扶顛是其任休休有容是其量乃柄國以來邊騎兩薄都城流賊各省延蔓平治之責安在國危于上而不求所以安民怨於下而不思所以恤扶持之任安在忠告之言不受睚眦之怨不忘休休之量安在三者無一誠殆哉一个臣也惟有引罪以去庶幾不誤人國乃悠悠忽忽視顏懸棧勢不所送盡天下蒼生不已也

聖諭責臣罪已

時大旱久祈不雨丁丑年四月論曰由朕躬之惻誠未足上達朝

廷之德澤不能下沾如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

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餘

甚至已經蠲免忬肯私徵緩議繕修乘機白祠或召買不給

價使或驛遞詭名輜簞或差派則賈富殃貧或理獄則以直

為枉阿堵違心則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則解網從心撫按之

薦核失其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助戚不知厭足縱貪橫于

京畿鄉宦減棄防維肆侵凌于閭里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

之投獻不肯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嗾此

小民誰能安枕似此種種足于天和都着洗滌肺肝共竭個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八明莊烈帝崇禎

誠仰祈天意

哲累吾民一年

時群盜盤踞江北廷議募兵無餉兵部尚書楊嗣昌建議因

改糧為均輸以濟軍食加貳二萬兩下詔曰哲累吾民一年

除此腹心大患

以吏可法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廬池太等處軍務時以寇患

故糾設

裁南京定員八十九員

張裕彥陳賊言

夏得時在冬春

勦餉練餉之加

上召考選諸臣問兵食計曾就義對曰百姓之困皆由吏之

不廉使守令俱廉即稍從加派未為不可上拔第一於是

勦餉練餉之加

括廢銅鑄錢

內庭設醮

時上頗于內庭建設齋醮給事張琛上言宇社之安危必非

佛氏之禍福不聽

毀淫祠充餉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八明莊烈帝崇禎

禮部尚書林欲樞請嚴僧道瞻地毀淫祠括絕田充餉從之

故庶吉士鄭鄴磔於市

鄴繼母大學士吳宗達女弟也鄴薄于宗達宗達因揭其杖

母恣妾溫體仁入告下獄至是命磔于市

拜左良玉為平賊將軍

前庶吉士張居請行銅鈔從之

已卯年兩京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旱飢 十三年秋兩京山東

河南浙江旱蝗

九逆菩薩之言

時上爰用置大學士薛國觀因導以借助日外則鄉紳臣等

任之內則威曉非出自獨斷不可上遂密旨借助追比無已
威曉人人自危因皇子病舉倡為九蓮菩薩之言云上薄待
外戚行天折且盡上大悔懼國觀又忤太監王化民遂致賜
死籍其家

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入朝

至發辭不出逢聖出不久以病歸惟延儒受事

上幸太學

以重修告成也先期司禮監王德化奉命率群臣習儀時比
之唐魚朝恩講經元李邦寧釋奠事

罷提督京營內臣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八

明

御史楊仁願上言高皇帝時初無所謂緝事臣工不法止於
明糾無陰許也今番役妄稱東廠誘人作奸挾仇首告惟恐
其不為惡又惟恐其不即羅于法揆之皇上泣罪解網之仁
豈不傷哉且臣子有罪概送閣下可也若縱騎一出有資者
家門破散無資者地方欽佩為害非淺上是之諭東廠所緝
止於謀逆亂倫其作奸犯科自有司存并戒錦衣衛校尉奉
使需攬

命周延儒以副都督師

時十五
年壬午

起馬士英兵部左侍郎提督鳳陽

士英初撫宣大以總監王坤論罪至是故太常少卿阮大誠

為營救故得起用

免錢破州縣去年田租

周延儒賜死

初延儒之再相也吳昌時之力居多昌時後為文選司郎中
御史祁彪佳等劾其素制弄權尋命誅之又山東兵備雷演
祚奏周延儒招權納賄者選科道盡收門下凡求總兵巡撫
必先通賄幕客輩延獻然後得之上怒即命併逮重廷獻

李自成稱王於西安

時甲申
年也

借國號曰順改元永昌投偽降於兵部約戰言三月十日
兵部執投降者斬之又一日上視朝忽得偽封啓之其詞甚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八

明

書

懷末蕊限望月望日至順天會同館繳一時相顧失色
賊移檄遠近

有云君非甚賄孤立而煬故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
少甚至賄通公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周左之賄骨
盡竭又云公侯皆食肉執綬而倚為腹心宦官悉戴練太麻
而借其耳目獄囚累繫出無報釋之心征歛重民有借臣
之恨人讀之多為扼腕

大臣議南遷

命府部大臣條議戰守事宜都御史李邦華少詹項煜左庶
子李明府各言南遷及東宮還撫南京上怒曰諸臣平口所

言若何今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為國家分憂而謀乃若此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無復多言

吳麟徵請召吳三桂

給事中吳麟徵請棄山海關外召吳三桂入衛廷臣皆以棄地非策不敢主其議

寇薄寧武關總兵周遇吉死之

一門完節

寇犯大同文學李若葵闔家九人自縊先題曰一門完節

諸臣盡亡國之臣

督師李建泰請上南遷願奉太子先行上曰國君死社稷朕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八 明莊烈帝 崇禎 壬午

將何往大學士范景文都御史李邦華少詹項煜請先奉太

子撫軍江南給事中光時亨大聲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

為將欲倣唐肅宗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上又問戰

守之策眾臣默然上嘆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

耳

欽天監奏帝星下移

太監杜勲郊迎

李白成長驅向宣府監視太監杜勲緋袍八驂郊迎三十里

此房急賣

上按籍令助戚大瑞助饒道太監徐高論嘉定伯周奎為倡

奎后 奎后 奎謝無有高泣論再三奎漫詞以應高憤然起曰外戚如此國事去矣多金何益時諸內官各大書於門曰此房急賣

廷臣閉門止出入

上時召對以舉朝無人常泣下廷臣長策惟閉門止出入餘

無一傳

給九門守者人百錢

南京孝陵夜哭

勿傷百姓一八

李自成入彰德門上召閣臣謂曰外城已破事急矣出何策

廿二史紀事本末卷八 明莊烈帝 崇禎 壬午

俱曰陛下之福自當毋虞如其不利臣等巷戰誓不負國俄

而內城陷烽火燭天乃以太子承王定王分途外戚周出二

氏語皇后曰大事去矣后自經上手刃公主因與太監王承

恩出齊化門詣成國公朱純臣第闢人辭焉上太息而去御

前殿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遂回南宮登萬歲山之壽皇亭

自經太監王承恩對縊上衣前書曰朕登極十七年逆賊直

倡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千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

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

但勿傷百姓一人

閣像酷肖聖容

先是大內有祕室鑄建甚嚴相傳劉誠意藏祕記於內非大
變戒勿啓至是啓之得給圖三軸末一軸圖像諸帝聖容身
穿白背心右足跣披髮中懸於今無異誠天數也

宮人死御河者一二百人

賊入宮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遭所污有志者
早爲計遂躍御河死頃間從死者一二百人

宮人費氏懷刃斷賊喉

賊分宮嬪有費氏者年十六賊見其姿容爭相奪費氏給曰
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必告汝主群賊據見自成令內官
審之非是賞卹校羅賊令携出費氏復給曰我賈天潢之肩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八

明莊烈帝

五

義難苟合惟將軍擢吉成禮死生惟命賊喜置酒極歡費氏

懷利刃俟賊醉斷其喉因自刎自成大驚命收葬之

內臣獻太子自成留之西宮封爲宋王太子不爲屈

改殯先帝后

初自成令以雙扉昇帝后于東華門側欽以柳棺覆以蓬殿
莫有敢往哭者至是改殯出梓宮二以丹漆殯先帝以黑漆
殯先后加帝翼善冠衣玉漆金靴后袍帶亦如之

李國禎葬先帝自縊

死難事

襄城伯李國禎聞帝后梓宮在東華門外乃泥首去憤奔跪
梓宮前大哭賊執見自成誘之降國禎曰爾從我三事卽降

一祖宗陵寢不可發一須葬先帝以天子禮一太子二王不
可害自成悉諾之因以天子禮葬先帝后于田黃妃墓國禎
二人斬衰徒步往葬喪事畢慟哭作詩數章遂于帝后寢前
自縊死之

迫脅諸臣獻金

諸臣聞變盡飾者大學士范景文侍讀倪元璐都御史李邦
華施邦曜大理卿凌義渠兵部侍郎王家彥刑部侍郎孟兆
祥及其子進士章明左論德馬世奇左中允劉理順太常少
卿吳麟徵左庶子周鳳翔簡討汪偉給事中吳甘來御史王
章陳良謨陳純德趙譔太僕寺丞申佳胤吏部員外許直兵

廿二史紀事本末

卷八

明莊烈帝

五

部郎中成德員外金鉉光祿署丞于騰蛟新樂侯劉文炳駙
馬鞏永固惠安伯張慶臻宣城伯衛時春錦衣指揮王國典
李若珪高文采順天知事陳貞達副司馬使姚成中書舍人
朱天顯滕之所阮文貴經歷張應選等皆死之稍不決烈卽
被其拘執于朝極刑拷掠迫脅獻金大學士陳演獻銀三萬
金三千珠三斗其餘大小多寡俱不免獻獻不遂意仍受刑
受刑不過如魏謩德白勒死方岳貢不食死丘瑜自縊死魏
學濂作絕命詞亦死

獨體書崇禎聖上四字

長洲生員許瑛聞京師變悲號欲絕獨體寫崇禎聖上四字



絕粒七日而死

心存文丞相之心

布衣湯文瑁聞變書其身曰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存文丞相之心見先帝梓宮過慟哭胸石死

吳三桂兵入關

初三桂奉檄率五十萬兵入關而京師已陷三桂乃領兵山海走

本朝乞師長驅以入賊急脅三桂父驤作書以陷三桂三桂不

從致書絕父自戕怒盡戮吳驤家口三十餘人三桂痛哭誓

師令其兵皆薙髮刻期進戰大敗賊於一片石賊狼狽還京

廿二史紀事提要

卷八

四

誅陳演及諸助賊逆悉衆西行輜重無算

大清因而定鼎明遂亡

廿二史紀事提要八卷

江西巡撫
探進本

國朝吳綏撰綏字韓章無錫人是書成於順治中於諸史中擇其大事爲綱而櫛括原文以爲之目起自太古迄於明末故以廿二史爲名然實取之坊刻綱鑑非採諸全史也